

沈雲龍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二輯

文海出版社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沈雲龍教授主編

近代中國史料種類之繁，卷帙之多，遠過其他時代。就內容而論，可別爲原始資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與次要資料（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兩類。前者如歷朝實錄、東華錄、政治官報、大臣奏疏、外交檔案、名臣專集、函牘手扎、日記、自訂年譜、回憶錄等；後者如官書傳記、行狀、碑誌、新聞記載、雜誌論文、私人筆記、以及參用史料，專題研究所得而成之史籍，與夫總合敘述史蹟之真相，而使讀者明瞭一事，或一時代之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情況及人民生活之專著等，均其明例。

本社向以搜集史料影印流傳爲職志。其卷帙較多之大清實錄、東華錄、十朝聖訓、清季外交史料，政治官報等鉅製，均已先後出版，甚獲好評。茲再商得近代史學家沈雲龍教授之同意，就上述範圍，代爲搜羅選輯卷帙較少而有價值之史料，陸續影印，並承惠允將其所藏罕見之孤本若干種先行借出攝印，以供海內外學人治近代中國史者之參考。

文海出版社謹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十二集

目錄

1128/1129/1130

國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著
中興將帥別傳	朱孔彰著
雲臥山莊尺牘	郭崑燾著
語冰閣奏議	鄧承修著
附：中越勘界電稿	楊楷校
中俄交涉記	鄒代鈞原著 曾寅校訂
中俄界記	薛福成著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	楊壽枬輯
雲在山房叢書三種	何聖生著
1. 簷醉雜記	顧恩瀚輯
2. 竹素園叢談	侯毅撰
3. 洪憲舊聞	瞿銖菴著
柁廬所聞錄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國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國朝先正事略序

余嘗以 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爲嘆憾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衍石給事儀吉仿明焦竑獻徵錄爲 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覩同治初又得鄆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爲先正事略於是知錢氏頗有造述不僅鈔纂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箸先正事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汴水次青成業於湖湘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閔也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其時皆異材勃起俊彥雲屯焜燿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 聖祖仁皇帝乃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以洎東周多士濟濟

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聖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畯不能方其專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并醴醬盞鹽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輿秣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創立新法別啓津途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然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皆聖祖教育而成誰曰不然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時益遠矣而將帥之乘運會立勳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也如次青者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難相依備嘗艱險厥後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論者或咎

國藩執法過當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學奪治兵之日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 朝廷量予褻省當時雖爲吏議所格 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南告成 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未有堅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耶發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矜鍊歲年慎褻貶於錙銖酌羣言而取衷終成 聖清鉅典上躋周家雅頌誓誥之林其尤足壯矣哉同治八年三月曾國藩

A table with 12 empty columns and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and the entir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re is a small black mark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table.

--	--	--	--	--	--	--	--	--	--	--	--

李習之嘗歎魏晉以後文字黷昧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蹟亦闇鬱而不章而昌黎韓子則嘗欲作唐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論者謂其書若成當不在龍門扶風下惜乎其未就也宋朱子撰言行錄取並世名臣事蹟件系而條綴之爲後世法文雖不迨昌黎而扶翼世教厥功懋矣嗣是杜大珪有名臣碑傳錄蘇天爵有元名臣事略徐鉉有明名臣琬炎錄項篤壽有今獻備遺皆祖述朱子之意以成書者也我 國家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炳焉與三代同風二百餘年名卿鉅儒鴻達魁壘之士應運而起者不可殫數其訐謨政績具在 國史類非草野之士所能窺而其遺聞佚事嘉言懿行往往散見於諸家文集中特未有薈萃成書以備掌故而爲徵文考獻之助者耳元度山居多暇徧閱 本朝人文集遇偉人事跡輒手錄之積久成先正事略六十卷分名臣名儒經學文苑遺逸循良孝義七門人爲一傳計五百人附見者六百有八人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每空山月上一鐙熒然披吟斗室中如與諸鉅公才人節士聯袂倚裳親承其馨欬而上下其議論也如臨泰

華嵩衡黃河瀚海之高深莫測其顛委也如羅列商彝周鼎天球宏璧古光出
几案莫敢逼視也昔歸震川自恨足跡不出里閭所見無奇節偉行以發摭其
文章之氣令元度放廢歸田得網羅散失以成此編可謂極尙友之樂矣臺甫
脫適奉于役黔東之命以兩年心力所萃不忍敝帚棄之也爰付諸剞劂
氏客有議其去取失當且怱促成書慮挂一而漏萬者應之曰是固然然以朱
子之賢手訂言行錄如進王荆公黜劉忠定之類呂東萊汪玉山皆不謂然卽
朱子亦自謂尙多謬誤況下此乎太史公作列傳二千年中僅七十篇循吏儒
林則皆止數人耳未有議其疏漏者也惟是 本朝治跡磊磊軒天地遠邁
唐宋元明世苟有昌黎習之考亭其人者出其文章以潤色鴻業斯不負千載
一時之盛若蒙者所述雖皆奇節偉行文不足以張之終爲震川所竊笑耳抑
又聞蘇文定公曰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然則是編亦寄焉耳
矣何庸深校其得失哉客旣退遂筆之簡端用以就正海內君子焉同治五年
三月旣望平江李元度自序

國朝先正事略凡例

一我朝治躋隆古主聖臣賢一時名公鉅卿鴻生碩儒後先輩出立德立功立言皆足傳之不朽惟國史藏在皇成草野無從徵考承學之士語及國家掌故先正典型往往知其名而莫能詳其事實良由文獻所徵無專書以資考證也是編就昭代先正分名臣名儒經學文苑遺逸循良孝義七門采其勳績議論嘉言懿行各著於篇用以備遺忘而資觀感而列聖深仁厚澤稽古右文亦隨事可以想見使讀者油然而生忠孝之心焉

一各事蹟皆采自私家傳誌郡邑志乘閱及說部仍正以國史列傳有合十數篇爲一篇者其閒穿穴聯剝頗費匠心用此亦不免稍失之繁律以史法及金石文字例幾可省其半以事實所關甯詳毋略甯密毋疏昔全謝山表章前哲動輒數千言意在使後之秉筆者據爲底本區區之私竊附於此云爾

一敘述當代事蹟與史例不同史無論賢奸但有關繫者皆列之是編仿名臣言行錄例專主揚善故所錄皆粹然純詣惟附見者其例稍寬

一我朝肇興東土開國佐命之英皆天潢貴胄位列親藩未敢援入先正之列卽翊運動臣之侑饗太廟者若信勇公費英東宏毅公額亦都武勳王

揚古利等皆立功天命天聰崇德間在世祖統壹區夏之先故論入關後

宣力文臣以范文肅公爲始武臣以圖昭勳公爲始而信勇公宏毅公武勳王各事蹟又皆詳列於其子若孫之傳首俾閱者備悉源流

一名臣一門內而閣部外而封圻其勢不能徧錄是編所述大約曾祀賢良名宦祠及有殊績異政列入一統志者然終以囿於見聞不免挂漏爲憾嘗有偉烈鴻名夙所欽慕因未得其事狀無從登入擬選續編以臻詳備

一滿漢名臣有祖孫父子兄弟羣從並躋九列者略仿史記世家例彙列之以彰喬木世臣之盛

一本朝名儒約分二派其恪守程朱家法者陸清獻陸桴亭張楊園諸先生也其兼宗陸王而不倍於程朱者孫夏峯湯文正李二曲諸先生也清獻之學洵屬正宗其救正王學末流之功甚大近儒何丹畦續理學正宗唐鏡海著學

案小識皆推二陸爲直紹洛閩之統然彭尺木程魚門嘗議清獻攻擊陸王太過未脫講學家習氣宗之者蓋彌甚焉唐氏學案旣擯夏峯不錄復深致鄙夷其亦門戶之見而已矣夫一貫之旨曾子自行入子貢自知入其有得於聖道一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子皆推爲聖未嘗是此而非彼也是編不分門戶淵源所在各以類從其議論之相反而適可以相救者均詳列之以俟後之君子論定焉

一 本朝經學亦分二派其專宗漢學以抵程朱之隙者毛西河惠定宇戴東原諸先生也其義理宗程朱仍博稽漢唐注疏者李安溪方望溪姚姬傳諸先生也自前明中葉士皆敝精力於帖括而根柢之學闕焉 本朝興樸學始輩出顧亭林閻百詩開風氣之先自後鉅儒接踵長洲惠氏高郵王氏嘉定錢氏三世皆以經術鳴漢學於是極盛然江子屏作漢學師承記凡稍近宋學者皆擯之阮文達刻 皇清經解千四百餘卷而安溪望溪之著述一字不收蓋幾於分茅設蔭一時風氣所趨遂專以搜殘舉碎爲功詆宋儒爲空疏掎擊不遺

餘力抑又過矣夫漢儒之訓詁宋儒之義理相須而行闕一不可其激而互相勝負者皆末流之失也緬惟 列聖作君作師 御纂諸經主宋儒之說而兼采漢唐注疏可謂折衷至當矣是編無論漢學宋學家皆詳錄其議論著述凡以屏除門戶之見而已

一 國初文章家以宋牧仲所撰侯魏汪三家稱最其後作者代興無美弗備自望溪出而古文之義法特嚴劉海峯姚姬傳繼之遂有桐城派之目然姚氏古文辭類纂於八家及震川後繼錄望溪是矣又專錄海峯一若桐城外舉無足與於斯道者似亦未離門戶之見是編凡卓然成家者皆列之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正復不拘一格耳

一 國初詩家推漁洋爲大宗荔裳愚山秋谷竹垞初白諸家聯鑣接軫前後兩詞科作者林立近人張南山輯詩人徵略採摭綦詳茲就其尤著者登之然疏漏實尚多也

一 國初遺老如徐俟齋沈眉生李蜃園諸先生蟬蛻鴻冥嶮然不滓孔子所

謂逸民幾無愧焉錄之以見天爵自尊百世下猶可廉頑而立懦也至熊魚山方密之諸公事蹟已附見明史故不復登

一循吏必詳著其政事風節使閱者知所效法可以坐言起行

一孝義一門僅就最著者錄之以闡幽光維世教雖所錄無多然一代正史均不過數十人或十數人固無庸見少也

一天文歷算之學亦莫精於本朝蓋由聖祖天亶聰明秘參造化而梅定九陳泗源諸君又足以闡發之遂成絕詣阮文達作疇人傳采錄至二百餘人茲僅錄定九泗源及薛儀甫王寅旭數君於經學中以見其概如欲觀其全則有疇人傳在

一照史志例尙須立忠義列女二門然忠義之連著者多已列入名臣中近歲軍興以來死事者衆因未有成書無從采輯至列女不在先正之例故從闕如一所分門類不過舉重而言如湯文正陸清獻張清恪楊文定沈端恪蔡文勤諸公應入名儒王文肅秦文恭胡文良阮文達諸公應入經學王文簡韓文懿

錢文端沈文愨王蘭泉諸公應入文苑惟以官躋九列有勳業可紀故皆列名臣他若黎洲亭林而農亦名儒亦經學愚山剛主亦名儒亦文苑謝山西莊竹汀淵如稚存亦經學亦文苑竹垞姬傳亦文苑亦經學叔子躬菴亦文苑亦遺逸青主茶村亦遺逸亦文苑名雖區分實則無容拘泥況經學本在儒林中尤屬分而不分也

一非史官不應爲人作傳古人有言之者矣歸震川謂古作汝南先賢傳襄陽耆舊傳者皆非蘭臺石室之臣也此論出而紀事之例始寬而惲子居則謂大傳非文集體昌黎傳陸贄陽城俱不入本集中爰變其名曰遺事述其實仍傳體也是編曰事略亦猶惲氏之意爾

一湯文正徐文定陳恪勤事略中所述時相及當事構陷狀皆本望溪集外文在當時不無忌諱故未入集近始有搜刻之者然彭尺木湯陳二公行狀卽已采之蓋尺木曾見未刻彙耳此外若張清恪等傳皆有所本用此益見我聖祖至聖至明百世後猶令人欽服焉

一公私著述儻挾恩怨於其閒卽其書可燒也是編自信無此弊閱者辨之
一郢書燕說最足失真如袁簡齋所作陳恪勤等傳中多舛誤彭尺木嘗遺書
諍之邵青門所作閩典史傳魏默深亦嘗辨之蓋文人習氣多不暇覈實也是
編博觀而慎取之不敢沿訛以悞後人
一古人如班之於馬多全襲其辭以後不可毛舉緣事蹟未可憑虛而構非故
襲舊文也衛正叔纂禮記集說其言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某此書惟恐
不出於人可謂先得我心矣

一阮文達叔 國史儒林傳皆就各家紀述集句成篇仍分注所出於下彭尺
木名臣儒行吏蹟述亦注明所據之本於篇末示非臆造也是編采書較多未
暇一一注明所出然實無一字無來歷

一各家著述有可考者均詳列其書目卷數以備志藝文者之搜討

一地名官名均據 本朝書之不從古稱其 詔諭奏劄亦多存其真所謂當
時語也至滿洲蒙古姓名與春秋時人同其首一字非姓也故標題處皆先諡

後名申之曰姓某某氏而文中則仍俗稱曰某公不復舉其姓以免累贅京江望溪集中皆有此例

一元立行中書省於各路明改爲布政使司 國朝因之而猶沿其稱曰省非其實矣洪稚存集中於此蓋斷斷焉是編以公私相沿既久姑仍其稱

一是編經始於甲子正月脫稿於丙寅正月藏書不多采摭未備又以荷戟出山恩促付梓難辭固陋之譏所望海內同志君子時惠郵筒匡其不逮則幸甚

國朝先正事略目錄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卷一名臣

范文肅公文程子忠貞公承謨 承勳 孫時崇 時繹等

昭勳公圖賴

忠義公圖爾格

襄毅公準塔兄薩穆什哈 弟雅賴

文簡公希福子鮑顏保

忠直公伊爾登

忠襄公陳泰

襄敏公伊爾德

卷二名臣

敏壯公李國翰子海爾圖 桑額

敏壯公珠瑪喇

甯文毅公完我文恪公額色黑 襄壯公根特

文襄公圖海

勤惠公修養性

養甲 養量岱 忠恪公鳳彩 國籍 國器 國楨

襄勤公修圖賴

子忠勇公國綱 補熙 介福等 端純公國維 孫法海 曾孫温信公

忠勇公石廷柱

子華善 石琳 孫石文炳 石文晟

敬康公愛星阿 子恭懿公富善

卷三名臣

文忠公索尼

恪僖公遏必隆 子恪敬公尹德

魏文毅公裔界

魏敏果公象樞

李文勤公爵杜文端公立德

馮文毅公溥

姚端恪公文然

朱尙書之錫

卷四名臣

趙清獻公廷臣

李忠襄公率泰

吳文僖公正治

楊侍郎雍建子若訥 孫守知

王文靖公熙

李文襄公之芳

敏果公米思翰

子貞襄公馬斯喀 文穆公馬齊 勤恪公馬武 莊愨

忠勇公白爾赫圖

公李榮保 蘇克薩哈 蘇納海 朱勤愨公昌祚 王愨敏公登

卷五名臣

襄壯公費揚古

襄毅公賚塔

施清惠公維翰

郝中丞浴 楊素蘊

湯文正公斌

靳文襄公輔

文端公伊桑阿

宋文恪公德宜

卷六 名臣

王文簡公士禎 兄士豫 士祐

熊文端公賜履

文端公顧八代 孫顧琮

恭勤公瑪爾漢 桓僖公馮國相

李文定公天馥

陳文貞公廷敬

徐相國元文弟秉義

葉文敏公方藹 沈文恪公荃 吳文恪公士玉

卷七 名臣

吳文端公璵

張文貞公玉書

于清端公成龍

彭中丞鵬 郭琇

張文端公英 子廷瓚 廷璐 廷瑑

李文貞公光地 子鍾倫

清端公傅臘塔

文清公阿蘭泰 子文恭公富甯安

卷八 名臣

高忠烈公天爵 子其佩 文恪公其位 猶子文良公其偉

甘忠果公文焜 李興元

傅忠毅公宏烈

馬文毅公雄鎮 子世濟

陳忠毅公丹赤 葉忠節公映榴

襄壯公莽依圖

恭靖公佛尼勒 子忠勇 公特楞額

楊清端公宗仁 子文乾

卷九 名臣

姚尙書啓聖

宋尙書準 子至

陸清獻公隴其

趙恭毅公申喬 弟申季 子熊詔

張文端公鵬翮

徐尙書乾學

文定公徐元夢

文清公格爾古德

卷十 名臣

韓文懿公蒞 子孝基

徐文敬公潮 子文穆 公本

陳清端公詵 子文勤 公世倌 從弟文簡公元龍

王文恭公頊 齡 第九齡 鴻緒

劉中丞蔭樞

張清恪公伯行

田文端公從典

黃侍郎叔琳弟叔瓚

卷十一名臣

趙襄忠公良棟子宏燦 宏燮

王忠勇公進寶子用予

孫襄武公思克

梁敏壯公化鳳子鼎

楊敏壯公捷

施襄壯公琅子世綸 世驃

藍軍門理

許少傅貞

卷十二名臣

陳恪勤公鵬年子樹芝 樹著

楊文定公名時

朱文端公軾

陳清端公瓚

勤恪公齊蘇勒

潘襄勇公育龍 孫紹周 從孫之善

殷軍門化行

藍襄毅公廷珍 孫襄毅公元枚

卷十三名臣

文端公鄂爾泰

張文和公廷玉 子若露 若淑 勤恪公若淳

文端公福敏

文襄公兆惠

勵文恪公杜訥 子文恭公廷儀 孫宗萬

史文靖公貽直

沈端恪公近思

蔣文肅公廷錫 子文恪公溥

卷十四 名臣

岳襄勤公鍾琪 弟莊恪公鍾瑛 子濬

嵇文敏公會筠 子文恭公璜

方侍郎苞 兄舟

余府丞甸

李侍郎紱 孫友棠

蔡文勤公世遠

張文敏公照

甘莊恪公汝來

卷十五 名臣

孫文定公嘉淦

胡文良公煦 子莊敏公季堂

徐中丞士林

謝觀察濟世

楊文敏公超曾

錢文端公陳羣 子汝誠 錢維城 錢載

沈光祿起元

尹侍郎會一

卷十六 名臣

陳文恭公宏謀 元孫繼昌

文端公尹繼善 子文恪公慶桂

劉文正公統勳 子文清公壝

王文肅公安國 子念孫 孫文簡公引之

汪文端公由敦 子承霈

潘敏惠公思樂

彭尙書啓豐

楊勤懋公錫紱

卷十七名臣

梁文莊公詩正 子同書

雷副憲鉉

陳文肅公大受

文襄公舒赫德

劉文定公綸 子躍雲

秦文恭公蕙田

蔡文恭公新

曹文恪公秀先 李文毅公湖 彭文勤公元瑞

卷十八名臣

文忠公傅恆子福靈安 福隆安 福長安

文成公阿桂

胡恪靖公寶琮

方敏恪公觀承子勤襄公維甸

莊尙書有恭

沈文愨公德潛

裘文達公曰修子恭勤公行簡

梁文定公國治

卷十九 名臣

朱文正公珪

襄烈公傅清

壯果公拉布敦

義烈公班第

剛烈公鄂容安

果烈公明瑞 第奎林

襄壯公阿里袞 子誠武公豐仲額

陸中丞燿

卷二十名臣

王侍郎昶

紀文達公昀

畢尙書沅

劉文恪公權之

王文端公杰

孫文靖公士毅

董文恭公誥

王文僖公懿修 子宗誠

卷二十一 名臣

吳宮保熊光

錢通副 澧 曹錕 寶 謝振定 武億

文敏公百齡

孫相國玉庭 蔣攸銛

戴文端公衢亨

金尚書光悌 戴簡恪公敦元

董文恪公教增

阮文達公元

卷二十二 名臣

文襄公福康安

文清公松筠

李忠毅公長庚

王壯節公文雄子珙

朱勇烈公射斗

忠毅公額勒登保

壯果公德楞泰

文襄公長齡

卷二十三 名臣

楊忠武公遇春

文毅公那彥成

汪文端公廷珍

楊勤勇公芳

嚴廉訪如煜

劉方伯清

傅廉訪鼎

潘文恭公世恩

卷二十四 名臣

趙文恪公慎軫

湯文端公金釗

姚文僖公文田

盧敏肅公坤

朱莊恪公桂楨

鄧制軍廷楨

陶文毅公澍

何文安公凌漢

卷二十五 名臣

林文忠公則徐

栗恭勤公毓美

陳忠愍公化成 王剛節公錫朋 葛壯節公雲飛 鄭忠節公國鴻

吳文節公文鎔

杜文正公受田

翁文端公心存

李文恭公星沅

呂文節公賢基

卷二十六名臣

江忠烈公忠源 弟壯節公忠濟

忠武公塔齊布

羅忠節公澤南

李忠武公續賓

鄧忠武公紹良

胡文忠公林翼

何文貞公桂珍 畢剛毅公金科

趙忠節公景賢

卷二十七名儒

孫先生奇逢 子博雅 魏一釐

黃先生宗義 弟宗炎 宗會

李先生顯 李柏 王心敬 孫景烈 馮雲程 惠思誠 陸卿錫

顧先生炎武 張昭 吳任臣

王先生夫之 兄介之 子啟

陸先生世儀 葉敦良 戚敬 汪士韶

張先生履祥 何汝霖 凌克貞 沈磊 吳嘉玲 陳梓 祝銓

張先生爾岐 孫若羣

卷二十八名儒

陳先生瑚

高先生世泰 高愈 顧樞 劉洵 吳慎 施璜 汪燧 張夏 嚴毅

沈先生國模 史孝咸 管宗聖 韓當 邵會可 邵廷采 王朝式

刁先生包子再鐔 王餘佑 張濟

謝先生文洙 宋之盛 甘京 章慥 黃采 黃熙

沈先生昫 姚宏任

應先生撝謙 凌嘉印 沈士則 秦雲爽

胡先生承諾 陳大章 劉夢鵬

卷二十九 名儒

李先生生光 黨成 陶世徵

朱先生用純 顧培 潘天成 湯之琦 金敞 王詰生

劉先生原淥 姜國霖 法坤宏

白先生奐彩 党湛 王化泰 張承烈 馬嗣煜

施先生閏章

曹先生本榮張貞生

耿先生介張沐

汪先生佑

卷三十名儒

范先生鎬鼎王端

張先生烈陳法

竇先生克勤

勞先生史桑調元汪鑒

李先生來章冉覲祖

彭先生定求第寧求孫紹升

李先生璠顏元王源劉齊張自超劉捷

張先生鵬翼童能靈李圖南李成文

卷三十一名儒

朱先生澤溼 潘恬如 錢民 任德成

徐先生世沐

向先生璿 黃良輔 程登泰

李先生文炤 唐鑑

王先生懋竑

孟先生超然

鄭先生文炳

伊先生朝棟 子秉綬

閻先生循觀 韓夢周 滕綱 任瑗

鄧先生元昌 宋昌圖

姚先生學塿 潘諮 劉傳瑩

卷三十二 經學

閻先生若璩 李鎧 楊開沅 吳玉搢 宋鑑

萬先生斯大子經 猶子言

萬先生斯同

錢先生秉鐙方中通 方中履

馬先生驩王爾齊

毛先生奇齡陸邦烈

朱先生鶴齡陳啓源

劉先生獻廷

卷三十三 經學

梅先生文鼎孫文穆公毅成

薛先生鳳祚唐夢賚

王先生錫闡談泰

陳先生厚耀

胡先生渭葉佩蓀 黃儀 顧祖禹

何先生焯 沈彤 陳景雲

惠先生士奇

陳先生祖范 蔡德晉

臧先生琳 臧庸 臧禮堂

卷三十四 經學

顧先生棟 高吳鼎 梁錫璵

徐先生文靖

江先生永 汪紱 金榜

任先生啓運

全先生祖望 盛世佐

焦先生循

惠先生棟

王先生鳴威 弟鳴韶 金日追 費士璣

錢先生大昕弟大昭 猶子塘 玷 侗

卷三十五 經學

朱先生筠 李威

盧先生文韶 孫志祖 丁杰

邵先生晉涵

戴先生震 段玉裁 龔麗正

孫先生星衍

洪先生亮吉 趙懷玉 莊炘 劉逢祿

洪先生榜 洪梧 程瑤田 汪龍 汪萊 羅永符 洪瑩

任先生大椿 任兆麟 李鍾泗 宋綿初 秦恩復 黃承吉 許珩 汪

孔先生廣森 孔繼涵 郝懿行 鄭鴻磐 趙會

卷三十六 經學

周先生永年 桂馥

程先生延祚

崔先生述陳履和

張先生惠言董士錫

汪先生中賈田祖 江德量 顧九苞 顧鳳毛 鍾襄

凌先生廷堪

余先生蕭客江藩 汪元亮 袁廷構 鈕樹玉

江先生聲顧廣圻 徐頰 褚寅亮

鄒先生漢勛

卷三十七文苑

侯先生方域

魏先生禧兄際瑞 弟禮份 彭士望 林時益 李騰蛟 邱維屏 曾

宋先生琬田雯 曹貞吉 顏光敏 王莘 徐夜 謝重輝 張篤慶

熊先生伯龍劉子壯 金德嘉 顧景星 張仁熙 劉醇驥

汪先生琬褚笈

王先生猷定 陳宏緒 徐世溥 歐陽斌元

梅先生清 梅庚 高詠 袁啓旭

丁先生澎 陸圻 柴紹炳 毛先舒 孫治 張綱孫 吳百朋 沈謙 虞黃昊

卷三十八文苑

計先生東 潘耒 徐鈞 吳兆騫

黃先生與堅 周肇 顧湄 許旭 王撰 王棟 王昊 王揆 王休 王耀升 吳環 崔華 郁植 唐孫華

馬先生世俊 鄒忠倚 孫承恩 繆彤 陸肯堂 汪繹 王式丹 王琛 錢榮

葉先生燮 顧育孝 鈕琇 李重華 顧我鏡

陳先生元 孝 屈大均 梁佩蘭 程可則

趙先生執信 吳燮 馮廷樞 馮班

孫先生枝蔚 王又旦 李念慈 張恂 王安撰 李楷 屈復

邵先生長衡 董以寧 鄒祇謨 陳玉璫

卷三十九文苑

彭先生孫適

倪燦 邵遠

汪霽 李來泰

徐嘉炎

沈珩

沈筠

方象瑛

陳鴻績

尤先生侗馮勛

范必英

錢中譜

曹禾

朱先生彝尊嚴繩孫

陳先生維崧吳綺

章藻功

李先生因篤

汪先生楫汪懋麟

李先生澄中龐塏

米漢雯

袁佑

崔如岳

喬先生萊邱象隨

李鐙

張鴻烈

鄧漢儀

吳嘉紀

卷四十文苑

陸先生萊兄子奎勳

杜先生詔潘高

許定鏐

李果

盛錦

翁照

黃之雋

湯先生右曾嚴沆

徐偉

李鄭嗣

汪文柏

沈用濟

姜先生宸英 嚴虞惇

查先生慎行 查昇 查嗣琛

汪先生份 吳廷楨 張大受 顧嗣立 黃越 王步青 俞長城

周先生質 王翊 范路 朱一是 沈進 李麟友 李良年

藍先生鼎元 朱仕琇 黃任

王先生文清 郭煥 羅典 余廷燦 唐仲冕

卷四十一 文苑

鄒先生一桂 黃勤敏 公鉞

張先生鵬 曹仁虎

諸先生錦 楊度 汪 沈廷芳 夏之蓉 徐士璠 周長發

杭先生世駿 厲鶚 符會 汪沆

齊先生召南 陳兆崙

劉先生大櫪 方世舉 方貞觀

胡先生天游 周大樞 萬光泰 金農 陳撰 丁敬

沈先生炳震 弟炳謙

馬先生曰瑄 馬曰璐 趙昱 趙信

卷四十二 文苑

趙先生青藜 汪越

黃先生永年 陳道 魯九皋 陳用光 吳嘉賓

袁先生枚 王文治

竇先生光鼐 趙佑

邵先生齊燾 王太岳 劉星煒 吳錫麒 曾煥 吳霖

翁先生方綱

蔣先生士銓 子知廉 知讓 楊屋 汪軻 吳嵩梁 樂鈞

陸先生錫熊 嚴長明 吳泰來 趙文哲 程晉芳

卷四十三 文苑

趙先生翼鄭燮

姚先生鼎吳定 姚瑩 劉開 吳德旋 梅曾亮 管同 戴鈞衡

張先生九鉞張九鍵 張九鎰 張九鐸

鐵先生保夢麟 李錯

秦先生瀛管世銘

法先生式善王芭孫 何道生

惲先生敬李兆洛 湯貽汾

舒先生位王曇 孫源湘

卷四十四文苑

張先生問陶彭然淑 李調元

黃先生景仁楊芳燦 楊揆

黎先生簡 張錦芳 馮敏昌 溫爾遜 趙希璜 胡亦常 黃丹書
呂堅

宋先生湘張維屏

鮑先生桂星 程恩澤

許先生宗彥

鄧先生顯鶴 歐陽輅 魏源 湯鵬

陳先生洪綬 崔子忠 羅聘

王先生翬 黃鼎

鄧先生石如

卷四十五 遺逸

徐先生枋 戴易 巢鳴盛 沈慶生

沈先生壽民

汪先生颯

郭先生都賢 陶汝鼎 郭金臺

何先生宏仁

李先生天植 鄭嬰垣 劉永錫 陸元泓

邵先生以貫張廷賓

余先生增遠

卷四十六遺逸

憚先生日初子壽平

祁先生班孫魏耕

沈先生光文張士榔

陸先生字燝

周先生元懋

傅先生山

張先生怡

李先生灌甯法

卷四十七遺逸

夏先生汝弼郭履躔

唐先生訪瞿龍躍

張先生蓋申涵光 殷岳

李先生世熊

董先生說

芮先生城湯泰亨 戴笠 徐白

李先生魁春

陳先生南箕 弟觀

卷四十八 遺逸

鄧先生大臨

張先生若化 弟若仲

夏先生道一 李孔昭 張翼星 杜越

杜先生濬 弟芥

王先生大經

吳先生光

陳先生五筮 李之宣 李嘗之

八大山人

一壺先生

卷四十九 循良

駱太守鍾麟 崔宗泰

白刺史登明

宋刺史必達

趙給諫吉士

李明府疇

任寺丞辰旦

楊太守朝正

陸明府在新

卷五十循良

張通守壘

董都憲宏毅

劉明府繼聖

衛太守立鼎

遲明府維坤

張太守克疑

王廉訪縑

劉方伯榮

陶刺史元淳

卷五十一循良

莊副使亨陽

陳少卿汝咸

佟刺史國瓏

夏明府熙澤

沈明府光榮

陸觀察師

張明府士琦

陳方伯德榮

周太守中鎡

卷五十二 循良

施明府昭庭

葉太守新

葉觀察士寬

翁刺史運標

蔣郡丞祝

朱明府宏仁

龔明府鑑

童太守華

卷五十三 循良

王太守時翔

牛明府運震

李太守大本

周觀察克開

鄧太守夢琴

李明府炯

朱明府休度

汪明府輝祖

劉明府大紳

李方伯賡芸

卷五十四 循良

張明府吉安

史刺史紹登

蓋太守方泌

劉觀察衡

李明府毓昌

彭戶部永思

俞都轉德淵

石郡丞家紹

張明府琦

白協戎雲上

卷五十五 孝義

趙孝子希乾 閔孝子

黃孝子向堅 顧廷琦 劉龍光

錢孝子美恭 劉獻煜 劉德濱

顏孝子伯璟

陳孝子嘉謨 賀上林 何士闕

曹孝子超 張維德 張振祚 薛文 薛化禮

王孝子原

耿孝子耀 耿極 耿光 耿於彝 耿輔

卷五十六 孝義

劉孝子恩廣 子青藜 王珽 李恂 劉星 郭培墉

顏孝子中和 顧鼈

吳孝子紹宗

朱孝子壽命

楊孝子文蔚 蕭日璜

張孝子燾 郭居鼎 江大寶

鄭孝子江 吳國華 何履旭 李威山 林開登

謝孝子獻恂 陳開運 賴用賢 李人鳳 李人彪 余萬春 鄧成珠

沈孝子萬育

卷五十七 孝義

王孝子恩榮

謝孝子萬程

蕭孝子啓聖 弟鳳騰

王孝子麟瑞 劉必泰 邱永彰 胡士宏

黃孝子農 子商衡

胡孝子隆

林孝子長貴 弟長廣 黃學朱

李孝子維煌

卷五十八 孝義

黃孝子洪元

盧孝子必陞

潘孝子士晉 潘德馨

施孝子聖揆 楊嘉楨

劉孝子炳

任孝子遇亨 任裕德

劉孝子鎰

曹孝子起鳳

卷五十九 孝義

汪孝子一元 汪一崧 王品璋

張孝子大觀 蔡應泰 楊璞 劉芳

常孝子裕綸 史印曾

范孝子仲光 朱有合

奚孝子緝營

鄧孝子觀灝

潘孝子璿

龐孝子佑

卷六十孝義

湯孝子淵

黃孝子有則

胡孝子其愛 潘周岱

高孝子啓燮

朱孝子修來

吳孝義紹先 蕭良昌

李孝義長茂 黃成富 陳福 譙衿

吳孝義鴻錫

國朝先正事略目錄

國朝先正事略卷一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范文肅公事略子忠貞公承謨 承勳 孫時崇 時繹等

國家肇興東土光宅方夏開國佐命之英皆天潢貴胄位列親藩勳在冊府未敢援入先正之列卽胡運動臣之侑饗 太廟者若信勇公費英東宏毅

公額亦都武勳王揚古利等又皆立功天命天聰崇德間在 世祖章皇帝

統壹區宇之先故論入關後宣力文臣必以范文肅公稱首公歷事 太祖

太宗當 王師入關時首定大計勸進兵 詔勅檄諭皆出其手終

世祖朝位元輔經營草昧用弼成我 國家丕丕基薨於 聖祖康熙五年

躬閱 四朝登上壽子孫繼武爲國宗臣視漢之鄼侯留侯唐之房杜宋之趙

中令元之耶律文正明之誠意伯有過之無不及已公諱文程字憲斗瀋陽人

本宋文正公仲淹後少穎敏沈毅讀書通大義爲諸生天命三年杖策謁

太祖高皇帝於撫順偉其貌詢其家世謂諸貝勒曰此名臣後也厚遇之命直文館參預帷幄天聰三年我軍解大安圍克遵化五年招降大凌河城六年陳進取秘計七年援明將孔有德來歸晉公策也會初設固山額真廷議首推公 太宗曰此一軍職耳范章京朕之心膂其別議之時宏文館尙未有大學士而公所領皆樞密重事每 召對夜漏逾數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復奉 召率以爲常崇德二年改六館爲內三院授公祕書院大學士加世職二等甲喇章京每議大政輒資籌畫八年撥隸漢軍鑲黃旗是歲 世祖嗣服明年爲順治元年四月流賊李自成陷明北京明將吳三桂來乞師 上召公於湯泉決策進兵公力疾趨朝建議曰自闖賊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戕厥君后此必討之賊也雖擁衆百萬橫行無忌然揆其敗道有三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搢紳拷劫財貨士憤矣掠民貲淫人婦女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我 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鍊誠聲罪以討之恤其士大夫拯厥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又言好生者天地之德也兵者聖人

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今誠欲統一區夏非乂安百姓不可於是大軍遂發公扶病隨征申嚴紀律秋毫勿犯妄殺者罪之二十二日入關大戰敗賊兵二十萬我軍長驅而西民多逃匿公草檄宣諭言義兵之來爲爾等復君父仇非敵百姓也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必不爾害民心遂大安五月朔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帥師入燕京公建議首先爲明帝發喪易梓宮備儀衛儀謚號爲文紀其事十月朔 世祖定鼎公疏請撫遺黎起廢斥定冊籍減賦額盡除明季加派稅餉廠衛諸弊政嘗晝夜在闕下事無巨細應機立辦開國規制公手定者爲多中原既定請再行鄉會試以致人材國用不足請興屯田又上保舉連坐法 詔皆立予施行累加一等梅勒章京及一等男世爵 賜號巴克什六年任議政大臣纂修實錄加世爵主一等子晉少保兼太子太保以疾乞休 優詔許暫解職調理病痊卽召用特加大傅兼太子太師 世祖親調藥餌馳 賜十四年 詔遣畫工就第圖公象藏於 內府康熙元年 上諭閣部曰原任大學士范文程

希福甯完我額色黑皆 太宗文皇帝股肱之臣勳勞最著其子宜擢用越

四年公薨 聖祖震悼輟朝二日再遣大臣致奠 賜祭葬加等 予諡文

肅 御製碑文勒墓上五十二年 御書元輔高風額其祠公嘗言天下治安

惟在得賢庶官中有一眚不掩者悉爲奏請湔擢後皆稱職於直臣善類尤力

保全性廉慎好施與器量宏深人莫測其喜怒焉雍正中 詔入祀賢良祠長

子承斌襲一等子爵四子承烈字彥公累官戶部侍郎

次子承謨字覲公順治九年進士由編修累遷國史院學士康熙七年巡撫浙

江故事督撫受事必劾不法吏兩司列狀請公閱而哂曰是欲吾舍豺狼而問

狐狸也還之一日出片紙盡列兩浙豪惡姓名及墨吏之尤者劾繫寘之法聞

者皆悚息會杭嘉湖水災奏貸庫銀八萬兩買米平糶并請蠲緩又許最貧者

得附老弱例肩鹽自給全活者多先是甯台温處金衢諸府屬荒田經前總督

趙廷臣請除額賦有 旨命承謨履勘至是遍歷其地奏豁荒田地二十九萬

四千六百畝有奇水衝田地二萬一千九百畝有奇十年因疾解任浙江總督

劉兆麒提督塞白理各據民詞籲留給事中姜希轍柯聳御史何元英等亦言其愛民如子劾貪除猾杜加耗私派陋規單騎勘荒悉心賑恤浙人愛戴請特勅勉留有 旨俯順民情留原任在浙四載民安其治每出巡山農進瓜果脫粟飯受食之日與父老童稚接以故悉民疾苦得設施拯恤十一年擢福建總督以疾辭不允請 陛見許之明年入覲 上遣御醫診視 賜葭藥趣赴新任解 御衣冠及鞍馬 賜之初福建總督駐漳州至是將撤靖南王耿精忠藩屬回京 特命移駐福州抵閩疏陳軍屯之利請令士卒墾荒地六年始裁其餉又言閩人生計非耕卽漁自海禁嚴徙沿海民居內地廢民田二萬餘頃虧賦額二十餘萬請聽民沿邊捕採取魚課以益軍餉十三年吳三桂反雲南承謨密疏言功令考成過重盜案處分過嚴致有司專務催科且諱盜請以寬大繫民心會精忠陰附三桂公察其有異志計督撫標兵少又與精忠所部習不足恃乃疏請增兵復舊額又請巡海嶠赴漳泉閱鎮兵以遙制之疏上未及行客謂公曰滇氛已及楚矣盍以備鄰封爲辭出據其上流乎公曰彼逆

猶未發也我動彼且得閒謂我據地陰圖之因以怒其下是我失守而激變不可爲也乃密檄諸道將以謁新總督爲名各率健兒赴行省用折逆謀事未集而精忠叛是年三月精忠詭言海寇至邀與計事巡撫劉秉政附精忠促之行公知有變左右請擐甲以從曰衆寡不敵備無益也乃坦然按轡至則逆衆露刃相脅公挺身前罵賊精忠素憚其威望恐殺之重民怒乃閉諸土室置守者三十二人絕粒八日不死精忠遣秉政說降秉政且進且揖公奮足蹴之仆地罵曰逆臣不日當就誅我先褫其魄在械所三載冠 御賜冠衣辭母時衣每朔望奉時憲書一帙北面再拜閒爲詩文以桴炭畫壁上被繫時部曲有張福建者手雙刀奮呼奪門連斃賊力竭而死蒙古人嘛尼守者三十二人之一也感公忠義謀令出走事泄精忠將磔之大言曰吾甯與忠臣同死不願與爾逆賊同生十五年九月 王師入仙霞關精忠將降冀飾辭免死愆公暴其罪遣逆黨逼令就縊以滅口時賊以夜至公起索冠賊奪而擲之乃以械扶擲冠者頭尋整衣望 闕九頓首就縊幕客無錫嵇永仁會稽王龍光華亭沈天成從

弟承譜及親屬家丁隸卒五十三人並遇害舊役王道隆以奉使還至延平聞變自刎死賊焚公尸棄之野泰甯騎兵許鼎預伏宿莽中乘夜收得燼體明年潛負至京師 天子震悼遣內大臣奠爵 贈兵部尙書加太子少保廢一子入監 賜祭葬諡忠貞 御書碑文 賜其家十九年精忠赴市朝日公三時崇手斫其肉以祭墓福建士民立專祠於道山 御書祠額曰忠貞炳日所著有吾廬存稿蒙谷自序百苦吟及畫壁遺稿時崇以稿進呈 聖祖親製序雍正中 詔入祀昭忠祠

三子承勳字蘇公由員外郎授御史論事侃侃疏言八法以貪爲首貪吏僅懼薄譴何憚不爲請按律嚴擬毋徇庇下部議行尋改吏部郎中康熙二十年川東賊譚洪復叛 詔領禁兵會勦且督滇餉承勳以赤水地少米勸諭土司輸粟麥給軍預遣官赴滇截留黔餉師以不匱二十三年九卿遵 旨舉廉吏承勳與焉擢內閣學士明年巡撫廣西容鬱等州縣先陷賊奏免追逋賦又明年擢雲貴總督至卽整飭營伍捐俸建學宮置禮樂器聘名士纂修通志所規畫

動中機宜威惠大著夷中有魯魁山跨連數郡諸裸窟穴其中時出劫掠馳檄
曉以利害渠魁楊宗周等遂籍土以獻時窮搜吳三桂舊部解送京師承勳奏
請已入伍者許仍歸伍其來歸者分別發營願歸農者聽於是軍民貼然二十
七年雲貴左協兵變縱火殺掠省城兵與通約七月二十日夜分舉事公偵知
之是夜擒首惡唐金等令終夕擊二鼓賊黨聞曉鐘始知事泄皆就縛誅十有
三人而定左協叛兵潰走黔欲入楚公諜知所向先檄諸路勒兵賊方攻交水
各路兵至夾擊賊窮蹙乞降斬首惡二十餘人亂遂靖魯魁降賊李尙義普爲
善等復出掠遣兵攻入其箐尙義死爲善面縛投誠自是諸夷惕息官斥藩莊
核其價省民間溢費二十餘萬金在滇九年所祛蠹弊甚多而清鹽筴不得按
戶抑派酌道里遠近定支撥軍餉條例吏不得巧法朘民至今賴之裁六衛五
所併歸州縣逃亡皆復故土三十二年入覲 聖祖曰爾係盛京舊人爾父
累朝效力爾兄又爲國捐軀朕因見爾思及爾兄心爲慘切不見爾八九年矣
爾鬚髮遂皓白如此耶解 御用貂冠貂褂狐白裘 賜之并 賜御書世濟

其美額明年內遷左都御史尋督兩江初公在滇黔發奸糾暴無所貸至是專務清靜以與民休息奏免民賦者五豁陷賊州縣所失資儲無算駁正漕督誤題入額賦者一歲大稔奏發米穀九十三萬石有奇賑帑先發後聞議有格而復奏至再三者均蒙特允鹽城令某貪橫以與要人有連大府不敢呵公下車有寡婦某訟之立斥罷三十八年授兵部尚書四十三年請老允之加太子太保晉五級五十三年薨遺疏入 諭稱其敬慎自持勤勞久著 賜祭葬如例承謨子時崇由廕生授知州累遷府道貴州福建按察使山東布政使康熙四十四年巡撫廣東 命兼理鹽政 上發函章 諭以兩廣鹽政積弊甚多朕已察得數條特命查辦時崇疏陳鹽政七則一鹽政衙門歲有羨餘十萬兩宜盡充公用有一種蠹胥名曰發收於鹽政初涖時任意播弄導以急羨餘而緩正課宜革除一鹽政遣內差坐守場口名爲緝私止知勒索宜禁革而以緝私責成地方官一知事大使及潮州運同廣惠分司均屬冗員宜裁汰一運司向得羨餘六萬兩應解河工銀萬兩銅斤水腳銀二萬兩以外均應充公一行

鹽地方文武官皆有陋規名曰茶果宜禁革再犯以贓論一請借運庫銀三萬收買私鹽俾化私爲官一革除總商名色部議均如所請又疏言前耿逆之變隨臣父殉難者五十三人內生員嵇永仁王龍光等俱被幽囚三載死難甚烈經前撫臣題請贈銜部以生員無追贈例議寢乞 特勅追贈祔祀臣父祠堂乃贈永仁龍光及沈天成范承譜等國子監助教學正有差並入祠陪祀四十九年擢閩浙總督獲海賊鄭盡心解京伏法五十三年陞見 賜御製詩有棟樑祖德家聲重蘭桂孫枝令譽清之句序云閩浙總督范時崇陞見來京朕每念伊祖爲開創宰輔伊父乃忠義名臣所以待之優重今因回任特賦詩餞送其受 恩眷如此明年授左都御史遷兵部尙書五十九年薨 賜祭葬如典禮前官福建按察時明允哀矜慈而善斷士民並祀之道山 承勳子時繹由參領授副將擢總兵雍正四年 詔署兩江總督遷都統仍署總督疏請將江蘇安徽所屬丁銀勻入地畝內征收以雍正六年爲始從之尋擢戶部尙書權總督如故條上兩淮鹽政七則下部議行會 詔發帑銀交督

撫提督營運以濟兵丁江南督標應領銀六千時繹慮標員有侵擾弊奏請將銀承買入官變價房產納租備用上嘉其妥協七年坐事免命協理河務爲總督田文鏡所劾部議論死得旨寬釋授副都統十年遷工部尙書兼管兵部十二年罷又有時紀時綬時捷者皆文肅公孫也時紀由廕生累官郎中授廣東糧道遷鹽運使乾隆二十五年入覲諭曰范時紀爲漢軍世族見在伊家並無大員著留京以副都統用尋擢工部侍郎調倉場侍郎未幾調戶部四十二年調禮部侍郎尋卒時綬字緩齋由主事累遷郎中授山東濟東道遷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乾隆十六年擢湖南巡撫疏言湘陰益陽續墾田千餘頃係瀕湖隙地請暫免升科又洞庭爲受水之區私垸日增則上流受害已勸諭毀垸並嚴禁添築水得暢流十八年調撫江西以病歸二十七年起戶部侍郎請赴西路屯田効力賞孔雀翎命馳驛前往坐事免賞頭等待衛尋授副都統三十年除吏部侍郎明年晉左都御史又明年授湖北巡撫三十三年入爲都統再授左都御史遷工部尙書尋調刑部四十七年薨於位時

捷字子上一字敬存襲子爵累官陝西巡撫古北口提督入爲都統時綬子宜恆出雲麾使授參將游以福建總兵憂歸尋授副都統乾隆五十七年奉特旨原任大學士范文程在國初時勳庸懋著其子承謨又靖節捐軀今其裔孫內無文職大員殊堪軫念范宜恆著加恩補授工部右侍郎仍兼副都統嘉慶元年擢戶部尙書尋卒

圖昭勳公事略

自古貞元肇造必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世篤忠貞贊成王業我朝異姓勳臣侑饗清廟以直義公爲首而昭勳公則其第七子也昭勳公諱圖賴姓瓜爾佳氏滿洲正黃旗人父直義公諱費英東驍果善射引強弓十餘石天命初從其父索爾果率所部來歸太祖嘉之授一等大臣尙主自少從

太祖征討諸國三十餘年每戰身先將士突堅陣當其鋒者輒糜碎以功授三等子世襲命與何和哩額亦都扈爾漢安費揚古爲五大臣佐理國事天命四年明兵四路來侵一軍據薩爾滸山巔直義公率本旗兵進擊大破之

太祖之取撫順也明兵來援投石飛火直義公馬驚逸諸軍欲退乃迴馬大呼揮諸軍猛進卒破之 太祖拊髀歎曰萬人敵也從攻葉赫城上矢石雨

下直義公及諸將皆被創 太祖命之退對曰我兵已薄城下矣何退爲再

命退對曰勢已垂克請勿疑竟拔其城性忠直敢強諫獎善黜惡宣力殫心以佐成 大業五年三月薨年五十有七 太祖親臨其喪痛哭復臨其墓

太宗卽位追封直義公配饗 太廟以其長子察哈尼襲爵 賜勅免

死二次順治十六年追論佐命功第一晉世爵爲第一等公康熙九年 聖

祖御製碑文勒石紀勳績 大駕東巡 親酌其墓雍正九年 世祖皇帝

加封號曰信勇公而昭勳公能繼其武其公號亦錫名雄勇云昭勳公少襲三等總兵世職坐事罷隨征董鄂及寧遠並有功夫天聰三年從 太宗伐明進

薄燕京明總兵滿桂以師赴援公直前衝擊斬馘甚衆授騎都尉世職四年隨

大貝勒阿敏等鎮永平敗明兵於灤州師還大貝勒棄永平出邊明兵百餘來追公率十六人還戰盡殲其衆尋授三等輕車都尉五年從征大凌河圍其城

明兵四萬來戰公躍馬衝陣敵兵潰走遂擒監軍道張春旋征大同拔靈邱縣及小石城敘功晉世職二等九年任護軍統領隨貝勒多鐸入廣寧率兵先趨錦州明總兵祖大壽以兵三千來禦未及戰明兵驚潰俘馘無算崇德二年授議政大臣明年隨貝勒岳託伐明率師先驅踰牆子嶺攻克十一臺進兵山東明兵八千來禦蒙古兵少卻公奮力鏖擊敵以百騎突至公搏戰陷堅陣大敗之旋敗明閣部劉宇亮等兵於通州河上拔四城晉爵三等男六年圍錦州明兵自松山赴援擊敗之先是蒙古有降明者曰諾木齊在圍城中遣人約獻東關以降至是事泄明兵圍諾木齊家公登城力戰殺敵出諾木齊以歸復破松山騎兵拔塔山杏山二城晉一等男八年攻拔中後所及前屯衛晉三等子順治元年大軍抵山海關流賊李自成遣兵拒戰公率前鋒破賊將唐通於一片石既入關破自成兵復會大軍追敗之於望都超授三等公是年十月豫親王多鐸帥師下河南自成走陝西公至孟津率精兵先渡河明守將黃士欣等各遁去瀕河十五塞堡兵民皆望風納款睢州總兵許定國等率衆降進薄潼關

賊遣僞侯劉宗敏沿山列陣以拒公率騎兵百四十人進戰皆一以當百設伏掩擊盡殪之明年賊將劉方亮整衆來窺公與護軍統領阿濟格尼堪等率五旗將領迎擊賊懼而奔蹶之俘馘甚衆自成聞敗集兵固拒公合三旗兵力戰殲其步卒餘騎奔竄賊糾衆又至連戰敗之遂破潼關賊大潰自成遁陝西既定移兵下江南攻克揚州追明福王朱由崧於蕪湖敗靖南伯黃得功兵得功中流矢死遂獲福王餘衆悉降師旋晉爵一等公公性伉直嘗謂攝政睿親王曰圖賴自誓於天効忠 主上不避諸王貝勒大臣嫌怨久矣圖賴有過王若不言恐終不免於罪戾今欲改過自新王幸毋姑息不我教誡也會睿親王於午門集議大學士譚泰擅隱 諭旨罪三日未定公面詰之曰胡遲久不決耶聲色俱厲王怒拂衣起諸王執公將罪之王曰雖然此非退有後言比且爲國効勤矢忠無他意也解其縛而貸之三年任都統隨端重親王博洛進師浙閩軍次杭州初我軍下杭州時營於江岸杭人見之謂潮至必沒旣而潮二日不至咸駭爲神遂開門降至是魯王朱以海據紹興其總兵方國安等營於錢

塘江東岸艤舟以拒我軍江廣十餘里其下莫測波濤凶惡舟楫不得停所謂廣陵濤也公躍馬從上游徑渡僅沒馬腹諸軍隨之大濟呼聲震天遂分兵縱擊國安益驚以爲神盡棄戰艦挾魯王道保台州公奮力追勦遂克台州并拔金華衢州等城浙東平會端重親王令與都統漢岱分兵下福建公自衢州統所部兵擊敗明閣部黃鳴駿於仙霞關攻克浦城漢岱亦自廣信破分水關入崇安十五戰皆大捷下十城明唐王朱聿鍵走汀州諸將乘勝追擊斬唐王及馬士英等盡降其衆閩海悉定回次金華薨年四十有七子輝塞襲爵公天性忠鯁勇而善謀能以寡覆衆無能禦者結髮事戎行屢立奇功未嘗一挫劔薨後二年貝子屯齊等誣以黨徇睿親王追論之奪輝塞爵籍其家 世祖皇帝親政知公無罪且念舊功追諡昭勳配饗 太廟 御製碑文旌焉復輝塞一等公還所籍雍正九年 詔加號雄勇公

圖忠義公事略

本朝異姓勳臣配饗位次首信勇公費英東次宏毅公額亦都二公皆兩世配

食 清廟信勇公子以雄勇公圖賴爲最著宏毅公有子十六人其尤肯構者則圖忠義公也公諱圖爾格姓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父宏毅公額亦都世居長白山父母爲仇家所害年十三手刃其仇避依其姑家 太祖高皇帝過其地識爲真主辭姑從行生而驍果善戰能挽十石弓初令討尼堪外蘭於圖倫城先登又攻色克濟城掩其不備取之尋 命取巴爾達城至渾河河漲不能涉以繩聯軍士魚貫而渡夜薄其城先登城上飛矢貫其股著於雉堞揮刃斷矢戰益厲被五十餘創不退卒拔之 太祖郊迎燕勞悉 賜所俘獲遂 賜號巴圖魯薩克察之入寇也宏毅公率數人敗之夜入其城連克數城寨戰功冠一軍師旋 上迎勞如初界藩有科什者以勇聞盜九馬遁宏毅公單騎追斬之盡返所盜馬會葉赫九國合師來侵 太祖命以百騎挑戰敵悉衆來犯奮擊殪九人敵卻大兵繼之遂斬葉赫貝勒布齊九國兵皆潰我軍有齊法罕者戰歿宏毅公直入敵陣奪其尸而還訥殷路者九國之一也旣敗歸復聚七寨衆來犯據佛多和山宏毅公帥師攻下之 上賜所乘馬

以旌其勞自後征東海各部所向克捷取雅攬路俘至萬人天命四年明經略楊鎬統兵二十餘萬分四路來侵大貝勒代善出禦明總兵杜松王宣趙夢麟兵於撫順過扎喀關議駐師僻地以俟

太祖時

太宗文皇帝方爲四

貝勒謂界藩山有築城夫役宜耀兵向敵以壯兵役之氣不當駐僻地示弱衆議未決宏毅公進曰貝勒言是也遂進師界藩會

太祖大兵亦至大破明

兵於薩爾滸山明三總兵皆陣歿又破明總兵馬林於尙間崖劉綎於阿布達里岡公皆在事有功每戰輒爲軍鋒自弱冠從征討歷四十餘年攻城野戰未嘗挫衄每克敵受

賜皆分給有功將士纖毫不以自私

太祖初娶以宗

女復以和碩公主降焉與信勇公費英東等同爲五大臣佐理國政累官至一等內大臣爵一等子天命六年薨年六十

太祖親臨哭之慟

太宗卽

位追封宏毅公

特命配饗

世祖命建碑隧道表勳烈後

聖祖東巡

盛京復親酌其墓圖忠義公其第八子也自幼從征討累功至輕車都尉世職任都統與十六大臣之列又以父勳晉子爵天聰三年從

太宗伐明克

遵化城有功 上命貝勒阿敏等守永平而以公及都統納穆泰守灤州四年五月明合兵攻灤州公與納穆泰分汎固守出奇兵殺敵敵轉攻納穆泰汎地公急遣阿玉什分兵往援會火及城樓有執燾者乘雲梯登阿玉什揮刀斬之奪其燾敵卻時貝勒聞灤州被圍不急救及遣將率兵數百來援夜三鼓突圍入城而城已垂破翼日明兵發巨礮攻城城壞城樓焚公度力不能支率衆潰圍奔貝勒軍貝勒大驚棄永平遁公諫之不聽乃殿後全師而還坐不能力諫削世職解都統任五年從征錦州率護軍駐松山間夜截明兵之赴松山者斬級二十有星訥者我軍統將也方戰墜馬敵還取星訥公從三十騎馳救翼之出會明人將城大凌河率兵往探俘其人畜以歸起吏部承政從 太宗攻大凌河分圍城東北面敵兵突出犯我南礮臺公不及騎徒步擊走之略松山及錦州並有功八年五月 太宗伐明入大同 命帥兵駐張古臺河以扼敵師九年春從貝勒多爾袞往招察哈爾降其長額哲遂略山西自平魯衛入毀甯武關躡代州乘勝至忻口遇伏敗之追至崞縣殲其衆還經平魯衛明

兵邀我師於途公親陷陣殺敵百人敵敗入城不敢出公策敵且復至設伏以待而身爲之殿明錦州總兵祖大壽等合大同鎮兵三千來追公返兵用步戰衝其中堅伏起夾擊大敗之授一等男爵復任都統崇德元年隨武英郡王阿濟格攻克明昌平雄縣並先登二年坐事免先是公尙和碩公主公主所生女爲貝勒尼堪福晉福晉無子詐取僕女爲女至是事敗公應論死得 旨寬免罷其任尋攝都統事三年隨貝勒多爾袞破明總兵侯世祿等兵復敗敵於董家口毀邊牆入奪青山關下四城五年秋隨貝勒圍錦州取其禾連破錦州松山兵又偕都統葉克舒帥兵三千伏隘口伺敵敵衆千餘來戰葉克舒馬中箭蹶敵人將兵之公射敵敵殪救之上馬併力衝殺敵敗復合凡六戰六勝身被二十餘矢馬亦重創猶殿後力戰悉保所俘而還晉子爵擢內大臣六年秋明經略洪承疇率兵十三萬援錦州 太宗親征明旣敗承疇兵 命隨阿濟格邀擊明敗兵於塔山時明總兵曹變蛟吳三桂王璞等各引本部兵遁而變蛟兵夜突鑲黃正黃兩旗汎地犯 御營甚急軍中侍衛及守營大臣方大驚

不得前公奮呼發矢應弦殪二人率諸將併力攢射敵始敗去又隨豫親王多鐸設伏敗吳三桂王璞兵於高橋七年冬隨饒餘貝勒阿巴泰帥師伐明直抵山東兗州俘明魯王及樂陵陽信東原安邱滋陽諸王并各王府宗室官屬幾千人下府三州十八縣六十七八年夏班師 賜白金千五百兩晉爵二等公順治二年二月薨年五十公忠勇有父風才略過人屢受文武重寄勳伐最著九年追諡忠義配饗 太廟立碑墓道雍正九年 賜公號曰果毅子科布梭襲

準襄毅公事略 兄薩穆什喀 弟雅賴

公諱準塔姓佟佳氏滿洲正白旗人父扈爾漢國初從其父扈喇虎來歸

太祖養以爲子賜姓覺羅授一等大臣居五大臣之列嘗奉 命遷蜚悠城之衆以兵三百護之先行烏喇遣萬人邀諸路乃結寨山嶺分百人衛之身帥二百人拒敵敵不能犯次日諸將至遂大破其衆從征東海烏濟部降呼葉路收二千戶以歸 太祖嘉之賞甲冑名馬 賜號達爾漢尋征虎爾哈路圍扎

庫塔城三日攻克之又從征烏喇乘勢奪門遂克其城進征東海薩哈連部收
河南北三十六寨及黑龍江北十一寨又招降使犬使鹿諸部長天命四年明
兵四道來侵從擊撫順開原二路大敗敵衆明總兵劉綎宿將也由寬奠口進
董鄂路 上命率兵千人伏山隘以待及至衆貝勒帥勁旅夾攻綎倉卒不
及陣殲其衆五萬人綎戰死其率兵往禦董鄂路也道遇明游擊喬一琦擊敗
之一琦奔朝鮮營自縊死明年從 上伐明敗總兵賀世賢等軍於瀋陽每
戰輒爲軍鋒奮不顧身歷加世職至三等總兵官薨年四十有八 太祖親
臨哭之長子渾塔襲職公其第四子也天聰八年任參領授騎都尉世職崇德
二年隨武英郡王阿濟格征明皮島王以敵兵堅守屢月不能克集諸將問策
公與參領鼐拜抗聲曰志不強力不果氣不銳者不下此城塔拜丈夫也請詰
旦先登誓必克之否則不復見王遂連舟越衆渡海舉火爲號以待後軍時敵
兵據堡列陣公與鼐拜冒矢石奮擊肉薄而登遂克其島敘功超授三等男
賜巴圖魯號擢都統隨貝勒岳託趨密雲攻牆子嶺入旗並進公先據嶺以導

諸軍遂毀邊城入敗明總兵侯世祿等軍會三屯營守將以步騎三千截我輜重公及都統武賴擊敗之連敗敵兵二千於董家口遂往略地克二城晉爵二等男六年秋隨安平貝勒杜度等圍錦州有功明年復帥將士圍錦州又明年隨征山東坐調度失宜奪巴圖魯號降輕車都尉順治元年從睿親王多爾袞入山海關擊流賊李自成與都統譚泰等追至正定大破之賊燔輜重倉皇遁於是燕京迤北居庸關內外各城及天津正定皆降冊勳復爵三等男二年春帥右翼兵隨饒餘郡王阿巴泰平定山東趨江南時明福王遣兵渡河圍徐州沛縣李家樓公督兵馳擊敗之擒斬其將六人明兵赴河死者無算遂下徐州命屯兵鎮守五月自徐州進兵南下敗明副將高雅軍於宿遷師次清河總兵劉澤清率步兵四萬船千餘艘據黃淮清三河口以拒連營十里公遣將渡清河列營相拒以礮擊敗敵舟別遣將率步兵六百人拒黃河北岸鳴礮相應隨分兵兩路一自清河上游進擊一攻對岸敵兵皆敗之合軍追至淮安斬其副將二參將一有僞新昌王者潛遁海島雲臺山聚衆陷興化公遣兵進勦破

其巢穴擒斬之通州如皋泰興等城皆下遂平定淮安其鳳陽廬州皆望風納款職官降者百餘人獲戰艦馬駝器械凡十萬以功晉三等子仍 賜巴圖魯號三年 命隨肅親王豪格勦張獻忠於四川賊悉銳迎戰公麾兵奮擊俘馘不可數計復同貝勒尼堪等分兵攻克遵義夔州茂州榮昌富順內江資陽諸郡縣川寇悉平尋隨肅親王勦陝西賊黨武大定等四年凱旋未幾薨五年論前後功晉爵一等子追諡曰襄毅 詔立碑墓道旌其功公無子以弟阿拉密襲

薩穆什喀者公之第三兄也少事

太祖積功至輕車都尉世職征董夔率

十二人追敵至山下斬百人獲礮五十有三馬牛羊千計

太宗卽位與十

六大臣之列嘗從征旅順口由陸地運舟入水時衆皆乘馬獨建議曰兵旣潛進何騎爲乃率衆步行及水次各旗所運舟俱未至獨與步軍統領巴奇蘭連舟先進誓必得城不空返身被百創戰益厲大軍繼之遂破旅順口師旋

太宗郊勞

親酌金卮以賜尋征黑龍江虎爾哈部降其衆盡取其地晉二等

男授步軍統領列議政大臣隨武英郡王等伐明入長城攻容城縣先登克之及攻皮島督前鋒兵渡江先抵岸與都統阿山葉臣等攻克之斬其守將沈士奎晉二等子旋征索倫部設伏敗敵克之班師上郊勞錫宴如初後坐事奪爵以征錦州功復騎都尉世職崇德八年薨

公之七弟曰雅賴亦以忠勇聞有父兄風烈幼從太祖征馬喇略地朝鮮

數被創復隨大兵攻遼東破蒙古兵俱有功又征察哈爾先登俘馘無算天聰三年率兵千人略明新城路遇其故將毛文龍部衆採蕩者斬六十人毀其船九月同額駙揚古利等躡捕逃人於雅爾古復遇文龍部衆殺九千六百餘人生擒其千總十數人以歸是年冬從太宗伐明薄北京巡撫袁崇煥來援

圍我護軍營城內兵出夾攻雅賴奮勇力戰卻之五年從圍大凌河城累戰皆捷正白旗士卒有歿於陣者單騎入取尸而還七年征旅順口與其兄薩穆什喀同舟進敵據岸列陣以拒時各旗兵皆有難色獨超躍登岸大呼曰雅賴先登矣遂衝入敵陣黎明與敵兵大戰入城門身被數創督戰愈厲我兵或少退

輒手刃之大敗敵兵取其地授騎都尉世職尋授議政大臣加一雲騎尉順治元年隨睿親王入關定燕京二年復隨豫親王破流賊於潼關平定河南江南冊勳累晉一等男兼一雲騎尉八年任戶部尚書坐同官給餉不均不行奏聞論罰贖罷尚書任康熙三年薨 賜祭葬如例子花色襲爵

希文簡公事略子帥顏保

公諱希福姓赫舍里氏滿洲正黃旗人先世居哈達 太祖滅哈達時公從

其兄碩色率所屬來歸以通滿漢蒙古文字 召直文館屢奉使詣蒙古部

賜號巴克什文字之任一以委之天聰二年 太宗親征察哈爾 命往徵

科爾沁兵助戰將還土謝圖額駙奧巴止之曰寇騎塞路行將安之卽有罪譴

誰執其咎公曰 君命安得辭死則死耳事不可悞也遂行再宿達大營復命

曰科爾沁兵不赴調土謝圖額駙奧巴已率兵他往侵掠掠畢然後來會

上怒復遣將士八人隨公往趣其速赴調行四晝夜至小屯遇敵擊殺三十餘

人卒達科爾沁部以其兵來會明年奧巴至 上命公等責讓之奧巴服罪

獻駝馬以謝敘功授騎都尉世職尋從征燕京敗明兵北門外大凌河之役與都統譚泰等奮擊錦州援兵師旋敵兵襲我後又擊敗之晉輕車都尉崇德元年改文館爲內三院公爲國史院承政尋授宏文院大學士疏請定察治訛言惑衆之律復與大學士范文程請更定部院官制 詔並可其奏當是時公雖居內院筦機務猶間奉使察哈爾喀爾沁諸部編戶口設佐領頒法律於蒙古平其獄訟或往來軍中傳示機宜核功賞相度形勢宣 上德意於諸降人還奏未嘗不稱 旨也順治元年繙譯遼金元三史奏進 世祖展閱再四 賜蟒衣鞍馬時都統譚泰阿附攝政睿親王公素譏譚泰衰慵又以所得分撥第宅二區相距甚遠屬譚泰更易之不從公使人讓之譚泰銜公會其弟副都統譚布詰公公曰日者大學士范文程以堂餐華侈語我我對曰吾儕儒臣也非功勳大臣比安得威饌若此遂偕往啓王王以予言爲然且目咎曰吾過矣譚布退以告譚泰泰訐之法司坐僞傳王言詆謾大臣欲構釁亂政應論死讞成啓王王令免死奪職籍其家八年二月 世祖親政雪其冤

再授宏文院大學士復世職並還所籍 命充實錄纂修官是年譚泰以黨附睿親王伏誅九年二月公充會試主考官晉爵三等男又奉 特旨以公係

太祖

太宗舊臣銜

命馳驅克盡心力嘉其功晉男爵爲一等又遇

恩詔加一雲騎尉復以定鼎燕京時公方罷任未獲加世秩至是特晉三等子世襲罔替九月授議政大臣十一月薨年六十有四 贈太保 賜諡文簡長子奇塔特襲爵次子帥顏保康熙元年以父勳授國史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八年擢吏部右侍郎尋授漕運總督疏言淮安爲水陸孔道乃十五里內連設三關戶部工部各遣官征稅胥役過繁商人耗費多端且稽時日請併三關爲一關疏下所司戶部議許歸併工部言清江廠稅爲修造漕艘經費宜分征如舊 命九卿科道再議如所請九年疏言淮揚二府水災分別蠲免額賦其漕糧例不蠲免而高郵宿遷桃源鹽城贛榆等州縣連歲歉收所有新漕及帶征舊欠萬難併征請 勅部妥議部議令改折帶征 特旨蠲免計漕米三萬一千石有奇十二年與河督王光裕合疏言故事每年漕運全完河工歲修告歲舉

劾所屬文武吏示勸懲嗣經部議停止伏思河漕重務全在任事各官殫心盡職若勤惰罔分必至因循貽悞請仍舊例每年分別舉劾疏下部議行於是疏薦糧道范周遲日巽知縣吳興祚等又劾罷其不職者十七年以逆藩吳三桂窺犯江西安親王岳樂已由江西進征湖南詔率所部駐守南昌備勦禦九月移鎮吉安時吉屬各山險多爲寇盜盤踞出沒乃遣將分堵要隘斷賊糧道別令知府蔣維藩等入賊巢宣布勅諭招降僞總兵副將以下五十餘人兵萬餘十九年回漕督任二十年遷工部尙書尋調禮部二十三年薨年四十有四賜祭葬如典禮其子赫奕由侍衛累官工部尙書

伊忠直公事略

公諱伊爾登姓鈕祜祿氏滿洲鑲白旗人宏毅公額亦都第十子也幼蒙

太祖撫之宮中及長任侍衛屢從大軍征討天命初築界藩及薩爾滸諸城有勞績賜蟒服授世職輕車都尉晉爵三等男太宗嗣統與十六大臣之

劉尋奉命駐防邊界天聰三年九月帥兵勦獐子島獲船四沈之俘其人以

歸十 從

上征明隨貝勒阿巴泰等攻克龍井關墮其水門入斬明將易
愛王遵臣盡殲其衆復攻遵化敗山海關援兵斬其將趙率教十一月隨大軍
薄燕京克永平灤州延安等城師旋晉一等男會其兄圖爾格公鎮灤州以失
守罷都統任 命以公代之五年攻大凌河城公與各旗都統分受方略卽率
所部圍其東面之南深溝高壘環守之卒拔其城明年 上親征察哈爾
命與貝勒阿巴泰等留守瀋陽諜報林丹汗遠遁遂略歸化城而還七年夏

上以征明及朝鮮察哈爾三者何先 諭諸貝勒大臣各抒所見時方留諸
軍與屯兵山海關外地於是諸貝勒大臣奏曰明吾讐也用兵宜先今留重兵
以稽時日彼必有備矣公曰與其頓兵關外不若徑入內地視其城有可取則
取之況蓄銳已久人有戰心何城不克及是時而用之所謂事半功倍也明
日 上命公隨貝勒岳託等取明旅順口大獲旋與都統葉臣率兵二千五
百駐守之八年 上征明分兵入上方堡復奉 詔與貝勒阿巴泰都統阿
山率師入龍門約會於宣府敗明兵獲馬百餘進攻靈邱及保安皆有功尋坐

事削爵解都統任崇德三年復任護軍統領四年隨武英郡王阿濟格攻明燕京以三十人敗敵千人獲其馬 上親統大軍攻松山杏山城我前鋒軍偵

知明總兵祖大壽等以兵二千迎戰我軍既設伏公率壯士四十人誘敵追襲伏發還擊之大敗敵衆授參政大臣尋兼內大臣六年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圍錦州明總督洪承疇以師赴援屯松山西北鄭親王令右翼兵擊之失利我四旗駐營地爲敵所奪火石飛光著人糜爛都統葉臣等斂兵不敢進獨公所領侍衛及四旗護軍恭順王孔有德與蒙古敖漢奈曼察哈爾等兵力戰公先右翼軍突入敵陣陷重圍身被十餘矢轉戰若無所見所乘馬死易馬復負傷再戰益奮凡三易馬四戰皆捷 太宗歎其勇絕復三等男爵襲八次 賜白

金四百兩八月 上陳師松山杏山間 命偕超品公塔瞻率八旗護軍參

領先赴高橋設伏方出營遇明步卒之自杏山潰遁者凡千人擊斬之抵高橋復遇杏山騎兵六百有奇南奔塔山伏發盡殲其衆 上移營近松山夜有

松山敗軍突犯 御營公與內大臣錫翰等嚴兵拒戰敵敗遁 詔侍衛大臣

之疏防及不能力戰卻敵者各輸罰鍰資軍士於是公得 優賞順治元年

世祖皇帝既定鼎冊功晉一等男三遇 恩詔累晉二等伯世襲罔替十三

年以老致仕 上念公爲宣力老臣 命上駟院給乘騎入朝每至必 召

對 賜食又 詔圖其像一藏內府一 賜其家康熙二年薨 賜祭葬如典

禮 予諡忠直孫噶都襲爵官至領侍衛內大臣二十七年 詔遣官祭其墓

陳忠襄公事略

公諱陳泰姓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宏毅公額亦都之孫也父車爾格爲宏

毅公第三子幼從 太祖征伐屢立功授騎都尉世職晉輕車都尉常奉

命征東海瓦爾喀部凱旋 上親出郊勞又念其父勲晉爵三等子 太

宗卽位設八大臣與其列奉 命招明廣鹿島副將尙可喜以其衆三千來歸

世祖定鼎燕京 恩詔加一雲騎尉順治二年薨忠襄公初以參領從征

明錦州功最天聰三年從 太宗伐明薄北京分兵攻巡撫袁崇煥營遇伏

奮擊斬獲多五年圍大凌河城明監軍道張春率衆赴援公設伏擒其偵卒復

以步戰殲敵衆崇德三年隨睿親王多爾袞敗明兵於豐潤攻總兵侯世祿等營皆拔之又以護軍三十敗總兵祖大壽騎卒百餘人五年隨征明錦州進攻杏山敗敵兵獲牲畜無算六年圍錦州敗松山兵我樵採者爲敵兵所困公率壯士六人援之出又敗敵兵之來襲後隊者連戰皆捷克其郭由騎都尉晉三等輕車都尉七年從圍錦州掘濠困松山援軍明兵夜犯正黃旗蒙古營公往援敗之八年敗明總兵馬科於渾河築浮梁濟師明總督范志完以兵來拒復擊走之尋略地山東攻克東阿汶上甯陽三城晉世職爲二等順治元年從入山海關破走流賊李自成 詔敘勳臣晉一等四年授禮部侍郎從征湖廣敗流賊一隻虎於荊州尋奉 命爲靖南將軍進征福建敗賊渠曹大鎬及張耀星步兵四千克同安平和五年破海寇鄭彩兵彩遁入海復連江長樂擒僞總督顧世臣等十一人於興化斬之全閩以次底定得 旨嘉獎七年授護軍統領晉爵三等男擢刑部尙書八年遷吏部尙書拜國史院大學士坐事罷九年起禮部尙書典會試兼任都統晉二等子十年授甯南靖寇大將軍征湖廣十

一年調吏部尚書兼都統大將軍如故十二年張獻忠餘黨僞南安王孫可望遣賊帥劉文秀盧明臣馮雙禮等帥衆六萬分犯岳州武昌樓船千餘蔽江下而文秀復以精兵攻常德公遣將設伏以待自帥精兵橫衝其陣大破之復出奇計以舟師迎擊三戰三捷窮追千餘里尸骸相撐籍賊復列艦拒戰公揮伏兵擊之火其舟別遣將破賊德山下師抵龍陽賊又集衆二千來犯我軍奮勦賊潰奔明臣赴水死雙禮被創遁文秀走黔中獲僞敕印降副將以下僞官五十餘人兵三千敘功晉世襲一等子兼一雲騎尉未幾以疾薨於軍明年正月班師 世祖皇帝命酒以勞諸臣 諭曰大將軍陳泰爲朕蕩除逆寇卒於戎行朕甚傷悼因揮淚不止復 諭學士麻勒吉等曰脫大將軍班師生入國門朕將親酌以酒不意中道棄捐不復相見其命爾持此一觴奠大將軍靈次少抒朕追悼之懷於是從征諸臣及左右侍從皆感涕伏地泣尋 遣官 賜祭 賜葬予諡曰忠襄子尼滿襲爵

伊襄敏公事略

公諱伊爾德姓舒穆祿氏滿洲正黃旗人武勳王揚古利從子也天聰三年從武勳王略明錦州甯遠皆有功復從大軍攻明北京斬馘甚衆又敗山海關援兵於灤州師還先抵木城斬明兵之守隘者五年從征大凌河城中兵突出公衝鋒入陣斬二人追奔及濠還又擊明監軍道張春兵有敵騎挾弓矢直犯

御營公馳斬之是秋往略前屯衛會我軍將領噶思哈爲敵兵所困公率十五人奮擊援出之授騎都尉世職擢護軍統領崇德五年大軍圍錦州明兵出戰敗之尋隨王貝勒等至松山屯田明人縱牧於野公設伏烏欣河驅其牲畜以歸敵兵潛襲我後公還擊俘斬無算晉爵三等男七年復從圍錦州敗松山兵之奪我巨礮者晉一等男加一雲騎尉順治元年隨豫親王多鐸南征公統蒙古兵由南陽趨歸德招撫甚衆至揚州城北獲戰艦百餘渡江先入旗進破南京明福王遁走蕪湖追擊之敗明靖南伯黃得功軍總兵田雄等以福王出降晉二等子六年與都統譚泰征江西叛鎮金聲桓平之進勦廣東叛鎮李成棟於信豐拔其城成棟夜遁馬蹶溺水死隨分兵定撫州建昌破僞總兵楊奇威

等軍江西平復奉 命往勦保定土寇敘功晉一等子八年秋護軍統領釐拜
訐公罪狀以 上幸南苑時公擅令內直員役更番及私減守門護軍額數
論死 詔貸之尋擢都統晉一等伯兼一雲騎尉隨敬謹親王尼堪征湖南失
利王輕騎逐北遇伏薨於陣公論罪奪職籍沒是時明魯王朱以海歿於臺灣
其餘黨據舟山抗拒 王師舟山在甯波海中一曰翁洲綿亘百餘里越王勾
踐欲徙夫差於甬東卽其地也魯王兩次居此官軍攻陷之屠其城至是復爲
其黨所據十二年 上命公爲甯海大將軍統師往勦至則故總兵王長樹
毛光祚沈爾序等糾衆登岸肆掠大嵐山公遣將趨下關抵斗門連擊敗之斬
長樹等三人覆其衆而自率師攻甯波乘舟趨定海分三路進發渠魁陳六御
阮思等於海島望江口山下列戰船拒敵公揮兵進擊敗之追至衡水洋斬六
御等遂取舟山十四年凱旋 命貝勒杜蘭等郊勞晉一等侯兼一雲騎尉十
五年隨信郡王多尼征明桂王朱由榔自貴陽至盤江斬其將領進克雲南省
城十八年薨於軍年五十有六 世祖震悼 賜卹如制諡襄敏孫巴渾岱

襲爵

國朝先正事略卷一

國朝先正事略

卷一 名臣

九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2 empty columns and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columns are of equal width and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The entire table is enclosed within a thick black rectangular frame.

--	--	--	--	--	--	--	--	--	--	--	--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李敏壯公事略 子海爾圖 桑額

李公國翰字伯藩漢軍鑲藍旗人父繼學初以商人隨明經略楊鎬軍通使我朝天命中大兵取遼陽繼學來歸授都司累官副將錫爵三等男尋以老致仕公襲父爵任侍衛生而明敏勇銳 太祖嘉之 賜號墨爾根天聰三年從征明北京還攻永平先衆步戰斬獲多五年圍大凌河城內兵突出公力戰卻之旋攻克其臺又擊敗明兵之自錦州赴援者九年晉二等男崇德三年隨貝勒岳託伐明於邊外發敵所藏火藥數處比入邊遇敵兵據山列陣公奮擊敗之獲馬四十進克牆子嶺轉戰至山東克濟南府師還拔望都獲鹿二城尋授副都統五年隨睿親王多爾袞圍錦州攻克呂洪山臺擊敗山口步兵敵兵自松山遁入高橋迤南三臺公偕衆攻克之斬級百餘生擒副將王希賢等七

年明總督洪承疇就擒總兵祖大壽以錦州降移師攻克塔山杏山並在事有功晉一等男加一雲騎尉擢都統八年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取明前屯衛中後所二城晉三等子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公同都統劉之源等帥兵剿滅饒陽土賊與賊帥掃地王遇一戰斬之進征山西時流賊李自成遁陝西其黨猶分踞太原平陽等府公與都統葉臣等合兵攻克太原復分兵剿賊於汾西山西既平隨英親王阿濟格征陝西屢敗賊衆自成遁湖廣移師追剿之攻賊應山進征武昌與都統金礪等奪賊艘數百二年冬 命偕都統巴顏征四川甫至西安值叛鎮賀珍自漢中糾賊黨孫守法等來犯公與駐防內大臣和洛輝約期兩路夾攻斬級無算三年春肅親王豪格統師至西安遣公及巴顏搜剿延安餘賊追至張果老崖掘濠困之乘夜攻克其寨殲賊首獲馬二百有奇遂隨肅王征四川滅流賊張獻忠於西充復帥師渡涪江擊敗僞總兵袁韜等五年 命爲定西將軍同平西王吳三桂鎮漢中六年僞王朱森釜僞侯趙榮貴糾衆萬餘犯階州公先衆趨擊陣斬森釜榮貴尋敗僞將軍王永

強斬級數千獲駝馬數百復宜君同官蒲城宜川安塞清澗等縣 上深嘉其勇略並 諭以自後但發縱指示不必身先士卒時叛鎮姜瓖踞大同其黨劉登樓張鳳翼等分踞城邑公遣兵會剿殲賊甚衆招撫河東諸處攻復府谷縣擒斬僞經略高有才及僞官三百有奇招降僞總兵郝自德等先是張獻忠既滅其黨孫可望劉文秀白文選李定國等竄遁既而降附明桂王朱由榔與其所設官屬並據川東川南九年公同三桂督兵克復成都嘉定擒斬僞總兵李明廷林時泰龍名揚等文秀文選皆敗走別遣將分徇重慶敘州皆下之僞將軍王復臣等糾猓羅列象陣合衆五萬犯保甯薄城下公自綿州聞警趨援率兵奮擊斬復臣及賊萬餘捷聞 上敕賜紫貂冠服及金甲纓鞵鞍馬等物初公以戰功洊晉一等伯至是晉三等侯可望懲保甯之敗與定國併力犯湖廣不復窺川公奉 詔同三桂還鎮漢中而僞侯譚文譚宏譚詰與自成遺黨劉三虎等聯結爲寇尋復陷重慶使僞都督杜子香據之十五年三月公同三桂進征由南郡西充至合州子香迎戰敗遁遂復重慶以總兵嚴自明留鎮

而自與三桂進兵桐梓僞總兵王友臣降遂趨遵義僞將軍劉正國據險隘拒戰我師擊之潰由水西遁入雲南遂取遵義及所屬州縣五月進擊僞將軍楊武等於開州斬級千餘盡獲其象馬器械開州及附近城邑俱降水西土司安坤等並歸順當是時甯南大將軍洛託與經略洪承疇已取貴陽公與三桂奉詔俟信郡王多尼征南將軍卓卜特兩路兵並進雲南乃還駐遵義七月薨於軍喪至京 世祖命內大臣致奠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如典禮諡敏壯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其侯爵既襲三次例改三等伯乾隆十五年加伯號曰懋烈長子海爾圖順治三年隨征西安進征四川並有功授副都統子騎都尉世職十一年擢戶部侍郎隨征南將軍珠瑪喇剿李定國於廣東之新會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十六年任都統康熙元年襲爵十四年定西將軍洞鄂征叛鎮王輔臣 命海爾圖參贊軍務十八年大軍征四川撫遠大將軍圖海疏請令駐守鳳翔尋隨征雲貴二十年夏薨於軍中 賜祭葬如例第三子桑額由護衛遷參領擢總兵康熙十二年晉雲南提督未抵任值吳三桂反留

駐荊州改湖廣提督十三年春賊將吳應麒陷岳州順承郡王勒爾錦統師駐荊州令桑額移守武昌尋隨貝勒察尼規復岳州由城陵磯進剿以礮沈賊船大敗賊於七里山下加右都督十七年秋賊由洞庭湖乘風出犯率將領奮擊敗之殪賊百餘獲船四明年正月岳州賊遁桑額收復華容石首安鄉等縣晉左都督 詔趣大兵滅賊收疆仍授雲南提督十九年春攻克辰龍關復辰沅進征鎮遠平越貴陽安順及永甯州屢敗賊衆遂趨雞公背鐵索橋賊聞風震懼焚橋遁隨督土司何起龍等造浮梁濟師二十年隨大將軍貝子彰泰圍雲貴省城逆孽吳世璠窮蹙賊帥馬寶胡國柱俱自四川還救桑額率兵剿賊楚雄馬寶踞烏木山列陣桑額與副都統託岱等分三路進擊賊潰遁窮追五十里馬寶赴大將軍賴塔軍前降尋磔死桑額與都統希福搜剿胡國柱於永昌截守潞江諸要隘國柱度不能脫自縊死其黨皆降雲南平二十五年三月卒於官子李棟官至副都統

珠襄敏公事略

公諱珠瑪喇姓畢魯氏世居葉赫

太祖時率所部虎爾哈人來歸隸滿洲

鑲白旗任佐領天聰三年隨大兵入明邊抵遵化州擊敗敵兵閱三日

太

宗親臨遵化明兵赴援將入城公率哨卒十人至擊斬甚衆抵燕京遇明總兵滿桂黑雲龍麻登雲孫祖壽等軍入大紅門公與額駙揚古利等擊敗之旋克永平復攻昌黎奮勇先登身被六創授騎都尉世職尋坐事免五年圍大凌河城明監軍道張春赴援公連戰破其前後隊六年從征察哈爾獲其台吉殲從者百餘人俘其妻子以歸七年從攻旅順口率護軍十人乘船登岸攻甕城步軍統領巴奇蘭曰誰能用命先登者公與佐領雍舜超躍而上向敵大呼曰我珠瑪喇登城矣連被三創不少卻卒拔之

太宗嘉歎親酌金卮以賜復騎

都尉世職九年隨貝勒多鐸攻錦州夜設雲梯薄城受創甚劇崇德元年征朝鮮自山巔力攻奪其寨門大兵繼之遂不戰而入又率師入明邊敗總兵海某軍取四邑師還擊敗開平兩營兵三年授兵部理事官從圍錦州率甲士四十人攻襲廣甯城北山寨收降駱駝山兵衆又與都統石廷柱招降大凌河北山

四寨復坐事奪世職六年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圍錦州敗敵騎之來奪我紅衣
礮者敵復悉銳犯我軍公注矢射之皆應弦仆敵駭退七年征松阿里江虎爾
哈部招降十屯俘丁壯千餘及牲畜輜重以歸。命禮部官迎勞宴賚之順治
元年以參領從睿親王入山海關擊敗流賊李自成授副都統遷兵部侍郎復
世職明年冬。命以副都統駐防杭州時明福王之大學士馬士英竄嚴州與
其總兵方國安糾衆犯餘杭公帥師擊走之還距杭城三十里突遇土賊復大
破其衆國安等仍聚衆數萬屯江東諸山及杭州之朱橋范村所在肆掠公遣
將分剿悉平之三年從征福建與護軍統領敦拜擊敗僞總兵黃某等軍敘功
加一雲騎尉五年隨征南大將軍譚泰剿江西叛鎮金聲桓敗賊兵七萬又與
都統和洛輝等連敗賊兵燔其戰艦千三百有奇招撫九江計府一縣七晉輕
車都尉八年擢都統遷吏部尙書遇。恩詔晉爵三等男逾年坐銓遷舛誤罷
尙書任專管都統事十一年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自雲貴寇廣西分兵
犯廣東連陷郡邑公奉。命爲靖南將軍偕敦拜往征之。賜敕諭以安民爲

首務令嚴飭兵將恪遵紀律時定國寇新會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等先率兵往援至三水分布沿江隘口以待大軍比公至遂合兵進擊敗賊於珊瑚斬僞副將一擒賊將十餘人斬首百五十餘級既抵新會定國糾步騎四萬分據山峪列礮象拒戰我索倫勁騎馳突貫其陣賊大敗定國復出兵四千自山巔馳下迎截我師又敗之奪其山定國遁走捷聞得 旨嘉獎定國尋竄高州公遣副都統畢力克圖等分兵追躡敗定國於興業再敗之橫州定國渡江焚橋走官兵蹙之三戰皆捷定國率殘兵走賓州入南甯竄安隆公與尙可喜等遂復高雷廉等屬計府三州四縣八及粵西州二縣四獲象十六馬二百有奇器械無算 賜敕獎諭勉以益勵忠勤垂名永久九月班師 世祖召見於南苑 諭閣臣曰珠瑪喇以元戎統領大兵出征廣東捷歸今五旬矣如此年齒建立大功真福人也 賜茶獎勞部臣敘功擬晉一等男 上以公功多不應循常格議敘 特晉三等子康熙元年薨年五十有八 賜祭葬如例 謚襄敏次子博通鄂襲爵

甯文毅公事略 文恪公額色赫 襄壯公褚庫 襄壯公根特

甯公諱完我字公甫遼陽人天命初來歸事貝勒哈廉隸漢軍正紅旗 太

宗文皇帝召直文館尋授參將天聰四年大軍破永平 命同館臣達海等執

黃旗登城諭士民安業尋隨貝勒阿巴泰等守永平又從征大凌河及察哈爾

並招撫有功授騎都尉世職先是公會疏請立六部設言官至五年冬復疏言

六部已立未設言官者意以爲國人皆得進言耶又或謂南朝多設言官竟至

敗壞耶臣請明辨之我 國未立六部以前臣不具論六部既立後曾見有疏

劾人罪者否今日秉政者豈盡循良方正在屬下者既不敢非其長官旁人孰

敢輕議權貴古云兼聽則聰偏聽則蔽一設言官人必自斂君身尙許諫諍他

人安有忌諱此古帝王明目達聰之大用也南朝言官之弊由伊主之鑑別不

明非其祖制之不善也尋與范文程馬公國柱疏陳伐明之策又言頃奉

聖諭各舉薦賢能以供任用甚盛舉也孰意無知之輩卽假此爲倖進之階臣

思古者薦人功罪必連坐所以杜弊端而防冒濫伏願再頒 明詔自後所舉

之人或效能收功或僨事獲罪皆令舉者同之若其砥行於厥初改節於末路許舉者隨時檢舉乃免連坐如此庶人知畏法而所得皆真才矣 太宗並嘉納之十年春罷職先是公留守永平以好博爲人所訐奉 諭諱戒至是復與參領劉士英博事發奪世職遂閑居數年 世祖皇帝定鼎後起學士順治二年授宏文院大學士充明史總裁官二年至六年三充會試主考官又充實錄總裁官并繙繹三國志洪武寶訓諸書告成 賜賚優渥授輕車都尉世職八年改國史院大學士十年授議政大臣十一年疏劾大學士陳名夏奸亂日甚黨局日成列其罪狀請 敕大臣鞫訊論如律尋加太子太保十三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五年以老乞休奉 諭大學士甯完我効力多年勤勞素著今因年邁有疾可原銜致仕以遂頤養康熙元年 聖祖念其贊理機務年久 命以一子補用學士四年四月薨 賜祭立碑諡文毅後入祀賢良祠其時與公同祀賢良者凡三人曰額色赫曰褚庫曰根特額色赫公姓富察氏滿洲鑲白旗人世居納殷祖莽吉圖 太祖時來歸公

初事 太宗授兵部理事官天聰九年隨副都統巴奇蘭征黑龍江先還奏捷崇德三年擢祕書院學士五年賚 敕赴錦州 諭睿親王多爾袞駐兵機宜會都統圖爾格敗明兵於木輸河公以捷還奏六年秋明總督洪承疇率衆十二萬援錦州至松山公受 上方略往諭統軍王貝勒等尋還奏敵勢甚衆宜益兵 上遂統師親征擊敗之七月鄭親王濟爾哈朗克錦州祖大壽降公至軍營官 諭慰撫降衆八年隨貝勒阿巴泰伐明至山東下兗州順治元年隨大軍入關定燕京授騎都尉加一雲騎尉五年遷刑部啓心郎八年擢國史院大學士九年總裁實錄充會試正考官列議政大臣復主武會試晉一等輕車都尉十二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再充會試正考官方纂輯 太祖太宗聖訓又奉 諭取經史中忠臣孝子賢人廉吏之事蹟語言分類採輯成書名曰資政要覽以公爲總裁十三年奉 敕使朝鮮鞠獄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十五年改保和殿大學士十六年 詔獎奉職勤勞諸臣晉少師兼太子太師十八年十月薨 賜諡文恪

庫公姓薩爾圖氏滿洲鑲黃旗人先世居札魯特遷居葉赫天聰五年大兵圍明大凌河公年十七從征有蒙古驍將徹濟格突陣公迎擊之搏鬪竟日生擒以歸尋征大同攻萬全衛公首先登城頸被創仍力戰卒破其城予騎都尉世職 賜號巴圖魯授佐領兼參領崇德三年任吏部理事官順治元年隨英親王阿濟格追勦流賊李自成由廣西至湖廣賊將吳伯益率黨三千拒戰公奮擊敗之三年隨肅親王豪格征流賊張獻忠敗賊將高汝勵等於陝西進師四川復屢敗賊兵六年隨大軍征叛鎮姜瓖圍大同僞總兵楊振威糾賊犯正紅旗汛地並擾土默特營公連擊卻之又犯鑲藍旗汛地公與參領瑚葉赴援以步戰敗賊騎兵賊平還京尋以值宿失印鑰解理事官任仍管佐領兼參領九年隨都統噶達琿征鄂爾都斯部叛酋多爾濟於賀蘭山俘馘甚衆晉輕車都尉十三年海寇鄭成功犯福州時鄭親王世子濟度統師至漳州遣公及副都統阿克善赴援賊以戰艦二百自烏龍江來犯公率本翼兵登舟奮擊大敗之追至大江口獲船十二賊又以千餘衆迎戰江岸公督兵奮擊斬級二百有

奇康熙二年擢副都統七年以老告歸十四年卒 賜祭葬如典禮謚襄壯子
海存襲世職

根特公姓瓜爾佳氏世居尼馬察父尼努當 太祖時率衆來歸任佐領隸

滿洲鑲藍旗授騎都尉世職天聰八年隨副都統巴奇蘭征黑龍江虎爾哈部
有功加一雲騎尉旋軍時有蒙古兵弗戒於火尼努被焚死公襲職尋任刑部
理事官順治元年睿親王統師入山海關討流賊公署前鋒參領敗賊將唐通
於一片石追勦李自成至望都復勦撫馬勝口土賊晉輕車都尉四年授協領
駐防西安時叛賊王光泰據鄖陽詔侍郎喀喀木率禁旅自河南進征並調西
安駐防兵會勦公率兵敗賊黨甄以鍾等於房縣旋師復敗賊方國成於谷口
六年叛鎮姜瓖踞大同其黨虞允白璋張萬全等陷平陽蒲州及臨晉猗氏河
津諸邑公隨總督孟喬芳統兵渡河勦賊復蒲州臨晉河津進征平陽白璋糾
步騎六千至滎河迎戰公奮擊大破之斬三千餘級復逐賊至黃河賊未及濟
我師薄之溺水死者無算遂斬白璋餘賊竄入吉鎮悉殲焉移師趨猗氏偽監

軍衛登芳依山結寨與張萬全爲掎角以抗公分兵擊斬萬全殲其衆移兵攔戰生擒登芳陣斬僞將王國興等三十人復敗僞都督郭中傑兵於聞喜追奔三十里斬獲無算仍還駐西安九年還京授參領十年僞秦王孫可望與其黨馮雙禮白文選馬進忠等踞武岡寶慶公隨貝勒屯齊征之自永州趨寶慶賊衆十餘萬扼險抗拒公鼓勵將士分路截擊以驍騎衝陣賊衆遂亂時正黃正紅二旗兵方與賊戰公復躍馬往夾擊之賊大敗進征武岡有牧馬賊千餘來犯又敗之十一年九月從甯海大將軍伊爾德往浙江進攻舟山以右翼兵擊敗僞伯阮思及陳六御兵獲其戰艦及紅衣礮復舟山晉爵一等男授副都統康熙十六年擢都統列議政大臣二十三年以老病乞休三十二年薨賜祭葬如典禮諡襄壯子格圖肯襲爵

圖文襄公事略

公諱圖海姓馬佳氏字麟洲滿洲正黃旗人初由筆帖式加員外郎銜順治二年改國史院侍讀八年 世祖幸南苑公負寶以從 上見其舉趾嚴重

立授祕書院學士九年 恩詔予騎都尉世職越歲授宏文院大學士列議政大臣十二年加太子太保攝刑部尙書事明年考滿加少保十五年 命同大學士巴哈納等校訂律例旋以承審江南考試作弊事遲延削加銜明年坐讞事失實 上詰問不以實對下廷臣察議論死得 旨寬免仍奪職十八年正月 世祖龍馭上賓遺命起用 聖祖御極卽授滿洲都統康熙二年秋流賊郝搖旗劉體純李來亨等自四川嘯聚於湖廣鄖襄山中 命爲定西將軍副靖西將軍都統穆里瑪率禁旅會楚蜀之師討之至則與總督李國英提督鄭蛟麟等連營困之賊以兵三千來犯公率兵邀擊敗之賊又連犯諸營各分兵夾擊咸潰敗未幾郝搖旗爲副都統杜敏所擒劉體純相繼破滅惟李來亨擁衆據茅麓山負固公率兵圍之絕其聲援搜勦外寇略盡賊窮蹙來亨闔門自經死僞公僞將軍以下僞官五百八十餘人以兵八千八百降執斬僞新樂王及僞官七人俘其家口三千餘衆還六年拜宏文院大學士晉輕車都尉世職充實錄總裁官七年 命測儀象八年 命錄刑部重囚並稱 旨九

年奏乞解機務專力戎行 上慰留之十一年 命清理刑獄會吳三桂耿精忠叛 上以籌餉需才 命攝戶部尚書十四年疏請通飭外省勿私派軍需勿先期拘集夫役勿額外科斂錢糧詞訟重者速審結小者勿濫準滋累衙蠹土豪勿令魚肉良善奉 旨允行時察哈爾蒙古布爾尼劫其父阿布柰以叛公奉 命爲副將軍同撫遠大將軍信郡王鄂札率師往討四月師次達祿布爾尼設伏山谷別以兵三千來拒我師我師進攻伏發我士默特兵當之敗公分兵鑿擊賊以四百騎繼至力戰殲之布爾尼乃悉衆出用火器拒戰公令嚴陣以待賊敗復聚連擊大破之招撫人戶千三百有奇布爾尼僅以三十騎遁追斬之察哈爾平班師 上御南苑大紅門迎勞之敘功晉一等男十五年二月 上以具勒洞鄂攻叛將王輔臣於平涼未克 命公爲撫遠大將軍總轄陝西全省貝勒以下咸聽節制三月至平涼明賞罰申約束軍威大振賊衆聞之懼諸將請乘勢攻城公曰仁義之師先招懷而後征伐吾奉 天威討凶豎無慮不克顧念城中數十萬生靈皆 朝廷赤子遭賊劫掠至此覆巢

之下殺戮必多俟其向化歸誠乃可體 聖主好生之德城中軍民聞者皆

感泣咸思自拔以出賊勢由是日蹙五月奪虎山墩虎山墩者在平涼城北高數十仞賊守以精兵通西北餉道者也公曰此平涼咽喉得此則餉道絕城不攻自下矣卽率兵仰攻賊萬餘列火器以死拒戰公令番休迭進自己至午戰益厲斬僞總兵二人賊被殺及墜崖死者無算遂奪其墩據之俯視城中如在掌握矣因發巨礮擊之城中恟懼輔臣乃乞降疏聞 詔赦輔臣罪撫慰之六月公劄授七品官周昌爲參議道賫 詔入城翼日輔臣遣黨屬軍民冊又遣

其子繼正等繳所受僞敕印然猶疑懼觀望公復令周昌同其兄子侍衛保定往諭輔臣乃薙髮降公令副都統吳丹入城撫定秋毫無所犯平涼被圍日久城中食盡死亡過半因令地方官賑窮乏掩骼骸其老弱之轉徙不能歸者遣將士分送安插遠近帖然初周昌往招輔臣時言昌母孫氏殉節死願以身報國爲母請旌因請往至是奏旌其母又奏蠲秦省被兵及轉餉各州縣賦皆從之是月遣振武將軍佛尼勒敗賊將吳之茂於牡丹園又敗之於西和縣北山

將軍穆占進攻樂門敗賊於紅崖復禮縣於是僞巡撫陳彭僞總兵周養民等共率僞官九百餘人兵四萬八千相繼降關隴悉平八月 上諭閣臣曰圖海器識老成才猷練達以文武之長才兼忠愛之至性勞績懋著朕甚嘉焉其晉封三等公世襲罔替時漢中與安猶爲賊據平涼慶陽初定人心尙動搖公奏請分兵防守諸隘緩攻漢興別遣一旅赴湖廣會勦吳逆有 旨命公親率精銳行公以陝西反側未安慮有變疏陳其狀 聖祖因授都統穆占爲征南將軍率師赴楚留公鎮陝西議取漢中與安奏調綠旗兵檄提督孫思克等赴秦州趙良棟赴鳳翔以將軍張勇王進寶各引兵助之期以明年正月二十日如約至下張勇等會議以 聞勇等謂宜視夏秋收穫豐歉再圖進取公以漢興山路險峻夏秋多霖潦賊守益堅應如前議奏十六年正月議上 上慮克復漢興後宜設重兵轉餉不易若俟夏秋則頓兵糜餉亦非計 諭令嚴守要隘而分兵赴荊州會勦吳逆議遂寢三月招撫韓城等縣僞官百餘人四月遣兵進逼禮縣益門先後敗賊於五盤山喬家山諸處復塔什堡九月 賜

服物並 御製詩二章十七年二月奏請分兵兩路進取漢中興安旋奉 上
密諭止之閏三月將軍佛尼勒等敗賊於牛頭山四川總督周有德等敗賊於
秦嶺復潼關堡五寨四月慶陽賊袁本秀受吳逆僞劄作亂公發兵會王進寶
討之斬本秀餘衆潰散十二月疏請輕騎赴京面奏事宜許之十八年二月還
陝五月賊犯棧道益門鎮各口奏請提督趙良棟進臨武寨相機而行俟擊破
賊壘分道進征時湖廣廣西平 上諭亟殲寶雞之賊恢復漢興以平蜀地

七月破益門鎮賊毀偏橋兵不能進有 詔嚴督九月進取漢中興安分兵四
路公親率將軍佛尼勒等由興安進命總兵官程福亮爲後援駐守舊縣關諸
路將軍畢力克圖提督孫思克等由略陽進總兵官朱衣客爲後援駐守西河
諸路將軍王進寶總兵官費雅達等由棧道進總兵官高孟爲後援駐守寶雞
提督趙良棟由徽縣進剋日並發十月公師次鎮安分兵爲二隊進攻僞總兵
王遇隆敗之渡乾玉河奪梁河關僞將軍韓晉卿遁入四川是月進寶復漢中
良棟復徽縣略陽畢力克圖復成縣又復階州降僞官十九人兵三百有奇十

一月復興安降僞官三百八十二人兵萬四千三百有奇平利紫陽石泉漢陰洵陽白河及湖廣竹山竹溪上津等縣皆下之是月畢力克圖遣參將康調元復文縣先是進寶良棟捷音先至 聖祖以公及畢力克圖等遲緩切責之至是捷 聞得 旨嘉獎下部敘功尋 命率大軍之半駐守鳳翔十九年正月 命赴漢中轉餉以濟蜀師九月陝督哈占由保甯江直上擊賊帥譚宏命發兵爲聲援以分賊勢是月獲奸民楊起隆初起隆於康熙十二年詐稱朱三太子謀作亂於京師正黃旗周公直家奴陳益聚衆將應之公直首其事公卽率兵圍之陳益等悉就縛至是并獲起隆送京師二十年賊犯四川之敘州調副都統翁愛率所部往援復奏請親行 諭仍駐漢中防守秦蜀以疾還京十二月薨累官至太子太傅中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世襲三等公諡文襄賜祭葬如典禮明年贈少保仍兼太子太傅二十二年 御製碑文立石墓道雍正二年加贈一等忠達公配饗 太廟復 命建專祠 御製文刻石以旌之並崇祀陝西名宦公器識沈毅好讀書羽檄旁午時披覽不輟將略由

天授不居故常察哈爾之役時禁旅方南征宿衛盡空 詔選八旗家奴之驍健者付公北征公較閱畢即起行不許信宿所過州縣村堡騷掠者悉不問至賊境下令曰察哈爾元之後裔數百年珍寶山積我軍能破之富且百倍於此衆踴躍無不以一當百遂大破之尋請豁所過宣府等處田賦以卹邊氓蓋驅烏合以禦方張之寇非此無以得其死力淮陰所謂驅市人而使戰用不測之威施不測之賞也公之隨機應變多類此子諾敏襲爵

修勤惠公事略

修養甲 養量 岱 忠愍公國瑤 國鼎 國器 國楨 國印 世德 勤僖公鳳彩

公諱修養性遼東人先世爲滿洲居修佳以地爲氏遷居撫順爲商販以貲雄一方有識量能役服其鄉人天命初見 太祖功德日盛傾心輸款爲明所

覺置之獄潛出來歸 賜尙宗室女號曰西屋裏額駙授三等男後隸漢軍正

藍旗六年從克遼陽晉二等子天聰五年 太宗命督造紅衣礮初軍營未

備火器至是礮成鐫曰天祐助威大將軍征行則載以從公掌焉時漢軍未分

旗 勅公爲總兵統之官民俱受節制八月從圍大凌河城公秉 上方略

率漢軍載紅衣礮立營於錦州通衢以礮克城西隅臺降守臺兵又擊敵城南隅壞樓堞翼日擊東一臺臺圯守者宵遁盡殲之九月明兵援錦州 上遣

親軍擊敵公率漢軍五百從敵望風遁明監軍道張春總兵吳襄等赴援大凌河乘夜向城 上督騎兵破之方追奔敵兵復陣公舉礮攻燬敵營十月攻

克子章臺臺內兵死者無算十一月祖大壽以大凌河城降 詔城中所得鎗礮悉以付公尋攻克馬家湖臺自大凌河至廣甯明所置烽埃悉毀之六年春

上幸演武場閱兵公率所轄漢軍試礮擐甲列陣 上嘉其軍容整肅

且有克敵功 賜雕鞍良馬一白金百兩宴勞之七月奉 敕宣諭大凌河投

誠各官察哈爾之役參領顏布祿等坐調遣遲悞罪當死衆皆言法不當宥公請懲責而全其生允之順治四年薨於位子普漢襲爵普漢卒第六十襲遇

恩詔晉三等伯授都統六十卒子國瑤襲十三年 世祖追錄舊勳 賜諡

曰勤惠佟氏本以滿洲隸籍漢軍一門羣從號多才勤惠公之從兄弟曰養甲

曰養量曰岱其從孫行曰國鼎曰國器曰國楨曰國印曰鳳彩皆有聲於時

修養甲字陸海順治二年以內閣學士隨貝勒博洛帥師南征越明年下杭州平福建 詔署兩廣總督事與提督李成棟率兵定廣東當是時明唐王朱聿鍵之弟聿錫據廣州建號紹武養甲與成棟既克惠潮二府急趨廣州令前鋒軍悉用紅帕裹頭僞爲廣州援兵狀以惠潮道印爲公文給守者奪門入擒聿錫及周益遼諸王宗室世子等二十餘人復與成棟議以南雄韶州兩郡連控江楚肇慶爲粵西咽喉梧州爲粵西門戶宜先撫南韶以通江右之援定肇慶以扼兩粵之吭取梧州以固肇慶之藩乃檄總兵葉承恩等進兵南韶成棟進兵肇慶督授策勦撫三郡悉平會明閣部丁魁楚擁明桂王朱由榔自肇慶竄梧州養甲復令成棟移兵進擊魁楚等皆遁去遂下梧州別遣將取雷瓊高廉四府養甲自駐廣州招降海上四姓賊首鄭昌四年加兵部尙書實授總督兼廣東巡撫時標營將士調遣四出廣州僅存兵百餘人海賊馬元生及白旗賊黃信林芳等窺省垣兵單集衆數萬突犯廣州養甲督官兵守陴躬冒矢石扼太平門關外橋梁激勵鄉勇殺賊陣斬數百級生擒百餘人餘賊遁入海尋偕

成棟徇增城順德東莞三水新甯諸邑皆下之明總兵李成志等以平樂潯州二郡來降卽令收左江右江諸路六月招降明趙王裔朱由棧及其將李自璉七月明閣部陳子壯尙書張家玉給事中陳邦彥率衆萬餘攻廣州指揮楊可觀將翻城爲內應養甲破其謀擒斬之親督兵守禦成棟亦以兵赴援焚敵舟敵敗遁越六日復來犯又敗之時廣州初定監司守令未及銓授養甲疏請以廣東布政使耿獻忠爲巡撫復簡廉吏請 旨酌用又請移大同兵五千至兩廣資防勦其頻年隨征士卒增給資糧示體卹凡新降將卒才勇者留營訓練或分駐要隘餘令歸農又請蠲積年逋賦並允行先是雷廉二郡珠池每歲例遣官開採養甲以地險費繁奏罷其役時明桂王據桂林兩廣人心觀望有潛附爲應者乃策遣將士進攻之疏請造弓矢火器分遣禁旅進勦黔滇 上以廣西未定而恭順王孔有德已奉 詔進軍湖南防勦孫可望 特諭悉心安輯兩廣所請俟有德疏報再議養甲之署兩廣總督也成棟以總兵署兩廣提督帥師偕往旣而養甲奏平定粵嶠成棟功多請實授廣東提督成棟自負

功績以所授官職未兼兩廣意殊不平又素與養甲部將郝尙久爭功有隙遷怒養甲五年夏成棟據南雄叛受桂王封爵與江西叛鎮金聲桓爲聲應養甲遺書贛州守將令策應書爲成棟所獲益恨之乃以兵劫養甲擁至肇慶大罵不屈遂被害事 聞贈太子少保廕一子入監 賜祭葬入祀昭忠祠公在粵多惠政卒之年歲大饑人相食設法賑卹通糶所全活者甚衆粵人德之祀名宦

修養量初與弟修岱俱爲牛彖章京養量兼理義州屯事勤於課督獲糧獨多崇德八年與弟岱從克明中後所及前屯衛順治元年復與岱從克太原府二年養量從定江南克揚州及江陰二城皆以紅衣礮有功蓋卽勤惠公舊所掌者也而岱亦從征陝西敗賊於延安奪十五艘養量累官至宣大總督侍郎薨岱累官至湖廣總督召還順治四年從恭順王孔有德征湖南敗賊渠黃朝選於瀘口北岸追斬之衡州進克寶慶敗明桂王於武岡拔其城進至廣西全州走明總督何騰蛟六年從征大同與都統左夢庚敗賊於傅家嶺又以紅衣礮

攻克渾源州及朔州汾州大谷等城遷吏部侍郎十一年授浙閩總督坐專免
康熙初薨岱之從英親王征江西也歷下九江南康南昌袁州等府以所俘獲
疏聞且言故明鍾祥王朱慈若等皆衰殘廢棄僅存餘喘請收卹以彰我朝
浩蕩之仁得 旨故明諸王流落直省者均令督撫資送來京分別恩養其鎮
國將軍以下編籍輸稅自是假故明爲號者皆無所藉既杜亂源而所保全尤
多云

佟國瑤者勤惠公孫也順治十七年襲三等伯授副都統康熙十二年吳三桂
反 上以湖廣鄭陽地界三省山谷扼塞易藪奸且慮賊乘間奪踞 特授

國瑤鄭陽提督往駐防明年三月襄陽總兵楊來嘉據穀城叛鄭陽副將洪福
應之劫所部兵千餘反攻國瑤署國瑤率游擊佟大年等以健丁三百人奮擊
賊退復來連日格鬪十餘陣斬首二百餘級賊遁走得 旨獎敘加左都督十
四年夏洪福等分五路犯鄭西復大敗之追勦數十里陣斬僞將軍林躍等七
人殺賊兵數百十五年春四川叛鎮譚洪犯鄭江北岸福等出兵應之國瑤分

兵勦禦敗賊於坪溝黃畝九里岡又渡江敗賊於南岸焚其舟械擒斬無算九月福遣衆伏鄖江兩岸以數十艘順流下泊琵琶灘進逼鄖陽運道塞國瑤與將軍噶爾漢等率水陸兵大破之晉一等伯加太子少保十七年進勦來嘉福於房縣擒僞副將以下五十二人獲僞印十二牌劄二十有四房縣保康相繼復二十一年授福建將軍 諭以恪遵國憲安輯兵民無忘恭敬疏請增協領以下驍騎校以上等官從之二十八年薨於位 賜祭葬如制 予諡忠愨子海福襲伯爵又有佟國彝者忠愨公兄弟行也順治間官福建巡撫招徠百姓禁防兵倚勢厲民時巡按周世科專用嚴刑國彝濟以寬仁多所全活閩人歸心焉卒祀名宦

佟國器字雁山順治二年授浙江嘉湖兵備道僭副將張國興擒馬士英朱大定并招降白腰賊陸汧等再遷福建巡撫獲鄭芝龍父子交通私書進於朝調撫南贛兵燹之後田多汙萊前撫臣請將十二年額賦一律科徵民情惶懼國器奏請以未墾之田交屯道屯廳開墾民心遂定山賊曾拱辰據興國之梅壑

剽掠吉贛二郡黃鄉賊楊興受撫復叛皆遣將討平之福建甯化等處土寇出沒次第翦除所部及鄰境羣盜略盡調撫浙江時海氛尙熾旣擊敗鄭成功於定關又招降寇黨廣明旗勦平阮六等浙東初定叛獄繁多國器平情讞鞫全活者多以勞疾卒官浙人追思祠祀之

佟國楨順治初由拔貢知無爲州瀕江田廬恃三壩爲捍蔽國楨增築隄四千丈有奇名四壩後三壩圯而田廬卒無恙州人賴之累遷大名府廣東陝西江南巡道康熙十三年由安徽按察使遷江西布政使時吳三桂耿精忠相繼叛賊兵分犯江西會巡撫白色純卒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奏國楨甚得民心遂

特擢巡撫十五年大將軍簡親王喇布以贛州爲江西門戶投誠將士雜處彈壓需人奏 詔國楨暫駐贛州會廣東從逆提督巖自明總兵張星耀等糾衆偪南康乃遣將迎勦於庫鎮埔破其營十七追奔七十餘里斬馘不可數計賊遁南安逆黨王割耳等擁衆犯信豐遣將分三路擊之斬二千餘級賊潰竄南雄尋遣將勦上猶賊復其城敗僞將郭應輔於黃土關斬賊五千有奇復龍泉

是年聞大兵克復汀州恐海賊竄入贛境遣將由間道相機恢勦十六年春大破賊於五里排復會昌尋復瑞金先後招撫僞總兵等百五十二人兵萬有六千五月復崇義招降僞總兵等十七人兵萬餘逆渠韓大任素驍悍賊中號小淮陰者也自甯都敗竄萬安國楨慮逸入楚境密調兵赴良口大王廟等處截賊歸路別遣將繞出興國之田村大江口斷賊糧道賊窘甚竄突復遣將四路追勦十二月擊賊於鷓鴣寨十七年正月追至老虎洞大破之大任走汀州詣康親王軍門降江西平國楨回南昌加兵部尚書銜明年京察自陳降二級調用四十七年薨於家

佟國印父恆年以驍騎校隨其從父佟養正守朝鮮界之鎮江城殉難贈騎都尉國印襲世職崇德六年隨征錦州擊敗明將李洪步兵 上親統大兵圍明總督洪承疇於松山敵兵有逸入高橋南三臺者國印與都統劉之源用巨礮攻克之殲其衆七年春鄭親王等圍杏山塔山國印皆用礮擊其城下之敘功加一雲騎尉遷工部理事官 命赴錦州督鑄神威礮十一月隨饒餘貝勒

由黃崖口入明邊時沿邊設臺分防甚固而國印同都統李國翰屢擊敗敵衆克邊臺七又擊敗牆子嶺守兵八年鄭親王克明中後所進敗前屯兵國印以紅衣礮攻其城風迴礮火傷領下創甚攻益力卒拔之順治元年晉輕車都尉尋擢工部右侍郎累晉三等男康熙十一年薨 賜祭葬如例子佟世德襲爵康熙十三年授副都統十四年隨貝洞鄂征叛鎮王輔臣於平涼賊衆迎拒世德等帥兵擊卻之賊復據山列陣世德搃戈直前搏戰貫其陣追斬甚衆十五年同前鋒統領穆占設伏平涼之南山擒賊偵卒敗其騎兵五戰皆捷復以紅衣礮擊毀賊壘覆其軍尋招降輔臣等並在事有功十七年 命隨撫遠大將軍圖海規復漢中興安十九年卒於軍 賜祭葬如禮

佟鳳彩字高岡起家香河知縣擢御史出爲武昌道歷河南督糧道禁運弁苛索諸弊超遷廣西右布政時雲南未定粵西屢更兵燹人民流離鳳彩悉心籌畫轉餉不匱遷江西左布政巡撫四川川省自張獻忠蹂躪後夔東餘孽及涼州番回劫掠常及川境鳳彩疏請修築成都府城并修江都堰核茶園鹽井製

戰船火器事集而民不知役憂歸尋授貴州巡撫手定賦役全書以絕濫征蘇積困依民俗用銀暫停鼓鑄罷添設之道員專責土司以除劫殺之弊又疏禁私征增置驛站黔困大蘇內艱歸復起撫河南兼理河道兩河爲患歲用銀三四十萬舊皆按畝以徵至是疏請發帑又請罷協濟輓豆之役從之吳三桂反大兵絡繹過境鳳彩調變有方民不苦擾康熙十三年以疾乞休許之總兵周邦甯以士民籲留入告左都御史姚文然言鳳彩老成練達謹慎和平民愛而信之聞其乞病皇皇如失所倚宜令力疾視事以順輿情有 旨令留任十六年秋薨於位 賜祭葬如典禮 予諡勤僖祀河南四川貴州名宦祠所著曰 栖友堂集

修襄勤公事略

子忠勇公國維
補熙 介福等

端純公國維

孫法海

曾孫溫僖公

襄勤公諱修圖賴初名盛年後改今名遼東人其先爲滿洲世居修佳以地爲氏後以貿易居開原繼遷撫順遂家焉父忠烈公修養正天命初因從弟修養性輸款於 太祖導大軍克明撫順忠烈公遂挈家并族屬來歸隸漢軍正

藍旗後忠烈之孫曰國綱於康熙二十七年疏言臣先世本係滿洲曾蒙

太祖皇帝諭令與佟佳氏之巴都哩蒙阿圖諸大臣考訂支派敘族譜今請仍歸滿洲事下部議以佟姓官職甚多應仍隸漢軍惟國綱本支許改入滿洲遂爲鑲黃旗人天命六年忠烈公從征遼陽以功授輕車都尉世職奉命駐守朝鮮界之鎮江城時城守中軍陳萬策潛通明將毛文龍詐令謀者稱兵至各堡皆呼譟城中大驚萬策乘亂據城叛忠烈公被執不屈死之長子佟豐年并從者六十人皆被害詔以次子佟圖賴襲世職卽襄勤公也天聰五年從征大凌河破明監軍道張春援兵有功授兵部右參政崇德五年隨睿親王圍錦州取白官屯六年隨鄭親王復圍錦州取金塔口三台七年攻松山城明人突出騎兵奪我紅衣礮公擊敗之又敗山口步兵攻塔山杏山下其城晉世職爲一等擢都統是時各軍多奉命分略明邊公以爲不若深入明境直取燕京乃與都統李國翰等奏言天意歸於聖主大統攸屬明國人心搖動宜因天時順人事攻拔燕京控扼山海則萬世之基由此而定上以大兵

不克關外四城何能卽克山海 優旨開諭之八年隨鄭親王收前屯衛中後所二城加一雲騎尉順治元年與都統巴哈納石廷柱招降山東府四州七縣三十有二擒僞濟王七月師圍太原公獨率數騎東西繞城相形勢城中兵突出且邀擊之來若風雨從騎皆失色公控馬大呼目光如電敵兵當之盡靡引北將入城大軍一麾乘之城遂破寶奇捷也遂招降府九州二十七縣百四十一有一師還 賜白金四百兩尋隨豫親王勦流賊李自成屢破賊於黃河岸毀其柵獲戰艦十五遂平河南二年五月軍次江南敗明舟師於揚子江先後攻揚州及嘉興諸城皆下之晉爵二等男 賜蟒服黃金三十兩白金千五百兩五年授定南將軍與都統劉之源帥左翼漢軍駐寶慶時湖南賊渠馬進忠等寇衡湘辰永間陷寶慶公至擊破賊衆拔其城六年鄭親王帥師征湖廣公分兵趨衡州所向皆捷陣斬僞總兵陶養用破僞伯胡一清等七營兵於城南乘勝疾擊連敗之一清窮竄集潰衆萬餘距廣西全州三十里立六營以自保又破之遂下全州還師駐衡州賊犯常甯遣佐領陳天謨等馳勦之戰於石鼓洞

賊大敗斬其渠二人八年凱旋 賜宴得 優賞授禮部侍郎晉爵三等子世襲固替十三年請老 世祖篤念前勞 命加太子太保許致仕十五年薨年五十有三 上聞之輟朝震悼 予祭葬贈少保兼太子太師諡襄勤康熙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以 孝康皇太后推 恩所生 特贈一等公令其子佟國綱襲雍正元年 詔追封佟養正一等公 賜諡忠烈入祀昭忠祠與襄勤公並加贈太師明年 勅建襄勤公專祠 賜額曰功崇元祀子二曰國綱國維

佟國綱初任一等待衛康熙元年襲一等子尋任內大臣十四年察喀爾布爾尼作亂 上命撫遠大將軍信郡王鄂扎討之授國綱安北將軍鎮宣府賊平乃還十六年襲一等公爵授都統明年疏請改隸滿洲會俄羅斯遣使費耀多羅等至尼布楚請定邊界 命國綱偕內大臣索額圖等往議既抵色棱額固適噶爾丹侵掠喀爾喀部召還令遣人曉諭費耀多羅等緩期得其復書奏聞明年四月同索額圖等往尼布楚定議以額爾固納河及格爾必齊河爲

界立碑垂久遠二十九年秋 命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征噶爾丹以國綱
參贊軍務八月朔師次烏蘭布通賊騎數萬陣山下依林阻水以萬駝縛足臥
地背加箱槩蒙以溼氈環列如柵士卒於槩隙發矢銃備鉤距號曰駝城公率
兵奮擊方破賊賊突發烏鎗中公遂歿於陣櫬至京 命皇子及內大臣侍衛
迎奠茶酒及將葬 上諭近臣曰佟國綱爲國效力忽爾陣亡每念之痛不
能已必須一視其喪朕心庶幾少慰第國維暨諸臣叩阻再三乃 命諸皇子
及上三旗大臣侍衛部院大臣皆往送 賜祭葬如典禮諡忠勇以長子鄂倫
岱襲一等公其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以第三子夸岱襲 世宗朝 特
贈太傅入祀昭忠祠並 敕立家廟鄂倫岱累官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康熙四
十七年與侍郎揆敘等倡議舉皇八子允禩爲皇太子 嚴旨詰責雍正三年
坐法死其長子補熙由廢生補員外郎遷副都統署天津總兵擢江南提督乾
隆元年授漕運總督憂歸補都統五年授綏遠城建威將軍十八年薨 賜諡
溫僖次子介福字受茲雍正癸丑進士選庶吉士由檢討累官吏部侍郎嘗五

典會試著有西清載筆錄等書

法海字淵若忠勇公次子也於羣從中最賢康熙甲戌進士由檢討擢侍講學士入直上書房 上時巡齊魯秦晉吳越朝夕扈從侍 皇子講誦十年直

詞正色蒙

聖祖嘉與謂獨能不欺徐文定公嘗語方侍郎苞同官及勳戚

中志在君國而氣足以舉之學足以濟之者首推法公且曰

上爲諸王擇

傳吾對法某雖以侍

皇子得過然臣愚竊謂舍某無堪此者乙未夏公遂復

侍

皇子學與方侍郎共事蒙養齋時中貴人有氣燄者朝夕傳

旨至公視

之蔑如辭色間無幾微假借逾年巡撫廣東特參大吏更鹽政粵人久而思之旋奉 命巡察海疆歷閩粵兩浙爲忌者所中廷議以公患噎膈不勝封疆任

詔落職赴西甯軍營效力雍正元年

召還

命督江南學政二年授浙江

巡撫

召授左都御史四年遷兵部尙書協理禮部事兼內務府總管坐事免

詔發西陲在水利處效力九年

召還乾隆元年

賞副都統銜管理咸安

宮事務明年卒年六十有七無子以兄子介祿嗣公嘗謂方公曰吾與子未面

而心傾久矣子亦知並世有法某否及督學江南叩方公廬出所爲詩以心腑相示始知公忠孝發於至誠嘗恨未得同志合道之人相與輔成治教而深惡時人之以虛僞比周自便其身圖者然權要畏公伉直亦多深嫉公知公賢者惟徐公方公耳公寓古寺終歲不還私室布衣蔬食老僕一人從意脩然自得在西陲偃臥土室枯寂如老僧及見王公大帥動以大義相責皆人所不敢言云

修國維初任一等待衛康熙九年授內大臣十二年冬逆藩吳三桂反其子應熊居京師明年春逆黨謀不軌以紅帽爲號國維發其事奉 命率侍衛三十人至大佛寺擒獲十數人械送刑部鞠實伏法二十一年授領侍衛內大臣尋列議政大臣二十八年因係 孝懿仁皇后之父封一等公明年七月大軍征噶爾丹 命參贊軍務八月師次烏蘭布通與其兄都統國綱並率左翼兵進擊時賊以駝城抗拒國綱循河岸戰歿國維由山腰遶賊後橫擊之步騎爭先陷陣遂破其壘賊潰遁師還坐不窮追鑄四級留任罷議政後 聖祖兩

征噶爾丹國維皆從敘功復所降秩四十三年 命督賑山東尋以年老解任
四十八年正月 上召國維與諸大臣並集傳 旨詰問曰前因有人爲皇
太子條奏朕降殊諭示諸大臣爾曾奏稱皇上辦事精明天下人無不知曉斷
無錯誤之處此事關係聖躬甚大若日後易於措處祈速賜睿斷總之將原定
主見熟慮施行爲善爾係解任之人此事與爾無涉乃身先衆人啓奏是何心
哉國維引罪他日又諭曰皇太子允初前染瘋疾朕爲國家而拘禁之後詳察
被人鎮壓之處將鎮壓物俱令發去其事乃明今調理痊愈始行釋放朕曾將
此情由用硃書詳諭諸大臣朕拘禁皇太子時並無他意殊不知爾之肆出大
言激烈陳奏者係何心也諸大臣情狀朕已知之不過碌碌素餐全無知識一
聞爾所奏之言衆皆恐懼欲立允禩爲皇太子而列名保奏矣朕臨御旣久安
享太平並無難處之事臣庶託賴朕躬亦得安逸得所今因爾所奏之言羣下
小人就中捏造言詞各大臣侍衛等俱終日憂慮若無生路此事關係甚重觀
衆人情狀果符爾所奏日後難於措處之言矣爾聞外間匪類妄言理應禁止

乃倡造大言驚駭衆心有是理乎國維伏罪請死 諭曰朕特爲安撫羣下降
旨申明非欲有所誅戮也爾其坦懷勿懼五十八年薨 賜祭葬如例雍正元
年 贈太傅 予諡端純第三子隆科多襲一等公爵任吏部尙書兼步軍統
領 命總理事務與川陝總督年羹堯並加大保 賜雙眼孔雀翎四團龍補
服黃帶紫韁雍正五年坐黨附尙書阿靈阿揆敘年羹堯等及貪婪不法罪論
死 上召議政大臣等諭曰隆科多所犯四十一款罪不容誅但念 皇
考升遐之日大臣承 旨者惟隆科多一人朕不忍誅戮其永遠禁錮尋卒
賜白金千兩治喪第慶福襲一等公官都統兼議政大臣歷工部戶部尙書授
領侍衛內大臣雍正十三年冬 高宗命代平郡王福彭爲定邊大將軍赴
北路軍營還授刑部尙書出爲兩江總督調督雲貴晉太子少保奏開金沙江
以通川運調兩廣總督入覲尋調川陝乾隆十年以四川打箭爐口外土司瞻
對抗逆不法疏請調兵勦之屢克其寨疏報逆酋班滾等乞降 上以爲未
可深信尋授文華殿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十一年夏疏報班滾遁走尋報攻克

泥日寨班滾等焚斃十二年春召還 命兼管兵部事以張廣泗代之廣泗尋奏班滾實未死慶福將其子改名德昌喇嘛仍居班滾大礮冒稱經堂坐欺飾奪職逾年賜自盡

石忠勇公事略子華善 石琳 孫石文炳 石文晟

公諱石廷柱遼東人先世居蘇完姓瓜爾佳氏父石翰始家遼東遂以石爲氏有子三長國柱次天柱次卽公也生有智略遇事明敏善用兵初爲明廣甯千總天命七年 太祖親征攻廣甯城天柱時亦爲千總出迎 上見而大

喜曰我國之人仍歸我國 賜金印鞍馬令撫慰城中士民公遂以城降授輕車都尉後隸漢軍正白旗十一年從上討蒙古巴林部有功晉爵三等男天聰三年 太宗命帥師搜勦明故將毛文龍所屬諸島會石城島以兵來犯擊斬二百人俘十九人以歸尋從 上攻明北京班師至沙河驛與文臣達海頒 諭城中軍民降之又收復漢兒庄率城中將士來謁五年明總兵祖大壽築城大凌河 上親統軍圍之敵騎出戰公擒斬甚多大壽窮蹙將乞降其

從子澤潤以書繫矢射出城一以與公一奏 上乞令公往與大壽議公遂

同達海等至城南臺下先遣陣獲千總入城大壽令游擊韓棟桂偕出迎公并以其義子可法爲質公乃踰濠與語大壽言決計歸順惟乞大軍速取錦州俾得妻子相見公還奏 上復遣公往諭之大壽遂出降七月隨貝勒岳託等

入明旅順口凱旋 上親酌金卮以勞晉爵三等子九年貝勒多鐸統師伐

明次廣甯令公及都統阿山率四百人先趨錦州至大凌河西遇明兵馳告貝勒大軍急赴之敵大驚潰公率所部掩擊陣斬副將劉應選覆其軍五百擒游擊曹得功及守備三人翼日復攻克一臺崇德元年春 上幸演武場以公

軍容整肅獎賚之十二月 命統所部漢軍同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護紅衣礮隨大軍征朝鮮明年大軍旣克朝鮮其國王李倬降遂征明皮島公從北隅督戰有功是年七月始分漢軍爲左右翼以公爲左翼

都統 太宗嘗與諸臣論兵事 諭爲將者當以呂尙爲法公奏言呂尙能

專制闡外生殺故所向有功今臣等若有過下所司逮訊雖佐領以下亦當與

之比肩對簿其何以堪諸大臣以其言過戇請下部論罪 上特宥之尋從
征錦州攻克諸屯堡獲人戶及牲畜甚多四年春 上統軍駐松山 命公
攻南城樓毀其堞臺兵不能支降其守將王昌功等四十餘人 上登松山
南岡相度城垣形勢 命公隨尙可喜用礮攻城南門之左公與都統馬光遠
先取城西南隅一臺諸將繼進合攻城盡墮其堞會以日暮罷犂旦復進攻則
敵守禦已固我雲梯兵不能入死者二十餘人公兄子達與漢亦中創 上
召詢諸將有德仲明可喜光遠議鑿地道攻城公以地中有水石必不可穿且
不能越濠而過持不可諸將不聽穴城卒無功遂罷攻城議是歲分漢軍兩翼
爲四旗以公爲鑲白旗都統初祖大壽之降也請歸錦州爲內應後竟背約屢
抗我師六年秋公上言錦州爲遼左首鎮我師鑿濠築壘誓翦滅此以圖進取
誠至計也第明以祖大壽爲保障我兵圍之急彼必益發援兵併力一戰宜及
此時簡精銳分布各旗屯田處遇警卽並進伺其軍動我軍突入轉戰過錦州
至松山杏山間敵必敗遁錦州可破矣錦州破則關外入城聞風震動是卽當

年瀋陽失而遼陽隨下沙嶺失而廣甯隨順之明效也明援兵從甯遠至松山所賚行糧不過六七日若少挫其鋒勢必速退宜設伏兵於高橋險狹處掘濠截擊仍以銳師尾其後俾進退無路則彼之援兵盡折而降於我矣洪承疇書生耳所統援遼兵皆烏合雖張聲勢心實怯如祖大壽一失則承疇與諸將縱得遁去亦東市就誅而已彼見我

皇上恩養降將最爲優渥或慕義歸誠

昨未可料今明國災異迭見流寇披猖 聖主乘時應運定鼎中原機不可

失疏入 上嘉納之後皆如公言大軍之圍松山也敵乘夜犯漢軍營公率

所部禦擊斬首十餘級獲刀甲鎗礮無算晉爵二等子七年分漢軍爲八旗以

公爲鑲紅旗都統順治元年隨大軍入山海關敗流賊偕都統巴顏等勦滅昌

平土寇尋帥師勦撫山東郡邑復會都統葉臣攻克太原其山西河南賊寇悉

平之師還 賜白金五百兩晉一等子六年從征大同叛鎮姜瓖復渾源太谷

朔州汾州等城十二年授鎮海將軍駐防京口能戢兵安民民間稱爲石佛十

四年請老 上念其宣力年久 命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致仕尋晉一等伯

十八年薨年六十有三 賜祭葬贈少傅兼太子太傅諡忠勇詔立碑紀功第
三子華善幼時豫親王多鐸以女妻之授和碩額駙尋任內大臣康熙六年以
上元節赴宴時譏誚莊親王博果鐸奪內大臣仍留額駙十三年春吳三桂反
命爲安南將軍帥師防守鎮江鎮海將軍王之鼎奏耿精忠結連海賊窺伺
內地應調右路官兵集天甯洲訓練 詔華善督所部兵習水戰九月 命簡
親王喇布爲揚威大將軍統兵駐江甯華善與王之鼎等參贊軍務十五年改
授平寇將軍統轄江南滿洲蒙古兵十六年簡親王駐江西疏請增兵 詔華
善率所部赴簡親王軍前聽調遣十七年改授定南將軍 命進湖南駐守茶
陵尋 命進守永興會三桂病死永興賊解去華善坐逗遛 嚴旨切責令隨
將軍穆占營領隊效力明年擊敗僞將軍吳國貴范齊於永州華善並有功二
十四年薨 賜祭葬如例其子
石文炳順治中襲其祖忠勇公伯爵由參領擢總兵累遷都統康熙二十八年
授福建將軍三十九年秋因其父年老 召還仍授都統十一月薨於途 賜

祭葬如例以其子富達禮襲

石琳忠勇公第四子也由佐領兼郎中康熙元年按察山東左遷湖廣下荆南道十三年襄陽總兵楊來嘉副將洪福叛應吳三桂踞房縣保康竹山煽誘醜徒嘯聚南漳之天門蘭山雞公等寨琳及總兵劉成龍率師討平之累遷河南按察及浙江布政使其在河南也值禁旅南征駐牧於汴時當麥秋琳與統軍約令次於野不得入廛市琳坐其帳中凡四十餘日民賴以安在浙江時耿逆初平衢郡被兵尤甚戶口多逃亡而丁賦猶責之里甲琳核實請免之軍興既久供億浩繁逋欠叢積琳悉爲釐定除一切陋規尤禁加耗嘗曰革一分火耗便可增一分正供時以爲名言二十三年擢湖廣巡撫會工部以建造太和殿檄各省採運楠木杉木琳以楠木產自萬山中挽運維艱疏請展限部議不許特詔允之二十五年調撫雲南疏言賦役全書中有應行更改增刪者八事一滇省自明初置鎮設衛以田養軍曰屯田又有給指揮等官爲俸聽其招佃者曰官田其租入較民賦十數倍猶佃民之納租於田主我朝開滇之始

吳三桂留鎮以租額爲正供相沿至今積逋愈多官民交困宜改照民賦上則起科一滇省鹽井有九以各井行鹽之多寡爲每年征課之重輕琅井每斤征課六釐白井八釐至黑井則倍之此明末額外橫征較明初原額不啻數倍今請減黑白二井之課照琅井例征收一開化府民田每畝科糧二斗六升三合較在昔未設府以前加賦至十倍應照河陽縣上則起科一元江府由土改流三桂於額糧之外別立名色凡四端以元江之山僻加賦倍征民不堪命應請各減其半一通海縣六寨地糧較民賦重幾三倍當改照新定民賦科則碼嘉縣每糧一石征條編銀四兩有奇亦爲偏重今旣歸南安州附征卽應與州賦一律每石征銀一兩四分一麗江界連土番古稱荒服三桂叛後割金沙江之喇普地以與蒙番地去而糧存宜刪除一建水州自明時設參將歲派村寨陋規銀三百餘兩糧八十餘石三桂遂編入正額宜裁革一新平縣之銀場易門縣之銅廠礦斷山空宜盡豁課稅疏下所司知之擢兩廣總督四十一年薨於位年六十有四 賜祭葬如典禮祀各省名宦祠

石文晟忠勇公長子一等待衛綽爾們之子也性豁達多才略爲政務舉大綱由蘇州府同知改平陽府知府康熙三十三年諭嘉其居官有聲超擢貴州布政使未幾擢撫雲南疏言滇省屯田較民田賦重數倍積逋纍纍非軍戶敢頑抗亦非有司不善催科也通省民賦最重者莫如河陽上則田每畝糧八升一合有奇若屯田則五倍之且有八九倍者臣叔石琳撫滇時曾具疏瀝陳未經部覆請將屯賦悉照河陽縣上則例起科以甦積困特詔允之舊額十減其六又請增鄉試解額以振起人文三十六年冬入覲會安南國王黎維正疏言臣國牛羊蝴蝶普園三處爲鄰界土司侵佔請 敕歸還 上諭及其事文晟奏牛羊蝴蝶普園三處自明時卽內屬我朝開闢雲南卽在蒙自縣征糧至康熙五年改歸開化府并非安南地彼輕聽妄言擅具奏復遣兵伺邊臣與督臣仰體 皇上柔遠至意令防守者勿輕動臣愚以此地久入版圖所請不宜允乃下 詔切責之回滇疏改北勝州爲永北府下部議行四十三年調廣東巡撫明年擢湖廣總督尋罷任五十九年薨年七十有八

愛敬康公事略子恭懿公富善

公諱愛星阿姓舒穆祿氏滿洲正黃旗人祖武勳王揚古利世居渾春其父郎柱爲庫爾喀部長率所部來歸 太祖厚遇之 命其子揚古利入侍郎柱爲部人所害圍其家其妻負幼子納穆泰於背屬韃佩刀突圍出以其族來歸未幾庫爾喀舉部內附武勳王察知部人之殺其父者手刃之啖其耳鼻時年甫十四 上深異之日見信任且尙主焉始令守汎江上警備嚴密無敢犯者從征輝發阻大水衆難之武勳王率先逕渡大獲而還取訥殷部及朱舍里等路皆有功從征哈達擒其貝勒以歸奉 命收蜚悠城戶口侍衛扈爾漢以兵二百禦烏喇兵萬人方據山谷結營相持武勳王勵衆曰吾儕平居相謂與其死於疾無甯死於敵此非臨敵時乎乃持矛突入斬烏喇兵七人敵稍卻諸貝勒兵踵至併擊大破之征赫席黑木倫等路越重柵而進衝鋒奪險常爲衆先及再征烏喇攻青玉河敵勢甚銳 太祖遣使持信矢召諸將退武勳王獨麾衆薄城疾攻拔之從擊明兵於界藩先馳敵被傷裹創奮擊大破之進擊

尙閑崖有 旨令被創者勿行武勳王獨率佐領兵憑高馳擊大破明兵天命六年大兵取瀋陽乘勢取遼陽皆先登陷陣又敗明兵於沙嶺 上嘉其績且閔其傷痍 命位次八貝勒下統左翼兵授一等子世襲罔替兼 諭勿更臨戰陣十年明總兵毛文龍以兵三百人夜入耀州復帥師殲其衆天聰元年從征朝鮮有功三年秋及副都統阿山躡緝逃人至雅爾古遇文龍所遣採獲者斬九十六人擒千總三人以歸尋隨 太宗親征敗明總兵滿桂軍於燕京之北師旋略通州火其船遂取張家灣明兵來援薊州我兩紅旗護軍兵少卻武勳王鼓勇直前敗敵兵 命以兩紅旗罰鍰予之卽以分賜將士六年上親征察哈爾 命同貝勒阿巴泰等留守七年夏 上以征明及朝鮮察哈爾二者何先 諭詢諸大臣武勳王奏宜深入明境朝鮮察哈爾自當歸順且極言用兵不可緩 上於是決計攻明 命帥師往略山海關明年晉超品一等公仍管六佐領事世襲罔替 賜赦免死罪三次從攻大同宣府拔靈邱墮王家庄斬其知縣守備官崇德九年與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帥師直入

明境攻克關隘至安州下昌平等十二城五十八戰皆捷俘獲億萬計二年

太宗親征朝鮮其全羅清忠兩道兵來援營於南漢城會天大雨雪晝晦從豫親王多鐸進擊敵兵追及山嶺有朝鮮敗卒竄伏崖側竊舉礮重傷而薨年六十有六王自結髮從軍大小數百戰被創滿身不少挫而持身敬慎歷事

兩朝恩遇殊絕

太宗嘗命護軍爲之守門

賜豹尾槍二令親軍佩之甲

卒二十人爲之衛其卒於軍也

太宗解御衣衣之哭之慟親視含殮比葬

復親臨奠醑置守冢八戶追封武勳王建碑墓道順治中配饗

太廟

聖祖復御製碑文紀其功雍正九年加封號曰武誠次子塔瞻襲爵敬康公之父也順治八年世祖皇帝追念武勳王功績加給敬康公輕車都尉俸

尋授領侍衛內大臣十六年大軍征雲南明桂王朱由榔與其黔國公沐天波等奔緬甸僞晉王李定國奔孟良僞鞏昌王白文選奔木邦世祖命吳三

桂移平西藩屬鎮雲南十七年三桂疏請發兵入緬滅由榔以除邊患詔加

公定西將軍與都統卓羅果爾欽遜塔護軍統領畢力克圖費雅思哈前鋒統

領白爾赫圖等率禁旅會同三桂進征十八年九月師次大理秣馬逾月出騰越州取道南甸隴川猛卯十一月至木邦擒僞副將馮國恩訊知定國走景線文選與定國不睦屯兵錫箔江公令費雅思哈等先簡精銳疾馳三百餘里至江濱文選已毀橋遁走茶山大軍至結筏以濟別遣總兵馬甯等追勦文選公及三桂領兵趨緬先是三桂屢檄諭緬人令擒獻桂王緬酋莽猛白盡殺桂王從官沐天波王維恭馬吉翔等數十人密使人守桂王謀生擒以獻十二月大軍次舊挽波距緬城六十里緬酋使人詣軍門請遣兵百人薄城公遣白爾赫圖率前鋒百人進次蘭鳩江復令畢力克圖等率護軍二百自後策應緬人聞大兵將薄城以船載桂王與其親屬及故從官妻女獻軍前時文選爲馬甯等追及於猛養度不能脫率衆數千降定國竄死猛獵康熙元年奏捷 優詔嘉獎 命振旅還京師仍爲內大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予世襲一等公 敕書三年二月薨 賜白金三千兩治喪 賜祭 賜葬 謚敬康子富善襲一等公爵十九年授領侍衛內大臣三十五年春 聖祖以噶爾丹背約肆優分

路進討 命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出西路 親統大軍出中路富善領鑲紅
旗兵隨征 駕駐沙河 諭之曰古北口一路兵衆以爾統之所過城池村舍
其悉遵朕法令勿絲毫擾民其有以捕獸馳騁竭馬力者並飭禁之四月 駕
駐西巴爾臺達噶爾丹所居之克魯倫河計程五日議者謂宜俟西路兵會勦
富善奏言西路兵至尙須時日慮賊聞風竄卽以中路兵勦賊未爲不足宜乘
其不備速遣精兵擊之奏入稱旨卽 命進征克魯倫河會噶爾丹知 上
親征盡棄其廬帳牲畜器械潰竄 上已密諭費揚古等絕其歸路先整兵
特勒爾濟口以待陣斬二千餘級噶爾丹僅以身免降厄魯特部衆千餘人
上命班師每行營閱選駝馬徵輸芻粟富善承 旨以行咸當 上意冊
功加太子太保嘗扈 蹕至會岐口有疾 聖祖親臨視 賜醫藥四十七
年薨 賚白金二千兩 詔遣官經紀其喪 予祭葬如典以子海金襲雍正
八年 敕建賢良祠敬康公及富善並入祀乾隆元年追諡富善曰恭懿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索文忠公事略

公諱索尼姓赫舍哩氏滿洲正黃旗人父碩色大學士希福兄也 太祖高
皇帝時碩色自哈達部挈家來歸 太祖以其兄弟父子並通 國書及蒙
古漢人文字咸擢至文館理事 賜碩色希福巴克什號授公一等侍衛使出
入扈從隨軍征討時哈達兵犯界藩城公身先士卒擊敗之復隨征棟揆蒙古
援兵雲集立二寨互相掎角公與諸將合兵攻勦拔其一寨餘衆悉降天聰元
年從 太宗攻錦州遇明兵千餘徙大凌河戶口公以二十騎襲擊之多斬
獲旋偵敵甯遠城內兵突出公奮戰追敵兵至壕而返二年 上親征喀爾
喀徵兵外藩科爾沁不至既遣希福率健士八人往趣之復 詔公與侍衛阿
珠祐賚 諭飭責土謝圖額駙奧巴初奧巴爲台吉入朝 太祖以貝勒舒

爾哈齊孫女妻焉既而奧巴屢違約私與明通時復徵兵不至公於是稟承方略以行既入科爾沁其部人饋以牲公麾之去曰爾汗有異心爾物安可食耶部人以告奧巴奧巴病足居別室公與阿珠祐詣見公主以諭旨告奧巴奧巴聞之扶掖至佯問曰此爲誰公曰吾儕天使也爾有罪義當絕今特以公主故來覲問耳奧巴語左右具饌公與阿珠祐不顧而出奧巴恐使台吉塞冷等請其事公出璽書示之卽令從者先行奧巴得書大驚令所屬大臣環跪請曰汗獲重罪甚惶懼今寇騎塞路恐使者卽歸遭侵掠益滋汗咎請少留公曰銜君命而來死何足辭與阿珠祐拂衣起整轡欲行衆皆泣且曰汗欲引罪自謝叩馬首力挽之乃止翼日奧巴辭以足疾欲令其台吉拜思噶爾等偕公入謝公曰汝欲解己罪而使他人行吾豈爲取拜思噶爾等來耶奧巴乃使人請曰上恕我我固應肉袒謝懼不我容而逐我耳公曰皇上覆載如天地汝果引罪入朝雖有罪必蒙矜宥奧巴叩首決計入朝公見其悔罪輸誠與阿珠祐偕其大臣黨阿賴先歸奏狀俱稱旨三年從征至燕京明甯

遠巡撫袁崇煥赴援列營城東南公奉 諭傳令左翼迎擊貝勒豪格先馳入陣敵兵蹙之矢石如雨公躍馬突入東西衝擊當者無不糜碎遂拔貝勒於重圍明年正月大軍至榛子鎮城內無官守公同文臣達海頒漢字 詔諭降其民復招撫沙河驛越日拔永平與達海奉 命執黃旗於城上以漢語徧諭軍民皆歸順二月班師隨貝勒阿巴泰等率將士守永平五年正月朝鮮使臣樸蘭英來朝 詔以人薺賜其王樸蘭英以賞薄辭公與參領英俄爾岱等斥責之蘭英懼拜 命七月擢啓心郎圍大凌河城明兵自錦州赴援公持短兵步戰敗之九月奉 命往瀋陽宣布捷音踰月偕參將祝世昌率漢軍千六百人及朝鮮使臣至軍營十二月與達海等奏定元旦朝賀儀制明年從征察哈爾由大同入明邊取阜臺寨會六部官署工竣 上召公及諸啓心郎 諭以啓迪諸貝勒俾勤事改過毋曠厥官八年授騎都尉世職仍與學士羅什等日直內院凡宣示 諭旨及察審功罪咸當 上意會有 旨以郡王禮祭貝勒岳託尙書阿拜誤以岳託子襲封郡王傳語都統葉臣事 聞下廷臣議誤

傳 詔旨罪以公任郎官應連坐 上曰索尼未奉 旨何至妄言 命免
議會考績超授三等男順治元年都統和洛輝訐告肅親王豪格言詞悖妄王
坐廢爲庶人 詔王大臣集衆宣示以公忠貞戮力不附肅王與都統譚泰護
軍統領圖賴並 賜鞍馬二年晉一等子是時睿忠親王攝政以公旣授子爵
不宜復列郎官令解啓心郎任仍理部事先是公叔父希福以不附睿親王爲
譚泰構罪劾罷未幾公發譚泰隱匿 諭旨事譚泰亦坐削公爵有求古琴於
公者公於庫內取漆琴與之公又嘗令僕從於禁門橋下捕魚見庫院草長使
牧者秣馬院中譚泰遂臚狀劾公下法司勘訊論死睿親王奏從輕典削世職
遂罷廢三年正月圖賴劾譚泰事涉公逮問圖賴曰譚泰有罪吾於途次作書
致索尼使啓睿親王索尼以不啓聞及訊齋書者塞爾特曰書達索尼索尼囑
我勿言也諸大臣論公罪當斬王親鞫之公曰吾發譚泰隱 旨罪顧匿圖賴
書以庇之乎復訊塞爾特因得佐領希思漢慮譚泰得罪投書於河狀公遂昭
雪尋復二等子公終不附睿親王於政事多以理爭王由是惡之五年以貝子

屯齊等訐告公嘗與圖賴等私結盟誓謀立肅親王議罪應死有 旨免死褫職輸贖緩遣守 昭陵追奪 賞賜八年 上既躬親大政以前罪不實特召還朝復其爵遇 恩詔晉世襲一等伯 賜赦免死二次擢內大臣總管內務府事十七年應 詔上言十一事一小民冤抑有司不爲詳審者宜別爲嚴察使無壅於上聞一凡犯罪發覺問官以奉有 嚴旨往往不察其情輒加重罪乞敕法司量情詳慎一前議福建將士罪在大將軍者止削一不世襲之騎都尉而所屬將領其子男爵乃盡革輕重不均有乖懲勸請 敕更正一凡開國之臣自騎都尉以上皆有功行閑贊成大業者所授之職宜予世襲其後非有戰功但 恩詔所加者不宜給世襲 敕書一在外諸藩風俗不齊若必嚴以內定之例恐反滋擾宜格外寬容一近聞大臣勢豪奪據行市奸徒投託指引以攘貨財請嚴禁一四方商賈擔負捆載來京者多爲旗下大臣短價強買人將畏而不前請察禁一諸主貝勒及各官私引玉泉山水爲灌溉致竭泉流當禁一邊外木植皆商人僱民採伐今聞大臣於採木之地私行強佔及

商不聊生請禁止一大臣不殫力公事惟飾宅第請懲禁一五城審事諸官遇世族富家與窮民構訟必罪窮民曲意徇私不思執法請嚴飭毋得枉屈賄庇疏入 上以所奏皆實事宜申禁 飭部議行十八年正月 世祖升遐

遺詔以公與內大臣蘇克薩哈遏必隆鼈拜四人輔政於是公及諸臣盟誓受事未幾蘇克薩哈與鼈拜爭事成隙公惡之年已老矣且有疾康熙六年正月與輔臣等奏請 聖祖親政四月 上諭吏部曰輔政大臣伯索尼

太祖時鉅勉効力

太宗任以內外大事悉能果斷殫厥忠誠

世祖

皇帝以其勳舊忠貞堪受重託

遺詔俾令輔政恪遵

顧命夙夜靖共厥績

茂焉宜特加恩寵示酬庸之典遂晉一等公前所授一等伯並世襲公以寵榮逾分悚仄難安陳情辭一等公爵 優旨不允是年七月薨 賜祭葬有加禮諡文忠以第五子心裕襲一等伯第六子法保襲一等公授內大臣長子噶布喇次子噶布拉俱任領侍衛內大臣十三年十二月 聖祖因 冊諡 孝誠仁皇后 推恩所生授公及噶布拉俱爲一等公第三子索額圖官至保和殿

大學士太子太傅領侍衛內大臣坐家人訐告罪狀交宗人府拘禁尋卒

遏恪僖公事略子懋敬公伊德

公諱遏必隆姓鈕祜祿氏額駙宏毅公額亦都第十六子和碩公主所出也天聰八年 太宗賜敕命公襲其父一等子爵任侍衛九年 詔免功臣徭役

公與焉尋授一等總兵官員勒尼堪之福晉公兄都統圖爾格女也無子謀取僕婦女詐爲己生事發公坐徇庇奪職崇德六年從 上伐明移營松山築

長圍環守之明總兵曹變蛟率乳峯山步騎欲棄寨突圍走屢犯兩黃旗營公奮擊連敗之夜三鼓變蛟集敗兵突犯 御營時諸將未及赴軍中驚擾公

與侍衛巴什塔及內大臣賜翰等堅守後營門力戰殪十餘人變蛟負創走

詔守衛不嚴諸臣輸罰鍰分賚禦敵將士公得 優賞七年隨饒餘貝勒阿巴

泰等入明長城克薊州進兵山東抵兗州攻夏津先登克其城授騎都尉世職順治二年流賊李自成遺孽李錦郝搖旂等竄聚湖廣爲亂荆襄武漢閑道路多梗公隨順承郡王勒克德渾往討之師次武昌賊據守要隘公先率攻入大

軍繼之斬馘無算遂拔鐵關晉輕車都尉五年兄子侍衛科普索訐公與白旂諸王有隙設兵護門事論死得 旨寬免奪世職及佐領籍家產之半八年

世祖親政公訟冤 詔復職明年科普索獲罪以所襲圖爾格之二等公爵令公併襲爲一等公有護軍擺思哈喇者當 太宗上賓時託疾不守門至

是授騎都尉公舉劾其前罪下部論如律籍其家以與公旋任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八年受 世祖遺

詔與索尼蘇克薩哈鼐拜同爲輔政大臣康熙六年三月御史張維赤疏請

聖祖皇帝親政於是索尼等以歸政請公亦懇請再三 是年七月 上躬

親大政 諭部加恩輔臣加公一等公爵復以其長子法喀襲原授之一等公

公奏辭不允 賜戴雙眼孔雀翎明年加太師尋乞罷輔政 溫諭慰 皇 八明

年再請乃許之先是輔政時索尼老病鼐拜獨專恣與蘇克薩哈不相能公不能自異及鼐拜倡圈易旗地之令中外大臣皆以爲不便公擬停止而鼐拜意在必行弗能阻既而鼐拜矯 旨殺大學士蘇納海等復族誅蘇克薩哈公皆

不能正其罪八年醵拜獲罪公坐緘默不言逮問論死 上以其結黨無實

宥之削太師銜及後 賜之一等公九年 諭兵部曰前以遏必隆知醵拜樹

黨亂政不預行糾劾故坐之罪今念其爲 皇考顧命大臣且勳臣子其咎

止於因循瞻顧未嘗躬負重愆著仍以公爵宿衛內廷十二年冬疾篤 上

親臨慰問及薨 賜祭葬 賜謚恪僖勒石墓道碑文稱其賦性敬慎制行端

方懇誠報國著有勤勞云尋以 冊立 孝昭仁皇后推恩所生 特旨令

立家廟 賜 御製碑文復 御書策名金石四字額其祠五十一年 上

念公會襲公爵緣事革除 特命以其第四子尹德襲一等子尹德初由佐領

授侍衛嘗從 聖祖親征噶爾丹復扈 蹕甯夏於承襲子爵後復襲其伯

父圖爾格二等公其一等子卽以圖爾格之孫豐阿達襲尋由都統擢領侍衛

內大臣兼議政大臣雍正五年以病乞休 特遣內大臣慰問允致仕未幾薨

賜祭葬如例謚愨敬生平恭謹誠樸宿衛十餘年未嘗有過其以病罷歸第

也朔望必攝衣冠北向叩首歲入祿米必均諸宗族之貧者十年十月 詔以

公居心謹厚行己端方可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 詔晉一等公懋敬公有子五人次子訥親四子阿里袞官皆至大學士乾隆中訥親以首輔經略金川軍務失機 詔以遏必隆之刀斬訥親於軍前

魏文毅公事略

魏公裔介字石生號貞庵一號崑林直隸柏鄉人祖純粹明萬歷中進士官御史公生而穎悟沈默寡言笑明季兵亂讀書邑西山之桃源洞講求經術時務或終日坐危究心於明體達用之學順治三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工科給事中五年典試山西尋轉吏科母憂歸九年補故官十一年遷兵科給事中明年遷太常少卿擢左副都御史十四年擢左都御史坐言事附和應奪職特旨留任尋遇 恩詔復原職十六年 諭獎公建言多裨國是加太子太保十七年春 世祖皇帝下罪己之詔并令羣臣各自陳公疏上奪官保銜未幾疏劾大學士劉正宗成克鞏欺罔附會諸罪 詔正宗克鞏回奏未得實下法司勘鞫并罷公職與質訊正宗獲罪籍沒入旂克鞏奪職留任公復原官蓋

終 世祖之世十三四年闕公歷官臺諫及 聖祖嗣服復長御史臺康

熙元年考績復官保二年晉吏部尙書三年擢保和殿大學士充寶錄總裁嘗
請告遷葬事竣趣還朝九年典會試十年以疾乞歸 優詔許之十一年加太

子太傅公在言路最久先後二百餘疏或立見施行或始訕於衆議後卒以公
言爲然或 天子排衆議而獨伸公言用著爲律令疏草具在可考而知也在

工垣時 世祖已御極五載公言少而勤學古人比之日出之光竊恐年歲

旣感嗜欲日開宜及時肇舉經筵日講以隆治本又言燕趙之民椎牛裹糧首
先歸命此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也屢奉 詔書蠲賦獨畿輔未沾實惠宜

切責奉行之吏彰信兆民又言各州縣遇災荒旣經報部其例得蠲緩錢糧宜
卽停征以杜胥吏欺隱并就各州縣所有積穀及存留銀先行賑貸會應 詔

陳言謂時事孔亟民不聊生日甚山左萑苻未靖畿輔因以燎原江右叛將甫
擒雲中忽而豕突巴蜀湖湘游魂遺孽所以厯九重之宵旰者舉不足慮惟上

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闕大臣闕葺以保富貴小臣鉗結而惜功名紀綱日

弛法度日壞貪官暴吏轉相吞噬以鳴得意臣實憂之宜改弦易轍盡反平日之所爲請時 御正殿召對羣臣虚心咨訪令部院科道諸臣面奏政事仍令史官記注以求救時之實 制下立行其說時匿逃之律甚峻因羣臣入對陳言特寬其禁中外大悅先是江南既定明尙書張縉彥赴大學士洪承疇軍前投誠至是河南巡撫吳景道援 恩詔薦舉部議許之公疏言縉彥在明朝任中樞養寇誤國有盧杞賈似道之奸而庸劣過之宜擯棄以協公論疏下部察議以事在 赦前予外用公在吏垣 世祖已親政公言督撫封疆重臣宜慎擇不宜專用遼左舊人又言攝政王時匿逃法太嚴犯者家長坐斬時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後寬其禁責成州縣法至善也若舍此別有峻法竊恐下拂人心上干天和非尋常政治小小得失而已 皇上愛民如子各旗亦宜仰體 聖意遇下以恩彼雖奴隸豈無戀主心而紛紛爲獸竄胡爲也時朝儀未定公又言深居高拱不如詢訪臣鄰批答詳明不若親承顏色故事有朔望之朝有三六九之朝有早晚朝有內朝外朝今縱不能如舊例當一月三朝以

副勵精圖治至意自是始定月逢五視朝之制直隸河南山東水災公言勘報移覆尙需時日議蠲議賑稍緩須臾卽無救死徙言尤悚切有旨出帑金二十四萬兩分遣大臣十六人督賑全活十萬人皆自公發之也會有詔訪明季京城殉難諸臣公疏舉大學士范景文等三十人乞宣付史館予褒錄於是諸臣先後得旌錄與祭諡在兵垣綜覈軍政所識拔後皆爲大將疏劾將軍續順公沈永忠當流賊孫可望犯辰州時擁兵不救致總兵徐勇等力竭殉城請罷斥又劾福建提督楊名高怠玩致漳州郡邑爲海寇鄭成功所陷永忠名高均坐奪職會有詔令內外臣工精思職守公陳用兵大勢言往事誠無及矣今者劉文秀復起於川南孫可望竊據於貴竹李定國伺隙於西粵張名振流氛於海島連年征討尙逋天誅爲目前進取計蜀爲滇黔門戶蜀旣守而滇黔之勢蹙故蜀不可不先取此西南之情形也粵西稍弱昨歲桂林之役未之大創必圖再犯以牽制我湖南之師宜令藩鎮更番迭出相機戰守此三方者攻瑕宜先粵西粵西潰則可望膽落滇黔亦當瓦解乃若鯨波未息則宜嚴斥埃

絕其窺伺大修戰艦諸路并力合勦勿使事久變生其後諸路進兵卒如公言又請錄用建言得罪諸臣請倣唐李吉甫元和國計簿令度支歲計出入盈縮呈 御覽請增官吏祿俸請禁金玉錦繡浮屠塔廟一切侈靡蠱蠹之事請立勸農官請自今罪人勿發甯古塔請遣大臣督視河工言皆剴至及爲副憲疏劾大學士陳之遴心術不端營私植黨 詔解任發遼陽閑住戶部議開吏員納銀事例公言此衰世苟且之政也今縱不能加小吏工食奈何著爲令甲以貲得官使銓政由此而壞又請定教官每年考察例今學政刊布明儒薛瑄王守仁等講學諸書以培真才並下部議行其領御史臺也時在五月日月交食公疏請廣言路停工寬州縣催科考成速清 恩詔應釋滯獄酌復五品以下官俸減調移之兵節供應之費 上嘉其奏立允行嘗春月侍經筵聽講漢文帝春和之詔因舉仁政所先四事卽日以聞京師人生女多棄不舉公請嚴禁惡俗 世祖宣示講筵 命閣臣紀其事正陽門外菜園居民稠密爲前朝嘉蔬圃地所司檄歸之官公過其地百姓遮道訴公入言於 上立以

予民公嘗言天下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遍及窮
簷今宜獎進直言激發忠義尙寬大平易之治勿爲刻薄瑣碎之計有 旨令
對狀終以其言直不問也 世祖嘗召至中和殿諭之曰朕擢用卿非有人
薦達也公稽首謝曰敢不竭孤忠以報知遇南苑閱武每 賜宴行宮應制賦
詩 天顏輒喜甚一日侍坐問民間收穫公曰畿內百姓困苦豐年僅供官稅
上稱唐太宗英主對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高麗至貽後悔公因事
納忠屢稱 旨疊拜名馬豐貂金幣之 賜 世祖幸南苑別殿夜半閱明
孝宗實錄有召對兵部尙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事心喜曰朕所用何遽不若
大夏珊明日宣梁尙書清標及公詣行幄備顧問其蒙 恩眷若此 聖祖
沖齡踐阼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公疏爭之力 中旨停罷雲南初定請
捐無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氓薦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恤投誠文武以來膚
敏之彥寬一切禁網以安溪峒之蠻又言雲南既有吳三桂藩兵及督提兩標
兵則滿洲兵可撤但滇黔川楚之閒不以滿兵鎮守要地儻戎寇生心恐鞭長

莫及荆襄乃天下腹心宜擇大將領滿洲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奸宄之萌有事則提兵應援可以據水陸之勝疏入格於議公復請移舊駐武昌之湖廣總督於荊州從之其後滇南變亂人乃服公先見云公在政府張弛寬猛調劑異同單辭片語解紛決策及 仁皇帝親政公感 兩朝恩遇益奮發有爲終以直道忌者衆初陝撫張自德以贓款被劾給事中孫光祀因劾公瞻徇公疏辨及康熙庚戌夏內院承 旨會同吏禮部選新進士六十人試以文藝 上親定二十七人爲庶吉士御史李之芳疏劾公先以閱擬上卷之二十四人私令家人通信并劾公前遇 恩詔時候缺未補其子嘉朦混得廢又劾公與班布爾善比匪用私人爲實錄館纂修提調官越格優敘班布爾善者以黨鰲拜伏誅之大學士也有 詔命公回奏公言閱卷非臣一人通信有何左驗廢子由吏部題明 恩允有案可稽至謂臣與班布爾善比匪則前此同在內院遇事輒相爭論以鰲拜之勢燄臣足跡不登其門況班布爾善乎因請 賜罷斥歸田疏入下吏部會質部議魏嘉廢生雖非朦混但候

補官無得廢之例法宜革明年公疾亟請告 上以其懇切不強留也公服官日夕讀書輿中輒攜一卷及致政紬繹經史百家之書拳拳服膺於窮理盡性之指時有所深省獨得而不輕以語人其見於所著書有約言錄內外篇聖學知統錄二卷知統翼錄二卷致知格物解二卷論性書二卷所纂書有重訂周程張朱正脈薛文清讀書錄纂要其經學則有易經大全纂要四書精義彙解惺心篇捷解孝經注義史學則有經世編七十二卷詩有嶼舫集文曰兼濟堂集共五十餘卷又著希賢錄一書分五門二十五目以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要生平篤孝友與人交質直無城府久要不忘尤喜獎掖後進急人之難不啻飲食嗜欲懸車十六年課督農桑混迹田夫野老闕人不知爲舊相也康熙二十五年薨年七十有一 賜祭葬如例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 上念公與湯尚書斌等未邀易名之典 詔追諡文毅弟裔懋官平涼府知府有孝行著述亦多公有子四其三曰荔彤字念庭官至按察副使能繼公業著有懷舫集

魏敏果公事略

公諱象樞字環溪一字庸齋山西蔚州人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改刑科給事中公性骨鯁敢言事尤注意於當世人才賢不肖治術得失民生休戚是是而非非必盡意乃止疏言督撫按聽用之官太雜道府州縣胥隸太濫請清理報可尋劾安徽巡撫王懷賄庇從逆之縣令鄧繼球罷之五年轉工科右給事中疏劾平陰知縣王國柱違禁擅磔人又請更定會典以明職掌七年轉刑科左給事中疏言督撫屢有訪糾道府全無開報請嚴徇縱律八年 世祖章皇帝初親政 詔免天下額賦罷城工除加派其時有以私征侵帑坐罪者因上疏極陳其弊且請定藩司會計奏報之法以杜欺隱立內外各官治事之限以清稽滯從之又請嚴考績大典禁反噬劾江蘇左布政劉漢祚缺賦五十餘萬請 敕部察究論如律最後請 聖躬慎起居一疏辭逼輔臣略言 聖政維新中外想望治平匪同昔日如 皇上近巡京畿輔臣當陪侍法從以效啓沃之忠儻遠有所幸尤當諫止 鑾輿以盡保傅之職疏上人謂

公禍且不測有 旨嘉之又因災變陳言謂天地之變乃人事反常所致歷舉
近日顛倒 旨意輕重 綸言等事語侵權貴尤亟疏下九卿科道議左給事
例不與議公補陳顛末 特命公會議公與諸大臣抗爭是非在廷爲及目獨
大學士范公文程心識之曰此我國家任事之臣也其後有構公者輒於衆中
剖晰之卒得白九年選吏科都給事中十年大計鎖廳閱冊令兵馬司周廬巡
徼綱紀肅然上四疏皆言計典其一謂糾拾之舊制宜復言官不宜反坐下所
司議著爲令因奏白給事中劉捷糾拾被譴寃得 旨復職言官吳拜吳達坐
言事論死公謂言官進言不實第宜治以考功法惟坐婪贓飭法報怨挾仇乃
可下刑部又言會推督撫宜核事實勿徇虛名又詳陳民命民情民食民困四
端以佐勤民大政皆報可十一年大學士陳名夏得罪言官坐不先事糾發六
科長皆被議公降補詹事府主簿屢遵 旨陳言並奏定薦舉各官格式稍遷
光祿寺丞十六年告養歸家居十三年講求理學以躬行實踐爲宗丁母憂喪
葬悉準古禮康熙十一年服除大學士馮公溥特疏薦 聖祖卽召公以疾

辭再 召乃趨朝補御史疏言欲明賞罰斷在獎廉黜貪請甄別考察並以操
守清廉爲上等又請增俸以養廉改罰俸爲記過又請永不許正月開征以昭
萬世法守又言畿輔盜案過多請設總督兼轄滿漢兵民尋劾湖廣藩司劉顯
貴虧帑九萬七千有奇撫臣徐化成巧爲出脫又劾給事中余司仁罔上行私
曲庇劉顯貴並下所司察治滿歲晉四品卿銜仍掌御史事疏言崇教化則宜
勵臣僚之家教重河工則宜蓄任使之人才正人心則宜戒淫巧定民志則宜
輯禮書 聖祖皆躋其言擢左僉都御史明年二月遷順天府尹原任巡按
御史郝浴爲吳三桂誣陷流徙尙陽堡凡二十年公屢疏薦之且曰臣才守學
識皆愧不如願以職讓其後浴卒起用爲名臣轉大理卿七月擢戶部侍郎承
旨保舉人才舉原任布政使李士楨慶陽道王天鑑候補道鄭端崇熟知縣
魏允升皆報可會西南用兵上籌餉三疏曰確估價值以清浮冒嚴覈關稅以
杜侵漁慎簡藩司以清賦稅從之 上命公與侍郎班迪清理部庫八閱月
而蒞事十七年授左都御史首疏申明憲綱十事謂 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

安危在督撫督撫廉則物阜民安督撫貪則民窮財盡願諸臣爲百姓留膏血爲國家倍元氣臣不敢不爲 朝廷正紀綱 聖祖嘉其切中時弊立予施行會徵博學鴻儒公舉原任布政使畢振姬嶺北道湯斌糧道王紫綬員外郎馮雲驤評事白夢鼐應 詔時嘉定知縣陸隴其以盜案落職公以清操飲冰愛民如子薦之鎮江知府劉鼎瀾職無狀而報擢糧道絳州知州曹廷俞貪酷厲民大吏庇縱不劾公特疏糾之又因磨勘順天鄉試卷陳科場八弊請設內簾監試御史陳學政十弊請據爲三年考覈之實廷議並著爲令舉學臣之賢者曰邵嘉勞之辨劾其劣者曰盧元培程汝璞已經浙江督撫保擢京堂公遂臚陳汝璞罪狀並劾督撫欺罔下九卿科道議尋論罪如律明年春公奏事畢 上命近臣捧 御書詩卷一清慎勤大字三格物大字二以賜公且傳 諭以爾居官克稱此三言故有此 賜他日復 賜紫貂披領上面諭今年暫著明年且別製爲卿換之會京察自陳 優旨命供職未幾有刑部尙書之 命公疏言當貪風日長吏治未清大吏因循小民困苦之際

仰見 皇上宵旰焦勞於上臣不計身家不避嫌怨奉 朝廷之法與海內
臣工共相砥礪內而科道外而督撫參劾之疏屢上已有澄清之機而道府以
上貪墨之官尙多漏網臣職司風紀夙夜兢兢不敢自安昔汲黯自請爲中郎
補過拾遺臣亦妄欲竭愚悃請辭司寇留御史臺激濁揚清爲 皇上振肅

綱紀

上嘉其奏遂加刑部尙書銜留原任於是方疏劾權稅蕪湖之主事

劉源驕恣貪污及山西巡撫土克善賄庇學道盧元培諸罪狀是日地連震

上晝夜坐武帳中公直入奏曰地臣道也臣失職則地反常臣不能肅風紀
以修職業請先罪臣以回天變 上召公入公伏地涕泣請屏左右語移時

極言天變若此乃索額圖明珠二相植黨市權排忠良引用僉壬以剝蒸黎之
應及出副都御史施公維翰迎於後左門見公淚流頰未乾也是日公宿帳中
語施云今百姓困苦已極而大臣家益富地方吏剝民媚上督撫司道又轉餽
政府小民愁苦之氣上干天和致召水旱日食星變地震之異又會推動輒徇
私將帥無復紀律蠲免錢糧災黎不沾實惠刑官鬻獄豪右爲姦皆可憂可危

之事施曰公何不極言之公曰 聖明洞燭何待吾言吾儕負 國萬死不足贖矣明日 上以六條宣廷臣集議大略如公指於是朝士咸知公造膝所請而用事大臣皆爲之股栗明年索額圖罷二十七年明珠爲郭總憲琇劾罷至四十五年春 聖祖始以公面對語諭羣臣二相之黜公最先有以發之也會 詔舉廉吏公疏薦原任侍郎高珩達哈塔雷虎班迪大理卿瑚密色侍讀蕭維豫郎中宋文運布政使畢振姬知縣陸隴其張沐皆得 旨錄用十九年任刑部尙書明年扈從謁 孝陵一慟幾絕賦詩至哀讀者皆感動尋 命與少宰科爾坤巡察畿輔公單騎按行墨吏豪家皆斂跡爲除泰甚者若而人還報稱 旨時積勞得疾 賜人蘆二斤蘆膏一器公感 上恩欲引退而不忍言二十三年春奏事 乾清門暈踣於地乃疏乞骸骨 溫旨慰留仍力疾視事或勸少休公曰吾偷安一日罪人待讞者增一日苦矣八月再請上惜其去以詞甚迫切 許馳驛歸並 諭三覲乃行始入 賜御膳再 賜茶三 賜御書寒松堂額寵其行公遂自號寒松老人出 國門公卿祖帳盈

道皆嘆息以謂公清勁之節至老不衰固不媿斯稱而 天子之知公則可謂至矣公門庭蕭寂圖書數千卷無異秀才時所增惟 綸誥 宸章及諫草一囊而已二十五年薨於家年七十有一 賜祭葬如例諡敏果著有儒宗錄知言錄寒松堂集公爲 本朝直臣之冠彈劾必匪人薦引必正人嘗言大臣之誼在以人事君故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爭之尤力其講學篤實醇正與孫夏峯李二曲及湯陸諸公遺書往復文章樸直如其爲人其以薦起也度俸糈不足自給不欲出有李恆岳者妻兄弟也謂曰子在京師日費幾何曰得一金足矣恆岳曰子果出而有濟於世吾能任之公遂行終公在官無內顧憂者恆岳力也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

李文勤公事略杜文端公立德

李公諱燾字景燾直隸高陽人父國楷明大學士諡文敏明史列傳公七歲而孤自幼苦志讀書言行不苟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 恩詔晉編修十年 世祖親試習國書翰林公與侍講胡兆龍檢討莊同生並列上等擢

中允再遷侍講學士教習庶吉士時始設日講官公與麻勒吉胡兆龍王熙曹本榮等充之十四年充經筵講官十五年充會試副總裁遷秘書院大學士尋改東閣大學士疏言內三院既改爲內閣別設翰林院宜分職掌以專責成上允所請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命校定律例十八年聖祖御宇復設內三院公改宏文院大學士康熙三年典會試九年仍以內三院爲內閣公改保和殿大學士十一年纂修世祖實錄成賜銀幣鞍馬加太子太傅十三年詔舉素有清操堪任繁劇者公舉前布政使王舜年參議道俞之炎十五年再典會試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公與大學士杜公立德馮公溥合疏薦副使曹溶布政使法若真參議道施閏章中書曹禾陳玉璫知縣米漢雯進士沈珩葉舒崇及召試三相國皆爲閱卷大臣所取皆名宿歷充方略聖訓實錄會典及明史總裁官晉太子太師會臺灣初定提督施琅請設官鎮守廷議未決有謂宜遷其人棄其地者上召問閣臣公奏棄其地恐爲外夷所據遷其人慮奸宄生事應如琅議上躉之二十三年六月薨於位年

六十公弱冠登第大拜時年裁三十有四老成持重風度端凝內介外和朝野
倚以爲重 聖祖冲齡時輔政諸臣多專決票擬或失當公每於談笑閒婉
言曲喻徐使改易調燮之力居多三藩變作察哈爾部亦叛 朝廷命將討不
庭一應軍機方略 諭旨皆口授公起草每入直或夜分始出或留宿閣中有
問者輒默不應其慎密如此居相位久嫻掌故凡 朝廷大典禮必以屬公出
則扈從入則侍講幄所得 賜賚輒分給宗戚恪恭忠謹三十餘年如一日遺
疏聞 優詔賜卹命大學士明珠偕學士一人往奠爵 賜祭葬如禮諡文勤
四十九年 諭曰李蔚任大學士時始終恪慎懋著勤勞其孫工部主事李敏
啓可超擢太常寺少卿以示優禮舊臣至意是歲公第三子其旋以教習授知
縣 特旨以主事卽用晉員外郎公尋入祀鄉賢同鄉中與公偕登揆席者曰
寶坻杜文端公

杜公諱立德字純一明崇禎癸未進士 本朝順治二年以薦授中書考選給
事中疏言治平之道有三曰敬天曰法古曰愛人 上深嘉納六年疏陳漕

弊言漕臣庫禮搜獲運官使費冊三十本送部其中所費皆東南數百萬赤子
脂膏供貪墨者之魚肉請按款察究從之八年疏請舉經筵擇經明行修之士
爲講官又請定期期杜加派肅禁地均蒙嘉納初睿親王攝政給事中許作梅
御史吳達李森先等交章劾大學士馮銓姦貪狀疏上已旬日未下廷議公疏
請令滿漢大臣集議以伸公論鼓直言之氣尋以事在赦前寢其議及 聖
祖親政黜馮銓公因言許作梅吳達李森先等前因劾銓爲所切齒又僉都御
史趙開心素爲銓所忌相繼構陷斥去之茲逢 聖政方新乞矜察開心等皆
得 旨起用公由太常少卿遷工吏兵刑四部侍郎加太子少保擢刑部尙書
每讞重辟必周詳審慎反覆爲求生路得則退有喜色不得則日中不出署抵
暮歸或竟忘食嘗入對旣出 世祖顧左右曰爾等識此人乎此新授刑部
尙書杜立德也不貪一錢亦不妄殺一人其被 殊眷若此康熙元年調戶部
尙書二年加太子太保三年典會試轉吏部八年拜國史院大學士其明年改
內三院爲內閣授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晉太子太傅公殫心獻納遇事

持大體 聖祖嘗諭左右閣臣如杜立德真不媿古大臣十二年再典會試
居相位十餘年 恩禮優渥嘗 賜宴內廷 特命列坐殿內漢大學士入殿
坐自公始也其後以疾未預宴 上特遣中使賚酒饌 賜之 諭曰卿弼
亮老臣久任機密茲海宇蕩平時當令序賜宴羣臣念卿臥病故遣使慰問且
賜醴饌卿其加餐珍攝副朕惓惓至意二十一年夏乞休得 諭旨 御製五
言律一章 御書二軸及怡情洛社篆章以 賜會實錄告成晉太子太師三
十年六月薨於里第年八十有一 諭稱其稟性厚重行事正大從不肯苟隨
同列可謂賢臣矣 賜祭葬 予諡文端子恭俊官廣信知府三十九年迎
駕三河 上詢知爲故相子甚喜并問公葬所 賜 御書永言惟舊四字
揭諸阡恭俊好義喜濟人急邑人陳某欠官糧三百金將鬻其女恭俊捐金代
償而并嫁其女父子並祀鄉賢

馮文毅公事略

國初諸大臣宏獎人才以益都相國馮文毅公稱首公嘗薦原任光祿寺丞蔚

州魏象樞兵部主事成性各以科道用後皆爲名臣康熙己未 詔舉博學鴻
詞科公薦原任布政使法若真副使道曹溶參議道施閏章進士沈珩葉舒崇
中書曹禾陳玉璣知縣米漢雯皆海內耆宿其餘應 召至者公皆傾心延攬
貧者爲授館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聞人有異才輒大書名姓揭座隅汲引如
不及天下士歸之如百川之赴巨海焉及試 上命公與高陽李相國壽寶
坻杜相國立德崑山葉掌院方霽並爲閱卷官中選者五十人皆入史館於是
閏章授侍講珩禾漢雯皆授編修餘高年如杜越傅山孫枝蔚等七人皆授中
書銜遣歸天下頌 聖祖得人之盛而公好賢下士出天性爲足仰贊闢門
之 盛治云公諱溥字孔博一字易齋山東益都人順治三年丙戌進士丁亥
補廷試選庶吉士尋授編修壬辰分校禮部試累遷秘書院侍讀學士 世
祖幸內閣指公謂閣臣曰朕視馮溥乃真翰林也未幾擢吏部侍郎會各省學
道缺部郎不副以知府補之經吏禮部共議奏而給事中張惟赤以徇私劾公
有 旨令回奏公疏辨 世祖曰吾固知馮溥不爲也置不問次年京堂三

品以上官自陳忽 嚴旨黜滿尚書科爾坤暨兩侍郎而獨留漢官在部公與
尚書孫公廷銓疏言部事滿漢同治今滿臣得罪漢臣安得免臣等無狀乞并
黜有 旨命供職會考績公疏請補滿堂官得 旨令公等考察滿員公以素
與滿員不習無從定優劣辭 特旨命會同五部尚書及都察院考察其逾格
者見重多類此 聖祖冲齡御極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鼉拜並受
顧命同輔政號曰四大臣御史李秀初以考績黜至是夤緣復官劾公爲故
相劉正宗黨人主銓時破例徇私公疏辨 嚴旨飭秀誣訐康熙四年停各省
巡按議遣大臣廉察督撫每行省各二人吏部尚書阿思哈侍郎太必兔遂議
設公廨頒 敕印公執不可謂國家設立督撫皆重臣今謂不可信復遣兩大
臣監之甚無謂也夫權重則勢相軋難保屬吏不仰承左右啓隙端太必兔性
暴伉聞公言大恚瞋目起立奮拳將毆公公徐曰會議也獨不容吾兩議耶且
可否自有 上裁豈爾我所敢專主時曹屬環跪公前使稍貶損從滿議公堅
持不可疏入 上聽公言事遂寢其後太必兔反修好禮下於公然終以罪

誅先是公假滿入都時諸翰林官以新例五部員外郎得與翰林較俸遷侍讀
毋論翰林俸不能較且論俸不論資則前後皆倒置爭乞公釐正至是始改循
舊例丁未會試充主考官奏設育嬰堂於崇文門外厥後宛平王相國熙繼之
其式遂徧於天下又就其旁買隙地種柳萬株名萬柳堂暇則與賓客觴詠其
中文采風流照耀一世戊申遷左都御史時有紅本已發科鈔釐拜取回改批
公奏言本章既經批發不便更改釐拜欲罪公 上特旨嘉公言 命輔政
大臣此後當詳慎批發會盛京工部侍郎缺規避者多已會推奉 旨矣不旬
日三易其人公疏稱王言不宜反汗當慎重於未有 旨之先不當更移於已
奉 旨之後又疏言廣東盜賊充斥總兵官宜嚴加處分首相班布爾善惡公
言直閣其奏 聖祖取公疏覽之稱善 命飭部施行時釐拜晉太師於二
等公爵外加 賜一等公專恣益甚日與班布爾善等比黨構陷既族誅輔政
大臣蘇克薩哈復矯 詔殺大學士蘇納海內大臣飛揚古侍衛倭赫西住折
克圖覺羅塞爾弼及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等滿漢內外大臣莫敢櫻

其鋒其敢訟言其失者惟公及侍讀熊公賜履二人而已公又請寬逃人之禁
分別新舊定讞又疏稱閩粵重兵皆攜家口約計十萬之師卽不下百萬一切
途費及養育之資皆取諸 朝廷且家累重則緩急難於徵調宜申禁又疏稱
吏部選官俱論年分進士則壓於歷科揀選之餘舉人則待之五科不中之後
豈無昏耄不堪民牧者乎如其有之則謁選赴任路費不貲及履任而大吏以
昏瞶去之爲累不淺卽姑留嘗試事敗聽劾而地方已被其害且有老死他鄉
妻孥代累者矣廕生應得州縣者例准十八歲選授豈無童心尙在操刀使割
者乎如其有之則幕友丁役得攬其權而吏治不可問矣應請 敕部當截取
之日略試以身言書判可者錄之否則以原銜休致其幼稚未通者停其授官
俟學成再補或改授佐領等官待練習世務後照例遷除又嘗遵 旨陳言請
寬刑稅謂古者罪人不孥今一事牽連數人或數十人雖事終省釋生死已不
可知且問官貪懦不卽審結遲或一二年或七八年株累何堪請 敕部嚴禁
有逾定限者卽治督撫以才力不及罪又正月開征追呼太急請夏稅定於六

月秋稅定於十月上培 國脈下寬民命疏入 上皆嘉納焉又言平南王

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續順公沈永忠均牒戶部請免所買馬匹稅恐匪人借
端滋弊請照例徵稅以昭畫一從之庚戌遷刑部尙書甫泣任卽疏言愚民犯
法日衆 朝廷教化宜先 上韙其言未幾引年請告不許辛亥授文華殿

大學士疏請於豐歲廣行積貯從之明年復乞骸骨 聖祖云六十四歲未

衰也俟卿七十乃休耳癸丑典會試冬十一月吳三桂反公不敢言去戊午福
建平公疏言 皇上曾許臣七十乃休息壤在彼敢申請仍不許明年己未

典會試尋 命閱召試博學鴻儒卷所取五十人皆北面稱弟子是年夏公得
熱疾乞歸 上遣學士就家問疾傳 諭調理稍痊卽出視事辛酉雲南平

公請告 上還其疏仍弗許壬戌上元 上賜宴諸大臣及詞臣講官於

乾清宮許羣臣至 御座旁觀鰲山燈 上親賜公巨觥命醕公不能飲

遂大醉尋捧觴稽首登臺獻及出 命內侍扶掖歸是日 上賦柏梁體詩

首唱云麗日和風被萬方羣臣各續成之 聖祖親書命曰昇平嘉宴詩

既而 上東謁 三陵返蹕公乞休得 旨卿輔弼重臣端敏練達覽奏以年老請休情詞懇切可原官致仕馳驛回籍仍遣官護送以示眷懷及 陛辭 上賜食傳 旨云卿自今無職掌可常至瀛臺一看越數日至瀛臺賜飯訖 命遍遊西苑 上遣侍臣攜酒果隨公令每至一處坐飲三爵力倦且稍憩勿遽出及歸仍以酒果卽家 賜之公疏言伏見 皇上掃除逆孽廓清四海無念不思安全百姓日未出而求衣臣下章奏無不披覽其勞百倍於臣工尙望靜以宜民寬以敷政凡事非萬不得已者勿爲勞費外省訐告事非督撫所能審者則遣官其餘弗遣以省騷擾臺灣小醜不數年必自戕滅不宜輕剿關稅鹽課借諸商實出諸民不宜增額并請停止部差以休養閭閻培植元氣 溫旨報聞尋 賜 御製詩一首印章一其文曰適志東山次日辭謝 上遣中書羅映臺護送到家京朝官數百人同餞彰義門外父老有牽車泣下者會 太宗文皇帝寶錄成 賜銀幣鞍馬加太子太傅三十年十二月薨於家年八十有三 賜祭葬 予諡文毅所著有佳山堂集公愛才

若命立朝屢忤權貴嶽嶽無所回風節尤高天下當鄉舉時報至公方熟睡呼之不省太夫人大驚以水噴其面亦不省時公夢應召遊泰山乘雲而上至則張樂設宴將退聞雞鳴海中紅日如車輪既寤口鼻悶猶餘酒氣焉其應鄉試也寓省會藥王庵僧璽文有道行公方禮佛驚起曰老僧甫入定見東方紅光熊熊然悸而寤不知爲公至也寺門古松數株中有磐石流水環之公盤桓其閒璽文忽告曰願公毋坐此也旁有土地神祠夢以不安告公笑謝之數日後復來言如是者三公曰果爾可壘牆障之祠前至今蔽一牆以公故也事雖誕亦可想見公之生有自來云

姚端恪公事略 弟文熊

姚公諱文然字弱侯安徽桐城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 本朝順治三年以安慶巡撫李猶龍薦授國史院庶吉士五年三月改禮科給事中七月典山東鄉試六年疏請嚴敕撫按遵 恩詔清理刑獄勿任有司稽玩或條赦外有可矜疑原有者許專疏上陳又請重定選用下第舉人之例以廣任使又言直隸與

山東河北接壤每遇盜賊竊發東西竄匿難於越境追捕請改保定巡撫爲總督統轄直隸山東及河南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庶盜患可弭又請嚴敕各省督撫勿濫委私人署州縣官疏皆下部議行尋轉工科八年請令都察院甄別各省巡撫疏下所司議分六等考核陞調有差是年秋江浙水災公言災地漕米宜改折以災之重輕定改折多寡又言折漕規則新立民不能周知官吏因緣爲奸或改折外重征耗銀或先已征米又收折價或私折重價而以輕價報解弊端不一請 敕漕臣密查覈劾 上嘉納之十年疏言大臣負罪宜免鎖禁城門以存國體從之遷兵科都給事中尋乞養歸康熙五年補戶科六年疏言川楚諸省官吏借採木爲名或搜取民閒屋材墓樹宜飭禁又言採買官物其由官發價者駁減之銀應如舊扣存司庫若價出自民餘銀宜還之民閒又言一部可結之事卽應一部逕結一疏可結之事卽應一疏通結如各省錢糧考成已報完者部臣於議覆時宜卽予開復以省奏牘均如所請行九年 命以四品服俸仍任給事中十年夏兩江總督麻勒吉以京口將軍李顯貴鎮江

守劉元輔侵帑事覺逮繫至京公疏言麻勒吉情罪輕重尙待質問宜釋鎖繫
上聽其言命自後赴質者概免鎖繫著爲令尋擢副都御史遷刑部侍郎
十二年調兵部督捕侍郎充會試副考官尋以京口將軍柯永綦爲副都統張
所養奏劾奉 命往鞫得實永綦罷任是年遷左都御史十三年疏言耿精忠
與孫延齡俱受吳三桂指揮背 恩反叛中閔阻隔者賴有廣東將士久駐其
地熟悉山川地利以遏賊鋒儻與孫逆合謀互相犄角則廣東勢危江西毗連
閩粵若逆賊侵踞贛州南安餉道中斷郵遞有梗亦屬可慮宜進駐重兵以通
聲援 上從其議會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所在騷動河南巡撫佟鳳彩乞休
已得 旨解任矣公疏言河南密邇陝西恐流言煽惑鳳彩任巡撫數載甚得
民心宜令力疾視事 上卽命留任如公言十五年擢刑部尙書十七年六
月薨於位 賜祭葬如典謚端恪公自入仕任言責汔爲正卿所歷皆法官於
國家利害吏治得失民生休戚知無不言言無不當尤矜恤民命惟恐一物
不得其所纖毫出入之疑必折而歸之於中前後所建白皆天下大計而尤推

本於君身故惓惓以調護

聖躬節慎起居爲言時韓侍郎莼等侍講惺見

公叩首 丹陛言發涕零言人所不敢言而

上亦受之不拂也在刑部推

廣 上恩所全活甚衆先是公爲科臣已屢上慎刑之書至是益自發抒不

翫法不市恩一酌乎人心之安而猶恐失之校閱刑書常至夜午年衰成疾諸
子諫之則曰刃殺人於一時例殺人於萬世其可忽乎哉嘗刺一人於法爲不

應爭之不得公退而炷香長跏自責者久之其刻己恕物類此所著白雲語錄

參酌例律鉅細必貫名法家可長據而守也公嘗自書座右曰常覺胷中生意

滿須知世上苦人多又曰憂人之憂樂己之樂又曰病之起由於不誠誠則中

和百病不生所著奏疏及詩文集皆質實醇厚有古風平居一話一言罔不可

爲法亦其生意之充滿者然也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第文熊字望侯康

熙丁未進士令蕭山地當衝繁又閩亂未定芻糧取給於邑調度有方民以不

困遷階州州與蕃地鄰亂後益凋敝到任悉除無名之征上官按舊例發吏督

催文熊縛其驕橫者扶而遣之大計遂以不及例降調蕭山人祀之名宦祠

朱梅麓尚書事略

康熙五年二月兵部尚書河道總督朱公之錫薨於位十二年河督王光裕疏言公生而盡瘁歿爲河神江淮兩河商民追思惠政弗諼邳州宿遷中牟陽武曹單等縣皆建廟塑像尸祝漕艘運丁每涉險有禱輒驗謹據輿情籲請錫封疏下禮部部議以河臣封神無成例寢其議乾隆四十五年高宗巡視河工始允大學士阿桂請以公歿爲河神屢著靈應諭禮部賜封助順永甯侯春秋致祭後又敕加封號曰佑安謹按生英死靈理本不易而幽渺附會之說儒者或以爲無稽然古聖人以神道設教王者受命進退百神之祀凡以爲民而已其應乎天神地祇人鬼之典法者固爲秩宗所掌錄其能禦災捍患合乎以死勤事之義而又能見靈爽爲徵驗以奔走天下者王者亦秩而祀之所以從民望也國家之制歲以春秋二仲命所在守土官致祭英衛公伍員於錢塘敷澤興濟通祐王李冰父子於灌瀾佑安瀾甯漕助順之神張巡於浮梁丹徒清河誠應武肅王錢鏐於臨安顯佑通濟昭靈效順廣利安民金

龍四大王謝緒於宿遷及濱河各邑靜安公張夏於蕭山甯江伯湯紹恩於紹興甯漕公宋禮及永濟之神白英於汶上威顯靈佑王許遠於山陽之高堰彰靈衛漕神張襄於清河佑民衍澤太湖神王天英於湖州及蘇州靈感普濟神許遜於南昌廣濟李順侯蔣崇仁利濟李順侯蔣崇義靈應李佑侯蔣崇信於仁和保濟顯佑侯戴繼元於德清李惠善政靈德侯王元暉於鄞李惠佑民天井潭神劉揚祖於慈谿誠李利濟之神陳道與於義烏宣威助順靖遠侯楊瀨於永綏廳靈佑宏濟顯惠王黃守才於陳留閩鄉及濱河各邑張桓侯飛趙將軍雲於曹諸葛武鄉侯亮於成都宣威布德康濟雷神陳文玉於雷州英佑驍騎將軍江起龍襄靖普佑神張瑜於徐聞顯佑英濟廣福王武當於義甯敷佑康澤靈應侯耿裕德於運河揚糧廳靈應鎮海威遠金華將軍曹杲於錢塘敬義侯尙義侯秉義侯詹姓三神於翁源李惠侯晁說之於鄞顯佑宣靈王周雄於新城昭應伯王光鼎於建德靈佑伯周文煜於黔陽猛將軍劉承忠於各直省府州縣及助順永甯佑安侯朱之錫於濱河各邑皆載在祀典歷加封號

紀在 大清通禮其人其地皆確鑿可稽用此見我 聖朝懷柔百神昭明
肸鬻能知萬物之情狀而後能知鬼神之情狀誠非一孔目論之士所能仰窺
而臆測也然考所祀諸神其事蹟或不盡顯著惟朱公治河十載功德在人而
其始終爲國爲民之精誠復能昭揭於身後則其効爲明神也何疑焉公字孟
九號梅麓浙江義烏人順治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六年大學士范公文
程等請簡翰林官十二人編輯六科奏章備 國史之用公與焉十年遷宏文
院侍讀學士尋遷詹事時方纂修明史疏請 敕部宣示中外有以明末邸報
來上者量加賞賚并責成各直省學臣購進遺書任滿時課多寡爲殿最下所
司議行十三年晉宏文院學士明年擢吏部右侍郎 世祖章皇帝嘗幸館
中給筆札賦詩有 禁內盤盃皆敬勝猶懷筆諫效前賢之句 上覽之大
喜 命坐 賜茶 諭嘉公氣度端醇才品勤敏令以兵部尙書銜總督河道
駐濟甯州十五年河決山陽公馳赴清江浦築戩堤以衛之決口遂塞宿遷董
家口爲淤沙所闕別開新河四百丈於舊渠迤東以通運道十六年疏言黃河

泛溢之害無代無之前明二百餘年數興大役治水名臣如徐有貞劉大夏潘季馴等塞決口疏河身役夫俱八九萬至十餘萬糜帑不貲我朝數百萬京儲仰給東南凡籌河者必兼籌濟運黃河自滎澤至山陽運河自惠通至清口前明規制十存其五欲一一修復工繁帑絀謹酌盈虛權緩急條上十事一曰歲修夫役宜存舊額一曰淮工宜酌行民修舊例一曰隄閘宜擇最要者先治一曰柳料宜預爲籌備一曰誤工病民弊端宜嚴剔一曰曠盡銀兩宜釐核一曰河工職守宜慎重一曰河官既有專責不應別膺差委一曰歲終宜察核所屬賢否分別舉劾以示勸懲一曰黃運二河毗連數省宜敕各巡撫共襄河務疏下部皆如所請行八月疏薦同知佟養鉅魏裔魯孫裔昌知縣余縉崔維雅等得旨敘錄十月以兵船繹夫有守候越站攘奪奔追諸苦累請自今兵船分別征剿駐防酌定夫額設官巡察從之先是公丁母憂命在任守制至是疏請扶柩歸葬優詔給假治喪事竣仍卽赴任十七年冬復任偕僚屬捐銀賑濟淮揚徐三府災民康熙元年加太子少保九月河決原武祥符蘭陽等

縣公力籌堵塞自爲短歌俾適鐸徇行夫役皆踴躍趨事以是屢有成功是年河南巡撫劉源濬條奏南陽汝甯二府開墾荒地請免河工差徭十年部議令公覈覆公言差徭貴均勞逸新墾者偏逸則舊業之民偏勞請自今領墾地畝者五年後起派雜差又工部以江南瓜洲剝船逋欠河庫銀令公察追公言近年商船通行剝船無從覓利兼又撥應兵差其新舊額稅均宜豁免又疏請造船撈淺高郵四十五艘寶應江都各十八艘共支帑千七十餘兩並從之前後疏薦河工分司主事壽以仁高恆豫郎中吳煒河南驛傳道萬永祚揚州推官王士禎等俱敘錄四年疏言南旺爲運河之脊北至臨清南至台莊全賴四十餘閘啓閉節宣以資輓運若差船兵船不時駛至應閉者強之使開洩水下注則重運之在上游者阻矣應開者強之使閉留水待船則重運之在下游者又阻矣夫公差旣由水程卽隨漕而進未致誤期如慮河路迂遲自應從陸乞天語申飭俾各遵例禁得 旨嗣後非奉極要勅旨差遣擅行啓閉閘口卽指名題參公治河殫竭心力每當各工並急則南北交馳寢食俱廢威暑介馬暴

烈日中隆冬犯霜雪首尾十年先是壬寅秋歲大稔山左中州淮南道礮相望
公設法倡賑全活甚衆至是督催空艘抵臨清積勞成疾及東旋形色顛頓明
年春復閱視大挑奔馳邳宿閒病日臻因繕疏請告未拜發而薨年四十有二
無子 優詔議卹 賜祭葬如例著有寒香館河防疏略行世初河庫貯銀十
餘萬兩頻年搏節得四十六萬有奇後公爲河督者若靳文襄陳恪勤齊勤恪
稭文敏諸公皆有名績且皆 勅建專祠而公特開其先路其神異乃尤著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名臣

趙清獻公事略

趙公廷臣字君鄰漢軍鑲黃旗人順治二年由貢生知山陽縣遷江甯府同知兼理運務能其職尤加意生儒優其家屬不以僉運嘗攝知府事時值編審以精核著稱亡何坐催征逾限免十年大學士洪承疇經略湖廣疏薦公清幹有爲授下湖南兵備道嘗秉燭治官書至丙夜曉起百函並發左右不得行其私平反冤獄剖決無留滯加意恤民行路爲之感泣尤嚴絕苞苴歲時饋獻不敢至其門十五年隨大兵定貴州遂授巡撫明年擢雲貴總督時兵燹之餘繼以荒歉公調劑兵民不遑食息性不喜繁侈每行部不過數騎甚有不知其至者先是土寇馮天裕等踞山寨屢出攻劫公調兵擊破賊營斬天裕及僞總兵冉宗孝等疏言貴州古稱鬼方自城市外四顧皆苗專事鬪殺故馭之爲難臣以

爲教化無不可施之地請自今應襲士官年十三以上者皆令入學習禮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弟願入學讀書者許其仕進則儒教興而悍俗可變又每歲終士官各上其世次之籍於布政司報部乃許承襲斯爭端可預杜尋奏改馬乃諸土司爲流官又言滇省田土荒蕪當急招民開墾請以順治十七年本省秋糧貸爲春種之資會吳三桂以五象進獻 上命停止送京公因請槩停邊貢以省解送之勞並從之以勦平土酋龍吉兆功加兵部尙書康熙元年調浙江總督加太子少保疏言浙中逋賦不清由征解繁雜請以一條鞭法征收卽以一條鞭法起解令各屬隨征隨解由布政司察明注冊至爲簡便又請移海島投降官兵安插內地以杜賊煽誘定水師提鎮各營兵制以練水戰杭嘉湖三府毗連太湖泖湖最易藪奸請增造快船撥兵巡哨部議俱從其請時海寇鄭成功死公招其黨僞將軍阮美都督鄭殷侍郎蔡昌登等相繼降獨明魯王之兵部張煌言率衆盤踞浙島多年最稱狡脫公親赴定海與提督哈爾庫張杰等定議檄水師由甯台溫三府出洋搜勦斬敵兵六百有奇降其副

將陳棟知煌言披緇竄伏海島乃遣騎將徐元等詐爲僧人服率健丁潛伏普陀山朱家尖蘆花巖三路以伺遇間諜船急擊之獲其故校誘使言煌言竄處卽駕所獲船以夜半至懸巖出山之背攀藤上潛入其帳擒煌言獲其敕印疏聞得 旨嘉獎煌言死之煌言者明鄞縣舉人也 大軍下江南時浙東拒命煌言迎監國魯王於天台累官兵部尙書嘗航海至翁洲扈魯王再入閩尋招軍於天台與故將張名振合軍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逾年與鄭成功陷鎮江下蕪湖及徽甯池太等屬爲我總兵梁化鳳等所敗遁入臺灣成功尋沒於臺魯王亦殂煌言遂散軍居南田之懸巖懸巖在海中荒瘠無人惟山南有汶港通舟楫北則峭壁乃結茅其閒蓄雙猿伺動靜敵舟在十里外則猿鳴樹杪得準備至是軍以夜至始爲公所擒初煌言之航海也公係累其家屬以入告 世祖命無庸籍沒卽令其父以書諭煌言煌言復書曰願大人有兒如李通勿爲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以自贖其父亦潛寄語曰勿以我爲慮也公與江督卽廷佐提督張杰累書招煌言皆不屈公仍

厚待其家及煌言被執公命寄獄中而供帳甚盛許其舊部曲得來慰問官吏
願見者弗禁杭人爭賂守者求入見或求書煌言亦應之既就義遺民萬斯大
等請葬煌言於南屏山在岳忠武于忠肅二墓之間公亦許之嗚呼煌言之忠
固不愧文信國而公之賢實遠出張洪範上而 仁祖如天之大度益可想
見矣軍興以來度支苦不給公疏請復二十四監鼓鑄泉貨遂通四年疏請崇
節儉以維風俗又言用人宜寬小眚請 敕部分別罷誤降革人員量才錄用
以收得人之效又言駐防滿洲收買民人宜令地方吏給印契并曉諭諸鄰俾
知某人鬻身旂下後或逃歸有容留者乃可坐以窩逃罪事並下部議行會部
檄各省流寓人責令回籍公疏言落職罷任之員應卽回籍其身故而子孫願
留及流寓已有丁賦入版圖者聽自便得 旨漢軍速催回旗餘如所請五年
招降鄭錦之僞都督李順等六年夏以疾乞休 溫詔慰留八年二月薨於位
公洫浙八年多惠政而折獄尤敏有瞽者入屠者室呼無人竊其簪中錢而走
屠者追之則搏膺而詔曰天平彼欺吾瞽而奪之錢也公令投錢盎水中見浮

脂以錢遺屠者有殺人者既誣服矣公曰傷不及寸而刃盈尺必冤也戒吏更求之得真殺人者夏大旱山中人皆言魃至丹顏赤髯絳衣冠入門輒失財物公笑曰非魃也令邏者伺之遂獲盜營中將士多驕恣公嚴抑之告訐不得逞時浙東初平叛獄屢起公平情讞鞫全活者多遇忠義士之各爲其主者誠有司不得駢坐其家屬人以爲尤難遺疏上 賜祭葬如典予諡清獻廕一子入監讀書論者謂公一生清節誠足與宋趙清獻公先後媲美云

李忠襄公事略

李公率泰字叔達漢軍正藍旗人父永芳明撫順游擊歸命官至總兵公其次子也初名延齡年十二卽入侍禁廷 太祖皇帝賜今名以宗室女妻之弱冠從征察哈爾天聰間從征朝鮮崇德間從征明錦州又從征山東並有功洊擢副都統順治元年授刑部參政兼副都統帥師駐防錦州四月隨睿忠親王入關破流賊李自成尋同都統金礦招撫天津又帥甯遠駐防兵平定山東河南擒斬滿家洞賊將趙應元降其衆萬人二年隨豫親王破流賊於潼關移師

南征克揚州下江甯分領精兵三百徇蘇州松江所過城邑悉撫定惟江陰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等閉城抗拒逾月督兵攻破之豫王命公駐防蘇州會明將吳志葵黃蜚來犯時城中驍騎僅千餘公與巡撫土國寶登盤門塔以望外兵使百餘騎遶城外各張幟爲援兵志葵前鋒數百斬西門入長驅四五里不見一敵忽勁騎突起截擊殲之城外軍轟退公急令閉城嚴督薙髮違者斬髮旣薙卽驅之登陣內應旣絕外攻遂潰蘇州獲全三年隨端重親王博洛下杭州定福建冊功授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五年海寇犯福州漳泉諸郡 詔公與靖南將軍陳泰同心協勦至則擒斬賊渠曾慶等及餘黨數萬人時鄭彩連踪數千踞長樂連江諸城邑公會陳公分兵夾擊盡驅以出海復二縣又統師直入興化生擒僞總督顧世臣等十一人斬之興化平先是福州爲賊困十有四月城中人相食江西賊郭天才僞稱援兵自杉關長驅至福州駐兵洪塘載米麥江上誘郡民出就食會公提師抵建甯聞之卽間道飛檄巡撫使偵備賊乃夜焚洪山橋掠就食者千人以遁公至命有司收賊餘粟以甦遺民巡按御史

周世科大治椿杵釘鉸之刑考掠士民恣取財賄巨萬巡撫不敢問公疏劾之
世科伏誅百姓皆感泣六年從征大同叛鎮姜瓖下保德州擒斬賊黨牛化麟
等敘功加一雲騎尉先是順治元年更定官制名參政曰侍郎公仍以刑部侍
郎兼副都統事八年調吏部擢宏文院大學士條上三事一懲貪酷吏一給滿
洲兵丁馬匹草料一酌量營造工程次第 上從之尋坐誤增 恩詔赦款
免降世職爲騎都尉是年冬奉 特旨晉爵三等男十年以大學士洪承疇薦
授兩廣總督時明桂王朱由榔居安隆其帥李定國擁兵粵西十一年土賊廖
篤增等結定國爲寇公遣將分道進勦陣斬篤增於玉版巢十二年定國犯粵
東公領兵禦之敗其將高文貴會靖南將軍珠瑪喇率禁旅至合兵夾擊大破
之於新會城下乘勝逐北遂復高雷二郡所至賑恤民賴以安方新會之被圍
也城中糧盡且食人守者掠取婦女千餘口待斃公言於諸將盡釋之十三年
加太子太保調閩浙總督 命兼程赴任駐衢州當是時海寇鄭成功招集亡
命爲江浙閩三省邊患公旣蒞任相度形勢以賊踪來往無常非急整舟師不

足資戰守特疏增設水軍三千復增造哨船百餘艘爲勦禦計十四年招降海盜陳德容並疏言欲勦鄭逆當散其黨羽以撫佐之又言成功父芝龍不宜徙甯古塔其地近海恐由此遁患更大 上悉聽其言是歲晉二等男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明年招降僞都督唐邦杰副將林种等鄭成功犯溫郡陷平陽瑞安浙東告警公調江甯滿兵助勦賊敗去會 詔分閩浙總督爲二以都統趙國祚督浙江而以公專督福建駐福州賊黨陳斌旣降復叛率千餘人據羅星塔公馳檄會師燔其巨艦千餘賊遁因以舟師圍之斌降公奏斌屢叛狀誅之康熙元年公以漳州爲全閩門戶奏增設水師二千及副將游擊等官時賊踞定海之小埕公密會靖南王耿繼茂遣兵擊走之又萬安所先經遷毀僞總兵楊宣等復於其地築新壘公會師夾勦賊不能支揚帆遁未幾招降僞總兵林俊奇等六十一人兵千餘人二年降僞忠靖伯陳輝等僞官百三十餘人兵千六百人家屬八百餘人復統建甯延平邵武將弁三路進勦山賊獲逆渠王鐵佛斬之居亡何海賊五百餘人由梁山突犯內地公遣將夾擊大破之俘馘過

半復與靖南王統帥大兵航海攻克廈門乘勝取浯嶼金門二島鄭錦等勢窮宵遁三年四月擒斬甯化山賊錢禾招降僞總兵林國樑五月大兵至八尺門僞將軍翁求多率兵民六萬餘人納款公夜半渡海進拔銅山焚賊巢斬級三千三百有奇僞永安侯黃廷等率家屬及兵民三萬餘人降獲船艦軍械無算鄭錦僅以數十艘遁入臺灣 聖祖優詔獎敘六月以病乞休 手敕報曰

覽奏知卿病當卽允所請但閩省投誠官員兵民最爲繁衆其親行安插務使得所事竣然後來京閏六月遣將出洋勦賊擒僞總兵張賢時閩海金廈各島悉蕩平惟南山鎮海佛潭橋猶爲餘孽盤踞九月公遣將勦之斬賊黨七千有奇招撫男婦萬餘口十月別遣兵會勦茶子畚山寇生擒賊首余角四年再以病乞休 上慰留之士民亦固請留任五年正月薨於位遺疏言海賊遠竄臺灣奉 旨撤兵與民休息洵爲至計第將衆兵繁若撤之太驟則易致驚疑太遲又恐貽患目下當安反側之心日久須防難制之勢至數年以來令海濱居民遷移內地咸苦失其故業宜略寬界限俾獲耕漁庶稍甦喘疏上得

旨李率泰自任總督以來忠清卓著勦撫賊寇厥功懋焉今以久任巖疆積勞病殞深堪憫惻下所司議卹加兵部尙書 予祭葬 賜諡忠襄明年敘功追贈一等男子正宗襲

吳文僖公事略

國朝二百餘年來大湖南北登揆席者前後不及十人其科目最先特膺爰立之選者則江夏吳文僖公也公名正治字當世號賡庵湖廣漢陽人父崑有孝行公登順治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國史院編修十一年充順天副考官母憂歸服闋起原官十五年遷右庶子是歲 特簡翰林官十五人外轉公與湯文正公並與焉授江西南昌道歲暮單騎按獄其非法淹繫者悉釋之十六年遷陝西按察使誅巨猾人皆稱快所至以清廉執法著稱十七年 詔內陞超遷工部左侍郎調刑部釋江南無辜諸生二百餘人議奉行赦款宜速丈量宜停止禁狀外指扳嚴婦女私嫁皆著爲令七年補原官八年丁父憂十年補兵部督捕左侍郎充經筵講官明年擢左都御史疏言緝逃事例首嚴窩隱一有容

留雖親如父子但經隔宿卽照例治罪使小民父子視若仇讐一經投止立時拏解者係三次在逃之犯解到必當擬絞是甘心置之死地而不恤也伏思律有親屬容隱之條惟叛逆不用此律夫逃人乃旗下家人之事視叛逆輕重懸殊在律原無父子不許容隱之語今縱不便從寬亦當稍爲區別繼自今遇父子窩逃被旁人舉發者逃犯請照常治罪免坐窩隱若容留逾旬父子首報解部者逃犯照自首例減罪則首報者多逃人易獲 朝廷之法與天性之恩兩不相悖矣又疏言今歲兩澤愆期 皇上恤民念切方事祈禱卽沛甘霖小民正可服勤農桑不宜以得已之役致奪農時近因酌添玉田灤州霸州雄縣駐防旗兵因議蓋造營房伏思鼠竊剽掠有地方文武官捕治不煩添設旗兵若成羣大盜又非僅添數十旗兵遂可撲滅雖設兵原以安民而愚民無知一旦驟聞添設未免心生疑畏至蓋造營房縱不至驅取民房而工作方興未免勞民動衆應暫停止俟農隙時酌量舉行疏下部並如所請先是睿親王當國嚴旗下逃人之禁齎拜等繼之禁益嚴株連窮治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至

圈地建營房凡關涉旗務者漢官皆莫敢置喙自 天子俞公議逃人禁稍

寬居民若脫湯火而營房亦罷議添建疏出天下誦之是年遷工部尚書調禮

部於典禮多所考正十三年應 詔舉廉能吏公疏薦前給事中周體觀前知

州侯紹岐均下所司起用十五年典會試所得多知名士若彭侍講定求胡尚

書會恩翁尚書叔元王相國頊齡王御史奐曾許給事承宣其尤著者也十八

年自陳乞休 詔嘉其端誠勤慎慰留之二十年冬拜武英殿大學士時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編輯 三朝聖訓 大清會典一統志平定三逆方略

公皆爲總裁官二十五年實錄成加太子太傅二十六年乞休 優詔許原官

致仕三十年閏七月薨於里第年七十有四遺疏入 上震悼 命部臣議

卹典閣臣議諡法詞臣撰代言之文 諭祭葬碑其墓道 親定諡曰文僖公

在政府守成法持大體遇事竭忠勤盡言無隱 聖祖閱朝審冊有以刃刺

人股致死而抵法者 聖祖曰刺股尚非致命傷此可寬也公對曰當念死

者之無辜 聖祖曰朕非欲赦之當可議緩決耳他日又閱冊有囚當死

聖祖問此囚尙可活否衆皆以情實對公對曰 皇上好生之德臣等敢不奉行退而細檢果得可矜狀遂從末減嗚呼此可見 聖祖哀矜惻怛之仁而公所對均不愧大臣之言矣公崛起草茅以學行受 兩朝特達之知其大拜後熊文端公五年然文端逾年卽罷相其再入閣在公沒之後十八年公實爲先達居揆席五載以功名終所薦引多一時賢俊論楚材者當首屈一指云

楊以齋侍郎事略子忠訥 孫守知

國初臺省諸臣以伉直著聲者推海甯楊公雍正卽墨郭公瑋郭公長御史時疏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結黨營私納賄兼及尙書佛倫等並降黜有差又劾河督靳輔詹事高士奇都御史王鴻緒編修陳元龍王瑱齡給事中何楷皆罷免直聲震一時然如靳文襄高文恪陳文簡王文恭皆號稱名人郭公痛詆之論者或謂少過惟楊公事 世祖歷三垣三載疏前後三十上嘗一日而上九疏於天下事獨能見其大新城王文簡公稱公爲 本朝諫官第一公給專

兵科時 駕數幸南海子首上疏請慎起居略言郊原陟歷雖非畋遊可比然獸起於前馬逸於後驚屬車之清塵不能無萬有一危之慮 世祖震怒宣公跪苑廷 諭以閱兵習武之義公神色不變 上徐爲霽容當是時平南王尙可喜靖南王耿繼茂並鎮廣東公疏言粵民困苦由兩藩並鎮每牧令缺員市井無賴輒用重賄營委署取償民間凡土木工作役民無限制又增立鹽埠權私稅縱悍卒鑿山刊木奪商賈利正賦外復以藩令採買曰王穀王席皆責民供億民困不支今川貴底定請移一藩往鎮俾粵民甦息此則盈廷所不敢置議者公以新進小臣獨奮舌及之旣而靖南移鎮福建實公之讜論最先有以發之也海寇鄭成功陷鎮江犯江甯公劾本兵梁清標等不經畫於幾先又不圖維於事後請 嚴旨申飭各鑄級奪俸有差又疏劾銓政舛錯下宗人府都察院會議吏部諸臣並坐降罰又疏言明季仕途分門立戶意見橫生國事遂不可問由社盟標榜排擠報復所致請 飭學臣禁士子立社結盟以杜朋黨之漸又奏定鄉會試絕營競防弊竇之例皆下部議行及 聖祖御極

方在諒闇輔政大臣索尼鰲拜等頗張威福奏事者見之皆長跪公入獨立而語輔臣目送公曰此南苑上書諫獵者也自是奏事者皆得不跪康熙三年十月有星孛於翼軫抵降婁公時掌刑科印同官或言此爲舍譽星非彗也公獨疏請 皇上法宮齋戒下 詔罪己求直言詳詢利病有可惠民者立賜舉行疏入得 旨楊雍建直言可嘉今星象示異皆政教失宜所致宜力圖修省以答 天心尋 詔內外臣工各抒所見勿瞻顧因循公又言治本未登由於臣職未盡今部臣議事不肯直辭決斷或請下督撫或請移他部一案之處分經年未結一事之行止重複諮詢民間利病所關憚於釐正輒以往例爲詞是惟知推諉卸責而無任事之實心也督撫知百姓苦於私派浮征而不爲建長策以除積困見有司貪暴掎克闕有特糾者又復摘微罪引輕條是惟以蒙蔽養奸而無澄清之實政也請 嚴敕內外臣工力圖稱職仍前玩泄者罪之 上肆其言遂赦天下公於天安門聽宣讀赦書是日 御前發下紅本二獄囚當決吏籍紙尾進請鈔發公曰昨頒赦而今日行刑是 詔令不信於

天下也紅本當封還同官皆變色爭言不可公曰六科以封駁爲職古制也吾封之咎吾任之不以累公等有旨三法司再議二囚得不死用是直聲益震朝野焉公字自西一字以齋杭州海甯人補嘉興府學生貢太學順治十二年進士除高要縣知縣擢兵科給事中轉禮科分校己亥會試再轉吏科晉刑科掌印給事中以疾去召授戶科給事中食四品俸轉掌禮科遷兵部督捕理事官晉通政使歷太僕卿擢副都御史充己未會試副總裁授貴州巡撫入爲兵部左侍郎乞養歸奉母四載旣免喪詔舊任巡撫學政諸臣分修河工公奉命修高家堰以勞成疾引還四十三年五月卒於家年七十有四賜祭葬如禮公之令高要也地當廣右之衝制府駐節於是軍行絡繹供億甚煩羽檄至徵民夫動累千百有逃者胥吏輒繫之若牽羊豕納諸廨舍隙地凍餒不堪歲除飲椒酒公蹙然曰民夫亦人子也忍使露宿耶命徙廊廡下徹酒饌給之皆感泣縣境羚羊峽產硯平南靖南兩藩遣掾更采石役夫匠無算篝火入巖穴有失氣死者公力請罷役掾以硯遺公堅卻之人以比包孝肅云軍中索

榕樹條爲縉緝以然礮火耐風雨有百夫長持軍符下縣徵解語不遜公撻之歸告其帥帥愬之制府王公國光王公曰此廉吏不可犯也乃杖百夫長而薦公於朝遂得行取入京考選授給事中故事守令歷再募始預薦牘三年方報最公治高要甫一載就徵洵異數矣其任副憲也疏劾江西巡撫佟國楨庸碌無能國楨爲元舅國綱國維之從弟家門鼎貴以公疏鑄二秩調用其出撫貴州也道次銅仁無一卒之衛時吳世璠尙據雲南賊烽猝迫城下官屬請避去公曰銅仁黔地巡撫任封疆去安之因命燔其後山開南門以待偵者賊疑有伏不敢前既至貴陽疏立營制禁侵掠蠲賦稅省力役安集流吐師旋有失約束者輒上章劾奏軍中號爲楊一本舊例土司謁巡撫必鳴鼓角交戟支於門俾拜其下公曰無庸也引至座前問疾苦賜以飲膳土苗咸輸服始至斗米值五千錢公連章請餉輓運相繼披榛翦棘教以耕耨比三年成樂土焉天子嘉公成績召佐中樞公在行間久西南徼將弁多公所拔擢遇事得其要領措置咸宜公早以文學受知世祖每上章奏輒稱善迨巡撫命下

賜宴瀛臺例止予鞍馬甲冑公獨拜 命騎入東華門加 賜白金五百兩表裏各十端 聖祖南巡迎鑾三百里外 賜御書額曰松喬堂生平一話一言必準於古和而介剛而無虐故風節獨高一時所著有黃門疏稿二卷撫黔奏疏八卷政學編一卷景疏樓文集十卷子四長中訥字嵩木康熙辛未進士由編修官中允督江南學政罷官後築園曰拙宜與許尚書汝霖查編修慎行陳侍御勳修香山洛社故事少學詩於竹垞檢討能得其傳著有叢桂集孫守知字次也庚辰進士官平涼知府工詩與歸安沈樹本平湖陸奎勳嘉善柯煜稱浙西四才子所著曰致軒集

王文靖公事略

公諱熙字子雍一字胥庭號慕齋順天宛平人父崇簡明崇禎癸未進士 國朝順治三年以薦補選庶吉士授檢討累官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嘗疏請賜卹明季殉難諸臣范景文蔡懋德等二十八人又議定帝王祀典罷宋臣潘美張浚從祀皆從之卒諡文貞公由順治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十年春

世祖親試習 國書翰林公列優等 召見以滿語奏對大蒙 褒賞累
遷司業中允洗馬諭德 召入南苑校譯大學衍義及勸善書遂 命長直南
苑常隨獵 賜乘 御馬十二年初設日講官以公及學士麻勒吉胡兆龍等
充之公直講稱 旨 諭嗣後講官不必立講遂侍坐尋奉有 駕出卽隨不
必請 旨之諭明年遷侍講學士又明年晉宏文院學士時文貞公方任國史
院學士 世祖諭曰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爾誠恪特加此恩尋充經筵講
官教習庶吉士典武會試擢禮部右侍郎兼掌院學士十七年 上命造直
房景運門內公與諸翰林分班直宿考滿加禮部尚書銜文貞公適長禮部父
子同部尚書海內榮之十八年元日 上不豫公日請安於 御榻前初六
日漏三下 召入養心殿 諭曰朕勢將不起可詳聽朕命撰詔書公匍伏飲
泣筆不能下 上命抑悲痛卽榻前起草公拭涕書第一條進恐 聖躬過
勞奏移乾清門下撰擬凡三次進呈皆報可初七日薄暮繕畢 世祖卽以
是夕上賓公偕顧命諸大臣入哭同擬 尊諡及 聖祖卽位年號又爲輔

政大臣索尼等撰誓文至於面奉憑几之言有事關國家大計與諸大臣再三密議而後決者公終身不以語人雖子弟莫得而傳也康熙元年以禮部尚書管左侍郎事三年坐失察欠糧舉人入場奪尚書銜五年除左都御史疏請嚴督撫徇庇司道處分又言近例招民百家送至盛京得授知縣不肖奸人往往借資爲市宜改給散秩又言江楚閩粵諸路王公將軍督撫提鎮多自置官商奪民利又奸商多指稱藩下挾勢橫行宜嚴飭申禁又言官吏捐輸博議敘名出私橐實取自民間宜一切報罷均從之當是時平西王吳三桂駐雲南平南王尙可喜駐廣東靖南王耿精忠駐福建擁兵踰制三桂尤驕縱公疏言一歲賦入大半耗於兵餉就雲貴言歲需餉銀三百餘萬兩急宜減汰綠旗額兵其藩下餘丁亦宜遣散屯種庶勢分而餉亦裕詔下所司議省額餉百餘萬七年夏旱金星晝見詔求直言公疏陳法祖所以敬天請飭部院諸司詳察見行事例有因變法而滋弊者悉遵舊例更正詔下所司確議於是鄉會試仍用八股文又前此各官儀衛踰制河工不立限期刑部獄囚霜降後不卽朝

審至是皆改遵舊例其繁例就刪者復數十事中外稱便又疏言逃人詭稱寄頓財物不必遽行句取致累無辜至窩逃之人物故其妻子請免流徙從之遷工部尙書調兵部十二年三桂反明年公疏言大兵已抵荆南元惡旦夕授首逆子應熊素憑勢位黨羽衆多大寇在外大憝在內請速正法傳首湖南四川以寒老賊之膽以絕羣姦之望以激厲三軍之心疏入應熊旋伏法方滇黔之初告變也都城內外一夕火四起尋有僞朱三太子之獄捕繫數百人掠治不得主名皆應熊及其黨爲之三桂自恃角距已成又以其子方尙主朝廷必不殺以爲之招及應熊誅三桂驚悸發病竟以死人皆躓公之能聲大義云十五年奉 諭專管密本前此漢官不與聞軍機異數也會 詔舉賢能官公疏薦原任御史郝浴候補司道鄭端周體觀 詔徵博學鴻儒薦原任推官尤侗中書汪懋麟皆次第錄用十七年丁父憂二十一年卽家投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公在政府務以和平寬大宣 上德意罷權宜之計停加征之額不沽名不市恩不植黨援於四方利病及國家典制沿革無不周知遇事直陳無隱

而一不以己與也二十五年加太子太傅二十七年典會試三十一年以疾請告 溫旨報曰 先帝舊臣俱已凋謝惟卿獨在班列雖精力就衰而老成常侍左右殊有裨益其勉自調攝不必求罷嗣屢疏乞休四十年八月 優旨允致仕晉少傅 賜寶露禁藥帑幣上珍明年上元節 賜宴於家四月遣侍衛賚 手敕於榻前 賜公曰卿耆年舊德自去歲告病在家朕無日不注念老臣也近日九卿皆求匾額字對想卿身雖在告心未嘗不在朝中故特書匾一聯一賜卿卿其勉強餐食輔以醫藥慰朕不忘舊臣之至意復傳 諭如病少愈朕尚欲一見四十二年上元節復 賜宴於家越旬有二日薨年七十有六時 車駕方南巡聞訃震悼 命直郡王允禔大學士馬齊率侍衛往奠且傳 諭直郡王曰大學士王熙係 世祖章皇帝舊臣宜行拜奠之禮舉哀酌酒於是王行三叩禮大學士九卿等合詞具劄謝恩尋 賜祭葬如例諡文靖公立朝五十餘年盡力抒忠完全名節以恩禮始終性篤孝十二歲母梁夫人病革禱於天願減算益母壽文貞公晚歲好遊常徧歷西山諸勝公恐其勞

於登陟乃構怡園於宅西偏蒔芍藥數百畦於豐臺別墅文貞公顧而樂之比捐館舍公年踰五十矣號泣如孺子顏書屋曰慕齋待兄弟友愛布政使然巡撫燕金衢道照皆以公推蔭起家者也生平邃於經史工詩文尤好施與京師義學育嬰堂月有伙助凡大典禮如耕藉田冊立東宮陪祀闕里大制作如總裁實錄玉牒典訓方略國史明史一統志公皆膺其任前後 賜宸翰十餘幅堂額三曰席寵堂曰曲江風度曰耆年碩德他珍物不可勝紀公遇事持大體在 上前或危論或微言率能動聽平定三逆後撰方略 聖祖忽諭閣

臣曰當三桂反時漢官有言不必發兵七旬有苗格者又其時漢官多移妻子回家何也顧學士韓菼曰爾爲朕載之菼退而皇恐公昌言閣中曰有苗格乃會議時魏蔚州語告者截去首尾遂失其本意然如其言豈非誤 國移家偶然耳日久何從分別其移者豈非背 主漢官負此兩大罪何顏立 朝翼日公執奏懇懇如閣中語 上微笑曰固知此二事不可載也事遂寢公嘗語諸學士曰吾昔從 駕椒園 世祖問有子幾人以二子對蒙 賜名克善

克勤克善實能文吾不使與試不然者當丁酉時吾不免作高郵公矣時上痛懲漢人師生交通之弊公遇鄉會試輒辭免開列戊辰典禮部試蓋特命也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

李文襄公事略

李公之芳字鄴園山東武定人順治四年進士任金華府推官居五年郡無滯獄入爲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會六部裁啓心郎屬公總理十四司覆奏事宜聲績大起十五年擢御史疏陳各省錢糧私僉民解之害又言州縣路當孔道迎送往來有曠官守請嚴飭禁止皆從之十六年疏劾廣督李棲鳳以失守城池之郭光祖委署左江道以私罪奪職之推官季弈聲復原任 敕部議處如例十七年出按山西甫半載墨吏皆解綬去康熙五年巡視兩浙鹽政八年內大臣鼐拜獲罪拘禁大學士班布爾善以結黨行私任意票擬伏誅公疏請飭大學士等均內直票擬公同候 旨杜任意更改之弊從之又言自順治十八年以後督撫多賁緣而得有所恃以無恐勒索屬員朘剝百姓根深蒂固惟其意

所欲爲自與受同罪之法嚴無敢糾督撫之貪者與者不認則言者涉虛卽確然有據亦不能執其人而問之矣有貪之利無貪之害彼何憚而不爲耶乞賜親裁罷斥溺職督撫吏治庶有起色於是直省督撫降黜休致者數人九年八月內陞 命支四品俸仍任御史十一年超拜左副都御史疏言吏治之敝在文法太密方面有司嘗有在任三兩年而罰俸至二三十年者夫俸薄尙恐不足養廉況積年無俸能責其潔己愛民乎且例之所在不問賢不肖但繩之以法雖廉能卓著遇細故亦多罣誤以去賢者不可多得來者不必盡賢徒病民而使權歸胥吏焉用之請除去繁苛求實效疏並下所司議行會巡鹽御史杭奇常錫允以詐贓爲商人控告 命公赴浙察審得實並論絞擢吏部右侍郎十二年夏 命以兵部侍郎總督浙江軍務洩事甫兩月吳三桂反雲南公檄總兵李榮副將王廷梅牟大寅陳世凱鮑虎等分道禦賊又請調江南滿漢官兵駐閩浙交界處並發江西重兵守鉛山玉山以壯聲援當是時賊由常山陷開化壽昌淳安由處州犯義烏浦江東陽湯溪龍游叛鎮祖宏勳陷平陽踞

溫州尋陷黃巖犯台州及紹興集悍卒數萬窺衢州公偕平南將軍賴塔率滿兵千綠旗兵二千鄉勇五百以五月自杭趨衢時自巡撫以下僉謂會城根本地不當移鎮公曰今日事勢所牽在衢上游失則全浙動搖江淮以南皆不能安枕矣遂行七月閩賊大舉攻衢衆寡不敵公大閱將士於水亭門宣布朝廷厚恩陳說大義衆感泣願決死戰兵旣接礮聲震地流丸如雨左右請少避公不可曰今日之事以兵勝敗爲吾生死可稍怯耶守備程龍怯戰斬以徇於是將士殊死戰一可當百遂敗賊於阮西斬馘數千陳世凱等乘勝復義烏湯溪牟大寅破賊常山游擊王世萬破賊龍游鮑虎復壽昌王廷梅敗賊於金華李榮復東陽尋大敗賊於金華之壽溪斬僞總兵張元兆等毀寨十八參將洪起元敗賊於紹興復嵎縣先後得旨嘉獎時大將軍康親王統禁旅出金華遣貝子傅拉塔等勦賊溫台賊之在處州者逼衢州東南在江山者逼衢州西南公分飭守禦勿遽迎擊乃奏增本標爲五營得兵五千十一月賊衆五萬自常山逼衢州結寨數十翼聯南路賊巢公與賴塔督兵進戰斬賊萬餘追奔二

十里十四年冬疏言被賊之地一望蕭條啼號載路卽如衢州近城難民九千七百有奇散處各鄉者不可數計請發庫金賑從之時賊帥馬九玉朱懷德等屯踞江山常山開化其溪口清湖大溪灘茅村前嶺皆列賊營且散布處州金華山谷四出窺犯公命榮世凱廷梅等分路攻勦皆大捷五月公與賴公乘連旬水漲由南塘擣賊前嶺陣斬七百餘級墜崖落水死者無算十五年春遣將由遂安截賊後路連破賊寨復開化公遂建議直搗仙霞關爲摧堅制勝之策有詔命公條上進取機宜公言進取之路不在溫處在三衢今悍賊悉萃於此此賊破諸賊必駭散雖僞將馬九玉朱懷德等抗拒河西而江常之閒有閒道可襲我軍進擊使賊首尾不相顧從此入閩可奏蕩平矣疏入從之時康親王自金華至衢州八月合軍進克大溪灘復江山縣將戰王問公公策以必勝明日捷書至王大喜曰岳忠武之策楊么不是過也時馬九玉猶冀繞道奪仙霞而諸將已受公密檄急據關口夾擊賊將金應虎等窮蹙乞降於是康親王大軍遂入閩臨行公啓曰王但飭諸軍勿擄掠卽長驅入福州兵不血刃矣未

幾精忠降檻送京師時溫處賊悉解散而僞總兵馬鵬汪文生陳山僞將軍程鳳等猶分踞江西之鉛山玉山弋陽德興公疏請會勦而江西兵方禦三桂逆黨於袁州不遑東顧公遂遣將克玉山破賊木城六又自白沙關趨德興破賊寨十有三擒馬鵬託之別將復鉛山興安弋陽貴溪等城捷聞加兵部尙書十六年夏遣參將蔣懋勛等勦玉山之巖椒洞陳山率衆降程鳳死其妻王氏以所屬六萬七千餘人就撫而僞總兵林爾瞻尙擁衆數萬以鉛山上饒與福建光澤錯壤之石壘爲巢穴公命懋勛等由鉛山進勦分扼要隘率數騎入寨招撫乃以衆二萬出降又僞都督李日生僞提督洪成龍分踞玉山之八仙洞老鼠洞十七年公遣懋勛及參將閻進等討平之各斬賊千餘毀其寨時海寇鄭錦窺伺瀕海郡邑公遣將敗賊於象山又敗之於温州賊將詹天樞遂赴總兵陳世凱軍前降十八年檄定海總兵牟大寅巡海遇賊戰於孝順洋斬僞將童耀等及賊兵三千有奇毀船十九獲船十五賊奪氣遁公念賊平後最急者無如蠲免及賑卹疏請豁金衢嚴溫處五郡十六年以前額賦部議不可公上言

恤民以固邦本裕賦以資國用兩者並重然必使有可生之民而後有可征之賦浙東被賊蹂躪民不聊生不急予蠲免則舊逋既缺新逋愈積卽日黜一官於事無濟且蠲此不可復征之賦俾民得休養生息以供將來之稅正所以爲國家財賦計也 特詔從公言貧民陷賊中來歸者公悉給衣廩又設淖糜於通衢賑往來饑民百二十二萬有奇流移盡復故土方事之殷羽檄日數至人情洶懼東南數千里惟視公一人爲安危孤軍扼險措拄三載卒使浙水以西無匹馬騎輪擾及境上則皆公守三衢力也公以文臣躬擐甲胄冒矢石大小百四十餘戰所向克捷雖宿將皆謝不如而部議敘功僅及十之一二前後招降文武僞官六千二百有奇賊兵十六萬五千五百有奇中樞敘武職加至二十九等銓曹敘有司亦如之獨以督臣轄全省不敘再奉 諭旨乃酌加三級久之授雲騎尉世職或有言賞不酬庸者公瞿然曰凡此敘錄皆出 特恩雖胙土之榮不是過也二十一年秋還杭州冬 召爲兵部尙書入朝口不言功有問及者則曰 天子廟謨將帥用命吾何有焉二十三年調吏部飭諸吏

坐曹聽行文書無得與銓事宿弊一清明年夏患癰 詔遣御醫診視頒上方
珍藥既愈以老疾請 溫旨慰留二十五年復請尋授文華殿大學士辦理機
務明年春致政歸二十七年 乘輿南巡過德州公迎謁道左 聖祖垂詢
曰卿尙能乘騎至此邪 賜上尊玉粒慰勞倍至里居凡七年薨時三十三年
十一月也年七十有三是日天鼓鳴大星夜隕訃聞 上軫悼 賜祭葬
特諡文襄公初在言路以謬譌聞彈劾貴要無所避既督兩浙沈毅持大體不
輕言笑而批會案牘能曲盡物情在軍堅守賊衝有進無退與諸將軍約有犯
令者必按法治罪使知吾輩不縱兵以毒民則民心固而軍法亦立將軍然之
未幾滿兵有犯法者公升堂發令箭詣將軍縛兵至斬之百姓皆歡躍舟次富
陽一卒與賣菜傭競立鞭之嗣是滿漢兵莫敢不奉法以能有成功入筦部務
嶽嶽無所詭隨國家有大議片言擘畫確不可易敷歷中外四十年以精勤奉
職以恪誠事主以天下善人君子得行其志爲愉快嘗言士大夫立名節易全
名節難每聞中朝錄一正人輒喜形於色曰天下蒼生福也雍正十年 詔入

祀賢良祠乾隆三十二年 高宗追念公功所得世職 命世襲罔替

米敏果公事略

子貞襄公馬斯喀
公李榮保

文穆公馬齊

勤恪公馬武

莊愨

公諱米思翰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父恪僖公哈什屯天聰中授侍衛擢禮部參政從征瓦爾哈部有功崇德三年禮親王代善聞明總兵沈志祥欲率石城島兵衆歸附遣恪僖公招之志祥遂來歸六年大軍圍明錦州明總督洪承疇率兵十三萬赴援據松山總兵曹變蛟夜犯 御營恪僖公先衆捍禦手腕中鎗仍裹創力戰卻敵得 優賚白金及蒙古二戶順治元年擢內大臣予騎都尉世職晉輕車都尉加一雲騎尉列議政大臣七年秋攝政睿親王有疾恪僖公同貝子錫翰等往視睿親王曰予有疾 上宜臨視又曰勿以予言奏

請既而 車駕幸視之王以大臣等違令擅請也罪之降世職爲騎都尉明年

世祖親政鑒其無罪復所降職尋晉一等男初冷僧機與恪僖公同爲內大臣冷僧機詔附攝政王及王薨冷僧機揄揚其功績因誣奏昔日兩黃旗大臣謀立肅親王事 詔下法司鞫問集恪僖公及議政大臣巴哈等質之盡得

其阿諛誣陷罪狀肅親王之爲睿親王害也尙書鞏阿岱與都統和洛輝等議殺肅親王子富綬恪僖公言王無滅嗣之罪與巴哈力持不可事乃已至是

世祖封富綬爲顯親王和洛輝以黨附睿王爲議政大臣蘇克薩哈所劾磔死鞏阿岱與冷僧機朋比爲奸事覺 詔逮勘恪僖公亦質之遂皆伏法時鄭

芝龍歸誠授子爵隸正黃旗其子鄭成功仍踞海島寇掠福建恪僖公奉 命偕內大臣遏必隆齎拜大學士范文程宣 諭芝龍令其招降成功芝龍因遣人往福建取其妻妾及幼子至京十二年加太子太保兼一雲騎尉奉 命往

朝鮮勘獄還奏稱 旨尋致仕康熙二年薨年六十有六 賜祭葬諡恪僖乾

隆元年 詔入祀賢良祠十三年冊諡 孝賢純皇后 推恩先世追封一

等公長子米思翰襲一等男兼一雲騎尉卽敏果公也康熙六年由侍衛總管內務府時輔政大臣有欲假用尙方器具者公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嚴拒之或怵以危言不爲動 聖祖皇帝旣親政知其守正不阿授禮部侍郎八

年擢戶部尙書列議政大臣先是各直省歲賦聽布政使存留司庫時有挪移

虧缺之弊公疏請通飭各省自俸餉諸經費所餘悉解部由是句稽出納瞭如指掌當是時天下一統邊境乂安而尙可喜鎮廣東耿精忠鎮福建藩屬將弁咸惰遊驕縱吳三桂鎮雲南尤自恣要請無已俸餉多浮糜輓輸勞費十二年可喜請撤藩歸老遼東三桂精忠亦陽請以覘廷議疏下戶兵二部公與兵部尙書明珠等議令俱撤藩移山海關外時廷臣有言三桂不可撤者以兩議入奏公堅持宜撤得 旨允行旣而三桂叛 聖祖命王貝勒大臣帥八旗兵征討議者以軍需浩繁謂宜就近調兵禦守公言賊勢大非綠旂兵所能制宜用八旂禁旅會勦至軍需內外協濟足支十年可無慮乃請以內府所儲分年發給復綜核各省庫金倉粟以時撥運皆稱 旨十三年疏言大兵勦賊屢奉 明詔以正賦給軍需恐有司或借端私派請 敕各督撫嚴察所屬凡供應糧餉薪芻一切動用官帑毋許苛派其購自民間者務視時價給值勿纖毫累民奉 諭如議速行公長戶部清操矚然竭力治軍需以勞成疾是年十二月薨於位年四十有三 聖祖軫恤備至 賜祭葬如典禮諡敏果方三桂精

忠之相繼叛也滇黔楚蜀閩粵悉爲賊踞人謂撤藩實速之變爲持議者危

聖祖諭廷臣曰朕自少時卽以三藩勢燄日熾不可不撤豈因其叛遂諉過於人耶及逆黨平 上追憶持議諸臣猶 諭稱公不置乾隆元年 詔入

祀賢良祠十三年推 孝賢皇后恩追封一等公子四曰馬斯喀馬齊馬武

李榮保

馬斯喀初任侍衛兼佐領洊擢副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康熙三十五年三月

上親統大軍由中路進征噶爾丹 命領鑲黃旗馬鎗兵以從先朝奉 命

同內大臣等議定出征營陣隊伍序次四月 駕駐什巴爾台距克魯倫河不

遠而西路軍尙未至圖拉 諭王大臣集議機宜信郡王鄂札等請駐師稍待

馬斯喀與內大臣明珠等議卽進薄敵營 上從其議五月師抵克魯倫河

噶爾丹望見 御營大驚奔竄 上親統師追至拖諾山 命馬斯喀爲平

北大將軍率師追勦至巴顏烏蘭噶爾丹已先遇西路軍轉戰至昭莫多大敗

竄遁馬斯喀迎會西路軍收集降人千餘乃班師尋列議政大臣九月扈 駕

出邊經理軍務十一月 命帥師駐大同二十六年春授昭武將軍移師甯夏
救參贊撫遠大將軍費揚古軍務先是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自內地盜馬
逃歸噶爾丹大將軍令以降人導引率兵追之坐追勦遲緩論革任 詔留內
務府及佐領任尋授都統四十三年六月薨 賜白金千兩 遣內大臣領侍
衛十人奠茶酒 命皇子於發引時往 賜祭葬 予謚貞襄
馬齊由廢生授員外郎累遷郎中內閣侍讀學士康熙二十四年授山西布政
使就遷巡撫二十六年夏 上嘉直隸巡撫于成龍清廉 命九卿各舉廉
吏大學士等以馬齊及范承勳姚締虞對會御史陳紫芝疏劾湖廣巡撫張烱
貪黷 詔馬齊及于公成龍往鞫得實論如律二十七年遷左都御史 命籌
議遣官與俄羅斯定界事疏言俄羅斯侵踞疆土我守邊官兵困之於雅克薩
城本可卽行勦滅 聖慈寬容不忍加誅釋歸故土今悔罪乞和已蒙 俞允
特遣大臣往議垂之史冊所關甚鉅其檔案宜兼書漢字漢官一體差往事
下部議行五月 命同尙書張玉書等往閱罷任總河靳輔所修中河諸工善

否暫署河道總督二十九年列議政大臣故事都御史不預議政異數也尋擢
兵部尙書明年春 詔安輯喀爾喀於沿邊內外避噶爾丹劫掠 命偕侍郎
布圖等先往調集左右翼部長至上都河等處候 上親行撫綏四月 駕
臨閱視 命詳議喀爾喀諸王貝子公等坐次儀節宴賚之又明年調戶部尙
書三十三年奉 命往盛京督賑尋奉 命往賑山西平陽等屬地震被災戶
口動帑金十有二萬并停征洪洞浮山等處額賦三十五年春 上親征噶
爾丹先期 命往調喀喇沁翁牛特兵還朝兼理藩院尙書 命與大學士阿
蘭泰等分班直宿禁城是年噶爾丹敗遁 詔以來春駐蹕邊外調度搜勦機
宜 命先往甯夏安設驛站並察勘行途宿次三十七年 命偕副都統烏達
禪等往洺喀爾喀諸部會盟宣 諭禁約三十八年奉 命勘漕河并往山西
讞獄還授武英殿大學士 御書永世翼戴匾額 賜之四十七年冬內大臣
佟國維等以建儲事密奏 上諭滿漢大臣會議保奏 特諭馬齊勿預其
事四十八年正月 上問廷臣曰去年冬朕躬違和命爾等保奏可爲儲貳

者何以獨保允禩其日先舉允禩者爲誰諸臣奏公同保舉並無倡議者

上曰朕知此事必係佟國維馬齊授意於衆衆乃依阿立議耳馬齊奏諸臣所議臣實不知 上復問大學士張玉書等玉書奏曰會議日大學士馬齊溫

達先臣列班臣問議舉者爲誰馬齊答以衆議欲舉 皇八子允禩臣等同行保奏 上曰此明係馬齊暗中喻衆如此大事尙懷私意豈非欲樹恩於允

禩爲日後專恣計耶下王大臣等議立斬弟副都統馬武等坐罪有差盡奪其族人官得 旨免死拘禁是年十二月俄羅斯貿易人至 上以馬齊舊管

俄羅斯事復令管理馬武等尋亦起用五十一年署內務府總管五十五年復授武英殿大學士六十一年十一月 世宗御極賞輕車都尉 命襲其祖

恪僖公一等男爵合新給世職晉二等伯加太子太保雍正元年改保和殿大學士晉太保三年秋以總理事務竭盡忠誠 賜騎都尉以其第十一子富良

襲十三年九月乞致仕 允之乾隆四年五月 高宗諭曰原任大學士二等伯馬齊在 皇祖時卽簡任機務倚毗甚殷及 皇考卽位特命總理

事務嘉其勞績賞伯爵世襲罔替朕卽位之初以年老力求解退重違其意俞允致仕俾頤養高年以示優禮耆舊之意念其歷相三朝年逾大耋抒忠宣力領袖班聯舉朝大臣未有若此之久者茲聞患病甚重本欲親臨看視因北郊在卽時值齋戒不獲親往 特命和親王及皇長子永璜公訥親代朕看視望其痊可儻果不起可賞帑金五千兩經理後事是月薨年八十有八 諭部優卹 賜祭葬 贈太傅諡文穆仍 命富良襲爵合前襲之騎都尉晉一等伯兼一雲騎尉十五年 詔加伯號曰敦惠并 命入祀賢良祠

馬武由侍衛兼管佐領擢副都統康熙二十七年奉 命閱視中河三十五年春 上親征噶爾丹 命從征五月凱旋十月從 上駐蹕歸化城 命迎犒右衛兵還奏兵丁步行者多食用未裕 詔兵部按籍賞銀人各三兩四十八年因兄大學士馬齊與內大臣阿靈阿等議奏保 皇太子事獲罪馬武亦褫職五十年起內務府總管六十年遷都統明年 世宗御極授領侍衛內大臣四年冬 冊封怡親王以大學士馬齊爲正使馬武副之 特旨皆晉

一秩十二月疾 遣太醫診視 諭曰馬武事 皇考五十餘年不離左右
恪恭謹慎當盛暑嚴冬無幾微倦怠之色其平生胸懷坦白情性和平朕念係
先朝侍從之人聞其病重屢降 旨往視諸大臣合詞勸止遣親王皇子前
往代朕看視尙望其痊可儻至不起著照伯爵賜卹賞銀千兩并給世職以示
朕優眷老臣至意尋薨 賜祭葬如典禮諡勤恪 予輕車都尉世職子薩喇
襲

李榮保初襲一等男兼一雲騎尉由侍衛遷前鋒參領終察哈爾總管乾隆二
年以 冊立 皇后彝典追封一等公子其第四子富文一等侯爵十三年
追封米思翰一等公爵之 命下仍以富文襲十四年李榮保第十子大學士
忠勇公傅恆經略金川功成凱旋 詔視勳臣額亦都修國維之例 賜建宗
祠春秋致祭自恪僖公始敏果公及李榮保並入祀追諡榮保曰莊愨

白忠勇公事略 蘇克薩哈 蘇納海 朱勸愨公昌祚 王愨愨公登聯
公諱白爾赫圖姓納喇氏滿洲正白旗人初授兵部副理事官崇德五年從圍

明錦州敵出城犯我左翼力戰卻之復擊敗杏山敵騎六年同前鋒統領吳拜等屢敗明總督洪承疇兵於松山杏山闕擢前鋒參領順治元年大兵入山海關討流賊公擊敗僞總兵唐通於一片石既定燕京追賊安肅及慶都大殲其衆復隨豫親王西勦李自成連破賊營克潼關二年移師江南徇蘇州擊走明巡撫楊文驄獲船二十有奇進征杭州敗馬士英之衆分兵徇湖州用雲梯克其城三年隨端重親王博洛征金華敗賊衆於八步嶺進定福建五年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征湖南時自成餘黨王進才馬進忠袁宗第等分踞寶慶武岡六年公帥本旗前鋒數百人至湘潭遇敵兵萬餘奮擊大破之進征寶慶敗迎戰賊衆克其東門賊於城外結九營將復來犯公擊之潰賊跳河走溺死者無算尋由武岡征沅州過洪山屢敗進才進忠宗第等賊據烏撒堅守偕前鋒科爾坤奪其門擊走之進定全州凱還得 優賚八年從征山東土寇戰於涼青山又戰於鳳凰山寨皆斬其將累晉一等輕車都尉十三年擢前鋒統領十五年從信郡王多尼征貴州時明桂王據雲南遣李定國白文選劉正國竇名望等

扼踞貴州要隘大兵至安莊衛正國逆戰公先諸將陷陣敗其衆斬正國於響水橋導大兵渡盤江進克雲南城十六年公率所部進攻玉龍關文選遁躡擊之獲金印一象三馬百有四十擒僞總兵呂三貴等大兵取永昌府渡潞江定國設伏磨盤山山在潞江南二十里亦名高黎貢山西南第一穹嶺也鳥道窅箐曲通一騎定國度大軍累勝窮追必不戒設柵數重爲三伏以待約俟我師至三伏山巔號礮起首尾夾攻我前鋒旣深入伏處覺其謀諸帥急退傳令舍騎而步以礮發其伏公下馬據石立連發三矢殪三人敵大駭潰我後軍繼進合擊之敵兵死林箐中者三之一鏖鬪死者三之一我軍殺傷亦略相當定國坐山巔聞信礮失序驚駭忽飛礮落其前擊土滿面乃奔竄名望據柵拒守公率衆拔柵斬名望遂取騰越州桂王及定國文選皆遁窮追踰南甸而還降明閣部大臣侯伯將軍總兵以下百餘人獲士馬象駝數萬 詔信郡王班師公及都統卓羅留駐雲南定國之竄孟良也未幾復圖入犯約降將高應鳳內應以桂王印劄誘元江土司那嵩叛公與卓羅進討敗賊於磨籠口進圍元江掘

壕困之越月城陷那嵩自焚死擒應鳳斬於軍 賜白金鞍馬十八年隨定西將軍愛星阿取桂王於緬甸十一月會師木邦聞白文選遁錫箔江公與都統遜塔等簡精銳先發至則文選已毀橋遁乃結筏以濟師次舊挽坡將軍令公率前鋒百人往蘭鳩江取緬人所獻明桂王及其親屬至軍中康熙元年 詔班師晉爵一等男公在雲南戰功最著爲輔政大臣鼇拜所抑未得優敘六年遂與於蘇克薩哈之難蘇克薩哈者額駙蘇納長子公之族人少隨征明錦州及松山杏山並著戰功襲父爵三等男順治八年任議政大臣晉一等男初隸睿親王屬下旣睿親王薨於獵所蘇克薩哈與王府護衛詹岱等舉首其殯殮服色違制及謀遷永平諸逆狀 命諸大臣質訊皆實遂論睿親王如謀逆律十年以護軍統領同都統陳泰等率禁旅出鎮湖南十二年賊帥劉文秀遣僞將盧明臣馮雙禮等犯岳州武昌蘇克薩哈伏兵邀擊大破之文秀引兵寇常德戰艦千餘蔽江下蘇克薩哈揮諸軍奮擊六戰皆捷縱火盡焚其船明臣赴水死雙禮負創遁降僞將四十餘人文秀走貴州敘功晉二等子任領侍衛

內大臣加太子太保十八年正月與索尼及遏必隆鰲拜同受 顧命爲輔政大臣奉 聖祖皇帝嗣統是時索尼爲 四朝舊臣遏必隆鰲拜皆以公爵先蘇克薩哈爲內大臣鰲拜尤功多意氣凌轢人多憚之而蘇克薩哈以額駙子入侍 禁廷承 恩眷奉 遺詔輔政名亞索尼與鰲拜稱姻婭而論事多與之迕積以成讎會鰲拜欲令鑲黃旗與正白旗互易屯莊索尼遏必隆皆弗能止遂行圈換之令旗民皆不便康熙五年大學士蘇納海坐撥地遲悞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等坐紛更阻撓罪皆論死 上覽部議 召詢輔臣咸曰應如議獨蘇克薩哈不對 上因不允所請鰲拜卒矯 詔並予棄市未幾索尼死鰲拜益驕恣蘇克薩哈慮其逼己也居常怏怏六年 聖祖親政諭部加恩輔臣越日蘇克薩哈奏請往守 先帝陵寢庶如綫餘息得以生全有 旨詰問鰲拜與其黨大學士班布爾善等遂文致之誣以怨望不欲歸政構罪二十四款坐奸詐欺飾蓄異心論如大逆應與其長子內大臣查克旦皆磔死餘子六人孫一人兄弟之子二人皆斬決族人前鋒統領白爾赫圖

侍衛額爾德等皆斬決獄具入奏。上知鼉拜素與蘇克薩哈有隙構成罪狀。諭以核議未當不許所請而鼉拜攘臂。上前強奏累日卒坐蘇克薩哈處絞餘悉如議。八年五月鼉拜既敗奉。特旨蘇克薩哈卽有罪不至誅滅子孫此皆鼉拜挾仇所致深爲可憫。白爾赫圖等無罪誅戮尤爲冤屈。其蘇克薩哈及白爾赫圖等均復原官。於是公得還官復一等男爵。仍晉三等子。白爾肯襲爵尋。賜祭葬如典禮。諡公曰忠勇。而蘇克薩哈亦復原官。及世爵三等子。命其幼子蘇常壽襲。

蘇納海公姓他塔喇氏滿洲正白旗。人性慈祥才識尤明敏。於順治三年由王府護衛擢內宏文院學士。歷吏部侍郎。緣事罷尋起國史院學士。充經筵講官。遷禮部侍郎。加太子少保。再遷工部尚書。十八年。聖祖卽阼擢國史院大學士兼管戶部尚書事。時鼉拜等擅權蘇納海不肯阿附。康熙五年鼉拜因己隸鑲黃旗。蘇克薩哈隸正白旗。遂欲以正白旗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圈民地。以與正白旗使旗人訴請。以牒戶部。公力持不可。謂旗人安業已久。民地曾奉

旨不許再圈宜罷議鰲拜銜之矯 旨遣貝子溫齊等履勘旋以鑲黃旗地不堪耕種疏 聞遂遣公會同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經理其事昌祚登聯交章言兩旗人較量肥瘠相持不決而旗地待換民地待圈所在荒廢不耕農人環訴失業請停止圈換之令公亦以屯地難於丈量候 明詔進止鰲拜遂坐以藐視 上命械付刑部議罪部議律無正條擬鞭百籍沒家產

上覽疏 召四輔臣詢問鰲拜極言情罪重大索尼遏必隆附和之獨蘇克薩哈不對 上仍以部議不按律文弗允鰲拜出矯 旨卽予處絞八年

上親政以鰲拜罪惡衆著 命逮治既伏辜 特旨爲蘇納海昭雪 敕部予恩卹 賜祭葬 予諡襄愍以其子瓦爾達爲三等侍衛

朱公昌祚字懋功號雲門高唐人隸漢軍鑲白旗順治初任宗人府啓心郎十八年以工部侍郎巡撫浙江會旱災捐金倡首煮粥以活飢民復疏請賑卹時海寇未靖有 旨令瀕海居民遷移內地公疏請酌撥荒田令開墾爲生俟三年成熟照例起科其舊所棄之田畝請蠲其賦均下部議行巡按御史旣撤重

案悉歸巡撫逮繫者數千人公盡數月之力判結之得釋者甚衆復多設方略以歸順之利導賊黨聞者多解散大軍征海寇公厚犒諸將約以秋毫無犯并嚴飭有司不得藉軍興苛斂於民浙人德之康熙三年擢福建總督以丁憂未之任四年 特詔起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請終制不允五年抵任正己率屬遇事執法無少媵嬰會鰲拜圈地議起遣部臣會同督撫經理旗民囂然咸泣訴失業公上疏極陳其不便鰲拜怒革職逮問部議律無正條擬鞭責籍沒鰲拜入奏應置重典 上未允出矯 旨竟予立絞八年鰲拜伏罪 特諭昭雪復原官 賜祭葬加典禮諡勤愍祀直隸浙江名宦祠子紱以廢入監官至大理卿

王愨愍公諱登聯奉天人隸漢軍鑲紅旗順治初由貢生授鄭州知州巡撫吳景道薦其有德有才遂擢濟南道累遷通政司參議順天府丞大理卿順治十七年擢保定巡撫時海宇初定伏莽尙多官吏艱於緝捕互相容隱公請嚴縱盜之法重窩主之律厚捕首之賞由是盜賊屏息康熙元年裁順天巡撫以公

兼理其事加工部尚書銜河閒大名所屬災先後奏請發粟賑濟全活者多五年冬以撥圈旗地擾民密疏請令各安舊業言甚痛切忤釐拜意與總督朱公同論死旗民哀之八年 特旨復原官 諭賜祭葬諡愨愨祀直隸名宦祠子盛唐以廕入監授督捕理事官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

--	--	--	--	--	--	--	--	--	--	--	--	--	--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費襄壯公事略

公諱費揚古姓棟鄂氏滿洲正白旗人父剛毅公諱鄂碩剛毅之祖曰掄布

太祖時率四百人來歸 賜名魯克素授其長子錫罕騎都尉世職卽剛毅

父也錫罕隨大貝勒阿敏征朝鮮帥八十人先驅遇敵戰歿 太宗軫悼晉

輕車都尉以剛毅公襲尋授佐領隨大軍入明境至崞縣遇敵斬哨卒二獲馬

四由平魯衛出邊敵兵邀戰剛毅公與都統圖爾格擊卻之擢前鋒參領崇德

元年率兵百人偵明邊事至冷口斬哨卒三獲馬十有五三年隨睿親王伐明

由青山口入擊敗太監高起潛兵六月隨大軍圍錦州別將兵略甯遠遇明兵

六百騎引軍薄之大破敵寨燾二獲馬六十有奇七年隨饒餘貝勒阿巴泰從

界嶺口毀明邊牆入敗總督范志完兵於豐潤敵自密雲出劫我輜重奮擊卻

之遂越燕京趨山東所嚮克捷師旋出邊明總兵吳三桂遣步騎邀戰復擊走之我軍乘夜掩襲寨燾三斬級數十擒哨卒二十九獲馬二百有奇順治元年從大兵入山海關敗流賊李自成追至望都十一月追自成至陝州距潼關立營賊據山爲寨重關夾隧伏火器待糗糧以拒王師剛毅公與前鋒統領努山率兵奪其寨二年陝西既定大兵由河南下江南帥前鋒兵先行至睢甯敗敵兵千餘人復隨端重親王博洛分兵征蘇州擊明巡撫楊文驄舟師獲戰艦二十有五趨杭州敗明魯王朱以海兵擒其總兵一尋搗湖州克其城累進二等男擢副都統時明桂王朱由榔據湖南廣西剛毅公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往征有功授前鋒統領擢內大臣晉三等子復以其爲 皇貴妃父晉三等伯十四年九月薨 贈侯 賜祭葬 予諡剛毅明年襄壯公襲伯爵康熙十三年隨安親王岳樂帥師赴江西討逆藩吳三桂時賊將黃乃忠糾衆萬餘自長沙犯袁州公與總兵趙應奎等擊敗之擒僞官童聖功復萬載十五年走賊將夏國相於萍鄉毀寨十二進圍長沙戰屢捷十八年敗賊將吳國貴於武岡凱旋擢

領侍衛內大臣列議政大臣二十九年 聖祖以噶爾丹劫掠喀爾喀又數擾我邊境 命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而以公參贊軍務往科爾沁調兵隨征是年八月大敗噶爾丹於烏蘭布通破其駝城三十二年 命公爲安北將軍駐歸化城明年五月噶爾丹使人至歸化城言將入貢公偵其踵至者男婦幾二千人遣兵迎詰且遏之馳疏請 旨 上知噶爾丹陽修好實潛蓄窺伺意 命侍郎滿丕諭責其使遣之還七月諜報噶爾丹將逼圖拉 詔公及右衛將軍希福帥師往禦尋以圖拉無警慮噶爾丹趨歸化城有 詔命旋師三十四年噶爾丹至哈密公帥師往禦尋竄去授公右衛將軍兼管歸化城將軍事疏言噶爾丹見踞巴顏烏蘭距歸化城二千里宜預徵土馬芻糧於來年二月進勦 上授公撫遠大將軍 召入覲面授方略三十五年二月 詔黑龍江將軍薩卜素帥師出東路 命公及振武將軍孫思克西安將軍博霽帥陝甘兵出西路 上禡牙親征躬統大軍由獨石口出中路約期夾攻四月公帥師抵察罕和碩噶爾丹悉驅賊衆趨克魯倫河當是時東路兵尙未

至科圖而 上已由科圖進逼賊境五月公師抵圖拉疏言賊盡焚草地我軍迂道秣馬又遇雨糧運遲滯師行七十餘日士馬飢疲乞 上緩軍以待會噶爾丹登克魯倫河之納蘭山望見 御營黃幄龍纛環以幔城又外爲網城軍容山立大驚拔營宵遁翼日大軍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克魯倫河者起車臣汗西界東北入黑龍江橫亘瀚海東北二千里乃內外蒙古之界也 上初意賊必扼河拒戰故兩路出師攻其腹背及是知賊已喪膽乃密 諭公等邀擊而 親帥大軍追之三日至拖諾山不見虜而還 命盡運中路之糧以濟西師公聞噶爾丹遁卽遣前鋒統領碩岱副都統阿南達等率兵先往挑戰且戰且卻誘賊至昭莫多蒙古語大樹林也在肯特嶺之南土臘嶺之北汗山之東平曠饒水草爲自古漠北戰場時敵軍至者近萬皆百戰之賊我軍飢疲馬僵其半公以馬力不能馳擊非反客爲主以佚待勞不可距敵三十里卽止營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蒼蔚可設伏公率左右翼步騎先據小山陣於東餘沿土臘河陣於西遵 上所授方略各軍皆下馬步戰約聞角聲

始上馬將軍孫思克總兵殷化行以綠旗步兵居中據山頂臨之賊爭山鋒銳甚我軍據險俯擊礮矢疊發每進輒以拒馬列前自固賊冒矢石鏖戰自未至酉不退日暮賊騎相離二十步公吹角者三左右俱鳴角沿河伏騎盡起一橫貫其陣一襲其後隊輜重賊始崩潰乘夜追北三十餘里詰旦收軍斬級數千降二千獲馬駝牛羊廬帳器械無算并殪其可敦阿奴可敦者準部稱其汗之妃也願哲敢戰披銅甲腰弓矢騎異獸臨陣精銳悉隸麾下至是亦斃於礮噶爾丹以數十騎遁捷奏至 御營 詔班師留公駐守科圖 上親撰銘勒石拖諾山及昭莫多山還次歸化城親勞西路凱旋之師輟膳大饗士獻厄魯特之俘彈箏笳歌者畢集有老胡工笳口辯有膽氣兼能漢語 上賜之酒使奏伎音調悲壯歌曰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駱駝嗚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遂伏地謝 上大笑手書以告 皇太子六月 駕還京師七月 詔公由科圖移駐喀爾喀遊牧地甫至噶爾丹潛使其黨來肆掠公遣副都統祖良璧擊走

之追勦至翁錦賊敗遁公尋以馬疲移軍喀喇穆倫會噶爾丹使其宰桑等來請納款 上再幸塞外 駐蹕棟斯拉 命公馳赴行在入對 諭獎昭莫多戰功公奏曰軍中機務皆遵 上密諭以底成功臣不能生擒噶爾丹以獻臣之罪也 上曰噶爾丹窮蹙實甚朕不忍悉誅欲招降其衆撫而治之公頓首曰 聖意非臣等愚昧所能測真天地好生之仁也翼日 賜御佩橐鞬弓矢遣還軍二十六年正月阿南達奏報哈密回人擒獻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珠等 上以其疏錄示公 賜胙肉鹿尾等物 諭曰時當上元令節衆蒙古及投誠厄魯特齊集暢春園適阿南達疏至衆皆喜躍卿獨居邊塞不得在朕左右殊深軫念故以疏示知並賜物問卿無恙卽如與卿相見也二月 上幸甯夏 命公及內大臣馬思喀兩路進兵 駕由黃河西岸 駐蹕達拉布隆 頒賜上駟院馬五十駱駝十公進次薩奇爾巴勒哈遜時噶爾丹窮蹙甚左右親信數臺吉多面對聞大兵將至先後望風款附其兄子策妄那布坦復擁勁兵伏阿爾泰山將擒以獻功噶爾丹進退無地每夕或數驚遂

仰藥死厄魯特部衆降者相繼 車駕方自甯夏循賀蘭山出邊公以噶爾丹自伏天誅奏其下丹濟拉以其屍及子女來獻中途爲策妄那布坦奪而獻諸朝所部悉降於是自阿爾泰山以東皆隸版圖拓喀爾喀西境千餘里朔漠平四月 上復勒銘狼居胥山而還回鑾 御撰碑銘告成太學六月公駐師察罕諾爾有疾 詔還京以昭武將軍馬思喀代領其衆晉封一等公領侍衛內大臣如故公以噶爾丹未經生擒疏辭封爵 優旨令勿辭 諭閣臣曰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身歷其境乃有確見朕親征噶爾丹衆皆不欲惟費揚古密抒謀略與朕意合卒能大敗積寇累年以來統兵諸將未有能過之者也四十年六月 上幸索約勒濟公扈從中途疾作 聖祖停蹕一日 親往視疾 賜白金五千兩及 御帳蟒緞鞍馬等物 遣內大臣侍衛等護送還家尋薨 賜祭葬 予諡襄壯子辰泰襲一等侯兼一雲騎尉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公性樸直貌奇偉待人以和無疾言遽色好在 上前自言所短人多笑之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事無大小皆親決有求見者立召入好讀

左氏春秋手不釋卷尤工詩雖專門家自以弗逮 聖祖嘗御箭亭 命諸大臣校射公奏臣臂痛不可以弓許之出語人曰我曾爲大將軍儻一矢不中有損國威且爲外藩所笑故不與諸將軍角伎也人服其雅量

賚襄毅公事略

公諱賚塔姓那穆都魯氏滿洲正白旗人和碩額駙康古里第四子也年十四授三等侍衛崇德六年隨大軍圍明錦州擊松山杏山敵兵屢有斬獲明年隨貝勒阿巴泰入明邊越燕京趨山東攻新城高陽霸州壽光博興等城皆先登身中五鎗 賜人獲牲畜銀幣授前鋒侍衛順治元年隨大軍討李自成敗賊將唐通於一片石追擊自成至安肅望都授護軍參領隨豫親王多鐸由河南征陝西連敗自成賊衆於潼關明年隨豫親王征江南攻克揚州取江甯追敗明福王朱由崧於蕪湖 予雲騎尉世職三年隨端重親王博洛征福建明唐王朱聿鍵遁汀州率兵破其城晉騎都尉五年明桂王朱由榔據湖南公隨鄭親王濟爾哈朗往征六年夏師至衡州敗僞總兵陶養用於青草橋又敗僞伯

胡一清萬餘衆於府南山進攻祁陽僞總兵周進唐於大忠橋拒敵擊敗之又敗之於王公嶺一清旋與僞總兵王進才各率馬步數千人拒河岸亦敗潰公進擊僞總督譚宏於道州又擊一清及僞伯焦璉等於全州皆聞風竄遁七年晉輕車都尉初公叔父哈克都哩獲罪額駙公之世管佐領亦坐革 太宗諭以後有功仍給還至是公請於部得 賜復卽予公承管十一年張獻忠餘黨李定國犯廣東公隨都統珠瑪喇等往征屢敗賊兵解新會圍定國遁走追敗之興業及橫州晉爵三等男十三年擢護軍統領十六年海寇鄭成功犯江甯 命安南將軍達素同公率師往征至則賊已敗遁遂移師福建明年同都統索渾勦賊廈門官軍不習水戰失利坐罷任革世職康熙二年署前鋒統領隨靖西將軍穆哩瑪征流賊李來亨等於茅麓山屢戰皆捷凱旋復授護軍統領兼佐領八年擢都統十三年逆藩耿精忠叛 命公爲平南將軍統兵赴浙江勦禦賊黨犯金華公遣副都統瑪哈達等擊走之復義烏諸暨公進駐衢州僞都督周列率賊二萬由常山來犯公遣將邀擊擒斬過半僞總兵桑明旋率

五萬衆犯衢州公與總督李之芳帥兵迎擊復敗之斬級萬餘十四年擊敗僞將軍馬九玉等於黃潭口等處僞副將李廷魁屯衢州城北元山口公督兵乘夜攻圍破走之焚其木城九玉同賊將林福等退據大溪灘時康親王傑書爲大將軍駐金華公奉命參贊軍務并分駐衢州仍佩平南將軍印屢擊卻來犯賊衆十五年秋康親王進衢州公循例歸將軍印以都統任參贊先率兵馳擊大溪灘斷賊糧道復江山縣馬九玉遁尋同瑪哈達等率兵破仙霞關進拔浦城又與副都統吉勒塔布等敗賊於建陽克其城進復建甯府十月隨康親王抵延平精忠窮蹙乞降時漳泉興化俱爲海賊鄭錦所踞十六年同甯海將軍拉哈達勦賊興化連破三十六營陣斬僞總督趙得勝等復興化僞總兵郭維藩以仙遊降三月同拉哈達討叛鎮劉進忠於潮州進忠降康親王奏復授公平南將軍印守潮州十七年四月鄭錦遣僞總統劉國軒陷平和犯海澄上命公赴援賊斷江東橋及長泰同安諸小徑師弗克進六月賊陷海澄漳平安惠安犯全州九月公與總督姚啓聖合兵進討大敗賊兵於蜈蚣山破

其七營斬四千餘級復長泰十月復敗賊於漳州萬松關十八年僞將軍吳淑何佑等犯長泰公與提督楊捷等分道進擊斬二千餘級生擒僞總兵副將三人國軒復犯江東橋公迎擊敗之賊走太平寨追斬千餘級十九年二月同啓聖捷勦賊海澄招降僞總兵蘇堪復其城聞水師提督萬正色取海壇公由松嶼進征僞將軍陳昌率衆降鄭錦遁臺灣廈門金門相繼定四月 命移駐廣州會尙之信獲罪逮繫其藩下長史李天植等怨都統王國棟發難誘殺之藩兵咸畏罪思亂公密承 詔旨以罪不株連撫慰藩兵自率兵圍之信第收捕天植及同謀者繫獄候 旨餘釋勿問時逆孽吳世璠尙擁重兵據雲南定遠大將軍貝子彰泰自湖南進征貴州 上以公在福建廣東勞績素著授平南大將軍赴廣西調遣滿漢兵由南甯直進雲南公率兵由田州泗城進西隆州僞總兵周應龍迎降僞將軍何繼祖等擁賊數萬拒於石門坎石門坎者距安籠所三十里地峻隘稱天險公令都統貝勒希福瑪奇等率師直前自與副都統宏世祿總督金光祖分兵爲二由間道躡其後二十年正月度賊無備飭

前軍進攻賊倉猝出禦後軍履險上前後來攻大敗賊衆奪其隘口復進安籠所城降僞總兵陳義魁繼祖復糾僞將軍詹養王有功等率二萬人據黃草壩列衆拒戰二月二日公督兵奮擊自卯至未奪賊營二十有二生擒詹養王有功及賊衆千餘獲其象馬無算 上以公自廣西深入雲南獨先諸路大破賊 溫旨嘉獎師抵曲靖降僞總兵尹士元僞道劉世忠等隨遣兵取霑益州斷賊中路僞將軍線絨等皆遁歸分遣希福瑪奇等復雲龍州易龍所及楊林城營總碩塔等克嵩明州餘賊望風解散遂會合彰泰軍壁歸化寺僞將軍胡國柄等離城拒戰公與彰泰分兵進擊自卯至酉賊大潰斬國柄及僞總兵九生擒賊六百有奇逆孽吳世璠嬰城守陰調賊將馬寶胡國柱夏國相等還救大軍併力環攻賊內亂欲擒世璠出獻世璠自殺線絨等開城降遂磔僞大學士方光琛等於軍前戮世璠屍傳首京師國相竄廣南公與彰泰檄土官儂朋總兵李國樑率師追勦擒之西板橋又遣希福等追勦國柱於雲龍州國柱縊死其黨王敘李匡自焚餘衆悉降雲南平二十一年十月大軍凱旋 聖祖

親率諸王大臣郊勞於蘆溝橋西二十里外 御黃幄 詔彰泰及公行抱見禮二十二年以隱匿尙之信藩下應入宮婦女事覺當勘問 上曰賚塔自福建廣東雲南宣力勤勞樹立大功勿因細事遂加以非禮致失朝廷眷顧功臣之意下所司集質擬奪職治罪 詔從寬鑄級罰俸明年十二月薨 賜祭葬如典禮加祭二次謚襄毅二十四年 上諭王大臣曰平定雲南賚塔功最大縱有他過爲人訐告朕究不加罪也諸臣同聲感戴未幾冊勳予一等男 子費葉楞襲雍正五年 世宗諭曰原任都統賚塔當三逆變亂時統兵征勦克復雲南功最著彼時因坐事功過相抵是以未封公爵在當日之不優封賚塔者欲使立功之人咸知儆惕不敢驕肆妄爲耳今事歷多年後人已知鑒戒奉法其追封一等公俾其孫博爾屯承襲八年建賢良祠 詔公與大學士圖文襄公並入祀九年加公號曰襄績

施清惠公事略

公諱維翰字及甫一字研山江蘇上海人順治八年進士授臨江府推官有異

政以卓異徵擢兵部主事明年選授御史公體貌秀偉在班行中頎然俛視諸同列 世祖見而異之出巡按陝西未訖事以裁缺還京康熙二年請告其明年復補江南道公在臺嘗劾偏沅巡撫周召南曲庇貪吏又劾福建總督劉斗徇情題建故靖南王耿繼茂祠皆奉 旨嚴議一時懔然懼伏六年巡鹽河東十一年有 詔內陞仍以四品服俸管江南道事疏言登聞鼓之設原以伸士民冤抑請令滿漢科道司之如所請明年遷鴻臚少卿再轉光祿少卿大理丞累遷太僕卿宗人府丞十八年晉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公性穎敏通古今尤諳前代典故章數十上所言皆關大計未嘗毛舉人細過以沽名塞責素嫉貪吏以謂禁貪之法甚備而州縣多以賄聞者監司爲之囊橐也監司取諸州縣州縣不得不取諸吏民惟懲大貪則小貪自止又言士民各有定業今文武各官或兼事商賈質庫連肆估舶彌江旣奪閭閻之利復脫關市之算不可不加禁止又言考察糾舉之法密於文臣疏於鎮帥悠忽養癰此由國家令甲無督撫甄別鎮帥之責故也請自今有婪賕肆虐者督撫不入告則事發同罪庶

幾軍肅而民安矣是歲方奉新例凡言官所糾不實準反坐論公力爭之且言督撫不能覺察州縣致爲科道所糾已有隱徇之咎矣今仍發與審鞫彼欲卸前責安得不益庇私人乎況乎陰肆營求陽騁狡辯彌縫掩飾何所不至言官身在中朝復非兩造又何從而折證之臣恐言路從此結舌矣閩督劉斗復題補總兵官公言總兵一方重鎮非上命卽廷推從未有地方官題補之例

以朝廷推轂授鉞之權倒付大吏其弊豈可長乎時海上諸降卒日至無可安插公言投誠之衆不能計日而給食也一遇水旱恐爲隱憂臣思各提鎮官歲有汰兵簡其丁壯以補缺額使降者不以遊手長奸缺者不以召募滋擾亦杜漸防微之策也東南賦役煩重民力不支公言民閒大役五年一僉小役十年一僉此定式也比來官吏奸貪每役止編一年僉審頻繁用邀賄賂宜復舊制俾小民得盡力耕桑以安南畝又請減蘇松重賦又言江南租入必俟九月是以舊制十月開徵今民未東作而催科已迫何以給之又勸天子親耕籍田以重農事又八旗犯罪者例先墩鎖各城門公言民人重罪監禁莫不

居有囚室食有囚糧而旗下墩門之害未易枚數暴露寒暑莫之飲食請得與民人一體羈監至於罪婦亦先墩門男女淆雜貞淫無辨宜另行羈候以別嫌疑崇風化公前後所言其善持大體悉類此雖下部議或從或否又有始格於議其後卒見施行者以故章每上京師士大夫率傳錄其諫草以相稱說而

天子亦其器之既長御史臺適浙撫陳秉直薦舉學道程汝璞爲魏敏果公所劾例應降調而竟以所加級抵銷公首劾之曰秉直與汝璞見聞最近乃徇情妄舉顛倒是非非尋常註誤可比請 勅部定議凡保舉非人坐降調者不

許抵銷 上善其言著爲例已而巡撫山東之 命下公既荷 上殊遇

甫至官則勸懲彰彘一奉憲綱以行屬歲大稔賴公賑恤有方境內遂得無事又請截留漕米五萬石以活羸餓又因青萊距臨清倉遠辦解維艱請永行改折以息轉輸又因米豆翔踊請一應兵馬支應悉照價估辦以甦賠累由是士民悅服三年政成遷浙江總督其爲政一如山東前督劾軍士鼓譟一案繫累二百餘人 陛辭 上諭曰兵丁鼓譟乃惡習宜嚴禁公奏曰祇因督撫提

鎮不和遂致兵丁生變臣當同心協力調劑軍民 上曰文武協和地方自安戢矣及抵任即日會讞多所平反不數月 聖祖以兩浙內地易治惟福建險遠其民甫脫湯火且地瀕海奸人易生心非具幹略有文武威風識大體者不能制臨而綏馭之會總督闕乃度廷臣而調公往焉公時已病會方遣滿大臣巡視海上公力疾偕行二十二年春始逾嶺病革未抵會城而薨年六十有三事聞 天子驚歎下 詔稱公操履清慎懋著勤勞 命所司賻卹有加 賜諡曰清惠公爲人孝友肫至與人交坦易不設城府撫幼弟及諸甥有恩其劬也弟甥皆喪之如父仕宦三十餘年慎於取予無攀援骫骳之習朝野重之祀鄉賢

郝雪海中丞事略 楊素蘊

郝公諱浴字冰滌號雪海直隸定州人生平負氣節棘棘不阿順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八年遷御史奉 命巡按四川時流賊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降附明桂王朱由榔踞川南寇掠九年平西王吳三桂與都統李

國翰分兵復成都嘉定敘州重慶駐師綿州公在保甯監臨鄉試可望文秀等合衆數萬薄城公遣使告急綿州逾月三桂乃發援兵危城得全公因陳善後策略言大兵勦賊借陝西運餉道遠餉繁宜移陝西駐防屯田成都並招流民開墾借給土司牛種屯耕一年可抵輸運三年之利又言賊寇善騰山越嶺蜀中土官土兵習尙相近宜簡精銳爲前茅以滿洲驍騎繼其後疾雷迅霆之下寇必爲獸散 上嘉其奏可採下部議部臣以戰守機宜應由三桂酌籌寢其議公又言土賊投誠給劄授官恣行劫掠爲民害請嗣後願歸伍者聽其願爲民者卽令有司造冊編丁以資生聚又請免牛租除雜派惟就熟地開征俾民賦有定額疏皆下部議行又劾奏永甯總兵柏永福臨陣畏縮廣元副將胡一鵬驕悍不法狀並奪職逮訊方保甯之奏捷也 詔頒賞將士三桂因以冠服與公公不受疏言翦平賊寇平西王責耳臣司風憲不預軍事而以臣預賞非黨臣則忌臣也因疏劾三桂擁兵觀望狀 上命三桂以賞物別賞有功將士大學士成公克鞏呂公宮等疏奏公固守保甯出入營伍奮不顧身卒轉

敗爲功宜擢用三桂因摘公保甯奏捷疏中有親冒矢石語劾公欺罔冒功吏議革職逮訊尋論死 命免死流徙奉天之尙陽堡當是時三桂開邸瀆黔海內財賦輦輸軍前者歲亡慮數百萬計守令得自辟署珍貝犀象明珠南金之寶悉歸私室羣失職之士及亡賴多歸之疆吏攫其鋒者禍立至公以一御史首發其奸直聲震天下康熙十年 駕幸奉天公迎謁道左 上親垂問焉十二年三桂反明年尙書王公熙劉公沛先後交章薦公爲部議所格十四年魏公象樞兩疏薦公才學識兼優不宜終棄且曰臣自愧不如願以職讓遂得旨召用復原官時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三桂公疏言大兵進勦平涼宜於西安潼關用重兵屯駐以待策應調鄖陽兵攻興安調河南兵入武關直取漢中則逆賊計日可擒疏下統兵大臣相機施行又言民間納糧多額外征求致正額反缺至招買軍需名爲市易實則攤派里民比及發價官役互相侵扣又於解餉時多索收餉之費任意遲延請 敕督撫嚴察又言京通各倉積貯已多請留山東河南額征秬米折銀濟軍需疏並如所請十六年巡視兩淮鹽課

明年兩遷至左副都御史十九年部更新例凡死罪減等及軍流人犯俱發黑龍江公以天旱民飢恐遣犯道斃者多疏陳新例未便下所司議惟贓吏照新例行餘仍舊又疏言出身非正途者雖經保薦不得選科道又言部院長官歲終宜舉劾屬吏賢否各一人以示懲勸均從之尋命巡撫廣西 賜御廩良馬一疏言粵西錢糧改折乃一時權宜計今軍餉既停請仍舊又請 御書清慎勤字額頒發各疆吏俾官民咸得瞻仰得 旨俞行又言粵西外控土司內制猺獞撫標兵不宜裁減部議許留其半又爲故死事撫臣馬公雄鎮傅公宏烈請祠爲故知府劉浩知縣周岱生請卹又請復賑濟貧生銀米均從之二十二年卒於位年六十一士民奔走巷哭凡三日喪歸爇香送者數千里不絕語及公皆實涕云初傅公宏烈以軍需移取庫金七萬有奇米七千餘石公涖任擬以庫項扣抵及卒護印者劾公侵欺 詔遣部郎察審坐侵銀九萬有奇吏議奪職追補 特旨以公清廉免追用示優卹廉吏至意二十五年子林爲父訟寃請還職部議不可 特旨許追復林旋請卹 賜祭葬如例林以進士累官

禮部左侍郎加尙書銜致仕烏虜

聖祖之於公旣簡諸生前又卹諸身後

曰廉曰潔褻許再四儼然家人父子其知公深矣然三桂兇燄方張公以一書生不揣而與之抗微

世祖保全則公之元已喪而骨已朽矣迺謫公於遠示薄譴以稍殺三桂之怒而緩其反留公以爲異日股肱之用其

恩誼爲何如哉同時以御史劾三桂得罪後且大用者爲楊公素蘊與公齊名

楊公字筠湄一字退菴陝西宜君人順治九年進士除東明知縣地當河決後敗城郭民廬且盡居民依邱阜僅數十家公設法灑濬完聚三年間復業至萬餘戶山東盜發衆數千剽掠旁郡制府密以屬公設計招降之餘黨解散十六年以治績預行取入爲四川道御史公亢直敢言前後上章以十數皆切中時弊而尤著者在直糾逆藩一疏時三桂以分巡上湖南道胡允等十人題補雲南各道并及奉差部員無復顧忌公疏略言爵祿者天下之大柄綱紀者國家之大防前此經略用人奉有吏兵二部不得掣肘之

旨亦惟以軍前效用及

所轄五省各官酌量題請耳從未聞敢以他省不相干涉之處及見任京朝官

公然坐缺定銜者也且疏稱求諸滇省既苦索駿之無良求諸遠方又恐叱馭之不速則湖南四川去滇猶近若京師山東江南距滇不下萬里不知其所謂遠者將更在何方 皇上特假便宜不過許其就近調補耳若盡天下之官不分內外不論遠近皆可擇而取之則何如歸其權於吏部銓授爲名正而言順乎縱或雲貴新經開闢料理乏人諸臣才品爲藩臣所素知亦宜請 旨令吏部籤補乃徑行擬用不亦輕名器而褻 國體乎古來人臣忠邪之分莫不起於一念之敬肆在藩臣敷歷有年自應熟諳大體此舉卽從封疆起見未必別有深心然防微杜漸當慎於幾先祈 申飭藩臣嗣後惟力圖進兵加意緜輯一切威福大權俱宜稟自 朝廷則 君恩臣誼兩盡其善矣疏入閣臣咋舌持其章不敢下 詔下部知之會 世祖皇帝晏駕輔臣出公爲川北道以前疏也而三桂猶銜公不置具疏辨詆其意含影射語伏危機有 旨令回奏公奏防微杜漸古今通義臣但期藩臣每事盡善爲 聖世純臣非有他也故事外吏拜疏必先具揭巡撫佟公見疏語直懼且得罪強公竄易二語奏上

坐含糊巧飾應降調公拂衣歸閉門不出者十年論者謂古今事變所伏每患深識之士知之而不敢言或言矣而不用語曰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嚮使公與郝公言獲用曲突徙薪之功可勝道哉三桂既反人始服公及郝公先識於是尙書郝公惟訥冀公如錫侍郎楊公永甯交章薦公可大用以外艱辭服闋赴湖廣軍前題補鄖襄道當是時賊軍據川東襄陽總兵楊來嘉副將洪福相繼以城叛肆掠房保間與賊相犬牙而王師錕鏤自襄至房保路險隘舟車不通歲調安襄德三郡丁夫擔負率餽十致一夏秋霖潦溪水漲冬雨雪徑滑顛溺死者相望丁夫缺仍檄郡勾補三郡大困而餉苦不繼公訪知穀城有小溪可通舟乃親按行川谷燒石翦木數十里開漕船道於是水運通利省三郡丁夫十九而軍興無乏遷山西提學道以公明尤著列薦章內陞通政司參議遷奉天丞晉順天尹康熙二十六年巡撫安徽會歲饑甫拜疏請賑卽檄州縣開倉發粟吏難之公曰若待報則需時日是棄民也且 皇上仁聖必得請尋報可所全活無算明年夏叛卒夏逢龍據武昌全楚震動而安慶當三省衝訛言

屢驚婦女爭出城走避有司呵之不止公大書榜四門曰願出城者聽而徐以塘報殺賊狀曉示遠近數日人情安堵出城者復歸十月移撫湖北時逢龍雖誅脅從者尙衆人情恒擾或一夕數驚公至首嚴告訐之禁以安反側會上元節許民間張燈火陳魚龍百戲元夜坐堂皇朝門洞開令士民出入縱觀明日市井熙然矣公定變大略多類此是歲旱疏請緩徵漕糧又請兵餉免搭放制錢先後得報可二十八年十月薨年六十先是湖北郡縣疾苦最甚者若沔陽衛之沈塌田地江陵之沙壓空壓漢陽嘉魚之崩坍咸甯黃陂景陵之穀折江夏武昌崇陽通城漢陽漢川雲夢孝感應城之穀田科重監利之一年兩賦凡六事而受害者十七州縣蓋積數十年矣公廉得其實條爲兩疏未及上會病甚遂口授於遺疏中切陳之就枕上作叩首狀曰此疏行臣目瞑矣嗚乎孳孳爲國知無不爲公殆無媿宜與郝公並磊磊軒天地歟

湯文正公事略

湯公諱斌字孔伯一字荆峴號潛庵河南睢州人父祖契州學生母趙氏明末

流寇陷州城罵賊死被旌建專祠公少避兵流寓衢州順治九年成進士授

國史院檢討十三年應 詔陳言請廣搜遺書修明史且言宋史修於元至正

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我 朝順治元二年

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大學士馮

銓金之後謂公誇獎抗逆之人擬 旨嚴飭 世祖特詔公至南苑 溫諭

移時是年 詔選翰林出爲監司公授潼關道大兵下滇蜀關中當孔道總兵

陳德以師過檄車五千兩寶需二千餘冀以金代公密具車二千自坐關上揮

士卒升車盈十兩卽出之夜漏四鼓盡出關總兵不得已亦出至洛陽留卅月

軍變而關城以公故得晏然於是嚴保伍行鄉約建義倉立社學流民復業數

千戶會歲旱無麥兵餉例給麥價浮於穀公請以倉穀代主兵者不可曰如是

兵且變公曰民且飢死獨不能變乎兵有變吾自任之卽與兵約以穀餉明年

補餉以麥而令還穀於官兵皆帖然公涖事精敏訟無留獄環禁五十里聽質

者不齋宿糧常出勘荒遇雨止大樹下民朱欄其樹時以比甘棠云十六年調

江西嶺北道甫三日清積獄八百有奇李玉庭者明舊將也有衆萬人踞零都山寨詐約降會海寇鄭成功犯江甯遣諜來贛公獲諜斬之策玉庭且中變急移兵守南安玉庭果至擊走之復遣兵扼其歸路卒就擒平南軍過南安殺人
有司以鬪殺論公曰力侔者謂之鬪今軍無寸傷而民以兵死與律不應卒抵
軍於法尋乞病歸里丁父憂服除聞容城孫徵君講學夏峯往受業歸與同人
爲志學會杜門將母有同年生來爲方伯見郡守問公近狀守對言實未聞有
此人方伯嗟歎康熙十七年 召試博學鴻儒授侍講與修明史復疏請順治
元二年前抗拒 本朝臨危致命諸臣皆據事直書毋瞻顧 聖祖嘉與
頒之史館爲成命由是明季諸義烈皆得表章二十年典試浙江轉侍讀明年
充明史總裁官直經筵遷左庶子公爲講官每進講先一日齋肅潛思經義嘗
言君心正則天下治如天樞之運衆星故務積誠以動 上二十二年擢內
閣學士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往勘公曰無益也使者所至苛擾州縣一聞遣使
輒輟耕以待勘是再荒也不如令有司自勘便已而河南果畏勘災諱者半給

事中任辰日議阻巡狩封禪事閣臣擬 旨切責公曰給事言是李沆云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相公當以爲慮或議改法令公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不此之懲而恃區區之法乎時江甯巡撫余國柱內召廷推代者 聖祖曰朕聞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身體力行可特授巡撫瀕行 諭曰朕非忍出卿於外顧吳俗奢靡以卿耐清苦冀有所變革 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白金五百兩并撤 御饌賜之十月 上南巡至蘇州蘇城道狹總督將毀民居廣馳道公曰此非 聖主勤民意也止之再 賜御書及蟒服時滯獄山積公就舟中判決不假寐者六晝夜初國柱疏言淮陽二屬水淹涸出者令次年輸額賦至是公遣官履勘水如故疏入部議令再勘公仍以實奏事乃寢於是除耗羨禁私派清漕政汰蠹役行保伍革鹽商匣費自總督以下皆相戒不得受所屬一錢京朝官奉使過者不敢有所搜索所部肅然蘇松常苦賦重積逋相仍而江北諸州縣又屢被水旱公以爲民氣未蘇教化未易行也乃奏緩蘇松積欠請分年帶徵從之又請蠲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

荒田賦又請蠲明萬歷時所加九釐餉又極陳蘇松浮糧之困先後奏免額賦數十萬兩二十年淮揚徐水災條上蠲賑事宜請發帑銀五萬告糴江西湖廣先借所屬州縣倉穀散放不埃 詔下遣官遽行又言饑民流亡者多請飭漕臣徐旭齡河臣靳輔分督淮安賑務臣卽至清河桃源諸州縣察賑 上命侍郎素赫往助災民咸就撫輯乃興學以善民俗令城內外及鄉鎮二百家以上皆立社學就學者廩之擇諸生中賢者爲之師月會明倫堂講孝經小學朔望集士民講 上諭十六條皆身泣之重修泰伯祠及范文正周忠介二祠朔望往謁禁婦女遊觀胥吏倡優毋得衣裘帛燬坊刻淫詞小說諸無賴爲民害者悉痛除之禁火葬及淹柩者令下一歲報葬三萬餘棺奏劾知府趙祿星知縣張協濬等常州守祖進朝有異政以失察屬吏降調公疏留吳縣令劉滋吳江令郭琇皆廉能稱最以積欠未徵不得與行取公疏薦皆格於部議 特旨允行監生王某有奴竊貲逃數年突引弓刀二十騎稱鬻身王府詬詈索金公立擒付獄論如律常熟奴某持其主父國初所得隆武劄迫主遠逃將據其

主婦公追劄燔之立斃奴杖下蘇州府城上方山有祠曰五通禱賽甚盛凡少年婦女感寒熱巫覡輒謂五通將娶爲婦往往羸瘵死歲常數十家前有大吏擬撤其祠遇祟死民益神之公收妖像投水火盡燬所屬淫祠請 旨勒石永禁公夜治文書常至四鼓日中始一食或勸以少休慨然曰君命卽天命也日監在茲敢自暇逸乎居二年吏治蒸蒸民俗丕變時執政明珠方樹黨招權利引國柱長戶部先後蠲漕及緩征以部費爲名索金四十萬布政使累以爲言公弗許及大計兩司治行有所需憚公不敢發遂徒手入都以是諸要人皆不便公所爲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公辟大門傳呼隸大窘脫廝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跽而聽命公犒以酒食命門卒爲主人隸大慚沮去歸訴之珠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偉 上方嚮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薦公輔導 皇太子 上然之授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罷市三

日各繪像以祀去之日窮鄉下邑士女童叟手辦香來會送共閤城門且以農器塞水陸道不可行公揭示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 天子當面陳之民皆羅拜泣良久乃得行敝篋數肩不增一物於舊入朝 溫諭褒其廉問路所由及地方利病公以鳳陽災對 上遽遣近臣往賑時國柱已爲大學士兼管戶部得公所出示以告明珠曰曩議皆 上所可也今市恩推過號於衆以爲名使 上知此立蹶矣比公至語已 上聞而公未之知也進講東宮首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畢講東宮入侍 上問所肄具以聞 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秦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上聞猶諒其忠先是淮泗水溢山陽鹽城寶應高郵泰州興化如皋七州縣蕩析離居 上南巡命濬海口洩積水 敕按察使于成龍主工植尋以廷臣議使受河督靳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沙淤非起高郵車邏鎮築高隄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估費二百七十八萬 上召輔及成龍

面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懼傷廬墓亦廷爭之乃命尙書薩穆哈學士
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勘兼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

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可行欲并罷成龍工役公力爭使者曰公
言吾當口奏旣而匿不以聞至是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

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胡不言公具陳前事詰旦 召

二人與質對二人強辨公徐曰某固知有此也汝行後卽彙士民呈牒並某議
具文書印冊存漕臣所漕臣亦具牘存巡撫所可覆視也二人語塞 上怒

立黜之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如公議時始設太子講官以公及詹事
尹泰鄂棻少詹事舒淑中允閻世繩贊善黃與堅任之公疏薦候補道耿介剛
方篤實學有淵源 上遂授介少詹事 命公與耿公輔導太子二十六年

夏不雨 聖祖下詔求言公言民間春稅力弗能堪宜復夏秋兩稅又言蘆
課徵銅銅不常有仍聽輸銀便國柱遽起拉公曰公欲變此法俟國柱去戶部
未晚也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請諭教元良慎簡宰執語多指斥時事御史陶

式玉劾漢臣撫浮詞欺世盜名請速治下內閣九卿議執政惶悚議與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

上閱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視何如時公最後至國柱述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雖妄無死法且所言早諭教崇節儉宜施行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公曰

上見問固當以此對於是大學士勒德洪吏部尙書達哈塔皆如公議明珠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 命下漢臣免議旋以公當會議時有慚對董漢臣之語傳 旨詰問公奏漢臣以諭教爲言臣忝長宮僚動違典禮負疚實多

上以詞涉含糊令再回奏公具疏引罪 旨仍切責之於是左都御史璫

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琪鄭重等劾公奉 諭申飭不痛自引咎並追論其

去任時巧飾文告沽名會耿公以疾乞休尹泰舒淑及少詹事開音布翁叔元劾介實無疾並劾公妄薦舉朝多爲不平而達哈塔獨上疏請與斌介同罷並下部察議當奪職 詔公與達公仍留任許介去公適聞繼母疾乞歸省

聖祖手詔慰留而忌者意未已國柱宣言 上將籍公內府或勸公委曲諸

公間以自解公曰六十老翁尚何求吾安之矣或又勸發忌者陰事以紓禍公曰吾不屑爲也九月改工部尚書九卿會議公以入講不至坐降二級留任尋得疾 敕御醫就視十月疾少間度材於通州某日日下晡忽返招鄉人某官

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甯夜半遂薨年六十有一臨終戒其子溥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爾等當養此真心時時發見久之可達天德若襲取於外終爲鄉愿無益也又曰吾數月來心無一綫放逸得力深於平時遺疏入 上遣大臣奠茶酒 詔由驛歸櫬下所司議卹部臣

以曾降七級奏 特旨仍視尚書例 予祭葬踰月 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訕不休何也衆曰無之 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

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尚不爲怨訕乎衆乃知公爲執政所傾也非 上寬仁夙重公必無倖矣公之爲巡撫也其夫人及諸公子衣皆布

行李蕭然夏從質肆中易苧帳自蔽春野齋生日采取和豆羹民間至以諺語

呼爲豆腐湯偶閱簿見某日市隻雞公愕曰吾至吳未嘗食雞誰市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并笞其僕遣之公生日搢紳知公絕魄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公見屬吏必霽顏告以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懇懇如家人語又以州縣爲親民官愛民必恤吏立意培護故皆畏而愛之爭自勉於爲善所發公移皆手定數月後屬吏參謁必面詢始末辨論以求至當有門下士以給事中奉使過蘇力言東南鹽政大病於商民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詰難正言其非其人怏怏出比使歸踰月次第禁革壹如所言給事語人曰吾師至誠而或以術馭人賢者固不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伶恃姿容結黨行強有司不敢問公迹而得之痛予杖戒無傷筋骨故瘡將合更薄笞朔望縛載以徇於市逾年膚剝見骨始瘼死由是奇袤浮淫者心悸相勸改前行公又嘗上言歲禳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民又凡免當年田租皆中飽於官吏故每遇 國有大

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賜除必豫免次年田租然後民不可欺吏難巧法 聖祖深嘉與之遂定爲經法凡免地丁編折銀必於前一年頒諭

康熙三十年 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編折銀通三年輪免一年

週而復始直省均以徧皆豫免不問豐凶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而 大訓

炳然籍藏於故府 世宗 高宗當重熙累洽之餘繼志述事屢蠲天下

全租皆先一年降 旨以次輪免是公之訐謨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公薨都

城士民奔走長號其歸也哀音過車相屬初吳民有妄傳公訃者輒相驚巷哭

有司曉之乃已毋何訃果至則益哭曰官給我共建祠祀公水旱有祈輒應瞻

拜者無不淚下陝西江西江南皆祀名宦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乾隆元

年 賜諡文正道光三年 詔從祀孔子廟庭公與陸清獻公俱號醇儒清獻

之學篤守程朱攻陸王不遺餘力公之學源出夏峯而能持新安金谿之平大

旨主於刻勵實行以講求實用無王學杳冥放蕩之弊故爲異趣而同歸官侍

讀時 聖祖命進所著詩文中王守仁論 上閱之問爾意云何公曰

守仁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且稱其直節豐功不獨理學 上首肯
曰朕意亦如此公所著有洛學編睢州志潛庵語錄詩文集孫之旭字孟升康
熙丙戌進士甲午以編修典試浙江初文正公主浙試力疾衡校不爽銖兩孟
升克繼之改御史出爲霸昌道內遷左通政在官不尙威猛而風采懍然憂歸
以毀卒

靳文襄公事略子治豫

靳公諱輔字紫垣遼陽人隸漢軍鑲黃旗順治九年由官學生考授國史院編
修改中書累遷郎中右通政康熙二年擢國史院學士改內閣學士十年巡撫
安徽皖屬頻旱民多流亡公撫卹招徠復業數千戶奏臨淮靈璧二縣虛報開
墾田四千六百餘頃請免其賦從之又言爲政首在足民足民有道在因民之
力而教以生財之方大江以北如鳳陽等屬盡失溝洫之舊一遇水旱卽成石
田今欲足民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法制繁重溝
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爲畦二十畦爲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爲二

十畝中之經界二十畝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丈八尺溝廣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士卽累溝道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入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一也溝洫通而水有所洩下流不憂驟漲二也財賦有所出三也經界旣正無隱占包賠之弊四也疏方下部議行而滇閩變作十三年吳耿二逆寇江西公練標兵募鄉勇嚴斥堠遠偵探武備大振巨寇宋鏢踞歙郡山中爲亂公遣兵躡勦以計擒之於巢湖上游以安部議省驛遞費以佐軍餉事下各巡撫議公以謂省費莫先省事今督撫提鎮每事必專弁馳奏糜費實多計惟事關軍機必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爲率是一騎足供三事之役矣議上著爲令歲省驛遞金錢百餘萬加兵部尙書十六年授河道總督時黃水四潰不復歸海清口運道盡塞公上下千里泥行相度喟然曰河之壞極矣是未可以尺寸治之也審全局於胸中徹首尾而治之庶有瘳乎遂條上河工事宜分列八疏大略謂事有當師古者有當酌今者有當分別先後者

有當一時並舉者而大惜以因勢利導爲主廷議以軍興餉絀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又疏言清江口以下不濬築則黃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河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黃河南岸不隄則高堰仍有隱憂北岸不隄山以東必遭衝潰故築隄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後無緩急今不爲一勞永逸之計屢築屢圯勢將何所底止疏上廷議如前 聖祖以河道關係重大下前後廷議令再具奏公堅持前議 上特如所請蓋 上深知公忠勇沈毅可任大事故排羣議用之也公感激知遇昕夕不遑開通清口爛泥淺引河四道濬清江浦至雲梯關外河身築束水隄萬八千丈塞王家岡武家墩高家堰諸決口河隄外加築縷隄及格隄於徐州宿遷築減水壩十三座清水潭舊隄潰最號險工公用棄深就淺計築西隄九百二十餘丈東隄六百餘丈更挑新河八百四十丈奏改名永安河又浚甘羅城西運河凡十里請裁冗員專責成嚴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武弁畫地分疆日稽月考著爲令甲而諉卸中飽之弊絕凡公所爲懲因循

謀經久皆此類也方功之未竟也公以時閱三年自請議處部議奪職 詔遣
尙書伊桑阿等來閱工並令布政使崔維雅隨往維雅奏上河防芻議兩河治
略二書并條列二十四事欲更改公所行減水壩諸法公疏陳海口大關腹心
之患已除蕭家渡決口亦易塞不宜有所更張因詳辯維雅所上二十四事不
可行章並下廷議工部尙書薩穆哈欲令賠修決口 上不允且曰維雅所
條奏朕初以爲可取及覽靳輔回奏知所陳一無可行因 召公入覲公至力
言維雅所言之謬 上聽之 特旨免賠修仍發帑堵築二十二年四月疏
報蕭家渡工成河歸故道 上嘉悅 優詔批答還公職二十三年 車駕
南巡閱河 天顏甚喜 御書閱河詩賜之并 賜公佳哈御舟 上用帷
幙異數也明年疏請添建黃河南岸毛城埔減水閘一王家山減水閘三北岸
大谷山減水閘二以保徐州上流隄工並於歸仁隄添建石壩二攔馬河及清
河運口各添建石閘一又請添築考成儀封陽武三縣河隄七千八百丈有奇
封邱縣荆隆口月隄三百三十丈滎澤縣埽工二百一十丈以防上流異漲又

請增設蘭陽儀封滎澤河員免開歸二府民採辦青柳均從之會 聖祖垂
念高寶諸州縣湖水泛溢爲災 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及下河事
宜仍聽公節制公疏言下河低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請自
高郵城東車邏鎮築長隄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東所洩之水入海隄內涸
出田畝丈量還民其餘田招民屯墾以抵經費廷議如所奏 召公及于公入
都于公力主開濬海口故道公持議築長隄高丈五尺東水敵海潮大學士九
卿俱從公議通政司參議成其範給事中王又旦御史錢珏從于公議侍讀喬
萊寶應人也極言公議非是乃 命尙書薩穆哈等往勘尋以開海口無益奏
會湯公斌入爲尙書奏下河宜疏濬 上命孫侍郎在豐往董其事公議遂
寢二十六年 詔詢下河田疇何策可紓水患公疏言杜患於流不若杜患於
源高家堰隄外正東爲下河東北爲清口當自翟家壩起歷唐埂古溝周橋閘
高良澗高家堰築重隄一道長一萬六千丈需費七十九萬兩有奇此工一成
東堰隄減下之水使北出清口則洪澤湖水不復東滄下河其下河十餘萬頃

之地可變成沃產而高寶諸湖俱可涸出田畝數千頃招人屯墾可裕河庫且高堰原爲最險之工增此則永資保固洪澤湖廣闊非常舟行遭風多覆溺行此隄內之河避險就夷有便於商民者甚大先是公過邯鄲見題壁詩異之蹤跡其人則布衣陳潢也潢字天裔秀水人饒學識公禮之入幕深資贊助

上閱工時嘗從容問曰爾必有通今博古之人爲之佐公遂以潢對至是言此議若行非陳潢協力區畫不可疏下廷議如所請並賜陳潢僉事道銜當是時于公成龍巡撫直隸上以公疏示詢成龍成龍言下河宜開重隄不宜築

詔遣尙書佛倫侍郎熊一瀟與總督董納漕督慕天顏會勘慕公及孫侍郎議與公左佛公等以應從公議還奏仍下九卿議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公并及潢給事中劉楷御史陸祖修繼之天顏在豐亦疏論屯田累民及公阻撓下河開濬事詔俟于成龍至會議嚴察公尋得請入覲先疏論成龍天顏在豐朋謀傾陷狀又自辯受命治河之日正當兩河極敝之時自碭山抵海口兩岸決口七十八處高家堰決口三十四處翟家壩成河四道清水潭久潰下

河七州縣一望汪洋清口運河變爲陸地臣晝夜奔馳盡復其故又創開阜河俾漕艘無阻久在 聖鑒之中至濬築經費初蒙 特遣部臣勘估計需六百萬兩臣苦心節省自徐州起直抵海口兩岸隄工并高家堰清水潭及前所未估之阜河暨堵塞楊家莊修築歸仁隄改移運口止用帑二百五十一萬不及部臣估計之半而諸臣詆爲糜帑營私奪田屯墾必欲陷臣殺臣而後已倘蒙 聖駕再巡親閱隄工更 命重臣清丈隱佔地畝則是非功罪可以立明

上覽疏謂閣臣曰近因靳輔被劾議論其過者甚多輔若不陳辯朕前復何所控告耶其並下九卿察議三月 上御乾清門 命公與于成龍郭琇各陳所見成龍言海口必應開濬琇言屯田奪民產業 上曰屯田之事因取民餘田致民嗟怨靳輔當無可置辯公奏河旁田畝向被水淹臣任事後將決口堵塞其田盡皆涸出臣將原納租稅之民田給與本主其餘丈出之田作爲屯田抵補河工錢糧因屬吏奉行不善致怨民怨臣無可辯乞賜處分 上曰各省民田未有不溢於糧額者以餘田作屯誠擾民無庸復議至下河作何

開濬重隄應否停築其令九卿公同詳酌尋允九卿議停築重隄奪公職並奪陳潢職銜初漕艘出清口入黃河行二百里始抵張莊運口公奏開中河一道俾漕艘既出清口截流徑渡北岸避黃河百八十里之險由仲家莊閘內進中河歷阜河泃河北上及工竣學士開音布等往勘稱善 上諭廷臣曰前于成龍奏斬輔開中河無益反爲民累今開音布等則云河漕兩利謂斬輔治河無功微獨輔不服朕亦不愜於心矣乃命尚書張公玉書等確勘還奏應如輔所定章程無庸改二十八年 上再南巡公迎 駕淮安 顧問河工善後事宜甚悉 特詔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褒公家居三載 上念公不忘凡三 命閱河一賜 召對三十一年 上諭閣臣曰朕聽政以來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爲三大事夙夜靡念曾書之宮中柱上至今尙存河務倘不得人漕運亦必貽悞關係匪輕其令斬輔仍爲河道總督公以老病辭不許會陝西西鳳二郡災有 旨截南漕二十萬石泝河而上貯蒲州以振秦民仍 命公董其役公不敢復辭力疾就道再 賜佳哈御舟以旌異之公至卽

經畫西運自清河至滎澤達三門砥柱安流無恙事竣以病狀聞 詔公長子
治豫馳驛省視公抵淮疏陳兩河善後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幾及萬言又請豁
開河築隄諸廢田之糧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均從之再疏乞解任 命內
大臣明珠往視十一月薨於位年六十遺疏至 上臨軒太息櫬歸 特命
入都城治喪漢大臣前此所未有也尋 命大臣侍衛奠茶酒 命禮部議賜
祭葬 命內閣議易名 賜諡文襄公所著有治河書十二卷奏疏若干卷嘗
論古今治河成敗之效略曰經生家論河莫不侈賈讓三策其實不然讓上策
欲徙冀州之民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
門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流不知黃河所經卑卽淤高數年之後
水從何放且禹貢言九澤旣陂所謂陂卽今之隄也蓋水流甚平而地勢有高
下使非約之以隄水經由卑地能不漫潰乎讓以繕完故隄增卑培薄爲下策
是故與禹貢相反矣故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隄束水績用告成其詳具載
治河書實千古河防龜鑑也公性孝友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居家整肅言笑

不苟而其精力獨瘁於河工中河之役尤國家百世之利論者謂功不在宋禮
開會通陳瑄鑿清江浦下云三十五年河督董國安以江南士民籲建專祠入
告允之四十六年 上三巡江南還 諭獎公功績且云斬輔經理之法雖
後任河臣互有損益而規模措置不能易也至開創中河有功運道民生尤大
且遠朕每涖河干徧加諮訪沿淮居民皆感頌治績久而不衰其加贈太子太
保予騎都尉世職用彰朝廷追念勳臣之典爲矢忠宣力者勸雍正三年
世宗以治豫向隨父任明晰河務由副參領加工部侍郎協理江南河務五年
上覽治河方略嘉公勞績追贈工部尙書予祭一次七年 詔江撫尹繼
善擇地建祠祀公及齊蘇勒公有司春秋致祭八年 詔建賢良祠京師以公
入祀

伊文端公專略

公諱伊桑阿姓伊爾根覺羅氏滿洲正黃旗人順治九年進士授禮部主事康
熙三年遷員外郎尋由刑部郎中遷內閣侍讀學士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

十四年擢禮部右侍郎調戶部十五年冬 命同工部尚書冀如錫往視淮揚等處河工十六年擢工部尚書調戶部時逆藩吳三桂踞湖南廷議製烏船沙船由岳州入洞庭橫亘湖中以斷賊糧道因 敕公赴江南督造明年復偕刑部侍郎禪塔海赴茶陵督造戰艦二十一年黃河決 敕公往勘兼籌海運事宜公疏言黃河運道非獨輸挽天庾卽商賈百貨賴以通達 國家在所必治若海運先需造船所費不貲且膠萊諸河久淤塞開通匪易似屬難行 上 是其言是年冬俄羅斯犯邊公奉 命往甯古塔督修戰艦明年調吏部尚書二十三年四月旱 命同大學士王熙等清理刑部繫囚九月扈 蹕南巡奉 諭閱視海口公疏言車路串場諸河及白駒草堰丁溪諸口宜 敕河臣靳輔詳閱地勢挑濬深闊引流入海 上以靳輔督理黃河隄岸勢難兼顧海口 命按察使于成龍分董其事二十四年調兵部尚書明年轉禮部二十七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充 三朝國史總裁兼管兵部三十五年以臺站馬匹多斃部臣不預嚴飭又不劾奏部議公應奪職得 旨降三級留任

明年 聖祖親征噶爾丹 命公往甯夏安設驛站事平充平定朔漢方略

總裁官三十七年以老乞休 上諭大學士阿蘭泰曰伊桑阿厚重老成宣

力年久爾二人自任閣務以來凡事推誠布公不惟朕知之天下無不知之者

伊桑阿雖以年老求罷朕不忍令去也四十一年復以疾請告得 旨卿品行

端凝才識敏練勤勞歲久倚畀正殷今以老病乞休情詞懇切可原官致仕仍

加意調攝以副朕篤念老成至意四十二年七月薨年六十有六遺疏上 優

旨下所司議卹 賜祭葬如典禮謚文端公在政府十五年鎮靜和平實心任

職尤留心刑獄每侍直句本 上有所問輒能舉其詞不待按冊而得同列

服其精詳 上嘗御批本房公與大學士王公熙吳公瑄及學士韓公菼等

以折本請 旨 上曰人命至重今當句決命在須臾尤不可不詳慎爾等

於各讞詞既經閱過苟有所見皆當盡言公乃舉可矜疑者十餘人以對遂皆

得緩死每 垂問奏對悉稱 旨 上徐曰此等所犯皆當死朕猶於當死

之中曲求其可生之路不忍輕斃一人因念淮揚百姓頻被水災死亡不知凡

幾何罪何辜罹此慘酷朕惻然傷之河患不除夙興夜寐不能暫釋於懷也公隨陳災民困苦狀 上曰百姓既被水災存者必至流離轉徙田多不耕賦安從出今當預免明年田賦俾災黎於水退時思歸故鄉粗安生業 上又曰天下黎元皆朕赤子其中朕最憫念者有三等人一讀書寒士一飢寒窮民一無知犯法之人於是公等稽首奏曰 聖心與天地同德卽今斷獄之時念淮揚百萬生靈之苦而預籌蠲恤又普念天下士民之不得其所者仰見仁心惻怛無所不用其極也旣出卽擬 旨預免淮揚田租聞者莫不感頌此雖一端可想見 明良一德之盛矣乾隆十二年 詔以公及大學士馬齊並入祀賢良祠

宋文恪公事略

宋公德宜字右之江蘇長洲人父學朱明進士官御史公登順治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司業侍讀祭酒晉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康熙十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尋擢戶部右侍郎龍江關大使李九宮解銅赴京圖

給門票以銀四十兩贖夜餽公私宅公劾之 聖祖嘉公舉首魏遺不負簡

任議九宮罪褫其職未幾調公吏部十五年充會試副考官十六年擢左都御史疏言逆賊吳三桂勢窮計蹙已如釜底游魂而尙敢逆我師行者所恃不過鎗礮而已夫鎗礮專藉硝磺而磺乃河南山西所產必奸民圖利私販賊營請

嚴敕督撫提鎮於附近賊境之隘口閒道遣將弁巡緝奸販庶窮寇之接濟

可杜得 旨下兵刑二部詳議飭禁又言捐例係萬不得已而開然開例三載

所入止二百萬有奇而捐納最多者莫如知縣至五百餘人始因缺多易得踊

躍爭趨今見非數年不得選授亦觀望徘徊請 敕部限期停止以示慎重名

器之意又言從前海禁甚嚴特慮內地奸民勾引島寇貽誤邊疆耳近者 天

威還布薄海蕩平宜及此時撫卹流移令沿海商民願採捕及通販海島者許

造船官給印票照舊例輸稅其人口貨物往來出入咸稽核之則弛禁仍可防

奸裕民生兼資軍計矣疏並下所司議行又言各路統兵大將軍王貝勒以下

多玩寇殃民或越省購買婦女或擾奪民間財物稍不如意卽指爲叛逆請嚴

飭禁絕從之又疏言遐方未靖宵旰憂勤天顏視昔清減神理之閒蘊結未舒尤宜珍惜保護昔唐太宗銳意勤學其臣劉洎諫以多記損心宋儒程頤亦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伏願皇上於紬繹羣書時略方名象數之繁祛月露風雲之豔擇其有關政治裨益身心者乃講習而討論之稍節耳目之勞用保中和之德上嘉納焉時山東提督柯永綦縱兵鼓譟刃傷知縣吳閻啓復隱匿不報公疏劾之詔罷永綦任公尋擢刑部尙書調兵部十八年典會試先是詔舉博學鴻儒公薦主事汪琬生員陳維崧及廷試並列一等琬維崧授編修檢討有差會廷推江西按察使議論未決公以異議爲憲臣所劾當奪級詔免其處分當是時大兵方攻滇黔秦蜀之餉彼此互推侍郎趙璟等言四川過於苦累公奏陝西四川互相推諉皆由總督分設之故若併川陝總督爲一人則痛癢相關隨地可以調撥上從之會靖逆將軍張勇以甘肅邊防緊要請緩裁所添兵額部議如所請公別爲一議言前因河東賊亂添設馬步戰兵原議事平裁汰者應卽裁汰其將軍麾下前以步兵二千改爲馬

兵宜仍復馬六步四舊制惟因防邊添設之兵可無庸議裁 上遣尙書哲爾肯往會將軍督撫提督閱核酌留河州甯夏所添防兵餘仍復原定經制如公議二十一年調吏部尙書二十三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充 政治訓典一統志總裁先是重修 太祖實錄公亦爲總裁官及告成加太子太傅二十六年六月薨於位年六十有二 優詔悼卹遣官護送由驛歸櫬禮臣議卹典翰林院撰代言之文以祭以葬內閣以易名請得 旨諡文恪公河日海口風度端凝學殖尤淵博訥於言然每議國家大事必侃侃獨據所見常邀 特允大軍之平黔滇蜀粵也所俘獲婦女無數皆隸旗下驅之北行公疏言婦女何辜宜聽收贖一時得贖者約數千人如脫湯火民尤德之性孝友年十七以父學朱巡按山東死事狀伏闕上書明莊烈帝允加贈卹兄德宸字御之弟德宏字疇三早著文譽時有三宋之目子駿業由副貢授待詔官至兵部侍郎大業官至內閣學士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

國朝先正事略卷六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王文簡公事略 兄士祿 士祐

國家文治軼前古 屹雅揚風 鉅公接踵出而一代正宗必以新城王公稱首 公以詩鳴海內五十餘年 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尊之爲泰山北斗 當開國時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 鍾譚之纖仄 公以大雅之材起而振之 獨標神韻 籠蓋百家 其聲望足以奔走天下 雖身後詆謔者不少 然論者謂本朝有公如宋之東坡 元之道園 明之青邱 屹然爲一代大宗 未有能易之者也 公官郎中時遭 遇 聖祖留意古學 嘗召對閣臣 從容問在廷中博學能詩文者孰爲最 於是李公蔚馮公溥陳公廷敬張公英交口薦公 特詔公賦詩稱 旨次日 傳 諭王士禎詩文兼優 著以翰林官用 遂改侍講 尋轉侍讀 入直南書房 嘗徵其詩錄進三百篇 曰 御覽集 國朝漢人由部曹改詞臣自公始 公薨後

五十餘載當乾隆之三十年 高宗特旨以公績學工詩在本朝諸家中流
派較正從前未邀易名之典宜示褒榮以爲稽古者勸遂 賜諡曰文簡可謂
不世之遭久益論定矣然公歷官諸政蹟及生平風節實與其文章足並垂天
壤未可軒輊論也公之司理揚州也 朝命侍郎葉成格駐江寧治通海寇獄
羅織甚衆公力保全良善嚴反坐以息誣陷揚政有欽賊積逋二萬餘金前任
以考成故重督之逮繫者衆公至惻然曰此溝中瘠耳雖日敲朴何益悉縱遣
之而手疏募諸當事自監司郡守及屬邑悉割俸代輸不足則募諸商人諸商
故以海寇獄德公傾貲恐後又不足則言於巡撫具疏請豁免於是積逋一清
在揚五年完大案八十有三雪高郵居烈婦向氏冤人稱神君公既由司理起
家復以大司寇致政與刑官相終始每讞獄必多方以求其生嘗會議閔煥郭
振羽竇子章獄三人皆以救父故持金刃殺傷人論重辟公曰此當論其救父
與否不當以挺刃論輕重也遂得改緩決任副憲時又嘗爭楊成獄貳戶部時
復爭聊城于相元太平王訓齊河房得亮獄俱減等而衡陽左道蕭儒英則又

爭而必致之法徐起龍爲曹氏所誣則釋徐而罪曹案其所與私者皆伏法其慎於用刑多類此公爲政能持大體以和平養士氣清不戾俗和而有執故長成均則整飭教條杜請託所獎拔如金居敬湯右曾查昇陶元淳惠周惕輩皆時名人又疏請定 文廟祀典舞用八佾籩豆十二并增從祀先儒一時皆建其論及掌邦憲則絜持綱維戒言者不得毛舉細故會廷議裁御史員額公力爭以爲 天子耳目官可增不可減奏上卒從公議在計部時秦中方大饑開入粟例公預戒所司不得以一呈一稿至前先後七年儻然無所與其筦理錢法也例故有樣錢公立禁革之其權關清江浦也船廠有陋例言於漕帥盡罷之公與睢州湯文正公初未識面會徵博學鴻儒公言於魏公象樞曰公以學行聞天下薦士不當以文藝必如湯君者乃可應 詔人知湯公之薦由魏公而不知自公發之也生平自重其詩不輕爲人作內大臣明珠稱壽有大僚某手金箋請得一詩以侑觴公曰曲筆以媚權貴君子不爲也力辭之公之幹濟風節若此而世不盡知爲詩名所掩耳公諱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別自號漁洋

山人世爲新城右族年十八中順治八年鄉試祖方伯公象晉年九十有一猶及見之以家藏邢太僕書白鸚鵡賦賜公十五年舉會試越三年選授揚州推官康熙三年總督卽公廷佐總河朱公之錫先後疏薦公擢禮部主事累遷卽中權清江關十一年典四川鄉試母憂歸旋補戶部卽中十七年特擢侍讀尋遷祭酒二十三年晉少詹事奉 命祭告南海明年丁父憂二十九年由原官遷左副都御史充經筵講官晉兵部督捕侍郎三十年充會試副考官調戶部侍郎三十五年 命祭告西嶽西鎮江瀆三十七年擢左都御史復 命直南書房編 御製文集明年遷刑部尙書前後 賜御書帶經堂信古齋匾額各一四十三年坐讞獄失出罷官時公年七十一矣四十九年 上眷念在籍諸老臣 命復職五十年五月薨於里第年七十有八公八歲能詩頻夢五色小鳥如鳳凰飛遶左右又屢夢人贈古墨噴之有異香人以爲文字之祥少游歷下集諸名士於明湖賦秋柳詩和者數百人在京師與汪茗文程周量劉公猷梁曰緝葉子吉彭羨門李聖一董文驥等以詩相倡和在揚州與林茂之杜

于皇孫豹人方爾止等修禊紅橋又與陳其年邵潛夫等修禊如皋冒氏之水
繪園每公暇輒召賓客泛舟載酒平山堂吳梅村云貽上在廣陵晝了公事夜
接詞人蓋實錄也迄官禮部復與李湘北陳午亭宋牧仲及汪程劉梁等爲文
社時宋荔裳施愚山曹顧庵沈繹堂皆在京師與公兄弟酬唱無虛日又嘗奉
使南海西嶽徧游秦晉洛蜀閩越江楚閒所至訪其賢豪考其風土遇佳山水
必登臨融懌蒼萃一發之於詩故其詩能盡古今之奇變蔚然爲一代風氣所
歸公典順天試與韓文懿共事典辛未會試與張文貞陳文貞李文貞共事所
得士爲楊文定名時陳恪勤鵬年黃侍郎叔琳惠研溪周惕等晚直南書房與
張文端陳文貞共事皆極九等人表之最可想見一時之盛云公所著有帶經
堂集九十二卷漁洋詩話三卷蜀道驛程記二卷皇華紀聞四卷粵行三志三
卷池北偶談二十六卷隴蜀餘聞二卷秦蜀驛程後記二卷古懽錄八卷居易
錄三十四卷浯溪考二卷感舊集香祖筆記分廿餘話北征日記各若干卷又
有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唐詩十選諸書皆行世兄士祿字子底號西樵

順治十六年進士官考功員外郎康熙癸卯典試河南坐磨勘罷官以母憂哀毀卒嘗病二十一史冗駁乖舛三國志並列爲非謂宜廢陳氏而用謝陞季漢書倣晉書例列魏吳爲世家去宋齊梁陳魏北齊周七書而用李延壽南北二史其宋遼金則用柯維騏宋史新編合爲十二史旣正史體復省繁複擬上書不果又謂坊本子貢詩傳申公詩說皆僞書李維禎序行津逮秘書收之皆誤也所著有司勳五種集士祐字子測號東亭康熙九年進士並能詩有古鉢集

熊文端公事略

公諱賜履字青岳湖北孝感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康熙二年遷司業晉宏文院侍讀六年夏詔臣工極言得失時內大臣鰲拜輔政自專公應詔上書略言民生困苦已極私派倍於官征雜項浮於正額一旦水旱頻仍蠲豁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民情實大可憫矣雖然此非獨守令之過也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方責守令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貪方授守令以養民之

職而上官實課以厲民之行故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得不貪此又理勢之必然者也伏乞將督撫大加甄別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督撫得人則監司自得其人守令亦得其人矣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其大者則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今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職業極其惰窳而士氣因之日靡學校極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風俗極其奢僭而禮制因之日壞宜急思所以補救之乞 皇上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心任事化情面爲肝膽轉推諉爲擔當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宰執盡心獻納勿以唯諾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勿以鉗結爲將順庶職業修舉官箴日肅雖然猶非本計也根本切要之地則端在我 皇上之一身矣蓋 皇躬者萬幾所受裁萬化所從出也我 皇上聖明天縱豈常情所能窺然生長深宮春秋方富正宜慎選左右輔導 聖躬薰陶德性優以保衡之任隆以師傅之禮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從朝夕

獻納毋徒事講幄之虛文毋徒應經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輟毋以晨夕有閒於是考諸六經之文監於歷代之迹實體諸身心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佞倖不置於前聲色不御於側非聖之書不讀無益之事不爲內而深宮燕閑之閒外而大廷廣衆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恆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不備防閑此心者無不周主德清明君身強固舉立政敷教知人安民無非天德所流行天則所昭著由是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哉疏入鰲拜惡其侵己曰是劾我也遂請治公妄言罪且請申禁言官不得上書陳奏

聖祖弗許曰彼自陳國家事何預汝等耶七年遷秘書院侍讀學士復上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年來災異頻仍饑荒疊見正宵旰憂勤徹縣減膳之日講學勤政在今日最爲切要乞時御便殿接見羣臣講論政治設誠而致行之庶可轉咎徵爲休徵疏入鰲拜傳 旨詰問積習隱憂實事以所陳無據妄奏沽名議降二級用 聖祖原之八年鰲拜敗 聖祖手書前事付

廷臣命康親王等劾鞫鰲拜罪狀讞詞有鰲拜銜賜履劾已意圖傾害一款論如律方鰲拜枋用時黜陟生殺惟其意或在。上前忿爭或呵叱部臣張威福劫衆大臣稍異同其閒立致死惟公以一詞臣論事侃侃無所避用此直聲浩氣震天下公又以。上卽位後尙未舉經筵大典疏請慎選儒臣資啓沃並請設起居注官備記言記動之職會。上欲巡幸邊外公疏言水旱頻仍聖駕不宜輕出。詔罷前命並嘉其直俾繼今以後事有未當其悉陳所見朕不憚改焉九年四月擢國史院學士。召入內廷命作楷書大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以進復承。命講大學中庸。聖祖首肯者數四月改內三院爲內閣設翰林院以公爲掌院學士會復設日講起居注官以公充之遂以明年二月肇舉經筵大典於保和殿以公爲講官知經筵事頃之。聖祖以春秋兩講爲期闊疏遂。命公日進講宏德殿。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達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表裏蓋公自初應。詔上書卽力言聖學爲第一要務其後屢以爲言會。聖祖日益勤學旣開經筵益盡心於堯舜義孔

之道暨周程張朱五子之學咨諏討論達於政事仁浹而義炳其端緒自公發之及公去位後 聖祖每諭侍學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十年夏乞省母疾歸 命勿開缺十一年 命教習庶吉士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時有詔撤三藩 聖祖舉以問之公奏吳三桂年已老俟其身後撤之其勢易宜緩圖 聖祖以語諸大臣惟明珠米思翰力言三桂僅一子質於朝可勿慮其它又安能爲未幾三桂反明年耿精忠反十四年春授公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尙書公疏辭不許既受 命參畫軍機及諸道糧餉並請嚴飭軍行所過不得蹂踐禾稼使兵不病民民不失業十五年陝督哈占有開復疏防官一疏內閣誤票三法司核議既檢舉大學士索額圖索初擬票稿不得謂公有改寫情弊請察議免歸家於金陵二十三年 聖祖南巡 召對行在賞賚有加尋書經義齋三字題其居二十七年夏起禮部尙書冬丁母憂歸先是公因進見言西夷噶爾丹且有變宜爲備至二十九年邊人告警 聖祖念公言趣起前官三十年充經筵講官典武會試明年春命往江南鞠獄冬調吏部尙書

會河督靳輔請豁近河所占民田額賦 詔公會督撫察勘還奏免高郵山陽等州縣額賦三千七百二十八頃有奇三十三年典會試屬九卿會推兩江總督以侍郎布彥圖等十二人列奏 上詰問保布彥圖者何人閣臣以公對

上察知尙書庫勒納與布彥圖有私 特諭切責之而置公弗問三十五

年春 聖祖親征噶爾丹公言內大臣費揚古可重任 聖祖命爲撫遠

大將軍御史龔翔麟劾吏部選補不公謂公竊道學虛名負恩溺職疏下都察院察議以回奏含糊矛盾公與庫勒納等並應降三級用 上命從寬留任

三十六年復典會試三十八年拜東閣大學士知經筵如故嘗進言海內乂安休養化導正在此時宜益崇學校廣教化豫積貯戒奢汰則萬世太平之業也 每入見輒陳四方水旱官方得失推古聖人所以憂民保治之意竭慮無隱

聖祖輒改容稱善三十九年典會試四十一年復典會試明年春以老乞休 優詔許解機務留京師食俸備顧問四十五年疏辭食俸乞歸金陵 陛辭

御書壽耆二字賜之 召入講論累日公因言 巡幸所至官民供辦不無

煩費唯 上留意 聖祖領之 命馳驛歸官爲護送明年 聖祖視
河工幸金陵 賜御用冠服會纂朱子全書 詔李文貞與公移書往復商定
公平生論學以默識爲真修以篤行爲至教由程朱之塗而上溯孔孟其言曰
聖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爲神也所著書有學統學辨學規學餘經義齋
諸集四十八年十月薨於家年七十有五 命禮部遣官視其喪 賜賻金千
兩祭葬如制贈太子太保諡文端當公之薨也遺疏至京其同姓編修熊本竄
入薦已語 上察其僞 命江督取其疏草以進果無是語罪本如律五十
一年 諭吏部曰朕初立講官原任大學士熊賜履日以內聖外王之道正心
修身之本直言讜論務得至理而後已且品行清正學問優長身後屢加賜恤
至今猶軫於懷可錄用其子以示不忘耆舊之意其後侍郎方苞疏請以公祀
賢良祠初格於吏議後卒從之

顧文端公事略

孫顧琮

公諱顧八代字文起姓伊爾根覺羅氏滿洲鑲黃旗人父顧納禪天聰九年隨

征明大同攻小石城先登 賜號巴圖魯予騎都尉世職任參領順治初從征

流賊平定陝楚江浙皆在事有功嘗以十人夜遇賊騎數萬大呼馳之衆矢齊發賊不測多寡驚潰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公其次子也好讀書兼資文武能引十二石弓順治十六年以廩生充護軍隨征雲南凱旋授筆帖式累擢文選司郎中銓次守法賄不得行康熙十四年 聖祖御試旗員列第一改翰林

院侍讀學士異數也會逆藩吳三桂踞湖南遣賊將掠兩廣鎮南將軍莽依圖由江西進廣東駐韶州十六年 上命公傳 諭莽依圖規復廣西并授方

略卽 命留營隨征軍中多用其謀嘗與傅宏烈等議軍事策其必敗未幾吳世琮兵至諸將皆敗鎮南兵援之賊乃敗退公料賊且復至除夕益戒嚴世琮果以三萬人夜犯我軍公奮擊大敗之進勦雲南莽公疾公代治軍與賊再戰皆敗之世琮窮蹙自殺莽公疾愈具奏其功公以讓諸將馬承蔭再反與吳逆合軍十萬諸軍屢卻公直前突陣或挽之公怒曰諸將軍不併命戰安得勝我雖文臣當率先赴敵死諸將愧憤合擊遂大敗賊衆十八年京察公爲首輔索

額圖所忌改注浮躁例降調莽公疏言公襄辦軍務竭誠奮勉三年中運籌決勝動合機宜請留軍營以副都統參贊軍務得旨以原銜隨征十九年廣西定莽公卒於軍公隨平南大將軍賚塔進征二十年師至雲南公與勇略將軍趙良棟等定攻取策賚公從之遂殄滅逆孽吳世璠雲南平諸將多以匿財貨及婦女獲罪公獨以廉慎免凱旋補侍讀學士入直上書房二十四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二十六年授禮部侍郎二十八年擢尚書聖祖親征噶爾丹公侍帷幄平生所敷奏皆本仁義而性沈密雖妻子不令知尤以守正爲權要所忌三十二年秋坐事免以世職隨旗行走仍直內廷三十七年以疾休四十七年薨家貧不能殮身後子孫不免飢寒雍正四年世宗特諭曰原任禮部尚書顧八代品行端方學術醇正當征勦吳逆時以學士協贊軍務克復粵西滇南勞績茂著皇考因其品學優長足爲模範特命爲朕兄弟之師朕自幼與共朝夕講論忠孝大義研究經書肫誠周至獲益良多嗣以詿誤罷職仍在內廷課讀數載戊子冬物故朕親臨其喪本欲陳情皇考之

前求加恩賜卹值 聖體違和不敢瀆奏迄今回憶當年誦讀情景宛然如昨應優加贈卹以展朕篤念師資至意遂復禮部尙書加贈太傅 予祭葬如典禮諡文端立碑墓道 上復念其子孫貧 賞白金萬兩八年七月 命建賢良祠京師 特諭應入祀滿洲大臣凡五人大學士圖海都統賚塔次則公及尙書瑪爾漢總河齊蘇勒也公乞休後子顧儼襲輕車都尉由參領擢任副都統

顧琮字用方顧儼之子也少習兵農書算不屑章句之學 聖祖開算學館

公與焉議敘得吏部員外郎 世宗登極稽核財賦開會考館以公領職有書吏行賄某官某官首之於總理局務怡親王王命公訊吏狡抵公答之忌者誣公欲殺吏以滅口王疑公亦受賂遂奏劾公交刑部并訊吏證公無纖毫染公得無罪 特旨授戶部郎中遷御史出爲河南觀風正俗使巡視長蘆鹽政疏言州縣於私鹽案每監斃人命請定議處之例從之旋授坐糧廳遷太僕卿充霸州營田觀察使協理直隸總河晉太常卿署直隸總督雍正十一年授直

隸總河明年四月奏報永定河口久淤正議挑濬仰蒙 天賜引河二十餘里
顯著嘉祥 諭虔誠展祀以答靈貺尋疏言直隸向無額設囚糧多致飢斃請
併給以廣 皇仁得 旨俞允又言直隸河道紛歧廳員應改撥就近管轄
并於要處增河官八缺以專責成至天津清河二道向無搶修物料請照通定
通永二道例酌工程險易預爲採辦大名道無歲修銀亦請於清河道庫撥用
均下部議行乾隆元年署江蘇巡撫條奏海塘善後事宜六則並請增海防道
一駐松泰適中地專管下九鄉議行十月父憂回旗二年協辦吏部尙書事七
月永定河隄決 命公偕總督李衛等搶修遂署河道總督明年代者至仍協
同辦理十月授河督五年疏陳青縣之興濟滄州之捷地兩減河善後事宜六
則皆議行六年秋以題銷永定河修築銀被譴 命回京候旨十二月授漕運
總督七年疏陳漕務十則 上可其奏尋奏獲匪徒劫盜船並於安東山陽
各增浮汎撥兵防察 上嘉其留心經理十一年春署南河總督九月回本
任十二年浙閩總督喀爾吉善劾浙撫常安貪婪各款 命同大學士高斌往

訊卽授公浙江巡撫嗣又命大學士訥親往會審論如律公坐不能案款窮究部擬奪職詔留任尋調東河總督十七年疏言運隄尙無堡房兵夫遊巡兩夜難以棲止請照黃河例每二里建堡房一共四百所撥司庫耗羨銀興造每年酌給歲修銀十九年因河南任內浮費部議再奪職諭來京候旨十二月薨年七十公剛正孤寡百折不回有顧鐵牛之稱嘗上書力言培本根持大體不屑承順風旨奏開捐非善政永宜停止洋洋數千言又嘗入朝天旱多風上有憂勤之旨公徐曰洪範云蒙恆風若今風色過厲虞朝臣有蒙蔽君父者上爲之動容嘗持議欲行限田法以均貧富與用事大臣動色爭於上前素以不欺待人而不虞人欺恤下犒勞必厚而自奉極儉穀在京師小車敝帷至不能儼屋以居其爲觀風正俗使也有密奏豫省歲荒者世宗命山東運米十萬石賑之總督田文鏡諱災以謂歲熟民無需米仍令運官帶回公爭曰此時民未必不需米就使不需然旣運以來存之亦有備無患之義若仍令運回則運費不能動官項仍取諸民民何以堪且王者有分土無分

民豫省官民卽山東官民也爲臣子者當同心共濟不宜自分區域粉飾太平以希恩寵田滋不悅密奏公倨傲氣凌其上意滅其下 上以問公公曰觀

察爲 欽差官與督撫平交無所爲上也地方吏皆隸督撫非觀察屬吏無所爲下也旣無上下臣何凌滅之有 世宗笑曰奏卿者田文鏡也毋乃爲爭

米事忤汝乎公於友朋風義尤篤督東河時前任完顏偉病劇將出署調治公止之曰我與公比肩事主卽兄弟也公之眷屬雖先行然弟在兄何憂一切湯藥事躬爲料理完顏公氣息纔屬猶戀戀呼公公應聲卽至身後事皆公任之後巡漕御史伊靈阿亦病垂死歎曰有顧公在死何憂公亦典衣物治喪如送完顏公時與朱文端徐文定及方侍郎苞交甚篤以道義相切劘嘗言人如高安乃真無近名之念當 聖祖崩時守官者各次其守方侍郎次於佛寺將

歸語同官曰事君猶事父在禮公等居倚廬宜再期今旬未三終歸至家止於外不入室焉可也聞者皆變色易容公時方喪耦十一載旣得仕納徵於李氏以 國卹故踰年弗親迎或詫焉其官適罷曰吾貧未能也旣而起家爲部郎

遷御史出筦鹽政詫者滋多曰吾迫公事未暇也其娶以雍正三年冬十一月蓋謂三年中不宜有空日也問焉而不自禳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也公督漕時與前任魏公交代有文覺禪師者方自都門出騎從如雲勢烜赫大吏率屬郊迎恐後公與魏公若弗聞也者此雖小節亦可見二公之所守云魏公名廷珍字君璧直隸景州人以清德重於時亦與方侍郎善

瑪恭勤公事略桓僖公馮國相

公諱瑪爾漢姓兆佳氏滿洲正白旗人順治十一年由繙繹舉人授筆帖式累遷內閣侍讀刑部員外郎康熙十三年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吳三桂上

命揚威將軍阿密達自江寧移師往討公隨征署驍騎參領十四年同副都統鄂克濟哈穆等由涇州進勦連破賊寨斬級數百復甯州城十五年夏撫遠大將軍圖海統兵圍平涼輔臣降公還京十二月圖公請調涼州甯夏固原諸鎮兵進定興安漢中上命副都統烏丹赴諸鎮經理征調事並詢緩急機宜甘肅提督張勇言興安漢中山峻路險糧運維艱宜暫緩進征上是其言

令圖海駐守鳳翔秦州諸要隘分兵助湖廣大軍 命公隨征南將軍穆占規復湖南十七年授御史仍留軍營十九年穆占征貴州二十年進征雲南公俱隨征有功是年 命巡視河東鹽務會御史許承宣羅秉倫先後劾奏前山西巡撫圖克善勒令平陽所屬十三州縣增報鹽丁加課累民狀下巡撫穆爾賽同公確核復奏虛報餘丁萬有七千應豁免課銀萬五百四十餘兩得 旨允行二十五年以審理歸化城都統固穆德罪案不實降三秩調用二十六年補理藩院司務尋遷戶部郎中擢侍講學士晉兵部侍郎三十五年 上親帥大軍由中路征噶爾丹 命公經理驛站駐劄土木遇西路軍營奏報遞送御營以解送軍營馬匹多斃吏議奪職 詔從寬留任三十八年擢左都御史尋遷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兼議政大臣四十三年三月 上諭八旗都統曰聞京城就食災民近自河間遠自山東來者日衆已於五城給食恐尙未遍及著八旗各分三處煮粥派家計殷實家人衆多之大臣監散凡就賑之民病則醫治歿則棺殮於給粥時察明務令周徧於是公同內大臣佟國維明珠阿

密達等並奉 命監賑四十六年調吏部尚書逾年以老乞休許之五十七年

冬薨年八十有五遺疏入 優旨下所司議卹遣內大臣往奠 賜祭葬如制

雍正八年 世宗諭閣臣曰原任吏部尚書瑪爾漢謹慎小心老成忠厚在

聖祖時宣力多年完名引退中外皆稱爲善人可加贈太子太傅 賜祭

一次以示眷念耆舊之意是年 詔建賢良祠以大學士圖海都統賚塔尚書

顧八代等與公並入祀乾隆元年 詔九卿核議已祀賢良諸臣應予追諡

特賜公諡曰恭勤其後滿大臣續祀賢良者曰桓僖公馮國相

馮公諱國相漢軍鑲白旗人父有功崇德八年從征明中後所前屯衛凱旋授

佐領順治元年隨征山西以紅衣礮攻克太原城二年隨征湖廣擊敗僞總兵

馬進忠於武昌獲賊船十有三予雲騎尉世職授杭州協領晉三等輕車都尉

十八年卒公襲職康熙十三年逆藩吳三桂踞湖南公隨順承郡王勒爾錦往

征賊將陶繼智等犯宜昌公領隊發礮擊卻賊衆尋隨貝勒密尼敗賊於岳州

十八年隨都統根特敗賊於虎渡口遂進征澧州常德屢立戰功十九年授參

領擢副都統三十四年噶爾丹侵擾邊境公率兵至阿爾丹蘇台偵賊聲息明年 聖祖親征駐蹕克魯倫河公運礮至軍前隨撫遠大將軍費揚古等由西路督兵敗賊衆於昭莫多俘獲無算晉二等輕車都尉四十一年擢都統五十七年薨 賜祭葬子毅襲職由參領授副都統六十一年擢廣東提督雍正元年薨於位 諭賜祭葬如初三年 憲皇帝以八旗公庫事務惟國相辦理時綜計明晰下部議卹加一雲騎尉十年 上諭九卿曰原任都統馮國相謹慎小心樸誠自矢服官辦事從無過愆向來各旗公庫俱有虧空惟國相所管正藍旗全無欠缺此卽其出納謹嚴操守潔清之明驗伊係朕藩邸中人知之有素可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 賜諡曰桓僖

李文定公事略

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大學士合肥李公薨於位遺疏聞

聖祖軫悼 命大

臣侍衛至邸第奠茶酒禮臣舉卹典閣臣議諡法翰林院撰文以祭且最其生平立朝行己之大者著之碑先是公寢疾 上自塞外聞之曰胡不早奏卽

遺學士特默德就問所苦 賜禁方上藥 諭御醫調理日視朝畢輒問病勢
增減狀蓋 上臨御久嘗屢易執政大臣深惟政本之地爲治化樞恆難其
選試公者歷有年所益信其可大任而公入閣未期月卽以憂去 上特虛
席以遲其來公益慎乃位屬海內又安持大體不求赫赫名惟清靜和平化百
僚紛更異同之迹歸於無事以仰稱 聖天子休養元元含宏廣大之意情
在位五年善始善終而天下猶以年未篤老不獲竟其施爲惜云公諱天馥字
湘北號容齋先世自黃岡遷合肥公少穎異七歲卽能詩稱神童始公家有別
子占衛籍永城公卽以其籍登順治十四年鄉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在館
益閱覽四庫書淳法迤演蓋經世之學基此矣尋授檢討父憂歸服闋補故官
康熙十一年遷司業晉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歷講讀學士少詹事十六年擢
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典武會試在 上前有所見必直陳無隱多見從會
兩澤愆期 特命偕大學士明珠等會同三法司詳鞫已成諸獄皆減等發落
二十年擢戶部左侍郎部故利藪有以苞苴謁者公拒之曰吾一日在部爾曹

無望茲事之行也皆動色縮手相戒明年充會試副考官二十三年調吏部尤以揚清激濁爲己任前後在戶部四年吏部五年而壹無所私 上自是器公深矣二十七年擢工部尙書當是時 上召總河靳輔巡撫于成龍面詢河工事宜靳公以高家堰外宜築重隄截水使出清口不令歸下河庶淮揚七州縣之田可出若開濬下河恐有海水倒灌之患于公以修下河開海口係遵特旨行今高家堰築重隄停開海口縱上流水不至而秋霖暴漲天長六合等處水無所洩海口仍應開二人各堅執一說 上下九卿詳議公建議下河海口宜開高家堰重隄宜停 上從之尋調刑兵二部三十年遷長吏部曹司吏素不便於公者畏公復來而選人稔聞公名則喜甚公逐吏之尤黠者以便選人曹部爲一清時當補大學士已逾年一日 上諭閣臣曰機務重任必不可用喜事之人李天馥老成清慎學行俱優朕知其決不生事遂拜武英殿大學士三十一年十月也明年丁母憂 諭曰李天馥入閣未久倚毗方殷未及展施遽以憂去深軫朕懷遂 賜御書貞松二大字兼 賜書一幅曰

儒者當學探本原行迪醇茂循序進德守己冲虛一言一動罔有不謹嘉謀嘉猷必以入告斯廣譽翕然爲周行之士蓋因公之所已能而益屬其加勉也出都後一日 上曰李天馥侍朕三十餘年未嘗有失三年易過此官不必補人三十四年 召入閣視事公感 上知之深益退然若不自勝威福歸之於朝毀譽不出於口凡宰物應機悉以虛公處之一不以己與也 上三征朔漠還偃兵息民公尤以簡易爲主謂欲變法不如守法欲救弊未必無弊奉行成憲不敢失尺寸此乃所以報也昔宋李文靖公爲相真宗問治道何先對曰不用浮薄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公之深慮遠識絕類文靖 上之器公亦以此公旣薨 特旨賜諡文定按諡法安民大慮曰定公之不喜事所以安民也人咸以受大名爲當云公性至孝執親喪毀甚杖而後起扶母櫬歸當取道巢湖西口時冬月水涸及舟至水驟涌數尺如送喪者舟過卽落如故旣葬廬於墓側手植松楸淚血沾漬墓門忽有白燕雙飛掠水至久之不去人以爲孝感遂名公所居爲白燕廬遠近歌而和之友愛二弟白首無閒尤好爲德於鄉

廬墓後窮民歸之遂成村落當歲旱苗將槁公爲壇墓前齋三日禱於天方蒲伏雨大作及秋忽飛蝗蔽天公禱如前未幾蝗盡去鄉民德之公在位尤留意人才 詔徵博學鴻儒公舉李檢討因篤趙參政進美秦檢討松齡及吏部行取知縣爲科道 詔大臣各舉所知公舉陸御史隴其邵參議嗣堯彭巡撫鵬世稱其有人倫鑒下至單門寒畯聞聲相思惟恐其不登用蓋汲汲於以人事君其心好之誠而非有強也公所活人尤衆爲學士時冬月慮囚嘗請生其死者知縣李方廣坐法當死公曰其人素有才名得緩決尋以赦免又有殺人抵罪者公獨言乃仇人先折其父足爲父報仇可赦也遂得減等兵與民多被俘贖而歸之者凡數百人在刑部有縣令負官錢數萬產盡應赦而吏持之急公至卽與寬免其子之係累者皆釋之念囚多瘐死庀屋材多爲之所別罪之輕重以居囚有大獄下部議者皆曰應死公察其冤獨議曰不當死 上竟從公議貳吏部時韓學士茨同與廷議遇事有不平者輒厲詞色公微笑曰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可耳僕初亦爾後漸熟漸平也韓深佩其言始在翰林名藉

甚雅以文章爲己任與葉文敏陳文貞王文簡諸公倡復古學刊僞體每朝罷講集脩然如林下人既登相位乃不復狎主齊盟而望其風神局度皆書卷之氣所積也著有容齋集年六十有五子季青字丹壑康熙己未進士官編修季蒼己卯舉人

陳文貞公事略

陳公廷敬字子端號悅巖山西澤州人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公初名敬以是科有同姓名者世祖加廷字別之遂改今名十八年分校會試授秘

書院侍講累遷司業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康熙十二年典武會試尋擢詹事晉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改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十七年命與學士葉方藹同直南書房母憂歸服闋補原官二十一年充會試副考官歷禮吏二部侍郎管理戶部錢法擢左都御史二十五年遷工部尚書明年調戶部尋調吏部二十七年法司逮問湖廣巡撫張汧汧嘗遣人齎銀赴京詰其行賄何人初以分餽甚衆不能悉數對旣而牽引公及徐尚書乾學高詹事士奇

上察其誣不問公以父年八十有一疏乞歸養得 旨覽卿奏情詞懇切
許原官解任仍管理修書總裁二十九年起左都御史遷工部尚書三十一年
丁父憂服除授戶部尚書調吏部四十二年典會試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
尚書四十九年冬以耳疾乞休許之五十年夏大學士丹徒張公卒安溪李公
疾未愈 詔公入直視事五十一年四月薨此公歷官階級也任講官時
聖祖稱其啓迪朕心甚有裨益以天氣漸寒與學士張英等各 賜貂皮五十
張表裏緞各一丁母憂 上遣學士二人慰問 賜奠茶酒 特旨照學士
階 賜卹洎遭父喪 溫旨慰卹如例滇南平定 命撰朝會宴饗樂章下所
司肄習嘗與徐公乾學纂鑑古輯覽 諭嘉其勸戒昭然有裨治化此外若
三朝聖訓政治典訓平定三藩方略皇輿表一統志明史公皆爲總裁官故事
大臣入閣不復侍經筵兼之者惟張公英及公二人耳 聖祖南巡 召試
江浙諸生公與大學士張公玉書等三次皆奉 命閱卷公初以 賜石榴詩
受知 仁皇帝後進所著詩集 上賜以詩且題云大學士陳廷敬作各

體詩清雅醇厚非積字累句者所能窺也爰作五言近體一律以表風度其薨也 命皇三子允祉率大臣侍衛奠爵賚白金千兩治喪令各部院滿漢大臣俱往弔 御製詩挽之 諭稱公夙侍講幄洵擢綸扉學問淹洽文采優長恪慎清勤始終一節下所司優卹 賜祭葬如例加祭一次 予諡曰文貞此公前後所承 恩遇也 聖祖留意古學嘗 召對羣臣從容問在廷中誰最能詩公以王公士禎對 詔舉博學鴻儒公疏薦汪公琬之二公者一爲詩伯一爲古文家而皆由公言以達 天聽後十餘年 聖祖復以後進詩人垂詢公公以史給諫申義周宮詹起渭對皆一時之傑也公尤夙知靈壽令陸公清苑令邵公賢袖疏草將列薦會 上御宮門亟召九卿舉廉吏既進升階未盡一級 上獨目公班定又數目若詔使言者蓋是時公方掌御史臺以進言爲職又嘗數薦人以故數目公使言公自念班六卿下既未承明詔當以次對已而六卿有言他守令賢者語未竟 上特問公廉者果爲誰公奏言知縣陸隴其邵嗣堯皆天下清官雖治狀不同其廉則一也於是兩公皆擢御史

始公嘗亟稱兩公廉或謂曰兩人者廉而剛剛者易折且多怨恐及公公曰果賢歟雖折且怨庸何傷是可謂能以人事君者矣公在官所建白皆得大體嘗疏言貪廉者治理之大綱奢儉者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先使之儉古者衣服輿馬器用之具婚喪之禮賤不得踰貴小不得加大今或等威未辨侈靡相高轉相慕效富者贖貨無已貧者恥其不如因而冒利觸禁其始由於不儉其究至於不廉如水之失隄防而莫知所止請嚴申定制以挽頽風又言去年九月山東巡撫題報濟甯等屬水災部議令委官履勘十一月以勘定成災分數具題部議令分晰地畝高下今年四月題覆部議始許蠲免德音下逮近者已逾半年遠者將不止一載如此其遲迴者所行之例則然耳臣愚謂既有被災分數即可知地畝高下拘文牽義何救死亡請破例以求實濟又言督撫之職在察吏吏果廉能毋敢加派火耗毋敢贖貨於詞訟毋敢朘削富民然後能一意行上之教化而民不懼於刑今吏或不能誠有罪焉然非盡吏之罪也上官廉則吏自不敢貪上官貪則吏雖欲爲廉而不可得方今要務首在督撫得人

爲督撫者不以利欲動其心然後能正身以董吏吏不以曲事上官爲心然後能如意於民民可徐得其養養立而後教可行請自今督撫保薦州縣吏必具列其無加派火耗無贖貨詞訟無朘削富民及月吉宣講 上諭諸實蹟俾知功令所重在此而 皇上之考察督撫則以潔己教吏吏得一心養民教民爲稱職庶幾大法而小廉又言臣再領臺垣每誠科道官凡有建白不許預聞於堂官僚友以滋指使屬託之弊如中外臣僚果有奸貪不法及灼知時事因革所宜先者則當切實指陳否則與其生事以塞責不若省事而擇言蓋毛舉細故剔摘成例易至刻薄煩碎誠能持重養銳言不輕發發而必當使不肖者有所警戒顧忌而不敢恣意爲非所謂省事而擇言也公所陳切中時弊棘棘不苟同多此類此前後薦拔敷奏之大端也生平內行篤修尤好學未嘗一日去書少與汪公以文章切劘與王公以詩相唱和皆能得其深處而面目各不相假回翔館閣出入禁闈凡五十年值文運昌隆之日從容載筆人望攸歸燕許大手筆海內無異詞焉所著曰尊聞堂集午亭文編

徐立齋相國事略

公諱元文字公肅號立齋江蘇崑山人父開法恩貢生明季兵亂嘗救難婦數十人有隱德生四子公其叔也母顧太夫人夢神授玉尺而生公年十四補諸生順治十六年 賜進士第一 世祖召見乾清門還啓 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 賜冠帶服物視舊典有加除翰林院修撰嘗從幸南苑 賜乘御馬 命學士折納庫爲執鞚館師也公遜謝乃改使侍衛又嘗晚對便殿夜分 賜饌 世祖問從者得無飢乎卽 命賜以食一日同諸詞臣入見 命撰孚齋說孚齋 上讀書處也文成 世祖稱善命刻行之偶問以釋氏書公謝不習 上亦不之強十八年 世廟晏駕公號慟若私喪歲以國諱日齋居蔬食慘戚終其身康熙初元江南奏銷案起坐罣誤謫鑾儀衛經歷閱四年事白復原官丁外艱與兩兄日居喪次酌古禮行之從父官汀州推官卒公往迎其喪靖南王耿繼茂慕公名餽金二千願一見公曰是貨取也卻其金卒不往見八年補國史院修撰遷秘書院侍讀典試陝西明年遷祭酒

充經筵講官自是每御經筵必命公講至登政府猶然公之在成均也毅然以師道自任疏請準順治閒例令直省學臣選拔文行兼優之士復鄉試副榜額並送監肄業得旨下部著爲令復請廣監生中式之額並請永停納粟一途言其不可者有四章下所司納例自河工外得一切停止洎學四年端士習正文體條教大飭後公在西臺上語閣臣曰徐某爲祭酒規條嚴肅滿洲子弟不率教者輒加撻責至今猶畏之後來那得如此人其爲上見思如此十三年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實錄副總裁明年改掌院學士兼官如故尋充日講起居注官教習庶吉士時公弟秉義方與館選公疏辭不許惟特免秉義教習而已先是熊文端在講筵累稱說孔孟程朱之道及是

聖祖益欲博覽前世興亡得失之所由詔公用歷代通鑑與四書參講公與桐城張文端取通鑑綱目擇其事之關主德裨治理者逐一進講博採先儒之論以己意附之旁推交通一以仁義爲本及歲終彙進講義公具疏尤以心法爲諄諄其責難陳善多此類也尋充孝經衍義總裁典武鄉試是科武闈考官

改用二人值 車駕方出封 旨留閣中曰朕自與一好主考及發視乃公也
十五年母憂歸十八年 特召監修明史學士充監修非故事也秋赴闕辭
新命不許因請購遺書徵遺獻薦故給事中李清主事黃宗羲及原任副使曹
溶主事江懋麟布衣黃虞稷諸生姜宸英萬言部議不允 特旨從之有 詔
召清等宗羲溶並以老不至而各上所著書 詔並付史館尋補內閣學士吏
部題補給事中 上擬分省均用科道官公言地均矣如才不均何乃止九
卿會推江西按察使有舉張仲舉者御史唐朝彝力言仲舉在閩無善狀科道
公疏劾朝彝副都御史李仙根給事中李宗孔不願署名遂并劾之部議當二
李降級朝彝奪官 聖祖曰此處分太過公奏會推本欲公之廷論何嫌異
同今科道公疏必不許一人不列名恐啓脅持之漸流弊無窮 上曰當免
處分公曰凡言免者謂有罪而寬之也臣愚謂諸臣實無罪但降 旨云不必
處分則所全多矣從之御史有言宜遣大臣巡方者公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
憲長彈壓也若遣大臣或妄作威福誰能禁之 上是其言罷不遣公感激

知遇益思自披瀝每隨閣臣於 上前陳奏取進止 上每問必具言本末務達己意乃止尤留意刑獄當秋決抱牘具陳所宜決宜留者及他所條對甚悉 上多從焉十九年超拜左都御史入謝 賜御書又傳 諭曰朕久不作書頃試筆得鳶飛魚躍四大字并以賜卿時滇南將定諸逆黨多率衆歸附耗餉不訾公請量行散遣安插以寬民力又請除三逆虐政在粵東者五曰鹽埠曰渡稅曰總店曰市舶曰魚課在閩中者四曰鹽稅曰報船曰冒擾驛夫曰牙行渡稅在滇南者四曰勳莊曰圈田曰礦廠曰冗兵疏上俱下所司議行初御史劉安國請察隱占田畝州縣吏利其升敘多捏報累民公力陳其弊謂名爲加糧實耗糧戶名爲清弊實長弊源請飭督撫各自檢舉若始終掩覆者科罪有加部議從之又言督撫之優劣當以民生愉戚戶口增耗爲斷其小事註誤宜寬免至於教養有方治效顯著方予加銜增秩若督催捐助察逃墾荒諸政績但予紀錄如此則賞不僭罰不濫矣又言藩臬貪污督撫不問者宜以徇庇罪之時部例捐納官到任三年後稱職者具題升轉不稱職者罷之已復

令捐銀者免其具題公言國家大體所關惟賢不肖之辨而已今吏途甚雜所以令三年具題者欲使賢者勸不肖者懼若輸銀可免具題是金多者與稱職同科也臣謂稱職非可捐納而得此曹以見任之官營輸入之計何所不至所宜急停止者也歲貢本屬正途自開捐納生員之例遂得并捐歲貢冒濫正途臣謂正途非可捐納而得其由捐納歲貢得官者仍須保舉方可一體升轉所宜急更正者也總之捐納係一時權宜願於收復滇南之日卽 賜明詔概止不行則 聖政一新而人心可大快矣公自爲祭酒時屢言捐納非便至是益切云雲南平告 廟肆赦羣臣稱頌功德公獨言聖人作易於泰豐旣濟諸卦垂戒尤切願 皇上於景運方新之會倍切堯咨舜傲之心兼諭大小臣工乘此治定功成相與洗心滌慮毗贊大業如政體宜講也不妨詳考舊章國用急節也不宜過加綜核行一事必謀久遠勿狃目前之淺圖爲百姓必留有餘務培國家之元氣至於振紀綱以崇大體核名實以課吏才崇清議以定國是厲廉恥以正人心端教化以固治本抑營競以儆官邪敦節儉以厚風俗正名

分以絕奸萌並當今急務望存震動恪恭之意力去因循苟且之習天下幸甚
疏將上有以太直爲言者不顧也二十一年 天子有事春蒐鹵簿已集闕
下公率御史三十人進諫 上溫言諭公方春省耕不出旬日回非遊畋也
明年大計公請令藩臬得面陳章奏 上親加咨訪以觀其才 上躋公
言至日 御乾清門科道官侍班通政司引藩臬官以次面奏著爲令明年
詔藩臬勿舉卓異自公掌計典門不通謁語人曰當考察時直省大吏皆長跪
堂下自陳履歷其嚴重如此使少有所私不內愧耶舊例八旗漢軍文職官任
漢缺者丁憂任旗缺者不得丁憂又滿洲任督撫藩臬者守制而京朝官三月
後卽出供職公謂宜一體丁憂以崇孝治且言外官聞赴者宜卽日奔喪毋得
治事候代並申士庶居喪釋服從吉之禁皆報可先後疏劾閩督姚啓聖巡鹽
御史堪泰杭州副都統高國相御史蕭鳴鳳姚上疏引罪高交部察審兩御史
俱罷斥是年冬湖北按察使缺廷推副使王垓胡悉寧皆山東人 上疑之
問舉者爲誰或以公對公不與辨遂降三秩用明年春 詔留公專領史局故

事監修官不與編纂公以書久未成手自排纂既而纂修一統志 上曰此事須徐家兄弟爲之於是公又爲副總裁其年秋公子樹聲及兄子樹屏同舉順天鄉試九卿磨勘當黜并請下法司質訊 詔除二人名餘弗問二十五年考選科道掌中書科者以舍人王緝植咨送吏部緝植公外兄女壻也言者誤以爲公壻劾公實陰主之部議奪職 詔鑄四秩留史局如故二十七年二月公兄乾學自總憲遷大司寇 上難其代久之不補七月復還公故官兄弟相代爲亞相海內榮之入臺一月四上疏請禁科道官勿交關督撫並結納諸外吏仍設建言牌俾輪班奏事又請停臺灣官販嚴海防又言知府缺多吏部延不補又劾巡鹽御史陶式玉貪贖狀事多施行而式玉竟抵罪前御史李時謙裘充美以佞直罷官公論薦之時謙得復用十二月遷刑部尙書甫旬日調戶部故事銷算錢穀悉假手書吏事關外省索賄動千萬公銳意釐剔旬稽出納吏斂手奉法時江南福建藩司庫缺銀四五十萬公請 敕督撫歲一盤查禁有司毋得私派部費旋奉 詔清理刑獄言減死諸囚發黑龍江者多不得

存活宜復舊例發內地從之二十八年拜文華殿大學士辭不允 命掌翰林院事充政治訓典方略一統志總裁明年春季時謙條奏失 旨公自引咎降二級留任時謙得不坐尋充國史總裁官公與兄健庵俱好士延攬獎借如不及累散千金赴人之急然健庵性豪放食客滿門下頗招權利致彈劾而公介然謹禮法門庭闐如有沈生者中表兄弟也一日從容言某總兵得罪出重寶求減死公能一援手乎公變色曰是何言速去毋污我遂擯沈生公既以廷議數與滿大臣忤而郭僉都琇之劾明珠也健庵實陰風之明珠既罷相其黨徧布中外欲殺公兄弟以洩憤於是江督傅臘塔劾公子姪交結巡撫洪之傑招搖競利公具疏力辨求去 上許原官致仕即日辭朝舟過臨清關吏大索雖醬瓿之屬皆發視僅得圖書數千卷光祿饌金三百而已皆嘖嘖歎清官不置公自領史局積勞氣逆上及歸家復發三十年七月薨於里第年五十有八公少受知 世祖卽以天下自任及遭 聖祖委任之重誓竭忠不爲利害禍福毫髮計兩總內臺凡事涉八旗同僚多咋舌公持之甚力時方重窩逃

之律將軍馬哈達請令奴亡者得自向攝勿關有司公不可曰是重擾民也滿大臣曰當令將軍會同督撫行之公曰如此則仍將軍爲政當令督撫會同將軍 上以公言爲是京師奸人多掠平民賣旗下故逃者日衆公請由地方正印官驗問給印契爲憑否者坐之八旗家人以投水自經報部者歲至千人公請凡驗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死三人者酌予處分從之府部寺院筆帖式近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典州縣公不可滿大臣好言勸公公曰諸公既不謂然某當別爲一議不以相累也卒從公議而罷其以京察大計罷者謀入貲復官公亦持不可既罷議侍郎項景襄留揖公曰微公正途無入仕望矣晚年官逾貴常戚戚如有憂者嘗言吾在樞密未得稍展布反不能發舒如戶部時每聞進一正人或行一善政則喜形於色內行修潔苞苴之使不及門御家人嚴整退食之暇匡坐讀書而已待兄弟極友愛然恆以道義相規切著合經堂集若干卷明史稿未成嘗疏請準宋史益衛二王例以福唐桂三王事蹟載附傳其明末諸臣盡忠所事者直書無隱 詔曰可至乾隆初明史告成頗用其例云

葉文敏公事略 沈文恪公荃 吳文恪公士玉 高文恪公士奇

葉公方藹字子吉號訥菴江蘇崑山人父重華明進士官太常少卿有才望公
胚胎前光厲學行舉順治十六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康熙十二年充日講
起居注官屢被 顧問應對敷陳忠樸無飾語嘗 賜宴瀛臺從官皆進詩賦
公獨撰八箴以獻 聖祖善之 命撰太極圖說稱 旨 賜貂裘文綺遷
左庶子侍讀學士十七年晉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入直南書房充鑑古輯覽
皇輿表總裁會 召試博學鴻儒 命與馮杜李三相國同閱試卷所拔皆
名宿人服其公明年充會試副考官教習庶吉士總裁明史又明年尙書講義
成公奏請頒發得 旨尙書紀載帝王道法關切治理講幄諸臣疏解明晰深
於典學有裨其卽刊行並予優敘遂加公禮部尙書銜十月 上親講易噬
嗑卦辭公與同官進所撰乾坤二卦總論 上覽畢曰卦爻義各不同卽如
噬嗑一卦中四爻主用刑者言初上二爻主受刑者言必得總論發揮庶全卦
之義可了諸卦可照此撰進又嘗進通鑑講義 上問諸葛亮何如伊尹公

對曰伊尹聖人諸葛亮大賢大約伊尹可比孔子諸葛亮可比顏淵 上首

肯一日講中庸 上問知行孰重公對曰宋臣朱熹之說以次序言則知先

而行後以功夫言則知輕而行重 上曰畢竟行重若不能行則知亦空知

耳尋遷禮部右侍郎二十一年卒 優詔議卹 特遣侍郎庫勒納侍衛常保

往 賜奠知公貧不能殮 賜金營其喪尋議加祭一次 特謚文敏公釋褐

後卽以文章受知 世祖其授學士紀 恩詩有云敢道齊賢留異日屢稱

蘇軾是奇才記是事也後蒙 聖祖召入內廷矢音賡和歌詠昇平詩格亦

進而益上所著曰讀書齋偶存稿同時有三文恪曰華亭沈公吳縣吳公錢塘

高公皆以儒臣被 恩眷與公埒

沈公名荃字貞蕤一字繹堂順治壬辰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出爲大梁道以

憂去服闋補通薊道左遷甯波同知未行 特旨召見復四品冠服仍入翰林

補侍讀康熙十一年典試浙江充日講官知起居注遷祭酒再遷詹事直南書

房晉禮部右侍郎二十三年卒於官 賜祭葬如典禮 予謚文恪著有充齋

集公學行醇潔好獎進士類書法尤有名 聖祖嘗召入內殿 賜坐論古
今書法凡 御製碑版及殿廷屏障輒 命公書之每侍 聖祖書下筆卽
指其弊兼析其由 上深嘉其忠益其後公子宗敬以編修入直 上命
作大小行楷猶憶及前事使內侍傳 諭安溪李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
實侍屢指陳得失至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其身後見思若此然公之
風節不第以能書重也分巡大梁時劇賊董天祿等聚衆千餘剽掠許潁閩公
督兵殲其魁餘悉解散禹州盜以竹園爲窟穴公收捕按誅之學宮圯捐俸鼎
新并修復聖賢祠墓頻年河夫柳束及軍需供億過繁民困甚公爲申請禹鄭
十二州縣得減三之一去之日士民爲建碑立祠順治十八年旱 詔求直言
時新例罪當流者皆徙烏喇極北公謂烏喇距蒙古三四千里地不毛極寒人
畜凍輒死罪不應死者不應驅之死地乃獨爲疏上之有 詔令畫一公持前
議益堅且曰此議行三日不雨者臣願伏欺罔罪 聖祖改容納之越二日
大雨盈尺例竟罷

吳公士玉字荆山吳縣人爲諸生卽以文名天下康熙丙辰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宋金元明四朝詩集纂修再擢侍講督順天學政 上巡幸畿甸公扈 駕至玻璃口 召試律詩十二韻獎賚有加雍正癸卯遷內閣學士經筵講官入直南書房甲辰典試江西稱得士由侍郎左都御史累遷禮部尙書癸丑二月薨於位 優詔賜卹 諭祭葬 予諡法公學無涯涘閱通儒雅好扶植人倫與徐健庵韓慕廬均以宏獎爲己任方百川望溪嘗贊以文公與慕廬擊節不去口由是二方之名震天下詩宗韓蘇所著有映劍集

高公士奇字澹人號江村世居錢塘以國學生就試京闈不利賣文自給新歲爲人作春帖子自爲句書之偶爲 聖祖所見立 召對旬日中三試皆第

一遂 命供奉內廷授詹事府錄事遷中書 賜居西安門內康熙十七年

賜敕曰爾侍直有年凡密諭及講章詩文等類纂輯書寫甚多特賜表裏十足白金五百兩以旌其勞十九年 特擢翰林院侍講二十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尋遷右庶子晉侍講學士少詹事公以布衣膺殊遇屬車豹尾閑廢和不可

勝數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稱善公素敬慎口不言温室樹徒以不由科目驟躡華要朝士多仄目二十六年以蜚語疏乞骸骨許原官解任仍充一統志副總裁二十八年從 上南巡至杭州 駕幸公所居之西溪山莊賜 御書竹窗額九月都御史郭琇疏劾之 命休致回籍三十三年 詔閣臣舉長於文學者大學士王文靖張文貞薦公及徐公乾學王公鴻緒並 召來京修書仍直南書房三十六年以養母乞歸 特擢詹事允其請四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以母老未赴四十三年 大駕復南巡公迎謁淮安及回 鑾隨扈至京優賚以歸是年六月卒 詔給全葬子輿時爲庶吉士 特旨授編修越三年 特旨照侍郎沈荃勵杜訥例 賜諡文恪所著有經進文稿天祿識餘讀書筆記扈從日錄隨輦集城北苑西等集春秋地名考略左國輯註諸書

國朝先正事略卷六

--	--	--	--	--	--	--	--	--	--	--	--	--	--

國朝先正事略卷七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吳文端公事略

吳公諱璵字伯美山西沁州人也順治十六年進士知河南確山縣邑遭明季流寇殘破公招徠戶口墾田歲日益以方略捕獲盜魁戴騰宇杖殺之大軍征雲南邑當孔道輿馬糧餉先事嚴辦而民不煩康熙十三年以卓異入爲吏部主事歷遷郎中十六年遷鴻臚少卿尋轉光祿少卿通政司右參議魏敏果公象樞亟稱其賢二十年特擢右通政二十一年任太僕卿越三月擢左副都御史請復 敕督撫巡方疏曰令甲督撫于 命下之日卽杜門謝客涖任守令不得參謁上官凡有舉劾不過據道府揭報及胥吏訪聞愛憎毀譽真僞相亂督撫無由知革火耗而火耗愈甚禁私派而私派愈增請 敕直省督撫親歷各屬以知守令賢否或謂巡方恐勞擾百姓夫督撫賢則必能禁送迎卻供

應如其不肖雖端坐會城而暮夜之饋踵至矣豈獨巡行足以勞民哉又疏曰
巡撫及巡守道無一旅之衛而提鎮各建高牙前日撫臣如馬雄鎮道臣如啓
泰雖懷忠秉義空拳莫施向使各有兵馬奚至束手宜及此時復舊制使巡撫
巡守道仍各管兵馬減提督增總兵分一鎮爲數鎮以聽督撫節制則無尾大
不掉之患矣二十八年除兵部右侍郎尋 命巡撫湖北湖北自裁兵之變黠
猾率指仇人爲賊黨株連不已公概不究訊懲其妄訐者人心大定淬勵所屬
郡縣俾爲良吏怙終則糾繩無少貸陝西饑流民入湖北令有司分賑全活數
萬人三十一年 上念陝西西安兩水不調襄陽地近西安 命截留湖北
漕米十萬石貯荊州備賑旣而 命以荊州兵船載運至襄陽公與糧道王道
熙議以兵船灣泊大江必由漢口溯流西上方抵襄陽計程二千餘里今原運
漕船將次撤回莫若乘夏水令原船順道運赴襄陽僅七百餘里卽以便宜行
具奏 上嘉之八月以內憂去任賻贖一無所受曰非吾母志也三十三年

上以公有守有才 特用爲湖廣總督三十四年奉 旨酌裁湖廣額兵

公區畫得宜人情帖然武岡州牧任三益激民變立捕其爲首者置之法而劾罷州牧故事土司見州縣吏不敢抗禮後大吏稍稍優遇之漸以陵夷公至絕饋遺飭謁見長吏如故事無敢肆者奏增湖廣鄉試解額 上命並增各省

解額三十五年陞左都御史既視事自戒曰昔賢有言司風紀者當養人廉恥不專以彈劾爲能吾謬掌臺端要在正己率屬其可見事風生以褻憲體乎三十六年典會試是歲五月 上北征回鑾顧迎 駕諸臣褰左都御史吳瑛

及河道總督張鵬翮居官之廉翼日又 諭諸臣曰吳瑛居官卽爲所參劾之人亦以清官好官稱之百姓尤深感服閱數日以公爲刑部尙書而以張公爲左都御史三十七年進保和殿大學士兼刑部尙書公熟於朝廷故事中外章奏可否見輒洞然其有往事可援據者雖久而不忘奏對皆竭忱悃 上每

稱善所薦引皆廉能吏三十九年會試公以右臂偏枯引疾 特命爲總裁官六月 御書風度端凝額賜之四十一年具疏乞休同官代奏請 上曰吳

瑛爲人誠實豈可聽之去嘗以 御臨米芾千字文賜公題其後曰吳瑛寬厚

和平持己清廉先任封疆軍民受其實惠朝中之事面折廷爭必得其正朕甚重之故書於後以紀其能得大臣之體四十四年薨於位公居政府室無妾媵口不言清每語任外吏者曰地有遠邇俗有良澆然愛財惜命民情則一也能體此念自爲良吏矣遺疏入 上遣重臣奠茶酒 予祭葬如典禮諡文端所司奏大學士缺 上以公喪未歸縣缺弗補 諭曰朕心殊不忍也翰林院進所撰祭文 諭曰大學士吳璵賢行甚多敕改撰其文有曰潔己奉公正身率屬總憲綱而丰裁卓立掌邦禁而讞獄持平慎以居躬清能容物其知公也深矣初於州薦饑公糴米賑之全活甚衆有司議增於糧一千三百兩公力爭改正於人德之立祠以祀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子四長時謙康熙三十三年進士

張文貞公事略

公諱玉書字素存江南丹徒人父九徵字湘曉順治二年舉鄉試第一九年成進士博學礪名節歷官文選郎出爲河南提學僉事以公清著兄玉裁字禮存

九歲通五經康熙丁未廷對直刺部院督撫陋弊讀卷者歎曰此長沙痛哭書也遂以一甲第二人授編修有名於時第仕可恕可皆進士公以順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康熙十五年擢司業遷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九年進講乾清宮 上問理學之名始於宋否公奏道理具在人心宋儒講辨加詳耳 上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而言行不符者甚多若不居講學名而行事允合此卽真理學也公以講幃奏對稱 旨加詹事銜陞侍講學士二十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二十二年遷禮部侍郎兼掌翰林院二十三年丁父憂 特遣學士王鴻緒奠爵服闋擢刑部尚書二十七年開音布監督高郵州石工奏請閉塞支河口爲中河蓄水 仁皇帝命公偕圖納往勘並徧閱毛城鋪高家堰及海口情形詳加審度瀕行 上謂公曰此行是非可否當秉公陳奏不可效熊一瀟託故推諉也公叩頭領 訓先是開音布疏劾高郵州河員擅開減水三壩請議處比公至卽馳奏河員開壩乃循舊例無罪開音布瀆奏應議處八月還京疏言奉 命勘

閩河形黃河西岸出水頗高年來大水未曾溢岸則河身淤塞之說非也海口岸寬二三里河流入海絕無阻滯諸減水壩應如舊閉塞惟中河一道利濟舟楫得此免涉黃河百八十里之險殊關緊要但形勢逼近黃河既不可挑寬而太狹又不能容納運河及駱馬湖之水謹按蕭家渡楊家莊新莊口有衝決舊河之處請飭河臣增建減水壩相時宣洩則中河舟楫可以長通其支河口應如開音布所奏永行閉塞奏入均如所議是年冬奉 特旨往浙江按事調禮部尚書明年二月 上南巡駐蹕蘇州公自浙江還復 命又明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三十年冬 命閩河工還朝繪圖以進時河臣靳輔請於高家堰增築小隄 上問公另築小隄有益否公奏曩者黃漲時淮流被逼故洪澤湖水視昔爲高今擬築小隄之處去高家堰不遠河湖水漲卽高家堰之大隄且不可保築小隄何益不如其已又言高家堰一帶河工惟史家刮至周橋最爲衝要不急於此處重設隄防雖多築隄數重無益臣度史家刮至周橋約一萬四百餘丈請飭河臣迅速加築此今日河工急務也 上深以

爲然二十五年 聖祖親征厄魯特 駕臨克魯倫河賊聞風奔竄 敕大將軍費揚古扼要路邀戰斬殺幾盡時公從征沙漠預幃幄之議 上曰朕愛養元元以率土乂安爲念噶爾丹旣受重創從此邊境甯謐必永享昇平之福公奉王公以下文武百僚賀表以進行慶賀禮尋充方略正總裁先是公聞母疾請假三月得歸省 御書金剛經五部賜其母并 賜天廚鹿尾供甘旨至是丁母艱復蒙 賜奠 御書松蔭堂額賜之爲其母何太夫人身後光也三十八年 聖祖南巡公跪迎道左 賜賚有加時 上親酌明太祖陵大書治隆唐宋四字卽 命公從兩郡王捧安陵廟三十九年服未闋奉 召入閣視事時河臣張鵬翮奏河工事宜 上問公奏對甚悉乃降 旨諭河臣曰昨問大學士張玉書據稱河水尙大高家堰俱爲湖水所侵如是則泗州盱眙安得不被水災河身之淺深以洪澤湖水之高下爲驗今聞洪澤湖之水比甲子年尙高數尺可見河身未曾刷深恐高家堰之隄過此以往未可知也四十年扈 駕南巡 賜銀千兩並 皇輿表等物四月 駐蹕蘇州 命偕

學士揆敘閱召試諸生卷得汪泰來等五十三人尋駐蹕江甯又偕揆敘等閱卷得錢榮世等五人及御舟次高資港公奏曰前去京江不遠臣之敝廬在焉苦城中無駐蹕之地輿情雖切未敢恭迎御輦入城請行幸江天寺留駐數日與親臨鐵甕城無異也得旨張玉書懇求諄切姑再留一日賜御書恭儉爲德匾額一楹聯一尋賜金山月夜詩一幅又頒御用東珠涼帽及各種服物四十六年張公鵬翮請開溜淮套河恭懇聖駕親臨相度二月聖駕自京起蹕及御舟泊清河口上親往武家墩周視良久見所樹標竿多屬民塚非掘塚不能開濬上惻然乃召河臣極斥其非河臣語塞叩頭請罪公奏曰向者老人白英曾有引汶水分南北之議策之善也不若別作壩引汶水通漕其下流專以淮水敵黃黃水趨海此萬世之利也上善其言四十九年以疾乞休溫旨慰留五十年五月從上幸熱河甫至疾作數遣御醫調治不能起未及繕遺疏而薨壽七十薨之日賜帑金千兩庀喪具又命內務府監製帳幔沿途護送至京諭稱公耆舊老臣久

任機務直亮清勤下所司優卹 御賜挽章 親書頒發加贈太子太保謚文
貞五十二年奉 旨大學士張玉書久任機務小心恪慎懋著勤勞朕追念難
忘伊惟一子張逸少可從優陞侍讀學士以示篤眷舊臣之意公學問淵雅風
度巍然年二十登仕籍受 聖祖知遇凡五十年爲太平宰相二十年朝夕
啓沃得大臣體在講幄每據經義納忠莫由得其獻替之迹詞臣曹禾疏請封
禪公謂非古禮建議駁之事遂寢公退清齋讀書盥匱無妾媵友愛之篤比於
蘇氏性淡薄不肉食夜臥未嘗解衣辨色卽起每食粥一甌麩糲一盂或山藥
少許封公貽書戒之曰此非養生之道也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公悚然爲
加餐封公研精三傳於明代人物能縷舉其世系與其門生姻戚公總裁明史
多稟承家學焉所作古文辭及制舉業皆春容典雅颯颯乎盛世之音文集中
拖諾山狼居胥山二碑敘述 聖武神功最爲詳贍足以昭示萬世紀平定
江南滅闖獻二賊及三路進師下雲南平水西賊等事皆得諸耳聞目見足以
彰開國之鴻猷其餘碑誌亦多 國初將相事跡可備考核燕許大手筆蓋無

愧云雍正中 詔入祀賢良祠

于清端公事略 孫準

公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甯人順治十三年以副貢知羅城縣年四十有五矣臨行與友書曰某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羅城烟瘴地官廨在叢箐閒插棘爲門虎白晝行庭中公累土爲几案旁置爨釜一盂一召吏民從容問疾苦皆感公至誠益樂就爭輸田賦初鄰徭歲率三四至殺掠人畜公嚴保伍勒鄉兵將搗其巢徭懼自投不敢復犯界數遣子女問安每春時命兩徭舁竹舉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率婦子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公獎勤扶惰民大勸始至從僕皆死亡羅人憐公閒斂金錢跪進云知阿耶苦聊供鹽米資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此可持歸市甘旨奉若父母一如我受也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又進金錢如初公仍卻之衆泣公亦泣在羅城七年招流亡修學校增障浚隍定昏喪之制以卓異遷知合州羅人遮道呼號追送數百里一眇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

星卜度公橐中裝不能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竟賴其力達合州州領縣三遺黎才數百人正賦十五兩而供役繁重府帖下取魚公曰民窮極矣安所得魚卒不與且極陳民困狀盡裁革之一僕一羸馬自隨貸牛種招集流亡旬月閒得三千計再遷黃州同知駐岐亭地多幽壑汊湖爲盜窟公捕得九人大集諸父老曰能保後不爲盜者貰之保二人其七人卽諸父老前取大索駢繫悉坑之衆股粟又獲巨盜彭百鈴貰其罪令捕盜自贖無脫者巡撫張公朝珍器之舉卓異吳三桂反檄攝武昌府事問禦亂策公言安人心莫先下令停徵張公已草奏與公意合遂盡以兵事屬公時大軍雲集供億皆叱嗟辦惡少憑禁旅爲姦公立置之法白大將軍申軍令甲士擁公譁公不爲動徐斂去謀指武昌大姓通賊以藏兵器爲徵公言巨室多避兵梁子湖藏械備他盜無足怪跡之果無他遷知建甯府奏改武昌大兵征岳州檄造浮橋於蒲圻賊驟至公入城守橋以山水暴漲圯坐罷職會東山寇作張公命討賊公請得便宜從事許之問需兵幾何曰前守蒲圻數人足矣先是大冶賊黃金龍亡匿劉君孚

家君孛素黠猾收召亡命亦閒爲官吏擒盜賊嘗隸公岐亭役至是得三桂僞劄與金龍潛結周鐵爪等期七日起事事泄君孛恐遂以五月反於曹家河官兵爲所敗公行次陽邏偵知君孛雖反衆未合遂直趨賊寨未至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免罪過三日以從逆論投首日千人賊勢孤欲卽降懼誅公遣一人持檄往諭而自騎一羸一人張蓋一人鳴鉦前導命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孛匿後山夾道伏鎗弩數百公疾驅抵賊舍坐廳事賊衆環列公問老奴安在君孛舊隸麾下故呼以暱易之又問山中雨水禾稼若何若良民何爲作賊取屠戮時方酷熱若父母妻子匿何所得毋苦耶賊皆羅拜泣公曰熱甚須少憩遂熟睡鼾聲如雷移時寤又謾罵君孛老奴何爲久不至客至乃不設酒脯君孛初懼見給及是出叩頭受撫卽日降其衆數千問金龍安在曰在望花山卽令導行掩其不備擒斬之捷聞張公持露布語僚屬曰人謂我不當用醉漢今定何如公常襄事秋闈大吏觴公抵掌論時事飲數十巨觥吏人竊笑公酒狂故張公及之也八月復職調黃州甫抵任湖北大亂何士榮反永甯

鄉陳鼎業反陽邏周鐵爪鮑世庸反白水畝劉啓業反石陂各擁衆數千號十萬逼趨黃州時援軍皆赴湖南黃州吏民才數百至不能備閹柝或議退保麻城公曰黃州七郡咽喉也棄之則荆岳瓦解矣吾誓死不去然坐困亦非策當勦之賊雖衆皆取士榮進止先破士榮餘可不戰下遂集鄉兵得二千人別遣黃岡知縣李繼政擒鼎業士榮已據黃土均遣把總羅登雲武舉張尙聖迎擊前鋒戰少卻公疾馳抵尙聖營日午鄉兵大集有衆五千屯箔金寨與賊對壘詰旦士榮率賊數萬分東西路來攻東路賊少登雲領千人禦之而公率千總李茂昇當其西尙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戰始合之蘭中礮死賊鬪益急火燎公鬢或勸少避公叱之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遂鞭馬直前回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發矢殪其大旗軍隨進茂昇馬被鎗棄馬射殺二人易馬進戰復手刃數人而尙聖自右山繞出賊後來擊賊大敗斬馘數千士榮左臂斷就擒登雲擊東路亦追奔數十里公得賊名籍立焚之乘勝至呂王城衆欲少憩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方炊覆釜以進公據鞍草檄馳

諭有能擒賊獻者重賞投誠者待以不死脅從歸者但閉門坐家無軍器卽從賊概不追問藏兵仗者卽良民亦誅死於是賊衆聞士榮擒名籍已燬各解散至白水販鐵爪世榮等欲趨保石子寨公已遣人守隘不得上悉擒之又分衆平石陂賊乃勒石岐亭班師自誓師至此二十有四日公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不費公家絲粟黃州平時康熙十有三年十一月也次年秋大饑發廩賑卹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災訛言復起公故示暇豫修赤壁亭榭日與寮吏獻詠飲射其閒民皆曰我公如此復何憂會丁繼母艱士民乞留者數萬有 詔奪情視事十六年總督蔡公毓榮等奏復江防道以公任之明年遷福建按察使民遮送至九江凡數萬人哭聲與江潮相亂十八年春抵閩時耿精忠亂後康親王駐軍省會閩民多以通海獲罪公力白王言諸案所牽引多平民宜省釋覆錄時大吏有難色公指庭前婦孺曰此曹豈能反皇天在上獨不爲方寸地耶王久聞公名至是益重公悉從其請巡撫吳公興祚薦公廉能第一遷布政使禁軍月徵莖夫數萬公爭於王前罷之滿兵掠浙東子女役爲奴者數萬

公贖歸之各屬納賦皆應時收不增銖黍署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日或不
再食隨征滿漢大臣朝使者有時來過徑入臥內或繞署周行几案閒蛛絲鼠
跡文卷書冊外無長物咸歎曰于公清苦天下一人而已外番貢舶有所獻悉
屏之或呈樣香一嗅卽持去貢使齧指作禮曰天朝有此清官吾儕所未聞
見也十九年遷直隸巡撫知縣某經道府揭報具牘訐告公疏請嚴定反噬挾
制律著爲令又疏請豁免宣府所屬東西二縣及懷安蔚州二衡水衝沙壓荒
糧三千餘石銀千餘兩從之又因災疏請緩征並平糶詔卽以平糶之米作
賑會旱步禱雨立沛禾黍重歧三穗民號曰于公穗尋劾青縣令趙履謙貪黷
狀論如律二十年春 陛見 賜坐 賜茶 面諭曰爾爲今時清官第一朕
所深知因問勦撫黃州土賊時事又問屬吏中亦有清廉者否公以知縣謝錫
袞同知何如玉羅京對 上曰爾所劾趙履謙甚當公奏履謙過而不改臣
不得已劾之 上曰爲政當知大體小聰小察不足爲且人貴始終一節其
勉旃旋 賜食 御書房又 賜帑金千良馬一馬 上所乘也越數日

御製詩手書賜之尋遣官助公賑宣府各屬饑 詔蠲免本年額征及積年帶
征秋公請緩真定府屬房稅銀又請破格全蠲霸州本年田賦均報可冬乞假
歸葬 優詔許之未幾調兩江總督瀕行舉直隸守道董秉忠通州知州于成
龍南路通判陳大棟柏鄉知縣邵嗣堯阜城知縣王燮高陽知縣孫宏業霸州
州判衛濟賢並堪大用得 旨俞行抵江甯官吏皆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
白鬚偉貌者羣相指自攝檄郡縣條上便宜皆爲興舉會江甯知府闕 詔卽
以通州牧于成龍擢補成龍漢軍人由廩生起家後官河道總督謚襄勤者也
南中風俗侈麗公至人爭衣布褐布價驟騰士民有歡笑無管絃游惰不空手
櫬坊無鎖公自治官書夜申旦不寐性喜飲至是累月不一醉嘗中夜苦飢索
少米作糜不得笑而止時苞苴盡絕午日遣視寮吏無敢以角黍相遺者建虹
橋書院擇高才生講習其中親往訓課副都御史馬世濟還自江南劾公年衰
爲中軍田萬侯所欺蔽部議奪萬侯職公休致 特詔公留任二十三年春巡
海還兼攝江蘇安徽兩巡撫事四月十八日疾作召屬吏與訣端坐逝至夜漏

盡坐不敬顏色如生年六十有八公自服官後未嘗攜家屬入署至是將軍都
統暨寮吏入其寢室見周身布被袍一襲鞞帶各一堂後瓦甕米數斛鹽豉數
盎而已訃聞 賜祭葬 予謚清端七月學士錫住勘海疆還 上詢公在
官時聲績錫住奏其清廉但因輕信或爲屬僚欺罔 上曰此與成龍不合
者造爲此言耳居官如成龍者有幾十一月 南巡至江甯 諭知府于成龍
曰爾務法前總督于成龍正直潔清乃爲不負又 諭閣臣曰原任總督于成
龍朕博採輿評咸稱爲古今第一廉吏可加贈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會 御
試詞臣作理學真僞論納卷時 上特諭曰理學無取空言如于成龍不言
理學而服官至廉斯卽理學之真者也自 天子廣厲風節恩禮始終由是
士皆慕效公吏治烝烝一變矣公薨後軍民爭繪像祀江甯蘇州及黃州皆有
祠 御書高行清粹四字爲祠額并書楹聯賜之公軀幹修偉紅頰隆準美髭
髯精神炯炯四映與人交不擇貴賤談燕終日一語涉私卽正色斥詰每稱曰
上帝臨汝又曰日監在茲屬吏畏公威若負霜雪及論事輒霽顏商摧用此雖

嚴憚愈益親樂之年饑公屑糠雜米爲粥與僮僕共之屬吏至亦以是進曰如法行之可得留餘以賑也性強毅而臨事應變無方當黃金龍就擒公亟賞劉君孚百金衆疑其過公曰金龍之擒實由君孚密計君等不知耳於是其黨疑君孚賣金龍各散去又以閒離其親屬君孚遂鬱鬱以死公狀如鄉里學究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所用游徼及降盜恆撫以恩威輒先來報知武昌時營弁某弟素無賴適遠歸是夜餉被劫弁告弟所爲已誣服獄具公破械縱之巡撫驚問曰盜冤真盜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真盜也餘黨進香木蘭山今晚獲矣尋獲盜賊尙在校家封識宛然江甯盜號魚壳者拳捷倚駐防都統爲解有司莫能擒公抵任官吏遠迎日旰不至方驚疑而公已單車入府矣羣吏飾廚傳饋餼牽皆不受按察使某年家子也請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壳壽我按察使喻意出乃以千金購名捕縛置獄是夕公秉燭坐一男子持匕首自屋梁下公叱何人曰魚壳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壳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擊我手不得舉乃知公神人某惡

貫盈矣自反接銜七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洶洶而公已命中軍將魚亮斬決西市孫準康熙二十五年由廕生授臨清州知州累官至江蘇巡撫有賢聲

彭古愚中丞事略 郭琇

彭公名鵬字奮斯號無山一號古愚福建古田人順治十七年舉人康熙十三年逆藩耿精忠叛逼公受僞職乃卻粒飲水椎齒出血堅臥三年不起逆平授三河知縣邑地瘠當要衝旗民雜處公拊循釐剔不畏強禦有中夜矯傳內旨者公察其詐延與語陰遣人發其橐具得奸狀實之法每治獄發摘如神吏民不敢欺鄰邑疑獄不能決憲司檄公往輒白其冤二十七年冬 聖祖東

巡駐蹕三河 召問公不從耿逆及在籍在官狀 賜帑金三百兩 諭曰爾

居官清正不受民錢以此養爾廉勝民閒銀數萬兩多矣明年順天尹許三禮劾公讞獄遲玩 詔巡撫于公成龍察核白其枉部議落職 詔降二級留任尋以盜案積降十三級皆得 旨留任又明年 詔舉天下廉能官李尙書天

馥首以公薦與嘉定令陸公隴其並行取請假歸葬卽家授給事中會關中旱蝗赤地千里公一日上三疏言秦晉豫三省有司不恤民狀先是西安鳳翔及平陽等郡饑 詔發帑賑又 命河南運米十萬濟陝西至是以公疏下所司確議令指實再奏公復指涇陽令劉桂剋扣籽粒聞喜夏縣匿災不報猗氏令李澍敲斃災黎磁州牧陳成郊濫派運價夏邑令尙崇震派銀包運南陽守朱璘曖昧分肥狀 詔各巡撫察審不皆實議處如例得 旨寬免三十三年劾順天學政李光地聞 命在任守制不哀痛力請終喪僅乞假九月悖理乖情應罰令離任留京終制疏下九卿議從之初公劾癸酉順天鄉試舉人楊文鐸等文理荒謬磨勘官馬士芳有通賄情弊乞 上親訊下九卿察議以文鐸卷有疵應罰停一科別無情弊公奏涉虛應奪職有 旨令回奏公奏會議諸臣聽考官徐倬彭殿元飾說故入言官罪 上特免公處分倬殿元休致至是公猶以論文鐸文與廷臣忿爭 詔解任以原品頂戴効力南河三十六年召補原官明年授貴州按察使又明年擢廣西巡撫墨吏望風解綬去旣抵

任劾免貪酷令喻北紳葉之莘粵西舊未設武科公始奏行之會湖廣總督郭公琇請除學政積弊臺臣鄭惟孜等條陳順天鄉試事宜九卿未盡議行 諭直撫李光地河督張鵬翮與郭琇彭鵬並著清廉 命各抒所見勿瞻徇公條覆多見施行時豫撫徐公潮之任 上諭之曰爾能如張鵬翮李光地郭琇彭鵬則不但爲當今名臣卽後世亦足取重矣三十九年調撫廣東下車日收民詞五千紙公愀然曰堂上一點硃民間千點血健訟何爲民咸感悔值歲旱步禱烈日中親詣獄慮囚發倉穀平糶甘霖立沛奏免粵西解京銅鐵七萬斤歡聲載道又言粵西州縣私派巧立名色曰均平大半費於饋送如臣未入境之先購備撫署器物皆出諸此臣當堂發還俾自悔艾其不派均平者又取盈於火耗有明加暗加等弊疏下部嚴禁時蕭公永藻代爲廣西巡撫 上諭以效彭鵬所行又 諭閣臣曰彭鵬前任三河時但聞有賊卽帶刀乘馬往擒治毫無畏懼朕深知之御史王度昭劾公撫粵西時受藩司欺蒙及掩覆浮銷狀 詔下公回奏公疏辨 諭責其忿激粗戾且曰凡被劾回奏止應辨晰是

非不應支離牽引彭鵬爲言官時亦曾劾人今爲王度昭所劾乃訐奏度昭曲庇親戚又未指出實據雖操守清廉殊失大臣之體其嚴飭行四十一年奏免追積欠兵米價銀從之四十二年冬病篤 特詔遣中書往視明年正月薨年六十有八遺疏聞 天子軫惻有實心供職克盡勤勞之褒 賜祭葬粵人肖像祀之尋入名宦祠著有古愚心言八卷當是時公與郭公直聲震海內天下並稱曰彭郭

郭公名琇字華野山東即墨人少時勵志清苦讀書深山絕壑中四無人跡公蘊火中宵讀弗輟齏鹽爨汲皆手任之康熙九年成進士越十年授吳江知縣賦煩俗悍號難治公蒞事七年弊絕風清循聲爲東南冠二十五年巡撫湯文正公薦其居心恬淡蒞事精銳宜與行取部以催征未完議格 特旨允行授御史時河督靳輔請別築高家堰重隄行屯田法與按察使于成龍議不合

詔尙書佛倫等往勘從靳議公劾靳治河無功 詔九卿察議未上會靳入覲命與廷臣會議河工事宜公復劾靳派累擾民靳坐罷任江淮人誦公疏皆

額手稱善擢僉都御史先是公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結黨私行背公納賄及
尙書佛倫等會議會推附和要索狀請加嚴譴於是明珠等降黜有差尋遷太
常卿晉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二十八年擢左都御史疏劾少詹
高士奇都御史王鴻緒編修陳元龍王頊齡等招搖依附狀皆罷之一時輦下
栗然居無何御史張星法劾山東巡撫錢珏貪贖珏奏辨所劾皆誣由公會致
書於珏屬薦卽墨高令未允遂挾嫌使星法誣劾事下法司察治獄未具公奏
都御史馬齊於會訊時多方煅鍊必欲坐公指使誣劾罪 上責公疑揣法
司尋法司以星法誣珏公致書屬實奏並應黜 詔星法降二級留任公降五
級調用尋休致公自是跽伏荒鄉足不入城市見者不知其爲掌憲大僚也明
年以牽連吳江漕項虧空事應赴質時佛倫巡撫山東誣劾公父景昌原名爾
標曾入賊黨伏法公私改父名濫請 封典部議追奪并奪公冠帶逮赴江甯
勘治議遣戍得 旨寬免三十八年春 聖祖南巡公迎 駕德州 諭閣
臣曰郭琇前令吳江百姓至今感頌其人有膽量無朋比可授湖南總督一時

貪墨吏皆投劾去而公益以鎮靜爲先條除煩苛務持大體疏陳黃州武昌二郡兵米二萬七千有奇請改折色運荆鄭以利輸挽又江夏等十三縣有故明藩產賦過重請照民糧起征並請豁免江夏漢陽嘉魚瀕江水坍地租三百餘頃皆 俞行三十九年入覲具疏訟冤言臣父郭景昌係縣庠生邑匪郭爾標合邑皆知伊無妻室安得有子不知佛倫何所聞而誣讎若此佛倫時官大學士 上親詰問以悞疑舛錯對 命仍給誥軸及 陛辭奏請清丈地畝且云湖南地廣民稀恐清查後賦額較前少減 上曰果於民有益所減雖多亦所不惜若不清丈而以荒田派征有累窮黎斷不可也 命公具疏以請公復條上三事一修築隄塍嚴定處分一無用糧艘宜停修一苗疆官吏宜通融調補又疏言錢糧攤費包收之弊宜除雜派之陋規宜去征糧之滾單宜行訟棍宜治濫刑宜革捕役誣盜宜懲屍親抄掠宜禁強族阻葬宜責飭 諭嘉其實心除弊四十一年給事中宋駿業劾公衰廢不職 詔侍郎傅繼祖甘國樞浙撫趙申喬前往察治坐徇隱諱飾罷歸抵里門盡出俸金周族黨歲饑竭貲

倡賑鄉閭德之五十四年卒年七十有八入祀鄉賢並祀吳江名宦當康熙朝公與彭公由縣令起家並以抗直聞趨死不顧利害賴 聖祖寬容屢排羣議 特簡用彭公所劾之李文貞公所劾之靳文襄陳文簡王文恭諸公皆號稱賢者二公以春秋法責備之 上既不以為非用作敢言之氣而為所劾者亦未嘗以一眚掩大德鑑空衡平悉付諸公論大哉 聖人執兩用中之盛軌誠超出前古萬萬云

張文端公事略子廷瓚 廷璐 廷璩

公諱英字敦復號樂園安徽桐城人父秉彝字孩之明季諸生為文一本經術以兄秉文官山東左布政二親年老遂絕意仕進家居侍養能為孺子歡秉文殉難山東泣走數千里攜孤扶櫬歸及親喪廬於墓上墓樹交花人以為孝感云公以康熙六年進士入館選丁父憂歸十二年以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侍讀學士十六年九月 上以公及掌院學士陳公廷敬每日進講甚有裨益天漸寒 特賜貂皮各五十張表裏緞各二十疋十月 諭閣臣曰朕不

時觀書習字欲得文學之臣朝夕置左右講究文義給內廬居之不令與外事
遂設南書房 命公入直 賜第西安門內詞臣 賜居內城自公始當是時
逆藩播亂三方征討凡出師運餉發謀制勝無一不斷自 聖心而 上益
孜孜於經史之學公首供奉南書房故事經筵有常期而 上日御乾清門
聽政後卽適懋勤殿召公入講辰而進終酉而退暫退輒復宣召或當食吐哺
趨宮門漏下十許刻迺歸公小心慎密久之 上益器重每幸南苑及巡行
四方未嘗不以公從公立朝數十年未嘗一日去 上左右一時典誥之文
多出其手十九年晉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明年以葬父乞假 優詔許之
特賜白金五百兩表裏二十疋資墓田之用又 特予公父秉彝卹典如公
階二十五年教習庶吉士遷兵部右侍郎明年調禮部充經筵講官二十七年
給事中陳世安劾公遇 孝莊章皇后大喪一切典禮不詳慎參稽不與滿
堂官面商疏稿部議鑄五級調用 特旨留任明年擢工部尙書又明年調禮
部公自躋卿貳至典秩宗皆兼掌院學士並管詹事府蓋二職 上所甚重

難其人以爲非公莫屬也尋以編修楊瑄撰擬 諭祭都統修國綱文引用悖
謬公坐不詳審更正議降調得 旨罷禮部尙書仍管翰林院詹事府三十年
教習庶吉士明年復禮部尙書兼管翰詹如故先後充 國史方略一統志淵
鑿類函政治典訓總裁官三十六年與熊尙書賜履同爲會試正考官尋乞休
溫旨慰留疏辭兼管翰詹 允之三十八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
公少清貧癸丑分校禮闈家人猶經旬乏食姚夫人搜得麵數斗遂舉家食麵
湯將一月其涖官隨地自盡不務表襮不列密事不訐人過失汲引人才如不
及然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以是所居無赫赫名及觀南書房記注然後知
公在講筵凡生民利病四方水旱知無不言造膝前席多社稷大計 聖祖
嘗語執政張英老成敬慎終始不渝有古大臣風然則公之立身與所以自結
於 上者居可知矣公爲人忠實無畦畛外和內剛一私不染自同官及後
進之士皆傾心相嚮公退惟手一編蒔花鼓琴自娛雜賓不敢至其家居族黨
鄉鄰下逮臧獲皆得其和雖奸僉小人無所寄怨惡用此知與不知皆推爲鉅

德長者然性實介特義所不可雖威重不能奪與物無忤而黑白較然自壯威
卽有田園之思作芙蓉雙溪圖記屢見諸詩歌往往流連不已 上亦由鑒

焉四十年冬請告 優詔許致仕瀕行 賜宴暢春園 諭部令沿途馳驛毋

限常額公致政後嘯詠於林泉者凡七年自言生平無他嗜好惟酷好看山及
種樹著恆產瑣言聰訓齋語諄諄以務本力田隨分知足爲誠先是 御書篤

素堂額 賜公名所著曰篤素堂文集又著易書衷論二十卷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迎 駕淮安疊拜 御書謙益堂葆靜匾額并聯幅畫卷白金之

賜隨 駕至江甯 上將返蹕以在籍臣庶攀轡 命留一日公復奏請得

旨念老臣懇求諄切許再留一日啓行四十六年迎 駕清江浦仍扈蹕江

甯 賜御書對聯世恩堂額及書籍人蔭亦允公奏請留一日四十七年九月

薨年七十有二遺疏至 上震悼 優詔議卹 賜祭葬加等諡曰文端

世宗御極有甘盤舊學之思 贈太子太傅 賜額曰師模如在又曰忠純

貽範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子廷瓚字貞臣康熙十八年己未進士累官

少詹事文行爲館閣推重己卯典試山東與同事先矢於神所拔皆宿學士乙亥六月廷瓚任侍讀學士 上召翰詹八人至暢春園 賜宴 賜扇文端及廷瓚皆與焉又兩 賜御書額曰玉堂曰傳恭堂先文端公卒廷玉官太保大學士自有傳廷璐字藥齋康熙五十七年一甲二名 賜進士及第授編修雍正元年典福建鄉試累遷侍講學士督河南學政以封邱生員罷考事落職尋授侍講擢祭酒疏請 敕將軍提鎮轉飭所屬將弁每朔望集兵丁宣講

聖諭廣訓從之遷詹事七年督江蘇學政十年典浙江鄉試十一年擢禮部侍郎再督江蘇學政會文端公入祀賢良祠 諭祭於家 命廷璐就任所回籍舉襄典禮乾隆元年開博學鴻詞科拔劉文正公綸爲第一人廷璐所薦也六年典浙江鄉試九年自陳年老 予告歸明年卒廷瑒字桓臣雍正元年進士由編修累遷侍講學士晉詹事乾隆元年遷工部右侍郎充會試副考官初在翰林嘗充日講起居注官起居注向無條例所司繁簡任意冗漏不稱史體廷瑒精思爲之在館十餘年編載詳贍稱 旨雖擢侍郎仍兼起居注官事本

朝官不爲翰林而仍職記注者獨廷瑑爲然五年提督江蘇學政九年調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典試江西十一年乞病歸性誠篤細微必慎每當入朝自書職名讀之曰某官張某又屈指計之曰幾字視紙上三四而後敢出督學試士曰公服竟曰雖燕處不脫人問之曰取士國典也敢忘共乎旣告歸則益以舊德篤行自守其自奉甚陋或人所不堪雖其家人皆竊笑之然至族黨有緩急出千百金不悛也未嘗私受人一錢門生某巡撫江西過桐城奉數百金爲壽曰吾幸足衣食安用金爲又有餽饋者曰吾生平無病焉用此其乞歸也兩兄皆先後請告而廷瑑最後歿

上聞顧謂左右曰張廷瑑兄弟皆舊臣賢者今盡矣安可得也因歎息久之其卒以乾隆二十有九年年八十有四廷瑑子若需官翰林院侍講若需子曾做官至少詹事桐城張氏四世皆爲日講起居注官而曾做尤講正體例能繼桓臣侍郎之業掌院劉文正公嘗歎異之俾獨任一館之事云廷瓚子若需康熙戊子舉人任嚴州同知攝義烏篆捐金造東門巨橋邑人名張公橋建祠橋側祀之遷梧州知府有異政擢鹽驛副使卒

官 特贈按察使銜雍正九年祀廣西名宦

李文貞公事略 弟光坡 鼎徵 光型 子鍾倫 鍾佐 猶子天寵 鏡儔等

公諱光地字晉卿福建安谿人祖先春字克建年十二父以非辜陷縲絆詣郡哀訴守奇之立出其父山寇肆掠傾囊贖難民全活甚衆南安洪氏女陷賊以重賂贖回復以計脫其父歲大饑設法賑濟賊圍其寨力戰得全義俠聞鄉里父兆慶字賴甫明諸生性至孝究心程朱之學順治十二年避難山砦中全家十二人被賊虜獨兆慶得脫其兄日燦自遠歸慷慨詣賊乞釋此十二人賊義之具飲食慰遺然故弗釋也明年夏日燦募壯卒合家童百人夜緣山背上路峭險登者才二十八人吹螺劫賊帳會天大霧不辨衆寡賊大驚奔竄出其季弟弟子二人餘繫他山不能得賊徵其黨萬餘來日燦用百人守險日與戰自夏至秋大小百餘合賊散走盡十人者先後歸而公與其弟實殿公以康熙三年試策論舉於鄉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二年分校會試尋乞假歸十三年耿精忠反海賊鄭錦踞泉州公奉親匿山谷閱錦精忠並遣人招之以

死固拒十四年夏密疏陳破賊機宜言閩疆褊小自二賊割據以來誅求鞭朴民力已盡賊勢亦窮南來大兵宜急攻不可假以歲月恐生它變方今耿逆悉力於仙霞杉關鄭賊并命於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賊所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大兵南來皆於賊兵多處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擣其虛非計也宜因賊防之疎選精兵萬人或五千人詐爲入廣之兵由贛達汀爲程七八日耳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我軍入閩久矣大軍果從小路橫貫其腹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乞 密勅令兵官偵諜虛實隨機進取仍恐小路崎嶇更使鄉兵在大兵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必勝置疏蠟丸中遣使間道赴京因內閣學士富鴻基上之奏入 聖祖嘉公忠下兵部錄其疏令領兵王大臣知之時廣東叛亂大兵防守贛州南安未能入閩會康親王傑書自衢州克仙霞關復建甯延平精忠降康親王駐師福州令都統拉哈達賴塔等進勦海賊並訪問公十六年正月拉哈達復泉州遣人往宣 諭公就見拉哈達於漳州康親王疏言光地矢志爲 國顛沛不渝宜 予褒揚下

部議敘授侍講學士行至福州丁父憂歸十七年閏三月同安賊蔡寅結衆萬餘掠安谿公募鄉兵百餘人扼守戒諸鄉毋資賊糧賊飢解去六月鄭錦遣僞總統劉國軒等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諸縣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人恟懼公遣善泅者從水關入令堅守待援時拉哈達駐漳州公遣使告急值江水漲道阻乃導之由漳平安谿小路公叔父日烜率鄉兵百餘度石珠嶺闢荆棘架木橋以濟公出迎十里外具糧饗牲牢犒軍又使弟光埏光垠以鄉兵千度白鷓嶺迎巡撫吳興祚軍於永春大兵達泉州大破賊賊走入海拉哈達上其功再下部議敘遷翰林學士公上疏推功將帥辭 新命不允日烜後積功官至永州鎮總兵 御書方重醇深額 賜之十九年公至京授內閣學士因面對言鄭錦已死子克塽幼弱部下爭權宜急取之又言內大臣施琅習海上形勢知兵可重任 聖祖用公言卒平臺灣復疏言編修陳夢雷當耿逆之變有七旬父母不能脫逃致被逼脅夢雷雖陷賊中托病支吾受臣密約圖反正請貫其從逆之辜既法司坐夢雷斬 詔從寬免死閏八月 聖

祖命公奏進家居所著文字公彙其讀書筆錄及論學文字爲一卷敘而進之略言道之與治古者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敘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於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於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於二者也自朱子以來至我 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啓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臣雖無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蓋隱然以見知自任矣二十一年乞假送母歸里二十五年至京補前官尋授掌院學士直經筵二十六年以母病乞歸省命懸缺以待二十七年夏至京時值 孝莊文皇后喪禮部劾公在涂遷延弗及叩 梓宮請下吏部議議降五級得 旨勿問初公嘗奏侍讀學士德格勒有學行善占易而德格勒亦稱公有文武才宜膺封疆重寄會天旱聖祖命德格勒撰著因面論大學士明珠過失珠聞而大惡之尋有言德格

勒與同官誹議朝政者 聖祖召試諸廷臣德格勒以文劣削五級留任尋
又以私抹起居注爲掌院庫呼納所劾下刑部議罪有 旨以前奏詰公公引
罪乞處分得 旨從寬免罪九月典武會試二十八年改通政使擢兵部右侍
郎三十年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偕侍郎博霽徐廷璽河道總督靳輔往江南視
河工二十三年提督順天學政四月聞母喪有 旨令在任守制公請給假九
月回籍治喪不允給事中彭鵬劾公忘親貪位請令解任俾在京守制下九卿
議如鵬請服闋仍督順天學政二十六年遷工部左侍郎督學如故二十七年
授直隸巡撫公在官以清勤自勵卹民隱尤盡心於農田水利二十八年 詔
以漳水與滹沱合易泛濫其導漳河由運達海以分滹沱之勢公疏言漳河現
分爲三支自大名經魏元城至山東館陶入衛歸運一支名老漳河自山東
邱縣經南宮及青縣與完固口合至鮑家嘴歸運一支名小漳河自邱縣經廣
宗鉅鹿合於滏又經東鹿冀州合於滹沱由衡水出完固口復分爲兩支小支
與老漳河合流而歸運大支經河間大城靜海入子牙河而歸淀今入衛之河

與老漳河流淺而弱宜疏濬其完固小支應築隄逼水入河以達於運更於靜海閘閘二莊挑土築隄束水歸淀俾無汎濫報可次第訖工因奏霸州永清宛平良鄉固安高陽獻縣濬新河占民田百三十九頃請豁其賦額從之三十九年疏定清釐虧空之法又應 詔條上科場事宜三則學政事宜四則均下部議行時 聖祖以子牙河屢汎濫自河閉以北靜海以南皆被害遂 親臨相視發帑金 命公於獻河兩岸築長隄西接大城東接靜海亘二百餘里又於廣福樓之焦家口開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暢無水災公以隄工既成請開諸州縣水田引漳溢漳沱大陸諸水資灌漑薦同知許天馥爲河間知府司其役從之畿屬固有八旗牧地與民田相錯歲久民多占牧爲田方奉部牒按驗公令民自首者按則輸糧而免其隱漏罪其隙地願耕者聽民便之明年修永定河工自郭家務至柳盆口開河築隄四十一年飭所屬州縣廣興水利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釀渠去水遠者鑿井溉田其水道應修濬者俱借帑興工四十二年 聖書褒美擢吏部尙書巡撫如故是年冬以畿輔被水

請發倉賑貸命富人出粟平糴明年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許志進宋駿業王原等合疏劾公撫綏無術致河閒饑民散入京城又匿甯津縣災疏下公回奏公言知縣陳大經報災不時已劾罷至民有流離臣不敢辭乞請從重處分詔原之再疏辭尙書不許四十四年疏劾前任雲南布政使張霖假稱詔旨鬻私鹽得銀百六十萬兩得旨卽令公審擬霖論斬籍沒十一月授文淵閣大學士時聖祖臨御久日潛心六藝之文河圖象數之學下逮濂洛關閩書旁及歷算聲音之道反覆研索由源達流公故篤信程朱因以上窺義文之祕所奏進文字發舒心得聖祖未嘗不稱善凡御纂朱子全書及羣經性理諸編多命公參訂中有淆躋往復陳請不倦親承指授所造益深聖祖嘗詔廷臣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嗚呼豈偶然哉然公自初入朝卽中立畏遠權勢其後位益高忌者益衆凡公所稱薦多見排擠因以撼公撫直隸時御史呂履恆劾公任意斷獄上察其誣還其奏給事中王原劾文選郎陳汝弼受贓法司論絞汝弼公所薦也上察知供證非實

下廷臣確核得刑訊選人逼供行賄狀汝弼免罪承獻官降黜有差原以囑託私書爲汝弼舉首削職公恐啓門戶之禍益慎重寡言其有獻納罕見於章奏獨與公共事內廷者時能道之 聖祖嘗召編修沈宗敬命作行楷書因傳

諭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卽指其病兼析所由至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公因奏對曰此卽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四十七年冬 上以廢皇太子狂疾漸愈欲復立之

命諸大臣集議保奏時尙書王鴻緒附和內大臣阿靈阿等保奏皇八子允禩

上切責之 諭公曰爾今何無一言公奏前者 皇上問臣廢太子病

宜如何醫治臣曾奏徐徐調理天下之福臣未嘗告諸人也每內閣奏事畢獨

留公南書房暇則 召入便殿語移時 上嘗問近臣民情若何公對曰方

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 上恩德顯信於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

羣吏不能體 上意所發帑粟多乾沒民饑且死獨歸怨於有司而鮮不信

上之志在矜恤者嗣問礦事公請著令止土著貧民無產業者許人持一

銚以往而越境者有誅則姦民不致聚徒山澤以生事端矣議遂定一時大豪
輦金謀首事者皆齧指自悔先是江甯知府陳鵬年爲總督阿山所劾問重辟
無何 上問及江督公言阿山勤敏其犯清議獨劾陳鵬年一事耳於是鵬
年遂 內召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遣大臣往訊獄久不決
上忽罷噶禮復伯行官公實贊之語祕世莫能詳戴名世以南山集下獄
上震怒吏議身磔族夷集中掛名者皆死他日 上言汪霽死無能古文者
公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叩其次卽以名世對左右聞者無不代公股栗而
上亦不以此罪公已而苞得釋且 召入南書房公之護持善類因事設
辭以迪 聖聰皆此類也公柄用時昕夕入對 上所諏度惟尙書周易及
朱子之書而一時海內所號爲廉吏無論公所習與否皆得安其位焉四十八
年典會試五十年以疾乞休辭甚切 報曰覽卿所奏朕心慘然當時舊臣如
卿等者不過一二人今朕亦老矣實不忍言也五十四年六月再疏乞休且以
母喪未葬爲言 優詔許假二年 賜詩寵其行明年三月 詔促公以是冬

赴京且云南方暑溼善自保荔枝性極熱毋多喫也五十六年四月還朝明年
三具摺以老病乞休 聖祖以大學士王掞在告俟其還具疏請五月薨於
位年七十有七 駕在熱河降 詔憫悼遣恆親王率內大臣奠茶酒 賜銀
千兩令工部尙書徐元夢護其喪櫬歸復遣 皇子臨送 予祭葬諡曰文貞
雍正元年追贈太子太傅十年入祀賢良祠公平生釋經之書甚具其言曰蔑
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故學以能擇爲先其於程朱之說篤信之而時有
異同論大學宜還古本而以知本爲格物第一義易兼綜象數禮兼采大戴記
論子雲仲淹書有格言節取焉可也康節象山所造高明慎師焉可也知言者
以爲然公門下士楊名時李紱陳鵬年趙申喬冉覲祖蔡世遠並以德望重於
時宅若張曷張瑗惠士奇秦道然王蘭生何焯莊亨陽之徒類有清節通經能
文章故 本朝諸鉅公稱善育材者必以公爲首焉所著有周易通論周易觀
彖大指尙書解義洪範說詩所孝經全註古樂經大學古本說中庸章段中庸
餘論論語孟子劄記離騷經註參同契註握奇經註陰符經註歷象本要二程

遺書朱子語類四纂韓子粹言古文精藻榕村語錄榕村講授榕村制藝榕村全集行於世

長子鍾倫字世得康熙癸酉舉人性至孝治經史性理旁及諸子百家熟貫而析其義志氣卓然復從其叔父耜卿治三禮於周官戴禮尤精卒年四十有四著周禮訓纂二十一卷皆標舉要義簡明質實不以考辨爲長其家學然也世得子清藻字信侯少遊徐壇長何屺瞻之門學博而醇康熙丁酉舉人已未舉鴻博尋知興國縣決獄平允以勞卒官爲文踔厲風發於歷代典章制度沿革莫不切究尤精於音學書法著有經史新記壁經梅書辨贗及文集次子清馥質厚安雅其氣度於文貞爲近由任子官郎中出爲大名知府以廉正著稱次子鍾佐字世諧年十三張文貞公見其文大奇之曰吾畏友也尋補諸生精中西歷算法指陳根裔千支萬湊不可胚胎皆能冥悟其子清植字穆亭雍正甲辰進士由編修官至禮部侍郎清植子宗文字郁齋乾隆戊辰進士亦由編修官禮部侍郎典試廣東陝西江南督學河南順天皆稱職能傳其家學

弟光坡字耜卿性至孝父病篤炷香蒸掌禱於天果愈家居不仕潛心經學著
二禮述注六十九卷光埏以軍功授通判光垠官左都督

季弟鼎徵康熙庚申舉人戶部主事鼎徵子天寵字世來號鑑堂康熙乙未進
士官編修生平勵節操邃於經學在史館二十年與弟鍾僑鍾旺相依以注經
講道爲業皆不取室人自隨子清時乾隆壬戌進士由編修官山東運河道鍾
僑字世邠號抑亭康熙壬辰進士官編修天性孝友嗜學能文章閉戶窮經術
嘗兩校順天鄉試典試雲南視學江西以實行課士高安朱文端每曰百年中
無或並也左遷國子監丞著有論語孟子講蒙十卷詩經測義十卷易解八卷
尙書周官皆有說子清載清江清芳清愷能世其家學清載雍正庚戌進士兵
部主事官知府清江雍正癸卯舉人爲文援筆直書頃刻千百言奇趣天溢莫
能窮其巧清芳乾隆丙辰進士由編修歷官兵部侍郎清愷雍正乙卯舉人均
以文名鍾旺字世蕢鼎徵三子也康熙戊子舉人考授中書潛心洛閩之學以
薦充性理精義纂修官著有憶訓錄重申錄周官劄記諸經雜解等書

同堂弟光型字儀卿少問學於公研究有心得雍正丙午舉人癸丑 詔舉理學朝臣以儀卿薦 特賜進士官彰德同知有循聲改刑部主事充律呂館三禮館纂修著有崇雅堂文集臺灣私議趨庭錄光北字上卿康熙戊午舉人官教諭精春秋內外傳著有春王正月辨及伏窗文集

傅清端公事略

公諱傅臘塔姓伊爾根覺羅氏滿洲鑲黃旗人康熙九年由筆帖式授內閣中書遷內閣侍讀擢御史時海寇未平福建提督萬正色以總兵吳定方等攻奪賊船擒賊十二人疏請議敘部議以所獲有本汛奸人出境貿易者不允所請公疏言不議敘官弁恐巡緝懈怠且有受賄隱縱諸弊非所以安民弭盜請敕部酌定章程得 旨奸民出海貿易情罪重其本汛拏獲者亦應議敘著爲令二十五年授陝西布政使明年內擢副都御史遷工部侍郎尋以商人採輸柁木工部監收遲延議降調 上念公在部未久寬免之二十七年二月命同侍郎多奇往雲南按提督萬正色與總兵王珍互訐事既啓行調吏部侍

郎四月授兩江總督公至滇鞫訊得實正色珍均論罪有差八月公陞辭 諭
曰爾此行當潔己奉公前任兩江總督無如于成龍者爾效其所行可矣公抵
任薦賢能斥貪墨讞獄明慎摘伏如神請免江甯號房蓬搭地租銀八千兩先
是贛縣民控告知縣劉瀚芳私征銀米十餘萬並蠹役不法事總督董納發司
道集勘公至劾布政使多宏安按察使吳延貴贛南道鍾有德於吏役婪贓事
不卽勘鞫復從輕定擬曲爲庇護請 敕部嚴擬多宏安及延貴有德並罷任
二十八年 上南巡 諭江浙爲人文之地學額應加增下督撫詳議公議
就大中小各學取入原額每二名加增一名二十九年春淮徐所屬饑公先發
常平倉積穀賑恤入奏稱 旨五月疏劾大學士徐元文原任尙書徐乾學縱
子弟爭利害民巡撫洪之傑徇私袒庇事得 旨免究劾款令元文休致回籍
沐陽縣民周廷鑑叩 闕訟降職侍郎胡簡敬佔產誣良及巡撫洪之傑贍徇
狀公奉 命勘鞫得實簡敬及其子弟治罪有差之傑免先是給事中何楷奏
定科舉額數部議每中額一名準生員六十名應試是年八月公署巡撫監臨

鄉試入場時諸生千百成羣以未得預試環訴而泣公以定額未敢私增慰諭散去明年疏言江南士子每科應試者萬餘人今限以額數驟減三分之二多士擔囊負笈而來不獲一展所長殊深憫惜請廣增科舉額俾益加砥礪以副作人之化疏下部議增六十名爲百名三十二年廣東巡撫江有良與巡鹽太常少卿沙拜互訐 命公往察勘得受贓不法各狀有良沙拜俱削籍三十三年疏言淮揚所屬多版荒田撫臣宋犖曾疏請緩征格於議臣履畝詳勘鹽城高郵等州縣因遇水災業戶逋逃者衆今田有涸出之名人無耕種之實小民積困之餘熟田額糧尙多懸欠何能代賠盈萬之荒賦倘拘責地保里鄰逃亡益多是使熟田盡變荒田於 國課毫無裨益請 恩賜蠲除則逃戶聞風懷歸安居樂業矣部議不許 上特諭曰糧從地出地爲水浸若征錢糧則於民甚苦其令免征閏五月薨於位遺疏上 詔稱其廉潔自持實心奉職懋著勤勞 命從優議卹復 諭閣臣曰兩江總督居官善者自于成龍以來惟傅臘塔一人能和而不流不畏權勢愛恤軍民深副朝廷委任之意 特遣太僕

卿楊舒赴江甯致祭傳 諭江南官民曰爾等悲感傷痛朕亦聞知向來外官
濫逝從來未有此遣祭之例也部議 賜祭葬復 命加祭一次 贈太子太
保諡清端予騎都尉世職子雙喜襲兩江士民爲建祠江甯四十四年 駕幸
江甯經雨花臺 上指其祠曰傅臘塔居官甚優大有氣節人雖被劾無怨
者 特賜額曰兩江遺愛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

阿文清公事略子文恭公富寧安

公諱阿蘭泰姓富察氏滿洲鑲藍旗人由筆帖式累遷郎中康熙十九年議政
王大臣等疏薦公練習部務自吳三桂叛後專司軍機文檄日夕勤勞詳慎無
誤得 旨以三品卿用明年擢光祿卿遷內閣學士又明年充方略館副總裁
兼明史總裁教習庶吉士二十二年擢兵部侍郎兼管佐領 上欲釐定戶
部鼓鑄章程察除積弊 特命公及侍郎陳廷敬副都御史馬世濟管理錢法
二十五年夏擢左都御史十一月 上閱平定三逆方略論贊多舛錯 諭
閣臣曰平逆始末阿蘭泰知之甚詳可令酌改務期紀事得實二十六年遷工

部尚書以商人採輸柎木監收遲延部臣並坐降調 上念公任事未久貸之二十七年調兵部尚書尋調吏部二十八年閏三月 上以兩澤愆期命公同尚書徐元文慮囚奏減罪可矜疑者四十五人甘霖卽大沛四月充三朝國史總裁五月擢武英殿大學士三十一年陝西饑公遵 諭同河道總督靳輔議運江淮糧米自黃河沂西安以備積儲明年噶爾丹侵擾哈密上飭令預備公與內大臣索額圖等議增撥京兵一千及陝西兵三千付提督孫思克相機勦禦三十三年復議噶爾丹逼近圖拉請遣右衛駐守大臣費揚古郎坦等往勦尋以逆酋遠遁奏撤塞外新增驛站 詔費揚古還軍歸化郎坦兵亦罷明年 上出古北口 巡歷塞外 命公司留鑰綜理章奏三十五年二月 上親征噶爾丹於克魯倫河公仍留京與尚書馬齊佛倫直宿禁城 特諭公曰朕巡行後蒙古事情及一切章奏爾可閱視奏聞九月隨駕出歸化城 駐蹕黃河西界經理軍務十月以扈從勞 賜內廐馬奉 命赴右衛卹賞隨征官兵奏免各軍借支銀兩俱稱 旨三十六年充平定期漠

方略總裁官八月噶爾丹之台吉丹濟拉來降 上駐蹕翰特穆爾嶺 御
禮幄屏左右 召丹濟拉入見公引郎中阿爾法隨入侍 上命之出及丹
濟拉退 召公諭曰爾偕降入入以防不測此意甚善朕令爾出欲推誠以示
不疑耳三十七年公與大學士伊桑阿均以年老善忘奏辭閣務 上曰大
學士最爲重任必公正和平任事謹慎者方稱職至於記事學士可分任之三
十八年夏因伊公乞休 諭公曰爾與伊桑阿自任閣務以來凡事推誠布公
不惟朕知之天下無不知者雖以年老求罷朕不忍令去也九月病劇 上
欲臨視 遣皇子先往而公已薨矣 上輟朝一日 賜銀二千兩 皇子
及內大臣奠爵 諭曰阿蘭泰存心端誠持守廉潔宣力年久懋著勤勞可贈
少保兼太子太保 予祭葬如典禮諡文清四十六年冬 上與大學士馬
齊評論內閣舊臣稱公能強記且善於辦事云雍正十年 詔祀賢良祠 子
富甯安初襲騎都尉由副都統遷倉場侍郎晉左都御史吏禮二部尙書兼八
旗公庫事務清聲著聞康熙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侵我哈密 命馳驛赴

西甯視師總統調度五十六年授靖逆將軍駐巴里坤 命同振武將軍傅爾丹副將軍祁里德分界覘賊情形卽親率兵襲擊準噶爾邊界屢敗賊衆於皮禪城俘斬甚衆阿克薩爾坦等俱率衆迎降進屯烏魯木齊賊避不敢犯五十九年進兵烏蘭烏蘇遣將分道襲擊擒賊哨卒奪馬百餘破其所踞山隘獲其台吉俘斬百餘人別遣將諭降闢展城回人進擊吐魯番降其酋長獲馬駝甚多疏請率所部萬七千人各持三月糧分兩路進勦 詔傅爾丹濟師三千併其軍明年有 旨暫停進勦時策妄阿喇布坦遷其所屬吐魯番回人而行回人多不願往中道遁回且擊敗賊所遣宰桑赴我軍乞降富甯安以 聞 命率兵二千赴吐魯番收撫安插未幾賊衆來犯乃遣將率兵四千往援而自率兵四千進駐伊勒布爾和碩調遣策應會官軍屢敗賊衆賊遠遁乃還駐巴里坤疏言嘉峪關外布隆吉爾之西爲古瓜沙燉煌地濱河土沃若駐兵屯牧設總兵官一人統之可阨黨色爾騰之路又疏請專遣大臣領屯田諸處儲糧事宜又請以巴里坤牧駝運糧乘炎熱草盛時分起領運免至臨事張皇 上

並可其奏 世宗御極授武英殿大學士仍駐巴里坤管理軍務雍正三年
賜敕獎諭并 賜帑銀二萬兩四年冬還朝 賜御用冠服並雙眼孔雀翎
黃轡鞍馬及朝珠銀幣 諭王大臣曰富甯安任將軍時一心肫篤諸務井井
有條且行止端方廉潔年來領兵將軍聲名無出其右者益彰 皇考用人
之明朕實嘉賴焉其錫世襲侯爵以示殊異於是由騎都尉晉一等侯五月夏
諭獎其公勤忠實加太子太傅管鑲白正紅二旗都統事是歲 命往西安
署駐防將軍六年五月坐苟且推卸奪世爵仍留大學士六月薨於西安 諭
稱其人品端方操守廉潔勤慎小心始終一致下所司優卹櫬歸令陝西督撫
料理所過地方官均於櫬前奠醴及抵京 遣郡王及內大臣侍衛奠茶酒
諭賜祭葬予諡文恭十年秋與文清公同入祀賢良祠

國朝先正事略卷八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高忠烈公事略 子其佩 文恪公其位 猶子文良公其儔

高公諱天爵字君寵漢軍鑲白旗人後以子其位任大學士時改隸鑲黃旗先世居鐵嶺父尙義隨征松山杏山及太原有功子輕車都尉世職公少讀書善騎射慷慨重義順治四年由貢生除知高苑縣躬擐甲捕巨盜謝千等博興縣爲賊所陷公夜率衆馳救之賊皆遁走遷知信陽州以經略洪承疇薦擢長沙知府大兵進攻明桂王公奉檄理軍餉聞父病力請去官十六年再授江西建昌府先是廣昌山賊王昂傅勝等聚衆數千踞羊石滴水二砦爲老巢時出劫掠砦勢險峻官軍仰攻輒不利因罷攻招之降王昂傅勝佯就撫仍伺隙煽亂官軍擒之斃於獄餘賊益負固抗拒乃依山立柵困之十八年夏公與巡道張永祺等定計乘風雨交作時分布官軍直搗滴水砦破之進攻羊石砦並截賊

去路斬馘千餘傷斃及墮崖死者無算因赭山鑿險以絕後患生擒賊渠幸連升周由義等及王昂之父王尙智所掠丁口悉還其家事聞得優敘在建昌最久多善政康熙十三年遷兩淮鹽運使未行耿精忠據福建叛出兵攻建昌或謂可亟去公慨然曰吾守此土十六年雖受代豈可遽去當殉此城耳時城中將吏多陰從賊公知事不可爲乃命其子奉母從闕道出自跨馬率家僮數十人禦賊萬年橋賊不能越守將趙印已降賊乘公力戰時從後縛之遂執以入閩累誘降皆不屈繫獄中越歲餘公與副將王進等謀遣千總徐得功出仙霞關請大兵入閩陰結死士爲內應謀洩被害時十五年九月四日也 詔贈太僕卿廕一子三十五年福建巡撫卞永譽請以公及福甯總兵吳萬福福州知府王之儀邵武知府張瑞午建甯同知喻三畏邵武同知高舉侯官知縣劉嘉猷尤溪知縣李壘福州城守廖有功等合祀省城西門外得 旨允行四十六年子其佩官浙江溫處道爲父請匾額 御書蓋臣義烈額其家祠復請謚特賜謚曰忠烈雍正四年長子其位官大學士其佩官都統同奏請 諭祭得

旨高天爵捐軀殉難大節可嘉高其位高其佩乃現大學士都統大臣爲父請卹甚是可加贈禮部尙書銜追賜卹典七年入祀昭忠祠

其佩字韋之一字且園公第五子也由宿州知州內遷員外郎出爲溫處道坐署運使虧鹽課奪官尋開復五十四年補四川永甯道就遷按察使雍正元年內遷光祿卿擢刑部侍郎晉都統仍兼刑部侍郎三年夏命同侍郎史貽直往西川審理年羹堯誣罰茶商私佔鹽窩各款又陝西郃陽縣因私鹽致死無辜八百餘人事皆得實五年坐讞獄失入奪侍郎仍留都統任尋罷其佩天資超逸工詩兼善指頭畫海內珍之

其位字宜之一字韞園初由筆帖式管佐領康熙十三年吳三桂陷湖南順承郡王勒爾錦統師征之其位從征至襄陽會總兵楊來嘉叛命其位率二十騎覘虛竇猝遇賊衆二萬人於土地嶺其位出其不意衝突之賊驚潰且斫且馳至南漳入城守禦衣上血模糊刀刃盡缺叛賊譚洪率舟師三萬向鄖陽其位以百人扼楊溪埔賊蜂擁至其位據崖射賊矢無虛發相持七十日糧盡煮馬

鞍以食誓必死會副都統李麟隆擊破賊乃全師歸由是每戰必先登前後給
功牌十有二薦擢襄陽總兵五十二年擢湖廣提督 賜孔雀翎及橐鞬鞍馬
五十六年自陳乞罷 諭嘉其和輯兵民聲望素著令供職如故六十年調江
南提督明年 特命署兩江總督雍正元年入覲 命仍回提督任四月疏請
保護 聖躬得 旨此奏字句之外實有一片愛君之心發乎至誠非泛泛
虛文可比尋疏言松江之泖湖澱湖澄湖港汊紛歧與浙江錯壤與太湖昆連
經兩省督撫與臣委官勘議防奸法計松江所屬通船要口百十有三處釘椿
立柵以時啓閉官捐工料百姓樂趣事已將次告成 手勅報曰權宜措置必
無礙商民乃善尋賜 御製詩有裨益軍民資偉略劑調文武在和衷之句二
年奏進黃浦漁人所網得雙夔龍紐未刻玉印 諭曰此事若出自他人朕不
信也卿乃忠實老臣斷不至有捏造虛誕之舉今賜卿四圍龍補服等物以示
嘉悅三年夏 世宗諭廷臣曰高其位前署總督時年羹堯奏其年老衰憊
兩耳重聽恐貽誤地方及朕卽位猶記羹堯之言特召來京陛見觀其人老成

忠厚善氣迎人雖已老而精力尙可用卽此可見夔堯之險詐也九月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加太子少傅公以衰老不勝機務辭弗許四年五月至京改隸鑲黃旗尋乞休 諭以跪拜艱難高年常有之事不必遽求退十月公八十生辰 賜匾聯及服食等物白金一千兩十一月復乞休得 旨卿宣力年久老成練達茂著賢聲是以簡任機務用昭優眷前次乞休朕未忍俞允今復奏請情詞懇切可原官致仕五年正月薨 命王大臣侍衛奠茶酒 賜祭葬如例諡文恪十二年 詔入祀賢良祠次子纘勳襲世職長子起由任子授茂州知州遷漢中知府荆南道內遷光祿少卿康熙三十一年擢副都統晉兵部右侍郎雍正十三年擢兵部尙書尋以都統銜在雍和宮行走未幾卒其倬字章之號芙沼忠烈公猶子也父蔭爵任口北道其倬由康熙三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乞假歸閉戶讀書數年始就職授檢討 聖祖奇其貌欲試以外事會四川有獄未決 命往訊歸 上問打箭爐形勢口陳手畫沈詳不煩 上器之 命典試四川遷中允侍講督山西學政再遷侍講學士擢

內閣學士五十九年巡撫廣西會鄧橫苗叛單騎入寨諭以 朝廷威德衆棄
刃羅拜受約束而還逾年擢雲貴總督土司承襲向有陋規吏胥每因文結舛
錯藉端需索公嚴行禁革先是青海台吉羅卜藏丹津肆逆謀進西藏公以雲
南中甸爲進藏咽喉地請調鶴麗劍川兵鎮之墾田陸涼州積穀備運改哀牢
土司爲流官苗民蠢動遣兵迎勦大小三十二戰平魯魁茅洞諸寨逆渠先後
就俘二年春青海平中甸諸番目攜三千五百戶繳偽劄納土歸誠公疏聞并
條奏中甸善後事宜五則魯魁山善後事宜九則 上嘉其妥協 璽書褒
美 賞騎都尉世職尋勦平貴州狝家苗叛酋阿近等 諭部優敘復條奏貴
州苗疆事宜八則下部議行三年加兵部尚書太子少傅十月調閩浙總督瀕
行奏請豁除雲南鶴慶府鄧州嵩明騰越三州六和浪穹二縣重輸軍賦允之
行抵浙東聞福建饑卽請撥温台倉穀七萬石運閩平糶四年疏陳福興漳泉
等府地狹人稠自平定臺灣以來生齒日繁無田可耕勢且流爲盜賊從前海
禁過嚴請弛禁以廣謀生之路 詔下怡親王會同大學士九卿議行五年擒

勦臺灣凶番骨宗等二十名各社相繼歸誠十年 詔以李衛爲浙江總督

命其倬專督福建六年條奏福建鹽政事宜四則部議從之又以原任御史蕭震當耿逆叛時與邵武守張瑞午等合謀討賊事洩被害妻妾媳婢皆死之瑞午業蒙卹典而震獨遺疏請入鄉賢祠致祭旌其門 詔如所請七年秋入覲

賜 御製詩有操懷冰霜功帶礪匡時重鎮眷良臣之句八年晉太子太保調督兩江先是 上以其倬通曉堪輿術 命詣 福陵恭視形勢工程

至是復 命來京隨怡賢親王相度 萬年吉地於易州之太平峪 諭嘉其

悉心籌度實出於忠愛至誠 特授輕車都尉并前所得騎都尉爲三等男尋

署雲貴廣西總督九年疏言雲南昭通府四面環山請委官專辦墾務定爲水旱生熟四項分給兵民課土各戶墾種按年收穀還本後起科輸米以省兵米

運費下部議行十一年 命仍回兩江任會普洱府屬思茅土目刀國興等煽

亂遣將討平之擒其酋并賊屬五百餘人九月 詔以總督銜管江蘇巡撫事

尋坐瞻徇左遷巡撫十二年疏劾淮關監督年希堯庇縱玷職黜之乾隆元年

以疾 召還京未幾授湖北巡撫調湖南二年湖南城步綏甯搖糾黨焚劫遣將分勦之賊黨平 命優敘三年擢工部尙書調戶部十月薨於寶應舟次年六十三遺疏入 優詔悼惜沿途遣官弁護送回旗尋 賜祭葬 予謚文良公揚休玉色進止嚴重目不能遠視無事輒眈開則精光射人爲人淵深凝靜每奏事 天語褒嘉或忤 旨旦夕禍不測而公施施如平時人欲窺公顏卜主眷盛衰不可得也 世宗知公寬不能掖之使奮代人匿瑕藏疾至累及終不悔然於國憲民瘼大綱必舉中外推鉅人長德無異詞故雖 詔書迫責而封疆重任十三年如一日西師大事必密與謀青海降酋和羅爾邁逃上以問公公奏有之不爲多無不爲少宜撫其不逃者愧其逃者 上嘉納焉孫文定嘉淦少時殺人報仇公督學時脫其罪終身執弟子禮甚恭李敏達衛任滇藩時與安南爭鉛廠河有 旨切責公引爲己咎李慚感次骨松江提督補熙將之任 上慮公在江久不無裨政 命補察劾 旨甚嚴及抵江聞衆稱公賢以實奏 上曰補熙不迎合樸誠可嘉卽擢總漕嗚呼公與補

皆不可及而 世宗之神聖爲何如也所著奏疏十卷味和堂詩集八卷公少以詩名稱一代作手繼配蔡夫人綏遠大將軍毓榮女亦能詩

甘忠果公事略 朱國治 李興元

甘公文焜字仲明其先江西豐城人後徙遼東父應魁從 世祖入關隸正藍旗漢軍官至副將公幼事母至孝稍長好讀書精騎射負志節以父廢讓其弟由筆帖式擢啓心郎改大理少卿康熙二年遷順天府尹以法繩下貴幸家皆斂迹崇文門稅苛露章奏之六年巡撫直隸先是郝都憲惟訥以督撫親巡屬邑官吏因緣派累民閼奏罷巡歷例公疏言巡撫不巡視所屬則吏治民隱無由悉知如其不賢則雖坐守會城而苛屬擾民之事不一若果賢必自愛名節輕騎減從毫不以累民而年歲豐歉民閼利病有司貪廉悉無遁情請仍敕令巡視但申嚴苛擾例禁疏下部寢其議 聖祖特詔允行著爲令公車騎巡所部禁暴卹郵緝姦除盜知無不爲疏報保定真定等屬秋雨爲災請全蠲歲賦其已征夏稅流抵來年部議止按例減免 特旨全蠲其已征者許抵

來年之數公復劾昌平順義懷柔密雲文河各州縣遲報水災論如律七年擢雲貴總督奏禁各驛站於額役夫役外派民協助時吳三桂駐雲南總督駐貴陽三桂蓄異志久僭侈踰法公持大體多所裁抑又以時訓練部兵申嚴紀律思制其孽芽三桂頗憚公威名未卽發乃詭報土番康東入寇又陰嗾凱里諸苗煽亂羽檄交馳以覘公措置公料康東無能爲凱里近在肘腋先督兵進勦陣斬賊酋破其巢餘黨悉平旋以進勦康東師期移檄雲南而三桂果以康東遠遁告公以滇疆遼闊疏請巡視因徧歷所屬疏言黔滇山路崎嶇且多瘴癘凡官吏卒於任者請給勘合由驛歸其櫬下部議行十年秋以疾求罷 溫旨慰留尋丁母憂 命在任守制逆苗阿福倡亂遣兵搗其寨擒斬之再疏乞假歸葬許之三桂請以總督印交雲南巡撫署理因假訓練爲名盡調督標兵赴滇厚結之十二年十月公還貴陽任事標兵被煽誘莫聽調遣當是時朝廷方允三桂撤藩之請三桂期以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行陰結黨羽謀反先期三日戕雲南巡撫朱國治分遣逆黨逼貴陽公聞變卽遣族弟文炯賚疏入告中有

云城存臣存城亡臣亡急牒提督李本深使領兵扼盤江上流拒賊適本深以書來覘公意中多遁辭公手書答之曰吾輩忠孝自矢建樹正在今日尙其同心協力手足相依萬一不濟惟有效張巡南霽雲以身殉國若稍二三其德遺馨遺臭千里毫釐也而本深與滇撫曹申吉已從賊公見諸將吏無一可與謀者度貴陽不能守惟鎮遠地勢險阻外可號召荆楚之兵內可抗拒黔滇之隘力遏兇鋒事猶可爲是日妾盛氏率婦女等七人自經死公卽馳赴鎮遠至則守將江義已反戈相待公揮鞭渡河抵吉祥寺義以兵環之公下馬歎曰封疆之臣義死封疆過此則非黔地矣整衣冠望闕再拜遂自刎死年四十有二子國城及筆帖式和善雅圖從死焉公殉節後鬚髯張雙目猶視生氣慄慄士民見者皆隕涕遂共殮瘞於寺側後數年吳逆旣平黔撫楊公雍建疏陳公政績及死事狀得旨優恤并允直隸巡撫于公成龍請遣其長子宣化同知國均迎櫬至京至之日上遣大臣迎奠廬溝橋贈兵部尙書賜祭葬如禮予諡忠果詔立碑表其墓廕子國璧入監貴州士民請建專祠於貴陽

御書勁節二字額其祠雍正初 詔祀昭忠祠國璧官至雲南巡撫

朱公國治漢軍正黃旗人世居撫順 國初入包衣籍順治中由拔貢除知固安縣以政最再遷霸昌道入爲大理卿擢江甯巡撫亡何以憂歸服闋起雲南巡撫康熙十二年爲三桂所執罵賊不屈死事聞贈戶部侍郎 優詔議卹命由驛歸櫬尋 賜祭葬雍正七年入祀昭忠祠卹其子孫令出包衣籍同時死難者爲雲南按察使李公興元字若始直隸遵化人也以康熙十年涖雲南方正執法嚴抑藩兵毋許違禁取利及準折民間子女部民德之吳逆之變脅授僞職不從杖之下獄尋安置蒙化府拘禁六年終不屈與雲南知府高顯辰同知劉崑先後遇害子廕秀奇秀從死卹贈太常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傅忠毅公事略

公姓傅氏諱宏烈字仲謀號竹君江西進賢人父應期明季令廣西鼎革後阻寇不能歸公少負大略 王師定兩廣以人材應募順治十四年總督王國光薦授韶州同知康熙二年遷慶陽知府七年疏陳平西王吳三桂陰謀不軌狀

請早爲之所部議坐公離闕王大臣逮繫論斬 聖祖特旨減辟戍梧州十二年冬三桂反廣西將軍孫延齡提督馬雄叛應之遣提督郭懋禕捕公甚急公投水求死懋禕出之送延齡所公以忠孝說延齡且言三桂必敗毋與其禍延齡有悔心其妻孔四貞定南王有德女也亦與公言感 太皇太后恩不願從賊時吳逆僞黨四布延齡令公往南甯聯合交趾接應大兵圖反正公因陽附三桂受僞將軍職得出入賊黨中且密約平南王尙可喜共圖恢復十六年春遣人至贛州致書鎮南將軍舒恕言孔四貞不忘 國恩孫延齡可招撫狀先是廣西巡撫馬公雄鎮爲延齡所害 朝命麻爾吉督辦廣西軍務公復致書麻公言大兵若速進南安宏烈從韶州策應則兩粵可計日定舒公麻公先後陳奏得 旨傅宏烈圖報國恩忠誠懋著可卽授廣西巡撫會將軍莽依圖復南安進克南雄抵韶州公迎見拜巡撫之 命疏言逆賊吳三桂蓄謀不軌臣首發其奸廷臣惟恐激變凡供詞涉三桂一字不錄臣憤激願死自引罪蒙 特恩免死安置梧州嗣三桂反廣西布政使李迎春等苦勸臣從臣憤不

欲生自投江水誓爲厲鬼殺賊漂流十里遇救不死因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乃投身賊地從中反閒又假他事赴南甯入思州泗城廣南富川諸土司及交
趾界聯絡義勇助平南王尙可喜軍可喜病篤猶執手相勸令速復肇慶遂與
其子之信合謀討賊擊敗僞將軍楊鎮邦僞總兵古元隆等乃得由龍南達贛
州歸命 朝廷以展夙志三桂自聞肇慶規復百計欲殺臣而終不得遂計者
隨臣義勇五千人實賴其力請留爲援勦營量給糧餉馬匹並請 勅尙之信
遣兵合勦得 旨覽奏詞意忠懇可加授撫蠻滅寇將軍廣西巡撫如故尙之
信速遣所屬官兵與傅宏烈同定廣西並 命總督金光祖給銀十萬兩俟秋
涼再發馬匹尋 命戶部加撥銀十萬解赴軍前公率兵敗賊於韶州擒斬僞
總兵王雲龍等遂進征廣西擊走僞將軍趙天元復梧州分遣總兵曾大熾等
攻克昭平賀縣又招降鬱林州博白北流陸川興業等縣賊衆會逆黨復犯梧
州公遣總兵楊國泰等水陸夾擊陣斬僞總兵張元乘勝復潯州尋遣知府劉
曉賚疏縷陳進勦機宜 諭獎公謀略優長忠貞夙篤恢復梧潯等處屢奏膚

功覽所奏進勦機宜矢志滅賊深堪嘉尙可加太子太保所屬將吏同心報國其各加敘一級初馬雄之叛也公家屬百餘人盡陷賊中叛逆李迎春執送吳三桂與總兵楊國泰及諸將士家屬並遇害至是公疏聞 諭獎其爲國忘家下所司優恤時馬雄方踞柳州三桂逆黨分踞平樂南甯橫州勢張甚公欲借尙之信兵力共取平樂乘孫延齡已謀歸順赴桂林駐守請 勅之信遣兵繼進之信以防守廣東爲辭公向借大礮及營馬皆不應三桂知延齡不附已遣其從孫世琮及賊將馬寶等掠桂林給延齡出城殺之旋陷平樂伺公方赴南甯招撫土司遂襲梧州公移師擊斬賊乃遁十七年與將軍莽依圖進圍平樂賊水陸抗拒我兵失利退保中山鎮莽奏公所部先卻江水泛漲孤軍難久留公奏莽公所部不相應援仍自請議罪 上諭王大臣曰傅宏烈所領官兵從未支領奉餉奮勇收復諸路嗣以規取黔滇請發大軍並進因令莽依圖協力進取不意莽依圖抵平樂藉口綠旗兵失陷退至賀縣又稱糧乏退保梧州致傅宏烈所復城池盡棄與賊其嚴飭痛改前非以圖後効公尋奏戰守事宜

諭曰覽所奏安人心固內地勦賊之策悉備其勉爲之尋疏報勦賊容縣之
西山大捷復北流縣五月疏報偕都統貝勒等率兵自北流陸川博白進勦斬
僞總兵梁子玉等復鬱林州及興業陸博白等縣又疏報招降僞總兵何興及
所部萬餘人均下部議敘六月賊兵數萬渡左江我兵與戰失利退守藤縣十
月賊併力來犯藤縣失守遂逼梧州十八年五月吳世琮犯梧州公分布水陸
官兵奮力夾擊殲賊二千有奇世琮棄營遁遂遣總兵譚昇等復藤縣進定平
樂桂林並招諭僞總兵王定邦等五人各率所部降時賊將范齊韓等尙踞粵
西公遣游擊鄧林材會合馬承蔭兵進勦遂復柳城融縣馬承蔭者故提督雄
子也雄叛降三桂踞柳州病死承蔭領父衆封僞懷甯公見公擊敗吳世琮乃
請降公以所部驕悍奏請仍以承蔭統轄 招授承蔭伯爵給昭義將軍印是
年冬公疏辭巡撫任願統兵進勦黔滇疏言進征雲貴多山險騎兵未可專恃
必用綠旗前驅而進兵之路廣西爲要湖南次之今兩廣綠旗肯爲 朝廷捨
命殺賊者惟臣標兵逆賊未滅臣不敢偷安見遣參將溫紹賢等選精兵三千

五百從小路進取貴州之黎平湖南之靖州斷賊楓木嶺餉道又調馬承蔭兵四千駐慶遠以分賊勢臣俟 命下卽率兵進發會合湖南兵努力前驅 詔如所請行十九年二月公至柳州疏言柳州兵不下三萬逆賊百端煽誘人心不一近以乏餉鼓譟臣欲擒誅首惡恐激變是以暫示姑容此軍積成驕悍必俟賊平後陸續解散見在馬承蔭所部乞 勅盡給糧餉先收七千人心鼓勵從征庶不爲內地變患疏上未及報聞而承蔭請公往申號令衆謂承蔭反覆不可信公曰人已降奈何疑之率數十騎往諸將慮有變率兵尾行公不知也承蔭見兵踵至疑執己遂激衆再叛執公送貴陽時三桂已死其孫世璠僭號居貴陽也世璠夙重公威名誘以僞職公罵曰爾祖未反時吾卽劾奏知爾家必作賊恨不早滅爾家肯從賊耶旋復百計說之罵益厲遂遇害十一月將軍穆占攻復貴陽收骸骨以聞 上曰傅宏烈宣力廣西陷賊不屈徇難捐軀忠節可憫下所司優卹令由驛歸櫬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 賜祭葬 予諡忠毅蔭二子七品官公前後請留中密疏如預陳尙之信反狀及安置投誠官

兵籌畫勦撫鎮守機宜皆中肯綮歿後奉 聖祖特旨盡出其前後密奏宣
布中外昭示忠悃焉其論劾尙之信也言之信歸正後怙惡不悛在廣東賣官
虐民抄家充餉重斂橫征時而疏請出兵湖南時而疏請平定廣西及 命下
則一兵不發目中竟不知有 君命臣前此隱忍調停欲導其爲 朝廷出力
既而知其反覆變詐故厚集兵力以爲東西未雨之防今三桂已死餘孽蕩平
在卽之信必無能爲請於肇慶設滿洲將軍或易滿洲總督帶旗兵駐守彈壓
削之信藩封遣散所屬設水師提督以分其權庶兩廣得以久安其論安置降
軍也言臣甫至桂林孫延齡舊部請糧請餉呼告盈門野性難馴養之必無益
然又未可猝散宜仍立藩旗照額支餉以滿洲將軍駐省署理藩旗俟賊平後
撤回京師致投誠賊將各帶兵馬若不用則必生心且無以勸來者用之則名
器太濫不成體制宜各照僞銜給劄令僞將軍赴部補用其總兵副參游及文
職等官或願赴部或願在督撫將軍軍前補用者聽庶各僞官可以解散其論
鎮守事宜也謂長治久安之策凡衝要地均宜照江南陝西例設滿洲將軍駐

防以制反側文臣事權不宜太輕藩臣兵權不宜太重趁此軍威大振之日宜善爲布置密爲解散以固億萬年不拔之基奏入 上並聽其言以密疏示議政王大臣後皆如公策當康熙初三藩分鎮勢傾朝野吳逆尤鴟張擁兵數十萬分十鎮運七布政使司錢糧協濟之將吏遷除號曰西選 詔吏兵二部不得掣肘在廷皆知其有異謀然無敢明言者公以一知府抗疏發其奸瀕九死不悔斯已奇矣及三桂反黔滇川楚閩粵並爲賊有江浙陝西湖北亦被兵失陷郡縣察哈爾布爾尼復反於漠北山西駐防蒙古兵叛應之其安靖者京師及山東河南而已當是時天下震動藩王如尙之信耿精忠將軍如孫延齡總督如鄭蛟麟金光祖巡撫如劉秉政羅森曹申吉提督如王輔臣李本深馬雄線國安嚴自明等並從賊此外若吳之茂譚洪楊來嘉祖澤清劉進忠祖宏勳阿爾泰郭義張星耀苗之秀佟國卿等並降於賊巡撫盧震華善等則棄城走督撫死節者范公承謨甘公文焜馬公雄鎮朱公國治數人耳然殉難而未

能擊賊也總督如蔡公毓榮李公之芳能擊賊矣又皆與 王師並進禁旅之

功爲多獨公以戍卒倡義以賊攻賊未費公家斗粟寸刃恢復桂林梧潯地千餘里厥功尤爲奇偉亂之初生闔門死難至百四十餘人功在垂成誤被賊給大罵不屈以死公可謂義烈奇男子也矣二十一年勅建雙忠祠於廣西以公與馬公雄鎮並祀從巡撫郝浴請也雍正中詔入祀昭忠祠子明垣由廩生官知州

馬文毅公事略 子世濟等

馬公雄鎮字錫蕃號坦公漢軍鑲紅旗人世居遼陽祖與進官訓導明天啓辛酉遼有兵禍訓導公率鄉民捍城甚力妻趙氏聞訛言城破遽驅女孫入井領家人四十餘口同日死父鳴佩字潤甫從龍入關順治元年由部郎出爲汾潞道數立戰功流賊一隻虎犯崑嵐州設伏擒之尋逸去授計郡將馳騎縛歸羣盜駭散超擢戶部侍郎王師征江南督餉不乏總督宣大開屯地二千六百餘頃加兵部尙書任兩江總督拔梁化鳳於偏裨中薦其有大將才使破賊於崇明使南贛兵敗僞伯陳其倫於瑞金威名旣著招降海寇甚衆以疾乞休薨

子一卽公也順治十三年由任子授工部副理事官累遷左僉都御史國史院學士康熙八年授山西巡撫未之任改廣西巡撫時左江奸民楊其清等妖言煽衆謀不軌右江妖僧假明宗室爲亂羣盜莫扶化等結尙蠻掠梧平二郡公悉討平之疏請定邊俸陞遷之例除兵糧運費去採買之累皆得 旨允行十二年吳三桂反雲南明年二月廣西將軍孫延齡叛應之殺都統王永年孟一茂等圍巡撫署以僞命遺公衣冠脅降時巡撫無標兵公督家丁拒戰移檄梧州趣提督馬雄赴援雄不至公朝服自經爲家人救免乃以蠟丸馳疏遣僕賀微遁入京告變尋遣承差楊啓祥引長子世濟遁又託幕客李子燮朱昉挾次子世永孫國楨遁先後由間道歸京師且疏言人心不甘從逆若大軍速至恢復廣西則三桂腹背受敵矣延齡瞰知之繫公及家屬四十餘人於土室公絕粒數日不死拔刀自刎守卒奪刀落卒四指又不得死遂闔室被幽歷四載三桂遣使招之公麾其使誓不屈先是慶陽知府傅公宏烈以豫發三桂逆謀坐誣謫戍梧州至是勸延齡反正延齡猶豫不決十六年十月三桂遣從孫世琮

收兩粵斬延齡擁公至賊壘百計誘降且肆威筵示禮敬公大罵曰吾奉命
巡撫廣西義守封疆恨不能寸斬汝以報國今討賊不遂死吾分也賊不能堪
十月十二日押公至烏金埔戕公幼子世洪世泰以懼之公罵益厲且曰吳三
桂能舍其父我獨不能舍其子耶手奪兩兒頭擊賊遂被害時年四十有四從
者馬雲皋唐進寶諸應兆等九人見公死交口躍罵賊駢戮之咸引頸受刃時
眷屬尙羈土室聞變世濟妻董氏先就縊縋絕仆地觸首面俱碎復投縊死公
妾顧氏劉氏女二人世濟妾苗氏以次縊夫人李氏坐觀之使各就衾殮然後
北向再拜自縊時年三十有九僕婢十有八人皆殉焉守卒感其義私記各尸
焚瘞廣福寺後公尸暴露四十餘日賊將趙天元過之見公展兩臂枕兩兒尸
下馬再拜亦殮葬寺側傅公宏烈時爲撫蠻滅寇將軍駐梧州幕客孫成陳文
煥乘閒脫走由平樂達蒼梧具公死事狀丐傅公入告並以公所著笏擊樓遺
稿及橐草辨疑歸之世濟傅公疏聞 聖祖嘉公忠烈下所司議卹 贈太
子太保兵部尙書 賜祭葬諡文毅李氏董氏各 予誥贈公之在土室也家

屬以飢寒死者凡十九人公若弗聞也者日以賦詩臨池自遣姬顧氏本吳中女士精小學說文公撰彙草辨疑十二卷姬皆手爲旁訓其遣世濟行也全州人易友亮實導之出及世永國楨之行年俱幼賊伺之甚密友亮復與州人唐守道唐正發謀穴垣出之初公 陛辭 上解御衣以賜及聞延齡被殺度必死乃以衣授友亮使先遁懼污 君賜也世濟至粵西友亮獻衣述遺命世濟歸奏 上仍以衣賜世濟授世濟大理少卿友亮守道正發及楊啓祥授游擊守備孫成陳文煥授同知知縣有差十八年世濟請赴廣西收父母骸骨命馳驛往明年喪至京師 上遣大臣奠醮並賜 御書碑文立墓道又允巡撫郝浴請建雙忠祠於桂林祀公及傅公宏烈二十一年正月宴羣臣於乾清宮以世濟爲殉難撫臣子 特命至 御座前 賜酒世濟時官光祿卿累遷吏部侍郎貴州巡撫漕運總督世永官至鹽運使國楨官江南常鎮道雍正中 詔祀公昭忠祠乾隆十六年 上念公爲國効忠 特予雲騎尉世襲罔替

陳忠毅公事略 葉忠節公映榴

陳公丹赤字獻之號真亭福建侯官人順治十七年由舉人授重慶推官歷權重慶夔州二府有能名康熙元年舉卓異遷刑部主事再晉郎中時有冤獄宜末減者公與同官議不協主者以兩議上 上卒從公議十二年授浙江溫處道寬海禁民慶更生旋權按察使事十三年四月入 覲還至東昌聞逆藩耿精忠叛瞿然曰温州與閩接壤爲浙東門戶脫有失如封疆何乃舍舟登陸兼程至維陽乘舫三晝夜至杭州入白大吏馳還治所繕城堡練丁壯爲固守計人心以安五月平陽逆弁司定猷倡亂執總兵蔡朝佐攻瑞安海寇乘閒肆掠鄉民爭入城總兵祖宏勳欲禁之公曰城所以衛民也有民不衛安用城命納之日馳牒乞援已而賊大至攻南門甚急公擐甲登陴用礮矢殺賊無算會宏勳有異志擁兵坐視與公城守者惟麾下及鄉丁各數百人而已越二日援師至營於江岸公趣使濟師宏勳恐六月初一日集在城文武官至大官亭要公計事左右或沮之公不顧策馬竟去至則慷慨陳說大義聞者皆感動一

時將弁有自懷中出帛書者，賊逆招宏勳獻城檄也。公大聲曰：「吾輩受國厚恩，誓死不貳此物。」奚宜至哉！宏勳執公手，好言慰之曰：「彼衆我寡，獨不爲闔城生靈計乎？且公閩人也，骨肉墳墓皆在閩，宜熟思公神色，愈峻麾宏勳手曰：「吾知以死報國耳，不知其他。」起裂之，宏勳目千總高魁，持斧擁公出，公罵曰：「逆賊汝殺我。」朝廷必寸磔汝魁，以斧斷公右臂，遂遇害。永嘉知縣馬瑛抗聲曰：「擅殺道臣，竟反矣。」亦被戕。役林義者，聞變馳而上，持槊大呼，擊傷數人，力竭死。十六年，浙撫上其事，詔下所司議。卹尋議贈光祿少卿。上少之，語大臣曰：「漢官盡節，惟陳丹赤一人，宜優卹。」議贈光祿卿。仍命再議，乃議贈通政使。廕子一夔入監讀書。賜祭葬。三十三年，特賜諡曰忠毅。逾年，勅建雙忠祠於温州祀公及馬瑛等。三十八年，聖祖南巡，駐蹕杭州，一夔時爲湖州守，迎駕。諭曰：「爾父爲國殉難，朕至今憫之。」賜御書名垂青史，額一夔守湖州有善政，人方之陳幼學，以註誤免官。特旨改甯波守會湖郡饑，大吏以一夔舊得民心，遣督賑。百姓遮道，譁曰：「還我太守事。」聞詔從之。尋擢參政，卒。喪

歸湖人士奔號泣奠數百里外立祠祀之方耿逆之初變也浙督李文襄屢使入詢閩虛實皆不返以忠毅閩人遂屬遣家僕羅世安往公殉節後世安歸於軍前悉以其實告文襄得所向有功後十四年上海葉忠節公有殉難湖北之事

葉公映榴字炳霞號蒼巖江蘇上海人順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以江南奏銷案註誤降補國子博士遷戶部主事康熙十一年充陝西副考官晉郎中十七年擢陝西提學僉事以公明登薦牘二十四年授湖廣糧儲道二十七年五月督標裁兵夏逢龍作亂巡撫柯永昇禦賊被創自縊按察使丁煒棄家奔安慶時公署布政使賊迫受僞職公給以無殺掠百姓三日後當如所言乃令其妻奉母自水竇出避難以司道等五印付其僕葉華林令付所向衙門呈繳遂繕遺疏朝服望闕謝恩訖升公座罵賊拔佩刀自刎疏略曰臣一介迂儒幸中進士叨受 皇上高厚深恩洊擢今職嘗以潔己奉公自矢但愧才具庸劣未効寸長茲值裁兵夏逢龍倡亂劫奪撫臣 勅令并分兵圍臣衙門露刃逼

齊臣幼讀詩書粗知節義雖斧鑕在前豈肯喪恥偷生彼時卽欲率同妻女闔門殉節第念臣母七十有六在臣任所臣長子葉粵遠在原籍其餘二子尙未成童熒熒孤弱死將安歸因遺妻女奉母潛逃臣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効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義所應爾今勉盡一死以報國恩所恨事起倉猝旣不能先事綢繆默銷反側復不能臨時捍禦獨守孤城上孤三十載之皇恩下棄七旬餘之老母君親兩負死有餘慚雖么麼小醜指日掃滅不能忍死須臾以覩蕩平也上覽疏畢諭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人臣之義也朕覽葉映榴遺奏五內傷悼王大臣等其共聽之因命展讀奏疏聞者皆感泣遂諭吏禮二部曰葉映榴捐生殉難遺疏情詞慘烈朕心惻然不忍披覽其從優賜卹以表忠貞部議贈通政使廕一子入監讀書蓋援陳忠毅公例也特旨贈工部侍郎賜祭葬如典禮次年二月聖祖南巡葉粵迎駕謝恩特命予諡以彰異數御書忠節二字賜之四十二年湖北巡撫年遐齡請建專祠於武昌賜御書丹心炳冊額學政

胡潤請許公後裔建祠本籍有司春秋致祭從之雍正二年入祀昭忠祠子專官廣州知府公所著曰葉忠節集

莽襄壯公事略

公諱莽依圖姓兆佳氏滿洲鑲白旗人父武達禪崇德二年隨睿忠親王伐明攻直隸任邱山東濟陽並先登 賜號巴圖魯予騎都尉加一雲騎尉順治七年冬公襲職兩遇 恩詔晉輕車都尉十五年隨征南將軍卓卜特征明桂王至貴州明年自都勻進師盤江僞晉王李定國據雙河口悉衆爲三十營列象陣拒戰公率步兵衝擊破之隨大軍定雲南康熙二年隨靖西將軍穆哩瑪征湖南流賊李來亨等賊據茅麓山列寨拒守公冒矢石進攻毀寨二賊大敗來亨自經死凱旋授協領十三年吳三桂陷湖南公隨征南將軍尼雅翰率師進勦岳州用紅夷礮擊沈賊舟敗賊七里橋多斬馘十四年三桂遣賊將董重民結廣西叛鎮馬雄犯廣東平南王尙可喜上疏請兵 詔尼雅翰率師至廣東公時署副都統駐守肇慶十五年可喜子之信叛降三桂受僞爵三桂遣將范

齊韓等逼肇慶總督金光祖降賊公率步兵突圍出且戰且走還駐江西僞將軍黃士標等糾衆犯信豐公率兵往援與城內兵奮勇夾擊大破之賊遁走入山復追敗之圍遂解十六年授江甯副都統時廣東尙爲賊將董重民所踞

上命公爲鎮南將軍率師恢復以副都統額赫訥穆成額參贊軍務四月自南康至南安僞將軍嚴自明以城降遂偕額赫訥等進征南雄僞將軍宋思政等迎降尙之信亦擒重民率藩屬歸順公進韶州疏言南安南雄韶州所屬文武官弁昔雖迫於賊勢致污僞職今旣望風款附請令暫留原任綏撫殘黎以安反仄 上特允所請且嘉其進兵迅速尋 命侍讀學士顧八代赴軍前

傳 諭擇便而行時賊將胡國柱馬寶糾賊衆萬餘犯韶州公擊卻之九月賊復據河西斷我水運餉道列營蓮花山以瞰城中會將軍額楚率江甯兵至與城內軍夾攻破其四營斬獲甚衆賊敗竄帽峯山我軍乘夜追擊大敗之河西賊亦遁水運遂通十月追擊至樂昌賊據風門澳拒守我軍三路仰攻別令猺兵由間道奮擊擒斬二千有奇乃撫定仁化仍回駐韶州疏言將軍傅宏烈以

五千兵獨當西路恐力不支已遣額赫訥赴梧州協勦。諭獎其智勇兼優應機適變十七年春三桂遣其孫世琮陷桂林馬寶亦由宜章陷平樂。上命公赴廣西與傅公會師勦賊二月疏言臣抵平樂園其城賊水陸抗拒宏烈所率綠旗兵與戰不勝臣孤軍難久留因退駐中山鎮宏烈亦以公所率滿洲兵不相應援入奏。上念擊賊失利因江水泛漲故並免其罪。諭令和衷協濟公尋以賊逼賀縣回梧州乞罷將軍任。上切責之仍留任圖功贖罪明年二月吳世琮犯梧州公同傅公率師拒戰賊大敗棄營遁先是僞將軍馬承蔭以南甯降至是賊由梧州敗竄糾衆犯南甯六月城中食盡旦夕且陷公方臥病聞之督師倍道進賊悉銳聚新村列鹿角西山拒戰額赫訥等引前鋒軍擊之賊稍卻公與將軍舒恕麾大軍進而預遣左翼兵潛出山後截賊歸路盡殪之世琮負重創以數十騎越山遁南甯圍解。上以廣西底定。命進取雲貴九月公以馬承蔭雖降心懷叵測恐爲肘腋患上言湖南大兵在武岡禦賊臣等一軍先向雲南恐諸路軍不相應援且廣西新定若無兵駐守恐有他

虞請暫駐南甯相機進剿 上命簡親王喇布鎮桂林公侯都統希福兵至
取道恢復疆土十九年授護軍統領五月馬承蔭叛於柳州公帥師進剿次來
賓承蔭驅象陣迎戰我軍以勁弩射之象回奔賊陣亂麾軍奮擊賊大敗棄甲
狂奔公自率輕騎追擊獲象三斬馘無算會簡親王遣將分路剿賊皆大捷承
蔭復降柳州平八月公薨於軍年四十有七十二二年議政王大臣等追論公
征廣西時自平樂失機退梧州應籍家產之半奪 恩詔所得騎都尉 上
曰莽依圖在行間甚著勞績且屬下兵民俱稱其善凡所過地方亦不擾害百
姓可免籍家產奪恩詔所加世職其原襲之騎都尉加一雲騎尉以其弟博和
哩襲五十九年入祀廣西名宦祠雍正十年 詔入祀京師賢良祠乾隆元年
追諡襄壯

佛恭靖公事略 子忠勇公額稜特

公諱佛尼勒姓科奇哩氏滿洲鑲紅旗人世居瓦爾喀父索勒和諾少孤其兄
瑚里納撫之成立瑚里納爲仇所害索勒和諾手刃其仇祭兄墓崇德三年來

歸任驍騎校七年隨饒餘貝勒阿巴泰攻明河關府首緣雲梯登城戰歿予世職騎都尉公襲職順治五年授佐領時流賊李自成餘黨竄踞陝西湖北錯壤山峪公隨大軍征勦擢協領晉輕車都尉康熙八年擢西安副都統十三年春命同西安將軍瓦爾喀由四川進討逆藩吳三桂師行至棧道聞四川郡邑皆附賊叛鎮譚洪據陽平關公同瓦爾喀及前鋒統領穆占等率兵自野狐嶺進征斬賊三千餘賊棄關遁繼敗賊將吳存禮於朝天關追至沙河驛僞總兵彭時亭以舟師逆戰擊敗之奪其戰艦四遂進征保甯叛鎮吳之茂糾賊抗拒我軍鑿壕塹與相持尋以糧艘爲賊所劫饑不繼移師還駐漢中賊中途邀阻公同與安總兵王懷忠擊走之又敗賊於槐樹驛小郿嶺十二月提督王輔臣叛於甯羌據平涼秦州十四年公擢西安將軍加振武將軍銜隨貝勒洞鄂進征賊將高鼎聚賊四千於關山河岸立寨拒守公同穆占等整軍接戰自巳至午斬獲甚衆遂大破賊寨乘勢追擊復敗賊於渭河橋進薄秦州賊伺我師壁壘未定猝從城內衝出冀掩我不備公率軍遮擊賊不能犯旋攻克東西二關

有夜犯正黃旗者奮擊殲之賊以衆數千掠仙遊關公分兵赴援賊聞我軍至卽踰山遁公追躡之搜勦略盡因令參領嵩祝留守仙遊關而自率兵趨隴州賊縱火山澤閑公曰賊謀欲燒絕我軍進路耳若不增兵策應則軍食難以輓運因駐兵隴州防賊黨窺伺時大兵攻秦州數月不下賊在四川平涼者挾衆萬餘來援城中賊出應者亦八千餘公還自隴州與大兵合擊擒斬僞總兵李國棟胡茂白光王永元等殪賊三千餘遂復秦州下禮縣西河清水伏羌諸邑上命公領兵開棧道援將軍錫卜臣於漢中賊於長甯驛滴水崖及插屏嶺屢抗我師擊之皆潰竄招撫陷賊村寨居民三千餘人十五年二月吳之茂糾賊萬餘犯秦州公同提督王進寶督兵禦戰斬級二千餘生擒僞總兵徐大仁獲輜重器械無算三月偵賊由禮縣運糧因遣兵邀擊於鹽關及羅家堡牡丹園擒斬護糧賊衆獲馬贏盡焚其糧尋擊敗僞總兵李國良等於清水縣復靜甯州六月復擊敗吳之茂於牡丹園進勦至西河北山之茂僅以十餘騎遁十六年追論前此自保甯退歸漢中諸將罪降世職爲騎都尉削振武將軍銜

仍署西安將軍事十七年同副都統吳丹等連敗賊衆於牛頭山香泉等處引兵駐守寶雞防棧道諸險要賊窺棧道之益門鎮擊卻之十八年隨撫遠大將軍圖海進征興安偵賊在梁河關公領隊先驅至火神崖擊走僞總兵王遇隆遂渡乾玉河拔梁河關復興安城尋會王進寶軍於保甯十九年同總兵王朝海招降潼川府城及鹽亭中江射洪諸縣又敗賊於豹子山諸處賊渡江遁遂復瀘州冬逆賊吳世璠使胡國柱等糾賊踞敘州陷永甯 詔授公建威將軍調遣永甯兵一路勦賊二十年春賊衆二萬餘犯寶壩大溪口諸處公率兵進擊敗之賊將宋國輔詣軍門獻永甯府降國柱亦棄敘州遁公奉 命駐守敘州八月 命統西安滿兵征四川者還鎮漢中二十一年九月薨於位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謚恭靖第三子托琉襲世職官至黑龍江將軍次子額稜特當公卒時 特旨留西安補用二十三年補佐領三十年厄魯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劫掠喀爾喀扎薩克丹津部衆 上遣將軍尼雅翰率師往宣 詔旨令還所掠人畜率部衆徙居察哈爾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不

從以其衆奔竄額稜特隨大軍追之不及擒獲蒙古二人復隨將軍郎坦出嘉峪關追獲蒙古七人三十五年 上親征噶爾丹額稜特隨大將軍費揚古由西路進大敗賊衆於昭莫多予雲騎尉世職擢協領四十二年 駕幸西安閱武設宴 特召額稜特近 御座前 親賜之酒尋遷副都統四十九年授湖廣提督 上復念其奉職清貧 詔總督巡撫等量爲資助五十二年擢湖廣總督宣布德威紅苗歸化 上諭閣臣曰額稜特殷泰皆朕特用之人也初用時人不知其善後乃稱朕有知人之明時江蘇巡撫張伯行亦以廉潔著 諭廷臣曰天下督撫惟額稜特張伯行操守最優耳旋奉 命與戶部郎中幹琿泰履勘湖南諸州縣廢壤共四萬六千餘頃疏請聽民墾闢俟六年後科以下則下部議行五十四年山西太原知府趙鳳詔貪墨不職公奉 詔往勘得實疏言枉法受賄例應縲百鳳詔爲左都御史趙申喬之子受恩深重法應加等擬監候斬九卿擬改立決鳳詔遂伏誅時厄魯特策妄阿拉布坦率賊衆犯哈密 上遣尙書富甯安等調兵進剿擊敗賊衆策妄阿拉布坦遁

走於是領兵大臣等定議先取烏梁海土魯番諸部而後進征厄魯特五十五年命署西安將軍事同總督鄂海協理軍餉十月策妄阿拉布坦驅賊衆過沙拉執青海臺吉羅卜藏丹濟布而遠遁上慮賊酋由噶斯口復犯青海乃詔公統重兵移駐西甯爲青海諸部應援五十六年奉諭往巴里坤與將軍富甯安會議集擊準噶爾邊界及留後接應事宜十月策妄阿拉布坦令宰桑領賊衆由阿哩克路潛去公奉敕回駐西甯上遣侍衛諾爾布等至青海令諸臺吉協力勦禦且諭曰將軍額稜特方略過人其同心會議旣而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疏言策妄阿拉布坦遣其屬策凌敦多布往掠西藏欲滅拉藏汗公奉旨與內大臣策妄諾爾布統兵駐守青海防歸途擄掠上復敕西甯松潘各路備兵爲拉藏救援詔額稜特青海王臺吉等會議屯軍形勝之地公疏言西甯抵藏之路有三惟庫庫賽爾嶺及拜都嶺二路較珠爾肯一路寬廣易行請與侍衛色稜分道進勦若賊衆一路拒敵則我師別有間道可以直入藏地攻其後若賊分路拒我其勢旣分亦無難於翦滅

上命與諸將定議以行五十七年夏偵知賊衆戕殺拉藏汗於布喇城執汗子蘇爾咱而踞其地西藏人來歸者公妥爲安撫六月與侍衛色稜分路進師親帥大軍自穆魯斯烏蘇啓行至圖勒哈以皮船濟因取道庫庫賽爾嶺七月抵齊諾郭勒賊乘夜侵我軍壘遣將擊敗之次日賊復從東路來犯公親率弁兵緣山接戰自寅至巳賊潰遁追擊十餘里多所斬獲得 旨優敘未幾賊首托布齊等以衆數千潛由喀喇烏蘇來拒我師公率所部疾趨欲先渡河扼狼拉嶺之險以禦賊比至喀喇烏蘇侍衛色稜等亦以兵來會併力進擊屢敗賊衆賊復聚衆數萬環集來攻公領兵奮擊身被重創戰益力與賊相持月餘至九月自知衆寡不敵仍厲兵進戰射殪賊衆無算矢盡持刀奮呼斫賊賊益兵圍之公中傷猶力戰遂歿於陣五十八年櫬還京 命親王及貝子公等迎至城外復 遣內大臣侍衛至其家奠茶酒雍正元年 特予三等輕車都尉 賜祭葬如典禮諡忠勇入祀昭忠祠子愛山襲職

楊清端公事略 子文乾

楊公宗仁字天爵漢軍正白旗人父朝正語在循良傳康熙三十五年公由監生授慈利知縣調藍山巡撫趙申喬疏薦卓異累遷階州知州蘭州同知總督殷泰巡撫鄂奇復疏薦五十年夏遷臨洮知府五十二年巡撫岳拜薦公老成練達有守有才擢西甯道累遷浙江廣西按察使署廣西巡撫五十七年擢廣東巡撫 上以直省錢糧虧空多令各督撫立法清理公疏請令督撫司道府廳交相砥礪無論正雜錢糧知府不時盤查庫銀隨征隨解米穀實貯在倉若州縣自行挪用知府豈肯代爲彌縫甘蹈分賠之咎州縣既無由挪移掩飾卽虧缺諒必無多補足亦易若地方有不得已之公務難責諸州縣獨賠又難使倉庫虧缺應以督撫等公項銀抵補如不敷仍設法公捐總不使庫帑有虛懸之弊下部議行六十一年十一月 世宗御極授湖廣總督雍正元年丁母憂 命在任守制公疏請停給 恩詔應得封廕爲父母求 諭祭得 旨 俞允仍給封廕尋 賜孔雀翎四月疏言湖廣素稱俗薄民刁兵驕吏玩細究其故皆由文武各官向所屬官弁索取陋規節禮州縣必致私派橫征武弁必

致虛兵冒餉兵民挾此逞奸員弁遂不敢過問臣今概行禁革庶兵民不得藉詞逞私驕悍之習可杜又言兩湖鹽價逐漸增長窮民怨嗟揆厥所由各官多貪鹽規漸次加至四萬從前一錢一包之鹽今則昂至一錢五六分不等臣今盡革鹽規令商人減價出售以惠窮民地方漸有起色 手詔曰覽所奏朕深嘉悅在他人猶聽其言而觀其行至於爾則信而不疑矣斯乃全楚地方否極而泰之機也五月疏薦南海知縣宋瑋陞寶慶府左衛知縣范宗堯改補漢陽縣得 旨姑允其請後勿踵行又疏言俸工一項乃朝廷祿養官役之恩豈可任意飾捐以填貪壑湖廣州縣以上俸工報捐已經十有餘年致官役枵腹從事焉能禁其需索閭閻今自雍正元起凡官役應支俸工俱各照額編支領俾均沾實惠從前凡有公事無一不令州縣分捐實皆派累百姓臣通盤核算但令州縣於所得加一耗羨內節省二分解交藩司以充一切公事費此外絲毫不許派捐至節禮陋規已概行禁革則州縣從前虧空亦易於補苴矣得 旨所言全是一無瑕疵勉之尋因病請以子榆林道文乾隨任終養 詔加文

乾按察使銜馳驛赴楚並遣御醫診視七月疏言湖北糧道掌全省漕運兵精一歲中計有半年公出舊設驛鹽道管驛遞應付勘合火牌及淮鹽到楚盤驗察私督運額銷引目職守甚繁前督臣滿丕奏以驛鹽道歸併糧道似未妥協請復設以專責成下部議行九月疏言襄陽府屬樊城鎮五方雜處商賈輻輳奸宄易潛蹤請移襄陽同知駐樊城彈壓從之又言清盜源察窩賭窩逃法莫善於力行保甲臣通飭所屬鱗次挨編聯絡守望并專委本管道員稽察如州縣奉行不得法卽令指示照式編次擇其善者予優獎 手敕報曰此論甚當凡舉行一法必示以勸懲方期有效耳二年疏言社倉實係美政臣與各官加意講求先擇地建倉然後勸捐穀本出納聽民自主不許官吏會計侵肥并立獎掖尙義之典士民咸踴躍爭先江夏武昌蒲圻等二十州縣各建倉三五十所不等共捐納穀本將三十萬石效驗已著臣又飭湖南如法施行得 旨社倉先成創始之功殊可嘉尙三年 諭獎督撫中居官行己可風有位者加公太子少傅七月薨於位年六十有五遺疏入得 旨楊宗仁敬慎持躬廉能供

職自簡任總督以來潔己奉公孤介端方始終一節忽聞盛逝朕追念良臣深爲悽惻難釋於懷應沛特恩以示優眷其加贈少保並給騎都尉世職仍察例予卹 賜祭葬諡清端 御製像贊有廉潔如冰耿介如石之句八年 詔祀賢良祠公在湖廣久廉潔勤敏鹽商歲餽數萬金及諸饋遺概屏絕每春輕騎出郊勸農出私財充賞諄諄教以孝弟忠信瀕水隄防歲時巡行修築年獲屢豐鄰境偶有饑民入楚先賑以粥繼卽按名給米寒予衣歸給糧所全活無算馭屬吏嚴而不殘尤加意武備考校精核標兵按期親閱賞罰公而明士卒競奮疾革前數日猶閱兵不少怠士民立祠祀之仍入祀湖廣名宦

子文乾由監生効力永定河工康熙五十三年授曹州知州遷東昌知府旋擢榆林道雍正元年隨父任侍疾三年授河南布政使擢廣東巡撫 賜孔雀翎及冠帶鞍馬尋丁父憂 命在任守制十二月奏言臣自楚赴粵途中聞告休布政使朱絳倚總督孔毓珣姻親虧帑三萬餘兩交代未清卽嚴飭作速賠補

上諭此項挪用曾經孔毓珣奏明爾等宜以和爲主勿聽離間之言又奏

言盜案塵積已飭屬概爲速結 諭以秉公嚴催詳情度理爲之四年疏陳舉保甲以弭盜風奉 旨嘉獎又疏劾將軍李枚囑令縱釋鼓衆搶穀之旗兵乞上遣大臣來粵定讞 詔侍郎塞楞額等往訊得實枚等論如律又疏請將廣東丁銀盡歸地糧以免無糧徵銀之累 上允之十二月疏言廣東地狹人衆米不敷食宜預先積儲應酌量要地加貯穀石以便撥運疏下九卿議以濱海地不宜收貯恐致滯爛惟惠潮瓊三府僻處海隅難於挽運可酌貯五年乞假葬父 允之福建巡撫常賚疏劾文乾貪婪各劣蹟 上以所奏銀數未晰著將楊文乾見小漁利之處據實入告常賚復將例外求索處具奏疏入 上切責之八月 上以閩屬虧帑甚多 命文乾同浙江觀風整俗使許容等往查文乾疏報委員署印盤查并將各員離任調用以免挪新掩飾得 旨勉力爲之旋報素產米穀之州縣現已買足餘請寬限陸續買足逾限參究 上諭將通省人員於此次倉穀案內察其善者留之劣者去之并勉以秉公辦理十二月文乾查明福建倉庫官虧者勒追補完民欠者陸續催徵

無可著追及平糶存價採買不敷者令前任巡撫毛文銓償補詳悉入奏 詔嘉其秉公辦理毫無瞻顧 命優敘又疏稱閩省八府一州知府同知通判州縣共八十員前後參革改教休致五十餘員其倉庫無虧官聲尙好之縣令十餘員已交錯調用不使回原任致滋弊端所出缺於先後命發人員內量才題補惟是瀕海重地俗悍民刁新補各官皆係初任責其典守倉庫則有餘資其治理繁劇則不足乞 皇上再將熟諳民事者發數員交督撫於緊要縣缺補用得 旨此奏可嘉之至尋 諭各省督撫除川陝雲貴廣西外每省於歷任年久知縣內擇謹慎敏練者一員一面具奏卽行咨送閩省交楊文乾等酌補緊要縣缺六年疏劾廣東布政使官達用幕友招搖納賄及署巡撫阿克敦勒索暹羅船戶規禮銀 詔革官職 命文乾同總督孔毓珣會訊未及訊以疾卒得 旨楊文乾才識優長辦事勤敏自閩回粵五月間卽患畏風心煩之症而急公心切不以病狀奏聞洵屬殫力封疆之臣應得 卹典所司察例具奏其靈柩起程日著省城官吏齊集奠送所過廣東地方文武官親往奠醮並

遣人護送其經過別省亦著地方官照料尋 賜祭葬如例子應琚由任子授員外郎出爲山西河東道乾隆十四年擢甘肅按察布政使就遷巡撫調山東署河督十九年署兩廣總督二十二年調閩浙加太子太保逾年調督陝甘辦理伊犁等處屯田稱 旨嗣因西陲辦理回務改甘肅總督駐肅州晉太子太師二十九年 詔裁甘肅巡撫令總督移駐蘭州拜東閣大學士留督陝甘如故三十一年以征莽匪故調雲貴總督尋爲提督李時升總兵朱崙所誤致償事削籍逮問 賜自盡

國朝先正事略卷八

國朝先正事略卷九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姚熙之尚書事略

姚公啓聖字熙之一字憂庵浙江會稽人生而倜儻以豪聞少客松江趙太守所午睡大黥僮僕竊窺之則雕虎也甫冠以諸生遊通州得權知州事杖土豪殺之尋棄官去遊蕭山遇健兒掠二女子行其父隨之哭牽持洶洶公怒奪佩刀殺二健兒縱翁與女子去亡命隸漢軍鑲紅旗 聖祖登極公以布衣上疏請八旗開科遂舉康熙二年鄉試第一知香山縣事歲比不登前令坐負課繫獄者七人公嘆曰明年增吾爲八矣乃張樂置酒出七人於獄痛飲之爲治裝遣歸而通牒大府曰七令名下應追金十七萬已於某月日收庫訖大吏疑公巨富代償帑行善不知公故寒士實未辦作何償也時澳門賊霍侶成猖獗督撫不能制公以計擒之論功當上賞督撫忌之反誣公通海將置之死公夜

見平南王尙可喜訴之可喜疏陳其枉督撫皆以是自殺而公亦削官時年五十矣居亡何吳三桂反尙之信耿精忠應之而精忠且約鄭錦同反錦者成功之子據臺灣者也臺灣自古不通中國明末鄭芝龍居之順治丙戌降於朝其子成功不從率所部據廈門金門二島己亥大舉窺江寧敗去始定臺灣爲巢穴壬寅成功死其將施琅黃梧等來降錦遁臺灣二島平及精忠反乞師於鄭氏錦亟渡海而西精忠部將劉國軒等皆附錦遂取泉州及潮州次年取漳州精忠大懼明年三桂令之信割惠州賂錦錦復取汀州勢大振當是時天子命康親王傑書南征公以家財募兵率長子儀赴軍前效力先命其友吳與祚說王王與語大悅命攻諸暨進擊紫狼山賊破之又敗賊於楓橋遂以公權知諸暨縣又斬賊渠朱得福招撫數千人超擢溫處道僉事精忠以重兵踞石塘阻我入閩之隘公偕諸將攻拔之奪楊梅岡乘勝取雲和縣又擒賊將曾養性於溫州時精忠已爲浙督李公之芳所困且震於鄭氏汀州之逼會大兵已奪仙霞關公爲前鋒乃遣使說之降精忠猶豫公單騎入其營說之精忠饗

公公劇飲健啖指畫伉爽精忠曰此李抱真之流也必不欺我遂降論功擢福建布政使精忠之降也諸將多畏罪歸錦錦乘虛盡取興化邵武而三桂驍將韓大任號小淮陰自吉安突圍出由贛入汀將與錦合公復單騎說之降簡其兵得死士三千養爲親卒汀州平十六年公復使大任說潮州守將劉進忠進忠亦降賊棄惠州走於是邵武興化漳泉皆復公曰二島未平未能高枕臥也十七年錦大舉入犯公以所部敗之於壁爐亡何嗣海澄公黃芳世都督伯穆黑林遇賊灣腰敗副都統胡克邀賊鎮北山又敗提督段應舉自祖山敗奔海澄劉國軒取平和遂乘勝圍海澄於是 天子震怒將逮督臣郎廷相 諭康親王求可代者王及將軍以下合辭薦公遂總督福建且 命節制諸軍急援海澄而以按察使吳公興祚爲巡撫助公會海澄以食盡陷失官兵三萬有奇國軒取漳平長泰同安及南安惠安溪永春德化諸縣圍泉州號稱十萬公分兵救泉密疏陳方略 上降璽書褒勞且 諭閣臣曰閩督今得人賊且平矣公令平南將軍賴塔輕兵抄其饜道復漳平總兵林賢等敗賊水軍於

定海國軒乃解泉州圍併力攻漳州大會二十八鎮兵爲十九寨請與大軍決戰於龍虎蜈蚣二山閒時漳城兵止八千公五檄泉州兵不至諸將欲棄城走精忠悔其降大慟公曰賊恃勝而驕謂我不能軍也請不戰以懈之而出奇以破之平海在此役矣命閉城門韜弓臥鼓一日天大霧公吹篳篥者三壯士鍾寶張黑子等突出持長矛先登前軍接戰不利公自率精兵繼之賴塔以後軍夾擊國軒敗前軍還攻之自辰至酉連破十六營斬其將鄭英劉正璽吳潛等生擒千二百有奇斬首數萬溺死者萬計國軒泅水奔海澄公復長泰同安進攻海澄海澄者濱海地也峻而險賊築塹高數丈排列艨艟與廈門金門海壇相首尾堅不可猝拔乃請復設水師提督開修來館於漳州凡言自鄭氏來者皆盛供帳金帛恣所求卽亡去不問諜至不殺且厚款之諜反以情告戰有日矣或填館舍飭供具大書某鎮某官公館聲言某月日某將當來降賊以此互猜甚且疑而相殺十八年三桂死錦五鎮大將黃靖廖璵賴祖金福廖興各以所部降鄭奇烈林翰等繼之鄭氏勢益孤公簡降卒爲水師驟增二萬人乃令

巡撫吳公與水師提督萬正色進攻二島明年正月賊將朱天貴以戈船降遂復海壇公待天貴厚竟用其兵盡破十九寨國軒棄海澄入廈門復棄金廈歸臺灣閩疆既定吏兵部列上公功應加者四百餘級 聖祖晉公太子少保兵部尙書世襲輕車都尉公子儀授總兵世襲騎都尉先是濱海居民輸賦外又私餉成功以求免劫掠當事遂定沿海之界而內遷其民越者死民多蕩析離居滿兵復奴其老稚箠楚不忍聞公任總督力與驕兵悍將相持屢奏禁兵不服水土宜撤歸又奏康王體尊不宜久暴露宜先頒師疏三上 天子許可兵歸者猶驅子女北行公涕泣啓王令軍中敢私攜良民者死而私傾家財贖之凡捐金二十萬兩贖難民二萬餘人又請開海界復民業聽降卒墾荒兼收魚鹽蜃蛤利而分屯列戍以衛之 詔遣侍郎某來勘不敢主議公力任之乃報可閩人皆肖像祀焉方施琅之內附也 世祖用爲水師提督成功死施頗以平臺自任旣而不克或疑其貳 召入京不復用公爲布政使嘗疏薦之不報至是請改正色陸路仍以水師任施且曰臣願以百口保琅又奏鄭錦死不報至是請改正色陸路仍以水師任施且曰臣願以百口保琅又奏鄭錦死

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 聖祖乃遣琅與公同進兵琅至密疏請以公駐廈門而獨任進師時公已出海見疏不懌自陳請行 詔公還廈門二十一年夏施公請乘南風攻澎湖公欲待北風直趨臺灣彼此見不合師不果出明年六月施公竟以師行會颶風與潮俱發前鋒爲急流飄散國軒以精兵二萬出牛心灣別將出雞籠嶼夾攻矢集施公目幾失利忽天雨颶風止公所約賊將呂韜等閒使適至施復進澎湖翼日大戰朱天貴先進水驟長一丈舟並行如鳥張翼而上國軒掀案起哭曰天也夫何言遂自吼門遁臺灣初鄭克塽有降意而僞行人傅霖反復爲奸公以計去之又遣漳浦黃性震招國軒曾密報書未遽降也至是性震故洩之主臣互相猜衆莫爲用大兵遂自鹿耳門入八月癸亥克塽以臺灣降自康熙十三年用兵至二十二年福建平時北風正利施由海道奏捷七日抵京師公由驛馳報後施二日 聖祖得施疏大喜策勳在平滇諸將上封施公靖海侯將以次及公公自陳無功乃 召掌中樞是年十一月疽發背薨年六十論者謂戰功雖首施公然實公所疏薦至平日運籌

設閉攻賊心公之力尤獨多云公身長七尺廣頰修髯目閃閃如巖下電手勒奔馬用弓至二十石麾下所養奇才劍客皆能得其死力臨陣應變如神而性慈不妄殺戮生平慷慨仗義揮金如泥沙尤恤文人各屬皆置學田培寒畯喪歸軍民哭送者數萬當芝龍起事時廈門有石文云生女滅雞十億相倚解者謂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從酉雞也滅雞滅鄭也鄭氏初踞海上公始生傳四世六十年而爲公滅公平廈門之歲卽病疽召鼓山異僧治之曰天生公以靖閩疆也今事尙有待疾不足憂果應手愈臺灣既定疽復發曰全閩底定公疾不可爲矣夫人何氏絕有力不第能舉白公奇之娶焉是生長子儀雄偉與公埒嘗驅駟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前卻不自由挽強弓百步外可洞四札每戰閩人望見前鋒曰此姚公子旗也以功授知縣擢刑部郎出知開封府詔以京堂用自請效力從戎改總兵終雲南鶴慶總兵官公所著有憂畏軒遺集

宋牧仲尙書事略子至

宋公名犖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邱人大學士文康公權子也少從賈靜子侯

朝宗遊立雪園六子社順治四年公年十四應詔以大臣子弟列侍衛考試優等康熙三年授黃州通判十六年補理藩院判選員外郎出權贛關遷郎中二十二年授通永道二十六年擢山東按察使尋遷江蘇布政使明年擢江西巡撫會湖廣裁缺兵夏逢龍作亂陷二十餘城羽檄日四五至人心惶惑公行抵彭澤適江西兵調赴湖廣勦叛卒次九江以乏餉譁公檄發湖口縣庫銀千兩遣官賫給衆兵乃前進及抵南昌甫數日舊裁督標兵李美玉袁大相等煽誘三千餘人謀劫倉庫與夏逢龍合有上變者公佯不省而陰授游擊趙永吉方略卽夜縛二渠魁鞠實斬以徇餘黨悉不問四境帖然於是條列病民者十數事先奏除之然後緩征弛力通商惠工除豪猾興學校政以大成會甯州宜春等十二州縣旱災疏請蠲緩又言各省罪囚俱有支給口糧之例其起解囚徒應按每日五十里爲一程每名日給升米於常平倉支給又言近奉諭旨每歲終令巡撫察盤藩庫法至善也其糧驛二道庫請於每年奏銷及離任日令藩司察盤至府庫宜責成道員察盤可永杜虧挪弊又言近來漢軍外官解

任裁缺者并其家口概催歸旗既立限期復取經過地方官結狀逐程遞至竟與罪犯無殊請免遞諸疏並下部議行三十一年調江蘇巡撫去之日萬姓遮留雨泣及抵任疏報江寧府屬之上元六合句容松江屬之上海鎮江屬之丹徒因山水陡發成災又疏報淮陽徐三屬二十餘州縣水災其田畝被淹者請破格全蠲額賦並請截漕米十萬石移江寧倉米三十萬石鳳陽倉麥六萬六千石分途散賑並得 旨俞行前後賑饑民五百萬有奇 上嘗垂問閣臣以各直省巡撫賢否大學士伊桑阿奏宋犖清廉爲天下巡撫最 上曰朕久知之三十八年春 聖祖南巡至蘇州賜 御衣冠及 御書懷抱清朗額又 賜額曰仁惠誠民公進所刻綿津詩集 上尋諭近臣曰居官如大學士吳璣總督張鵬翮巡撫宋犖朕可以無憂四十二年春 上再南巡 諭嘉公居官安靜和平深得大臣之體公面奏云昔宋臣范成大蒙宋孝宗賜石湖二字後世傳爲美談在孝宗不過南渡偏安之主我 皇上乃堯舜之君相去霄壤臣功業雖不及成大然遭逢之感不啻過之臣家有別業在城西陂

乞 賜書西陂二字 上領之時諸臣競進求書公奏曰臣老矣以齒當先
賜臣 上大笑走筆作西陂二大字 賜公少選 命侍衛取入重書以
賜又別 賜 御書八種回 鑾復 賜書額曰清德堂 賜聯曰官箴三
命懷家學一經傳四十四年夏 上駐蹕蘇州 賜福壽二大字題云江寧
巡撫宋犖年逾古稀步履壯健故特書以 賜之又 賜額曰魚麥堂 賜聯
曰兒孫歌舞詩書內鄉黨優游禮讓中又 允公請 御書世有令儀四字額
其家祠瀕行復 賜聯曰地聯江海屏藩重賦甲東南節鉞雄公以老乞休
溫詔不許是年冬 命公子庶吉士至偕御醫馳驛往視疾 賜人蔭三斤公
在江蘇三值 巡方召對皆稱 旨溫諭移時 寵賚至不可勝數嘗 諭閣
臣曰江蘇繁劇之區五方雜處相安無事皆巡撫犖坐鎮之功也先是公請豁
吳縣太湖旁坍塌地千七十餘畝額糧百八十石銀百八十兩有奇部議令再詳
察至是復力請 特旨豁除尋疏言蘇松常鎮四郡州縣所徵錢糧有完及九
分以上因接徵前任舊欠未完被議者請改降調爲降留部議不可 特命九

卿再議從之是年十一月內遷吏部尚書遇會議輒侃侃持正四十七年以衰老乞罷 優詔許之將行 賜御製詩有句云久任封疆事蘇臺淨點塵五十二年春入京祝 聖壽 召對數次款語如家人父子 賜宴日 上命諸臣八十以上者至 御榻前各 親賜酒一杯時受 賜者六人公居首 詔加太子少師 賜詩有世家耆德自天全之句九月薨於里第年八十遺疏聞得 旨宋犖才品優長勤勞夙著宣力年久敬慎自持下所司議卹 賜祭葬如例公在官能持大體以清節見推兩淮鹽商歲餽萬餘金公皆謝卻尤具人倫鑒三河令彭公鵬治行爲畿輔最公官通永時力薦諸巡撫于清端公得超擢撫吳時復面奏其賢請補江蘇布政使卒爲名臣陳恪勤公鵬年由山陽令擢海州牧公器之凡陳民所不便與己所欲爲者許不拘常格 上嘗面問陳鵬年居官何若公力稱其賢自公去後恪勤乃屢爲大吏所齟矣公雖以任子入官不由科目而淹通典籍且練習掌故詩文皆爲當代所推少時嘗繪蘇文忠公像貌已侍側及筮仕竟得黃州官部曹時與龔芝麓孫北海吳梅村

熊次侯王漁洋宋荔裳計改亭陳其年尤西堂朱竹垞相唱和列十子詩選中
又嘗選江左十五子詩及三家文鈔以提唱風雅三家者侯氏方域魏氏禧汪
氏琬十五子者王氏式丹吳氏廷楨宮氏鴻歷徐氏昂發錢氏名世張氏大受
楊氏掄吳氏士玉顧氏嗣立李氏必恆蔣氏廷錫繆氏沅王氏圖炳徐氏永宣
郭氏元鈺也公名亞於漁洋尙書有漁洋綿津合刻詩吳中邵長蘅與公爲布
衣交客公所最久以文史相切劘施元之蘇詩註久無傳本公得殘帙爲讎補
刊行之其宗法可想見已著有西陂類稿筠廊偶筆共四十六卷子至字山言
有學行癸未進士由庶吉士入武英殿纂修佩文韻府授編修辛卯主貴州鄉
試壬辰授浙江提學道著有緯蕭堂詩集筠官檢討致官四川布政使

陸清獻公事略

陸公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六世祖溥官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
勢危甚跪祝天曰舟中一錢非法者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
塞之始遷居柳上築堂曰三魚公文集稱三魚堂者以此公少貧力學以聖賢

自勵非義不取嘗授徒嘉善有李氏欲延之公曰固願往但館穀不可有加庶有以謝主人康熙九年庚戌成進士廷對極論時務其略曰法者治之迹而非所恃以爲治也爲治而專恃法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臣非欲 陛下廢法而治也竊以爲法之及人也淺德之及人也深法之禁人也難教之禁人也易今日之治苟非崇德教以正人心雖曰議法無益矣伏願 陛下日新其德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爲心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爲學有弗言言則必使天下共法也有弗動動則必使天下共則也於是務敦教化一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之制盡其實不徒徇其名天下之人旣動於上之德而又習於其教則自然相漸以仁義相尙以忠厚相勸以正直不待法之驅而人皆有君子長者之風由是立法以興利莫不安於上之所興立法以去弊莫不安於上之所去使不先正人心而徒恃區區之法議法者日益精而刑法者日益巧法之弊未有已也雖然臣猶有進焉人之相遁於法也始於其心之不正亦由於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禮義生今之大吏祿薄不足

充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小吏俸微不能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爲姦其罪可誅而其情可憫是在 陛下仿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祿使有以自給而又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宮室飲食之節勿使耗於無用夫既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皆充然有餘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以效忠於上然後德教行人心正而邛治可復也由二甲用知縣需次歸益肆力程朱之學乙卯知嘉定縣嘉定賦多而俗侈公以清介自持上官嚴憚之往時令魏遺上官動千百計公歲時起居通書問而已有大賈汪姓橫行里中里人患苦之數以利啗令長至是魏千金公弗內則求公故人爲之游說公與故人談讌極歡察其言涉汪事卽變色易容竟不得申其說會汪僕占賣薪者妻被訴匿汪所公捕治如法汪以是膽落折節改悔爲善人民有宗族爭者令族長逮之鄉里爭者令里長逮之又有自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衙胥舊以千數至是去者過半其在者無所得食公令更番給事退則爲耕販以自活有所遺攝計日與錢遠者許就民間一飯括索者必痛懲之尤務以德化民不事刑威民告其子不孝訊得實公涕泣自

訟曰吾德薄不能宣教化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誠諭父子皆大哭去子歸卒
善事其父有弟以盜訟其兄公廉知其弟婦翁所導也杖而數之曰爲子婿計
乃忍斷其手足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邑多逋賦公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爲
限屆期輸半卽免杖一士人經月無所輸公曰是非故逋賦者察之則新遭憂
也卒不追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月數千緡自公不事敲扑而正供外民不費
一錢矣其餘雜派悉除之民得休養益輸將惟恐後時南方用兵徵餉十萬公
爲文諭民激以大義不一月而數足公生日老稚數千拜堂下有百歲老人求
一識公曰自民有知識以來未見有官如爺者也丙辰廷議暫抽市肆錢一年
佐餉例不及巷舍公如例報徵巡撫慕天顏不悅疏言時方多事陸令非應變
才請調簡部議遂引材力不及例鑄三級調用嘉定民大駭罷市日號巡撫門
乞留巡撫不自安再具疏請復而公以盜案落職矣盜案者邑張某與汪姓訐
訟汪赴理夜被盜殺其弟以讎殺告公疑小隙無殺理牒大府請俟獲犯定擬
尋獲真盜七獄具部議以初報不直指爲盜疑諱匿引例奪職或謂公盍辨諸

公曰縣有盜長吏不知黜宜也何辨爲士民相率詣大府爲辯卒莫省鄉民扶老攜幼獻薪粟涕泣請受公悉慰遣之比行委巷結綵煇香以送建生祠尸祝之或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祀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卽嘗所懲艾者咸謂有再造恩亦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會徵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元起以理學純深文行無愧薦公未及試奔父喪歸終喪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寢服除牒部請改教官弗許魏總憲象樞抗章訟公冤再疏舉廉吏十人公其一也有旨復原官癸亥授靈壽知縣縣於真定最爲磽瘠俗強悍善鬪輕生公勸課耕耨以盡地力請於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民困革火耗絕私派以養民財又反覆曉譬化鬪很輕生之習其爲民厚生正德若謀其子弟也尤申明鄉約保伍之制舉鄉飲酒禮朔望詣學宮與諸生講論導以躬行著松陽講義諄諄於義利邪正之辨會歲饑公牒大吏以聞得旨免徵額賦有大姓爲盜劫巡撫不欲奏聞命改爲竊公不從曰寧以誠去官不欲以僞苟祿知府乃取盜魁杖殺之公惻然曰盜可殺而殺之不以法吾不忍也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爲諸

因誦說之聞者多痛哭越三年復大饑 詔發三千金以賑公徧歷山谷親審其戶口府檄發限單不許逾額公不顧卒盡散之所全活者多巡撫文清公格爾古德特疏薦公下部議敘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接浙行卽魏敏果屢薦公於 朝亦不往謁甲子夏兩江總督于清端公薨 上臨朝痛悼問九卿詹事科道今天下清廉官如于成龍者有幾於是廷臣以直隸巡撫格爾古德部郎范承勳蘇赫江南學道趙崙揚州知府崔華兗州知府張鵬翮靈壽知縣陸隴其對丙寅巡撫于襄勤成龍訪民閒利病公陳六事一正月開倉太急宜緩一開荒起科爲限宜寬一水利宜興一積穀宜廣一州縣存留公使錢宜復一審丁溢額宜裁大略謂自古稅斂必俟稼穡登場今正月開征民閒尙未播種也且四方安謐司農不至告匱自可以前歲所餘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徵補於國賦無損而民力則可以大紓唐虞三代之政此其首務也餘五事皆切中時弊于公疏薦公爲大學士余國柱所阻庚午科道員闕

上面諭在廷各舉所知於是工部尙書張公英左都御史陳公廷敬兵部侍郎

李公光地禮部侍郎王公澤宏交口論薦與清苑知縣邵嗣堯三河知縣彭鵬並舉遂奉 俞旨行取公念靈壽頻年災正供不支而雜徭未盡減將受代乃申請緩征量減房地稅又言上官供應久奉裁宜永革除又請將倉庫不時借放饑民于公報曰謝事時猶力爲災黎請命仁人哉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立碑志遺愛如去嘉定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疏請將畿輔災區錢糧悉蠲免勿帶徵 特旨允行未幾湖廣總督丁思孔請令偏沅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舉朝頗右之公疏言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南非用兵之地若因督臣請而留後將爲例其不奪情者鮮矣臣不知議者以養志爲何如人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其誠賢耶則固不肯在任守制矣疏入養志遂解任辛未夏大旱遵 旨陳言一請豁免直隸被災帶征各錢糧一言直隸編審人丁宜求均平一請停捐免保舉之法謂捐納州縣賢否錯雜故立保舉法以防之近并保舉亦得捐納則賢否全無可憑且保舉所重在清廉以有清廉字樣爲合例保舉可捐免則是清廉之目可納貲得也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宜

急傳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請 敕部察捐納之員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開缺休致庶吏治可以澄清時御史陳某請停保舉而開先用之例公再疏言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躁進者也故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又申三年開缺之請詞加激切及奉 命會議公持前議益堅謂捐納一途惟恃保舉以防其弊今併此而捐之且待次年三月停止此輩有不捐納者乎澄敘官方之典蕩然掃地矣議者或以三年無保舉卽令休致爲太刻夫以貲得官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不能發憤自勵其貽害於民可知況休致歸仍在薦紳之列爲榮多矣卽云設立期限反生營求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臣不敢謂天下必無賢督撫也時大兵餽餉亟計臣方恃捐納濟國用而豪右希進者相率慶彈冠內外諸臣亦多由捐納進公獨於疏議中痛斥之衆大譁部議以公拘資格致捐納觀望誤軍需負言官職擬削籍謫奉天安置庶吉士張昺嘗欲從公受學未果至是恐遽失之卽日執贄爲弟子而順天尹衛公旣齊巡畿輔還入對言民心惶惶惟恐陸御史遠謫 上特宥公俾還職尋 命

巡視北城公凡有獻納必齋宿竭誠。上每聽其言以爲與朕意合故雖以議捐納事府衆怨而聖明終鑒其誠也是年秋以試俸滿都察院注公不稱職應外調遂移疾歸足跡不一至城市茅屋數椽布衣蔬食益以明道覺世爲己任壬申館虞山席氏歲暮還家感末疾卒年六十有三時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也後二年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上曰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清潔可代其任大臣奏公已故。上嗟嘆久之曰本朝如此等人不可多得矣乃以直隸守道邵嗣堯代之公尋祀直隸江南名宦浙江鄉賢。雍正二年。臨雍釋奠。命增從祀賢儒禮部尙書張公伯行請以公入祀。制曰可乾隆元年。特賜諡曰清獻並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公教人必授以朱子小學及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俾學者循序致功其學以居敬窮理爲主謂窮理而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至師心自用墮於佛老者幾希所著學術辨力闢陽明爲禪學謂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顧涇陽高景逸之病在忘動求靜論者謂程朱之統自

明薛敬軒胡敬齋後惟公能得其正宗云公所著有四書大全困勉錄續錄松陽講義古文尚書考讀書志疑讀禮志疑禮經會元戰國策去毒呻吟語質疑衛濱日鈔問學錄靈壽縣志三魚堂文集其門人曰王前席趙裳旂席永恂侯開國

趙恭毅公事略第申季 子熊詔

公諱申喬字慎旃一字松伍江南武進人父繼鼎明進士官兵部主事公生之日紅光滿室中康熙九年成進士需次歸資授徒以養得金未嘗啓封輒以奉父母嘗遠出忽心動卜諸神不吉疾馳歸而父已得疾尋丁憂二十年授商邱知縣在官刻苦自厲案牘悉手治每中夜不寐日出視事無留獄有投牒者一識面數年不忘釐畝稅戶給照單書四至隱占者許自首荒者除之歲饑捐俸爲粥食餓人不足括縑數匹易米以濟鄰縣民踵至嘆曰使吾縣得此好官吾煩遠涉耶命諸生舉窮鄉嫠婦爲請旌樹坊過之必下輿拜二十五年行取入京授刑部主事遇事彊直會湖廣有獄失入引律駁還得減死三十三年遷員

外郎引疾歸四十年以安溪李公薦 特旨召見授浙江布政使及 陞辭
溫諭有加公受事三日首革南糧布袋之弊故事發兵糧石給口袋錢四十歲
費銀四千兩悉徵之民間至是照京倉例營兵自備口袋弊遂絕謂欲使州縣
無虧帑當先革藩司陋規凡錢糧加平時節餽送兵餉掛發奏銷部費諸款一
一禁革僚屬斂手奉法外營兵餉舊解府撥發公令歸本州縣支給省費不貲
在官常自家運米以食曰吾不欲以口食累民也四十一年擢浙江巡撫 賜
御書藩庫有羨銀二千兩封識以授代者曰吾前奏銷不費一文錢後將難繼
得此足辦一歲事矣勿更擾民也自藩署移撫廨襪被一肩書數篋而已尋奏
築錢塘江口隄易海塘土以石將施工齋戒三日率屬赴江干爲文以祭忽風
狂潮大至浪搏人若弩注觀者奔辟公朝服屹立不動潮遽止公跪禱願假數
旬以畢事嗣是潮不至者七旬而塘成已而塘外擁沙成洲可數里自是潮不
爲害又請修葺禹陵增鄉試中額並從之九月湖南鎮筸士民叩闕言紅苗反
給事中宋駿業因劾總督郭琇巡撫金璽提督林本植衰廢 上命公往湖

南會同侍郎傅繼祖等察勘遂調偏沅巡撫四十二年秋疏請征紅苗爲先撫後勦之計 上命粵黔楚三省提督會同湖廣督撫進勦十二月自龍椒洞分路進勦斬馘千餘降其寨三百有奇紅苗平移辰沅道駐鎮其地尋 諭曰近征紅苗貴州提督李芳述親冒礮石力戰連斫數寨聞趙申喬亦甚強毅也先是 上南巡公朝蘇州行在 賜御書督撫箴及綏輯撫安四字 上以湖南道遠而官吏私征加耗倍他省特頒 諭旨申飭公還建亭勒 詔書檄告屬吏且言澄源端本必自巡撫始若稍有不法爾官民等卽共聲其罪於是屬吏惴恐禁革一切私派定頒漕米斗斛官爲收解驛傳夫馬銀於本州縣坐支又革鹽商規例酌道里遠近平鹽價請以上年兵米所餘留抵春夏餉有餘乃折銀解部永停預徵之令州縣列上貞節婦有逾月具請者卽按懲胥吏復請準舊例給建坊銀葺古賢祠奪還侵地見屬吏必霽容使得盡言利弊惟嫉惡如仇不少貸疏劾巴陵知縣李可昌等舉賢能吏楊宗仁伍士琪張仕可王朝恩尤加意文教遇學道必以清慎相勸袁學道者試常德縱衙胥攬賄公

覆試諸生黜荒謬者十七卷劾罷學道四十五年疏言清浪平溪二衛僻處山隅請改征本色爲條銀以免運費又言湖廣教職選缺遠者輒數千里請就湖南北分省選授均下部議行四十六年饑發倉平糶明年 聖祖復南巡公迎謁淮浦 賞賚有加遂奉 旨赴荊州勘同知王侃等侵蝕木稅專鞫實論罪疏請裁港口渡私稅其荊關稅務仍歸部差管理又請以靖州屬鷓鴣關稅併入辰關征解以杜侵漁均從之是年湖南復饑不待奏平糶如前布政使董昭祚受商人賄出諭令米船南下價益踊已聞親喪復屬人爲保留公案問得實劾罷之會南岳廟成內閣學士宋大業奉 詔賚 御書題額往還劾公不敬及諸溺職狀且爲昭祚訟冤疏下公回奏公因發大業前後恐喝婪金狀詔黜大業追金入官明年疏劾提督俞益謨冒抽兵餉致營伍空缺益謨亦劾公苛刻 命尙書蕭永藻赴楚察審 諭閣臣曰自趙申喬參俞益謨武弁始知敬畏今天下兵額缺而空名食糧者多所關非細故也永藻尋以劾疏皆實回奏 上命益謨休致而公還職十二月召授左都御史尋 諭曰趙申喬

撫偏沅時甚清廉但負氣人皆畏其口直與俞益謨互訐彼時亦有以申喬爲非者朕細加察訪公論乃彰清官固所當惜其言儻不可行朕亦不從惟言雖未當而並無私見且能實心任事者朕必加護惜焉公之去湖南也士民夾道焚香號哭自長沙至岳州數百里送者不絕各屬多建生祠祀之入都疏言河南瀕河荒稅宜豁且請 敕撫臣凡河水衝決及浚河築堤所占民田皆除其稅籍五十年典順天鄉試疏劾編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子遺錄有大逆語下刑部鞠實正法又疏言直省寺廟衆多易藏奸請 勅禁增建從之五十一年典會試疏請禁營兵預名食糧以清虛伍又言奉 旨普免各省地丁錢糧惟潼關衛大同府征改本色不列蠲例請援奉天臺灣例一體蠲免並 允所請行五十二年春 萬壽禮成公疏請建儲固 國本尋 命赴廣東平糶因奏改雷白縣解運瓊州等府兵米仍征折色免涉海洋之險及回京奏潮州知府張應詔清廉 上卽擢爲兩淮運使是歲公七十 御書匪懈堂三字以賜十月遷戶部尙書商人馬維屏呈請納銀萬兩交部領大錢易小錢送局改

鑄下內務府戶部會議將許之公言收換小錢有司職也商人圖利恐藉端擾民請勿許 特旨允之公在部矻矻治文書句稽錢穀無寧晷事關大體多與同官異議以是不悅於衆五十四年山西巡撫蘇克濟疏劾太原知府趙鳳詔受賍三十餘萬請革職究擬公以不能教子致鳳詔居官不肖求賜罷斥得旨朕禮遇大臣甚優自始至終無不期其保全今閱趙申喬奏詞意忿激殊失大臣體著嚴飭仍令在任供職鳳詔尋伏法五十六年戶部奏銷鼓鑄錯誤公革職留任明年充會試副考官五十九年夏以衰疾乞休 優詔復原職令在任調理其應賠之項從寬免追十一月薨於位年七十有七 賜祭葬如典禮謚恭毅公生平清介剛直不可以私干論學以不欺爲本爲政嚴厲發奸摘伏如神名重天下而楚人尤稱頌之當吳三桂據衡州時民苦征役公至始大減火耗免徭役一切無藝之征悉罷民困獲蘇雖婦人童孺無不知有趙撫院者百數十年來未之或衰也公於案牘皆手治在湖南時士民有實政錄之刻書吏何祖柱復手鈔公奏疏文告彙爲二十卷又補輯其泣浙及入臺總部時各

稿爲四卷附焉官戶部時優人徐采給事藩邸嫉傭者殺人事下九卿議僉欲寬采以備抵公據刑部讞論采主使應坐絞已而采竟減死戍邊及 憲皇帝卽位下 詔褒公仍逮采於邊論如律又以公與故大學士阿蘭泰等並宣力效忠追贈太子太保其應分賻屬員虧帑銀 特旨寬免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尋祀湖南浙江商邱名宦公嘗言官清非僅不名一錢也須兼廉明二義廉者一塵不染明者一毫不蔽兼之斯可謂清若惟一介不取而處事糊塗人將安賴吾自信差免糊塗而已 世宗嘗與近臣追論異時名卿較其才守互有軒輊惟於公無閒焉第申季字行瞻丁丑進士任遷江令革除科派禁獾蠻劫掠及豪強債利舉卓異改授編修異數也督山東學政廉慎自矢評文不假手幕友以勞疾卒官長子熊詔字侯赤康熙己丑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授修撰入直南書房因同官訐奏記注事落職仍留供奉戊戌以大臣子弟從軍肅州出私財濟運父憂歸未卅月以毀卒有 詔復職所著述多爲時所稱

張文端公事略

張公鵬翮字運青四川遂寧籍湖廣麻城人康熙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遷禮部郎中十四年分校順天鄉試明年分校禮部試十九年出知蘇州府母憂歸服闋補兗州府有廉幹聲今兗州府志其手編也二十四年遷河東鹽運使明年遷通政司參議轉督捕理事官二十七年俄羅斯察罕擾邊我兵困之於雅克薩城悔罪乞恩公奉使同內大臣索額圖等往定界還朝 聖祖器其能擢大理少卿明年巡撫浙江清漕弊覈鹽課請建定海縣城池賑餘姚上虞嵎臨海太平等縣災疏禁商船出洋私帶軍械又因浙省旱災請將三十三年輪蠲之漕糧於三十二年免征皆得 旨俞允尋召爲兵部侍郎提督江南學政三十六年遷左都御史疏陳淮陽所屬六州縣水災巡撫宋犖未聲明拯救之策應請特賑允之明年遷刑部尙書未幾授兩江總督三十八年上南巡閱視河工畢 命扈蹕入京 賜朝服鞍馬弓矢先是公偕尙書傅喇塔察審陝西侵蝕貧民籽粒銀一案既覆奏 上諭閣臣曰傅喇塔畏人

懷怨草率具覆張鵬翮亦稍模稜至是 命復偕傅尙書赴陝西詳審並鞫前陝撫布喀控前陝督吳赫侵帑及吳赫與寧夏道吳秉謙互訐等獄分別論如律明年正月回京 上問各督撫居官狀公奏對稱 旨 諭閣臣曰張鵬翮往陝西朕留心察訪果一介不取天下廉吏無出其右者矣三月調河道總督疏請撤協理河務徐廷璽以專總河之任撤河工隨帶人員以免糜帑並請敕工部毋以不應查駁事從中阻撓均從之尋疏請將攔黃壩照上流河面拆挑使一律寬深亟堵馬家港使水勢不至旁洩又言清口爲淮黃交匯處淤成平陸應於張福口開引河引清流水入運使之暢達庶可敵黃又言芒稻河兩岸過狹宜濬使暢流另建芒稻閘以禦江潮又鳳凰橋引河及雙橋灣頭二河均宜加濬疏皆下部議行功成 上易攔黃壩名曰大通口 諭閣臣曰前張鵬翮赴任時朕卽指示謂必毀攔黃壩挑濬芒稻諸河今次第興修觀其奏牘詞簡而意明其辦事精詳可知矣尋疏陳河工十九事一修工葦柴多產海濱舊有運料河久淤應加濬便轉運一清水會黃入海關鍵全在六埧六埧

中又以夏家橋爲最要應俟水落時堵塞一高家堰容納七十二處山河之水
前河臣于成龍改六坦爲四滾水坦地勢不遠宜併爲三仍鑿引河并築順水
堤以衛田廬一自武家墩至小黃河舊有石堤宜加高一古溝至六坦以下俱
係土堤宜改用石一清河縣運口至高郵州界首裏河頻年黃水入運致河身
日高宜加濬一高郵寶應江都西岸堤多被水齧俟冬期加築一高郵城南石
坦五改爲滾水坦四下開引河洩水一歸仁堤石工應補砌一自運口至濱海
兩岸堤宜加倍高寬一王家營引河宜速挑濬一新中河堤岸單薄宜完固一
王家營減水坦宜酌開十丈餘以洩黃河漫水一桃源縣南岸土堤宜加倍高
厚一駱馬湖口對岸有竹絡坦節宜黃湖大漲今黃河身高水灌駱馬湖口匯
入中河致屢決宜堵築以禦黃水一王家營缺口月堤單薄宜培修以作正堤
一徐州自楊家樓至段家莊宜築月城以作重門之障一黃運堤岸有領帑與
修者有捐工興修者勒限完築一徐邳睢寧宿遷桃源清河山陽安東等處險
工宜支歲修銀進掃防護飭河官於伏秋二汛晝夜防守疏入 詔下部速議

行又條奏區畫木石良窳嚴定屬官考課章程九則 詔嘉其詳悉周備 命
勒石河干垂永遠尋疏請於歸仁堤五堡建磯心石閘於引河兩岸築束水堤
洩歸仁堤之水出黃河可以衝刷河身保護田廬 諭嘉其合理又疏言武家
墩至黃莊堤工除撥銀四十萬兩外尙短銀十八萬六千有奇得 旨允給且
曰張鵬翮遇事精勤實能宣力朕不之信將誰信耶漕艘進口舊在駱馬湖旁
鑿渠名中河後又改濬新河淺陋不利舟行公疏請將舊中河築堤一道改入
新中河則舊河上段與新河下段合爲一河避黃河百八十里之險於漕運大
有益 優旨俞行尋疏言臣遵 聖授方略先疏海口水有歸路黃水不出岸
矣旣挑芒稻河引湖水入江高寶等處水由地中行矣再闢清河開張福口裴
家場引河淮水有出路矣加修高家堰堵塞六埧逼清水使歸故道今清水大
半入黃少半入運一水兩分若有神助請加河神封號下所司知之又疏請於
韓家莊時家馬頭二處開引河二使黃流直下以免衝激從之四十年春疏請
於張福口裴家場中閘開大引河一併力敵黃若黃水大發則閉裴家場口門

使清水由文華寺入運河儻運河水大山陽一帶由涇澗二河洩水寶應一帶由子嬰溝洩水俱歸射陽湖入海高郵一帶仍由城南柏家墩二大埧洩水江都一帶由人字河鳳凰橋等河洩水入江若遇黃淮並漲清水由翟家埧天然埧洩水黃水由王家營減水埧入鹽河至平望河入海若漕艘過完黃水大發則閉攔黃壩使不得倒灌黃水不漲則堵塞運河頭埧令清水全入黃河此古人設天妃閘之意也疏入 上嘉其得治河祕要並 諭閣臣曰張鵬翮自

到河工在署之日少每日乘馬巡視堤岸不憚勞苦朕深知之四十一年六月黃水大漲桃源城西煙墩堤根甚危公加築月堤護城八月疏言煙墩對岸河灘挺出河心逼溜南行請於邵家莊開引河建草埧分水勢又顏家莊水勢逼射北岸亦宜開引河使水順流 上諭閣臣曰此奏若下部議必致遲延卽

照所請行尋疏陳秋汛情形 上曰覽奏挑水埧築成黃河大溜直趨陶莊引河循北岸而行黃水從大通口暢出海口極其深通淮水從清口暢流敵黃絕無倒灌之患高家堰堤工完固運河之水由涇澗芒稻河人字河分洩河工

大有望矣明年春 上南巡閱河 賜御製河臣箴淮黃告成詩並 賜公

父煨鮫神清養志及松齡扁額二月山東饑 命漕臣桑額截漕米二萬石交

公選賢能官運至濟寧兗州等處平糶及賑濟尋動用倉穀二十八萬石十月

上以公殫心宣力不辭艱瘁又清潔自持 特加太子太保四十四年疏

請增修徐州城外石堤及山安黃河北岸堤工并建月堤均從之先是三十六

年夏時家馬頭河決至三十九年夏堵築未就公疏劾山東同知佟世祿冒帑

誤工應削職追償 詔公嚴訊嗣世祿叩 闕訴公枉縱交江督阿山豫撫徐

潮會鞠尋奏時家馬頭承修銀應令佟世祿償補馬家港東堤被衝張鵬翮雖

經題報未將承修官追償處聲明應令鵬翮與阚防等官償補未幾世祿復叩

闕控愬 上遣戶部尚書徐潮等覆訊係誣參世祿復職鵬翮巧飾供詞

失人臣禮應罷職淮安道王謙附會欺隱應罰償擬杖徒工部侍郎趙世芳議

公奏銷錢糧浮冒十三萬餘兩應下法司治罪九卿如所議奏 上曰此案

依前議張鵬翮量甚窄斷不引咎河工錢糧原不限數水大則所需者多水小

則所需者少謂張鵬翮小有所取亦未可知謂以十三萬兩入己必無之事也
河工恃乎用人鵬翮所用之人多不勝任故如此耳趙世芳奏事不公本發還
三月 聖祖南巡 諭之曰爾居官固好卻爲王謙張弼所欺任其恣意妄
行致人心不服朕非不知爾能任勞苦但聽信屬員流於刻薄凡大臣受朝廷
委任必須爲國爲民事事皆有實濟若徒飲食菲薄自表廉潔於國事何益耶
閏月 御舟渡黃河閱九里岡嘉公修理得法 賜御製詩扇七月淮黃並漲
古溝塘埂清水溝韓家莊四溢坐防險不力 詔奪職留任公督河官盡力堵
塞於九月次第竣工四十五年疏言黃河萬里來源百川交灌至清口與淮水
合總因來源多而去路少致宣洩不及若去路暢則不至橫決惟有遵 旨開
鮑家營引河藉洩黃河及洪澤湖異漲庶河堤及高家堰工均可保固下部議
行初公同江督阿山漕督桑額奏請開溜淮套河屢請 上親臨指示四十
六年二月 聖祖閱視溜淮套見地勢甚高不能直達清河所立標竿多在
民間墳墓上 面責公曰奏請溜淮套開河非地方官希圖射利卽河員妄冀

陞遷至河工效力人員無一方正者何故留之公奏臣誤聽小人罪實難辭下
部議奪職阿山革任桑額降五級調用 上諭閣臣曰聞驗視溜淮套之時
張鵬翮桑額皆謂不可開阿山強謂可開其令阿山革任張鵬翮奪官保銜桑
額降五級留任四十七年疏報修秋汛平安 優詔開復處分免應追銀兩內
遷刑部尚書明年調戶部又明年 命往江南讞獄五十年公以父逾八十請
假省親得 旨聞卿父精力尚健不必急請歸省明年冬調吏部 命赴江南
鞫賄中舉人程光奎吳泌等獄時江蘇巡撫張公伯行劾總督噶禮通同舞弊
噶禮亦撫事劾伯行 上命公及總漕赫壽察審尋奏副考官趙晉實與程
光奎吳泌賄通關節論罪如律噶禮劾伯行不能清理案件是實餘屬苛劾應
降留伯行劾噶禮索金全虛應革職贖徒 上切責公等掩飾和解 命尚
書穆和倫張廷樞覆審先是伯行疏劾布政使牟欽元匿通洋匪徒張令濤
上奪欽元職下總督赫壽察審赫壽奏欽元署中並無令濤其人五十三年
冬 上命公及副憲阿錫鼎赴江南訊理尋以伯行誣奏 上責其不

能盡心令再詳審尋奏伯行誣陷良民妄生異議欽元應復職 上命伯行

免罪來京事詳張清恪公傳是年丁父憂時尚書富寧安督勦西陲 諭公暫

留辦部務俟富寧安回京日奔喪五十七年典會試明年復典會試會汶水旱

涸運道梗奉 命勘視請疏濬坎河雞爪諸泉分注南旺濟運而於彭口築堤

障沙水入微山湖從之又因河決武陟往查勘備陳引沁入運利害謂地勢西

北高而東南下若引沁從高直下而黃河躡其後患且劇山東運道有沙河馬

場等湖及諸山泉本可濟運祇因湖堤殘缺民間竊種湖旁地致諸泉壅塞爲

漕艘患今已築堤蓄水疏泉運道自可通利 優旨俞行不許稍有更改六十

一年加太子太傅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學士 賜御書嘉謨偉量額六月河

決馬營口銜 命勘築三年進明臣鄧鍾所著籌海重編未幾薨年七十有七

諭稱其秉性孤介持躬廉潔 贈少保於卹典定例外再加祭一次 命致

祭日大小漢堂官齊集 賜全葬諡文端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初公嘗疏請

敕下史館輯治河全書 上卽以命公成 聖謨全書二十四卷子懋誠

由舉人仕至通政使

徐健庵尙書事略

崑山徐健庵尙書乾學八歲能文十三通五經爲顧公錫疇所賞康熙九年一甲三名進士以編修主壬子順天鄉試拔韓公蒞於遺卷中遂大魁天下文體爲一變坐取副榜不及漢軍鑄級歸十四年復原官擢贊善丁內艱葬祭悉遵古禮著讀禮通考百二十卷服除以贊善充明史總裁官異數也累遷侍講學士晉詹事二十四年御試翰詹諸臣公冠其偶諭獎公暨侍讀韓蒞編修孫岳頒侍講歸允肅編修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陞賞有差公尋直南書房擢內閣學士充會典一統志副總裁教習庶吉士會郎中色楞額請禁用明代舊錢尙書科爾坤余國柱等議如所請公言不可因考自漢至明故事爲議以獻上是公言事遂寢二十五年諭吏部學士徐乾學張英宜留辦文章之事勿開列巡撫尋授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公第元文字立齋官總憲時疏言滿洲漢軍官宜一體守制二十有七月其外官丁憂不許候代治事又申律

文居喪作樂筵宴嫁娶之禁及公貳禮部謂禮以教孝爲本百日釋服及舉殯演劇爲非禮之尤滿洲京朝官頗沿舊習請嚴禁蓋與立齋大旨互相發也又請停歲貢廷試免遠涉時公被命纂修鑑古輯覽及古文淵鑑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公語人曰我何敢遠希古人近不愧吾弟足矣乃疏劾江西巡撫安世鼎罷之勸諸御史風聞言事遇會議會推與尙書科爾坤佛倫等多不合其會議河工屯田也公與尙書張玉書並言屯田所占民間地畝宜還舊業科爾坤佛倫不從御史陸祖修因劾科爾坤佛倫等偏袒河臣斬輔不顧公議御史郭琇亦劾斬輔與屯累民詔罷斬輔任於是在廷多仄目公矣二十七年總裁會試卽闈中授刑部尙書時立齋已鐫級去官至是仍起左都御史兄弟迭相代當世榮之公出甫就職而張汧之事起先是上命侍郎色楞額往鞫上荆南道祖澤深劾款并察湖廣巡撫張汧有無穢蹟色楞額悉爲開釋又不察劾張汧御史陳紫芝旋劾汧貪贖命副憲開音布往會直隸巡撫于成龍山西巡撫馬齊復訊旣鞫實張汧祖澤深婪索事復得澤深交結大學士余國

柱爲屬色楞額徇庇及汧未被劾時遣人赴京行賄狀下法司核擬當是時國柱經御史郭琇劾其與大學士明珠尙書佛倫等營私附和罪已罷歸法司請檄追質問并詰汧行賄何人汧以不能悉數對旣而誣指公旋復吐實 上命免國柱質問且 諭就已鞠實者定擬勿株連於是汧澤深及色楞額並論罪如律公得白尋上疏乞放歸 上不聽公去以疏辭懇切許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三日一直內廷初甲子秋公季子樹屏與立齋長子樹聲同舉順天鄉試 上以是科所取南皿卷皆江浙人而湖廣江西福建無與者下九卿磨勘忌者遂坐樹屏等文體不正議當斥且送法司質訊 上不聽僅落二子舉人而公兄弟任如故至是考選科道公子樹穀烟俱在選中立齋在閣循故事乞迴避 上不允特用樹穀爲御史而副都御史許三禮遂緣是劾公且謂公潛住京師部議坐三禮誣鐫級三禮益恚復訐公贓罪 上仍嚴飭之公再疏乞骸骨 上允所請 命以書局自隨 諭曰一統志記載須詳核宋元通鑑原書牴牾舛錯卿學博才優其殫心參訂纂輯進覽所奏俱依議

行時已仲冬 上命且過冬行無觸寒爲也二十九年春抵家命樹穀齋疏
謝 上命張尙書英傳 旨問樹穀而父安否且傳齋奏家僮至午門問途
中起居狀 上蓋念公不置也公僦居洞庭東山而江督傅臘塔劾公兄弟
罪入子姪名幾盡 上寢其疏不問又一年而有山東維縣令之事維令朱
敦厚者故明死事巡撫之馮子也以加火耗爲巡撫佛倫所劾論死并劾公會
致書前任巡撫錢珏徇庇敦厚又以行賄狀掠訊敦厚冀傾公不承乃已然公
與珏均坐是落職自是而媒孽公者不已嘉定知縣聞在上坐私派得罪閱時
二年矣令忽承曾遺公子樹敏金而卻之遲復坐公子罪論絞欲重危公會
聖祖詔諭天下以內外臣工私怨相尋牽連報復遠於子弟殊非朝廷保全
體恤之意諸訖公者乃稍稍解而樹敏得贖罪時書局撤復奉 命續進所定
草公避居嘉善已又栖息郡西華山之鳳村 上久益思公有 旨召用而
公不及聞 新命矣以康熙三十三年四月薨遺疏入復原官年六十有四公
自爲翰林以文學受知在南書房凡有叩問應如響既轉禮部 上特命凡

內閣制誥文章仍令管理掌都察院時行幄適有表啓不稱 旨乃屬爲之公途次伏地草奏 上善之問誰爲是者衆以公對時已有楚獄矣 上曰文字乃仍須徐某撰耶 上嘗出 御製文集四十卷 命公編校儒臣尤以爲榮嘗得嘔噦疾 上曰此疾惟虎胃可療如不痊朕何惜一虎在經筵 御賜博學明辨四大字及歸 御書光燄萬文字以寵其行公他所建白甚衆議論棘棘不阿不喜爲調停之說在禮部時山西巡撫某以溺職逮廷臣會議有言其居官安靜者 上詰責則諉之陳公廷敬公獨抗言無是語衆皆愕怡公出曰我上不敢欺 朝廷下不敢負朋友也公負海內重望一時耆宿山林遺老皆輕千里從公邸舍客滿僦別院居之如檢討陳君維崧倪君燦吳君任臣及黃徵士虞稷吳孝廉兆騫死皆公所殯葬公愛才若渴絕不爲私然交遊太廣其家人門下客不無緣之爲奸利而士之失職不平者復鼓脣舌其間蜚語傳播致屢入彈章賴 天子明聖得保全公歸時送公者雖三館之吏皆哭失聲曰公去誰活我者讀書過目不忘能五官並用嘗與姜編修宸英

觀古碑碑甚高公令人掖以上橫閱之已又橫閱其中下段遂能盡舉其詞編修大驚以爲絕才無對也所藏書極富 聖祖詔求遺書公疏進十有二部

溫旨留覽今傳是樓書目猶行世公嘗言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又曰做官時少做人時多做人時少做鬼時多故不特文學爲時山斗而風節尤至老不衰云

徐文定公事略

徐元夢公字善長一字蝶園滿洲正白旗人姓舒穆祿氏舒與徐滿音略同而字義亦近故天下稱蝶園徐公公年十九成康熙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時明珠索額圖枋政以權利相傾各樹羽翼中朝士大夫非陰自託各有主張宦不得遂當是時顯與爲敵者惟湯文正魏敏果柴立中央而無所依附者韓文懿李文貞外可指數也索額圖生而盛貴性倨肆有不附己者常面折顯斥之明珠則與其黨深相結異己者陰謀陷之而務謙和輕財好施以招徠新進及海內知名士公爲庶常李文貞掌翰林院事嘗薦公及德格勒公賢 聖祖時

召見講論經義德公嘗扈從 巡行明氏使人奉萬金爲裝固辭裝已治無所用之公散館列二等例以科道用索額圖惡公不附己奏改戶部主事用此明氏尤欲致公公爲童子試京兆與明氏子成德各相次成進士同榜屢相招皆不就爲部屬時以公事見珠必徧贊於廣衆中二十二年由主事遷中允尋遷侍講 上一日詢公之爲人珠以誠實對選講官列薦名先於學士公終不一至其門會天久不雨 上命德公筮卦遇夬問其占進曰澤上於天將降矣而卦義五陽決一陰小人居鼎鉉故天屯其膏決去之卽雨 上愕然曰安有是德遂以明珠對時索氏已挫於珠矣始 聖祖親政方冲齡索首建謀黜輔臣專橫者百僚懾伏而珠善結左右親近爲腹心其黨徧布中外雖有賢者慎自守不求親媚而已終莫敢齟齬也惟康熙十有七年京師地連震上晝夜坐武帳中魏果敏公直入奏天變若此乃二相植黨市權引用僉壬以剝烝黎之應繼之者則德公用此名震天下而珠亦駭遽不自安自是以後蜚語時上聞謂公父爲兩江總督麻勒吉僚屬贖貨不貲公與德公比議朝政

適靈臺郎董漢臣上書言時事多所指斥下內閣九卿議大學士勒德洪公尙書達哈塔公及湯公謂書中豫教太子崇節儉宜施行而衆陰撓之駁議至再三以湯公尤珠所深嫉也由是衆口喧稱湯公不欲 上親教太子覲爲師傅公與德公亦然先是 上嘗詢公所學視德格勒孰優公自陳遠不逮也至是復舉廷臣某與公相衡而德公奏公遠過之請 上面試忌者遂言公及德公互相標榜湯公實陰主焉越日 召試尙書陳公廷敬以下文臣十二人於乾清宮公與德公方屬草有 旨責讓德公遂於試文後申辨公詩亦未成 上命同試諸臣校勘衆相視無言而湯公獨以公文爲是又 命廷臣公閱湯公執前言且謂德公品學素優不宜以文字黜是日翰林院奏劾德公鑄五級留任時湯公爲東宮講官 上遂命爲師而公亦爲 皇子師珠復使所親謂公此非福也惟歸誠於執政或少安公不答是秋 上御瀛臺教諸 皇子射公不能挽強 上怒以蜚語詰責公奏辯 上震怒命扑責被重傷 命籍其家父母皆發黑龍江安置然 上意終憐公其夜 命醫

二人治其創翼日復 召詣 皇子書堂時大雨裹瘡至宮門跪泥中見 御
前侍衛卽號泣求轉奏臣奉職無狀罪應死臣父廉謹當官數十年籍產不及
五百金望 聖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壯乞代父謫戍尙能勝甲
兵效命衆皆掩耳去之有關保者最後至斥公而入盡以公言奏 上立赦
公父母則已檻車就道矣及諸途觀者夾路皆感泣遂復公官仍侍 皇子時
二十六年四月也冬杪翰林院掌院學士庫呼納劾奏德公私抹起居注有

旨問公知否會

孝昭文皇后升遐各以尉二人甲士二十人監守於私室

次年二月下獄始至卽以三木訊公旁逮也榜掠數十脛大如股禁親屬家僕
毋通席地臥求水漿不得獄卒刻時以至提木索而搖之毒痛自知必死適侍
衛某入視族姻公辨其聲大呼曰 上命問我非欲殺我也其人就視出謂
典獄者曰此人死我必入告由是家人得入進食飲而湯公亦以議董漢臣事
得咎矣起居注故事數易稿然後登籍德公所刪易乃未登籍之稿公晨夕侍

皇子守官分局無由與知而獄辭上當德公斬立決公監候秋後絞 特旨

改德公監候公免死鞭一百荷校三月妻子入辛者庫逾年公主出降科爾沁公一子一女主旗務者遂以公女媵時德公遇赦出獄歸本旗遂便盡室以從公素不善騎公主疾或請於上遣公往視相去千餘里刻日返命從者二人一道斃公入反命出昏踣兼旬不能起蓋自郭公琇劾奏後珠雖落職家居而所引用已盡列要津每承進觀色以求鑿其忿好又善事貴勢與相應如影響也珠既老其黨漸散安溪李公日見親信上亦久而察公之忠誠三十

二年命入上書房課皇子讀書尋授內務府員外郎四十一年充順天鄉

試副考官越四年再奪職五十一年起內閣侍讀學士充會試副考官五十二年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特旨出辛者庫歸原旗五十三年授浙江巡撫

賜御製詩文集及鞍馬以行明年疏陳杭紹台金衢嚴處七郡災請截漕米二十萬石平糶并緩征以紓民力允之五十六年入爲左都御史兼掌翰林院事先是都御史員缺上諭廷推學問好不畏人如徐元夢者隨有是命

會 上以科場中積弊未除凡主考及同考官聲名之劣者諭令糾劾示

警乃劾罷編修儲在文徐用錫張起麟沈宗敬及任滿學政王雲錦林之睿萬經車鼎晉鄭冕等五十七年晉工部尙書仍兼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自乙酉冬李公入相 上萬幾之暇時 召入獨對同列無與班者李公南還公繼之恩遇幾與比並六十年冬 駕幸南苑公未及從 上曰徐元夢乃同學舊翰林康熙十六年以前進士止此一人矣 御製詩一章并序稱爲同學老友副以食品遣使於夜分呼正陽門入卽家賜之時太夫人尙康彊屢朝

皇太后於慈寧宮 恩禮備至而德公已老死徼外矣公每言及未嘗不慘悽而顏變也 世宗卽位以舊學故特重公 命入上書房課 皇子讀書雍

正元年五月署理內閣大學士兼署左都御史充明史總裁十月調戶部尙書仍辦大學士事 賜御製詩四年坐繙譯訛誤落職在內閣學士裏行行走八年坐撫浙時失察呂留良私書應革任 命同繙譯中書行走十三年充繙譯鄉試副考官是年八月 高宗御極 命南書房行走尋授內閣學士遷禮部侍郎充 實錄館總裁仍 命入上書房授書 皇子明年八月以老病乞

休 優詔許解侍郎任加尙書銜照現任食俸仍在史館 內廷行走乾隆四
年加太子少保六年秋遘疾 遣太醫診視 賜葢藥十一月疾革 上命
皇長子往視及薨 上痛悼 命和親王及 皇長子往奠 賜銀二千兩
治喪 特諭稱公人品端方學問優裕踐履篤實言行相符歷事 三朝小心
謹慎數十年如一日可謂完人 贈太傅入祀京師賢良祠 賜祭葬如典禮
謚文定壽八十有七公撫浙時清約若寒素割俸葺敷文書院書院故號萬松
以公請 上賜榜易今名買田聚書以惠學者高安朱公踵行之兩浙人文
之盛自此始公知名早仕宦垂六十餘年性剛介負氣不爲威怵中年後精研
理學言貌溫溫若惟恐傷人者而中持黑白卒無所依違與人敬以和貴賤老
少如一長翰林數年物望所歸鮮不薦達老而篤學與方望溪侍郎共事蒙養
齋暇卽就望溪考問經義時江浦劉无垢泰州陳次園常在側交口責望溪曰
有是哉子之野也徐公中朝耆德且爲諸王師子抗顏如師誨之如弟子可乎
望溪曰吾以忠心答公之實心耳子視公遂出孔道輔下乎諸王侍衛中有年

逾三十始讀大學而請業望溪者講至秦誓作而曰所謂一个臣吾視徐公良然嗚呼公之誠於中而動於物者可想見矣孫舒赫德官至大學士自有傳

格文清公事略

公諱格爾古德字宜亭姓鈕祜祿氏滿洲廂藍旗人初由筆帖式爲副理事官康熙三年隨定西將軍圖海征湖廣茅麓山流賊凱還遷宏文院侍讀尋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三年隨安親王岳樂征逆藩吳三桂自江西進湖南十七年僞將軍林興珠率衆降安親王軍前公自長沙馳報並奏聞興珠所陳困賊策請分岳州水師爲二一泊君山以斷常德之道一泊香爐峽扁山以斷長沙衡州之道則賊不戰自潰 聖祖密諭駐軍岳州之貝勒大臣俾核議施行十九年隨安親王還京擢詹事尋有 詔議敘勤勞奉職諸講官加公一級二十年遷內閣學士明年授直隸巡撫 諭曰旗下莊頭與民雜處倚聲勢每爲民害爾其嚴察懲勅毋姑息金世德于成龍爲巡撫廉潔自聲爾繼其後得名甚難然苟急於求名反致僨事其慎旃二十二年疏言自鬻

投旗之人或有作奸犯科冀逃法網者或有游手好閒規避差謠者本主聽其仍居本籍放債牟利則諱旗而稱民遇官長訪聞窩逃構訟等事又舍民而稱旗甚或招搖鄉里魚肉小民地方吏不敢問應責令本主止留務農人戶於屯莊餘俱收回服役嚴定縱徇處分得 旨下所司飭禁並 特諭戶部凡鬻身之人或曾經犯罪冀投旗倖免者與知情之本主俱從重治罪二十三年疏言順天永平保定河間等府平田圈作旗產者向以別州縣之地撥換仍聽彼處民人佃種令業戶收租供賦遇佃租不償則額賦無出其佃地所屬州縣因與錢糧考成無涉不爲催租致受撥之地多有積逋官民俱累請自後令佃地所屬州縣代爲征解仍按未完分數與奏銷一例處分疏下部議行先是保定連歲歉收米粟騰貴公請截留山東漕米撥給駐防兵格於議公復疏言駐防兵米不下萬石若就近採買民間益苦值昂或遠購鄰境運費不貲仍請截留便特旨允行時大學士明珠佐領下人戶指圈民間塚地墾種有訴於戶部者牒巡撫察勘宛平知縣王養濂以無礙塚塋飾辯公劾養濂引圈塚地屬民得

旨下部議處並 諭曰民間田地久經降旨永停圈占止以部存地畝分撥
新戶口何得借端擾民嗣後有似此者必重治其罪六月疏薦廉能吏井陘道
李基和靈壽令陸隴其盧龍令衛立鼎均得 旨下部陞敘尋以疾請解任
溫旨慰留遣太醫診治會 詔九卿等公舉清廉官首以公列奏 上曰格
爾古德居官素優近聞患病羸弱深軫朕懷七月薨於位年四十有四 遣內
大臣侍衛於櫬至日往奠茶酒部臣以公會降一級任巡撫未滿三年應減半
予祭葬銀 上曰格爾古德廉潔自持勤勞素著其復所降級從優再議尋
賜祭葬如典禮諡文清公清介絕塵衣布素日食惟菜菘卻歲餽萬計纖毫
不以自污直隸旗民錯處遇事多爲權要所持康熙初釐拜圈地議起督撫朱
昌祚王登聯等均以守正被冤殺自是人以爲戒無敢訟言其非者至奸民竄
入旗下尋仇傾陷尤狡桀公執法嚴懲不少貸時有鐵面之稱識陸清獻於縣
令中待之以國士 上嘗諭責漕運總督碩幹居官無善狀碩幹奏曰臣爲
衆所忌故聲譽無從致 上曰格爾古德爲巡撫歿後人猶思慕稱頌之居

官苟善豈有不致聲譽者乎其爲
上所推重如此二十六年祀直隸名宦
祠

國朝先正事略卷九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韓文懿公事略 子孝基

公姓韓氏諱莢字元少別字慕廬長洲人康熙十一年由國子生中順天鄉試明年會試殿試皆第一禮闈撤棘 上取公卷覽之深以主司爲得人及廷對復 親拔之遂授修撰纂修孝經衍義百卷充日講起居注官 聖祖召公至起居注館 命作太極圖說越三日 諭作四書文二首復 命悉呈平日文稿又 召至宏德殿講大學十四年典順天鄉試累遷侍講十八年假歸二十三年補原官二十四年 上親試翰林公名列第二遷侍講學士未踰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公以文學結 主知凡應奉文字每進一篇輒稱善 天語稠疊嘗云韓莢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云韓莢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也又云韓莢所爲文能道朕意中事每侍經筵日講專陳

治理時有所獻替動 天聽者多矣而公厚重不泄未嘗有自矜之色二十六
年引疾歸里居八年以詩古文開其鄉之後進性恬曠好山水朋游暇則與二
三遺老徜徉泉石閒點勘六經二十二史自明亡科舉業日就腐爛公出始漸
復於古未遇時鄉先達頗怪之徐尚書乾學典鄉試得公文於遺卷中擊節歎
賞尋取上第其文橫被六合世以比於昌黎而公未嘗以此自喜及尚書與要
人相構罷歸田里領書局洞庭山踰年兩江總督傅臘塔承意與大獄將盡鉤
其黨居門下者皆陰自貳甚者訟言攻之以自湔滌公時在籍獨昕夕造門助
其討論排纂且爲別白於在事者嘗乘小舟出遊會縣令出隸卒爭道覆公舟
比登岸衣裘盡濡戰栗移時戒從者勿聲竟不知爲公也公得漁村別墅將著
書以終老矣會有欲與公並起以爲名者復 召掌翰林院有司敦促就道乃
行入朝 上慰勞再三 命充一統志總裁官時康熙三十四年也逾年授
禮部右侍郎三十八年調吏部明年充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擢禮部尚書仍
兼掌翰林院學士事公以院務繁請解尚書任得 旨卿才品優長不必以衰

病求解部務并 賜篤志經學潤色鴻業堂額屢與孝感熊文端公同召對忌者謂公旦暮且入相會江南布政使張萬祿虧庫金三十餘萬制府阿山上言費由南巡非侵牟或謂張於制府爲姻家 上震怒下九卿議左都御史某訟言法當誅公正色曰果有連其情私其語則公也且斯言得上達所益不細忌者增益其辭以聞 上公由是得罪或謂公 上每含怒詰責諸大臣伏闕下請罪累日卽解公曰吾身可危臣節不可辱也 聖祖嘗親試翰林欲黜者二人時公與法良公同掌院事 命劾奏公謂法公曰姑徐之此民譽也越日法公入對 上怒命削職隨本旗供勞辱事衆皆趣公公曰法公以吾言至此而吾乃苟免乎又數日 召公詰責公徐曰此二人於院中不在應黜之列文雖不工惟 上寬假之 上霽顏爲公曲止焉公天性與物無町畦然持論侃侃不爲兩可之說其所不爲不可以利害禍福動也當 廷試日吳三桂逆節已萌公對策力言三藩當撤無少顧忌其後論海關不當設關稅不當添私鈔禁不當過嚴永定河事例不當許捐道府會試所重掄才業分

南北中卷不當復分左右皆言人所不敢言祭酒阿理瑚請以故大學士達海從祀孔廟公持議以謂達海造國書一藝耳法不當從祀御史鄭惟孜以國子生多江浙人有冒籍赴試者疏請盡發回原籍肄業公曰京師首善地遠人嚮化方且聞風慕義來學若因一二不肖輒更定制恣驅除勢至太學一空失國體事遂寢公待士出於至誠士有道藝而弗伸如疾病之在己方望溪侍郎未遇時公實禮先焉每聞望溪下第必面責主司及鄉貢相見京師愀然曰是非子之幸也子終不遇學與行可成公晚年病肺飲酒不輟望溪勸公少止公曰子知我者吾少不能自晦崎嶇官途碌碌無所建豎負聖主之知今老矣嘗恐未得死所以至再辱壽考非吾福也且子終謂我何如人望溪曰公爲人天下士盡知之況某邪公曰世人多好吾文吾文不足言或目爲曠達亦似矣而非也吾立身尙能粗見古人之繩墨耳吾爲亞卿未嘗一至官正之門也吾爲學士未嘗一至執政之門也自趨朝外輿馬未嘗入內城吾好朋游嘗與酣嬉淋漓然貳冢宰歲未再終發吏之姦爲永禁者七百餘事鏡諸板是誠沈

飲人邪公每與廷議歸輒頽然自沮喪望溪叩之曰凡吾有言衆若弗聞焉將爲 上別白之則更有陰爲掣曳者而其道必反矣內負吾心而外赧於友朋孰若曩者家居浩然有以自得哉望溪曰 上於公意倦矣而公不告休何也公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吾後而失其時矣徒滋譴呵耳望溪曰進退有禮譴呵非所避也是歲公果再告再奉詰責由此愈羸脆四十三年八月公以疾薨於位年六十有八望溪嘗曰某往還公卿閒其敢以古義相繩與用余言而不疑且悔者自公而外未之多見也公嘗與門弟子張大受曰吾貴爲尙書何如秀水朱錫鬯以七品官歸田飯蔬飲水多讀萬卷書嗚呼公之胸懷可謂超然物外矣湯文正公數語人曰表裏洞然不可奪以非義惟韓公耳乾隆十七年 諭內閣曰故禮部尙書韓菼生平種學績文湛深經術制藝清真雅正實開風氣之先足爲藝林楷則可加恩進諡用示褒榮乃 賜諡曰文懿第三子孝基字祖昭少承家學能文章康熙三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文懿公負海內重望天下士爭趨之因樂與祖昭昆仲遊公薨後奉母十餘年

不出雍正初以原官 召修明史事竣移疾歸治經精三禮之學篤孝友事伯兄如嚴師乾隆十六年 上南巡 召見行宮慰問者再時年八十有八矣 御書家學者儒四言以 賜之年九十卒其子彥曾進士官洗馬慶曾萊曾皆舉人

徐文敬公事略 子文穆公本 杞 孫以烜

錢塘徐文敬公先世業漁公生日江潮大上一舟爲風漂沒封翁急拯之得免 僦舟者爲閩省孝廉入都應試者也翁延至家致雞黍之敬次日洗兒請孝廉命名以江潮之異名之曰潮其後孝廉累不第而文敬早達分校會試時孝廉竟出其門云公字青來康熙十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二十三年遷贊善 典試江南游陟諭德庶子少詹事通政使晉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三十三年 充會試副考官母憂歸起補刑部侍郎三十九年授河南巡撫 聖祖諭之 曰聞河南火耗重州縣虧帑者多其嚴行禁止並加意籌畫公抵任潔己率屬 自布政使以下舊時加徵於民者皆革除之又奏除南陽辦鉛衛輝辦漕之弊

開溝渠以資灌溉革牙行以恤商民禁發馬以安驛遞政俗一變 上巡幸

畿甸 諭巡撫李公光地曰直隸與河南山東接壤其巡撫賢否爾必知之李

奏公居官甚優翼日 諭廷臣曰近日督撫李光地張鵬翮彭鵬郭琇最優徐

潮在河南聲績亦著四十一年偏沅巡撫金璽奏甯遠盜犯關翰芳等四十餘

名罪皆應死部如所議 上特命公馳驛往讞公奏關翰芳等二犯應照原

擬梟示餘並應監候俟緝獲盜首關四質認明確後實諸法既而偏沅巡撫趙

公申喬奏關四遁入峒編緝無蹤其監候之三十五犯請照原議處決得

旨俱免死發遣黑龍江先是五經博士程延祀請給二程子祭田格於部議

上諭公曰程子宋之大儒祀典不可有缺第祭田恐年久變鬻其更籌久遠

策公奏請於每年春秋致祭外別給其後嗣銀四十兩俾展時祀從之是年歸

德府屬災疏請蠲賑有差又請以常平義社各倉穀糶借兼行并借給貧民牛

種又言豫省秋霖傷稼米價日昂請改應運漕糧二十五萬石爲折色庶民間

食米不至騰貴均得 旨俞行四十二年二月 上南巡公迎 駕泰安

賜御書督撫箴及懷矢清風匾額疏請加考城柘城温登封四縣學額從之十
二月 上西巡回 鑾公迎 駕衛輝 御書楹聯及過孟津詩一幅賜之
四十三年 上以汾河渭河皆與黃河相通擬於河南貯米粟遇山陝饑卽
運以賑濟又慮經三門砥柱之險水溜船不能上 命公及川陝山西督撫勘
議公既與總督博霽等會疏覆奏又疏言豫省汴河通淮故道有二一自中牟
經祥符宿遷而達於淮久淤塞一自中牟經尉氏等縣歷太和而達於淮經元
臣賈魯修濬今名賈魯河宜加挑濬至賈魯河外尙有支河與黃河止隔一堤
地曰花園在鄭州之北雖久涸而舊跡尙存若加疏濬通舟楫誠商民之大利
得 旨如所請行是歲山東饑災民多就食河南公令有司給糧養贍復倡捐
米粟於省會四門按日散賑秋成後資送回籍全活者多四十三年遷戶部尙
書初 上擢李公光地長吏部 諭廷臣曰李光地徐潮居官優皆得大臣
體應早擢用因地方起見故久留外任至是 諭曰徐潮爲巡撫平易得體民
無不稱頌之者尋充經筵講官四十四年 上南巡公扈從時總河張公鵬

翮劾淮安同知佟世祿冒祭誤工罰償工費銀七萬餘兩并令淮揚道王謙枉斷擬杖世祿叩闕 命公同兩江總督阿山會讞公覆奏世祿無冒祭誤工情事不應追償宜復職鵬翮偏執苛刻刪供枉斷應奪職留任謙附會欺隱應褫職擬杖徒從之明年兼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尋奉 命兼理高家堰等處河工挑河十萬四千九百丈有奇築堤四萬一千五百丈有奇四十六年 命齎祭監修武家壩天然壩蔣家壩及挑河建閘築堤諸工先後報竣尋調吏部尙書掌翰林院如故四十九年春乞休 命以原官致仕五十二年春赴京得旨徐潮以慶祝遠來其與見任官一體給廕五十四年五月薨於里第年六十九有九遺疏至 優詔悼恤 賜祭葬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乾隆九年 賜諡文敬

子本字立人康熙五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雍正六年督貴州學政尋授贊善遷侍讀七年遷貴州按察使八年調江蘇尋遷湖北布政使十年擢安徽巡撫奏定緝盜章程又條陳推政四則釐剔蕪湖鳳陽諸關積弊又疏陳徵

糧事宜三則均下部議行壽州濱淮河積盜聚族居假捕魚爲業劫掠商旅公陸續擒治凡漁舟皆取連環保編甲乙號嚴查其孫平焦鄧諸姓久習爲匪設族正令不時舉發疏聞得 旨嘉獎又請增設巡道分巡安徽甯池太廣等屬部議從之遷左都御史充經筵講官十二年擢工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先是浙江江山奸民王益善等謀不軌事發株連甚衆 命本往同浙督程元章鞠治寘爲首者十餘人於法全活千餘人疏言衢屬崇山密箐最易藏奸請改衢協爲總兵以資彈壓添設巡道一人駐衢州其江山之清湖鎮等處地皆險要請增設同知駐防皆報可十三年命同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等辦理苗疆事務八月 高宗御宇調刑部尙書協辦總理事務乾隆元年授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總裁實錄二年入直南書房 賞雲騎尉世職三年充軍機大臣 賜紫禁城騎馬加太子太保七年兼管戶部九年春以病乞休 上慰留六月具疏力請加太子太傅允解任八月 諭曰大學士徐本老成謹慎宣力有年今因疾請告朕心眷注特賦詩篇以寵其行並錫御用冠服及內府文

綺貂皮等物朕於本月二十五日行幸南苑當親至大學士邸寓慰問之尋命在籍食俸其子侍講學士以烜給假送歸十年 上念本歸里將一載御製五言古詩三章 賜之詩有云卿雖適江湖豈不念朝廷努力加餐飯慰予歧望情又云所願眠食佳速整歸朝駕十二年薨於里第遺疏入 上震悼 優詔賜卹 贈少傅 賞庫銀千兩治喪 命巡撫顧琮往奠尋 賜祭葬諡文穆二十二年 上南巡禮部以公未入賢良祠不請遣祭 諭曰朕巡幸所經致祭名臣舊輔乃國家念舊酬功之典徐本歷事三朝宣力中外法當致祭胡膠柱鼓瑟乃爾卽 命入浙省賢良祠遣官致祭五十一年 命入京師賢良祠本第杞康熙五十一年進士雍正四年以編修典試廣西尋授御史轉給事中遷通政司參議太常少卿授甘肅布政使調湖南九年遷陝西巡撫召補宗人府丞三十四年卒子以烜雍正八年進士由編修五遷至詹事乾隆十八年擢內閣學士督順天學政明年遷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坐失察僱倩代考降太常卿尋署禮部侍郎以疾歸

陳清恪公事略子文勤公世信 從弟文簡公元龍

陳公謹誥字叔大號實齋浙江海甯人明季陳氏衣冠日盛子弟皆治舉業務進取而公本生父之間獨承學於念臺劉公劬黃先生梨洲傳師說以教浙東西而公復從梨洲游自入 國朝伯叔父兄弟兄弟之子登上甲宅政府長六官出秉節鉞者林立惟公第舉乙科由康熙壬子舉人授中書三遷而副長御史開府貴州湖北入爲尙書皆特擢不由階資其給事吏科轉刑科都給事言多施用而以稽貴州土司承襲遲延措索狀劾罷大吏及請復天妃閘以奠淮黃語尤著薦紳閱其疏論河務謂黃淮自古不兩行助黃刷沙之清水亦不宜分洩黃水塞清水不過一時之異漲稍平即可暢流清水旁分則流弱黃水灌入淤沙愈積愈高邇者修歸仁堤開胡家溝以出睢湖之水閉六壩培築高家堰以出洪澤湖之水此直借淮敵黃一定不易之經然淮水分入運河者多則敵黃仍弱舊說天妃閘離淮黃交會處二百餘丈南至清江浦共有五閘重運到時更迭啓閉重運一過卽下板鎖斷官民船概用車盤是以淮之全力

俱注於黃其引入運河者不過暫時資其濟運耳自改建草壩之後無復閘板
啓閉淮黃盡趨運河清江浦民居可危宜復天妃閘舊制使淮水易以敵黃此
目前急務也事下總河張公鵬翻酌行尋自鴻臚卿倅大理領臺中屢決疑獄
及巡撫貴州民艱於食行視山坂皆可耕諮於介衆僉曰收穫不可期入稅籍
終難脫矣遂奏免陞科踰年斗米錢三十因教以蠶桑時果樹就王文成謫戍
講學處建書院聚教羣士延及苗童黔民久而慕思之移鎮湖北值武漢所屬
十五州縣衛夏秋歉收請分別蠲緩賑濟得 旨允行尋晉工部尙書轉禮部
尙書官中事無不釐飭當 聖祖中年直省大吏員缺必咨臺垣九卿舉者
多陰奉要人情或自援親故而公所舉惟三人高安朱文端公始令潛江以讞
疑獄公記其名前後凡四薦沈端恪公未遇時給資誘進旣通籍揚於朝淮黃
決溢舉陳恪勤公爲河督世以公爲知人公性沈靜其治事句稽文簿終日不
倦事畢卽閉閣下簾手一編未嘗一日去書謂四子書諸經之膏液也近體諸
身然後知須臾不可離作四書述嘗慨酷吏深文擊斷曰律者聖人以不忍人

之心著之爲精義之學者也作讀律述謂孔子學易期於寡過人事萬變包於六位隨時隨事必有合焉作玩辭述手批通鑑及綱目丹黃凡五周論多獨見作通鑑述晚年將次第排纂未卒業康熙五十八年具疏乞休得 旨卿才品優長服官日久兩授巡撫潔己愛民茲簡任秩宗正資倚任覽奏以老疾乞休情詞懇切可原官致仕六十一年冬卒年八十有一 諭賜祭葬諡清恪子六長世儻丙戌進士江西建昌守次世儼辛卯舉人次世仁乙未進士官檢討次世信官至大學士次世侃癸巳進士官檢討

世信字秉之號蓮宇登康熙四十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五十年充山東副考官累遷中允侍讀五十二年典廣東鄉試充日講起居注官五十八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明年提督順天學政遷侍讀學士雍正二年父服除擢內閣學士授山東巡撫會境內多蝗入境後密訪被蝗各屬損稼重輕且察羣吏能否具得其大略而後視事尋疏言社倉通有無濟豐歉古今皆可行請令每鄉立印簿捐者自注籍數不拘多寡舉公正鄉約三人輪管出入冊報官查春

夏之交許民間借領至秋每石收息二斗歉則減之十年後息倍於本祇收一斗第小民可與落成難與慮始各督撫宜於一省中先行數州縣俟著有成效然後廣行下部議如所請又奏通省丁銀請攤入地畝徵收又遵 旨會議海防事宜五則皆從之四年母憂歸 命督修江南水利坐遲誤落職仍 命赴曲阜督修 文廟十三年起副都御史乾隆元年陳臺灣事宜三則下所司議行未幾授倉場侍郎調戶部左侍郎遷左都御史疏請定各部院會議遲延處分五年轉工部尚書六年授文淵閣大學士教習庶吉士奉 命往視淮黃河工乘傳周覽每疏論河務皆本確見九年春 予假回籍請開缺不許尋疏言山東劇盜田豬頭等及沛縣巨窩姚乾等見均就獲因各省均有劫案關訊待賢臣以爲此等大盜但數案審實卽應正法毋久稽顯戮 上聽其言十月還朝明年加太子太保 命紫禁城騎馬十三年冬坐票擬錯誤罷歸十五年入京恭祝 萬壽 賞原銜回籍十六年三月 特召入閣視事兼管禮部十七年典會試十九年再典會試二十二年請老得 旨允其回籍如一二年

後精神清健仍可來京辦事以副優眷耆臣至意尋 命加太子太保明年春

陞辭 御製詩賜之賚白金五千兩 命在籍食俸四月薨於京邸公少承

家學嘗言自始仕至服大僚戰戰慄慄惟懼或蹈於非義以負先人之志事當
官守道棘棘不阿方侍郎苞嘗謂公長臺垣其規模氣象與念臺劉公爲近乃
歎清恪公之教行於家而劉公之風能使異世下聞而興起也公卒年七十有
八 上聞軫悼再 賞白金千兩治喪派散秩大臣帶領侍衛十人往奠駁

賜祭葬 予謚文勤

元龍字廣陵號乾齋清恪公從弟也康熙二十四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入

直南書房明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夏四月侍班 乾清宮西閣 聖祖顧謂

曰朕素知爾工楷法其作大書一幅 命就 御前作書 上嘉獎以 御

書闕里碑文示之二十八年爲都御史郭琇劾罷逾年 詔復任三十三年遷

侍讀 御書鳳池良彥額並 御書一卷 賜之三十五年隨 上親征噶

爾丹遷庶子三十八年典試陝西又明年遷侍讀學士 上御便殿作書

賜內直翰林觀 諭曰爾等各有堂名可自陳當書以賜公奏臣父之闈年逾八十擬愛日堂三字 御書賜之四十二年擢詹事充經筵講官四十三年請終養許之 賜公父人獲參斤 命攜歷代賦彙歸校對增益明年 上南巡公迎 駕慰問備至兼詢其父起居狀 賜御書南陔日永額 賜公父人獲金扇諸珍又 賜公母陸氏慈教貽休額 諭以家有老親毋遠送尋丁父憂四十九年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明年授禮部侍郎出爲廣西巡撫首疏陳三事一桂林貯穀高建倉廩百餘閒以避潮溼一興定陡河水通灘江達廣東爲三楚兩粵運糧要道舊閘傾圯率屬捐俸修築一養濟院外別構屋數十閒收養鰥寡又立義學以貧士爲師量給修膳創育嬰堂設粥廠施藥餌以賑窮民報聞泣粵七年盡心撫字吏畏民懷所建陡河石隄及三十六陡門盡復漢馬援唐李渤故蹟五十七年擢工部尙書六十年調禮部疏言選拔久停請照康熙三十六年例命學臣如數拔取送監肄業從之 世宗御極 命奉守 景陵仍食禮部尙書俸結茅馬蘭峪者六載雍正七年 詔尙書陳元

龍左都御史尹泰均係 聖祖舊臣雖年近八旬精力尙健其各授額外大學士以示優眷尋晉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先是公撫粵時奏請捐穀折銀交納分得羨金十一萬七千有奇內捐出公費銀九萬三千及捐伙軍需銀十萬均經奏明嗣因倉穀有虧部議仍追償銀二十一萬有奇不準扣抵限五年交納至是 特旨許照數扣除尋疏言各省題奏請增揭帖一通送起居注館記注後送內閣從之又疏言各番役多與流棍串通所獲賭博鬪毆等犯往往匿犯索財卽行私釋其窮苦者始行送官請嚴定送官期限違者訊治詐贓竄放罪下部議行十一年 優詔許原官致仕加太子太傅令公子編修邦直隨歸侍養啓程日 賞御膳著六部滿漢堂官錢送沿途官弁迎送如禮乾隆元年 詔在籍食俸八月薨 諭賜祭葬諡文簡著有愛日堂文集海甯陳氏自素庵相國之遴後與爰立者得文簡文勤而三官正卿及卿貳者復四三人大司空文和公數承少司寇論少宗伯邦彥其最著也其他侍從甲科不可勝數蓋一時之盛云

王文恭公事略 第九齡 鴻緒

國初漢大臣兄弟並起家詞館躋政府長七卿及爲卿貳者若崑山徐氏海甯
陳氏華亭王氏其最著者也王氏昆仲三而文恭公居長公諱頊齡字顓士號
瑁湖父廣心字農山順治六年進士官御史以文名巡視京通二倉時釐剔漕
弊疏凡三十餘上清操凜然猾吏莫敢犯公由康熙十五年進士授太常博士
十八年 詔舉博學鴻儒郝尙書惟訥薦公詩詞風雅品誼端方 召試一等
授編修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一年上元節 上御乾清

宮 賜大學士等宴倣柏梁體賦詩公與焉尋遷贊善侍講典福建鄉試提督
四川學政母憂歸起補侍讀遷侍講學士會都御史郭琇疏劾少詹事高士奇
與公第左都御史鴻緒植黨營私請令公及士奇鴻緒並休致十月 詔公留
原任三十年轉侍讀學士三十六年遷少詹事再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歷宗人
府丞晉禮部侍郎四十二年 聖駕南巡幸公第秀甲園 賜御書蒸霞額

四十六年 上南巡閱河復幸秀甲園先是公弟鴻緒官侍郎時乞假省親

蒙 賜白金文綺亦葺園爲奉親之所額曰 賜金園至是並邀 宸顧海內
榮之五十一年公調吏部左侍郎充經筵講官明年擢工部尚書八月充 恩
科會試正考官五十四年二月復典會試五十七年拜武英殿大學士松江濱
海日兩潮歷久不易是歲重九日公拜入閣之 命漸忽三至人咸異之雍正
元年癸卯 詔開鄉會恩科公以重與鹿鳴宴加太子太傅尋乞致仕得 旨
卿品行端凝學問淵博典章政事經歷最多且係 先帝舊臣正資襄贊可
照舊供職二年再疏乞休 上復慰留並 諭內閣曰 皇考簡用之人
如因衰老休致朕心不忍王項齡年邁閒時行走可也 賜詩有跡與松喬合
心緣啓沃留之句因自號松喬老人三年秋公疾 命御醫診視 賜葷餌八
月薨年八十有四 優詔悼惜且曰王項齡去歲以老乞休朕念 皇考時
大臣無幾每見伊等心甚愴然不忍遽允所請降旨慰留待三年後始行予告
不意遽溘逝豈朕體恤舊臣之意有未誠邪可特贈太傅予優卹加祭二次輟
朝一日朝臣出其門下者均令素服持喪各部院漢官俱前往祭送以副朕惓

倦老成至意尋 賜祭葬諡文恭公初以文學進游歷卿曹諳練典故在政府
入載恪誠純一以風度稱所著有世恩堂諸集第九齡字子武恬靜有雅量康
熙二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累遷通政司參議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
注官游陟少詹事僉都御史三十九年充會試副考官擢內閣學士尋擢禮部
右侍郎時兄頊齡亦貳禮部公疏請迴避調兵部尋調吏部晉左都御史四十
八年十二月卒於官 賜祭葬如例著有艾納山房集鴻緒字季友號橫雲康
熙十二年一甲二名進士 賜及第授編修十四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尋充
日講官知起居注累遷贊善侍講十九年 聖祖諭獎諸講官奉職勤勞加
公侍讀學士銜時廣東有朱方旦者自號二眉山人以左道惑衆造中說補聚
徒橫議常至數千人又自謂前知與人決休咎會順承郡王勒爾錦討吳逆駐
師荊州方旦以占驗出入軍營巡撫張朝珍亦稱之公具疏列其誣罔君上悖
逆聖道搖惑人心三大罪方旦伏誅二十一年轉侍讀充明史總裁再擢內閣
學士戶部侍郎二十四年典會試明年請回籍治本生母喪得 旨賜祭又明

年擢左都御史疏劾廣東巡撫李士楨昏憤貪劣於曾從吳逆之知府林杭學保舉清廉士楨坐罷杭學奪官公尋以憂歸二十八年服闋將赴補而郭琇之劾疏上矣疏稱鴻緒兄弟與詹事高士奇招權納賄并及科臣何楷編修陳元龍得 旨均休致未幾江甯巡撫鄭端再疏劾之 聖祖特諭曰朕崇尚德教蠲滌煩苛凡大小臣工咸思恩禮下逮曲全始終卽因事放歸仍令各安田里近見諸臣黨同伐異私怨相尋牽連報復雖業已解職投閒仍復吹求不已株連逮於子弟顛覆及於身家朕總攬幾務已三十年此等情態知之甚悉夫媚嫉傾軋之害歷代皆有而明季爲甚公家之事置若罔聞而分樹黨援飛誣排陷迄無虛日朕於此等背公誤國之人深切痛恨自今以往內外大小諸臣宜各端心術盡蠲私忿共矢公忠如或不悛朕將窮極根株悉坐以朋黨之罪時公方就質 詔至得釋三十三年大學士王公熙張公玉書合疏薦公與徐尙書高詹事文學優裕並 召來京修書三十八年授工部尙書充經筵講官四十七年調戶部尙書明年坐附會內大臣阿靈阿等議奏改立 皇太子事

奉諭切責以原品休致五十二年疏進所修明史列傳稿二百八卷請宣付史館備參考得旨下明史館察收始公任館職時奉命總裁明史與湯潛庵徐健庵葉訥庵諸公互相參訂僅成數卷及奉召重領史局諸公罕有存者惟張文貞玉書爲監修陳文貞廷敬爲總裁各專一類張公任志陳公任本紀公任列傳而公以原銜食俸較二公多暇日數年閱彙分成帙會熊文端賜履續奉監修之命檄取其傳稿以進公與張陳兩文貞皆未參閱恐尙多舛誤及歸田後重理舊編復經五載始克搜殘補闕以成此書也五十四年復召來京修書充詩經傳說彙纂及省方盛典總裁官雍正元年八月薨於京師所著曰橫雲山人集

劉喬南中丞事略

康熙四十五年夏江甯太守陳公鵬年被劾士民鳴鉦擊鼓撞塘器呼叩制府鳴不平者日數萬人於時江西父老拏舟東下爲贛南道劉公蔭樞訟冤亦數千人遠近爭傳爲民所依而獲戾上官者同時而得二公劉公字相斗別字喬

南陝西韓城人晚自號秉燭子性樸直無游移康熙十五年進士知蘭陽縣地濱河舊設巡河夫爲民困公減其半行取爲給事中母服闋補原官前後章數十上論連捐速陞之弊陳豫秦兩省事宜又言藩臬兩司宜入覲奏事又請試捐員停保舉開言路覈名實皆報可每會議反覆爭執數梗要人所欲保薦者外轉贛南道徧示屬吏曰子欲爲忠臣乎夫愛民卽忠也郡守與鎮將比重門稅以朘民公詰之陽奉而陰違乃置酒邀守與將甫就坐僕白奉命市麥布門者索稅留質在門守將語塞乃盡革其稅公復具觴邀鎮將揖之升堂疾下拜曰帥惠吾民敢不拜嘉市故有米稅牙人主之溢額數十倍公得其記簿別委人收之籍盈餘官買田以抵牙稅勒石永禁署按察使有重獄督撫各持所見公柴立其中央遂以失出罷官會關中饑盜且起公歸貸粟賑荒爲築堡以守黃河自縣東北南行出龍門山中兩岸皆絕壁公冶鐵爲柱索俾舟皆緣之以行無漂溺患修石路二十餘里造南郭石橋修柿谷陂鄉里賴之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公迎

駕潼關

上遙望卽曰此劉髯也何爲民服公以被劾

對 詔復官公廣頴美髯官科垣疊 召對 上故識之起雲南按察使濬
昆明湖築六河岸牘各屬府州縣例用親信人坐省與院司家僕胥吏交通公
首革之有造蜚語謀叛者戮其渠散其黨姦豪屏跡訟獄以稀就遷布政使除
科場雜派賑凶饑所措注皆順民心四十七年擢貴州巡撫其地苗狎雜處民
多僑寓自前明安播始禍 國初水西大鬩號難治公至絕餽遺省徭役軍民
大和黔多山少田鄰省歲協餉二十餘萬稍愆期營伍號呶公請豫撥二十萬
貯藩庫格於部議者三尋密奏 特旨允行會紅苗猖獗兵餉夙備衆乃服公
深識凡山田一年耕率不可再民懼歲征之莫敢田公榜示聽民墾荒不起科
四川遵義民苦加派赴愬於公公密疏以聞或疑之公慨然曰蜀民獨非朝廷
赤子邪 詔遣使臣會川撫察勘黜守令數十人一時鄰省有司貪橫者多恐
懼易行中人自修飭監司大府轉相告戒檢察所屬道路咸載其言撫黔五年
以老請休 溫旨慰留會蜀之烏蒙土司與黔之威甯土舍相仇殺蜀撫年羹
堯使吏勘問二酋負固不出疏請以兵臨之公持不可 詔遣都統侍郎三人

出會蜀滇黔督撫提鎮於畢節按其事苗民大懼公肩輿從數卒行山中諭若曹各安堵無恐先至畢節獨棲荒寺中諸公繼至則爲謝曰邑小供給薄勿嗤也若令下不嚴老夫非畏人者則又曰此小吏可了事耳命千總一人往招威甯聽命而烏蒙不至公使諭之曰若出吾活汝抗命必滅汝老夫無多言亦不食言烏蒙素服公恩信亦自縛出服罪解仇二酋私相語曰劉公真天人也明年澤旺阿喇蒲坦掠哈密公疏言小醜無用大師但宜慎擇人核名實安內地重國本有 旨命公乘傳赴軍前周閱詳議公卽日就道抵巴里坤行視軍營上書數千言請屯兵哈密毋輕出以逸待勞已又以病乞休 詔責其憚遠涉公疏謝復乞骸骨 命還黔撫任士民攀援如見慈父母後數月休致入京下刑部議以阻撓軍務罪死 詔發博爾丹種地時年八十有二矣子熾請侍行公笑止之曰死於道路與家庭何異爾歸耕田讀書吾身 君之身也無我慮居三年 上諭廷臣曰劉蔭樞能直諫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 詔復職還京師六十一年春與千叟宴公首坐 世宗御極 召見愀然曰卿

先帝大臣朕欲大用然爾年力實不能勝矣公遂薦孫勳王沛檀陳時夏王璋四人 賜御硯朝珠白金令還鄉雍正元年九月卒年八十有七公耄期好學不倦在滇黔各五年以教養斯民爲己任重儒官廣中額建書院義學朔望躬進羣士誘迪之軒車所稅見農夫孺子必諄諄勉以爲善去惡雖苗裸亦然自塞外歸鬚髮之白者多變而黑生兒齒二蓋實能以義理養心而不奪於外物也著春秋蓄疑四卷易經解二卷宜夏軒雜著二卷藏於家始公與陳公並以罷官名聞天下厥後陳公游陟河督而公以衰老不復用海內惜之然滄洲任司道未久不及有所設施及督南河遂以死勤事轉不若公於壯盛久任監司大府義事仁心得實播於民物也劾二公者爲制府阿山阿公本以廉幹著稱其始至也使親信人訪察江西官吏所至爭承迎惟公若弗聞也者毀譖日積故因事以斥之其惡陳公則以不從其令故及聞二公爲民所戴實深悔焉用此見曷更操威枋者當知左右親信所非毀及凡於己有拒違者賢人君子多出於其閒卽是可爲聽言觀人之準則也

張清恪公事略 子愨敬公師載

儀封張清恪公伯行字孝先晚號敬庵父岩邑諸生明季奉母避亂兄爲寇掠被箠幾斃負而逃出族有嫠婦馬氏郭氏王氏悉爲立後歲稔煮粥以賑全活甚衆祀鄉賢公舉康熙二十四年進士歸築精舍南郊縱觀諸子百家及讀小學近思錄乃恍然曰入聖門庭在是矣讀書七年補內閣中書父憂歸啜粥三年不入內室服闋建請見書院與鄉人士講明正學三十八年夏大水公率居民築堤保境河督張公鵬翮異之疏請檄公贊理三辭不許以原銜赴河工督修黃河南岸堤二百餘里及馬家港東壩高家堰石工四十二年授山東濟甯道值歲荒傾家財運穀以賑載錢及綿衣數艘分給凍餒者尋奉 命賑汶上陽穀饑動倉穀二萬二千有奇藩司責其專擅將申劾巡撫直之得免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閱河 御書布澤安流四字以賜并詩章二詩扇二明年上遣近臣封閘催漕 諭曰濟甯道張伯行諳曉河務可與商榷公相高下引運河水北注蓄洩得宜事竣著書紀其事卽世所行居濟一得也夏遷江甯

按察使吏白故事送督撫贄約金四千公曰我誓不取民一錢焉辦此揚州諸生六人忤郡守巡撫欲盡褫之公曰以窮諸生冠服迎合上官吾不爲也力雪之四十六年 聖祖南巡 命督撫舉賢能公隨督撫入對 聖祖曰朕向原認識爾到江南卽知爾爲清官復顧督撫臣曰張伯行居官何如皆曰好大學士張公玉書對亦如之 聖祖曰江南更有如此好官否皆曰無

聖祖曰然則爾等何以不保舉今朕自保之他日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主否則笑朕不知人又曰張伯行篤實卽置之行閒亦非退縮者遂擢福建巡撫隨駕至西湖 御書廉惠宣猷四字以賜涖閩值旱荒發帑賑歲遣官買米平糶禁米船入海絕盜糧擒巨盜陳首魁吳海等疏請增鄉試中額十名從之建鰲峯書院祀宋五先生集諸生院中日纂錄古人嘉言善行依小學諸綱目條貫成書手定爲八十六卷曰小學衍義以教諸生設藏書樓購經籍四百六十餘種毀淫祠贖女尼爲民婦先是臺灣兵屢鼓噪公謂倡亂之人平日必多不法以他事除之煽誘自絕鎮臣如公教後無譁者公治尙嚴明貪吏奸胥輒盡

寘之法政教大行其禁止餽送檄有云一銖一黍民脂民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汗時傳誦之 聖祖將令移撫江南大學士李公光地請留閩張公玉書奏江南比歲災民不聊生非此人往不可 上笑曰汝兩人不必爭朕當慎簡一人以昇汝閩遂移撫江蘇而以陳公瓚代之士民攀號如失怙恃公疏請緩帶徵漕又請賑徐州府及海高等十四州縣災並蠲瓜洲浮稅舉劾屬僚無所阿徇豪猾皆望風遠遁時總督噶禮張威福甫涖任劾免撫藩蘇州知府陳鵬年糧道臧大受廉直有聲皆劾去之公遇事持正鬱鬱不自得以病乞休有 詔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不得以衰病辭五十年江南鄉試副考官趙晉與總督交通關節榜出譁然士子昇財神入文廟正考官左必蕃不自安疏聞公亦據實奏 上命尚書張鵬翮侍郎赫壽出按其事公與總督暨安徽巡撫均會鞫時舉人程光奎吳泌已具服藩司吏李啓供與家僕軒三營弊軒三者總督闖人也於是總督持其事且索銀五十萬保無事張尚書因其子懋誠任懷甯令恐遭陷害亦瞻顧掣

肘讞莫能定明年春公劾督臣抗 旨欺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總督亦飛章訐公不肯出洋捕賊及誣陷牙行張元隆諸款 上命俱解任付使者雜治尋奏晉與光奎泌賄通關節擬罪如律噶禮劾伯行不能清理案件屬實餘係苛劾應降留伯行劾噶禮索金事全虛應奪職贖徒 上切責張鵬翮赫壽掩飾和解 命尙書穆和倫張廷樞覆訊訊如前噶禮免議公仍奪職部議亦如之 上以公爲天下清官第一責諸臣變亂是非且曰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清官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者何所賴以自安乃 命九卿翰詹科道再議議上 聖祖復諭曰爾等身爲大臣既知張伯行清廉當會議時何無一言及朕有旨始同聲贊其清亦已晚矣宜體朕保全廉吏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庶海宇長享昇平之福遂命復公任而黜噶禮尋帑戮焉方公之解職也百姓罷市哭聲殷揚城且議相率叩 闕公慰諭再三環泣不肯退蘇州等郡相繼報罷市士民扶老攜幼具菓蔬來獻公辭皆泣曰公在任止飲吳江一杯水今將去子民一片心不可卻也乃取腐一

塊菜一束衆仍委地去獄具回蘇揚人慮途中不測將集江干護行衆數萬公聞之五鼓登舟比曉已渡江抵蘇寓楓橋士民獻果蔬如在揚時七月復赴揚聽勘回蘇時比戶焚香遮道不可行及復任士民歡忭拜龍亭呼萬歲者至數十萬人復相率詣闕跪香進疏願各減年壽一歲祝添聖壽萬年

上聞大悅而全閩士民始奔號呼籲既而頌恩祝聖亦與江蘇不約同自

是公直聲浩氣震天下五十二年進濂洛關閩集解疏薦福建布政使李發甲臺灣道陳瓚前祭酒余正健旋奏免揚州落地稅且曰臣衙門舊有鹽課陋規二萬兩臣在任五年絲毫弗取衆商願每歲捐銀千二百兩抵解稅銀得旨

俞允明年疏請嚴海禁尋劾布政使牟欽元藏匿通洋匪棍張令濤請旨

革職著追張令濤者噶禮前劾公拖弊之船埠張元隆卽其弟也時部檄按輯海寇鄭盡心餘黨崇明鎮弁詰一船人照不符得元隆爲之關通領照狀又上海民顧協一訴令濤佔踞房屋謂其舊爲噶禮幕客今匿牟欽元署中有水寨數處窩藏海賊公捕治令濤因劾欽元得旨革職下總督赫壽察審赫壽奏

協一所控無左驗欽元署中亦無令濤 上復命尙書張鵬翮副都御史阿錫乘赴鎮江審勘遂劾公狂妄自矜請解官嚴訊疏六上 上不得已允之時公因事赴常州卽舟中解綬去伴送鎮江夜分對簿多方挫折并脅幕下客代承鵬翮等奏元龍令濤皆良民伯行誣劾 上責其不能盡心研審令再詳訊並 命公回奏公疏言張令濤在藩幕乃其子張二所供也牟欽元匿使不出耳未幾竟坐公挾詐欺公誣陷良民議斬公處之恬然讀書晝夜無閒爲門人講說成講義數十篇居半歲體加充色加睥獄上 聖祖不從 命公免罪入都過揚州父老數萬焚香夾兩岸行求停舟一見爲監行胡同知所格抵京公請 陛見使臣不可以付吏 上命使臣同公陛見且曰張伯行原無罪當以錢糧事任之明日 召對 命講太極圖說入直南書房權倉場總督奏除積弊五十五年奉 命往賑順天永平二府講行社倉法明年典順天鄉試時方督糧通州 符召入闈異數也旋授戶部侍郎兼督倉場六十年總裁會試所得士來謁必告以聖賢之學務實心報國不可汨沒勢利負科名會

河決 召對行在論河務以母病歸省 命便道視武陟決口明年春與千叟
宴偕諸臣入謝皆 賜坐 諭曰汝等皆大臣當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巡撫
時是真能以百姓爲心者也十一月 世宗卽位眷公舊臣逾常格 命與
議政 賜紫禁城騎馬遷禮部尙書 御書禮樂名臣額賜之 上親郊前
三日視牲故事皆王公大學士行禮 上特以命公雍正二年進續近思錄
張南軒陳克齋陳北溪許魯齋諸集 命赴闕里致祭追王 先聖五代便道
歸省親建議以明儒羅欽順本朝陸隴其從祀兩廡又請以宋儒張子之父張
迪配享崇聖祠從之三年二月薨於位年七十有五遺疏請崇正學勵直臣爲
千古第一首出之君綿萬世無疆之祚 天子悼之贈太子太保 予祭葬
於卹典外加祭一次 遣大臣奠醊 命部寺漢堂官及科道於 諭祭日齊
集出殯日會送 賜諡清恪公歷官二十餘年未嘗攜眷屬初任濟甯隨行止
四人撫闔十二人撫吳十三人日用蔬菜米麥尺帛寸絲以至磨牛碾石皆自
河南運載之官初蒞閩官廨帷幕皆錦繡驚問吏以行戶鋪設對盡撤還之比

移吳先檄所屬禁陳設無錫令送惠山泉受之後聞亦派民舟載送卽卻不受
治民以養爲先以教爲本遇災侵則請蠲請賑廣設常平義社倉所至必修建
書院學舍閩士肖公象祀於鼇峯吳人建春風亭於公祠與于清端湯文正兩
祠並峙在濟甯時疏濬濰河兗州十五縣無水患又捐貲築五全口堰引水入
濰士民蒙利立生祠五全口公按察江蘇時始至未受篆卽過方望溪先生辭
不獲公入曰吾迫欲一見論學耳望溪曰某未知學但聞守官之大戒二其一
義利也公旣疇然不滓矣進乎此則利害非知命而不惑者不能無搖公躋之
及撫江蘇首劾噶禮望溪適以南山集牽連赴 詔獄噶禮遂劾公久閉方苞
於官舍不知所著何書人皆爲公危而 聖祖之宥苞實自此始公天性樸
誠凡所設施皆本於實踐而尤以力崇程朱爲己任及門受學者幾千人輯遵
學源流道統錄以明聖賢之宗傳輯伊洛淵源錄續錄以明諸儒之統緒輯小
學衍義小學集解養正類編訓蒙詩選以端蒙養之教輯學規類編學規衍義
程氏家塾分年日程原本近思錄集解續近思錄廣近思錄性理正宗諸儒講

義以垂正學之型輯家規類編閨中寶鑑以示修齊之範輯濂洛關閩集解以配學庸語孟名曰後四書謂許薛胡羅爲周程朱張之正傳其文集及讀書錄居業錄困知記皆選刻行之謂陸稼書學朱子爲許薛胡羅之繼起就其家搜訪遺書得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爲鏤板以傳謂楊龜山謝上蔡尹和靖羅豫章李延平行程子之派者也張南軒呂東萊取資於朱子者也黃勉齋陳北溪陳克齋受學於朱子真西山熊勿軒吳朝宗私淑於朱子者也有明之學得其正而不爲邪說搖者曹月川陳剩夫崔俊渠汪仁峯蔡汝濱也 本朝之學宗朱子者張楊園陸桴亭汪默菴陳確菴魏環溪耿逸菴熊愚齋吳徽仲施成齋諸莊甫應潛齋劉仁寶也凡諸儒述作莫不精擇而校刊之而朝宗徽仲成齋莊甫皆隱居力學世莫能知公特爲表章尤見闡幽之義云公不從陸王之學然未嘗著書闢之惟校刻程啓暎之閑關錄陳清瀾之學蔀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以示學者又重刻諸葛忠武陸宣公韓魏公范文正司馬溫公及文文山謝疊山方正學海剛峯楊椒山楊大洪諸文集其二朝各臣言行錄四

書正宗學易編五經大全則皆未成之書也所自著者曰困學錄續錄正誼堂文集

仲子師載字又渠號愚齋康熙丁酉舉人以任子爲戶部郎 世宗指示閣

臣曰此張伯行子好司官由揚州知府累遷江蘇按察使內擢左通政倉場侍郎 命閱視天津河道旋以侍郎出副江南河督乾隆十六年 高宗南巡

每 召見輒詢及隨父任時事眷益隆授江安巡撫仍協理南河事明年河溢二閘徐州被衝公與高文定公並奪職在工贖罪又二年放歸起兵部侍郎五月遷尙書總督漕務明年調河東總督時山東孫工決口買船漕艘如泛大海中公冒風雪宿河岸燈熒熒達曙自冬歷春築始完公嘗言河中土性水勢與江南異兩岸相距寬宜多挑引河以殺險土多浮沙宜厚培客土以實虛自此由濟甯治所抵開封歲往來如織而心力亦交瘁矣二十九年薨於位年六十九 贈太子太保謚愨敬公幼承家學精研宋五子書以報 國活民爲心及登仕籍愈感奮懼有玷缺爲名父羞在揚州歲饑散賑而高郵湖西之民緣

被災分數較輕不得與公行部至其地見道旁人多骨立待盡大驚召長吏詰責隨請於上官不待報而廩之全活數千人江都芒稻閘爲淮黃高寶諸河入江之關鍵所司貪商人餌惟知蓄水爲運鹽地藉口必奉齟使令乃開會夏潦暴漲低田盡湮公訪知運鹽需水止六七尺而既過其半遂單騎往啓閘纔啓四板水暢出甚疾仍艤舟宿其旁明日田皆涸出然後走白鹺使使者大恚責公專公遜謝曰知府信有罪矣第拯溺不淹刻必預請而後行如此萬家煙火何卒具牒大府請開歸府轄如公議河庫道司筦鑰不任功過向爲美官公以才爲前後督臣所倚輒委辦險要大工以故於河務寔熟悉一生敷歷中外遂與河務相終始焉初河督嵇文敏公母卒奉在任守制之命特具劄固請終喪衆以違旨獲罪爲疑公慨然進曰公父忠母節門望非常患請之不力耳何慮觸禍爲文敏謝曰謹受教其在江西嚴無故遷葬之禁行連坐法薄俗遂革撫江安二年多偏災皆據實請蠲賑全活甚衆痛懲匿名訐告習以靖地方凡此皆清恪公之教也著有治水方略改過齋文集讀書日鈔等書

田文端公事略

公諱從典字克五號嶢山山西陽城人父兩時邑諸生邃於易以理學顯設教天井關學者立碑頌德卒祀鄉賢祠明季寇亂邑人欲迎賊紓禍力斥之闔城人無污賊者既賊至挈幼子及兄遺孤避地度不能兼顧乃棄子負兄子以走賊退求子於草間得之卽公也初公生母白夫人將育公贈公卜得丙戌日吉禱於神果以是日誕五歲能誦三經十歲能文章與故浙江巡撫張公泰交同補弟子員張亦有文名時稱田張康熙甲子舉鄉試第二戊辰成進士是科多名下士長洲何焯號知文推公尤第一云釋褐後七年授英德知縣以廉惠誓於神英德地瘠苦賦籍不可稽奸民詭寄逋逃懦者益困公盡革陋例清其籍民困大蘇修眉山書院立宋賢唐介鄭俠浩浩祠以風示學者邑士近百年鮮得解者至是比歲舉於鄉凡八九人政成行取入都縣民攀戀追送有踰嶺者四十二年授御史疏陳調繁之弊謂督撫請調州縣有秉公調者卽有徇私以調者在州縣求調之弊有三曰希圖善地曰規避衝地曰預爲卓薦地在督撫

濫調之弊亦有三曰曲徇請託曰引用腹心曰公行賄賂皆借整飭地方爲名巧投捷徑侵帑剝民屢經敗露除江浙等省賦重難征之百有餘縣及邊遠煙瘴地請仍舊例調補外其餘概不許調並嚴定督撫濫調之罰又請 勅吏部嗣遇考選科道凡正途出身之部屬及由知縣擢任之中行評博與翰林一體論俸開列考選不由堂上官保送以杜交結營謀之弊均下部議行巡視西城罷鋪墊費查通州倉儼神祠以居廟祝不受值不入也抑豪強清宿弊毛髮不假借聲日起 聖祖知公可大用超擢通政司參議累遷左右通政光祿寺卿寺故有招買行戶作姦侵蝕虧經費公治其黠者仍請限年帶銷所虧

上鑑其誠爲豁免鉅萬尋擢副都御史五十二年擢兵部右侍郎兼管光祿寺前後凡八年不爲操切而句稽甚晰時方議武職罷任當回籍公謂年近者可勒歸若久居其所長子孫有墳墓婚姻宜聽占籍獨持一議上卒如所議行五十八年擢左都御史會兩江總督長蘅以知州王承勳首告安徽布政使年希堯鳳陽知府蔣國正婪取事入奏 上命公往勘還奏國正將虧帑銀三千

七百餘兩混入 恩免民欠錢糧法當斬希堯失察當奪職明年擢戶部尚書
繼武進趙恭毅公後濟以和平六十年主會試得人最甚雍正元年調吏部仍
兼管捐納軍需事 世宗御書清謹公方額賜之並 賜御製詩有出納望
同天北斗清芬品擬省中蘭之句尋主武會試明年主順天鄉試協辦大學士
有 詔停止戶部及陝西捐例並 諭獎公及尚書張公伯行兩年以來辦理
清正均下部議敘三年春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每公退危坐讀書評
謨謹密雖子弟莫能知 優旨褒嘉 賜資無虛月四年以疾請老 溫諭慰
留六年疾作再請 上鑒其誠 優詔加太子太師原官致仕於居第賜宴
令部院堂官齊集並賜帑金五千兩爲途費及高年頤養之資馳驛起程日著
廷臣祖餞以寵其行所過地方有司在二十里以內者俱著迎送旋里後令巡
撫兩司時至其家存問將來頤養康健一二年後再入京陛見及 陛辭 賜
御書楹聯暨冠服朝珠等物四月行次良鄉薨年七十有八遺疏至 上震
悼遣散秩大臣及侍衛六人往奠茶酒內閣學士侍讀學士各一人往庀喪具

命地方沿途護送伊子年幼家居著巡撫傳諭地方官就近時加照看凡新舊接任均將此旨傳知通行 賜祭葬 予謚文端公學有本原深經術尊信宋儒躬行實踐事親備色養居喪盡禮不作佛事三年不入內贈公有木枕泣銘以詩攜持行萬里終身不少離當官廉正以至誠結 主知故能恩禮始終哀榮大備若此十二年 諭曰原任大學士田從典品行端直老成廉潔奉國公忠可入祀賢良祠以風有位並於本家 賜祭一壇子懋由廕生官至吏部侍郎

黃崑圃侍郎事略 弟叔瓚

公諱叔琳字崑圃本安徽歙縣程氏子也祖伯起與僚壻大興黃中丞善 國初黃巡撫甯夏往依焉後黃氏遭家難中丞之弟爾悟無子公父華著方九歲爾悟子之遂爲順天大興人公始生具夙慧十歲通四書五經從學饒先生仲如研窮性理之奧又從吳述庵先生究經世學年二十以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益自淬礪與衛檢討既齊討論宋人語錄恂恂然有醇儒風見

者不覺其爲少年甲第也遷侍講督學山東毅然以興賢育才爲己任捐修三賢祠於泰山之麓祀宋胡安定孫明復石徂徠俾學者知所景從又興復白雪松林兩書院延師選才俊捐飲膏火所造士多窮經致用之英翕然稱盛晉鴻臚少卿領學政如故除通政司參議僉都御史太常卿六十一年遷內閣學士尋遷刑部右侍郎雍正元年典江南鄉試調吏部侍郎命偕兩淮鹽政謝賜履赴湖廣同總督楊公宗仁酌定鹽價革陋規商民勒石紀事三年授浙江巡撫剪除巨猾平冤獄災傷則賑之貪墨吏則黜之仁和錢塘海甯二屬田十數萬頃全藉省城上下兩塘河水灌溉自閘廢土淤民占爲田利甚微而所損三屬田畝逾巨萬公疏請照西湖舊址清出歸湖去其梗塞開通水源所屬官塘運河支港壩堰斗門俱一律疏濬以興水利部議如所請浙民便之爲忌者所誣劾詔免官赴海塘效力乾隆元年授山東按察使明年遷布政使疏言養濟院孤貧口糧每名歲給米錢三兩六錢從地丁項下撥給其春夏秋三季米係州縣將養廉銀墊給多不能及時支領請酌借司庫存公耗羨銀給發從之

著爲例四年母憂歸七年授詹事坐布政使任內誤揭屬員諱盜免官公性嗜學公餘時手一編至耄耋不倦尤負人倫鑑以薦賢爲重謂世道之隆替人才之邪正消長爲之也所賞拔如萊州守嚴有禧長清令劉輝祖皆以循良遷秩而分校禮闈主試江南所拔取者理學則如任宗丞啓運政事則如胡恪靖寶瓊經學則如陳司業祖范文學則如徐檢討文靖張詹事鵬翀其入祀賢良則徐撫軍士林潘敏惠師桀也張太史淳夏太史用修李觀察慎修輩皆端方博洽推一時之選其餘名士宿儒未可殫數方望溪爲諸生時來謁一見稱莫逆交凡望溪所著周禮春秋之學皆與先生往復商訂無少闕他若周大璋顧進等又數十人不憚千里親炙就正則所學之及人遠矣十六年公屆釋褐周甲之歲當事以聞 詔曰原任詹事黃叔琳以康熙辛未探花年登大耋重赴瓊林洵稱熙朝人瑞可從優加侍郎銜用示篤眷耆臣至意二十一年卒公以文學政事受知 三朝當代推爲鉅儒天下士識與不識皆曰北平黃先生京師首善地列官朝省者無慮數十百輩然相與語稱北平不問知其爲公也初新

城王文簡公爲海內宗工公成進士實出其門下論者謂前有新城後有北平然新城年七十八賦詩有得第重逢辛卯歲之句冀與新進士序老少同年未及期卽世而公竟得之又五年然後考終是天之厚公幾過於新城矣生平著述有硯北易鈔詩經統說夏小正傳註史通訓故補註文心雕龍輯註顏氏家訓節鈔硯北雜錄於經濟學術各有指歸計公自五歲入塾享年八十有五蓋二萬九千日中無日不學也可謂純篤君子矣弟叔琬己丑進士官太僕卿叔琪舉人官甯國知府皆有賢聲而叔璫尤著子登賢字雲門官至漕運總督兵部尙書

叔璫字玉圃公行四弟也其學以立誠爲本要其功於篤敬晚號篤齋以自勗舉康熙己丑進士由太常博士遷主事晉員外郎以薦擢御史巡視東城時王公貴人多以追私逋相屬且曰務親治君正告同列曰御史非王府官屬何瑣瑣爲下所司理之有銜邸命至公署者昂然坐滿御史上君詰以何時奉差視事噤不能對則立使撤坐將劾之其人悚謝去自是無敢以私干者時久罷巡

方之制 聖祖以臺灣亂初定特遣巡邊至則翦餘孽釋脅從反仄以安雍正元年任滿 特旨留一年 命以所行告代者爲列海疆十要既還京怨家以蜚語中之坐罷職乾隆初起河南開歸道調督糧道豫大水撫卹災民甚周至濬永城河口開儀封引河築虞城堤岸皆中窾要在豫四年母憂歸服除補江南常鎮道又三年致仕家居七年卒年七十有七平居訥訥然言不出口遇大事侃然執持不少撓屈究心宋五子書及元明諸儒集晚歲所養益粹嘗語人曰道學卽正學也親正人聞正言行正事斯爲實學不然空談性命胡爲哉著有近思錄集注慎終約編旣倦錄廣字義諸書藏於家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趙襄忠公事略 子敏恪公宏燦 恪敏公宏燮

勇略將軍姓趙氏名良棟字擎宇一字西華甘肅甯夏人少倜儻仗策從戎順治二年隨英親王大軍入關中受知於總督孟喬芳署潼關守備從征賀珍武大定等賊又從定甯夏叛兵之變署屯田都司四年平河西回亂又單騎擒偽總兵丁國棟擢游擊十三年以經略洪承疇薦隨征貴州雲南任督標副將康熙元年擢雲南廣羅鎮總兵先後勦平馬乃隴納水西諸苗獠有功時吳三桂專制滇南所補用官吏 詔部臣不得掣肘於是三桂調公貴州平遠鎮令進勦水西公方丁外艱且知三桂有異志力辭三桂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爲巽詞以解四年水西平乃聽終制三桂未反時日以牢籠人才爲務惟公不爲所用八年補大同左都督十一年調天津十三年三藩反叛鎮吳之茂王輔臣

等應之甯羌惠安兵變殺提督陳福猖獗甚十五年甘肅提督張勇薦公才略過人 聖祖命公提督甯夏馳傳往鎮撫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見

上詞氣激昂請移家口居京師得一意辦賊

上壯其言尋 賜第時官

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途曉示招官歸原汛兵歸原伍捕斬首亂四人餘不問邊境遂安時大將軍圖海督師圍平涼輔臣降慶陽固原俱下 詔公與將軍

王進寶並聽圖公調度公駐朔方四載念關中粗定而漢南巴蜀尙阻聲教疏請率步兵五千獨當一路進取漢中與安規全蜀 詔下軍前王大臣集議僉

言大軍宜分四路進需兵五萬人公曰兵貴精不貴多也旣而涼州提督孫思克言綠旗不可用請俟來春多調滿洲兵並進 詔切責之乃以十月定師期

圖公及將軍佛尼勒征興安孫公及將軍畢力克圖征略陽王進寶及總兵朱雅逢征鳳陽公獨將五千人征徽縣十月破密樹關擒賊將徐成龍遂取徽縣時孫公甫至階州公已擊走吳之茂復略陽分遣裨將趨陽平關徇沔縣王公亦復鳳縣定漢中府公會之於甯羌各奏捷 詔授公勇略將軍兼甯夏提督

公與王公分路進師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十八年除夕也壩爲川江上流與昭化唇齒俗號鐵門坎賊防禦甚力公與賊夾江而陣江流洶湧無舟楫將士有難色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視吾馬策所指後者斬黎明公騎驕馬率麾下五千人橫刀渡江江水爲萬馬騰簸波濤盡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礮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搏戰天忽風吹馬如吹船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餘賊崩奔追擊之於青山石碇溝歷舊州明月江戰屢捷僞將軍汪文元僞巡撫張文德等降遂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僞官及逆兵數千疑懼不自安公悉以迎降奏釋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僞劄千奏繳之公出師時曾條上調兵運餉諸事宜請兩路收川 上報可至是王公亦復保甯東西川以次收復 天子降溫旨勞軍 賜御書題額及弓矢橐鞬名馬之屬 詔授公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總督雲貴將軍如故公聞 命謂甯夏提督有代者則鎮兵不能隨征因疏辭總督 上弗許會部議甯夏宜如舊制設總兵 詔卽以公子蔭生宏燦爲甯夏總兵官隨軍進

勦公遣將西徇雅州復象嶺建昌諸衛東徇敘州復納溪永甯等縣且奏滇黔恃蜀爲捍蔽今蜀已得而三桂又新死宜乘機急進請一諭趣湖廣兵速取貴州廣西兵速取雲南并勅陝西四川籌餉濟軍剋期進勦一自保甯出永甯達雲南霑益州一自成都出建昌達雲南武定府詔下在事諸大臣定議尋議川楚粵各路兵約期並進將軍吳丹出永甯公出建昌會吳世璠遣胡國柱夏國相等陷永甯犯瀘州敘州復寇建昌公檄總兵朱衣客援建昌失利退駐雅州建昌陷公疏劾吳丹朱衣客詔吳丹解任以佛尼勒代之衣客逮訊二十年三月公遣宏燦及總兵李芳述等追勦國柱於觀音巖五月破關山象嶺渡瀘江敘瀘永甯賊皆遁七月取建昌乘勝渡金沙江九月抵滇時貝子彰泰軍滇池將軍賚塔軍黃草壩滿漢兵十萬有奇圍城九月未下公至卽詣貝子陳三策其一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得出乃可招降其一結營遼遠賊得番息法當移軍逼之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爲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駁詰公漢人不解滿語張目牴牾幸公已奏聞詔下悉如公策乃率所

部親冒矢石取玉皇閣進逼新橋賊據橋死拒公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爲三隊營壕牆外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殊死鬪逆渠郭壯圖親搏戰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應之復以計從上流濟師列炬如星礮雨下賊敗走公奪橋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曙也黎旦入東南二門壯圖自焚世璠自殺餘黨悉降自公至軍八日而雲南平賊踞滇久私斂充物諸將爭取子女玉帛惟公飭所部不以一騎入城旣告捷卽疏請 陞見移師曲靖以待 命又訪得吳逆司筦庫者以藩宮簿籍進呈其後乾沒者皆敗而三桂寵姬一歸將軍穆占一歸總督蔡毓榮者皆 上聞惟公儻然不滓其遠識確守有古大臣風烈焉初朱衣客之逮訊也具疏自辯咎公與兵少後應復不至時王進寶亦上疏謂建昌之陷咎在公公因復劾衣客且謂其辯疏由進寶所爲 上以趙良棟王進寶功績並茂所有互訐之疏均發還不問其還於救援誤軍機仍察議如例於是部議衣客論斬吳丹奪職籍沒公奪職並得 旨從寬二十一年以將軍管鑾儀衛事公性伉直氣陵其上百建取蜀議孫思克吳丹等咸忌嫉

之吳故大學士明珠從子怙寵而貪公劾之及公復建昌追賊至大渡河
上命公乘勝趨滇而大將軍貝子屢檄公先追獲國柱再往公不從攻新橋兵
少公爭之許以南壩相救及鏖戰救不至公積不平入朝屢忿爭於明珠前
珠雖怵以好語然以吳丹故心弗善也二十二年公疏述滇蜀戰功下王大臣
核議以公失機建昌應以功抵罪止敘錄隨征將士加宏燦及芳述左都督銜
公尋乞骸骨歸二十五年夏 上念公克雲南時恪守法紀廉潔自持 優
詔嘉獎復將軍總督原銜二十七年入朝自訴戰功并隨征將士多屈抑得
旨授騎都尉世職三十年厄魯特噶爾丹蠢動大軍駐朔方 詔公以在籍老
臣預議軍事三十三年禁旅出塞公偕行用私財佐軍既還 召入朝明年復
上疏自敘戰功甚苦爲大將軍圖海彰泰所隱蔽且追咎明珠 上責其器
量褊隘還其疏仍 勅部優敘部議授爵三等子 詔晉爲一等公願留京師
乞 賜田宅御史龔翔麟劾公驕縱恃功越例乞請當議罪 上鑑其年老
家貧優容之賚白金二千兩令歸里三十六年正月 聖祖聞公臥病 溫

旨存問 賜人漚鹿尾時 上方決策西征擬就詢方略於里第而公遽以疾薨年七十有七比 車駕次榆林 諭閣臣曰勇略將軍趙良棟偉男子也爲國家宣力厥功甚茂倏以疾逝朕深憫焉茲師抵朔方道經其門可令皇子臨視奠醊次日皇子臨喪舉哀賜奠如禮閏月復頒 諭祭文遣大臣致祭賜諡襄忠次子宏燮襲爵公結髮事戎行五十餘年大小戰數百未嘗敗衄行軍有紀律所過無秋毫犯御下嚴而有恩觸法者雖小必罰有才略堪任使輒疏薦之甘苦與士卒共入蜀之役裹糧涉險轉戰七千餘里咸樂爲盡死故所向有功功成後其閒者日衆賴 聖祖知公深嘗格衆議曲賜維護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乾隆三十二年 上念公功其一等子爵 特予世襲罔替四十七年 詔晉一等伯仍世襲罔替長子宏燦康熙四十五年由廣東提督擢兩廣總督召爲兵部尙書五十六年薨 賜諡敏恪次子宏燮由天津道襲一等子康熙四十四年遷直隸巡撫五十四年 詔襲其撫直十年寶心任事旗民輯睦盜賊稀少特加總督銜六十一年薨 賜諡恪敏子之璧襲爵

以宏燦在任時虧庫 上命宏燦子之桓以郎中署直隸巡撫料理未完事
件雍正元年解巡撫任 特旨寬免追銀之璧官至兩淮鹽運使

王忠勇公事略子用予

公諱進寶字顯吾甘肅靖遠人初隨陝督孟喬芳平河西叛回授守備隸甘肅
總兵張勇標下順治十一年張公調經略右標總兵公隨往湖南十五年進征
貴州師次十萬谿懸崖千仞僞安西王李定國使僞都督羅大順扼據險要公
率衆攀崖直上搗其巢賊衆潰以功遷游擊康熙二年張公任甘肅提督奏授
提標游擊尋隨張公討平西羌授參將時羌人乞駐牧大草灘張公用公議持
不可於是卽單于城故址建永固城以公爲副將駐之十二年擢西甯總兵明
年冬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吳三桂陷蘭州斷浮橋以拒河西兵公帥師進討
十四年二月師抵黃河公以革囊結筏自蔡灣夜渡抵皋蘭龍尾山大破賊衆
擒僞游擊李廷玉等乘勝東拔金縣定安復西攻臨洮會大雪偵賊無備遂襲
破之輔臣遣使持吳逆僞劄來招公立奏聞得旨嘉獎加銜左都督四月進攻

蘭州賊兵千五百人出東門迎戰公率衆奮擊自辰至午擒斬過半別遣兵分路勦殺賊退保不敢出我兵環圍之斷賊糧運六月賊造筏百餘謀潛遁公分兵沿河伺擊賊勢蹙乃遣人招諭僞總兵趙士昇等率衆降遂復蘭州十五年正月 詔嘉公懋著勞績克殫忠誠授陝西提督兼西甯總兵暫駐秦州時僞將軍王屏藩吳之茂互爲聲援窺伺秦州二月之茂率賊衆進踞北山絕我餉道公會將軍佛尼勒進勦大敗之生擒僞總兵徐大仁復遣兵馳擊敗賊衆於羅家堡又敗之鹽關賊復集潰衆萬餘築壘排椿據鐵葉硤紅山堡潛出賊兵接運芻糧公遣兵撲勦大敗賊衆於牡丹園擒斬僞官獲糧械無算五月撫遠大將軍圖海統兵進牧平涼輔臣勢窮蹙引四川叛鎮譚宏爲援連兵犯通渭公急擊破之降其僞官復靜甯州城輔臣尋詣圖公軍前降六月公次樂門甫駐營之茂遣賊衆來犯公統兵環擊擒其僞總兵游擊等斬之復與將軍佛尼勒合兵攻擊屢戰克捷之茂僅以十餘騎逾北山遁走平涼固原悉定大將軍奏陝西提督原駐平涼固原與平涼密邇據秦省形勝宜令公駐鎮 詔公移

駐固原兼攝固原總兵事敘功議授二等男 諭曰王進寶宿將重臣矢心報國兼以訓練士卒忠義素孚故能身先行陣所向克捷朕甚嘉焉可從優加一等男授奮武將軍仍兼提督平涼諸路軍務十七年公復慶陽斬僞總兵袁本秀及賊衆二百餘人十八年冬公與提督趙良棟等分兵四路規復漢中公偕總兵費雅達由棧道進先是公奏請令子用予率兵往勦俾練習戰陣 上允其奏授用予副將公復疏言臣父子均在秦中例應迴避詔曰王進寶父子統兵誅勦賊寇保守封疆著有勞績王用予仍留與伊父同守秦中要地用予字公安每戰先登陷陣所向披靡至是從征寶雞公遣用予擊賊紅花埔大敗之復鳳縣兩當縣進軍武關令用予率偏師繞出關後而自以大軍當其前賊腹背受敵皆潰走擒僞總兵羅朝興等奪雞頭關直抵漢中王屏藩率賊亦自青石關走廣元公復遣兵躡擊降其僞將軍楊永祚僞總兵孫啓耀蓋復漢中地得 旨褒獎時趙公亦恢復略陽 命公與趙公進定四川並 勅將軍吳丹鄂克濟哈率滿洲大兵分繼其後公自青石關至神宣驛聞賊駐朝天關督

兵躍馬直前賊驚竄走疾馳至廣元斬賊無算遂復其城十九年正月分兵三路趨保甯距城二十里當孔道而軍賊衆二萬來犯公率兵奮擊大破之追至錦屏山連拔賊壘奪浮橋直薄保甯城用子斬門突入公麾兵繼進屏藩計窮與僞將軍陳君極皆自縊之茂及僞將軍張起龍僞總兵郭天春等十七人並就擒保甯平別遣兵克昭化劍州蒼溪蓬州廣安合州西充岳池等州縣時趙公已復成都授雲貴總督 詔公駐守四川擢用子松潘總兵公尋以疾乞休命回固原就醫以用子駐保甯暫代尋改用子爲固原總兵父子同建節鉞海內榮之論者謂公舉不避親用子不負所舉與 朝廷之度外用人可稱三善云當是時趙公以進征滇黔奏調川陝各營兵隨征固原兵亦多檄調公以本標兵宜留鎮守奏停撥遣 詔允之未幾賊將胡國柱夏國相等由黔入川譚宏彭時亨復叛永甯建昌繼失趙公劾公擁兵不救公以臥疾固原疏辨且言建昌之陷咎在良棟 詔公馳赴保甯於是公復統固原兵駐保甯是年敘功晉三等子用子加左都督授雲騎尉世職明年賊將馬寶犯敘州用子擊敗

賊衆恢復納溪江安仁懷合江等城降其僞將軍何德成等寶竄雲南用予駐
敘州尋奉 詔率所部兵馳赴永甯駐守二十一年滇黔旣平 上詔公及
趙公至京 命王大臣發還前此互訐奏章宣 諭二臣功績並茂宜保護矜
全其不諳大體私忿攻訐概不究問事詳趙襄忠傳 賜服物仍還鎮二十三
年五月疾甚再請休時用予已調太原總兵 命馳驛偕太醫視疾且調用予
甘肅總兵便侍養明年八月薨年六十得 旨王進寶性篤忠貞威望素重率
兵征勦賊寇勇略兼優勳猷懋著可 贈太子太保 予諡忠勇 賜祭葬如
典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初次襲爵者卽用予合其軍功議敘并雲騎尉
爲二等子乾隆三十三年 詔世襲罔替

孫襄武公事略

公諱思克字蓋臣漢軍正白旗人父成功三等男公其次子也初任王府護衛
順治八年授刑部理事官十一年遷參領十二年隨大軍由湖南進征貴州雲
南屢立戰功康熙二年擢甘肅總兵五年與提督張公勇合疏言厄魯特蒙古

墨爾根台吉等受國厚恩狼心未化屯兵祁連山上縱牧內地之大草灘去冬不遵撫慰抗拒於定羌廟爲官兵擊退猶不悛改聲言糾合部落分三路入犯狡謀叵測宜速創懲方可議修築而嚴守備得 旨下廷臣密議以兵端不可輕動令嚴防邊境仍撫恤番人以得其心於是公偕張公修築邊牆自扁都口西水關起至嘉峪關止守禦屹然六年公至南山各隘口相度衝險撥兵固禦十三年 諭獎公効力邊疆有年下部議加右都督是冬平涼提督王輔臣叛應吳三桂臨鞏諸郡相繼從逆蘭州危甚公遣游擊劉衍等移兵協防自統兵進攻苦水洋值蘭州已失守乃駐河西尋回涼州十四年夏督臣哈占定議南北兩路兵同時進勦將軍張勇總兵王進寶等從金城關渡河規復蘭州公自涼州領標兵由河壩紅水蘆塘索橋人跡不到之草地結筏渡河規復靖遠一路周圍二百里城堡皆已納款正擬趨固原會大兵於平涼適西海蒙古墨爾根台吉等已從山口入內地與官兵拒敵副將陳達傷亡公留兵守靖遠白草地渡河回涼州保河西根本重地墨爾根台吉引衆出口而甘州所屬之高臺

與紅崖梨園等堡有黃番頭目入口搶掠合數千餘騎攻圍暖泉順德諸堡公
卽自涼赴甘番族始遠竄因將軍約期會勦王輔臣復渡河而東草地往來兵
丁勞苦十倍他鎮疏請 恩加犒賞得 旨往來防勦具見忠盡兵丁犒賞有
差閏五月同張公勇等圍鞏昌時定西大將軍貝勒洞鄂圍秦州城中賊衆屢
出犯逆黨自四川至者結寨秦州南山上日益猖獗貝勒檄公率兵三千駐秦
州西賊勢乃窮僞總兵陳萬策僞道馬肇升赴公營乞降僞總兵巴三綱遁遂
復秦州南山賊潰竄公同振武將軍佛尼勒追擊於閭關敗之乘勝克禮縣復
敗賊於西和奪門入斬僞官三十清水伏羌等縣皆復乃赴鞏昌會勦遣降將
陳萬策等入城曉諭鞏昌十七州縣皆降河東平定八月會勦平涼公由靖甯
隆德進擊走賊將李國樑陣斬五百有奇生擒僞守備一千總二復靖甯州進
次華亭過六盤士冒雨忍飢攀援而上賊莫敢拒敵僞副將高鼎率兵千餘迎
降遂抵平涼與大軍合十五年貝勒奏大兵圍平涼半載賊屢出犯總兵孫思
克徒步當先敗賊於南山者四敗僞總兵蔡元於城北者四又九處設伏敗賊

於南門僞總兵艾姓引賊二千掩襲掘壕思克揮兵急擊賊退而復逼者三俱敗之勦涇州白起寨思克先至寨下遣領旗李錦先登擒僞副將李茂斬賊目數千又敗賊於南山甲子峪及馬營子麻布嶺諸處宜酌示鼓勵得 旨優敘五月隨撫遠大將軍圖海破賊於虎山墩公臂受重傷猶奮戰不輟輔臣窮蹙降公還涼州 詔曰自逆賊變亂以來奸徒附和人心不無動搖張勇王進寶孫思克一聞蘭州之變卽率兵進勦收復城邑厥功甚偉及大兵攻取平涼復同心協力身先行陣所向克捷朕甚嘉之孫思克可授涼州提督並一等輕車都尉十月公疏言虎山墩之戰賊斫臣右臂傷筋及骨已成殘疾乞假解任回旗得 旨卿久鎮巖疆勦除賊寇屢建戰功新簡提督正資料理不必求罷十六年敘功晉爵三等男時噶爾丹侵擾西北諸蒙古突入沿邊各寨公與張公勇以兵驅逐乃徙去十八年七月 上勅圖公調公與提督趙良棟等勦賊漢中興安圖公奏九月初旬四路進發公與將軍畢力克圖由略陽進會有 詔因京師地震令內外大臣各抒所見公疏請今秋暫緩進兵俟來春二三月

閒多調邊兵圖進取未晚 上命學士拉薩禮至涼州宣 諭詰責公乃自
引罪拉薩禮還奏得 旨俟事平日再議十一月公與畢公敗賊衆於階州及
文縣成縣進駐沔縣 詔公還涼州尋移駐莊浪防守河東河西二十年慶陽
賊渠耿飛倡亂糾叛番犯河州公與張公勦平之二十二年追論前奏緩進兵
罪奪三等男爵及提督仍留總兵任二十三年遷甘肅提督二十八年北套生
番犯內地公督兵截阻斬獲甚衆二十九年學士達瑚郎中桑格出使西域歸
至嘉峪關外爲西海阿奇羅卜藏所劫公聞報卽遣游擊朱應詳計賺其宰桑
質於關內始反我使臣別遣副將潘育龍游擊韓成等搗其巢穴斬馘四百有
奇阿奇羅卜藏遁後遣人赴西海詰問各台吉責償所掠物各台吉懼聲阿奇
羅卜藏所有以償公奏請免其窮治 諭嘉公盡心籌畫區處合宜如所請行
三十年疏言肅州一協去甘州五百里涼州千里極邊之地外逼西海北套哈
密諸部內則番族插帳與民雜處所設副將威望不尊兵不滿千難資控禦請
設總兵一營兵三千以固邊圉消窺伺又甘肅地瘠民貧萬一征調雲屯軍食

何由濟宜於河西要地屯積糧草備戰守但本地無糧可買輓運復恐勞民惟捐輸是賴而本地富民無幾請無論本省別省官民一例捐納職監及加級紀錄俟邊儲稍充卽停止疏下九卿議從之三十年 詔嘉公久著勞績加太子少保予騎都尉世職五月疏報遣總兵潘育龍等追來降復叛之番衆於庫列圖嶺斬級四十餘擒百二十人請將叛首齊奇克正法而宥其從人 上免齊奇克死令安插內地有 旨加振武將軍銜三十二年 命內大臣郎岱領京營兵至甯夏同公駐防卽以公爲參贊探噶爾丹聲息三十五年二月 上親征噶爾丹出中路 命撫遠大將軍費揚古由西路進公率陝西兵出甯夏至翁金地與大將軍會五月 上駐蹕克魯倫河噶爾丹聞 御駕親臨倉皇遁去大將軍邀擊之於昭莫多公率綠旗兵居中與東西二軍併力迎戰自未至西斬級俘獲無算追奔三十餘里噶爾丹引數騎遠竄捷奏至奉 旨褒獎 詔赴京 命侍衛迎勞 賜冠服等物並 御製詩箋有鷹揚資遠略宿望在西陲之句入覲暢春園 賜御書綏懷堂額及端罩四團龍補服孔雀

翎朝帽朝衣朝珠鞍馬 命赴肅州駐兵探噶爾丹往哈密聲息三十七年敘
功加雲騎尉世職三十九年二月以病乞休 遣御醫及兵部官往視仍 命
留任調理是月薨 詔從優議卹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如例諡襲武櫬還
命皇長子前往奠醊 賜鞍馬銀二千兩 諭廷臣曰聞孫思克喪回時自
甘州至潼關沿途軍民無不號泣相送若平昔居官不善何以得此誠可謂將
軍矣復 諭兵部曰孫思克謀勇素裕久鎮巖疆允稱良將可給還所奪世職
部議并爲一等男加一雲騎尉以其子承運襲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乾隆三
十二年 詔以公當吳三桂叛及噶爾丹犯邊時懋著勞績其一等男爵令世
襲罔替

梁敏壯公事略 子鼎

公諱化鳳字岐山陝西長安人順治三年武進士四年授高山衛守備五年大
同總兵姜瓖叛公從英親王阿濟格攻克陽和城擒賊將郭二用陞大同都司
時大同左衛汾澤諸郡邑賊衆蜂起六年公破大同北窰溝生擒賊將李義張

豹二月攻渾源州克三堡破賈莊城擒賊帥王平進攻左衛下之論功加都督
僉事以副將推用五月攻太原賊衆殊死戰公被重創督攻益力執其僞巡撫
姜建勳六月攻汾州進薄孝義縣穴地置火藥藥發城圯拔其北關賊帥沈海
來襲大營公破走之連下十餘寨介休平進攻祁縣望風悉降十月攻太原延
安皆下之進逼沈海於九臺火其寨海降遂乘勝進定澤州七年殲餘寇於牛
鼻寨晉地悉平八年授蕪湖參將勦石皿鷺鷥二湖盜十二年遷甯波副將海
寇張名振犯崇明之平洋沙公署蘇松總兵事至則遣都司談忠逆戰名振復
圍高橋公親馳援勦敗其衆十三年實授蘇松總兵公以平洋沙懸隔海中爲
賊佔聚因沿海築壩長十餘里引平洋沙入內地且灌田千頃俾斥鹵盡爲膏
腴初鎮兵皆寄居民廛公始建營房處之兵民稱便海寇鄭成功率衆號百萬
先犯崇明公擒其閒諜督兵逆戰獲賊渠餘衆潰遁十六年七月成功以大艦
陷鎮江瓜洲直犯江甯當是時駐防重兵皆移征雲貴城中守備虛提督馬進
寶陰通寇擁兵觀望成功移檄遠近連下徽甯池太計府四州三縣二十四維

揚常蘇旦夕待變東南大震軍報阻絕。世祖幸南苑方議集六師親征公率所部兵三千人疾抵江甯援勦登高審視見敵營不整樵蘇四出甲士浮後湖而嬉乃率勁騎五百夜出神策門先破其一營以作士氣次日分兵出儀鳳鐘阜二門身先督戰以三路攻其前而騎兵繞出山後來攻拔賊巨纛毀其本寨命勇士踞高發巨礮乘勢奮擊擒僞總兵余自新等賊奔潰是夜僞帥連營屯白土山公尋由陸路進兵賊列陣迎戰公督諸軍自下仰攻生擒僞提督甘輝等賊大敗奔北公追斬甚衆別遣將燒賊船五百餘艘賊衆自相蹂躪溺死者無算江南遂通成功敗遁入海公尋遣將防崇明賊果薄城下適公兵自江甯回聲勢相接括民舟出白茆港絕流迅擊賊復大敗成功僅以身免十六年授輕車都尉。賜金甲貂裘十七年擢蘇松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公疏言蘇松濱海要地延袤八百餘里原設標兵僅二千餘請酌調省兵三千八百立爲中左右前後城守六營以資捍禦下部議行十八年秋。上特詔曰海寇入犯江甯時梁化鳳擊敗其衆繼援崇明保全孤城厥功懋焉其再敘戰功示鼓

勵遂晉爵三等男準襲八次八月以病乞休 溫旨慰留九月授江南全省提督時議者以海寇初平遊氛未靖欲立界遷沿海居民於內地公曰沿海設兵以所棄地畝賦之則國既足兵民無廢業遷界何爲奏上 詔從其言康熙元年丁父憂令在任守制十年十一月薨於位 賜祭葬如典禮贈少保諡敏壯十二年 仁皇帝巡幸西安遣官奠其墓子鼐蔭生康熙十三年奏改武職授督標左營游擊時漢中興安並叛應逆藩吳三桂鼐駐防黑水峪十四年漢中賊千餘聯結叛鎮王輔臣由祥峪口入三路阨踞山險鼐率兵誘至觀音堂奮擊大敗之十七年調興安游擊管副將軍事十八年征漢中由西路出富家河偵賊二千餘踞桐子關鼐率兵衝擊自午至酉殲賊無算復移師敗賊於閻王橋興安附近城邑以次恢復十九年勦川東叛鎮譚宏進兵羅石橋等處大敗賊衆擒賊將衛仰武等遂復達州加都督僉事二十一年遷袁州副將二十六年遷江南水師總兵四十年擢福建陸路提督四十五年擢福建浙江總督四十六年 上南巡 賜御書旗常世美額先是兵部尚書金世榮爲總督

謂出洋巨舟易藏盜奏定漁船禁用雙桅商船飭令改造樑頭以丈有八尺爲度逾制者罪之鼎旣泣任卽疏言商船不許過大慮其越出外洋或至爲匪也然船大則商人之資本亦大不肯爲匪且不容無賴之徒操駕自定例改造所費甚鉅皆畏縮遷延其已改造者僅求合於丈有八尺之樑頭而船腹與底皆仍其舊是有累於商而實無關海洋機務及 召對復面奏漁船不僅捕魚兼資貨物貿易非雙桅難以出洋 上命大學士等議弛其禁四十七年疏言湖州所屬逼近太湖有烏程之西山港新涇瀆等處及長興之白茅花礪諸港計七十有二港瀆溉田畝無算宜開濬深廣於流入太湖處建閘六十四座隨時啓閉其石門之聖塘廟至玉溪鎮秀水之西利北利端平三橋嘉善之西門渡船頭張涇匯楓涇鎮等處爲出水要道均宜開濬估計需銀四萬兩有奇此外淤淺之三府屬支河溝蕩勸民開濬民自樂從無煩動帑疏入下部議如所請得旨支河港蕩淤淺若勸民開濬或地方官借端私派厲民其悉令動帑興工四十九年母憂歸五十二年赴京祝 萬壽予蔭一子尋以疾乞歸里是年

十一月薨年六十有一遺疏至 優旨下所司議卹 賜祭葬如例

楊敏壯公事略

公諱捷字月三先世家揚州以軍籍爲義州人公初爲明裨將順治元年率衆投誠授山西游擊二年岢嵐州土匪高九英等聚衆標掠公奉巡撫馬國柱檄擒斬賊衆毀其巢遷中軍參將擢副將四年大兵既定廣東 詔公率宣化大同兵三千移鎮五年二月次池州值江西總兵金聲桓廣東總兵李成棟相繼叛征南大將軍譚泰請公駐防九江會勦聲桓 世祖皇帝允所請授公九江總兵官旋率兵復都昌獲僞官余應柱等斬之江西平 予雲騎尉世職十年隨靖南將軍喀喀穆勦滅廣東叛鎮郝尙久復潮州十一年改陝西興安總兵經略洪承疇疏留原鎮是年加右都督銜充福建隨征右路總兵官十二年晉左都督時海賊鄭成功肆擾福建郡邑公請剋期增修漳浦城垣以固守禦嘗勦賊銅山諸處所向克捷十六年擢江南提督會鄭成功突陷鎮江窺江甯特加公太子少保充江南隨征左路總兵官統兵三千防勦十七年奉 旨

駐揚州防江北要汛十八年署廬鳳提督尋調山東提督駐青州土賊于七敗竄入海公緝其黨五十餘人皆伏誅康熙四年併山東總督於直隸移提督駐濟南七年河南提督許天寵以裁缺改山東 命公候缺九年天寵遷鑾儀使公仍補原官十二年調江南提督十五年海賊鄭錦犯乍浦公遣參將白可受等往勦獲其船俘斬無算十七年賊犯漳州陷海澄 上以公謀勇兼優成效素著調福建提督兼轄水陸 特晉少保兼太子太保並 諭攜綠旗兵之願往者隨征公因疏言臣前隨征福建勦賊雲霄銅山閩深知閩兵不能力戰用命臣自任江南提督召募壯健至松江訓練有年堪資戰守擬選三千名並擇游擊守備數員往備任使 上允之公至福州聞賊犯泉州卽統兵趨惠安賊不敢抗皆潰遁遂復惠安城僞總統劉國軒見我軍甚盛因斷洛陽橋留賊數千及船百餘拒守而自集海船爲遁計又以賊三千餘踞陳山壩阻我師公遣游擊李璉等襲破陳山壩而令總兵黃大來與副都統禪布等會師洛陽橋兩路夾擊以礮破其船賊大敗遁去泉州平時賊將王一鵬復窺惠安公令

總兵張輅往勦捕斬略盡餘黨葉明紀朝佐等出沒德化永春閩僞總兵蕭武等聚艘泊湄州窺興化公復遣將防守策應而自移師赴漳州同副都統吉爾塔布等敗國軒於江東橋又分兵屯柯坑山鳳山萬松關諸險隘別遣將守榴山寨以扼衝要先是公甫莅任卽請設水師提督使己得盡力陸路至是得

旨楊捷自膺簡任以來疊著勞績可授昭武將軍管福建陸路提督事十八年國軒以賊衆劫榴山寨並欲奪江東橋公會平南將軍賚塔等分兵爲兩翼左右夾擊大敗之於下坑山及歐溪頭斬賊千餘獲甲仗無算十九年國軒糾賊屯獅子山又聯絡遠近賊寨爲聲援公親率精銳勦平烏嶼諸寨復以高浦與廈門相對爲海濱要地留營防禦斷賊歸路而自與總督姚啓聖總兵黃大來等分下玉洲三汊石碼等處十九寨復統兵進攻海澄僞總兵蘇侃以城降遂乘勝取廈門賊聚艦迎敵我師以巨礮毀其艦奮兵疾擊賊溺斃者無算餘黨相率投誠金門廈門悉平國軒自銅山竄臺灣公疏請回駐泉州得 旨俞允是年九月以老病乞罷 命仍任江南提督 諭曰卿效力巖冒功績茂著以

閩地溼熱與卿病體不宜調爲江南提督不必求罷明年晉二等輕車都尉準襲四次公駐松江年久以病乞休者再俱奉 溫旨慰留二十九年薨於位年七十有四 贈太傅諡敏壯孫鑄襲職入籍揚州衛

施襄壯公事略 子世綸 世驃

公諱琅字尊侯號琢公福建晉江人貌魁梧膂力絕人少從戎時主兵者募壯士有鼎重千鈞公從容舉之環步數巡仍返其所唐王立福州授左衝鋒嘗統偏師迷入榛莽有虎導之行始得出衆見公與虎偕爭趨救公笑曰微虎我何由至此衆大驚嘗隨閣部黃公道周出仙霞關知事不可爲獻奇策黃公曰君言是也顧吾大臣仗義守死而已倘有他奇策可以匡時君等行矣勉之遂寄食海上爲明總兵鄭芝龍部將 國朝順治三年大軍定福建公隨芝龍投誠遂從大軍征廣東勦平順德東莞三水新甯等縣芝龍歸京師其子成功竄踞海島屢誘公助己公不從囚公艙中欲殺之公以計脫宵奔緣山行匿洞中追者數十騎至火光燭天公所匿洞忽生棘刺索者不能得成功歎曰吾留一患

於中原矣公父大宣弟顯暨子一姪一遂被害十三年公隨定遠大將軍濟度
敗成功賊衆於福州授同安副將破灑州壘擒其騎將降萬餘人遷總兵官康
熙元年擢水師提督時成功已死其子錦糾衆犯海澄二年公遣將擊賊於海
門斬賊將林維獲其船十月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等攻克廈門賊衆遁
公率所募荷蘭夾板船邀擊之殪賊千餘乘勝克浯嶼金門二島加右都督三
年加靖海將軍七年密疏言鄭逆負嵎海上宜急勦若恣其生聚是養癰也疏
上 召至京面詢方略公奏賊兵止數萬戰船數百若先取澎湖以扼其吭賊
且立紕倘仍負固則重兵泊臺灣港口而別以奇兵襲南路打狗港及北路文
港等處賊分則力薄合則勢蹙臺灣計日可平事下部議以風濤莫測難以制
勝寢其奏乃裁水師提督授公內大臣隸漢軍鑲黃旗十九年學士李公光地
與公語及順治十六年海寇犯江甯事李公曰賊苟不頓兵城下驅而徑前者
是誠可危公笑曰宜何向李曰循山而東奈何公曰南北步馬不相若久矣衆
寡勞逸又懸雖所在響應作聲勢實觀望不能爲之助也纔涉北地與官軍交

立盡耳徐又曰向彼舍短用長者委堅城沂江而上所過不留直趨荆襄呼召滇粵三逆藩與之連結搖動江以南以撓官軍則禍甚於今日矣棄舟楫之便而敝攻圍故知賊無能爲也李公以是知公能二十年李公疏言鄭錦已死子克塽幼部下爭權征之必克因薦公素習海上情形可專任而總督姚公啓聖亦奏公能遂授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太保公至軍練水師又遣間諜通其舊部曲使內應二十一年七月彗星見給事中孫蕙疏言征臺灣宜緩尙書梁清標亦以爲言有 詔暫停進勦九月公疏言臣已簡水師精兵二萬戰船三百艘足滅海寇請飭督撫餉而獨任臣以討賊無拘時日但遇風利卽進兵詔如所請行公復請調陸路官兵隨征許之時克塽仍襲僞爵稱延平王事皆決之僞武平侯劉國軒僞忠誠伯馮錫範猶恃海道險遠致書總督姚公言克塽願稱臣入貢不薙髮登岸如琉球高麗例姚公以聞 上不許趨公進師二十二年李公光地請告家居邂逅公逆旅中李曰衆皆言南風不利公出師故犯之何也公曰買豎之言也夫北風日夜猛夜則更甚自此至澎湖縱能魚

貫行幸而不散然島嶼悉賊踞未能一鼓奪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濤震撼軍不能合也將何以戰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夜靜海水平如練可以拋碇泊洋聚而觀釁不過七日舉之必矣用北風者徒幸萬一南風則十全之算也然旬日閒恐有颶風亦偶閒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耳又曰賊將劉國軒爲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卽服也必用再戰如守澎者爲國軒或死或敗則勢窮膽裂矣臺灣可不戰下李喜曰寇平矣公笑曰何信之深也李曰爲將者必識天時地理且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六月公由銅山攻克花嶼猫嶼草嶼乘南風進泊八罩國軒踞澎湖築短牆列火器環二十餘里爲堅壘公遣游擊藍理以烏船進攻賊船乘潮四合公乘樓船突陣流矢傷目督戰益力總兵吳英繼之斬賊將及賊兵三千有奇克虎井桶盤二嶼旋以百船分東西路遣總兵陳蟒魏明等東指雞籠嶼四角山西指牛心灣以分賊勢公自督五十六船分八隊以八十船繼後賊悉衆來拒我軍聯檣而進總兵林賢朱天貴突入賊陣八隊踴躍奮呼東西兩路夾攻波濤騰沸自辰至申焚

賊船百餘斃賊萬有二千遂取澎湖是役也公以十四日發銅山二十二日決
勝果在七日中戰之日東南角微雲起國軒方調遣拒敵望見喜甚既聞雷聲
殷殷國軒推案起歎曰天命矣蓋海行占風以雲起爲風北聞雷則止也國軒
敗後乘小舟歸臺灣克塽等震懼無措乃乞降公爲奏請 聖祖許之八月
公統兵自澎湖入鹿耳門抵臺灣克塽率其屬薙髮迎降繳僞延平王金印臺
灣平 諭旨嘉公忠勇性成矢心報國加授靖海將軍封靖海侯世襲罔替仍
管水師提督事遣侍衛賚 御用冠服 賜之公疏辭侯爵 優詔弗許 特
賞孔雀翎 命侍郎蘇拜往福建與督撫及公議善後策時有議遷其人棄其
地者公疏言臺灣自古未入版圖然中國之民潛往生息其閒不下萬計海寇
鄭芝龍始踞爲巢穴明崇禎初芝龍就撫借與紅毛爲互市之所順治十八年
鄭成功攻破之盤踞其地傳三世數十年一旦畏威納土此誠 天佑
皇上以未闢之方輿資東南之保障若棄其地遷其人則此地原爲紅毛所有
萬一乘隙復踞後患方長伏思海氛旣靖汰內地溢設之官兵即可分防兩處

三年後開征濟用內地可免轉輸竊謂棄之必貽大患守則永固邊隅伏乞
乾斷疏下議政王大臣會議仍未決 上召詢廷臣大學士李公蔚奏應如
公請尋蘇拜及總督姚公亦如公議請設總兵等官及水陸兵並設縣三府一
巡道一得旨允行尋 詔授鄭克塽公銜劉國軒馮錫範伯銜俱隸漢軍其僞
武職千六百有奇僞文職四百有奇降兵四萬有奇及明裔朱恆等 命於附
近安插墾荒二十四年公疏請申嚴海禁凡與販外洋應定船數每船仍酌定
人數歸督撫提鎮責成汛官防範其採捕漁船亦使互相稽察以杜變端從之
會歲饑公平糶賑卹全活百萬戶二十七年入 覲 賜朝服 上諭公曰
爾前爲內大臣彼時尚有輕爾者惟朕深知爾待爾甚厚其後三逆蕩平惟海
寇游魂尙爲閩害欲除此寇非爾不可爰斷自朕衷特加擢用爾果能盡心竭
力舉六十年難靖之寇殄滅無餘誠爾之功也近有言爾恃功驕傲者今爾來
京又有言當留爾勿遣者朕思寇亂之際尙用爾弗疑況天下已平又疑爾弗
遣耶今命爾復任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從來功高者往往不克保全終始皆

不能敬慎之故也其勉之公以年衰乞致仕 優旨弗允三十五年三月薨於位年七十有六贈太子少傅 賜祭葬 予諡襄壯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子世范襲三等侯

仲子世綸字文賢康熙二十四年由任子授泰州知州殫心職業有重臣來治河從官某強州民已聘女爲妾君持之急立還諸民餘衆咸遵約束尋坐事降調督臣傅臘塔以世綸清廉公直題留得 旨留任二十七年湖廣兵變援勦官軍過境沿途侵掠君具芻糧應之而列槎以待有犯者立擒治之兵皆斂手去明年擢守揚州禁冶遊俗尙一變會歲饑力請興修范公隄以工代賑全活者多 上南巡召對良久顧左右曰此天下第一清官也調江甯以父憂去官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署前各一文亭累遷安徽按察湖南布政使湖南田自丈量後里役雖免而正供外有徭費歲漕外有京費世綸盡革徭費減京費四之一民立石頌之入爲太僕卿坐事免 特旨授順天府尹令行禁止畿輔肅然再遷戶部侍郎五十四年出爲漕運總督禁需

索革羨金劾貪弁除蠹役人服其公明五十九年陝西大旱饑轉河南粟二十萬石給關中 詔世綸勘黃河運道乃自孟津歷砥柱上龍門由陝州達西安量地險易酌舟多寡因徧歷陝境發帑金倉粟賑饑秦民建生祠祀之君性警敏聽斷如神自司牧歷大吏清白自持始終一節以勞疾薨於位江泰淮揚並祀焉著有南堂集八卷奏疏若干卷

第六子世驃由行伍起家積戰功康熙四十七年擢定海總兵四十二年

上南巡 御書彰信敦禮匾 賜之累出洋巡緝海盜 溫諭嘉獎 賜戴孔

雀翎四十七年遷廣東提督五十一年調福建水師提督六十年四月奸民朱一貴自稱明裔僞號中興天下大元帥倡亂於鳳山縣之姜園戕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等遂陷臺灣君聞報即率所部進扼澎湖總督滿保檄總兵藍廷珍等以師會衆議三路進攻君以南路打狗港在臺灣正南南風正盛不可泊北路清風隙去府治百餘里餉道艱度賊必屯聚中路宜直擣鹿耳門時臺灣文武官均退回澎湖惟北路淡水營守備陳策堅守汛地君遣將赴援而自統師

擣中路遣勁卒以小舟載旗幟先伏於南北港六月抵鹿耳門賊踞臺灣抗拒
君登樓船督戰發礮中賊貯火藥器火大熾賊驚潰衆軍齊進兩港悉樹我軍
旗幟遂揚帆直渡鯤身鯤身者海沙也大舟不能過是日海水驟漲八尺舟行
如飛遂復安平鎮明日破賊四千於二鯤身賊衆八千來拒復擊敗之遣守備
林亮等由西港進游擊朱文謝希賢林秀等越七鯤身由鹽埕諸路奮勇登岸
並趨府城君身先將士擊敗賊衆一貴竄遁遂復府治閏六月諸羅縣民楊旭
等誘擒一貴及其黨翁飛虎等十二人縛獻大營一貴檻送京師磔於市逆黨
俘斬殆盡臺灣平與襄壯公平臺日期先後符合 詔優敘有功將士 賜世
驃東珠帽黃帶四團龍補服九月薨於臺灣軍營 優詔悼卹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諡勇果雍正元年 世宗特旨臺灣自古未屬中國 皇考以聖
略神威取之載入版圖逆賊朱一貴等倡亂官軍感 皇考教養之恩奮勇
攻取七日之內勦滅數萬賊衆克全臺厥功甚偉茲仰副 皇考從優議敘
之旨於現議甄敘外仍各加一等後不爲例提督施世驃可予一等輕車都尉

子廷尊尋襲職其淡水營守備陳策卽以君薦超授臺灣總兵官

藍義山軍門事略

藍公諱理字義甫號義山福建漳浦人。生而魁偉虎頭燕頤口可容拳力舉八百斤足追奔馬能曳其尾倒行少貧無以爲生或勸爲染人尋發憤棄去持斧擊斲缸碎之會海寇盧質擁衆岱嵩井尾閉時出劫掠公集族中雄傑者得十五人謀曰大丈夫當立功報國今盧質爲害鄉里我與若往殺之官以我爲能必聞於朝且用我矣皆曰善遂行得壯士五十人至岱嵩屯焉盧質居井尾隔一江公傳言吾欲與質鬪質聞率衆三百至公大笑曰吾始聞若勇今乃知若怯若所恃二三百人耳使隻身與吾鬪吾擒若矣質喜曰有是哉遂各持盾攜短刀躍出鬪百合莫能相勝負質故有名劇賊身長七尺餘白皙長髯揮刀盾如閃電當者辟易見公少年心易之至是知爲勍敵殫其技終弗能勝公度質氣且餒忽虎吼曰著矣質愕然趾出盾外公截其趾顛遂斬之令其衆曰降者免死衆皆降其副王都聞之亦降公將詣郡獻功都請緩數日實潛出劫掠後

以傷死公始自詣郡郡守聞公作賊方戒嚴公指天誓且言屠賊狀弗信逮下獄雜羣賊中鞠治之將斬計五十有三人議留一人緩其死命掣簽公曰死則死耳何掣爲羣賊以次掣遺一簽於地公曰地上者予我官揭視之生字也由是五十二人皆斬而公獨留亡何同繫者謀越獄事洩坐斬將及公迅雷忽作晝昏黑主者知其寃乃止然終不獲出獄公亦晏然無出意日捆屨以爲食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悉縱繫者使受僞職公不從閒道走出仙霞關聞康親王方統大軍討賊公迎謁具陳平閩策王嘉其忠命隨征爲鄉導破僞都統曾養性於温州十五年以功授建甯游擊十七年都統賚塔等敗海賊於蜈蚣山復長泰公皆爲軍鋒又隨提督楊捷夾擊賊將何祐於烏嶼大破之遷灌口參將灌口當孔道軍興旁午供億繁甚閩督姚公啓聖方駐漳浦每使過有所誅求公不應且執而鞭之由是過客皆譖公姚公命公分兵守高浦辭不赴遂以虛兵冒餉劾公削籍擬杖徒公有卒以鬪殺人當死公憐其母寡無昆弟自詣官曰殺人者我也卒無罪遂免卒而置公於理在獄又經年請勦海寇自贖

上允之發臺灣效力當是時 朝廷以鄭氏父子竊踞澎臺數侵擾漳泉爲邊患議大興師 命靖海將軍施公琅征之施名將雅知人聞公忠勇奏署右營游擊部議持之 特旨報可遂領前隊先鋒公喜得遂報 國志曰在廈門練水師有二卒出市薪蔬遇將軍戈什哈觀劇使酒擒而撻之且痛詆公卒歸愬公笑曰鬪毆常事也且問汝勝耶負耶卒曰受撻耳何勝負之足云公怒曰汝二戈什哈不能勝何能殺賊命斬之卒呼冤曰某等以將軍故讓之請復與鬪如不勝願死公縱之再鬪反命曰大勝矣公喜命二卒臥板扉上刺雞血淋之昇以往見將軍請發戈什哈二人者付公治施公不可公固請曰今用人之始士卒不能愛軀命爲將軍出死力將軍宜一體撫恤之戈什哈倚將軍勢無故撻士卒且大言辱詈某損先鋒威重搖惑軍心將軍不發此二人付某治恐軍士人人解體也施公不得已付之公回營具牒飛報將軍曰今日上吉先鋒官啓行卽詣海岸縛戈什哈二人斬以祭江羸巨礮順風揚帆去施公聞之不憚旣而曰虎將也必成功遂親統諸軍繼之公帥師先抵澎湖鄭氏將劉國軒會

遂等以數萬衆迎敵戰艦蔽江公鏖戰自辰至午手殺八十餘人身被十餘創正酣鬪間忽賊礮斜飛過公腹公偃曾遂呼曰藍理死矣公仲弟瑤從背後扶公起公奮拳虎吼曰藍理在曾遂死矣喚草茵持刀來連呼殺賊者三聲如震雷舟中軍士皆氣壯無不一當百草茵族子法小字也持刀授公見公腹已破腸出於外血淋漓爲掬而納諸腹中公四弟瑗傳以衣五弟珠持匹練連腹背交裹之公大呼殺賊不暇顧也時賊船競進以鐵鉤鉤公舟我軍亦鉤賊舟火箭火彈互擲煙焰障天賊中有飛天鼠者抱巨桅揉升而上銜刀負蓬立將躍入公舟公弟瑤距躍斬之賊奪氣我軍賈勇先登公命以火藥盡傾賊舟焚燹賊無數沈其巨艦二賊大敗逐北數十里棄械浮尸盈海面捷聞施公大喜疏上公首功命紅毛醫治公創醫言須七日弗動氣乃可平復未幾施公進戰戒左右勿使公知會官軍小卻施公以大衆犁之過猛舟閣淺沙不能動羣賊環焉施公故善戰神氣閒定然終未得突圍出公聞左右耳語詰得之大驚立往救時諸將所乘舟皆書官銜姓氏於旗上獨公舟止書藍理二字字方廣各二

丈賊遙望見相謂曰藍某來矣皆披靡公飛盾躍過僞中軍舟連斬巨魁十餘人復躍而還賊奪氣奮擊大敗之奪賊舟請施公更舟施執手慰勞且曰醫言七日勿動氣今方三日何遽來公笑曰主帥有急卽創裂以死不顧也遂與施公乘勝擊窮追賊首尾不相顧鄭克塽大懼遂納土降臺灣平施上公首功加左都督以參將先用尋丁憂二十六年服闋入都抵趙北口遇 聖駕出水圍將避道所乘馬凝立弗肯行鞭之數十不動乃舍騎步入梁園中 駕至遣侍衛問誰騎公乃出曰臣藍理從福建來者 上問是征澎湖時拖腸血戰之藍理邪公奏曰是 上曰來何遲也召至前問血戰狀解衣視之爲撫摩傷處嗟歎良久復 召至行宮慰勞之 特旨授神木副將 賜帑金三百兩未行擢宣化鎮總兵掛鎮朔將軍印二十九年調浙江定海鎮在浙十餘年權提督者四每遇 南巡迎 駕或入都 陛見 寵賚特有加 聖祖嘗語諸王大臣以公拖腸血戰狀又引見 皇太后曰此破肚總兵也視公若家人父子公每以奏對皆侃侃直陳或手舞足蹈不自己 上嘉其真率

御書所向無敵額賜之四十二年調鎮天津 賜孔雀翎及冠服尋以舊傷疾作請解任 溫旨慰留 賜御醫診視公以畿輔產米無多而天津一望皆平原可開河引水灌稻田乃躬率兵士墾鑿得水田數百頃歲收豐稔 上悉以賜公賜名藍田爲世業四十五年擢福建提督 御書畫錦萱榮額 賜其母蘇氏并書勇壯簡易額 賜公調公弟參將珠赴天津接管營田事公至閩日召故鄉父老飲道及微時顛沛狀歎歎太息慨然有廣廈萬閒庇士之意時詢疾苦遇胥役勢豪訟師土棍悉關白當事置諸法親近者竟自治之倡建江東大石橋二捐金巨萬不足則以郡人之不孝不弟及爲富不仁者出罰鍰附益之又大治街衢拓其規制常曰以地方不義財爲地方之利可以勸孝弟抑豪強轉移風化或曰此有司事也非所宜聞公怒曰天下官管天下百姓腐儒何足以知之由是告訐者踵至差弁句攝趾錯於道富人重足立左右親暱因緣爲姦利利歸羣小而惡名盡萃公矣妒公者因刻匿名帖繪一虎以比公多列罪狀五十年坐盜案落職巡撫滿保總督范時崇據虎帖劾公 上命侍

郎和托廖騰燧等往按左右不肯承公曰吾大臣何必辯舉筆署曰皆實議斬立決追贓八萬籍其產 特旨從寬免死調赴京師入旗籍五十四年大軍進勦策妄阿喇布坦公請赴軍前効力 上以其驍勇練軍機 賜總兵銜協理北路軍務五十七年以病回京明年卒年七十有一 上追念公功 特旨免所追銀 賜公家屬出旗護喪歸葬公生平躁急性發如雷霆過卽忘之無藏怒宿怨每劇談大笑聲聞里許尤善罵人遇權勢赫奕出己上者輒挫侮之然遇才人傑士雖極寒賤必折節禮下以此人服其伉爽教家勤儉衣食粗糲無所擇家奴饜珍羞而草蔬敗肉反留以待公公亦甘之好書擘窠大字濡毫伸紙有求無不應者諸弟皆以平臺功加左都督瑤功最多未仕卒瑗至金門鎮總兵亦喜書大字拳能入口揚盾一躍三四丈珠累官參將勇不讓諸兄而性敏嗜學能背誦通鑑綱目不遺一字文人多避之

許蓋臣少傅事略

許公諱貞字蓋臣閩之海澄人父炳嘗捐貲重建明倫堂又築陂引淡水以溉

民田鄉人德之公初爲鄭氏將康熙三年率所部歸朝 詔授左都督駐九江已而移駐贛縣墾荒爲屯田都督居久之滇黔變作湖湘諸郡皆陷而耿精忠反閩中出兵杉關廣信建昌撫州諸山賊蜂起應之州縣大半破沒精忠遣驍將賈振魯規取贛州以通楚寇陷石城圍甯都勢張甚虔人震恐公在屯閱發憤歎曰鼠輩猖狂乃至是乎大丈夫立功報國此其時矣遂以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起兵赴援時公閒居久部曲多散去衣甲器械不完而公常教人舞藤牌用挑刀人多練習乃椎牛釀酒集屯丁諭以忠義聞者皆感憤得健卒四百率之行賊衆數萬營於黃坊所過無敢撓鋒者見公偏師前不爲意公大呼突陣跳盪無前藤牌軍一躍數丈人馬辟易搏戰數十合賊大潰斬首數千獲甲幟礮矢無算於是軍容始可觀乘勝解甯都圍復石城斬三千級八月賊圍興國急公馳救之立解勦零都瑞金盡平天華長樂伍選白寺諸寨招降江背石寶諸寨賊衆數萬出難民三萬有奇屬有司加意拊循督撫交章上其功加太子少保時公威名日盛閩寇畏之遣辯士以高爵誘公致書進說公一不啓書

械其使以聞顧遣閩人饒元結僞總兵張存歸順存踞順昌以牽制延汀耿逆大患苦之於是天子知公忠赤可大用擢公總兵轄湖東三郡駐節建昌以十四年六月視事未逾月復宜黃崇仁樂安三城初建昌爲賊踞安親王復而守之顧環城數十里皆賊賊屯麻姑山蕭家坪楊華芙蓉諸山寨無慮三四十萬逼城而軍眈眈下瞰王以爲憂公徐白王曰賊雖多易與耳請往破一寨以爲驗王尙未知公之能軍也姑應曰諾公出賊不意以夜二鼓疾馳勦蕭家坪冒險突上犂旦破之王晨召公不至聞其出勦也大驚惟恐失之已而公還獻捷乃大喜賜食慰勞於是王知公果可屬大事遂以建昌委公而身帥師自袁州進攻長沙留滿兵五百公部卒僅二千賊聞大軍西行度城守益單以十二月二十八日併力攻城一軍駐城東之沙坪一軍駐城東南從姑山一軍蘆南門城東多民廛沙坪曠衍他將請攻之公不可分遣裨將守南門而自將銳卒擣從姑山山高賊渠屯焉不虞我軍猝至倉皇迎戰大敗走而賊之攻南門者方鴟張公自山馳下掩出其後賊大驚表裏夾擊盡殲其衆盱江爲之赤自

是賊膽落不敢復議攻城矣訊俘言賊度官軍必攻沙坪則出兵糜我而從姑山之衆下焚民廛官軍不得還城卽破矣今驟攻從姑山則沙坪之衆弗能救也諸將乃大服麻姑山最高賊數萬壁其上環而寨者數十里一擊百應公默計方春水發溝澗皆成河諸寨隔絕乃可破也於是按兵休士就麻姑山麓平敞處時時引兵習陣法賊初見兵來謂將攻己也環甲執戈以待公閱武畢徐回久之賊亦懈不爲備春水暴漲賊以浮橋相聯絡公密具舟積薪其中十五年三月晦公復出閱兵士卒皆不知將攻麻姑也抵山麓忽引而上直突賊營賊分衆掠糧於外留寨者不意大軍猝至惶駭不知所爲而別校焚薪舟絕其浮橋他賊莫能救一日破六十餘寨積屍滿巖谷煙焰塞天於是南山賊皆盡而城東二聖山閩寇耿二營焉其餘沙坪紅門梓木嶺諸賊蜂屯蟻聚不可爬梳公計賊衆且有備故緩攻以懈之五月五日當競渡衆謂賊在近請已之公故縱龍舟往來盱江置酒張樂會諸將聚觀賊熟視不敢出聲息公益知賊虛實遂以六月六日進勦二聖山直擣中堅賊所恃礮火弓弩我軍肉薄而上藤

牌蔽身矢石不能傷長刀一揮甲札皆徹賊大敗耿二跟蹌遁連破四十營斬
馘無算餘賊盡走入杉關自王師西行建昌危於累卵公獨守孤城者七月以
疲卒二千當方張之賊數十萬而胸有成算整暇從容卒能以少擊衆官民倚
公若長城焉七月復金谿南豐八月復廣昌九月復瀘溪授雲騎尉世職十年
破賊蓮塘十一月援南豐十二月復新城追賊至杉關於是湖東三郡無賊而
吉安寇韓大任者驍勇有智數號小淮陰與官軍久相持不下糧盡出走以十
六年五月入樂安簡親王度攻大任非公不可檄公提師擊之遇於跌水嶺大
任所將多邊關勁卒垂死猶反鬪公與之一日八戰彼此疲極坐睡少頃輒起
復鬪我兵益奮寇不能支奔甯都衆猶二萬屯都湖立木城畫塹而守公攻圍
兩月寇出挑戰輒不利乃棄城遁公星馳追躡蹙之於永豐又蹙之於黃塘虎
峒賊衆死亡略盡乃入閩投康親王軍前乞降以公窮追力戰故也十七年春
平廣昌藤弔楓樹二寨降僞將饒大武等五十餘人兵民五千有奇二寨舊稱
天險四面懸崖攀藤猿掛而上頂寬平可容數千家有池不竭粟支數年公乃

營於對面永安山多製火器會天大風發礮焚其廬賊升屋救火遙縱火筒擲之不得上須臾灰燼賊窮乃乞降先是麻姑二聖之賊旣滅公念餘黨不足窮捕遣人四出招撫僞總兵揭斯進僞將軍楊玉太僞都督余雄等先後受撫者三十餘輩計將吏千餘人兵卒數萬其或抗命亦不遽加兵徐曉諭之初過廣昌僞將軍劉汝桂等不就撫而潛遣人入營偵探公引令遍行營壘曰吾軍虛實恣汝觀之歸語汝將欲降則降不降善守汝寨吾今未加兵俟軍還攻汝必矣宜固守某險要不能守而破者玉石俱焚其毋悔廣昌民欲薙髮公曰徐之吾未能留兵兵去賊復至必僂汝吾歸滅賊汝薙髮未晚也民皆感激泣下汝桂等服公威信亦率衆出降公仁而有度皆此類也諸山寨初或恃險不卽降及藤弔楓樹平相顧詫曰二寨猶破吾屬尙不降無噍類矣是年秋 璽書褒獎晉提督兼轄饒州南昌吉安凡六郡其冬命提督全省軍務所部將領許自辟置不拘成例異數也劇賊江機楊一豹駐江潯山爲巢四出標掠公會師勦之自錢村入賊立木城爲三關深溝堅壁兵不得進寨後有高山公遣人閒道

攀援至山頂下瞰賊巢第苦乏水飢疲不能復鬪乃命截竹爲筒盛斗水人負一筒裹乾飯宵行黎明至山巔飽餐以待賊望見上山迎鬪我兵乘高擊之賊披靡多墜崖谷死乘勢至寨後鳴角聲礮賊守關者聞之謂官軍已入寨皆散走大軍長驅而進盡犁其巢賊首走雞公山猴子嶺封禁山皆絕險人跡所不到輒躡其後襲破之又走洪山洪山有黃巢殿自昔官軍無至者公又破之斬一豹第一虎及僞官二十有五賊兵二千有奇十八年四月追賊至江澣山卽賊巢爲營賊謀夜劫營公誦得之令鑿地三尺以其土壘垣三尺城塹立就士露刃植立垣下戒賊至毋得出聲而別遣將伏林莽中賊果夜至忽見垣塹斬然大驚發火見垣內白刃如林惶怖反走伏兵出賊狂竄相蹂躪死進破詹源老巢追斬萬六千餘級機一豹等亡入閩納款康親王軍前論功加公世職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二十二年調廣東提督公自起兵至是首尾九年凡遷官四加銜一加級五予世職三大功奏聞者二十餘次其餘戰績不可勝紀惟

天子嘉公忠勇召入 陛見褒勞再三公叩首言 國家洪福 主上天威

臣何功之有 上問在某處某處殺賊幾何公又叩首言臣逢賊便殺不記多少 上笑而頷之知公樸誠益重公公爲人廉謹和易謙退不伐平居左圖右書接對士大夫恂恂儒雅不知其爲元功宿將也持軍嚴整禁部下勿掠勿淫勿殺降勿俘良民每出軍以郡縣僚吏偕行破賊得難民婦女輒幃置別室屬吏謹視之遺還其家破寨得積穀令軍民隨力負取軍敢奪民僂以徇凡收復城邑他將有議攻山寨者公曰方亂民結寨自保不皆賊也止勿攻所全活不可勝計以故江右人深德公家祠戶祝思慕不少袁云論者謂自三藩倡亂東西交訐潭岳撫信之賊中相隔閩者虔州一綫地耳公崛起屯閩扼其吭使賊連雞之勢不成遂乃偏師橫鶩霆擊風驅令麻姑玉笥閩空無賊巢王師得以開長沙掃滇孽而粵閩二寇縮爪鈐牙坐困井底同歸灰滅公之功在社稷不細矣公洫粵十四年造哨艇設水塘晝夜巡戢盜賊屏跡山海晏然三十四年三月薨於位 贈少傅 賜祭葬如禮其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注入贛州衛子鳳朝孫克寬作哲遞襲三次例應停乾隆中 特予雲騎尉世襲

罔替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一

國朝先正事略

卷十一

名臣

三五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2 empty columns and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columns are of equal width and are completely blank. There are some small black artifact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possibly from the scanning process.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二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陳恪勤公事略 子樹芝等

陳恪勤之生也母羅太夫人夢入彩雲吞月華有大鳥負青衣童子來故命曰鵬年九歲著蜻蜓賦卽驚其老宿康熙三十年進士知浙江西安縣公性彊直初入官誓以清白自勵西安當耿逆亂後民多流亡豪強爭占田自殖公履畝案驗有主者悉還之烈婦徐氏含冤十載公案誅首惡建祠表墓浙人爲演鐵塔傳奇禁俗溺女杜開礦議邑大治三十九年河督張公鵬翮調赴河工逾年補山陽縣上書巡撫宋公犖謂陳民所不便與己所欲爲者請勿拘常格宋肆其言山陽本澤國田沒於水征賦不及額戶部持之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卒得請會霖潦將溢河隄總兵欲啓東岸閘洩水公曰柰何以東岸七州縣爲魚乎請以身禱河隄動左右卻走公山立不變色取民籍沈之水陡落五尺

不爲災尋擢知海州當歲除州人徧榜官清民安四字於門 聖祖南巡過
沂州 詔截漕米四萬石命選賢能吏運兗州分賑以公董其事回鑾 召見
濟甯舟次 命賦詩 賜御書一軸四十三年擢江甯知府微行至郡夜宿海
忠介祠題詩見志廉知重耗病民亟草之下車前一日訊輿夫知某僧以勢奪
其妻訟不得直公命訴於新知府詰旦拘僧至僧故總督所暱役以計誘而後
至者也至則庭立稱無罪公出民詞示之乃懼伏將立斃杖下總督爲請公曰
知府初行法柰何卽格於一僧總督固請令罰鍰輸廟工僧僅得脫死江甯俗
父母死子必親訃公頒士喪禮禁之并諭諸生有毀廉隅證訟者檄諸縣籍其
名歲終報府俟督學按試時上之於是終公任諸生無證訟者米踊貴請發官
米四萬石設九廠平糶松江捕卒誣富人爲盜掠其家逼婦女自盡事發赦前
公仍置之法常州守某文致所部諸生吳廷立等十餘人於死公與會勘雪其
冤吳獲更生易名曰復字念滄蘇人有鬪毆死者已坐故殺矣公出其罪部駁
再三不能奪會 聖祖將復南巡總督阿山召屬官議增賦衆無言而注目

公公力爭且曰官可罷賦不可加也議遂寢自是大吏滋不悅公四十四年

聖祖復巡江南使公主辦龍潭行宮故事自左右侍衛及闈寺牧圍皆有餽公一切不問或竊置蚯蚓糞於簟席間上召公詰問先是上駐蹕織

造府一日織造幼子趨而過庭上以其無知也曰兒知江甯有好官乎曰

知有陳鵬年會致仕大學士張文端英入覲聖祖問江南廉吏文端首以

公對至是復問公爲人文端言吏畏其威而不怨民懷其德而不玩士式其教而不欺廉其末也而織造使曹公寅亦免冠叩頭爲公請血被額同官某恐觸

上怒陰曳其衣曹請益力上遂釋然駕幸金山觀水師先期一日

大吏檄公疊石爲步者三欲以困公屬吏皆惶急公曰吾自辦之乃率諸子弟躬運土石士民從者屬路爭撤屋材濟工然江溜急下石則捲浪去有估人子坐木筏上知其故請緝筏疊石層層疊筏出水面有基卽磬石如平地鼓四下工竣如有神助聖祖臨視益奇之御舟發命公督挽舟者舟入淮

山陽民趨之曰此陳父母也壺飧載路上微窺之旣渡河溫旨令公還

其年六月阿山劾公受鹽典各商年規蝕龍江關稅又無故枷責關役遂落職
下江甯獄 命漕督桑額河督張鵬翮會讞江甯人痛哭罷市士民揭帛鳴鉦
環制府問太守見劾之由門者重閉叫噓不退有司械繫數人制府欲釋之使
謂曰爾偶行過此被繫邪皆曰非也願入獄與太守同命諸生俞養直等繼至
大呼請保清廉太守呵禁之不止則懼之曰卽擒治矣養直卽挺身就擒吳復
乃入獄弔養直曰此我當爲者君竟先我爲之邪訛傳養直繫獄時學使者方
按試句容八邑生童譁曰讀書應試何爲也皆火其卷去且白使者請申救養
直遂得出反會鞠百姓夾左右道人火一束薪燭公去來夜明如晝讞者以三
木訊商人商人曰歲餽自督撫及州縣皆有之惟太守不受一錢耳旣拮撫無
所得則以公嘗逐羣娼建亭南市樓月朔宣講 聖諭爲大不敬獄成論斬

聖祖問大學士李文貞光地阿山在官何若文貞曰當官勤敏無害其犯
清議獨劾陳鵬年一事耳 上頷之有 詔從寬免罪 命入武英殿修書

四十七年以江督邵穆布之請特授公蘇州知府 命以書局自隨公抵蘇手

書榜門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時大饑且疫公所在疫斷民書公名鎮於門於是議賑貸勸捐輸濬城河修學宮勅義塾禁婦女游觀初至滯獄三百有奇未一月判決俱盡過維亭鎮見水浮漚心動跡之得尸鞠其鄰乃某村婦手絞其夫也洞庭山豪陸某殺人匿尸躬往發掘得之斃豪於獄博徒萃窟室局誘良家子公闖其室械其人如熟游者皆聞風駭散四十八年 特命署布政使時張清恪伯行撫江甯夙重公事無巨細皆與裁決總督噶禮與巡撫有隙益忌公劾布政使宜思恭糧道賈樸並坐公覈報不實又密奏公所作虎邱詩爲怨望字箋句比以周內之錮公於鎮江民奔走呼籲如在江甯時初公謁總督白事不跪噶禮怒呵曰知府生死我手何敢爾公曰果有罪雖幸賜寬假寸心具有鈇鉞如其不然君主之百姓安之生死不在公也徐步出噶禮遂必欲死公部議削籍戍黑龍江仍得 旨來京修書百姓遮留公閉十二門凡九日不得行公泣諭乃就道五十一年 聖祖諭閣臣曰陳鵬年頗有聲譽學問亦優張伯行聽信其言是以噶禮欲害之曾奏虎邱詩中有悖謬語宵人伎倆大率

如此朕豈爲若輩欺邪遂出其詩共閱初學士沈涵密薦公 上還其奏五十六年 召公見曰沈涵薦爾朕疑之今知非爾所聽請故命署霸昌道可乘傳奏事在昌平有冠花翎者數人稱某王遣來索修城者金勢張甚公僞遜辭延之入而陰伏健步縛置獄中因馳奏適某王入對 上示以公疏曰無之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一人枷四人徇於城自是畿甸肅然嘗進瓜熱河 上命傳諭家僮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進奉可將瓜帶歸以賜汝主公既受代仍回京修書六十年 命隨張尙書鵬翮視南北河隄 詔公留河工是年秋河決武陟馬營口公請從決口上流對岸廣武山下別開引河殺水勢得 旨覽陳鵬年奏皆與朕前頒諭旨相合下部知之尋署河道總督公在官慎宣防嚴啓閉卹徒庸覈功罪信賞罰疏薦余君甸陸君師張君杓爲監司皆以名績著明年馬營再決公請於王家溝再開引河使水趨東南入滎澤報可未幾奉 詔自工所還清江兼攝漕運總督時漕渠歲澁遣幹吏直溯淮源疏其上流使清水暢達會黃濟運旗丁數千人以道梗乏食呼號載路公先給

帑金六萬後奏 聞 聖祖嘉之謂得大臣任事體秋八月再泣武陟時決口尙未塞公爲文禱河神以死自誓是夕水驟退八尺再疏請開官莊峪引河報可旋聞 聖祖升遐公方治官書驚慟筆墮地淚盡見血遂得疾 世宗卽位授河道總督公日夜宿隄上往來風雪中疾益甚雍正元年正月五日方四鼓命具湯盥沐畢口占遺疏質明端坐逝年六十有一有 詔悼閔且曰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也可賜白金二千兩治喪其家有八旬老母可給封典子予一品廕生尋 賜諡 賜祭葬如典禮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喪歸過南北壩尾兵民繞棺哭者數萬人河南江甯西安皆祀公名宦公長軀虎項美鬢髯目光開閤如電而胸有定力不以榮辱毀譽生死動其心慨然以澤不被於民道不伸於己爲恥在官廉幹得民心於上官左右親近視之蔑如用此毀言日至每褫職按問民相聚巷哭持醪糲相遺禁之則攘臂而詬或門鍵則毀垣入滿洲駐防兵亦率男婦踵門求一見陳青天狀貌好事者繪爲圖又繪九學哭廟圖有披圖泣下者後會勘於山陽集者數萬官拒之忽一人突出

大呼請保留陳青天則江甯武生朱寄略也從而入者十數人山陽令大驚則以數人攫一人閉諸室既入獄百姓張黃旗城上書曰如喪考妣忌者因誣以大逆而 聖祖怡然曰民愛如此甚好 赦詔下士民數萬焚香北向跪呼萬歲其聲若雷公爲州縣首革火耗爲府戒屬吏曰減一分耗羨卽完一分正供署藩司盡革加平曰吾向嘗請免此也吳中觀音山以竹兜代遊屐食其力者三百戶禁之詣公訴公僞遊山問曰太守苦若乎曰否守愛我但太守禁婦女遊誠當不當禁客遊絕吾儕衣食公還立弛之生平於故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稱善廣坐訓過密室人銜感次骨入獄迨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鑠而行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蕢後人租徭在蘇昇鬱林石於郡學遊焦山遣人泅水出瘞鶴銘爲亭覆之其被逮入都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是湘潭陳公邪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直問寓何所次日門外車檻饋米十石書一函稱 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

失天下望紙尾不署姓名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矣公字北溟別字滄洲湖南湘潭人所著有道榮堂文集八卷詩集五十四卷喝月詞一卷歷仕政略河工條約各一卷子七人樹芝以薦舉入直武英殿官揭陽知縣多善政薦擢平越知府樹萱以諸生召見試詩文稱旨命隨父校書內廷授戶部主事累官至左侍郎樹著以任子授刑部郎中出爲江漳龍道有陳作賴石者糾黨將作亂單騎往撫之置首惡於法民皆安堵調雲南迤西道會土千總相仇殺居民驚竄聞報卽馳往擒治之刑部失火延燒檔案詔曾任刑部者默寫惟樹著獨多人服其強記遷長蘆鹽運使終鴻臚卿

楊文定公事略

雍正十有三年秋九月高宗嗣位甫旬日卽起楊公名時於滇南士大夫知與不知皆驚喜相告滇人士相率祖道羅拜繼以泣至環馬首不得前乾隆元年正月公至自滇時年七十有七矣以禮部尙書入教皇子侍直南書房兼管國子監祭酒而不領部事尋賜第賜紫禁城騎馬當是時高宗

銳意圖治且在藩邸素知公公亦感 上責望重將盡所學以報薦莊亨陽
秦蕙田王文震雷鈇蔡德音等七人爲助教疏請儲書太學并將刊板存監聽
諸生摹印講誦得 旨俞行又奏增上下江及陝甘順天鄉試各中額均於本
年秋試舉行廷臣言事可采者公爲代陳又疏言滇省舊例凡地方辦公事皆
取給民間謂之公件官吏藉端科斂臣撫滇時屢次駁減留必需之用其餘題
報歸公而有司奉行不善不免復派於民是從前所定轉成厲階請飭予寬減
嚴禁借端派累疏下總理諸臣議令雲南督撫會酌再經部議如所請行天下
士想望丰采皆曰楊公時獨對忠言讜論不知其幾矣是年七月邁末疾狹月
而薨公疾未作方奏對 天子見其徵旣病數使人問視至是大痛悼 賜
帑金治喪遣散秩大臣領侍衛十人奠爵 特諭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贈
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 賜諡文定薨之日士友奔唁國子生聚哭於庭階凡
數百人蓋公自童穉至篤老卽以斯道爲己任居鄉立朝涖官訓士無一言一
事不出於中心之誠故感人如此其至也公字賓實一字凝齋江蘇江陰人少

有志聖學爲文章原本經訓方侍郎苞在學使高公幕中驚賞其文康熙辛未成進士出李文貞光地門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問學嘗薦公爲第一流命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分校禮部試 聖祖悼學政廢弛以九卿督學自文貞始而公繼之校士亦遵文貞成法士雖擯棄無怨言見屬官一依儀制保定守違成例不錄送河閒左衛童子試劾罷之未期年頌聲翕然 聖祖賜 御書擢侍講時文貞撫直隸或言公與巡撫比而招權利又適有武生驚 蹕事遂偕衆督學出防南河踰年丁母艱癸巳 聖壽六十廷臣表賀 上問翰林中何有楊名時否遂 特召入京侍直南書房編校周易折衷性理精義諸書時公未補官 特命典陝西鄉試丁酉出爲直隸巡道曰吾欲試以民事也 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政繁事劇吏因緣爲姦每出巡饋夫錢驛費者糜集公一切禁杜細大必躬親讞決多所平反居月餘天下稱其廉 上聞喜曰楊名時不特官清且政事才也已亥遷貴州布政使巡撫雲南時方征西藏滿兵駐省會公慮擾民爲營館舍數宴犒而約束

堅明無敢叫囂餉遞轉民無咨瀆民輸兵糧有遠運之苦奏請兵少米多之處折銀徵解雍正元年疏言雲南一切規禮臣一無所收其鹽規五萬二千兩留爲恤竈修井用外尙餘四萬六千兩累年供應駐藏官兵軍需賞賚及公私所用皆取諸此又銀廠缺課每年約二三萬兩廠員視爲畏途臣將鹽規撥補銀廠缺課並捐賠前任督撫運糧倒斃牛馬等項得旨督撫羨餘豈可限以科則取所當取用所當用固不可朘削以病民亦不必矯激以沽譽在揆情度理行之可無煩章奏也又疏請將捐輸穀改行社倉法各貯本里每歲青黃不接時量行借貸秋收還倉歲豐徵取其息中歲免之歉則報明有司立即發賑又言雲南民多無尺椽寸土而冊載丁名累代相仍名曰子孫丁雖老病故絕不能蠲減請照直隸例攤丁入糧以均偏累又疏言麗江土府已改歸流請將舊額錢糧照田畝均攤並下部議行滇故多銀礦官收其課久之礦衰課如故司事者並坐缺額獲譴公謂礦有衰卽有旺請以道員總理諸廠使盈絀得相裒益其費多利少者閉之官民稱便撫滇七載恩信浹於蠻髦民戴之如父公天

性和易雖馭僕隸無遽色疾言而是非可否守其所見固植而不搖自始入南
書房 聖祖叩以易說旁及象數公正對無所瞻顧敷歷外臺無一字達政
府 世宗卽位手諭褒嘉 御書清操夙著四字以 賜尋擢兵部尙書雲
貴總督四年秋轉吏部尙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初李衛爲雲南鹽道遷布政使
以興利爲功恃 恩眷氣陵其上公遇事裁抑之遂用是陰閉公 上以公
洩漏密摺停其摺奏公事具本題至是許仍摺奏公益自奮厲竭忠誠於人之
邪正事之得失風氣醇薄之相倚盡言無隱是年冬又以奏豁鹽課敘入 密
諭削尙書職仍署巡撫事大理府洱海本滇中巨川以積壅致水患公奏請疏
洩著令五年一修費皆官出六年或奏公與臬司江芑通行欺蔽 上命湖
南布政使朱綱代公且遣侍郎黃炳來會鞫綱至復劾公徇隱廢弛縱屬吏虧
倉穀剝民無忌有 旨革職交朱綱勒限清釐具奏請旨并 命總督鄂爾泰
嚴訊綱預治刑具將訊公軍民數萬洶洶集門外曰楊公受刑我輩有反耳綱
氣懾而止旣訊無所得則以曾受鹽規銀五萬八千有奇論絞其銀限一年內

輸官鹽規銀者卽公前所奏明給官用者也部議亦以公始終掩護無人臣禮坐挾詐欺公例擬斬監候人皆爲公危而公篝火治詩禮坦然如平時獄詞上

世宗特旨寬免公遂留滇七年清苦絕塵日或不能舉火士民爭遺蔬粟講學不少倦及奉 召還朝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謂學所以希天也天之德誠而已矣敬其功也其要在闇然爲己以默契無聲無臭之天載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無悶此天德之藏於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論語首篇皆發此義而中庸尤極言之有聖學斯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大論從政以不貪爲美盡人合天之道莫不由此是可以概公生平矣先是雍正末黔中苗亂連年用兵不能定至是公疏言貴州境內生苗在南漢人在北而熟苗居其中生苗處深林密箐中有熟苗爲限隔嘗聲內地兵威以懾之故不敢萌窺伺自開拓苗疆之議行於是生苗界上咸屯官兵日尋干戈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無事則供力役有事則爲鄉導軍民待之若奴隸生苗疾之若寇讐或生苗乘閒抄殺熟苗以洩

忿或官軍債事屠馘熟苗以冒功熟苗怨毒日積是以句結生苗乘機作亂也
台拱本在化外自有司迎合邀功輒謂苗人願獻其地上官不察竟議駐兵遂
使生苗煽亂屢覆官兵閒有就撫熟苗又被武臣屠戮且略賣其妻女是以賊
志益堅人懷必死多手刃妻女然後出戰以致鋒不可當侵軼內地百姓被其
荼毒此已事之明驗也爲今之計惟有下剴切之詔布寬大之恩棄苗置而不
取撤重兵還駐內地於要害處築堡修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賊來則禦之
去則捨之再懸賞以示有能擒首惡及率衆歸順者給與土官世襲分主其地
更加意撫綏熟苗勿使爲生苗所劫掠爲官兵所欺陵如此則苗人自當向化
若因循粉飾恐兵端不能息也時鄂文端爲首輔公謂之曰自公用師於苗吾
數言其不可天道甚神人不可多殺惟君子爲能改過公其圖之 上卒從
公言撤兵除新置之賦黔人乃安內廷翰林余棟丁母憂 予假六月公請聽
其終制因言翰林梁詩正服未除應緩其行走 上皆從之康熙時江南翰
林非二甲不與公獨以三甲入選日講官及直隸學政均非宮坊不與公以檢

討膺特擢不由階資其後 高宗命教習庶吉士未館選而 詔先下皆異數也生平介節義舉美行嘉言不可勝紀而孝德尤著年踰強仕父母摩拊如嬰兒其防南河也同出者多以為難公獨以近奉二親為喜其從文貞游也方侍郎與文貞辨析經義常自日昃至夜中公端坐如植言不及終已無言及同直南書房侍郎久與居乃知公於文貞所講授篤信力行而凡古聖賢相傳性命之情要皆能採取其所以然此所以忠誠耿著夷險一節而為世完人也公無子以弟子應詢嗣所著楊氏全書為門人所輯易義隨記八卷詩義記講四卷則治經之言也

朱文端公事略

公諱軾字若瞻一字可亭江西高安人康熙癸酉鄉試領解額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改知潛江縣有惠政時有鬪殺獄總督喻某權巡撫疑為故殺斥令改讞公持前議再斥再覆如初總督調公至行省詰責公曰令所據乃初招公所據訟師教唆之遁辭也總督怒將劾之公曰畏劾而枉殺人令不為也拂衣出會

巡撫鑒公殿衡至久聞公賢爲解於總督而薦之乙酉行取授刑部主事丙戌
遷員外郎巨猾余姓繫獄有力者爲營救公論如律衆撼以危言不爲動部庫
借逋已奉 恩旨緩追矣有以培克見才者誅求甚急公持不可爭月餘卒從
公議公受 聖祖特達之知自此始己酉分校會試提督陝西學政表章橫
渠之學以禮教變化氣質關中正學大明故事歲試報部科有冊費公不名一
錢以冊發郵遞部科吏怒不收尋劾公造冊遲延議降二級調用時科試尙餘
二郡未按臨代者已至會鄉試監臨巡撫將局闈秦士七千餘人具公揭請疏
留遣之堅跪不起語益譁知勢不可奪乃徐給曰爾等論誠公俟出闈乃可入
告比撤棘寢不復奏會有以其事 上聞者 聖祖垂問九卿大司寇韓城
張公廷樞昌言朱學使公明廉謹衆無異辭於是 特旨命公畢試事累擢光
祿少卿奉天府尹通政使丁酉巡撫浙江首除供億陋規減儀從食糲衣麤燕
會止五簋飭吏胥毋曳紈綺墨吏望風解綬去浙俗婚喪尙侈靡乃著家儀益
以士相見鄉飲酒禮刻行之陋俗丕變幕中不延賓佐每蚤起治事手書口答

至丙夜不休尤慎於庶獄與僚屬論某獄情實某獄誣罔條舉姓名訟牒無所遺衆驚以爲神浙西數百里藉海塘爲捍蔽時築時圯公疏陳海甯老鹽倉等處宜易石用楗又海潮北向者曰北大鹽南向者曰南大鹽南北兩山閒曰中小鹽海潮向由中小鹽入江則兩岸皆無患今中小鹽竟成陸地宜挑濬又上虞夏蓋山土塘宜改用石條列以聞皆報可北新關爲猾胥淵藪合搜剔宿弊行旅便之修萬松書院躬親訓課士相砥以學行巡鹽御史哈爾金勒索鹺商行公劾之 命大臣鞠實論如律庚子冬內擢左都御史乞假省親明年還朝丁父憂訃至勺飲不入口三日有 旨令在任守制公力請奔喪疏再三上通政司抑之公請假葬親卽赴軍前效力奉 諭往山陝督賑時 聖祖發帑金五十萬兩命與光祿卿盧詢分往督察公力疾就道抵平陽疏陳賑濟事宜皆報可於是察官吏安流庸禁遏糶招米商設粥廠立醫局補驛夫借給民人牛種截漕米四十萬石并請出京倉陳腐米平糶全活數十萬人會苦旱公爲文禱神越日大雨又以積貯多有名無實乃瀝陳冒銷虧耗及出陳易新時指勒

浮收諸弊請 飭督撫嚴禁并勒所屬買補缺額爲荒備有 旨通飭行九月
反命請解任效力河工就便營葬事同列勸阻之因面奏 溫旨慰諭命再往
山西試行水利社倉蓋公督賑時條奏及此也會川陝總督年羹堯劾知府徐
容甘文煊虧帑 命公往陝西鞫問壬寅二月抵蒲州復請假歸葬奉 俞旨
給假葬親事畢速回任以三月抵家十二月 聖祖賓天公痛哭就道馳謁
梓宮時 世宗嗣統夙重公凡大政事及進退人材 特命公與王大
臣參議雍正元年癸卯遷吏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入直上書房 賜第及銀千
兩是年四月舉 恩科 命典順天鄉試得人最盛 特旨加太子太傅是年
六月母夫人壽八十乞假歸 特予誥命 賜御書堂額楹聯各一帑金二千
副以上珍御藥九月還 朝奉 命典 恩科會試甲辰八月典正科會試會
浙江海塘圯 詔公往浙督修報修餘姚上虞會稽塘工以文計者凡七千海
甯三千七百有奇海鹽二千九百用帑銀十五萬五千七百兩有奇尋疏請四
品以上官許將本身妻室封典移封祖父母八品以下官許移封父母其繼母

生母請與嫡母俱封從之乙巳九月拜文華殿大學士仍兼吏部尚書 命與
怡賢親王共治畿輔營田水利發帑金百萬爲經費公悉心營度以漳衛滏陽
子牙永定灤路諸河爲經以趙北口東西兩淀爲咽喉蓄洩得宜溉田六千頃
尋合疏請分直隸諸河爲四局南運河及臧家橋以下之子牙河范家口以東
之淀河爲一局請令天津道總理北運河爲一局請裁分司令通永道兼理范
家口以西各淀及畿南諸河爲一局諸改大名道爲清河道管理下部議行丙
午春丁母憂計未至而巡撫已疏聞 特諭吏部通政司及公家屬弗以母訃
告知朱軾彼性至孝今在營田水利工所旁無親切之人驟聞此信必過於哀
毀俟召回朕剴切開諭可也又 諭曰大學士朱軾之母冷氏壺儀淑慎訓子
成名今在籍病故著江西巡撫支給庫銀二千兩派兩司讀文致祭俟朱軾抵
家日舉行公入對 上開諭再三哀不自禁出宮門慟絕嘔血滿地 諭閣
臣曰大學士朱軾事親最孝朕所素知但伊母年逾八旬祿養顯揚俱無遺憾
宜節抑哀痛護惜此身盡忠正以盡孝前已降旨賜銀二千兩治喪遣地方大

員致祭今軾馳驛奔喪回籍朕深知其家貧可再賜銀二千兩其子亦令隨歸到家守孝百日營葬畢卽來京辦事伊疏請終制情詞迫切此乃伊名節所關朕知其出於至性但三年爲時甚久閒居在籍其心未必自安況畿輔水利事正資料理可於八月起行來京備顧問旣不任職則與家居無異於禮旣盡於心亦安矣軾年高體弱不宜過於悲傷況六十不毀載在禮經若能仰體朕心護惜此身爲國家宣力其母有知亦必深慰倘過哀以致毀瘠則忠孝兩虧矣并遣侍衛齋茶飯 賜之公歸營喪畢散 賜金於戚族之貧者明年九月入都將至 上遣學士何國宗副都統永福出迎 賜膳 特旨許照怡親王居母喪故事素服三年不補原官仍在內閣兼吏部都察院行走其朝會燕饗俱不與戊申公疾 上賜醫藥存問時公子必塔官大明知府 特詔召回仍補戶部郎中便養也又 命內大臣福倫視疾公疏請解任 世宗手詔曰卿才具優長品行端謹老成練達勤敏和衷朕所深知今偶患咳嗽自可從容調理向來漢大學士多用二員今閣臣有張廷玉蔣廷錫辦理實無曠缺卿

當頤養之時必須寬懷澄慮不必慮及內閣職務致乖調攝之道朕昨遣內大臣往視聞卿力疾叩謝次日清晨寒冷又至宮門謝恩是轉使朕心不安朕知卿小心拘謹是以近來一切服食之物未便頻頻頒賜正以冀卿之安逸望卿之速痊也其節勞靜攝導引沖和卽受朕恩賚亦免其拜跪卿年未甚老爲朕宣力之處甚多不必以解退爲請其悉朕惓惓至意明年疾復作 上允解

部務專直內閣尋以失察呂留良私書吏議奪職 特旨留任 賜居海澱便

奏對未幾復原職庚戌冬 命兼管兵部尙書事癸丑署掌院學士甲寅浙江

海塘衝決在事諸臣意見多不合 上召公詢問公奏事難遙度願親往辦治

上大喜 命督撫及總理塘工諸大臣悉聽節制行次德州聞 憲皇

帝賓天痛哭奔喪至阜城 高宗特召回京謁 梓宮昏暈不能起 高

宗命總理事務 賞騎都尉世職當是時公年已七十有一 天子恐用公

晚一切虛己咨詢公亦忘身殉國知無不爲因疏陳直省開墾之弊如四川一

省近經丈量招集流民開墾卒之逃亡遷徙事故紛然多於熟田加增糧額以

成清丈之名於 國課無補而於民生有害又聞廣西開墾之例弊竇尤多報墾十數萬畝多係子虛因通行丈量搜求熟田弓口之多餘以補報捐無著之數蒙 大行皇帝洞燭情弊飭止丈量小民得免加賦而前此虛報陞科之田業經入冊責令輸糧民益苦累至河南省報墾田地尤多不實夫 朝廷恩免動以數十萬計如江南等省浮糧舊額一旦豁除百餘萬區區報墾之糧曾何加於毫末請 勅各督撫將報墾田逐一查明如係虛捏卽據實題請開除護短文飾者罪之又言近日法吏多以嚴刻爲能不揆情理之平但云不如是必致上官駁詰部議吹求於是贓私先酌數目迫以極刑罪案自定供招誘之伏法故生枝節刻意株連尤可異者凡屬吏所定之稿上官酌改必係加重否則不易一字以爲改輕便似徇私不知心苟無私何妨屢改情罪未協豈憚紛更請 勅各督撫嚴飭有司讞獄務在持平其鍛鍊誣枉者罪之疏入皆立允通行乾隆元年丙辰公典會試 賜第地安門外又 賜金五百兩爲修宅費八月疾大作 上賜瀉藥遣 御醫來視九月 命和親王來視十七日

車駕親臨慰問公力疾朝服迎拜戶外次日薨遺疏略云國家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者莫如理財用人臣核國儲經費絳然後有言利之臣倡議加增乞聖明嚴斥至於用人邪正公私幾微之際尤易混淆在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慎之又慎此臣垂死時芻蕘之獻也奏上上震悼命輟朝一日車駕復親臨哭奠再賜帑金千兩治喪有旨大學士朱軾品行端方學術醇正純修清德望重朝端朕自幼讀書宮中常聞講論卽位以來正資襄贊茲覽遺疏拳拳以吏治民生爲念具見忠悃可贈太傅入祀賢良祠尋賜祭葬諡文端公自爲諸生至居政府食不貳膳無故不殺牲性介而和門生某餽籩公稱量畢仍還之曰吾體未羸無藉於籩故稱量之則已受爾儀矣奚必及物邪自浙撫內召瀕行劾免二令曰二人素貪劣吾去後必大肆後人劾之罪將不測今以不謹去正所以全之也大將軍年羹堯以罪誅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坐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遐齡訓其子嚴罪在子不在父世宗是之遐齡得免公凡所薦舉初不令其人知或左右微探其端必正色

曰斷自宸衷非可以私恩市也長御史時世宗以科道一體命六科亦統於都察院科臣有抗爭者語并及公公叩頭申教科臣得寬免時以此文潞公之於唐介云公與方望溪侍郎交最篤望溪嘗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示公公持至上書房手錄曰當吾世有此異人而今上信大有爲而士大夫結習未除凡吾所云必君相一德衆賢協心然後爲之而可成成之而可久不然上求其誠心而下應以苟道民不見德反受其殃公志果大行異日以告於吾君次第布之不必知自某也及公大拜乃以實畿輔一篇致怡賢親王合詞請開水利望溪謂公曰近畿積水無歸久矣必以數年疏決支河俾伏秋潦漲下流無壅然後規下地擇良有司官治一區爲民表使民豔其利而爭自營之苟少違其節次動必無功其後爲之數年果利害相半公由是益信望溪言凡吏疵民瘼辨賢抑姦胸中所知見壹爲公盡之且告以海內大事宜及時措注者莫如復明初大寧三衛兼求唐韓重華屯田故蹟自歸化城西連三受降城以達於寧夏及經略苗疆控制臺灣三事因

盡出餘論七篇公皆慨然引爲己任會西陲用兵度無暇部署三方而公尋遘疾不果行 高宗諒陰依古禮法致行三年之喪諸王大臣屬望溪草具儀法及 制詔將頒復速望溪至雍和宮討論公常左右之惟恐其言之不盡用也疾革望溪走視公蹶然與曰子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一日忘以

聖天子維世礪俗謂子所云禮義之明人材之興也有日矣而吾將泯焉命也夫子性剛而言直幸衰疾支離於世無求否則尙有國武子之禍賓實旣沒吾病不支子其懼哉賓實楊文定公也公與望溪同直內閣雖入政事堂衆旣退坐必下之行必後之望溪固辭公曰衆爭爲市道交卽此可示之以禮矣公所著有易春秋詳解禮記纂言周禮註解儀禮節略訂正大戴記呂氏四禮翼溫公家範顏氏家訓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輶車雜錄廣惠編子必塔官至通政使堪官至左庶子必坦舉人襲騎都尉長女字建昌李氏未婚守志以貞節被 旌蔡文勤公爲撰傳 御製詩題之有卓哉朱氏賢女子柏舟矢志終不徙之句四十四年 上追念公清操宿學 御製懷舊詩稱爲可亭朱先生

詩曰 皇考選朝臣授業我兄弟設席懋勤殿 命行拜師禮徐張時去來
可亭則恆矣時已熟經文每爲闡經旨漢則稱賈董宋惟宗五子恆云不在言
惟在行而已如坐春風中十三年迅耳先生抱病深 命輿親往視未肯竟拖
紳迎謁仍鞠躬始終弗踰敬啓手何殊爾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體

陳清端公事略

前明海忠介公清節震海內後百餘年而 國朝陳清端公繼之二公皆粵產
也忠介之意必欲事事復古清端則相時度地惟期實政足以利民忠介之清
主乎肅清端之清兼乎溫清如冰霜足以殺物清如雨露足以生物故學忠介
而不至其弊恐流於刻學清端不至猶不失溫厚之意也清端公諱璜字文煥
號眉川海康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授古田知縣四十一年調臺灣明年行取
授刑部主事累遷郎中四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任四川提學道洩官之日止
以一力自隨襍被蕭然衡校至夜分不輟杜請託壹意甄拔人才四十九年

聖祖誠飭四川官吏加派厲民 諭及公任學道時操守廉潔會福建巡撫

張清恪公疏請以公爲臺廈道從之公以興化易俗爲先務鎮以廉靜番民帖然官莊歲入悉歸公秋毫無所染五十三年超擢偏沅巡撫單騎襆被之任僚屬逆境上莫知其爲公也旣蒞事屏絕苞苴革錢糧火耗一切章奏文移盡出己手以橫役累民劾罷湘潭令王爰溱其徇庇不揭之長沙守薛琳聲並鐫級尋疏陳十事曰禁加耗以甦民困禁酷刑以重民命糶積穀以濟民食置社倉以從民便崇節儉以惜民財禁餽送以肅官箴先起運以清錢糧隆書院以興文教飭武備以實營伍停開採以防民患疏入 諭以躬行實踐勿驚虛名五十四年入覲 聖祖目之曰此苦行老僧也十二月調福建巡撫 諭閣臣曰朕昨召見陳瓚細察其言論實係清官以海濱務農之人非世家大族又無門生故舊而天下莫不共贊其清非有實行豈能得此而其才復能任事國家得此等臣實爲祥瑞宜從優表異以勵清操 陛辭 上溫諭周詳問福建有加耗否公奏臺灣三縣無之 上曰從前各州縣有存留銀兩公費尙有所出後議盡歸戶部州縣無以辦公若將火耗分毫盡禁恐不能行且恐別生

弊端爲民厲又曰做清官誠善但恐清而刻人便不能相安須以清而不刻爲
尙明年公疏言建陽縣有考亭書院爲先賢朱子晚年卜居故址城外朱子祠
曾奉 御賜聯額而祠宇湫隘宜與書院並行改造臣謹同督臣滿保捐費鳩
工又疏言朱子生於尤溪縣郭外之南溪舊有專祠請 賜匾額皆報可 御
書文山毓哲額賜之七月疏言防海賊之法與防山賊不同山賊之嘯聚有所
而海賊之出沒靡常也臺灣金廈之防海賊又與沿海邊境不同沿海邊賊之
患在突犯內境而臺廈海賊之患在剽掠海中也欲防臺廈海賊必定會哨之
期申護送之令取連環之保今提標水師五營澎湖水師二營臺協水師三營
各有哨船宜大書某營字樣於旗幟每月會哨一次彼此交旗爲驗送提督查
核若無哨旗交驗卽察取某營官職名若海洋失事卽察取巡哨官職名則會
哨之法行矣商船不宜零星放行無論自廈去自臺來者候風信順利齊放二
三十艘出港臺廈兩汛各撥哨船三四艘護送至澎湖交代各取並無疎虞甘
結按月送督撫查核如無印結卽以官船職名申報則護送之法行矣商船二

三十艘同出港時官爲逐一點明各取連環保結遇賊必首尾相救否卽以通同行劫論則連環保之法行矣疏下部議以煩瑣難行議覆 上特肆其奏各如所請行是年擢閩浙總督奏請以閩省收捐穀石應交巡撫公費銀一萬五千兩撥充公餉又以巡撫任內支取司庫餘平項下銀六千五百餘兩爲賞兵給役公用五十六年疏薦知縣田廣運陳璘汪紳文李丕煜林甲范廷鏐靳樹畹郭廷彩張文煒曹建標嚴德泳壽運焜等催科中能寓撫字不加火耗歲內全完請破格獎勵 上曰此奏甚善徵收錢糧惟少加火耗百姓易於輸納斷不至欠缺也廣運等俱下部議敘五十七年疏言廣東雷州府東洋塘堤岸每爲海潮泛溢侵損民田現蒙勅帑修築請於見貯司庫之臣衙門公費銀萬五千餘兩內動支五千兩解交粵省督臣以助工費得 旨如所請行尋以病請告 上慰留之十月薨於位年六十有三遺疏言閩省捐穀項下應交臣衙門公費及餘平銀二項除支用外現存司庫銀萬三千四百餘兩請委員解京充西師之費以盡臣未盡之心得 旨以一萬兩存藩庫充兵餉餘卽賞

其子爲葬具又 諭閣臣曰朕亦見有清官然如陳瓚者實罕見前在臺灣道任內所應得銀三萬兩俱於公事動用署總督印務應得銀兩亦未分毫入己來京陛見時曾奏稱貪取一錢卽與百千萬金無異人所以貪取者皆因艱於用度臣初任知縣便不至窮苦卽一錢不取臣衣食亦能充足等語今觀其居官實能踐所奏之言誠清廉中之卓絕者不加表揚何以示勸其追授禮部尙書照尙書例議卹廕一子入監讀書以示優禮清廉大臣之意尋 賜祭葬諡清端公在官衣布素起居止一廳事味爽治事夜分始罷自奉惟草具蔬糲以勞卒官屬績時一緜袍覆以布衾而已同寮入視者莫不感泣雍正八年 詔入祀賢良祠乾隆六年 恩賜其孫子良爲舉人

齊勤恪公事略

公諱齊蘇勒字篤之滿洲正白旗人姓納喇氏初由官學選天文生爲欽天監博士遷靈臺郎尋以內務府主事出任永定河分司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閱河公扈蹕淮安奉 諭曰朕視黃河險要地方應下挑水埽壩現今永

定河經朕親臨指示辦有成效爾遵朕指示前往烟墩九里岡龍窩三處築挑水壩數座於朕回鑾前完工公遵 旨如期竣事乃回任薦遷侍講祭酒仍管永定河分司事奉 命同副御史牛鈺監修河南武陟等縣決口堤工公奏自沁河隄頭至滎澤縣大隄十八里平行處接築遙隄使全河水歸一道專力刷深不致旁溢六十一年冬 世宗卽位授山東按察使兼理運河事 命先往黃河籌辦隄工時河南巡撫楊宗義奏請於馬營口南舊有河形處挑引河公同河督陳公鵬年疏言河不兩行此洩則彼淤有必然之勢馬營口甫經築隄若開引河有旁洩浸隄之慮事遂寢雍正元年授河道總督疏言陽武祥符商邱界黃河北岸有支流一逼隄繞行四十餘里不急爲截斷恐刷損大隄已築壩堵絕並接築子隄九千二百八十八丈隔隄七百八十八丈會奉 詔豫籌山東諸湖蓄洩事宜以利漕運疏言汶上縣之南旺馬踏蜀山等湖東平州之安山湖濟甯州之馬場湖魚台縣之昭陽獨山等湖滕嶧二縣之微山稀山等湖皆運道所資以蓄洩昔人名曰水櫃因土民乘涸佔種漸至狹小宜乘湖水

稍落時除墾熟田畝外文量立界嚴禁侵佔設法蓄水如遇運河水漲引駐湖中相平卽築堰截堵遇運河水淺則引之從高下注其諸湖或應築隄栽樹或應建閘啓閉令各州縣循例辦理則運道深通漕艘無阻滯之虞矣八月奏言洪澤湖水微弱黃水有倒灌之勢臣率道廳督築清口兩岸大壩束清水以抵黃河現在淮水暢流惟此壩在洪濤大溜中兩面受敵必須加意修防因派員弁駐宿工所多備埽料椿繩等項如遇湖漲壩工稍有墊陷卽下掃搶護遇黃漲卽駕小舟往來疏濬不令少停九月奏報秋汛已過河工平穩得 旨下部優敘 特賜戴孔雀翎三年夏廣西巡撫李公紱將之任 上諭及淮揚運河淤墊年久水高於城危險可虞紱奏言若於運河之西另挑新河一道以所挑之土另築西隄而以舊河之身作爲東隄則東面永無潰決之患 上卽命李公往會公商酌公奏言淮揚運河綿長三百餘里上接洪澤下通江口河之西岸逼臨白馬寶應界首諸湖水勢汪洋一望無際今若改挑新河築西隄於湖水之中畚插難施東岸之間壩涵洞皆須另行創建糜帑千百萬終難告

就 詔同總督田文鏡察視引河有無裨益公奏言挑挖引河必須上口正對頂衝而下口有建瓴之勢方可吸引大溜歸入新河借其水力滌刷寬深嵇曾筠所挖引河工已將竣臣往看上口之地勢與現在水向不甚相對改挖上首三十餘丈以對頂衝以迎大溜又往對岸指示建築挑水壩挑溜順行以對引河之口俟水漲時相機開放庶河勢得以直暢東注而南岸隄根可保無虞奏至 諭曰朕慮嵇曾筠或料理未妥今覽奏方慰可謂得法矣七月 命內閣學士何國宗偕測算官攜儀器閱河運與公會同勘視公尋奏言洪澤湖滾水石壩舊立門檻太高不能隨勢洩水請 勅閱河諸臣用儀器測度地勢改落石壩門檻庶全湖宣防有賴又奏言治河物料用葦柳而柳爲尤柳多則工堅帑省柳少則用葦多而工不固臣飭道廳及營弁各於空閒地栽種柳秧據報成活八十九萬二千餘株又山東江南蓄水沮洳之地皆可種葦令廳員買葦根試種近據報微山湖種葦八頃餘已有成效應請 勅部酌定嗣後凡種柳八千種葦二頃者各予紀錄一次並責成汛弁培養補植並得 旨允行十二

月奏言河臣薪水舊由各廳供應每年一萬三千餘兩臣奏明禁止並裁革四季節禮又河標四營舊有坐糧四十分每年千一百餘兩臣到任後交中軍爲修造墩臺製換軍械之用其鹽商陋規銀千兩爲出操驗兵賞功犒勞等費而每年往來勘估及伏秋兩汛駐劄三省適中之地凡車馬舟楫日用米蔬之需遠者數百金近者一二百金拮据實甚現據河庫道張其任言庫收錢糧向有隨平餘銀四千兩除道署日用及各項工食外餘請支銷看工車船等費臣因未經奏明不敢擅便得 旨此項通融取用甚好卿之清勤朕所深悉勉爲之四年夏奏睢寧縣朱家口黃水驟漲東岸壩臺大埽墊陷現在防守修築

上諭閣臣曰齊蘇勤在工年久清慎勤三字均屬無愧今年已望七見壩埽墊陷必晝夜焦急朕甚憐之且此時勉強施工將來伏汛秋汛恐又不免衝決可令酌量情形不必急迫公遵 諭俟過伏秋二汛并力僱修十二月奏朱家口決口堵閉合龍黃河自豫省至海口西岸隄壩完整 諭獎其經理有方加太子太傅五年以衰病奏 遣太醫齋蒞診視尋入覲 諭嗣後歲支養廉銀萬

兩六年江督范時繹江撫陳時夏奉 詔開濬吳淞江因於陳家渡築壩松江

守周中鉉率千總陸章乘船督工下埭值潮回溜激中鉉章俱歿於水事 聞

予贈卹公聞信卽馳往經理其事尋奏言吳淞江陳家渡舊有土埂三道未嘗挑清致有停沙淤塞之患今築壩開濬適逢江水海潮並長刷淨土埂毫無阻滯工程可期速竣 上諭部曰吳淞江工程係范時繹陳時夏應辦之事

齊蘇勒一聞陳家渡壩工衝塌卽親往經理仰賴神佑水勢涌長將泥沙徹底刷淨水無阻滯工可告成此卽封置大臣實心爲國爲民感召 天和之明驗可從優議敘七年正月以疾劇奏 上遣太醫視疾二月薨得 旨齊蘇勒

忠誠爲國志行端方操守潔清辦事明敏自簡任河督以來黃水安瀾運道通順隄工堅固河帑核實厥功懋焉今聞溘逝深爲軫惻應得卹典照例議奏外可賞輕車都尉世職並賞銀三千兩爲歸櫬之資歷來河臣如靳輔齊蘇勒實能爲國宣勞有功民社著擇地合建祠宇令有司春秋致祭以昭朕優獎功勳至意尋 賜祭葬如典禮諡勤恪公任河督七年疏復瓜洲花園港運道建閘

啓閉以順水勢堵瓜洲城西新開河道以免江水逼城民尤德之八年 詔建賢良祠京師公與靳文襄公並入祀

潘襄勇公事略 孫紹周 姪孫之善

潘公諱育龍甘肅靖遠人以行伍隨征湖廣茅麓山賊李來亨有功補把總康熙十四年陝西提督王輔臣叛應吳三桂公隨揚威將軍阿密達擊賊於涇州平涼又勦賊於慶陽寧州俱有功時臨洮鞏昌秦蘭俱陷賊寧夏道梗公赴提督陳福軍前由紅河川白馬城等隘轉戰七晝夜達寧夏駐靈州招撫散卒旋以陝西總督哈占調援山陽敗賊於甘溝口擢千總十五年隨撫遠大將軍圖海率兵討王輔臣奪平涼城北虎山墩斷其餉道輔臣乞降擢守備十七年賊犯牛頭山香泉公隨總兵王好問等由小嶺前進賊夜遁追至渭水擊斬甚衆十八年冬克梁河關斬僞游擊李景才等復興安僞將軍謝泗總兵王永世降十九年敘功加一等擢都司僉事十月隨總督哈占勦四川逆賊恢復大竹渠縣二十一年擢游擊二十七年陝督噶思泰疏薦公才識明敏深悉河西地利

番夷情形且久經戰陣著功績請陞肅州副將 上允之是歲學士達瑚郎
中桑格自西藏奉使旋至嘉峪關外爲西海阿奇羅卜藏所劫振武將軍孫思
克計質宰桑於關內送歸我使臣公同游擊韓成等搗其巢穴斬馘四百餘阿
奇羅卜藏遁事聞得 旨嘉獎三十年赴寧夏防勦噶爾丹時改肅州協爲鎮
卽擢公總兵三十一年降番篤爾羅卜藏額林臣奇齊克等復叛公追至庫列
圖嶺斬四十餘級擒百二十人三十四年噶爾丹所屬回子塔什蘭和卓等五
百餘人過三岔河公擊之三十五年五月公從征噶爾丹師抵昭莫多賊飛砲
迎擊中右頤猶殊死戰賊敗遁八月 召赴京 上撫視其創 命御醫調
治 賜衣一襲尋調鎮天津 予雲騎尉世職三十八年 上南巡公迎覲
命綠旗官兵射以公訓練有功 賜貂裘疏言各省候選武舉請分提鎮標
效用果騎射嫻熟卽以千總把總題補三十九年疏言通州迤南爲漕運孔道
副將轄十三營相距遠難於約束應改務關營游擊爲參將設中軍守備一千
總二把總三其三營原設把總及寶坻崔黃營守備把總俱隸務關營參將並

下部議行四十年擢陝西提督 賞戴孔雀翎四十二年冬 上西巡公迎
鑾於洪洞 賜輸忠閩外額 上駐蹕渭南 閱固原官兵射 諭大學
士馬齊等曰朕巡歷諸省閱綠旗兵丁無如潘育龍者乃加公一級四十八年
諭兵部曰陝西提督潘育龍久歷戎行懋著勞績歷二重鎮克殫謀猷自擢
任西秦以來馭兵飭伍有勇知方邊境肅清閭閻安堵宜晉加顯秩用彰異數
著授鎮綏將軍仍管提督事以示朕優眷老成至意四十九年春 上幸五
臺山公入 覲迎 鑾於直隸瀑水 上念其遠涉 命在王快莊憩息公
請扈 蹕五臺 賜御馬二令乘以隨四月 陞辭復 賜宴並朝服一襲
賜詩有守土防邊資壯略披堅敵陣表彤弓之句五十一年疏言卦匪陳四等
率妻子遊走外方憑走馬上竿躡索算卦爲生俗名曰卦子大抵江北皆有之
原屬游手好閒之徒結黨沿途搶奪臣飭屬拏獲二十八起計男婦五百八十
九名並騾馬猪羊六百有奇俱移咨督撫審訊請通行各直省大吏責令所屬
於各鄉村堡查令改業或編入現住地方爲民或撥給絕戶田畝或令開墾荒

地其馬騾牲畜變價爲牛種按季取鄉約保結出外生事者拏究地方官縱容發覺者罪之 詔曰可五十八年以病乞休得 旨卿簡任提督將軍以來勞績素著邊圉重地正資料理著在任調理三月再疏乞休 上仍慰留七月薨贈太子少保 賜祭葬如例諡襄勇孫紹周襲雲騎尉授二等待衛雍正三年授參將遷廣西副將八年從總督鄂文端公開古州都江河道屢擒斬逆苗夷其寨以功擢右江鎮總兵 賜鞍馬乾隆六年擢雲南提督 賜戴孔雀翎十三年調古北口提督明年以疾歸十八年卒 上念襄勇公功 特賞恩騎尉世襲罔替

從孫之善幼隨襄勇公效力康熙三十五年從征噶爾丹於昭莫多中火器傷 詔來京醫治特授藍翎侍衛尋 賜孔雀翎授前川游擊領兵駐防哈密五十四年二月策妄阿喇布坦遣賊二千來侵之善率兵二百擊敗之事聞得 旨優賞尋 諭樞臣曰游擊潘之善以兵二百敗賊二千當此承平日久兵革休息時倉猝閒能如此奮勇非尋常可比應再加恩其越等陞用遷潼關副將

五十六年隨靖逆將軍富寧安擊準噶爾於烏魯木齊斬級最多 命優敘尋
諭廷臣曰近日綠旗武官感朕恩皆有捐生敢死之心游擊潘之善率所屬
兵二百擊敗賊衆二千臨陣時一手持刀一手持弓笑曰此我等報効皇上之
日也哈密回部及被獲之厄魯特等皆言其驍勇爲漢人冠極口稱贊朕甚嘉
之五十九年復擊準噶爾於烏魯木齊有功雍正元年羅卜藏丹津叛有賊三
千來犯夾擊太敗之 優詔嘉獎四年擢川北鎮總兵入覲 命叩謁 景
陵 賜賚甚厚調西安鎮署陝西提督屢疏皆稱 旨 手諭曰向來但知爾
勇未料爾有此才也又曰爾係朕極賞鑒之人今果不謬矣似此據實不隱封
疆大吏中更屬難得勉之七年以疾乞休 遣太醫馳驛往視賞銀千兩爲調
攝之用尋署固原提督 諭曰此任乃爾叔祖潘育龍之所整理爲天下第一
營伍其流風餘韻至今猶可觀其勉紹前徽可也八年卒 賜祭葬如例論者
謂 本朝名將以至少擊至衆者推之善爲最次則雍正中副將韓勳以兵四
百破滇苗數千旋以兵二千破苗數萬於烏蒙副將樊廷以兵二千拒厄魯特

二萬衆於巴里坤乾隆中將軍兆惠以兵四百敵回衆三萬於黑水營皆蒙
列聖優獎宣示中外云

殷熙如軍門事略

殷公化行字熙如陝西咸陽人八歲失怙恃貧無依父友王某撫以爲子年二
十中武科康熙八年成進士後始復姓會吳三桂反黔滇皆陷 天子命閣
部莫洛爲經略自秦進討授公守備募義勇以從行至寧羌州久雨糧匱軍心
變提督王輔臣叛經略遇害公陷賊中稱病深自晦匿明年官軍復秦州 詔
被脅官兵許歸伍陝督哈占知公不爲賊用奏復其官從大將軍圖海復平涼
勦牛頭山賊復香泉十八年僞將軍王屏藩赴漢中遣驍將陳君極引兵二萬
出寶雞大將軍檄公赴援未至賊圍西山堡甚急公身先搏戰一鼓解其圍守
紅崖堡再戰再捷相持數月賊終不能克遂引去時賊盛兵窺秦隴公扼險挫
其鋒不能過寶雞一步全秦晏然大將軍嘉公功奏授副將銜是年冬官軍三
路進勦奮威將軍王進寶出寶雞勇略將軍趙良棟出略陽公從大將軍由興

安大泥峪先驅至鎮安伐木爲橋濟師自龍洞川攀藤而進攻兩河關先登克之長驅擣與安復洵陽抵漢中與奮威軍合明年進取川蜀公駐漢中督餉全蜀平議征黔滇建威將軍吳丹由永寧進勇略將軍由建昌進未及期賊將胡國柱陷瀘州攻永寧秦督奏授公漢中副將引兵二千援蜀從建威將軍復瀘州從振武將軍鄂克濟哈救永寧未至而永寧陷亡提督一總兵七副將一乃議退守敘州大軍先行公以孤軍殿國柱率二萬衆來追衆甚恐公曰今日之事以必死求生則生以倖生求生則必死我若走賊追躡之立盡兵法易地用衆險地用寡當據險待敵猶兩鼠鬪穴中力大者勝耳遂扼險而陣賊悉銳來攻士皆殊死戰迨暮以草人秉炬爲空營引軍潛退賊疑不敢追乃得與大軍會夜半追軍復至火光爍天諸軍皆引去公仍殿後自永寧至瀘州二百餘里路險絕公且戰且退十二晝夜不解甲竟得全師還公語諸將曰兵不難於進難於退進則士氣勇退則氣怯兵法云攻必攻其心守必守吾氣我軍不失守氣之道故得全諸將乃服公智勇多就公決機宜矣敘郡與瀘州並當賊衝瀘

州有重兵守之敘州則三降將各領兵守心叵測衆議以奮威將軍子王用予往守之用予不往乃以公守敘州公屢請增兵無應者未幾賊大至環城而攻公推誠待三降將協力固守賊來攻輒擊卻之如是者數卒解圍去時成都傳言敘州已失大吏皆震恐比得公報乃安明年賊遁還雲南公領兵追擊連奪險抵馬湖府而還從西安將軍復永寧還駐漢中尋調三屯營副將時康熙二十三年也三屯去京師近 聖祖東巡屢過之 召對稱 旨 賜御用佩刀擢臺灣鎮總兵再 賜貂裘白金臺灣故鄭氏地其民多俘徙以來習於悍戾生熟番錯處文武吏三歲輒遷鮮善治公宣布德教撫戢兵民人稍稍興於禮讓焉初議築城而難其費大吏謀於公公曰地多浮沙時震動城之不易且孤懸海外惟恃中國威靈統攝之若僅畫疆而守卽有城不足恃事遂寢然謂軍府所在不可無木城親入山相度得木材令麾下卒人致二章不旬日城成居三年調鎮襄陽 陛見屏左右語良久天下形勢人才風俗無所不咨詢公悉心以對其大者有罷臺灣鑄錢及秦中賑饑二事臺灣故行永歷錢旣入版

圖部頒臺字錢式鎔故錢鑄之以有臺字故不行於內地商旅得錢必降價易銀以歸鑄日多錢日賤銀一兩至值錢三四千而給兵餉則銀七錢三有成例兵民皆弗便每因互市生端幾激變公屢請停鑄當事不能用至是具言之

上愕然曰此事殊有關係若在任時胡不言公頓首言武臣不敢與錢穀事上曰爾至鎮可言之對曰臣今已離臺灣越省言事非職守雖有疏恐不得達上曰第作條奏來公還鎮具疏上之果格於通政司再具疏而以奉

上指白通政乃得達事下戶部議不行特旨下閩中督撫議竟得停

鑄兵民始相安關中連旱荒流移至襄鄧閩者尤衆上微聞之遣使數輩

勘視還報皆言無大害而秦中當事方議移甘涼寧夏之粟濟關中公自襄陽入覲備見諸顛連狀乃以關中大荒及襄鄧流民之苦一一奏聞且曰民爲邦本而三秦又天下根本若不速救老幼必填溝壑少壯將無所不爲往歲用兵滇蜀秦民嘗罄積儲以供饋運馬騾不繼則肩負糗糧攀藤引葛數千里輸軍前軍賴不匱今天災至此死亡且盡惟聖主哀憐又曰古有移粟之法謂

地近便轉輸者耳今秦中諸邊去省會遠又無水道且諸邊亦無多儲積移邊儲以救荒非計也東南諸行省方豐稔若截留漕運之米泝黃河至孟津敖倉挽之入關漢唐運道具在費省而功倍襄陽至西安雖頗遠水陸皆可通

上甚以爲然翼日詔廷臣集議命漕臣截漕粟溯黃河運入關者二十萬

石遣廷臣會楚督輦米自襄陽經汝洛入秦中者十萬石秦民以甦而流民之在襄者失業窮窘或羣處而鬻或與土人相鬪訐公勞來安集飢者設糜病者予藥假貸者與錢米不遺餘力鎮署在穀城去郡城百八十里嘗有奸人誘流民爲亂謀洩郡守閉城大索邀公入郡彈壓且令流民無保結者悉驅之公曰何地無奸驅流民是激之變也乃堅不行而密布腹心擒奸首置之法餘不復窮治流移始安郡以無事其明年乃有商洛轉運之役襄陽溯漢江而上有丹水通商州之龍駒寨距西安尙三百餘里山徑偪仄陸運更艱唐劉晏嘗一用之近代無繼者上念襄陽陸運至陝千餘里太勞民聞有水道使廷臣相視得實命楚督丁思孔及公發襄陽米二十萬石水運至商州復陸運至西

安平糶且招流民使還鄉事屬創行在事者茫無成見有司盡拘江船以待公曰江船大者載二三百石前至小江口須用溪船所載不過二十石計減江船一須溪船十今溪船絕少用則須造而多拘江船何爲且轉運非一日事予之價則舟人爭來拘之則屏迹不至立麾散之而操筆條列應行事宜究其始終利害曰籌運末議大略言水運用船或僱或造悉如民間價值陸路卽募流民之在豫楚者使之肩負得食其力兼可還鄉予僱值宜少優其他分官設站之法甚具諸公初有異同已而悉從公議公又念水路無他虞陸運數百里山谷閒聚夫千萬計自非控馭得宜恐生變乃以水運委同事而自任陸運廣募流民爲運夫編以卒伍法擇善書計者領之先馳至龍駒寨度地計程自襄陽遡襄江歷穀城光化至均州小江口經內鄉淅川過荆子關徐家店入商南境過竹林關抵龍駒寨凡水路八百七十餘里計運費每石五錢有奇皆督水運者主之自龍駒寨經商州踰秦嶺度藍橋過七盤坡抵西安會城凡山路三百七十餘里皆公主之分十二站每站撥千把總一人司收發兵十數人司催押又

以龍駒寨商州秦嶺鋪七盤坡爲四總站撥府佐及守備各一人領其事擇祠廟爲行館無則編茅結廠以居流民自襄應募至龍駒寨者人與米一斗錢百文爲路費既抵龍駒寨則人肩五斗運至一站者予銀五分爲僱值部署既定民夫集而運舟不至夫稍稍散去復多方招之閒或糧艘驟集而夫不足則更募人畜濟之其有便道還鄉者量子錢米資其歸事叢弊起曲折甚多公隨地隨時規畫措置皆得宜方暑雨跋涉山谷閒鬚髮爲白初議支給運費及司糶者皆文職其武職督運而已然文臣慮錢穀一經手或有後慮戒弗預不得已皆將校分任之而所委道府府佐率逡巡中路或託故卻回其至者亦袖手遊行道上日向站員索收發數轉報塞責而已比米至秦省司糶者尙未至公念饑民急得米遂開糶五岳廟令守備主之米既流布民大安民閒有藏粟者悉出市不復待價米價漸平二麥既登秦民不復苦飢乃請 旨停續運起二月迄六月而畢事秦中游荒自公 陛見時極言於 上始議捐賑議輓運迨涖任則日夜安集流民至是乃身督運運成而公遷適與救荒事相爲首尾若

有天意焉癸酉調寧夏總兵寧夏自古用武地兵勁健敢戰而亦貪狡易犯上公至則嚴職守申軍令鋤其驕蹇拔其才俊更定部曲爲分合法以練士士皆可用製子母礮簡駝馬儲芻粟以待徵發乙亥冬上將大征厄魯特議三路出師以陝西出者爲西路遣尙書圖納至莊浪會陝西將軍督撫提鎮議兵事公條列征行八事諸公善之屬公起草入奏命廷臣集議悉見施行時諜知噶爾丹在柯布多西路兵期以三月中旬出肅州之鎮彝循黑河向崑都崙而進發西安滿兵三千漢軍千河西提督及四鎮兵六千深入勦寇而以一總兵官率騎卒三千駐中途備接應滿兵帥則將軍博濟副都統四人佐之漢帥則振武將軍孫思克公與涼州總兵董天成肅州總兵潘育龍佐之二將軍四都統皆議政而以孫思克爲長合將校兵廝二萬二千餘人人持五月糧馬皆有副以牛羊爲一月食征行兵人賜治裝銀十兩寧夏鎮當發騎卒千五百期二月初會甘州飼馬以行孫將軍以三月草未青請緩至四月先在莊浪會議時公謂噶爾丹宜在京師西北山西正北而寧夏之東北也若從甘州趨崑都

崙則偏於西恐不相值衆莫敢決乃別爲使臣言之至是奉諭西路兵毋出鎮彝改從寧夏出塞四月發太遲當於三月初出兵旣得詔師期甚迫度遠鎮兵不能悉至將益發寧夏兵乃檄部下悉士馬數各備行裝以待復得旨大將軍費揚古以二月二十日發京師孫思克兵亦令二月二十日左右發寧夏師期益促有司所徵調芻糧倉卒未集而本鎮所儲積多侵耗其僅存者亦朽敗不可食諸營驛馬及捐納之馬自遠至者並羸瘦公度官所給糧馬不足恃又兵無廝養則任戰者少乃令兵二人帶餘丁或子弟一人供樵汲牽驅之役又人備驢二頭供任負其兵士應支之糧給價自買悉得善米又令多辦糗精乾燻及解渴藥以從軍裝之外若雨具寒具革囊勒鞋鞅鑣繩索之類無弗備及期諸將皆至博將軍率滿漢軍三千孫將軍率所部千八百董總戎率涼州鎮兵千二百潘總戎率肅州鎮兵千相繼發寧夏二十五日公率游擊守備以下官三十五員騎卒三千餘丁千五百廝養數百分四營繼進銜尾行傍黃河行十許日遂度戈壁戈壁者無水草處華言積也又二百餘里至一山有古

碣曰兩郎出或言卽狼居胥也四月四日至郭多里大將軍已過倍道行至甕金而得減兵之令初甘涼肅三鎮兵自遠馳至寧夏卽出塞不及飼馬軍士得倉粟及餘馬駝畜皆不暇擇且以爲噶爾丹不可必遇出塞稍遠當耀兵而還不甚愛惜資糧及度戈壁馬遂相繼斃更前益苦乏水而草未盡芽會大風雨連數晝夜寒且飢道斃者相枕籍有潰逃者追斬之不能止於是孫將軍議選精卒併糧馬以進其麾下僅得四百人涼肅二鎮各三百人而檄公留千五百人以五百人與滿兵五百屯甕金需後糧至守之以待還師寧夏兵固多預備公又善訪求水草雖踵大兵後常不乏身先將卒日步行數次節馬力遇風雨謹覆蔽之或溫以火馬少斃者所裹糧日檢飭不得遺棄及恣食人有餘糧馬有餘力比得檄欲請勿減而孫將軍已前行不得已如令減遣而選銳卒千八百人留五百人屯甕金餘率以進數日及大將軍軍皆甲以行時近賊地宿草爲賊所燒數百里皆灰燼新草未芽大將軍所領皆禁旅裹糧甚少恆苦飢公以所餘假諸人五月四日至土刺河十三日前軍已哨得賊嚴陣而進涉淖至

昭莫多其北大山千仞壁立山下平川廣數里林木斷續有河流其間曲折環繞其南山差低於北漸陁而下有小山橫焉戰地也小山可二十仞自西上爲崖三層乃至巔自東上僅崖一層大將軍與孫將軍已上山前軍與噶爾丹遇佯北以致之賊恃勝轉鬪而前將爭小山公方將兵至山足知賊近急登山遇孫將軍方下山公言宜急據此山巔不可下語未竟大將軍亦至復言之大將軍曰日將暮矣大礮不能卽至當以來日戰公曰戰卽來日若此山爲賊據我營其下可乎大將軍曰賊甚近不戰爾能夜守此山乎公曰願守此迴鞭一麾兵皆上甫至山巔而賊亦登見我師旣據巔遂止東崖下以崖爲蔽發礮上擊時大將軍布陣令河西兵居中滿洲蒙古兵居左右翼及戰寧夏兵千數百人居左甘涼兵千人居右皆登巔以陣其右衛西安諸滿兵分列寧夏甘肅涼兵左右在山下川中及南山足而蒙古扎薩克諸兵又分列滿兵左右賊爭小山衝中堅故河西兵迎其鋒公令士卒皆下馬發子母礮疊擊之噶爾丹及其嫂阿努娘子等亦皆冒矢石率衆舍騎而鬪鋒甚銳殺傷相當勝負未決公使人

告大將軍曰川中兵宜從柳林出衝其脅賊必亂既又望其陣後林中人馬甚衆而不出戰必婦女輜重也復告大將軍宜遣一軍往南出不意劫之賊返顧必擾動大將軍皆從之公望見兩軍將薄賊遂鼓兵控矢而下呼聲震天賊衆遂披靡墜下山者滿阮谷棄仗如麻殺阿努娘子擒斬二千餘乘勝逐北公策馬先馳麾下卒擁纛繼進遇輜重戒弗取且射且逐月下追三十里回視他部兵無至者而大將軍傳令收兵乃整軍還翼日大將軍會衆斬俘襦旗舉酒勞諸帥大獎公曰昨日之戰賴公以濟 國家之福 主上之聖也 主上屢稱公才今乃見之比還朝具以公功聞 上由是益眷公當是時 上駐蹕二十八臺捷聞大喜遣侍衛迎勞將帥尋有 旨遣諸將還鎮公引軍入河套以八月杪抵寧夏其所留獲金兵孤懸單弱遇噶爾丹之姪丹吉喇敗而西以千餘人乘之多所殺傷奪路以去設如公初議以三千人一總兵守之皆成擒矣明年上疏請將兵從郭多里深入務殄根株疏至 上已發京師公迎駕至清平堡薄暮立 召入 賜坐褒獎甚至遂扈從至寧夏在道十餘日數

蒙 顧問 賜飲食器物無虛日 上御閱武臺 命公指揮步騎大列陣
進退分合練習整齊 上大悅 命官兵皆以班坐 賜酒食撤 御膳賜
公又 召至御座前 手賜酒三爵指示新降附人曰此將軍卽殺敗爾等者
也 御書深沈節制四字以賜尋 賜戴孔雀翎充參贊大臣俾與議政之列
漢總兵從無議政之例異數也四月望 駕發寧夏公率所部兵從大將軍出
塞人持四月糧期深入捕噶爾丹必得乃已會噶爾丹仰藥死姪丹吉喇以其
骨西行大軍行至郭多里盡降其餘衆追丹吉喇至大戈壁不及而還大戈壁
者五百里無水草處於是漠北無寇跡矣師還大饗犒士告成功乃疏濬諸河
渠引水環城徧注諸村堡復朔方水利又念邊地尙武文教未敷乃勒 聖訓
於萬壽宮宮後創立義學擇良士爲師闢閑田若干頃以其祖供生徒月餼自
爲記勒石俾世守之論平寇功授雲騎尉世職加封三代未幾有廣東提督之
命便道過咸陽展墓爲同堡人代輸一年租賦縣學尊經閣廢捐五百金獨
成之三十八年疏言武職坐名題補引見未逾六年者請免咨送庶職不至久

曠從之又疏言臣標將弁請照沿河例坐名題補格於部議 特旨照所請行
四十年冬連陽八排猺滋事戕副將林芳 詔公及廣西湖南提督各率兵隨
將軍嵩祝進勦平之尋以原品致仕四十二年 上幸西安公迎 駕 賞
第四子純爲三等待衛四十九年卒

藍襄毅公事略 孫襄毅公元叔

藍公廷珍字荆璞福建漳浦人幼隨族祖義山軍門入伍康熙三十四年授把
總累遷守備又六年擢温州游擊敗海賊於南麂外洋乘風縱擊窮追至青水
洋沈其一舟獲其二斬首十五級生擒二十七人明年敗賊於官山洋奪巨艦
二斬首二十一級生擒六十四人凡汪洋絕島官兵不到之地皆深入窮搜賊
聞風破膽皆曰謹避老藍他鎮協易與耳自是威名日盛諸將多忌嫉者上官
亦惡其形己短讒於總督滿保將劾之提督吳陞固爭謂公爲兩浙第一將才
滿公未信也會關東大盜孫森等竊遼陽礮艦遁入海 聖祖震怒責成沿
海置吏期必得滿公入覲奉 嚴諭由海濱巡行南下至温州總兵來謁問將

弁賢否及藍某安在總兵曰彼在家觀劇未暇來也滿公怒據總兵揭具白簡將上舟次瑞安公迎於江澣滿公曰觀劇忙邪何爲來此聲色俱厲公從容曰某於某日自海面緝賊來在黑水外洋與賊大戰斬級落水甚多擒逆盜孫森等九十餘人盡獲其船礮軍械敢獻俘滿公愕然曰有是哉幾失吾良將也召入舟厚撫之提督吳公繼至笑曰何如余言固不謬也乃劾總兵而薦公時五十六年夏四月也尋擢澎湖副將遷南澳總兵六十年朱一貴作亂陷臺灣總兵歐陽凱副將孫許雲等遇害五月七日警報至公條上進兵事宜首請總督駐廈門就近督勦時滿公已飛檄調公而自兼程赴廈見公議大喜令總統水陸官軍領戰船四百艘弁兵萬二千人進勦六月抵澎湖用閒諜得賊中情形言於提督施公世驃曰賊皆烏合不足憂但衆至十餘萬誅不勝誅且多殺生靈無益宜張示止殲渠魁餘弗問則人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可不血刃乎也施公從之師抵鹿耳門賊扼險拒敵前鋒林亮董芳殊死戰公率大隊繼之遂敗賊衆奪取鹿耳門乘勝進攻安平鎮拔之戒將弁無妄殺掠徧檄居民書大

清良民於門者卽免誅自是脅從多解散各爲自全計尋戰於四鯤身大敗之
追至七鯤身灘口以小艇載火具盡焚賊艦越日賊出數萬人架礮列盾布陣
來搦戰公親突陣大破之復遣舟師以小艇附岸夾擊賊大潰溺斃千餘人自
是退保府治不敢出施公用降者計夜遣林亮董芳等率公千二百從西港仔
暗渡出府治之背公謂施公曰此誠奇計顧賊衆兵單脫有失賊難制矣公宜
遣將於灘口分道夾擊某親率大軍繼亮等之後方可萬全遂乘夜進發抵西
港仔黎明登岸令空舟悉回安平或問之公曰示軍士必死無還心今日戰勝
明當直抵府治耳會賊在蘇厝甲與林亮等決戰勢張甚公分兵八隊馳赴之
賊望見驚曰此老藍旗幟也戰稍卻公乘勝崩之大瀆夜駐犁頭標料賊必資
夜劫營漏初下傳令撤帳房捲旗幟露刃伏芒蔗閒夜未半賊至忽失大營方
警顧俄金鼓大震我軍四面突出賊大亂自相攻殺比曉追敗之於木柵復敗
之於蔦松溪一貴遁官軍入府城秋毫無所犯民大悅自進兵至此先後裁七
日耳乃分遣諸將復南北二路一貴走下加公密遣將擒一貴於溝尾莊并及

其黨臺灣平公尋擢臺灣總兵秋七月南路阿侯林餘孽復起討平之招降陳福壽等十數人皆渠魁也爲之美衣飾恣其出入炫耀以動逸賊使悉來歸九月施公卒公權提督事餘賊以次擒滅雍正元年逸盜楊令復謀作亂遣弁捕滅之臺匪根株盡絕冬擢福建水師提督 賞花翎加左都督世襲三等輕車都尉立巡防之法數千里波恬浪靜商旅晏然二年入覲 諭赴馬蘭峪叩謁景陵回京 召對 賞賚稠疊七年春 賜御書福字并食品前後二十四種病聞遣太醫馳驛診視七年十一月薨於位年六十有六 優詔賜卹 賞白金二千兩庀喪具 賜太子少保 賜祭葬 予諡襄毅公自幼失學壯力農將略由天授所規畫動合古兵法居官以政學征臺後所業益進點竄幕客稿多中窺會於軍國事盡力爲之尤愛惜人才所汲引多至節鉞然未嘗有德色也子日寵襲輕車都尉世職官銅山營參將

孫元枚字簡侯乾隆三十三年由世職補廣東參將尋擢副將三十八年遷臺灣鎮總兵調金門鎮四十三年母服除補蘇松鎮總兵四十九年擢江南提督

五十二年臺灣逆匪林爽文滋事 上以元枚熟悉情形 命馳驛往泉州
署陸路提督時水師提督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進兵遷延 詔總督常青
往督辦奪承恩職遂以元枚代之四月 命參贊軍務 賞戴花翎督閩兵二
千由蚶江渡赴鹿仔港續到浙兵二千亦歸統轄六月疏報抵鹿仔後密會總
兵普吉保乘夜進兵攻柴坑賊巢斬獲甚衆有 詔嘉獎 賞戴雙眼花翎尋
奏約會總兵柴大紀帶兵直趨六斗門奮力攻勦又於牌頭莊大肚溪等處勦
賊獲勝又奏進攻西螺焚燬賊莊臣族人藍啓能自山內攜眷逃出因其熟識
山路卽令隨同勦賊得 旨嘉與并 賞御用荷包等件八月因病卒於軍
優詔憫惻 贈太子太保 賞銀千兩治喪其輕車都尉雲騎尉世職令伊子
藍誠承襲尋 賜祭葬如典禮諡襄毅易名之典與乃祖同時稱小襄毅公以
別之誠佳話也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二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三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鄂文端公事略

公諱鄂爾泰字毅庵姓西林覺羅氏滿洲鑲藍旗人曾祖圖捫天聰中從征大
凌河戰歿祀昭忠祠父鄂拜官祭酒公以康熙三十八年舉人授三等侍衛從
聖祖獵和詩稱 旨遷內務府員外郎郡王某至暴抗也屬公事不應召
公將杖之公袖匕首見曰士可殺不可辱王敬其強直謝之雍正元年典雲南
鄉試特擢江蘇布政使康熙末年摺紳橫甚抗稅旅距小民用能吏趙向奎
等一大創之設春風亭招致文士大將軍年羹堯勢方張遣奴至蘇巡撫啓中
門迎之來見公公高座召入問爾主安否奴見公甚莊嚴不得已屈膝出年亦
無如何八月遷廣西巡撫三年署雲貴總督四年夏貴州狎苗負險肆逆議撫
久無成公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歸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

令獻土納貢違者剿疏上盈廷失色 世宗大悅曰此奇臣天賜朕也 命公進呈生年月日與怡賢親王赴養心殿手鑄三省總督印付公遂實授總督公分三路進剿一由谷隆一由焦山一由馬落孔焚其寨七進克長寨羊成堡又以鎮遠土府刁澣霑益土州安於藩凶詐計擒之尋奏狝苗及川販窩黨悉就擒 上嘉其妥速 命優敘條上經理狝苗事宜十一則皆報可先是四川烏蒙土司祿萬鍾擾東川府與滇接壤公奏改東川隸滇從之 命同川督岳公鍾琪辦理烏蒙事萬鍾不就撫至是檄總兵劉起元整兵直入各寨皆投誠萬鍾遁鎮雄復潛投四川五年春被獲其黨鎮雄土司隴慶侯亦赴川繳印獻土 詔給公騎都尉世職會鎮沅裸賊戕官焚掠勦平之獲賊首刁如珍等又廣西土府岑映震淫虐公奏明懲治映震惶懼乞改流存祀七月會勦諺沖花苗擒其渠餘衆歸順九月擒威遠裸賊札鐵匠降新平賊李百疊等十一月招撫長寨後路生苗百八十四寨得 旨嘉獎授一等輕車都尉十二月攻破雲南裸賊窩泥種地方六千餘里劃界建城設員弁有 詔優敘公知人善任

賞罰明肅一時麾下文武如張廣泗張允隨哈元生元展成韓勳董芳等各以平苗立功致身通顯然上官自漢唐世襲二千餘年雄富敵國一旦入版圖受官吏約束心終不甘諸漢奸又陰嗾之改流後反者歲數起蜀之烏蒙窩泥滇黔之泗城長寨車擺夷粵之西隆州相繼騷公慙怒次骨奏請褫職討賊贖罪 世宗以爲多一次變動加一次平定 優詔不許公感 上恩益奮親督軍鏖戰所獲苗皆剗腸截脰分掛崖樹幾滿見者股栗繳上苗寨鎗礮軍械無萬數自丙午用兵至庚戌功成乃造橋雲貴交界處曰庚戌橋開通滇黔路八百餘里孟養苗者與老撾國連界明正德間嘗作亂兵部尙書王驥帥師十二萬平之立石金沙江羣夷驚從古未有然歸後又叛至公而安營設汛如內地矣嘗親巡三省窮邊六千餘里諸頭目煇香踦伏迎道左南詔諸國遣使上表獻方物皆離中原萬里者也新開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雙歧豆如栗子大 世宗批劄云朕實感謝矣不知如何待卿而後心安尋 命加少保公奏新開苗疆立營設官事宜十則皆如議行八年八月烏蒙裸賊結涼山等蠻

復叛總兵劉起元被害祿萬鍾從弟萬福亦與賊合公飭諸將進討參將韓勳大敗破於奎鄉總兵哈元生復烏蒙同攻克大川十二月擒萬福兇渠盡獲諭嘉公平時節制封疆以公忠表率官僚以義勇訓練將士而臨機應敵復調度有方用能迅奏膚功若此公以先事疏防引過自責屢奏不居蕩寇之功詞甚懇切 詔曲從所請以成其謙抑之美九年疏陳烏蒙善後事宜入則從之十年正月 陛見拜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軍機大臣 封一等伯世襲罔替時大軍進勦準噶爾 命督巡陝甘經略軍務 賜金甲上方劍出巡阿爾蘇疏上屯田事宜歸奏西夷未可卒滅擾敵中華無益會果親王從西藏歸與公言同 世宗遂罷兵與天下休息公受 世宗非常之知入朝盡三鼓方出語秘外莫能知每具一疏雖請安慶賀極尋常劄子 上必嘉獎忠誠頒示天下嘗云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事無大小必命鄂爾泰平章以聞公亦以身殉國知無不爲一切形迹嫌疑無所避重門洞開賓客車馬麻集漏盡乃已督三省時大興水利滇之昆明海口黔之磁硎入達粵之楊林

諸河俱宣流貫行商舶屬至貴州布政使申大成請軍田加稅將軍鄂彌達請
丈欺隱田部議允行公惡其言利皆奏寢之尤護持善類滇督高公其倬楊公
名時獲罪楊聽勤而高修城新撫朱綱欲入楊罪呼三木以待軍民洶洶欲爲
變公皆力持之嘗從容語綱曰過湯陰岳忠武廟曾見鐵人乎綱大慙阻楊公
夜夢羣蜂攢噬一神人以袖揮之散及見公如夢中貌黔撫何公世璠以名儒
爲糧道李日更所劾公昭雪之合河孫公嘉淦被誣坐賊據以入告者親王也
公見。上曰孫某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卽命公弟鄂爾奇
一訊而事白經略歸上命戶部尙書海望爲治第凡什物櫛禁盤匱械箭
之屬必具已報齊矣命昇堂上几視之以爲竄敗大怒召海切責海叩頭請
易乃已及公入朝奏事畢上曰卿勿還舊居可卽赴新居手書公忠弼亮
四字賜之侍衛十人捧而隨公入闈府中無園囿命以藩邸小紅橋園賜
公而中分其半爲軍機直廬公弟鄂爾奇以兵部尙書兼步軍統領公力爭不
可上曰卿慮而弟反耶公叩首曰兵權太重非制也十三年夏臺拱逆苗

叛公自以從前籌畫未周具疏請罪且斥削伯爵 優詔如所請 命仍留三等男 世宗晚年 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測 上意八月二十三日夜 世宗升遐 召受顧命者惟公一人公慟哭捧 遺詔從圓明園入禁城深夜無馬騎煤羸而奔擁 高宗登極宿禁中七晝夜始出人驚公左袴紅濕就視之髀血泔泔下方知倉卒時爲羸所傷虹潰未已公竟不知也 尋 詔同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及大學士張廷玉總理事務晉爵一等子 乾隆元年典會試充三禮義疏及文穎農書各總裁八月查永定河道還朝 命爲軍機大臣兼領侍衛內大臣十二月晉三等伯 賜號曰襄勤公嘗言楊公名時猶古器不可瓦缶用至是楊公內召及抵京奏公處置苗疆非善後策 公初不以爲忤及楊公捐館公經紀其後事哭之哀三年兼議政大臣四年充 經筵講官河督高斌請開新運口論者以爲不便 詔公往閱視公酌地勢議 覆從之又言河工機要三事一天然二坝不宜開免湖水全洩並興化鹽城等 縣水患一毛城鋪坝已經變遷宜酌復一河勢宜取直兼放淤培岸省垣掃費

下九卿議行五月加太保充玉牒館總裁七年副都御史仲永檀以密奏留中
事洩於公子鄂容安公坐降二秩留任八年兼掌翰林院十年正月以疾乞解
任 上慰留三月加太傅四月薨得 旨大學士伯鄂爾泰公忠體國直諒
持躬才裕經綸學有根柢不愧國家之柱石文武之儀型不意一病不起朕心
深爲震悼其輟朝二日親臨祭奠昔 皇考有配饗 太廟遺詔著所司
遵行並入祀賢良祠加祭二次尋 賜祭葬諡文端公方頤廣頰鬚髯若神色
溫而語莊面兼春秋二氣性明決威重勇於任事好獎勵名節惡偷合取容以
媚世者及爲相益自任進賢退不肖士有學行者多以禮進之雷君鉉莊君亨
陽任君啓運公皆知其名欲一見屬朱高安方望溪道意皆謝不敢往公禮先
焉及公病雷君往視坐榻前公問人才雷舉所知以對公曰是皆常往來於吾
心者也烏虜卽此可以見公之爲人矣所著有西林遺稿二十年甘撫鄂昌與
詩詞悖逆之胡中藻唱和削籍治罪中藻公門生鄂昌公姪也 命撤出賢良
祠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閣臣中子六長鄂容安自有傳

張文和公事略子若鷗 若澄 若淑 勤恪公若淳

乾隆二十年三月二十日 予告大學士桐城張公考終里第遺疏入 諭曰
致仕大學士張廷玉歷事 三朝宣力年久勤勞夙著受恩最深前以其年屆
八旬特加體恤許令退休實朕優念老臣本懷至於配享 太廟係奉

皇考遺詔遵行非爲臣子者可以要請及朕賜詩爲券又不親赴宮門謝恩自
不得不示薄譴用申大義今遽聞溢逝 皇考之命朕何忍違且張廷玉在

皇考時勤慎贊襄原屬舊臣宜加優恤應仍謹遵 遺詔配享 太廟

以彰我國家酬獎勤勞之盛典尋 賜祭葬如例諡文和 本朝百餘年未有

漢文臣得與配享者非常之典公獨當之於戲感矣公字衡臣一字硯齋太傅
文端公英仲子也康熙三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直南書房受知

聖祖游加優擢由洗馬五遷至刑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六十年調吏部左侍
郎當是時公以名相子迴翔卿貳文學經濟已歸然負台輔望矣明年 世

宗御極卽 命公協同翰林院掌院學士供 几筵祭告文字初政殷繁 諭

旨日數十下公承 命應奉精敏詳贍悉稱 旨十二月擢禮部尚書雍正元年奉 命爲 諸皇子師加太子太保兼掌院學士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轉戶部尚書 御製詩賜之有大政資經畫訂謨待討論之句三年署大學士事四年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管戶部翰林院事明年晉文華殿大學士又明年晉保和殿大學士兼署吏部尚書七年晉少保方是時西北兩路用兵 上以內閣在太和門外僦值者多虞泄漏始設軍機處於隆宗門內爲承 旨出政之總匯公與鄂爾泰公同爲軍機大臣諸格式皆公所奏定也軍機職掌在恭擬 諭旨凡內外臣工所奏皆面取進止明發 上諭其有 旨敕議者審可否以 聞凡明發 諭旨皆下內閣以次及於部科若指授兵略誥誡臣工及查核刑政之失當者爲寄信 上諭密封交兵部馳遞自立軍機處內閣之任遂輕內而部院寺監暨九門提督內務府外而各直省督撫學政提督總兵官鹽政權使各將軍參贊辦事大臣迄四裔諸屬國有事無不綜彙又無日不召對 上所巡幸無不從而四方章奏亦皆以摺代本逕達軍機處其內閣本

章率依列題達而已甚或內閣翰林院撰擬有弗當亦下軍機處審定故 本朝軍機大臣之任最爲繁重焉八年夏秋間 聖躬違和十月始愈 詔獎公及蔣公廷錫贊襄機務公正無私周詳妥協數月中得以靜養調攝者皆賴翊贊之力各賞輕車都尉仍各加二級十一年 詔以文端公從祀京師賢良祠復卽家 賜祭一壇 命馳驛回籍舉行典禮 賜帑金萬兩爲祠宇祭祀費 御製祠聯並 賜冠帶衣裘及貂皮人蔭等物 頒內府書籍五十二種於其家先期一日 上賜王如意曰願爾往來事事如意也公行經直隸疏言水災甚重請 敕督臣確查加賑一月再查地方應修工程以工代賑得旨允行時公子若靄成進士特授編修而公弟禮部侍郎廷璐督江蘇學政皆給假襄事一門之內朝紳命服輝映閩里海內榮之明年二月回京 上遣內大臣戶部侍郎海望迎勞於蘆溝橋 賜酒膳十三年八月 世宗龍馭上賓 遺命與莊親王果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公總理事務且 詔他日以公配享 太廟 高宗卽位倚任有加 賜爵三等子尋以公所領事多不

必兼管翰林院乾隆元年奉命為皇子師仍兼管翰林院事充經筵講官
時車駕親謁景陵公與王大臣留京總理事務自是每巡幸留公總
理以為常三年上將視學以三老五更之禮可行與否詢軍機大臣公
疏言更老之名雖見於禮經但上有所施必令臣下有可受如所云天子袒而
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如特行此禮度臣下誰敢受者漢宋均曰三老乃老
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乃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夫上通天文下徹地理中
察人倫得一已難矣況兼之乎至五行更代如伏羲以木德王炎帝以火德代
之黃帝又以土德代之之類此非學究天人能知其所以然乎考漢以李躬為
三老桓榮為五更魏以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周武帝以于謹為三老其
時五更無人若而人者果克副其名而無愧乎先儒胡寅譏桓榮僅能授章句
不知仲尼修身治天下之大道是桓榮猶不免譏評下此何足以當鉅典竊思
樂記祭義文王世子諸篇雖有三老五更之名然不言何代如謂虞夏商周皆
然則尚書及官禮何以不見此目疑係漢儒附會是以唐宋迄本朝千有餘

載此禮未曾舉行蓋以名實難副儻有幾微未愜觀聽豈不褻至尊而羞大典乎臣愚以謂此舉應停止不必 敕下廷議疏入 上聽其言尋進爵三等勤宣伯四年加太保九月九日公七十生辰 上於木蘭行在 賜詩爲壽又 賜聯曰潞國晚年猶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遣內臣賚酒筵以 賜前後賞賚 賜第 賜園 賜乘肩輿入紫禁城至不可勝紀八年 上念公篤老 命不必嚮早入朝遇炎蒸風雪亦不必勉強內直九年冬重葺翰林院落成 車駕臨幸賦詩宴賚謂公與鄂公曰二卿真不愧古之房杜十一年公長子內閣學士若靄病故 諭令節哀自愛以公直 內廷需人扶掖 特命其次子庶吉士若澄在南書房行走十三年以老乞休 溫旨慰留且諭曰卿受 兩朝厚恩且奉 皇考遺命將來配享 太廟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公奏言宋明配享之臣曾有乞休得請者因舉數人爲證且稱七十懸車古今通義又引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怠爲解 諭以爲不然謂昔人久處要地恐滋讒謗將至迫於殆辱故易云見幾而作要豈所論於與國咸休視

君臣爲一體者哉夫同堂聚處之人一旦遠離雖朋友尚不忍況在君臣書曰
天壽平格又曰毫壽俊在厥服秦穆霸王尚猷詢茲黃髮使七十必令懸車何
以尙有八十杖朝之典卿精力不減少壯若必以泉石高蹈爲適獨不聞武侯
鞠躬盡瘁之訓耶公奏言武侯遭時艱難受任軍旅與生逢熙洽優游太平者
不同 諭復以爲不然謂皋夔稷契與龍逢比干可信其異地皆然時不同而
其心同也皋夔稷契無龍逢比干之心必不能致謨明弼諧之盛龍逢比干無
皋夔稷契之心亦必不能成致命遂志之忠遭遇雖殊誠蓋則一夫旣以一身
任天下之重則不以艱鉅自諉亦豈得以承平自逸爲君則乾乾不息爲臣則
蹇蹇匪躬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朕爲卿思之不獨受 兩朝至優
至渥之恩不可言去卽以朕十餘年眷待之隆亦不當言去朕嘗謂致仕之說
必古人遭逢不偶不得已之苦衷爲人臣者斷不可先存此心何則朝廷建官
命職不惟逸豫惟以治民而人生自少至老爲日幾何且筮仕之年非能自必
設預以求去爲心將膜視一切泛泛如秦越人之相視年至則奉身以退耳誰

復爲國家出力者此所繫於國體官方人心世道者甚大故不可以不辨尋舉所諭宣示朝列并命公不必兼管吏部俾從容內直以綏眉壽又命解監修總裁之任以大學士傅公代之十四年復諭曰大學士勤宣伯張廷玉自皇考時簡任綸扉朕御極以來弼亮寅工久近一致允爲國家祥瑞但恭奉遺詔配享太廟予告歸田誼所不可昔宋臣文彥博十日一至都堂議事節勞優老古有成謨大學士紹休世緒生長京邸今子孫繞膝良足娛情原不必以林泉爲樂也可四五日一入內廷備顧問城內郊外皆有賜第可隨意安居從容几杖頤養天和副朕眷待耆俊至意且令中外諸臣共知國家優崇元老恩禮兼隆而臣子無可已之日自應鞠躬盡瘁益加勸勉盡職賜御製詩一章有勛茲百爾應知勸莫羨東門祖道輪之句公自是不敢言去是年十一月上見公老態益增優詔許原官致仕俟來春冰泮舟行旋里且諭南巡時即可相見至朕五十正壽大學士亦將九十輕舟北來扶鳩入覲豈非堂廉盛事御製詩三章賜之有句云擬問蘭陵二疏傳可曾廿四

考中書又云指日翠華臨幸處歡顏前席問農田 命內廷諸臣和韻以寵其
行公至是登朝垂五十年長詞林二十七年主揆席二十四年凡軍國大政承
旨商度恪勤匪懈造膝對揚率移晷漏其所籌畫非可以一事名非可以形
迹數觀雍正以來數十年間吏治肅清人民樂業沐 三聖涵濡之澤而公
雍容坐論極人世遭逢之盛則其慎密周詳所以翊贊 聖謨者可想見其概
矣公典領機要 朝廷大制作多出公手修 三朝實錄玉牒會典治河方略
國史明史諸書皆爲總裁自康熙丙戌迄乾隆丁巳與分校者三主順天鄉
試者一主會試者三 廷試 朝考皆公首爲閱擇一以公慎將之佐司寇時
山東鹽販糾衆爲不軌青州民倡邪教有司捕繫百五十餘人株連未已公奉
命出按戮七人遣三十五人而讞定在吏部絕苞苴杜請託銓政肅然浙江
江西界連閩廣流民入深山種麻結茅以居號棚民不隸州縣爲良民害公請
編戶稽行保甲消隱弭患至今帖然嘗條奏慎刑二事一刑部遇各衙門送犯
不論事之大小犯之自從俱收禁致累無辜 請分別收禁取保如外省例一

刑部引律例往往刪去前後文止摘中間數語卽以所科之罪承之甚有高下其手影射比擬者請令都察院大理寺駁正扶同草率先罪之疏皆下九卿議行又令甲婦人年三十以內守節至五十者得旌公建議以未五十而卒者乃享年不永非守志不終請以守節至十五年者一體旌表著爲令翰林爲培才地公有所薦舉卽擢用終不使其人知諸所陳奏雖家人子弟不得以間請也方公之致仕也 召見時奏乃配享事謂上年奉有從祀元臣不宜歸田終老之 諭恐身後難邀異數外間亦有此論免冠叩首請 上一言以爲券

上問外間議論爲誰公對史貽直卽有此論 上知公素與史公不洽遂

允特頒 諭旨並 賜詩以安其心翼日公當入謝適大風畏寒恃 恩眷有

素令仲子若澄齋摺奏謝未親詣 宮門 上不懌將傳 旨詰問次日公

早至 上疑軍機處有洩漏者屢降 旨切責下廷臣議奏且曰張廷玉之

罪固在於不親至謝恩尤在於面請配享其面請之故則由於信朕不及廷玉事朕十有四年朕待羣臣事事推心置腹而伊轉不能信忍爲要挾之求乎廷

議以公大不敬請奪爵職留京待罪公具疏引罪有 旨削伯爵以大學士原銜休致瀕行 賜御製詩手書二卷 御用冠服數珠如意等物派內臣往送家居六年薨壽八十有四既薨仍得與侑享之典 聖主優老成全 國體可謂恩禮始終矣公性孝友子姓戚黨列仕籍者數十人皆約以禮法在政府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凡餽禮值百金輒峻卻之生平無聲色玩好之嗜退食泊然無所營時手一編安坐室中闔若無人僚友共事者閱數十輩平心接之多所容納人不見其有疾言遽色康熙丙戌分校禮部試同事以微詞相探因作闈中對月詩有云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暮夜看其人覽之慙而退其不惡而嚴多類此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閣臣中五十年 御題公三老五更議嘉公持議甚當 命與 御製三老五更說並勒辟雍碑以不沒其善著有傳經堂集焚餘集澄懷園文存子四長若靄雍正十一年進士 廷試卷進呈 世宗命內侍傳諭公曰爾子張若靄取中探花矣公請面對免冠叩首曰臣家世受 皇恩無所不極其至臣子若又占科名最高之選臣實

夢寐難安願讓與天下寒士 上乃宣諭曰殿試進呈卷朕閱至第五本語極懇摯有古大臣風因拔置一甲三名及拆號乃大學士張廷玉子張若靄朕深嘉悅蓋大臣子弟能知忠君愛國異日必爲國家宣力大學士張英立朝數十年清忠和厚終始不渝張廷玉朝夕在朕左右時時以堯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張若靄稟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鍾故能如此非獨家瑞亦國之慶也因遣人往諭廷玉乃廷玉再三懇辭情詞懇至朕不得不勉從其請將若靄改二甲一名以表大臣謙謹之誠並昭國家制科盛事五月授編修十三年入直南書房乾隆二年遷侍講累遷內閣學士十一年 高宗西巡若靄扈從以病回京卒 優旨悼惜以曾襲伯爵加 恩照伯爵品級賞白金千兩治喪 賜祭一次子若澄乾隆十年進士改庶吉士 命直南書房十二年授編修累遷內閣學士三子若淑官郎中少子若淳由貢生捐主事直軍機處累遷郎中乾隆三十年知澄江府擢建昌道入爲太僕少卿再遷通政使五十一年授內閣學士疏請申伐蛟之令并請下陸中丞燿所著甘薯錄於江浙諸路令其學

種以備荒尋扈 躡避暑山莊校射中的者二 賞戴花翎五十四年遷工部侍郎調刑部兩赴陝西勘獄嘉慶元年 命兼管順天尹五年擢兵部尚書仍管順天府事 賞紫禁城騎馬未幾調刑部七年薨 贈太子少保 賜祭葬諡勤恪 長子曾誼官至浙江按察使

福文端公事略

公諱福敏字龍翰號湘鄰姓富察氏滿洲鑲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以知縣候銓 世宗皇帝在藩邸時 純皇帝初就傅命公侍讀及 世宗御極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雍正二年充會試副考官教習庶吉士三年遷吏部右侍郎八月署浙江巡撫疏言海塘工程原議皆用條石後因限迫遂用條石托外亂石填中恐日久坍塌請寬限照原議改築得 旨交新撫李衛查勘修理時 上命都統拉錫赴浙簿錄年羹堯貲產羹堯將書札先自焚燬公於拉錫回程後查出西征隨筆逆書二冊係錢塘舉人汪景祺撰 上嘉其細心論景祺如律四年擢左都御史兼掌院學

士九月署湖廣總督十月奏沔陽潛江等十州縣水災請借常平倉穀六萬石發賑續將盈餘銀買補又奏被水各州縣現遭 旨責賑但老幼頗難就食丁壯亦覺路遙時當種麥恐妨生業請查丁口一體給米均得 旨嘉獎尋 賜璽書曰朕原命爾暫署督篆若得一人卽命往代近日滿臣中頗乏人皇子左右亦須爾來輔翼留爾在楚乃出於萬不得已宜體朕意勉爲之五年奏請以耗羨銀兩築江陵松滋等縣隄岸奉 旨著動帑金委員監修成後仍算民隄百姓加意保護俾永受其益四月謬狎花苗叛公檄黔兵截後路以楚兵搗巢平之下部議敘七月疏言安陸荊州被水各隄值冬初水退正可興工除被災老幼婦女照常賑濟外其丁壯悉令修隄優給賑米俾飢民得食而隄亦完固 上嘉其議如所請行先是閏四月 召公回至是始得代入京授吏部尙書六年以前撫浙江時瞻徇布政使佟吉圖擅動庫銀事落職八年夏 命協理兵部侍郎兼戶部侍郎擢左都御史仍兼戶兵部事十年署工部尙書 特命協辦大學士旋署刑部尙書十二年以審理尙書彭維新一案朦混徇隱奉

旨申飭乾隆元年 命同左都御史孫嘉淦辦廢員案孫劾公偏執 上
以福敏既拘執嘉淦亦沽名另派大臣辦理尋典順天鄉試明年典會試教習
庶吉士三年擢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掌院學士四年加太保六年七月
上初幸木蘭行圍公條奏事宜一行圍邊外內外章奏按期馳送較 宮
廷清穆勞逸懸殊尤當朝乾夕惕清明在躬從容應之一留京百官道在隨事
警察因人懲戒不使偷惰者得行其私一巡行之日言路不可不開然有大奸
惡大利害斯宜參奏不當瑣細瀆陳傷政體一 聖祖皇帝於獵地平易險阻
無不了然故周旋中度馳射如神願 皇上籌度於馳射之先一弁兵布圍
未必無參差乞少加從容俾得鼂勉從事一弁兵從行日久必至資斧不繼量
加 恩澤費無多而受惠無窮得 旨覽奏具見老成忠懇補袞陳善之意朕
皆嘉納七年公壽七十 御製詩 賜之曰前世文昌宿當朝王者師典型鶴
鷺序標準鳳凰池久賴經綸手猶疏弟子儀壽身兼壽世長佐太平基八年奏
時政三條一河防事宜動關呼吸難容遲滯江南石林口等處新工初就尤宜

保護懇照災民請賑例一面辦理一面奏聞一災民勢必流移自謀生活若有
司不善拊循禁使不得越境必至輾轉溝壑宜加以玩視罪一江南湖廣等處
偏災請留六省南漕賑濟懇 宸斷數目截留庶上不虧儲下足濟食奏入報
聞十年冬以疾請解任 手詔曰卿才品優長老成端諒內廷講誦多年恪慎
小心特簡綸扉正加眷倚覽奏情辭懇切勉從所請著解任調理加大傅銜以
示篤念舊學至意卿善自頤養以承恩澤遇精神康健風日晴和仍詣宮門請
安並到內廷書房看視十二年 上以詩存問曰經時未到禁門邊食履多
宜心泰然月露風清煩暑遠忽教重憶講幃前十七年公壽八十 御製詩
賜之有還丹益算何須藉兩字傳經永不刊之句二十一年十月以疾薨先是
公前歲抱疴 上親臨看視 賜以醫藥至是得遺疏深爲震悼即日親行
致奠並 賞內庫銀千兩治喪應得卹典下所司察例具奏尋 賜祭葬謚文
端入祀賢良祠公嚴氣正性懷不可犯及習與之處開心吐懷廓然無城府自
言通籍數十年所自信者骨性鯁直不脂韋至老猶存故我耳直內廷與蔡文

勤雷翠庭善尤服膺高安朱公曰此吾心之師也後進有言論相左者始或變色事後保任旋及之既罷相語翠庭曰此位豈易稱我浮沈其間君心不我嗤耶晚好讀周易觀彖曰安溪若在縱不納我拜亦當稽首門外耳四十四年御製懷舊詩稱爲龍翰福先生詩曰今古旣殊宜其教亦異施古方教數年今爲出閣時憶年舞勺歲 皇考掄賢師卽從師授經詎惟習少儀循循旣善誘嚴若秋霜披背誦自幼敏匪曰詡徇齊日課每速畢師留爲之辭以此倍多讀忠益平生資誰知童時怨翻引老日悲不失赤子心能無繾綣思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基六十年二月 諭曰本月上丁釋奠禮成因念臨御六十年以來孜孜勤政悉由典學懋修所致回憶冲齡就傅時久侍講幃敷陳啓沃福敏蔡世遠兩師傅之力爲多今朕年當八旬開五眷懷舊學尤宜增秩三公大學士太傅福敏可晉贈太師並賜祭一壇用示朕崇禮師儒至意

北文襄公事略

公諱兆惠字和甫姓吳雅氏滿洲正黃旗人父諱佛標官都統雍正九年公由

筆帖式入直軍機處補內閣中書三遷至內閣侍讀學士晉內閣學士乾隆七年擢盛京侍郎調刑部右侍郎授副都統及護軍統領十三年秋詔赴金川軍營督辦糧運明年二月請同哨探兵進勦命留烏里雅蘇臺辦事充領隊大臣十一月調赴西路巴里坤辦事時準部阿睦爾撒納叛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自伊犁被陷復歸公聞其至吐魯番約共進勦奏入○諭嘉其甚合機宜二十一年命充參贊大臣三月大軍再定伊犁命公駐其地籌善後事宜五月授定邊右副將軍先是回部大小和卓木稱亂侍衛托倫泰赴葉爾羌喀什噶爾撫諭久未返公奏遣副都統阿敏道以索倫兵百厄魯特兵三千收復阿克蘇庫車烏什各回城且偵托倫泰信是月小和卓木霍集占送托倫泰還公飭阿敏道馳往招撫十月奏霍集占怙逆狀密飭阿敏道速進兵是年冬定西將軍達爾黨阿自哈薩克撤兵還厄魯特宰桑之從征者謀煽亂未發噶爾藏多爾濟詭以叛賊巴雅爾劫掠告公遣將軍和起調諸厄魯特兵協剿而噶爾藏多爾濟之姪札那噶爾布等陰通巴雅爾中途肆逆和起被害公以孤軍

遠駐伊犁聞變自率千五百人東旋擊賊自濟爾哈朗轉戰而南十一月啓行戰於鄂里戰於庫圖齊戰於達勒奇前後殲賊數千餘二十二年正月至烏魯木齊諸賊畢會連日數十百戰我兵無不一當百步行冰雪淖中履轍不完食瘦駝疲馬且盡二十二日至特訥格不復能衝擊結營自固遂被圍時天大風雪驛傳聲息不相聞巴里坤辦事大臣雅爾哈善入告 詔趣侍衛圖倫楚率巴里坤兵二千閱路馳援以三十日至軍圍乃解公得新兵復往勦巴雅爾部落始回巴里坤 諭曰兆惠係伊犁辦事大臣適遇厄魯特等背叛卽奮往勦賊忠勇可嘉可封一等伯世襲罔替並 賞御用荷囊玉鞞諸珍物尋授領侍衛內大臣戶部尙書兼都統 詔同定邊將軍成袞扎布分路翦滅厄魯特賊衆三月偕參贊大臣鄂實等進勦時扎那噶爾布已殺噶爾藏多爾濟等又爲臺吉達瓦所殺而獻其首於軍門適阿睦爾撒納自哈薩克盜馬竄歸伊犁掠扎那噶爾布牧地公檄參贊大臣富德往追 詔責公宜以專擒阿逆爲務六月奏擒獲阿逆之姪達什策楞等七月奏擒獲巴雅爾并及其孥時哈薩克汗

已畏威歸順遂表獻馬匹八月奏言遣圖倫楚擊敗哈薩克錫喇賊衆遣愛隆阿擊敗前掠臺站之都爾伯克臺吉納木奇降之當是時阿逆竄入俄羅斯而遣往撫諭回城之阿敏道爲逆回霍集占所戕九月 詔公等籌勦回部疏請於烏魯木齊屯田且便與哈薩克市馬從之十二月成衮扎布改北路左副將軍 詔授公定邊將軍二十三年正月復以參贊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專辦回部時各賊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伺閒出沒乃議公由博羅布爾富德由賽里木分兩翼圍獮約相會於伊犁尋奏賊衆紛紛逃潰狀報聞庫隴癸山者伊犁附近山也叛黨布圖庫等據險藏匿公偵知之遣將收其牧羣而自率八十騎夜入山口勦之時曉霧迷漫布圖庫等脫走餘悉就殲得 旨獎敘四月叛賊輝齊鄂哲特等就擒賊牧俱殘破準噶爾之事將竣疏請由伊犁進勦回部 詔與雅爾哈善會合并招降布魯特人衆尋奏布魯特頭目人等赴軍前乞降七月遣侍衛達桑阿等先後護布魯特東西二部使者入覲 命速赴回部與雅爾哈善合兵進勦會雅爾哈善圍庫車霍集占糾衆來援爲官軍所敗冒

死入城復脫走雅爾哈善坐疏縱削職尋伏法公自請留軍以竣西事 上
壯之 諭嘉其奉公體國器識遠出諸臣之右 賞戴雙眼孔雀翎尋奏言臣
抵烏克蘇降回衆五千餘戶其烏什伯克霍集斯及其子漢咱帕爾亦攜衆獻
城降臣遵 旨令侍衛舒赫德駐阿克蘇臣卽率大軍赴葉爾羌疏入 獎賜
荷囊玉韞等物時兵皆未集惟領步騎四千先行留副將軍富德勦餘賊俟集
大軍繼進而小和卓木已堅壁清野斂民入城使我兵無可掠又於近城東北
五里掘濠築土臺欲持久困我其大和卓木據喀什噶爾相犄角十月初六日
師至葉爾羌陣於城東兩翼兵先奪據其臺城東西北三門各出精騎數百來
嘗我三戰三北入城固守不出城周十餘里凡十二門公以兵少不能攻欲伺
閒出奇先營城東隔河有水草處結壘自固所謂黑水營也葱嶺北河經喀什
外其南河經葉爾羌城外土人稱北河爲赤水南河爲黑水故曰黑水營公旣
分兵八百使副都統愛隆阿扼喀什噶爾援路又偵知賊牧羣在城南英奇盤
山下謀渡河取充軍寶十三日留兵守黑水營親率千餘騎自東而南甫渡四

百騎橋忽斷城中賊出五千騎來截我兵方奮突其陣步賊萬餘繼之騎賊復張兩翼圍攻我後我隔河軍不能相救又地沮洳難馳騁且戰且退徒涉歸營中途爲賊隔截數隊人自爲戰自辰至酉殺賊千計而馬多陷淖亦陣亡將士百餘負創者數百公左右衝突馬中鎗斃再易明瑞亦受創總兵高天喜等俱戰沒賊復逾河來攻五晝夜我軍且戰且築壘賊亦築長圍困我十七夜公遣五卒分路赴阿克蘇告急舒赫德飛章入告賊於上游決水灌營我軍於下游溝而洩之營依樹林鎗礮如雨我軍伐樹反得鉛丸數萬以擊賊會布魯特掠喀什噶爾我軍縱火攻賊營賊疑布魯特與我軍有約大和卓亦乃使人議和公執其使射書諭以必先縛獻霍集占方許納款又掘井得水掘窖得粟三閱月不困賊駭爲神先是 上念我軍久暴露將士皆勞頓於兩月前卽命靖逆將軍納木扎爾參贊三格往代並 諭副都統阿里衮侍郎永貴於巴里坤豫選馬三千送庫車備調又增調索倫察哈爾兵赴之至是聞公被圍 諭嘉其中忠誠勇敢不避險艱晉封一等武毅謀勇公世襲罔替并 賜寶石頂及四

團龍補服紫纒而公不知也在圍中檄愛隆阿率兵還阿克蘇催援軍途遇靖
逆將軍以二百餘騎徑進止之不可復遇害富德在北路聞黑水圍急卽率兵
三千餘冒雪赴援二十四年正月六日次呼爾璜遇賊五千騎且鬪且前轉戰
四晝夜沙蹟乏水齒冷救渴又乏馬半步行九日渡葉爾羌河距黑水營尙三
百里賊愈聚不能進兩軍皆被圍萬里外適阿里袞以巴里坤兵六百解馬二
千駝一千合愛隆阿兵千餘夜至遙望火光十餘里知官軍與賊相持處也又
途遇我往劫營之卒知望援孔急卽橫張兩翼大呼馳薄聲塵合沓直壓賊壘
與富德兵三路奮蹙賊黑夜不知官兵若干萬自相格殺潰遁我師遂長驅進
未至黑水營數十里又擊敗之公見圍賊日少又遙聞鎗礮聲塵大起從東來
而營中所掘井忽智知援軍已集卽勒兵潰圍殺千餘級盡燔其壘賊大敗入
城兩軍會合振旅還阿克蘇公奏言臣等自上年十月十三日被圍相持三閱
月仰賴 聖主威福 上天神佑靈蹟甚多安營處近戈壁而有深林伐
木給用內拾鉛丸數萬卽用以還擊初憂乏水因賊灌營反獲接濟尋掘井泉

隨涌出至正月初旬井水忽涸又獲藏粟二十餘窖官兵意氣奮發毫無懼色
正月十四日與富德合兵而還疏入 上嘉獎 御製詩 賜之又製黑水
行長句書其事公疏辭封爵及章服弗許並以公母年高 遣使存問是時霍
集占黨窺和闐 命速發兵援之六月大兵分路進勦霍集占棄葉爾羌遁降
其衆四萬餘戶撫定之捷聞 璽書褒美 命速追擒兩賊酋七月大敗霍集
占於阿爾楚爾等處逆酋兄弟竄巴達克山我軍蹙之勒令擒獻未幾均被戮
十月巴達克山汗素勒坦阿獻霍集占首其安集延諸部皆相率歸順回疆平
詔曰將軍兆惠等凱旋至京時朕當親臨郊勞兆惠已封公爵并迭賜章服
其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以示寵異再加授一子爲三等侍衛十一月奏定葉
爾羌喀什噶爾英噶薩爾烏什阿克蘇等城駐兵章程並請令各城伯克分番
入覲從之二十五年二月授 御前大臣 賜紫禁城騎馬初 上命築壇
設纛於良鄉城南行郊勞禮至是公率將士凱旋 上親拜天將軍以下皆
甲冑王公大臣隨行禮畢 上御黃幄將軍等抱膝跪見如儀 上撫勞

賜御用朝珠及馬禮成隨 駕還京 上御豐澤園幄次凱宴資銀幣

命圖形紫光閣 上親製贊明年授協辦大學士兼管刑部尚書事八月

命同大學士劉公統勳赴豫勘築楊橋等處決口奏濬賈魯河定開放各事宜
二十七年復同劉公勘江南運河酌濬高寶諸湖歸江之路二十八年 命勘
直隸海口并相度天津靜海文安等處疏濬事宜加太子太保復奉 命會同
江督尹繼善公籌濬荆山橋河道二十九年順勘直隸河工還朝十一月薨

上親臨其第酌酒卽以其子扎蘭泰許尙公主 御製詩悼之晉贈太保入

祀賢良祠 賞內庫銀五千兩遣侍郎留保等經理喪事 賜祭 賜葬謚文

襄三十年 上南巡至良鄉見郊勞臺賦詩志悼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

列公於五功臣中子扎蘭泰尙和碩和恪公主授和碩額駙襲一等公兼散秩
大臣

勵文恪公事略 子文恭公廷儀 孫宗萬

公諱杜訥字近公直隸靜海人初以杜姓爲生員學問淵通精楷法康熙二年

纂 世祖實錄 詔選善書之士公試第一書成議敘授福甯州州同 命
留南書房行走食六品俸舉博學鴻詞科未中選會殿門易額 敕翰林官書
禁扁皆不稱 旨惟公書報可十九年優敘內廷講官學士葉方藹等 特旨
授公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一年復勵姓二十四年 上命日侍點閱
通鑑二十五年與學士張公英同侍點閱綱目全編十二月以 御批通鑑綱
目竣疏言 皇上點閱載籍無閒寒暑卽 巡幸駐蹕 命臣等捧簡進閱
一如禁廷每評論古帝王政治得失文武張弛及人才進退邪正消長與夫諸
儒舊說之聚訟紛紜者親加剖決悉歸至當請頒發 聖諭宣示史館以發
涑水所未詳補紫陽之弗逮得 旨下禮部翰林院會議如所請累遷贊善侍
講改光祿少卿遷通政司參議太僕卿宗人府丞三十九年遷左副都御史疏
言督撫大吏 朝廷畀以百餘城吏治數千里民生任至重也若託詞鎮靜漸
成悠忽殊忝封疆之寄請 敕諸督撫將察吏安民興利除弊諸實蹟年終彙
奏以備 清覽如開注不實治以欺罔罪庶諸臣時時警勉不敢貽誤地方其

所轄之藩臬二司專掌錢穀刑名有無虧空及有無駁審宜令詳悉并列庶藩臬之優劣亦無遁情又疏言提鎮保送將弁時有騎射甚劣并年老之員屢經特旨甄別請 敕下兵部將引見不稱 旨之員彙冊進呈酌定處分庶提鎮咸知謹凜而將備亦難尸素苟容疏均下部議行四十二年擢刑部右侍郎十月薨於任年七十有六賜卹如例 特旨給全葬後二年 上駐蹕靜海諭曰原任侍郎勵杜訥向在南書房效力二十餘年勤勞無過應予諡 御書文恪二字 賜其家雍正元年追贈禮部尚書八年入祀賢良祠 純皇帝御極加贈太子太傅公以諸生膺殊遇出入禁闈數十年小心慎密前後疏奏多所建白居憲職詳讞刑獄無所瞻徇朝野推爲正人子廷儀康熙三十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丁母憂又明年 特命直南書房四十二年授編修尋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中允侍講學士擢內閣學士經筵講官掌院學士晉兵部右侍郎兼掌院如故雍正元年擢刑部尚書疏言各省常平倉米穀雖有府司道盤查難保無徇隱弊當責成督撫覈實存倉委幹員不時盤查年終造冊

題報督撫離任將冊籍交新任詳覈虧空題參新任徇隱者罪之部議如所請
又疏言古北口外命案向由本處武職詳解刑部派司員往驗路經數百里往
返需時傷痕已變審擬難確請於口外適中處設理事同知一遇民閒命案驗
明取供詳解題結盜案亦如之其稱職者照捕盜同知例卽陞從之二年奏請
團練民壯每州縣選五十名分習鎗箭於州縣俸工內酌給工食勤加訓練得
旨此奏甚善著直省督撫實心奉行三年疏言監禁宜分內外內監以居要
犯外監以居輕犯其女監另牆隔別庶防範嚴肅不致串供部如所議五年典
會試尋坐濫保屬察降二級奉 旨留任又坐讞獄罪名錯誤議革任得 旨
寬免六年疏陳考職積弊四條又疏陳禁止私鹽四條又疏陳清查入官家產
弊端四條俱下部議行七年加太子少傅 賜矜慎平恕額請嚴廢鐵私運近
邊近海地方之禁從之尋遷吏部尙書仍專管刑部事十年夏以病乞休
上慰留之閏五月薨遺疏入得 旨勵廷儀侍直內廷蒙 聖祖知遇之恩教
養有素伊父尙書勵杜訥老成端謹學問優長朕幼年在宮中讀書時資其講

論至今念之不忘朕御極之初擢勵廷儀爲司寇晉秩冢宰數年以來勤慎小心今聞溘逝深爲傷悼已命大學士往奠茶酒其更議卹典尋 賜祭葬如禮諡文恭子宗萬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入直南書房前後三次坐事落職均奉 特旨起用 命在南書房行走者一在武英殿行走者二在懋勤殿行走者一累官至刑部侍郎勵氏父子孫三世皆掌邦禁爲正亞卿又皆直南書房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敷歷清要在官皆有名績海內榮之

史文靖公事略

溧陽相國史公十歲能詩十八舉順天鄉試十九登康熙三十九年進士入翰林乞假歸娶朝野榮之後六十年當乾隆庚辰科再宴瓊林士之雋南宮者公與執同年禮 諭稱爲昇平人瑞 御製詩褒美寵爲科名盛事公由甲第迄大拜在外督撫八行省內周歷六官首尾居相位垂二十載名注 朝籍總六十有四年恭遇 慈寧大慶入九老會班夕諸王下圖形 內府 賜詩以比富鄭公文潞公中年總督兩江開府鄉里具疏再辭 詔弗允 殊恩異數罔

有倫比厥由。國家重熙襲慶以有耆龐魁艾之重臣亦惟公瓌猷偉抱宣昭世德乃克欽承。三朝之眷命可謂盛矣。公諱貽直字儆絃號鐵崖先世壯侯崇封於溧陽遂家焉。世爲江南舊望祖鶴齡官編修父夔官詹事公幼承家學嫻掌故凡內外銓之利弊金穀之登耗刑名兵屯之得失綜貫靡遺由檢討典試雲南督廣東學政遷贊善累遷侍講學士雍正元年命直南書房擢署吏部侍郎尋授內閣學士遷吏部左侍郎。世宗賜詩有彤墀迹躡中臺履玉佩聲含曉殿風之句二年充經筵講官典會試三年調工部兼理戶部侍郎事五年再典會試調戶部兼理吏工二部侍郎事尋管順天府尹六年轉吏部左侍郎仍兼戶部右侍郎七年署福建總督八年夏調署兩江總督尋授左都御史仍署總督請以江甯府屬之溧陽縣改隸鎮江府從之九年還朝兼理吏部戶部事時大軍征準噶爾陝甘二省辦理軍需命偕侍郎杭奕祿等前往宣諭化導協理陝西巡撫事尋擢兵部尙書仍留陝西當是時憲皇帝詔各督撫舉材武之士得數千人號勇健軍其最者能開弓二十石舉刀千斤特

命公帥屯巴里坤以資策應十年署巡撫尋調戶部尚書總理陝西巡撫事十三年還朝條上三事一科道吏禮部宜用正途一遷擢宜循資格抑躁進一河南開墾捐輸宜速罷又言國家理財有正經勸捐非體不可令於下皆得 旨允行尋署湖廣總督乾隆二年 召還京三年調工部尚書尋調刑部五年兼理兵部事未幾調兵部尚書教習庶吉士 御製五言律詩 賜之七年遷吏部尚書署直隸總督協辦大學士九年拜文淵閣大學士 命紫禁城騎馬十年典會試加太子太保十三年坐票簽錯擬奪職留任十四年兼理工部事十五年兼理刑部十八年兼理吏部二十年次子奕昂署甘肅布政使公會以書屬巡撫鄂昌事聞以原品休致二十二年 高宗南巡迎 駕沂州 命在籍食俸 賜御製詩遂 召補大學士入閣辦事六月 上聞公中途患病遣侍衛某帶同 御醫馳驛前往診視七月至京兼理工部事加太子太傅充經筵講官二十五年值會試週甲之年拜 賜詩有 旨大學士史貽直年已八旬嗣後凡遇祀典不必隨班行禮復 賜御詩一章二十七年請老 優詔

慰留許解工部事務示體恤仍 命每年 賞飯銀五百兩嚴寒盛暑無入閣
二十八年三子奕瓌以潞安守引見 特命留京補四品堂上官俾得侍養五
月薨於位年八十有三 上臨軒軫悼 詔皇六子臨喪奠醊 贈太保入
祀京師賢良祠 賜白金二千兩治喪尋 賜祭葬諡文靖公生有幹局神識
超駿雍正初大將軍年羹堯平青海歸勢張甚黃繯紫駟絕馳道而行王公以
下屈膝郊迎年過目不平視獨公長揖年望見驚異遽翻鞚下曰是吾同年鐵
崖耶扶上己所乘馬而已易他馬並轡入國門後年以罪誅窮治黨與 世
宗問汝亦羹堯所薦乎公免冠應聲曰薦臣者羹堯用臣者 皇上 上
領之公之爲閩督也弁兵舊戍臺灣受代歸過番社輒橫索供頓鎮臣以非所
轄噤弗問公改委臺鎮本標押送弊遂絕福興漳泉四郡地頻海貯穀易敗公
以臺灣有應碾運內地平糶米請易穀分貯各倉卽碾倉穀給兵食推陳易新
兵民兩便之著爲例兩江殷劇號難治公以鄉人權節制杜絕瞻徇所部肅然
西安有屯戶籍均內地而故事獨輸本色米支兵餉往往苦貴糶公用軍需餘

穀十六萬石爲置常平倉俾借領如例後皆以爲法 高宗御極公以舊臣
入覲伏謁 梓宮 賜 世宗所遺鵝黃蟒衣四團龍補服曰此 先帝
意也今朕君臣所共事卽 先帝事也卿其始終一節公感謝嗚嗚 上
亦泣下不止尋總督湖廣苗匪屢竊發蒲寅三鳳老一狙獍爲渠魁公至簡軍
實嚴守備待芻廩若無暇爲翦滅計一日密檄鎮將提勁兵二千入山勦捕蒲
鳳就擒黨惡者無遺種或問公公曰吾前故遲之使不爲鋌走備且密審其山
川扼塞及栖遁所由也容美土司稅輕改流後額日增公請仍征原額獠猺懼
呼修武昌城外江隄及洞庭湖之柁桿洲疏陳善後五事增設救生船督直隸
未半年所題結事九千六百有奇入爲正卿遇廷議公徐出一言洞中肯綮九
列更事無出公右者常言天下辦事人多解事人少深刻非明縱弛非寬交際
非私協恭非黨故公立身行政無心寬猛恥矜苛廉一以持大體安社稷爲務
凡疆吏以疑獄告屢 命公馳傳往勘多得實稱 旨上蔡令張球誣陷同官
邵言綸劄督田文鏡庇之 世宗命公往豫案覆發其奸田大慙大學士邁

柱請疏湖廣荆子關至陝西龍駒寨河道爲運米計公力持不可事遂寢浙督李衛約爲兄弟公以其不學也謝之三人方枘用時櫻其鋒者皆憚公獨棘棘不阿其守正如此在政府持大體不屑矯激自別異時準夷回部以次削平拓疆二萬里公翊贊機務每召對移晷乃出所敷奏雖子弟莫得聞其再相也年近八旬特旨許肩輿入省每湯沐賜賚不絕偶示疾御醫絡繹踵至嘗奏事拜起舒遲上問卿老憊乎公曰皇上到臣年當自知之上大笑時公年八十一矣公清標玉立眉目如畫鞞塵不沾衣圭袍褶式皆內裁好獎植士類而不使其人知屢主禮部試名公卿多出其門與後進言無不盡語多譬引鯨風趣他大臣或懼言温室樹隱情惜己公肆意逞詞談啁流連忌者亦莫能中也子三奕簪官贊善奕昂官至兵部侍郎其次卽奕瓌

沈端恪公事略

國朝真儒輩出平正切實力宗紫陽推平湖陸清獻公爲最而錢塘沈端恪公則篤信平湖以上宗朱子者也公於平湖之書沈潛反覆最久嘗做近思錄之

例薈萃諸說而類編之凡十有四卷曰陸子遺書其爲治則壹以嘉定靈壽之政爲法及長御史昌言偉論亦與清獻在臺時同所自著曰夙興錄曰讀論語隅見錄研理窮事皆誦法陸子學者由此而得梯航宗平湖以上宗朱子濂洛關閩之正脈無復有掘泥而揚波者矣公諱近思字位山號閻齋世居仁和五杭村先世皆力農公生九歲而孤家貧隨仲兄遊學靈隱寺有借巢老人者資之讀儒書負笈虞山錢圓沙嚴寶成之門旣歸家補諸生讀宋五子書刻苦勵志書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於座隅嘗自言其得力曰吾由濂洛關閩之書上溯孔顏曾孟之心怡然渙然若合符契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也康熙三十八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亟返里門理故業選期已過顧以學未成不出也久之授臨潁縣知縣單車就官謝請託卻饋遺謹號令禁科派四十八年大水請發粟以賑全活無算明年大熟建社倉七所設義冢收瘞枯骨捐俸葺潁城潁與許州接壤有孔家口水勢衝突爲潁患公出夫助許築堤患遂絕建岳忠武于忠肅祠修宋統制楊再興墓立紫陽書院爲學規教士以誠敬專一

爲宗縣西葛岡村俗甚惡公創義學延師課童子手定程簿爲期使之來自覈其課及期村童數十人父母皆爲製衣冠坐牛車聯翩赴縣廉公按程簿覈其勤惰而加賞罰焉經旬復來逾年子弟皆向學其長者日馴遜早納租稅取爭訟公又買田以歲入給師膳薪使久而無廢泣頽七年膺卓薦以去士民攀車灑泣不得行擢南甯同知引疾歸教授生徒布衣蔬食泊如也朱高安相國撫浙時特疏薦公 聖祖召入京監督本裕倉會臺灣用兵總督滿保公請於朝以知府揀發福建公作遠慮論四篇大指以臺灣宜析爲縣每縣各分都圖保甲易於稽察又取民壯拔置行伍以充各標其餘流民必審其原籍乃授田當時採用之海疆底定雍正元年 召授吏部文選司郎中特加二級 賜第一所帑金四百兩時銓法久敝胥吏因緣爲姦公夙夜勤慎有姦輒發吏不敢欺九月充會試同考官旋晉太僕卿仍兼理文選司事二年典山東鄉試超授吏部右侍郎 賜詩有操比寒潭潔心同皎月明之句公每奏對必齋戒越宿志氣恪恭於育才用人尤兢兢焉七月 命同尙書阿爾松阿往河南勘獄十

月典武會試三年吏部議年羹堯罪 上責其含混尙書隆科多削太保公等坐附和降調得 旨寬免四年三月轉左七月典江南鄉試 上以公出題正大不尙詭僻策問發揮性理具有本原以此試士實有裨於人品學術命議敘加二級時查嗣庭汪景祺俱以悖逆誅公與同籍因疏言浙省遠處海濱奢靡澆薄以詭詐爲能以忠厚爲拙以勢利爲重以廉恥爲輕以逢迎奔競爲有才以安分守己爲無用以請託徇私爲多情以孤介剛方爲刻薄以健訟打降爲豪傑以捏詞造謗爲智謀風俗人心頹壞已極如嗣庭景祺之大逆不道越水增羞吳山蒙恥蒙簡儒臣爲觀風整俗使滌除邪穢咸與維新謹陳浙省舊弊凡十事一童生初應縣府試卽請託勢要求開公摺府縣官憑以錄取最爲惡習請懲創以端始進一生員初得一衿便思鑽營當事不得則編造浮言得則造謁顯貴求通關節請將本人治罪外其私書關通者並罪之一在籍鄉紳多向地方官關說公事顛倒是非請分別治罪一生員妄借條陳名色向有司呈告地方公事藉以欺壓愚民武斷鄉曲請褫革治罪一奸徒造作揭帖

攻發陰私汚人名節或捏貪酷款蹟誣玷官長或編德政歌謠聳動聽聞以致
上官誤信賢否混淆請照光棍律治罪一士人刊刻誨淫誨盜之書大爲心術
害請毀板重懲一訟師盤踞城市遇有口角是非教唆興訟甚者串通胥役挾
持官長請於保甲內將無籍之徒嚴加查察如遇訟師立予懲治一浙省衙役
過多每衙門動皆數百人勾通紳棍魚肉小民請飭大小各衙門遵照經制役
額一切白役幫差盡行革退其稔惡不法者寘重典一士紳犯賭法所必懲而
豪家暗養打降之人船埠橋埠各有棍徒雄霸欺凌寡弱請嚴治首從一民間
演戲原屬豐年報賽之常浙省有坐方地棍借端科斂糾黨勒索應重懲又如
雲林天竺各寺廟每春時婦女遊觀輕薄士子呼朋引類混雜嘲笑毫無忌憚
宜嚴禁得 旨所陳風俗十事切中情弊著照所請嚴行禁約浙省有沈近思
一人不爲習俗所染可謂上智不移足盡洗越水吳山之羞恥矣五年 特擢
左都御史仍兼管吏部事典會試教習庶吉士公自縣令起家洞悉閭閻疾苦
凡事關創革必熟籌其利弊有益民生而後已當廷議耗羨歸公時嘗力爭以

爲不可衆皆驚愕弗爲動 聖主鑒其誠亦不之罪也是年十二月十三日
無疾而終 上聞震悼 賜帑金五百兩治喪 命吏部派司官料理後事
諭嘉公人品端方持躬廉潔遺平郡王率散秩大臣奠爵加禮部尙書太子太
傅廢一子入監讀書 賜祭葬如禮 予諡端恪生平立心坦易非道義一介
不取窮達夷險不以二其心爲文樸實說理類南宋大家有天鑒堂文集在朝
與蔡文勤公交最篤閒以事至海淀必宿文勤所而雷翠庭鉉亦與時講論所
輯平湖遺書嘗屬翠庭校訂焉性靜默不妄言笑至其辨學術陽儒陰釋之歧
途世道人心義利公私忠佞賢奸之分界則如決百川而東注洋洋灑灑不能
自已高安相國雅重公哭其喪爲表墓曰理學名臣公卒年五十有七子玉璉
尙幼 詔地方官加意照料撫養俟成立時送部引見乾隆十一年授桂林府
同知

蔣文肅公事略子文恪公傳

蔣公諱廷錫字揚孫號西谷一號南沙江蘇常熟人父諱伊字渭公康熙十二

年進士選庶吉士甫釋褐卽具疏上所著玉衡臣鑒二錄玉衡者言君道臣鑒者言臣道采唐虞及元明事蹟以備法戒昭勸懲爲卷二十有四得 旨留覽散館授御史時南方用兵城邑殘破疏請責成有司招徠開墾課戶田爲殿最又以奸民挾仇動借叛逆以陷良善請嚴反坐律又以時方開捐例選途頗壅乃繪十二圖上之曰難民曰刑獄曰讀書曰春耕夏耘曰催科曰鬻兒曰水災曰旱災曰觀榜曰廢書曰暴關曰疲驛復疏陳難民狀言臣於十五年請假回里見難民千百爲羣哀求取贖此等被掠之人並摻之深山村落初非得自賊營其爲誣陷何疑請嚴禁將弁掠賣男婦所過地方敕督撫一面截留一面參劾其論銓法云捐納知縣原出一時權宜其人未必無賢能而不可不加選擇請未選者責成吏部試以身言書判優者按次除授劣者給縣銜俾爲佐貳其已選者責成督撫一年之中試其才守行保舉法否者斥之並請將見開捐納知縣例亟行停止 聖祖覽圖及疏爲動容嗟嘆又疏劾江西巡撫董衛國縱兵焚掠及擅役民夫狀 詔衛國軍前帶罪圖功十八年因地震疏論六部

積習遇有銷算案件要求貨賂意爲高下堂司書吏連爲一手請嚴加飭禁又言災眚迭見 乘輿不宜輕出宜日御便殿咨諏治道以飭官常求民瘼時江南江西洊饑上救荒策大旨謂賑濟之法莫善於分莫不善於聚縣各爲賑勿聚於府鄉各爲賑勿聚於城人各爲賑勿委於吏臣於康熙十年會賑荒於鄉設廠三所活者多所耗者少城中設官廠二所活者少所耗者多此其明驗也又其目在獎廉吏緩催科通商賈興工作養孤老埋骼皆爲五疏上之先是閩逆之變禁兵駐蘇城以供調遣人皆苦其驛騷公疏言內地不必防禦以身家力保無他虞得撤回郡人德之二十一年授廣東糧儲參議革耗羨禁餽獻除差徭日買乾魚自給誓不取民間一物集諸生講業書院及諸義塾月有會旬有課人爭向學會 詔求學行兼優者充督學任九卿舉公以應遂遷河南提學副使既至頒示教條崇實學正文體其孝子貞婦旌之營求請託者罪之二十六年卒於官年五十七子二長陳錫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由富平知縣累官雲貴總督其次卽公也公少有學行由舉人供奉 內廷康熙四十二年 詔

舉人江灝何焯蔣廷錫學問皆優可一體殿試 賜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未散館授編修歷遷贊善侍講侍讀庶子少詹事五十六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雍正元年遷禮部右侍郎仍兼學士 賜詩有在公勤夙夜懋績有賢聲之句二年疏請續纂曾典卽 命爲副總裁調戶部侍郎三年 命與內務府總管來保察閱京倉覆奏開溝墊土添橋架木各事宜 詔皆如議尋疏言漕運全資水利宜通源節流以濟運道一曰濬泉源山東漕河資汶泗洸之水而四水源皆微細全賴泉源助成巨流計一省之泉百有八十其派有五分水魯橋天井新河沂水是也其委同出一道謂之泉河口舊設管泉分司今雖裁仍設泉夫請飭有泉州縣督率疏濬盜遏者有禁又濟兗二府爲濟水伏流之地若廣爲疏濬則散湮砂礫閉者隨地涌見應立法勸泉夫濬出新泉優資銀米歲終冊報卽以是爲州縣課最一曰開湖地山東諸泉所匯爲湖十有五各建長礎設斗門爲減水壩以時啓閉漕河溢則減漕以入湖湖水溢則啓湖以濟漕故諸湖名曰水櫃其後居民壅水占種斗門閘壩遂漸坍塌塞多生芟草積沙處

高與漕河堤等蓄洩無所請察勘未耕之地就低處悉行挑深以復水櫃之法就挑出之土築堤以束水櫃每湖開支河以承諸泉之入益漕水之流復建閘以時減放庶蓄洩得宜一日嚴築壩開壩日期山東運河歲以十月初築壩通流分洩諸湖候來春二月冰泮開壩受水法至善也但日久玩生築壩每在十一月中未免過遲開壩每在正月初旬未免太早請飭所司築必以十月望前開必以二月庶河水充盈漕運商船皆利一日修築坎河灘壩山東運河惟賴汶水一派分流南北濟運明宣德時築戴村壩於汶水南以遏汶水入泲建坎河石壩於汶水北以節汶水歸海其後復堆積石灘水溢則縱之歸海水平則留之入湖嗣雖歲有修築但日久頽廢萬一汶水北注挾湖水盡歸大清河則四百餘里之運道所關非細請 敕總河及巡撫相度形勢修復舊石灘改建滾水石壩以資蓄洩 上令閣學何公國宗等攜儀器輿圖同總河齊蘇勒公巡撫陳公世倌履勘均應如公議奏下九卿議行四年遷戶部尚書典順天鄉試兼管兵部尚書十二月丁母憂 優詔軫惻 特遣大臣賜奠加恩 諭

祭一次給一品太夫人封誥 賜銀千兩治喪 命公在任守制固辭不許給假數月扶柩歸葬事畢來京六年三月授文華殿大學士兼理戶部充 實錄館總裁七年 賜第一區 賜額曰鈞衡碩輔加太子太傅八年典會試 命同果親王允禮總理三庫事務十月 諭嘉公與大學士張公廷玉等贊畫忠勤 賜一等輕車都尉十年閏五月薨於位年六十有四遺疏入 諭部曰大學士蔣廷錫受 聖祖皇帝知遇之恩直內廷二十餘載自朕卽位由學士洊擢大學士才識優長經猷明練倚賴方殷今夏忽患痰瘵每日兩次以疾狀奏聞方期宿疾有瘳豈料溘然長逝朕心傷悼可輟朝一日其所用棺殮之屬俱頒自內府尋 命內大臣率領侍衛奠茶酒 賜祭葬并加祭一壇 予諡文肅公以文學受 兩朝特達之知出入禁闈恪慎勤勞未嘗一日去 上左右隨同怡賢親王辦理戶部事務秉公執正釐剔弊端甚晰更不能爲奸及參贊機務縝密周詳雖子弟門人不能探其崖略故可紀者止於此少工詩善畫花卉多用逸筆寫生點綴坡石無不超絕 聖祖嘗臨視之性豪爽周恤

親舊不少吝 賜第外田宅無所增著有青桐軒諸集乾隆元年入祀鄉賢祠
長子溥能繼其武

溥字質甫號恆軒生有異秉十三歲時 世宗召見奇之雍正七年 欽賜

舉人八年成進士選庶吉士 上親擢爲第四文肅公叩首辭讓 上曰朕

從未見爾子筆跡暗中衡鑒毋庸辭也卽 命直南書房會 賜文肅公一等

輕車都尉並 命公承襲十年父憂歸旣葬 諭卽來京供職十一年授編修

累遷侍讀左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乾隆元年晉侍講學士四年擢閣學尋授

吏部侍郎六年 上慮各省督撫尙有積習未除者 命大學士九卿留心

訪奏公密陳所聞各條一督撫各立門戶引用私人公事從此推諉又或外託

和衷營私瞻徇姑容不職屬員貽患地方一督撫新任必極言前任廢弛地方

凋敝爲日後卸過地並見己之振作或前任升遷者則曲爲彌縫擯棄者更吹

索其瑕類一 劾屬員定例督參撫審撫參督審而承審各員惟視聲勢爲轉

移如原參者已失勢則巧爲開脫或見任或要津必附會煅煉督撫亦瞻顧不

問一督撫意情易爲屬員窺伺逢迎如昔年河南墾荒陝西開井祇以迎合上官致奉行不善爲民累疏入 上多採納 敕各督撫毋蹈前轍焉是年典試浙江兼署刑部左侍郎七年充經筵講官疏言凡條奏發九卿會議由主稿者酌定或准或駁會議日書吏誦稿一遍以待公商但其中原委曲折一時未能周知請於定議前兩日將議稿傳鈔俾各詳勘至當然後可剖析暢言下部議行八年夏授湖南巡撫 御製詩賜之九年疏言永順一府及辰州府屬之永綏鳳凰乾州三廳苗民貪暴之習未除至寶慶府之城步靖州之綏甯苗峒狡惡者尤多臣宣布 天恩嚴禁兵役擾累仍整飭武備不得懈弛苗民漸知守法 手敕報曰御苗之道首以不擾爲要次則使知兵威之不敢犯此奏頗得之矣又奏同學臣甄別教職衰頹荒疏者十三員咨部罷黜 上是之以各省督撫多姑息下其奏令公閱先是給事中胡定奏湖南濱湖荒土宜勸民修築開墾部議令巡撫查奏至是公疏言湖濱淤地築墾殆遍東奔湍爲細流洲渚逼加堵截常有湖水衝決之患見在沅江之萬子湖土民呈請築墾臣親

往勘廣袤八十里四面受水費大難築並於上下游水利有礙臣以湖地墾築已多當防湖患不可有意勸墾 上聽其言十年授吏部右侍郎軍機大臣

十三年充會試副考官擢戶部尚書十五年晉太子少保兼管三庫事十八年協辦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十九年 命偕汪公由敦董公邦達修盤山新志盤山在蘇州向沿譌謂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卽其地而不知盤谷實

在濟源

上特爲考證以正誤公善寫生得文肅公遺法每進呈多蒙 御

題有師承家法披圖見右相丹青有後生之句二十年兼署吏部尚書二十四年拜東閣大學士兼管戶部事二十五年典會試先是公弟洲在山西布政使任內以罪誅其無著帑項公奏懇分年代交至是 特旨寬免二十六年薨年五十有四 諭稱其居心純正奉職克勤久直內廷敬慎小心從無少懈 特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 命照前大學士蔣廷錫例柩歸時凡文武官在二十里內者俱向靈前致奠方公之病也 上親往視 慰諭有加及卒復

親臨奠醊並 賞銀二千兩治喪尋 賜祭葬如典諡文恪子六人櫟由編修

官至兵部侍郎賜榮由貢生捐知府歷官戶部侍郎兼管順天府尹襲輕車都尉賜榮子繼勳官至河南布政使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三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四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各臣

岳襄勤公事略第莊恪公鍾璜 子濬

公諱鍾琪字東美號容齋先世湯陰人宋忠武王飛二十一世孫十七世遷蘭州祖鎮邦字定寰移居臨洮其地逼近番夷數劫掠乃散財募士衛桑梓會多爾吉部入寇躬率五百人破之擒其酋由把總授守備擢都司吳三桂叛遣黨犯臨鞏獨以護糧軍五百殺賊千餘敗賊將李虎牙所向克捷累官紹興協副將大同鎮總兵加左都督父肅敏公昇龍字見之康熙十二年授永泰營千總時三桂反雲南陝甘將弁多通賊游擊許忠臣潛受僞劄數以言誘叛佯許之立遣人告變於靖逆將軍張勇密檄公相機擒縛夜伺其醉臥襲執之獲逆劄百餘紙遂斬忠臣十四年隨奮威將軍王進寶征蘭州叛賊賊毀浮橋扼黃河旅拒官軍以韋囊濟敏肅奮勇登岸敗賊兵追至城下立雲梯先登礮傷左股

卒復蘭州遷守備明年從大軍克臨洮平關隴累遷至九江副將擢登州總兵
調鎮天津三十五年 聖祖親征噶爾丹 賜從征大臣及將校宴 上
親酌以賜賞 御用緞疋 命督中路糧運請選精騎三百爲護衛從之并
諭遇敵時副將以下有退怯違令者斬以徇凱旋予騎都尉世職 賜花翎擢
四川提督 賜 御書仁愛士伍額并鞍馬弓矢疏請將平定朔漠機宜宣付
史館下所司知之三十七年與川撫于養志互訐養志坐欺罔擬斬敏肅罷職
三十九年起原官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 賜御書楹聯及威信著聞匾額
又書重闡錫類額 賜其母張太夫人四十九年瓦都瓦尾生猱跳梁遣將討
平之俘馘甚衆招撫番民十萬九千二百戶有奇尋以病乞休且請入籍四川
遂爲成都人五十二年薨 諭祭葬 賜諡敏肅子四人公其仲也生而駢脅
目光炯炯四射魁奇沈雄寡言笑兒時好布石作陣進退羣兒頗有法母苗太
夫人疾刲股以進敏肅命之射猶忍痛發矢由需次同知改授松潘鎮游擊累
遷永甯協副將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占巴等叛 上命皇十四子允

禿爲大將軍噶爾弼爲副將軍率公征之公領兵六百爲先鋒計擒藍占巴等
敗番兵三千人餘部落皆納款明年四月公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獲逃酋探
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遏我軍公念三巴橋者進藏第
一險也賊若斷橋守之勢難飛越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秉令乃選能
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籠宗擒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驚以爲神
兵自天而降相與匍伏降無梗道者已而副將軍來會賊中有黑喇嗎者號萬
人敵公以計手擒之遂下喇哩將鼓行入藏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將
屯兵待毋輕動公請於副將軍曰我兵齎兩月糧自察爾多來此已四十餘日
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爲其右臂最強能檄令先驅無俟
蒙古兵也副將軍然之公卽招撫公布未浹旬其頭目以兵二千至公請乘機
疾進十日可抵西藏將軍猶豫未決欲集衆議公昌言曰事在必行何議爲某
願噴此一腔血仰報 朝廷請以旦日行矣將軍壯其言遂進師公首先渡江
抵藏大破賊巢生擒準噶爾內應喇嘛四百餘人降番兵七千餘人自四月十

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六十年二月班師晉左都督擢四川提督
賞孔雀翎奉命勦郭羅克逆番破伏賊千餘連破四十六寨明年羊峒生番爲
邊患公勦平之以其地爲南坪營設兵置戍予騎都尉世職雍正元年青海羅
卜藏丹津寇西甯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授公參贊大臣飛檄行調公沿途相
機勦撫有播下等番爲賊阻道者滅之有哈齊插漢等番爲賊擄者撫降之有
果密等番盜官馬踞大石山旅拒者擊殺之自松潘至西甯五千餘里烽煙肅
清青海爲奪氣旣見大將軍卽奉檄征爾格弄寺喇嘛於華里羅酋黨也華里
有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峙寂無人聲公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起公
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石公命健兒二
十人密攜引火木梯從兩旁進而躬帥大隊仰攻戰方酣樓上煙起風大火益
烈賊纍纍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賊萬餘奪三嶺焚十七寨廬舍公兵止三千
也還營大將軍曰已奉 旨命公統馬步兵萬有七千直擣青海期以四月草
生時行公曰青海賊無慮十萬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駐牧定

所賊若散而誘我反四面受敵非計也願假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初卽發大將軍以公言奏 世宗壯之二年正月加奮威將軍出塞抵喀喇烏蘇斬賊千餘尾追一晝夜擒台吉阿喇卜坦溫布等二百餘人乘勝前進路見野獸奔逸公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蓐食疾馳果擒百餘自此探信者斷矣至哈達河賊據河立營公渡河戰斬千餘人賊竄而西追擊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爲言羅卜藏丹津擁衆數萬駐烏蘭木呼兒相距百六十里公拔營夜行黎明至其處賊尙臥馬未銜勒聞官軍至驚不知所爲則皆走生擒賊母阿爾太哈賊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噶爾順公留兵守柴旦木要害而躬自窮追日三百里抵桑駱海紅柳蔽天目望不極乃班師當是時公以兵五千冒險深入往返未兩月降台吉三擒台吉十有五斬賊八萬有奇俘男女數萬口獲軍器駝馬甲帳無算俘獻京師 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大赦天下錫公三等公世襲罔替 御製五言律詩二章以賜又 賜金扇一書 御製七言詩尋 賜黃帶仍 命率師二萬征莊浪衛諸番皆青海餘孽

也公由西甯分十一路進勦賊萃石堡城公聲東擊西夜遣死士攀蘿躡壁出其背擒斬五千有奇賊番悉平奏改莊浪爲定番縣 璽書褒美 命兼甘肅提督三年兼甘肅巡撫尋授川陝總督加太子少傅初四川雜谷金川沃日等土司爭界年羹堯以舊屬金川之美同諸寨劃歸沃日致仇殺不已至是公奉命詳勘仍以美同諸寨歸金川而別撥地歸沃日各土司悅服 詔獎其息事甯番 陛見將抵京 賜宴長新店 召對 賜四團龍服甲第一區內監二人 命署河東鹽院加兵部尙書兼管陝西巡撫事川陝陋規病民悉罷之并奏開關中廢渠請緩川省征期以紓民力又請延安所屬州縣丁銀概從下則減舊額萬二千兩有奇又請將陝甘兩省丁銀攤入地畝征收以雍正五年爲始著爲例會四川烏蒙土知府祿萬鍾叛擾雲南鎮雄土知府隴慶侯助逆公與滇督鄂爾泰會勦五年正月擒萬鍾慶侯其烏蒙鎮雄皆改土官爲流餘黨悉定再入覲 賜雙眼孔雀翎 御纂書五百函珍幣稱是晉少保 命甘撫莽鵠立寫公像二一留 內府一給其家六年準噶爾不靖 上命大司

馬查郎阿赴關中築壇拜公爲甯遠大將軍征西路命公子山東巡撫濬親送出塞七年五月出師抵巴爾庫爾賊逃公築東西二城爲蓄糧屯兵計八年夏上召公籌議軍務公交印於提督紀成斌身自入都賊伺公行入劫駝馬紀蕙縮不救 上命公還軍七月準噶爾傾衆犯北路靖邊大將軍傅爾丹禦賊失利公督兵襲擊烏魯木齊以分賊勢遂由巴里坤越木壘渡阿察分三路擊賊斬馘甚衆賊敗遁得 旨獎敘十年二月賊犯哈密遣將擊敗之又遣將軍石雲倬等赴南山口截其歸路而雲倬兵遲發一日賊得竄歸公劾雲倬治罪而大學士鄂爾泰劾公玩忽縱賊奪少保降三等侯尋召還以副將軍張廣泗護大將軍印廣泗劾公調度乖方遂落職交兵部拘禁論死 高宗登極之二年放歸田里構小園於百花潭北時手一編吟嘯自適暇則與諸父老課農桑徜徉山水閒見者忘其爲故大將軍也乾隆十三年金川酋長莎羅奔等叛經略張廣泗訥親等征之無功 詔起公四川提督總統四路官兵駐黨壩其地逼臨賊隘上有康入達爲勒烏圍門戶其下曰跟雜公募健勇數千聲

言攻康入達潛以銳卒趨跟雜出賊不意克礪卡四十有七斬殺無算遂進扼勒烏圍隘口僞爲運糧狀誘賊伏火器待之賊果出劫糧鎗筒齊發燬其衆先是金川聞 天子用公皆不信曰岳公死久矣至是大挫始知公果來十四年正月經略大學士傅恆至軍誅姦人阿扣王秋等賊懼欲降恐降而見誅負固未決而公初督川陝時勘金川爭界事甚公且奏給莎羅奔印信甚德之至是公請於經略願輕騎入賊巢諭順逆問帶若干人曰多則賊疑非所以示信也乃袍而騎從者十三人傳呼直入羣苗衷甲持弓矢迎道左公目會長故緩其轡掀髯笑曰爾等猶認我否耶皆驚曰果岳公也遂伏地羅拜爭先導入帳會長手茶湯進公飲盡再索因宣布 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苗感泣歡呼頂佛經立誓椎牛行炙留公宿帳中大斲次日莎羅奔等隨公坐皮船出洞詣大軍降事聞 高宗大悅加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復公爵十四年入覲賞紫禁城騎馬每 召對日中乃出 賜御書額曰壯猷茂績並 御製七言詩以賜 命西洋近侍寫公像於南書房 賜公號曰威信免西征應賠銀

七十餘萬兩子汭滂均授侍衛十五年西藏珠爾默特叛戕都統傅清等公會總督策楞討平之十七年雜谷土司蒼旺構逆公與策公以兵奪維關直擣賊巢擒蒼旺誅之羣番懃服十九年墊江奸民陳崑作亂公力疾督勦薨於資州年六十有九 天子震悼予祭葬 賜諡襄勤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 命公弟鍾璜由廣西提督調四川代領其衆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入五功臣中尋入祀賢良祠當 世宗時公督川陝季父超龍提督湖廣弟鍾璜提督廣西子濬巡撫山東兄子含奇總鎮兗州一門列戟而公受 主知尤篤能以功名終性嚴毅每登壇將弁股栗部伍整肅無敢譁遇敵謀定後戰士卒疾苦必躬拊循以故人爭效命其忠誠出天性征青海至哈喇烏蘇水泉斷軍行一晝夜未得飲食公禱於天甘泉隨湧出一軍歡奮事聞 詔遣官致祭督川陝時成都人訛言公將謀反公疏聞 世宗諭曰數年來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匣而已甚有謂鍾琪係岳飛之後意欲修宋金之報復者荒謬至此極此次造言之人必非無因著巡撫黃炳等嚴察尋獲奸民

盧宗誅之妖人曾靜者靖州諸生也遣其徒張熙上書勸公反立擒以聞

上遣大臣雜治得靜與呂留良之徒嚴鴻逵往來謀逆并留良日記悖逆狀皆伏誅 詔褒公忠赤公尤擅知人鑑傅爾丹與公同爲大將軍公過其帳見壁上刀槊森然傅曰此皆吾所素習者故懸以勵衆公笑領之出語人曰爲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已而傅果敗嘗遴馬兵冶大雄等三十六人爲親軍後皆任封疆邀世職好吟詩所著曰薑園集蛩吟集京師前門外有公遺第一區按奇門法布置居者每更動則災患立至猶想見偉人規畫云子七長濬由任子授同知遷口北道擢山東布政使雍正六年巡撫山東調江西左遷光祿卿八年授福建按察使遷湖南布政使十二年擢廣東巡撫署兩廣總督調撫雲南 召還京授鴻臚少卿轉通政司參議先公卒六子濬舉人揀選知縣襲輕車都尉歷官六安西甯等營參將

鍾璜字呂瑞公叔父超龍子也超龍由把總累遷游擊雍正二年平口外鐵布等番有功擢河州副將遷天津鎮總兵擢湖廣提督十年薨鍾璜少從威信公

效力雍正八年授藍翎侍衛。命乾清門行走。賞戴花翎乾隆元年擢四川參將遷副將八年擢建甯鎮總兵調江西之南贛雲南之昭通十六年擢廣西提督十九年調任四川承威信公後也在川十餘年以九土司會攻金川事前後與總督開泰阿爾泰等調兵彈壓并宣諭德威各酋誓服退還碉卡并獻所掠人口辦理皆稱旨三十一年薨於位。優詔議恤。賜祭葬如例諡莊恪。

嵇文敏公事略子文恭公瓊

公諱曾筠字松友號禮齋江蘇長洲人本籍無錫系出晉侍中紹之後父永仁以生員游福建總督范忠貞公幕府耿精忠叛誘執范公脅永仁降不屈亦被執康熙十五年與范公同遇害。特旨贈國子監助教從祀范公祠及京師昭忠祠母楊氏以苦節建坊雍正八年。賜忠節流芳額乾隆二年。賜人倫坊表額公由康熙四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督山西學政累遷中允侍講雍正元年入直南書房兼上書房行走擢左僉都御史署河

南巡撫三月典河南鄉試六月遷兵部侍郎會河決中牟 詔公往督築尋奏漫口皆合龍向例江南河廳每歲冬領帑購料備用公疏請豫省黃河兩岸工料亦照此例庶險工不至遲悞下部議行又疏言沁黃交匯之姚期營秦家廠一帶皆頂衝請於對面橫灘開引河一道俾水勢順流由西北逕達東南再釘船幫大堤宜鑲建雁翅培護更於大堤上下酌建挑水堤數座以減頂衝之勢詔如所請又言兩岸堤工在在危險北堤起滎澤縣訖山東曹縣界南堤亦起滎澤縣訖江南碭山縣界臣與總河齊蘇勒勘明最險應修處共十二萬三千七百九十六丈請動帑興工從之是年授河南副總河駐武陟請設標下河兵王大臣議駁 特旨命再議乃議撥河南撫標及河營兵弁隨工調用尋疏言鄭州大堤石家橋迤東一帶大溜南趨應於迎溜處下埽簽椿復於埽灣處建埽一中牟之拉牌寨黃流逼射應下護岸埽加工鑲墊建挑水堤二其穆家樓堤工坐當頂處亦應下埽加鑲又陽武縣黃河北岸祥符縣珠水牛趙二處堤工近因南岸新長淤灘大溜北趨成頂衝勢應加鑲墊以資鞏固部議均如

所請又言小丹河自辛勾口至河內縣清化鎮水口二十餘里輝縣五閘安陽縣之萬金渠及恆河閘昔人建閘開渠引水灌田照官三民一之法原以通漕利民但日久弊生守口之夫違禁賣水致運河淺澀請嚴飭所司稽查三日放水濟漕一日塞口灌田其盜賣者嚴治下部議行五年 命兼管山東黃河堤工尋遷吏部右侍郎仍留副總河任六年擢兵部尚書轉吏部仍管副總河事七年授東河總督兼管運河八年夏 命署南河總督九年加太子太保十一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總督江南河道是年十一月 上念公父母之忠義節操雖已贈恤褒旌尙未膺一品封典 特旨予大學士應得封典以示優眷十二月丁母憂 詔曰大學士嵇曾筠之母楊氏撫孤守節教子成名前已特賜旌表並給一品封典今疾終官署可加恩賜祭一壇賞銀千兩治喪河防關係重大嵇曾筠歷練老成著有成效其母壽登耄耋榮封極品在人子之顯揚已極著在任守制予假三月回籍治喪其子嵇璜亦賞假六月回籍襄事公尋籲請終制 溫詔允之且曰嵇曾筠本籍常州距淮安不遠明歲

工程可就近往來協理十三年三月 命葬事畢後卽赴工管理總河印務

高宗御極 特命總理浙江海塘工程乾隆元年兼浙江巡撫命照李衛之

例改爲浙江鹽政十月 陞見加太子太傅二年秋 詔以海塘工程就緒

召入閣公以痰疾奏請便道回籍調理 賜人蔭一升復 賜詩有句云此日

黃扉資贊化昔年絳帳憶談經又云料想微疴應早復丹誠平格享遐齡十二

月薨於里第遺疏入 上深傷悼贈少保加祭一壇諡文敏 賜祭葬如例

公在官視國事如家事冒風雨寒暑走河干不遑食息其在東河也疏言祥符

縣南岸回回寨對面淤灘直出河心致河勢南趨幾逼省城關係甚重應由北

岸舊河身濬引河一道引溜直行俾成東西之勢並於南岸建挑水埧逼流入

引河又請於汲縣湯陰內黃等處築草壩二十有六直隸大名縣張兒庄亦建

草壩一首尾接應以濟漕運又條奏河工六事一現存柳園宜勘明立界飭河

員廣種一印官河官均請令河臣撫臣會同保題陞調一豫工向撥江南河兵

千名不敷驅策請仍照千名之數於堡夫內拔補足額一豫省大堤每二里設

堡房一令堡夫居之修墊水溝巡查鼠穴今臨河月堤請一律照辦一祥符縣堤長八十里止一管河縣丞請增主簿一開封下北河地方請增巡檢二一自武陟至虞城請照江南汛船例每汛造船五艘運料又言蘭陽縣管梁耿蔡四水口一帶堤工河勢衝啣請下埽加鑲并築月堤作重障又言祥符南岸程家寨等處應增築月堤其陳留縣七八九等堡大堤汛水直射堤根宜培築又言儀封北岸水勢衝急雷家寺灘崖刷成支河請將舊堤加厚接築土壩跨斷支河勿令掣溜侵堤其青龍岡一帶請乘勢開引河一道導水東行則大河之水自暢又言運河五廳額設長夫多寡不同請酌定以歸一律又奏開黃河北岸荆隆口引河計三千三百五十丈有奇其在南河也疏言高堰山盱石工最要請發帑增修爲久遠計又言沐水源長性猛請於現在竹絡壩外建石工六百餘丈其沐河口則大加挑濬順其入海之路又言揚州府屬芒稻河工向係商人捐築多草率請歸官轄並設閘官司啓閉又言河設堡夫挑積土牛原資修補堤工之用請飭所司逐堡核查按月挑積其河兵於霜降後亦如法挑積各

列入交代冊以專責成又葺蕩營所產薪芻請立限償運交工濟用又奏增築海口月堤及閘座又奏修清江之龍汪閘並濬鳳陽廠引河利漕運其在浙江也疏言江海形勢南坍則北漲今東南兩塘根俱漲有護沙應建魚鱗石塘以期一勞永逸其海甯迤西翁家埠一帶柴草工程亦加鑿高厚又請於嚴州所屬之淳河兩岸築石壩八十五丈以衛田廬又言樂清縣海堤缺坍宜修築又請撥省城義倉穀運温台等屬平糶又條陳鹽政四事前後疏上皆議行蓋公治水累用引河殺險之法惟 上知公深所請無不立俞故動能底績公薨後二年 詔入祀浙省賢良祠又 詔曰前任河臣靳輔齊蘇勒俱建有專祠 嵇曾筠勞績可與媲美其一體祠祀以獎賢勞所著有防河奏議師善堂集第 三子璜亦由河督大拜繼公武

璜字尚佐一字黼庭晚自號拙修生而嚴重寡言笑九歲讀禹貢恍然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蓋下流宣通則水自順流而下長老咸驚異之曰此子他日必爲名臣能宣汾洸而障大澤者也雍正七年奉 特旨大臣子弟一體會試

璜年裁二十以國子生登進士入翰林給假歸娶尋授編修南書房行走遷諭
德乾隆元年文敏公由兩浙內召入閣以病乞解任璜請假省親倍道奔馳
爲馬傷血染招袴到署未浹月文敏薨當是時文敏公年高病久一切公私事
叢雜如麻中外頗有譏語非公到不能料簡帖然也六年服闋入都奏請停各
省采買極言其病國病民病官諸弊又奏河東總督宜專其職守遇公事不必
與兩省巡撫會奏庶免掣肘推諉之弊皆從之七年遷學士累擢副都御史工
戶兩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十八年扈駕木蘭甫進哨而江南黃水爲災高堰
圯奉命勘驗督修二十二年授江南副總河疏言淮揚運河自邵伯以北者
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歸江多一分入江之路卽少一分歸海之水歸海路近
歸江路遠宜開引河改曲爲直令趨海爲便又奏湖河源流分合設壩放淤諸
務尤詳核手敕報曰所奏甚合機宜經理下河一帶爾功不小也三十三年
遷工部尙書調禮部仍直南書房二十四年以母疾陳情乞養許之先授總河
時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三早有此請上諭曰爾父久任河工爾趨庭時見

聞甚悉長淮一衣帶水儘可迎養不必在家侍奉也璜不得已赴任至是始得請孝養五載而太夫人薨三十一年服闋授禮部尚書旋授河東總督兼兵部尚書涖任後裁壩夫栽堤柳除墊崖貼坡諸弊偶巡河至商邱五堡命幫裏餞十丈衆不喻其意俄而節過白露河官皆慶安瀾醉神張飲公尙欲詣工親勘衆以公積勞咯血勸弗往公不可行至半途飛騎報大堤堙塌八丈幸有新鑿裏餞藉資保衛衆始歎服公之深識遠慮也然亦有神助出意外者公每巡河輒先屬吏冒風雨或手持香鍤以行一日宿廟中聞虞城工險馳往其時天甫曉雨雹交下趨視所下埽岌岌欲崩從者皆失色或遮勸勿行公立堤上厲聲叱曰埽去則我與俱去雨雹應聲息堤卒無恙又因防險宿河堤行館夜聞訇磕聲撼臥塌皆動起視無他黎明報對岸河塌數十丈公所宿隄下忽漲起沙灘如所塌數人以爲神又勘驗曹縣三堡河河溜漸逼議下埽而未定某所公夜夢金甲神持劍指溜處曰吾張桓侯也速下埽吾與趙順平助汝驚起周視形勢如所指下之竟得安瀾乃奏建桓侯廟及順平侯廟於堤岸列祀典論者

謂 聖朝百靈效願而要非公之精誠不能感格也四十四年以吏部尙書兼
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明年拜文淵閣大學士教習庶吉士 賜居海淀
又明年加太子太保上書房總師傅公歷事 兩朝垂七十年兩爲山陝正
主考一爲乙未會試總裁其他殿試讀卷朝考閱卷及總裁三通四庫國史實
錄諸館者不可勝數 上亦眷公逾常格五十年舉行千叟宴 命爲漢大
臣領班五十五年庚戌會試重赴瓊林 賜詩矜寵公又與 上同庚八十
生辰本在六月謂臣不敢先 君擬改期於 萬壽後 上嘉其知禮代
定八月十九日 遣侍衛明安爲之稱觴 賜御詩及上方珍玩金幣無算公
慮盛滿難居累疏乞歸至再三 上念老成凋謝不忍其歸又憐其年力就
衰 詔密璜高年入直遇風雪不妨遲至卽不入直亦可先 賜紫禁城騎馬
再。賜肩輿入殿公感泣且歎曰 君父體恤老臣至於如此死有餘榮矣自
後不敢復作乞骸請然素性恭謹非體有不適與大風雪仍徒步入朝如故也
五十九年七月薨於位 天子駕幸熱河聞信震悼贈太子太師 賜諡文

恭命皇八子奠酒遣官護喪歸里海內榮之公待小人不惡而嚴與和珅同在政府一日以楮素乞書公尋召翰林數人者飲於堂童子請曰墨具矣公叱之曰屬有客安能作書客曰吾儕正樂觀公之用筆以爲法也遂對客書之甫及半童子覆其墨公起詬讓之客爲請乃已翼日謝和珅曰徒敗公佳紙盡公本不願作書預誠童子覆墨而翰林數人者皆和珅門下士故使親見之言於和以爲信也其不憚委曲以全所守如此

方望溪侍郎事略 兄舟

望溪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靈皋江南桐城人寄籍上元曾祖象乾廣西副使明末居江甯父仲舒字逸巢以遺逸名與黃岡杜濬杜芥同里錢澄之族祖文相唱和公生四歲父口授諸經嘗早起以雞聲隔霧命對卽應曰龍氣成雲偶竊效爲詩父恐耗有用之心力止之遂絕意不復作家貧甚日嘗不再食兄舟爲講諸經注疏相與博究羣書更相勸以孝弟弟林早夭公以弟服未終過時不娶父母趣之時弟喪已七閱月矣公入室而異寢者旬餘族姻大駭乃勉成婚

猶終身病之遊太學李文貞公見公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矣時公
卿爭相汲引公非先焉不往萬徵士斯同語公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
勿溺也唐宋諸家惟韓愈氏於道粗有明其餘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
有益也公輟古文之學壹意窮經自此始凡先儒解經之書公一一詳究乃知
窮理之精未有如宋五子者也遂深嗜而力探焉姜西溟宸英王崑繩源嘗與
公論行身祈嚮公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閒其庶幾乎康熙三十
八年己卯領鄉試解額辛巳百川卒執喪過禮期猶不復寢父曰親親有殺與
父在爲母無別矣丙戌成進士未廷試聞母疾遽歸李文貞馳使留之不得夫
人蔡氏卒熊尙書一瀟欲妻以女其子本公同年生也公語本曰某家法亡妻
偕娣妣日夙興精五飯酒漿奉卮匜二親左右貴家女能之乎本咋舌而止丁
亥丁父憂公以母老疾酌禮經築室宅西偏奉母三年不入中門辛卯冬南山
集禍作初宗人方孝標故翰林失職游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著滇游紀聞語多
悖逆同邑編修戴名世著南山集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人遂以爲公也集序復

列公名會都御史趙公申喬疏劾南山集子遺錄有大逆語部擬名世極刑公牽連被逮下刑部獄及訊知語出孝標吏議以孝標已死乃取其五服宗人將行房誅之刑長繫公以待命公在獄著禮記析疑及喪禮或問金壇王編修澍間入獄視公至則解衣般礴諮經詁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諷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姍笑何爰書上同繫者皆恟懼公閱禮經自若或厭之投其書於地曰命在須臾矣公曰朝聞道夕死可也獄詞五上 聖祖矜疑李文貞亦力救之遂蒙 恩宥癸巳出獄隸漢軍 聖祖殊諭武英殿總管曰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可 召入南書房遂 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越日 命作黃鐘爲萬事根本論及賦一每奏 御 聖祖輒嘉賞曰此卽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 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尋移蒙養齋編校樂律歷算書公與徐文定公承修樂律 上命與諸 皇子遊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時誠親王爲監修官性嚴承事者多被譙呵公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爲王子師公南面坐移王子坐東嚮始就講當是時李文

貞在閣徐文定爲總憲皆夙重公與聞機務公時以所見盡言相告多見諸施行壬寅充武英殿總裁癸卯 世宗以覃恩首免公旗籍 詔曰朕以方苞故宥其全宗苞功德不細矣時朱文端來定交謂公曰子乃鄭公孫僑趙樂毅之流也公示以周官餘論十篇之三文端持至上書房手錄之歎爲當世異人又以周官析疑春秋綱領二書示蔡文勤曰周情孔思不圖二千年後乃有如親受其傳指者也甲辰以葬母假歸乙巳還朝 召見弱足不任行 命二內侍扶掖至養心殿顧視嗟歎久之有 先帝持法朕原情汝老學當知此義之諭 賜芽茶二器 命仍充武英殿總裁庚戌 詔大臣各舉學行之士當事問公公舉南昌龔纓歎余華瑞嘉善柯煜淳安方黎如應之秋疾作命諸子曰昔弟林疾革時余因異疾醫者令出避野寺致不獲視舍歿死當袒右臂入棺以自罰辛卯授左中允遷侍講晉侍講學士時孫文定嘉淦方以刑部侍郎尹順天兼祭酒挺勁不爲果親王所容有客自朱邸來授公急奏令劾之卽以公代公拒不可其人休以禍公誓死辭不數日有劾孫公婪贓者遂下獄公

謂鄂文端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復何顏坐中書於是孫公卒得免王亦不以是有加於公也癸丑擢內閣學士以足疾辭詔許免趨直仍專司書局有大議卽家上之尋教習庶吉士充一統志總裁 命校訂春秋日講乙卯九月

高宗嗣位有意大用公時 天子大孝方欲追踐古禮行三年之喪 詔羣

臣詳稽典禮王大臣令禮部魏尙書廷珍偕公議魏公公石交也公因欲復古人以次變除之制內外臣工各分等差爲除服之期魏公上其議大臣有不便者遂格不行魏公亦以此不安其位公時領武英殿書局請於親王就直廬持服未再期不敢出所教習庶吉士二十七日內齋宿館舍無敢飲酒食肉者他部院未嘗有也公念受 三朝恩厚起罪廢洊列卿貳當以國士報乃疏陳

田文鏡所定地丁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又言歲饑當令有司得擅發倉粟平糶勿拘存七糶三常制又言河以南祥符等五十州縣共徵米十三萬六千七百石有奇康熙初改令折銀自田文鏡改徵本色旣遠水次兼迫漕期運價且十倍民困不支請仍舊折徵於衛輝水次官爲採買三疏俱下部議行丙辰

命再入南書房疏請凡遇水旱災五六月卽以實報七月中旬卽核定災傷分數并乏食人數上聞災大者許動帑金修城浚隍整葺倉廩官署相度支河橋梁塘堰圩堤溝渠垣堡使任浚築惟老弱不能任土功者乃計口授粟則爲數無多易周而可久尋 命選四書文頒示天下充三禮義疏副總裁又疏陳食貨豐耗之原請禁燒酒禁種煙草飭佐貳官督民樹畜禁粟米出外洋令紳士相度浚築水道丁巳遷禮部右侍郎仍以足疾辭 詔免隨班趨走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常入部而時奉獨對一切大除授大政事往往諮公多所密陳在廷頗側目公矣公復疏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求 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按實積久以磨礪之信賞必罰以勸懲之其語尤關於主德隆替及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所以然是年秋 命教習庶吉士公嘗欲仿朱子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爲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學衍義附之詩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通鑑綱目三禮附以文獻通考各以疑義試士朱文端及楊文定深然之卒以違衆難行而止至是仍欲發其端乃請定庶吉

士館課及散館則例略言本科館選三十有六人江浙江西湖廣數已三十餘
僅六人耳豈志識才行之不若哉以聲律詞章多未習也請日後籍隸江浙江
西湖廣福建者仍課以詩賦餘專治本經義疏及通鑑綱目所載政事之體要
散館時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通者亦許自著所長而不相強庶東南之士
益留心於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路及遐方之士亦不至困於聲律之未諳使
天下知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所關尤重疏下諸臣議格不行又
疏言會議時九卿中有異議者宜並列上候 聖裁其詹事科道宜與九卿會
議各抒己見得專達又請以湯公斌從祀孔廟熊公賜履郭公琇入祀賢良祠
又請定孔氏家廟祀典補祀先聖前母施氏皆格於廷議初公在蒙養齋與河
督高君共事既而高違衆議開毛城埔舉朝爭之不能得臺省二臣竟以是下
獄公言於徐文定文定上言不當以言罪諫官 上卽日釋之公復具疏力
陳河督之愆河督入對 上以疏示之大憾思傾公禮部薦一貲郎入曹履
親王董部事已許之矣公以故事禮部必用甲乙科不肯平署王亦怒會新拜

泰安爲輔臣 召魏尚書廷珍爲總憲忌者爭相告曰是皆方侍郎所爲也以
後有疏下九卿議輒合口梗之於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託之

上稍不直公而部中又有挺身爲公難者公自知孤立以老病請解侍郎任
許之仍以原銜食俸教習庶吉士己未充經史館總裁衆以 上意未置公

也屬庶常散館公請補後到者試忌者劾之謂公有所私遂落職 命仍在三

禮館修書而編修吳紱者公所卵翼以入書局也至是盡竄改公之所述力加
排詆聞者駭之然 上終思公屢顧左右大臣言方苞惟天性過執自是而

非人其設心固無他也吏部推祭酒 上沈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

職旁無應者辛酉周官義疏成 上留覽兼旬 命發刻一無所更壬戌年

七十有五以衰病求解書局 賜侍講銜歸里杜門謝客江督尹文端三踵門

求見以疾辭又以先世未遷葬不違家居寄食僧舍中葬乃返始建宗祠定祭
禮作祠規祠禁設祭田以其餘周子姓饗艱及嫁娶喪葬之不能舉者明年就
醫浙東作雁蕩天姥之遊安徽布政使李公學裕未受篆屏驕從造門學使尹

公會一徒步操几杖造門皆執弟子禮公畏人疑詫乃掃墓繁昌避之己巳秋儀禮析疑成公以此經苦難讀註疏多膚淺七十以後每晨起必端坐誦經文積日夜思之凡十易稿乃就八月十八日卒壽八十有二時乾隆十四年也疾革數舉右手示子孫申袒臂之命從之公貌性瘦身長面微有豆斑目光照人如電平生言動必準禮法事親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赴詔獄時母老疾多悻乃詭言奉召入都不得頃刻留逾年事解迎養京邸母夫人尙不知也所著喪禮或問足撥人心昏蔽士友感而服行者多終身遇父母兄弟忌日必廢食得任子恩授兄子道永誠子姪每遭期功喪必準古禮宿外寢居家客至必令子弟奉茶侍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肴示長幼之節母夫人尤嚴正嘗違疾 天子賜醫醫曰法當視面按脈乃復命母曰我雖老婦人也可使醫者面乎公曰 君命也母閉目命褰幃顏變者久之既而曰 聖恩良厚繼自今勿使吾疾更 上聞矣公於辭受取與無所苟金陵王生以金贖介某姻求來學公卽以金贈某姻亡何王生卒因自出金如

其數賻之不使某姻知也有富人乞題喪主饋重金嚴拒之其自視常若下於恆人視隸圉臧獲愛親敬長一事一言之善輒反躬自責愧不能行有以過規則誠心德之與朋友責善亦甚嚴嘗面折人過多人所難受自爲諸生卽名動京師雖在難時王公皆嚴憚之遇宦達者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責難而時引古賢大節相砥未嘗一及於私李文貞以直撫入相公問自入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文貞屈指得五十餘人公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其不足重明矣願公更求其可重者時魏公廷珍在坐退而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人多不樂聞其言也座師高廷尉初度公方爲諸生壽以文引老泉上富鄭公書以循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爲懼觀者大駭廷尉曰吾正欲諸公聞天下之正議也後進有請業者公必問所治何經所得何說所學誰氏之文蓋有負盛名而舌擣汗下不能對一詞者公輒愀然不樂公論學一以宋儒爲宗其說經皆推衍程朱之學所尤致力者春秋三禮也論文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讀其文知其篤於倫

理有中心慘怛之誠蓋皆其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素不喜班史及柳文條舉所短而詆之人或以爲過而公守其說彌篤嘗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閒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世以爲知言所著有周官辨周官集註周官析疑春秋通論春秋直解禮記析疑喪禮或問儀禮析疑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要刪定管子荀子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刪定通志堂宋元經解及望溪文集行於世

兄舟字百川年六七歲讀左傳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置衿衣中議其所由勝敗暇則之大澤與羣兒布勒左右爲陣法時三藩逆亂比邑旱蝗憂之或廢寢食與弟望溪攻時文寄籍上元爲諸生遂以文名天下北平王源邑子宋潛虛宿松朱書自負經世略時就先生辨論先生嘿無言退謂望溪曰諸君子口談最賢非以憂天下也性孤特而內行篤修服勤盡瘁父逸巢嘗語人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子庶近之嘗東遊登萊觀滄海北過燕市韓文懿公見其制

舉文數曰此於三百年作者外自成一家者也爲序而行之遘疾歸自知不起卒之夕強言笑戒望溪奉二親就寢曰命盡矣恐記吾音容增悲恫也妻子環哭喻使退曰君子以齊終吾獨宜死弟手且曰吾兄弟當共葬一邱不得以妻祔先數日悉焚所論著僅廣師說一篇存文懿所文懿曰雖退之莫能尙也望溪治古文詰諸經皆先生發其端卒年三十有七祀鄉賢

余田生府丞事略

余公名甸字田生福建福清人自爲諸生卽以名義爲己任好面折人於善類操之尤切用此修飭之君子亦不樂與居其趨勢利者輒聞聲相惡康熙丙戌成進士巡撫張清恪公開鰲峯書院延公主之每事咨焉郡守周某將登白簡以丁艱免疑公排己後公知江津縣周適爲郡守欲下石焉公不爲動攜一僕之任每早起坐堂皇民有投牒者據情事輕重卽命之檄召所訴人不以屬吏片言立決遺訟爲之簡惟日據案與諸生誦說文藝所徵賦卽貯庫中纖毫不入私室守廉其實亦加敬焉時青海用兵年羹堯巡撫四川加正賦通私茶猶

不足以餉戰士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公不應乃遣內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公不出使者譁公立坐堂皇命反接衆相視不敢動公馮怒乃共推曳伏之地投六籤丞簿皆曲踣爲請須臾士民集堂下者數千人耆老數十升堂以身蔽使者告哀曰公何難棄一官但我民自今無恃怙矣望哀赤子無依寬使者法久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介衆索原文公曰還報大人我無子閉門待劾原文已閉道付二三執友矣遠近驚駭旬月聲震京師堯堯曰此民所戴也斥之傷衆心不去百城玩令會行取遂以公應入爲吏部主事每事必親不假手胥吏出入封緘其室自佩鑰鑰時冢宰張公鵬翮久爲督撫入掌諸部號稱剛直少宰湯公右曾聰明辨察吏不能欺不惟官中無能異同九卿廷議多取決焉及公至屢與齟齬固植不移每會議直前爭辨盈廷愕然終不能屈也主選二年權要富人子求速化者多爲所格長官喜得公以有辭而亦陰患其釅閉絀其議公怒求退甚力吏胥大喜私語求進者曰少需之此君將去必可得也公聞之條列文書達部及已駁議而未奏者十餘事曰凡此皆作姦巧法

易爲所蒙必上聞吾乃去長官許諾乃探懷中出告歸牒旋丁父艱旣免喪猶廬墓側不歸集古今法書作隸篆行草徧考諸史與知故盤旋若將終焉陳公滄洲嘗歎並世無豪傑及趨死不顧利害之人方望溪以公告曰斯人其次矣其忼直大類吾子及滄洲督河首薦公爲兗甯道清介勤事一如江津士民聞公至訟獄者爭赴焉幾奪廉使之枋久之廉使及巡撫有秕政亦赴愬於君君刺得其情反覆申列必得當乃止滄洲卒齊蘇勒繼之以工事劾公士民相隨聽勘者數千人齊公巡工至君所部父老結綵手炷香稽首於舫前請登岸受萬民瞻拜擁肩輿至廣原升高座聚者萬餘人四面環拜投香於地高丈許齊呼還我余公吾民當萬世尸祝河督大驚慰諭之衆皆涕泣曰吾民愚非得實據不敢退河督許拜疏出矢言衆乃散

世宗聞之立召公入見退語執政曰朕又得一直臣矣擢山東按察使攜二僕買驢之官人競傳曰此三閭大夫也公以地近聖人居宜崇禮教輕刑罰逾年入爲順天府丞公歷官皆盡革陋規陳臬時憐囚徒不能自衣食酌取商人歲饋三之一以資給之兼完圉圉

修學宮書院聚教羣士委有司公用注籍爲忌者所中解官出質讞成回籍追補公歸築葭涓草堂著書其中有觀風整俗使某摘其集唐詩爲怨望賴上矜全獄白而公卒年七十有二公剛方清簡精於吏治仕宦三十年屢起屢躓直聲震天下其文章書法亦冠一時歿後所歷官地父老聞君訃皆羣聚哭奠焉

李穆堂侍郎事略孫友棠

臨川李公生有異稟少時讀書日可二十本過目不忘以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入翰林自編修超五階爲庶子遷侍講學士典雲南浙江鄉試兩典武會試擢內閣學士兼副都御史充辛丑會試副考官榜發下第舉子擁邸舍喧鬧爲臺臣所劾免官發永定河効力 世宗皇帝在潛邸雅知公雍正元年 召復職署吏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屢奉獨對豫大議時有密勿重臣禮絕百寮親王亦折節致敬而公平揖之重臣言公性剛愎難共事尋以兵部侍郎截漕天津稱 旨明年夏授廣西巡撫疏陳練兵事宜一先定操地次定操期嚴賞罰一

廣西多山谷背山而戰宜用一字陣山曲用三才陣夾溪用雙龍陣八面受敵用八門陣四圍合攻用圓陣亦曰風雷掃地陣羊腸鳥道用連環陣均演習如式一馬步兵各佩腰刀然馬上步下宜知用法一土苗所用鳥鎗可及百五十步惟礮足以制之五子礮施放尤便利宜增製得 旨嘉勉先是康熙五十三年巡撫陳公元龍奏請開捐共捐穀百十七萬八千餘石納捐時每石折銀一兩一錢發州縣買貯止給價三錢不敷購買率以價銀遞相交代公抵任嚴催尙欠四萬餘石疏請寬限一月補足免各州縣罪 上以此項係陳元龍經手 命往廣西清理 嚴諭公毋許瞻徇公請將筭捐之布政使今任閩撫黃國材等質問 詔許諸臣將分肥實情供奉免其科罪並令國材赴質嗣審明督撫司道府廳共分銀八十二萬四千餘兩勒限分償有差 諭嘉公公正而重臣心忌之作四巡撫論皆痛詆以爲亂政之魁四巡撫者滇撫楊文定名時東撫陳文勤世倌川撫蔡尙書珽其一則公也公署吏部時因議敘年羹堯子富等捐造營房事不肯從優爲羹堯所嫉及奉 命天津截漕估變米價盈餘

銀五千兩交守道桑成鼎貯庫公赴廣西成鼎解原銀至公因具疏送直隸巡撫李維鈞會奏維鈞匿不以聞會夔堯入覲遂奏公巧取此項三年二月公據實陳明上洞悉夔堯維鈞等誣捏傾陷狀諭曰伊等蓄意如此爾若根基不牢則已墮其術中矣前項既經解粵西朕又了然明白可卽留充公用尋以讞獄失出經部駁公仍前議具題部臣改重詔廷臣會議僉議應如公指是年奏改賓州鬱林州均爲直隸州賓轄上林來賓遷江武宣四縣鬱林轄北流博白陸川興業四縣下部議行又奏言猺獠頑梗劫案纍纍其修仁之十排臣已捕獲渠魁天河之三曠發兵守隘斷其收穫投到者許免死爲首八人見俱投案諭獎其辦理得宜擢直隸總督初蔡尙書珽薦已革知縣黃振國起知河南信陽州巡撫田文鏡劾振國貪劣不法公由廣西入京陛見奏振國無罪文鏡所劾之汪誠邵言綸均寃抑文鏡以公與振國爲同年生密劾公袒護公疏辯有旨訓飭當是時世宗方痛懲廟堂朋黨之習會蔡尙書得罪公會面奏蔡珽爲人麤莽則有之若貪婪不法事臣可保其必無忌公者

因譖之目爲死黨而御史謝濟世疏劾文鏡亦及振國等 上以濟世所言
振國言綸誠等事與從前李紱所奏一一脗合明係結黨傾陷宜嚴懲乃發濟
世軍前效力 召公爲工部右侍郎忌者遂交章劾公矣五年署廣西巡撫韓
良輔奏天河縣囚莫東旺係公批飭責追之犯遷延未發落致峒蠻糾衆劫去
詔公隻身往捕不許攜粵中一吏卒人皆危之及公至罪苗束身自歸曰吾不
可負李公也土司羅文剛嘗因設立塘汛事糾衆抗官至是爲州判程旦所籲
控 嚴旨責公撫粵時彌縫掩飾甘汝來時爲臬司亦因循不能整頓 命公
與甘公赴廣西擒緝文剛會雲貴總督鄂爾泰公奏廣西泗城土司不法請飭
巡撫提督懲治 上命韓良輔往雲南與鄂公面議並 命公同往公旋與
鄂公面籌黔粵分界及泗城改流等事文剛尋緝獲而直隸總督宜兆熊等疏
劾知府曾逢聖知縣王游虧空錢糧又劾知縣李先枝私派累民 上以逢
聖游皆公所保薦先枝曾經公題陞知州必有私受請託之處 諭責公營私
欺罔遂奪職 命來京質問議政大臣等會議公罪凡二十一款私受李先知

請託妄爲保題罪一與蔡珽固結黨援罪二袒護黃振國邵言綸汪誠密奏被
參寃抑罪三莫東旺一案不早結致劫獄罪四將不應送部引見之天津道葉
前違 旨送部罪五奉 旨建造天津營房任意遲延罪六將不應離任之通
永道高鑣等題請離任另補罪七妄薦廣西庸劣知縣柏宏智罪八所解慶豐
司羊毛等項混行咨覆罪九奏帶之都司岳咨縱兵通礦賊奉 旨詢問並不
認罪罪十土目王尙義等爭寨各案不早訊結罪十一明知王游虧空不查參
反密奏爲直隸第一賢員勒後任出結交代罪十二擅增直隸兵米價罪十三
順義靜海等四十五州縣虧空擅批豁抵罪十四妄奏會逢聖操守尙優罪十
五收守道桑成鼎銀五千巡撫李維鈞銀千二百兩罪十六被參知縣姜任修
發審並不嚴究罪十七上年見田文鏡報豫省糧艘正月出境妄奏偶遇大水
僥倖出境今年出境更早又稱誤聽人言罪十八與布政使張迺面奉 諭旨
回奏時俱舛錯罪十九故出死囚楊四罪妄引減等罪二十不早除羅文剛反
劾州判程旦浮躁罪二十一律應斬決妻子財產入官時內外諸臣方以全力

羅織公必欲置之死而世宗知公深特惡其崛強欲痛有所摧折仍湔洗而復用之兩次決囚命縛公與蔡尙書同至西市兩手反接刀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公對曰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乃宣旨赦還仍置請室爰書上奉特旨李紱學問尙好著免死在八旗志書館效力行走免妻子財產入官七年冬謝濟世在阿爾泰軍前供出昔年參田文鏡由李紱蔡珽授意世宗大集廷臣命公隨人跪階下親詰責之天顏甚厲聲震殿角近臣皆股栗公奏對如常無乞憐語尋廷臣遵旨訊公請交刑部治罪得旨寬免十三年八月高宗御極召見曰先帝固欲用爾也卽授戶部侍郎管理三庫事乾隆元年奏請增派翰詹科道磨勘試卷從之公揚休山立鬚眉偉然於古今事宜朝常國故口滔滔如決堤千人皆廢又絕少溫顏曼辭舉朝皆畏憚之然愛才如命以識一賢拔一士爲生平大欲之所存形迹嫌疑坦然不計辛丑會試用唐人通榜法名宿網羅殆盡至以此奪職公終不以爲非會詔舉鴻博公已薦六人矣束於例乃取夾袋中姓名廣託九卿有

吳江王藻者尙無舉主浼門下士孫副憲國璽薦之孫有難色公大怒責其蔽賢孫跪謝允薦乃已語聞坐妄舉鑄二級補詹事明年奉命祭禹陵母憂歸六年補光祿卿典試江南遷內閣學士得離眚之疾請告歸陞辭上問有所欲陳否公以慎終如始對賜詩寵行有尤喜臨辭闕嘉謀實啓予之句家居十年卒年七十有八公憂國如家勇於任事不以撓越爲嫌生平學道宗旨在先立乎其大者陸子之教也嘗因奏對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陸氏尊德性之見爲卓上躋其言有中州巨公自附程朱語公曰陸氏之學誠高明然返之吾心多未安公曰君督倉場時邀寵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其人失色去公在九列時同朝者曰大將軍年羹堯曰太保隆科多曰桐城常熟二相國及督直隸涖營田之役爲怡賢親王公皆無所附麗而卒困於田督幾死在獄中日讀書飽啖熟眠故甘撫胡君期恆亦在繫歎爲鐵漢刑部郎楊某欲試公於押赴市曹時故問經史疑義公應答如流楊退語人曰李公真鐵胎人也公嘗言內省不疚生死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又言得力在二語處境則居易以

俟命處事則行法以俟命生平博聞強識下筆千言釋褐時安溪李相國光地
許其與歐曾代興新城王尚書士禎稱其有萬夫之稟論者謂公能盡集江西
諸先正之長學術則文達文安經術則盱江博物則道原原父好賢下士則堯
公文章高處逼南豐次亦不失爲道園於命世之志取荆公剛腸勁氣大類楊
文節殆不出其鄉而奄有千古云所著穆堂類稿續稿別稿春秋一是陸子學
譜朱子晚年全論陽明學錄皆行世姓李氏名紱字巨來號穆堂孫友棠乾隆
十年進士由編修改御史晉給事中遷鴻臚太僕少卿通政司副使擢光祿卿
除內閣學士三十八年授工部侍郎典鄉試者再分校順天鄉試禮部試督學
福建浙江各一會新昌舉人王錫侯妾作字貫前載友棠古詩一坐奪職後以
入京祝嘏賞三品卿銜嘉慶三年卒

蔡文勤公事略子長濬

公諱世遠字聞之姓蔡氏世居漳浦之梁山學者稱梁村先生父璧以拔貢爲
羅源教諭有學行張清恪公撫閩時延主鰲峯書院並招公入使院共訂先儒

遺書公議論慷慨自爲諸生卽以民物爲己任及從清恪遊吏疵民病言無不盡政行衆服而莫知其自公康熙辛巳臺灣蠢動公大會鄉人聯伍團練助官兵聲勢平生好善樂施與出於天性故人皆信嚮之舉己丑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門選庶吉士授編修公故熟宋儒書旣見文貞志益定以聖賢爲必可學假歸文貞出游楊立雪圖贈行謂吾道南也未幾丁父艱哀毀不勝喪癸巳冬服闋至京師新令翰林科道在假者並休致而公之請假也未久居父喪或謂宜自列於吏部公曰吾聞古者受爵而讓未聞投牒以自申也時文貞承修御纂性理精義薦公分校方望溪與焉始望溪與公相見於文貞邸舍文貞引公袂以屬望溪曰是吾閩所謂蔡聞之者也遂定交踰歲書成公造望溪謀所處望溪曰天果不廢子之學何患無周行坦步而出以編書復官去牒請一閱耳公遂固請於文貞以歸巡撫陳清端瓊復以鰲峯屬公公夙尙氣節敦孝弟好語經濟而一本於誠由是閩士慨然感興於正學而知記誦辭章之爲末也家居設族規置大小宗祭田孤嫠老疾月有餼鄉人化焉環所居二百餘家二

十年無博戲者邑令延至學宮講學環聽者恆千百人會臺寇朱一貴爲亂漳泉震動總督滿保討之公治鄉兵保境遺滿公書曰昔曹彬將破江南忽稱疾不視事誠諸將以破城日不妄殺一人虞詡戒諸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虧所悔爲朝歌長時殺賊百餘其中豈無冤者今臺人特被脅爲盜耳願公入臺時普曹彬之仁以免虞詡之悔臺灣平復遺書勸令選賢能興教化和兵民其新墾之地弗按籍升科恐擾其樂生之計滿公皆從之人戴其惠 世宗嗣

位特 召入都 命侍 皇子講讀由編修五轉至禮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

雍正七年 上以福建宜設觀風整俗使 詔公偕同籍京官會議合疏以

漳泉風俗未醇於法宜設得 旨允行公侍 皇子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

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觀諸史及歷代文士所述作則於興亡治亂君子小人消長心迹異同反覆陳列三致意焉當是時兼保傅之任者皆執政大臣事繁不得朝夕在側惟公在 上書房十年晨入夜歸無風雨之閒公性淡泊所得祿賜半竭之族姻知舊妻子僅免寒飢敝衣

粗食視糞人或甚焉士有志行及文藝之優必躬禮先焉知其賢則思隨地而
開通之汲汲如有所負然望溪每以公事詣圓明園必宿公池館公薄暮歸輒
相與步空林坐石磯至昏暝或達夜中所諏度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
物之息耗士類之邪正無一語及身家淺事者其居外寢設一榻一帷望溪至
則以讓之而自臥後夾室方夏秋蚊虻嚙膚竟夕不安枕而惟恐望溪之不淹
留信宿也公與高安朱文端公同訂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雍正四年公列位
九卿以侍 皇子故廷議多不與八年秋閩督高公其倬劾公長子長漢違例
私給船照 上以原疏示公公疏言臣家屬八載在京長子長漢去冬來京
會試現在京邸所給照係本年五月日期不知何人所爲但有臣官銜圖記非
臣族姓卽戚屬請 敕督撫察治部議以失察族姓家人降二級調用 特命
復故職而公疾已不可振矣公疾病 皇子使人問視 天子賜醫屢詢公
疾增減云何十二年正月八日薨年五十有二 上震悼賜白金五百兩治
喪贈卹如典禮給全葬 皇子親王郡王咸致賻贈賢公卿及靡庠之士重志

節者無知與不知皆儻然若失其所倚十三年九月 高宗御極 諭曰原

任侍郎蔡世遠學問素優自雍正元年在內廷行走勤勞敬慎於經義文辭悉心講究多所裨益可加贈禮部尚書致祭予諡文勤所著二希堂文集十五卷二希堂者謂功業不敢望諸葛武侯庶幾范希文道德不敢望朱文公庶幾真希元也 高宗在藩邸時親爲製序其略曰先生之文溯源於六經闡發周

程朱張之理而運以韓柳歐蘇之法度所謂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者吾於先生見之抑又有說焉先生之文固足繼昌黎之蹤而抗歐蘇矣然先儒謂昌黎因文以見道今先生教人必先之以格致誠正之功天人危微之判而後繼之以文其自修固可知矣吾謂先生體道以爲文非僅因文以見道請以質之先生及天下後世以爲何如也其推重有如此乾隆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稱爲聞之蔡先生詩曰先生長鬣峯陶淑學者衆奉命訓吾曹風吟而月弄雖未預懋勤八載寒暑共嘗云三不朽德功言並重立言亦豈易昌黎語堪誦氣乃欲其感理乃欲其洞因以書諸紳未敢妄操縱德功吾何有

言則企賅綜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用六十年二月 諭曰本月上丁釋奠禮
成因念臨御六十年以來孜孜勤政悉由典學懋修所致回憶沖齡就傅時福
敏啓蒙蔡世遠教以古文作法從此肆力學業益進當年久侍講帷敷陳啓沃
福敏蔡世遠兩師傅之力爲多今朕年登八旬開五眷懷舊學允宜增秩三公
原贈尙書蔡世遠可加贈太傅並賜祭一壇以示朕崇禮師儒至意乃命福建
巡撫卽家致祭公所訂古文雅正齋峯學約朱子家禮輯要俱行世又性理精
要歷代名臣言行錄合族家規漢魏六朝四唐詩各若干卷藏於家次子長灃
由廩生保舉優行以知縣用累官兵部侍郎公之疾也灃不脫冠帶而養者五
十日其婦吳氏割股肉以進求愈公疾此其教行於家之驗也三子觀瀾六子
長泃孫本崇均 恩賜舉人瀾官至御史

張文敏公事略

張公名照字得天號涇南江蘇華亭縣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
討五十四年入直南書房遷贊善侍講轉侍讀雍正元年充福建副考官遷左

庶子三年晉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疏言 聖諭廣訓一書請頒行各州縣學俾童蒙誦讀府縣覆試時令背錄一條方許錄取從之四年典試雲南八年遷少詹事明年擢內閣學士奏言臣祖淇曾以田千畝爲義田贍族請官爲存案載入縣志不得擅賣擅買違者雖臣子孫亦以盜賣官田論疏入 上允所請立冊存案並 敕部旌獎以彰義舉尋擢刑部左侍郎署順天尹十一年授左都御史遷刑部尙書奏請更正律例六條下所司議行以預修會典書成得優敘尋充文穎館總裁十三年貴州九股生苗不法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董芳分道進勦 上以公爲撫定苗疆大臣公抵黔倡分地分兵之議因施秉爲適中地遂以其上爲上游用滇黔兵專屬元生以其下爲下游用楚粵兵專屬芳於是進勦之兵紛紜撤換元生芳欲將各村莊盡劃上下界文移爭辯日久無功八月 高宗卽位 命來京以湖督張廣泗代 詔曰從前經理苗疆原係鄂爾泰獨任其事後來逆苗煽動張照在京時見 皇考申飭鄂爾泰遂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彼時廷議新疆不可棄張照亦預議

皇考深以爲然今張照以爲密奉棄置之 諭旨轉告哈元生殊屬乖謬可諭
張廣泗知之嗣廣泗劾公立意阻撓 詔落職逮問論死 特旨原之 命直
武英殿修書二年授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再直南書房四年夏請終養
上慰留之五年授刑部左侍郎疏言律例刊行尙須一年之久請於舊例輕而
新改重者仍待頒到日遵行不必駁改其舊重新輕者刑部卽引新書改正使
一年內薄海內外早被 仁恩 特旨允行六年 上以朝會樂章句讀與
樂音不相比合 敕莊親王及公釐定尋合疏言律呂正義一書編摩未備請
重修正義後編與前書并垂萬世其 壇 廟 朝廷樂章應遵 聖訓將
新舊所定并朱子六經圖及明朱載堉樂書式考定宮商字譜備載於篇使律
呂克諧神人和協從之七年擢刑部尙書管理樂部中允于振請釐定 文廟
樂章 上命公撰擬進呈頒發曲阜及各行省學宮八年 命補給 登極
詔內 恩蔭公真 內廷最久每奉 敕作書皆稱 旨後墜馬傷右臂幾折
時方進呈落葉倡和詩遂用左手書楷渾厚蘊藉 上尤嘉之九年十二月

丁父憂 上以公父彙義方有訓教子成名 特諭於本籍 賜祭一壇十年正月公奔喪行至江南徐州以哀毀成疾薨於旅次事聞 諭曰張照才品優長兼諳法律學問充裕詞藻清新侍直內廷勤慎素著前聞計奔喪朕切諭其以禮節哀毋致毀瘠今聞在途溘逝悼憫實深可加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賜祭葬如例 予謚文敏論者謂自明及今華亭兩文敏董公文采與公埒而勲業較遜易名之典在公爲尤稱云後十有四年 上因查閱蔣洲署中所藏字蹟見公昔在獄中所題白雲亭詩卷詞意怨望下 詔宣示以身後免其追論四十四年 上念公性敏博學尤工書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詩有云書有米之雄而無米之略復有董之整而無董之弱義之後一人舍照誰能若卽今觀其蹟宛似成於昨精神貫注深非人所能學其見重如此四十七年 諭曰昨閱進呈一統志於國朝松江府人物祇載王頊齡鴻緒輩而不及張照意或因照曾因苗疆獲罪又獄中所題詩詞意感情經朕宣示遂不錄其人耶從前張照獲罪因疑爲鄂爾泰傾陷其獄中詩大都指摘鄂爾泰者

居多蓋鄂爾泰欲置彼於死地朕若聽信其言照豈獲生全彼不知朕非信讒之主而鄂爾泰又豈能護照之人迨後出之囹圄不數年洊擢尙書朕之終始成全原不以一嘗相掩何此次一統志轉佚其名耶張照雖不得謂醇儒然其文采風流實海內所共推公論具在瑕不掩瑜其將照出處事蹟併列焉大哉王言足爲公定論矣

甘莊恪公事略

康熙五十八年冬涑水縣知縣甘公以拘繫侍衛畢里克逮治部議褫公職奪畢里克俸 聖祖仁皇帝特詔畢里克革職公復原官於是海內皆頌

天子聖明而涑水令亦以此名聞天下公由縣令起家數歷中外累官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兼兵部尙書爲時名臣乾隆四年七月薨於位 上聞震悼

命大臣往奠茶酒遣官經紀其喪賜白金千兩禮臣遵 旨給全葬 賜祭一次 賜諡曰莊恪朝野咸歎息焉公諱汝來字耕道一字遜齋江西奉新人性清鯁強力裕經濟才康熙五十二年進士由教習授涑水知縣時邑久旱公至

而兩免民間雜派銀六千餘兩以耗羨充之禁莊田無故增租易佃者有司例
不答旗人公請於上官得以柳木棒示威豪強戢服畢里克者侍衛之調鷹差
遣者也率拜唐阿及家人數十輩至涑擅据民舍民萬廷荷等被毆幾斃百姓
赴愬於公畢里克等亦相率入縣堂責公勢洶湧公勃然怒曰令爲 天子撫
百姓肯令君輩魚肉小民耶遂揮令看管置其家丁於獄牒大府以聞而其黨
已以擅拘職官入告及吏兵刑三部會讞公詞氣不屈衆以強項令目之然非
聖祖如天之仁公禍必無振矣公自京還治所父老子弟爭奉羊酒迎都
人士作詩歌紀其事公名由是大起調補新安尋攝雄縣事在新安賑災民割
俸予寒諸生故事 乘輿至多藉供億苛斂及拘民船守候公力禁之築白楊
淀河堤溉田數千頃在雄縣罷民間雜派銀實奸吏於法凡三任邑令百姓爭
欲得公去則尸祝之 世宗御極擢吏部主事更以賢能薦受錫賚分校會
試未幾 特擢廣西太平府自此凡四任不出廣西皆著才略在郡禁絕屬僚
餽送誠流官勿科斂土司在左江巡道任定思明土州與安南祿州地犬牙相

錯者由按察使陞巡撫已入爲副都御史又以土官岑映宸互相仇殺事仍往署撫臣篆與督撫二臣調度策應映宸束身歸罪遂改土爲流先後擒莫東旺羅文剛等皆兵不血刃其他修舉廢墜發奸摘伏不可勝舉旋註吏議罷命在咸安宮行走逾年起霸昌道丁內艱給假在任守制未幾調蘇松糧道擢廣東布政使平權量減市稅陳權關藏匿則例之弊請以沙坦地予民耕種而緩其陞科北上日庫存稅羨充公銀二十餘萬兩公悉疏 聞纖毫無所取入爲禮部侍郎遣讞獄大同時雍正十三年也 純皇帝登極毅然復行三年之喪未蒙 皇太后俞允下廷臣集議公昌言曰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 皇上法堯舜之道行周孔之禮宜將順其美以立萬世彝倫之極或謂有妨朝祭大典公曰墨綬視事越紼以祭禮固有之何疑焉遂覆奏 允行其餘大典禮公皆多所贊襄擢兵部尙書充實錄及三禮館副總裁乾隆二年轉吏部仍兼本兵於武職議侍衛推用法於文員令雜職皆闕白堂上官始行銓敘先是公爲文選司時洞悉僧道科蠹弊京師號爲黑地獄至是始釐剔之四年與柏梁

乾清宮兩宴典總裁會試 特旨晉宮銜以遴選賑濟人員晨入部署忽中疾

薨年五十有六公服官二十年中遇挫折皆蒙 聖主知旋即振拔受

三朝委任不衰公亦感激圖報強毅能任事肅吏治振文風一時公明交頌凡
稱公居官清正者猶嘖嘖曰此固曩時令涑水之甘公也其丰裁如此公性篤
孝父庭訓嚴承之以恭母徐下世不重茵貳味者九年所至多創義學修城堡
於家則捐建祠廟指困以助友喪尤留心文獻奏請以鄉先賢吳澄復祀學宮
遇名儒故老後人必加存恤又嘗條奏廣東圈築沙坦事宜四則又言沿海居
民採捕魚鰕用單桅船不能出海貿易請免其稅又閩粵貧民有用竹笊取魚
者有於埠頭養鴨者不肖吏或按笊按埠私徵稅銀請通行嚴禁皆從之蓋見
義必爲其天性也歿之日囊無十金積至不能庀喪具 天子嘉公清節
特賻帑金 恩禮優渥則公之賢益可知矣所著有遜齋詩文奏議全集 聖
諭廣訓疏義周禮簡註宦績紀略編輯律例歌諸書雍正丙午公撫廣西之年
公父顯祖及公弟汝逢子禾同舉江西鄉試祖孫父子三世同科尤稱盛事爲

昭代所罕見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四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五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孫文定公事略

公諱嘉淦字錫公一字懿齋山西太原人祖世蕃國初知崇仁縣設方略平劇盜數千人境賴以安父天繡義俠聞鄉里伯兄楨淦爲同縣趙氏子所戕論抵矣賁緣且脫罪公父憤欲死公夜入獄刃其仇與仲兄鴻淦一晝夜行三百餘里至會城門啓而入遭貨甌甄者仆焉盡毀其器訟於縣頌繫待決已而興縣人喧傳孫氏兄弟殺人捕者至令解之曰安有越一宿而能殺人三百里外者乎事竟得釋時公年十八矣家貧日樵采夜歸讀書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官檢討游朱文端張清恪兩公門研精理學以躬行爲本聞母病乞假於院長不待報徑歸尋丁母憂服闋還官 世宗卽位公上封事三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上召諸大臣示之責掌院學士曰爾翰林乃容此狂士學士

叩頭謝朱文端在側徐對曰此生誠狂然臣服其膽良久 上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卽 召對授國子監司業宅日 世宗手指公示九卿曰朕卽位以來孫嘉淦每事直言極諫朕不惟不怒且嘉悅焉爾等當以爲法雍正二年典江西鄉試三年提督安徽學政就遷祭酒尋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 賜養廉銀歲四千兩 賜京城官房七十餘間爲試院每試士必與諸生講身心性命之學纂近思錄輯要授之曰此聖學階梯也歲滿泣祭酒任先是公官司業時上言學校之教宜以經術爲先請令天下學臣選拔諸生貢太學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待用時方急西事未行也至是復申言經術必可成人才必可得請廣學舍增諸生餼廩 世宗聽之 命戶部歲給銀六千兩 賜官房三百餘間別爲南學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人材稱盛至今猶用其法焉六年權順天府尹疏劾古北口監督傅紳私徵關稅論如律父憂歸 賜治喪銀千兩公竭家貲營葬而以賜金建宗祠置祭田服未闋以順天府尹 召晉工部侍郎部吏倚奏銷爲

奸利公頒工程科比而先以物價咨直省大吏臨期料復披籍而已吏相弔於家八年充會試副考官轉刑部侍郎兼署吏部侍郎公累遷官皆兼祭酒如故前後垂十五六年會引見教習官不稱 旨公持之堅 上怒曰爾能保若曹不以貪庸敗乎公曰願保 上擲筆令自書狀公持筆欲下侍臣呵曰汝敢動 御筆乎公悟捧筆寘 御榻上免冠頓首曰 上用筆臣不敢捉 上曰爾固猶知有君父耶 命鎖交刑部議罪尋議公大不敬論斬 上意已解諭大學士曰孫嘉淦太戇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時果親王方總部務意公或怨望不事事又聞蜚語謂公沽名收銀有縮無贏乃出不意至庫所見公方偃僂稱量與吏卒雜坐均勞苦覈所納無纖毫贏縮王嘆異之 上亦愈重公 命署河東鹽政奏減鹽政及運司養廉銀增弓兵月餼 高宗御極 召爲吏部右侍郎遷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略言治亂循環如陰陽之運坤陰極而陽生乾陽極而陰姤故時當極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反此其閒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

清明人心悅服出一言盈廷稱聖發一令四海歸仁在臣下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威則下愈畏一唱百和所在皆然免冠叩頭應聲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勤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恃才而易事實之人不聞其所短反之己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行概以爲無敵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旣成乃生一弊何爲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語言奏對君子訥小人佞佞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小人巧巧則與目習投矣趨事赴功君子一意孤行小人多方迎合迎合則與心習又投矣於是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君子離其患何可勝道而皆由三習爲之蔽焉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蔽不在乎外惟在乎皇上之一心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

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惟爲人所不知故願 聖心之自慊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欲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閒耳目之習除取舍之則定夫而後衆正盈朝太平可久矣疏入 上嘉納宣示焉乾隆元年典試江西尋遷刑部尙書河南有因盜成姦獄未竟本婦以意指同村某某十餘輩皆不勝拷掠具服論死先後大吏意齟齬具以聞遣侍郎某往勘奏實其半廷議未決 上以屬公公至則盡脫之舉 朝大駭公還奏曰所以監候者以疑待質耳今諸人一無左驗何疑之有而徒以瘕死與枉殺何異 上然之竟從其議二年 詔公總理國子監事時 上方加意太學肄業生凡數千人公奏仿胡安定遺法用經義治事分條教授於是人知實學興起者尤衆三年轉吏部尙書典順天鄉試九月總河朱藻爲總督李衛所劾命偕尙書訥親往鞠論如律十月以尙書總督直隸疏奏刁民王宰謀吞生員

馬承宗產賄太監劉金玉等投獻貝勒允祐門下請交刑部究審允祐交宗人
府察議有 旨褒嘉 命優敘會水災奏撥山東穀三十萬石由海運達畿輔
以濟飢民引水溉田共開渠五百八十有奇使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
水害去而水利以興晉州小兒被殺同村紀某衣污豆汁有司誤爲血刑訊誣
服最後真定守陳浩來白公而句決之 旨已下公奏雪之又奏直省酒禁太
嚴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騷然非政體也疏入而禁弛又奏給旗人屯田墾
治古北口山海關外荒土數萬頃尋晉太子太保五年奏永定河改歸故道各
工俱竣 上嘉之又奏裁直隸河道總督而責成各道部議從之六年調湖
廣總督時江蘇布政使安寧奏言各省賑荒過濫國帑宜節民情易驕宜有以
裁抑之 勅以所奏示直省大吏公上言 皇上以孔孟之心行堯舜之政
今安寧不思仰贊 聖德倡爲經費不足之說使 皇上愛人之心與節
用之念相持而未決萬一爲衆口所咻節財之念勝而行仁之意不堅則萬善
由此而墮百弊由此而生又不止災民不被其澤已也治國猶治家然急於致

富乃至飢寒其子弟而不顧惡赤子之啼號反嗇其乳哺曰吾以治驕無是理也此義利之界安危之幾惟勿以爲迂而垂察焉 上優旨答之又疏言治苗之法於各寨中立頭人爲寨長一崗中取頭人信服者爲崗長使約束而統於縣令城步苗崗五設正副長十綏寧苗崗四設正副長八每名歲給工食銀十二兩有過則易置之自可令行禁止先是湖南巡撫馮光裕開橫嶺三洞議者以路險欲棄之公親履勘越嶺數十重有地曰長安彌望皆沃野公度不守且爲盜窟煽連鎮箠而保靖城綏之民無寧日矣乃奏設參將領兵鎮守羣崗肅然居亡何調撫福建以前訊糧道謝濟世事不實免 命修順義縣城工贖罪九年冬起宗人府丞明年遷左都御史又明年京察自陳乞休許之既歸結茅城東石垓山掩關習靜將終老焉十四年復以副都御史 召直上書房十五年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尚書明年典會試 賜第東城十七年典順天鄉試九月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明年春自以年老請解官專直上書房不許其年復典順天試初公在翰林著春秋義行世久之瞿然曰吾學無真得柰何妄

測聖經遂毀之時默坐澄思以蘄自信嘗曰朱陸異同何其紛紛也聖人之道克己而已矣當動念時追已從生究己終極卽此便是窮理何知行之不合一乎又以聖人之道在六經贊皇極正人心皆由於此晚歲侍經筵直上書房嘗從容言諸皇子方研習經義朱子詩集傳過矯呂氏之說於鄭風悉指爲淫奔微有可議臣不揣昏眊欲有所述請裁於聖意以補前賢之缺憾

上許令日進講義一篇先成詩義折中若干卷經御筆刪定者十六七次命作易解彖爻甫畢而公病矣上命皇子臨視中使御醫相望於道十八年

十二月六日薨年七十有一上聞軫悼遣使奠茶酒賜銀千兩治喪諡

文定公久負直聲屢躡屢起晚年望愈隆中朝略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孫公邪其以副都御史召也所過鄉民聚觀至傾村堡以出擁遏馬首不得行

明年江西衛千總盧魯生僞爲公奏稟累萬言指斥乘輿徧劾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尙書公訥親等傳播遠近事聞上震怒下所在窮治於公

一無所問公惶恐不自安語人曰先帝及今上嘗戒我好名今獨假

名我殆生平好名之累未盡有以致之以是歎君之明而老臣之負釁已久也
自此食不甘寢不瞑益自務斂密所朝夕獻替者莫得而聞焉公屢奉獨對
賞賚在百寮之右生平以至誠待人自居鄉至立朝不作一欺人語僚屬有過
必先誠諭不悛乃劾治之所奏劾必直告無隱有可原未嘗不爲昭雪也既卒
上謂近臣曰朝中少一正人矣嘆息久之公居恆以入約自誠曰事君篤
而不顯曰與人共而不驕曰勢避其所爭曰事止於能去曰功藏於無名曰言
刪其無用曰以守獨避人曰以清費廉取皆生平得力處也子三次孝愉官至
直隸按察使

胡文良公事略 子莊敏公季堂

乾隆三十八年 上下詔求遺書依古暨今耆碩撰著後先並出更 諭河
南撫臣以故禮部侍郎胡煦究心理學所著周易函書獨不在列 命續舉以
進五十九年十一月復下 詔曰禮部侍郎胡煦苦心讀書爲績學之臣所著
周易函書已收入四庫從前因其官止侍郎例不予謚第念曾在上書房行走

今其子季堂官刑部尚書煦已得尚書封可加恩補諡以示眷念耆舊至意尋
賜諡曰文良於是海內之士咸頌 聖天子褒崇古學發微闡幽光昭文

治於無窮也公字滄曉號紫弦河南光山人祖母喻殉流寇之難焚樓以死父
之杞敦尚節行多隱德公少好學能文章康熙二十三年舉於鄉官教諭五十
一年成進士年五十八矣居常究心周易得圖書一貫之旨臚傳後引見澹寧
居卽自陳所學 聖祖叩以河洛理數公條對甚悉選庶吉士自後屢 召

見問卦爻中疑義 命畫圖以講 聖祖曰真苦心讀書人也旋以檢討直

南書房五十四年分校會試又明年與湖廣鄉試遷洗馬再遷鴻臚少卿擢本
寺卿雍正元年授內閣學士五年授兵部侍郎調戶部充殿試讀卷官教習庶
吉士明年協理左副都御史攝刑部右侍郎八年充明史總裁入直上書房以
兵部侍郎知貢舉九年轉禮部左侍郎六月罷職歸公爲人正直忠厚所建白
必以教化爲先務尤願朝廷重農桑緩刑罰先仁義而後功利其請博舉孝弟
也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愛親敬長不慮而知彼生員舉監外其有能竭力奉

養無忤於二親者乎稱爲孝子宜也有能公於財和於室累世不析居者乎稱爲悌弟宜也臣請每州縣歲舉孝子悌弟各一人勅下督撫額其門閭免其徭役見長官如生員禮如此則化行俗美人知自愛矣又請責成州縣勸課農桑或別設農宮專司勸課之任又言近見督撫於命盜獄隱伏難明者止用自行招認四字援以定讞夫奸黠之徒有抵死而不伏者愚懦之夫有畏刑而自誣者然則有罪者幸免而無辜者受禍矣臣請凡遇命盜案必證據確然然後付法司閱實有弗當旋即駁正庶得慎刑之意時方嚴創獲之禁故事每歲秋遣廷臣一人往訊於盛京自春徂冬羈候日久瘐死者多公至錄囚百五十人其疾病者至五十餘人斃者三人乃請繼自今創獲之獄專歸盛京刑部及將軍府尹隨時定讞俾情輕者得早予末減以廣好生之德得旨俞行著爲例攝戶部時閱漕項行追案自數百兩至萬餘兩不等公言所追之案遠者五十年近者三十四五年使其人尙存必已家業蕩然或旣亡猶復行追必且係累其妻孥逼絕其生計徒有行追之名無補實用臣愚以爲免之便其他請廣言

路裕積儲汰浮糧省冗官平權量多切於時務人以是覘公之實用也會河南荒公據實以奏時 上已別有所聞 特遣侍郎王國棟往賑切責總督田

文鏡文鏡銜公甚旋奏公嗣子基孟本異姓不當冒官卷中選公坐是罷歸乾隆元年公入覲 高宗命復原官廕子入監讀書會疾作卒於京師年八十

有二賜金五百兩治喪 賜祭葬如典禮公所爲周易函書列四總例曰原圖曰原卦曰原爻曰原占凡五十卷又釋經文四十九卷爲正集外有約圖三卷孔朱辨異三卷易學須知三卷篝燈約旨十卷續約旨二卷卜法詳考四卷爲別集又約注十八卷續集十六卷總一百五十八卷自昔言象數者未能若是其詳也又著有葆璞堂文集子四其三皆早卒次季堂生七歲而孤撫於長嫂甘氏其後季堂貴疏請 馳封兄嫂天下稱美談焉

季堂字升夫號雲坡由廕生補順天府通判調刑部員外郎遷郎中乾隆三十一年知慶陽府擢冀寧道遷甘肅按察使三十六年調江蘇署布政使奏定罪犯聞擊投首之例又奏凡繼嗣者應專定一人以息訟端均得 旨優獎三十

九年擢刑部右侍郎兼管順天府尹四十二年 命往興化會同江督高晉讞
漕書虞景山之獄究出唆訟之鍾至剛治之復 命往山東勘章邱辛存義諸
城陳靜文二獄究出唆訟之張元璞治之途次復 命往河南勘獄並察出蘇
丕顯唆訟各情四十三年 命往河南訊山西民張九錫控河南各官派累工
料一案察其誣治之明年擢刑部尙書 賜紫禁城騎馬五十五年往濱州按
事 命暫署山東巡撫奏賑卹事宜請截存漕米十二萬一千九百餘石酌濟
被災州縣 上報可還朝加太子少保考績優敘五十八年 命往樂陵讞
獄明年 命偕大學士福康安侍郎松筠往吉林察審副都統秀林劾將軍恆
秀等虧庫苛斂一案又 命偕松筠往成安查勘劣監胡發等抗糧毆官一案
反 命皆稱 旨六十年署兵部尙書管理戶部三庫事嘉慶三年授直隸總
督 賞戴孔雀翎疏請清查直屬常平倉穀其因公動用者分限買補以裕民
食從之尋偕侍郎特克慎往建昌朝陽二縣鞠獄四年春晉太子太保當是時
仁宗親政公首劾大學士和珅二十罪尋伏誅籍其家人呼什圖計米麥

雜糧得萬一千六百餘石 詔以八成撥給文安縣二成撥給大成縣被水村民從公請也會近郊長新店被盜有詔切責逾月公奏殲獍長新店首盜張標係內黃令陶象炳之力 諭嘉公據實陳奏不存邀功之念是月續獲長新店盜夥并滄州逆盜韓四等得 旨賞還翎頂又陳川楚軍務事宜力主緊扼要隘派兵防守俾匪衆無路可奔又令築堡清野俾無可掠然後勦撫兼施不至東馳西突 手敕報曰所論極是與朕近日諭旨字字相同總之能堵方能勦能勦方能撫大端不外此矣五年十月薨年七十有二 溫旨悼惜贈太子太傅 賞陀羅經被派御前侍衛公豐伸濟倫帶侍衛十人往奠尋 賜祭葬 賜諡曰莊敏公承文良公家學居恆無戲豫無疾言遽色子弟定省或饋食必蕭衣冠慎容止僕隸皆敬畏雖通下士刺無惰容治官事纖悉皆手定 上至神明每有所記問公對如流前後政令皆畫一領外臺如領部務每晨起理案牘至日晡退食手執卷如諸生撰古今任子錄以自勉集諸史列傳各爲之論贊好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故遇大事有斷制尤有知人識不偏聽不輕任

愛人而知其所短或試之小事以觀其所忽以是所薦拔皆有聲於時子鉅乾隆丁未進士由庶常改部累官清河道鱗由任子官湖南鹽法道

徐兩峰撫軍事略

雍正八年 詔立京師賢良祠祀開國以來元勳魁輔褒德酬庸典至隆鉅凡閣部大臣非有殊績奉 特旨皆不得與其時以巡撫入祀者得二人其一爲徐公士林一爲潘公思樂兩公皆年未六十未竟其用而徐公先潘公十一年首膺祀典尤異數云公字式儒號兩峰山東文登人父農也公幼聞鄰塾讀書聲慕之跪母膝前曰願送兒入塾中如所請遂舉康熙五十二年進士由教習授內閣中書雍正二年遷刑部主事四年遷員外郎五年授安慶知府十年擢江蘇按察使坐失察私鑄左遷汀漳道漳俗械鬪殺人捕之輒聚衆據山或請用兵公不可命壯丁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盡遣人深入誅以好語曰垂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隊出乃伏其仇於旁仇大呼曰爲首者某也立擒以徇衆驚散自後捕犯無據山者乾隆元年遷河南布政使丁父憂 命署江蘇布

核定議公言鹽爲民食所資貴固累民賤亦累商今確核成本每引賤價以五兩三錢餘爲率貴價以五兩七錢餘爲率仍請每引酌給餘息二三錢以紓商力疏下部議成本應如所定至餘息諒已攤入成本內毋庸酌給公具疏堅持原議 特旨允行五年徐海水災奏賑之明年春酌借貧民穀麥以資耕種沛縣災尤重疏請接賑又言江蘇社穀積貯無多續勸捐十餘萬石 上嘉之尋以病請告 優旨慰留 遣御醫往視又疏言淮北被水二麥無收臣不敢泥成例已先飭藩司撥帑賑濟俟查明成災分數具題得 旨如此辦理甚副朕視民如傷之念六月病益重且以母年八十三不能迎養寢食難安懇請給假得 旨俞允九月行至淮安卒年五十有八遺疏入 諭曰徐士林學問素裕忠孝性成因母老遠離不受妻孥之養鞠躬盡瘁以致沈疴聞解組之音疾歸以圖侍母臨終之際無一語及私勸朕以憂感危明之心爲久安長治之計此等良臣遽聞溘逝朕實切切含悲不能自己也可入祀京師賢良祠以爲臣工勸導賜祭葬如例遺疏奏故父之淮母鞠氏孝養祖父母臨病二十餘年歷

久不懈懇 賜表揚有 旨命地方官題請 旌表九年江蘇巡撫陳公大受
奏請入祀蘇州名宦祠公治獄如神任刑部時有二人伐木塞外木標乙斃有
司訊結矣越三月乙弟以謀殺控甲甲逃公曰置當場死者之妻孥不問而以
三月後局外之人與獄乎甲逃懼累非懼罪也甲聞出獄果虛知安慶時宿松
孀田氏事姑孝兄公利其產逼嫁之與羣匪篡焉婦刎於途以墜水告公坐堂
皇見黑衣女子啾啾如有所愬拘兄公質之則毛髮析灑口吐實公深媿以鬼
道設教而滿庭胥隸皆有見聞不能掩也每守令來謁輒具獄命判試其才且
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事萬端如病者之
經絡虛實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如之每讞獄定必先摘大略牌示
始發繕文冊吏不得因緣爲奸性廉儉撫蘇時宴寮屬滄浪亭以五簋爲度吳
俗丕變賀長至節天寒裘禿按察使卽括以貂裘假公公披之如忘涕唾交揮
家僮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公惶然少頃論公事快揮洒如初聽訟飢家人供角
黍且判且啖髭頰盡赤蓋誤殊爲飴筆筋交下不復能辨晚坐白木榻一燈熒

然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勿輟幕下客憐之治具觴公公猛噉不問是何精膳其平素精神夢寐知愛民憂國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供公以是受泊然無所容心也文覺禪師來江南督撫將軍以下負轡矢屈膝公不爲動會議楚鹽時或勸公讓鹽政主稿公笑曰問心公私耳何嫌之避時內外大臣噎媚不前而公疏先上乃附紙尾以進公於鄉會試師門惓惓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至要路則終身未嘗通一刺

謝梅莊觀察事略

謝公名濟世字石霖號梅莊廣西全州人康熙戊子領解額壬辰進士授檢討雍正四年改御史未浹旬露章面奏河南巡撫田文鏡不法狀 世宗不懌

曰彼號能臣朕方倚任爾毋惑浮言誣奏擲還其疏公伏地不肯起爭益力

上震怒先是文鏡疏劾屬吏黃振國邵言綸汪誠等直隸總督李公紱過河南面斥文鏡有心蹂踐讀書人文鏡密奏紱與振國同年將結黨爲被劾諸員報復旣而李果面奏退復連疏糾之 上先入文鏡言將罪李公劾疏亦及

振國言綸誠等事

上益疑爲朋黨

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公辨甚力勵

尙書杜訥命刑訊問指使何人公曰孔孟問何故則曰讀孔孟書自當忠諫見
姦弗擊非忠也奏上議大辟得 旨免死令往阿爾泰軍前效力平郡王福彭

公博爾屯伯欽拜皆待以殊禮欽公築館受經稱弟子而振武營將軍某希要
人情遣官搜其書得古本大學注劾公毀謗程朱廷議坐諷刺朝政復下獄將
刑縛至市曹諸受學者皆哭送且設祭邸舍中已而將軍王宣 旨赦之公歸
舍炷香未燼酒尙温乃揖祭者曰生受可乎諸弟子執爵言曰先生真不動心
哉何就縛時無懼容也在戊九年 高宗登極召復原官以母老乞外補授

湖南糧道衡陽令李澎善化令樊德貽巡撫許容心腹也其徵糧浮費皆倍蓰
公易服爲鄉民往納得實乃訪拏李令丁役且揭參樊令皆格不行詣巡撫面
陳狀辭過激巡撫恚甚反列款糾公於是湖南士民揭帖訟冤有 旨交總督
孫嘉淦會鞫公解任以岳常道倉德代時布政使張璨按察使王玠煨煉成獄
謂所訪衡陽丁役一節皆子虛而長沙守張琳原詳稍徵實與劾疏歧適玠擢

川藩過岳州手致璨書於倉公請密易原詳倉公不可慮櫻衆忌遂以書呈總督總漕兩大府督寢其事總漕移牒都察院劉文正統勳爲總憲上之御史胡定采民謠以聞有 旨命侍郎阿里袞馳獻至則士民數萬焚香跪馬首稱寃盡得朋謀傾陷誣罔周內狀獄具坐許容及藩臬守令罪皆褫職督臣亦免官公得雪改授鹽驛道新撫蔣公溥知公賢而心終曠之密奏其離經叛道并上所著書 上覽奏曰朕不以語言文字罪人也未幾以老病休致家居十二年卒年六十有八所著有匱匪十經史評西北域記纂言內外篇公直聲震天下慎郡王聞其名思一見平郡王爲道意公曰曳裾王門非義也值朝會廷臣咸集平郡王目指曰此謝侍御也乃前握手如平生歡乾隆元年 詔開言路公在戍所爲欽公草疏明年春平郡王入覲 上首贊欽疏曰欽拜有古大臣風王以實對 上顧左右曰果不出朕所料也王嘗遣嗣王從學會得獵犬二擬進奉公曰進犬非王事孰與進賢王敬之其初至軍前也與姚中允三

辰陳御史學海偕謁將軍問儀節或告曰三叩首二子悽然公怡然曰此戍卒

見將軍非我見將軍也及見將軍免禮呼先生賜坐賜茶出二子怡然公夷然曰此將軍待廢官非將軍待我也曰然則子爲誰曰我自有我在

楊文敏公事略

公諱超曾字孟班湖南武陵人楊氏本武陵世族公胚胎前光生有奇稟書過目成誦康熙五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雍正四年入直南書房典湖北鄉試始公應湖廣鄉試得舉至是湖南北分闈公適銜 命主試所洩卽當日賓薦地士論榮之尋督陝西學政累遷洗馬右庶子調順天學政晉侍講學士九年擢奉天尹疏言闔屬一切公務均有攤派陋規已嚴飭禁止 上嘉之將所奏宣示 命永禁遵行十一年疏言州縣所收加一耗羨除錦縣甯遠二州外請俱免提解留充地方官養廉部議如所請時內務府奏請於錦州添設莊頭百戶將原給民種之退園地畝改撥公力言民種地立業已久今增莊頭百戶戶給田三千九百畝計需田三十九萬畝有奇民閒每戶不過數十畝一經撥給失業者卽有萬戶之多何從安輯且時值春耕清丈動需時日舊戶新

莊均不能播種本年賦必兩懸臣已諭民耕種毋妨農業請俟秋成時議之事
竟寢又奏裁金州巡檢改設知縣典史各一下部議行尋定金州新改縣曰甯
海未幾擢總督倉場侍郎十二年授刑部右侍郎充文穎律例入旂通志各總
裁乾隆元年授廣西巡撫奏免桂林等屬各雜稅又請將外省得入泗城鎮安
各屬應試之例停止均從之初撫臣金鉉奏請令粵西廢員及外省官生借墾
荒報捐後捏報者多每搜取丈餘熟田量給工本卽報稱新墾之數田未闢而
賦增大爲民累雲南布政使陳公宏謀籍隸廣西力陳其弊部議令公確查公
與總督鄂彌達會奏粵西地瘠民貧捏墾報捐貽累非淺請將捐墾不實田畝
分別減則豁除其實在開墾者補給工本酌令升科得 旨俞允三年疏言苗
疆各官養廉不敷用請將桂林平樂潯州三廠稅課盈餘銀酌繁簡增給又言
泗城鎮安二府皆改土歸流地廣俗悍請增附郭知縣典史各一人均下所司
議行十月擢兵部尙書充明史綱目副總裁明年署吏部尙書充經筵講官坐
任巡撫時濫舉貪酷知府饒鳴鎬吏議降調 特旨寬免五年署兩江總督九

月授吏部尙書仍權總督事疏劾南昌知縣沈宏靖貪婪不法狀又劾江西巡撫岳濬與知府董文偉朋比作奸徇情納賄狀詔侍郎阿里袞公會同河督高公斌鞠實皆論如律十二月疏言今秋徐海二屬偏災應納粟米有旨改徵折色部定價每石七錢五分內贛榆一縣向係民折官辦本年折徵已議定每石銀一兩準部價溢銀二錢五分若以完納在前使急公良民轉不如未完之戶得沐皇仁似未平允請即將溢銀留抵戶內本年未完或明年應完之數從之六年疏言松江太倉沿海土石塘工計占壓及挖廢民田不下百餘頃撫臣許容奏請挖廢零田仍令業戶領種定額輸租臣思此田皆民間恆產並未給還原值若以錢糧既經豁免又必按畝徵租似非情理之平且半作溝潭不成阡陌將來歲修取土正無底止在業戶亦不能長爲己有請聽耕種免租得旨俞行六月兼署安徽巡撫先是乾隆三年安徽各屬賑災銀米數溢於例屢經部駁布政使託庸請以司庫節年盈餘照數支補有旨詔命督撫查奏至是公奏言此項銀米並無捏報諸弊以不應著賠之項設法彌補不可爲平

應卽照數銷結允之八月 召回理部務是年秋上江臨淮鳳臺等二十四州縣下江上元江甯等二十六州縣及山陽鹽城等處水災甚重公於上江撥司庫銀八萬兩并鄰近州縣倉米十萬石備賑又動支司庫銀二十萬買米麥以供賑糶下江各屬倉穀見存及動用者約百餘萬又撥司庫銀十餘萬分別賑恤餘銀散給籽種疏聞 手勅報曰料理賑務頗爲得法務令屬員咸知朕視民如傷之意以至誠惻怛之心爲之庶可補救災黎耳公在兩江增兵額築陂塘浚支河撤冗稅所以惠民者無不至瀕行復力籌賑恤全活尤多是年十二月父憂歸藉橐喪次致溼病七年薨遺疏聞 優旨議卹 賜祭葬如禮諡文敏公性孝友優於文學尤負經世才洎官能盡力民事在遼東奏罷莊頭之議俾萬戶得安其居在粵西豁加賦虛田凡數萬畝在兩江免松太廢田額租其利澤及民皆不可以世數計賑災之役動帑銀至四十餘萬米穀至百餘萬而聖諭猶諄諄誠勉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則尤歎 明良一德公所遭之

感爲千載一時也年裁五十 上嚮用方殷遽以毀卒致施澤未盡下究朝

野惜焉子植秉由任子官主事博學能世其家

錢文端公事略 子汝誠 錢文敏公維城 錢載

公姓錢氏諱陳羣字主敬號香樹浙江嘉興人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雍正七年以編修典湖北鄉試累遷侍讀學士直南書房十三年提督順天學政改右通政仍留學政任疏言各屬舉報優行請照京察計典例止於歲試時舉行部議從之乾隆元年母憂服闋仍督順天學政公母陳太夫人知書工繪事自號南樓老人微時嘗鬻畫供饘粥公少承母訓有夜紡授經圖嘗奏及之並以圖進 高宗賜題二絕句有嘉禾欲續賢媛傳不愧當年畫荻人之句六年遷詹事七年擢內閣學士刑部左侍郎九年充經筵講官十年充會試副考官十二年及十五年再典江西鄉試十七年患瘧疾乞休 許之 命其子編修汝誠侍行且 賜詩以寬其意明年公進途中所作詩 上用其會錦春

園韻作詩 賜之二十三年 上南巡 諭在籍食俸並 命閱 召試諸

生卷二十五年 上親爲橋梓圖寄 賜公序云重五日錢陳羣和賜其子

汝誠詩畫扇以進蓋欲朕賜畫而不敢言陳羣老矣不可使其因此鬱鬱於懷
促成是幅並疊舊韻賜之二十六年入都恭祝 皇太后七旬萬壽 命預
香山九老會 賞刑部尚書銜 諭曰今年恭逢 皇太后七旬大慶在籍
諸臣來京叩祝具見悃忱明年朕恭奉安輿時巡南服諸臣甫及旋里即當出
境迎鑾僕僕道途於林下高年諸多未便可諭諸臣曾經赴闕者明春無庸出
境迎接如沈德潛即於蘇州錢陳羣即於嘉興餘均視此爲例副朕體恤至意
二十七年 駕過常州公偕沈公德潛來迎 御製詩各書一通 賜之有句
云二老江浙之大老新從九老會中回三十年 上南巡公復偕沈公迎
駕 賜詩曰二仙仍此候河濱三載相睽意更親郭泰李膺一煙舫沈期錢起
兩詩人是年公壽八十 命加太子太傅 賜幼子汝器舉人汝誠適扈蹕
諭至家省視明年公進呈母夫人畫冊每幅有其父綸光題句 上題詩十
二章歸之有子昂題句仲姬畫頗有今人似昔人之句海內榮之三十六年春

上東巡 駐蹕平原公進所書登岱祝釐頌及廣韻詩冊至 賜七律五

章八月公進謝 恩詩

上疊前韻答之是冬入京恭祝

皇太后八旬

萬壽 賜紫禁城騎馬

賜杖入朝並

賜人籩初汝誠以戶部侍郎告養歸

至是隨公入朝

上命汝誠侍杖扶掖出入內廷再預香山九老會圖形禁

中公和

御製香山九老詩有句云鹿馴岩畔當童扶

上賞其超逸

親

爲圖

賜公南歸復

賜詩以寵其行明年公抵家疏謝

上時駐蹕香山

賜答詩有香山適接還鄉信卽景猶思扶鹿人之句三十九年薨於家年八

十有九

詔曰在籍刑部尙書銜錢陳羣老成端謹學問淵醇優游林下二十

餘年爲東南搢紳領袖儒臣老輩中能以詩文結恩遇備商榷者沈德潛故後

惟錢陳羣一人而已今聞溘逝深爲悼惜可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並

賞藩

庫銀千兩治喪尋

賜祭葬

予謚文端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

臣中詩有云少年困場屋賢母授之經故學有淵源於詩尤粹精蓋紀實也公

遇事持大體爲編修時嘗充陝西宣諭化導使稱其職久任刑部能持法然

高宗尤賞公詩文嘗樂與考論今古稱爲故人公天才警敏深於詩多不經

人道語書法亦蒼老每扈從廣歌帳殿前未移晷百韻立就歸田後 上有
作輒寄示公 命和往來至千餘首公既和韻必親繕冊以進冊必有跋體或
兼行草屢蒙 獎贊凡 國家大禮畢武功成公輒進雅頌數十章 璽書褒
美 賞賚不可勝數 迎鑾者三祝 釐者二每入對 聖心先怡公亦頌不
忘規民隱必告初公子汝誠典壬午江南鄉試 上先諭總督尹文端公招
公遊攝山俾父子歡會 高宗六旬萬壽念公老難北行 命沈文慤往嘉
興互相勸止公進竹如意 上批劄云未頒僧紹之賜先致公遠之貢文而
有節把玩良怡今賜卿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其 恩禮周摯如此
當是時沈文慤在吳公在構李天下以爲齊名雖 上亦稱之曰二老然沈
年雖高於公爲後進受知 高宗公則受知 聖祖 世宗贊 國家
文明之治先沈二十餘年故被 恩眷尤篤公晚年望益崇性益和易誘接後
進人人滿所懷以去吟誦詩章音節抑揚要眇說先朝故事歷歷首尾如披史
傳構宅雙溪之西春秋佳日輒偕故人野叟遊行桑麻間見者以爲神仙文慤

薨後四年公亦薨於是上自九重下洎朝士韋布識與不識莫不歎慕歆以謂東南耆舊盡矣公父綸光有潛德嘗曝麥於庭有老蒼頭竊取去稚子見之以竊告贈公曰渠視我家物如己物偶取飼雞驚耳何云竊也戒勿泄蒼頭聞之感泣自陳贈公好言慰之其長者多此類子汝誠乾隆十二年進士以編修入直南書房十六年典河南鄉試累擢內閣學士二十四年遷兵部左侍郎調刑部典試江南二十六年兼管順天府尹調戶部左侍郎充經筵講官明年再典江南鄉試尋命會勘順天府屬及宣化永平遵化旗地定租額三十年疏請終養許之歸侍文端公九年服闋授刑部左侍郎命仍在南書房行走四十四年卒同時有兩錢公均以文學知名兼工畫品爲文端公所推重錢公維城字幼安號稼軒江蘇武進人十歲能詩十二能騷賦乾隆十年以二甲一名進士賜及第由修撰累官刑部左侍郎疊司文枋入直南書房卒贈尙書賜祭葬予諡文敏書法蘇文忠畫得元人筆意時以爲天授高宗深重之屢賜詩題識文端公嘗云稼軒自幼出筆蒼潤秀骨天成通籍後

尤得力於東山也所著曰茶山集女孟鈿工詩通音律適崔觀察龍見著有浣青詩草鳴秋合籟

錢公載字坤一號樺石又號瓠尊秀水人乾隆元年以副貢薦舉鴻詞科再薦經學未遇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學殖淵懋品行修潔詩精於杜韓蘇黃脫去畦町自成一家工書善水墨其畫得法於南樓老人而閒出新意尤工蘭竹供奉南齋時屢邀 睿賞年七十告歸卒年八十有七著有樺石齋詩文集

沈子大光祿事略

公諱起元字子大江蘇太倉州人父受宏貢生通經術隱居教授著書數萬言勸祀鄉賢祠公少爲諸生敦厲廉恥嚴義利之辨居親喪悉依古禮不御酒肉不內寢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以父病乞歸父服除改吏部員外郎時嚴六部缺主之禁不自首者死直隸學政缺主事發公爭曰此與六部缺主不同學政衡文缺主不能爲弊宜減死爲流 世宗嘉其有識 召見 命往福

建以知府用總督高文良令權福州府移興化當是時

世宗聞閩中倉穀

多虧遣四大臣率謁選府縣官六十餘人往按有司被劾者什五受代者爭爲煩苛較升合公獨持平宏大體興化屬仙遊令受代不肯收碎米公怒曰穀以備賑碎米獨不可食耶令謝過乃已糧道李玉鉉聞而歎曰近日閩省惟建甯興化爲光天化日矣建甯姜太守亦良吏其屬官多賴以全者也莆田黃陳兩姓因訟互毆有南北黨之目上官恐釀亂將悉捕治之公責兩人而釋其餘報曰罪在主者餘不足問 詔以閩人不善官音令督撫教之學習興化土音尤詰屈讀書了不可辨公建正音書院擇閩人通官音者爲之師上官採其法頒行諸府在官禁屬寮餽獻府倉壞出私錢興造一不以擾民巡撫檄令攝海關吏白故事司關者至必以名紙謁巡撫家奴公大駭叱止之一切驗放皆南面指揮諸奴惕息司關向無養廉關役歲輸金三千以給公請於巡撫革之並革洋船陋規數千金巡撫有家奴守關以浮收故格二十餘船不行公聞立督收稅如額放船行白巡撫斥家奴由是人皆奉法初高文良奏開南洋報可已復

禁內地商久留外國出洋者必戚里具結狀立往返期限逾者連坐公曰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戚里所能料乎且公不聽開洋則已今聽之商人造船集貨費不貲忽以結狀燒之是明利之而陰虐之也商何望焉文良曰君意云何曰但令商自具狀過三年不歸者不聽回籍以此牒部足矣文良喜從之部例洋船水手多寡視梁頭大小商苦納稅大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泉防同知馳白督撫議增水手衆商籲君求驗放且請聯舟互濟免增水手同知欲候督撫令下於不可公夜詣同知曰水手額工部所頒督撫不能增文移往返駁詰需時日南風將起衆商情急必生變君其危哉同知不得已許諾衆已洶洶集其門矣初督撫得同知啓皆愕眙及聞船已放則大喜而海口商民變詛爲祝懽舞者萬人會史文靖奉使至閩以循良第一薦攝臺灣府臺田賦最重然率多隱占民不甚困時丈量法行占者不得匿文良謂公曰吾欲使臺田悉視同安下則起賦但恐不及故額致部駁奈何公曰某籌之熟矣宜令著籍田且仍舊額而丈出者視同安起科俟隱占既清更減舊額重

者均於新額之上則賦不虧而民不病文良以爲然會有生番之擾公議設寨山口斷其出入南路獲安先是國安民有冤獄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獄成總督命公覆訊直其冤潘銜之中以他事鑄四秩遂告歸 高宗卽位召授江西驛鹽道在官絕商人餽遺臨行以千金爲贐卻之擢河南按察使屬吏報鹽梟四十餘拒捕傷人獲者過半法皆斬訊之自四五人外皆饑民請於巡撫雅爾圖公斬三人戍二人餘杖遣而已巡撫令府州縣各設書院屬公總其事公以教士當先實行頒鄉先正陳確庵敬怠日程自大梁書院始進諸生示以省身克己之學覈其程而定差等焉又立章善坊令諸州縣舉孝子悌弟義夫貞婦書其名公採訪事實著章善錄板行一時風動有兄弟爭訟累年忽大悔讓財產友愛終其身七年遷直隸布政使大旱公議賑總督高斌欲遲至仲冬公曰饑民朝不謀夕豈能久待請先普賑一月再查戶口分別加賑高愠曰必如此君自奏之公出語清河道方觀承曰普賑萬不可緩時之安危民之生死於此決矣子其圖之方入言於高卒從公請時有縣令倡言賑戶不賑口公怒曰

一戶數口止賑一二且殺七八人矣檄州縣有犯此者罪之戶部尙書海望奏清理直隸旗地有司違限奉 旨飭責高恐令劾數州縣以應 命公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賑災何暇了此獨劾起元可也乃止九年內轉光祿卿 命稽察宗學十三年移疾歸歷主鍾山濟南揚州太倉諸書院公長身廣頰白鬚偉然待後進慊慊如不及而視權貴蔑如性清儉口不言生產尤不以得失動其心初署臺灣府到官日生番越獄前守劉某曰獄匙未交責在我公曰印已受是我責也爭以失察告大府喜其讓遂兩免之晚歲杜門日誦先儒書病中手鈔明道先生語錄臨終語友人曰年來日夕檢點身心仰不愧俯不忤或庶幾焉卒年七十有九著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謂十翼爲夫子手著學易者必當以孔傳爲主因取高忠憲孔義之名別加纂集於古今說易諸書無所偏主惟合於孔傳者取之至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諸圖則皆陳邵之易非夫子所本有也去之又著詩傳叶音考學古錄敬亭詩文集共若干傳

尹元孚侍郎事略

公諱會一字元孚別號健餘先世自山西洪洞遷直隸遂爲博野人父公弼早
世母李太夫人以節孝旌門公少孤貧太夫人口授論語卽知孔子之言不可
違旣長篤信程朱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也故自服官後日取漢唐以來
代不數見之人以自律雖功顯名立而深媿不能有所建樹以上負 聖主
特達之知生平坦白純粹遇事必行其心之所安事母尤篤孝少時授經祁州
假館迎母侍養凡七年不忍一日離也在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太夫人意
或未愜則跽而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出入壹粟於母非請命妻子
不得取尺布錙金日用外多布之治所爲濟物利人之事用此仁聲義聞播流
海內上自 天子下至公卿士民重公者莫不知太夫人之義方焉公登雍
正癸卯進士由吏部主事遷員外郎丙午典廣西鄉試丁未分校禮部試尋出
知襄陽府有惠政漢水暴漲壞護城石隄公督修自萬山至長門凡十里分植
巡功民忘其勞每遇水旱災太夫人必跽禱烈日甚雨中家衆恐致疾羅跽挽
掖終不起常應時而得所求公嘗攝荊州府會石首饑災民洶洶以浮言相煽

動公單騎慰諭之立賑其衆而置倡亂者於法事遂定雍正九年荊州都統將兵西征取道漢江飭造浮橋吏民惶急公奉母命竭誠修禮以請卒改令以船濟時又調綠旗兵會集襄陽供具夙辦軍憲而民不擾未幾調揚州其治如襄陽於是襄郡及樊城宜城並建賢母祠不可抑止就遷兩淮鹽運使尋擢鹽政導商民節儉以身先之尤屏絕餽送太夫人通文史憫民俗怙侈縱逸作女訓質言十二章以劾恣之陋俗丕變公入覲命巡撫廣東自陳母老不能遠行遂調撫河南中州自北宋以來理學傳最盛明道伊川康節後歷金元明代不乏人國朝湯文正張清恪耿逸庵尤爲傑出公慨然以振興絕業爲任增訂洛學編示學者命州縣皆分四鄉立社學簡有齒德者爲之長每朔望長吏集諸生講論德義書其孝友睦婣任恤與其放逸奇衰爲患於鄉里者而加勸懲焉逾年政教大行乾隆四年開歸諸郡大水公上章自劾列賑恤之宜皆報可公約法十六條兼用北宋富文忠趙清獻救災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廩給開以作業俟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太夫人率公規畫

至廢寢食以是災民無一出河南境者又以其暇布周官溝樹畜牧比伍保受之法以劭農而靖民嘗奏報勸諭鄉農種榆柳棗梨二百萬株又以俸糈所入爲揚州兩營及河南撫標三營置舉本各二千金曰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贍乃可以法繩也其他完城濬河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創蜡祠表前賢遺蹟賜高年布帛寒者衣之疾者藥之公皆奉母命出私財將事其在鄉則族人皆授以田使自耕以食而執其契立義倉義學拯危掖困不可殫述故人皆感服信從顧尙書琮久任督撫再舉公自代高相國斌以宗程朱志相得總督直隸時嘗以公事過博野登堂拜母孝德益上聞自河南內召授副都御史太夫人老疾不能就養京師未數月公卽疏請終養得旨俞行皆數十年中大臣所未有也八年冬高宗特賜太夫人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堂額一楹聯一時爭傳謂前古邀此異數者亦罕云公歸養五年築健餘堂以奉太夫人立共學社招生徒講明義理之學學者翕然宗之太夫人考終服未闋天子豫虛工部侍郎待之及赴闕未踰旬特命督學江南十二年秋八

月鄉試諸生既入棘闈質明公操几席杖屨徒步造謁方望溪先生於清涼山下及見北面再拜曰曩在京師母命依門墻先生固執不宜使衆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蒙授喪禮或問吾母之終寢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庸有既乎時先生治儀禮因以相屬欲共成一書作而曰某未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饑未遑教治居臺四涉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廁九卿與廷議非忘身忘家不足以答 主知若不能自樹立徒附經術以垂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業越日又走謁從者一人望溪畏邦人疑詫乃掃墓繁昌入九華山以避之未幾有 旨復掌江南學政逾歲七月按試松江遘疾卒於官是月特晉吏部侍郎而公不及知矣公始入臺卽奏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焉今方甄別年老不勝任之員而饒州守張鐘又以年老命改部司旬日闕前後頓殊恐羣下無所法守 上嘉納之其在河南奏睢州湯文正公宜從祀孔廟視學江南首謁東林道南祠舉舊典答諸生再拜凡試畢士旅見皆然頒小學以昌程朱之學聞隱士是鏡廬墓三

年親訪諸舜山薦舉以礪士行既遘疾自知不起草遺疏言任賢納諫始終一意以立誠爲本旬日中無一語及家事卒之日晨興盥漱扶杖至東齋郡守入見子嘉銓侍尙爲辨人心道心之分汗出霑衣請解衣少偃息不可移時危坐而逝時年五十有八、上聞悼惜賜一品葬祭入祀鄉賢所歷治地皆以名宦請祀而吳人兼祀之道南祠以配前哲公爲學務在力行於古今人學術純駁審擇之而未嘗攻斥曰吾惡學者之好爲謾罵也通籍二十餘年功業在天下而自視粥粥若無能每爲望溪言謂胸中所蘊蓄尙未見其端倪也太夫人以女子而能先天下之憂每閱邸報至聖制惇大必三拜稽首以慶臣下有讜論訐謨必再拜稽首偉哉淵乎公母子宅心若此則所見於行事抑又其淺焉者矣公所述君鑑臣鑑士鑑女鑑凡十六卷增訂洛學編五卷北學編三卷小學纂註六卷近思錄集解十卷撫豫條教四卷詩文集二十三卷從宜錄一卷讀書筆記及語錄十七卷講習錄二卷呂語擇粹四卷尹氏家譜八卷賢母年譜一卷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五

國朝先正事略

卷十五

名臣

三十一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六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陳文恭公事略 曾孫繼昌

陳公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先世居湖廣明末避亂廣西遂爲臨桂人爲諸生卽以經世爲己任聞有邸報至必借觀之自題書室謂必爲世上不可少之人爲世人不能做之事庶非虛生識者知爲公輔器矣雍正元年鄉試領解額是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尋授檢討四年授吏部郎中七年遷御史監生舊有考職例多屬人代作 世宗知其弊 勅令自首而州縣吏藉訪查滋擾公請止禁將來寬既往 上召見徵詰再三公申論甚晰乃允公奏 上以是知公特命典試山西還朝 詔以御史銜知揚州府得便宜奏事丁父憂上官留之固辭不許遷江南驛鹽道仍帶御史銜攝安徽布政使尋丁母憂 命留任因乞假歸葬十一年擢雲南布政使先是廣西巡撫金鉉奏請令廢員墾田報

部以額稅抵銀得官報墾二十餘萬畝至是公奏言報捐者止就各屬搜有餘熟田量給工本卽作新墾田不增而賦日益民甚病之請罷前例 上下督

臣尹繼善公會撫臣勘虛實乾隆元年公恐撫臣護前失再疏言報墾百無一實又粵地磽薄三年耕必以兩年息地方計三四畝始抵膏腴一畝之利若聽其冒墾民且流亡請盡數豁除不煩再勘惟民之願自墾者聽之時撫臣內遷刑部侍郎具疏辯 上命督臣楊公超會新撫楊公錫紱秉公確勘公劾銜

欺公累民極論其非是 高宗以公粵人屢陳粵事恐啓鄉紳挾持有司之

漸交部議降二級用十一月督撫會奏捐墾田畝多不實請分別減豁撫臣以下降黜有差公授天津道五年遷江蘇按察使明年授江西布政使甫到官擢甘肅巡撫未行調江西八年調陝西十一年仍調回江西任尋調湖北入 覲時大學士兼川陝總督慶復方征贍對陳奏軍事多隱蔽懼公發之乃劾公任陝撫時自作聰明愛憎任情等罪部議落職 詔從寬留任未幾慶以誣罔賜死公復調陝西巡撫權陝甘總督十五年授兵部侍郎仍留巡撫任其冬入

覲會河決陽武調河南巡撫往來河堤塞決口十七年調福建十九年復調陝西明年調甘肅再調湖南疏劾布政使楊灝侵扣穀價 上嘉其不瞻徇論灝罪如律二十一年又調陝西尋調江蘇入覲 上詢及各省水災公奏皆因上游爲衆水所匯而下游無所歸宿法當通盤籌辦 上韙之命由河南赴江蘇沿途查勘 賜詩一章十二月遷兩廣總督公疏辭 諭不必迴避瀕行條奏江南河工未盡事宜五則下 欽差大臣裘公曰修等議行二十三年以總督銜仍管江蘇巡撫加太子少傅明年坐督粵時請增撥鹽商帑本 諭責其市恩沽名下部議奪職 詔留任又以捕蝗不力奪總督銜仍留巡撫任二十六年 上南巡 賜御製詩尋以失察濟野關胥議革任 詔原之調撫湖南二十八年遷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充經筵講官公外任三十餘年歷行省十有二歷任二十有一所到處無問久暫必究心於人心風俗之得失及利害之當與革者分條鉤考次第舉行凡各屬村莊河道皆繪圖懸壁環復審視寢饋以之每有興作人多以爲難成卒就理或當更代卽以聞於 朝責成

受代者其察吏甚嚴然所劾必擇其尤不肖者一二人他吏率懷懷就法惟恐及己蓋公之學以不欺爲本與人言政輒引之於學以爲仕卽學也盡吾心焉而已故所施各得其理人咸安之在揚州值水災公奏請飢民所過處官給口糧護送回鄉里得補入賑冊報可造獄舍置田以益囚糧先是鹽使者令淮商於稅額外歲輸銀助國用自雍正元年始積數十萬率以空數報部及部檄移取始行追徵然實陰虧正課公奏停之在雲南時方用師猓夷運糧苦道遠公改爲短運遞運法民便之增銅廠工本除抽課外聽民得自賣礦銅民爭趨之更鑿新礦銅日盛遂罷購洋銅之令立義學七百餘所刻孝經小學及所輯綱鑑大學衍義諸書令苗民得入義學教之書俾通文告其後邊人及苗民多能讀書取科第公之教也在天津常乘小舟咨訪水利得放淤之法凡汛水盛漲多挾沙而行導之從堤左入堤右出如是者數四沙沈土高滄景諸州悉成沃壤公喜曰老河兵真吾師也按察江蘇設弭盜之法重誣良之令嚴禁淹親柩及火葬者在江西歲饑告糴於楚設廠賑粥發帑修城垣築堰埭以工代賑嗣

在秦粵遇歉歲皆盡心荒政江西南門外羅絲港爲贛水所趨善衝突建石隄捍之左蠡朱磯當衆水之衝時泛溢爲災亦築堤百丈禦水患江西居民族大者多立宗祠置公田然頗好訟費皆出諸公田公仿呂氏鄉約令各舉賢者爲族正平其鬪爭導以禮法在陝西尤以農桑爲先務陝本古蠶桑地近世漸廢棄布帛悉資東南公募江浙善蠶織者導之令民植桑養蠶不能自織者賣絲於官久之利漸著西安華州織縑充賦貢又勸種山薯充民食尤喜民種樹鑿井在河南種隄柳無萬數在陝鑿井二萬八千八百有奇造水車教民屏水之法旱歲得資灌溉陝無水路惟商州龍駒寨通漢江灘險僅行小舟公疏鑿遂成康莊又修治文武成康及周公太公陵墓卽以陵外餘地召租支用河南歸德地窪下與宿遷爲鄰故有巴溝以通下流久之淤塞公加疏濬歸德賴之旣至福建值米貴內地仰食臺灣而商船載米有額例公請弛禁以便民在湖南禁洞庭濱湖民墾水爲田以寬湖流使水不爲患會歲大熟江南災奏運倉穀二十萬石濟之仍買民穀還倉在西安聞甘肅軍需少錢請撥局錢二百萬貫

以濟餉。上嘉其得大臣任事體初撫江蘇時吏治刑弊公率之以勤立期限以清案牘獎廉懲墨剔漕弊戒華奢宴會服御皆有條約禁婦女游觀治僧道之不法者其治南河大要因其故道開通淤淺俾入海迅疾其支河督民各開小溝以達於幹河時其蓄洩徐海諸州多棄地遇雨輒淫溢河既濬水有所歸令民以開溝之土築圩圍悉成腴田中設涵洞爲旱潦備其窪地令改種蘆葦蠲其賦其在蘇州疏排六塘河之下家溝展寬邵伯之金灣壩又議開徐六涇白茆口以洩太湖築崇明土塘以禦海開各屬城河以通渠皆利民之大者又疏言蘇州向設普濟育嬰廣仁錫類等堂收養癯獨老病及遺嬰近來公費不敷請將通州崇明濱海淤灘除附近民業者聽升科餘撥入堂充公用又崇明界有新漲之玉心河兩地民互爭請併撥入以息爭競。高宗手勅曰不但一舉而數善備汝亦因此得名也及在吏部巨細無不詳審屬僚白事當機立斷無留難二十九年。上特設協辦大學士以。命公漢大學士之有協辦自公始尋。賜紫禁城騎馬歷充。國史玉牒三通館副總裁疏言凡與提

鎮同城之道員請一律加兵備銜互相鈐轄從之三十二年策拜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公在 上前所陳奏雖子弟莫能聞故不得而述也三十四年以疾請告 上慰留再三三十六年春病甚允致仕加太子太傅食俸如故賜御用冠服 命公孫刑部主事蘭森侍公歸 詔所過處地方官在二十里以內者皆出境護送 御製詩寵行有句云粵西天末相望遠祝爾平安歸里人會 上南巡公由潞河南下迎 駕武清 慰問良久復 賜詩六月三日薨於兗州之韓莊年七十有七 上聞哀悼 詔入祀賢良祠 賜祭葬諡文恭公早歲刻苦自勵能文章內行修飭及入仕益講求經世學待人以誠每見屬吏如老嫗訓兒諄諄絮語不憚舌敝慕古人以人事君之義奏薦大名道陳法荆南道屠嘉正等皆人望京察自陳舉通政使雷鏐巡撫潘思築自代 詔求經明行修之士再舉陳法及孫景烈世以公爲知人所至尤加意書院厚諸生餼延名師導以正學時至而面命之發明孔孟之旨以反身實踐爲歸他若社倉育嬰養濟諸堂必計及久遠不以虛文塞責公嘗言是非審之於

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三者缺一不可又曰學問須看勝我者境遇須看不如我者又曰生平無他嗜好每處一地臨一事卽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求有益不自覺其勞也張文和嘗薦公自代謂能以民心爲己心亦視官事如家事此可以觀公之所學矣所著有養正遺規教女遺規以訓於家有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學仕遺規在官法戒錄以施於民其奏疏具在培遠堂彙中以兄子鍾珂爲後乾隆六年舉人曾孫繼昌字蓮史道光壬午癸未鄉會廷試皆第一 賜及第由修撰官至江西布政使

尹文端公事略 子文恪公慶桂

公諱尹繼善姓章佳氏字元長晚自號望山滿洲鑲黃旗人世居遼東父尹泰公罷祭酒家居 世宗在潛邸時祭長白山召與語悅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子尹繼善舉順天鄉試曰當令見我及公試禮部將謁 雍邸會 聖祖崩 世宗嗣服乃止雍正元年成進士引見 上喜曰汝卽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選庶吉士授編修尋遷侍講而 召祭酒公爲工部侍郎累遷東閣大

學士怡賢親王請公爲記室 上許之天寒衣羊裘王憐其貧因賜青狐一襲奏署戶部郎中當是時廣東總督孔毓珣與巡撫楊文乾不相中肇高廉道王士俊者楊所薦也伺楊入覲劾王下獄公承 命往鞫得其情 上深嘉之卽 命署按察使明年授內閣侍讀學士協理江南河務署江蘇巡撫江蘇漕政抗弊公奏衛丁州縣費各有需嗣後請米一石收費六分先給官丁使無不足然後一裁以法又奏平糶盈餘非公家之利應存縣庫社穀聽民樂輸不得隨漕勒徵又奏撤水師營而增沙船巡海皆從之七年署河道總督疏請增設巡道駐崇明兼轄太倉通州又言江蘇按察使駐江甯距巡撫治所遠請移駐蘇州蘇松道責在巡防應移駐上海均下部議行九年署兩江總督奏請析淮安府屬之山陽縣及揚州府屬之江都縣各分爲二增知縣典史各官 詔如所請定縣名曰阜甯曰甘泉十年奏改徐州直隸州爲府附郭置縣曰銅山增設府縣以下官改邳州爲屬州其所屬之睢甯宿遷二縣歸徐州府轄又請分壽州置一縣曰鳳臺均下部議行十一年調雲貴廣西總督時思茅土弁刁

與國等滋事公調總兵楊國華董芳等協勦賊潰遁我軍遣諜入賊寨舉火夾攻斬賊酋三賊黨百餘生擒六十有九復奏報由東西兩路出兵進勦攸樂思茅東路兵分三支西路兵分二支攻破賊柵十五寨降夷民八十餘寨餘黨分路圍勦務在廓清但攸思一帶非元臨內地可比非兵不足示威窮兵又無以善後所期恩威並濟操縱得宜庶邊陲可永靖疏入 上手詔曰勦撫名雖二事恩威用豈兩端當撫者不妨明示優容當勦者亦宜顯施斬馘俾知順則利而逆則害方期近者悅而遠者來今此目前攻心之師卽寓將來善後之策是乃仁術非關詐謀詎止綏靖普思將見信孚莽緬也識之十二年奏貴州新關苗置事宜入則從之又奏雲南濬土黃河工竣計七百四十餘里得 旨嘉獎尋 詔廣西省歸兩廣總督轄十三年奏貴州頑苗聚衆倡亂已調兵進勦收復新舊黃平二城暨餘慶縣獲賊酋羅萬象等復合兩廣湖南兵分途會勦破逆巢數十斬首千餘生擒賊酋阿九清等其鎮遠都勻黎平等屬俱解嚴詔罷徵熱河保定浙江兵乾隆元年設貴州總督以公專督雲南二年奏豁雲

南軍丁銀萬二千二百兩有奇 允之尋入覲以父老乞留京 命爲刑部尙書兼管兵部事充經筵講官議政處行走三年丁父憂四年夏晉太子少保教習庶吉士五年授川陝總督會郭羅克番滋事公檄諭番目擒獻逆首番衆懾服七年內艱歸八年春署兩江總督協理河務 賜御詩 命馳驛赴任逾年實授公白皙少鬚眉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著體紅癥如硃沙鮮目秀而慈長寸許釋褐五年卽任封置年裁三十餘遇專鏡燭犀剖八面瑩澈嘗一月閒兼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彪列簿書填委而公判決恢然無留牘猶與諸生論文課詩聞者駭服其督南河也 上命開天然壩公不可力言天然壩與毛城鋪及高郵三壩均宜仍舊疏凡數千言適浙督李衛入覲過清江傳 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開固無妨公覆奏李衛不問河身之淺深而但問河水之大小非知河者也倘河淺壩開宣流太過則湖水之弱不敵黃水之強方草奏時幕中客皆爲公危有治裝求去者公不爲動疏入 世宗喜曰卿有定見朕復何憂撤 御衣冠賜之其調雲貴入覲

也江南災河東總督田文鏡欲夸所屬之豐請漕東粟助賑按察使唐綏祖密奏東省亦災粟宜留 上問公公奏如綏祖言 上曰如卿言山東誠災但綏祖文鏡所薦不宜立異同公曰臣聞古有申公憲以報私恩者臣爲田文鏡計但有感愧無怨尤時唐禍幾不測以公解得免而公初不識唐也十三年疏言上江鳳潁泗三屬頻遭水患見在汀渠次第開濬而田閼水道圩塍實與水利相表裏宜陸續興修於水利善後之圖多所裨益 手詔曰此誠務本之圖也其實力爲之明年春 陛見 御製詩 賜之尋坐徇庇河督周學健當奪職 特旨留任九月調兩廣總督未行授戶部尙書兼都統協辦大學士充軍機大臣總裁國史 命署川陝總督嗣以四川設總督 命公專督陝甘時大學士傅文忠公經略金川 詔公與內大臣傅爾丹尙書舒赫德達勒黨阿參贊軍務晉太子太保十五年疏請修文武成康周公太公陵墓下部知之會西藏羅卜藏扎什不靖川督策楞統兵入藏 勅公仍管川陝總督事十六年復調兩江明年以上江頻被水請疏濬宿泗虹靈壁等州縣支河 詔俞所

請湖北羅田奸民馬朝柱聚衆於天堂寨圖不軌界連江南公檄鎮將搜捕並親往擒獲胡柱家屬黨羽甚衆得 旨嘉獎十八年署陝甘總督明年授南河總督疏言銅沛睢邳宿虹河道多紆曲淤成大灘日淤日積宜於曲處挑直開浚引河導溜歸中央借水刷沙省兩岸堤掃費並免偏溜偏趨 詔如議行八月署兩江總督兼署江蘇巡撫請於兩湖江西各撥米十萬石運江蘇平糶許之二十一年授兩江總督 命紫禁城騎馬明年 上南巡 賜詩有幕府山邊開幕府風規得似茂宏無之句尋與侍郎夢齡等會奏淮揚徐海支幹各河暨高寶各河工竣下部優敘二十七年 上南巡復 賜以詩 命爲御前大臣二十九年拜文華殿大學士仍留總督任三十年春 車駕復南巡 賜御詩如故時公年七十矣 賜額曰韋平介祉九月 召入閣兼管兵部事務充經筵講官國史館總裁上書房總師傅教習庶吉士三十一年典會試先一年而降 旨異數也三十四年兼掌翰林院三十六年 上東巡 命留京辦事四月薨 優詔加贈太保入祀賢良祠賞庫金五千兩治喪派皇八子

前往奠醮 賜祭葬諡文端公毅而能擾機牙四應 上深知之凡盤錯事
他大臣能了者不命公既命公則皆棋危枕險萬口噤聲人方慮公無下手處
而公紆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貼妥又如東風吹枯頃刻變色凡一督雲貴
三督川陝四督兩江而在江尤久前後三十餘年民相與父馴子伏每聞公來
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南如故鄉渡黃河輒心開入閣時吏民泣送公不覺
悽愴傷懷過村橋野寺必流連小憩慰勞送者在官有所興除必集監司以下
屬曰我意如此諸君必駁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行勿以總督
語有所瞻徇也以故公所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閒江蘇積欠四百餘萬
乾隆間盧魯生偽稟及各郡叛逆邪教等案皆株連無數公部居別白不妄戮
一又先是十六年 天子南巡總督黃公廷桂盱衡厲色供張辦及公三次
迎 鑾熙熙然民不知役供張亦辦人以是服公之敏也公清談于雲尤長奏
對 世宗嘗諭曰汝知督撫中有當學者乎李衛鄂爾泰田文鏡是也公曰
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

多然臣亦不學其懷也好學工詩汲引人才如不及母徐氏側室也以公貴封一品夫人公側室張氏以女爲皇八子妃亦封一品夫人子六慶桂官至大學士慶霖官都統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督臣中

慶桂字樹齋由任子授員外郎充軍機章京尋擢內閣學士遷理藩院侍郎兼副都統乾隆三十六年充軍機大臣逾年授伊犁參贊大臣尋調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四十年夏哈薩克巴布克自稱經阿布勒畢斯將伊授爲阿哈拉克齊偕阿布勒畢斯之子博普前來貢馬慶桂以巴布克並未與博普同來不可深信駁飭以聞 諭嘉其有識且曰伊係尹繼善之子能如此朕又得一任事大臣矣嗣後宜益加勉以副朕眷愛之至意四十二年授吏部左侍郎四十五年調烏里雅蘇臺將軍遷都統明年以病來京調理又明年授盛京將軍尋調吉林前後奏獲私挖蘆犯七百餘名蘆二百兩 上嘉之四十九年調福州

將軍入覲擢工部尙書仍直軍機旋調兵部兼都統充經筵講官 命往濟甯勘事五十年署黑龍江將軍會陝甘總督福康安奉 命赴阿克蘇一帶安輯

回衆詔以公熟悉邊情 命以欽差大臣馳往甘肅暫署總督印務復授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五十一年 召補兵部尙書明年偕侍郎汪承霈往湖北漢川縣讞獄尋署盛京吉林及烏里雅蘇臺將軍五十七年秋廓爾喀平 上以慶桂在軍機處夙夜宣勞 命列十五功臣內圖形紫光閣 親爲製贊五十八年授荊州將軍明年調都統會河督蘭第錫奏高家堰一帶風損石工段落較多請築壩戽水俾腳跟顯露以便勘估興修 上命往勘奏止須按股拆補毋庸戽水查驗 上是之嘉慶元年 仁宗奉 太上皇帝駕幸熱河 命留京辦事三年 命同大學士劉墉往山東齊河勘獄四年調刑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尋授內大臣國史館正總裁加太子太保三月晉文淵閣大學士總理刑部 賞海淀寓園九月奉安 裕陵 命同大學士董誥恭點 高宗純皇帝神主晉太子太傅管理吏部及理藩院事務六年管戶部三庫事務 賞黑狐端罩七年冬 上以川陝楚教匪平定特沛恩綸賞騎都尉世職并雙眼花翎九年十一月年屆七旬 御製詩 賜之有

名重三朝三相國勳隆一代一賢臣之句并 賜額曰濟美延禧十一年授領侍衛內大臣明年 實錄告成 賞紫纒仍 戶部三庫事十四年晉太子太師充崇文門正監督十七年晉太保明年以老乞休 允致仕 賞食全俸十九年壽晉八旬 予優賚二十一年六月薨 優詔悼恤 賞陀羅經被派奕紹帶領侍衛十人前往奠醊尋 賜祭葬諡文恪其子同德孫培成皆官至侍郎

劉文正公專略 子文清公

劉公統勳字延清號爾鈍山東諸城人父榮康熙乙丑進士由長沙令遷知甯羌州歲大饑假廳倉粟以活州民而自鬻產代民輸納見山多檉樹宜蠶乃募里中善蠶者載繭種往教民蠶織州民利之號曰劉公紬公以雍正二年進士由編修入直南書房累遷左庶子典湖北河南鄉試十三年入直上書房擢詹事乾隆元年擢內閣學士署刑部侍郎尋 命隨大學士嵇公會筠赴浙江學習海塘工程二年授刑部左侍郎仍留浙江疏言新任督撫提鎮往往奏帶人

員備委用在大吏雖不乏真知第先寄耳目於數人隨付腹心以要缺流弊實多除河工軍前效力外請概停奏帶以杜偏袒鑽營之習從之三年春還朝疏劾丁憂御史毛之玉赴浙謁總督藩司受餽遺 上嘉公直之玉嚴議明年母憂歸六年夏 特命補刑部侍郎九月服闋來京擢左都御史疏言大學士張廷玉歷事 三朝遭逢極盛然而晚節當慎責備恆多竊聞輿論動云張姚二姓占卻半部搢紳查張氏登仕版者有張廷璐等十九人姚氏與張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鋮等十人雖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皆由科目薦舉襲蔭議敘然稍抑其遷除之路使之戒滿引嫌卽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請自今年內除 特旨擢用外概停陞轉又言尙書公訥親年未強仕綜理吏戶兩部典宿衛贊中樞兼以出納王言時蒙 召對屬官既奔走恐後同僚亦爭避其鋒部中議覆事件或輒轉駁詰或過目不留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一槩而限逾積日殆非懷謙集益推賢讓能之道請加 訓示俾知省改其所同事務或量行裁減免曠廢之虞兩疏入 高宗手諭曰朕思張廷玉訥親若果擅作

威福劉統勳必不敢爲此奏今既有此奏則二臣並無聲勢可以箝制寮案可知此國家之祥瑞也朕心轉以爲喜夫任大責重原不能免人指摘卽伊等辦事亦豈能竟無差謬聞過則喜正宜深加警惕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若有幾微芥蒂於胸中則非大臣之度矣著將此二摺發出諭衆知之尋 命往勘海塘十一年春署漕運總督秋還京十二年典順天鄉試十三年 命同大學士高公斌查辦山東賑務並勘河道奏德州哨馬營有滾水壩分消運河盛漲而壩身過高宜改令平聊城縣運河東岸有減水閘引河宜挑濬東平縣之戴村壩爲汶水分入大清河關鍵其遏汶入運之石壩過高宜令稍低並將壩西水道疏通沂州府沂河西岸之江楓口所建滾水壩二宜加倍以衛蘭山郯城等屬田廬報可十四年遷工部尙書兼掌翰林院十五年 命赴廣東鞫獄調刑部十六年典會試明年坐查驗通倉不實奪職留任尋 命爲軍機大臣十八年以讞擬錯謬部議革任 詔原之未幾偕尙書策楞公往勘江南河工合疏言虧缺工料之由總在牽前扯後工員率取入己上官漫無稽查以一廳論

之每年冬河臣核減錢糧並不追補輒令留爲辦料之用次年核減仍復如是
惟指工段稍彌此弊在本廳本任者也其調任陞任仍屬河員者所欠錢糧復
帶至新任稟請別廳交料同官輒報收料若干用在某工完結此弊在虛報虛
收者也其陞任他處如平越知府施廷熾離任已久所欠核減帑項數千尙待
補苴此弊在陞任官也至降黜之員河臣查明欠項僅咨追而不參奏致歷年
虧欠至九萬兩之多此弊在離任官也茲查出外河同知陳克濬虧帑二萬五
千有奇海防同知王德宣虧帑萬八百有奇本年高郵二閘被衝聞未衝之前
有料尙可堵塞而通叛周冕並無物料致束手任其衝決河臣高斌祇以債事
撤回應請澈底查辦 詔罷斌職留工效力其侵帑各員褫職逮追仍鎖押漫
口示警九月疏劾銅沛廳同知李煊河營守備張賓等平日侵蝕貽誤今奉清
查自知獲戾必重適值水漲遂任其衝決口門百四十丈不加搶護有 旨卽
行正法十月公駐銅山率領河員於漫口附近舊河內勘定引河二道南三百
餘丈北五百餘丈十二月十二日張家馬路堤工合龍黃河復故道策公奏二

開漫口亦於是日合龍 溫詔褻敘尋條奏稽查河工四事 詔如所議行尋
命清查江南河工未結之案公疏言水利工程陸續題銷或丈尺數目不符
或水方土方各異屢經部駁不許銷算一案不銷遂致全案稽遲而外省輾轉
行查至延二十餘年之久官更吏易若再往返駁詰徒滋案牘茲查出未銷銀
百一十一萬三千五百兩有奇請限十月內確核題銷工部於覆到日應銷者
卽準銷結案應減者卽核減著追從之十九年晉太子太傅 命協辦陝甘總
督事務 賜孔雀翎十一月疏言西路軍營戰馬約需六萬匹派兵遞送廷議
分五大站臣於分站之中寓遞更之法第一站安馬十分每分千五百匹二三
四五等站各千五百匹每起官兵按站換馬不必回空卽留爲後起更換之用
官兵既可按程長驅而各站馬行五日卽得休息二日 詔如議速行二十年
命查勘巴里坤哈密駐兵事宜九月逆酋阿睦爾撒納叛擾伊犁定西將軍
永常自木壘退師巴里坤公請棄巴里坤退守哈密 嚴旨責公附和永常自
相恐怖搖惑衆聽貽誤軍機且置辦理伊犁軍務大臣班第等於不問 命與

永常均革職逮治子墉亦革職與諸子並逮交刑部并籍其家十月 諭曰劉
統勳輕信浮言張皇乖謬咎無可追但念伊所司者糧餉馬駝至軍行進止原
係將軍之事設令模稜之人緘默自全轉可不至獲罪是其言雖刺謬其心尙
可原也其從寬發軍營效力贖罪伊子俱釋放劉墉著在編修上行走二十三
年授刑部尙書給還家產尋 命勘銅山縣孫家集漫工疏言孫家集向無堤
工例於秋汛後補築水衝溝渠今兩年未築致成渠分溜 詔解總河富勒赫
任以公暫署十一月漫工合龍 上嘉其妥速二十二年典會試四月赴徐
州督修近城石壩會雲南巡撫郭一裕愆愆總督恆文購金製爐致闔省喧傳
乃許恆文抑勒短價各款 命公往會鞠得實恆文 賜自盡一裕發軍臺效
力十一月山西布政使蔣洲侵帑勒派彌補冀甯道楊龍文逢迎不法公奉
旨鞠實論如律尋晉太子太保明年遷吏部尙書 賜紫禁城騎馬先是徐州
黃河北岸無堤議者以爲留洩漫水給事中海明疏請補築公往勘以爲可行
乃置亂石壩洩漲衛田 上嘉允之二十四年拜協辦大學士會西安將軍

都賚尅扣兵餉事發公往勘得實論如律又山西同知普喜訐將軍保德及同知呼世圖侵帑公奉 命與巡撫塔永甯會鞠保德呼世圖共侵帑萬八千兩有奇保德又私伐官木受銀千五百兩 上以保德身爲將軍貪贖敗檢卽行正法明年江西學政謝溶生劾巡撫阿思哈受屬吏餽送 命赴江西會鞠得阿思哈因生女受司道金緡綾緞及令贛南道董榕代購什物短發價值各情擬絞如律二十六年再典會試拜東閣大學士兼管禮部尋兼兵部八月偕協揆兆文襄公查勘河南楊橋漫工開引河九百三十六丈十一月合龍有 詔優敘明年三月 高宗南巡以高寶河湖入江之路未暢 詔公偕兆公往勘合疏言金灣壩地居上游滾壩僅寬十五丈未能暢達請將新挑引河展寬使有建瓴之勢鹽河北閘爲鹽運要津應自中間迤南改建石壩三十丈將閘下土堤接築加長并挑引渠以順水勢其西灣滾壩照東灣一體落低并於西灣河頭酌濬寬深得 旨所議甚合朕意應如是行夏直隸景州水 命查勘德州運河疏言自臨清迤北惟藉四女寺哨馬營兩壩宣洩但兩壩支河俱

會老黃河故道入海袤延三百餘里居民於淤灘種植河身易致淤塞請將德州州判移駐兩支河交匯之邊陵鎮專司河捕從之二十八年充上書房總師傅兼管刑部教習庶吉士三十三年 命往江南酌定清口疏濬事宜時公年七十 御書贊元介景額賜之明年復勘濬運河尋兼管吏部三十六年復典會試三十八年十一月五鼓入朝升輿至東華門外輿微側呼之不應啓帷則已瞑矣鼻垂玉筍長尺餘 上聞卽遣御前大臣尙書公福隆安齋藥馳視已無及 諭曰大學士劉統勳老成練達品行端方服官五十餘年實爲國家得力大臣可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賞內庫銀二千兩治喪朕卽日親臨奠醊伊子西安按察使劉墉著馳驛來京守制尋 賜祭葬 特賜諡曰文正喪歸 命沿途文武官在二十里以內者均詣匱前弔奠并遣官護送明年四月 諭曰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各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故大學士劉統勳原欲一體賞給不意先逝伊子劉墉克世其業亦著恩賞一部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五閣臣中有遇事旣神敏秉性復剛勁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之句

是年 賜其孫鑲之舉人公強直厲清節洞燭幾先事之可否微發其端至一
二十年後始服其精識士賢不肖亦洞見其將來初公論劾重臣直聲震朝野
其後張文和公果以謝 恩失禮被嚴譴訥公以大學士視師金川坐僨事伏
法公言若著蔡矣公少直南書房每日雞鳴入 上已遣中使捧 御製詩
文藁至 命公錄於冊上公對燭書之多者千餘言比日射觚棱已寫訖恭進
蓋十餘年如一日也六旬後入夜秉燭危坐至漏三下窗外偶有聲響悉聞之
及薨 上親臨其喪見室無長物寒氣襲人 上大慟回蹕哭至乾清門
流涕謂樞臣曰朕失一股肱矣公之出視楊橋漫工也屬吏以芻茭不給爲辭
月餘尙無端緒公忽微行見大小車載芻茭凡數百輛皆弛裝困臥有泣者公
問之父老皆言奉示運糶料赴工縣丞某索賄乃收貧不能具賄遂弛置河干
欲歸不能公旋邸卽令巡撫縛縣丞至數其罪將斬之巡撫力請罪乃杖而荷
校以徇薪芻數百車一夕收立盡歡聲若雷逾月工遂竟木果木之變 高
宗方幸熱河馳傳 召公比入對 上曰金川軍覆温福已死綏事當柰何

公頓首曰臣料阿桂必能了此事 上曰朕正欲專任阿桂特召卿決之卿
意與合朕事必濟矣西疆甫定戶部奏天下州縣府庫多空闕 高宗震怒
欲盡罷州縣之不職者而以筆帖式等官代之 召公對 諭以此事且曰朕
思之三日矣汝意云何公默不言 上變色詰責公徐曰 聖聰思至三日
臣昏耄誠不敢遽對容退而熟審之翼日入對頓首言曰州縣治百姓者也當
使身爲百姓者爲之語未竟 上霽顏曰然事遂寢當公進說時同列皆灑
晰變色而公進趨凝然若無事其能斷大事力回天聽多類此所著曰劉文正
公集子壻字崇如號石庵乾隆十六年進士由編修累官體仁閣大學士加太
子太保謚文清公父子俱爲賢宰相 高宗賜翰稱爲海岱高門第清德重
望均不欲以詞章自見而文清兼以書法重於時著有石庵詩集文清少躋館
閣通掌故中年敷歷封圻外爛政術及繼正揆席天下呼爲小諸城所學貫串
經史百家詩道鍊清雄題跋尤古雅其不以詩文名者爲書名所揜耳公嘗語
英煦齋尙書曰子他日爲予作傳當云以貴公子爲名翰林書名滿天下而自

問則小就不可大成不能年八十五不知所終時公未登八秩也迨嘉慶甲子
公年八十五矣臘月二十三日倬直南書房呼煦齋至告以雍正至乾隆初南
齋舊事復理前作傳語且曰昨已屬瑛夢禪鐫印記曰洞門童子以當息壤今
爲期迫矣豈展限耶旣行復還坐縱談良久曰吾去矣毋戀越一日晨興飲啖
如常日跌端坐而逝烏虜若文正文清父子非所謂生有自來死有所歸者哉
鑲之後官至吏部尙書

王文肅公事略子念孫 孫文簡公引之

乾隆二十一年夏吏部尙書臣安國言臣父卜葬於天長縣西有年矣墨食不
協迺有後艱願得歸遷兆域以展臣私 皇帝曰明年春將南巡江淮汝其
從事可兩盡盍待諸公拜稽首出公體素羸病咯血越四月疾大作疏請解職
上知不能視事 命從容就道於是朝之卿士或惜公之去而願公之遄
有喜也明年春正月病革遺疏入 上震悼賻內庫白金庀喪具 賜祭葬

如制閣臣考諡典以 聞應法 予諡曰文肅三十年 高宗南巡 賜公

子念孫爲舉人公姓王氏諱安國字書城號春圃江蘇高郵人也父曾祿拔貢生研精理學公生時母夫人夢得古鼎之瑞七歲受書卽能求訓詁大義雍正二年會試第一 廷試以一甲第二人 賜及第授編修 憲皇帝臨軒親策目爲端人正士公之受知自此始奉 命纂修一統志兼入旗志書十年典福建鄉試一榜成進士者四十大學士蔡文恭新其一也十一年遷司業十二年遷侍講提督廣東肇高等處學政在道除侍讀學士抵任擢左僉都御史仍留學政任公之入詞館也嘗語人曰初謁座主朱高安公公教之曰學人通籍後惟留得本來面目爲難退而自省面發赤由此立志堅定數舉以勵學徒其教國子也嚴月課抑營競進諸生講濂洛關閩之學不沾沾論文藝其督學政也粵東山海遼遠初分兩學政以寬考校之期公所部自肇慶以西達瓊儋皆濱海地文風視南海諸郡縣爲劣公教士以立品爲先接諸生嚴毅有不可犯之色而提命諄諄若父兄闢學舍拔士之秀者如干人餼其中親爲授業有司以非禮挫折諸生者公執持不少屈其有敗羣而害於鄉者繩以重法無所

貸由是人知學政之任以整齊風教扶樹人材爲大地方吏亦知所嚴憚云乾隆二年疏言丁憂官多赴省會易服謁大吏讌會餽遺恬不知怪請嚴禁從之四年遷左副都御史擢刑部侍郎五年晉左都御史公總率臺綱以激揚爲己任會粵撫王暮以某教官登薦劾公故吏也知其人昏耄不可用以實聞

上嘉公不避嫌怨 命以原銜管廣東巡撫事公曰吾劾其人而得其任是所謂蹊田奪牛也具劄力辭不許乃之任 陛辭日 御製詩寵其行聞有老親復拜豐貂文綺之 賜粵東文武僚吏皆公所稔悉聞公至多望風引去公與約宥往咎許自新解絃更張治其勦馘無狀者他皆不問嶺南物產素豐海舶往來貨寶瑰麗風俗侈靡政治多不飭公極意整肅墜廢畢舉倉儲溢羨自制府以下月給白粲若干公曰非制也叱勿受比數年有發其事者監司皆坐重辟人益服公操積案塵委公爲之決疑牘省留獄歲久不兩禱於神不應有盜案心疑其誣一訊得實乃大雨值計典察吏勿苛嘗曰人才實難且官屢易則吏滋爲奸易者安必優於去者乎莫若勸戒俾自勵江西應撥廣東漕米十萬

石泝灘越嶺輓運爲艱公請改撥湖南一水可達官民交便之會丁父艱貧不能辦裝廣州將軍策棱公奏公孤介廉潔歸葬無資與護巡撫託庸等助貲回籍 報聞舟至南昌 內召爲兵部尙書又調禮部皆未拜十一年服闋乃入朝授禮部尙書公故湛深經術爛掌故議禮必斟酌古今折衷聖籍期於正人心明典制以翊贊 休明雖違俗侃侃弗顧也五禮自朝廷達於鄉遂士大夫莫能徧觀詳考民間吉凶婚姻各徇其俗公長容臺承 詔修 大清通禮又奉 命充會典總裁官會典與通禮相表裏公一手編集所撰欲上擬周官每會典進呈附以通禮悉奉 聖裁改定凡十年而告成十五年充經筵講官二十年晉吏部尙書明年兼管工部事銓政本有成憲無可出入而蠹吏舉疑似者因緣上下其手或瞰人所不知輒以牟利公釐衆弊杜請謁雖親愛不敢以私干自巡撫入爲尙書起居服御猶寒素自公退食搨禿管點竄丹黃矻矻著述專以經學訓子孫不雜世事中年喪偶旁無姬侍門館闐然薨年六十有四子一念孫

念孫字懷祖學者稱石臞先生生數歲卽能讀尙書文肅公口授諸經皆成誦都下有神童之目八歲屬文偶作史論斷制有識由是文肅教之以忠恕正直立身之道且延戴君東原爲之師十四歲扶藜南歸學與行老成所不逮也服闋補州學生以大臣子迎 鑾獻文冊 賜舉人乾隆四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乞假歸謝絕人事居湖濱與李君惇賈君田祖汪君中劉君台拱程君瑤田以古學相勵凡四年入都改工部主事遂究心治河之道洞澈古今利弊爲導河議二篇上篇導河北流下篇建倉通運累遷郎中擢御史晉給事中掌吏科印在官十餘年凡錢局諸差及京察外任俸滿保送知府皆力辭識者嘉異之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之始先生疏劾宰輔某是時不乏彈章惟先生疏援据經義最爲得體特蒙 嘉納海內爭傳誦焉是年春 命巡淮安漕秋又巡濟甯漕盡汰陋規道路所經有關吏治民瘼者皆奏之蒙採納施行尋授永定河道積弊一清六年夏大雨彌月水漲溢奪職逮問尋奉 諭曰水漫過蘆溝橋面不但人力難施亦非意想所及王念孫可加恩發河工效力七年督辦河

間漫工 賞六品服暫署永定河道八年 諭曰王念孫於水利講求有素可
賞主事銜留直隸周歷通省有關涉水利事宜悉心紀載交直隸總督彙奏辦
理乃上書總督顏公檢臚陳畿輔水利顏公據以入告會河南衡家樓河決
命隨費尙書淳查勘且籌新漕又 命馳赴台莊隨同尙書吉綸治河務尋奉
旨署山東運河道九年實授在任數年查工剔弊節帑數十萬十五年調永
定河道 召詢河務甚悉甫旋任東河帥請啓蘇家山閘引黃水入微山湖以
利漕運 召入都決其是非先生奏引黃入湖不能不少淤原非良策然暫行
無害並陳運河情形皆 詔許之是年永定河水復漲溢先生自引罪得 旨
以六品休致時年六十有七道光五年 詔曰王念孫年登耄耋重赴鹿鳴筵
宴洵屬藝林嘉瑞可賞給四品銜以光盛典是時年八十二矣十二年正月子
引之官禮部尙書以先生病奏請給假蒙 宣宗皇帝召見垂問明年九十
歲宜善爲調養且 諭以服人薺之法越數日卒先生初從東原戴氏受聲音
文字訓詁遂通爾雅說文皆有撰述矣繼見邵學士晉涵爲爾雅疏段進士玉

裁爲說文注先生遂不復爲撰廣雅疏證二十三卷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謂訓詁之旨本於聲音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擴充於爾雅說文之外無所不達然聲音文字部分之嚴則一絲不亂此蓋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實多揖所未及知者而亦爲惠氏定字戴氏東原所未及古音自顧氏江氏戴氏皆有考正金壇段氏分十七部爲益精段氏之分支之脂爲三部也發前人所未發先生昔亦同見及此因段書先出遂輟作然先生所分乃二十一部按之羣經楚詞斬然不紊更有爲顧段諸家所未及者尤精於校讎凡經史子書晉唐宋以來古義之晦誤寫校之妄改皆一一正之著讀書雜誌八十二卷分逸周書戰國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記漢書漢隸拾遺凡十種一字之徵博及萬卷其精核如此先生性方正居官廉直不受請託畢生以著述自娛善善惡惡出於至誠喜怒必形於色教子幼以朱子小學諸書長以經義長子引之能傳其學

引之字伯申登嘉慶四年進士出朱文正阮文達兩公門 廷試以一甲第三

人 賜及第授編修累官禮部尙書所涖皆能張其職父憂歸服闋署工部尙書薨於位 賜祭葬 予諡文簡初伯申年二十一歲應順天鄉試下第歸急究心爾雅說文音學五書以求聲音文字訓詁之學越四年復入都以所見質疑於石臞先生先生喜曰乃今可以傳吾學矣遂語以古韻二十一部之分合說文諧聲之義例爾雅方言及漢代經師詁訓之本原且曰詁訓之旨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因假借之字而強爲之解則結籟爲病矣故毛公詩傳多易假借之字而訓以本字已開改讀之先至康成箋詩注禮屢云某讀爲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後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又曰說經者期得經意而已前人傳注不皆合於經則擇其合者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雖別爲之說亦無不可必專守一家則爲何邵公之墨守而已故其治經也諸說並列則求其是字有假借則改其讀蓋熟於漢學之門戶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也伯申推廣庭訓遂成經義述聞十五卷經傳釋

詞十卷精博過於惠戴二家凡前人誤解者獨能旁引曲喻以得其本原之所
在使人頓解心折歎爲確不可易而又百思不能到使古聖賢見之必曰吾言
固如是沿誤數千年而今乃得明矣此誠不可不開之奧突阮文達謂恨不能
起毛鄭孔諸儒而共證此快論者也高郵王氏自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
教子孫至石臞伯申三世相承而其緒益拓論者謂本朝經術獨絕千古而
王氏一家之學自長洲惠氏父子孫外蓋鮮見其匹云

汪文端公事略 字承霽

汪公由敦字師茗號謹堂安徽休甯人雍正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尋丁
父憂以纂修明史奉 旨 在館守制十年充日講官知起居注累遷贊善侍講
轉侍讀授四譯館少卿乾隆元年典試山東尋 命直上書房擢內閣學士左
遷侍讀學士五年復原官六年遷禮部右侍郎調兵部七年充會試副考官九
年調戶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晉工部尚書典順天鄉試調刑部教習庶吉士
兼署左都御史充軍機大臣十四年金川奏凱加太子少保充平定金川方略

副總裁署協辦大學士事會大學士張公廷玉致仕將歸乞 上一言爲配

享 太廟券謝 恩不親至傳 旨令明白迴奏公張公門下士也是日承

旨因免冠叩首奏張廷玉蒙 聖恩曲加體恤乞終始矜全若明發 諭旨

則廷玉罪將無可這事獲已次日張公早入朝 諭責公密通信息顧私恩不

顧公義解協辦內閣任留尚書效力自贖明年 恩予開復 命同大學士傅

文忠總督方恪敏會勘永定河南岸建壩事宜旋同莊親王等釐定 皇朝禮

器圖會四川學政朱荃匿喪納賄事發公會保薦荃吏議奪職 詔以公爲人

勤慎學問亦優降授兵部侍郎是歲典順天鄉試 恩賞其長子廕生承沆以

主事用明年調戶部右侍郎 命同大學士高公斌查勘天津等處河工又明

年晉工部尚書十九年同蔣公溥等修盤山新志加太子太傅兼管刑部尚書

事二十年充平定準噶爾方略總裁調刑部二十一年調工部明年授吏部尚

書二十三年薨於位 上聞震悼 親臨賜奠 諭稱公老成端恪敏慎安

詳學問深醇文辭雅正 加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 賞內庫銀二千兩準

入城於 賜第治喪 御製詩悼之有贊治常資理論文每契神之句尋 諭
賜祭葬 予諡文端公篤於內行記誦尤淹博文章典重有體儼直 內廷幾
三十年以恭謹上結 主知未嘗一日離左右 世宗皇帝初設軍機處以
張文和專任之乾隆初文和以公長於文學特薦入以代其勞乾隆十二三年
閱金川用兵前後所下 廷諭皆公筆也初惟大學士訥親一人承 旨既出
令公在直廬撰擬訥公惟恐不得當輒令再撰有屢易而仍用初藁者一藁甫
削又傳一 旨改易亦如之公頗以爲苦然不敢較也時傅文忠在旁竊不平
迨平金川歸首揆席則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忘乞令軍機諸大臣同進見遂
沿爲例然秉筆之任率推公其後滿司官欲藉爲見才地文忠稍假借之令其
代擬公見滿司官如此而漢文猶必己出嫌於攬持乃亦聽司員代擬日久遂
爲章京之專職矣 高宗天才敏捷日課數詩皆用丹筆作草令內監持出
付公及劉文正用素楮楷繕之謂之詩片繼公者則劉文正也公好獎借後進
陽湖趙君翼客公所最久經進之作多令趙屬草筆削處服公精審屢被 旨

嘉獎廷臣推服之公曰此門下趙某作耳其不沒人善若此 上以公老於

文學尋常碑記之作每 命公屬草公令趙君草創而加潤色焉及進呈經

御筆刪改往往出意表然後知 聖學尤不可及也公薨後 上以公書法

秀潤 命詞臣排次摹勒上石曰時晴齋法帖公子承霈承爵以 御賜祭葬

故詣闕謝趙君言於傅文忠遂得召見 詔各賞舉人文忠奏言承霈書法似

其父復 命賞主事於是在廷咸頌 聖天子垂念舊臣推恩逾格有泣者

其後裘文達錢文敏王文莊諸公劾其子皆引此例得授內閣中書云四十四

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在尙書張文敏公之次五十二年承霈官侍

郎時敬進公詩文集 上賜詩以當序言

承霈字春農號時齋乾隆二十五年以主事入直軍機處洊升員外郎郎中三

十五年授平越知府以親老改邵武府時母年近八旬奏懇留京供職復補戶

部郎中仍直軍機處四十五年記名以三四品京堂用遂擢左副都御史越二

年遷刑部右侍郎調工部時甘肅冒賑案發部議西監一款省費取巧應禁革

毋許應試及由別途出身承需奏人數甚多乞開其自新之路令加足京監費許其考試出身得 旨俞允四十八年 上校射承需連發中的 賞花翎調戶部右侍郎五十四年坐監臨順天鄉試失察代倩等弊降二秩用五十五年署通政使尋補順天府尹擢左副都御史嘉慶四年授刑部右侍郎調工部五年晉左都御史 賞紫禁城騎馬遷兵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事六年永定河水溢撫卹災民散賑五十餘日所全活無算得 旨獎敘尋改左都御史署兵部尚書被劾以二品冠服致仕十年六月薨 詔視尚書例議卹 賜祭葬如禮

潘敏惠公事略

乾隆十有七年二月既望巡撫福建副都御史潘公薨於位 天子眷念封疆勞績 優旨照江南巡撫徐士林例入祀京師賢良祠遺疏請將封典馳贈之處恩賞一品封並照一品例賜卹尋 賜祭葬如典禮 特賜諡曰敏惠自後 聖駕南巡屢遣大臣卽家致祭飾終之典較徐公爲尤渥云公諱思桀

字絜方號補堂江蘇陽湖人雍正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遷員外郎
充己酉順天鄉試庚戌會試同考官遷郎中出知廣東南雄府考最擢海南兵
備道乾隆二年調糧驛道四年遷按察使七年遷浙江布政使十一年擢安徽
巡撫調福建居五年卒年五十有八與徐公同壽未竟厥施 上以故尤悼
惜焉公性敏決明法律練習吏事力持大體而汲汲以宣 朝廷德意經國澤
民爲務其在西曹讞獄常至夜分飢則探懷餅淪水而食每隨尚書入奏事

世宗嘉之在南雄大水將敗城公禱神危橋俎未徹而橋圯露宿埤塊閱督
吏卒縛筏救溺者在瓊深入五指山安輯黎衆劾鎮將郡守之殘黎人者泊秉
粵臬卽疏陳廣東有狼黎猺三種狼人世居高州府茂名縣地今附民籍多讀
書應試猺人亦輸賦入版籍設猺童義學惟黎人散居瓊州府屬以不識字往
往爲土人所欺請於儋崖等七州縣照猺童例設義學訓課能通文義者許應
試部議從之所理冤獄尤多會久旱奸民數百爲羣入市強取米公時方疾強
起坐堂皇立捕數十人至痛杖荷校以徇藩浙時疏報衢嚴等屬水災壞田廬

漂人畜無算已申達督撫勸帑撫卹。諭曰此等事正地方官切己要務毋濫
毋遺以期實惠及民公乃出臨錢塘江收流棺瘞浮尸躬親督賑尋疏陳給發
籽粒並加賑狀。高宗手勅曰今歲浙省災巡撫常安有諱匿之意賴汝在
耳是秋蕭山民凶凶渡江公曰民飢富哺鬪則亂民也嚴懲之自是迄麥登無
一譁者又疏陳常平倉出陳易新諸弊請因時酌辦又請禁考職吏員干謁地
方官違者照違制律治罪部議均如所請其撫徽也當河決淮淝之後鳳潁泗
皆災公前後請庫廩百萬有奇親行督賑冒風渡洪澤湖舟幾覆不爲動歸奏
調劑災區三事曰勸課農桑曰疏濬溝洫曰稽核流移略言鳳潁等處民情窳
惰不知耰鋤培壅之法宜令州縣官隨地董勸卽以地方民情之勤惰定有司
之考成至各屬地分三等一爲岡地最高一爲湖地稍低一爲灣地最下灣地
被水非人力可施湖地外仰中窪下游濬渠疏洩卽可涸出栽種岡地水雖不
及而陂塘未築輒苦旱乾如壽州之安豐塘懷遠之郭陂塘鳳陽之六塘均宜
及時修築臣思上年賑濟動帑百餘萬金若平時酌動數百金陸續修濬民間

減一分荒歉卽多一分收成朝廷亦省一分帑項縱遇偏災亦可以工代賑一舉兩得又鳳潁民風樂於轉徙秋收後二麥已種輒攜家外出春熟方歸一遇災歉地方官勘給賑票輒留一二人在家領賑餘悉潛往鄰境希圖資給行糧至有一家領三糧者本業拋荒人無固志此後應查明實係災民方許資送其結黨滋擾者罪之疏上手勅報曰此乃固本之務歷來安徽巡撫無有言及此者朕甚嘉焉勉力妥爲之以俟三年之成也九月調撫福建朝京師六蒙召對閩地民情囂獷相尙以鬪訟盜匪數起公廉得其主名髮櫛而草薶之清釐錢糧責令推收承納使糧歸於田民欠不至無著其屯田寺田之詭寄飛灑者皆確查禁杜不復派累里中晝見官屬夜披案牘旱則步禱潦則按卹又以農隙巡視海防驗戰艦朔望入書院與諸生講說經義歲以爲常勞積疾作不少止也公爲政以水利爲農田之本嘗奏請大治餘杭之南湖會稽之鑑湖上虞之夏蓋湖餘姚之汝仇湖慈溪之慈湖以及皖北之安豐郭陂等塘澮澗漚芟茨沙等河修復舊隄闢禁奸民之墾佔貽害者繪圖鳩工皆以遷擢中輟居

平常以爲憾惟修築甯德之東湖墾良田萬畝及福州城外之西湖築隄千三百丈建閘二溉田數千頃又親勘福清之郎官港法海埔招墾海灘淤地法海得地千三百餘畝郎官港得地八百餘畝疏聞 手勅報曰勸課耕農務民之本也勉之公起寒素幼從師讀書嘗自市薪米通籍後洗手奉公終身非共賓客食不重肉衣必數澣紉丁卯以皖撫監臨江南鄉試卽二十五年前賓興地有司進供給視舊減過半鄉人榮公而彌佩其清節也爲人厚重寡言笑臨大事能斷恤吏民若一體治公務若營其家愛士育才惟恐不及於世閒嗜好泊如也故臯復之夕賓哭於館吏哭於次士哭於塾民哭於途卒哭於伍僉以公中年奄逝未完其用世之志爲天下惜也平生治經尤邃於易能探荀虞之旨嘗謂後世知有漢學者賴李鼎祚集解存耳自建節鉞卽不攜眷屬之官公餘日閱注疏及徐氏經解出入一童抱畢牘自隨有得卽疏之嘗謂學者云學必求有用凡象緯方輿歷筭水利農政何一不當留心若詞章撰著抑末耳故自去翰林益講求經濟實學所著周易淺釋四卷皆卽卦變之說以求象而卽象

以明理每卦皆註明自某卦來謂之時來嘗曰象多言象而變在其中爻多言變而象在其中不明時來不知卦之來處不求爻變不知卦之去處爻無所不包舊說概講入身心政治上去遺卻許多道理不若就淺處言之而深處亦可通也公點勘四十二家易解竭畢生之力以成此書力疾屬草尙闕乾坤二卦故所說爲六十二卦云又著有鰲峯講義四卷

彭芝庭尙書事略

公諱芭豐字翰文鄉舉時芝生庭中因自號芝庭江蘇長洲人祖定求康熙丙辰會試廷試俱第一官侍講學者稱南昫先生語在儒林傳父正乾考授州同知公幼承家學年十六補諸生雍正五年會試第一廷試卷列第三

世宗

親拔第一授修撰大學士張文和奏彭某科名與乃祖同

上喜卽召入南

書房充日講官知起居注七年充河南副考官入闈病作移宿於外氣垂絕恍見二童子自雲中下持采旗導還鄉至文星閣一老人持藥飲之遂蘇文星閣者南昫先生講學地也及至京

命遣醫診視

賜葺藥九年春

世宗手

書楹聯賜之尋遷中允乾隆二年擢侍講累遷左僉都御史提督浙江學政積
三遷至刑部侍郎領學政如故父憂歸服除補吏部再督浙江學政就改兵部
官滿還朝乞終母養母終逾年起署吏部侍郎明年補左侍郎遂遷左都御史
二十八年晉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越三年左調復爲兵部右侍郎又二年致
仕歸歸九年 純皇帝東巡公朝行在復故階先後立朝垂四十年 國家
有試士之典未嘗不在列凡校順天鄉試一校禮部試一主直省鄉試七督學
政二經歷滇南中州江右山左浙東西所至皆稱得士公少逮事南昫先生受
儒家言自入翰林刻苦如諸生鮮食寡欲畏遠權勢簡交游蒞官以謹慎見稱
不好激言畸行而介然時有所不爲所奏進經史講義皆切於治體其主試江
西也還過江南之宿州宿方被水有司賑不以時飢民號訴滿道上公入奏其
事章下督臣察治之學臣有詔事大吏以屬官門生自居者公又抗疏言之
上偉其論其督浙江學也還言利病四事其一曰餘杭南湖之水發源天目
注苕溪下灌杭嘉湖三府今淤塞侵占者多古稱西湖之水溉田萬頃今淺狹

不稱舊聞會稽上虞慈溪諸水利多未修復旱潦無備非宜其一曰浙中收漕每石私加五六升及一二升不等宜禁其一曰浙省官水陸往來非奉使馳驛者皆例外自發驛傳多者役及千夫少亦不下六七百人騷擾實甚宜與限制其一曰溫台諸府產鹽地例設巡鹽兵兵利賞輒按戶搜索或將數家食鹽併少報多誣民私販大不便章下所司皆議行其後二十餘年浙中督撫相繼得罪死州縣漕弊雜發益熟爛不可問其所以使然者漸矣公可謂識微者歟在刑部八閱月閱讞牘敬慎詳審有疑輒商諸僚屬秋審論情實以公言核改緩決者十餘人在兵部奏武職銓補遲速不均宜量與疏通奏奉使馳驛官有廩給口糧而夫役俱向驛站借雇慮開多索濫應之漸宜停例支改一馬三夫

上皆可其奏會同部蔣侍郎櫛與史侍郎弈昂有隙蔣訐史於上前且

謂史嘗於衆中詆公引公爲證上問公公對未聞上疑有私降公侍

郎逾年遂有休致之旨先是公乞養歸爲奉母故闢園亭藝花竹上賜

額曰慈竹春暉至是再歸林壑益幽邃花葯益茂公擁萬卷日哦其中每春秋

佳日出遊石湖寒山士女擁觀塞路嘗入京祝。高宗萬壽又明年恭祝

皇太后萬壽與香山九老會 賜杖圖形禁中兩次迎 鑾俱蒙 溫諭

賜宴 命閱召試諸生卷最後 諭來京與明年千叟之宴主紫陽書院十五

年所成就人才甚衆四十九年六月無疾而終年八十有四遺疏上會曹尙書亦卒 上謂廷臣曰彭啓豐曹秀先皆不得與千叟宴也惜哉公平生天真

自然不知人世有機械事意有不可或時面折人然事過輒忘無少藏積以故賢士大夫多樂與之遊與劉文正嵇文恭交尤篤前後居喪皆盡禮終喪始復寢所居十泉街仍世通華子孫列官內外而門館蕭闔簾閣據几一燈諷卷如老諸生婚嫁徭役糧稅如平人家嘗語人曰吾爲秀才過徐達夫門時方及第立斗標心豔之及宦成歸再過之徐氏已易主矣後之視吾猶吾之視徐也得 不懼哉公直內廷時 敕和 御製詩百數十首及告養歸復發詩百六十餘首 命和畢交巡撫奏進所著詩古文集三十卷具有家法其碑版文尤推重於世子紹謙舉人官曹州同知紹觀進士官侍讀學士紹升字尺木進士語在

儒林傳

楊勤愨公事略

國家漕東南之粟上輸 神倉聯鉅艦以載凡六千九百六十有九艘各有運丁丁所僱募船工水手之屬不下數萬人艘入運河沿河左右待募牽纜之夫亦不下數萬人人衆事繁於是各直省並設衛所員弁領運以糾偷惰察奸慝而必以文武威風知大體可敬信之大臣總其事乾隆二十二年清江楊勤愨公以前禮部尙書奉 特旨轉兵部尙書授漕運總督公既視事諮訪利病爬羅剔抉與之革之與衆同欲慮運河阻滯時與河臣協謀疏濬以時蓄洩俾通達無窒 上嘉獎焉而公淡泊甯靜撫卹疲困運官不敢有私求在任十二年凡糧艘所過安靜不擾沿河居民往來行旅皆帖然二十三年十二月薨於位年六十有八 上聞震悼 賜祭葬如禮 特命予諡凡飾終之典罔不具嗚呼公之忠誠結 主知 聖天子之知人善任使可謂盛矣公諱錫紱字方來號蘭畹江西清江人也父英玉以名諸生授經講學鄉里宗之公幼卽

端重若成人稍長肆力於學務求實用雍正五年進士初任吏部主事累遷郎中轉御史出爲廣東肇羅道乾隆二年遷廣西布政使六年就遷巡撫九年入爲禮部侍郎明年又出爲湖南巡撫十三年父憂去任十五年起刑部侍郎仍撫湖南十七年丁母憂十九年冬起左都御史明年署吏部尚書二十一年仍署湖南巡撫五月授禮部尚書其年冬又出署山東巡撫明年春遂總督漕運事二十三年晉太子少師二十八年加太子太保公少篤嗜宋儒書及在官試其所學學日以顯故所至皆有實政初仕吏部時明習條例老吏不能欺高安朱文端公深器之其出而治外也清心寡欲正己率屬汲汲以興水利廣積貯敦學校宏教化爲事在肇羅道任歲巡視瀕海田修築圍基終公任無水患任廣西布政使條奏二事言革職佐雜官宜免追編俸州縣官不得以土產獻上官及遷巡撫屢平土苗之變並勦捕黔省逆苗而審知猺獞苗民愚而嗜利其黠者動以挖窖書符煽惑聚衆嚴飭所屬勤緝捕絕其根株更令力行保甲法凡逆苗田產入官卽令苗民承種收其租以資積貯借給貧苗旣勦且撫苗民

咸化之屬吏或以人獲饋者諱其名曰長生果公怒卻之以入告 上曰是真不愧四知者矣湖南民健訟多習邪教公嚴懲禁之又以湖南產穀之鄉鄰省皆賴接濟畜積尤宜加厚其溢額倉穀或調支協撥卽飭所司隨時買補而長沙岳州常德澧州諸境濱臨洞庭沿湖田廬全資堤垸護衛例於每歲秋冬督民修築然多視爲故事豪家蠹胥包攬侵扣工力不均公嚴飭有司辦治而輕舟減從時巡視之察其勤惰予勸懲堤工旣堅且厚彌望屹立民以無虞公凡三涖湖南父老歡迎如慈父母在山東時二十一州縣被水公奏請捐貸有差減常平米糶價三之一以魚臺土城低窪請移置高處絕後患其政績之大者如此其細者不勝書也公敷歷中外三十餘年凡所陳奏悉協大體而尤關國計民生者在湖南日以各省水利久廢愚民不知遠慮數畝之塘往往倍土爲田一遇旱乾卽他膏腴都成棄壤請飭各省督撫凡有陂塘處所嚴禁改墾 上詔行之又以湖南每歲採木有司至苗地凡所有木輒籍記之而賤價勒買運至江南私賣其贏餘請自後商木憑牙行採買不得官爲交易其在

苗地者州縣官爲審問聽民願賣者買之運過辰關按驗乃行著爲例其在漕運最久數陳亦最多 上皆允行是以漕政肅清旗丁感公德建生祠河上公旣薨繼公任漕政者 上皆以遵公約束 命之所訂漕運全書雲門黃公署漕督時表上焉嗚呼公可謂不負所學者矣公爲人寬宏樂易待人恕而自守極嚴聲色貨利無所好而以人才爲性命偏長薄藝靡不記錄尤加意敦崇正學之士獎勸如不及居家孝友惇睦化其宗族鄉黨教子弟一以禮法論者謂近世名臣推朱文端楊文定蔡文勤若公者實三公之匹亞也所著自漕運全書外有四書講義節婦傳四知堂文集行於世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六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2 vertical columns and a thick border.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outermost columns being the widest. The page is otherwise empty of text or markings.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七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梁文莊公事略子同書

乾隆二十有八年相國錢塘梁公以微疾薨於位遺疏未及上 高宗震悼

命皇五子臨其喪 贈太保入祀賢良祠 賜內庫白金千兩庀喪具公子

敦書守遵義乞改京秩侍養已調戶部郎中未卽至 上念邸次乏人 命

內務府派司官經理其事部察卹典具奏 諭葬祭如例 予諡文莊入祠加

祭一壇啓殯日奉 恩旨所過沿途二十里內官弁並赴舟次弔奠遣人護送

公起自田闕受 兩朝不世之知遇回翔館閣出入禁闈洵歷卿宰以至延

登受策 恩禮哀榮冠絕寮案初公直上書房得侍 高宗皇帝暨誠和兩

親王講讀以舊學受知自言嘗爲 高宗作擘窠大字適 憲皇帝駕至

諸臣鵠立以俟 憲皇帝命竟其書墨漬袍袖又 命 高宗曳之今藏

此衣三十年矣他時服以就木庶存殤志 君恩也至是如所言公諱詩正字養仲號蕪林先世自新里遷錢塘父文濂歲貢上選諸暨訓導不就公生五歲始能言幼擅文譽與兄啓心有二難之目年三十始舉鄉試又五年以一甲三名 賜進士及第授編修時雍正八年庚戌也未散館出典山東鄉試十一年分校會試明年充日講起居注官上書房行走遷侍讀又明年晉侍講學士母憂歸 詔賞藩庫銀五百兩治喪乾隆元年 諭曰向來翰林官丁憂有在京修書之例梁詩正著來京在南書房行走 詔以素服入直照現任學士例給俸兼直懋勤殿與顧侍讀成天恭校 御製樂善堂全集 賜第南城三年補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仍兼上書房行走十月典順天武鄉試晉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四年遷刑部侍郎尋調戶部兄啓心成進士與館選五年夏公父年七十 恩給二品封 賜御製五言詩并 御書傳經介祉四字 賜之 六年條奏變通二款一八旗生齒日繁若不使自爲養而常備官養之雖目前尙可支持而數百年後旗戶十倍於今勢必不給宜令閒散人丁於黑龍江甯

古塔等處分置邊屯使世享耕牧之利以時講武且可充實駐防一綠旗增設兵丁較康熙年閒餉額多至五六百萬向來各營多空額自雍正元年徹底清查盡除此弊是近來兵額但依舊制亦較前有虛實之別況各省要地多滿兵駐防與各標營聲勢聯絡其增設之額可減者宜酌減不必遽行裁汰但遇有開除請卽停止募補疏入 上嘉納焉 命兼署吏部右侍郎七年兼 御書館行走八年正月 上御重華宮 召諸臣 賜宴聯句 勅公書以勒石七月扈 駕入盛京謁 祖陵 上升殿大宴 手賜卮酒時與者不過數人入山海關 上登澄海樓觀海獨 召張尙書照暨公聯句九年 命賜清勤堂額 車駕幸翰林院賦詩 賞賚公受 賜與尙書埒十一月 命選唐宋詩醇十年夏擢戶部尙書十三年春扈 駕東巡謁 孔林登泰岱 上以山徑險仄 諭公不必隨上沿嶺派侍衛分駐有交辦事遞傳上下尋命閱會試迴避卷調兵部尙書明年金川報捷加太子少師暫管戶部尙書事 賜御書宣贊樞衡額尋兼掌院學士協辦大學士偕汪公由敦纂西清古

鑑十五年授吏部尚書協辦閣務如故教習庶吉士御史歐堪善奏公徇庇營私各款 上召公及軍機大臣掌院學士吏部堂官及堪善等 親訊於勤政殿事白不復置議會四川學政朱荃匿喪事聞 上召問奏對不稱 旨罷掌院學士旋 賞公次子舉人敦書廕生觀政工部公經歷四部遞長六官所至能舉其職其佐司寇也曹司有通曉律例者虛己咨詢獄無疑義及筦中樞 上以經略與大將軍向無區別 命公博考前典參酌今制自禡牙啓行至凱旋告廟條上儀注載入會典及掌銓衡振淹滯抑躁進杜請託吏胥莫敢玩弊在農部最久清釐錢法稽核奏銷精於心計者不及也十六年扈蹕南巡時父年八十 特晉一品封典給假留侍一月公奉太公迎 駕吳江賜貂緞及 御製七言律詩 御書湖山養福四大字 賜公父台階愛日四大字 賜公 命閱 召試諸生卷歲除 賜白金五百兩十七年陳情乞養 御書身依東壁圖書府家在西湖山水閒一聯慰之再請 溫詔俞允 御製詩寵行有翻祝歸朝晚卿家慶倍深之句又 賜公父如意人蔭貂緞等物

且諭曰二三年後南巡君臣復得相見矣 聖情肫篤不啻家人父子焉
家居二年 命與沈宗伯德潛合修西湖志纂二十二年 六飛重幸江浙公
赴淮陰迎 駕 賜在籍食俸會汪尚書由敦假歸省墓 命公代攝其事
賜御製詩又 賜萊衣晝永額 命閱上下江召試卷尋令歸侍養寄 御製
詩百八十餘首 命和進之明年丁憂時公兄啓心以毀卒百日後 特詔以
工部尚書召用請假數月畢葬事許之明年調署兵部 賞紫禁城騎馬 命
工部侍郎三和於澄懷園度地建屋俾就近直宿如初八月典順天鄉試二十
四年教習庶吉士服闋授兵部尚書署掌院學士二十六年遷吏部尚書協辦
大學士兼掌院如故充經筵講官恭遇 皇太后七旬慶典撰擬 御製表
文恭上 徽號冊寶典禮隆重公與協辦大學士兆惠公主之周旋罄折從
容中度奉 懿旨賞賚有加明年典順天鄉試二十八年策拜東閣大學士仍
兼吏部尚書掌院學士 賜第內城加太子太傅十一月薨年六十有七公天
性孝友事二親色養備至自通籍以至爰立不傍門戶不矜巧捷以樸誠結

主知扈從 巡幸常在屬車豹尾閒大制作成出公手總裁 國史文類續文
獻通考各館體例多其所定巨製鴻裁折服羣彥屢閱 殿試朝考散館召試
卷必公必慎文章近南豐詩骨蒼秀有矢音集五卷書學柳誠懸繼參文趙晚
師顏李凡三變奉 命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益得縱觀 天府收儲經進時
獨蒙 睿賞屢勒堅珉性儉素衣必數澣自奉嗇於寒士貲郎墨吏不敢因緣
造請每下直雙扉晝掩門庭闐然嘗署所居爲味初齋示不忘舊也吏部內閣
翰林掌院皆京僚極清要地公兼領數年王尚書際華戲謂曰公可謂三清居
士矣裘尚書曰修笑曰兼以上書房南書房則五清也其爲同官所欽慕如此
四十四年 高宗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首子二長同書字山舟出嗣伯
兄乾隆十七年由舉人 特賜一體殿試選庶吉士累遷侍講以文章書法名
世引疾歸嘉慶十二年重赴鹿鳴宴 賞侍講學士銜年九十三卒敦書官至
工部右侍郎

雷翠庭副憲事略

公諱鏗字貫一一字翠庭福建甯化人少有志於聖賢見蔡文勤世遠所著學約篤好之遂從文勤學舉鄉試入都不投公卿一刺以陸平湖不敢見魏蔚州爲法方望溪侍郎嘗與文勤太息生才之難計數生平朋好如楊賓實陳滄洲後生中尙未見堅然可信其幾及者況在古人文勤曰吾門雷生乃後起之賓實也公乃出見望溪於文勤卽命受學於望溪望溪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凡四三年其後察公品峻而意誠始受之不辭朱文端軾聞公名不可得見乃就公於文勤寓舍與講易時人兩賢之而孫文定嘉淦亦禮先於公舉爲國子監學正雍正癸丑開性理試主者欲得公公謝不往是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以大父母春秋高請急歸省乾隆六年丙辰詔起公於家侍皇子學賜第內城特旨授編修丁巳充會試同考官以御試前列受賜充日講起居注官遷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同官余棟以國卹入都有旨留侍皇子讀余辭不許公言余某父喪未葬不宜在皇子左右聞輔臣咎其辭爲好名使在廷皆避好名之嫌不求盡子道非細故也余得歸終制始公父就

養京師將以察公守官之志行又念文勤劬未知所學於望溪者何如也於其歸望溪爲文贈之亡何父卒公以憂歸服闋補原官遷右庶子再遷少詹事擢通政使當是時 上以言事者外沽直名實自規便利屢下 詔訓勅公謂二者雖諫臣不肖然朝廷樂聞讜言但當論其言之是非不必疑其計利并不必疑其好名言果可用采而納之諫臣之所得者名政事之所資者實也昔孔子稱舜曰隱惡揚善則知當舜之時言者亦不能有善而無惡也惟舜隱且揚之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又曰嘉言罔攸伏願 皇上以舜爲法任老成遠諛佞簡遊幸屏玩好得 旨嘉獎十二年 上將南巡公請 勅諸大吏省徭役敦樸素以便民時 上已有 旨宣諭矣以公言忠弗拂也尋乞假省母假滿 命以原官督浙江學政調江蘇改左副都御史仍調浙江教士敦實行去功利衡文取雅正一革舊習刻陸清獻及張楊園先生年譜以風示學者公爲政甚嚴而州縣吏亦無敢踰法虐士有勒屬捏報劣生者其人已擢守道公特劾之因疏言舉報優劣當責成府縣官定以處分又言太學貢士宜先老

成通經學者會秋大饑有司以例不敢請公密言狀 特旨賑之民困以蘇以
母年八十乞歸侍養四年既葬未終喪而公卒年六十有四乾隆二十五年十
月也公平居雍雍以和不見喜愠之色至臨大節則嶄然不可奪在 朝遇重
臣無加禮退接故交如布衣時造次必於禮法而簡重安舒見者氣爲之斂初
入仕籍大臣爭相引重公岌然中立無少依附獨以忠懇結 主知每進經史
講義必詳晰義利開設端委以根極於治要 上嘉納焉二十三年 高

宗南巡 御書堂額爲太夫人壽兼 賜文綺豐貂蓋公純孝 上知之故

體恤尤至而公臨沒具遺表亦言臣爲子之事粗具而爲臣之志未伸此臣目
終難瞑者也公之學以躬行爲主以仁爲歸以敬義爲堂戶其生平出處張弛
語默按之無不合於道者至小事皆可爲法爲文章簡要冲夷有古作者風居
嘗謂國家根本在人才故聞一藝片善必加搜討所交多巖穴奇士其奉使出
京布衣李鐸朱燉送別舟次鐸號豸青山人家世勳舊爲太傅索額圖介壻隱
於盤山閉關絕人事與燉俱守道自重不妄見人惟公能得之在蘇善陳黃中

在浙江每有造訪或邑人未曉名姓相視驚訝不測公何以知之也生平學宗程朱而於象山陽明辨之甚力嘗謂孔子性相近之言實萬世言性之宗旨孟子所謂性善正相近之實際相近者善之相近也以萬物爲一體者堯舜之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可謂不與堯舜之仁相近乎故曰性善也擴而充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必待擴充之力者氣質有不同也孟子言性與孔子無二旨也又曰道心卽性也人心之正者道心爲之主卽性宰乎氣也人心之偏者道心之有蔽卽性汨於氣而失焉者也非道心爲一心人心又爲一心也如飲食男女之欲人心也而道存焉知道存卽道心也知其爲道而肆焉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故必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也所著經筵堂集自恥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聞見偶錄共若干卷

陳文肅公事略

公諱大受字占咸號可齋湖南祁陽人父綵好施與屢出粟賑饑夢神授緋衣兒遂生公兒時行什市中逸馬羣至止焉人以其爲異性沈敏強記初授內則卽

退習其儀既長家益貧躬耕山麓同舍漁者每夜出捕魚公爲候門讀書不輟
雍正七年以拔貢舉順天鄉試十一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乾隆元年授編修二
年 上御乾清宮親試翰詹諸臣日午、御座以待公章最先成奏焉

上喜列第一遷侍讀累擢左庶子侍讀學士晉少詹事三年遷內閣學士典試
浙江四年授吏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三禮館副總裁尋授安徽巡撫初視事
剖決疑案老吏駭其精敏廬鳳潁等府素稱盜藪地方吏多諱匿或事主隱忍
不報致蠹役表裏爲奸公抵任後勒限嚴緝一月中獲盜五十人得 旨褒美
會淮南北游饑發倉穀賑之穀且盡乃令於麥熟地買麥又分糴於江廣且發
且儲六年壽宿水無麥乃食民以所買糴者時連歲饑民多竊米麥以食有司
以盜論公哀其情奏原六十餘人高阜斜坡不宜稻麥前總督郝公玉麟構閩
產早稻一種曰畚粟性宜燥無煩浸灌公教民試種有秋因遺購數十石分給
各屬化無用之田爲有用事聞 手勅報曰諸凡如此留心甚慰朕懷虞山陳
進士祖范遠經學公延主敬敷書院且疏薦得 旨加司業銜異數也是年調

撫江蘇常鎮太水災公糶倉穀疏濬渠築圩岸修廬舍殓餓莩請緩今年徵水
退恐遺蝗種乃募民先冬掘之官爲收買疏入 上嘉獎傳諭直隸總督高

公斌照所奏辦理七年淮海徐下田積水不可以麥民有草食者公按口各假
二月糧 上命截江廣漕米七萬石賑之句容之黃堰壩灌田八千畝郭西

塘灌數百頃歲久盡淤乃貸社穀俾民以工就食水利復而民不飢秋河決古
溝再決石林高寶興泰徐州罹其患公疏聞 上命截漕米協濟銀穀至數

百萬乃多備空船候米至則分載之舳舻數百里一日而徧先是丹陽運河口
藉潮水灌輸淤沙每需疏濬至是公奏定六年大修每年小修其後 高宗

南巡 御製反李白丁都護歌有豈無疏濬方天工在人補輪年大小修來往
通商賈之句蓋嘉公奏定歲修法利於漕運也十年奉 恩旨普蠲明年天下

錢糧公疏陳江蘇蠲糧三事一核準漕項科則曉諭周知一彙造地丁耗羨同
漕項并完一酌定業戶減租分數通飭遵行得 旨嘉獎時戶部議禁商囤公

以謂商人貯米得少利卽散貯不過一歲民且利焉請弛禁便又言城上核減

意在節用用省而工惡再修且倍之城郭爲千百年計不宜求節省目前
上皆躉之十一年加太子少保時淮海徐屬被水災者十七公行縣至海沐見
食蒿實者取嘗之苦澀甚乃趣散粟借以種蘇揚俗尙侈靡公力禁習尙爲一
變蠲牛稅及漁鰲稅以惠貧民廣置義學割俸俸助廣仁育嬰普濟三堂置產
以經久遠九月調福建巡撫疏言近海商民例許往暹羅造船飯米但內渡時
若有船無米者應倍稅示罰部議從之故事巡臺御史出巡南北路派所屬縣
輪備夫輿廚傳犒賞之用又濫準詞訟致奸民挂名胥役生事厲民公奏劾之
勅自乾隆五年以後巡臺御史均交部嚴議又疏言臺屬番民生業艱難向
漢民重息稱貸子女田產每被盤折請撥臺穀六萬石分貯諸彰淡水等屬照
鳳山例接濟其不願借者聽 上報可閩人與番雜處土音非譯不通有奸
民殺人賄通事移坐番罪公疑之再鞫竟得白十月授兵部尙書十三年春
上東巡公覲 行在召問東土饑饉情事公以所見對卽 命於行營前議
賑事還朝典會試轉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充軍機大臣經筵講官教習庶吉

士兼直 上諭處時金川用兵 上憂勤方略軍書如織雖深夜必達 覽
公日數被 召對夜宿直廬凡樞密重事皆與焉出入見星以爲常歸則積帙
數寸刻燭披覽無留牘十四年金川平晉太子太保加軍功三級 賜御書熙
績良謨額秋署直隸總督積勞成疾 上數遣醫存問 賜葺藥十五年春
授兩廣總督 陛辭請 訓 上曰汝直樞廷兩載萬幾之事皆所目擊卽
朕訓也何贅辭惟中外一心足矣尋 命協理粵海關務兩粵去京師遠吏媮
民嗜公以猛易之舉劾不法吏無虛月風俗丕變初總督碩色與巡撫岳濬在
粵東互相牴牾至是調雲貴督撫公疏言雲貴極邊重任二臣恐不能和衷請
切加訓飭 上聽其言十六年請裁廣東肇高學政從之疏言海康遂溪等
縣堤遇坍塌應搶修刻不容緩若必待詳估事已無及不若令民隨時自修遇
重工另奏官辦報聞八月以病乞解任 溫詔慰留未幾薨年五十遺疏入
諭稱其才品優長精明勤慎 命入祀賢良祠以獎賢勞予三代封誥廕一子
賜祭二壇謚文肅公器宇端嚴每正視眉目皆上起豐髯有威 朝廷倚爲

重臣清節見推海內微時極貧父母生母皆不及養故雖貴愈自刻苦儉約如布衣時事長兄盡恭能曲承其意與人既合則不愛其力而於親故尤甚性坦夷無城府不爲矯激之行亦不泮忍隨俗嘗及方侍郎之門望溪集中多與公往還尺牘所言皆吏疵民瘼深以湯文正期公謂足繼其武公嘗言歷事多而利害明則受病卽在此望溪嘆爲名論謂可爲庸庸者之藥石云子輝祖由任子累官廣西湖北河南巡撫擢浙閩總督兼管浙江巡撫事坐籍沒王亶望任所貲財以銀易金且隱匿玉器逮問 賜自盡

舒文襄公事略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

孝聖憲皇后崩四月

純皇帝奉

梓宮安葬

泰東陵大學士舒公扈蹕行十九日抵良格莊遘疾

命御醫診治越二日薨

上震悼諭稱公老成端重練達有爲宣力中外四十餘年實爲國家得力

大臣 命賞陀羅經被遺額駙公福隆安帶領侍衛十人往奠爵 特贈太保

賜祀賢良祠 車駕還京復 親臨奠醑 御製詩輓之尋 賜祭葬 予

謚文襄時長子舒常以參贊大臣征金川事歲留鎮西蜀及是 命馳驛回京
治喪哀榮之備朝列所希有也公諱舒赫德字伯容別字明亭姓舒穆魯氏滿
洲正白旗人祖諱徐元夢卽文定公也父諱席格由副榜官員外郎公由筆帖
式授內閣中書入直南書房隨閣臣預機務遷內閣侍讀晉御史乾隆二年擢
侍讀學士明年由副都御史擢兵部侍郎協辦步軍統領四年 上以盛京
爲國家根本地游民聚處日繁非便 命公偕將軍暨五部侍郎議奏請禁海
口毋許山東游民私渡先來者編戶籍歸有司約束向例民人墾荒地十年乃
陞科而旂人限以三年輕重失序請更其例從之十三年遷都統兼署兵部侍
郎 命爲軍機大臣擢兵部尙書調戶部管三庫事尋 命同大學士經略傅
公征金川參贊軍務明年春金川納款加太子太保 御書均式宣猷四字賜
之 命由川入滇勘視金沙江形勢籌銅運又 命歸途校閱湖南北營伍又
明年 命視浙江海塘工程十六年從 幸江浙十七年河決馬路口 上
命公同劉公統勳策楞公往治之堵決口卹災黎月餘工竟 上嘉之先是

準噶爾有綽羅斯都爾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名曰四衛拉特其輝特部附於都爾伯特厥後土爾扈特竄入俄羅斯乃以輝特補之傳至噶爾丹跳跟犯塞聖祖三臨朔漠平定之噶爾丹策凌當雍正中遣使經界其地始奉約束及喇嘛達爾扎戕其酋自立所屬散亂而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爲達瓦齊畫計假哈薩克兵襲喇嘛達爾扎殺之達瓦齊自立爲汗阿睦爾撒納遂率所屬及都爾伯特台吉策凌敏爾求內附且籲借兵以定準噶爾地上先命公廉之得其狀而返至是命公馳往經理公以阿睦爾撒納新附難信請弗與兵而移其妻子就食歸化城上以請兵不與是疑其貳也移妻子是以爲質也軍營兵力未齊兩部降衆不下數萬疑而有變事將不可問所辦非是落公職以閒散在參贊上行走十七年哈達哈帥師進發公奉命留烏里雅蘇臺偕侍郎兆惠公籌備糧餉駝馬事宜是歲伊犁平分準噶爾地令四衛拉特各自爲汗駐將軍於伊犁統兵鎮撫之而召各汗入京師赴宴阿睦爾撒納旣不得爲總汗且以將入京疑懼因煽其衆中道叛走時其妻子尙在烏里雅蘇

臺公聞信偕兆公馳往收送京師二十一年噶爾喀台吉青衮雜卜叛臺站中
梗會有察哈爾兵數百方以送羊至公留之分布各站軍報乃通又以所獲馬
數百羊萬餘冒險阻運赴軍前比至額爾齊斯河哈公兵已絕糧四日矣未幾
詔公入覲授都統任參贊大臣明年春同將軍成衮札布等進兵回部適所
收之準噶爾夷人沙拉斯等叛副都統鄂實陣亡公坐是復削籍以兵丁効力
贖罪尋與兆公取阿克蘇下烏什得旨命公駐阿克蘇經理回人屯種而兆
公等以是冬進取葉爾羌賊度官軍深入無繼悉衆困我師阿克蘇烏什均一
日數驚回人玉素富者自其祖時內附封公爵久居哈密者也時隨征在阿克
蘇公廉其可信屬以安輯烏什回人而自駐阿克蘇鎮之衆心大定會
上
先遣滿洲蒙古兵四千爲協防伊犁之用公檄令速赴阿克蘇十一月兵至者
二千有奇公率以先道險遠馬弊往往步行三十三年正月將抵葉爾羌回酋
大小和卓木逆戰公督兵奮擊凡八晝夜賊敗遁乃與兆公軍合事聞授副都
統尋授吏部侍郎晉工部尙書及都統明年回部平予雲騎尉世職繪象紫光

閣 上親製贊又明年 命公駐回城定設官授祿賦稅土田之制二十六年還朝調刑部尚書兼都統如故并管三庫事二十七年 上南巡命留京總理事務後以爲常尋充經筵講官兼管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管戶部事二十八年 命偕裘公曰修赴閩察訊海關陋規還署步軍統領充國史總裁三十一年春暫署陝甘總督還朝兼署戶部尚書三十三年因緬甸不靖 命以參贊大臣往雲南坐陳奏錯謬奪職以副都統銜赴烏什總理回疆事務三十六年夏土爾扈特來歸初土爾扈特汗阿玉奇投入俄羅斯居額濟勒河及阿玉奇曾孫渥巴錫以俄羅斯蔑佛教又苦征調遂挈所部以來衆十餘萬羣言洶洶謂有詭計 上慮伊犁將軍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 命公往相度公力白其無他 上嘉之額濟勒距伊犁萬有餘里渥巴錫行八閱月始抵伊犁界飢疲疾疫道殣相望公隨宜措置全活者衆先令渥巴錫及其台吉入覲而分居部落於齊爾吉爾哈朗諸地又請借給駝馬牛羊數萬俾其宇息又撥地給籽種命屯兵教之耕植於是土爾扈特部咸安其生自以爲歸 天朝晚

也已而俄羅斯邊吏使使問故公面折之其人懷息去 詔授公伊犁將軍尋授戶部尙書領侍衛內大臣二十七年拜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尙書國史四庫等館總裁官又總理吏部兼管戶部三庫仍充經筵講官掌翰林院事兼日講起居注官會山東壽張賊王倫以邪教倡亂 詔公出視師至則破臨清盡殲逆黨倫自燔死凡六日賊平降 旨褒敘授 御前大臣四十一年定西將軍阿桂公平金川 上以公運籌帷幄有功依平定準噶爾回部故事圖前後功臣各五十人公列第四公子舒常第十論者謂自古雲臺凌煙未有一人再圖象者至父子並列尤曠古所無當是時 天子稽古右文徵天下秘書條爲四庫藏弄文淵閣 命公領閣事世以是益榮之公夙夜在公不事家人產宅心誠泣事敏盤根錯節世人望而氣沮公獨紆回籌畫宏濟艱難而在準回二部久厥功尤偉其領閣部也甄綜庶政必躬必親使百執事震動恪恭不稍卽叢脞生平孝友敦篤美行不勝書書其關於軍國之大者薨年六十有八舒常後官至尙書

劉文定公事略于躍雲

國朝兩舉博學鴻詞科得人最盛康熙己未中選者五十人 聖祖親拔海鹽彭公孫通爲第一乾隆丙辰中選者十五人補試得四人 高宗親拔武進劉公綸爲第一彭公由進士官中書應 召試授編修歷官侍郎劉公由廩生應 詔授編修以文章學問應期發聞受 上知遇未三十年遂參大政又八年而真拜又二年而薨其發跡爲尤奇而其相業亦獨著公字沓涵號繩庵少雋穎六歲能綴文稍長學爲古文辭不怵世非既入翰林益踔厲自力乾隆五年遷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典陝西鄉試進太常少卿由左右通政太僕卿三遷至大理卿授內閣學士十二年 命修詞林典故從 幸木蘭卽獵所奏秋郊大獵哨鹿賦二篇 上嘉其才由是滋欲嚮用公十三年典武會試明年以署兵部侍郎入直南書房歷充續文獻通考及 國史方略詩經各館副總裁再遷禮工二部侍郎直軍機處出入帷帳列於近臣流民出塞耕土默特地貝子某不按原議年限欲盡毆民遷而歸其地 上命出按公議緩其

期俾民輸作受傭不奪不爭旗民輯和十六年父憂歸服除補戶部侍郎兼順天尹故事順天府公牘治中通判不署名皆冗放自廢公請以錢穀屬治中獄訟屬通判先署牘而呈尹以可否之 王師西征準噶爾將發役車供僭壹切辦治事竟無一人譁於道者充經筵講官卽其部爲左侍郎會浙江按察使富勒渾劾奏巡撫鄂樂舜授意布政使同德勒派商銀 詔公往浙與總督尹文端會訊覆奏鄂樂舜受銀屬實論絞候同德未知情富勒渾誣劾論杖流 上以富勒渾所參重款已實不應議罪責公等失當部議落職得 旨留任尋擢左都御史二十五年典順天鄉試 命偕侍郎伊祿順赴西路勘將軍嵩阿禮剋兵糧勒餽送等款得實論如律還遷兵部尙書教習庶吉士 賜紫禁城騎馬二十八年以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兼署刑部尙書三十年母憂歸甫除喪 詔以吏部尙書起公仍贊閣務充經筵講官公爬疏抉剔綜覈名實奏定考試書吏法規條畫然三十四年典禮部試明年典順天鄉試當是時天下皆望公爲鉅人長德 天子亦習知公忠勤可倚任三十六年二

月策拜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充國史館總裁明年典禮部試三十八年春公疾猶強起視事上命公少休遣太醫就視使者存問載道賜人葢和劑以進六月薨於賜第年六十有三高宗方駐蹕熱河優旨悼恤稱公品行端醇學問博雅詔皇十二子臨其喪賻以千金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賜祭葬如典禮諡文定公性至孝親喪三年不御酒肉號而行日蹕數十里營高燥以葬手樹檟表之少游尹文端幕府得其指授通籍後汪文端尤重其度在政府十載與劉文正相得甚有南劉北劉之稱器量凝重不見有喜愠色出入殿門進止有恆處上前所聞語久益無所遺忘亦未嘗一出口也自工部侍郎歸買宅僅數楹自後二十年未嘗益一椽半壁衣履極垢敝不改作而盛服以朝曰吾不敢褻朝章也食於廚者數百指室無儲餘王侍郎昶爲樞曹時嘗以要事繕疏彙夜半詣公公起麩燭操筆點定時仲冬寒甚公呼三子具酒脯而廚傳已空僅得白棗十數枚侑酒其清儉類此居海澱賜園每退朝寂不聞聲同人覘之則方飯脫粟已手一編兀坐器具略蕭

然如布衣時屢典鄉會試其他考校以十數所等第士皆有名於時嘗言衡文始難在取繼難在去較量分寸每至夜分或勸節勞公曰文之佳兄弟也一去取闕於我甚易獨不爲士子計乎公素博雅應詞科時年裁二十有六廷試賦題爲五六天地之中合諸徵士不解所出多矇目縮手公獨揮翰如飛張文和公故晚公卷對衆朗吟始共得題解沈君歸愚亦在試出語人曰吾輩頭顱如許乃不如一少年愧死矣公爲文章浸淫六朝而根抵漢魏千變萬沴涵於一源於詩獨喜高青邱謂能入唐人門閥所著繩庵內外集二十四卷次子躍雲字青垣乾隆丙戌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官至禮部侍郎年七十告歸公父子相繼服官於朝至七十年之久家無一畝之宮半頃之田可以見其家法矣孫逢祿字申甫嘉慶甲戌進士官主事推衍經學著書數百卷尤精於春秋毛詩聲韻之學著有劉禮部集

秦文恭公事略

太子太保尚書秦公以經術篤行知名海內起家詞館位正卿所著五禮通考

體大思精囊括萬有能竟朱子未竟之志爲門類七十有五爲卷二百六十有二殫思三十有八年藁三四易而後定自言平生精力盡於是書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以疾請解任 溫旨不許八月復具疏乞回籍調治 詔允所請仍懸缺以待公既受 命買舟南下疾遂革以九月九日薨於滄州訃聞 天子愴惻 賜白金千兩庀喪具命有司議卹 諭祭葬如制諡曰文恭明年 車駕南巡至無錫 幸寄暢園 御製詩有養疴旋里人何在撫景愀然是此閒之句寄暢園者公家別業也 上追念舊臣形於翰墨如此益可以見公之爲人矣公諱蕙田字樹峯號味經宋學士觀二十六世孫世居無錫雍正初析置金匱縣遂爲金匱人祖孫齡順治乙未進士官左諭德父易然府學生本生父道然康熙己丑進士官編修改給事中公以乾隆元年 賜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編修入直南書房七年入直上書房尋遷侍講進右庶子改右通政擢內閣學士遷禮部右侍郎十二年丁本生父憂十三年奉 旨秦蕙田服制將滿可仍以禮部侍郎用逾年調刑部侍郎兼理國子監算學充經筵講官二十二

年擢工部尙書兼理樂部明年調刑部尙書仍兼管工部事尋加太子太保二十五年洎二十八年兩典會試公至性過人方未遇時本生父以藩邸事牽連訟繫十餘年閒檻車南北炎雨酸風與吏卒雜馳公隨侍膝下百方營護旣通籍 朝廷赦書屢下給諫公猶不得援例寬釋公伏 闕陳情乞以身贖其略云臣本生父某身罹重罪已荷 天恩曲宥祇因催追銀兩力不能完仍行圈禁迄今九載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內侵染暑溼虐厲時作寒熱交攻奄奄一息幾至瘦斃羈所臣雖備員禁近而還顧臣父老病拘幽旣無完解之期更無久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誠不忍昧心竊祿內慚名教伏惟 皇上矜慎庶獄有一綫可原者槩予寬釋當此 聖明孝治之朝更逢薄海祝網之日惟有籲懇 鴻慈格外鑒宥丐臣父八旬垂死之年得終老牖下臣願革去職銜效力行走以贖父罪疏入 天語嘉歎遂有寬釋之 詔其未完銀並豁免由是給諫公優游林下者又十年時與桐城方恪敏公並稱二孝蓋恪敏每歲徒步省其父於戍所也公旣得請感泣誓以身許國 上亦鑒公

忠孝有意大用公矣公任學士時陳科舉學校六則在禮部奉命校閱禮書時方修會典天子以聖人之德制作禮樂百度聿新公職業攸司考究益精博在工部疏言工程難易不同司員每意存趨避請用刑部掣簽均派例從之在刑部執法平允尤爲上所倚重同僚或持異議公援引律例必申其說乃已遇僚屬嘖笑不苟其賢者薦達之不遺餘力衆莫不憚其嚴而服其公也公歿後部臣讞獄偶失當上輒舉公名數息不置以是知公之盡心職守矣公立朝三十年治事勤敏剛介自守不曲意徇物公退杜門著書不異爲諸生時後進有通今嗜古者延攬恐後蓋天性然也少從給諫公京邸何義門王翦林徐壇長諸先生咸折輩行與交中歲居里門與蔡學正宸錫吳主事大年吳學士尊彝爲讀經會於禮經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廟禘嘗饗宴朝會冠昏賓祭宮室衣服器用等類隨舉一義輒集百家之說而諦審之問難辨答筆之箋釋於是者十餘年及佐秩宗考古今禮制因革以爲禮自秦火後漢儒抱殘守缺厯存什一朱子嘗有志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禮盡漢晉以下諸儒之

說考訂辨正以爲當代之典而所撰儀禮經傳通解體例未備喪祭禮又續自
勉齋黃氏信齋楊氏未爲完書迺本崑山徐氏讀禮通考義例按吉凶軍賓嘉
之目取向所考定者增輯排纂有五禮通考之作方恪敏公見而好之與同參
訂先經後史分門辨類以樂律附於吉禮宗廟制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句股割
圓立觀象授時題統之以古今郡邑山川地名立體國經野題統之並載入嘉
禮中凡先儒聚訟之說一一疏通解駁上探古人制作之原下不違當代之法
可以坐言起行自恪敏外與參校者爲德州盧雅兩元和宋懋庭青浦王述庵
嘉定錢曉徵王西莊休甯戴東原皆當世通儒也乾隆初江陰楊文定公領國
子監事薦公篤志經術可佐教成均旣而直內廷課皇子講讀益以經術
爲後學宗嘗言儒者舍經以談道非道也離經以求學非學也故以窮經爲主
而不居講學之名所著味經窩文集說經之文居其大半少喜談易謂易者象
也先儒詳於言理略於言象爰撰周易象義日箋若干卷又謂詩三百篇古人
皆被之管絃漢魏以降始失其傳然天籟之發今猶古也因欲以今曲歌古詩

庶協詩樂合一之旨又奏詩刊正韻書 上命公與武進劉文定公任其事
公建議古韻二百六部今併爲一百七韻如元與魂痕當析爲二殷韻宜併入
真韻不當入文韻上聲拯韻去聲證韻宜分出各自爲韻又考定四聲表兼采
崑山顧氏婺源江氏之說欲通古音於等韻時公已遘疾猶往復辯論不休也
公之著述其大者如此他若河渠律算下及醫方堪輿星命家言皆泝流窮源
有體有用梁文莊嘗云樹峯如鷹隼橫空飛而食肉其爲時賢推服如此卒年
六十有三長子泰鈞乾隆甲戌進士官編修

蔡文恭公事略

公諱新字次明號葛山福建漳浦人贈尙書太傅文勤公世遠從子也幼秉家
學言動必以禮法乾隆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九年充江西副考官十年
入直上書房考御史第一辭改侍講十一年督學河南任滿仍直上書房十七
年典江西鄉試擢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官未幾遷內閣學士再晉工部右侍
郎調刑部十八年乞假省母 上許之 賜其母貂皮大緞假滿仍供職遂

陳請終養時太夫人年未八十且非獨子格於例而 上俞其請異數也是
年冬里居 命為上書房總師傳疏辭乞留養 諭之曰並非令汝即來供職
原待後日之至也二十五年祝 高宗五旬萬壽入都 御書旌其母明年
春 駕幸江浙公朝 行在 諭曰卿母年逾八旬宜早歸二十九年丁母憂
喪葬皆行古禮三十一年補刑部侍郎視學直隸逾年除工部尚書兼署刑部
三十四年攝兵部尚書兼領國子監公所居官房火陳諸賠修 特旨免三十
八年調禮部尚書充四庫館總裁 賜紫禁城騎馬 賞澄懷園官房四十一
年再攝兵部尚書是歲公年七十 御書武庫耆英及冠服諸珍以 賜四十
四年四十五年兩典順天鄉試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四十六年乞假修墓
得 旨俞允 賜以詩四十八年 上以公究心洛閩諸書為根柢之學錄
寄 御製君子小人論雲上於天解濮議辨令閱覆還朝覲熱河 行在
上賜以詩有年老君臣似友朋之句六月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賜
額曰黃扉宿彥四十九年典會試前後充殿試讀卷官凡七次 賜公長子本

淑主事賚元狐端罩五十年正月與千叟宴 賜如意壽杖諸珍物二月
上臨雍講學公以大學士兼管國子監坐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二句
賜茶及文綺先是 御製三老五更說糾蔡邕獨斷父事兄事班固白虎通老
更各一人之謬至是 御製臨新建辟雍詩中有云蔡新或備伯兄行註曰若
今羣臣中孰可當三老五更之席者獨大學士蔡新長子四歲或可居兄事之
列然恐其局趣勿敢當舉王導對晉元帝之語耳三月公乞致仕疏再上 詔
曰大學士蔡新老成端謹品學兼優茲以衰疾奏請解職情詞懇切覽奏深眷
於懷第念其年近八旬閩籍距京路遠不忍重拂其意勉從所請以原官致仕
晉加太子太師親製詩章以寵其行仍於朕巡幸熱河啓鑾送駕後始行馳驛
回籍五月 賜御書金筴如意諸珍物三次 製詩送行有不忍言留合令歸
及歸言別又依依之句公抵閩疏謝復 賜御製詩其後屢寄 御製文命公
閱 諭之曰在朝竟無可與言古文者故寄卿閱不可阿好徒贊頌也五十五
年詣闕祝 釐賜宴同樂園 賜詩有曰八旬幸我猶身健九望憐卿會膝前

賞人菱一斤 命沿途有地治者備安輿護歸次年復寄 示詩文 賞御製
珪璫說摺圭說墨刻二卷 御製反蘇軾超然臺記說一篇 諭以發看近作
詩文以驗學詣不必和韻可也自時厥後凡遇 睿製必寄 示公內府書籍
石刻及畫卷文房諸珍品在廷臣所得邀賞者靡不便蕃 賜賚焉五十七年
壬子鄉試公重赴鹿鳴宴有 旨賞賚六十年恭遇 高宗皇帝御極周甲
慶期 諭公年近九十不必前來公奏庚申歲爲 上九旬萬壽屆時詣闕
再祝奉 手勅字字出於至誠我君臣共勉之若 天恩得符所願實佳話
也嘉慶元年公壽九十 御書綠野恆春額並壽佛如意蟒緞諸珍物 賜之
諭樞臣向公齋摺家人問近狀 賜本俊內閣中書以端節伊邇 賞紗扇
香錠節物用示眷注是年 發和詩章凡三四往覆至臘盡又寄 示新作數
種四年聞 高宗哀詔具劄奏慰奉 御批具見忱悃公北上至福州巡撫
汪志伊奏蔡新奉 太上皇帝遺詔卽由漳浦啓行抵省頗覺委頓步履尤
難勸其暫歸安養俟秋涼時護送入都 溫詔止其行尋 賜本俊一體殿試

以主專用是年十二月公薨於里第年九十有三訃聞 仁宗諭曰原任大學士蔡新久任綸扉恪恭奉職而在上書房行走最久朕及諸昆弟俱經授讀懋著慎勤可晉贈太傅著巡撫汪志伊往代朕奠酒其子四人及孫行達著汪志伊遴送二人引見尋 賜祭葬 予諡文恭六年孫行達 賜一體殿試選庶吉士八年入祀鄉賢祠公之學以求仁爲宗以孟子不動心爲指歸嘗苦此心難治因集先儒言操心養心存心求放心之法彙爲一冊曰專心錄終身體味之其端和恭謹蓋得諸文勤公之教爲多直上書房四十一年其培養啓迪於根本之地者至深且久諸 皇子孫曾對公之容莫不肅然藹然敬信悅服公亦知無不言而純樸和易使人意融所進呈經解本末燦然於敬肆欺慊及盈虛消息所由來治亂安危所由判莫不悚切言之不徒守經師舊談也家居遇巡尉執禮必恭或問之公曰欲使鄉人知位至宰相亦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當敬庶常存不敢之心而犯法者或鮮卽此一端可想其行己之恭矣著有

緝齋詩文集

曹文恪公事略 李恭勅公湖 彭文勤公元瑞

曹公秀先字冰持號地山江西新建人生之夕贈公夢遊廬山開先寺陟秀峯頂採紫芝以歸故合開先秀峯以爲名小字紫芝有異稟讀書目數行下七歲學爲文日可構時藝十餘首十二歲患目疾失明贈公憂甚有道人詣門以手摩之曰可治約翼日持藥來已而竟不至目忽明十三歲巡撫王公企靖課士拔公第一手題繡虎鴻文字贈之明年補弟子員逾冠充拔貢生中副榜入都受知於高安朱文端公及臨川李侍郎舉雍正十年順天鄉試十三年考取內閣中書 詔開博學鴻詞科臨川以公名列薦乾隆元年成進士出高安之門選庶吉士遂未與詞科試尋授編修恭纂 世宗實錄兼經史館校勘六年丁父憂服闋補原官充山東副考官十年改御史尋請假歸十七年補原官明年近畿蝗公疏請 御製祭文頒發有蝗郡縣騰黃祭告并稽古典舉行蜡祭飭有司籌款捕蝗勿假手胥吏 手勅曰蝗蝻害稼惟當實力撲滅此人事所當盡至於祈神報賽禮亦宜之若欲假文詞以期感格如唐韓愈之祭鱷魚其

鱷魚之遠徙與否究亦無可稽未必非好事者附會其說朕非有泰山北斗之
文筆似此好名無實之舉深所弗取所請不必行餘著議奏十九年遷給事中
二十一年丁母憂二十五年補給事中巡視南城二十七年擢鴻臚少卿明年
遷光祿少卿尋遷通政司參議三十年擢祭酒典試浙江尋督江蘇學政三十
二年擢內閣學士三十三年遷工部右侍郎留學政任三十四年 命赴浙江
讞獄還朝充經筵講官明年調戶部右侍郎尋調吏部右侍郎典試江南又明
年扈 駕東巡遣往南皮祭尹吉甫墓請 御製詩表其墓 許之卽 命公
恭和尋 命祭告東嶽及少昊金天氏諸陵暨闕里是年典會試恭值 皇
太后八旬萬壽夫人劉氏係六十以上齊眉命婦 賜大紅緞二端同時受
賜者惟冢宰程公景伊之夫人金氏大宗伯蔡公新之夫人何氏海內榮之三
十八年充四庫館副總裁三十九年進所輯 山莊正雅集 御製詩賜之卽
以爲序且 命公恭和所進表文 命刊列卷首是年典順天鄉試晉禮部尙
書 賜紫禁城騎馬四十二年 命充上書房總師傅侍 皇八子講席 賜

寓澄懷園四十四年夏扈 蹕熱河疏請建承德府學并頒發書籍從之四十五年典會試得汪如洋爲選首廷對復第一公前後典文衡皆得士校閱必詳盡人服其公明四十九年七月薨於位年七十有七 詔曰禮部尙書曹秀先學問優長奉職勤謹可贈太子太傅應得卹典下所司議奏尋 賜祭葬 予諡文恪得 旨祀鄉賢祠公以文學受主知沈默厚重蒞部務謹守成憲戒更張待屬僚務存大體每入 對知無不言恭遇 國慶 武成 巡幸諸大典所進詩文冊皆稱 旨尤工書法 上嘗召問平日究心字學因進所刻敬恩堂移晴堂書課蒙賞御臨黃庭堅尺牘二幅以公籍江西故也典試江南以省墓乞假歸建冠山家廟構義學一區倣范文正義莊故事置義田千畝面奏請 賜祠額 御書秩宗衍緒四字 賜之其後公子師曾官侍郎時疏請將義田官爲經理以期經久 優詔允行所著有賜書堂稿依光集使星集地山初稟等書師曾由任子官至兵部侍郎同時同郡以勲業文章並著者曰李恭毅公湖彭文勤公元瑞

李公名湖字又川南昌人乾隆四年進士由郎中出守遷通永道有異政爲總督方恪敏公所賞拔累遷貴州巡撫四十五年調撫廣東以清嚴爲政粵東素多盜番禺之沙灣菱塘地近海綿亘百餘里尤稱盜藪每出洋肆劫或散布內地劫仕商莫敢過問公密訪各盜姓名居址及出入途徑甚悉偵各盜首以七月望前歸家設祀豫飭文武吏分布兵役旬日閒擒誅盜首二百有奇疏聞

璽書嘉獎乃條上安輯事宜請移設督捕同知於坑頭村立石碁村專營扼要堵緝酌添水師戰艇其各村民舡令沙菱巡檢編號給印照禁民閒私造洋船均下所司議行自是海盜肅然粵東百餘年來論大吏之賢以公爲首耆老婦孺口之而如新蓋實力爲民除害故入於民者至深且久也以積勞成疾卒於位歿時面目手足皆作黃金色見者異之遺疏上 優詔賜卹 贈尙書銜

賜祭葬 予諡恭毅所著曰李恭毅公遺藁

彭公元瑞字掌仍一字輯五號芸楣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由編修入直南書房官至工部尙書協辦大學士 贈太子太保 予諡文勤公天才敏贍

與紀文達公同有才人之目早直西清疊司文枋所作應奉文字婉麗清新蒙
獎賚不次而恭跋 高宗御製全韻詩乃集千字文爲之又撰 乾清宮
前燈詞駢語尤奇麗 上賜以貂裘端硯中外榮之雖爲和珅所斲而 恩
眷始終不替尤可想其風節云著有恩餘堂彙所選宋人四六藝林爭傳誦焉
子邦疇官侍讀學士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七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八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傅文忠公事略子福靈安 福隆安 福長安

公諱傅恆號春和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曾祖哈什屯官內大臣祖米思翰
戶部尚書父李榮保察哈爾總管公其第十一子也乾隆五年授侍衛歷遷內
務府大臣八年擢戶部右侍郎軍機處行走十一年授內大臣十二年晉本部
尚書議政處行走十三年授領侍衛內大臣加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充經筵
講官時大兵征大金川逆酋莎羅奔經略訥親總督張廣泗等久無功九月
命暫管川陝總督經略軍務尋晉保和殿大學士 賜詩寵行並 賜花翎二
十藍翎五十銀十萬兩備犒賞軍前諸將奏章許沿途開看 上御瀛臺賜
食再 賜詩十月公啓行 上親詣 堂子行告祭禮 遣皇子及大學士
來保等送至夏鄉視公飯十二月 諭曰經略大學士傅恆自奉命以來公忠

體國紀律嚴明途次衝風冒寒諮詢軍機常至徹夜無眠今日披覽來奏甫入川境馬匹遲誤減從星發竟至步行具見心堅金石可從優議敘部議加太子太傅 特命加太保公疏辭不允初小金川土舍良爾吉奪其兄澤旺卽烝於嫂阿扣莎羅奔之侵沃日也良爾吉實從之後詐降爲賊謀張廣泗惑於漢奸王秋言使良爾吉領蠻兵我師舉動賊輒知之是月公使副將馬良柱誘良爾吉來迎至邦噶山聲其罪斬之阿扣王秋並伏誅事聞 諭曰前張廣泗力言良爾吉不可輕動卽軍前諸臣皆明知其罪而疑畏莫敢先發今傅恆甫至軍營卽誅兩年逋寇如檻豚豕以快人心而警番衆非謀猷明斷識力兼定不
及此其卽以前日所賜雙眼孔雀翎爲此番酬庸之典如仍執意謙讓是不遵朕旨也尋奏言臣抵卡撤軍營見所云左右山梁不過兩坡相對地非甚廣賊所守各礮亦不甚大不知何以用兵二年不能進取蓋從前之誤在於專攻礮卡賊險礮林立大兵至守益嚴毋論攻其有備克取爲難卽數日克一礮亦數年不能竣事今當奇正兼施因機制勝或以奇兵出其後或以偏師另取徑賊

出則直挫其鋒不出則專搗其穴又各路剋期齊進腹背皆兵寢食無暇自必
內潰而酋可擒矣疏入 俞旨報聞公率總兵哈攀龍哈尙德等攻右山梁下
巴郎平礮及色爾力石礮連克之 上以金川水土惡劣馳 賜公人獲三
勛並及諸將帥有差十四年正月 命班師 召公還朝 諭曰金川用兵本
欲禁遏兇暴綏輯窮番并非利其人民土地而從前訥親張廣泗措置乖方屢
經貽誤是以特命經略大學士傅恆視師傅恆自奉命以至抵營忠誠勞動超
出等倫辦事則鉅細周詳鋤奸則番蠻懾服整頓營伍則紀律嚴明鼓勵戎行
則士氣踴躍且中宵督戰不避風雪大著聲威誠克仰副委任朕思叢爾窮番
何足當我王師經略大學士傅恆乃中朝第一宣力大臣顧因荒徼小醜久稽
於外即使擒渠掃穴亦不足以償勞此旨到日可卽馳驛還朝尋 詔封一等
忠勇公 賞寶石頂四團龍補服公請從卡撤一路直攻噶拉依又言旦夕攻
克賊巢一篲之虧誠可惜堅請進兵并懇辭公爵繳還 原旨俱不允 諭曰
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帥師進勦番酋忠誠奮發志期殄寇執奏再三朕揆

勢度理以允降班師休兵息民爲經國遠計彼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者乃驃姚
貳師輩武人銳往立功之概大學士輔弼元臣抒誠贊化名耀旗常豈與兜鍪
閫帥爭一日之績耶 示以詩三章有句云功成萬骨枯何益壯志何須效貳
師又云上將有心期利執大君無物不包蒙又云晉國勤勞子廛念速歸黃閣
贊元功是月逆酋遺頭目至卡撤稟訴乞降公令曰莎羅奔郎卡親縛來營者
當待以不死逆酋復遣頭目至丹壩乞降總統提督岳公鍾琪入賊巢挈酋目
等由勒烏圍噶拉依至經略軍二月四日莎羅奔郎卡除道營門外設壇翼日
率衆降公升帳受之莎羅奔等焚香作樂泥首請罪誓遵六事無犯鄰封歸土
司侵地獻馬爾邦兇酋資送內地人納軍械供徭役公傳 旨赦其罪莎羅奔
等獻佛像一尊白金萬兩公卻不受奏至 諭曰莎羅奔郎卡俯首就降獻捷
班師此皆 上蒼孚佑 宗社貽休有以默相朕躬 皇太后懿訓詳
明有以啓迪朕志荷茲 福庇感慶實深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傳恆丹忠壯志
勇略宏猷足以懷柔異類迅奏膚功卽諸葛之七縱威蠻汾陽之單騎見虜何

以加茲實爲國家嘉祥上瑞前已晉爵封公所賜四團龍補褂著祇受服用再照元勳楊古利額駙之例加賜豹尾鎗二桿親軍二名優示寵章將來數十年贊化調元懋襄邇治實嘉賴焉其傳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並宣示中外知之御製詩有單騎汾陽休比擬都因忠赤格蒼天之句嗣公疏辭四團龍服

諭曰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因朕賞四團龍補服具摺奏謝并請於朝賀大典之日遵旨服用其尋常仍服公品級補服此固出自謙冲本意然朕此番獎賞實出至公且具深意不可不明晰宣示蓋論平定金川之功自不可與楊古利開國之功並論但彼當開創四征之始今屬無事之時以傅恆之忠誠智勇令與同時同事亦可信其易地皆然也夫軍旅之事國家不能保其必無大臣身係安危爲社稷所倚賴如張廣泗不過封疆外吏其人亦不足論至訥親爵位旣崇又任用有年朕之加恩超越儕輩上年命以視師實寄以心膂如朕親行不意辜恩貽誤一至於此爲大臣者若惟是偷安自逸任意乖張國家其何賴焉朕旣用自愧更因以滋懼是以明正典刑不肯曲宥而大學士忠勇公傅

恆見朕縈懷西顧欣然請行自奉命西征冒涉風霜均勞士卒登陟岩阻晨夕
辛勤裁決軍務嘗至達旦至則申明紀律誅賊腹心雪夜督師攻碉毀卡必期
焚巢掃穴一舉蕩平賊番震懾稽顙歸命迨承朕旨納降班師星馳就道諮詢
庶務仍係丙夜辦理奏覆此所謂誠貫金石信格豚魚是以時未七旬兵不血
刃而番酋洗心革面永矢歸誠從此邊徼救甯而中外大臣咸知所取法股肱
一體休戚相關緩急足資倚任實我大清萬年無疆之慶國家酬庸盛典原非
朕所得私今茲疊沛殊恩昭示風勸亦爲朝廷遠大之計不定爲金川平定一
時一事而然在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實應欽承無愧朕於賞罰大典悉有權衡
天下臣民宜所共悉所賜朝帽頂及四圍龍補服并於朝賀典禮之時時常服
用不必懇辭三月公凱旋 命皇長子率諸王大臣等郊勞既至 上御殿
受賀行飲至禮 賜御詩有兩階干羽欽虞典六律宮商奏采薇之句尋 勅
照勳臣額亦都佟國維例建宗祠祀公會祖哈什屯祖米思翰父李榮保春秋
官爲致祭追諡李榮保公曰莊恪 賜第東安門內 賜詩落成二十八年夏

準噶爾平 諭曰西路興師之舉人心狃於久安在廷諸臣惟大學士傅恆與朕協心贊畫斷在必行著加恩再授一等公爵以爲力矯積習爲國家任事者勸公疏辭 諭曰大學士公傅恆以加賞公爵具摺奏辭情辭懇摯及召見又復面陳再四至於泣下觀其不自滿假信出至誠將來可以永承恩遇朕心轉爲嘉慰俯允所請用成厥志所有平定金川及準噶爾兩次功績著併於見封忠勇公勅內仍從優加等議敘圖功臣百人像於 紫光閣公冠首 御製贊曰世胄元臣與國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績定策西師惟汝予同鄴侯不戰宜居首功三十二年 命經略雲南軍務 御製詩賜之三十四年二月公啓行命閣臣頒 勅命於 太和殿 上賜公及出征將士食及席 賜御製詩三月抵雲南四月至騰越 上親書詩扇以賜初 上以賊踞老官屯之險 勅造舟并奪賊船順流直擣副將軍阿里袞等奏邊外難通舟且沿江無辦工所 上特遣大臣往勘所言與阿里袞同公至軍詢之撫夷李景朝土司線官猛等知蠻蕃近地有山曰翁古多木旁有地曰野牛壩野人所居地

涼爽無瘴野人樂受值執役甚恭乃令滿洲綠營兵并從行奴僕更番運料至江岸七月工竣狀聞 諭曰所辦甚是他人斷不能似此滿洲兵與綠營兵既同隸行關原不應區分彼此前此領兵大臣惟體恤滿洲而於奔走服役專派綠營豈一視同仁之道今傅恆於運送船料令滿洲兵輪流分擡實爲公允自非公忠體國與朕同心之大臣豈能酌理揆情若此凡領兵者皆當奉以爲法至於造船一事水陸並進實征緬最要機宜乃朕屢次詢問而阿里袞並以該處崖險澗窄斷難行船爲詞卽朕特派之傅顯佐三泰等亦以沿江實無造船處所覆奏傅恆至永昌遣人往勘則人地皆宜回此沿邊僻壤非自今日始通何以前此並無一人見及可見事無難易人果專心致力未有不成者無如諸人皆預存畏難之見耳由今日觀之向所謂斷難籌辦者然乎否乎其宣諭中外知之 上尋賦造舟行紀其事會猛拱大頭目脫猛烏猛及達羅頭目脫猛殷來降請備船濟師公令齎檄諭各土司八月師發騰越渡戛鳩江據西岸遂抵允帽九月脫猛烏猛以夷目賀洛及擺夷四十戶來降請爲偵探猛拱後

土司渾覺亦率頭目降貢馴象四。上賜詩二章獎之。十月公取道猛拱破
猛養寨獲臘泥拉賽誅之。設臺站留兵七百駐之。遂至南董干攻南準寨獲頭
目三十五師次暮臘猛養頭目扎達布棄猛拔營逸哈坎大兵長驅至新街賊
遁公夾攻於東西岸射殺賊目一斬級五百餘獲纛一船一寨三糧械無算西
岸奪寨三斬級五十公以所獲緬纛進。上賦詩誌其事十一月進圍老官
屯克毛西寨酋懵駁遣頭目乞降公以其地氣候惡劣疏請允降。諭曰緬甸
僻在炎荒中朝以化外置之乃歷任總督自張允隨廢弛邊備嗣是愛必達吳
達善等因循致滋邊釁而劉藻辦理莽匪事退回普洱輒畏懼自戕緬匪遂鴟
張無忌此歷來貽誤情形也至命楊應琚前往調度乖方致賊匪入關騷擾及
再命明瑞前往仍令以總督經理邊情並未遽欲與師遠涉而所統八旗勁旅
一萬二千又分其半與額爾登額由旱塔取道合勦迨明瑞轉戰至小猛育爲
時甚久屢促額爾登額移兵往援抗延不赴明瑞等猶沿途接仗期殿全師竟
以策應不前捐軀以殉其事遂至難於中輟然猶冀緬酋悔罪輸誠非必欲勞

師動衆爲犁庭掃穴計也詎待一載逆酋猶頑梗怙終我國家當全盛之時豈可任小醜跳梁不示懲創況滇省綠營恆怯積習久爲賊所輕是以調遣勁旅水陸夾攻又因大學士傅恆屢請前往督辦遂命爲經略此朕不得已用兵之苦心也傅恆於七月自騰越進兵視前此師期較早兩月賊匪未及預防因得由夏鳩一路統兵直進收取猛拱猛養越險濟軍備嘗勞瘁及至新街會兵策勵將士無不買勇爭先連奪賊砦殲賊五百餘并殪其頭目獲取舟航器械賊皆望風披靡如此殫誠宣力實從來大臣所罕覩者及進次老官屯克毛西寨復悉力圍其大寨勢可計日而取但水土惡劣官兵多生疾病將士等不用之於戰陣而徒令其嘗試毒癘心實不忍是以半月前卽迭傳諭旨決計撤兵今緬酋懽駁奉有蒲葉書遣老官屯大頭目諾爾哈齊詣軍門籲降傅恆等移檄使受約束賊衆甫經創衄諒不遽萌故智也至傅恆請罪一摺將此次出兵引爲一人之罪則殊未喻朕意此次出兵非好大喜功而傅恆承命經略職分應爾設以爲辦理非是朕當首任其過昔

皇祖於吳三桂一事 諭廷臣集

議主撤藩者惟米思翰明珠數人後逆藩抗命衆皆歸罪議撤者 皇祖諭

曰朕自少時卽以三藩勢燄日熾不可不撤豈因三桂反叛委過於人大哉

聖言足爲萬世法守傳恆此事卽可援以爲例前於傳恆收復猛拱時雖賜三
眼孔雀翎以示褒寵傳恆懇俟成功後再用今既未經攻克賊巢前所賜翎卽
著繳回於伊請罪之意適足相當想王大臣亦當允服也十二月緬酋懵駁遣
其大頭目十四人獻方物於軍三十五年二月班師三月還至京七月公薨

諭曰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傳恆才識超倫公忠體國自早齡侍直禁近親覘其
器宇非常洵膺委任旋以金川建績錫爵酬庸擢冠綸扉綜理庶務西旅之役
獨能與朕同志贊成大勳及崇爵再加堅讓不受尤足嘉焉昨歲進勦緬甸堅
決請行朕以廷臣更無足當斯寄者因授爲經略統勁旅專征自戛鳩濟師以
後身先士卒收復猛拱迨會師蠻寨襲擊新街賊皆潰竄遂進攻老官屯時已
身染沈疴猶力疾督軍晝夜兼攻克期可卜逆酋畏懼乞降而朕亦因其地水
土惡劣先期降旨撤兵并遣醫馳驛往視詎自復命以後病勢益加漸成不起

每朝夕遣使存問復閒數日親臨視疾軫念彌殷今聞溘逝深爲震悼似此鞠躬盡瘁允宜入祀賢良祠並賞內帑銀五千兩治喪著戶部侍郎英廉經理其事朕仍親往奠醊翼日 上親臨其第酌酒 御製詩有平生忠勇家聲繼汝子吾兒定教培之句又 命喪儀視宗室鎮國公例 賜祭葬有加禮諡文忠十一月 諭曰大學士忠勇公傅恆曩者金川奏績時以其祖父世篤忠貞流光鍾慶曾諭令建立宗祠自其曾祖哈什屯以下官爲春秋致祭傅恆可一體入祠三十六年 上巡畿輔 駐蹕天津行宮公前歲復命處也追憶成詩三十九年 上以 蹕途所經 賜奠其墓 御詩有句云無忘昭陵雖有例那教賜奠痛文皇四十四年 上賦懷舊詩以公在綸扉二十三年日侍帷幄蓋誠素著年未五十鞠躬盡瘁以喪甚傷惜之 詩有云嗟我社稷臣所期甯在近年少長於余騎箕惜且恨公子四長福靈安多羅額駙乾隆二十一年公請派往軍營效力授二等侍衛尋從定邊將軍兆惠勦賊葉爾羌擢二等待衛準噶爾大功告成 上以福靈安非披堅執銳之歲卽能奮勇行

陣擢頭等侍衛給雲騎尉世職授副都統署永北鎮總兵尋赴木邦軍營守龍陵會緬匪犯猛卯檄副將哈國興馳援賊退遮罕事聞 上嘉之六月卒於任 優詔賜卹 賜祭葬次子福隆安和碩額駙封一等忠勇公官兵部尚書又次子福康安官大學士雲貴總督一等嘉勇公晉封忠銳嘉勇貝子贈郡王諡文襄配享 太廟自有傳又次子福長安官工部尚書封一等侯福隆安子豐伸濟襲一等忠勇公官都統

阿文成公事略

公諱阿桂字廣廷號雲巖姓章佳氏本籍滿洲正藍旗 賜入正白旗父阿克敦官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諡文勤公生而沈靜端重好讀書雍正十三年選拔貢生乾隆元年舉副榜以任子恩授大理寺正三年舉鄉試補兵部主事遷員外郎八年擢郎中直軍機處左遷員外郎十三年小金川土司郎卡侵擾鄰境大學士公訥親督師進討兵部尚書班第繼往奏請以公參軍事明年訥公得罪提督岳公鍾琪并劾公逮部治罪時文勤公方爲協辦大學士 上念

其年老無次子得釋明年起吏部員外郎遷郎中十七年出爲江西按察使

召補內閣侍讀學士遷內閣學士先是準噶爾有四衛拉特 王師累征之未

能滅至是厄魯特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襲位其庶兄喇嘛
達爾札執而篡之而大策零敦多卜之孫達瓦齊復因阿睦爾撒納計篡奪其

位所屬昂吉策凌伍巴什等率其家屬敏嘉峪關乞降 上以侮亡攻昧兵

有常經先後遣將軍永常等督兵撫勦適阿睦爾撒納與瓦達齊有隙自叛其
汗亦來求款達瓦齊孤立無助爲回人擒獻 上召阿睦爾撒納至熱河

行在封親王使往主故地已而復召之中途叛走時準噶爾逸賊率衆北走將

入俄羅斯 上命公赴烏里雅蘇臺與靖邊副將軍蒙古親王成袞札布隨

機搜討成袞札布係額駙超勇親王策楞之子爲諸蒙古盟長 上最所倚

重者也成公奏公遇事奮勉會文勤公薨奔喪回京七月 命仍以內閣學士

同成公辦理軍務閏月授參贊大臣十二月授副都統二十二年因成公赴巴

理坤 命公代其任二十三年補工部侍郎領索倫兵五千駐塔爾巴哈臺是

年準噶爾平 命與副將軍富德追捕準夷餘賊初回酋大小和卓木爲準噶爾所拘及將軍兆惠定伊犁使還回部至是兆公遣使定其貢賦回酋執而留之又戕我參贊大臣 詔公同富公進兵合勦回衆迎拒於阿爾楚爾時賊衆甚盛公親率銳卒繞出其右衝擊之賊敗潰二十四年回部各城以次克捷明年還伊犁伊犁自土爾扈特部竄入俄羅斯後伏莽者尙衆 上念西域既平地方萬餘里若不分駐官軍伏戎必再出擾且恐爲俄羅斯兼并乃 命各軍營大臣等籌議皆謂地遼遠難駐守公獨上言守邊以駐兵爲先駐兵以軍食爲要臣查伊犁海努克等處水土沃衍且有河可引灌注若開墾屯田則兵食可漸充因條上屯田方略一請增派回人屯田一請官兵駐防協同墾種一請建置城郭一請預備馬駝 上嘉其勇往任事卽如所議行公酌留馬匹分設臺站以通文報往來又請將現在沿邊運出糧米俱赴伊犁先供兵丁口食又請查各省軍流人犯內有能工匠技藝者悉發伊犁供用 上皆善之派近臣協同辦理於是在阿克蘇置辦農器是秋豐稔兵食倍足乃奏請於烏

魯木齊等處派同知知縣收放軍糧俱允行 詔平定西域諸功臣五十人圖
像紫光閣公居第十七 御製贊云阿克敦子性頗健敏力請從戎宜哉惟允
身不勝衣心可干城楚材繼出爲國之楨蓋以元耶律文正王爲比也二十六
年授內大臣補工部尚書議政處行走復授都統二十七年奏新疆約束章程
五則皆得 旨允行乃選工陶埴建城二日綏定曰安遠規制一如內地而哈
薩克越境遊牧者悉馳逐之數千里來往晏然 詔給騎都尉世職並令還京
供職詢方略而以明瑞代之及至京授軍機大臣 賜紫禁城騎馬尋 命往
歸化城勘獄又查勘霸州文安等處水利所奏皆稱 旨允經筵講官升隸正
白旗任都統晉太子太保二十九年金川郎卡復與鄰封戕殺事聞 上以
公舊在四川軍臺熟悉情形因 命署總督相機籌辦公覆奏綽斯甲布等九
土司與郎卡互相攻擊正如鼠鬪穴中本外番常有之事不必急於辦理
上以爲然 召授工部尚書三十年烏什回人賴穆黑圖拉作亂 命公馳往
伊犁 諭以嚴防要隘俟其自敝於是明公軍其北公軍其南築長圍困之且

絕其汲道賊恟懼九月其衆擒賴穆拉以獻公與明公誅首惡而貸其餘奏入
上責其寬縱交部議處而令永貴爲伊犁將軍公駐劄雅爾三十二年補
伊犁將軍是時緬酋憎駁以兵徧脅內地土司總督劉藻楊應琚不能辦因
命明公率兵進勦三十三年明公軍至猛育糧盡戰歿於是大學士傅公請自
督軍 上乃授爲經略而以協辦大學士果毅公阿里袞及公爲副將軍授
公兵部尙書兼總督雲貴十月抵永昌時果毅公已先赴戛鳩公往會於騰越
州三十四年春以公專任副將軍令明德代爲總督四月經略至軍議分三路
進經略出萬仞關由大金江西路從猛拱暮魯至老官屯西岸果毅公率舟師
由水路下老官屯公由銅壁關抵蠻暮伐木造舟七月出關九月舟師遂出江
而經略亦至公逆知賊必迎拒也先以兵伏江澚之甘立寨屆時賊果從猛戛
拒戰寨兵出擊沈其三舟我舟師喜噪寨兵應之賊大潰殲其頭目舟師遂出
江抵西岸合攻老官屯緬兵守禦堅甚時官兵自副將軍以下多病瘴經略亦
病奏聞 上命撤兵而憎駁亦以甘立寨之敗大懼乞降遣大頭目十四人

請議事公遣副都統明亮等議責此後永不得擾邊境還內地官民之在緬境者越六年一貢其頭目惶恐違約束遂撤兵歸永昌二十五年三月命赴騰越以待緬人入貢是時明德降巡撫代以彰寶使守備蘇爾相往緬責其入貢遲慢懜較留之公上言偏師不可深入宜休息數年爲大舉計上以連年用兵糧馬不無竭蹶豈可以拘留蘇爾相故遽議大舉降旨切責命以內大臣管副將軍事明年以溫福爲定邊副將軍奪公職留軍臺效力初阿爾泰之總督四川也議合緯斯甲布等九土司環攻金川有能得其地者卽以畀之而諸土司散漫不相通謁又有陰與金川通者久而無功時郎卡已死子索諾木與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侵佔鄂什沃日之地阿爾泰因循失措有旨命溫公移師討之溫公以公兩使四川熟邊事請偕以行十二月至金川軍臺攻巴耶拉克之遂授四川提督與溫公分道進攻三十七年阿爾泰罷命侍郎桂林代并領其衆正月使副將薛琮率三千人從關道進攻會天雨雪賊兵斷後路兵潰散琮死之阿爾泰因劾桂公上令尙書福隆安來讞其獄命公

爲內大臣統南路官兵南路山勢嶄絕軍次達河之翁古爾壘山尤險峻而溪
南布勒山頂有賊壘與達河相犄角攻五閱月弗能下十一月溪水落乃派健
卒夜渡溪攀援上布勒躍入其卡出不意盡殲其衆而北岸官兵直攻翁古爾
壘賊方出拒布勒官兵復以飛礮擊賊賊遂驚潰南北岸官兵夾攻直至美諾
之南山僧格桑奔占古而溫公西路兵亦至小金川遂平捷聞 上命以定
邊左副將軍出南路戶部侍郎豐昇額亦爲副將軍出北路與將軍溫公分兵
三路進攻金川溫公由西路之空喀豐公由北路之凱立葉而公攻喇穆山梁
以三十八年正月朔半夜冒大雪進發連奪當功噶爾拉各碉其餘攻之未下
是月授禮部尙書晉太子少保而索諾木誘小金川降番掩襲空喀後路斷登
春糧道時溫公在木果木兵潰陣亡小金川復爲賊有美諾等相繼被陷公救
之不及乃派兵凡西南後路小金川降番皆收其軍械毀其碉寨悉調來營以
絕其響應時賊已得志將斷當功噶爾拉後路每夜從高擊下而副都統奎林
副將劉輝祖參將劉倬皆悉力拒戰每日夜十數合殺賊頗衆賊計不得逞而

所得木果木官軍米糧財帛甚多莫有戰志於是求撤兵
上亦命公整師
出另籌進勦遂授公定邊將軍七月由當功噶爾拉退駐達河躬斷後是時

上添派勁旅五千 命以 國初愛星阿所佩定西將軍印授公公仍統西路兵南路屬明亮北路屬豐伸額皆爲定邊副將軍而舒常以參贊大臣至金川河西日傍山攻擊牽綴公由南路至鄂克什軍營議先復小金川集諸將問計番人木塔爾謂中南兩路皆去年進攻地賊必力守惟北山直藏噶山雖峻而山之西南卽美諾山之西北卽占古若派兵先攻中路之礪卡以殺其勢而別派勇幹大臣上北山直下美諾則已出中路賊後勢必望風潰卽可以得美諾公然之遂定計以十一月十一日由中南兩路進兵賊方悉力堅拒而派登北山之兵已入其巔頃之從山西下中南兩路之賊知將襲美諾各驚散去於是復美諾收占古凡七日而小金川全復奏入 賜詩褒嘉三十九年正月十日五更冒大雪由當功噶爾拉進兵抵喇穆二月克羅博瓦山梁晉太子太保六月克色湖普山梁七月克達爾圖布等處八月克該布達什諾等處賊酋僧

格桑死於金川番人獻其尸是時明公及舒公在山西駐兵日久尙無進取之計公指畫形勢遣海蘭察率兵往助之由是宜喜之兵亦逾山而東盡克各碉與南山兵相望豐昇額駐札凱立業者初亦阨險不得進公復遣兵往助豐公於是北路官兵亦逾險下至於河濱九月克默格爾山梁十一月克過格魯古了口十二月克日爾入當等寨奏入 賞戴雙眼花翎授 御前大臣四十年正月克康薩爾等處二月克堪布卓各碉四月克甲索得楞山梁五月克下巴水通等山梁六月克遜克爾宗山梁七月克章噶等處八月克勒烏圍勒烏圍者在刮爾厓北與索諾木官寨互爲掎角者也寨堅甚官軍用大礮毀其碉牆賊更穴地死守至是乃盡克之而索諾木之母先往河西將收集餘衆合力抗拒公遣精兵閉道追勦於是其母子音信斷絕遑遽不知所出公使降番往諭之其母遂偕赴軍營公居以別帳俾作書招索諾木時官兵合圍官寨晝夜用大礮轟摧索諾木窘迫既得其母書乃於四十一年二月率其妻妹及各頭人至營降金川悉平 上遣近臣齎 詔至營封公爲誠謀英勇公協辦大學

土戶部尙書 賜寶石頂四團龍服先是軍營屢次報捷 上知大功必成

賜公扇且畫蘭於上題以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復 製詩以賜蓋兩金川之

平定寶 廟算早決其機也於是安置降番於各寨請設副將同知駐其地定

以四月班師 上飭禮兵二部議行郊勞禮築臺良鄉之黃新莊 駕幸勞

臺公等戎服入行抱見禮一如北惠公自回部凱旋故事又次日 賜宴瀛臺

紫光閣 賜紫韉及四開襖袍仍授軍機大臣又繪功臣五十人像於紫光閣

公居第一 上復 賜贊八月公六十生辰 賜崇勳耆慶匾額及 御製

詩篇如意等物爲壽先是公在金川緬酋遣人來議入貢事總督械至京師下

獄至是部臣請以索諾木母子弟兄及其頭目正法 上命撤緬使赴西市

觀行刑且告之故緬使驚怖欲絕因 命械至雲南令歸諭緬酋以震動之明

年正月遂遣公赴雲南臨邊示以禍福緬酋乃歸蘇爾相又十餘年而新立酋

長孟隕遣使具表恭祝八旬 聖壽願此後十年一貢南徼永甯亦公先聲

有以暨之也拜武英殿大學士兼管吏部事四十四年河決儀封蘭陽 命公

往視公謝以不諳河務 上曰如卿豈有不能者乃馳至儀封與督撫及河
臣詢訪河狀集料聚夫晝夜堵塞每下椿掃公皆親自臨之次年三月工竣四
十五年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 命勘浙江海塘工程奏
請修魚鱗石塘與柴塘並建以資永久四十六年 命勘巡撫王亶望獄事畢
順道勘高堰河工是時蘭州逆回蘇四十三作亂 上命大學士和珅督勦
失利乃 令公督師四月至蘭州賊衆數千據華林山死守公四面設圍絕其
水道賊旅抗拒皆殲戮之遂獲賊首解京師伏法事畢復勘河堤工時河復決
青龍岡留公督辦而令公子侍衛阿彌達祭告河源明年六月合龍九月浙撫
陳輝祖與藩司威柱互訐公往讞其獄四十八年復勘河南蘭陽十二堡堤工
回京管理戶部刑部事四十九年甘肅回民張阿渾作亂破隆德靜甯圍伏羌
總督李侍堯尾追不及 上遣海蘭察福康安帥師往勦復 命公督之至
則敗賊於底店進圍石峯堡阿渾等窮蹙乞降械送京師 詔予輕車都尉八
月 命督河南睢州堤工五十年舉千叟宴奉卮上 壽領班入宴 賜詩以

寵之六月 命閱視黃淮清口情形回京 賜調元錫瑞額五十一年再勘清
口堤工八月公壽七十復 賜平格延祺額及 御製對聯九月按浙江平陽
重征獄回京總理兵部事務五十二年七月再勘睢州堤工五十七年西藏郭
爾喀平 上命圖福安康等十五功臣像於紫光閣以公參贊幃幄列第二
五十九年 睿皇帝正位東宮六十年冬 上以御宇周甲將行內禪之
禮而隆儀盛事古所罕見公敬謹酌定儀注嘉慶元年元旦公仰承 景命於
太和殿上捧冊授寶及初四日再舉千叟宴公進觴上 壽如前視履考祥
周旋中禮百寮及外藩貢使皆驚喜相告謂重臣耆德實國家上瑞也八月公
八十生辰又 賜介眉三錫匾額及對聯 御製詩如意等物十一月公疾
上遣醫診視 賜藥至二年八月薨訃聞奉 太上皇帝 勅旨大學
士公阿桂老成練達自平定西郵時卽隨同出師旋經理新疆事務懋著勤勞
嗣勦辦兩金川畀以將軍重寄堅持定見克戡膚功特封一等誠謀英勇公賞
四團龍補服黃帶紫韁紅寶石帽頂雙眼花翎圓形紫光閣以旌殊勳續自簡

任綸扉綜理部務贊襄樞要二十餘年及石峯堡回匪滋事統兵勦平復加賞
輕車都尉正資倚畀頃聞患病頗劇卽特派皇三孫貝勒綿億由熱河馳往看
視並賞賜陀羅經被茲聞溘逝深爲悼惜仍著綿億帶同散秩大臣侍衛前往
酸奠可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九月 上親臨奠醊並 賜祭葬謚文成配
享 太廟公器識宏遠沈毅遇大事必籌其始終得失計出萬全雖在萬乘
前不輕爲然諾乾隆中庫帑充盈 詔以名糧改實額增兵六萬公時方奉使
具疏力言其耗費謂百年後當知之每入朝先五鼓起坐直房待旦不假寐進
止皆有常處或 上輦經直房侍者下戶簾公從室內起立垂手候鹵簿過
始復坐議政持平舉大體尤不肯輕重其法以探 上意曰 上聖人也
儻意不在是偶行之後以爲比法安得平耶在軍每獨坐帳中秉燭竟夜或拍
案大呼劃然長嘯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知人自大帥迄偏裨每與一二語卽
知其性情才具隨所宜任之又能均勞苦別等次從不以喜怒加人故皆得其
死力將校中封公侯出爲將軍都統提鎮者甚衆及任宰執領尙書事得廉潔

勤幹之士輒以陳於朝二十年來總督巡撫公所密薦者爲多自少留心史事
凡古今治亂成敗之迹皆能默識其所以然遇寮屬皆教以修身植節勉成大
器而於佻巧營求者必痛絕之蓋文勤公以重望著 朝端一時名卿巨老法
家拂士咸與訂道義交公時聞緒論以古大臣自期嘗燕居侍文勤公忽顧問
曰 朝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公謝未習曰固也姑言其意公曰行
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文勤大怒曰是子
將敗我家遽索杖公惶恐叩頭謝文勤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罪十分治
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尙足問耶公後掌刑部數爲諸曹郎
述之其詒謀可知矣子阿迪斯襲一等公官戶部侍郎古北口提督次阿彌達
官至工部侍郎孫那彥成由編修累官大學士別有傳

胡恪靖公事略

胡公寶琮字泰舒江蘇青浦人父廣雲進士官教授公生有異稟雍正元年舉
於鄉有同試禮部者託公齋文入都奴愆於期公憮然曰吾義不獨試也袖筆

出乾隆二年試授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首輔鄂文端公深器之六年秋大學士查郎阿公侍郎阿里袞公奉命相度奉天三省地形請以公偕行時適扈駕木蘭卽由此徧歷諸部至盛京過吉林渡松花江轉至黑龍江再轉至甯古塔周歷諸邊及春而還共行二萬二千里披榛棘觸豺虎橫穿側出於冰天雪海中覽形勝辨其土宜自以爲極域外之大觀也遷內閣侍讀會舉御史查公以陽城馬周薦御試第一遂授福建道御史轉給事中再遷順天府丞公在臺垣五載嘗疏言直隸旱災蒙恩旨先後運米五十萬石備賑請飭令土著之民靜候賑濟其各處流民願歸耕者資遣回籍俾趕種春麥不致田畝久荒又言河南營伍已特遣大臣查閱第恐不肖營弁或乘機借端苛派或此後坐扣月糧請飭督撫提鎮嚴查禁杜又言山東江南被水各州縣宜乘水涸時設法疏導引流赴壑以便春耕皆得旨允行十三年王師征金川命大學士傅文忠公爲經略詔公從行日馳三百餘里日或不再食冒瘴癘得達大營時賊方張礮樓接天矢石夾兩耳下公畫策劄奏動合機宜凱旋

天子親斟金卮 賜公酒海內榮之擢順天尹累遷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十
六年扈 蹕南巡有偃師奸民傅毓俊以私憾控張天重謀逆逮係百餘人
命公往鞫乘傳七日而至集案牘視之比夜分曰吾已得其實矣一訊而伏止
誅毓俊一人餘皆省釋中州人以爲神明明年遷兵部右侍郎兼府尹如故遂
授山西巡撫尋調湖南自湖南而江西而河南再撫江西復調河南凡四省六
任焉在山西撫饑民理冤獄黜貪吏除奸豪整備關隘力行教養之政在湖南
民貧俗敝苗搖困兵役之擾公整飭之疏定榔桂銅鉛各廠委員協辦更替之
法在江西奏嚴查鄱陽湖編保甲以靖積盜又奏勘明廣信所屬銅塘山無可
墾之地無可用之材無可煎之礦請永行封禁又奏定豐城隄工歲修經久策
時江浙歲饑江西尙中熟而市僧居奇爲利迺宣禁以通商販鄰省賴焉及二
十二年撫河南適太水開陳汝許及河北之彰衛懷同時被澇者六十餘州縣
天子軫念災黎發帑金截漕米各二百萬以賑之公率屬吏計口而賑不
遺一夫葺廬舍招流亡貸牛種至冬隨地留養所全活以數千萬計復奉 命

開濬水道工賑並舉民飽食趨事所開支幹河凡六十有七計二千五百餘里皆因自然之勢層注而下分入江南雖澗諸水匯於淮以歸洪澤湖迺會其源流計其深廣爲圖說以獻 詔曰豫省災區積困已久朕特用胡寶瑗爲巡撫實能不辭勞瘁仰體朕痾瘝在抱之意而又能盡心調劑以蘇甯黎甚可嘉也其交部優敘尋加太子少傅 上以公遵 旨治河不惜工不愛帑不勞民上源下游以次就治 御製中州治河碑文刊石以垂永久自是連歲大稔二十五年冬復移江西次年七月河決楊橋沁洛丹衛同時並漲被水者五十餘州縣 詔大學士劉公統動協辦大學士北公惠侍郎裘公曰修河督高公斌共治之復 召公撫河南時決口數百丈未合將開引河築壩束水需葢薪之屬數千百萬日役數萬人以次徵發受傭者皆立與直民不知擾災黎周卹備至無一流亡者水落田出民借種以播菽麥次年皆大熟二十七年 上南巡公迎 駕德州 御製詩 賜之未幾以疾請告 賜人蔭一斤 遣太醫馳驛往視尋疏陳民田道路開濬溝渠與河道相表裏每一州縣開溝數十道

至百數十道不等分戶承挑備旱潦并定歲修章程 璽書嘉獎 命直隸總督方觀承率所屬仿行焉公在河南最久習知其地利民俗盡心經畫故民樂而安之二十八年正月薨於位事聞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恪靖 賜祭葬如禮公性清約精敏既貴不改儒素尤善騎能日行三四百里某太史以善騎夸公約入 朝各策馬去某狂奔盡氣入內閣不見公方竊喜自負而公自內出已批勅數行矣嘗被 命祭告南嶽請假便道還松江太守蔡長溪驚曰吾官此數年矣不知郡中有此搢紳訪之則已徒步登舟至里門所居破屋數椽門不能容車猶然蓬華也太守歎息去先是教授公官宣城居正學書院院有王文成公祠生公之夕夢文成手一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吾鄉乾隆十六年 天子南巡駐會稽 命公齋金軸致祭文成讀祝堂下始爽然前夢之徵云

方恪敏公事略 子勸襄公維甸

方公觀承字宜田號問亭安徽桐城人居江甯祖登嶧工部主事父式濟進士

官中書皆坐宗人孝標累謫戍黑龍江公少時僑寓清涼山寺有僧中州知爲非常人厚待之公與兄觀永歲往來塞內外營菽水之奉或日一食或徒步日行百餘里於其閒勵志氣勤問學具知南北阨塞及民情土俗所宜設施平郡王福彭知公深雍正十一年王授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奏公爲記室以布衣召見賜中書銜十三年歸補內閣中書乾隆元年舉鴻詞科以平郡王監試避嫌不赴尋入軍機處累遷吏部郎中七年授直隸清河道遷按察使九年命隨大學士訥親履勘河道并海塘工遷布政使十一年署山東巡撫奏稽察漕弊嚴緝盜匪二事諭實力行之可也十二年疏言義倉之便與社倉略同但社倉例惟借種義倉則借與賑兼行而爲益尤在猝然之賑大要設倉宜在鄉不宜在城積穀宜在民不宜在官其捐輸及典守年久者請照社倉例議敘報聞二月回直隸明年擢浙江巡撫時海塘引河改由中小鹽安流其北大鹽以北沙漲如平地公沿塘查勘自仁和縣之觀音堂起至海甯縣之淡水嶺止丈出地三十五萬四千八百餘畝民竈五千七百五十戶凡認墾者皆編列字

號分年陞科歲徵雜糧十萬石小民咸資生業 諭曰墾田乃務本之圖所宜

留心勸相者也定海普陀山遠在大洋居民進香男女偪處一船往山寺經旬始返既於風化有關而關汛稽察禁物因婦女在船易至疏漏奸民乘機夾帶公飭屬查禁 上躉之復請纂輯兩浙海塘通志又請申嚴雜糧私運出洋

之禁皆從之擢直隸總督兼理河道疏請就永定河之北大堤改移下口庶水由地中暢下無阻明年 高宗親閱永定河堤 諭公以下口宜暢 御製

詩示之并 賜人蔭三斤加太子少保六月永定河南岸淤溝奪溜乃堵築偪歸引河復故道先是喀喇沁土默特等處種地人民漸多有一 旨查禁廷議照

署督陳大受所請按三年五年之限交地回籍若原係民墾不能即回者按畝交租俟一二年後給還原主十六年土默特貝子欲不問年限概行驅逐公奏言此等貧民無家可歸即使甘受驅逐而數萬男女概入內地亦難安置應請行之以漸 詔遣侍郎劉公綸等往勘如議行又疏言上年增建冰窖減水壩貼近永定河下口近因水大全河於此掣溜冰窖以上河身吸刷深通較冰窖

以下河身驟低至五六尺其水仍出金門而壩臺並未衝刷至三十里外卽已澄清徑出坦坡捻汪爾淀一帶並無淤墊之虞請於坦坡捻尾東北斜穿三角淀開引河歸入葉淀由鳳河轉輸入大清河疏下廷議令詳查再議公持前議益堅謂地勢人事天時皆順敢以必應改移請 詔尙書舒赫德公總督顧琮公會勘如公議是歲黃河水自陽武灌入長垣東明衝開月堤有 旨命公勘公疏言長垣東明其地南高北下河南陽武等縣之瀝水北注長垣向賴太行古堤捍衛嗣因堤被水齧堤西瀝水匯至致被衝塌今宜爲瀝水籌去路請開引河導入舊河使容納東注卽將所起土自堤西村起另築新堤則堤外有河以疏瀝水河內有堤以防漫溢事半功倍 詔如所議行尋疏陳濬治滿城縣之奇村河可溉稻田數千頃商船亦得通行得 旨嘉獎十八年奏設義倉告成計倉千餘貯穀二十八萬五千三百餘石酌規條並繪圖以進 溫詔嘉獎 諭以實力行之尋疏言永定下口形勢變遷靡常請於北岸六工尾開堤放水作爲下口至五道口東南導歸沙家淀仍由鳳河入大清河廷議以甫自

南岸冰窖改移下口何又有此請令據實復奏公持前議益堅 特旨允行二十年加太子太保署陝甘總督赴哈密及巴里坤籌辦軍餉馬匹疏陳共備馬二萬八千匹駝四千四百有奇又言哈密貯茶三萬封運往軍營仍撥五萬封補貯哈密舊存糧十萬石亦隨撥隨補先後撥餉金三十萬兩請再撥四十萬備用 諭以妥速爲要二十一年回直隸任明年八月 上以糧艘遲緩

命卽在天津交兌俾及早回南免誤明年漕運 特諭稱公肆應裕如令悉心妥辦公奏天津北倉可貯糧三十萬石添設蓆囤可貯十數萬石臣飭辦葦蓆二萬片應用事竣仍可變價歸款費無多至交兌之船悉令泊北倉以南起剝之船悉泊北倉以北北倉東岸釘樁立界每二里泊船一起同時起米不相妨礙西岸留爲河道令空船行走仍令各船並進毋拘銜尾常例以期迅速抵津得 旨嘉允永定河淤灘地公請於堤內外共留十丈爲種柳取土之用餘撥給守堤貧民領種從之二十四年四月 上以北運河水勢微弱 命將先到糧艘截留四十萬石貯天津北倉將來水長續到之船令其直抵通倉公疏

請就先到各幫內每艘令酌剝若干卽得輕便各按應剝之數截留北倉餘仍抵通交納以剝爲截則應截者一律均勻 諭獎其妥協如議行二十七年奏請寓賑於工凡河渠堤埝及各處之減河疊道等概加修築計三十二州縣土方銀米皆歸確實得 旨俞行四月同劉公統勳會勘山東四女寺哨馬營減水引河語在劉公傳先是易州城北有安國河公奏允開渠灌田鑿子渠建大小閘以時啓閉渠成 賜名安河二十八年 上以天津等屬積水未涸責公不能設法疏消模稜玩誤部議奪職 命留任御史吉夢熊等遂劾公玩視民瘼及胥役派車船勒索賄放事 諭曰方觀承在直年久每存息事甯人之見事務旣繁又值災歉措置自無不竭覺言者動以爲歸過之地置身局外坐言易而起行難使易地以處未必能如觀承之勉力支持也尋疏言直隸水道溝洫自大興宛平東至撫甯西至易涿西南至望都東南至阜城又運河自武清至吳橋共二十二州縣疊道開渠一律完竣 諭曰溝渠卽河道之脈絡也應聯爲一氣方得宣洩之宜三十年 高宗南巡公迎 駕 賜詩褒美四

月條舉木棉事十六則繪圖說以進 御題詩十六章並令將公所作詩書於
每幅之末尋疏請樂城柏鄉內邱定興安肅望都等縣改建甌城淀泊河灘淤
地向給貧民租種嗣因胥役豪強影射兼并公查明撤回請歸留養局爲養贍
貧民之用八月籌辦居庸關城及關溝壘道十月奏永定河葦地已成高灘請
改種禾納租均如所請三十三年薨於位年七十有一 優詔賜卹諡恪敏
賜祭葬如例公明於用人一見與語卽能知才所堪任寄以事無不當及公歿
而爲督撫有名若周元理李湖等凡十餘人皆夙所拔於守令丞尉中者也直
隸爲天下總匯之區繁劇不易治 乘輿歲有臨幸往來供張又值大軍征伊
犁緬甸師屢過境公儲備精密未嘗少缺乏而民無擾累自爲清河道至總督
皆掌治河公洞澈地勢相時決機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 純皇帝每稱善
謂非執成法者所可幾也公以政在養民故尤盡心於農田水利及溝洫倉儲
諸務所行以工代賑及周官溝樹之法得諸望溪先生之緒論爲多嘗值旱蝗
上責公督捕不力或勸劾一二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我之不職州縣何

辜焉磁州有逆民爲亂公奏誅三人絞七人 上疑公寬縱廷寄切責者數

公執不易 詔九卿軍機大臣會訊乃知公所定之當 上益以賢公素勤

學工詩及書嘗借秦文恭蕙田輯五禮通考又屬戴東原震撰河渠書百二卷

著有述本堂詩宜田彙稿問亭集及雜記直隸事凡數十卷公得子遲撫浙時

購一姬將納之見所攜詩冊有知名問之其大父作也公曰吾少與其祖以

詩相知納其女孫可乎遂還其家助貲嫁之及六十一歲乃生子維甸 純

皇帝嘗抱至膝前解所佩金絲荷囊 賜之四十一年 上巡幸山東維甸

以貢生在良鄉迎 駕 諭曰原任總督方觀承宣力畿輔二十餘年勤勞懋

著一子維甸年已及歲著照裘行簡例授爲內閣中書一體會試四十二年入

直隸名宦祠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入五督臣中五十一年 命入祀賢

良祠

維甸字南耦號葆巖由中書直軍機處乾隆四十六年進士授吏部主事四十

九年隨福文襄公赴石峯堡軍營累遷郎中五十二年隨福公赴臺灣軍營

賞戴花翎遷御史五十四年典試廣西晉給事中遷光祿少卿五十六年隨福
公征廓爾噶轉太常少卿 賞三品卿銜擢光祿卿五十九年 命偕尙書蘇
凌阿往山東勘獄轉太常卿充順天副考官明年授長蘆鹽政坐事奪職吏議
發軍臺 特旨寬免 賞員外郎仍直軍機處嘉慶四年分校會試遷郎中晉
內閣侍讀學士隨尙書那文毅公辦軍務五年授山東按察使遷河南布政使
時川楚教匪未靖公督兵六千防界 上嘉之八月調陝西布政使就遷巡
撫時軍務將竟於搜捕零匪及籌撤鄉勇各事宜不遺餘力十一年甯陝新兵
叛公派兵堵勦請令總兵楊公芳回陝疏入 上韙之 命偕提督楊公遇
春進山督勦會有 詔遣繼勇候德公來視師賊勢將趨石泉公遣將擊走之
命回行省治糧餉軍械及彈壓地方事宜未幾德公疏請將叛兵蒲大芳等
二百餘人暫歸原伍 上責其寬縱 命公嚴訊叛兵定議尋疏陳善後六
事從之十三年奏酌改陝省鹽務事宜下部議行十四年擢閩浙總督公以母
老未能迎養奏懇於半年後更代得 旨方維甸之母年逾八十平素母子相

依朕所素悉伊慮及日久遠離私心負疚自屬人子至情目下可速赴新任俟
明年二三月來京陛見彼時順道先往江甯省母到京後再將其母近狀據實
奏明候朕降旨尋遵 旨赴廈門按治臺灣械鬪獄獲犯林聰等百餘人分別
定議奏海盜朱瀆經官兵礮斃其弟朱渥悔罪投誠呈繳船礮有衆三千餘人
請分別遣散安插又奏臺灣屯務廢弛請通行查勘體卹番丁資調遣又請申
明班兵舊制並籌議章程十則又奏臺灣各營汛地酌議歸併以便操防又疏
陳約束械鬪章程請設約長族長責令管束本莊本族嚴禁隸役黨護把持皆
下所司議行六月奏請 陛見得 旨七月十七日爲方維甸之母吳氏生辰
方維甸可先赴江甯爲伊母稱祝並 賞如意緞疋諸珍物九月至熱河入
覲奏請終養 優詔許開缺回籍養親且曰朕以孝治天下不忍拂人子至情
也會浙撫蔣公攸銛奏鹽政奇致家人弊混狀 命赴浙察勘明年四月 特
旨召爲軍機大臣卽補尙書用資倚畀且曰伊母向在京師久住於北方風土
素習若奉母來京於散直之餘朝夕侍奉實爲公私兩得卽遇巡幸亦不令其

隨往朕於方維甸母子之閱所以體念之者無所不至維甸當仰體朕用人不
得已之苦衷也但伊母見在身體不知究竟若何若果精神委頓萬難遠行仍
許據實陳奏公尋奏母病情形得 旨見在天氣漸熱方維甸母子不能暫離
若令其長途跋涉心殊不忍可在籍安心侍養不必來京并 賜其母香珠摺
扇等物十八年丁母憂 詔賜祭 命江甯將軍興肇前往奠醊並傳 旨慰
諭方維甸令其節哀守禮再圖爲國宣勞時林清謀逆李文成等據滑縣奉
特旨方維甸本應俟其終制後再行簡用茲因直隸及東三省交界處有匪徒
滋事其令墨經從戎署直隸總督在任守制將來來京召見仍準素服俾得兼
盡孝思公營葬畢卽遵 旨啓程疏請馳赴軍營勦賊會那文毅公奏捷云已
圍攻滑城指日可收復 上不欲使公抱奪情之戚 溫旨令轉程回籍守
制再候簡用二十年六月薨於里第 諭稱其忠誠盡職清慎著名 贈太子
太保 命江甯將軍穆克登布往奠其子舉人候補中書方傳穆 賞進士許
一體殿試尋 賜祭葬 予諡勤襄所著曰心蘭室稿傳穆尋選庶吉士由編

修官沅州知府遷兵備道女若微工琴善畫精篆刻適汪刺史元炳著有閑雲閣詩鈔

莊容可尙書事略

高宗御極之四年 詔以廷試進士對策撰擬頌聯獻諛非體且啓請託弊命大臣集議制策當取通達治體以漢鼂錯董仲舒唐劉蕡宋蘇軾爲式於是番禺莊公哀然爲舉首比引見風度端凝 天顏喜甚 賜及第授修撰入直南書房越三年公第有信成進士引見公適以起居注官侍直 上顧問公遂得選庶吉士其冬兄弟同請告歸省海內榮之還朝遷右中允進侍講遷侍講學士擢光祿卿父憂歸卽家授內閣學士服闋入朝遷兵部右侍郎督江蘇學政十五年轉戶部右侍郎 召還京尋典江南鄉試再視學江蘇十六年授江蘇巡撫二十一年丁母憂扶柩南行 特命給假百日治喪於伏汛前至淮安署南河總督先是公督學政時浙江人于文彬偵公出獻所著文武記太公望傳等逆書公以爲病狂不究至是文彬挾其書至山東呈衍聖公孔昭煥

轉告巡撫楊應琚以 聞公自請治罪 命罰學政養廉銀十倍至是坐朱聃
主使斃命及張穀孫賄謀聯號嚴凝裕鬪蟋蟀等案均擅批罰贖未奏聞逮繫
法司論如律 詔贖罪令護喪回籍後赴軍臺自效方詣誦所中途卽授湖北
巡撫歲餘仍調江蘇巡撫未行復調浙江巡撫莅事四載復調江蘇仍兼管浙
江塘工賑務加太子少保二十九年擢刑部尙書暫留巡撫任三十一年協辦
大學士仍留辦巡撫事是年冬入都未幾坐前劾同知段成功縱役擾民復以
因病被朦入告 上責其避怨市恩逮繫半載有餘復授福建巡撫三十二
年七月薨於官舍年五十有五公以文學侍從之臣荷 主知出膺節鎮誓以
清勤自勵初在江蘇淮陽諸郡水公察勘撫卹得 旨截留百二十萬石出帑
銀五百萬兩備賑民乃得蘇歲乙亥大江南北復災公上疏自言奉職無狀數
千天和并陳諸揀荒策 上皆允行費帑千餘萬躬親散放胥役不得侵漁
明年夏大疫公捐俸錢令有司察民病者予藥死者予槥并檄管內推其法行
之又疏言太倉鎮洋沿海田廬全賴海隄保障雍正十年築土塘三萬四千七

百餘丈時因經費不充僅於沿邊頂衝處修築餘多未辦邇因東北風潮損傷隄岸居民自請挑築請酌借庫銀萬六千兩交紳士自募夫役接築土塘九千四百七十餘丈務令汛前告竣所借銀按畝扣輸二年即可完款得 旨俞行及撫浙江浙西三郡以風雨蟲傷米價騰踊而江南亦歉收商販不至公奏撥庫銀三十六萬兩遣官往湖廣採買有 旨截湖南漕米十五萬石并碾倉穀十萬石運浙平糶自冬徂春米之來自三楚者舳舻相望歲雖儉而民不飢矣錢塘江入海之處有三壘曰南大壘曰中小壘曰北大壘乙丑以後水行中壘者十餘年己卯歲改趨北大壘公承 詔抵海甯閱柴石塘登尖山渡江歷勘以加築土堰添建坦水爲請既而水勢直齧塘根以預備得無患又奏復海塘兵弁專司負薪運土甃石省民夫無算海甯之老鹽倉向以土活沙浮祇立柴塘壬午歲 聖駕南巡議改石塘 命大學士劉公統勳高公晉與公先往察勘果以活沙不能立椿 上復親臨指示形勢令修柴塘增坦水加薪價公承 命鳩工庀材又用前人竹絡法編竹爲篋實以巨石鱗次櫛比以衛塘

根其秋風潮大作石塘闕有崩裂而柴塘獨無恙公之力也時秋霖水漲公親往嘉湖二郡察勘知水歸太湖之道多淤而太湖下流亦多壅閼因請浚馬程長興境內七十二澗并遣官至江南按行三江故道疏入尋奉移撫江蘇之命公遂親往尋脈絡得其要領建議大修三江水利疏略云太湖北受荆溪百瀆南受天目諸山之水爲吳中巨浸而分疏之大幹則以三江爲要三江者吳淞江婁江東江也東江自宋已湮明永樂間別開黃浦寬廣足當三江之一今亦謂之東江三江分流經吳江震澤吳元和崑山新陽青浦華亭上海太倉鎮洋嘉定十二州縣港浦縱橫湖蕩參錯其出水之口不特寶帶橋一處如吳江之十六港十七橋吳縣之鮎魚口大關口爲湖水穿運河入江之要道今皆淺沮又如入吳淞之龐山湖大斜港九里湖澱山湖漵浦邇因小民貪利徧植茭蘆圈築魚蕩亦多侵占劉河古婁江也今河大非昔比往往艤舟待潮崑山外壕爲婁江正道淺狹特甚蘇州婁門外江面僅寬四五丈偶遇秋霖上游輒淹漫若及早治之事半而功則倍法當於運河以西凡太湖出水之口皆爲清釐

占塞其運河以東三江故道惟黃浦見尚深通其吳淞江自龐山湖以下婁江自婁門以下均宜浚治寬深其植蘆插籬及冒占之區盡數剷除此後仍嚴爲之禁卽以濬河之工加培圩岸庶渾潮不入清水日強而海口之淤亦將不挑而自去請先動帑興工仍於各州縣分年按畝徵還則民力紆而工可速集疏入 詔可工始於癸未十二月至甲申三月告成凡用白金二十二萬有奇公再撫蘇有 旨仍兼理浙江海塘先後增築魚鱗石塘二百七十丈其松江太倉沿海土塘居什之八九公請如浙塘法編竹篋寶石護塘根以禦海潮公之盡心於水利海塘其大者如此其撫福建也預戒族人居晉江者勿造謁有至者遣閩人謝之曰某任封疆義當避嫌俟去官時再相見洎公薨晉江族人始來會哭咸稱公之公正爲不可及云公諱有恭字容可號滋圃先世由晉江往粵遂爲番禺人生而穎異工書法出入顏趙閒在禁林經進詩文數被獎異及車駕省方公以方岳大臣扈從輒 命賡和 御詩壬午丙戌兩次 南巡賜御製五七言律詩各一 上幸嘉興之煙雨樓 特召公至行營用石

鼎體聯句詩成書以勒石羣臣莫及焉公由祠館躋九列皆 聖明特擢不由
薦剡東南重鎮膺委任者十餘年入領尚書遂參大政中間兩遭顛躓賴
天子仁恕終保全之重建旌節天不假年未臻中壽然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
聞公名靡不傾嚮謂科目得人之盛爲嶺表所希有也一子曰士斌

沈文愨公事略

公諱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未遇戊午舉
於鄉年六十六矣己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壬戌授編修 高宗嘗於南邦黎

獻集中見公詩賞之 諭大學士張文和公曰沈德潛係老名士有詩名 命
和消夏十詠及落葉諸詩俱稱 旨以後廢和遂不可勝紀累遷中允左庶子

侍讀學士甲子典試湖北明年晉詹事嘗 召對論歷代詩源流升降且云張
鵬翀才捷於爾而風格不及丙寅授內閣學士請假歸葬有 旨不必開缺

命給三代封誥 賜五律一章題云沈德潛爲父請封陳親遺訓聲淚俱下此
所謂終身之慕乎詩有云奚用悲寥落因知遂顯揚又 賜詩寵行有云我愛

德潛德醇風抱古初錢侍郎陳羣和云 帝愛德潛德我羨歸愚歸 上

嘉賞焉丁卯四月 命直上書房六月還朝 賜詩有曰朋友重然諾况在君

臣閒兒輩麤知書相期道孔顏尋以公年老 命天明始入上書房亭午即出

且曰以身教不專以言教也尋擢禮部侍郎明年充會試副考官以年力就衰

命原銜食俸仍直上書房己巳請告薦齊召南自代 許之 賜御畫人獲

緞帛及詩壇耆碩額 命校 御製詩畢乃行 諭有所著作許寄京呈覽且

曰朕於德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 賜詩有云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又

云近稿經商推相知見始終 陞辭 面諭云爾歸享林泉之樂與鄉鄰講說

孝弟忠信便是爾之報國又云我五十壽時一定來京拜祝君臣之誼等於父

子家人最後復用 陞辭韻 賜詩四律首章云高尚特教還故里清標終惜

去朝班三章云笑予結習多難遣嘉爾臨文不忘箴皆異數也庚午公遊黃山

天台謁禹陵奉 賜詩有云爲語餘年須愛護來春吳會共論文蓋預訂 南

巡期約也明年公主紫陽書院二月迎 駕清江浦 溫諭詢吳民勞苦不

賜緞帛獲貂 諭在籍食俸 賜詩有云玉皇案吏今煙客天子門生更故人
別後詩裁經細檢當前民瘼聽頻陳尋扈蹕西湖 賜道存風雅額幸金山時
又 賜和山居雜興十章又 賜題紫陽書院詩公進恭和 御製詩一百四
章是冬以祝 皇太后萬壽入都 召見 賜坐明日 召入南書房 命
題韓滉七才子圖又題 御書無逸篇後又題 御畫古榦梅 賜貂裘及德
藝清標額公進詩集求 賜序 上欣然許之於小除夕坤甯宮手書以賜
序略曰德潛之詩遠陶鑄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獨取義於昌黎歸愚
之云者則所謂去華就實君子之道也昌黎因文見道始有是語而歸愚叟乃
能深契於此識夷守約斂藻就澹是則李杜高王所未言而有合於夫子教人
學詩之義也夫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
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異日者江國行春靈巖駐蹕思欲清問民艱暇
咨新什將訪歸愚叟於愚公溪谷閑矣高王蓋指青邱漁洋謂公詩有過之無
不及也壬申正月 上召賦雪獅聯句詩小宴 重華宮 賜詩 命和又

賜御書鶴性松身堂額及藏佛一尊冠服六種蓋爲公八十稱壽也翼日陳謝 上與論人臣體用公奏體用兼備如姚宋韓范諸臣可以維持宗社有體無用猶不失爲正人特不堪重寄耳若無體而妄談作用必僨事 上然之南歸 賜詩送行及途費銀二百兩尋進西湖志纂 上題三絕句代序

丁丑二月 上南巡加公禮部尙書銜 諭稱爲蓬瀛人瑞臺前韻 賜之有句云星垣帝友豈無友吳下詩人尙有人每 召對問民疾苦并問高年有學問者還有幾人公以司業顧棟高進士方黎如對 上詳詢履歷識之尋出 御詩百六十餘章 命和辛巳入都祝 皇太后七旬萬壽進歷朝聖母圖冊 賜杖入朝 命與九老會計在位九人在籍九人武臣九人皆年七十以上公爲在籍文臣之首 賜遊香山並圖形內府 懿旨賞賚有差公進所選 國朝詩乞序中錄錢謙益錢名世諸作 上賜序責其失當 命儒臣精校去留重鏡板行世而待公如初尋 諭明年南巡迎送不必出蘇州界壬午二月偕錢尙書陳羣迎 駕常州 賜額曰九表詩仙又詩二律其一

與錢尙書同 賜並稱爲大老公連和 御詩十八章 恩賚稠疊明年

上和公攝山詩十二章 御書長卷以 賜乙酉二月公偕錢尙書迎 駕武

進 詔加太子太傅食正一品俸孫賜舉人一體應禮部試尋 賜人薨級匹

御製詩二律其一與錢尙書同 賜其一有云吳中今古老人科比似徵明

定若何書畫雖輸詩勝彼功名已過壽如他蓋公會進呈文待詔像 上題

七言律 命南書房詞臣屬和故 賜詩以比公也戊子己丑均有 詔存問

賜人薨庚寅九月薨年九十有七乾隆三十四年也 優詔悼恤 贈太子

太師入祀賢良祠 賜祭 賜葬謚文愨 御製詩悼之有云壽縱未能臻百

歲詩當不朽照千秋可謂恩禮始終矣公鄉試十七次不第晚達受殊眷榮悴

一節不干進不希風旨下直蕭然繩扉皂綈如訓蒙叟其所奏進諸詩陳善納

忠往往能繼古洄酌卷阿之作者其於閭閻息耗四方水旱歸本辰居責成牧

守補救之實壹見於詩反覆盡意不苟爲虛美世徒見 上遇公之榮而不

知公之所以被 上知者固有在矣 上每巡江南望見公 天顏先喜

前後受 賜詩至四十餘首歷校 御製詩時有更易 上皆虛己從之
賞福字及書籍法帖諸尙方珍物不可殫數海外諸國爭走重金購詩集日本
臣高彝寄書千餘言溯詩學源流詆錢牧齋持論不公而以公所論爲中正贈
詩四章願附弟子列公拒之蓋法文衡山不以書畫予遠夷意也四十二年東
台縣已故舉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樓集詩詞悖逆被訐告集有公所作述夔傳
下廷議追奪階銜祠諡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仍以錢沈並
稱東南二老云

裴文達公事略 子恭勤公行簡

司空之職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使修利堤防通達溝瀆別五土之性而物其
所生之宜厥任綦重 朝廷命官必深知其蘊蓄又歷試有功然後畀以宅揆
熙載之任新建裴公敷歷六官咸稱職尤善於治水 天子重公材數任之
公竭智慮告成功最後晉工部尙書竟薨於此位可謂能舉其職者矣乾隆二
十二年五月 詔曰朕此次南巡親蒞河工相度險要特派侍郎夢麟總河白

鍾山疏濬荆山橋一帶總河張師載巡撫高晉會辦徐州黃河兩岸堤工其餘州護城石工則委之副都御史德爾敏下河諸工則委之副總河嵇璜凡以爲積歲災民籌捍禦之策也近聞山東之金鄉魚臺上江之宿虹靈璧河南之永城夏邑等州縣皆有積水漫溢其受病實非一朝一夕之故若不及時籌辦將何所底止此朕南巡未了之事也其令侍郎裘曰修馳驛前往山東河南上江現在積水各州縣往來周視寬以時日熟察情形通盤籌畫果歸實用毋惜多費帑金用副朕痌瘝一體之意公銜 命自山東查勘至河南自河南至上江疏請將靈璧之斗溝拖尾河沱河虹縣之荀家溝岳家河潼河一律疏濬至董家溝在宿遷境內安河界桃源泗宿三州縣閒皆已淤淺其金鎖鎮田家集劉李埂陡門等處上下八十里爲入洪澤湖咽喉皆宜逐段開濬必此處較上游深通而後濰河等水可以順流直下惟下游之下復有下游洪澤一湖以清口爲出路前已奉 旨將草壩拆卸以暢其流仰見 聖明燭照於數千里外但每歲須應期開放庶不至壅闕於一時有 旨嘉其明晰得要領 命與夢麟

等無分彼此所見既確卽一力擔承務期歲前歲事公復由潁亳一路至河南
疏言潁亳一帶必東面及東南面去路無阻然後中州諸水可得而治宜先開
幹河繼開支河繼開溝洫其東面之幹河在商邱爲豐樂河在夏邑爲响河在
永城爲巴河東南面之幹河以大沙河爲最卽古潁水次則開封之賈魯河卽
古汴水均宜一律挑濬此外如永城之漕溝夏邑之毛家河小引溝觀音閣引
河白河三岔河虞城之惠民溝商邱之北沙河大澗溝鹿邑之清水河汝甯之
洪河汝河宜徧加疏濬一律通流由引河以達支河由支河以達幹河其不能
歸河者於田間多作溝渠導引或窪地聽爲澤藪庶不至漫溢得 旨如議速
行公復至山東查勘疏言館陶臨清等州縣濱河兩岸民埝向係民築民修請
照直隸永定河工例每夫日給升米責成地方官督令修補從之又言山東水
道疏濬兗州爲要曹州次之臣前已奏開伊家河今復將原估十丈河頭再展
寬數丈使微山湖水建瓴而下則濟甯魚臺滕嶧以及江南之豐沛二縣地畝
可普行潤出至水消後再有當治者就兗州言之魚臺縣有舊運河界微山湖

西面上接濟甯之牛頭河金鄉之涑河柳林河應一律挑濬又泗河自濟甯姚安莊以下河身愈狹白馬河中段之董家口與泗河相接應將二河之尾段挑濬至府河爲泗水分支宜將涵洞改建水閘其楊家壩亦改建石閘又濟甯之興文鎮舊有河形宜挑濬以洩洸河盛漲就曹州言之則應分二道西南之太行堤畔舊有順堤河今多淤墊宜疏濬東北則現於八里廟增建滾壩當沙趙二河之衝於地勢最爲扼要又沂水流入江南之駱馬湖見多淤塞應一併疏通以除水患 諭曰朕正慮及沂州府每被水災覽奏有疏通駱馬湖語宜相度速辦又奏山東運河情形言南旺舊制係三分南行七分北上今則北少南多應於分水口兩岸接長南壩收短北壩俾順勢北行再將何家壩減低二尺放入北運於糧艘回空後嚴閉南閘使南運河下段堤岸畢出凡不能興工之處皆可興修庶明歲漕運無誤 諭曰恐爾等分身不及今又遣劉統勳前往專司運河工程此奏可與之酌辦也公復至上江請將亳州之兩河口及三道河澠河宋陽河太和之茨河明河霍邱之高塘河宿州之澮河商邱之大沙河

一律修濬旋至河南疏陳自幹河外共開支河三十餘處如商邱之兩沙河虞城之苑家堤遂平之石洋河上蔡之柳堰河泥河小茅河新蔡之三岔河各相機疏築從此中州可永無水患疏入 上皆嘉獎二十三年夏工竣得 旨優敘 御製詩美之二十六年秋河決楊橋 命赴河南勘辦尋 命大學士劉公統勳兆惠公駐楊橋督工公躬自履勘塞決口二百餘丈又言沁水出五龍山性甚悍急沿河堤埝皆民辦此次工大費鉅請借帑興工以紓民力得 旨嘉允十二月工竣予優敘 御製中州治河碑序及公勞績二十八年二月 命馳驛來京督辦直隸水道溝渠事務 賜御製詩公濬蘆溝中泓疏金門求賢二壩築攔水埝滄鳳河淤兼治北運河築南倉橫堤以衛民居改疊道以洩西流九月工竣請假回籍迎養 詔以雖河久未疏濬 命歸途便道勘辦公奏宜厚蓄清水以刷淤泥遇應開黃矐閘則堵南服河頭應開西流閘則堵北服河頭使水匯入濰河力足衝刷庶無淤積之患至南北二河口宜築壩堵截俾兩河清水全歸濰河遇水漲時仍啓壩分洩於蓄洩乃爲合宜 上嘉

納焉三十一年 命公往勘江南淮徐支河其毗連山東河南者 命一體閱
視三十六年復 命勘滄州一帶運河情形七月有 詔濬河利漕 命公往
來調度查勘專司其事明年復 詔督辦永定河北運河等處工程 上言
治河不外疏築二字而築不如疏其理甚明直省之弊在近水居民與水爭地
如兩河淀泊本以瀦水乃水退一尺則佔耕一尺既報陞科卽呈請築埝致堤
埝直轟波心橫決益甚請 勅所司於一切淀泊毋許報墾陞科並不得橫加
堤埝俾水有所歸則患自息矣 上是其言降 勅嚴禁此公治水大略也
當是時 高宗軫念河防不惜捐千萬帑金以捍民患亦惟公竭忠殫力足
以仰副 聖心云公諱曰修字叔度一字漫士世居新建之雙港父思補康
熙丁丑進士由建德令行取累官給事中祀名宦公其第五子也乾隆元年以
廩生薦博學鴻詞舉順天鄉試四年成進士與館選八年 御試高等超擢侍
讀學士轉少詹事晉詹事遷內閣學士一任兵部右侍郎再任吏部右侍郎三
任戶部左右侍郎一任工部左侍郎兩任倉場侍郎三尹順天歷禮刑工三部

尙書中閑坐胡中藻逆詩事罷官尋授中允遷侍講逾月復故後坐捕蝗不力降官未幾仍復故一入軍機三侍經筵一直南書房一典湖北鄉試兩典江南鄉試兩典浙江鄉試一充會試總裁又充會典四庫書總裁奉勅撰熱河志大學志西清古鑑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錢錄等書公貌清癯眉有濃翠顧盼閑精神淵映居恆喜賓客工諧謔搜奇語怪無倦色而遇事神解超捷每歷一曹受一職手文書默然數日後判決如流二十一年王師征伊犁公面奏軍務機宜天子大悅卽賜御衣冠命乘傳赴巴里坤治事會逆酋莽里克遣弟某詭稱押送諸番探信卡倫公與哈密總兵祖雲龍縛昇總督發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種地者七百人公請暫留爲衛而發麥以餉之上皆獎許公聰強機警受大任舉重若輕天子愛其敏倚若股肱凡有事於四方與大學士劉公統勳先後奔走前命未復後命踵至雖侍內廷綜六部而英蕩款關足跡常半天下二十三年命在工次訊邳州某牧短發車價事明年命往太倉訊王闖冒家主事又明年命往蘭州訊縣丞崔琇擅動

驛馬事二十九年 命往福建訊總督楊廷璋受陋規事三十七年 命往盛

京查旗地事而奉 命勘水利前後至八次兩次丁憂回籍均於未服闋時奉

特召入京視事其眷倚若此公讞獄無苛嚴亦無縱捨衡文得士心遇事善於應變而立意一歸慈厚自盛京歸奏免八旗在息銀長司寇時奏免盜獲者死勘災楊橋時奏災區急宜賑恤請不拘成例一面查點一面散給庶無坐轉溝壑之虞又言粥廠爲利最溥有司恐聚衆生事往往阻格不行不知各縣均設粥廠則彼境之人不入此境又於一縣中分四鄉散給自不至於擁擠

上立予施行公所泣皆有名績他人得其一皆足自名而其尤關國計民瘼者則治水爲最著也三十八年五月公病噎 上日遣御醫診視請解職弗許

賜詩慰問加太子太傅公感涕恭和二詩手書進謝越二日薨年六十有二

上聞軫悼派散秩大臣率侍衛十員往奠醑 賜祭 賜葬諡文達子行

簡 恩賞內閣中書 命一體會試喪歸公卿士大夫素車塞路外省河堤老兵戍卒皆泣歎有失聲者公本以文學受知澤躬儒雅提唱宏獎道滁州構歐

陽文忠像丐 御題得允所請凡扈從侍宴及 慶典大禮所進廣颺紀頌之作皆稱 旨書法近宋臣張卽之 上以內府張書華嚴經殘本 命公補書人莫能辨平居不言人過惟以人命最重果報不爽爲勸戒見失意者卽惻惻不安必曲折使得其在戶部最久所入隨手施與嘗典衣度歲人不知也方勘豫災時子麟卒太夫人書訓曰窮黎皆赤子勿以爾子傷墮公事公爲節慟聞者誦之公彌留時語左右曰吾爲燕子磯水神君輩江行所次苟酹卮酒弗敢辭有老嫗曰昔太夫人禱磯邊神祠始有身公之去來可知也子麟庚辰進士官編修師國子監生皆前卒行簡官至兵部侍郎直隸總督行簡字敬之乾隆四十三年以中書直軍機處擢內閣侍讀四十九年隨大學士阿文成公赴甘肅勦石峯堡逆回旋赴河南察治河工明年出知甯武府調平陽五十五年請改京職便養 優詔以知府服俸任員外郎仍直軍機處嘉慶四年由郎中遷內閣侍讀學士六年以太僕少卿奉 命赴陝西犒軍時教匪未靖經略額勒登保公駐略陽公疏言川陝兵宜扼衝嚴守使陝匪不入川

川匪不入陝然後偏使東竄經略以大兵蹙之可計日梟縛又言自寶雞至襄城棧道兵卡宜復設且於要害設大營隔賊走路兼通大軍糧運而其時經略引嫌請止舉劾麾下功罪公奏請五路帶兵大臣所統將士皆聽舉劾移書川督勒保公陳廉頗相下之義兩帥大和途次鳳縣晉本寺卿 賞花翎授河南布政使調江甯母憂歸八年授福建布政使調直隸先是天下大政事賑貸轉輸供億皆以州縣爲經由數匯錢穀出入多未釐正 高宗禪受禮成 特旨盡免廢負而地方大吏鉤稽簿領束於成格不能盡豁除或借以爲煩擾之具公以謂非清帑無以塞僥倖滌煩苛遂一以清帑爲首務福建布政司冊目十有一公創分子目千五百有奇支解者毫黍皆見吏不能欺得銀若干萬直隸民逋議分年帶徵官逋議分年罰繳又得若干萬於是兩行省積弊一清尋命加兵部侍郎署直隸總督坐永定河決降二秩留任九月自天津赴永定河督工途次得疾不起 優旨照總督例 賜卹 賜祭葬諡恭勤子元善 賜舉人官內閣中書

梁文定公事略

公諱國治字階平號瑤峯一號豐山浙江會稽人父文標官刑部司獄恤囚有陰德嘗曰彼自麗於法耳何爲痠苦之累遷刑部主事公生負異稟年十四補弟子員冠其籍十九舉乾隆六年鄉試明年考取內閣中書十三年戊辰以一甲一名 賜進士及第授修撰十九年遷司業二十一年典試廣東復 命奏對稱 旨命往廣東以道員用明年補惠潮嘉兵備道二十六年恭祝 皇太后萬壽至京以卓異引見 特旨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以魏科清望出試吏事至是超擢卿貳聞者翕然明年主江西鄉試旋視學安徽擢吏部左侍郎三十年調江蘇學政提唱羣雅鑒別茂異大江南北士翕然宗之尋坐署廣東糧道時失察折色事落職就勘明年事白授山西冀甯道三十二年授湖南按察使明年授江甯布政使又明年擢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及荊州將軍時官兵征緬甸振旅過境公躬勞拊且鎮之序行無譁奏定施南府屬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學增額有差二十六年調撫湖南公以經術飭吏治清風惠政不

燒以孚嘗捐俸修唐鐵佛寺池產青蓮花時以爲瑞三十八年 特召直軍機處署禮吏侍郎時朱文正公致書公曰君以封疆大吏入贊樞密願以清吏源培民脈端士氣三言爲獻公深然之明年 命直南書房補戶部侍郎自是召對扈從無闕昕夕充經筵講官 賜紫禁城騎馬第宅冠服之賚便蕃有加四十二年典順天鄉試擢戶部尙書四十七年加太子少傅明年協辦大學士歲庚子甲辰再以扈 駕南巡 賜休沐上冢鄉鄰榮焉五十年春與千叟宴於 乾清宮夏拜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尙書公以文學受知在 帝左右敬慎縝密不以寵利居功粹然儒者在昔有宋由大魁入政府者九人有明一代十有七人而我 高宗朝六十年中實邁其三公以經世才際 文德武功之盛雍容大雅密勿論思時目爲讀書真宰相其天性學養尤足稱其遭遇云公體素清臞五十一年仲冬疾作 上遣醫官暨侍衛傳 旨存問越月十三日薨於位 高宗軫悼加贈太子太保 命 皇子往奠 賚白金千兩治喪 賜諡文定公始終承眷惟其端亮勤恪信之者深也公性孝友十歲喪

母哀毀如成人十七丁外艱葬祭盡禮顛沛中不廢所學兄國泰早卒與公同
月日生故終身不稱觴事嫂馮甚謹官侍郎時以己官馳封焉性好學愛才所
至名士如歸公退論文見之者如對山林高逸篤故人誼貧賤交終身不忘晚
秉樞要從游益廣渾穆中涇渭秩然清儉不名一錢俸入輒隨手盡三黨皆德
之詩文典贍書法得唐人風致著有敬思堂文集薨年六十有四子五人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八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九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朱文正公事略

朱文正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厓先世居蕭山祖登俊官長陽知縣父文炳官整
厓知縣始遷籍爲大興人公祖與高安朱文端公同爲湖北令相友善清名亦
相埒公父受經於高安故公自十一歲卽傳高安之學年十七舉乾隆十二年
鄉試與叔兄筠同榜名震都下次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習 國書尋授編修累
遷侍讀學士二十四年主河南南鄉試奉使祭告南嶽明年充會試同考官秋授
福建糧道毀和合諸淫祠民大驚服二十八年擢按察使兼署布政使閩人裘
自位假平臺灣功醫武職獄連數十人公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
家譜妄逆者讞之僅戮一撰譜者屍二十九年父憂歸三十二年補湖北按察
使時緬甸用兵公司驛務無誤無擾有亂民聚衆公鞠之不少縱然脅從者皆

得免明年調山西又明年就遷布政使秋奏立保固城工法令後任隨時修護如潰在三十年內與原築官分賠下部議行三十六年權巡撫事奏撥歸化綏遠二城穀十餘萬石搭放兵糧以省采買而免紅朽奏免土默特蒙古私墾之罪以所墾牧地三千一百餘頃許附近貧苦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增官兵公費奏太僕寺牧地苦寒宜改徵折色以便民除弊皆下部議行三十八年勘歸化城水災奏撫恤之明年按察使黃檢疏劾公終日讀書於地方事無整頓又明年入 覲授侍講學士四十一年 命上書房行走侍 仁宗皇帝學時初置文淵閣官 特命公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政將行上五箴於 仁宗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上力行之及 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九年扈 蹕南巡授內閣學士閱江浙召試卷五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主試江南督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蕭山祭田百畝冬還 朝充經筵講官明年經筵進講 諸皇子侍班聽講 高宗顧謂 仁宗曰汝師傅所講甚善春總裁會試秋授安徽巡撫 命馳驛賑

水災乃攜僕五人與村民同渡賑宿泗碭山靈璧五河盱眙民以糧借懷遠鳳臺壽民以糧及種築決堤六十餘丈民乃安復請展春賑手自散給五十七年奏鳳潁水災 恩賞糧種免民欠萬五千兩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之至新嶺有欲中傷歙縣令者屬掌亭人以饘錫進公恬然飽之五十九年調撫廣東尋兩廣總督授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皆留巡撫任嘆咭喇國入貢呈土物卻之嘉慶元年授兩廣總督兼署巡撫六月有 旨內召曰將用爲大學士也俄以督魁倫奏粵東艇匪駛至閩浙乃公總督任內不能緝捕之咎寢前 命仍授安徽巡撫會鳳陽等屬水災疏請賑恤親給之官吏莫敢侵時楚豫多邪教流言皖屬多跽伏者公曰疑而索之是激之變也乃親駐界上籌防禦徧泣潁亳等屬聚長老教誡張文告簡而明民大感化明年授兵部尚書調吏部皆留巡撫任宿靈璧水合肥定遠巢來安全椒旱皆親賑之民忘其災明年蒙亳復水賑卹如之會 高宗純皇帝上賓 仁宗馳驛召公公哭且奔先上奏曰聞 太上皇帝龍馭上昇膽裂呼天角崩投地欽惟 大行皇帝十全功

德五福考終傳器愜心於昭在上我 皇上純孝超倫報天罔極竊聞定欲躬行三年之喪此舉邁千古而欽萬世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爲奇以繼志述事爲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霧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浹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 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願我 皇上無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勉行仁義事君之道 上嘉納之及至京哭臨 上執公手哭失聲旋 命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自是國家大政事有所咨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沽直不市恩不關白軍機大臣公第在外城遠且隘 賜第西華門 紫禁城騎馬加太子少保充 實錄總裁典己未會試調戶部尙書時 上禁浮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取民不得不浮於是安徽有加增銀江蘇有加耗米之請部議將擬行矣公思之不寐綜其數較原徵加倍乃決計駁曰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不可行並令曹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駁以體 皇上損上

益下之意長蘆鹽政奏鹽價一斤加錢二文公駁曰前蘆東因錢價過賤已三
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展三年商力自寬且今錢價漸貴應無庸
議廣東布政司奏陞濱海沙地賦公駁曰海沙淤地坍漲靡常故照下則田減
半賦之今視上中田增賦是與沿海民計微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將別有漲
地亦不敢報墾不可行後倉場衙門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準作義監生公駁
曰國家正供有常經而名實關體要於名不正於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駁議皆
親屬稿奏 上皆聽之嘉慶五年兼署吏部尚書坐輿夫毆傷禁門兵免太
子太保解三庫事彭文勤墮馬西華門內公呼其輿入門昇之復坐違例鐫三
級留任六年陪祀祈穀壇未曙誤行墜甬道下傷左跨 賜醫 賜食駱驛於
道遣內監賚 硃諭至第視疾且詢事三月小愈卽趨 朝七年秋扈 蹕灤
陽宣 制以戶部尚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八年兼掌院學士春夏
皆爲留京辦事大臣九年春 駕幸翰林院先期晉公太子太傅及幸院 賜
宴聯句 御書天祿儲才額摹刻院堂以墨蹟 賜公第公在翰林爲二十四

科前輩資最深且掌院事瀛洲典故盛且榮焉十年正月宣制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 上以是命爲遵 先帝遺詔也命詣 裕陵謝明

年春公感疾 上命遊覽西山諸勝以散其懷時公年七十有六矣九月乞

休 上曰待卿八十當爲壽尋 命戶部尙書戴公衢亨賚 賜詩十韻及

玉鳩杖 諭天寒閱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 召對每入對則

預定召對後期十一月庚午寒甚乾清宮 召對畢降階忽痰壅歸第 賜御

醫視疾 賜假兩月十二月乙亥力疾作芻獻詩 上將親臨公第丁丑復

命戴公來問疾夜逾半公薨 上震悼泣諭羣臣降 制曰大學士朱珪

持躬正直砥節清廉經術淹通器宇醇厚凡所陳奏均得大體服官五十餘年

依然寒素家庭敦睦動循禮法洵不愧爲端人正士昇倚方殷遽聞溘逝深爲

痛悼初六日朕親臨賜奠已賜陀羅經被可令慶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先

往奠醊給內帑銀二千五百兩治喪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己卯 上親臨

奠三爵哭不止回 宮降 制曰乾隆朝惟故大學士劉統勳蒙 皇考鑒

其品節 賜諡文正易名之典特隆顧統勳於署總督任內曾經獲咎褫職復蒙 恩錄用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敷歷中外從未稍蹈愆尤絕無瑕玷猶憶伊官翰林時 皇考簡爲朕師傅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不道卽少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口啓沃良多揆諸諡法實足當正字而無愧著卽賜諡文正毋庸內閣擬請也又曰本日朕親臨奠醊見其門庭卑隘清寒之況不異儒素睠念遺風愴懷未已可再令皇二子前往代朕賜奠俟殯送時派慶郡王永璘前往祖奠目送以示朕眷懷舊學至意復 撰抒痛詩十二韻 命南書房翰林黃鉞於殯前焚之壬辰 命禮部尙書承恩侯恭阿拉諭祭公第明年 御製碑文刻石阡門上巳日 上謁 西陵蹕路距公墓數里 上遠眺松楸追懷愴惻 命大臣詣墓賜奠 高宗實錄成以公總修入載 賜祭一壇長子錫經服闋後以京卿用公在翰林時 國家有大典禮撰進雅頌詩冊文跋 高宗必嘉賞之以爲能見其大頌不忘規或陳坐隅或 命諸 皇子 皇孫寫爲副 聖製詩時或寄示 命和公官

督撫時 仁宗皇帝在書房常領手札積一百三十九函裝六卷歸朝繳進

上亦書數年懷公詩數十首爲二冊題曰蒹葭遠目曰山海遙思以示公
公跋云臣之蕪陋何足以當非常眷注惟有此心不敢欺耳其於大學義利之
辨通鑑治亂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憂樂無間反覆敷陳不以爲迂闊而遠
於事情也公所著知不足齋詩文集 上命以刻本進 賜題律詩四章於

卷首公端凝純粹胸中無城府於經術無所不通取士務以經策較四書文銳
意求樸學才士黃景仁張騰蛟死深恫惜焉通人寒士必揚其名於朝典試事
不受外僚贈遺承宣數省平餘銀鉅萬悉不取撫安徽裁蕪湖南關陋規閩省
洋商陋規事發 欽使涖治惟公未受一錢公官於外厓岸廉峻中朝大官絕
無所援管部事持大端不親細務清操亮節海內仰之撫皖時門人汪庶子學
金來請益留卅月歸公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汪曰一談一笑無非天理
某所見乃大進矣其感人如此尤篤孝友父杖兄跪而以身蔽受之慟母氏早
世事庶母幾如母事諸兄悲愉如一體執兄喪咯血幾至毀事寡嫂盡敬撫兄

子如己子三郇故交靡不周卹嘗曰吾三十九歲夜坐忽腹閉自暖由脊上貫於頂甘液自喟下注由是流轉至老不絕乃知朱子注參同契非空言也年四十餘卽獨居迄無妾媵 御製抒痛詩有云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其知之者深矣有兄三曰堂曰垣曰筠筠字竹君與公齊名另有傳

傅襄烈公事略

公諱傅清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追贈一等公李榮保次子也由藍翎侍衛洊擢副都統雍正五年授天津總兵九年 命以副都統充駐藏大臣先是西藏郡王頗羅鼐有子二長珠爾默特策布登次珠爾默特那木札勒 上獎頗羅鼐勞績令自保一子襲爵頗羅鼐以次子對十二年頗羅鼐卒 詔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襲郡王又慮其年幼未必能洽服衆心 諭公逐處留心訪查凡有未洽之處卽行指示惟期地方安靜不生事端公疏言準噶爾夷使目下進藏熬茶各隘應增兵防範并密飭各寺廟喇嘛知之疏入 廷議酌調數千於緊要處防守毋涉張皇恐伊等聞而生懼十三年春熬茶事竣 命馳驛來

京補天津總兵擢古北口提督十四年調固原提督十月駐藏副都統紀山奏
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性情乖戾與達賴喇嘛有隙請將達賴喇嘛移駐泰甯
上訓飭之 詔公以都統銜由固原馳驛赴藏與紀山遇事籌商十二月紀
山復奏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告其兄珠爾默特策布登聚兵攻取果弼柰事
詔公沿途細訪勿墮其術中尋 命侍郎拉布敦往代紀山公途中覆奏言珠
爾默特策布登構兵事恐未確或係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謀據兄地捏詞誣陷
俟臣抵藏時察看情形辦理得 旨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乖戾詭譎留之終必
生事或乘伊與兄構兵以助戰爲名相機擒戮或俟明年章嘉呼圖克圖赴藏
熬茶時以兵護送乘閒殲除二者孰爲利便其熟籌具奏十五年五月公抵藏
偕拉布敦公合疏言珠爾默特策布登暴死珠爾默特那木札勒擅調兵甲運
礮赴薩海 諭曰此時當靜以俟之待其自起自止俟回藏後將如何舉動之
處再取進止九月疏劾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往後藏時誣構卜倫策巴等籍沒
其產又逐其兄子戮辱頗羅彝舊人殆盡見帶兵二千餘在距前藏三百餘里

之達木地方駐牧 諭以道途遼遠可暫聽之十月奏逆跡漸著宜相機擒治
上命副都統班第赴藏並 密諭川督策楞備兵援剿時珠爾默特那木
札勒陰通準噶爾絕我郵置軍書不達者旬日公與拉公決計翦除是月十三
日召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至通司岡公署登樓數其罪手刃之逆黨羅卜藏札
什等糾衆圍樓縱火施鎗礮達賴喇嘛遣救不得入公被創自盡拉公亦遇害
十一月策楞馳疏聞 上以公等爲國捐驅深用憫惜不覺涕零又 諭曰
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反形已露若不先誅戮傅清等亦必遭其荼毒則傅清拉
布敦之先幾籌畫殲厥渠魁實堪嘉閱非若漢霍光之誘致樓蘭而斬之也夫
臨陣捐軀尙迫於勢所不得不然如傅清拉布敦揆幾審勢決計定謀其心較
苦而其功爲尤大其各贈一等伯並入祀賢良昭忠二祠春秋致祭傅清并入
伊家祠從祀伊等子孫各予一等子爵世襲罔替並將二臣爲國捐軀之大節
明白宣示使天下共知其不得已之苦心否則好事喜功者將借二臣爲口實
而事外無知之人又有議其擅開邊釁而仍邀國家厚恩者朕豈肯令是非倒

置若此乎十六年春 命立祠通司岡樞至京 上親臨奠醑 賞白金萬兩治喪 賜祭 賜葬 賜諡襄烈 御製詩紀其事未幾達賴喇嘛使番部公爵班替達等禽逆黨以聞我將軍策楞班第等至藏奏珠逆僭立名號句結準噶爾求發兵爲聲援設非二臣決意除害則貽禍藏地將不可言 詔特建雙忠祠列入祀典爲實心爲國者勸自是永禁唐古特及準夷往來之使而西藏遂不封汗王貝子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於達賴喇嘛我駐藏大臣增兵千有五百戍藏而國事仍不盡與聞云

拉壯果公事略

公諱拉布敦姓棟鄂氏滿洲正黃旗人父錫勒達官尙書康熙五十五年公由閑散襲輕車都尉雍正七年赴北路軍營隨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勦準噶爾於和通呼爾哈納爾公與賊連戰數晝夜斬獲甚衆十年隨額駙策凌敗賊於額爾德尼昭授世管佐領十三年查驗軍營超勇人員 賞戴孔雀翎十二年奉命率兵越阿爾台山偵探乾隆元年補參領六年授副都統八年授北路軍

營參贊大臣九年授定邊左副將軍疏言偵得布爾吉推河有厄爾特宰桑額勒慎等十餘戶駐牧布延圖河源有烏梁海得木齊札木禪等十餘戶駐牧布爾吉推河在阿爾台山梁外布延圖河源在阿爾台山梁內均距卡倫不遠現密劄坐卡侍衛等嚴防 詔軍機大臣等議尋議伊等或因避雪而來但日久未免生事準噶爾夷使哈柳現在京應諭以各守定界毋任意遊牧令還告台吉噶爾丹策凌卽撤回從之十年疏言烏梁海得木齊烏爾巴齊等避雪駐牧黃加書魯克距卡倫甚近託爾和烏蘭及布延圖哈瑪爾沙海卡倫外皆有準噶爾人嚴飭坐卡侍衛小心防範報 聞十一年還京補副都統十二年署古北口提督十三年四月駐藏副都統傅清期滿 命公往代十月 諭曰據拉布敦奏西藏新襲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等告稱準夷現在內亂已嚴飭各卡緊密防守如有準夷來到卽送至藏等語藏地關係緊要駐藏大臣凡事最宜查取確實權其輕重相機辦理毋得稍滋事端藏內不可容留準夷一人十四年還京授工部左侍郎仍兼副都統並署漢軍都統十二月 命仍赴藏辦

事傳公亦復往十五年九月擢左都御史時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謀叛公與傅公決計翦除十月十三日召至通司岡公署數其罪而誅之逆黨羅卜藏札什糾衆肆逆公及傅公遂同遇害事聞 上軫悼 諭獎其奮不顧身忠誠卓越心甚苦而功甚大贈一等伯入祀賢良昭忠二祠 恩授一等子爵世襲罔替初籍隸鑲紅旗至是 命入正黃旗十六年 命立祠通司岡柩至京 上親臨奠醑 賞治喪銀萬兩仍 賜祭葬如例謚壯果並 特建雙忠祠祀之嗣子隆保襲職

班義烈公事略

公諱班第姓博爾齊吉特氏蒙古鑲黃旗人由官學生授中書選內閣侍讀晉內閣侍讀學士雍正二年擢內閣學士五年遷理藩院侍郎坐事左遷學士九年 賜孔雀翎十一年軍機處行走乾隆元年授兵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四年擢湖廣總督湖南鎮筵永綏苗人不法偕巡撫馮光裕等籌勦閱兩月事竣優詔獎敘五年丁母憂六年仍直軍機處七年授兵部尚書兼議政大臣管理

藩院事十一年署山西巡撫尋 召還十三年授內大臣赴金川軍營辦理糧
餉加太子少保六月赴軍前督攻昔嶺一路尋署四川巡撫八月復赴軍前坐
事降侍郎十四年以副都統由四川赴青海辦事十五年調赴西藏辦事未至
西藏郡王珠爾默特那木札勒謀叛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設計誅
之旋爲逆黨羅卜藏札什所害十二月公抵藏羅卜藏札什等伏誅十六年
諭防準噶爾窺藏十七年 召回京補都統兼管理藩院事仍充軍機大臣十
八年署兩廣總督緝獲增城東莞奸民王亮臣等寘之法明年 召回京授兵
部尙書赴北路軍營署定邊左副將軍當是時準噶爾內亂杜爾伯特台吉策
楞輝特臺吉阿睦爾撒納和碩臺吉班珠爾等相繼降具陳準噶爾臺吉達瓦
齊昏暴狀 詔定於明歲進勦 諭公籌辦軍務十月奏擒烏梁海宰桑車根
赤倫等收戶口千餘復遣兵擒瑪木特等盡收其屬 諭曰班第自抵軍營以
來奮勇果斷調遣合宜其子世襲子爵授領侍衛內大臣仍賞白金千兩十二
月授定北將軍入都 陛見面陳軍務二十年正月兩路出師公以定北將軍

出北路阿睦爾撒納副之額駙科爾沁親王色騰布郡王成袞雅布內大臣瑪木特爲參贊永常爲定西將軍出西路薩賴爾副之郡王班珠爾貝勒扎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爲參贊兩副將軍各領前鋒三千先進將軍參贊繼之兩路軍各二萬五千馬七萬匹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烏里雅蘇臺各攜兩月糧約會於博羅塔拉河時兩副將軍皆準夷渠帥建其舊纛先進各部落望風崩角其同族大臺吉噶爾藏多爾濟及舊回酋和卓木先後迎降於是所至臺吉宰桑或數百戶或千餘戶攜餽酪獻羊馬駱驛道左師行數千里無抗顏行者瀚海舊少雨至是則大雷雨以五月朔長驅至博羅塔拉河距伊犁三百餘里兩軍皆會而是時達瓦齊在伊犁日縱酒爲樂不設備比聞大軍至急遣親信兩宰桑出令箭徵兵而自率親兵萬人走保伊犁西北百八十里之格登山阻淖爲營我軍獲其調軍者具悉國中解體狀士氣倍奮爭渡伊犁河長驅追襲將及格登山夜遣降夷阿玉錫等率二十餘騎往覘道路阿玉錫卽乘夜建大軍之纛大呼入其營萬衆瓦解達瓦齊以二千人宵遁餘皆不戰降黎明我二十

餘騎遂收其衆八千還大營達瓦齊踰冰嶺南走回曷僅存百餘騎以烏什城阿奇伯克霍吉斯爲己所善也投之而霍吉斯已承我將軍檄卽執之以獻并獲前青海叛賊羅卜藏丹津獻俘京師 上御午門受之皆赦其死 詔獎公功封一等誠勇公 賜寶石頂四團龍服金黃絛朝珠而阿睦爾撒納亦晉封雙親王食雙親王俸餘陞賞有差於是天山南北二路皆不血刃而定初四衛拉之分部也綽羅斯治伊犁和碩特治烏魯木齊都爾伯特治額爾齊斯土爾扈特治雅爾土爾扈特北去輝特治之部各有汗非有君臣之分也自綽羅斯渾臺吉汗強盛伊犁始爲四部盟長抗衡中國者數世 上擬俟事定仍衆建而分其力而阿睦爾撒納志未饜必欲爲四部總臺吉專制西域特欲出自 朝命則無後患乃目昵於額駙科爾沁親王使與公爲難阿睦爾撒納輒隱以總汗自處擅調兵不服 賜衣翎頂不用副將軍印自用渾臺吉菊形篆印移檄各部諱其降自言統領蒙古滿漢兵來平此地又陰使哈薩克布魯特流言非己總四部邊不得安與其黨曉夜聚謀意叵測將軍參贊先後密以聞

有詔令阿睦爾撒納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同四部臺吉受封而阿逆前與額駙約期七月下旬俟命額駙歸不敢奏至期無信而入覲期迫公乃趣之行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與之俱旋奉旨以阿睦爾撒納逆形已著宜乘其未發誅之如已入朝可追及則追誅之時阿逆已就道且有哈薩克貢使隨行公恐哈薩克驚疑遂不敢發阿逆中途遷延及八月中旬尙無信疑事且中變十九日行至烏隆古河距其舊游牧不遠乃詭言暫歸治裝以副將軍印交額林沁使先行從間道北逸使迎其孥於扎布堪河則上已密諭烏里雅蘇臺大臣阿蘭泰并其弟班珠爾收之不半日而賊使果至得不遣阿逆既叛賊四出煽亂伊犁諸喇嘛罕桑爭劫掠軍臺蠡起應之時大兵已撤僅留兵五百駐伊犁歸路斷又厄魯特與賊不合者賊皆先以計遣入朝所留皆其黨羽公與鄂容安等力戰走二百里至烏蘭庫圖勒被圍力不支遂各自盡

上初聞公等陷賊信命傅諭公等以兵少力弱爲賊所困非失守封疆可比宜相機脫出或忍死以待大兵不必遽以身殉及聞公等引決自裁狀

上大軫悼卽以公子巴祿襲誠勇公爵二十一年三月大軍復定伊犁將軍兆惠富德等窮追至哈薩克逆黨次第就縛阿逆竄死俄羅斯七月 詔曰班第鄂容安靈櫬將次到京前已降 旨親臨祭奠並令三品以上大臣齊集用昭優卹其令入祀昭忠祠尋 賜祭葬如禮諡義烈明年 特建雙忠祠祀之御製詩紀其事二十六年 命圖形紫光閣 御筆親爲製贊

鄂剛烈公事略

公諱鄂容安字休如號虛亭滿洲廂藍旗人大學士鄂文端公長子也雍正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軍機處行走乾隆元年授編修入直南書房遷侍講轉侍讀擢詹事時文端公承 旨奏辭再三 諭曰朕用人悉秉至公古云非喬木之謂有世臣之謂蓋大臣子弟果能立志向上斯不愧世臣可爲國家宣力朕觀鄂容安及張廷玉之子張若靄朱軾之子朱必塔皆能遵守家訓祇受國恩況容安若靄向蒙 皇考命在軍機處行走原欲造就成人此次擢用乃朕量材加 恩卽寓裁成之道秋八月 命入上書房隨福敏行走七年以與聞

副都御史仲永檀密奏留中事免官八年 命仍直上書房授祭酒十年署兵部侍郎襲三等伯爵十二年授兵部左侍郎十三年充會試副考官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管理國子監十月授河南巡撫十二月以辦送金川兵差妥協 賞戴孔雀翎十四年疏陳文武各屬官優劣 上嘉之河臣顧琮公往署總漕

諭公就近料理豫省河務豫省有伏牛山居嵩山南界連秦楚二省袤延八百餘里山深箐密公於查閱營伍之便周歷查勘飭員弁不時巡察以防伏匪又豫省各關其近秦省者陝州有硤石關靈寶有函谷關閩鄉有大谷關近楚省者浙川有荆子關信陽有平靖關桐柏有犁耙口俱通商大道公恐奸宄潛藏飭行保甲嚴禁 諭獎其諸事認真時衛輝參將阮玉堂因鞭責兵丁過甚致譁噪公以玉堂失職應題參但兵丁誼鬧遽參營弁恐啓驕悍之漸奏請嚴拏兵丁定擬後解玉堂任 上是之尋 賜所襲爵號曰襄勤開歸陳三府地勢窪下多水患非開濬溝渠不足資宣洩公歷查諸郡幹河如賈魯河大沙河渦河俱各深通惟惠濟一河上流尚須開濬其各支河內應開濬者開封則

有鄭州之金水河七星河中牟之欒河祥符之城東乾河南陽儀封之周家河尉氏之乾河陳州則有太康之燕城河西華商水之洧河睢甯之東西蔡河枯河古黃河項城之蔡河沅河歸德則有甯陵之舊沙河考城商邱之沙河睢州之橫河桃河司家河姬家之大城河鹿邑之清水河黑河皆爲承受溝洫貫注幹河之要道公酌量工程難易或分年帶挑或借給口糧用民力籌辦並於各屬挑濬處每歲終核勤惰爲舉劾使工員咸知慎重疏聞 諭曰如此留心方副委任勉之十月 上巡幸河南公奏紳民感沐 皇仁願捐銀五十八萬七千餘兩充公用 諭曰朕巡幸方岳一應費用皆準開銷正項曾何藉於輸將鄂容安此奏甚錯謬著傳 旨嚴飭其紳民樂輸之項俱著令給還先是湖廣總督永興與布政使嚴瑞龍疏劾湖北巡撫唐綏祖婪贓累萬奉 旨削職逮問永興尋丁憂回京 諭新督阿里袞嚴審至是阿公參奏瑞龍收受平餘等款 命公赴楚會審四月合疏參永興於進京時私受贖賻 詔奪永興職交部治罪五月訊明綏祖並無婪贓情事惟縱容鱸頭私買銅鉛添鑄瑞龍收

受平餘四千八百兩入己屬實。上命給還綏祖家產來京候旨錄用並敕部另擬永興等罪公尋疏言河北鎮屬九營暨臣標左右二營公費不敷查南陽等十縣官租積穀不過二萬餘石銀不及四千兩各州縣民食既有常平義社等倉原不藉此接濟請撥歸各營疏下軍機大臣議行八月調山東巡撫時濟南府屬夏秋被水糧價抗而沿海之登萊青三府地僻山險轉運尤難公奏請照乾隆十三年例暫弛海禁招商前往奉天糴運以資接濟商船出入照例稽察從之十七年疏言運河全隄自臺兒莊至德州千有餘里素稱卑薄每年伏秋兩汛兼風雨浸汕又漕船往來下擱施犁日漸殘塌臣與河臣顧琮會籌應及時估修計需銀十五萬三千餘兩又單隄向無堡房應照黃河例每二里建堡房二需銀二千一十八兩得旨允行十月調江西巡撫時上猶縣逆犯何亞四就獲公親往勘地勢奏請移駐千把總及巡檢縣丞等官用資彈壓從之十八年擢兩江總督十一月命同侍郎嵇公璜等查勘高家堰堤工並籌辦下河疏濬事宜十九年奏言江南地廣事繁胥役最工作弊臣查得淮安等

府屬有藉賑弊混得贓分肥者蘇州等府屬有收漕舞弊婪贓者徐州府屬有辦差工料滋弊者除將各犯嚴懲外如本官於中染指及知情故縱者嚴加治罪卽失察亦分別懲警至胥役原有經制名數乃江浙胥役非冒缺頂補卽永遠充辦一役在冊外有無名白役至十數名之多因公訛詐大爲吏治民生之累現飭各屬稽查嚴禁頂補朋充俾易約束得 旨嘉獎四月加太子少傅八月 上以杜爾伯特台吉策楞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先後來降 詔以公年力壯盛勇敢有爲一切緊要機宜均能曉暢著速赴行在面聆指授軍行事宜十二月授西路參贊大臣偕總督劉公統勳籌辦糧馬二十年正月定邊右副將軍薩喇勒哨探兵由西路進勦 命公同進且 詔公於進兵時凡準回部落內有與漢唐史傳相合可援據者一一詢之士人細爲記載以資採輯五月大軍定伊犁直抵達瓦齊所居之格登達瓦齊遁公偕喀爾喀郡王青衮雜卜等收其遊牧獲達瓦齊之叔及其孥並喇嘛六千人六月達瓦齊就擒公同班第公駐守伊犁時阿睦爾撒納爲定邊左副將軍蓄異志謀據伊犁公與班

公密疏劾之 命趣阿睦爾撒納赴 覲熱河尋命公與薩喇勒以兵至塔爾
巴噶台相機擒勦會阿逆中道叛逆黨應之台站斷公與班公被陷力戰自盡
都統策楞公以狀聞 上軫悼卽令其次子鄂津襲襲勤伯爵二十一年柩
至京 上親臨奠醊 詔祀昭忠祠 賜祭葬如例諡剛烈 特建雙忠祠
御製詩旌之並 命馘逆黨阿巴噶斯克什木耳於柩前致祭二十六年
命圖形紫光閣 上親製贊公好學嗜義與雷公鉉同直上書房每欲雷指
其闕雷曰聲色貨利一無所染果決有擔當可爲君信但每見相國公如春風
風人君尙未至此耳公深然之自兩江 召赴西陲以八日夜馳抵京師旣入
對還至兵部不歸家母夫人就見之一慟而別及其 賜諡也閣臣以公由詞
館起家擬文烈文剛以進 上抹二文字取剛烈二字合之蓋 聖主深
知其忠義果決故不拘常例如此

明果烈公事略 第奎林

公諱明瑞字筠亭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一等承恩公富文子也由官學生

襲世爵授二等侍衛乾隆二十一年 命以副都統銜赴西路軍中時阿睦爾
撒納叛竄哈薩克公隨定邊將軍達勒黨阿追之再戰皆捷授副都統二十三
年夏追擊推素隆集寨逃人八十餘戶降之殲其拒戰者收駝馬軍器得 旨
嘉獎遷戶部右侍郎明年授參贊大臣 御前侍衛 詔以公領兵奮勇加號
承恩毅勇公五月隨將軍兆惠勦逆回霍集占於葉爾羌 賞雲騎尉世職八
月逆酋大小和卓木遁公率銳卒九百追及之賊衆六千餘負嶠固守公奮擊
大敗之賊恃其馬力復來拒戰陣斬五百餘級生擒及傷竄者無算 賞戴雙
眼花翎其一等承恩毅勇公世襲罔替二十六年伊犁回部平 詔圖形紫光
閣 御製贊曰椒室懿親年少志雄謂可造就俾學從戎獨出獨入旣忠且壯
屢建宏勳愜予所望遂擢都統轉左侍郎授領侍衛內大臣二十七年授伊犁
將軍明年敘功給騎都尉世職三十年二月烏什小伯克賴黑木圖拉等聚衆
五百餘人乘夜焚掠據城爲變公派副都統觀音保往援旋聞駐烏什之副都
統素誠自戕公卽統兵進時參贊納世通先帶兵至烏什之鄂托巴什及觀公

至納世通派令守隘毋進勦復具牒止公進兵公不可仍統兵進奏入 上
嘉之抵烏什賊衆二千出犯公及觀公擊敗之奪礮臺七殺賊二百餘黨負創
入城城堅山險公設長圍困之有 旨命查勘素誠狂縱激變納世通凌辱回
衆及副都統弁塔哈掩飾兵敗狀 詔尙書阿桂赴烏什傳 旨將納世通弁
塔哈正法賊困守旣久謀夜襲大營公偵知之嚴備以待賊至掩擊之賴黑木
圖拉中箭死賊復推其父爲阿奇木悉衆死守公簡巴圖魯兵六百人中夜攜
雲梯潛往薄其城先登東北隅賊未覺挺刃交下守陣賊驚竄官兵循城北至
東南毀其 天明收軍仍逼城築壘斷其樵汲賊糧盡內潰縛獻首逆四十二
人遂克烏什城 詔責公未將所獲犯嚴訊起釁緣由及素誠激變罪狀遽行
正法 命奪職留任尋與阿公奏回部事宜八則均如所請行三十二年緬甸滋
擾總督楊應琚措置乖方獲罪三月 詔以公總督雲貴兼兵部尙書議政大
臣經理軍務發滿洲兵三千及滇蜀兵二萬餘大舉征緬十月授將軍仍管總
督事議分兩路進兵公由木邦孟良攻東路參贊額爾登額由猛密老官屯攻

北路約會於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出師連旬雨潦又負糧以牛不能速至芒市易溼糧以行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頂越八日整隊至木邦守賊望風先遁留參贊珠魯訥按察使楊重英以兵五千守之公自率兵萬二千結浮橋渡錫箔江遂進攻蠻結賊衆二萬立十六柵環濬深溝列象陣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等麾兵先據山之左臂賊來爭不得上翼日兩軍相持未決而顧賊柵甚堅其法立巨木爲柵而聚兵其中我鎗礮僅及其柵而賊從柵隙擊我兵輒中此賊長技也總兵哈國興請分三路登山俯而薄之軍士皆奮時出邊已逾月始與賊遇一呼直逼其柵有黔兵王連者先躍入十餘人繼之縱橫抉邊賊恒亂不知所爲多被殲遂破一柵乘勢復攻得其三而十二柵之賊皆宵遁當鏖戰時公分兵爲十二隊首先陷陣目受傷仍策馬指揮不少挫我兵以一當百羣象皆返奔蓋賊自新街交綏以來從未經此大創已駭喙不敢復抗矣捷聞諭曰明瑞秉性純誠親冒矢石雖目受鎗傷猶鼓勇直前摧堅陷銳尤宜特沛恩施用示優異現在所襲之公係承恩世爵可特授一等誠嘉毅勇公賞給黃帶

紅寶石頂四圍龍補服以彰殊績所有原襲承恩公著伊弟奎林承襲十二月師次革奄地近天生橋賊於山頂立柵拒守公令副都統達興阿領兵二千由大路進佯爲奪渡之勢自督兵從閒道繞至上游乘霧渡河進據山梁賊驚潰殲賊二千餘軍聲大振進至象孔迷失道而軍糧已罄集諸將議進止無敢言退者公念糧旣斷勢不能復進又慮猛密路之師或已先入於法不當退聞猛龍有糧且其地近猛密冀可得北路聲息乃定計就糧猛龍賊探我兵不向阿瓦又獲我病卒知官軍糧盡卽悉衆來追及我於章子壩我軍且戰且行每日先以一軍拒敵卽以一軍退至數里外成列待軍至則成列者復迎戰公及觀公哈公等更番殿後步步爲營每日行不三十里自象孔至小猛育二千餘里凡六十日而後至至則從逆土司皆遁果得窖米二萬餘石濟軍時已深入二千餘里會歲除而北路猛密之師無消息三十三年春乃取道大山土司向木邦以歸盡焚猛龍餘糧人攜數升以自給將至大山又有蠻化之捷先是賊之綴我也每夕駐營猶相距十餘里至是我兵營蠻化山巔賊卽營於山半公謂

諸將曰賊輕我甚矣不決一死戰將益肆毒於我無噍類也賊久識我軍號每晨與我三吹波倫卽起行賊亦起而追我明日復吹波倫三則我軍盡出營伏箐以待詰旦賊聞波倫聲果蟻附而上我軍萬衆突出鎗礮聲如雷賊惶遽不及戰輒反走趾頂相籍我兵乘勢反擊死者四千有奇自是每夜遙屯二十里外不敢逼公休兵蠻化數日取所得牛馬犒士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於要路我軍至攻之不能拔得波竜人引由閑道循桂家銀廠舊址而出會賊於正月十八日已潰我木邦之師戕珠魯訥執楊重英於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進猛密也道聞老官屯有賊欲先取之旣至攻柵不能克頓兵月餘上以公久絕軍報趣額爾登額援之於是老官屯之賊亦至公抵小猛育賊已蝟集四五萬我軍尙分七營距宛頂糧臺二百里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公乃令軍士乘夜出而自與諸領隊大臣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率親兵數百斷後及晨血戰萬賊中無不一當百已而領隊大臣扎拉豐阿中鎗死巴圖魯侍衛皆散觀公發數矢連殪賊尙餘一矢欲復射忽策馬向草深處以其鏃刺喉死

公負數創亦慮落賊手力疾行距戰所已二十里氣僅屬乃從容下馬手自割
辮髮授家丁使歸報而縊於樹下家丁以木葉揜其尸去時二月十日也事聞

上震悼

特旨照班第例從優議卹

御製詩輓之四月柩至京

上

親臨賜奠尋

賜祭葬諡果烈入祀昭忠祠並於京師特建專祠曰旌勇春秋

致祭

御書折衝抒蓋四字額其祠公天性忠勇得人心章子壩之役賊日增

我兵日少孤軍轉戰兩閱月未嘗一敗每晨起卽躬自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
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僅啖牛炙一臠猶與戰士共之所將皆飢疲
創殘之卒體恤倍至有傷病者不忍棄令士練昇以行故雖極困憊無怨言其
死也非不能自拔歸蓋以阿瓦未平懼無以返命

上亦有全師速出之

旨而道梗不得達展轉徬徨決計以身殉而又不忍將士之相隨死也結隊徐
行全師至小猛育距宛頂不過二百里度皆得自達然後以身死賊中嗚呼烈
矣方軍勢日蹙時公戰益力嘗語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正欲
賊知我 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困極無敢不盡力則賊知所畏而後來

者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忼慨赴死者所能及矣然公之死緬人不知也閱月餘威猶震屢遣使達貝葉書乞降 上命拒之明年經略傅公至益恟懼求和乃班師而額爾登額以罪重置極典四十四年 高宗御製懷舊詩列公五功臣中子惠倫襲一等公爵

第奎林年十七卽以勳貴子弟從征準噶爾彎弓躍馬刻苦自奉閒讀書能小詩人不覺其爲戚畹也性剛果尙廉節豁達英邁尤遠於權勢與季父忠勇公弗善也其他直涕唾視之每酒後論當世人才罕所當意所慕惟王保保王保保者元擴廓帖木兒明太祖所稱奇男子者也征緬甸金川俱在行間身經百戰被創不動有疾不介意騎馬飲酒自若待將領嚴而於士卒甚恕遇移營取一褥坐營門內視各士卒帳房行李畢至然後卽安否則不先入幕也每日肉一盤菽乳湯一盂與下同甘苦故皆樂爲用金川之役將軍温公兵潰於木果木而阿公達烏之軍不動由公守隘口與賊日夜數十接殺傷過當故也身無長物尤不問家計不喜佛法惡番僧尤甚捕盜賊及奸宄有殺無赦而必不濫

及無辜由侍衛積功至都統金川平圖象紫光閣襲承恩公出爲伊犁將軍被
參贊海祿劾削公爵久之授臺灣提督西番科爾喀犯邊 命以參贊大臣往
西川薨於行次 上惜之祭葬有加禮子二其一出爲果烈公後

阿襄壯公事略 子誠武公豐仲額

公諱阿里袞字松崖姓鈕祜祿氏滿洲鑲黃旗人父音德官至領侍衛內大臣
謚愨敬公由二等侍衛授總管內務府大臣乾隆四年授副都統尋授兵部侍
郎五年偕僉都御史朱必墻往山東勘災調戶部侍郎六年侍郎梁詩正疏請
令八旗人丁分置邊屯 命同大學士查郎阿往奉天等處相度定議尋疏言
甯古塔黑龍江所屬之吉林烏喇齊齊哈爾一帶平疇沃壤五穀皆宜江繞於
外河貫於中山木取資不盡實堪屯種奏入經議政王大臣議以拉林阿爾楚
哈最爲膏腴地請先移駐滿兵千名屯墾種地將來著有成效由近及遠漸次
舉行 詔如所請八年湖南巡撫許容劾糧道謝濟世狂縱各款總督孫嘉淦
請革濟世職御史胡定以許容挾私誣陷奏 上命公會鞠得容鍛鍊冤誣

及嘉淦瞻徇扶同狀 詔濟世復職容等論罪有差卽 命署湖南巡撫尋調山西十二年調撫山東明年秋仍調山西蒲州民與陝西朝邑民爭黃河雞心灘地互控 詔偕陝撫陳宏謀會勘以十之六給晉民十之四給秦民耕種 上從之十五年擢湖廣總督先是總督永興布政使嚴瑞龍疏劾巡撫唐綏祖巧詐營私累商肥橐各款 上命公及豫撫鄂容安會鞠尋奏綏祖無賊款惟縱容鑪頭私買銅鉛添鑄屬實部議奪職有 詔永興瑞龍宜反坐綏祖來京候 旨公尋調兩廣總督東莞縣民王亮臣等糾黨散劄謀不軌公馳赴增城捕匪二百七十餘人寘諸法得 旨獎敘未幾以母憂回京九月補戶部侍郎兼管工部十九年授步軍統領二十年署刑部尙書授都統尋授戶部尙書二十一年夏 命以領隊大臣赴西路軍營定西將軍達勒黨阿者公從兄也時方率師至雅爾拉賊衆迎拒公至領兵進擊陣斬百七十餘人生擒十一人追至里努喇復遇賊二千奮擊敗之殲賊三百四十有奇擒其宰桑南扎布等 上嘉之尋 詔回京二十二年 命爲領隊大臣辦巴里坤事務會達

勒黨阿獲罪 詔以公襲果毅公爵尋坐逆首阿睦爾撒納乘閒逃竄降補戶部侍郎兼副都統九月沙拉斯嗎唬斯等遊牧復叛掠臺吉公帶兵二百偕都統滿福進勦獲男婦二百餘口二十三年正月我兵進勦路擒嗎唬斯等四月自魯克察赴巴里坤時將軍兆惠領兵薄葉爾羌城以四百餘人渡黑水進擊小和卓木霍集占率賊衆二萬圍之道遠馬乏堅壁固守者三閱月先是

上命選馬三千餘匹濟軍以公爲參贊大臣自哈密進發擢兵部尙書兼都統二十二年正月副將軍富德統兵至呼爾璊遇賊騎五千轉戰五日夜會公解馬亦至乘夜分途斫陣賊大潰斬馘千餘餘悉負創遁逆酋大和卓木中鎗走我兵復進屢敗賊將軍兆惠遂全師而出有 旨嘉獎賞雲騎尉世職七月逆首霍集占逃阿爾楚爾公及參贊大臣明瑞阿桂二公進擊賊大潰盡奪其家屬輜重逆回二千餘乞降復踰嶺追勦逸賊九月 命以參贊大臣留葉爾羌辦事 賜戴雙眼花翎二十五年夏 召回京 賜紫禁城騎馬公行次雅木扎爾聞賊掠臺站圍城堡卽回哈什哈爾帥師力戰大敗之擒伯克邁喇木等

諭嘉其應機立辦迅速可嘉其子豐伸額授二等侍衛次子倭威額授藍翎侍衛十月擢公領侍衛內大臣 命圖形紫光閣 上親爲製贊二十六年署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明年授御前大臣又明年署陝西巡撫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授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管禮部事二十三年授參贊大臣往雲南軍營尋署雲南總督授副將軍駐永昌疏言沿邊夷民俱已復業請於今冬借給銀兩購買籽糧牛具普行耕種秋成後照時價交米還項其不敷兵糧在各土司地方採買藉省輓輸費得 旨嘉獎三十四年九月偕經略大學士傅公合疏言猛拱土司渾覺等來降且願爲嚮導進攻阿瓦獻象牙牛隻等物並採買早稻運送軍前 上嘉之是月師次蠻暮十月至新街時傅公偕副將軍阿公領兵新街東岸有賊三千餘船百餘扼河以拒公據夏鳩江西岸派官兵七百餘人進勦伏賊百餘藏寨中我兵奮勇衝入賊遁又一寨藏賊三四百人我兵一擁而進賊棄壘逃奔餘賊亦宵遁我軍奪寨三殺賊五十餘人 諭曰初次接仗卽如此獲勝 覽奏甚欣慰十二月以疾薨於軍事聞 天子

震悼 詔嘉公久侍禁廷敷歷中外公誠恪慎宣力有年 命入祀賢良祠

賜祭葬如典禮 予諡襄壯三十五年 上以公先世額亦都遏必隆並以

崇勳建立家祠得膺祀典 特詔以公祔祀而其父領侍衛內大臣音德著一

併入祠用彰勳蓋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五功臣中公子四人長豐伸額

由侍衛襲果毅公爵乾隆三十四年擢領侍衛內大臣管理三庫尋署兵部尙

書授御前大臣兼都統總管內務府大臣三十七年金川用兵時溫福爲將軍

詔與阿桂並爲參贊大臣五月以巨礮擊傾東瑪賊巢力戰遂克東瑪

上嘉之六月攻破固卜濟山梁盡獲其礮卡七月攻克色爾渠大礮及卡房百

餘十一月克明郭宗沿途礮卡敗賊於二雅山十二月克嘉巴山焚念經樓擒

僧格桑之父澤旺 詔以豐伸額爲副將軍與溫公阿公議分三路進兵遂駐

軍宜善三十八年夏進太子少保六月木果木師潰仍扼駐宜善不動十一月

阿公收復小金川始奉 命移兵丹壩三十九年冬攻克凱立葉山梁 賜元

狐冠及貂褂尋攻格魯克古了口奪賊礮五十寨三百遂通丹堪四十年夏克

榮噶爾木城及勒吉爾博山梁進攻遜克爾宗圍將合分三路並進賊不能支
連取石碣十二敗賊奔箐盡殲之 詔曰豐伸額乃巴圖魯額亦都之孫能繼
其祖其果毅公爵卽係額亦都所傳襲著於果毅字下再加繼勇二字以示優
獎七月偕海蘭察等攻章噶慶戰克之八月與阿公四面分攻克勒烏圍官寨
及轉經樓喇嘛寺四十一年正月克瑪爾古當噶山梁遂進圍噶拉依賊巢捷
聞 詔再賞一等子爵暫令公弟布延達賴承襲是月調戶部尙書 賞戴雙
眼孔雀翎二月金川平 賜緞四十端白金四千兩四月凱旋 上行郊勞
禮賜 御用鞍轡馬一匹 命圖像紫光閣 親爲製贊尋 命管崇文門稅
務署左都御史兼署理藩院尙書十月授步軍統領兼管太常寺樂部四十二
年兼管禮部事務十月薨 高宗軫悼 賞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帶領侍
衛十人往奠茶酒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諡誠武

陸朗夫中丞事略

公諱燿字朗夫一字青來江蘇吳江人自幼貧苦承庭訓六歲受孝經論語以

古賢自期乾隆十七年舉順天鄉試考授中書入直軍機處由戶部郎中出知

登州府調濟南再遷運河道按察使權布政使事母病乞養歸終喪 天子

命視運河授山東布政使擢湖南巡撫才一年薨公性淡泊不慕榮利惟於仁
民利物之事朝夕宣究多識前言往行故事理通達無盤錯之難凡處事必衷
諸道不意爲異同所見既審莫可搖奪爲郎官時公卿藉以決疑議其守濟南
也上書徐中丞請截留南糧爲積貯計任河道時上書總河姚公請疏泉源修
月河任提刑時以徒犯罪輕請免解司以省苦累又與幕客約應駭之案以十
日爲期不以遲延累州縣干議署承宣時以流外壅積請停分發又以虧空多
請定耗羨倉穀數 上皆聽之歲甲午在運河任壽張逆匪王倫作亂距濟

寧州二百里人情洶洶有欲閉城者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閉城門是示之怯也
且何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賊害且脅誘耶乃募鄉兵拒守而身坐城闔任稽察
民大安賊知濟寧有備不敢南向已而 王師奏捷一城雞犬不驚咸重公鎮
定有方略云先是公直樞垣至日晡猶不退猝有急務立辦傅文忠公深器公

屢薦之 上亦知公深凡 巡幸必令扈從所奏察虧空事宜及救荒策均

蒙 嘉獎初選大理府改登州升西寧道改調運河皆以母老蒙 聖恩體

恤及爲藩司會巡撫國泰年少跳踉嗜酒好聲伎而喜怒失當贖貨至亡算公規之弗聽反積怒事輒齟齬青州同知員缺公稟補王某國不聽改補汪某公不下委劄巡撫自給之公曰山東竟可無布政司矣遂以母病乞假不許乃自爲奏上之得報可初無不爲公危也及巡撫敗 上益稱公去就明決而後

任藩司于某竟與國同抵罪焉母病痰疾必得公侍側乃少安旣得請而故宅無可居乃僑居禾中夜不解衣聞母聲息即起扶掖之積六年遭喪旣葬起督運河堤工公博稽詳驗成備考六卷遂由藩司拜南撫之 命湖南鹽務有歲

魏公至峻卻之時鹽價奇昂遂勒減其半社倉捐穀未輸者六萬二千餘石計貯穀已足請停止催收見屬吏有親老猶赴補者惻然閱之奏請申明定例凡親年七十以上者雖有次丁俱許終養一時中外官歸養者千餘人嶽麓城南兩書院肄業者多經費苦不足請將積存息銀三千兩交商生息爲膏火資其

初泣長沙也夢吟七言長句記一聯云能開衡嶽千重雲但飲湘江一杯水會
總督特昇額公以閱兵來長沙公迎謁畢還署總督來候公方午食見所食皆
菽乳菜韭訝之公曰天久不雨地方官戒殺清齋爲祈雨耳總督素豪侈聞言
瞿然詈其奴曰吾此來傳舍酒肉如山何不以祈雨告耶旣歸寓乃盡撤之人
美總督之知過而益歎公之清德其感人者速也公卒於乾隆五十年六月二
十三日年六十有三遺疏上 上深悼惜旣而事有與公涉者 諭及之猶
太息不置公奏社穀免徵事在臨終前一月得 旨允行 批劄回秦方伯承
恩啓告柩前慰公泉下愛民之心時公歿二十餘日矣生平篤內行厚宗黨不
立講學名而造次必於儒者冠昏喪祭世俗所習常而戾於禮者概屏弗用所
輯切問齋文鈔分學術風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
防十二事皆近時急務多經世之文其自著曰河防要覽甘薯錄切問齋古文
朗夫詩集若干卷敕祀鄉賢湖南祀公名宦有專祠公歿後桐城張侍郎若溍
曾疏請將甘薯錄飭交江浙大吏令民間學種爲備荒之用

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九

國朝先正事略

卷十九

名臣

二十一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containing a grid of vertical lines,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table or a scanning artifact. The grid consists of approximately 15 vertical columns and several horizontal rows, though the content within the cells is mostly blank or illegible due to the high contrast and noise in the image.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王蘭泉侍郎事略

公姓王氏諱昶字德甫號述庵學者稱蘭泉先生江蘇青浦人父士毅年四十五無子禱於靈隱寺夢人贈以蘭遂生公少穎異博學善屬文家貧作固窮賦以見志乾隆十八年進士歸選班二十二年高宗南巡召試第一賜內閣中書協辦侍讀入直軍機處史文靖蔣文肅梁文莊皆待以國士洊升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兩淮鹽運提引事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文成公阿桂以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貴奏請以公佐軍事遂至騰越出銅壁關擊賊江中勝之緬酋乞命阿公屬公草檄允其降班師旋永昌既而緬甸貢表久未至復從阿公如騰越三十六年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不靖金川應襲土司索諾木應之詔尙書溫福代阿公移師四川勦辦奉旨

授吏部主事從溫公西路軍進討溫公屬公作檄斥僧格桑罪遂克斑爛山進
攻日耳寨阿公奉 詔由北路進兵兼督南路公復從阿公軍攻克美美卡以
皮船渡水克小金川僧格桑遁澤旺降檻送京師進討大金川阿公奏公無兄
弟母年七十餘明大義勛以殫心軍事今從軍五年矣得 旨遷員外郎三十
八年至當噶山山脊絕險官兵營壘與賊錯處雨雪甚夏溫公兵潰木果木阿
公亦退兵至翁古爾壘時警報絡繹 詔旨疊至公力疾叱馭懸厓日行數百
里夜治章奏軍書於礮火矢石中無誤無畏冬大兵復進據美美卡攻大板昭
小金川平擢郎中復從討大金川克勒烏圍刮耳崖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益
急索諾木等率衆投罪僧格桑先病死以其首獻公草露布告捷於是兩金川
悉平公在軍中前後九年凡加軍功十三級紀錄八次凱旋至良鄉 駕幸黃
新莊郊勞用戎服行禮 賜茶 賜宴紫光閣 賞賚優渥奉 旨王昶久在
軍中懋著勞績可授鴻臚寺卿 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時漢人由科甲起
家 賜花翎者惟大學士于公敏中及公而已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擢

大理卿四十四年乞假歸營葬冬授左副都御史四十五年扈駕南巡恭和御詩七次回鑾次嘉興授江西按察使抵任檄府縣力行保甲禁族詞訟鬪之習坐堂皇六十餘日決獄百餘案丁母憂哀毀盡禮服闋補直隸按察使調陝西奏命盜逃犯宜於定案時速行通緝從之逆回田五倡亂奉命備兵長武時賊勢張兵少公試礮巡城籍丁壯繕守具民以無恐京外大兵皆過長武用車馬以萬計公飛書草檄立辦之洎班師迄無一誤河南亂民秦國棟等戕官奉命緝捕獲之五十一年遷雲南布政使雲南銅政繁公盡發故籍著銅政全書五十卷示補救調劑之術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明年擢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以病乞休上鑑其老允之諭以歲暮寒俟春融歸明年歸名所居曰春融堂嘉慶元年以禪受大典至京與千叟宴四年純皇帝升遐復至京謁梓宮蒙召見勅建言公密封以進不留草夏歸青浦以分償滇銅鬻田宅入官居廟廡朋舊贈遺以刻所著書五年重遊泮宮十一年六月六日病亟口授謝恩表自定喪禮初七日雞鳴公曰時至矣遂薨年

八十有三公之扈 駕巡山東江浙也古帝王聖賢名臣陵墓祠廟嘗分遣致
祭乾隆己卯庚辰壬午分校順天鄉試辛巳癸未分校會試壬子主順天鄉試
皆以經術取士士之出門下爲小門生及從游受業者二千餘人在京師與朱
笥河互主騷壇有南王北朱之目又嘗主婁東敷文兩書院 欽定通鑑輯覽
同文志一統志續三通等書皆奉 勅與纂修焉又奉 勅刪定三藏經呪徧
譯佛典深於禪理者不及也前後奉使勘鞫高郵州假印重徵江陵縣偷減堤
工等七案研求虛實無枉縱公之學無所不通早歲沈文愨選其詩與王鳳喈
鳴盛吳企晉泰來錢竹汀大昕趙升之文哲曹來殷仁虎黃芳亭文運爲吳中
七子名傳海外晚宗杜韓蘇陸侍譙賡歌皆稱 旨詞擬姜夔張炎古文力宗
昌黎眉山碑版之文照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朋舊文譙提
唱風雅後進執經請業舟車錯互戶外屢恆滿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不
可勝數公治經與惠氏棟同深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言性道尊朱
子旁及河津餘姚諸家不區門戶始入京師會秦文恭纂五禮通考卽以吉禮

屬公生平重倫紀尚名節在軍中和平簡易自科爾沁王以下皆親重之爲司寇時與阿文成爲舊識他非所契嘗訓子曰易言比匪之傷非匪人之能傷比者自重其傷也少與王鳳喈錢竹汀同學同年至是同歸老相與講求問學跌宕湖山尤快事焉自來文學與武功文章與政事判然兩途至於漢宋互異朱陸殊科治樸學者以詞賦爲虛華論性天者譏訓故爲繁碎分茅設蕪莫能相通而得其一皆足以名世惟公邃於經健於文富於詩詞精於考證達於政事韜略研窮於性理又北至興桓西南出滇蜀外所過名山大川皆足開拓心胷增長識力淳汰迤演不名一家可謂通儒也已所著春融堂詩文詞集六十八卷金石萃編百六十卷青浦詩傳三十二卷詞二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湖海文傳七十五卷 國朝詞綜四十八卷明詞綜十二卷征緬紀聞三卷蜀徼紀聞四卷滇行日錄三卷屬車雜誌二卷滇詔紀程適秦日錄商洛行程記豫章行程記雪鴻再錄使楚叢談臺懷隨筆各一卷青浦縣志太倉州志蒲褐山房詩話如干卷皆行世餘若天下書院志朝聞錄等書未刻者尙十餘種

紀文達公事略

乾隆三十有八年 純皇帝特開四庫全書館以河閒紀公爲總纂官公貫徹儒籍旁通百家凡六經傳注得失諸史異同子集支分派別以及詞曲醫卜之類罔不抉奧提綱溯源竟委每進一書仿劉向曾鞏例作提要冠諸簡首

上輒覽而善之又奉 詔撰簡明目錄存書存目多至萬餘種皆公一手所訂評騭精審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藏諸七閣裊然巨觀真 本朝大手筆也公諱昉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世爲河閒獻縣著姓祖天申有善行歲饑出粟數萬石活人無算父容舒官姚安知府先是郡爲九河入海故道天雨則汪洋成巨浸中夜輒有火光公大父夢火光入樓中而公生光遂隱人以爲公實神物化身也少奇穎讀書目數行下夜坐暗室目閃閃如電光不燭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亦斂矣乾隆丁卯年二十四領順天鄉試解額初闈中擬朱文正首卷以公二場表儷語冠時乃定公第一而文正亞之時阿文勤劉文正典試事榜發皆以得人賀二公復 命遂以二人姓名 上聞公與文正

皆早受 特達之知職此故也明年文正中第公遲至甲戌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己卯典試山西庚辰分校禮部試辛巳京察記名以道府用壬午分校順天鄉試提督福建學政癸未遷侍讀父憂歸服闋補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晉右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旋以四品服留任擢侍讀學士坐泄漏運使盧見曾事請戍烏魯木齊辛卯 召還授編修癸巳擢侍讀總纂四庫全書與內廷翰林一體宴賚同事者爲陸副憲錫熊陸侍郎費擘而公實綜其成縮書局凡十有三年體例皆其所定丙申擢侍讀學士直文淵閣知起居注己亥擢詹事晉內閣學士壬寅授兵部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異數也甲辰充會試副考官乙巳晉左都御史丙午除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戊申 賜紫禁城騎馬典武會試自後爲總憲者五長禮部者三壬子以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南漕數萬石設粥廠十賑饑民得 旨六月開賑後增五廠自季夏至明年四月全活無算嘉慶元年丙辰典會試調兵部尚書己未典武會試癸亥六月壽八十 上遣官贖上方珍物 賜之 命教習庶吉士是年奏婦女猝遭強

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例不旌表臣謂捍刃捐生其志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雖縛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請 勅下所司議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 予旌表下部議行乙丑正月復調禮部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三月十四日薨於位年八十有二有 詔紀昀學問淹通由翰林洊歷正卿擢襄綸閣服官五十餘載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最爲出力可賞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帶侍衛十人前往賜奠並賞白金五百兩治喪尋 賜祭葬 予諡文達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一生精力備注於四庫提要及目錄不復自爲撰著今人所見狹偶有一得輒自矜創獲而不知皆古人所已言或爲其所已闢公胸有千秋故不輕著書其所欲言悉於四庫書發之而惟以覺世之心自託於小說稗官之列其感人爲易入自文集外所著閱微草堂筆記凡七種中多見道之言性坦率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談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在 上前嘗以片語解紛實錄館請甄敘或言其過優 仁宗以問公公不置可否但云臣

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戚友倩臣爲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幣輒受之 上輟然曰然則朕爲 先帝推恩何不可之有某科考試差後有宣布前列詩句姓名者臺臣密以告 上召公問之公頓首曰如臣卽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或記誦其句出而欲訪爲何人手筆則不免於洩漏矣 上含笑事遂寢少與朱文正公不相下有文人相矜意後見文正所爲文大歎服以爲向不知公吾過矣自後交誼乃益摯云

畢秋帆尙書事略

嘉慶二年秋七月兵部尙書湖廣總督世襲輕車都尉鎮洋畢公薨於辰陽行館公久在行閑著勳績及移駐楚南籌善後之策苗境救甯 上聞公積勞邁疾手足不仁卽馳 賜上藥 諭以安心調攝公自念受 恩深重且當三楚多事不敢以私廢公力疾視事有加無瘳遂致不起遺疏入 九重軫悼贈太子太保 諭祭文有性行純良才能稱職鞠躬盡瘁恤死報功之褒可謂生榮死哀也已公諱沅字纓衡一字秋帆自號靈巖山人由休甯遷太倉州後析

置鎮洋遂占籍焉少穎悟六歲母張太夫人手示毛詩離騷過目卽成誦太夫人玉詩著有培遠堂集公承母訓稍長讀書靈巖山從沈文愨德潛惠徵君棟游學業益邃乾隆十八年中順天鄉試旋授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大學士傳文忠尙書汪文端裘文達咸以公輔期之二十五年進士 廷對纒纒數千言議論凱切進呈擬第四 上親擢第一是歲始定新進士前十名於讀卷日引見公儀觀秀偉進止有度 天顏甚喜臚唱授修撰館中經進文字出公手皆典重有體遷右中允再遷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教習庶吉士轉左庶子充會試同考官三十二年 上親耕藉田 御觀稼臺宣示 御製詩給筆札令賡和詩成進 覽稱善是冬授甘肅鞏秦階道召見 諭曰汝軍機舊屬達於政治不徒文學優長也到官卽留辦新疆經費局又從總督出嘉峪關察勘屯田自木壘河至吉木薩往還數萬里途中多紀行詠古之篇尋調安肅道三十六年擢陝西按察使入 覲具言甘肅頻年苦旱狀有 旨諭督臣加意賑卹并免積欠四百萬尋擢陝西布政使護理巡撫時大兵征金川由陝入蜀

公督理臺站二十八年河渭洛三水溢入朝邑界公馳往分別賑卹全活甚衆擢陝西巡撫歲旱禱太白山得甘雨清理八旗及提標馬廠空地六百五十餘頃募民開墾納賦爲賞卹之用又奏修西嶽廟及元聖周公墓訪其後裔置五經博士以奉祀事濬涇陽龍洞渠灌溉民田又以秦中碑版最多萃而置之府學俾無散佚在陝六載兼署西安將軍者再署陝甘總督者一 特賜戴孔雀翎 恩遇之隆漢大臣莫及焉丁母艱甫及一年 上以陝西任重復起公署巡撫事會甘肅回賊陷河州逼蘭州城公檄調滿漢兵先後赴援又請調簡入旗勁旅令大臣總統援應事平 上諭閣臣曰畢沅在陝西聞甘省逆賊滋事卽能悉心調度事事妥協並有先辦而與朕旨相合者朕甚嘉焉可賞給一品頂戴其後平涼逆回倡亂攻掠通渭靜甯驛道梗塞公復調兵助勦又分兵出關道繞其後俾不得他竄公之盡心國事不分畛域多此類也五十年調河南巡撫是時河南北頻年旱而河水泛溢壞田廬公旣受 命卽奏請截漕二十萬石平市價以濟民食被災各州縣展賑兩月其徵收未完銀米視被災

分數或全免或緩徵俱荷 允行 手敕報曰如此盡心民莫必徼天佑朕爲
彼一方民慶幸也遂增給三十萬石以賑之尋奉 命詣桐柏山求淮源公親
履薪崑繪圖以進蒙嘉獎 御製淮源記述其事未幾 賞穿黃馬褂擢湖廣
總督未行以伊陽拒捕案被議仍留巡撫任五十二年河決睢州溢甯陵商邱
永城鹿邑柘城諸縣 詔大學士阿文成公臨視會同籌畫自夏迄冬凡五閱
月歲事撫卹災黎蠲緩借種全活無算明年河北三郡旱遵 旨撥運米麥十
萬石減價平糶又令常平社倉不拘常例糶借兼行又濬治百泉丹河九道堰
引水溉田俾飢民得受僱值尋授湖廣總督時江水暴漲溢入荊州城下游州
縣多淹沒公以江心窖金洲阻塞水道爲上游之害亟命拔去蘆葦居民毋得
占據仍於北岸築壩逼溜南趨以資保護修葺城垣堤岸及官署民房以工代
賑又革除鹽課陋規禁絕私販每歲溢銷十數萬引五十九年入 覲天津行
在 賜御製詩隨於惺次廣和自陳早衰多病乞京職自效 溫諭不允是秋
坐失察湖北姦民傳教左遷山東巡撫臨清館陶諸州縣被水遵 旨加兩倍

賑卹豁免秋糧及本年漕米遣官分赴豐收處購運糧食備來歲平糶六十年
恩詔普免各省民欠公查出東省節年所欠正耗銀四百八十七萬兩有奇
常平社倉米穀五十萬石有奇咸奏除之時已得再任湖督之命拜疏而後
行惟恐弗及也初入楚境聞苗疆有警卽馳赴常德籌畫轉餉旣而大學士福
公四川總督和公先後泣楚檄調六省兵會勦供支日不下數萬公移駐辰州
督運軍儲輸將相繼大兵旣擒首逆吳半生等乾州永順永綏保靖諸苗五
百餘寨先後詣辰乞降公承詔撫諭咸感泣叩頭去嘉慶元年春湖北枝江
賊起詭稱白蓮教而宜都長陽長樂教匪一時應和四出焚掠公馳赴枝江與
巡撫惠公調兵進勦連破蕭家巖栗子山長嶺衝諸寨時北省標營兵皆調赴
苗疆姦民乘虛煽誘分擾諸縣當陽保康來鳳竹山相繼陷詔諸大帥分路
攻勦而公與將軍舒公攻當陽卽選驍勇扼山隘殲其外援三千人賊悉力死
守公親督將士以火攻克其東門賊退守西北復攻拔之殲賊二千餘擒僞帥
楊啓元等縣境悉平事聞優詔褒美賞輕車都尉世職復馳至襄陽督同鎮

道邀擊賊於青河口破之時貝子福公總督和公相繼徂謝公密奏乾州已復首逆就擒惟石柳鄧未獲而以十萬之衆駐守蠻烟瘴霧中苗人見有重兵生計無資石逆轉得從中煽亂不若因其窮困許以自新酌撤苗寨官兵而於四面設兵防守其有出外滋事及同類讎殺者用以苗攻苗之法可不再煩兵力詔下其章於軍中議之未幾大兵破平隴斬石柳鄧等遂詔公馳往苗疆籌議善後及撤兵事二年春抵乾州周歷三廳撫諭苗寨清釐民苗地畝給還耕種咸伏地感泣各歸生業各省兵次第撤回公遵旨留駐辰州奏請移提督駐辰州而以辰州協駐乾州洞庭協駐常德又於花園汛添設總兵以永綏協保靖營隸之諸要隘皆撥兵屯守聯絡控制其苗寨酌設土弁以資約束又估修城堡營房賑難民卹殉難官弁及紳士婦女皆得旨勅部議行而公遽以炎瘴致疾薨於軍年六十有八朝野惜之公識量宏遠喜愠不形於色遇僚屬以禮議事不執己見人人皆得盡其言若大疑難事衆莫識所指者公沈機獨斷雖萬口不能奪出仕西陲時拓地二萬餘里名臣宿將往來邊徼皆與之

上下諏咨洞悉利弊敷歷數鎮職事修舉不以察察爲明煦煦要譽所薦拔多至大僚每入覲 命在南書房和詩備顧問所進古器物 御製詩文紀之

太上皇帝禪受禮成恭進典詮一篇淵雅得體 賞賚優渥前後所 賜御

筆及上方珍物不可勝紀性篤孝遇二親諱日哀慕涕零嘗以幼孤承母教始得成立奏達 御前 上賜經訓克家四大字隨於靈巖南麓築樓以奉

御書待兩弟友愛視諸姪如己子兩妹早寡爲置產贍其孤甥生平篤於故舊尤好汲引後進如吳中書泰來嚴侍讀長明程編修晉芳邵學士晉涵洪編修亮吉孫觀察星衍等皆招致幕府公暇詩酒唱酬無虛日性好著書鉛槧不去手謂經義當宗漢儒故有傳經表之作謂文字當宗許氏故有經典辨正及音同義異辨之作謂編年之史莫善於涑水續之者有薛王徐三家徐雖優於薛王而所見書籍猶未備且不無詳南略北之病乃博稽羣書考證正史手自裁定始宋訖元爲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別爲考異附於本條下凡四易藁而成謂史學當究流別故有史籍考之作謂史學必通地理故於山海經晉書地

理志皆有校注又有關中勝蹟圖記西安省志之作謂金石可證經史宦跡所至搜羅極博有關中中州山左金石諸記詩文下筆卽成不拘一格要皆自運性靈不違大雅之旨有靈巖山人詩集四十卷文集八卷公一生得力在善讓而肯爲人任事嘗直軍機期滿當出友人諸君重光屬公代公未及答而諸竟去公夜坐無事適陝督黃文襄廷桂疏至言新置屯田事遂熟復之後數日廷對策問屯田事條對獨精核進呈擬第四卷 上改第一而諸君居其次其侍 親耕亦係代友值班是日 上詢布穀戴勝是二是一公對布穀卽戴勝 上稱善因垂詢出身甚悉此 簡在之所由也 上後語大臣朕曾於籍田中簡拔一人卽謂此云

劉文恪公事略

公諱權之字德輿號雲房湖南長沙人父曄潭字湘客雍正庚戌進士由主事遷郎中出知泗城府有政績兄校之乾隆辛巳進士授檢討晉中允改郎中典試浙江督學貴州皆稱職公舉乾隆二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習 國書由編

修晉中允洗馬母憂歸服除適四庫全書目錄提要成公嘗爲纂修官議敘補侍講轉右庶子五十年大考二等擢大理少卿晉本寺卿遷左副都御史五十二年大挑直省舉人公條陳積弊請派出王大臣於命下之日卽赴內閣住宿其各部院司員俱迴避不令持橐入閣畫諾並請派科道官二人稽查及令步軍統領衙門會同五城御史一體巡察上覽奏嘉納如所請行是年所選得人都人士翕然稱之公意蓋有所指也五十六年擢禮部侍郎嘉慶三年調吏部左侍郎四年仁宗親政激揚彰瘴飭官常首擢公左都御史時湖南採買頗爲民累公縷陳地方吏奉行不實往往藉端肥橐各情弊并請赴鄰邑採辦以免派累得旨通諭各督撫嗣後採補倉穀務飭所屬在豐稔鄰縣按時值採買不許向本地派買并將向來胥吏積弊嚴行查禁至社倉原係本地殷實之戶好義捐輸爲備荒之用近來官爲經理大半借端挪移日久并不歸款遇歉歲顆粒全無以致殷富不願捐輸正人不願承辦是向來良法徒供官吏侵漁亦應一律查禁此後各省社倉仍聽本地殷富擇公正者自行辦理

不假官吏之手以杜弊端而裕民食四川舉人朱琬條陳軍務前後數萬言公悉爲代奏尋以編修洪亮吉投遞書函語多狂直未卽呈進有 旨查詢公自請嚴議 上以公人品端正節次所陳奏事皆切實改爲降三秩留任未幾遷吏部尙書 賜紫禁城騎馬舊例部院截取人員祇歸單月銓選公議增京陞一班庶常散館以知縣用者五缺後用其一公議令到班卽選大挑舉人除新科不計仍截止近三科不得與挑公請合新科一并計算皆著爲令七年充軍機大臣管理戶部三庫事 賜居海淀會三省教匪戡定 上以公素日陳奏多所建白兩次 命優敘九年考績 詔以公在軍機處小心勤慎復下所司優敘尋調兵部尙書出勘河南河工差還調禮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尋因保奏軍機章京欲將中書袁煦列入袁煦者公房師紀公昫女婿也侍郎英和劾公瞻徇有 旨降編修尋遷侍讀晉侍讀學士十一年遷光祿卿 命偕侍郎瑚素通阿往勘通州剝船虧損數并嚴禁封雇民船之弊旋命往真定勘獄還擢內閣學士九月遷左都御史十二年遷兵部尙書仍 賜

紫禁城騎馬十五年協辦大學士再充會典副總裁七月 上行秋獮禮

命偕儀親王永璇尙書明亮勒保等留京辦事十六年 上幸五台 命仍

司留鑰五月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充國史會典館正總裁復太子
少保十七年管理戶部三庫事十八年考績 上以公襄贊綸扉夙夜匪懈

命優敘尋以目疾請假 賜御醫診視許原官致仕給半俸歸里後猶蒙

恩賜福字如意諸珍物二十三年六月有大星隕於湘東照江水皆赤越翼日

公薨壽八十 優詔悼憫 賜祭葬如例諡文恪公性精明而出以厚敷歷京

秩五十餘年以學行結 主知當官能舉其職所敷奏嘗不令人知雖至親骨

肉莫能述而疊典文衡實漢大臣中所罕觀計分校順天鄉試三校禮部試一

典江南鄉試二貴州鄉試一順天鄉試二主禮部試一督安徽山東江蘇學政

各一監臨順天鄉闈再讀 殿試卷四閱大考翰詹卷二門生故吏徧天下而

公鑑空衡平未嘗有所私昵也子若璫以廕授主事官貴州直隸州若珪由副

榜官員外郎出爲湖北知府署漢黃德道死粵寇之難

王文端公事略

國朝二百年來由大魁陟宰輔者凡數人順治丙戌則聊城傅公以漸丁亥則武進呂公宮己亥則崑山徐公元文乾隆丁巳則金壇于公敏中己未則番禺莊公有恭戊辰則會稽梁公國治辛巳則韓城王公杰也繼王而起者己亥則大庾戴公衢亨癸丑則吳縣潘公世恩而已數公相業皆可稱而王文端公風節爲尤著蓋公在相位實與和珅同列凡不附己者輒齟齬之公接以大體不爲悻悻壯頡之事而遇所當執汔不與和珅同卒能密贊廟謨明正其罪此其所以尤難也公立朝四十餘年凡五典會試考前明三主禮部試者王元美輒推爲盛事我朝范文肅李文勤陳文貞朱文端張文和史文靖皆三主會試諸城劉文正公長白介受祉宗伯則四主會試其五主會試者自熊文端公德定圃宗伯外得公而三然則公之敷歷遭逢疊司文枋可謂獨際其盛已公字偉人號惺園一號畏堂先世自山西洪洞遷陝西之韓城生而端凝好學由拔貢生得教諭未任遭父喪服終貧甚爲書記以養母尹文端陳文恭爲江南

督撫時皆禮公入幕府兩公皆名知人而最賢公謂爲正士乾隆庚辰舉鄉試
次年舉會試先是 純皇帝嘗語近臣本朝百餘年來陝人無大魁者至是
公應殿試讀卷官進列第三 上親拔爲第一人時值西陲戡定魁選適得
西人比引見風度凝然 上益喜爲詩紀之由修撰累遷侍讀右庶子侍講
學士少詹事入直南書房充日講起居注官旋晉內閣學士歷工刑吏禮四部
侍郎擢左都御史 上詢及母夫人年歲 御書南陔承慶額賜之癸卯母
憂歸甲辰卽家擢兵部尙書趨赴 行在謝恩 高宗曰汝來甚好君臣久
別知汝應念我然汝儒者朕不欲奪汝情歸終制可也公感泣時朱文正公扈
蹕相遇於行帳歎曰 上待公不薄哉乙巳服闋充經筵講官軍機大臣
上書房總師傅 賜紫禁城騎馬乾隆五十一年丁未春拜東閣大學士總理
禮部事 賜居第花園各一所戊申臺灣平圖形紫光閣 上親爲製贊明
年平廓爾喀再圖形閣中 上製贊如初庚戌加太子太保甲寅冬公壽七
十 御賜額曰贊元錫嘏 賜聯曰臚名芸館魁多士耆福台階引大年及珊

珠冠服上珍爲之壽丙辰以足疾辭退兩書房軍機禮部事戊午仍值軍機歷充四庫三通國史 實錄諸館總裁公爲人廉靜質直素行無瑕疵在政府誠於奉職 純皇帝知公深和珅雖厭公卒莫能去也如此者十數年及

仁宗親政和珅以罪誅公意益得發摠矣然公嘗念大臣所當爲者非盡於所能言獨居意嘗邑邑深念而不怡將告歸復上疏其略曰竊惟 皇上親政

以來 恩威並濟內外臣工無不洗心滌慮共砥廉隅臣年齒既衰智識愈鈍更何有千慮之一得惟是積弊相沿有極重難返而又不可不亟加整飭者一各省虧空之弊起於乾隆四十年以後州縣有所營求卽有所餽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簡分賄賂之等差此豈州縣私財直以 國帑爲夤緣之具上官旣甘其餌明知之而不能問且受其挾制無可如何聞有初任人員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官轉爲說合懦者千方抑勒強者百計調停務使受代而後已一縣如此各縣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於是大縣有虧空十餘萬者一遇奏銷橫征暴斂挪新掩舊小民困於追呼而莫之或恤靡然從風恬不爲怪名

爲設法彌補而彌補無期清查之數一次多於一次寬繳之銀一限不如一限
輾轉相蒙年復一年未不知所底竊謂嘉慶四年以前之州縣此時或遷他處或
經物故原難責之現任補償然從前州縣用度不節因而侵挪倉庫今 皇
上整飭紀綱大吏皆以廉節相尙豈從前上司專講酬應州縣反覺寬舒今茲
上司各矢清廉州縣轉形拮据耶乃州縣則任催罔應上官亦莫展一籌意或
有苦樂不均未之調劑歟有賢否不分因以觀望歟固宜廣求整飭之法以冀
倉庫漸歸充實也一各省驛遞設立驛丞專司凡有差使各按品級乘騎之外
加增不過二三騎多則驛丞不能派之民閒也照常給廩之外一無使費使臣
及家人等知驛丞之位卑俸薄無可誅求也迨後裁歸州縣百弊叢生請先言
其病民者州縣管驛可以調派里民於是使臣乘騎之數日增一日有增至數
十倍者任意隨帶多人無可查詢由是管號長隨辦差書役乘閒需索差使未
到火票飛馳需車數輛及十餘輛者調至數十輛百餘輛不等羸馬亦然小民
舍其農務自備口糧草料先期守候苦不堪言又慮其告發也則按畝均攤甚

而過往客商之車羸羈留賣放無怪小民之含怨也至於州縣之耗帑又有無可如何者差使一過自館舍鋪設以及酒筵種種糜費并有夤緣餽送之事隨從家人有所謂抄牌禮過站禮門包管廚等項名目甚繁自數十金至數百金多者更不可知大抵視氣燄之大小以爲應酬之隆殺其他如本省上司及鄰省大員往來住宿亦需供應其家人藉勢飽慾不饜不止而辦差丁胥浮開冒領本官亦無可稽核凡此費用州縣之廉俸斷不能支一皆取之庫帑而虧空之風又以成矣議者謂驛站裁歸州縣當時係爲調劑郵政起見每年一驛錢糧自數百金至數千金付之微員旣非慎重之道且遇緊要差使及護送兵差之類額馬不足必須借資民力是以定議裁改不知驛站未歸州縣以前豈無緊要差使豈無護送兵差之類當其時必已另設臺站或調撥營馬或籌款購買事竣各有報銷與驛站兩無關礙若州縣管驛則平常供應亦有不可數計者然則虧空之弊大半因之欲杜虧空先清驛站當亦轉移之要策也况體恤民隱尤爲急務乎今軍務旣竣 皇上勤求治理似無大於此二者但以積

重之勢不可不思至當之方或改復舊章或博稽衆論斟酌盡善斷自 睿裁
從此倉庫盈而郵政肅天下幸甚疏入 上嘉納焉嘉慶四年公以腹疾乞
休 命公明安率太醫視之並 賜內府人籩九月復請告 溫旨慰留許扶
杖入 朝七年秋復請 詔予在籍食俸加太子太傅八年二月 陞辭 詔
將 皇考御前陳設玉鳩杖一枝加恩賞給俾得敬承 遺澤朕賦詩二章
親書條幅并書聯語以寵其行再加賜人籩一斤用資頤養并頒饌品賜錢令
馳驛回籍所過地方官在二十里以內者妥爲照料以示朕優眷老成至意
賜詩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足以概公生平矣五月公抵里
奏謝 手勅報云一路平安實深欣慰京師見望雨澤未能霑足川楚軍務略
有端緒亦未全靖也特諭卿知之又 賜香袋藥錠等物六月疏謝 手勅云
卿在家頤養努力加餐益增康健京中自四月半得雨麥收不過五六分晚禾
日見芘芘川楚軍情甚好大約五六月內可全靖矣嗣是公每有陳奏必奉
手詔垂問八月奉 勅云卿在家頤養想益康健中元日經略奏報邪匪全靖

朕承天恩 考佑實深欽感特諭卿知之二十日起程幸山莊見住兩
闕房行宮遙望西秦彌增想念十月 手勅云卿在家安善覽奏欣慰今賜卿
神糕並如意願永茂遐齡長延福壽十二月 賜勅云嚴寒沍凍諸惟珍攝用
迓春祺益綿福履九年正月奉 手詔云新春介祉福履益綿遙望關雲曷深
記念親書福字并荷包等物附使帶去賜卿以迓鴻禧是月十日公及程夫人
壽皆八十 御書福綏燕喜額并壽佛如意等珍物 命巡撫方維甸於其生
日賚至家 賜之 賜詩有云 兩朝調鼎文思被八秩齊眉壽域宏十二月
公入都叩謝 詔許乘肩輿至隆宗門外扶杖入內朝 召見後屢有食物之
賜並疊前韻 賜之十年正月初十日薨於京邸 優詔悼閔 贈太子太
師入祀賢良祠 賞陀羅經被派榮郡王綿億帶侍衛十員往奠茶酒並 賞
內庫銀二千兩治喪 賜祭葬如例謚文端公既歷典乾隆乙未戊戌丁未己
酉庚戌禮部試又嘗爲湖南江南浙江順天考試官一督福建學政三督浙江
學政一典武會試所進多佳士其於門下士相待甚篤然未嘗少涉私引教以

必爲君子而已嘗訓及門云爲政之道當開誠布公不可有意除弊此弊除他弊興矣性寬厚然於世之以姑息爲寬大者極不然之曰縱惡以取名如國
家何少從武功孫酉峯游聞關閩正學及見陳文恭聞性命躬行之說益自信
生平於浮屠老子法未嘗言及亦不加排所有語及者輒不對曰吾未嘗習此
也所著有葆醇閣集惺園易說行於世

孫文靖公事略

公諱士毅字智冶別號補山浙江仁和人生而穎異讀書目數行下初贈公以
家貧欲俟其長卽服賈學使勞青岳先生見而異之乃使習舉業將應童子試
期迫公晝則誦習夜屬文漏三下思臥則起行庭中往還數四復構思旣而倦
極沈沈睡矣夢中驚覺蹶然起以頭觸壁令極痛神氣大爽如此者屢日遂澈
夜不倦藝大進補弟子員讀益勤蓋公一生自樞垣倮直以及宣力邊疆昕夕
未敢憚勞皆少年磨厲所致也乾隆己卯舉於鄉年已四十辛巳成進士歸候
選班其明年 上南巡 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陞侍讀雲南

緬匪不靖大學士傅文忠公督師令主章奏師還遣戶部郎中庚寅典湖南鄉試督學貴州擢大理少卿授廣西布政使調雲南就遷巡撫總督李侍堯以賊敗坐不先舉劾落職發軍臺簿錄其家不名一錢 上轉嘉其廉瀕行 命纂校四庫書授編修書成超擢太常少卿復出爲山東布政使時巡撫國泰以貪敗代之者爲明與公遇事多所匡正明公出巡公慮其儻從索擾委丞倅官與偕行有婪索者卽稟聞明公亦聽之會有 旨查虧帑實數明公數月未奏公以爲不可明卽令代草疏疏入 上曰國泰等罪不可追矣立 賜自盡公尋遷廣西巡撫調廣東粵民多獷悍正供銀米州縣不能征及奏銷往往墊解黠者遂延抗不繳公詳核彙爲冊賦法以清茭塘盜藪也屢治不悛復糾衆拒捕傷官公率兵張旗鼓環其突而圍之命縛獻渠魁否則遷其民赭其地遂獲盜首七人寘諸法總督富勒渾縱僕婪索公以實奏卽 命公讞獄成 上嘉其持正授兩廣總督臺灣林爽文反公以閩粵海道相接而潮州最近嚴兵爲之備未幾 王師渡海果調粵兵且徵餉皆叱嗟辦 上大悅晉太子

太保 賞戴雙眼花翎一等輕車都尉會安南國王黎維祁爲其臣阮惠所逐其母妻幼子斂關籲救 上命公往公時在潮先馳赴龍州奏至而 旨方下公遂自請出關並詢知維祁在其國良才縣境亦招聚義兵圖恢復飛驛以聞 詔公由廣西直抵黎城別 命雲南提督烏大經由蒙自進阮惠遣將拒於壽昌江又分兵屯嘉觀公至壽昌擊破之進兵至市球江賊守禦甚固會日暮我兵隔岸與相持陽於下游造浮橋作欲渡狀以綴賊密遣總兵張朝龍於上游暗渡繞出賊後賊大亂公卽勒兵乘筏鼓勇前殲其衆其屯嘉觀者游擊張純走之而副將慶成設伏要害亦擒僞指揮黎廷等天已明乘勝至富良江賊大驚曰江在國門外無江是無安南也遂盡收戰艦泊南岸悉衆拒守公察賊陣弗整急覓船筏載兵百餘先勦江心賊奪其大船一賊稍退少閒復來凡五六戰斬獲甚多賊膽落公因昏黑中賊不知我兵多少遂以所有船筏盡載兵令提督許世亨等於次日五鼓直衝彼岸賊不知所爲我軍分路追奔賊死者不可勝計有十餘船順風而逸張純追及之賊反拒我兵圍其船焚而沈諸

江無脫者獲其僞印三遂克黎城黎氏宗族及百姓等俱伏迎道左阮惠遁歸
富春是役也賊衆四萬守江我兵先至者僅千人公親統大軍入其國所向披
靡烏大經之師但遙作聲援而已乃傳 旨復維祁封並馳報廣西巡撫孫永
清送其家屬歸事聞 上封公一等謀勇公 賜寶石頂下 詔班師公亦
親視小醜遁 旨凱撤而黎維祁本孱主也孤立無助阮惠乘閒率餘黨傾國
而來倉猝閒衆寡不敵維祁聞惠至輒攜家屬遁國內無主民皆竄賊勢復聚
公欲以死報 國策馬直犯其鋒千總薛忠挽公馬泣曰損大臣有傷 國體
公怒擊以鞭碎其兩耳而馬首已被牽回不能再進矣乃先率兵渡市球江奪
據北岸以待後隊之至總兵李化龍行至浮橋失足溺水橋隨斷世亨等沒焉
公遂入關維祁與其母子俱至安置南甯時乾隆五十四年正月三日也公上
疏自劾辭公爵繳還 恩賞 上以撤兵太早引爲已過釋公罪允所辭公
爵以福康安代之 命公仍駐鎮南關調度阮惠知得罪 天朝悔懼戎內附
公嚴斥之既察其誠且以黎氏替亂不堪立國遂與福公偕奏安南不必用兵

狀 上從其議尋授公兵部尙書充軍機大臣入直南書房 賜第一區
賞紫禁城騎馬典順天鄉試是冬授四川總督蜀中多盜鑄百物騰踊公請發
價收繳以杜其弊 上建之下其法於他省未幾江南書吏冒征事發總督
書麟獲罪調兩江總督公至民遮訴多涉官吏爲別其重輕躬親研鞠無枉縱
徐州王平莊漫口未合馳抵毛城鋪督工蕭碭山靈璧宿州及睢甯之十三社
皆被水力管疏洩及撫卹事宜胥稱 旨授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西藏巴勒
布以貿易構釁奪據攝拉木地川督鄂輝討之公往攝其任籌軍精駐打箭爐
嗣以牛病轉運多遲親赴察木多途險峻馱載甚艱復至前藏藏地跬步皆山
有瓦合丹達拉利諸名其中七十二峯最高者上下三百里盛夏雪湧如潮自
峯頂順流下卽成冰淋滑不受趾公乃募土人立其巔以繩繫腰縋而上稍逸
處則步行然兩旁雪深無底一失足卽杳不復見拉利山下有海子徑十里夏
涉水春秋冬則踏冰而渡寒裂肌骨爲運道所必經公每遇險要必身先士卒
人人感奮芻蕘糧糧得無誤壬子八月廓爾喀平 詔圖二十功臣像於紫光

閣公與焉 御筆親製贊旋拜文淵閣大學士偕福康安和琳駐藏謀善後凡所經畫可永守公年且七十矣事未竣而湖南苗反延及蜀之秀山公馳還其衝頃之賊爲大軍所蹙潛來窺公發兵縱擊斬首二百餘級擒賊目二自後無敢入川境者嘉慶元年湖北秀民創白蓮教擾至西陽州公營於苗容屢勦賊賊屯小坳公由閑道進攻出不意冒雨登山先分兵奪其坐仙坪賊驚竄無何喊聲四起我兵不及賊十之一公令參將何元卿固守山梁獨率二十人回營調防守兵六百率都司馬瑞圖等往斬賊數百元卿見賊陣忽動知公至大呼馳下賊前後受敵遂不支元卿愈奮厲殺賊直至小坳與公合聲勢益壯焚其巢俘獲無算以功封三等男公念賊巢林立惟茶園溪最多宜分道進勦時大雨旬日火藥不然俟其霽恐賊得預爲備乃夤夜分軍爲四人持短兵空涌入呼聲震山谷賊俱竄聚茶園溪千總張超執長矛先登斬其魁我兵勇氣百倍賊敗績追逐四十餘里積屍徧野餘渡河遁後濟者多溺斃賊旣被大創退據紅巖堡之旗鼓寨公移營而前六月薨於軍中年七十有七

上聞震悼復

還公爵 命內臣護其喪歸 賜金 賜祭葬 予諡文靖飾終之典有加禮
長孫均襲伯爵入漢軍旗籍成公志也公性孝友事兩兄如父早歲與杭董浦
吳西林諸老輩相砥礪故詩文能獨出機杼生平精力過人每日辨色起至中
夜文檄填委應之綽綽若無事猶作酬答書或數千言未嘗起草兩江總督官
尊向不甚理事公一反所爲所到撤前站謝供億不拘嚴鼓之節白事者應時
卽見尤刻意憐才一介之士輒與均禮故事軍機大臣例不見客不答拜獨公
與故舊周旋宴飲如平生歡家本寒素能耐艱險凡繩行沙度之地人騎瑟縮
而公視若康衢然亦有天幸出意外者從忠勇公征緬時虜氛甚惡公自防一
利刃朝夕摩挲天雨糧斷公鞞中藏筍脯五以其三奉忠勇公而留二以自給
餓三日而糧始通過天生橋馬駭墜山澗中澗深數十丈暈絕良久馬忽蹶起
負公掀淖以出曲折數十里竟達大軍性愛石有米顛之癖督學黔中時得文
石百有一枚因自署曰百一山房所著奏議若干卷百一山房文集若干卷藏
於家

董文恭公事略

公姓董氏諱誥字蔗林浙江富陽人父文恪公諱邦達雍正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中允侍講侍讀學士乾隆十二年命直南書房擢內閣學士母憂歸明年秋命照前尚書梁詩正之例來京在內廷行走俟服闋時遇缺補用十五年補原官遷禮部右侍郎調工部旋調吏部充經筵講官二十七年晉左都御史再晉工部尚書二十九年調禮部尚書賜紫禁城騎馬典陝西江西鄉試各一充會試副考官一武會試正考官二三十年以年逾七十乞休溫旨慰留七月薨於位賜祭葬予諡文恪公登乾隆二十八年進士與館選授編修命入懋勤殿寫金字經爲孝聖憲皇后祝嘏三十四年遷右中允丁父憂服闋命直南書房轉左中允先是文恪公工繪事御製詩題詠甚多及是公繼武南齋簪筆之暇閒涉藝事甚精上深賞焉尋以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以侍讀學士充經筵講官三十九年典江南鄉試遷內閣學士明年擢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尋調戶部

充四庫館總裁 命輯滿洲源流考充武英殿總裁四十四年 命爲軍機大臣 賜第西直門外 賞紫禁城騎馬四十九年甘肅石峯堡逆回平 上以公勤勞懋著 命優敘五十一年擢戶部尚書明年臺灣逆匪林爽文就擒 命與二十功臣之列圖形紫光閣 高宗皇帝親爲製贊五十五年加太子太保明年 詔刊石經於太學充副總裁又明年廓爾喀平 命與十五功臣之列再圖形紫光閣 上復親爲之贊五十五年拜東閣大學士總理禮部仍兼戶部事二年丁生母憂 特旨賞陀羅經被 遣御前侍衛豐伸殷德帶領侍衛十員奠茶酒並 賜祭葬三年三月葬母畢詣 闕謝 恩 諭暫署刑部尚書事以方辦理秋審一時未得其人也四年正月 太上皇晏駕 仁宗皇帝命恭理喪儀仍充軍機大臣總裁 實錄晉太子太保五月服闋授文華殿大學士仍兼刑部尚書國史館總裁九月奉安 裕陵禮成 命恭點 高宗純皇帝神主加太子太傅 賞黑狐端罩七年三省教匪平 上以公自用兵以來稟擬慎勤 特予騎都尉世職子淇由任子當爲員

外郎 詔以郎中用九年典順天鄉試尋管戶部三庫事十二月 高宗實
錄成 詔董誥在館八年始終其事宜加優獎其父董邦達從前未祀賢良祠
可令入祀十三年典會試 賞密雲縣房屋一所十四年晉太子太師三月公
七十生辰 賜御書額曰贊樞錫慶他珍物稱是復 賜御製七言詩有 兩
朝知遇一身肩之句十五年充上書房總師傅十六年再典會試明年加太保
十八年九月逆匪林清等就誅 上以公晝夜宣勞 命加三級及滑縣平
有 詔優敘公次子員外郎醇 特旨以郎中用二十年冬因病請致政 溫
旨慰留并以軍機處事繁 命改管兵部無庸兼管刑部事二十一年再典順
天鄉試二十二年春 命偕莊親王綿課等留京辦事六月復 命管理刑部
七月命管理行在刑部事務兼佩吏部印鑰二十三年二月再疏乞休 優詔
俞允十月病益篤 特派御前侍衛載銓帶御醫往視是月薨 詔曰予告大
學士董誥自其父董邦達供職內廷渥承 皇考知遇游擢尚書嗣董誥通
籍詞垣荷 皇考眷注尤隆入直南書房供職書畫最勤且久游躋卿貳用

爲軍機大臣兩經繪像賜贊褒嘉朕御極後晉擢繪屏宣力垂四十年奉職恪
勤且聞邸寓清貧原籍並無田宅益徵其持躬端謹遽聞溘逝悼惜殊深已賞
陀羅經被可晉贈太尉入祀賢良祠派定親王綿恩率侍衛十員即日前往奠
醊十六日朕親臨賜奠賞內庫銀二千兩治喪其次子董醇服闋後以四
品京堂卽補御製詩輓之並傳論其家刻詩墓次尋賜祭葬諡文恭公
自擢閣學後受特達之知閱殿試朝考並御試翰詹及考試試差諸卷凡
校文之役無弗與遇巡幸秋獮諸大典罔不扈從每三載考績輒獎敘有
加嘉慶七年教匪平定上明詔中外曰董誥經皇考簡任多年克盡
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褒其實也其尤難者則在和珅用事時張威福排
擠異己公與王文端諸公措拄其閒遇事多所救正每獨居深念處若忘行若
遺在堂則循階在室則繞柱其用意深隱不可驟識卒能仰贊廟謨殲除
大憝雖語秘外莫能知而公之識力深遠抑可得其大凡已公嗜學工詩古文
好成就才儻當官能舉其職出入禁闈數十年進止皆有常度所進呈諸畫本

兩朝聖人並有題詠收入石渠寶笈三編然特公之餘技云

王文僖公事略子宗載

王公懿修字仲美安徽青陽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入直南
書房三十六年充陝西副考官明年分校會試三十九年典廣東鄉試提督廣
西學政四十四年分校順天鄉試明年典試江西遷司業擢侍講轉侍讀晉侍
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十八年再典廣東鄉試尋督湖北學政五十三年
遷少詹事乞病歸旋丁內外艱嘉慶元年正月 太上皇帝與行千叟宴公
與焉 賜御製詩刻及玉鳩杖文綺等物七年補通政司副使遷光祿卿晉內
閣學士明年補禮部侍郎提督順天學政十年擢左都御史晉禮部尚書管戶
部三庫事 命紫禁城騎馬充經筵講官十二年充上書房總師傅 上以
公部務殷繁不能逐日入直 命以部務餘暇入內廷不必拘定日期惟留心
查察功課如有怠惰曠誤者卽據實劾奏十三年以病乞休 溫詔慰留十四
年恭遇 五旬萬壽慶典加太子少保典會試兩充殿試讀卷官當是時公子

宗誠已官學士嘗隨公扈 蹕東巡 睿皇帝賜翰林宴公父子同席

高宗實錄成宗誠以纂修官 賜宴禮部公適以尙書主席宗誠又繼直上書

房 奎章珍器 賞賚稠疊父子同朝極優渥之遇蓋近今所無雖 睿皇

帝亦以公兩世膺知遇廉謹自將時發 天音而垂 清問也十八年公致任

又二年壽八十 特賚如意文綺諸珍物 命侍郎成格齋往公詣 宮門謝

適 上出御經筵解 御佩荷囊賜之二十一年薨 優旨悼惜 命慶郡

王永璘往奠學照尙書例議卹 賜祭葬如禮 予諡文僖公性樂易與人交

無少長貴賤咸得其懽款語移日見者忘其爲達官好汲引後進孜孜若不及

多所成就應制諸作典雅純正詞林中事有資討論者率以屬公焉

宗誠字中孚又字廉甫乾隆五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 賜及第授編修上書

房行走歷官禮部工部侍郎工部尙書終兵部尙書經筵講官 賜紫禁城騎

馬當乾嘉時嘗爲雲南四川陝甘鄉試主考官會試同考官文武會試總裁道

光時屢充閱卷大臣門下士旣多顯貴矣又以貴公子早取甲第與文僖公同

直 禁廷海內推榮遇而公謙退自牧接同官後進皆自居敵以下姻友見者
多避去不能敵其謙任學政禮賢愛士然遇弊必發不稍受私謁歷官皆能舉
其職道光八年回疆戡定 宣宗皇帝御午門受俘兵部尙書以組縛逆酋
張格爾跪闕下宣 旨畢引交刑部尙書押赴西市誅之故事凡內地勦賊不
獻俘惟外夷獻俘故惟康熙雍正乾隆闕舉行而嘉慶朝無之至是萬衆爭覩
歡數詫爲盛事而宗誠實長兵部禮成以軍功受 賞公供職益久不懈任大
司馬凡十有六年以道光十七年薨於位年七十有四 賜祭葬如典例生平
篤內行和而有執守居京師宅當冠蓋衝軒居皆過不留其嚴峻不苟若是而
不有其名故人皆習其和而忘其介公之薨也 詔稱其清勤端慎清慎勤人
所知也若公之端則惟 聖主知之矣子元榜官兵部郎中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一

平江李元度次青

名臣

吳槐江宮保事略

公諱熊光字望崑別字槐江江蘇昭文人乾隆戊子舉順天鄉試出秦尙書承恩門秦公父翰林學士大士推公造笑曰師爲假總督弟乃真總督耶時秦公年二十四初授編修公年始十九聞者殊不謂然後秦公以尙書署直督而公歷兩湖直隸兩廣三督如學士言己丑壬辰兩舉中正榜授內閣中書乙未直軍機處尋擢侍讀遷刑部郎中甲辰授御史擢給事中父憂去服闋補原官嘉慶丙辰遷鴻臚少卿通政司參議故事科道司糾劾通參班廁大九卿皆退出軍機處公以明達勤慎當軸特保得留直 國初沿故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至 憲廟許內外職掌官具摺奏事凡事有出入者皆奏定然後循例具題設軍機處於門下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爲軍機大臣小四品京堂以下

至閣部屬之能者爲章京每日寅刻奏事處納摺匣 上炳燭批覽畢卽發
軍機處錄入檔乃 面諭大臣寄信各原奏官可否之名曰廷寄班次非朝賀
皆絕席會議大政皆主議實當古錄尙書事同平章之職其大學士在內閣者
則承明發票題本受成事而已公初任章京卽爲阿文成所器前後隨文成勦
辦蘭州回匪者一讞閩浙重案者二督堵東河漫口者四查閱海塘淮河者各
一與文成同柄政者爲故大學士伯和珅丁巳文成薨益橫溢無檢至於廷寄
前行專署己銜姓天下稱伯相從風盡靡以文成尤善公甚嫌之是年閏六月
純廟幸灤陽時苗匪未靖而教匪漸猖獗 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日
以宣軍機大臣不得 命召章京唯公已上直入對稱 旨次及同直章京之
戴文端公少頃伯相至 上曰軍機事日繁傅森吳熊光皆練事可在軍機
大臣上行走以助若伯相謂公官纔五品不符體制 上命加三品卿銜又
曰其家貧大臣例乘肩輿恐力不辦 上命賞戶部飯銀千兩又曰戴衢亨
出身狀頭官學士在軍機日久與吳某同用吳不如用戴 上曰此豈殿試

耶和珅語塞乃承 旨然文端卒與公同加三品銜拜 命而班次仍居公下
傳公任侍郎久日昨 召見詰問甚厲人共危之及上直乃知 聖意疑傳

公識度或未勝大受審試而後發與一面之頃決機授政者有閒矣公在政府
六閱月和珅不便其所爲出爲直隸布政使己未春 純廟升遐和珅敗公

言和珅管理吏戶刑部步軍統領各衙門日久多變舊章以營私大愆雖除猾
吏仍可因緣爲奸利亟宜逐條更正 睿廟可之授河南巡撫自丙辰兵興

川陝楚豫之督撫皆駐邊界治戎務公在豫以防勦功 賞戴花翎加敘軍功
三級辛酉夏擢湖廣總督壬戌春餘孽蕩平晉太子少保既回省有以收受沔

陽知州秦泰金兩淮匣費二事劾公者查驗無蹟事以白甲子夏調直隸乙丑
聖駕東巡奉天恭謁 三陵九月公接 駕夷齊廟 賞穿黃馬褂時

文敏公百齡已由粵撫泣楚督任而是日都察院有據廣東已革知縣訐控文
敏在粵婪索各款之奏兩廣總督那彥成與文敏互訐之奏亦至次日 上

命侍郎托津副公往抵楚訊得其門丁婪索狀未定讞上復入粵撫孫玉庭言

當那公以倡撫洋匪至三千餘人擅賞匪魁李崇玉翎頂 嚴旨逮入都調公督兩廣以楚獄交托公公甫行而文敏亦被逮公在北久粵中尤潮溼性不習漸作寒熱洋氛劇力疾治事而 溫旨屢問病狀給優假公益不敢有他請戊辰七月嘆咭喇兵船十三艘泊香山難頭洋其會度路利以兵船三入黃埔并有三板船入省河聲稱防禦叻嚨西意殊叵測故事外夷兵船或寄內洋俱調兵立時驅逐公念三年來督率鎮將轉戰重洋中匪氛雖稍戢而師殊老故務爲鎮靜唯飭令回帆歸國傳諭大班停開艙以絕其望而夷船遷延至十月起旋奉嚴議奪職效力南河己巳赴工所會文敏爲後督有 旨飭查夷船來去之由以公憊懦覆奏遂逮戊伊犁抵戍一載 特旨召還辛未授武選司主事癸酉春乞病回籍其秋林逆變起 上思公議起家爲楚藩時柄政者爲軍機舊屬恐公難爲人下乃止道光戊子重宴鹿鳴加四品卿銜又六年癸巳二月卒於平橋私第年八十有四公性樸直奏對必以誠能言人所不敢言其自楚督調直隸也初入覲 上謂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太平矣公曰督撫率

郡縣加意撫循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威可畏太平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伏戎於莽吳起所謂舟中皆敵國也可勝防哉未幾

仁宗返自關東 駐蹕夷齊廟公與戴文端董文恭同 召見 上曰此行

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今則道路甚平治風景絕佳人言可盡信哉公越次對曰此非讀書人語也 皇上此行欲面稽 太祖 太宗創

業艱難之迹以爲萬世子孫法豈宜問道路風景耶有頃 上目公曰卿蘇

州人朕少扈 蹕過蘇州風景誠無匹矣公曰 皇上前所見翦綵爲花一

望之頃耳蘇州城外唯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皆臨河河道

及逼糞船空集午後輒臭不可耐何足言風景 上曰如若言 皇考何

爲六度至彼耶公叩頭曰臣從前侍 皇上謁 太上皇帝蒙 諭曰朕

臨御天下六十年並無失德唯六次南巡勞民傷財實爲作無益害有益將來

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係朕特簡之大臣必無以對朕 仁聖之所悔

言猶在耳 皇上宜謹佩勿諛時同列皆爲擡舌文端出以語人且曰論語

言勿欺而犯史記言引大體慷慨吳公殆近之矣後有以文端所稱述質公者公笑曰墳堆糞船兩節乃乾隆初故相訥公奉差江浙查道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公又嘗曰刑賞者 聖主之大柄而其柄寄於封圻大吏以有司援案比例求免駁斥之術處之舛矣例有一定情則萬端故遇事必當詳細審情以施刑賞賞一人而有裨於吏治民生雖不符例賞賞所必加也刑一人而有益於世道人心雖不符例刑刑所必及也卽不得請必再三力爭之乃爲不負若憂嫌畏譏隨波逐流其咎蓋非溺職已也是可以概公生平矣初公赴楚督任未出豫境遇協防陝西兵二百餘人以缺餉兩月逃回本營而陝營公牒亦至公命集訊或言是皆當死法公仁人且己非豫撫可弗理公曰察其情形苦累缺餉必矣協防非臨陣回本營非避匿山海豈可同論哉遂杖首謀者二人悉分撥豫邊防堵諸鎮將給予口糧旣入楚有鄉勇糾搶民寨被寨民縛送三十餘人公卽日受詞駢臬之移粵甫下車李崇玉懸首菜市之信將已至那公罪且不測而東莞縣報鄭流唐率衆投誠當事莫知所措公審其悔罪情實不

可殺降以爲功婉奏請仍遵 前旨免死安插被脅者得遞原籍其駐鄧也訛
言賊將大至一夕揭帖遍衢巷而州民復告密有村莊有期會公杖而逐之軍
吏請增防公不爲動嗣得賊閒訊之皆閒所爲也乃大服其駐盧氏也當燈節
川陝賊各萬數竄入南山迫盧氏公命大張燈賀節賊遂遠去其張弛得宜有
定識多類此所著有伊江別錄春明補錄葑溪筆錄皆紀所見聞滿漢諸大老
言行足以維繫國脈民命多後進所未聞云

錢南園通副事略 曹錫贊 謝振定 武億

公諱澧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年十八游同邑王素懷先生之門素懷之
教首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爲非人公謹守其教嘗曰立品必自慎
獨始於人所共知者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界混則雖破萬卷適以
取罪聖賢耳生平剛正之學實本於此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
修改御史疏劾山東巡撫國泰貪黷穢亂虧帑數十萬金國泰者大學士和珅
私人也疏入 高宗立召對公力陳東省虧空狀 上曰當遣和珅往勘

公意不謂然。上察其辭色，徐曰：「然則爾同去可也。」公拜。命出不俟。和珅先數日行，微服止良鄉，見幹僕乘良馬過，索夫役甚張跡之。則和珅遣往山東齋信者也。公詳審其貌，未幾僕還，道遇公叱止之，搜其身得國泰私書，具言借款填庫備查等事，中多隱語，立奏之。和珅至，見公衣敝，贈輕裘，請易，峻卻之，知不可私干。又知謀已洩，故治獄無敢傾陂比反。命上持示國泰私書曰：「朕早悉其詳，無待覆奏也。」於是國泰遂伏法。甘肅冒賑事發，公劾總督畢沅瞻徇迴護得旨查辦畢，坐削級。當是時，公直聲震海內，累遷通政司副使、提督湖南學政，和珅屢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鑄，公三秩尋遭艱歸。服闋補主事。高宗知其直，更擢爲御史。命直軍機處。時和珅爲軍機大臣，與阿文成等不和。公上疏曰：「臣伏覩我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入皆萃止，其中用以集思廣益，仰贊高深地一則勢無所分，居同則情可共見。卽屬寮白事署稿，亦得有定所法至善也。乃近日惟大學士阿桂一人每日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珅或入止於內右門內舊直廬，或入止於隆宗門外近

造辦之廬大學士王杰尙書董誥則入止於南書房尙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處每日僅一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卽各還所處雖亦有時暫至軍機處而事過輒起屬官白事署稿未免趨走多歧以 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懷刑決不至因此遂啓角立朋黨之漸然行之萬世而無弊實莫過於率由舊章蓋自 世宗憲皇帝以來及 皇上御極之久軍機大臣萃止無渙未嘗纖芥有他由前可以律後不應聽其輕更況內右門切近 禁寢向來因有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事須先一二刻豫備 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軍機司員皆隨之爲日旣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無知如從前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漸宜早至南書房原備 幾暇顧問俟軍機事畢後入直未遲何必遽入於未辨色之先致諸弗便若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應差人衆皆得覘聽於外大臣於中辦事亦屬過褻敢請 敕飭諸大臣仍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庶匪懈之忱各申五夜協恭之雅共勵一堂至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

日和珙福長安止於如意門外直廡王杰董誥止於南書房並請 敕改正疏
入 上聽其言降 詔飭責由是有稽查軍機處之 命竟日危坐其闕和
珙益嗛公而 高宗知其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委之家貧衣裘薄
嘗夜入幕出積勞感疾以殞方和珙之秉政也士有恥趨其門下者已可貴矣
若夫立論倨然能訟言其失於章奏者公一人而已然幸 天子仁明紀綱
猶在和珙雖甚怨惡公不能逐之使去第勞辱之而已 仁宗旣親政除慝
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公已前卒不獲稍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
日俾天下得益覩真儒之效豈不惜哉公督學湖南嚴厲不少假借卷必親閱
每試士正襟坐聽事目炯炯終日不倦凡字畫破體省俗必譴責之然勤於訓
士六年中未嘗褫一諸生士之服其教者歷數十年如一日雖非身受拔植者
亦謳頌弗衰也在湖南時歲大旱陸撫軍燿以禱雨得熱疾卒代者至值生日
將稱觴闈者請餽公曰前巡撫方以死勤事今遽舉觴稱慶耶命餽燭二挺藕
數斤巡撫懼而止公眉稜聳峭朝列皆畏憚之其實虛懷樂善出於至誠詩文

蒼鬱勁厚得古意書法逼平原嘗與酣畫馬識者珍之如拱璧云同時以伉直忤和珅者有御史曹君錫寶謝君振定博山縣知縣武君億

曹君字鴻書號劍亭晚號容圃江蘇上海人也乾隆辛酉舉人考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丁巳舉進士選庶吉士憂歸十年散館改刑部主事選員外郎典河南鄉試擢郎中分校會試督山西學政乙未授山東糧道坐旗丁鬪毆事罷吏議改部員在四庫館行走議敘以司業用 特旨授陝西道御史疏劾和珅家人劉全衣服車馬房屋踰制先有某卿竊知其事飛書告和乃星夜毀其跡和答某書曰必有以厚報於是留京王大臣奉 旨勘查僭妄蹤跡竟不可得而君危甚馳赴熱河待詢時和珅當國已十餘年中外無一人敢投鼠者聞此舉皆咋舌一二有心人仰屋竊嘆而已亦未敢訟言君賢皆曰曹君禍且不測然

高宗竟不以罪君也部議鑄三秩 特旨改革職留任逾年轉掌陝西道巡視北城分校順天試壬子九月卒官年七十有四越七年 仁宗親政六

日和珅下獄尋 賜死某卿洊擢總憲矣即日罷斥 上於是追念曲突徙

薪之功惟君一人耳乃下詔曰當和珅勢燄薰灼時舉朝無一人敢糾劾者前御史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抄劉全家產竟至二十餘萬之多是錫寶所劾不虛宜加優獎以旌直言可追贈副都御史照加贈官階廕其子於是天下士聞之莫不吞聲心折呼聖明萬歲嘆天道久而必彰也二十一年入祀鄉賢祠

謝君振定字一之號癯泉湖南湘鄉人負經世才尚氣節能爲古文乾隆庚子進士由編修改御史戊申典江南鄉試巡視南漕入瓜儀糧艘阻風禱於神得濟疏建風神廟嗣是渡江風輒順京口人呼謝公風嘉慶元年巡視東城有乘違制車彪彪然絕道而馳者擒訊之則和珅妾弟也其人怙勢橫甚君痛杖之焚其車於通衢事聞有詔令指實則車已焚無左驗竟坐罷官自此直聲震天下四年和珅敗特旨以主事起用應詔陳言卽條上時務數事議論嶽嶽不苟同尋遷禮部員外郎典陝西鄉試出視通州坐糧廳勇於任事革陋規釐剔叢弊勞瘁卒官嘗慨古學衰歇見儕輩中有能古文者輒手寫之思欲網

羅當代文章都爲一集未就所自著曰知恥堂集

武君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父紹周雍正癸卯進士官郎中君舉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五十七年授山東博山知縣會和珅兼步軍統領聞妄人言反賊王倫實未死密遣番役四出蹤跡之於是副頭目杜成德曹君錫等攜徒衆持兵刃橫行數州縣莫敢誰何入博山境方飲博酣恣君聞卽捕之成德尤倔強出牌擲之堂瞋目厲聲曰吾曹奉提督府牌緝要犯汝何官也成德跪君詰曰牌令汝所在報有司協緝汝來三日不吾謁何也且牌役二人此外十一人爲誰卽擒而杖之民皆爲快而大吏大駭卽以杖提督差役劾奏副奏投和珅而番役例不當出京城和珅哂曰是暴吾差役之不謹而陰爲強項令地也還其奏使易於是以任性行杖劾奪君官博山民老弱數千人謁大府乞留我好官大府察其情悔之曰必還汝知縣姑散歸無譁乃挈君隨入覲將爲謀捐復阿文成公在朝堂昌言其屈而和珅實總吏部駁之事遂寢然和珅自是亦不使番役再出矣

仁宗皇帝在藩邸聞君名及親政置和珅於理詔各舉所知大

臣交薦君。敕吏部調取引見時嘉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旨也。而君先一月卒矣。君任博山及去官才七月而多惠政。勸民節儉。勸范泉書院親課士。訓以敦倫實學。革煤炭供餽里馬草豆。絕不以累民。邑有孝子節婦。必先榜其門。乃具狀請旌。附郭佛寺多女尼。除老弱廢疾外。悉遣嫁之。決辭無留獄。禱雨立沛。有干以賄金二千者。曰汝不聞雷聲乎。某矢禱久矣。既罷官。累主郡邑書院所至。以學行造士。所著有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金石跋授堂劄記。偃師金石遺文補錄讀史金石集目錢譜授經堂詩文集。凡數百卷。卒年五十有五。君深於經史。七經注疏三史及通鑑。皆能闇誦。酷嗜金石文字。性多哭。館朱學士筠家。值除夕。學士曰客中度歲。何以破岑寂。曰但求醉飽而已。乃餽彘肩二雞一鶩一蒙古酒一斗。他物稱是。皆盡之。問復何求。對曰哭乃失聲。大慟。比鄰驚問。學士則大笑。陽湖洪稚存黃仲則客輦下。貧不能歸。偕飲天橋酒樓。遇君招之入酒。半忽左右顧。哭聲大作。樓中客皆駭散去。其振奇類此。

百文敏公事略

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兩江總督百公以疾聞 上命乾清門侍衛率尙醫馳傳問視至日公薨 天子覽遺疏垂淚悼惜 賞還協辦大學士遣侍郎博啓圖偕公弟學士桂齡往治喪靈櫬入城遣 皇子卽家賜奠禮臣議優卹予祭葬諡文敏公之才猷事功見於 龍翰襄答者一則曰國家柱石當代名臣一則曰鍾上蘭之秀氣生申甫之良才煌煌乎彰信 國史榮矣備矣伊古儒臣所罕覩也公諱百齡字子頤號菊溪姓張氏居遼東先世從龍入關隸正黃旗漢軍父法良乾隆甲子舉人官陳州知府公生時大父夢偉丈夫持權衡入室覺而公生喜曰此子必大吾門幼穎異長益奮於學乾隆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四庫館提調丁酉分校順天試甫出闈 簡授山西學政還朝改御史丁父憂壬子補原官擢奉天府丞兼學政名不與聞列而膺是 命公之承異數自此始尋丁母憂嘉慶三年再補奉天丞己未調順天兼署府尹庚申授湖南按察使辛酉調浙江遷貴州布政使壬戌調雲南癸亥擢廣西巡撫以平反武緣民枉死獄 上嘉異之加太子少保 賜孔雀翎調廣東巡

撫緝獲洋盜四百餘名公撫粵多惠政而嚴禁班館重懲蠹役一節尤得民心及去任士民遮道留肩輿不得發至夜乘馬乃出城甲子擢湖廣總督楚多劇盜公下令悉力擒捕行以便宜江湖千里如枕席莅楚三月以撫粵時失察家人事落職按驗議遣戍伊犁 上悉察而原之 命來京効力史館丙寅命馳赴福建總理軍糧事竣 賞六品頂戴補汀漳龍道丁卯遷江蘇按察使擢山東布政使山東巡撫再擢兩廣總督自是 上知公益深信公益篤而倚畀亦日益殷矣粵洋久不靖巨寇張保挾衆數萬勢甚張公至奏撤沿海商船嚴禁消賊濟水諸弊籌饋餉練水師懲貪去懦每一檄下耳目震新又巡哨周嚴遇盜輒擊之沈海羣舫奪氣始有投誠意然懼誅未敢遽進揚言必制府親臨望見顏色乃降衷甲頓舟以待實藉爲嘗試地或謂公不宜以貴重身蹈不測公曰粵人苦盜久矣今乞降若不坦懷待之海氛何由息遂單舸出虎門從者十數人保率巨艦數百轟礮如雷煙燄蔽天日環公船作跪迓狀公危坐舟中屹然不爲動麾左右呼保駛近前曉以利害見者睚眦膽落詫爲天人皆

面縛旬命公立撫其衆許奏乞貸死旬日闕解散二萬餘人繳船四百餘艘礮械無算復令保招降烏石二以計誘至雷州斬之並斬爲從者百餘人釋其餘黨全海肅清 上愈嘉異之復太子少保 賜雙眼孔雀領 賞輕車都尉

公疏請添設水師提督駐虎門從之辛未再以疾告回京補刑部尙書 上

以部事繁改左都御史兼都統未月河決王家營授兩江總督 命一力治

河公之官京師也壯歲有子不育屢荷 垂廬是年九月 仁宗萬壽之辰

召見樞臣面奏公得子 上喜甚下 詔曰百齡年逾六旬望子甚切連

年任事有裨封疆故得上蒙 天祐老年生子朕甚爲欣悅可賜名扎拉芬公

奏謝 手詔優答有天賜麟兒語雖父子家人之誼不是過也壬申大工合龍

疊荷 殊獎受 賞賚並以漕艘渡黃端速 賞公子六品蔭生癸酉拜協辦

大學士管兩江總督公之治河也首治積年未疏之海口海口大暢乃求效於

河大要以謹守束清壩爲第一義撓令者必重創之盡瘁河干者五年黃流迄

無倒灌患卽感漲亦速消恬瀾偉功至今老兵猶言之泣下甲戌御史吳雲馬

履泰劾公任用朱爾廣額貪黷侵欺所舉劾多失當 上命松筠初彭齡往

按驗松公等奏所劾無實據 上曰百齡實屬有爲之臣朕非虛言所能搖

惑之主公聞之仰天搏頰嗚咽不能起立烏虜公之志良苦然明良一德之雅

可謂盛矣明年初公署江蘇巡撫劾公會受鹽場餽遺二萬 詔大學士托津

尙書景安往勘白其誣 上責初公妄奏 命嚴議公尋坐勘獄失入奪宮

銜及協辦大學士暫留江督任江省有莠民散逆詞惑衆偵刺久無蹤公憂甚

上亦切責公乙亥夏一日召機幹將吏三數人入密室給契箭一枝令曰

某已廉得逆犯主名可速往某處掩捕稽緩一時者斬疏脫一人者斬如公教

果獲方榮升等首從百五十人於巢縣械送轅門讞實抵極法無漏網者

上重嘉異之謂實能秉正祛邪厥功甚懋復太子少保 賞還雙眼花翎晉爵

三等男公子晉五品鑲生旋兼署安徽巡撫時御史石承藻劾襄陽知府王樹

勳係京城廣慧寺僧明心因犯禁遞解回籍諱罪混捐得 旨逮訊 諭詢公

曾與明心識面在湖北復令王樹勳占休咎是否知其卽係一人公奏止知樹

勳爲候補同知不意其卽係明心 上以事隔十餘年未必卽能辨識 命免議九月以病請開缺 上深憐而勉慰之以松公往代其事仍 命公在江省調理疾瘳仍回任迨 賜醫至公自度不起口授遺疏逾時薨年六十有九軍民巷哭不絕公少負文名復研貫史籍經濟閱深名益起時當軸頗欲延攬英賢以峻聲望公挺勁自異不屑隨人俛仰致浮沉冷局十餘年嘉慶初始敷歷重鎮勳望煒然 賞輕車都尉時尚未有子吳學士森寄詩云 天子知從無事日郎君貴在未生時公見之甚喜所自爲詩曰守意齋集

孫寄圃相國事略 蔣攸銛

公姓孫名玉庭字寄圃山東濟甯州人乾隆四十年進士由編修出爲監司游擢臬藩巡撫大邦遷兩江總督拜協辦大學士晉體仁閣大學士任總督如故道光四年河決高家堰被議除名公以廉介結 主知恪事 三朝歷敷中外五十餘年清操碩德爲天下望生平嚴重識大體鋤剔姦蠹撫綏遠人不邀旦夕不可必之功銷患未萌天下陰受其賜焉粵東負山襟海重洋出沒孕納

垢其人嗜利輕生椎種剽劫睚眦鬪讐號難治嘉慶閒洋盜充斥舟師無功公之爲巡撫也奏稱自古但有海防未聞海戰惟當嚴守口岸添駐弁兵禁淡水米糧以絕之而以米艇數十艘居中策應使賊進無所掠退無所資爲不擊自斃之策而督臣銳意主勦其言不行久之師老盜氛遂議招撫誘以賞賚百姓有爲民不如爲盜之謠公抗疏力陳其弊謂盜匪非真悔罪特爲貪利而來官吏意在貪功不惜重金爲市然罪貫姦萌陽避盜名陰攫盜寶及有司鉤捕則踔颿駛海而去科其劫殺之罪極刑不足蔽辜今則以賞爲刑以招爲弭廢法歛怨莫此爲尤夫勦撫兼行之計莫如堅壁清野斷接濟以絕其糧嚴口岸以防其突以主制客以逸待勞批亢擣虛馴致消耗如是則海道漸臻晏謐矣奏入 睿廟建之公精於治盜購諜鉤篡無不立獲嘗誅盜百七十有奇其楊阿鹽鄭阿訂關念棕各大盜並弋致之實諸法李崇王者陸豐甲子盜魁也爪牙森鈺勢張甚長吏畏其潰癰胸縮不敢問公嘗讞獄潮州密飭某鎮以舟師塞甲子港口截其入海之路別遣官率壯丁由陸路疾馳擒之部勒甫定碣石

鎮李漢升適至堅請與俱公不欲其行且云爾去必債事而勢不能禁距賊巢里許李鎮兵伍突鳴排鎗崇玉方飯大驚跳而逸比圍其廬僅獲賊之父母兄嫂子姪而已公據實入告有旨逮漢升人皆服公先見潮州俗獷悍毛髮之隙輒割刃其同姓者黨而報讐於是糾宗而鬪曰械鬪習爲常鄭馬兩姓鬪互殺百六十餘人有孫映輝者前山東金鄉令也讐已革生員林哲斃其姓二十三人林亦斃孫姓滅其二獄積五年不決公往鞠之梟馬姓二十餘人而奏褫映輝職餘按律抵罪遠近肅然 國家怙冒中外懷柔百族其最遠者爲暎咭喇近者爲安南暎咭喇在俄羅斯之東大西洋之北距中國數萬里乾隆間航海入貢安南在廣西太平府南自漢迄明始隸版圖繼淪異域然籲封修貢恪服素著自阮光平滅黎氏而有其國傳至光纘阮福映滅光纘而奪之嘉慶七年福映奉表稱本黎氏舊臣爲祖父復讐不敢無故稱兵且俘光纘所匿內地海盜莫觀扶等數十人械歸廣東而以光纘所受敕印獻諸 天朝籲請錫封時公巡撫廣西察其恭順以爲 國家於外夷不以其國之順逆爲衡而以

其順逆於我者爲准奏請納款得 旨允行明年福映請以南越名其國公以名嫌趙佗不祥駁之 睿廟謂福映恃功邀請心存叵測有海道邊關密飭防備之 諭而福映自以世居越裳申請至再固不知南越之爲嫌也公以謂嫌名不可蹈而邊隙不可開 國體不可不尊而遠人不可不輯遂奏福映初得富春卽遣使航海輸誠既有安南復遣使敏關請命懷畏德威足徵恭順使其不恭奚需名號不可以語言文字之末阻外夷歸化之心且百越之南本爲夷域彼先有越裳繼有安南請錫號越南於肇錫嘉名之中仍其舊域故土之義奏入得 旨俞允嘉慶二十年暎咭喇入貢其使不能行三跪九叩首禮廷議以其崛強遣之 睿廟不憚公適述職京師 召見垂問以公嘗撫粵悉夷情也公面奏乾隆五十八年暎夷貢方物使至京已不能效中國禮拜之儀其大班曰阿噶咭嘗於廣東巡撫署拜領 大皇帝賞物弓身俯伏臣親見之譯者曰俯伏者夷禮之免冠頓首也今貢使卽阿噶咭未有謹於彼而驕於此者 上問其國富強有諸公奏其富由中國彼以所有易茶葉轉鬻於附

近諸夷故富耳然一日無茶則病禁之則彼窮且蹙又安能強如其妄有干求當折以天朝之法度如其歸心恪順不必責以中國之儀文反覆開陳漏下四刻睿廟大悅優旨褒之當兩國之求封入貢也廟堂疑慮不釋封疆大吏稍有迎揣倖功之心邊釁兵端且立起公未發而預籌其收不敢鹵莽試鎮之以靜待之以誠全國體而綏荒服其計慮深長利豈廬在一時已哉道光初元樞臣議條州縣陋規算及舟車公謂非體力陳其不可上立悟而止優旨褒嘉許爲大臣其疏橐尤膾炙人口云公以乾隆甲午舉於鄉至道光十四年甲子一周而公罷退里居十年矣撫臣以重宴鹿鳴入告諭旨賞四品服是年冬十月薨春秋八十有三道光二十四年孫毓淮以一甲一名進士賜及第官至按察使世咸謂碩德之報同時有蔣襄平相國者後公九年成進士亦由大學士出爲兩江總督與公齊名

蔣公名攸銛字穎芳號礪堂遼東襄平人隸漢軍旗籍父韶年官知州生母徐氏禱於蘇郡五隲山生公於江蘇布政司理問署中幼穎特年十三爲諸生十

入舉順天鄉試出翁覃谿學士門劉文清公見其闈中試律詩擊節稱賞曰此子當爲太平宰相十九成進士選庶吉士時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也五十二年以編修充福建副考官逾年丁外艱五十七年典貴州鄉試明年分校會試又明年典陝西鄉試六十年典河南鄉試嘉慶元年督廣西學政丁內艱四年補御史六年授贛南道廣昌會匪聚衆爲亂公往治激勵士民擒首惡誅之餘黨解散逾年丁生母憂十年署惠潮嘉道明年擢江西按察使又明年擢雲南布政使十四年擢江蘇巡撫調浙江明年入覲預重華宮茶宴是年冬調河督公以不諳河務辭詔回浙江任十六年擢兩廣總督入覲賜戴花翎時暎咭喇有護貨兵船擅入內洋不敢驅逐公飭停貿易以懲之夷計絀乃遵約如舊制二十二年調四川總督川兵習尙驕縱公壹裁以法犯者必懲習遂革乃重修文翁石室遺址興學舍以造士成就者多二十四年公帶領川中土司大頭目十四人入都恭祝萬壽召見十一次親酌酒賜之賞賚有加禮道光二年內召爲刑部尙書賜紫禁城騎馬三年授直隸總督四年拜協辦

大學士明年公壽六十 賜御書宣勤篤祜額暨福壽字如意冠服文錦諸珍
六年典會試晉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傅八年授兩江總督公自館選至入
閣皆亨衢特進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十年坐鹽梟事左遷侍郎 召入都薨於
族次 帝深悼惜焉性聰強書牘皆過目不忘熟於左氏傳卿大夫氏族源
流分合能條舉無譌與人一面或曾接一言隔數十年記憶不爽僚吏驚以爲
神其爲政明而不苛清而不刻飭武備清吏源尤壹意以培植賢才扶持善類
爲念所薦達者多任封圻躋顯秩如唐公仲冕嚴公如煜劉公清趙公慎畛陶
公澍林公則徐其尤著者也著有繩樞齋詩集子蔚遠官至貴州巡撫

戴文端公事略

戴公衢亨字荷之一字蓮士曾祖某由江都遷江西之大庾遂爲大庾人父第
元由編修官太僕少卿公年十七舉本省鄉試尋應天津 召試 賜內閣中
書入直軍機處乾隆四十三年以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時年二十有四明年
典湖北鄉試有 旨仍直軍機處秋獮扈 蹕獲麋以獻 御製詩美之并

命和韻四十九年充江南副考官督山西學政繼丁內外艱服闋典試湖南督廣東學政累遷中允侍講左庶子侍讀學士嘉慶元年 仁宗皇帝嗣位凡

大典禮諸巨製悉出公一人公之受深知膺殊眷蓋於是始二年 賜三品卿銜隨軍機大臣學習轉少詹事遷內閣學士補禮部右侍郎轉戶部四年

高宗純皇帝賓天 朝廷黜陟誅賞之事甚殷公夙夜攀慕趨事益勤遂疾乞假假滿兼吏部左侍郎 賜紫禁城騎馬五年調戶部充經筵講官六年教習

庶吉士晉兵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十二月川楚教匪平加太子少保世襲雲騎尉八年調工部尚書十年調戶部總裁會試入直南書房十二年協辦大學

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掌院學士典順天鄉試十三年奉 命視南河 予假省墓并命視公叔均元病狀十四年 仁宗五旬萬壽加太子少師十五年授

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 御製詩 賜之有鳳閣隨雙彥鰲頭冠衆英之句十六年三月 上以綏懷西北屬國 幸五臺公扈從回 蹕公途次得疾

至正定疾甚 命先歸馳至圓明園 賜第遂不起年五十有七事聞 上

軫悼榮郡王綿憶奉 命奠醑 賞陀羅經被及俸金千五百兩治喪越五日
上親臨喪次奠爵三 贈太子太師 詔入祀京師賢良祠禮部遵行
諭祭禮內閣以易名請 賜諡曰文端 國初承前明舊制機務出納由內閣
軍事下議政王大臣雍正初西北陞用兵始設軍機處特簡重臣親臣爲軍機
大臣於是內閣之任轉輕故 本朝軍機大臣其重與魏晉六朝唐初之中書
令五代之樞密院等必大學士兼領軍機乃可謂之當國其專直殿閣者雖膺
大拜閒要固絕殊焉惟公由大魁秉政前後直樞廷三十年其床蓐之謨鴻謀
之論敷陳密勿者不可以一事計迨教匪戡定 仁宗皇帝以公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詔示天下及公薨復申繹之而公所造膝襄贊雖同直勳舊大僚
及公之親屬無有能知其說者用是知公以樞輔勸相 國家非淺近所能測
識也公性清通無聲色之好朝退四坐皆士大夫言人人殊公不置可否而
朝廷設施有見之數月數歲之後者其燕閒之論則以爲先代黨禍皆驟加摧
落有激而成若以事漸去之必無他變論度支主減費守常賦論治河主謹隄

防不改道而論三省教匪則以爲小醜跳梁無遠略當以忠勇將帥驅殄之勿使文臣支格其闕此卽公立朝大指也公屢典文衡讀殿試卷者二閱大考卷者二閱庶常散館卷者一皆矢慎矢公御史花杰嘗劾公徇庇蘆商查有圻及讀卷舞弊引洪瑩得大魁狀公具疏辯 詔以長蘆商欠一事係由鹽政綜覈查有圻係宦家與戴衢亨向有世誼並非不可聯姻之人至洪瑩原卷已查取進呈并召瑩入上書房默寫試策命皇次子監視朕親加披閱並無不符且瑩係朕親拔第一非由讀卷官所擬花杰任意污蔑應嚴加議處並將瑩原卷及默寫卷發交閱看以服其心杰尋自承冒昧而 上眷公乃益深四次考績皆優敘有持躬清正居心坦白之褒可謂明良一德者己子嘉端 欽賜舉人官知府而公叔父均元字可亭以乾隆乙未進士由編修後公十年官至東閣大學士坐事除名年九十六乃卒

金蘭畦尚書事略 戴簡恪公敦元

本朝刑部尚書用人最慎部中司官明慎者方總辦秋審其尚書多取歷總辦

並踐中外習故事者擢之而英山金公特以能稱職爲 上所倚公性精敏
自爲總辦時一部之事必關公及爲尙書益自力無所阿徇而天下讞獄者方
承 列祖覆育之後以寬厚爲福多稍稍減罪狀上之公以爲不可懸千里
推鞠苟引律當毋更議其直下刑部及法司會議者公必持律不得減比於是
部中多以公爲嚴於用法然歲斷獄大小以千百計自同官至羣執事無有能
執公所具改從輕比者烏虜可以觀公矣公名光悌字汝恭號蘭畦世爲安徽
英山人由舉人取內閣中書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宗人府主事遷刑部員外
郎再遷郎中五十三年俸滿截取知府仍留刑部明年京察一等記名復經刑
部奏留又明年刑部奏請以四五品京堂用 允之嘉慶六年授光祿少卿因
值覈辦秋審諸獄仍留刑部尋遷內閣侍讀學士山東按察使十年晉布政使
逾年授刑部左侍郎先後 命往山東魚臺直隸天津及承德府平泉州等處
勘獄均稱 旨十一年冬授江西巡撫奏江西積案繁多已設局清釐報聞尋
擢刑部尙書 賜紫禁城騎馬舊例監守自盜限內完贓者減等乾隆二十六

年改重不減等公主稿奏復舊例後阿克蘇錢局章京盜官錢計贓五百兩以
上主者引平人竊盜律當章京絞情實公曰盜官錢當擬斬監追不決絞情實
則決矣不得引竊盜律奏平之 仁宗覽奏曰官盜較私盜反薄耶公免冠

謝曰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徒意如是也烏虜此可以觀公矣公爲按察
布政巡撫皆如在刑部核名實別功過釐市井飭軍伍多以一人智斷行之蓋
公仕宦數十年計必達乎至微力必擢乎至巨持成格以繩崎嶇數變之情援
古義以削一切浮沈苟安之習自謂卑獨此心可奉 聖主故蘄然有以自

見如此性好士聞之如恐不見既見如恐不得當嘗一爲江西副考官廣東正
考官兩爲會試同考官得士爲盛多才望大僚而公言門下士必首及故編修
張惠言天下士皆以爲然公疾惡甚不能忍少時遊江南總督幕府有華士負
重名公語總督絕之曰名教外人不可使污階前地也在江西有兵官素瀾浪
而無跡可劾求見公公切齒投其刺於地終公任拒不見烏虜此可以觀公矣
公薨於嘉慶十七年十二月年六十有六 詔稱公練習法律治事精勤下所

司議卹 賜祭葬如例同朝有戴簡恪公者年輩略後於公亦由刑部屬官游歷大司寇最有名

簡恪公姓戴氏名敦元字金溪浙江開化人也年十五舉於鄉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越三年殿試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總辦秋審處游擢郎中出爲肇高廉道道光壬午由江西按察遷山西布政使踰年署湖南巡撫內召刑部侍郎擢刑部尙書壬辰充會試副考官甲午十一月薨於位年六十有七 贈太子太保 予諡簡恪其能舉其職與金公同而其性情志趣絕不相類蓋一則苦心致力以求之一則過目不遺一字物來順應吏自不能毫髮欺而其克持情法之平則一也公姿稟殊絕幼嘗過外家堂中有書八架一月盡讀之年十歲郡縣以神童舉試學使彭文勤公賞異之得名最早其一生綽然得自行其志者亦各有以先之也目短視觀書以紙磨鼻一磨則竟一紙遇案牘如讀書一日所見必盡而後已既盡則終身不忘每至一官所積牘覽一過他日吏偶誤或上下其手爲姦利公輒撻而正之老吏皆吐舌無敢欺者每奏對 上有

所咨詢公援引律例誦故牘汨汨千萬言。上亦絕重之生平簡而寡營凡人事居處若時當適來而適應之皆非所必爲者而居不廢職行無異趨有諾必踐蓋其恪也公之赴任高廉也以地方情形非素習寓蘇州之南濠凡數月地本大都會粵人習遷者往來如織公密訪其風土人情甚悉故事之官有程限或以踰限爲疑公笑曰得失有定分何汲汲爲在江西幕無賓客延屬吏之諳刑名者以自助不數月清積牘四千餘獄某縣令素與公習以獲盜當遷秩令甲獲死囚三名以上者許送部不及則否公定讞擬辟不及三人令忒然失望公婉喻之曰君子愛人以德戕人命遷己官非福也是乃所以愛君耳自江西遷擢入覲途中日以麪餅六枚供饗餼不解衣不下車五更趣夫起驅之行凡上官過境州縣例設供億具迎送禮公獨行數千里而輿夫館人莫知其爲新任藩使者抵京師始喚僕使令客至屏僕戶外煮茶瀉酒輒躬爲之山西藩署有陋例曰釐頭銀上下皆取資焉公曰官有養廉僕御官所養也何贏餘之有遂革之復居京師同僚非公不得見所治獄無縱無濫泣部事畢歸坐一室

家人爲設食飲暮則置燭對書坐倦而寢否則坐暗中倦亦寢雖飢甚不自言也假歸武林時大府譙之兩著屐往終飲羣官擁送鼓吹啓戟門呼公輿馬公笑索繳自執之揚揚出門去其任天而動多類此公餘手一編然罕爲詩文最喜天文律算書討論有年卒未嘗自立一說蓋其於讀書亦適然目之適然不志非必欲有事焉耳其遭遇適如其生質時至而自合自少至老不計得失亦竟無得失卒之日筭無餘衣困無餘粟庀其產不能百金其廉潔亦性成者非意於廉也不知有無之切於身也 上錫易名之典曰簡恪論者謂足概公生平云

董文恪公事略

董公諱教會字益甫江蘇上元人乾隆五十二年一甲三名進士 賜及第授編修由詞臣入直軍機處出爲藩臬性強毅不阿督撫皆敬憚之任川藩時俗尙華侈公力矯其弊務爲儉約每公宴誠不用優伶總督勒公以春酒召公至門已通刺矣聞音樂聲卽返去勒公爲之撤樂乃復至飲盡歡風尙爲一變嘉

慶十三年擢安徽巡撫時文敏公百齡方督兩廣以海盜方張銳意滅賊過皖
貽公詩有云嶺南一事君應羨殺賊歸來啖荔支及盜魁張保就撫公遺文敏
書曰昔蒙贈詩當改一字爲撫賊歸來也文敏默然逾年調撫陝西十七年調
廣東承文敏撫賊之後諸降人桀驁爲閭閻害公懲治甚力然不肯妄殺人廣
州有死囚遇赦減等改軍而逃獲之擬斬決公以加等律不應死按察使持之
一日公會公問按察使曰某囚可以不死君必欲死之何也對曰此廣州守所
擬也公誦元次山詩曰安民天子命符節我所持時總督蔣公攸銛在坐亦以
公言爲然囚竟得減死二十二年擢閩浙總督閩中錢糧疲甚民間多抗欠公
極力清釐福清武生林彌高慣訟包糧阻眾不納縣令捕之爲其黨所截奪官
役皆被創公檄福州守及參將往捕不獲公怒奏褫兩人冠服乃獲之彌高遺
書其黨使劫持合邑抗徵無一人敢納者巡撫史公致光患之公親鞠彌高得
其致書狀立縛出市曹斬之福清人大懼又昇彌高已死乃相率納糧且清積
欠一時強宗悍族皆易轍諸郡肅然奏入
上甚嘉焉漳泉二府多械鬪劫

掠案龍溪令姚瑩捕得渠魁五人訊其案皆數十起既承伏召其族長於庭詰之各具狀請罪乃皆杖斃之尸諸城門兇徒股票逃出境巡撫史公以不如制疑之公曰漳人苦鬪殺久矣兇很之徒歲嘗殺人數百如兒戲官軍莫可如何吏捕率不得正兇今姚令幸擒之若逐案傳質則係累必數百人非除暴安良本意且漳州距行省六百里卽申解按律治之兇民無由知儆姚令朝捕而夕誅之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自是悍俗爲少變海盜張保自文敏招撫後奏予守備官故嘗肆擾七郡戕二大將粵人恨次骨屢圖殺之會文敏去粵乃攜之入都改官閩中數遷至澎湖副將將擢總兵林文忠公則徐方爲御史疏論之乃止當是時閩洋復有盜公方治舟師姚瑩進曰張保有罪無功遷副將羣以爲過何不令其擊賊勝則收其功敗可治其罪卽爲盜殺亦不足惜也公深然之保自是奔波海上盜平而保亦死公之任蜀藩也峨眉獠夷不靖公率兵馳往時圖功者衆咸請進勦公曰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玉石不分概行殄滅非所以廣皇仁也堅不允廉得漢奸構衅激變者十一人夷匪首事者六

人捕誅之夷衆帖服及其撫陝西也激浦嚴如煜方爲漢中知府公重其賢優待之會歲歉嚴以督築城工出及歸已逾請賑期遂以元旦赴行省謁公願棄一官爲百姓請命伏地頓首不肯起公立許之爲破例陳請卒得 俞旨嚴在官得行其志者以公在也及公去代之者爲朱勳嚴遂十年不獲調然則公之扶持善類可知矣二十五年秋公在閩督任以疾乞休許之道光元年薨 優詔悼憫 賜祭葬如制諡文恪公在督撫中最有名量宏毅而識明果不徒以孜孜寡過稱嘗謂人不可作無益事不可爲無益語不可用無益錢又云刻於己爲儉儉於人爲刻人知儉與刻之分其於涉世也過半矣趙文恪嘗數爲名言書之日錄中

阮文達公事略

一代之興必有耆龐魁壘之臣若唐之燕許及崔文貞權文公李衛公以經術文章主持風會而其人又必聰明早達敷歷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羣材其力尤足提唱後學若儀徵相國真其人哉相國名元姓阮氏字伯

元號雲臺祖玉堂官湖南參將始占籍儀徵嘗從大帥征苗有降苗數千大帥將戮之以死請得免及公貴人以爲陰德所致云乾隆五十一年公年二十三舉鄉試入都與邵二雲王懷祖任子田三先生友作考工記車制圖解有江戴諸家所未及者五十四年成進士選庶常散館第一授編修逾年大考翰詹

高宗親擢第一超授少詹事 命直南書房修石渠寶笈 召對稱 旨

上諭樞臣曰不意朕入旬外又得一人晉詹事充石經校勘官五十八年督山東學政撰山左金石志得榻本千三百有奇修鄭司農祠墓明年調浙江學

政擢內閣學士嘉慶元年 禪授禮成進文冊 諭獎其典雅徵刻淮海英靈

集二年修經籍纂詁百十有六卷選兩浙輶軒錄得詩三千餘家注曾子十篇稿凡三易三年擢兵部侍郎轉禮部仍直南書房四年調戶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副朱文正公總裁會試得士最盛江都史致儼歛鮑桂星全椒吳鼎武進張惠言閩陳壽祺高郵王引之蕭山湯金釗德清許宗彥涿州盧坤歛程祖洛興康紹鏞元和陳鍾麟歸安姚文田上元朱桂楨嘉應宋湘其尤著也明年授浙

江巡撫時海盜蔡牽擾閩越疏請捐造大船巨礮并籌捕土盜翦艇匪之羽翼
璽書嘉獎勉以顯親揚名爲國宣力成一代偉人尋遣總兵岳璽等敗賊於
太平又奏獲杭紹等屬積盜數十先是錢塘江有小舟曰烏鴉船昏暮劫掠公
廉得姓名捕實諸法立緝匪章程七則檄沿海州縣力行保甲會艇匪竄浙奏
請以總兵李公長庚總統三鎮舟師乃親駐台州督勦獲安南僞侯倫貴利磔
之語在李忠毅公傳是年金處紹三郡災疏請賑卹有差蔡牽旋寇平陽定海
檄水陸鎮將擊走之增設育嬰堂經費銀歲四千兩六年立詒經精舍祀許叔
重鄭康成兩先生延王述庵孫淵如主講席選高材生讀書其中課以經史疑
義及小學天文地理算法許各搜討書傳條對不用局試糊名法刻其文尤雅
者曰詒經精舍集不十年上舍士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數東
南人才稱極盛焉又以浙東多古帝王名臣先賢陵墓繕冊疏報得 旨勤加
防護修葺撰兩浙防護錄七年浙西饑疏請蠲豁平糶立普濟堂於省會每年
冬賑粥四十日就食者日數千人八年立海甯安瀾書院建玉環廳學宮奏設

學額復奏立杭嘉等郡昭忠祠請以歷年勦海寇傷溺弁兵三百人入祀均從之六月入覲 召對者八 賜宴者三 垂問封公年齒甚悉 賞賚有加回任修海塘志九年疏請以李公長庚總統閩浙各鎮專勦蔡牽遂敗牽於定海會浙東水災疏請蠲緩平糶并率屬捐賑建白文公祠於西湖撰經邦及海運考兩浙金石志積古齋鍾鼎款識十年賑杭嘉湖三郡饑檄所屬多設粥廠分男女爲二出入進退皆有法病者藥之老疾者別爲廠婦女有廁篷全活數十萬人六月父憂歸里居成十三經校勘記二百四十三卷撰 皇清碑版錄編瀛舟書記重刻石鼓文置揚州府學十二年入都進四庫未收書六十種作提要上之得 旨獎覽補兵部侍郎 命赴河南勘獄再撫浙江先是公撫浙五年凡安南鳳尾水澳等幫海盜勦撫散除幾盡所餘者土盜張阿第等十餘艘耳自蔡牽得志於閩大掠臺灣李公長庚死事至是牽從安南回棹聚至五十艘而張阿第亦有船三十餘艘勢張甚乃親赴甯波督勦申嚴接濟賊糧之禁先後敗賊於沙鑊洋黑水洋落伽洋等處賊勢始漸蹙公復薦邱公良功爲浙

江提督又立專注蔡牽分船請攻之法於是邱公及福建提督王公得祿遂以十四年秋殲牽於温州之外洋矣坐失察學政劉鳳誥代辦監臨舞弊事奪官命以編修在文穎館行走十五年遷侍講兼國史館總纂創立儒林傳得百四十六人但述學行而不區分門逕又擬創文苑傳未就又集本朝天文律算諸家作疇人傳累晉少詹事內閣學士十七年往山西河南勘事遷工部侍郎八月授漕運總督立糧艘盤糧尺算法頒行各省十九年調撫江西時豫東邪教初平餘黨煽亂餘干匪目朱毛俚等假託明裔謀逆公率臬司馳往擒獲胡秉耀等十七名實諸法得旨嘉獎加太子少保賞戴孔雀翎尋獲崇義縣天地會匪鍾體剛進賢縣擔匪曾文彩龍南縣會匪鍾錦龍長甯縣會匪郭秀峯瀘溪縣會匪陶省二等各論如律民情乃安公在江西改建貢院號舍拓基修省城章江水閘校刻十三經注疏以惠士林二十一年調撫河南十一月遷湖廣總督奏建江陵范家隄沔陽龍王廟石閘以蘇水患明年調兩廣總督奏建大黃窖大卡山肇慶府各礮臺又奏建南海縣屬桑園圍石隄修廣東通

志二十四年秋入京祝嘏召對十一次 賜克食四十七次 恩賚有加
仁宗皇帝手酌玉杯 賜公同受 賜者惟江督孫公玉庭川督蔣公攸銛
而已二十五年立學海堂以經古學課士如在浙江時改建貢院號舍如在江
西時道光元年奏設卹嫠局修廣州城及城北鎮海樓建三水行臺書院刻江
蘇詩徵百八十三卷作者五千四百三十餘人尋刻 皇清經解爲書百八十
餘種爲卷千四百公在粵十年兼署廣東巡撫者六粵中水陸向多盜公飭屬
嚴拏前後數千計其賀連交界姑婆山素稱盜藪公調兵擣其巢患乃息西洋
貿易惟嘆咭喇國貨最多性尤狡黠嘉慶二十一年嘗遣使入貢未許成禮而
回逾年公洩粵疏請嚴禁鴉片首以嚴馭洋商夷商爲務遇事裁抑之夷船在
黃浦殺人公嚴飭洋商必得兇犯乃已商不能庇犯乃自刎死有擊死民婦者
亦予絞決抵罪道光二年冬嘆夷護貨兵船殺死民人二公飭洋商及管事大
班縛犯以獻大班委其責於兵頭卽飭傳諭兵頭獻犯詭稱夷民互有殺傷冀
相抵賴公持之力夷目等聲言將揚帆歸國停貿易公給印諭言願歸卽歸

天朝并不重爾等貨稅於是各船皆出海口然非其志也仍潛泊外洋以待日
久折閱多其兵船又先遠遁大班等乃稟求回岸貿易俟下次貨船抵粵時縛
犯來獻公復給印諭兵船不許復來其見在貨船暫許貿易續到者如不能縛
犯仍嚴拒不許入方事之殷商民官吏皆惶惶或言關稅將自此大絀且慮激
變爲 朝廷憂公曰 國體爲大稅數爲輕且索兇理長不可爲所欺脅力持
二三月夷目始有乞回貿易之稟自是兵船亦不敢復來公調任兵船卽踵至
海疆乃自此多故矣六年夏調雲貴滇省鹽政久抗弊歲絀課十餘萬公首劾
蠹吏力杜井竈走私弊七年奏銷溢額萬六千兩明年又數倍之乃疏請酌留
溢額銀兩備邊費從之騰越極邊有野人一種茹毛穴處時入內地劫掠爲邊
患而保山等處別一種邊夷曰獯獯本土司所轄也以墾田射獵爲生精於桑
弩毒矢野人畏之公乃籌邊費萬金招獯獯三百餘戶駐騰越邊界給地屯種
以禦野人會訛言總督將帥兵親討於是南甸隴川等土司帶領二十餘寨野
人來乞降並獻木刻設誓八年十二月入覲 召對十次 賜紫禁城騎馬及

御書春帖子尋 召入乾清宮 面賜福壽字賞賚無數十二年遷協辦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十三年二月 陛見時年七十矣 賜御書福壽字亮功錫粘扁額及尙方珍物爲公壽尋 命充會試副總裁四月回任公督滇黔十載值車里土司刀繩武與其叔刀太康鬪因而脅官求助其時漢夷流言皆謂當助姪滅叔公不爲動檄鎮道等擊敗繩武另擇人承襲亦不追殺要功其後越南保樂州土官農文雲謀判其國聚衆戕官經校兵捕追公飭沿邊嚴防毋令一夷竄入亦不得生事貪功妄殺 手詔嘉之其鎮靜得大體多類此十五年拜體仁閣大學士管兵部事充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兼署左都御史宣宗兩次謁 陵均 命留京辦事十八年以足疾請告疏再上 優詔許致仕仍食半俸瀕行加太子太保公歸里後築別墅於湖莊曰南萬柳堂蓋以別於馮文毅之都城別業也二十三年公壽八十復拜 御書扁額楹聯福壽字及尙方珍幣之 賜二十六年丙午以重赴鹿鳴宴加大傅銜食全俸公疏謝手敕報曰願卿福壽日增以待三赴鹿鳴之感事也考本朝大臣生前加太

傳者自金文通洪文襄范文肅鄂文端曹文正長文襄外得公而七公以後惟
潘文恭世恩而已餘皆贈自身後者也二十九年十月薨年八十有六優旨
悼卹賜祭葬予諡文達所著書曰羣經室集先後刊行海內各宿著述如
錢辛楣三統術衍地球圖說謝東墅食物百詠張皋文虞氏易儀禮圖汪容甫
述學錢漑亭述古錄劉端臨遺書凌仲子禮經釋例焦里堂雕菰樓集鍾啟崖
考古錄孔翼軒儀鄭堂集胡西琴詩集張解元貴吏部詩集僧誦茗蔗查集李
四香算書凡數十家子常生官清河道前卒福平涼府知府祜舉人官知府繼
配孔氏工詩著有唐宋舊經樓稿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一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二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福文襄公事略

公諱福康安字瑤林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恆子也
乾隆三十二年授三等侍衛洊擢至一等 命御前行走三十六年授戶部侍郎兼副都統三十七年大兵征金川 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伸額爲副將軍公爲領隊大臣明年六月木果木大營失事 詔以阿公爲定西將軍分道再舉三十九年會同領隊大臣海蘭察克山礮數十殲賊數百遂乘勝克博羅瓦山進攻得克斯東寨夜有賊數百人乘霧犯官兵營公赴援擊敗之賊雨中於山坡上立兩礮公夜率兵八百立毀之尋克色湖普山破堅礮數十殲賊數百復與海公盡破山南礮卡賊數夜出侵大營礮臺公屢敗之又率兵裹糧夜踰溝攀崖上從山罅入取當噶海寨及其大礮木城石卡四十年三月攻克

得楞山焚堅寨數百授內大臣五月克榮噶爾博山進至第七峯 賞嘉勇巴圖魯號益力戰盡拔木城礮卡凡五十下壓勒烏圍賊巢八月既望夜半自西北攻入破其寨據之遂克勒烏圍九月公領第一隊進攻噶拉依繞道前進克大礮木城各二十遂盡得科布曲寨四十一年正月奪礮三大石卡二移礮擊其寨二月逆酋索諾木就縛金川平封三等嘉勇男班師 上幸良鄉行郊勞禮 賜御用鞍轡馬一旋 御紫光閣飲至 賞緞十二端白金五百兩 詔圖形閣中 上親製贊轉戶部左侍郎遷都統 賜戴雙眼花翎紫禁城騎馬四十二年授吉林將軍調盛京將軍四十五年授雲貴總督明年南掌國貢象四復言被交趾等國劫掠無禦敵器以餘象一求予巨礮公檄諭以 國家法制有定不容妄求還其象不予之礮 上躋之尋調四川總督又明年奏蜀中啞匪已戢條上善後事宜擢 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四十八年署工部尚書 命往廣東查勘鹽商捐備貢物事四十九年擢兵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會甘肅逆回田五等滋事 命以欽差大臣馳驛往五月授參贊大臣

同將軍阿桂等會勦由閒道趨賊巢立卡進逼賊思撲卡竄公及參贊海蘭察親往督戰殲賊數千遂破石峯堡生擒賊首張文慶等晉封嘉勇侯五十年疏言回民習武者多習文應試者少當以詩書化其桀驁之氣請於循化廳設學校以資訓迪 上嘉之七月轉戶部尚書五十一年轉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奏修甯夏各渠以興水利五十二年臺灣逆賊林爽文圍嘉義縣 詔以公爲將軍偕參贊大臣海蘭察往勦進兵援嘉義賊於竹圍中突出抵禦公令屹立勿動親率巴圖魯侍衛衝入賊中敗之連克十餘莊會日暮雨大至戰益厲立解縣圍追賊至大牌竹決溪水渡兵悉焚賊寮餘匪殲焉捷聞封一等嘉勇公 賜寶石頂四團龍服十二月督兵勦北路進攻大理棧賊巢殲賊目數十首逆逃入番社未獲擒其孥五十二年正月令巴圖魯侍衛十數人屯練兵數百易裝入緝生擒爽文檻送京師二月追執兇渠莊大田以獻餘黨悉定臺灣平初福州將軍恆瑞擁兵不救嘉義 上命公劾之公袒恆瑞奏不以責諭責其庇護且曰此等伎倆豈能於朕前嘗試耶 命傳旨嚴飭至是 上

念公功 親解佩囊賜之 賜金黃帶紫纒金黃辮珊瑚朝珠又 命於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各建生祠再圖形紫光閣 上製贊如初公條上善後十六事其要在習戎事除奸民清吏治肅郵政 俞旨允行調閩浙總督五十四年調兩廣時安南阮光平糾衆滋擾公念俟奉 旨始起程恐緩不及事遂親赴漳泉閱兵俟再得警信卽兼程赴粵西有 詔嘉獎謂不出朕之所料又稱公秉性公忠視國事如家事不愧休戚相關實心任事之大臣尋奏阮光平恭順輸誠不必用兵 上允所請會御史和琳劾奏湖北臬司李天培私令糧艘分運材木訊得公寄銀索購狀 詔革職留任罰公俸三年五十五年率安南國王阮光平朝京師其返也 命仍隨公行五十六年奏獲水陸劇盜五十餘人先後抵法十一月廓爾喀賊匪竄後藏 詔以公爲將軍偕參贊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往征之免所罰公俸明年三月抵後藏時諸路兵未集先率所部進值雨夜分六隊徑趨擦木黎明潛登山奪賊前壘賊守後壘不出官兵毀垣入短兵接殲賊目三賊衆二百生擒十餘人乘勝抵噶爾甲山梁山下有紅旗

賊來援我兵設伏留一路誘賊出進至山半橫截賊隊奪其旗殲賊幾盡進攻濟隴爲賊要塞大礮據險立各礮卡互相掎角乃分兵先翦其旁寨併力攻中堅縛大木爲梯令屯兵蟻附登礮毀石壘自丑至亥克其寨斬級六百生擒二百奏入 御製誌喜詩書筵以 賜及 御用佩囊六月大兵趨旺堆有大石卡二賊撤橋自阻密遣兵東越峨緣山從上流潛渡轉出賊卡前殲賊數十奪其卡賊敗竄多墜河中死進至密哩山頂徑益仄日越大山數重采入七十里不見賊西南橫亘一河旺堆在河北賊築卡扼河以距乃潛從上游縛木渡分三路進攻出賊不意遂大潰追戮無遺由噶多進勦分兩路奮擊破其木城夾攻之克大小賊寨十一賊營三石礮四木城五十卡二十戮賊目七賊黨四百有奇駐營雍雅山賊乞降不許八月進噶勒拉山三路並捷奪橋過直攻甲爾古拉集寨賊八千來援督兵力戰敗之凡接戰兩晝夜越大山二克木城四石卡十一戮賊目十三殲賊六百生擒十七賊酋懼再乞降 詔許班師方公之未受降也 詔以此次用兵艱險爲從來所未有晉公大學士加封忠銳嘉勇

公會十五功臣圖象成 上復親爲製贊時大學士阿文成以未臨行陣奏讓公爲首功焉尋 賞一等輕車都尉復授領侍衛內大臣 命照王公親軍校例給六品藍翎三缺 賞其僕從五十八年條上西藏善後事宜十八則均議行八月調四川總督是歲金川土司年班入覲 詔命公領之五十九年命按吉林將軍恆秀罪坐瞻徇親戚受嚴飭七月調督雲貴賞 御用黑狐裘六十年春黔苗石柳鄧圍正大營嗅腦營松桃廳三城楚苗石三保圍永綏廳逆渠吳半生附之有 旨命督師進勦未弔月立解三圍 賞戴三眼花翎會川督和琳兵至合力進攻焚賊寨四十石柳鄧遁入石三保黃瓜寨中扼河以拒大兵結筏潛渡縱民牧牛而伏兵以待賊渡河掠牛伏起奪船以渡上下游同濟破木城賊棄寨遁先一日令總兵花連布援永綏至是復會勦永綏圍解賊聚蘭草坪西北崖板寨中佯於東南山凹樹旗示我兵出入路因其計攻之設伏對山於石閣藏礮焉仍督兵自凹入賊悉衆來拒伏兵望見俟其過飛礮擊之賊驚潰棄木城遁我兵進駐山梁分五路冒風雨進勦遂據黃瓜山大梁

俯臨其寨乘夜克之焚燬大寨五十有六擒賊百餘殲斃無算謀報吳半生踞
菹麻寨兩石逆遁鴉西鴨保等寨遂先攻菹麻縱火燔木城有潛匿巖洞者薰
之悉焦燬苗寨四十吳半生遁往西梁糾苗衆二十餘寨來拒石三保援之
乃分兵攻雷公山阻其援兵大軍擊西梁上中下三寨破之雷公山亦告捷賊
奔花苗寨中五月分五路進勦克苗寨六十木城四石卡三十五進至大烏草
河阻水乃盡洗沿河諸寨四月公調浙閩六月克竹山砌大梁再敗賊於雷公
灘遂奪石隋營七月我兵夜列炬岸上示欲渡河賊力拒密從數里外作橋以
濟繞出賊後火其寨賊驚竄來奪橋敗之遂督兵越險進克馬蝗沖等大小寨
五十抵狗腦坡山益險兵皆附藤葛行冒矢石直據山巔憑高下壓破其寨首
逆遁占丈坪五路並進殲賊千會風雨暴至賊宵遁八月克蝦蟆崗烏龍岩奪
賊卡六降七十餘寨 詔晉封貝子銜仍帶四字佳號照宗室貝子例給護衛
俾異姓盡臣得邀殊錫以彰國家世臣之福九月克巖碧山焚寨二十進攻摩
手寨乘積霧由僻徑繞出山後賊大潰遂從長坪搜勦得苗寨四十時吳半生

從鴨保至高多寨官兵圍蹙之半生降 詔賞公子德麟副都統銜授 御前侍衛十月抵鴨保賊巢其右曰天星寨爲賊中奇險處官軍夜發值雪後朔風懷冽從陰晦中覓道攻木城焚其窩棚得木城七石卡五克垂藤臥盤諸寨平隴賊目吳八月就擒十一月攻大小天星寨克之十二月克爆木營議由平隴復乾州賊力拒騾馬崗諸險乃於高斗山駐營作進攻勢潛出閒道奪賊後卡并斷其歸路遂取騾馬崗焚寨三百嘉慶元年正月大兵抵壁多山連敗賊奪石卡三賊悉銳來襲我後敗之四月克結石崗石城焚大小寨七十進攻火麻營石城張兩翼以進三面攻之賊潰抵廖家衝奪山巔石卡一羣苗來爭數進數卻之且築壘斷其隘賊大潰奪山梁七 詔晉公父文忠公貝子爵以光泉壤五月公染瘴患洩瀉猶督師前進夜有大星隕於營西北光芒有聲越數日薨 詔晉封郡王銜賞庫銀萬兩治喪并賞陀羅經被仍於家廟旁特建專祠以時致祭其父傅恆追贈郡王銜子德麟襲貝勒俟入城治喪朕親往賜奠御製詩哭之 詔入祀賢良昭忠二祠配饗 太廟謚文襄 賜祭葬如典

特旨德麟承襲貝勒後其子襲貝子孫襲鎮國公罔替公用兵如神平生未嘗挫衄征衛藏時有隘道幾一里賊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三十里公調軍伏隘東西而以全軍分五軍攻隘迭退迭進戰一日蓋數十勝負公在中軍前軍軍報沓至不爲動及二更前軍大敗退不止賊逐前軍出隘南忽礮聲大震火炬照耀如白晝東西伏軍皆起賊驚退相蹂躪我軍蹙之入隘公急上馬萬騎齊足頃刻至隘口前軍伏軍已過隘聞貝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遂夷賊屯追奔五十里援嘉義時壯勇公海蘭察前行公督師繼進夜大雨天黑如覆盤遇土山駐軍山頂公中坐隨軍官圍公坐外親軍外正軍皆圍坐賊游兵近山踐泥瀟過火炬千萬賊自炬中上窺山黝黑無所見疑有軍發銃礮擊之公令曰無出聲無動久之賊過盡雨霽天益明壯勇公已入嘉義城捷使至軍始起行無一傷視銃礮子歷落入山腹也公生而威貴在軍犒賞動盈十萬皆取諸公帑身後屢詔斥其浮濫命嚴禁德麟扶柩歸地方吏致賻金四萬餘兩詔罰令倍繳以示懲公之解嘉義圍也總兵柴大紀出迎自以參贊

伯爵不執彙鞬之儀公遽劾其前後奏報不實 上曰柴大紀死守孤城逾半載非得兵民死力豈能不陷若謂詭譎取巧則當時何不遵旨出城其言糧盡原所以速外援若不危急其詞豈不益緩援兵大紀屢蒙褒獎或稍涉自滿於福康安前禮節不謹致爲所憎遂直揭其短殊非大臣休容之度已而侍郎德成總督李侍堯所奏皆如將軍指大紀卒逮問坐法死論者多以此警公云

松文清公事略

公諱松筠字湘浦姓瑪拉特氏蒙古正藍旗人乾隆四十一年由筆帖式充軍機章京晉戶部銀庫員外郎蒙古司員例不司銀庫異數也四十八年超擢內閣學士兼副都統 賞戴花翎明年 賞穿黃馬褂 命赴吉林查辦濩務又明年 命往庫倫查辦俄羅斯事務五十一年授戶部右侍郎仍留庫倫辦事五十五年有術勒干卡倫巡兵爲俄羅斯打牲人所害公檄緝各犯先治罪而後奏 詔切責之 命奪職以四品服仍留庫倫効力明年授工部左侍郎兼副都統尋調戶部五十八年授御前侍衛內務府大臣軍機大臣充 國史館

副總裁崇文門副監督時暎咭喇入貢請於天津甯波海口貿易並求給附近珠山小海島及廣東附城地方各一處居商存貨 上既嚴諭指駁復慮其沿途生事 特命公護行凡所要求皆嚴詞拒絕途中安謐 詔嘉其得體五十九年署吉林將軍 命查湖北荊州稅務道出河南衛輝值水災公躬率牧令發倉粟以賑 上嘉其實心任事尋升工部尚書兼都統充駐藏大臣嘉慶四年 召授戶部尚書尋授陝甘總督加太子太保初公之駐藏也達賴喇嘛濟龍呼圖克圖等忽報西南邊界有廓爾喀兵至公訪知廓爾喀係向定結邊外等部帶兵索欠並無他故恐唐古忒番民疑懼遂親往拊循並借川省藩庫銀五千兩籌議撫恤窮番修建寨卡等事至是請扣陝督廉俸解歸四川時川陝楚三省教匪竊發黃號逆匪張漢潮與藍白兩號匪黨由楚竄入陝甘公疏陳勦匪事宜 諭嘉其留心軍務忠悃可風陝西自嘉慶元年軍興以來撥餉金千一百萬兩至是續撥百五十萬 詔公駐漢中督辦糧餉公請移西安軍需局於漢中清查舊款另立新規按旬開摺呈覈每月彙奏咨部 璽書嘉

予又奏陣亡勇目張奎樊雄秀請照把總外委例議卹其陣亡鄉勇併造冊咨部 上是之並著爲例鄉勇之得 賜卹自公始也先是有 詔命訪查領兵各員優劣公密疏言副都統明亮素號知兵所言似合機宜究無實效將軍恆瑞前在湖北戰績稱最後勦藍白兩號賊亦有功惟年近六旬精力大減提督慶成身先士卒然中無主見領隊則可出謀發慮非所長署陝撫永保無謀無勇惟知利己過則歸人惟額勒登保英勇出羣其次則德楞泰能辦賊者止此二人 上嘉其評論得當其後額德二公卒成大功云初明亮劾永保擁兵不進致張逆脫逃 上命公查訊尋坐專擅被嚴飭奪宮保銜 御前侍衛及花翎五年春授伊犁將軍尋署湖廣總督馳往湖北勦賊閏月入覲請弛私鹽私鑄禁 諭斥其迂謬請授副都統銜充伊犁領隊大臣仍戴孔雀翎七月復授伊犁將軍先是乾隆二十九年 詔以伊犁田土肥潤下所司查明地畝給滿兵屯種迨五十年及五十五年復歷奉 諭旨令籌畫耕種當事均以灌溉乏水爲辭八年公疏言近水可耕之田甚多已由惠遠惠甯兩城酌派閒

散試種歲大有秋因於惠遠城東伊犁河北岸開大渠迤邐數十里又於城西北草湖中得泉源疏引支流其地卽分給惠遠城八旗耕種至惠甯城八旗所耕本係裁撤綠營屯地原有渠泉足資灌溉惟種地必資牛力請於官廠中賞借得 旨嘉允九月有伊犁民郝鏡犯故殺自行投首公訊明後卽置之法

上責其辦理過當尋奏伊犁屯種有效惠遠城得地八萬畝惠甯城得地四萬畝請按名給地各令自耕自食永爲世業 上命公妥協辦理務使兵農

不至偏廢十二年復加太子少保並頒賜 御製明慎用刑說明年奏報惠甯城東時出水泉蕩漾請於城東挑大渠引灌田畝十四年搭爾巴哈臺有遣戍蒲大芳等三十餘人聚謀不軌公密遣人帶兵往以查金廠爲名悉數擒戮

上嘉其妥速又以戍兵馬友元王文隴等百六十九人皆與逆謀盡邀殺之

上責其苛刻下部嚴議且曰此百餘人者若調至伊犁訊明正法原非過當乃忽於半途截殺成何政體遂以頭等待衛充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六月復授陝甘總督尋 賜一品服十二月調督兩江南河自上年馬港口陷後黃水

倒漾河水淤墊爲患十五年公偕河督吳璫查勘舊海口請修復舊河使全防仍歸故道得 旨允行會醫生王勳獻疏沙器具圖以堅木爲架架鑲鐵齒以巨絙繫船尾能刷淤沙使河流通暢公做造四十架親乘舟疏濬果著效得 旨嘉獎公又以比年河北淤淺糧運遲遲請造撥船千艘停泊禦黃壩外備撥運並以江廣漕船笨重請改小以利遄行均從之是歲漕艘渡黃及回空皆迅速再下部議敘公之赴兩江也疏請引沁入衛以濟漕運復疏陳黃河受病之由且密陳吳璫徐端辦理工程有虛捏開報情弊自求調任總河以便查覈又疏薦蔣攸銛孫玉庭堪勝此任 諭曰河工敝壞已極人人視爲畏途松筠不但不推諉轉銳意自任具見公忠爲國朕甚嘉焉但河務非其所長其令蔣攸銛補授河督與松筠實力講求相助爲理尋 命兼署南河總督十六年春疏報馬港口合龍河復故道並請於南北新隄兩岸各設同知守備等官下部議行未幾調兩廣總督疏言立法之嚴尤貴行法之速粵東治土匪因部覆稽遲有庾弊獄中倖逃顯戮者未能觸目警心請嗣後有夥衆四十人以上或不及

四十人而有奪犯毆官各情者俱先行正法梟示從之六月拜協辦大學士並
丙大臣仍留廣督任八月疏請改雷瓊鎮陸路總兵爲水師總兵復嘉應府爲
直隸州復南雄州爲府均下部議行是月授吏部尙書 賜紫禁城騎馬充
國史館總裁 上以京城八旗生齒日繁不敷養贍疊 諭吉林將軍於吉
林等處籌度閒散地畝酌量移居至是 命公往盛京會勘 陵工並籌辦移
駐宗室房地各事宜公奏言西廠大凌河東岸有可耕之地三千頃可移駐二
千餘戶東廠周數百里地多積水其水皆自北山柳條邊來若自邊牆相地開
河使入川歸海則可涸出沃壤又東柳河溝一帶亦多積水若自北山東橫開
大渠東水入川歸海亦可得沃壤數千頃又奏續勘彰武臺邊門外迤西牧廠
閒地東西寬三四十里南北長六七十里足可移駐 詔盛京將軍於西廠地
方卽行試墾九月 命仍充軍機大臣偕侍郎初彭齡往江南查勘總督百齡
與河督陳鳳翔互訐事 上嘉其毫不瞻徇 賞貂裘十八年授 御前大

臣六月 命以協辦大學士兼任伊犁將軍九月拜東閣大學士十一月以平

定滑縣逆匪加太子太保明年八月授武英殿大學士二十年以審辦逆回仔
牙墩獄未候 命下將首逆均實重辟 嚴旨切責奪宮保銜仍革職留任又
明年五月 召還充 御前大臣先是伊犁惠遠城旗屯公田與關里沁回田
均藉東山關里沁泉水灌溉上年阿奇木霍什納札特等稟請開渠引霍什河
水繞灌關里沁回田以關里沁泉水專灌惠遠城旗屯公田公覈實允行至是
以得水豐餘兩有裨益奏七月管吏部理藩院事務授都統充崇文門監督
賞穿黃馬褂復太子太保十月署兩江總督二十二年回京坐言事忤 旨奪
大學士銜以二品服授察哈爾都統仍革職留任二十三年署綏遠城將軍時
公子吏部侍郎熙昌奉使湖南道卒 上憫公年老喪子 召回京賞還一
品服並花翎復 賜紫禁城騎馬晉禮部尚書明年調兵部授 御前大臣領
侍衛內大臣九月授 盛京將軍又明年以兵部遺失行印查係公任尚書時
事降山海關副監督復降公中佐領又以審擬失當再降本旗驍騎校八月
宣宗御極擢副都御史十月授左都御史十一月授熱河都統進所纂新疆

識略十二卷 賜序刊行道光元年授兵部尚書調吏部兼都統復充崇文門
監督軍機大臣仍 賞花翎 賜紫禁城騎馬二年署直隸總督奏請整頓直
隸各屬書院 上是之尋坐刪改理藩院奏牘奪職遣戍得 旨以員外郎
在上書房行走未幾授光祿卿晉左都御史三年授吉林將軍四年署兵部尚
書兼都統復 賜紫禁城騎馬尋署烏里雅蘇臺將軍十月伊犁將軍慶祥奏
俄羅斯在哈薩克遊牧地方蓋屋種地請 勅理藩院檄詢 上以詢公公
奏哈薩克素稱強悍或會侵占俄羅斯地今從索還不能不予而以無據之詞
懇將軍奏請實未可定若理藩院行文查問俄羅斯直以索還侵占爲言轉難
查辦從前哈薩克襲封汗爵俄羅斯卽有哈薩克早經投順彼國之語溯查乾
隆三十五年土爾扈特明背俄羅斯前來投順後俄羅斯行文索討經 高
宗諭旨斥駁今以無甚關要之事行文令其遵奉倘彼以土爾扈特爲言或以
哈薩克投順彼國爲詞徒生枝節有傷體制查哈薩克遊牧地與俄羅斯毗連
之處理藩院并無圖志惟當曉諭哈薩克以 天朝定例外藩之地無圖志

者例不辦理 上嘉其熟悉邊情飭慶祥詳酌辦理六年署兵部尚書授禮部尚書偕侍郎王鼎赴山西按事途次聞喀什噶爾軍報疏陳熟悉新疆情形自請前往宣撫 溫旨嘉勉未允行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八年署熱河都統授閱兵大臣九年署吏兵二部尚書復署直隸總督六月調兵部尚書十一年二月公八十生辰 賜耆齡錫祜額 御書福壽字各一幷文綺服物有差十月授內大臣十一月 命以三品服休致十二年浩罕伯克邁瑪底里遣使進表公前曾奏及浩罕通商邊境即可綏靖 上思其言 賞還一品服署副都統七月達爾漢茂明安土默特三旗爭地 命往歸化城查辦稱 旨尋授理藩院侍郎十三年調工部左侍郎授都統及閱兵大臣充左翼監督十四年命以都統銜休致十五年五月薨年八十有二遺疏入 諭曰松筠歷練老成清勤正直歷事 三朝恪恭匪懈可晉太子太保銜照尚書例賜卹尋 賜祭葬 予謚文清入祀伊犁名宦祠公坦率無城府厭苛禮之官常不挈眷屬卽至亦居以別院局其門每旦入院禮佛坐堂中與夫人啜茗閑話而已自伊

犁將軍入長吏部單騎雜喇嘛中抵圓明園家人戚友出迎於近郊不知其已至也次日入覲 命講大學首章謂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赴吏部任日晡歸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此爲誰旣而曰汝今亦老矣其按事江南也引 對畢卽襪被行不回私宅隨帶司員請少留乃入友人家小住二日嘗侵晨訪友主人未及起公直入臥內主人驚公按令弗起坐榻旁縱談索酒痛飲逾兩時乃出過清江浦與河督費文恪公飲兩公皆洪量舉無算爵且召副將某陪末座飲達旦副將不敢辭次日阻風再會飲復召副將則前夕已奄逝矣嘉慶二十五年八月 睿廟梓宮自熱河回京 宣宗步送羣臣伏地哭者不下數千人行甫半 宣宗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衆驚察之則公也時公謫驍騎校而 宣廟當哀痛迫切之際獨於千萬衆中物色見之非夙重公名不及此翼日而副御史之 命下公喜爲擘窠書尤好作大虎字在西域嘗手刃叛回數百人其嫉惡爲尤嚴云

李忠毅公事略

嘉慶十有二年十二月壬辰浙江提督李公勦海盜蔡牽中礮薨於廣東潮州之黑水洋事聞 上震悼哭之廷臣亦哭 詔曰朕於李長庚素未識面因其宣力海洋忠勤勇幹身先士卒銳意擒渠疊經降旨褒嘉原擬俟捷音到時封授伯爵不意功屆垂成臨陣捐軀覽奏心搖手顫爲之墮淚李長庚可追封三等壯烈伯賞銀千兩治喪並於原籍建祠春秋祭祀靈柩抵家著巡撫張師誠代朕賜奠尋 賜全祭葬仍加 賞銀四百兩 予諡忠毅 命公舊部王得祿邱良功嗣其任勉以同心敵愾爲李長庚復讐又 勅督臣用所獲蔡牽義子蔡二來祭公墓次十四年八月浙江提督王得祿福建提督邱良功殲蔡牽於温州之黑水洋 詔封得祿二等子良功二等男於是閩浙洋匪悉平公字超人號西巖福建同安人性至孝母余太夫人疾衣不解帶凡四月讀書習騎射乾隆三十六年武進士由藍翎侍衛補浙江衢州都司遷游擊參將至樂清副將林爽文亂臺灣調入閩護海壇鎮總兵捕湄洲賊數十人散其黨會鄰海有民船被盜誤指海壇坐奪職公罄家財募精勇擒盜首林權等數

十人又擊盜陳營於大岞盜善火器公迴舟據上風以長竿繫月鏢斷其帆燎鬚眉皆被燎躍入盜船斬以歸又獲戕參將張殿魁之林明灼陳禮禮等以游擊起用五十五年署銅山參將父憂去官五十九年補海壇游擊時閩浙洋匪北接山東西通兩粵三面數千里皆盜出沒其內地曰洋匪蔡牽最大朱濱次之外地曰夷匪多中國奸民挾安南人爲之鳳尾最大水澳次之一艇載數百人洋匪曰匪艇夷匪曰夷艇夷匪至輒數十艇蔡牽百數十艇朱濱亦數十艇其大較也六十年夷艇入福建之三澎公以小船八迎擊之計衆寡不敵乃以八船首尾緝爲一賊東來則以東一舟應之以次至八西來亦如之賊敗去嘉慶二年遷澎湖副將浙江定海鎮總兵 純皇帝召見獎諭有加三年擊洋匪於衢港於普陀又擊之於潭頭皆敗之明年鳳尾引夷匪自閩入浙公追擊至温州沈其一艇守備許松年等困於賊公返舟入賊圍救出之窮追至甲子洋遇蔡牽再擊之浙撫阮公元上其功得 旨李長庚奮勇傑出爲賊所畏懼宜用於要地弗令往返奔波且洋面風濤亦宜稍持重尋 賞孔雀翎五年夏

阮公奏請以公總統閩浙水師得 俞旨公申號令嚴標識東部伍信賞罰自偏裨至隊長枕工水手耳目皆一於是水師皆可用六月夷艇大至逼台州松門公率師迎勦忽颶風起雷雨大作賊艇覆溺幾盡其登岸者悉就俘獲安南僞侯倫貴利等四總兵磔之以勅印擲還其國會故安南王已爲阮福映所滅新受封守 朝廷約束盡逐奸匪自是夷艇不復至其在閩者皆爲蔡牽所并牽同安人奸猾能用其衆旣得夷艇夷礮凡水澳鳳尾餘黨皆附之勢張甚是年公擢福建水師提督總督玉德以公籍福建請迴避乃調浙江先是匪艇皆高大我軍仰攻殊失勢公與阮公議造大艇凌匪艇上阮公籌銀十餘萬交公遣官赴閩造三十艘至是成名曰霆船遂連敗蔡牽於岐頭東霍等洋七年春獲匪目張如茂等兵威大震八年牽竄定海公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窮追至閩洋賊糧盡艇且朽我師又據上風不能遁乃僞乞降於總督玉德遣與泉道慶徠招撫之牽又言果許降勿令浙師由上風逼我總督遽以令箭麾浙兵收港牽得以其閒繕檣械俸糗糧揚帆去浙兵追之無及矣尋擊牽於三沙於

温州之南鹿凡奪舟沈舟燔舟者六斬獲無算牽畏霆船甚厚賂民商造巨艇高於霆船先後載貨出洋以被劫歸報牽得之大喜渡橫洋劫臺灣米數千石分餉朱瀆遂與瀆合九年戕温州總兵胡振聲連踪八十餘猝入閩閩師不敢擊詔公總統閩浙水師專勦蔡牽以温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八月擊賊馬蹟洋牽瀆結爲一陣公督兵衝貫其中斷賊爲二追至盡山沈其二艇又斷牽坐船蓬索終以船高得遁去牽責瀆不用命瀆怒遂與牽分而牽勢亦少衰矣公與阮公議禁商人造大艇無爲盜齋十二月敗瀆於甲子洋奪船二調福建提督十年夏敗牽於青龍港復調浙江十一年牽合大隊攻臺灣別部屯洲仔尾沈舟鹿耳門阻官兵公至不得入諜知南北汕大港門可通小舟公扼南北汕遣總兵許松年副將王得祿乘澎船進攻焚三十餘艘俘賊千餘人十一年正月復敗之於柴頭港二月朔松年夜率銳師跣海水登洲仔尾焚其寮牽反救公遣將出南汕自後焚其舟松年進賊之賊大敗明日登岸擊陸賊燔其小舟牽棄洲仔尾困守北汕以鹿耳門沈舟自塞走路也越二日潮驟漲沈舟漂

起牽奪門出公追擊之奪船十餘卒以閩師不助扼各港竟遁去 詔奪公翎頂是役也許松年爲軍鋒前後殲賊數萬尸橫數十里臺灣獲全公所將止三千人耳是年牽濱合寇福甯追敗之牽入浙又擊之於台州八月擊之於定海漁山公專擊牽舟火器兩下額身皆受創 詔復公翎頂果擒渠許錫世職初公以謀勇耐辛苦受 仁宗知遇屢立功軍事悉主阮公福建忌之故主招撫後被給益恚怒而阮公又以憂去福建益阻撓公阮公嘗欲造巨舟遠過寔船者旣去浙公乃請於總督願與三鎮總兵預支養廉捐造大船三十總督尼之當牽自鹿耳門敗遁時甚狼狽蓬枕皆毀迨至福甯得岸奸接濟勢復張至是公皆列狀上 聞 詔褫玉德職逮問治罪以阿林保代之時閩文武吏以不協勦不斷岸奸懼獲罪交譖公於阿林保阿林保卽密劾公逗遛捏報斬獲疏五上 上密詢浙撫清安泰公清奏言長庚熟悉海島形勢風雲沙線每戰自持柁老於操舟者不能及且忘身殉國兩年於外過門不入以捐造船械傾其貲所俘獲盡以賞功故士爭效死且身先士卒冒危險漁山之戰身受多

傷將士亦傷百有四十人鏖擊不退故賊中有不怕千萬兵只怕李長庚之語
惟海艘越兩三旬卽須燂洗否則苔黏蝨結駕駛不靈其收港並非逗遛且海
戰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旬日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
大風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雲蒙霧不戰日晚夜黑不戰颶期將至沙路不
熟前無泊地皆不戰及其戰也勇力無所施全恃巨礮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
何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無伏可設無險可扼必以鉤鏢去其皮網以大
礮壞其枕牙蓬胎船傷行遲我師環而攻之然後可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飄
然遠矣賊往來三省皆沿海內洋外洋則無船可掠無壘可依從不敢往惟勦
急時始逃入焉儻日色西沈賊直竄外洋我師冒險無益勢必回帆而賊又追
誅矣且船在大海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墜地每遇大風一舟折桅則全軍失色
雖賊在垂獲亦必舍而收泊易桅竣工賊已遠遁故嘗累月不獲一戰夫船者
官兵之城郭營壘車馬也船誠得力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衝則堅
長庚所造船頗能如式第兵船有定制商船無定制商船愈高大則愈足資寇

近日長庚勦賊專令諸將士隔斷賊船不以擒獲爲功而自率精銳專注蔡逆坐船圍攻賊行與行賊止與止無如賊船愈大礮愈多是以未能得手且兵餉例止發三月海洋路遠往返稽時而事機閒不容髮遲之一日雖勞費經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積敝也非盡矯從前之失不能收將來之效非使賊失其所長亦無由攻其所短則岸奸接濟之禁尤宜兩省合力乃可期效奏入

上切責阿林保連次參奏專以去長庚爲事倘朕輕信其言則長庚正當奮不顧身爲國殄賊之際忽將伊革職拏問豈不令將弁寒心試問水師中有過於長庚者乎朕非昏瞶糊塗之主豈受阿林保蠱惑自失良將耶此後勦賊事責成長庚一人阿林保儻忘功掣肘逞忿挾私則玉德卽其前車之鑑并

勅造大梭船三十其未成以前擇大商船雇用十月公擊蔡牽於竿塘獲牽姪添來十二月敗牽於温州十二年敗牽於粵之大星嶼十一月敗牽於閩之浮鷹島十二月率福建提督張見陞等追牽入粵海時朱濱已爲許松年所殲其弟渥降牽亦屢敗羣黨敗散止三舟矣二十五日公自率親軍當蔡牽大艇公

前後臨陣皆親搏戰至是自搥鼓合戰良久擊破牽蓬又自以火攻船維其後
艄將燔之親卒躍入賊船幾擒牽者再牽奴林阿小素識公暗由艄尾發礮中
公喉血湧出不可止遂仆當是時閩粵水師合勦十倍於賊少持之立可殄滅
而張見陞本庸懦又窺總督意頗不受提挈見中軍船亂遽引舟師退牽得遁
走安南然公雖授命後卒遵公部勒滅蔡牽故言水師名將皆推公第一既明
日潮州知府至舟殮公得載榼蓋公之誓死非一日矣公治兵有紀律恩威並
用賊最畏憚公牽嘗遺腹心僞降欲行刺公搜衣得刃斬之海盜沈振元自言
爲盜時泊浙海夜夢公至一夕數驚遂革心投誠爲水師健弁南北汕之役公
所將止浙兵三千餘皆閩卒牽以賒錢數十萬徧賂浙卒買路會夜大風雨縱
之去 上逮治閩督新督至置酒款公曰大海捕魚何時入網海外事無左
證公但斬一酋以牽首報某卽飛章報捷而以餘賊歸善後辦理則公受上賞
某亦邀次功孰與窮年冒鯨波僥萬一哉公慨然曰石三保聶人傑之事長庚
不能爲且久視海舶如廬舍不畏險也誓與賊同死不與賊同生新督不憚屢

劾之既不得逞則屢飛檄趣戰動以逗撓爲詞公斫舷怒誓決戰擒賊至是而公不能不死矣公家故豐悉毀於兵事究心方略能詩文修甯波學宮置義冢爲粥食饑民士民皆感之在軍緘所落齒寄其妻吳蓋以身許 國慮不能歸骨也公薨年五十有七無子嗣子廷鈺襲爵 詔祀昭忠祠著有水戰紀略及詩文遺集

王壯節公事略

公諱文雄字叔師貴州玉屏人乾隆三十二年由行伍隨征緬甸三十七年隨征金川補外委游陞守備四十年攻木思工噶山礮先登鎗丸穿脛骨不退擢湖北都司四十二年金川平大軍凱旋 錫宴紫光閣四十八年遷山東游擊累擢參將及直隸副將嘉慶元年調赴湖北軍營勦捕邪匪四月隨提督慶成攻劉家集於白河對岸遏賊渡河旋偕游擊木克登布奮擊斬獲甚多收棗陽之梁家岡又攻張家壩破賊營二十有五 賜號法佛禮巴圖魯八月賊圍鍾祥敗之追至雙溝殺賊千餘十月擢南陽鎮總兵十一月攻草店賊巢不克乃

夜襲破其營殲四十一人。生擒二百有奇。十二月賊分竄河南。南回境堵禦。二年春敗賊於禹州。又敗之於鄧家河。境內悉平。湖北襄陽竄賊焚保安驛。公由信陽確山追勦至裕州四里店。值官兵與戰。從旁攻入。賊敗遁。夏六月。恩縣奸民張雲路聚衆滋擾。公馳往擒治之。悉就獲。七月。命率所屬兵千餘赴襄陽。時賊首姚之富等由興山奔房縣。分竄保康界。逼近南漳。公駐軍五盤山。扼其衝。八月賊又焚掠白虎頭峽口等處。馳往殺數十人。移營峽口。忽報賊從遠安竄南漳。之陸坪急率兵迎擊。遣游擊賈永吉攻柞路。都司范從志副之守備。鄭永泰攻辛家坪。守備吳瓚州同俞克振副之。公親至報信坡。攻其大隊。賊敗走。追至羊角山。賊復拒戰。部將射中其魁。乃潰。追殺十餘里。斬首五十級。獲器械馬羸無算。賊又僞以數百人迎敵。潛糾衆從東趨南漳。城公偵知。密遣兵役伏百步。梯以火攻之。墜崖死者千計。九月以兵二千赴陝西河南。適中地禦賊。且防興安江岸。三年正月賊首高均德糾賊婦齊王氏擾關中。公往來督戰。皆克捷。賊不敢東窺豫境。首逆李金張添文擾鄆縣。蓋屋公以兵迎勦。賊馬隊焚焦家鎮。

擊斃數十人忽大隊賊自林中出公奮力截擊火器發殲賊五百生擒三十有奇乃西遁亟整兵追襲行數里至圪子村賊萬餘猝至公令兵勇張兩翼賊亦左右來拒戰爲火器擊退旋分四路撲我師又敗之遂悉衆十數隊馬步聯絡圍數重公爲圓陣外向擊之賊不敢近又騎賊千餘來撲營令藤牌軍大呼奮躍而出賊馬驚返奔乘勝追殺鎗殪賊目王正部遂大潰陝撫秦承恩入奏擢固原提督三月追賊至尹家衝殺賊八百餘餘分竄翔峪澧峪進攻之翔峪賊敗竄澧峪皆殲焉五月敗高逆於盤屋六月敗賊首阮正通於南鄭七月賊張漢潮等由南鄭東北竄公冒雨疾馳兩晝夜至廉水僉及之賊據山隘山下皆稻田水深數尺見官兵至輒連騎下壓公列礮隊仰擊賊傷亡者衆乃分馬步隊潛從左右翼截我兵後我兵三路擊敗之殲賊千餘人八月阮逆等七千人竄西鄉西流河據伏銅廠山梁公遣州判張聖祐外委王廷英破其伏自攻中堅斃千四百擒張金等八十三人尋命公與西安將軍恆瑞分領陝兵敗賊於魯家壩毛垭河駐兵老魚壩

上責其逗遛四年七月設伏倒水洞敗賊

目苟文明等首逆冉添元竄沙田壩公令守備劉耀德等先赴箭桿山而自督兵繼進大敗之追至景家坪殲賊百賊奔皮貨鋪又大敗之四川賊首龍紹周竄入黛池壩欲與冉逆爲應公於貫賊山扼之不得入其自東南至者僞稱齊家營猝與公兵遇亦被殲二千餘人 上嘉之九月黃號藍號賊據老鷹崖公分兵三路躡險上殲賊千餘生擒李智花等百五十人餘竄金竹溝仍冒兩追擊敗之賊遁入川又敗王三槐餘黨於牛頭山十月賊樊仁傑唐大信竄西鄉境內肆擾公以一旅之師四出抵禦嘔血數次力疾督師多斬獲 温旨慰勞十二月黃號等賊復自四川奔陝境公令游擊梁渙等擊之自勦曹家壩竄賊甫追及而梁渙兵遇伏幾殆公救之殲賊七百解其圍疾復作 諭令在後營調養稍愈而賊之匿川陝界中老林者潛伐樹開道越山竄南鄭分由沔縣走略陽欲渡嘉陵江 上以爲防堵不嚴念其帶兵無多且染病飭令奮勉立功自贖五年四月賊自甘肅竄回公敗之於洋縣僅斃數十人兼奏敘未晰得 嚴諭五月敗賊楊開甲等於土開關六月唐逆竄西鄉大祥等壩據險分

屯公分兵三路夜抵賊卡賊臥未起破其營追勦三十餘里生擒馬正川等百餘人 上深嘉之下所司議敘并令專辦西鄉一帶防堵事七月敗新逆於魏家寨是時唐逆與之糾合公在黑山萬曲灣火石埡山王廟等處屢敗之賊竄四川之太平未幾甘肅高二馬五及戴家營賊竄入西鄉堰口窺縣城擊敗之追斬賊百生擒林德義等八十人二十四日偵賊衆倚法寶山潛屯夜令都司哈國龍自喬家店副將鮑貴自索羅觀親率都司鄧飛龍守備孫佑自中路進賊擲石抗我師公身先士卒奮力仰攻突有騎賊從溝中出截我後山上賊由索羅觀閒道出撲鮑貴兵公急救之賊乘勢悉衆下山鏖戰至午未少卻賊圍益急公左右衝擊以衆寡不敵被創十餘猶力戰賊刀矛蜩集斷其左臂墜馬下伏地北向呼曰不能仰報 君恩矣遂薨 上聞之垂淚賞三等子爵令其子承襲并令調恤其母六年二月總督長麟奏獲前戕公之賊目馬應祥命於伏誅後割首赴貴州就公家致祭以慰忠魂尋 賜祭葬如例入祀昭忠祠 予謚壯節子開雲以戶部員外郎襲爵官至山東鹽運使孫鳳翥道光

癸巳進士四川井研縣知縣

朱勇烈公事略

公姓朱諱射斗字文光貴州貴筑人少孤讀書奉母復棄學入營伍自樵採以佐甘旨乾隆三十二年從征緬甸以功拔外委從征大小金川屢立戰功再擢千總 賞藍翎遷荔波營守備施南協都司襄陽游擊賓州參將平遠協副將 賞花翎公沈毅果決臨陣敢戰自初隨征卽爲阿文成公所識拔計金川平經大小一百八十八戰身被九創殺賊無算斂碉樓十二所領積功劄十三次得賞銀百六十兩五十年授鎮筸鎮總兵調普洱鎮爲極邊要隘民苗雜處私販偷越最爲邊害公按時巡察撫綏得宜民無越畔五十七年從征廓爾喀調福甯鎮總兵明年調川北鎮六十年征苗攻黨槽三家廟多斬獲克龍角洞北面山梁嘉慶元年克火蔴營大山克黃土坡 賞蟒袍一襲又克平隴破貴魚坡斷首逆巢穴石隆寨要路梟首逆石柳鄧 賞幹勇巴圖魯名號明年苗置平撤師回川北達州邪匪王三槐滋事冉文儔羅其清蕭占國張長庚包正洪

卜三聘張添倫辛聰張世隴等先後應之川東擾亂官兵四擊賊衆分竄達州
巴州通江南江諸縣公旣回川北先破王三槐於金峨寺得 旨議敘旣焚金
峨賊巢進克茨菇梁商成寨殲賊盈萬轉戰至黃家山三槐中鎗遁破重石子
香爐坪迎擊秋波梁竄匪擊退巴州賊屯領兵守保甯先是圍勦方山坪首逆
冉文傳羅其清未獲而方山坪卽保甯所轄也奉 嚴旨責以奮勉立功三槐
竄望溪邀擊之擒苟文宰等三十七人復馳擊三槐及徐天德於風門鋪殺賊
四百餘人得 旨褒獎明年偕副將穆克登布擊羅其清於儀隴雙路場追擊
四十餘里殺賊千餘人復擊退濟川橋賊擒張碎勝等九人斬首五百餘級賊
圍儀隴馳應之賊潰進攻其清大鵬寨擒楊正富等三百餘人明年破冉文傳
於麻瀾寨鎗殺之蕭占國張長庚亦就殄得 旨議敘包正洪踞鄰水公督兵
自萬縣馳赴賊屯戰康家坪趙家場擒李有隴孫成追逐之至開縣九龍山擒
馬官成至厚葉溝擒莫以才復及之小毛坪賊踞山公鼓兵直上正洪被鎗死
賊大潰得 旨褒獎 賜騎都尉世職卜三聘踞八石坪破之張添倫辛聰竄

湖北巴東已復竄房縣遇竄匪高二馬五公率兵迎擊斃百餘人高二馬五潛襲我營擊卻之擒潘受榮等時公感冒風寒病幾危以兵授提督七十五就醫夔州甫浹旬陝西竄回各賊滋擾通江南江經略額公檄公勦捕公力疾馳往大破之通江追擊至竹峪關復破之德漢城追擊至朱家壩賊望風遁由是經略奏公分勦通南明年張世隴屯聚草廟公領衆截殺多所斬獲而經略將赴陝西復調公至達州與總督魁倫會勦公從南江雷音鋪至達州賊乘隙自定遠潛渡嘉陵江官兵自順慶渡河迎截賊走西充文井場比追及賊已夜遁公急馳十餘里及賊後隊追戰越三十餘里殺賊四五百人生擒百餘人乘勝追至蓬溪高院場賊分奔上山公督兵直上突有賊七八千人來拒衆寡不敵被圍數重初魁倫遣公及總兵百祥以兵三千進擊約自帥後隊數千繼進至是魁倫擁兵不援反回屯城內公手刃十餘人遇坎墜馬歿於陣事 聞照提督例議卹 賜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子樹襲蔭戶部主事 予祭葬時百祥以千兵斷後亦幾殆魁倫遂以防潼河爲名退屯潼川未幾賊卒宵渡擾川西魁倫

褫速治罪 賜自盡七年陝西獲賊目李自剛戕公者也 上命磔之設公
靈致祭復傳首祭公墓八年入祀昭忠祠 賜諡勇烈公自乾隆三十二年隨
征至授命之日凡三十四年初受 高宗恩遇由行伍擢至副將又專閩五
省每入 覲以老臣目之於請賀 萬壽聖節奉 手敕曰汝舊人也不必
來京 仁宗御極復蒙 異數錫賚便蕃凡有微功必邀甄錄公感 兩朝
知遇臨陣奮勇賊畏之有朱虎之號雖被創嬰疾一聞賊即抽戈起誓慨然曰
某受 恩深重卽效命疆場尙不足以仰報萬一其感奮如此在軍恩威並濟
飭軍容勤訓練士皆用命民無驛騷尤軫恤難民前後拯濟不下萬人公歿兵
民皆流涕賊旣退營卒倉卒收公骸歸葬遺其左足明日川民於戰處得之別
葬於潼川府鳳凰山仙人掌子樹欲奉足歸葬川民哀留之遂別爲基建祠祀
之弗能歸也

額忠毅公事略

公諱額勒登保字珠軒姓瓜爾佳氏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三十三年以馬甲從

征緬甸及金川授藍翎侍衛遷三等侍衛四十一年金川平 賜號和隆武巴
圖魯四十九年從尙書福康安公攻逆回田五等於石峯堡晉二等侍衛 賞
黃馬褂五十二年以頭等侍衛從福公征臺灣解嘉義圍明年擒林爽文臺灣
平 詔圖形紫光閣遷 御前侍衛五十二年廓爾喀逆匪擾後藏從福公攻
克擦木賊寨七戰七勝加副都統銜事平再圖形紫光閣 上親製贊尋授
副都統兼護軍統領六十年擢都統當是時黔苗石柳鄧叛於松桃廳楚苗石
三保叛於永綏廳陷乾州 上命福公以雲貴總督視師疏請以公及護軍
統領德楞泰公率巴圖魯侍衛往由松桃迤西進攻遂解永綏圍克黃瓜寨又
攻首逆吳半生於蘇麻寨克西梁半生遁高多寨擒之與德公同授內大臣又
獲乾州賊目吳八月賊黨尙據平隴遏官兵公進抵長吉山逆苗數千來撲營
敗之嘉慶元年五月福公薨代之者爲川督和琳時石三保就擒石柳鄧等踞
平隴公率師渡河先趨乾州復其城得 旨賞花翎補領侍衛內大臣屢攻克
險要苗寨八月和公卒於軍是時統兵大帥惟公及德公暨湖南巡撫姜公晟

上命將軍明亮提督鄂輝往會勦十月偕明公等攻克平隴石柳鄧遁踞
養牛塘山梁分兵克之 賞銀千兩十二月大軍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
詔封公威勇侯 賞戴雙眼花翎德公封繼勇子明年三月班師會川楚教
匪稔亂公遂由苗置移征湖北矣公之初至湖北也連克險要賊棄寨遁鶴峯
州之芭葉山四月復連奪賊柵賊守險死拒官兵晝夜攻之賊突圍出追敗之
建始縣分兵三路進捕斬馘四千有奇十月斃逆首林之華於巫山而覃加耀
仍未就擒十一月竄長樂之朱里寨有 詔切責十二月賊據歸州終報寨
上以加耀黨與不過數百兵多賊少不能立奏蕩平降三等伯爵戴單眼花
翎三年正月擒加耀 上責其不能早竣事有過無功奪爵職及花翎 予
副都統銜時賊匪有青黃藍白綠等號 上命公赴陝協勦白號高均德黃
號姚之富齊王氏二股會賊目李全等自整屋至藍田欲與高齊合公率兵截
擊之姚之富齊王氏失援遂爲明亮德楞泰所殲尋進勦高均德於兩岔河賊
竄商州鎮安等處四月藍號賊張漢潮由川入楚公帥索倫兵赴荊州會勦敗

賊於竹山追入陝境平利縣又由陝追入川境太平縣時白號賊羅其清踞營山縣境之箕山德公等破之九月公至廣元截擊生擒漢潮子正滢與德公軍合十月羅其清竄踞大鵬山合兵圍克之殲其清父從國其清遁巴州公追勦七晝夜擒之并擒其子若弟有 旨賞還花翎十二月追勦青號徐天德白號冷天祿於合州四年春 上命川督勒保爲經略大臣公與明亮同授副都統爲參贊大臣三月藍號賊蕭占國張長更等率衆八九千由閬州回竄營山公力疾轉戰盡殲其衆斬蕭張二逆 詔賞二等男爵時冷天祿方踞岳池公乘勝冒雨進勦追至廣安州殪之悉殲賊衆千人於石筍河得 旨嘉獎晉一等男四月追勦白號賊張子聰於雲陽子聰糾合黃號樊人傑龔建等抗拒別賊蕭焜又合綠號卜三聘等來犯公疊敗之於寒水壩等處賊稍解散五月子聰復合藍號冉添元等欲犯陝境經官軍扼截逼回南江子聰尋竄通江追敗之於荀家坪又敗冉添元於木老壩 上諭樞臣曰額勒登保每戰必身先故所向克捷能得衆心但職司參贊乃國家倚重之大臣與前任領隊時不同

此後宜加慎重不必爭先冒險七月再添元竄鎮龍關欲與青號王登廷合登
廷屯馬鞍寨公擊敗之奪其寨窮追至大竹東鄉等縣值齊家營別賊麴至分
兵擊斬二千有奇生擒千有奇仍緊躡登廷不懈 上嘉之八月 詔逮勒
保明亮入都以公爲經略德公爲參贊先是湖北糧員胡齊崙餽送事發公獨
無所受 諭加其中忠勇公清爲東三省人傑授領侍衛內大臣九月疏言徐天
德經楚軍勦敗折回川東勢已衰弱而王登廷現與再添元苟文明合股又有
襄樊賊首冉正濬竄至廣元覬覦入陝目前賊勢川北爲重臣未便再往川東
應通籌全局相緩急圖之又言軍中出力人員應隨時鼓勵令領兵大員自行
保奏以免咨送稽延 上韙之尋率總兵楊遇春殲阮正濬等於雲霧山補
都統十一月登廷天德添元等會合抗拒公躍馬督陣勦之於巴州何家垵擒
僞總兵賈正舉等追賊入倉溪賊冒死衝突我軍頗有傷亡王登廷尋爲南江
縣團勇盤獲事聞 諭曰額勒登保此次盤獲王登廷與所奏倉溪一帶官兵
挫折之事相隔止一日使他人處此必諱言失利將王登廷作爲陣獲以掩敗

爲功今據實直陳不稍存諱飾而於鄉團盤獲王登廷一節並不攘爲己功真不愧經略之任蓋公天性樸誠又奏調郎中胡思顯代司章奏遇事直陳

上嘉公不欺并賞思顯三品卿銜此固公之忠誠上格而仁宗皇帝至

聖至明亦從可仰窺矣十二月高戴馬羅各逆首由老林突入陝西之城固南鄭等處公督兵赴陝以川省軍務交總督魁倫接辦五年二月因病暫駐泰州

上遣御醫診視尋殲賊衆於甯遠伏羌岷州階州等屬擒僞元帥陳正甲等三月白號賊楊開甲等復由甘入陝其藍號張漢潮先斃於陝境餘匪仍熾潼河亦失守詔逮問魁倫起勒保成都將軍與德楞泰勦川賊專責公及尙書那彥成勦陝賊四月公率總兵楊遇春馳抵商維馘賊七百又追至兩岔河殲擒千餘名緊扼龍駒寨遏賊東趨盧氏之路上嘉之賊西南奔洵陽公

設伏擒斬藍號賊劉允恭劉開玉等於是漢潮餘黨之在陝者略盡晉封三等子五月追勦黃號賊伍金柱等於漢陰廳斬賊首龐洪勝等殲賊五千追斬楊開甲於洋縣之茅坪六月陝賊全竄甘肅之兩當徽縣而藍號賊陳傑仍偷越

棧道欲奔南山公率兵擒傑并獲僞元帥曹印斬馘三千有奇又鎗斃伍金柱於成縣之夾溝又斃首逆宋某於兩當屢奉 恩獎公乃移師西嚮居中督辦而賊不據城池惟往來川陝楚界萬山中狡竄疾馳趨向無定有由西鄉漁瀾竄過漢江以北者公帥師渡江迎擊疏言賊蹤飄忽惟堅壁清野可以制其死命目下川省堅築寨堡賊即不敢深入而秦楚兩屬結寨寥寥仍可恣其擄掠請一律興築 上可之乃以勦捕責公等以防堵責疆吏會賊逼武關圖入豫公督兵截擊逼回西南六年正月勦黃號賊王廷詔白號賊高三馬五等於漢陰南山馘斬千餘生擒八百 上以高三馬五王廷詔皆著名悍目官兵既獲勝即宜專注此賊併力追擊不可舍而之他二月奏設甯陝鎮爲南山屏障得 旨俞行提督楊遇春擒廷詔於川陝邊界之鞍子溝復追高三馬五於甯羌州擒之并擒賊首王凌高等 詔嘉公調度有方晉二等子 賞還雙眼花翎時逆首著名者陝西則冉學勝伍懷志等湖北則徐天德苟文明等四川則樊人傑冉添泗王士虎等尙不下十餘股學勝北擾甘境公由漢中入棧邊

之於渭河又蹴之於漢江南岸賊遁平利而洵陽復有白號張天倫等五股合屯劉家河等處勢張甚公命楊遇春進勦殪賊二千生擒千拔出難民數百遂生擒天倫命提督穆克登布擒伍懷志於秦嶺未幾楊公復擒冉添泗王士虎於通江其起事最久之徐天德冉學勝亦經楚蜀官兵殲擒而姚之富之子馨佐及白號賊高見奇辛斗等方擾甯羌公督軍西勦逼入川北九月總兵楊芳等擒辛斗於南江副都統豐紳等擒高見奇於紫陽又追勦逆首李彬於建州境獲其妻子及僞帥冉天璜等於是僞總兵韓進文等各率所部降賊勢日蹙因條上搜捕事宜 諭嘉其深中肯綮晉封三等伯 賞黃面貂皮馬褂十一月苟文明潛與高冉各股殘匪合由廣元偷渡漢江竄入甘肅階州旋回竄廣元十二月復竄通江殲之於瓦山溪獲文明弟文舉等賊竄開縣大甯七年正月斬黃號賊辛聰於南江苟逆尋由西鄉七星壩掠船偷渡漢江北岸公馳奏請罪降一等男爵單眼花翎旋有 旨以川匪交德楞泰勒保辦理公以經略兼西安將軍專辦陝賊二月苟文明被勦竄入南山與別賊宋應伏劉永受等

合且詐用官軍旗幟計陷我兵公督師入山搜勦而峽路險阻賊勢威則隨地抗拒被勦窮蹙則翻越陡壁藏匿老林且多分黨與倏東倏西爲牽綴官兵之計六月公痛殲賊衆於龔家灣苟文明僅以三百人跳免擒其妻子并斬尙民之通賊者賊目劉永受亦爲村民所殲苟逆尋由川塘河東竄公親帥師抄擊之疊有斬獲晉封一等伯 賞還雙眼孔雀翎公奏軍務將竣減撤東三省及兩粵官兵八月窮搜南山餘匪斃首逆張芳隨督兵至平利與德公合勦大股楚匪凡五戰擒斬過半九月駐安康紫陽東顧楚境西策川界十月殲青號賊熊方清於王家莊并於竹溪境內盡殲老林股匪十一月穆克登布追賊至通江鐵燈臺生擒首逆蒲天香等數名晉公三等侯時各逆就殲餘匪分竄老林者或百餘人爲一起數十人爲一起不復成股乃以十二月偕參贊德公總督勒公等馳報葢功 優詔晉封一等侯世襲罔替授 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賞用紫纒以昭殊錫八年正月留陝搜捕餘匪擒姚馨佐宋應伏等於紫陽上善後事宜五則十月振旅還京 特派御前侍衛郊迎十二月行抱見禮於

養心殿 賞賚不次旋入川偕德公盡殲餘匪以疾告 命回陝調理十年春
入京 命總理行營事務充方略館總裁 御製詩賜之加賞銀五千兩大緞
十六疋充後扈大臣 賜紫禁城騎馬 命謁告 裕陵授崇文門監督八
月 駕幸盛京恭謁 三陵禮成 詔晉公三等公爵是月薨年五十有八
奏至行在 上震悼涕泗交集 特賞陀羅經被派成親王率侍衛十人回
京奠醢頒庫金五千兩庀喪具九月 上回鑾 親臨賜奠 御製述悲詩
一律 命將軍秀林修其吉林祖墓官爲立碑復於地安門外建專祠 賜名
曰襄忠春秋致祭照公爵例 賜卹 予諡忠毅公天性嚴毅笑比河清諸將
白事帳前莫敢仰視初隸超勇公海蘭察部下每戰輒陷陣海公曰子將才宜
略識古兵法以公不識漢字取諸清三國演義授之遂爲名將尤得士心雖疲
乏之兵歸其隊下率變而奮勇嘗謂諸將曰我兵條條生路惟拼命進戰是一
死路賊條條死路惟拼命鏖戰是一生路欲以我之長擊賊之短惟有出其不
意攻其不備之一法改追躡必窮所向俾賊不得憩息師行整隊伍常若臨敵

或倉猝遇賊後隊未卽至卽以前鋒突擊不使賊有成列之暇每宿必四路偵
訶以備不虞臨陣礮彈常從肩耳過左右失色公督戰益力尤嚴操守賞士巨
萬不惜而不以一錢自奉督撫餽遺皆不受大兵歲久諸將多蓄貨財凱旋日
過蘆溝橋雖德侯亦輜重纍纍公獨行李蕭然數騎而已初有子爲侍衛卒公
方治軍得書不言亦無戚容夜歸帳乃哀明日治事如故回京生子一 上
賜之名甫數月公薨 賜奠時 上取子至膝上 命襲侯爵逾年卒以兄
子哈郎阿嗣或疑公忠勇果毅已貫天人而誅戮不無太過云

德壯果公事略

壯果公者名德楞泰姓伍彌特氏正黃旗蒙古人也乾隆三十五年由前鋒長
隨征金川石峯堡臺灣俱有功累遷參領 賜號繼勇巴圖魯授健銳營翼長
五十七年隨將軍福康安公參贊海蘭察公征廓爾喀冒雨設險攻賊寨下之
加副都統銜圖形紫光閣尋授副都統遷護軍統領六十年二月黔苗石柳鄧
楚苗石三保叛陷松桃永綏等廳 上命公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馳驛赴

鎮筓隨滇督福公勦賊賊掠永甯哨公駐花園隆團等處禦之屢有斬馘三月
福公解松桃永綏圍時首逆吳半生與柳鄧三保爲聲援率黨拒官兵於大烏
草河公偕都統額勒登保公疊克沿河賊寨七月渡河抵威華哨山半木城堅
甚用火攻克之八月克古丈坪九月進攻摩手寨由閒道至寨後出賊不意奪
據石城遂與額公擒吳半生於高多寨特授內大臣十月進攻鴨保山克木城
石卡三十餘座又克天星寨木城七石堡五獲賊目吳八月僞稱吳三桂後者
也嘉慶元年五月福公卒於軍時石三保就擒平隴尙未下公隨川督和琳先
攻乾州復之進攻石柳鄧於平隴奪其險八月和公卒公偕額公及南撫姜公
晟進兵 上命將軍明亮提督鄂輝來會勦十月克平隴 命充御前大臣
再克石柳鄧於養牛塘山梁 賞白金千兩十二月柳鄧就殲 詔封二等子
加賚白金五千兩尋獲吳八月子廷義暨各首逆家屬 賞戴雙眼孔雀翎二
年二月苗疆平奉 命偕明公率川滇兵六千馳赴四川勦教匪時賊首徐天
德王三槐竄踞金峨寺公奪險進攻燬其寺殲賊亡算敗匪竄踞重石子香爐

坪數尚二萬其南有分水嶺西南有火石嶺賊卡林立我軍奪嶺進三槐率黨
五千來撲營公擊敗之三槐中鎗逸獲其義父賀宗盛等五月公破重石子明
公破香爐坪共殲賊萬計追至陳家壩擒徐王二逆之母及傳教首逆孫士鳳
賊黨僅存千餘人會襄陽賊齊王氏姚之富樊人傑等率衆二萬自楚入川與
徐王合於是徐王氏姚之富稱黃號徐天德稱青號王三槐稱白號設元帥總
兵諸僞稱屯開縣之南天洞等處勢張甚官兵破南天洞賊分走雲陽萬縣雲
陽教首高名貴糾衆數千欲與徐天德合公以計擒名貴盡殲其衆於陳家山
優旨賞賚七月齊王氏等由奉節巫山東走楚境公與明公繞出宜昌迎勦
賊復南趨公留明公屯宜昌自趨荊州迎擊解遠安縣圍 上嘉之八月賊
犯荊門宜城公往援勦會東三省勁兵適至合勦大捷二城得全賊遂欲北渡
襄江竄河南公扼其要隘殺賊千餘斬僞元帥袁萬相等截賊回湖北得 旨
賞紫纒九月屢殲賊於房縣竹谿竹山賊走陝之平利圖入川東我兵敗之於
樹河口殺賊數千馘僞元帥張世虎等賊北走紫陽又合白號賊高均德西走

漢中十一月賊欲竄漢江北渡公帥師衝入江心擊殺甚衆截賊入川先是

上以齊王氏姚之富爲著名首逆命專力擒渠不必分心他處三年正月

齊姚二逆竄甯羌山中高均德遂由南鄭渡江擾及襄城時大兵方追高逆於城固洋縣齊姚二逆遂乘虛由石泉渡江與高逆合東走漢陰廳三月公窮追齊姚二逆由山陽至鄖西日行百七十里擒斬千八百人賊踞鄖西三岔河拒守我兵盡殲之獲賊自王如美等齊姚二逆投崖死得旨嘉獎高均德由鎮安竄雒南我兵敗之於兩岔河斬僞帥高大高二宋三等餘賊與李全張天倫合五月又敗之於五郎關均德自甯羌走廣元合黃號龍紹周藍號冉文儔等踞渠縣之大神山有衆二萬諭責公遲緩奪爵職留副都統銜觀後效七月攻克大神山賊卡先後設伏斬級三千有奇賊衆將竄營山官兵蹙之黃渡河斬級四千馘賊目冉文字等均德中箭逸遂入營山縣之箕山與羅其清合羅其清者巴州白號首逆也衆萬餘結寨箕山徑圍百餘里三面陡絕惟東南有路可通八月青號徐天德王登廷黃號樊人傑等踞鳳凰寺阻營山渠縣運道

與其清掎角我兵攻克鳳凰寺而箕山仍負固不下十月分三路進兵奪賊卡七賊寨六遂克箕山羅逆退駐大鵬山適額公自閬州率師至合勦十一月賊乘雨夜來撲營公偵知之潛伏賊寨南門用雲梯乘閒入火其寨額公亦襲破西門殺賊四千殲其清父從國尋合兵追其清於巴州擒之并獲其子若弟等俘斬六千得 旨賞還花翎四年正月元旦生擒冉文儔於通江盡殲賊衆賞一等輕車都尉二月徐天德及白號賊冷天祿等由墊江竄涪州詐稱難民入鶴遊坪寨公偕額公擊退之時川督勒保公爲經略疏言各路帶兵大員惟額勒登保德楞泰尤爲知兵且得士民心遂 詔公專勦徐天德大股尋追徐逆於開縣擒賊目趙興宗等三月徐逆自大甯北折入陝我兵追及於太平縣又遇龍紹周唐大信等賊俘斬各數百人 上以其能遏賊蔽陝也嘉之嗣天德遁入大甯老山與龍紹周唐大信樊人傑龔建卜三聘張天倫辛聰等合官軍被其輾轉牽綴疊奉 嚴旨申飭七月諸賊被驅出山由奉節巫山東竄楚境綠號賊龔文玉亦自夔州踵至公分兵痛殲之追至竹谿俘斬千四百人

生擒文玉及卜三聘等 賞騎都尉世職八月經略勒公被逮 命額公代之
以公爲參贊大臣由房竹至興山截勦徐天德等逼回川東旋緊躡張天倫辛
聰等入陝楚境肅清十月高均德率高家營賊衆萬餘欲由白河走西鄉窺伺
漢江龍紹周冉天元等又率賊衆圍走紫陽公皆擊敗之追殺百二十里擒均
德檻送京師又擒僞元帥王臨高曹明魁等十餘人晉二等男爵十一月進兵
川北殲白號賊張金魁於通江擒僞總帥符曰明等於廣元十二月追苟文明
等至川東賊瞞大兵俱在川境遂先後竄擾陝甘五年正月偕額公分路抵秦
州而藍號賊冉天元黃號賊徐萬富青號賊汪瀛綠號賊陳得俸等三萬衆及
白號賊張子聰雷世旺等三萬衆遽乘閒竄渡嘉陵江分擾南部西充等縣總
兵朱射斗沒於陣二月冉逆等踞江油縣之新店子公由閒道追擊賊分四路
每路馬賊各四五百步賊二三千迎戰我兵亦分路衝入賊巢副都統賽冲阿
温春等遇伏被圍公往援鏖戰竟日圍立解殪賊無算生擒陳得俸 詔授公
內大臣公轉戰而入連奪險隘冉天元以大隊屯馬蹄岡而伏萬人於火石壩

後公抵馬蹄岡已過賊伏數重始覺俄伏起入路來攻人持束竹溼絮以禦矢
銃鏖鬪三晝夜賊更番迭進我軍飢疲數路皆敗公率親兵數十下馬據山巔
誓必死天元督衆登山直取公公乘高險注矢引滿一發殪天元之馬蹶而擒
之賊遂瓦解我山後鄉勇亦至逐北二十里飲羽怒追擒斬無算天元雄黠冠
川賊專用伏以陷官軍曾敗經略兵於蒼溪號令羣賊橫行川東川北川西茶
毒數十州縣至是與官軍五日四戰層層設伏前賊卻後隊刃之誓致死決勝
負賴公血戰破之生擒渠魁爲軍興以來戰功最 詔晉三等子爵是月復大
破賊於劍州俘斬三千俄白號賊張子聰雷世旺等由射洪竄渡潼河西岸踞
蓬溪分股圍攻民寨公率輕騎追及痛殲之誠世旺及僞總兵吳學周等民寨
圍解晉子爵一等授成都將軍時川督魁倫以失守潼河逮問起勒保代之
命與公合兵勦賊四月白號藍號賊分擾遂甯安岳等縣并逼中江有趨成都
之勢公與勒公夾擊連敗之斬級四千賊欲東竄邀擊之嘉陵江口俘斬及溺
斃者三千有奇潼河兩岸肅清閏月追賊至川東達州新甯各屬殲僞總兵苟

文富等七人賊敗竄川北忽苟文明樊人傑等復由陝入川通江南江巴州皆告警五月移師川北殲藍白號賊目四人六月賊走營山窺伺嘉陵江岸公擊之恩陽河與勒公合兵追勦百餘里至岳池縣殲擒僞總兵苟文禮等十餘人及餘賊四千七月苟文明以數百人遁時藍號賊屯踞南江廣元等處公襲之殲賊千人八月合勦白號賊於東鄉太平白號旋與青號賊趙麻花合我兵扼之於茅坪擒斬二千九月麻花復合老林賊王𪔐欲向陝境迎徐天德至川我兵由江口截勦至雲陽麻花𪔐等皆就擒十月楚境黃白青綠四號賊由房縣走夔巫高家營賊衆及龍紹周等復由太平通江北竄兵至賊去兵去賊至樊人傑冉學勝王士虎等遂由川入陝徐天德又由陝入楚 詔以公堵禦不力降爲一等男十二月藍白黃三號賊衆八千窺伺嘉陵江公引兵襲之再戰再捷先後俘馘四千殲首逆三人晉三等子 御書福字賜之六年正月白號賊高二自洵陽偷渡漢江圖入河南公追及於山陽斬傳教首逆龔如一等殲二千餘衆 賞還一等子爵尋箭斃高二於野猪坪并擒僞帥王儒等二月抵興

安勦龍紹周等逼令西入川境龍逆率萬衆分路抗拒痛殲之馘賊二千擒賊首包萬才等七百餘衆三月龍逆遁湖北之竹山房縣又敗之仍走四川之太平公勒兵截勦殄賊三千得 旨賞還雙眼花翎四月徐天德樊人傑合藍號賊陳朝觀等竄陝據白河縣之黃石坂分股圍攻民寨公派兵直取賊巢擒朝觀等十餘人馘賊二千五月大破賊衆於西鄉獲徐樊二逆之妻徐天德由西鄉趨紫陽公率賽冲阿等蹙之於新灘大雨水漲天德溺斃時龍紹周乘官兵追勦徐逆復闌入房縣竹谿公督兵逼回太平先後殲擒僞帥陳文明等五人八月追紹周至巫山巴東獲其妻子及僞軍師王鵬老教首李天棟等九月擒紹周之兄紹海弟紹華龍逆僅以二百餘人遁十月殲紹周於平利斬僞總兵曹應彪等十餘輩餘孽蕩平晉封二等繼勇伯 賞黃馬褂十一月奏改達州爲綏定府十二月白號賊苟文明等西擾甯羌公偕額公夾擊賊遁回川北大敗之於通江賊走開縣公派兵馳救自率輕騎赴大甯斷其入楚之路七年正月苟逆由川入陝偷越漢江北竄會川東零匪滋擾 上命公專辦川賊二

月破綠號餘匪於奉節擒僞帥龔其堯等五人又勦白號賊張長青於雲陽三月長青敗走開縣時黃號樊人傑藍號崔宗和胡明遠戴四蒲天寶等屬聚楚境之歸巴興房等屬公聞報卽移師入楚 詔嘉其統籌全局無分畛域深得大臣公忠體國之道四月樊戴各逆由房縣至歸州龔與蒲天寶合公率精兵閉道星馳三百餘里抵東湖乘霧渡河繞出賊前使不得合賊以四千人踞雞公山我兵分兩路夾擊斬首五百級擒僞先鋒等五人時蒲逆屯當陽河尙餘五千人五月公冒雨進攻殲賊八百擒僞總兵二人蒲逆負創走又敗之於穆家溝擒斬千餘公分兵留勦蒲逆自移師東趨直取樊人傑冒雨入馬鹿坪出賊不意痛殲之樊逆竄至竹山惶急投河死其妻子弟姪皆就俘樊逆倡亂最久各賊咸聽指揮與冉天埒至是始掃蕩 上偉其功晉三等繼勇侯七月蒲逆乘閒劫營卡將弁有被害者合藍黃白號餘匪增至一二千人公奮力圍勦斬刈過半八月窮追至竹溪蒲逆墜崖死九月餘匪竄至巴東與山老林時賊皆百戰之餘蹂躪隼鷲具悉官軍號令及老林徑路忽陝忽川忽聚忽散屢

被圍復乘霧溜崖突竄有中數矢猶力戰者分軍遇之則不利大隊趨之則免脫僅餘二三百賊而三省不得解嚴直至十一月始搜勦淨盡遂以十二月偕額公奏報大功戡定 優詔晉公一等繼勇侯加太子太保 賞用紫纒公子蘇沖阿由頭等待衛 賞副都統銜八年七月遵 旨入覲 上慰悅下所司優敘八月至熱河行在 御製七言詩賜之 命在紫禁城騎馬尋以南山餘孽煽動 命赴成都將軍任十二月遇賊平利遣弁赴賊寨招降俱被害有詔切責降二等侯單眼花翎奪紫纒九年二月額公以 欽差大臣赴軍會公督勦窮搜川陝老林八月全數掃蕩 賞還一等侯內大臣紫纒雙眼孔雀翎再交部優敘十年夏額公薨 上召公回京授領侍衛內大臣充方略館總裁十一年以海盜蔡牽犯臺灣 命赴閩督勦未至蔡逆遠竄仍 召還六月充後扈大臣總理行營事務管理兵部七月甯陝鎮新兵陳達順陳先倫等作亂 命公爲 欽差大臣往勦辦九月官兵分四路困之叛兵蒲大芳等乞降縛獻首逆陳達順等磔之解散五千餘人 上嘉其迅速尋請將隨同滋

事之兵丁二百二十四名令暫歸原伍約束操防 諭責其寬縱專擅退出御
前侍衛罷領侍衛內大臣交部議處尋 命革職留將軍任十二年春瓦石坪
叛匪滋事率將弁全數殲擒開復革留處分十四年正月疾作 上親解佩
囊并頒內府丸藥賜之 特詔晉爵三等繼勇公三月九日薨 溫旨悼恤派
侍衛一人內閣學士一人馳驛迎至中途奠醊喪歸至近郊 上親臨賜奠
御製詩挽之 命入城治喪賻內帑銀五千兩照公爵例 賜卹 予諡壯
果 詔川省建立專祠尋入祀京師昭忠祠公英勇超倫戰必身先陷陣與額
公同心戮力以底成功馬蹄岡之戰尤爲奇勳第一蜀人談之至今勃勃有生
氣公薨時下 詔褒恤亦稱是役保障川西數十萬生靈免遭蹂躪爲勳績之
最著蓋是戰之奇在轉敗爲勝萬死一生有天幸然非公之忠勇奮發不能得
也子蘇沖阿襲侯官都統孫倭什訥再襲官將軍次孫花沙納道光壬辰進士
由編修官尙書

長文襄公事略

公諱長齡字懋亭姓薩爾圖克氏蒙古正白旗人父納延泰官理藩院尙書公由繙譯生員補筆帖式乾隆四十年充軍機章京升主事四十九年甘肅逆回田五叛隨阿文成公進勦升員外郎五十二年林爽文亂臺灣隨福文襄公往勦克復大里杙爽文就擒 賞花翎五十六年廓爾喀叛擾後藏復隨福公往討平之補郎中遷內閣侍讀學士嘉慶四年遷副都統授右翼總兵官五年川陝楚三省教匪擾達州青號賊徐天德折竄湖北 命公爲領隊大臣率兵馳勦八月白號賊高二馬五竄陝 命改赴陝西時公道經湖北房縣會藍黃白三股賊至卽與巡撫倭什布會勦由南漳進攻尋以高二馬五屯洵陽王家坪公率兵分撲斬俘甚衆調宜昌鎮總兵旋由鮑家店抄至賊前分隊衝壓斬獲千餘乘勝由陳家莊進擊分兵七路晝夜窮追生擒僞先鋒鄒順等餘匪敗竄鄧家河公復繞出賊前斬獲五百餘人得 旨獎賚嗣高逆由楚竄陝公追勦於白河敗之又折竄楚境公由竹山房縣抄截殲賊百餘擒賊目吳登科等尋以徐天德等由陝竄楚與高逆合公由獅子巖分路迎截殲賊五百有奇追殺

四十餘里又敗賊於瓦房口擒斬千餘得 優賚六年正月追敗高逆於楚陝
交界之大花園會徐逆仍在楚境肆竄公復回楚協勦敗其衆二月敗賊於黃
沙河燕子溝等處尋探知白號賊苟文明藍號賊李彬由陝竄楚公倍道扼其
東竄之路戮偽總兵卜興昂等於陣會徐逆圖竄襄陽公設伏截擊俘馘盈千
擢湖北提督三月敗賊於穀城擒教首黃正魁等百八十人旋敗賊茅倫山殲
擒七百有奇邀 賞賚苟逆尋遁房縣公由紫竹兜繞出賊後斬擒甚衆 命
署湖廣總督五月黃號賊張萬林從陝東竄鄖縣公督兵進勦斬獲亡算時藍
號冉學勝亦由陝竄楚復迎勦於秦家坪克之六月敗賊渠湯思蛟劉朝選於
劉家灣等處八月青號賊由陝奔楚公督兵由上龔繞至鐘鼓山奮力截擊箭
鏃僞元帥李大年擒僞總兵蔣添受殲賊七百有奇均得 旨嘉獎十一月黃
號賊曾芝秀自興山折竄房縣公由紫竹迎擊至二層巖擒斬甚夥復追至連
湖坪敗之旋率兵迎頭勦捕殲賊四百人僞軍師鄭三元僞元帥褚貴悉就擒
七年正月殲賊於摩天嶺餘賊遁紅巖溝公乘夜用火攻勦洗殆盡二月首逆

樊人傑合會芝秀各股匪竄與巴一帶公由興山會勦敗之於高良坪三月賊竄房縣公帥兵追殺二十餘里芝秀中箭遁四月殲賊於瓦房溝復敗賊於火石嶺 賞玉鞞荷囊諸品五月藍號賊蒲天寶東竄羅溪河公冒雨進攻墜馬落水侍衛富翰等救出得 旨獎慰尋知樊人傑會芝秀竄漁沱偕將軍賽冲阿等奮力逼勦樊會二逆投河死 賞雲騎尉世職七月追勦蒲天寶於巴東蒲逆墜崖死公自房縣搜捕餘匪殆盡九月以疾聞 命回京調治八年以提督銜補右翼總兵尋授古北口提督九年授安徽巡撫十年調山東巡撫未之任以蒙城教匪余連糾衆倡亂遂帶兵馳勦殲匪黨四百余逆就俘並獲教首李朝士等磔於市 上嘉其迅速十二年五月授陝甘總督六月入 覲時西甯賊番滋事 命馳往查辦八月討平之獲賊目班珠爾貢格等 上嘉其迅速再下部優敘尋上善後章程四則從之十三年冬以前在山東巡撫任內餽 欽差大臣廣興銀兩鑄級留任復以廣興過境時藩司邱庭滄稟明動帑辦差公置不究坐褫職發伊犁效力九月 賞藍翎侍衛充科布多參贊大

臣十五年遷三等侍衛調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十六年授河南巡撫尋以前在科布多收受伊犁將軍魏送馬匹濫與供支干部議十八年九月復授陝甘總督十二月岐山匪徒萬五等因木廠停工乏食糾衆滋事 命帶兵勦捕十九年正月擒萬五磔之乘勝進擊斃賊六百有奇生擒陳四等三百餘名得旨優敘 賞玉鞞荷囊尋殲賊渠吳抓抓於黃官嶺龔貴於階州漢江南北均肅清 賞騎都尉世職並賞還花翎條上善後事宜五則尋 命爲伊犁參贊大臣二十一年授伊犁將軍二十二年復 授陝甘總督二十三年劾陝安總兵劉管城任性乖謬甯夏總兵游棟雲違制坐轎私役兵丁請褫職嚴議有差二十四年冬入覲明年春回任 命兼署西甯辦事大臣道光元年以陝甘山嶺崎嶇請裁減馬兵額以步兵改補從之加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公奏請入覲會山西巡撫成格勅學政陳官俊毆差納妾等款 詔均解任 命公於來京陛見之便暫署山西巡撫按其事尋疏言參款不能指實請分別嚴議奏入成格降主事官俊降編修二年正月署直隸總督適河北九族野

番滋擾 命回陝甘總督任相機辦理三月檄總兵穆蘭泰馬騰龍等擊賊於克克烏蘇等處戰屢捷復敗之於烏蘭哈達及幫隴山中斃賊二百賊大潰追勦至駱駝山盡殲之奏入 賞換雙眼花翎時 上御養心殿對兩捷報適至因 親書御製詩扇 賜之六月條上善後八事如議行旋授閱兵大臣文華殿大學士管理藩院事八月 命還朝十月以青海野番於奏凱兩月後復過河搶掠奪雙眼花翎仍戴花翎十一月回京 賜紫禁城騎馬三月 命充軍機大臣經筵講官管理戶部三庫事充繙譯會試正考官歷充殿試讀卷官四年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十二月以大學士授雲貴總督五年調陝甘總督未幾授伊犁將軍六年六月逆回張格爾入卡滋擾陷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四城 詔以公爲揚威將軍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爲參贊率諸軍討之十月師抵阿克蘇時提督達凌阿已敗賊於托什罕河張逆復糾黨三千據柯兒坪阻大兵進勦之路公率將弁分路進悉殲其衆得旨獎賚十一月 上念邊外沍寒 賜裘服七年二月師次大河拐賊屯洋

阿爾巴特夜犯大營我師擊卻之越日由中路進勦殲賊萬餘追殺三十餘里擒賊黨三千餘人 上以公忠勇可嘉晉太子太保張逆復糾賊十餘萬抗拒於沙布都爾莊我師奮勇抄擊逼至渾水河痛殲之進勦阿瓦巴特大兵三路掩殺俘斬二萬有奇復追至洋達瑪河按殺淨盡捷聞 賞用紫韁三月移師渾河沿克復喀城四月復英吉沙爾葉爾羌二城惟張逆竄遁有 旨嚴飭奪紫韁五月賊屯毗拉瑞迎拒大軍奮勇夾擊殺賊五千復和闐八月疏言張逆逃往卡外達爾瓦斯之藏堪地方經參贊楊遇春楊芳分途出卡窮追至塔爾克地方斬賊千餘協領都凌阿侍衛色克精阿力戰陣亡 詔切責公奪職留任九月 命回京十二月偵知張逆奔喀爾鐵蓋山密遣楊芳星夜追之我軍抄入賊後斃賊三百張逆僅以三十餘騎登山都司段永福等擁至張逆窮蹙將自刎馬甲舒輿阿兵丁田大武奮力生擒盡殲餘匪八年正月紅旗報捷 上嘉悅錫封二等威勇公世襲罔替並 賞戴寶石頂兩團龍補服授御前大臣 賞還紫韁換戴雙眼花翎三月授都統時回置平定遵 旨回京

賜御製詩扇五月張格爾檻送京師 上御午門受俘禮成晉公太保

賞換三眼花翎繪像紫光閣 上親製贊尋 命鄭親王烏爾恭阿禮部尚

書松筠等往良鄉迎勞六月入覲行 抱見禮於勤政殿並 賜御用珊瑚朝

珠四團龍補服 諭不必進內侍班用示體恤復授閱兵大臣充總譜達管理

藩院及戶部三庫事充崇文門監督八月正大光明殿凱宴 恩賞銀幣旋充

繙譯鄉試正考官授領侍衛內大臣十一月公生辰 御書功臣像贊及平格

功成扁額黃扉贊化星辰近紫閣圖勳劍佩高聯句 賜之九年充經筵講官

署吏兵二部尚書管健銳營事務十年署步軍統領九月回疆逸犯博巴克糾

結浩罕入卡滋擾圍喀什噶爾英吉沙爾二城 制詔公爲欽差大臣往督軍

務十月仍授揚威將軍十一月提督哈豐阿胡超等先後統兵進援二城圍解

公以從逆者應誅波累者應宥因籌議善後事宜 上嘉其詳備先是喀什

噶爾參贊大臣扎隆阿誣劾伊薩克助逆 命公及伊犁將軍玉麟會鞠之疏

白其誣一手敕報曰若非卿二人公忠體國何能平反此獄使內外夷回懾服

可嘉之至十一年八月加太傅九月請以回疆西四城閒地招民開墾以供兵
精從之十二月 命管理兵部事十二年九月回京 命管理戶部三庫事十
一月補總理行營大臣復充總譜達十三年管理戶部事十四年 命紫禁城
內乘輿十五年以收受浩罕夷使土物降四級留任罷 御前大臣及管理部
務尋 命兼管理藩院充崇文門監督是歲 上謁 西陵明年謁
東陵均 命司留鑰十六年復 命管理戶部三庫事十七年正月 賞穿四
開襖袍自道光二年至是五次京察皆奉 優詔議敘七月因病乞休 上
未允九月復瀝陳入告 慰留之十月 上親視疾 賞尙方珍品 溫諭
有加十一月公八十生辰 詔晉一等威勇公 賜御書綸閣勳耆額及嘉乃
壯猷資勩相錫茲蕃祉念戎功聯句他珍物稱是十八年薨年八十一遺疏上
天子震悼 詔入祀賢良祠 賞銀二千五百兩治喪其一等公爵侯桂
輪百日孝滿後承襲孫麟慶 賞員外郎俟及歲時當差尋 親臨賜奠 賜
祭葬如禮 予諡文襄 詔入祀伊犁將軍祠十九年得 旨嗣後每次謁

陵禮成後將原任大學士公長齡一併開列具奏派員賜奠子桂輪襲一等
威勇公官杭州將軍麟慶官至漕運總督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二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三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各臣

楊忠武公事略

公諱遇春字時齋四川崇慶州人生之夕母氏李夢大水泛紅匣至揭視之中有雙鯉一金色一赤色少有志量舉乾隆四十四年武鄉試從征甘肅石峯堡調赴臺灣出征廓爾喀咸有功由把總累擢守備 賞藍翎六十年黔苗逆命公力戰解嗅腦重圍苗復悉衆攻松桃廳大學士貝子福康安公令諸將往援山險寨密莫敢進公請率敢死三十人爲前鋒而精兵三千繼其後由閒道攻其不意縱馬入賊屯疾呼曰大兵至矣降者免死賊相顧錯愕公復呼曰真降者跪於是跪者數千人全軍直抵松桃城下賊潰圍遂解貝子壯之立奏 予孔雀翎加都司銜復解永綏城圍錫勁勇巴圖魯名號遷雲南都司又以生擒首逆吳半生功擢游擊嘉慶元年參贊額勒登保公攻賊茶山賊圍官兵於土

壘截我歸路公帥壯士數十人衝圍奪據對山拔出官兵數千十盪十決當者輒靡貝子望見之驚歎不已卽軍中馳授四川普安營參將遂復乾州擢廣東羅定協副將苗平而教匪起公隨額侯移師往勦當是時教匪蔓延川陝湖北閱其尤著者湖北則覃加耀林之華漢南則張漢潮公勦賊雞公嶺擒斬三千奪賊卡三十餘處進搗帽子山用奇兵趨賊後奪其隘之華中鎗死大捷中保寨加耀漢潮皆就擒尋敗賊於小廟口又敗之於長沙岸於大任河斬馘二千七百有奇三年四月張正潮以三萬衆窺荆門州公首先陷陣賊敗走南漳官兵蹙之俘斬五千餘人生擒九百餘人會丁父憂請回籍守制 特旨賚白金三百兩治喪仍以墨經隨征十二月生獲羅其清於大鵬寨馘賊五千功第一遷甘肅西甯鎮總兵四年正月戰蕭家灣及黃土牆再戰譚家山皆大捷前後殲賊五千有奇馘張長庚獲王光祖射死冷天祿自是陝人聞公名震爲天人川中婦孺亦懾公威望矣五年擢甘州提督 予雲騎尉世職初經略額侯上言諸將中惟楊遇春謀勇兼優此外無可專任者五年夏又偕參贊那彥成公

德楞泰公合疏請增兵隸公麾下與經略參贊分路勦賊 詔曰可六月公遂以提督別領偏師並渭西上擊汧隴之賊八月勦伍金柱於手扳崖戰酣別賊楊開甲從閼道突至我軍腹背受敵自午至酉圍愈急有白袍賊手大旂直犯公相去咫尺忽墜馬則已爲後隊護鎗所斃卽金柱也是夕二鼓公始歸隊明日追斬開甲於山梁六年二月追賊至龍池場設伏生擒王廷詔三月生擒高天得馬學禮於龍洞溪並獲僞帥十七人晉騎都尉世職五月大膊於白河六月獲冉天士王士虎等逆目二百餘人於大池壩八月 詔以南山餘賊責公專勦忽川忽陝搜捕不遺餘力事平晉二等輕車都尉先是龍溪洞之捷俘馘甚衆公擇驍健者八百人俾立功贖罪咸伏地哭願報不殺之恩及勦冉天元於蒼溪天元驍桀善戰爲諸寇冠經略令公長右翼西安將軍穆克登布長左翼而穆將軍與公議不合先三日馳出賊前賊以奇兵斷其歸路萃精銳衝左翼後隊黑夜乘高自嶺下壓短兵接左軍潰賊遂併立攻右翼公據廢寨斷牆力拒擲草炬山下照耀如白晝以勁弩射之矢垂盡而天曙時八百人者殊死

戰無不以一當百賊敗遁追禽王登廷公治軍嚴整雖倉卒衆寡不敵未嘗少
卻平日樸訥若無能遇賊輒機謀洞中應變如神尤不嗜殺能得降人死力蒼
溪之役蓋其明效云七年秋調固原提督明年丁母憂 命俟凱撤後回籍守
制尋追勦苟文潤於紅山寺初戰我兵小卻公率數十騎躍馬直前賊始敗明
日又大敗之賊自是不能延殘喘矣十年七月南山新兵叛新兵者嘉慶五年
平教匪後於南山要地設甯陝鎮以從征鄉勇五千人充伍者也地險兵悍爲
漢北第一雄鎮至是因文吏停給鹽米銀發包穀充糧激變於是營兵陳達順
陳先倫等戕副將游擊劫庫獄以叛公初奉 命回籍補行守制百日由川入
覲至西安聞變卽奏調滿兵四千勦之 詔以德楞泰爲 欽差大臣而 命
公馳赴甯陝鎮公扼方柴關大帥皆以兵會鋒交賊銳甚公與諸將皆失利首
逆蒲大芳等望見公猶下馬遙跪哭訴營官蝕餉狀公曉以順逆知其尙可以
義動也乃與總兵楊公芳謀曰賊驍悍經戰陣久破城三營汛十九生民荼毒
已甚誅渠魁宥脅從則事可息若必欲盡勦勢必奔潰四出老師費帑不可以

日月計川楚匪徒其已事也各大帥皆猶豫公乃按兵緩攻而令芳單騎入賊營招撫越數日蒲大芳竟率四千人誘縛達順先倫詣公軍前降公率大芳邀擊不降之賊於江口斬賊渠朱先貴等德公遂以叛賊震懾兵威窮蹙乞命奏其叛卒二百二十四人盡釋歸伍 上震怒責德楞泰專擅廢法縱叛損威時古北口提督薛大烈在軍中德公令馳覲面奏情事大烈奏對失實於是廷議降公甯陝鎮總兵芳戍伊犁十三年入覲 賞乾清門侍衛仍授固原提督十八年秋大盜李文成據滑 詔陝督那彥成討賊以公副之賊萃精銳於道口鎮官兵合勦公自當其前率親兵八十人由運河西進覘道口遇賊數千即大呼突擊賊辟易追渡河禽斬二百有奇賊敗入道口公收隊數親兵少二人復衝入賊隊奪還二屍賊爲喪氣遂斷浮橋焚渡船率諸軍進攻所嚮賊望見髯將軍輒披靡尋克道口燒賊萬計復擊走桃源賊三千於城東進圍滑用地隧轟破其城十二月滑縣平 仁宗大悅錫公二等男爵 賞黃馬褂 命紫禁城騎馬會陝西三才峽箱賊起移師馳勦兩越月歲事 晉封一等男甲

戊己卯一再 陛見 睿皇帝慰勞有加嘗命跪在膝前執手慰勞謂卿與朕同歲年力尙強將來如有軍務卿須爲我獨當一面手賜珍物數種見公長髯稱美者再時公第逢春官曹州總鎮 上命公繞道視逢春所練兵宣宗卽位特加太子少保 賞戴雙眼花翎道光五年署陝甘總督六年回會張格爾叛 詔公以 欽差大臣統陝甘兵五千馳赴哈密尋 命大學士長齡爲揚威將軍公爲參贊大臣會阿克蘇進勦七年二月敗賊於洋阿巴特尋敗之於沙布都爾又敗之於阿瓦巴特禽斬各數萬追至渾河距喀什噶爾賊巢十餘里賊悉衆背城一戰列陣二十餘里築橫壘蔽之西南風起撼木揚沙大霧晦我前敵大隊迷道相左未卽至將軍以賊據形勢又衆寡不敵欲退屯十餘里須霽而進公不可曰天贊我也賊不知我兵多少又不虞我卽渡時不可失且客兵利速戰難持久乃遣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而自率大兵乘晦霧驟渡上游據上風礮勢與風沙勢相併若百十萬兵推壓驟至乘勢衝入賊陣賊土崩三月朔遂復喀什噶爾五日復英吉沙十六日復葉爾羌又復和闐加

太子太保時張逆遠遁 詔公先行入關八年正月楊公芳禽張逆於鐵蓋山
芳公所拔士也至是先封果勇侯公入覲捷音適至 上大悅 賞公紫纒
授陝甘總督圖像紫光閣並擢公子國楨爲河南巡撫 本朝漢人中由提督
遷總督者趙公良棟父子及梁公彝岳公鍾琪後得公而五九年冬公壽七十
賜御書額曰綏邊錫祜楹聯曰三朝曷場宣勤久兩世封圻積慶多及福壽
字如意玉帛諸珍物十五年 予告歸蜀 陞辭 晉封一等昭勇侯食全俸
賜 御書紫光閣像贊一 御製詩扇一回籍後復 賜御書福壽字十八
年二月薨於里第年七十有八遺疏聞 上震悼贈太子太傅兵部尙書
賞白金二千兩治喪入祀賢良祠諡忠武公嘗夢神授黑旗每戰必身先賊望
見黑旗卽知爲楊家軍受知於福文襄最早文襄沒後每臨大敵先一夕輒夢
見之次日必得奇捷凡戰陣所俘必訊明入賊營三月以外始誅或雖逾三月
而年老無能年幼無知皆赦免故治軍數十年未嘗妄殺一人凡疲卒經公訓
練卽膽壯或精銳改隸他部仍不能用命將戰距賊三五里必少停排比隊伍

雖遇伏不至失措其勦苟文潤也賊鋒銳甚公首進參贊德公繼之賊壓山而下勢若建瓴衆驚退公據溝力拒賊矛逼馬首公震威一叱衆矛辟易親兵數人乘勢越溝擊卻之衆以爲神一日料賊必出掠民寨伏兵以待留羸卒守營賊不趨寨而逼營僅隔一溝衆失色公冠帶徐步出臥營外賊曰誘我也改趨民寨爲伏兵所破方柴關之役官兵與叛兵多故舊莫肯用命賊衝官兵爲數段公僅餘親兵數十據廢垣罵賊賊大隊數千來逼忽轟然退走及訊俘言金甲神壓壘立云公結髮從戎大小數百戰皆陷陣冒矢石或冠翎皆碎或袍袴皆穿未嘗受毫髮傷 上詢及嘆爲真福將回疆七里河之戰賊十倍我鎗礮如雨公下馬席地坐以安衆心并回叱長子國柱速下馬甫及地而隔河已礮碎其鞍矣公修髯隆準目睛映日光返照能射人畢生無姬侍而操守尤廉任總督時討軍實肅官方邊務皆控制得法子國佐官副將國楨字海梁官至閩浙總督襲侯爵國楨少儻豪飲不羈其自刑部郎出守潁州也公方提督固原長公子國佐亦以守備引見並予假省親國楨至轅者以公命止之不許

入國佐入爲跪請久乃召而庭數之國楨免冠謝公曰吾起武舉 上拔擢至此恩遇無比常恐老不知所報始吾期汝云何而忘之也命予杖文武吏士爲叩頭乞免不許已皆大駭服道光初國楨擢雲南鹽法道未上遷按察使陞辭 宣宗諭曰好爲之有如不稱當語而父知耳當是時 上亦知公家法云

那文毅公事略

公諱那彥成字韶九一字東南號繹堂姓章佳氏滿洲正白旗人尙書協辦大學士文勤公阿克敦曾孫大學士文成公阿桂孫也由乾隆五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侍講轉侍讀入直南書房擢祭酒詹事充日講起居注官晉內閣學士嘉慶二年 命爲軍機大臣充崇文門副監督兼副都統三年遷工部右侍郎四年調戶部右侍郎授掌院學士擢工部尙書兼崇文門監督充實錄館 國史館總裁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兼都統 賜紫禁城騎馬上以公三歲而孤其母那拉氏撫孤守志三十餘年表其門 賜御書勵節教

忠額以榮之尋授總管內務府大臣先是湖北白蓮教匪樊學明叛於襄陽其黨張漢潮寇秦中 詔參贊大臣明亮討之而成都將軍慶成陝西巡撫永保與明亮有隙師行不相顧八月 命公爲欽差大臣督明亮軍褫慶成永保職按其事十月劾明亮奏報誣罔狀乃逮治明亮 命公領其軍明公尋破賊誅漢潮公奏漢潮謀主冉學勝餘黨在陝宜亟除 上是之十一月敗賊於五郎疏言軍餉前費八千餘萬兩有司圖肥己將弁亦希分潤致賊閱四年未殄滅臣刊刻糧單按程期赴糧臺覈給以杜冒銷又言秦中將帥各爲一路致賊乘閒遁今臣等相機分合聲息相通使賊所至必有官兵進剿 諭曰所論切中從前積弊尋疏請五郎設重鎮增總兵一員編鄉勇於新營更設縣丞巡檢分防從之時賊竄秦嶺老林官兵由漁洞子踏冰入賊三路迎敵我兵分道進攻大破之 手敕報曰山險冰滑舍騎步行可謂辛苦備經矣十二月賊匿高關峪夾嶺我軍潛師夜擊賊奔鳳凰山公遣將士夜縋下殲賊六百有奇斃僞元帥黃爾雄等餘匪走平利檄別將慶溥等截之得 旨嘉獎尋破賊於秦嶺

嗣以賊匪逼出老林復逸入楚豫有 詔嚴飭五年正月川匪二萬竄陝西略

陽公擊破老林逸賊獲襄陽起事賊目三十有奇復殲逸賊百餘擒賊首高遇
春等進兵至漢中因川匪鴟張入棧道追勦 上嘉其不分畛域二月川匪

至隴州乃出棧亟勦賊屯隴山鎮大破之分道亟追斬俘三千餘殲僞元帥魏
學林僞先鋒嚴士沛等 詔授參贊大臣 賜玉鞬金合荷囊下部議敘公以

經略額侯在隴應受其節制繳 欽差大臣關防得 旨俞允是月賊避官兵
南走追及於秀金山敗之又敗賊於嚴家壩會經略疾作 詔公兼領各路兵

賊陷文縣據卡狼寨我兵乘月夜渡河破其陣殲賊將李大旺等并殺賊千三
百人尋敗賊於龍泉溝又敗諸林江浦俘斬千餘追至毛峪山賊棄輜重遁公

隨令將軍恆瑞回陝西協勦戰屢捷 上以其遙合 廟算內外一心 予
獎賚未幾賊首高二馬五糾六千餘人趨松潘官兵禦之奔岷州經略病已帥

師夜攻賊奔踞山公率衆先登殲賊三百有奇追殺百餘人遲明賊列陣何家
峒設伏以待公率精兵奮擊賊敗退伏賊左右起擊走之追數十里斬首千餘

級執賊將詹世貴等奏入得 旨獎賚四月敗賊於分水嶺尋以陝匪東趨近豫 上召公還京將面詢陝中賊情又以賊入川後勢漸張乃公玩縱所致致總兵施縉戰沒退出軍機處南書房並罷所領館閣府庫諸職五月抵京奪都統尚書講官花翎以侍講在 實錄館效力尋襲騎都尉擢少詹事六年九月充順天副考官遷詹事七年遷內閣學士教習庶吉士兼副都統扈 蹕木蘭射鹿獲之 賞戴花翎是年冬廣東永安客籍游民結添弟會與士民構亂博羅諸土匪響應總督吉慶討平之尋悔釋囚留擊且疑巡撫瑚圖禮密劾遂自戕 詔公往鞫之具得其實時永安黃亞程等遁入鐵籠嶂復嘯聚爲盜八年二月公率提督孫全謀等進攻即日克之誅亞程及其黨數百人事平條上善後九事 上嘉其妥速升署吏部侍郎尋赴直隸浙江讞獄七月擢禮部尚書兼戶部三庫事總理太常寺鴻臚寺樂部九年仍授軍機大臣兼都統鞫河南嵩縣民王雷傳習邪教事未竣以秦隴搜捕餘匪 命攝陝甘總督辦理善後事 上賜手敕曰汝誠國家柱石臣有爲有守惟稍恃己之聰明不與

衆人謀議夫一己才力有限仕途邱壑難窮務宜兼聽並觀勿存五日京兆之見八月奏南鄭縣民趙恆裕張希賢等謀逆立擒之與其黨皆伏誅又奏籌遣南山遊民均得 旨嘉獎十一月授兩廣總督明年冬劾前巡撫百齡苛虐營私狀鞫實免百齡官會俄羅斯夷船求通市監督延豐率允入奏公以越界貿易恐商夷因緣爲奸亟請止之 手敕曰此事與朕意相符所見甚是先是粵東土匪洋盜勾結日熾盜首李崇玉黃正嵩依朱濱橫行海滋公初至緝獲甚衆嗣以官兵不得力遂行閱諜招撫降正嵩計擒崇玉檻送京師先後招降五千餘人悉賞銀幣並予千總外委銜巡撫孫玉庭劾公賞盜 詔降藍翎侍衛充伊犁領隊大臣正嵩之歸命也公嘗誘以四品服及守備劄至是事覺 命謫戍伊犁十二年授三等待衛仍充伊犁領隊大臣五月調西甯辦事大臣時野番侵掠內地戕兵丁故有是 命八月偕將軍興奎總督長齡攻克沙卜浪番境悉平條上善後四事如議行十三年擢江南副總河是秋河水溢九月甌工合龍十二月以荷花塘復墊降二等待衛復爲喀喇沙爾辦事大臣十四年

調葉爾羌辦事大臣尋授頭等侍衛充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十二月以二品服補陝甘總督明年六月疏言臣前奏準六月 陛見今甘肅被旱撫綏事重不敢拘泥遽行又請緩徵撥帑賑貧並疏陳散賑積弊奉 手敕汝實不愧廣庭相國之孫又降 詔嘉其能識輕重且云所陳向來辦賑積弊俱切中竅要是月 賞頭品頂戴十六年請禁交代倉糧折色之弊以重積貯如所請行七月入覲 賞戴花翎十八年九月河南教匪李文成等謀逆陷滑縣 詔公爲欽差大臣帥師討之賊屯滑城及桃源集道口公由衛輝進軍分擊新鎮丁樂集連破之道口賊出掠中市所公斷其歸路遣別將楊遇春等迎擊大破之賊造橋將渡河而西官兵截殺千餘橋毀不得遁賊蜂屯拒敵我軍飛越溝濠破道口殲賊萬餘焚其巢出難民八九千 溫旨嘉賚尋破桃源賊追道口賊抵滑縣城中賊出應敗回城圍之桃源賊來援盡殲之遣將弁分禦絕其外援時李文成潛遁輝縣屯司寨公遣別將德英阿楊芳率勁旅攻克之文成自焚死賊黨悉殲 上嘉之優賚有差尋於南門掘隧道密置地雷公親督兵勇進攻

地雷發城裂拔之殲賊萬七千餘焚死七千餘生擒二千餘有 詔加太子少保 賞三等子爵換戴雙眼花翎紫禁城騎馬並 賞御用荷囊子容照遷乾清門二等侍衛又 賞黃面元狐馬褂暨上珍諸品是冬授直隸總督十九年巡歷開州條陳善後五事抵京復 命 詔曰那彥成克副委任深堪嘉獎著在阿桂墓賜祭一壇用示眷舊酬庸至意尋坐保貪劣知縣孟屺瞻補滑縣令奪職留任二十年冬以廢員王奎聚等混請捐復先令繳庫跡近專擅鑄四級尋以灤州石佛口王姓世習白蓮教惑衆謀逆公全獲誅之 上嘉其辦理認真宥積次吏議 賜御書福字暨尙方珍饌二十一年捐穀三千石與復義倉貯穀十六萬六千石有奇閏六月以前在陝甘與藩司陳祁商挪賑銀津貼腳價並虛奏捐廉事褫職下獄論死尋以繳完賠銀改戍伊犁留家終養九月丁母憂 上念滑縣勦賊功免發遣令閉門思過二十三年授侍講明年擢侍講學士晉詹事充會試副考官遷倉場侍郎 賞花翎二十五年擢理藩院尙書調吏部尙書兼都統 命紫禁城騎馬道光元年兼掌院學士調刑部尙

書管宗人府銀庫事兼閱兵大臣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二年四月授內大臣六月以陝西渭南縣民柳金璧犯死賂免 命公攝巡撫鞫之得其狀誅貶有差十月復任陝甘總督時青海河北番賊犯窩卜圖卡擊走之因請移兵駐守議防卡條款清釐河南番族立什總百總百戶千戶領其衆初察漢諾們罕一旗移居河北煽野番句漢奸作賊公絕其糧茶窮蹙投誠 詔嘉其不勞兵力不延歲月辦理認真十一月公六十生辰 御書亮勛集祜扁額福壽字各一賜之并 賜如意朝珠蟒袍文綺諸物三年以青海蒙古皆已復業下部議敘尋請定商民與蒙古市易章程并封閉邊外金廠又請增置青海正副盟長等官設巡防蒙古官兵皆得 旨允行五年九月奏設甘肅各屬義倉如其請十月復調直隸總督是年江南運河阻滯南糧改行海運十一月疏陳海運漕糧撥運事宜下部議行六年五月以直隸竊匪日多請嚴竊盜治罪之例從之八月以海運速蕝下所司議敘會逆回張格爾入卡犯喀什噶爾諸城檄東三省官兵勦之公以過境兵丁口糧按例日給銀五分不足飲食請加五分又藥鉛火

繩由京運解供應既難且恐兩涇請以甘肅籌備者充用并籌議兵行支應又以新疆遺犯積久人多夷民雜處易生事請量地改遣皆允之七年七月以直隸挂名吏役過多包差滋擾苦累閭閻裁汰二萬三千餘人酌應留名數冊報嚴明奏入得 旨褒嘉並通 諭直省均照所奏章程辦理十一月回疆四城克復 命以欽差大臣往籌善後事宜未幾張逆就擒仍 命往治其事疏陳回疆積弊略言回人素恭順此次變亂半由平日撫馭失宜參贊大臣等三年換班其才幹有爲者三年中辦理未必遽善次者祇存五日京兆之見不肯認真下此竟有視爲利藪專工搜括者且各長其疆無維制考覈之分不相顧忌應請分隸考覈俾有所糾察至各官原設養廉不敷辦公懇稍爲議增并準各大臣一律攜眷俾得久任其事得壹意辦公 上韙其言如所請先是揚威將軍長齡等奏請斷絕各外夷貿易並嚴禁大黃茶葉出卡 詔公實力稽查公疏言嚴禁於卡倫不過絕其流查察於各城方能清其源請於阿克蘇遺官查覈至是又言安集延進販內地大黃茶葉硝磺接濟外夷私於卡內置產安

家竟敢相率助逆請將現販違禁物者逐出其餘暫準居住得 旨允行又奏各城相沿陋規貪贖求取苦累回民今悉裁革勒石永禁 手諭曰行同饕餮殊出情理之外非公忠體國之大臣孰肯和盤托出可嘉之至八年請移建葉爾羌城於罕那里克又請於喀喇哈依外之七里河築堡設兵六百防守並另建英沙爾城又疏言曩者伯克闕每以賄得補而大小伯克遂誅求小回子以取償嗣後請由本城大臣先儘有功及家口被害之人次死事人子孫次出力世家視其人才保送參贊大臣驗看奏補又酌定回夷難廢章程皆如所請行張格爾之就誅也其妻孥尙匿浩罕將軍長公傳檄索之浩罕使人詐投賀書伺隙公陳兵衛其出入不許與卡內安集延交接亦不犒賚使諭以逆屬在外無足輕重破其居奇之計並絕其貿易使不能藉 天朝聳動外夷 宣宗手諭曰所辦甚得大體與朕意相同 賜御筆畫扇并扇套香囊各一八月請將伊犁通烏什之徑酌議封禁又稽察私墾地畝徵糧以供換防官兵祿糈請於明約洛建貿易亭以便布噶爾巴達克山等通市皆從之是月繪像紫光閣

上親製贊九月請酌撤換防滿洲兵歸伍籌議操兵章程又請令駐防官兵盡許攜眷又奏酌議茶稅章程請設喀什噶爾等三城銀庫皆從之 諭曰那彥成辦理善後事宜籌畫妥洽勞績卓著著賞加太子太保銜賞雙眼花翎紫韁元狐馬褂暨荷包諸珍品十二月奏招致附浩罕之額提格訥布魯特部落安置特依劣克達坂地 上嘉之九年正月 詔以公使人出卡搜求逆屬有意邀功 召還京又以妾給收撫之布魯特翎頂歲俸 嚴飭之六月回直隸總督任十年冬西陲復不靖十一年二月 欽差大臣長齡奏疊由驅安集延籍其家禁茶葉大黃所致 命褫公職八月授盛京禮部侍郎會長齡等復奏浩罕申訴以前此籍沒安集延禁絕市易爲言 諭責公誤國肇釁仍奪職十三年二月卒 詔以公服官中外宣力有年不忍忘其勞績著賞尙書銜照尙書例賜卹尋 予祭葬 賜諡文毅公生於世胄性好學工詩能書遇事有執持於權要人無所屈勦辦川陝楚及滑縣教匪尤有功任總督時三次考績皆 特旨優敘雖屢起屢躓中外想望風采 上眷公不少衰嘉慶中英

吉利入貢頗不恭順惟問福中堂及那大人見居何官蓋外夷夙所敬憚者祇此兩人云子容安官副都統充伊犁參贊大臣容照官馬蘭鎮總兵均坐事免曾孫鄂素襲三等子

汪文端公事略

公諱廷珍字瑟庵江蘇山陽人生十二歲而孤母程太夫人撫之成立家本素封至公父而落值歲凶母子日或一食或終日不得食太夫人終不肯使人知曰吾非恥貧恥言貧耳言貧則疑有求於人故不爲也歲除無米使僕索舊逋城外抵暮歸無所得母子各飲茗一甌嘗鹽菜數莖就臥其艱貞若此公孤苦力學少游任子田李晴山兩先生之門困諸生十年始獲鄉舉乾隆己酉一甲第二名進士賜及第授編修辛亥大考擢侍讀不兩月拜司成之命性嚴毅以師道自居選刻成均課士錄教學者以立言之義法而力戒摹擬剽竊之弊尋命入直上書房協修起居注授侍講學士教習庶吉士再遷禮部侍郎公學有根柢以文章行誼高天下海內推爲正人無異辭天子知公深屢

界以造士衡文之任初督安徽學政爲學約五則以訓士一曰辨塗謂喻義喻利人心之分盡於此爲己爲人學術之分盡於此有志者當立辨乎毫釐千里之差一曰端本謂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讀書人爲之故貴通古今達事變相期爲有體有用之學一曰敬業時文者古文之一體猶之碑誌傳記表疏論序云耳以摹擬剽竊者之不足言文乃並時文而小之過矣一曰裁僞謂昌黎論文惟其是吾論文惟其真蓋必能真而後是非可得而論也申韓莊列異乎吾道者也而朱子以爲先有實而後託之文非以其真耶一曰自立文之不能不變者時也挽其變而歸之正或因其變而愈益神明於正學者事也苟非克自樹立隨風氣爲轉移取已陳之芻狗沾沾然倣效之庸有冀乎哉公之因文見道其大悟不出乎此每訓士諄諄然如父兄之誨子弟刻試牘曰立誠編取修辭居業之義也附條約十八則抉摘至爲精審其後督學江西及浙江所刻校士文皆以立誠名之而條約加詳海內操觚之士家置一編風氣爲之一變公直上書房最久嘉慶二十三年特命

爲總師傅時

宣宗皇帝在潛邸公盡忱啓迪非法不道

登極後獻納尤

多累擢左都御史禮部尙書道光二年

命典禮部試三年二月奉

手敕禮

部尙書汪廷珍於嘉慶十七年蒙

皇考簡用上書房師傅與朕朝夕講論

考古證今言皆中道至二十三年受任總師傅以來倍加勤慎使朕通經義辨

邪正受益良多自朕親政後畀以左都御史尙書之任均能稱職是汪廷珍於

師道臣道之義可謂兼備矣本日朕臨雍講學因思曩昔討論之功眷懷舊學

用沛恩施汪廷珍可加太子太保銜用示朕崇儒重道之意

天語煌煌具

見公所學之正故能啓沃

聖聰成三十年仁孝太平之治足與古大臣爭

烈矣是年仍典禮部試所得多知名士 贈太師杜文正公受田其舉首也未

幾拜協辦大學士

賜紫禁城騎馬八年薨

優詔悼恤

上親臨奠醊

賜祭葬有加禮

予諡曰文端公風裁嚴峻正色立朝出入內廷進止不失尺

寸造次必以禮於要人無所親附僚友見之皆肅然起敬自言平生不敢作刻

薄事遇橫逆能忍於飲食衣服無所擇貪冒詔諛之習有不忍爲守太夫人教

也所著曰實事求是齋詩文集

楊勤勇公事略

國朝嘉道中漢人戰功之盛推兩楊侯爲最一忠武公遇春其一則勤勇公芳也勤勇公諱芳字誠村貴州松桃廳人生而沈毅有幹略好讀書通經史大義應試不售遂入伍充書識忠武公一見賞識之拔補把總時川楚教匪稱亂王師征之累歲不能靖公從忠武勦賊每戰輒爲軍鋒斬馘不可數計累擢台拱守備 賞藍翎嘉慶四年經略額勒登保公進勦賊渠冷天祿包正洪於大竹適正洪已與儀隴賊合竄鄰水乃冒雨突擊天祿於岳池楊公遇春以勁騎二千一戰殲之進追至石筍河賊以五舟迭渡僅濟千賊餘賊數千方臨岸登舟時公已晉都司率九騎越山先至卽麾幟大呼馳擊賊隔山不知我後隊虛實爭赴河陷淖者三千餘人五舟皆覆隔河賊呼號不能救俄大軍至騎浮而濟并追殲其先渡之賊是役公功稱最 賞花翎擢下江營游擊五年閏四月賊渠楊開甲張天倫等趨渭南公隨楊公倍道扼其東竄并遣兵守商維賊議

復西竄留張漢潮餘黨三千於後以綴官軍公扼西河口去路而大軍三路偪攻連破之大小中溪斬首千五百賊合竄溪口伏兵四面蹙之溝水盡赤生擒千餘人張逆餘黨殲焉公由兩廣督標參將晉廣西副將 賞誠勇巴圖魯名號八月連敗賊於成縣階州賊渡白水河入老林公冒雨追賊及之於磨刀石手刃十餘賊矛傷足墜馬仍徒步殺賊復傷臂官軍乘之大敗賊射傷伍懷志上聞而嘉之 詔問受傷狀下所司優敘六年五月張天倫與曾芝秀陳國奉等率衆六千合屯高唐嶺公及楊公分路擊之擒斬三千賊復分爲二公夜襲天倫於白河俘馘殆盡楊公遂與公邀擊冉添元於平利克之六月經略偪賊入川爲一舉掃蕩計八月遣公擊張天倫於西鄉俘斬盈千餘賊僅四百竄老林適公前所追太平開縣之賊竄至南江經略令公殲東奔之辛斗於通江而自帥楊公追西竄之高見奇魏學威於廣元擒斬殆盡七年三月楊公移勦苟文明賊自華陽合而東竄公分路追截敗之於是楚賊略殄盡其南山遺孽經公及楊公分兵十餘路櫛比排搜亦所餘無幾矣逆渠苟朝九被公勦急

遂與宋應伏合竄漢南爲官兵所殪八年六月公窮搜至老林匿賊百餘突出
盤屋洋縣公追之入山八月有散遣之勇附之合三百人苟文潤領其衆勢復
猖獗九月通江已散之勇五百人復與合遂戕副將朱槐於山溝 詔公回漢
北專防山內餘賊時賊皆百戰之餘忽陝忽川忽聚忽散猱騰兔脫無定蹤九
年正月屢由安康窺漢岸圖竄南山皆爲公所卻先後擒餘匪百餘於是南山
無賊八月公搜漢北餘匪盡殄之各路皆報肅清公擢甯陝鎮總兵初嘉慶五
年特設甯陝鎮節制子午華陽黑河諸營汛以從征鄉勇五千充新兵地險兵
悍爲漢北第一巖疆九年三省戡定經略參贊先後還京師十年七月而有新
兵之變時楊公遇春以陝西提督入覲公赴固原署提督事副將楊之震護甯
陝總兵營卒陳達順陳先倫以停給鹽米銀事糾衆叛戕副將游擊賊黨蒲大
芳等以公素得士心先護送其家屬於興安而後歸從賊楊公行至西安聞變
卽調兵進勦 詔德楞泰爲 欽差大臣討之賊奔華陽破洋縣虜脅數千公
帥固原兵二百人馳抵石泉九月賊攻孝義廳分隊窺子午峪公馳扼峪口德

公令楊公以兵五千自洋縣進勦而自帥兵四千繼之賊攻鄂縣公復馳救力擊劫營賊鏖戰竟夜身受數創犁旦賊辨其爲公也自引去時賊黨已增至萬人又選步騎三千爲前鋒改推蒲大芳爲首遇楊公軍於方柴關兵賊隔河尙有相揖訊者及戰數合殺傷略相當大芳陷陣力戰伏賊繞出陣後官兵大潰楊公僅率親兵數十登山斷後賊追至忽反走乃收潰卒扼方柴關次日公馳至謂楊公曰叛兵皆百戰之餘驍悍習地利而官兵勤勞九載瘡痍未復且與叛兵多同功一體之人以兵攻兵終無鬪志賊兩戰見吾二人皆辟易尙有舊部曲誼請公按兵緩攻而某單騎入賊營曉以順逆楊公然之時賊矛林立或叩馬力阻公曰我與楊公計之熟矣天佑蒼生我必不死爲 國息兵卽死且得所何恨遂策馬前萬衆作愕公故得新兵心又裨闔善操縱見大芳等卽痛哭曰吾與若曹戮力數年同患難生死今對壘如仇敵吾不忍見若曹罹族滅禍請先殺我於是衆皆哭逾二日大芳誘縛先倫達順以衆降德公遂以叛卒窮蹙乞命奏首禍二百二十有四人盡釋歸伍 上切責其寬縱 命戍降

卒二百餘人於新疆尋爲伊犁將軍松筠公所誅楊公降總兵公坐馭兵不嚴釀變劾戍伊犁德公旣劾公恐物議不平復密疏申雪公至伊犁未兩月卽賜環 命以守備千總補用十三年回籍省親補松桃協千總十五年起廣東右翼總兵入覲 賞還花翎尋調西安鎮總兵十六年丁母憂十八年秋林清謀反旣伏誅李文成踞滑縣 詔陝督那彥成公爲 欽差大臣帥師討賊提督楊公遇春副之公呈請效力奏補河北鎮總兵隨楊公敗賊道口鎮遂圍滑文成突圍出奔太行招賊四千據輝縣之司寨那公遣公追勦公伏騎白土岡誘賊出戰佯走伏起大敗之又追擊於南首山殺賊二千有奇是役也賊走山上殊死戰官兵畏賊鋒有退者公拔佩刀立斫數人衆效死遂大捷進奪司寨文成縱火自燔死乃合力攻滑時滑城未下而陝西三才峽賊又起滑城堅外磚內土中沙大礮攻之遇沙而止官軍掘地隧皆爲所破公陽築他棚進攻而潛掘舊隧滿實火藥至期將卒皆甲騎以待十二月十日平明西南城崩裂十餘丈官軍奮前奪城蟻附入巷戰至夜共殲賊二萬免老幼男婦二萬有奇俘

首逆牛亮臣徐安國等檻送京師滑縣平加提督銜 賞雲騎尉世職十九年
春帥師入陝大破賊擒逆目譚貴等 詔優敘調漢中鎮總兵二十年擢甘肅
提督道光元年調直隸三年調湖南五年調固原六年回酋張格爾反楊公遇
春時署陝甘總督 詔授 欽差大臣帥師討賊尋以大學士長齡爲揚威將
軍楊公爲參贊公請行許之時賊陷西四城距阿克蘇八十里十月大兵集阿
克蘇賊扼柯爾坪地險要中隔戈壁將軍令公襲破之焚其南北莊敗其援師
七年二月師至大河拐賊三千來襲營敗之進抵洋阿巴特沙漠平曠賊二萬
據橫岡五六里公與將軍參贊分三路進攻賊據岡下壓者再大兵分路奪岡
賊披靡擒斬過半盡得牲畜糗糧濟師進抵沙布都爾回城多葦湖樹林賊數
萬臨渠列陣決水成沮淤使騎兵不得騁城後林中皆有伏賊難繞襲公先令
步卒冒險越渠短兵接復麾驍騎繞左右淺渠橫截入陣賊大潰追逾渾水河
三十里俘馘萬計復分敗林中伏賊及河橋援應賊越二日賊數萬據阿瓦巴
特回城依岡背河我軍距賊十里止營夜遣吉林勁騎千分探左右閒道繞出

賊後次日壓賊壘而軍賊佯退誘我兵登岡而反乘之我軍鎗礮迭前藤牌兵虎衣躍入賊馬驚陣亂岡後伏賊起殊死戰而我千騎已繞出回堡後突擊其背賊大敗奔擒斬各半殪安集延二會目追至洋達瑪河距喀什噶爾城八十里次日整隊至渾河北岸賊悉其衆十餘萬背城一戰阻河爲陣亘二十餘里築壘橫蔽之穴壘轟礮鼓角震天勢張甚公遣死士數百夜擾其營謹嚴達旦是夜西南風起撼木揚沙大霧晦將軍以賊據形勢且衆寡不敵欲退屯十餘里須霽而進楊公持不可公意與楊公合乃遣索倫千騎繞趨下游牽賊勢公與楊公率親兵驟渡上游據上風礮勢與風沙勢相搏賊陣亂比曉我兵盡渡風止霧霽乘勢衝入賊陣賊土崩我軍乘勝抵喀城時三月朔日也張格爾先遁獲其甥姪及僞汗並伯克等斬馘數萬十六日公以兵六千往勦和闐賊破之擒斬逆酋玉努斯遂復和闐加騎都尉世職 命在乾清門行走時楊公亦連復英吉沙葉爾羌二城六月公與將軍參贊帥師八千出塞掩捕楊公屯色勒庫公屯阿賴阿賴者蔥嶺之脊脊以西水皆西流乃喀城赴浩罕之道也有

浩罕賊二千餘誘官軍入伏鏖戰一晝夜衆幾殆公步步爲營嚴陣出險
上責諸將孤軍深入 召楊公入關以公代爲參贊十二月密遣黑回出卡縱
反閒言官兵全撤喀城虛諸回翹首以望張逆果率步騎五百欲乘除夕不備
潛襲喀城公與長公嚴兵六千以待二十有七日賊潛至旋折回公率兵星夜
追至喀爾鐵蓋山擊斬殆盡張逆僅餘三十賊奔騎登山副將胡超都司段永
福等擒之八年正月捷聞 詔封公三等果勇侯 賞戴雙眼孔雀翎 賜紫
纒黃馬褂加太子太保 賜其子承注舉人圖象紫光閣漢大臣以公爲首
御製贊凱旋 命郊勞行受俘禮勒碑太學及喀爾鐵蓋山 上召見數次
晉侯爵二等晉太子太傅銜 賜紫禁城騎馬復以公六十生辰 御書酬庸
錫羨額並福壽字 賜之九年秋安集延夷匪復肆掠公與長公馳至軍檄諭
浩罕復許入貢通市十三年四川清溪土千戶越檇山各夷滋事調四川提督
公至夷已平定乃妥籌善後 詔嘉之晉一等侯十四年夷復蠢動降二等侯
以總兵往甘肅候補十六年湖南鎮筸兵變迫脅鎮道借銀累萬起公爲總兵

定善後章程五則皆如所請十八年遷廣西提督調湖南二十一年海氛棘
詔宗室奔山爲靖逆將軍公與尙書隆文並爲參贊大臣由江浙至廣東以議
款罷兵公回湖南提督任逾年請告歸 詔在籍食俸二十六年薨年七十有
七遺疏聞 優詔褒恤賚白金五百兩治喪 賜祭葬如例諡勤勇公結髮從
戎經百戰戰必躬先士卒所向未嘗挫衄屢荷 恩賚所得玉鞬荷囊不可勝
紀少受楊忠武之知執從子禮甚謹威望與忠武埒天下稱二楊而公受侯封
且先於忠武八年論者謂二楊勳績高天下而尤以招撫甯陝新兵稱首何則
南山起隴西尾商鄭阻奧千餘里據川陝湖之腹而甯陝所治五郎形勢要害
又據南山秦嶺之腹新兵五千皆百戰之勇習流賊故智使招撫遲數日賊已
分突秦隴楚蜀殘良民老師糜餉曷所紀極然非公威信服人奮不顧身入賊
穴亦莫能追數千出柙走險之虎兇使歸就閑勒也孫子曰全軍爲上破軍次
之公雖以此獲咎而功德所被無涯矣公兼資文武負著述才所著有平平錄
等書凡十餘種

嚴樂園廉訪事略

宣宗皇帝卽位之元年首擢漢中知府嚴公爲陝安兵備道四年春復以公宣力於陝有年功在南山 特詔加按察使銜 手敕嘉獎如漢璽書勞問故事尋擢陝西按察使將大其用而公遽以病卒 天子悼焉因秦人之恫 俞其請俾奉祀名宦歲時享祀弗絕贈布政使銜酬蓋庸表遺愛也公諱如煜字炳文號樂園湖南淑浦人生時母夢大星墜懷中光四溢因小字滿星始讀書目十行下年十三補縣學生乾隆五十四年以優行貢張學使姚成稱公爲經世才足當大任時海內承平久武備弛公獨留心兵事會六十年正月黔苗作亂據乾州犯鎮筸辰沅震動 朝廷命雲貴總督福康安公督師進討湖南巡撫姜公晟及湖廣總督畢公沅以師會於辰州姜公嘗訪人才於學使張公夙知公延問計所出公草平苗議十二則言勦撫防禦策甚備其要在急復乾州由乾進永綏可與保靖松桃鎮筸聲勢相通而攻乾道瀘溪必先得大小章人乃無阻大小章者故土司遺民散處邊界名曰狃猪最驍健與苗世仇苗之攻

浦市也假道狃狃不許怒焚其寨狃狃率衆出保浦市官兵不能禦苗反執狃
狃以爲功狃狃忿其苗因誘與俱叛官軍頻失利公乃募能爲狃狃語者得向
國果等赴大小章開示利害挾其酋六人以出公推誠與同臥起咸感悅敵血
誓不反送子弟十九人爲質許率其屬陽投乾州爲官兵內應約一舉破賊會
雲貴主兵者欲專其功嚴檄楚軍無輕動計遂不行然明年卒賴其力以救兩
鎮兵於河溪通乾州東路自後復平隆戰花園率常爲軍鋒而大小章於大府
檄或不奉必得公手書始行云公在姜幕凡四載嘉慶五年始以孝廉方正科
赴 廷試時川湖陝教匪方熾 制詔詢平定三省善後事宜公對言軍興數
載師老財匱以數萬罷憊之衆與猾賊追逐數千里長林深谷中投誠之賊無
地安置則已降復亂流離之民生活無資則良亦從亂鄉勇戍卒多游手募充
慮一旦兵撤餉停則反思延亂如此則亂何由弭臣愚以爲莫若仿古屯田之
法三省自遭蹂躪叛亡各產不下億萬畝舉流民降賊之無歸鄉勇戍卒之無
業者悉編入屯團練捍衛計可養勝兵數十萬餉省而兵增化盜爲民計無逾

此奏上 睿皇帝親擢第一傳 旨次日詣軍機處俾罄所言公復條上屯
政方略十二事 召見以知縣發陝西下其疏於三省大帥督撫令采行明年
二月補洵陽縣縣宅萬山中袤延七八百里與湖北陝西邊界相錯官兵追賊
急往來折竄皆道洵公力主堅壁清野議相地險要爲寨堡選置團勇正副長
且耕且守且戰設卡於高岡瞭望賊至舉礮一耕者斂農具舉礮二人畜皆歸
寨堡舉礮三則團勇各據隘以守頃刻閒警備逮數百里賊至無可掠則去去
則出奇兵抄其尾視其夕頓處多方擾之疲其力使不得休息又念賊以劫掠
爲生所至飄忽而官軍行必待糧故追常不及乃擇堅寨值兵衝者貯糗糧備
供給由是聲息聯絡賊勢大蹙其年四月遂督寨勇生擒賊帥陳朝觀五月殲
賊徐天德樊人傑六月復與官軍夾擊張天倫等七股賊於太平寨凡萬餘人
一戰平之經略額勒登保公參贊德楞泰公上其功得 旨加知州銜 賞戴
花翎尋擊斃楚北逸匪二千餘人於蜀河口斬賊目王祥擒方孝德誅之孝德
故戕白河令黃衰者也羣賊憚公威名相戒勿入境有 旨以同知直隸州用

八年秋補定遠廳是時賊勢益窮分竄山谷閔而西鄉縣界川境多深箐初設廳以公守之公以廳爲全陝門戶乃建新城復於廳之西南各百餘里擇地曰黎壩漁渡壩分築二石城爲犄角團練武備如治洵陽時賊至輒殲先後擒陳心元及戕朱副將之馮世周等巡撫方公維甸奏加知府銜旋丁生母憂僉議援金革例請留公婉辭大府重之聽扶柩歸十二年服闋 諭仍發陝西以同知用交軍機處記名十四年補潼關廳同知 特旨授漢中府知府公以兵燹後民困兵驕散勇逸匪羣不逞之徒心面未革教養之法宜先於是舉工賑修渠堰完倉廩以足民食聯營伍治堡寨團保甲以固民衛慎獄訟培學校禁邪說以正民俗疏節闊目與民休息南山遂大安以其閑開論悍回縛獻亡命賊七十二人於華渭散軍功王姓匪徒數百於甯羌擒圓頓教首陳恆義等於城固皆推誠心置人腹治渠魁寬脅從令行禁止人心大服而十八年廂匪之變至勤大兵勦討論者謂始事時苟得公治之當可不煩一兵雖旋踵撲滅公亦以饋饟無缺加道銜然非公意也公在南山旣久亭障要隘村寨徑涂曲折無

不目營指畫而心縈繚之窮鄉遠谷老兵婦孺皆識其姓字關漢臺選髦儻躬親講授十三年如一日所成就士起家侍從牧令者數十人率有聲然勞於治民拙於事上始大吏咸度外待公嘗歲暮卜築甯陝新舊二城歸而南山晚收大歉已逾請賑期遂元旦趨撫轅稽首願棄一官爲百姓請命巡撫董公教增卒爲破例陳請得 俞旨及董公去而代之者爲朱勳公十年不得調益懇懇飭吏治勤民事名滿三省閔道光元年 特擢備兵陝安以臺臣條奏南巴二山情形下川陝湖北督撫議時川督蔣公攸銛夙重公治行遂會奏委公總勘公周歷數千里相度形勝析官移治增營改汛條列井井奏入皆 報可邊防遂密然公嘗言山內州縣距各省會遠鞭長莫及推諉牽掣宜仿古梁州自爲一道及明設鄖陽巡撫之例專設大員鎮撫而割三省邊郡州縣以附益之庶勢專權一可百世無患以更張重大未竟其議也二年巡撫盧公坤至特重公隨拜加銜之 命公愈感奮思效盧公採其議奏增廳治於整屋洋縣界增營兵於商州及略陽復委公興修水利先是公在漢中因平壩田衍艱灌漑躬履

山河五門楊鎮大小百餘堰皆加濬治至是欲廣其法於全秦奉檄視澧涇瀾澹渭汭諸川鄭白龍首諸廢渠疏鑿蓄洩規畫具備而社倉義學諸法亦以次推行焉五年冬 詔擢貴州按察使未行仍留陝西按察使六年春入覲 召見者三奏對悉稱 旨歸途感微疾抵任七日卒時三月二日也年六十有八公起諸生由縣令累擢至臬司皆出 特簡中闕小有沮 主知弗替 宣宗每與廷臣言曷吏才未嘗不首及公特以南山二十年鎮靜之功非公莫屬不得已故遲留之俾斂惠於一方比任久地方綏輯規畫已無遺 天子慨然思大其福於秦民驟用公而公不及待矣其卒也秦民巷哭如失慈父母願比朱邑桐鄉請其柩入南山弗得則籲請祀名宦而湖南士紳亦具公事狀請入鄉賢祠爲桑梓矜式皆得 旨報可公性豪邁去邊幅泊榮利晚益冲粹視之田夫野老人也及其馳騁古今理亂貫串天文河渠兵法星卜以及輿地險要形格勢禁若聚米畫沙燭照而龜灼所規畫常在數十百年外遇盤根錯節無不迎刃以解其措施略見於所著書嘗佐兩廣總督那彥成公籌海寇有洋

防備覽佐姜公籌苗置有苗防備覽佐辰沅道傅公彝籌屯田有屯防書又有三省邊防備覽漢中府志及樂園詩文集子正基由副榜貢生官至大理寺卿次正坊官知州

劉天一方伯事略

嘉慶三年四川賊首王三槐俘至京 廷訊供言官偪民反 上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對曰惟有劉青天一人劉青天者南充知縣劉清也 上立加殊擢當是時劉青天之名聞天下公諱清字天一號朗渠貴州廣順人由拔貢官蜀得民心嘉慶元年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由縣丞遷知縣數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開公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之人樂爲死賊自爲民時知公名戰莫爲用故遇公輒逃四川總督宜綿嘗命公招撫三槐三槐隨公至總督營約率所部出降然實詭覘虛實無降意還營復叛二年公復至羅其清營其清故公部民甚德公公望之大哭其清亦哭卽去所服白袍請罪蓋白蓮教衣白也留公宿其營奉牛酒聽約束其謹復遣卒導公徧入徐冉王冷各賊營皆

開壘列隊迎送如禮惟孫士鳳戎服踞座公望之拱手亦卽下座語多桀驁然終不害公翼日公爲檄使鄉勇羅思舉持論其清其清恃其衆終無降意及三年川督勒保攻王三槐於安樂坪數日不下策無所出乃復令公赴賊營招撫時公已由南充令驟遷建昌道 賞孔雀翎矣三槐恃前此出入大營無忌約重質始出勒公乃令前隨公至賊營之貢生劉星渠及都司某質賊營三槐遂詣軍門勒公俘報大捷星渠乘亂衆中逃出都司某被戕自三槐被誅後他賊首疑憚不敢出故功不時就而賊卒深信公前後招降川東賊二萬皆遣散歸農然公不惟撫賊有恩其戰賊亦最力所練鄉勇尤敢死嘗破羅其清冉文儔於方山坪破三槐於巴州江口轉戰川東數載與各賊大小百十戰斬馘萬計見奏牘者僅十之二三公入營撫賊出營殺賊往返虎狼之穴如慈母訓撻嬰兒蓋史冊所希有也後行堅壁清野議 上命經略大臣一委公賊卒由是破滅四年魁倫代勒保爲總督冉天元渡嘉陵江大猖獗公稟請防守潼河魁反盡撤沿河兵勇入城自衛公以太和鎮灘淺請留黔兵協守魁不許賊果涉

淺西渡反委罪於公劾奪其官

上素知公不之罪也以其廉介

命總理

達州軍餉達州牧劉佳琦詭報河運爲陸運冒餉巨萬勒反奏其與公齊名川中號二劉擢佳琦知府公先後勦撫川寇勞烈甚著事平入覲賜御製詩取民所呼青天者以爲句授四川按察使遷山西布政使勒保劾公民社有餘方面不足遂左遷刑部員外郎改山東鹽運使時嘉慶十七年也逾年教匪李文成踞滑縣朱成良陷曹縣定陶巡撫同興不敢發兵公力爭三日始從之卽以公將兵時承平久兵習晏安行四五十里足卽腫公乃自躡草屨先之日行八九十里士卒皆感叩首請公騎誓以死殺賊賊本烏合公身先士卒衝鋒所向輒披靡以官兵五百敗賊於髡山復定陶又敗之於韓家廟殲賊二千賊退保扈家集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柵賊突出多死誅賊首朱成良王奇山賊在山東者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公十一月賊平而總兵陳某反率衆在後爲公策應云公之平扈家集也 上諭曰劉清年逾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取賊巢勇敢可嘉其賞布政使銜尋授雲南布政使未幾

以二品服留山東運使任公性坦率厭苛禮既不合於大吏又不耐簿書錢穀自奏請改武職遂授登州鎮總兵二十一年調曹州鎮論者謂公以書生而將兵以循吏而殺賊以明經陟方面而改武職有國士風 本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趙公良棟岳公鍾琪梁公鼐楊公遇春數人耳公以布政使改官總兵遇尤奇道光二年以疾乞休在籍食全俸七年卒 上深惜之 賜祭葬如禮官其孫熾昌爲兵部主事

傅重庵廉訪事略

傅公諱彝字重庵浙江山陰人由吏員入貲爲府經歷發雲南以軍功擢甯洱知縣乾隆六十年黔楚苗變大學士雲貴總督福康安公檄調湖南軍營以計擒首逆吳半生功 賞花翎以同知直隸州用尋丁母憂經福公奏請留辦善後事宜 詔曰可嘉慶元年補鳳凰廳同知廳治鎮筸當苗衝戶口竄亡會大軍移征湖北教匪月給降苗鹽糧銀羈縻之而氛愈惡藉口前川督和琳有苗地歸苗之約遂蔓延三廳地境司事者議盡應其求公知愈撫且愈驕而兵罷

難再動也乃日招流亡附郭棲之團其丁壯而礮其要害積十餘礮則堡之年
餘掎角漸密苗妨出沒遂死力攻阻公率練勇東西援救戰且修其修之之法
曰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臺以禦敵堡以聚家室
礮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築或以石或以土或外石中土留孔以鎗掘濠
以拒又日申誡其民曰勉爲之是有三利矢不入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族聚
故心固扼要故數數掎角故勢強民競以勸百堵皆作三年秋苗大出焚掠下
五峒大吏將以開邊隙罪公會四年鎮箠黑苗吳陳受糾衆數千犯邊於是有
苗曷何嘗底定之 旨責巡撫姜晟嚴捕首逆公立禽之 賞加知府銜俸是
年礮堡成明年邊牆百餘里亦竣每哨臺舉銃角則知有警婦女牲畜立歸堡
環數十里戒嚴於是守固矣可以戰時鎮箠左右營黑苗最患邊適晒金塘苗
因乏食出掠瀘溪卽夜三路擣其巢仍伏兵要路痛殲之苗始奪氣六年而貴
州變起蓋湖南環苗東南北三面七百餘里其西面二百餘里接貴州尙未設
備故石峴苗復思狡逞煽動十四寨并糾合楚苗叛公以鄉勇千五百馳赴銅

仁而黔撫伊桑阿至此其越境要功遂以招撫戡定奏回貴陽時首逆鎗械皆未繳各寨方沸然邊民赴愬雲貴總督琅玕琅公至急檄公會勦三日盡破諸寨其破崖屯溝也前兩路賊皆壘石守公使黔兵攻其前而自領鄉勇夜探山後徑彀升而上犁且遂連破五巢其破上下潮也萬山一峽苗以死守乃夜分兵左右圍之而親督勇黎明攻峽及晡破之分兵火其寨前後殲苗二千有奇倣湖南法建碉堡守之而伊桑阿冒功誤邊罪爲新撫初公彭齡劾奏伏法是年十一月湖廣總督吳公熊光奏加公道銜俾得統轄廳營總理邊務優詔俞行並命以苗曷道員用七年丁父憂巡撫高杞奏留原任許之始公建議遷永綏城於花園副將營於茶洞而貴州方藉永綏聲援重其移公力言諸大府至是詔琅公查奏公再赴銅仁面陳永綏孤懸苗巢形釜底有二難三可慮并請移湖南守備於貴州邊境螺螄堡助彈壓琅公乃奏移駐是七年九月遂移之旣而羣苗率衆來爭公以鄉勇數百深入忽遠近苗大集環之數重公以奇計突圍出苗不敢逼尋議繳鎗械以摧其牙距其抗命者遂有永綏生

苗鳳凰黑苗之勦矣初永綏以廳城掣肘未能深入其巢首逆石宗四等抗繳鎗械并阻丈田土復糾黨數千來犯而是時廳已移出且分駐形勢地又得貴州螺螄堡可駐兵遂親率兵勇三千敗之旂都河連燔六寨追至陽孟岡夜五鼓萬苗突至跳起揮兵禦之時兩霰雜下我軍人自爲戰塵鬪至山後殪賊二千有奇生擒石宗四得 旨優敘是役也賊起事卽戕良苗故公得驅策苗兵深入轉戰月餘破寨十六獲鎗械數千餘寨皆乞降永綏苗一舉平其黔苗未繳械者咸震疊無敢抗時嘉慶十一年也公治苗專用沈希儀鵬勦法大小百戰殲苗萬計追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餘口而所用不過鄉兵數千則訓練之力也大抵苗曷用兵異他處穹山峭壁苗人驀越如平地一長也地不可容大眾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鳥獸散密箐中伏賊忽起從暗擊明難猝防二長也銃銳且長隨山起伏多命中惟腰繩藥無重衣裝三長也公因苗地用苗技先囊沙輕走以習步兼習藤牌閃躍法狹路則短兵制之每戰還必嚴汰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養勤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澗風雨而行列不亂遺賞道上

無反顧者共甘苦若妻孥哭陣亡若子弟報公憤若私仇是以能致死如一先是嘉慶元年平苗善後案內奏明將查出逆苗叛產分給無業窮苗佃種其時並未查晰多被強苗侵霸及公勦辦石宗四查出侵占田地千餘畝其餘侵占尤多公逐一清釐照叛產歸公例另佃良苗耕種於是寨苗聞風震懼各願返所侵占地計永綏境內繳出萬餘畝乾州鳳凰保靖等處亦紛紛呈繳公請收作屯田分佃良苗納歲租充餉又請於撤防後挑留苗兵駐守卽以屯糧贍之巡撫阿林保公疏聞得 旨俞允積久制益密田益闢則又墾沿邊隙地二萬畝曰官墾田贖苗質民田萬餘畝曰官贖田以廩屯官授屯長給老幼丁籌補助備犒賞暨歲修城堡神祠學校育嬰堂養濟院諸費百務並舉而苗占田三萬五千餘畝亦以兵勒出其苗弁復自獻七千餘畝爲經費以苗養苗卽以苗制苗於五年陳屯政三十四事十年陳經久八事十二年復陳未盡七事大要使兵農爲一以相衛使民苗爲二以相安故約官與兵民曰毋擅入苗寨毋擅役苗夫約苗曰毋巫鬼椎牛羣飲以靡財毋挾鎗矛尋睚眦釀衅又以詩書禮

讓化其犷獷之氣請將乾鳳永保四廳縣編立邊字號廣鄉試中額一名苗生
編立田字號外加中額一名苗益感奮有 旨擢辰沅永靖兵備道十三年春
入覲 詔曰傅鼎任苗疆十餘年鉏莠安良興利除弊建礮堡千有餘所屯田
十二萬餘畝收卹難民十餘萬戶練屯兵八千人收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又
多方化導設書院六義學百近日苗民駸駸向學籲求考試革面革心朕久聞
其任勞任怨不顧身家悉心籌畫本日召見果安詳諳練明白誠實洵屬傑出
之才堪爲巖疆保障其卽加按察使銜用風有位十四年擢湖南按察使以苗
弁兵民籲留 命每秋一赴苗疆慰邊人思公之在苗疆也日不暇給設木廐
於門訴者投牒其中夜出閱之黎明起視事剖決立盡兵民白事許直至榻前
及爲按察使一如同知時下無壅情故事無不舉十五年兼署布政使十六年
復入覲 天子將擢公巡撫以大福湖南民而六月卒官年五十四事聞
優詔悼憫 贈巡撫銜照巡撫例賜卹嗣子端弼甫四齡 詔巡撫景安派員
護送靈柩到籍後著蔣攸銛一體照料派大員 賜祭一次用示軫念蓋臣優

獎勳勞至意公權奇有才武躬親行陣出入矢石閒所設施務爲經久計不撓
旁議苗人聞其卒哭聲震郊野尋 敕祀湖南名宦苗置並建專祠

潘文恭公事略

古今儒臣備五福者衆矣然率有闕而未全之處若夫名魁天下位極人臣直
樞廷幾三十年 賞花翎紫緡黃馬褂生加太傅享遐齡兩蒙 賜壽 溫旨
予告食全俸優游京邸者四年弱冠登第後乞假歸娶晚年重赴鹿鳴瓊林
恩宴子若孫科第踵武當再宴瓊林之歲孫以一甲第三人 賜及第身後崇
祀賢良祠極人爵之榮無媿弗備 本朝二百餘年來未有如吳縣潘文恭公
者也公諱世恩字芝軒乾隆五十八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嘉慶三年大考
一等遷侍讀再遷庶子明年遷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晉少詹事詹事再晉內
閣學士六年擢禮部左侍郎明年調兵部右侍郎兼署戶部左侍郎九年轉兵
部左侍郎仍兼署戶部尋調戶部左右侍郎十三年署戶部刑部左右侍郎明
年復署刑部右侍郎十五年兩署戶部侍郎十七年擢工部尚書明年調戶部

仍署吏工二部尙書十九年復署吏部母憂歸二十一年以父年高乞終養會其子登鄉舉具疏謝 恩坐未親赴京師陳謝降侍郎道光四年丁父憂七年五月補吏部左侍郎晉左都御史署吏禮二部尙書九年復署禮部尙書十年遷工部尙書兼署左都御史明年轉禮部尙書又明年兩署工部尙書十三年超授體仁閣大學士管理戶兵二部事明年 命充軍機大臣又明年改東閣大學士管理戶工二部事十七年加太子太保明年改武英殿大學士二十八年加太傅此公歷官階級也嘉慶四年分校禮部試尋督雲南學政九年典試浙江尋督浙江學政十三年充順天副考官明年提督江西學政道光八年典武會試十二年典會試十六年再典會試十九年典順天鄉試二十年三典會試二十七年四典會試前後充朝考閱卷考官者七殿試讀卷考官者六考試試差閱卷大臣者十散館閱卷大臣者二大考閱卷大臣者一此公歷典文衡也署日講起居注官一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充咸安宮總裁一武英殿總裁一國史總裁三四庫館文穎館總裁各一教習庶吉士五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四充掌

院學士一經筵講官二文淵閣領閣事一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一上書
房總師傅一 上謁 祖陵 命留京辦事者二 命查三庫者二此公
歷任差使也督學雲南時奉 仁宗手敕少年得晉崇階又係鼎甲前程遠
大勿貪小利勉之嘉慶九年正月 上御重華宮小宴恭和 御製詩 賞
如意荷囊諸珍物自是以爲常二月 駕幸翰林院 賜宴聯句恭和 御製
詩頌味餘書室全集及諸珍綺 賜之督學浙江時奉 手敕實心勉力整頓
士習汝係大員不應緘默兩浙吏治民風及洋匪情形可隨時密奏乞養時奉
手敕忠孝二字不可歧視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道光八年回置平 命與凱
旋筵宴 賜紫禁城騎馬 賜第圓明園四次京察 諭稱其克勤克敬矢慎
矢公均下所司優敘十八年十二月七十生辰 賜御書熙載延祺額弼亮宣
猷襄密勿靖共介福錫康疆聯句並 賞戴孔雀翎入謝時 宣宗手賜玉
管花翎 詔此後御門辦事加恩免其入班并免其帶領引見尋 命在紫禁
城乘輿進內時 賜內監二人扶掖二十六年 賞穿黃馬褂二十八年元旦

特旨晉太傅銜並 賞用紫纒及八十生辰復 賜御書壽字 賜額曰三
朝耆碩 賜聯曰望重三公資燮理祥開八豔衍期頤及上珍文綺有加並
賜其孫祖蔭爲舉人二十九年五次因病乞假均 溫詔慰留明年三月具疏
乞休許致仕仍食全俸咸豐二年重與鹿鳴筵宴 詔賞其子太常博士潘曾
瑋爲員外郎三年重與恩榮宴 文宗手書瓊林人瑞額先期 頒賜並
賞其孫祖同爲舉人是歲祖蔭成進士授編修科名盛事海內榮之明年四月
公薨 上震悼 諭稱其立品端方學問醇正 賞陀羅經被派怡親王載
垣領侍衛十人往奠爵並入賢良祠其孫國子監學錄祖同 賞進士許一體
殿試編修祖蔭以侍讀候補監生祖保 賞舉人尋 賜祭葬 予諡文恭此
公歷承 恩遇也道光庚子御史駱公秉章條陳洋務下粵督林公則徐等議
覆林公奏籌章程五則 詔公等議奏尋疏言所議章程或變通舊例或循守
成規應如所請行之以實持之以恆庶夷情悅服而海防可以肅清總之招徠
之道得其情而後可以服其心制馭之方峻其防而後可以祛其弊未有內治

不嚴而能使外夷畏威奉法者也 上聽其言甲辰二月公奏請查墾甘肅

新曷等處地畝以裕邊儲疏言近據伊犁將軍奏報開墾荒地四十三萬畝有奇安戶升科已著成效其甘肅各州縣及烏魯木齊所屬地方遼闊曠土必多請 敕陝甘總督及烏魯木齊都統籌畫水利遴員勸墾升科以本地自然之利供本處應用之需既可減調餉銀更可節省採買並以額徵所餘津貼入旗支款實爲經久有益之舉如所請行庚戌三月 文宗登極求賢公應 詔

首舉前任雲貴總督林公則徐歷任封疆有體有用所居民樂所去民思請徵召來京備用並舉前任臺灣道姚君瑩等皆一時人望此公建白之大端也公自入樞廷後造膝所陳多不形諸章疏雖子弟不獲聞故可述者止此惟

上知之深倚之最切 宣宗嘗手諭云潘世恩精勤襄贊一德一心夙夜

在公勤勞備至朕實難以言喻烏虜是可以想見其大凡矣相傳封翁好施多隱德嘗夜坐聞仙樂鏗鏘有旌幢羽葆自空下遂生公其時蔡學士之定亦夢有神人送一童子東下麾從甚盛有告者曰此吳縣潘某也將來與君同年時

蔡已鄉薦後二十餘年竟與公同舉禮部云公壽八十有六著有思補堂集子
曾瑩辛丑進士由編修官吏部侍郎曾綬舉人官內閣侍讀曾瑋刑部員外郎
孫祖蔭現官禮部侍郎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三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四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趙文恪公事略

公諱慎軫字遵路號笛樓湖南武陵人乾隆己酉拔貢學使錢南園先生器之曰人英也嘉慶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庚申辛酉兩校順天試改御史奏川楚善後事宜 上偉之十年分校會試巡通州漕革陋規奏糧艘起撥事發諸積弊轉給事中十二年充江南副考官母憂歸服除補原官湖南學政某以矜懷失士心欲附公自固列公諸子優等公仍奏劾之遂遣戍十七年授惠潮嘉道宣教化清獄訟優禮諸生海陽普甯民械鬪擄掠聚衆久官不能治公馳往捕誅之沿海民多寮居藏匪銷賊公悉編入保甲毀其棚寮水陸獲盜無數十九年遷廣西按察使慶遠莠民藍耀青假天地會結衆斂錢有廖五桂者苦其侵暴思結龍虎會敵之揭帖中有平治大元帥及令地方助餉語以恐

嚇村民事發布政使請往將大其事公不可自往按治誅耀青及五桂脅從皆杖釋之自首免罪民大安復爲條約諭民閒廣種植浚陂塘嚴守望堵巖峒摘律例中易犯者五十餘事刊示之廣東洋匪投誠後漸入廣西爲盜水路設巡船俾商民停泊有定所衛之以兵行守令以捕盜多寡定舉劾增州縣解送囚徒路費明年遷廣東布政使故事州縣解銀及領銀皆有規費公革之始至司庫貯銀四百萬逾年乃五百三十萬南海桑園圍石堤九千五百丈有奇里民屢修屢決公上言民力已困請以司庫沙坦花息及糧道庫息銀八萬發商取息爲歲修資東省屯田五千三百餘頃賦重累民公請減屯糧額數而酌加科則極輕之沙坦六千餘頃以抵之督撫如議奏行又以粵俗奢靡刻行陳文恭從政訓俗二種遺規躬節儉以示勸連山縣城工銀以裁縣故未入奏銷公捐廉償之或曰子產之輿可勝濟乎公曰濟不能盡亦不能恕也二十三年擢廣西巡撫至則以農田水利爲急諭守令平疇修陂塘設龍骨車以挽水山田開蔭井設井筒架作式使民倣之粵西地接黔楚盜出沒其閒飭屬查保

甲置望樓練民壯互相守望縣建卡房數十座府各以官會營巡緝柳州至省會千餘里增設水汛四十三所每卡設哨船有盜則卡船舉礮各團丁登望樓咸出堵擒終公任獲盜千七百餘人公以外盜十居七八乃稽察客民立客長籍之單身流蕩者爲游民查籍遞回山僻草寮盡毀礦廠窯榨傭丁皆立冊有保者留否則逐刊爲省例又動支司庫養廉空缺銀爲營汛工程之用西撫歲支養廉銀萬兩又梧潯二關例得動用羨餘公歎曰吾家衣食纍足身爲大臣復取盈焉將安用之當爲 聖主廣布仁澤耳乃創預備倉捐銀萬二千令桂林府買穀積貯以千金發典肆生息爲歲修費愛日書院久廢修復之復建培風書院課民間童子柳州思恩慶遠三府縣向無書院公出銀二千倡捐興建於是象州羅城天河武緣雒容興業等縣皆應之道光二年入覲 成皇帝諭曰卿誠實不欺故 皇考簡用以貽朕其益勉之公頓首泣謝八月除閩浙總督公治軍嚴重申條約徧頒諸鎮營汛身自考校備弁無虛日參將某驕蹇浙江提督某玩洋務皆奏劾之手札司道諸鎮密令陳所屬文武優劣驗

之以事信賞必罰故所用皆得人上游四府地僻山深漳泉江廣人多租山立廠爲業凡十餘萬人游民混跡其間於是會匪擔匪丐匪羣聚爲害公令各鄉就地勢聯絡立鄉總盜至鳴鉦逐捕加增緝捕經費遣官弁搜山著名匪首皆就獲浙洋商艘報劫公旣嚴責水師復與兩撫議立海口漁船出入章程水陸合捕所部晏然福州閩安鎮外有琅琦島居民二千戶多爲奸利濟匪公訪聞擒治移駐水師建礮臺望樓會垣門戶益重漳泉械鬪風未已刊故訓導謝金鑾治法論頒守令行之漳州守周鎬賢吏也以老乞去公手書勉留令署汀漳龍道尤以臺灣爲慮盡選賢能以往未幾鳳山民楊良斌作亂巡道孔昭燮知府孔傳穉不一月平之噶瑪蘭民入山伐木歲供道廠軍工船料匠首苛斂無已山匠林泳春因而爲變公檄鎮將捕誅之仍博採輿論更定採料章程蘭人乃服臺灣十三營戍兵萬四千皆自內地五十三營更替例由廈門提督點驗分汛其歸也亦如之遠者相距三千里兵弁苦之公變通舊制令水陸二提督及福州城守分途點驗戍兵之困以蘇臺本產穀地福漳泉三府民食仰之商

運歲常百萬江浙天津亦至焉臺人不知蓋藏又生齒日繁歲稍歉米貴輒思爲亂公令稽出口米船月報實數酌年豐歉定限制俾民閒常留有餘三年夏浙江水災公奏請賑卹復捐俸倡勸紳商得穀六千米一萬七百萬銀七十萬五千展賑限全活無算凡就食流民令所至州縣詢男婦名數給滾單撫卹是秋浙中米踊貴閩撫欲運倉穀往濟公以臺灣歲豐乃奏弛海禁招商販臺米濟浙浙足而閩倉如故閩鹽不銷官商積困公奏減南靖長泰二縣額引撥入臺灣府屬并停徵商欠官民便之四年奏請以明儒黃忠端公道周從祀文廟東廡位列羅文莊公之次故訓導侯官謝金鑾教授德化鄭兼才有學行敦崇名節公敬異之令舉祀鄉賢五年調雲貴總督貴州彌望皆童山近歲大吏勸民種檀樹放蠶收繭織紬甚有利而守令或以爲迂公察所屬多未行手教勸之且捐給工本抵滇南壹意以撫靖邊夷整飭銅鹽爲務旣陳銅鹽積弊又以防邊之策無逾屯田日與滇撫考地圖訪形勢經營屯政及安撫土司建設碉堡練丁防守諸制以積勞成疾五月一日薨於位年六十五有 詔優卹 贈太

子太保諡文恪 賜祭葬如例公少孤從舅氏王春塾遊教以勵行克己後益博覽儒先格言凡有益身心可致用者皆潛心體驗聞儕輩中嘉言善行則惕然不自己通籍後致力猶勤爲日記至易簣乃已灼知州縣之困體卹甚至而不可干以私見屬吏自道府以下懇切訓誡如師弟是非賢否喜怒不藏曰吾於人無私愛憎何必使妾相揣測耶有所詰責其人能以理自申必賞異之卒從所請遇事關民生疾苦國家憂樂者思之輒竟夕不寐必得當乃已督滇黔時病已亟猶疏劾貪墨吏數十人閱日屬續代者發急遞追回滇人皆痛惜之公嘗顏其室曰省譽年位逾進功益密好善嫉惡乃益真且嚴昆明錢公所謂人英者公真無愧也已著奏議八卷從政錄八卷載筆錄四卷榆巢雜識二卷省譽室續筆一卷讀書日記四卷惜日筆二十卷詩文集六卷

湯文端公事略

公諱金釗字敦甫一字勛茲姓湯氏先世自浙江青田遷蕭山公生而端靖寡言笑四歲患痘幾不良於行家世服賈公獨奮於學乾隆五十九年舉省試第

一嘉慶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朝貴爭羅致之謝不往而時時徒步從大興朱文正公遊請業督過如古聖賢相爲師友十三年入直上書房母憂服闋遷侍講視學湖南累遷祭酒詹事內閣學士二十一年仍直上書房典試江南遂督江蘇學政 仁宗手敕曰江蘇士子不患無才但須植德其勉力訓誨務得真才以佐國政公敬謹宣諭令多士咸喻 聖意尋遷禮部右侍郎江陰有會匪煽惑鄉民以修善獲福爲說公著福善辨曉之錄彙奏聞 諭嘉其簡明透澈任滿 命仍在上書房行走二十五年七月 仁宗升遐 召公赴熱河襄理喪儀轉吏部左侍郎充經筵講官初 宣宗在潛邸尤敬禮公公之典試江南也 宣宗及諸 皇子皆賦詩贈行公內剛外訥師道自處意所不可輒變色不實對雖大廷亦如此以是見憚然亦浸嚮用公時尙書英和公以州縣陋規日盛奏請分別查明以定限制公奏言陋規皆出於民州縣猶未敢公然苛索恐上知之而治以罪也今若明定章程卽爲例所應得勢必明目張膽求多於額例之外雖有 嚴旨不能禁矣況名目碎雜所在不同逐

一檢察轉滋紛擾殆非區區立法所能限制也時總督孫公玉庭蔣公攸銛尙書汪公廷珍俱先後奏阻公疏入 上手諭曰朝有諍臣連章入告使朕胸中黑白分明無傷於政體朕不勝欣悅之至下所司議敘道光元年兼戶部侍郎時孫公玉庭以南漕浮收不能盡去議請八折收漕公又爭之曰康熙中奉有永不加賦之 明詔此 大清億萬年培養國脈之至計也前有議加徵耗米及公費銀者均經戶部以事近加賦議駁今准其略爲浮收則不肖者益無顧忌而浮收且十倍於往日雖告以收逾八折卽予嚴參而前此逾額者何嘗不干嚴譴卒不聞爲之減少獨於新定之額恪遵而不敢踰無是理也在督撫奏定之後不慮控告浮收在州縣縱有發覺又將巧脫其罪是限制仍同虛設徒爲 盛朝開加賦之端臣竊惜之疏入事遂寢明年調戶部右侍郎憂歸起復署禮工二部侍郎兼倉場侍郎仍 命在上書房行走授 皇長子讀遂自戶部左侍郎遷左都御史是時 宣宗在位久熟於情僞自京師以及十九布政使司民風吏治之醇雜莫不周知凡細民含冤負釁噉號而赴闕者

上必立遣重臣馳傳周歷窮治以申枉鋤強而公以公廉強直屢蒙委任自七年九月奉使山西明年使宣化十月使四川明年四月還至襄城復奉命循漢江而東治獄於武昌六月抵京師十月奉使閩中又明年二月便道還家上冢前後三四年週迴萬里輶蕩所屆虛衷約己務達下情而宣上德上嘉公勤勞每奉使還遷賚有加其使山西也擢禮部尚書使宣化還賞紫禁城騎馬自川楚歸充上書房總師傅使閩還拜吏部尚書兼戶部尚書充經筵講官而公亦以南北駢征久虛輔導屬皇長子遘疾聖心憂軫陷公者因巧肆機牙以激上怒於是有降補侍郎之命重賴天子神聖亮公樸誠不旋踵眷公如初而公信道篤自守堅雖獲譴譴而當天心覺悟後猶必從容奏對以畢申其說而上亦不以芥蒂信乎古明良一德有出於尋常萬萬者而人亦罕得而知也公既降補之二年復自左都御史拜工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十四年復兼工部先是御史許球劾陝撫楊名賜諸溺職狀詔公往鞫審擬有差矣而言事諸臣必欲傳治重罪至謂公有所徇縱或構

蜚語以謂名颺嘗致厚贐於粵撫梁章鉅因以得款曲於公將與大獄撼公於是公方由陝入川清查西川各屬軍需出入及長吏貪擅不法事有 旨令回奏公歎曰吾豈可避嫌而執法哉於是條上諸言可信與不可信者折衷平允累萬言疏入 上手敕報曰事若秉公問心無愧何恤人言尋 命公暫以尙書權陝西巡撫事公之治川陝獄也署按察使李廷錫涪州牧楊上容江津令郭彬圖皆公門下士並呈吏議公當官而行無所避就人稱其平十七年春考績得 旨湯金釗品學醇正奉使公明其交部議敘蓋 上益洞鑒公之志行矣是年冬奉使勘獄張家口改歲勘獄太原五月命以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尋調吏部尙書會安徽鳳陽府試生童關於官府事聞 命公偕侍郎吳公文鎔往讞既而按事皖南及浙江還至江甯淮安稽察河漕諸利弊御史蔡家珩以河工賠項處分過寬劾公徇私錯謬公於途次遵 旨回奏家珩復疏訐 諭兩責之各鑄二秩留任尋偕宗令肅親王敬敏等奏議鴉片烟吸食與販及官吏失察胥役賄縱商船窩藏關津偷漏棍徒冒充官人奸民栽贓誣陷

各罪名三十九條得 旨允行當是時中外又安 朝廷無事明年夷禍首發於廣東不得逞則東陷定海南踞廈門北至於天津沿海騷動 天子以爲海島遠夷蛟螭蜃蛤之性不足與計是非且以中國方制數萬里豈屑與區區醜虜爭一旦之命於不測之淵旣而事連不可解在事諸臣無能折衝禦侮以紓宵旰憂而政府獨右之遂歸咎於首任置事之督臣以轉圜而救敗一日

上坐便殿從容問公以廣東事可付託者何人公以林文忠對 上拂之

公爭益力坐是失 上旨而公亦不安於位矣始公嘗派部郎陳起詩倉差

起詩以見有差使呈請改派至是起詩聞復保送乃赴部訐控廷議坐起詩規避奪職公亦坐錯謬鑄四級調用二十二年授光祿卿公以衰老乞骸骨並自陳家無室宇乞留京得 俞旨 賞二品頂戴二十九年 孝和睿皇后升

遐 上居苦次公具疏叩 安 賞頭品頂戴公敷歷 三朝周歷五部侍郎再長風憲歷吏戶禮工四部尙書典江南鄉試者三順天鄉試者一提督學政者再總裁會試者再總裁武會試者一知貢舉者一署掌院學士者三教習

庶吉士者三 命留京辦事者四奉 命釋奠 文廟者三其他朝考殿試與較鬪者不可勝數自官翰林時布被脫粟後嘗不使過之其學以治經爲務主敬爲本自明季姚江之學盛行 本朝諸儒矯之遂成水火公不立門戶不爭異同大約本明道敬義夾持而兼有取於良知卽慎獨之說以刻意勵行爲宗督學時重刻彭南昫先生儒門法語以訓士性尤篤孝蒸蒸爲孺子慕當辛巳假歸時公年已五十贈公猶命同牀臥起曰吾以爲十歲兒也其當官廉而不峻察而不徼務在安靜持大體嘗按試海州大風發屋瓦多士凶愆公移坐號舍閒神色自若其長諫垣也有控邪教者株連甚衆公察其妄卽攜狀歸而以誤燬於火告同官事竟熄其鎮定皆類此公去位凡十有五載雖閉戶卻掃每遇 朝廷立一法用一人喜戚見於辭色 宣宗季年 恩眷彌篤對廷臣垂問再四公子寬出守鳳翔陳謝曰 召問公病體增減起居服食甚悉 文宗御極之四年重赴鹿鳴筵譙加太子太保銜並頒給 御書扁額 兩朝篤禮之盛罕有倫比自七十五歲後每日晨起鈔經二百字十三經皆徧日讀

通鑑周易終其身寢疾之四日值太夫人忌辰猶肅衣冠強起行禮以咸豐六年四月十九日薨年八十有四遺疏入 上軫悼 諭稱公立品端方學問醇正卽日 遣大臣率侍衛往奠照尙書例議卹 賜祭葬如例 予謚文端著有寸心知室存彙子二長寬由蔭生官知府先公卒次修己亥舉人官通政司副使

姚文僖公事略

公諱文田字秋農浙江歸安人年十六入湖州府學乾隆五十四年舉於鄉五十九年獻賦天津 行在 召試第一授內閣中書嘉慶四年入直軍機處是科成進士殿試以一甲第一人 賜及第授修撰明年典廣東鄉試又明年典福建鄉試尋提督廣東學政十二年典試山東十五年提督河南學政十八年奉 命入直南書房二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二十四年提督江蘇學政道光五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公裕學識負人倫鑑屢典文衡皆得士任督學時革除陋例斥僞體拔真才士習蒸蒸日上變由修撰四遷至內閣學士歷戶工兵三

部侍郎擢禮部尙書以學行受 兩朝特達之知不由推輓洊陟正卿持己方嚴而涖官勤以慎百數十年來學者咸談考據往往尊漢儒詆宋儒其弊流爲瑣碎穿鑿公獨持議謂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堯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程朱氏而傳自五季以後人道不至陵夷者宋諸儒之力也至其所著之書名物象數豈遂無一誤然文字小差漢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爲詬病嘗作宋儒論以詔學者烏虜是可以見公所學之正矣然公於漢學未嘗不究心也生平博綜羣籍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所著易原春秋月日表說文聲系說文考異諸書皆入許鄭之室同時言漢學者未能或之允焉尤留意天文占驗法嘉慶十八年林清之變未起慧橫入紫微垣道光初慧見南斗下主外夷兵事公皆先事言之人服其精識涖部務通達治體不爲激亢之行議論尤平易近人所爲奏議多切中時弊其言曰督撫藩臬迎新送舊如衙門之整理館舍之儲待無論其爲本管官卽例以主客情誼亦不能盡廢履任後所屬吏紛紛晉謁事又必不可已在大吏自以爲秋毫不擾而不知耗費固已多矣且

大吏抵任之始諸務未能周知迨莅事稍久然後人才之賢否以明風俗之醇澆以辨方將稍有設施而瓜代者已至更有更事未深之人纔一莅事動議更張據人言爲舉劾以此博振作之名不知地方情形屬吏賢否均未諳悉見爲利而弊已隨其後見爲是而不自知其非故不如久於其任次第圖之之爲得也又曰自古圖治之要惟以任人爲本近日科條過於煩密如某州縣得一循吏忽有四參被議之案不能不罷斥又如地號難治非得人不能勝任然才優者或有處分合例者才僅下中亦不能不俾之受事是爲吏議所格而吏治皆不得人宜稍爲變計者也又曰自數年來開上控之端於是刁民好逞其奸彼見獄詞可以聳聽則多牽引其所不快者以陷害之胥吏惟利是圖則又多方株連以困抗之衣食粗足之家一經官訟連染雖立見昭雪而資產已蕩然矣彼所控訐不過一人而牽涉常至十數受丁胥之魚肉往往道弊而瘐死雖處原告之人以極刑於被誣者何補推 國家慎刑之意亦曰恐有冤抑耳然一案未結而事外之被累者相踵是一冤未雪而含冤者且數十人也又疏陳漕

務情形曰乾隆三十年以前無所謂浮收之事是時無物不賤官民皆裕其後生齒愈繁用度日絀於是諸弊漸生然在州縣亦有不能不爾者所得廉俸公項斷不敷用自開倉至兌運其修理倉廠葦席木板及幕友家人書役修飯工食費已不貲加以運丁需索津貼日甚一日至其署中大小公事動須出錢料理又如辦一擬徒之犯自初詳至結案約費百數十金案愈巨則費愈多復有遞解人犯運送餉鞘等事所在需費爲州縣吏者以爲他弊一破其獲咎且愈重不若浮收尙爲上下皆知其藉此以肥身家者不能保其必無要之不得已而爲此者蓋亦不少臣見近日言事者動稱不肖州縣竊思州縣亦人耳何至一行作吏便行同苟賤此又州縣不能上達之實情也諸疏多蒙 嘉納海內爭傳誦焉公薨於七年十月年七十遺疏上 宣宗軫悼 優旨 賜卹 賜祭葬諡文僖著有邃雅堂文集

盧敏肅公事略

公諱坤字靜之號厚山直隸涿州人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

遷郎中隨園木蘭校步射 賞戴花翎擢湖南糧儲道調廣東山東兵備道皆
在 仁宗朝 成皇帝御極由湖北按察使遷甘肅布政使擢授廣西巡
撫調陝西巡撫時教匪戡定後議者謂南山老林易藪奸不宜墾公謂此地漢
唐皆開闢金元始荒廢歷舉漢書蜀志唐書宋史證之且舉漢李翕邯鄲頌爲
据遂加墾治至今賴焉在陝丁大母憂小祥後會回疆有軍務 特旨以行衣
陞見馳驛往甘肅會總督辦理轉餉事宜時逆回張格爾據四城精銳屯喀什
噶爾滿漢官兵三萬七千有奇會於阿克蘇轉烏魯木齊糧濟之公上議曰烏
魯木齊距阿克蘇三十二站官兵以五萬餘人計日需糧五百石有奇每站須
置駝五百有奇共需駝萬有六千關內外臺站又需駝一萬有奇烏魯木齊雇
駝七千尙缺二萬餘請刻期購撥出關其內地之銀餉軍火器械卽以此駝運
又請以伊犁糧由冰嶺運阿克蘇又議兵馬過沙漠加給草豆添設民夫酌給
羊茶諸事凡十一條皆報可大兵自進勦至凱旋共用帑銀千一百餘萬轉輸
不竭無虛糜公之功也服闋補山東巡撫以回疆平加太子少保 賞頭品頂

戴調山西廣東江蘇巡撫遷湖廣總督道光十二年湖南逆獠趙金龍作亂公親往督師密陳湖北提督羅公思舉能辦賊時湖南提督海陵阿已在甯遠之下壩被獠誘戕副將游擊等皆戰歿新田縣知縣王鼎銘死之桂陽常甯諸土獠應賊起衆號數萬官兵未設糧臺而所調常德水師荊州滿騎皆不習山戰公至始奏罷之而改調鎮筸苗疆兵又以衡州水陸咽喉而常甯屏蔽衡郡當賊衝祁陽又入衡永捷徑且糧餉後路皆派兵勇防禦餘令堅壁清野檄將弁分路防堵迨湖南湖北兵大集貴州提督余步雲雲南副將會勝皆率兵來助勦距賊巢十餘里會大雨我兵乘勢進勦賊悉衆抗拒於洋泉街其地爲入山水口有溪通舟楫市長數里民去賊守公以賊偏歸一路且失其翻山長技密檄各路兵進偪合圍於是羅公思舉等晝夜督將弁立泥淖中仰擲火彈火弩延燒民舍數十戶斃賊數千賊黨趙文鳳乞降佯許之攻益急生擒其子女及頭目數百人金龍易服乘閒遁爲我兵所殺獲其尸及劍印木偶餘賊先後就殲

上嘉獎 賞戴雙眼花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在事文武晉秩有差

方捷書之未上也 上命戶部尚書禧恩威京將軍瑚松額來視師未至軍
先三日奏捷會廣東逆猺趙仔青糾衆數千入楚界聲言爲趙金龍復仇公卽
與 欽使率提督余步雲總兵曾勝移師勦辦敗賊於濠江又敗之於銀江擒
仔青至衡州磔於市時廣西逆猺盤均華亦起事官兵殲之芳林渡均華爲楚
界防兵所執寘之法而廣東連山黃瓜寨排猺復煽亂官兵初失利 欽使奉
命率曾勝往勦平之 上逮治粵督李鴻賓而調公總督兩廣 命辦善
後事宜時猺匪新定公編查戶口設猺長猺目漢民村寨設練總改綏猺同知
爲邊要缺教職佐雜改邊俸皆報可未幾越南奸民陳加海與內地游民馮生
丁等在夷洋狗頭山嘯聚偷入內洋公遣官兵擊沈其八船餘寇悉平西洋嘆
咭喇來粵貿易夷目嘒嘒嘒違法度公照例封船停其市易嘒嘒嘒遣護貨兵
船自外洋闌入虎口我兵礮擊之輒以礮拒駛至黃浦奉 嚴旨督辦公檄鎮
將用大船載石橫沈水底復用大木筏塞水面多設警備斷其入省之路其後
路在老洲岡復遣將弁用大石船遏其歸復備草船火火具齊之沿海部署皆

精整禁商民無許接濟夷船於是喙嚙嘑諸夷窮蹙求給牌出口詞甚恭澳門夷商伽喙哈等助之請命公固持之良久乃令出虎門奏入 宣宗手敕曰玩則懲之服則舍之尙合機宜不失國體也公之經濟表見者如此公器識凝重蚤歲留心經世學自官職方擢監司任封圻所涖皆有各績治案牘析及纖微而宅心忠厚曲盡人情不流爲深刻至典軍御將剷除凶孽皆有實效其餘察吏安吐弭盜救災備荒辟地設險諸善政不可殫述而其尤關國體者則在堅持定力讐服外夷驅霆躡風落其牙距固宜上契 宸衷繫國安危輕重而令中外想望風采也十五年八月以疾薨於位年六十有四 帝深軫惜詔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 予諡敏肅 諭賜祭葬如例長子端黼襲世職

朱莊恪公事略

公諱桂楨字幹臣號樸庵江蘇上元人性忠介剛實毅然以古人自勵於外物無所動爲童子時歲浔饑公白大父請毀產贍鄉里大父喜甚從其請知其志趣遠大益以古人期之乾隆五十二年舉順天鄉試卽度置舉子業究心古臣

言行及宋明儒言性理諸書曰吾他日待用而始求之恐已遲矣嘉慶四年成進士由吏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擢御史出爲鎮遠府知府其治郡專力民事力反常吏宿習同儕見之格格若不可親然無不心折者郡屢饑民將流孳思惟盡出庫藏速賑爲有濟時公父芝園公迎養在署公叩頭白父願舍身拯民乞自今無更念己色甚戚父愕然詰其所謂竟許之乃集士民託代奉甘旨事士民愕然不解所謂姑應之乃盡發帑項以濟饑全活亡算事竣攜印謁大府請罪就臬司獄士民惘然相誠曰吾儕囑太守膚以自活於心安乎誓俟秋成釀金還庫款無角尖耗是歲災實非常得公倡賑郡境千里無一人僵仆者黃平州盜發告變公曰數人鼓衆非真亂也動兵則衆駭而事成矣單騎入境呼父老縛爲首者出不戮一人而事定興義苗鬪大府已勒兵公曰苗爲民欺忿鬪耳願以身保萬衆使使開諭之果帖服其銳身爲民謀類此苗俗惑怪魅胥動以浮言公擇一二事嚴懲釋衆懼今其地所傳焚木妖致甘雨等事是也居數年民俗不變勤本業泯鬪訟大府甚重之公強直自遂所至能無屈其氣

天子尤深鑒焉二十五年擢陝西潼商道道光二年擢浙江按察使遷甘肅布政使旋調山東三年巡撫山西丁外艱服闋還朝署禮部右侍郎七年授總督倉場侍郎九年授漕運總督漕運爲國家倉儲首務歷二百載吏丁窟穴其中爲奸利公曲計諸弊所由始自收徵兌運閘壩倉胥諸竇皆潛察而嚴窒之故廉入而用裕轉運以時無舐滯時公有疾以剔釐積弊廢寢食數日形骨立扶掖以走見者憂之而卒無恙人問所藥曰我不知疾惟見官事當了耳問官事何能必了曰我先治我亦不知爲治官事也十年調廣東巡撫旋兼署兩廣總督粵地接外洋俗獷悍玩禁令乃申法制釐海舶抑外班攘斥夷館凡與利治弊皆不動聲色有所句攝率官弁曰往某處莫知其事至則談笑就緒故公在粵數年莠民革面而西洋諸國皆震警奉約束惟謹惠潮民喜械鬪屢與重獄公痛繩之飭吏事自無冤濫始有馮某者逆獠趙金龍殲其家族而囚其父子未殺亂定在囚俘中公一見曰此冤民也訊得實立釋之每秋審讞囚平反尤衆十三年夏以病屢請告得 俞旨且諭病痊可速來百姓送者空一城

或繪像以祀公每任一官必有數事卓卓在人口皆古名臣所深計而必爲者所餘廉俸去時必留備荒歉自奉極儉穀爲糞人所不堪居家六年自號覺修日與鄉里學者考論行誥孝弟婣睦諸大端皆身先之而平日在官或民事不得終治者如浙江海田廣東械鬪之類時耿耿懸諸心口視世俗苟且之治蹙然若叢垢之被其體也 天子屢垂詢冀其疾愈士民望公復起如占歲焉

十九年十一月薨於里第年七十有三遺疏聞 上褒閔照總督例賜卹

賜祭葬 予諡莊恪 賞六歲子鎮舉人皆異數也公宅心游目不在三代下其爲治以教化爲主內不動以欲外不可屈以勢一意於 國計民瘼孤立不懼與人交專以道誼切劘如潘布衣諮其一也涖官明而能恕所舉劾無不服其公寮屬奉法非徒以嚴見憚而已其令行禁止有莫知所以然者在粵東有拆毀暎夷馬頭事夷心懾服相戒不敢出一言尤爲人所稱仰云

鄧嶰筠制軍事略

公諱廷楨字嶰筠江蘇江甯人嘉慶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乙丑戊辰會

試及戊辰順天鄉試皆爲同考官十五年出爲甯波知府母憂服闋補延安府調西安時南鄭韓城有死囚皆受誣公平反其獄又以全同州嫠母子事陝民歌頌由是譽流京師道光元年超遷湖北按察使權布政使請免田入江而稅銀在民者十餘萬兩遷江西布政使權江西巡撫以前守西安失察屬吏事免歸旋命以七品銜赴保定起爲通永道陝西布政使權陝西巡撫六年擢安徽巡撫自嘉慶時皖中多大獄信臣覆案官吏多得罪而獄歷久愈疑鳳穎俗尤悍常以兵定變公至又值水災乃親乘舟賑恤尤精察吏所任皆得人悍民畏威餘亦不敢幻訟在安徽十年俗乃大和所舉任後多至大僚十五年遷兩廣總督時方議鴉片烟禁公議奏以謂法行於豪貴則小民易從令嚴於中土則夷貨自絀上躉之未幾林文忠公以欽差大臣至廣東嘆夷遂輸烟入官甚悔罪已而中變以兵船回泊尖沙嘴進至穿鼻公飭將士迎擊六接戰夷皆傷退訖公任不得入虎門林公旣改督兩廣自廣東外夷易犯者莫如閩故改公兩江及雲貴總督皆未行而卒調公督閩浙二十年四月夷船泊穿山

洋及梅嶺廈門擊之皆走援定海至清風嶺得 旨卻回蓋是時夷方銳欲入
閩而閩之海防地道多兵力散公往來泉州廈門閱暑行宵征籌應捷出晝吏
夜牘且詢且披無一夕得安枕坐前在兩廣兵吏捕煙不力奪職戍伊犁二十
三年 召回起爲甘肅布政使二十五年再授陝西巡撫時番賊屢擾蒙古游
牧公先權陝甘總督卽邀擊於硫磺溝得前所失馬牛羊以萬計八月抵陝時
已積勞久時時欲乞休以前後受 恩重未敢請也二十六年三月薨於位年
七十有二得 旨軫悼 賜祭葬如典公機神高朗外容異量而制行內嚴自
侍從歷封置四十年屢起屢躋無幾微得失意見於顏狀 上亦諒其素而
終任之有及見公年少者皆曰如諸生時遇學人文士薦寵講論不倦於詩及
古音韻學所得尤深至世俗好尙一不以綴意尤精於吏治有神明稱其守西
安也有漢中營卒鄭魁坐置砒罈中殺人論死賣砒者賣罈者及鄰婦之爲左
驗者皆具獄成公疑之乃密呼賣罈者前曰汝賣罈日幾何枚曰二三百一人
約賣幾何曰三四枚然則汝日閱百餘人矣曰然百餘人形狀名姓日月汝皆

識之耶曰不能曰然則汝何以獨識鄭魁以某日買汝鑄也其人愕然固問之曰我不知也縣役來告曰官訊殺人者已服矣惟少一賣鑄者爾盍爲之證訊鄰婦言爲役所使如前言惟賣砒者爲真蓋死者嘗與鄭魁有違言以瘋犬死其脣青而魁買砒實以毒鼠也同州嫠者以事出其繼子子無所歸訟至省公佯怒曰此逆子也當杖死繫柱礎下故久治他事而潛令人以茶餅給其子子奉母母怒不食奉其叔叔食之至日暮公度其母見子儼然繫庭中時時顧日影待弊也意且悔乃密呼其叔曰汝嫂癡人耳試以我意語之汝撫六歲兒至娶婦婦死更娶勞苦甚矣顧信族人言有好兒子將爲汝嗣汝幼而撫者不能子顧能子長兒乎彼利汝財而嗣汝顧能孝養汝乎汝死財與子皆族人有也卽汝何利必欲出子者明日官爲汝杖決無難也叔叩頭出次日母子來泣謝不復言出子事此雖一節可以見公之精敏矣及爲大吏尤嚴束僚從無妄索嘗閱兵當塗或問令曰廚傳費幾何曰二十千聞者以爲難子爾恆由編修官至巡撫爾頤雲南趙州知州

陶文毅公事略

道光十有九年六月二日太子少保兩江總督陶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

詔以公任事勇敢不避嫌怨堪式百辟加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 予謚文

毅並 敕建專祠於淮北之板浦場明年又 特允名宦祠之請不由部議於

是公之勳績益炳著於東南矣東南大計莫如鹽與漕二百年來官民交困大

都由文法委曲繁重致利不歸上不歸下而盡歸中飽閒有講求更革釐剔者

則中飽蠹蝕之人交起而持之畏事者率卻步徐視莫敢肩其任道光五年漕

河大梗 詔江南大吏議海運維時上海關儉撓於南通倉胥吏撓於北屯船

丁役撓於中不曰風濤則曰寇盜不曰霉變則曰繁費 天子移公自皖撫

吳毅然以身任之首致百六十萬石由海達天津每石僅用銀四五錢視河運

省費一倍人始知海運利國利民爲東南拯敝第一策不得以風盜霉費之說

相讐矣道光十年公督兩江承漕政蠱壞之後如淮南之窩價淮北之壩槓兩

淮之岸費皆浮糜數百萬仰食其閒者以億計當事洞悉其弊而不敢動公謂

非減價不能敵私非輕本不能減價非裁冗費不能輕本遂奏裁淮南窩價岸費場費二百五十餘萬淮北則創改道不改捆之議歸販不歸商之制每歲暢行倍額溢課數十萬盡償淮北之帶殘且劑淮南之懸引嘗欲推廣其法於淮南雖以衰病不果而天下皆知票鹽減價敵私爲正本清源上策不復爲綱法所縛持矣然方公再議海運則南漕北倉撓之議裁漕費則窩商蠹吏撓之議截糧私則長蘆漕院撓之議改票鹽則壩夫岸吏撓之羣議沸騰奏牘盈尺使公仔肩稍不力 上之倚任稍不堅必且不能善後然後知公之犯勞怨而事未嘗不舉蓋由遭遇 聖明而海運與票鹽後之人所宜賡其緒而恢之以蘇東南之困而爲 國家籌百世利也公諱澍字子霖號雲汀湖南安化人嘉慶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五年典四川鄉試著蜀轄日記於西南形勢利病如指掌改御史疏劾部員戀棧忘親及吏部重籤河工冒濫外省吏治諸積弊又條陳三急五宜以靖匪徒屢稱 旨巡視中城決滯獄八百有奇遷給事中巡視南漕盡革陋規會漕艘阻冰高郵禱於露筋祠一夕凍解奏膺封

祀尋授川東道有異政二十五年 宣宗卽位川督蔣公攸銛 陛見奏公
治行爲四川第一可大用遂擢山西按察使入 覲時 欽交三案令赴任審
辦是爲公受 上知之始每遇京控獄多直交臬司不由巡撫前此未有也
道光元年擢安徽布政使安徽庫款虧空歷五次清查未得要領公悉心鉤考
分別應劾應償應豁於是三十年轆轤豁然一清因奏定章程十則嚴交代禁
流攤裁捐款俾有司得專力治民三年就遷巡撫太平甯國旌德三縣不通水
道漕米向由民折官辦公奏請由司庫領銀採辦立限徵還以杜借墊之弊是
歲水災瀕江三十餘州縣田廬盡沒公親勘賑遣官赴上游買米十萬石勸捐
數十萬金區畫周至民不流亡明年宿州懷遠大蝗公禱劉猛將軍廟有青蛙
烏鵲無數一日食蝗殆盡奏聞特頒 御書匾額公以水災旣退水利宜興親
勘壽州之芍陂城西湖懷遠之郭塘陂荆山口鳳陽之花源湖鳳臺之蕉岡湖
及濱江之圩垸堤壩次第籌濬又奏設豐備倉於各屬鄉村秋收後量力各捐
不經吏役不減糶不出易不借貸歲歉卽全散之樂歲再捐以數歲救一歲之

荒略如社倉法而去其弊其後復於江蘇仿捐豐備倉穀各數萬石創修省志表章忠節上及元明陽湖武進上元等縣以一次而題旌節孝三千餘人或五百餘人創建總坊其盡心教養多類此五年夏移撫江蘇值河淮交病漕運中阻公奏請以蘇松常鎮太倉之漕百六十萬石歸海運親赴上海籌商船定雇值檄崇明狼山及山東登萊諸鎮會哨海口以壯聲威各艘由吳淞口出崇明十激轉成山入直沽口水程四千餘里旬月抵天津無一漂損者 上遣重臣赴驗米色率瑩潔過河運數倍海商運漕而北載豆而南兩次得值復由部發帑收買海船耗米十餘萬石漕項銀米自解津應用及調劑旗丁外尙節省銀米各十餘萬事竣 優詔褒美 賞孔雀翎明年疏陳海運章程八條欲永甦三吳之漕困以格於部議未竟也自道光三年後吳中連歲水災由太湖入海之路不暢吳淞黃浦劉河卽禹貢三江遺跡自黃浦奪溜而吳淞中幹日微劉河則幾全淤是以水無所泄當事屢議修濬不果公疏言今日治水以吳淞爲最要治吳淞以通海口爲最要請以海運節省漕項銀二十餘萬兩興工得

俞旨八年三月竣工海潮直過崑山而西水深二丈以外其攔潮大壩內外刮刷淤泥立盡公復請借帶徵緩漕十餘萬石變價爲濬劉河之用部議未允及遷總督復與巡撫林公則徐合疏言劉河與吳淞分流東達太倉爲元時海運出口之路其分支爲白茅受常州諸水由常熟昭文入海近皆淤塞關數州縣田賦之命若開通海口則潮沙復虞倒灌莫若挑成清水長河工省而利永其海口各建石壩置涵洞平時築閉以禦渾潮潦時放水歸海共估劉河工十六萬有奇借帑攤徵白茅工十一萬兩官民捐辦十四年工竣適太湖蛟水驟漲盡啓劉河白茅海口各壩不三日水消歲仍大熟父老皆歡忭以謂百餘年來所未有也吳中運道莫要於徒陽運河而練湖爲其上游孟瀆則其旁支公自巡漕時已條奏利害及撫江蘇益事講求於六年大濬時首將豬婆灘加浚以除漕艘咽喉之梗至是復籌款二萬金先復黃金閘爲練湖關鍵并改建丹陽之黃泥閘以蓄全湖之水而運河之上游治矣其常州孟瀆河旱則引江潮以灌田潦則宣洩入江每遇運河冬月挑濬時尤爲商船出入要路自公加濬

孟濱及德勝澡港二河而運河之下游亦治矣其受總督事也值私梟黃玉林伏法前督臣大學士蔣公及鹽政運司皆獲譴 上命戶部尙書王公鼎侍郎寶興公赴兩淮會籌改法爲課歸場竈之計公謂除弊卽所以興利因條上章程十五則王尙書等遂請裁鹽政歸總督管理以一事權公於是殫心力以釐積弊其大端著有成效者四一曰裁浮費以輕成本凡公費匣費岸費窩價數百萬其利皆不歸於納課行鹽之商故成本日重公一切裁減復裁鹽政陋規十六萬有奇繳還鹽政養廉銀五千兩本源澄而浮冒絕矣一曰慎出納以重庫款鹽庫不分正雜虧那百出又有總商筦庫不行鹽而專領費甚至捐輸皆出庫墊冒支從不報銷公奏分二庫以正項貯內庫備部撥雜項貯外庫革總商以杜侵漁永禁印本減帖諸名目俾勿貽後患一曰禁糧私船私以清網銷糧艘回空向帶長蘆私鹽公力禁之漕督以調劑窮丁爲詞奏請許帶蘆私仍完淮課御史亦以爲言公三疏駁之謂不但病漕亦且滯漕堅持定議蘆私遂絕至儀徵商船有借官行私之弊公一切禁杜又力主散輪隨到隨售而久

滯報淹之弊亦少一日草五壩十槓以清淮北北鹽十年無課徧地皆私商遁岸懸蓋由運道迂而成本重公決計改票減稅裁費不數月商旅輻輳場鹽一空化私爲官皆從來所未有也初淮南以十年行六綱淮北以十年行三綱虧帑本七百餘萬而以帑利貽患後來立豫納減納帖息諸名色以數十年後之課豫虧之於數十年前至道光八年十年閒則已無可那墊無可借貸公承極弊之後涖事八載完正雜銀二千六百四十餘萬兩而在岸緩納之課尙不與焉庫貯常實存三百餘萬又帶銷辛卯以前殘引百三十餘萬帶徵還未銷印本積欠濫價銃引殘課三百數十萬以代償前人之欠公自任督撫以來若治皖之荒政之清釐庫虧治吳之三江水利他人得其一皆足名世而海運票鹽尤百世之利後之籌國者必將取法焉公受 成皇帝特達之知每述職召對十餘次造膝密陳言無不盡嘗面奏嵯務已有起色總督事繁請復設鹽政 溫諭不許并 垂詢里居山水 御書印心石屋四大字賜之兩次考績皆優敘十二年捕獲梟匪奉 手敕云卿爲幹國良臣朕亦獲知人善任之名

矣十七年公壽六十 御賜福壽字并 賜額曰綏置錫祜他珍物十六種十
九年二月因病疏請開缺 手諭云卿體質本非不足緣費心太甚氣血不無
消耗惟望卿不日全愈來京面晤以副眷注委任之衷情卿其善體之薨年六
十有二公虬髯山立洪音瓌辨絕類湘潭陳恪勤公生平宗仰亦在是遇事奮
發義形於色而胸懷洞無城府待人表裏如一用人必盡所長凡所拔舉至方
面節鉞者皆有名於時生平嗜風雅留心文獻於地形水利尤究心嘗登塗山
以望淮登虞山以望海登雲臺山以覽淮海形勢所至賦詩紀事俯仰今古隱
然以一身爲江淮保障自公卒後東南乃稍稍多故矣公嘗建惜陰書舍於江
甯震川書院於嘉定敦善書院於海州以惠學者巡城時建悅生堂以瞻京師
窮民回籍時捐漁稅議禁罟罾以利資江之行旅他燉行不可勝紀所著印心
石屋文集五十六卷奏議七十六卷陶桓公年譜四卷淵明集輯註十卷靖節
年譜考異二卷蜀輶日記四卷子枕 恩賞主事候選道

何文安公事略

京師冠蓋之藪高官大第榮戟相望獨道州尚書何公起家儒素洊陟崇峻

宸眷優異譽望隆碩不爲聲勢烜赫家庭澹靜動履平實門生屬吏及鄉黨後進環集聽教誨翹翹如老儒諸子樸謹者學一時魁儒雋才靡不諧際書冊金石不脛而至閩內皆布衣而壺滄款客論文諏古無虛日天下士翕然歸之蓋以文章道德繫中外望者數十年告終前夕有大星隕於庭嗚呼豈偶然哉公諱凌漢字雲門一字仙槎幼奇慧年十六州府試皆第一補諸生孤露貧苦益力於學夜不能具鐙燭恆然松枝自照讀經書必兼傳注夫人廖氏嘗襁兒於背躬刈薪致傷左目失明州牧汪某爲加賦事以抗糧拘諸生數十人解永州府太守王公宸卽拔公於郡試者見公名詫曰此真讀書人他日必成國器特省釋之後案至省久之獄雖解而諸生已瘵斃七人汪牧由刑幕起家能著書廣聲氣公恆歎酷吏之可畏而欺世盜名如汪者世尤多不察也嘉慶六年充選拔貢生 廷試一等爲吏部司官有雜職官被議鐫級聲言乾隆某年有恩詔加級或以無冊可稽駁之公曰冊雖毀 恩詔固在也家宰肆之九年

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 殿試卷進呈名在第四 上以筆墨飛舞拔置一甲第三授編修十二年充廣東副考官復 命日 上詳詢粵中吏治與正考官花公杰據所聞以對次日奉 旨查辦明年分校順天試十九年遷司業轉中允充 日講起居注官升洗馬轉侍講侍讀右庶子二十四年典福建鄉試擢祭酒道光二年典山東鄉試留督學政轉侍讀學士每試日靜坐堂皇校閱胥役悉閉置一室嘗奏云場中多一查弊之人即多一作弊之人又云臣以爲防弊之道苟挈其要領無事煩苛 手敕襄許甚渥試院中忽產著六莖數日高七八尺因顏曰瑞著書屋並爲之記刻試牘附以論文十三則推本於明理養氣令求之天人性命之際設課程督諸生治經科試年貌冊中令自注誦習何經以便考校故乙酉科拔貢生多治樸學者四年轉通政司副使六年擢順天府尹時前尹朱公爲弼無被議事而左遷府丞公蒙 特旨除授 召對時有人品學問朕所深知之論蓋在 帝簡中久矣甫莅任聞抱養育嬰堂幼孩者須以數十金買龍票立革其弊立內號簿飭屬訊案每月按簿催結

無留獄八年元旦逆回張格爾就擒 上以公支應兵差妥速兩次 命優敘順天所屬牧令擢至四路同知更無升途公以人材須鼓勵會大名府缺出與直督會奏得 旨以西路同知辛文祉補授遂開此例京畿獄訟繁多自府縣所自理外由刑部都察院提督府奏交咨送無虛日公盡心研究大要以罪疑惟輕務歸仁厚惟於兇盜案件謂宜懲一警百讞治皆從嚴十年立春日循例進春 上召問春牛顏色起於何時公奏月令稱出土牛並無顏色宋時頒行土牛經支幹各色略與今同始於仁宗景祐閒其博洽強記多類此七月命 皇長子往祭 孝穆皇后陵寢公以大兩時行橋道難特請改派親王大臣 上深然之即改派署後有廢園及亭因蒔花竹爲退思之地顏曰佳晴喜雨快雪之亭志無忘民事也八月授大理卿仍署府尹事十一年署兵部右侍郎授左副都御史遷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署禮部左侍郎典浙江鄉試留督學政重經解訪優行試事整肅士習日醇每試得經術士命教官補舉優行以勵之胥吏冒用頂戴藉作護符嚴示禁革試院桃李門前學使儀

徵阮公所署也補植桃李數百株蔚然成林 特命公偕督臣程公祖洛鞠山
陰會稽紳幕書役句結舞弊一案獄成 帝嘉其明允十三年調吏部右侍
郎兼順天府尹 命卽來京供職時歲試未竣也吏部議捐賑鼓勵章程有候
補各員準捐儘先補用一條已具橐矣公適由 陵工歸司員陳起詩上說帖
於公謂如此則正途之缺轉爲捐班所有而正途亦非挾貲不得於官方吏治
所傷實多公曰君言是也議遂寢調戶部左侍郎兼右侍郎管錢法堂事再調
吏部右侍郎仍兼戶部右侍郎時湖廣總督訥爾經額公奏苗疆屯防變通章
程 命戶部議奏同官因係湖南事專屬公具橐乃援據舊章體察見在情形
準駁相半總歸於遴選廉能代謀生計同官折服十四年升左都御史兼府尹
如故 賜紫禁城騎馬晉工部尙書兼署左都御史奉 命查勘明陵充經筵
講官十五年充會試副總裁教習庶吉士十六年奏永杜回漕錮弊公飭查順
天各屬大小水路繪圖籌緝始奏定水次鋪戶存貯麩米不得過十石之例疊
署吏部尙書十七年吏部因京察一等人員有先由御史改官者已議駁矣公

以不勝御史非不勝外任者比苛繩恐妨言路援筆改議遂奉 俞旨十九年
調戶部尙書仍署吏部尙書充順天鄉試副考官時長子編修紹基亦典試福
建距公使閩時凡二十年父子同科典京外試前此惟乾隆丙子科劉文正文
清公庚戌科劉文定公及青垣侍郎而已後先濟美同列榮之公於吏工戶三
部皆久任遇公議多賴公主持從容正直熟思利弊鉅細一無所苟於政體人
才特爲顧惜戶部假照案發先後在捐納房司員皆獲咎公從容爲 上言
其中人才甚有可惜者而許其捐復之 旨隨下考功司議處有近於文致者
必往復剖論冀存寬大工部素稱壅滯於司員中拔其樸實任事者夤緣旣絕
升轉之路遂通嘗因病起銷假精神未甚復元 上顧而覺之再給假十日
諭無庸具摺次日公子紹基以編修輪直 召對 上知公次子紹業知
醫詳詢進藥狀且曰聞汝甚能讀書何以不知醫紹基惶恐伏謝 上笑曰
藥力難恃朕所賞參枝真老山種固不易得乃荆芥大黃亦有作僞者故用藥
不可不慎也二十年正月值 孝全成皇后喪齊集西淀十餘日歸寓偶病

寒猶力疾趨公尋疏請假甫 命下遽薨年六十有九遺疏入 上嗟悼久之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 予諡文安禮部來文曰據諡法勤學好問曰文止於義理曰安 國初有得此諡者後皆追奪二百年來至公乃蒙 恩特諡異數殊榮盈廷驚聳始悟 聖主知公之深眷公之篤迥越尋常咸以年未古稀不及一踐揆席竟其霖楫之用重爲公惜也而公之一生履蹈中和亦實堪與先儒陸文安公金文安公媲美云公孝友純篤父廩生文繪以學行伏一時嘗授徒白牛山遇疾距家三十里公昏夜疾趨中途值雷雨忽紅燈前導至茆舍一賣腐翁延入少憩遣童子送至館而別後訪之失所在蓋孝思所感也設教於家塾鶴鳴軒教法詳盡從游者自遠至軒庭至不能容雷震庭樹弟子皆病悸公方靜坐若不聞知有井水清而苦鹹爲文祭之得甘既貴後有門下士病風邪狂舞於街市書片紙諭之立愈其正直之氣類此與兄凌灝手足依倚未嘗暫離爲翰林時嘗會文夜歸遲見兄坐候於門後遂節飲蚤歸晚年友恭彌篤居兄喪悲慟切摯朝紳咸爲愴動時已官大司空攝冢宰年六十五矣

居恆莊敬刻厲無斂坐無疾趨獨坐必斂容急遽時作字必裁劃正坐而後書
畫鄭君及周子二程子張子朱子像懸齋壁昕夕瞻仰家範嚴肅稱於時通籍
四十年未嘗一千吏議在詞館攻苦如諸生治官書自立程法 國史傳志手
錄其子目以便檢閱於蒙古地名滿洲人名尤詳悉總辦起居注所爲前後序
掌院曹文正公稱爲傑作遇 誥冊文字重大者多屬公撰擬以公書法重海
內屬敬書全唐文 御序兩次以講官隨圍 命和御製甚多朝鮮琉球貢使
索書應之不倦詩文酬答則堅不與通壬申戊寅大考皆優等 賜文綺辛未
甲戌己卯皆教習庶吉士殿廷文字之役派閱覆試朝考散館試差大考及漢
教習卷絡繹無閒前後尹京兆最久凡察吏安民弭盜備荒諸政不勝書任京
尹時與兼尹盧文肅公陸文恭公和衷相得任兼尹時尹京者吳公傑曾公望
顏皆以精強久任每有要事恆就公寓熟商公子持紙筆侍側具藁疏奏不令
書吏知也在吏部時同官如恩文肅公卓文端公精敏綜核議事多從嚴公常
以大體爭之初若齟齬卒無不轉圜者典試督學及教習庶常皆諄諄訓誡如

子弟故門下士以經濟學術稱者甚衆勘估督修諸要工十餘次承辦龍泉峪陵工奉 特旨改派公往每有遷擢必兼它職九掌文衡五權冢宰四派經筵直講以京兆而歲 賜薳貂以尙書而 賜頭等薳貂六次 賜福字皆 特命入 乾清宮侍書 寵光稠渥可謂極儒臣知遇之榮矣督浙學時試甯波以宋元學案發策士無知者因屬諸生勤爲蒐訪原書百卷次第從舊藏書家得之命門人王梓材沈垚馮雲濠與子紹基校定付梓爲序以行所著詩文曰雲腴山房集子紹基丙申進士官編修紹業廕生少慧通天文算法先公卒紹祺紹京皆舉人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四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五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林文忠公事略

道光三十年春 文宗皇帝既嗣服下 詔求賢時太子太保雲貴總督侯

官林公方引疾家居大學士潘公世恩尙書杜公受田交章以公應 詔奉

召入都未卽至九月 上以粵逆洪秀全等稔亂 特命公爲 欽差大臣

馳赴廣西督勦尋 命署廣西巡撫事公故嘗督粵威惠著聞中外想望丰采

至是力疾出粵民額手相慶賊黨散大半洪秀全懼謀遁入海十一月公行次

潮州薨遺疏入 上震悼優詔議卹 賜祭葬 子諡文忠自公薨後軍民

失所倚賊寢不可制未幾踰嶺涉湘絕長江踞金陵爲窟穴蹂躪遍天下又十

四年竭海內全力廬乃克之論者謂生靈多厄致天不憖遺使得假公數年賊

不足平矣然公之身繫天下安危者尤不始此也先是公總督湖廣時鴻臚卿

黃君爵滋疏請禁鴉片以塞漏卮有 旨下中外大臣議公條上利害深切著明 宣廟嘉焉十八年冬 命以 欽差大臣蒞廣東查辦海口事務明年補兩廣總督公宣諭 德威繕守備於虎門各海口添建礮臺設木柙鐵索奏移高廉道駐澳門撥隸水師資控馭時通商之國以十數咸傾心受約束惟嘆咭喇持兩端九月夷目義律等以索食爲名糾師船犯尖沙嘴公遣參將賴恩爵擊走之斷其接濟尋六犯海口皆受懲創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夷目遞說帖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勦撫並請 敕福建浙江江蘇諸督撫嚴防各海口復奏停其貿易嘆人屢撼之不動則大懼旣以粵之無隙可乘也乃改圖犯浙陷定海掠甯波沿海騷動在事者莫能折衝禦侮爭歸咎公因中傷之事垂成而敗代者至悉反公所爲恐和議之不速成也撤公所設各隘兵以媚之嘆人遂徑犯粵城公知事不可爲具遺疏以待圍解 命以四品卿銜赴鎮海軍營效力尋謫戍伊犁海疆事自此益棘王相國鼎湯協揆金釗至以死生去就爭之卒爲忌者所持不能得向令公得始終其事決裂不至此公之

爲天下重也可勝道哉公諱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晚號埃村老人父賓日歲貢生家貧力學以經術拔後進有子三公其次也生警敏長不滿六尺英光四射聲如洪鐘每劇談隔舍數重聆之輒了了年十三郡試冠軍補弟子員二十舉於鄉就某邑令記室閩撫張公師誠見所削牘奇之延入幕嘉慶十六年公年二十有七成進士選庶吉士派習 國書授編修益究心經世學雖居清秘於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綜核無遺識者知爲公輔器矣典江西雲南鄉試分校己卯會試咸得士二十五年補御史海寇張寶投誠後累官副將至是擢總兵公慮其愈驕蹇不可制也疏劾之 仁宗韙其言授杭嘉湖道修海塘興水利士民德之會聞父病卽引疾不待命馳歸道光二年授淮海道明年擢江蘇按察使決獄平恕民頌之曰林青天尋丁母憂明年奉 旨赴南河督修隄工工竣仍回籍六年夏 命署兩淮鹽政以未終制辭不拜七年按察陝西遷江甯布政父憂歸濟福州西湖以惠桑梓十年夏補湖北布政使尋調河南十一年復調江甯遂擢東河總督疏辭 優詔不許尋奏言稽料爲河

工第一弊端其門塚灘塚併塚諸名目非抽拔拆視難知底裏已將南北十五廳各塚逐查抗弊者察治得 旨向來河臣查驗料塚從未有如此認真者十二年春調江蘇巡撫吳中洵饑公奏免逋糧籌賑卹清釐各屬交代盡結京控諸獄味爽視事夜過半方息數年如一日焉會考績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吏之盡心與否若大吏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始終又何從察其情偽臣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事事與屬僚求實際耳公此言蓋生平得力處也先是公在江藩任內以各屬水災建議倡捐煮賑資送留養收孩瘞棺捐衣勸糶養佃典牛借籽種禁燒鍋凡十二則經江督陶公澍奏行至是事竣在事者得獎敘公之爲臬司也奉 詔綜辦三江水利以憂歸嗣經陶公奏允孟瀆劉河分年籌辦至是孟瀆工竣公以劉河爲三江之一淤墊尤甚請勦辦從之又言江蘇錢漕倍他省其中有緩有急有舊有新勢難一律清款與其漫無區別徒令剗肉補瘡莫若專嚴於提新而暫緩於補舊新款果能全解是州縣無新虧而舊欠亦可冀彌補得 旨竭

力爲之江南人文甲天下鄉試恆萬六七千人入鑾院時竭一晝夜之力不能
畢有擁擠仆斃者公創設信礮立燈牌陰以兵法部勒之日晡而畢十七年春
擢湖廣總督荆襄苦水患歲以爲常公修築堤工躬自監視奏籌襄陽等屬鹽
務緝私事宜及辰沅道屬苗畧屯務事宜皆如議行尋疏報南北兩省拏獲奸
民與販鴉片各情形 璽書褒美又以江漢安瀾請列漢神於祀典從之十八
年冬入覲 賜紫禁城騎馬遂有粵東之 命公之在粵也奏虎門收繳喫咭
喇躉船鴉片已十逾其八得 旨褒敘及奏請勦撫兼施 手敕報曰既有此
番舉動若再示柔弱則大不可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不可畏蕙先威後
德控制之良法也尋請停貿易又 諭曰該夷自外生成是彼曲我直中外咸
知尙何足惜公前後所陳皆稱 旨爲忌者所中傷卒不安其位而天下自此
多故矣公議戍時河決開封首輔王公鼎出視工疏留公督辦工成仍就戍有
門下士官於陝迎謁公竊爲不平見公談笑自若不敢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
此行也夫人曰子毋然 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至此得保

首領 天恩厚矣臣子自負 國耳敢憚行乎公在塞外奉 命勘辦開墾事
宜親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及伊拉里克塔爾納沁等城
縱橫三萬餘里水利大興稍暇則以筆墨自娛公書具體歐陽詩宗白傳在官
事無巨細必躬親家居必熟訪民間利病白諸當道求題詠者雖踵接不暇應
也至是始得肆意遠近爭寶之伊犁爲塞外大都會不數月縑楮一空公手蹟
徧冰天雪海中矣二十五年秋 賜環以四五品京堂用十一月 命署陝甘
總督會野番肆劫先飭鎮將防護馬廠時承平久營政弛公出按邊命演巨礮
舉營無知者一老卒能之公立授以官士氣爭奮尋勦捕番族及漢奸殆盡明
年授陝西巡撫關中旱民不能耕爭殺牛以食公曰如此則來歲又饑也飭官
爲收牛償其值勸富民質牛予以息次年乃大有秋二十七年遷雲貴總督滇
中漢回構釁垂數十年焚殺無虛日議者各有所袒莫能決公至諭之曰止分
良莠不分漢回適回民丁燦廷赴京疊控漢民沈正達等有司提犯解訊保山
民糾衆奪犯燬官署搜殺回戶并抗拒鎮道兵公提兵出勦途次聞趙州之彌

渡有客回甸土匪滋事遂就近勦彌渡破其柵殲匪數百保山民股粟縛犯迎師公召漢回父老各論以恩信復乘勢搜獲永昌順甯歷年拒捕戕官諸匪實諸法得 旨加太子太保 賞戴花翎引疾歸滇人繪像以祀家居倡驅夷議大忤當事外夷方爲斂迹而當事思中傷之會 璽書召用議者乃止時方以西洋爲憂後進咸就公請方略公曰此易與耳終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然是時俄人未交中國者數十年聞者惑焉公之薨於行臺也易簣時呼星斗南者三年六十有六公服官江南最久以吳民苦賦重講求漕政不遺餘力在粵時 中旨詢江南漕務公條舉四端曰本原曰補救曰本原中之本原曰補救中之補救 宣宗襄許擬俟粵東事畢次第施行文宗之召公也將使籌畿輔水利卽公前疏所謂本原中之本原者也以二聖知公之深任公之重以公報 國憂民之心一往無所卻顧而卒不果行惜哉然公於政事無所不盡心而其尤關天下治亂之數者則以辦夷務勦粵寇二者爲最鉅而皆齎志以終此海內士大夫下及婦人孺子聞公薨所由太

息流涕共爲天下惜者也公天性孝友事事以養志顯親爲念自奉儉而資助族戚歲必數千金尤愛士所至必擇其秀異者召入官署勸以學行家居凡族姻中子弟讀書者約期治膳集而課之曰親社性聰察摘伏如神馭左右嚴每黑夜潛行躬自徼察無敢因緣爲奸然待人以恕接人以誠人咸樂爲之用與人言必令反覆詳盡得達其情道人善孜孜若不及善飲喜弈服官後皆卻弗御好勤動與處數十年者未嘗見其袖手枯坐也咸豐元年滇撫請祀雲南名宦祠陝撫據輿情入告請建專祠報可子汝舟官編修聰彝浙江知府拱樞刑部郎中

栗恭勤公事略

公姓栗氏名毓美字友梅山西渾源州人嘉慶六年以拔貢生官河南知縣遇災年放稅賑穀以實惠民不以上官意爲損益遷光州知州汝甯府知府徙開封歷河南糧儲道開歸陳許道遷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五年授東河總督公前知武陟縣黃沁堤馬營壩工皆親與其役及是益勤詢河兵官久

於河者以地勢水脈及前任行事之當否蓋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二百餘里南岸自祥符下汛至陳留六十餘里皆地勢卑下多串溝串溝者在隄河隄其始但斷港積水而已久之溝首受河又久之溝尾入河而串溝遂成支河於是遠隄十餘里之河變爲近隄之河而隄河相遠之處舊皆無工不儲料者也於是以無工之處變爲至險之工故人不及覺覺且不及防往往潰堤爲大患公乘小舟周歷南北時北岸原武汛串溝受水已寬三百餘丈行四十餘里至陽武汛溝尾復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滎澤諸灘水畢注堤下兩汛素無工故無稽石堤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築壩公卽收買民輒於受衝處拋輒成壩四十餘晝夜成輒壩六十餘所壩甫成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開數十丈而堤不傷公由是知輒之可用又試之原陽越堤及攔黃壩暨南岸之黑岡皆效遂奏請減買稽石銀兼備輒價計千輒爲一方方價六兩是後每有工役碎石及稽埽用大減數年閒省官銀百三十餘萬而工益堅有不便其事者特異議語頗

上聞公前後陳奏曰護堤之方率用稽埽然埽能壓激水勢俯齧堤根

又易朽腐至碎石坦坡惟鞏縣濟源產石較近而採運已艱河工失事多在無
工處所千里長堤勢不能盡爲籌備而河勢變遷不常衝非所防遂爲決口甌
則沿河民黨終歲燒造隨地取給不誤事機且甌及碎石皆以方計而石多故
空甌則平實每方石五六千斤而甌重多三分之一一方石價可購甌兩方而
拋甌一方當石兩方之用其質滯於石故入水不移堅於稽故久水不腐又土
不能築壩水中甌則能水中拋壩卽盪成坦坡亦能緩受急衝化險爲易或謂
甌可保將生未生之工不能用於已生之後然使將生者可保卽別無可生之
工昔衡工之決因攤陷埽不能施馬營壩之決因補隄不能得碎石使知用埽
不如拋甌收甌易於運石則數千萬之官銀可省疏入 上知公忠實可任
且綜畫周密卒皆允之 屢詔褒賞終公任五年河不爲患 本朝河臣自朱
公之錫後若靳文襄張文端張清恪陳恪勤齊勤恪嵇文敏張懋敬黎襄勤諸
公皆有名績然修築率仍舊法易稽石以甌自公始非卓識精思身試而得其
所以然之故不能創此法也二十年薨於位 上聞軫悼 贈太子太保

賜祭葬 予諡恭勤時長子烜已官刑部郎中乃 賜次子燿進士公在工勤其職有風雨危險必躬親之居平河曲折高下嚮背皆在其隱度每日水將抵某所急備之或以爲迂且勞費公曰能知費之爲省乃真能省費者也已而水至乃大服故十五年原陽之支河十八年盛漲八尺之水皆決口而有餘卒以無事或以爲天幸然前公任三年祥符決公卒後二年南岸決明年又決則豈非人事哉公之令安陽武陟及守開封也恤疲吐懲猾吏折疑獄如神他人得其一足稱循吏然於公猶非其大者傳曰心誠求之公治河能通物性以盡利誠壹故也況求民情也哉公既卒吏民思公不置乃立廟祀之烜燿皆官監司

陳忠愍公事略王剛節公錫朋 葛壯節公雲飛 鄭忠節公國鴻

道光二十年西洋嘆咭喇以禁鴉片構釁擾海疆 上稔同安陳公有將略

由廈門提督調江南時閩浙戒嚴鄧制軍廷楨以公熟習廈門爲請 上不

許蓋鑑其中忠勇故始破回避本鄉之例擢之廈門復以防海需才令移鎮江南

扼守吳淞口公益感憤激昂誓以死報 國矣公諱化成號蓮峯福建同安人

由行伍官水師守備五遷而至金門鎮總兵其調守吳淞也時以夷目就撫廣東將撤防公獨謂款約不可恃請留所部兵弗去冬雪方盛平地積數尺公時掉小舟往來海濱風浪中或踏雪按行部曲嫗姁如家人軍中呼陳佛吳淞以東西礮臺爲掎角西礮臺在海口北距寶山六里東礮臺在其南險與西稱喚夷擾浙公扼西礮臺以守凡三閱寒暑 欽差大臣裕謙公嘗以大風雨夕偵公見公危坐帳中鈴柝聲琅琅然也二十一年八月定海再陷三總兵同日戰死鎮海失守裕公死之吳淞民恃公爲固明年四月夷陷乍浦戈船三十艘震逼吳淞時牛制軍艦在寶山懼商於公公曰無恐以礮扼險可決勝公第坐鎮毋輕出入也於是公率參將周世榮守西礮臺別遣將守東礮臺公夜語世榮曰吾與汝福皆不薄周愕然公曰詰朝戰而勝則受上賞不然亦俱不朽非福而何明日夷船排江進公登臺執紅旗揮戰轟礮及千聲自卯及巳壞夷船六七艘賊沮欲退我軍噪而奮制軍聞師利趨出及三里賊從檣上覘其幟駕礮狙擊之制軍跳而免師遂潰東路兵棄礮走賊併力攻公急周世榮請公奔公

拔劍叱之曰庸奴誤識汝世榮逸賊登岸礮彈雨下中公顛復起猶手斃巨礮
創重歎血死年六十有七同殉者守備龔齡增以下合八十餘人夷酋既入城
犒飲鎮海樓酒酣或作華言曰此行良險使有兩陳公安能至此哉越十日嘉
定令練廷璜購公尸獲積葦中面如生殮於武廟百姓罷市哭奠繪像二一留
吳淞一貽其子狀聞 詔優卹立專祠 賜祭葬 予諡忠愍世襲輕車都尉
三總兵者曰壽春鎮王公錫朋定海鎮葛公雲飛處州鎮鄭公國鴻皆以定海
城陷同日殉先公殉一年

王公名錫朋字樵傭直隸甯河人由武舉補兵部差官援例得固原游擊道光
六年從大軍征張格爾自大河拐至回庄力戰矢殫其酋 賞戴花翎進戰至
阿瓦巴特賊阻渾河沿從大軍閒道渡河入喀什噶爾城進取英吉沙葉爾羌
和闐皆有功十二年猺民趙金隴亂湖南殘常甯新田公以臨武參將從提督
羅公思舉破賊羊泉街誅首逆別將逐賊高家坪大捷回攻楊家園圍賊殲之
賞銳勇巴圖魯名號擢寶慶協副將時廣東猺亦煽動趙仔青進擾湖南公

殺賊濠江口又破賊銀匠衝獲其酋旂仔青反走追獲之及其孥湖南平赴廣東大軍戰連州大洪橋乘勝入火燒排之蛇兒嶺奪馬鞍山遂平五排猺又從定蓮花汛冷水衝各猺擢福建汀州鎮總兵服闋改壽春鎮公自游擊從楊忠武定回疆知名及平猺功居最嘗誡諭士卒曰戰利呼人共之獲倍多卽人不利趨救之可兩全故戰比有功而定海事竟以無救敗先是暎夷陷定海去之公以壽春兵鎮其地二十一年八月夷再至出守九安門鄭公國鴻駐竹山門葛公雲飛駐曉峯嶺相去十餘里賊先犯九安門不利退攻竹山曉峯公馳救兩營已先敗賊爭鬪公衆且盡所親卒及身自盪殺數十百人賊至益多揮短刀陷陣死是役也賊可二萬我兵計五千公檄請益兵大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亦坐不救曰吾守鎮海者也鎮海急則又走三總兵皆坐是敗死公殺賊獨多死尤烈事聞 天子震悼以提督禮 賜卹諡剛節建專祠子承泗襲騎都尉

葛公雲飛字雨田浙江山陰人道光癸未武進士官守備五擢至定海鎮總兵

父憂歸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尋 奏請以公署原官公之以憂去也嘗上書大府言廣東禁鴉片令方急外夷陰狡恐爲變波及浙洋宜先事定謀及暎咭喇據定海巡撫服公先見馳書要公詣鎮海計防禦公督耕隴上得書白母遂行時道光二十年七月也公至鎮海請盡出勁兵扼金雞招寶兩山閒集定海濱兵大閱海上會夷酋安突得被執夷大驚擾公請遂出兵復定海當事不能從明年許通市夷請釋安突得等而歸定海公與總兵王公錫朋鄭公國鴻偕往鎮定海定海城三面踞山臨海無屏蔽公議城其三面列巨礮塞竹山門深港使不通舟增築南路土城與五奎山諸島相掎角當事以費鉅不允行七月夷集廈門公聞之立牒大府以土城守兵單曉峯背負海有閒道宜增礮及以營船備水戰皆不省八月夷果復犯定海攻竹山門敗走明日窺東港浦皆擊卻之先是守兵皆駐城中惟公自駐土城及是王公錫朋出守曉峯嶺鄭公國鴻守竹山門夷船二十九艘賊衆至二萬餘我兵合三鎮僅四千飛書大營請濟師弗許戒死守毋望援天雨浹旬公青布帕首麻袍著鐵齒鞞日偕士卒往來

靈潦中屢戰卻敵相持凡數日會天大霧夷全隊逼土城公礮沈其舟夷分道
攻曉峯竹山曉峯無礮夷衆奪閉道下攻破竹山門薄土城公手掇四千劬礮
迴擊之賊殊死進公率部卒二百餘人持刀械步鬪夷酋安突得執大綠旂麾
兵進公罵曰逆賊終污吾刀斬之刀折復拔所佩刀二衝賊隊中至竹山門方
仰登賊刀劈公面去其半血淋漓徑登賊賊迸閃忽有礮背擊公洞胸穴如盤
力戰而歿方賊之逼土城也公行營有藥桶二公密納火線其中而朱書其上
曰軍餉城陷賊踏公營爭取之焚數百人義勇徐保夜跡公尸走竹山門兩霽
月微明見公半面宛然立厓石下兩手握刀不釋左一目猶眈眈如生欲負之
行不能起拜而祝曰盍歸見太夫人乎遂乘夜浮舟內渡及明抵鎮海大吏護
公喪還葬事聞 上悼甚以提督例加卹遣官致祭諡壯節

鄭公國鴻字雪堂湖南鳳凰廳人由雲騎尉世職補屯守備遷黃州協都司道
光元年超擢提標參將四年以蔣制軍攸銛薦擢平樂協副將李制軍鴻賓奏
調竹山協副將坐事鑄級起湖州協副將調寶慶爲周文忠天爵所器二十年

遷處州鎮總兵所至皆能舉其職逾年以力戰死事 天子軫悼 贈提督
加等 賜卹 予祭葬諡忠節世襲騎都尉 特賞其孫銛鏐並爲七品小京
官公優於文學工書好窮經著有詩經疏義行於世

吳文節公事略

公諱文鎔字甄甫號雲巢一號竹孫江蘇儀徵人少能文爲吳穀人祭酒所賞
拔嘉慶二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道光二年充山西副考官八年典試
湖北尋督河南學政十二年分校順天鄉試明年分校會試遷贊善大考遷侍
講累遷侍講學士十四年督學順天以選拔屆期疏請通飭嚴禁招搖革卷費
冊費諸名目所得皆知名士累擢詹事內閣學士除禮部侍郎署經筵講官典
武會試十八年充會試副考官調刑部奉 命偕蕭山湯文端公案事浙江江
甯安徽諸 省覆奏皆稱 旨十九年授福建巡撫偕署總督魏公元烺奏籌
海口查禁鴉片章程四則下部議行明年署閩浙總督時英吉利夷船駛入內
洋 詔遣祁侍郎甯藻黃侍郎爵滋會同公及鄧制軍廷楨籌備海防及揀選

水師將領各事宜先是公與鄧公會奏請給海防經費至是得 旨俞行故事
琉球國閒歲一貢自十九年 詔改每四年遣使朝貢是歲中山國王尙育咨
稱琉球地濱海最患多風惟朝貢以時則風雨和順每遇貢年歲必大熟又貢
船出入閩疆歲頒時憲書得以因時趨事庶務合宜又琉球不產藥材賴貢船
載回應用至航海鍼法全賴隨時學習番休更替若四年一朝則豐歉不齊人
時莫授藥品缺乏鍼盤荒疏請奏復舊制公疏聞 手敕報曰據奏情辭真摯
如所請行並 允令陪臣子弟四人隨同貢使入監讀書公尋調湖北巡撫未
赴二十一年正月以暎夷反覆肆擾疏請添撥海防經費又密陳廈門情形略
言商民紛傳廣東有許與廈門通市之說查廈門周圍環海地方五十里北達
會垣東爲臺澎唇齒西爲漳泉門戶係通省咽喉若令外夷闖入必益肆其占
據之謀防之則已無險可扼聽之則將爲所欲爲害有不可勝言者 上躋
其言又以上年暎夷駛擾廈門經官軍擊退保薦總兵寶振彪吳建勛等在事
出力皆報聞五月入覲調江西巡撫汲汲以誠民弊吏爲心遇災稔畢力撫恤

凡疏請緩征者七借給籽糧者再民甚德之又以文信國公學術文章節義足爲萬世法疏請從祀文廟 詔如其議又遵 旨奏保知府倪長耀麟桂吳式芬知州周玉衡同知程燦策知縣曹士桂等報聞前後弋獲青蓮教匪戴理劍古魁連及南贛會匪謝詞封等九十三人皆論如律在江西八年百廢具舉有旨調浙江浙中吏治久窳公訪悉衢州游擊薛思齊貪劣狀劾戍新疆又劾罷歸安令李玉典等五人下教各屬地方大利害許條上施行簠簋不飭者罪無赦又時時巡行閭巷問民疾苦察長吏賢否千里外纖悉周知土豪猾胥皆斂跡屬吏莫敢詭隨風尙一變又以浙屬各州縣多係署事之員疏陳調署之弊謂有一員遞署他缺二三處久不回本任者有卸署後不回本缺閒住省垣者致交代之案愈壓愈多莫能算結且官無定所卽政難考成見飭司分別勒回本任或不堪回任者卽令揭參其實係虛缺或要地需才亦祇準專員署理不得紛紛更調以專責成得 旨嘉勉漁山島者浙東濱海地盜窟也公牒總督會師勦捕獲積盜百餘人寘諸法沈燬賊船並將巢穴門戶堵除行旅大安

尋偕 欽差侍郎季公芝昌清查兩浙鹽務奏籌變通章程七則均從之道光
己酉杭嘉湖嚴紹五郡大水漂沒田廬亡算公自以奉職無狀致召天災上疏
自劾并力請行賑恤蠲豁招商平糶勸輸諸政親赴嘉湖等屬察賑全活甚衆
江忠烈公忠源時權秀水令公委以賑災捕盜事並留辦海塘工江以憂歸縣
人賻之卻弗受公歎曰賢如江令可令其貧無以歸歸無以葬耶遂支養廉銀
五百兩畀之且令勿辭明年正月 文宗登極下 詔求賢公奏保藩司汪
本銓臬司黃宗漢知府余士璫同知畢承昭知縣段光清楊裕深等江公忠源
亦以賑務出力特疏薦均得 旨錄用五月西防廳北岸海決公聞報卽往勘
時風雨暴至公立泥淖中失足落水幾危以救免隨以先事失防自請治罪部
議奪職留任八月塘工竣 詔予開復復查明各屬災歉情形分別蠲緩並賞
給口糧許之十一月擢雲貴總督咸豐元年正月入覲 召對十二次 賜紫
禁城騎馬四月抵任甄劾不職知縣許文綬等四人雲南有淫祠曰華光寺俗
稱某天子廟凡數十處土人奉之唯謹事涉不經公毀其廬尸其木偶於市淫

祀遂革初永昌邊外夷匪乘虛入邊焚掠經官軍堵勦至是迭殲匪犯七百餘名俘獲五十餘名餘匪竄雪山以外事平而廣西賊洪秀全等復稔亂地與黔滇接烽火相聞回匪亦乘閒蠢動公徵兵選將繕守備扼形勢終公任境內晏然胡文忠公林翼時方守黎平公才之使練兵除土寇得便宜行事保擢監司待之以國士三年夏以捐備餉金萬兩 賞花翎先是公任江西巡撫捐河工經費銀萬兩在浙江捐本籍賑災銀萬兩制錢六千緡又捐浙屬備賑銀四千兩在雲貴捐本籍河工銀六千兩貴州防堵銀千兩皆得 旨甄敘有加居無何粵賊自長沙渡洞庭陷武昌蹂江西據金陵爲窟穴中原震動 上知公威望移公總督兩湖至則賊自下游上犯田鎮水陸營皆失利省會戒嚴城晝閉居民一夕數驚巡撫崇綸思移營城外爲自脫計與僚屬密議公知之立策馬至巡撫署約與死守巡撫不可公憤甚拔佩刀置案上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自司道以下敢言出城者齒吾刃巡撫默然議乃定會賊已逼城公卽登保安門城樓激厲將士誓死守衣不解帶者數旬圍解巡撫內愧公復慮公不相

容乃謀先發制之疏劾公閉城坐守狀 有詔趣公進復黃州而以城守責巡撫當是時公方調胡文忠帥黔勇七百人來楚會勦而曾侍郎國藩公戊戌典會試所得士也時在衡陽治水軍公馳書約夾攻黃州侍郎許之擬俟曾胡二軍至大舉滅賊而巡撫屢齟之趣戰益急公歎曰吾年逾六十受 國厚恩豈猶惜死耶所以遲進者以麾下將卒宜選練且俟黔勇及水軍夾擊耳今若此不及待矣遂以咸豐三年臘月下旬自帥七千人進薄黃州壁堵城會大雪公日行泥潦閱拊循士卒而巡撫銜公甚遇事陰掣其肘軍械輜糧不時至已而賊來犯營公督將弁力戰都司劉富成手刃數賊兵勇繼之殪賊數十後兩次出犯均擊退未幾賊大至正決戰間忽後營火起衆驚潰公下馬於雪泥中北向叩首痛哭大呼曰無以仰對 聖朝遂自投塘水死之時四年正月十五日也年六十有三事聞 上悼憫下所司議卹 賜祭葬 予謚文節入祀昭忠祠是年六月武昌復陷巡撫先已受代去九月曾侍郎復武昌疏陳公死事情形并追論巡撫傾陷狀有 詔逮問巡撫服毒死賊之自粵竄楚也公在

滇聞報方食投箸歎曰虎兇出柙矣竟夕欷歔不能寐及拜楚督之命置二子一妾於蜀倍道疾驅誓滅此朝食使得如公議待曾胡二軍戮力並進不過兩閱月耳爲同官所螫卒齋志以終悲夫公臨行復遺書曾侍郎曰天下大局繫于一軍宜加意訓練勿造次且勿遽以援鄂爲念公之廬懷大局而不以己與若此其視死直如歸耳彼齷公者果何爲哉公性方嚴遇事能持正鬢眉懍然寮屬憚其丰采與林文忠並負天下望論者謂公正直林公聰明林公聰明而能正直公正直而復聰明是可以得其概矣初公撫浙時例得鹽課羨餘銀八千兩卻之及殉難家無餘貲商人感公清德欲以此爲贖公子養原曰若義也先公早受之矣先公卻而某受之是隳先公之德也敢辭強之卒不受養原以己未副貢授主事襲職騎都尉

杜文正公事略

本朝舊學諸臣若張文端勵文恪徐文定顧文端嵇文敏福文端朱文端蔡文勤朱文正汪文端諸公皆以論思典學啓沃 聖聰其裨益於 主德者

至深且久越

文宗朝則太師大學士杜文正公爲最著稱公以咸豐二年

七月九日薨於淮安清江浦行臺越二日馳聞

上諭曰協辦大學士杜受

田秉躬端正勵節直清經術淵醇體用兼備蒙

皇考特達之知由詞林視

學山西

特召還朝入直上書房爲朕講習討論十餘年中日承啓迪獲益良

多嗣洵歷正卿忠勤益懋朕親政後加太子太傅以刑部尙書協辦大學士每

召見時於用入行政國計民生造膝敷陳深資匡弼前因豐工未合江南山東

兩省窮黎急需賑卹特派前往查辦疊據馳報東南賑務均已布置周妥念其

觸暑遄征心力交瘁正切惓懷而前後奏牘中總未自陳病狀乃以感受暑溼

遽至不起披覽遺章不覺聲淚俱下悲痛實深迴憶書齋景況如在目前奉使

陛辭情尤眷戀方冀贊襄帷幄讜論常聞詎料相睽兩月晤對無期耶其賞給

陀羅經被晉贈太師大學士入祀賢良祠卽照大學士例賜卹並給廣儲司銀

五千兩治喪靈柩回京沿途地方官妥爲護送準其入城治喪屆時朕當親臨

奠醊用申悲悃其父頭品頂戴前禮部郎杜堦年屆九旬猝聞此信定深悼痛

其令恩華前往看視並賞給人錢十兩以資調養其子杜翰服闋後以庶子用
孫三人均賞舉人用示朕愴懷舊學之至意未幾禮部以卹典奏請 予諡又
諭曰杜受田品端學粹正色立於朝 皇考深加倚重特簡爲朕師傅憶
在書齋朝夕納誨凡所陳說悉本唐虞三代聖聖相傳之旨實能發明蘊奧體
用兼賅朕卽位後周咨時政利弊民生疾苦亦能盡心獻替啓沃良多嘉慶年
闕大學士朱珪仰蒙 皇祖仁宗睿皇帝鑒其品節特諡文正杜受田公忠
正直揆諸謚法實足當正字而無愧其卽賜諡文正毋庸內閣擬請尋 賜祭
葬如典禮其明年 駕臨辟雍講學追思往昔討論之功 特詔褒公品學復
命惇郡王卽家 賜祭一壇蓋公自道光十六年入直上書房及 文宗
御極前後十有七年閒朝夕輔導未嘗一日或離 上側當奉使日入辭涕
泣感動左右故公遺疏中感戀靡已念楚氛未靖河患未平尤以敬天法祖勤
政愛民崇節儉慎好惡平賞罰爲言 上聞震悼輟朝 手詔淋漓悲感極

抵京 命恭親王率侍衛十人往奠爵及 親臨賜奠 召見公父塙慰勞有

加 特晉禮部尙書銜 命食全俸 恩禮優渥 非徒以禮崇師傅其君臣
契合符揆有迥出尋常萬萬者中外聞知爲公感泣亦非徒謂遭逢隆備誠以
其時 文宗方嗣服百爲將起朝野皆延頸跂踵於 上之待公與公之
所以輔翼 上者有無窮之望又且嶺嶠盜方熾承平久政事多隳廢左右
臣僚或有隱微難喻及疏遠陳詞所不易白者獨特公從容宣達於密勿之間
而公年未篤老倚毗正未有艾顧不謂其粹然中道而遂已也公諱受田字芝
農山東濱州人父塲嘉慶辛酉進士由編修官禮部侍郎致仕公生而篤謹敏
學由天授踰冠舉嘉慶庚午鄉試道光癸未會試第一殿試二甲第一選庶吉
士授編修癸巳大考翰詹擢中允 命督陝甘學政與陝西巡撫史譜姻親迥
避調山西學政升洗馬 文宗就學奉 召還朝 命直上書房累遷庶子
侍講侍讀學士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特命專心講授毋庸親閱務旋升
工部左侍郎調戶部管三庫事歷左都御史擢工部尙書累充國史館提調協
修官日講起居注官經筵講官道光戊子編修分校順天試壬辰充雲南副考

官辛丑以工部侍郎爲會試副考官甲辰以左都御史典順天試丁未以工部
尙書爲會試副考官辛亥以協辦大學士再典順天試所至得人中更大考翰
詹及鄉會覆試朝考庶吉士散館均爲闕卷大臣復充上書房總師傅實錄館
總裁專司 宣宗實錄稿本以刑部繁 復命管理禮部事務優之也公自
侍經帷歲受 御書珍玩文綺之 賜道光丙午公六十生辰 賜御書福壽
字暨諸珍物明年公父塲年八十有四頒 御書教忠篤慶頤及福壽字如意
文綺諸珍 賜之自後位日崇望日益重而公歆然不自滿假亦不好爲翹異
平居敬慎所蒞事不煩擾而輒就理人望之如高山深林巨壑莫測其所蘊蓄
也少清貧隨宦京外躬佐理家政而劬學弗爲衰官京師退食猶日親諸務公
父致仕後就養京邸出入告面無少閒家庭雍穆於親舊閒情意尤款篤母舅
李壽春爲沁源令卒官鬻祭田以完民欠立以五百金爲贖復之與人坦坦無
疾言遽色顧中實嚴毅人莫敢以非義干遇不肆屹不可奪在戶部時豫工籌
餉推捐例者欲開增附生援納教官之條公獨爲一疏罷其議尤覽擇當世賢

才爲 上進用會有 詔保舉人材公首薦林文忠則徐周文忠天爵其他
大受小知名節較然天下恆覩其效而 上尤眷念公所進引每歷試之推
信不渝向忠武榮在粵軍時謗議沸生幾蹈不測或言公實力陳輿論數保全
之當粵寇初起公屢以粵事詢粵人令條所聞見上之卽採錄入告公旣荷
上倚其造膝所敷陳有什伯千萬於此而潛謀默運於政本之地者語必外
弗得聞卽其門人子弟欲於公之盛德大猷紀述一二亦終莫得而擬議烏虜
不有 明詔宣示特援朱文正公之例以崇錫令名又孰從而窺其底蘊哉公
薨年六十有五子翰道光甲辰進士由檢討累官工部侍郎軍機大臣出嗣爲
世父坊後翻乙未進士由編修官至兵部侍郎

翁文端公事略

常熟翁文端公服官四十年以清介正直受 累朝特達之知由 臣致位宰
輔凡所規畫務崇大體未嘗爲 國家言利自庶僚以至權貴有以言利之說
進者必抗詞執奏不少詘生平恬於榮利其退由力請進由 特召出處本末

較然海內引重今 皇帝御極之初公方以疾在告 兩宮 皇太后圖
任舊人以輔 聖德 特旨起用以大學士銜管理工部事務有守正不阿
之褻公兩疏固辭卒不獲請明年春奉 懿旨 在 弘德殿授讀日侍 經
惟寅入申出十一月朔退直後遘寒疾越五日薨遺疏入 上震悼 命醇
郡王率侍衛十員奠醊 賜陀羅經被 贈太保入祀賢良祠 予諡文端
賜祭葬飾終之典至優渥矣公姓翁氏名心存字二銘號遂庵江蘇常熟人父
咸封乾隆癸卯舉人官海州學正祀海州名宦公幼奇慧七歲能屬文十三編
誦經史下筆累千言隨侍學正公於海州唐公仲冕爲州牧見而奇之遂師事
焉十六補弟子員越十年舉嘉慶丙子鄉試出湯文端之門入都會試賢士大
夫聞公名皆願納交嘗遊汴梁南昌所至覽觀山川形勢名賢遺迹往往作爲
詩歌以道其懷道光壬午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武英殿總纂大考優等
升中允充文淵閣管理五年典福建鄉試督廣東學政九年入直上書房充日
講起居注官 侍講十一年分校順天鄉試十二年典試四川甫還 朝而有

江西學政之 命十三年補庶子遷祭酒仍留學政任十五年典試浙江差旋
過吳門乞假省親適奉 旨補奉天府丞兼學政十六年授大理少卿十七年
抵京 特旨命授 皇六子讀十八年以母年八十乞養歸先是公之告歸也
宣宗皇帝意方嚮用以疏辭懇惻不得不如所請至二十七年母服闋
上亟望其還朝會公子同書授貴州學政 召見 上問曰汝父豈終不
來乎葬事將以何日畢乎同書奏臣父受 恩深重今葬事將畢期以明春北
上 上喜曰汝父固當速來汝其具家書述朕意趣其行同書頓首謹奉
詔公聞命感泣遂以二十九年三月抵京 召見 詢家居十年狀七月復直
上書房再授祭酒遷內閣學士再遷工部左侍郎奉 旨授 皇八子讀三十
年正月 文宗皇帝登極 特派偕諸王大臣恭理喪儀調戶部右侍郎兼
管錢法堂事 賜紫禁城騎馬咸豐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兼署吏部右侍
郎擢工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二年充 實錄館總裁兼署左都御史典武會試
三年調刑部尚書旋仍調工部 命兼管順天府尹事以失察屬員盜案牽連

桂吏議落職四年二月起吏部左侍郎計去官不及五十日也三月調戶部右侍郎充武英殿總裁九月授兵部尙書十月仍命紫禁城騎馬十一月調吏部尙書教習庶吉士復充經筵講官五年三月上謁西陵命留京辦事管理戶部三庫事六年充國史館總裁兼掌院學士十一月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調戶部八年充上書房總師傅九月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戶部事九年四月因病請開缺予假一月溫旨慰留五月奉命教習庶吉士再請解職允之公疏謝並陳明在京調養上每召見大臣猶時時垂詢公病狀十一年七月文宗升遐十月梓宮自熱河至京師公迎謁哭臨是月今上嗣位公被命再出理部務同治元年充實錄館監修總裁此公生平出處及歷官除拜之大略也常熟翁氏自明以來多顯宦而公先世獨潛德勿耀學正公官海州饘粥常不繼先後五次奉檄賑饑無纖毫侵冒清介絕俗嘗出查賑州牧欲更所造饑民冊餽重金於其婦請補印婦峻拒之公秉庭訓力學食貧及鄉舉嫉鄉人包漕陋習歲晚出遊大江南北以避之里黨

姍笑意夷然不屑也通籍後慎交遊絕餽遺不渝其素典浙試還入里門步行
蕭然如諸生洎告養歸奉母讀書邑中每有公事縣令禮請皆謝不往庚子歲
邑大水公捐貲賑饑率紳士誓於城隍廟有私一錢者禍及子孫在事者皆悚
惕無敢欺隱篤於行誼友愛無閒言家既貧尤尙樸素布衣糲食無所擇所至
惟以書卷自隨喜誘掖後進有知人鑒前後所取士以學術政事文章氣節著
者凡數十人主講敷文紫陽兩書院迪諸生以樸學在成均日與修南學六館
之士彬彬焉及官卿貳爲院長薦達賢俊不可勝數其手疏密陳者輒焚其藁
曰吾爲大臣爲國求賢職也不可使外人知今上初登極卽一再上封
事及詔下中外大臣博舉遺逸褒揚及公謂不失以人事君之義人始知
公所建白蓋以人才爲首務云公初入詞館才名藉甚然於詞賦非所深好獨
好經史實學儒先說理之書及古名臣論奏湯文端深器之自盛京還再直上
書房時宣宗皇帝以皇子初入學重師傅之選賜裘賜饌恩遇
優異每召對必溫諭移時乃罷及家居再出後入直如故維時文宗

皇帝猶在潛邸授讀者爲濱州杜文正公遇杜公休沐日公亦得侍學一日論唐史及德宗世於陸贄盧杞賢奸進退反覆講晰數百言 文宗動容嘉納

焉翼日因以宣公奏議進其以尙書兼尹順天也時粵寇北竄畿輔驛騷徵調關東索倫兵及東三盟蒙古兵駐畿甸外所需車馬芻糧之屬無算有不給者以乏軍儲論公皆先期辦治民不知役並規度可控扼地列柵屯守又料簡民兵以壯聲援舉光祿卿宋公太僕卿王公司其事百里外烽埃相望金鼓聲四聞寇窺其有備遂不敢逼其再筦大農也值軍興 國用日絀主計者輒巧爲名色以培克於民公每持其事不下所規畫惟塞弊源窒滲漏以寬民力嘗以議洋藥稅事與尙書肅順廷爭絲是有隙公旣去位肅順方貴重用事會戶部鈔票案起遂與大獄欲以奇禍中公 上以公無他卒不深罪當是時微

上保全幾不測公每與家人言及

兩朝厚恩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咸豐

十年京師有警都人洶洶言

聖駕且出巡廷臣交章固爭公時已退居亦

上疏力言不可

上皆采納不以爲迂公之奉

詔再出也足疾猶未瘳有

旨免帶領引見及一切勞苦事示優恤直 弘德殿每出入 命內侍扶掖以行夜中或籠燭前導皆異數也每日晏授經之暇則進講帝鑒圖說退直輒紬繹大學衍義帝學諸書曰此致君堯舜之本也疾革時猶惓惓以 聖學早成四方早靖爲念無一語及家事命繕遺疏言願 皇太后調護 聖躬慎擇近侍 皇上懋修正學親近正人端蒙養之本原致中興之事業繕畢命子同龢恭讀一過點頭者再閉目端坐遂瞑年七十有二子四長同書道光庚子進士由編修歷任安徽巡撫坐事免次同爵以廕生爲兵部員外郎湖南鹽驛道次同龢咸豐丙辰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遷贊善仍直 弘德殿孫曾源同治癸亥一甲一名進士官修撰

李文恭公事略

太子太保 欽差大臣前兩江總督湘陰李公之卒於軍也遺疏言賊不能平不忠養不能終不孝殮用常服以彰臣咎 上覽而悲之烏虜來中郎創臥自恨奉職不稱羊叔子臨危眷眷以未平吳爲言古勞臣殫心軍國值時勢之

鉏鋤志決身殲劬而猶眴豈不以是哉方粵盜初起實道光二十有九年明年益橫肆 詔起侯官林文忠公督師林公道卒 特敕公代之論者謂林公不亡賊且就殄林公亡而得公之誠實勤密如林公者嗣其事天假公年一事權以盡公之志必有閔識深計扼賊吭而制其死命而奈何天之奪公如是速也公之督兩江也戶部以連年蠲復絀度支籌實庫爲備豫計於是廷臣條五事以上其大者則漕糧改徵折色入銀京師於奉天陝豫采買以充倉庾下直省有漕督撫議江南財賦甲天下弛張必自是始公疏言州縣兼收折色以錢抵銀本無定價若著爲令而示價於通省則銀價日昂民且重困奏入廷臣猶以爲言再下議公再疏言例價甚輕北方糧貴又水陸運費不貲勢不得不議增而例有明文迥非州縣通融辦法若就州縣分別重輕無論各州縣情形不同卽一州一縣中亦各不同且不能舍戶部定例而轉執州縣之勒價爲準多則輸納不前少則采買不足此國計之難也至以漕項應折若干註明糧冊糧票畸零細碎開載旣煩且銀價時有長落將今日少完明日復多完乎歲收時有

豐歉將今歲少取明歲復多取乎小民正愁穀賤兼值銀荒以有易無展轉虧折此民生之難也至州縣之私改折色祇以解費爲辭今若明示折改則張目而無所顧忌以公濟私浮勒必益甚而糧役之句串詐混亦必日出而滋弊多一名色卽多一利孔脂膏朘削究惟編氓任之此防州縣浮勒吏胥訛索之難也奏入

成皇帝建之事遂寢烏虜棄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司馬溫公之諫望倉也若乃折衆口而輟成謀則溫公所不能得之於其君者而公顧以婉切之言破膠固之議於是歎 明良一德之感遠軼前古而江淮之閒不至蕭然煩費者非公孰貽之哉公諱星沅字子湘別號石梧湖南湘陰人父疇優貢生桂東縣訓導公天挺魁特總角如成人以遠大自勸勵道光十二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明年奏辦院事十五年 命督學粵東公謂學臣所以造士士習端則民風正故必以扶持世教爲舉職粵中人士多健訟劄通省府州縣學籍生員之干訟事者牒以文仍詞其實而理之士風爲肅嚴覈丁胥禁革規費諸名目所頒條教大率以人才經學名義爲急下至細微皆手自屬草吏無敢

舞文秩滿授漢中府知府遷河南糧道歷陝西四川江蘇按察使除江西布政使仍調江蘇當是時 成皇帝識公於詞臣中期練習吏事爲置園重臣多歷郡國俾周知利病之原也尋擢陝西巡撫抵任卽奏劾牧令之尤不職者數人或自乞去固原提督胡公超戰功爲世所指名初裁西安總兵缺議每歲以冬春駐西安如湖南四川分駐半年例公謂關中方無事乃汰總兵而移提督轉令東道咽喉半年虛曠於地勢事勢皆不順力持於總督寢之修軍政定疑獄尤深疾吏役詐贓致斃命者手劊行通省愷切深至皆斂手奉法調江蘇巡撫蘇松漕事煩重其大弊尤在大戶小戶之不平公至力圖所以均之於無錫金匱兩縣草地總包總等名刊石示永戒二十六年授雲貴總督時緬甯回匪不靖公亟調官兵分道進腹背擊之首匪馬國海懼亡走則潛結雲州回馬登宵海連升等劫囚作亂迤西大震公定謀檄諸將迅擊而縱閒散諸回之被脅者不三月事大定捷聞加太子太保 賞戴孔雀翎疏劾前迤西道羅天池搜殺過多未能詳慎區別致衆回寒心滋亂得 旨削籍永不敘用旋調公兩江

總督於是公三至江南矣耆老聞公來皆額手相告江南武備弛水師會巡尤不實公撫蘇時已引爲憂至是銳意整飭之奏籌海外水師事宜五則捐俸造蒙衝四十艘爲倡鎮將憚公嚴明泄沓之習一變會俄羅斯商船抵上海圖就地貿易公引例卻回有 詔嘉獎陶文毅之改淮北綱鹽爲票也既以新章取速效而淮南課額重自銀貴錢賤銷數易虧公謂引滯課絀不盡由私販而欲圖補救必以嚴治私販爲首務先後疏奏無慮萬餘言皆得 俞旨褒勉速公去江南而淮南亦改票並設倉於儀徵爲捷法於是小販雜出榷政益狠戾不可收拾然後知公之先見也先是有 詔令兩江總督轄河務如舊制會河督缺 命公兼攝之乃具疏力陳河工積弊且言道廳應各駐汛地不得萃處清江浦有 旨察禁二十八年秋江淮海並漲淹民廬萬計公親出籌賑撫蒿目怵心眠食虧損疾大作再乞假乃瀝情請開缺會江南監司有入對者 上詢及公盡得公積勞成疾狀始得請仍 詔病閒卽詣闕公之以郡守陟監司也 朝廷方嚮用公每之官不久卽遷擢去地方輿草有議擬未行者有創始

而未竟者惟撫秦閩三年督江南及二年故閔綱鉅目悉修舉矜慎刑獄而不爲煦煦仁鋤奸暴尤力河南多滯獄獄囚有病死者公謂罪死死於法病死死於官罪非殊死則賊命罪當論死則失刑飭有司速治獄旣上日親錄之圜爲空蜀盜曰國匪陝盜曰刀客久爲民害公皆盡法懲之禽其尤置重典凶虺用戢其爲江蘇布政使也浙江方禦島夷戰不利江蘇戒嚴提督陳忠愍公陣亡於上海夷舶由海入江陷丹徒犯江甯敗卒跳集於蘇勢洶洶且內訌蘇人大恐公告於巡撫斬標劫者以徇其潰兵潰勇暫招留令立功贖罪免滋擾七月嘆夷受撫於江甯客兵分起歸伍公卽牒請撤糧臺改爲報銷局節浮費也三十年正月 宣宗皇帝升遐疾馳入臨 文宗召對 恩語肫渥公奏言臣病幸少差而母老多疾乞歸養 上鑒其誠允之十一月復奉 欽差大臣督師之命公入告太夫人卽馳赴粵時粵西羣盜如蝟毛金田逆賊尤橫恣公駐師柳州疏調黔楚兵合勦發鞞指示所向克捷時向公榮以宿將爲提督在諸將中爲能戰周公天爵爲巡撫果敢任事公皆開誠以通之金田賊旣

竄出據大黃江擾武宣屢被創而勢猶熾我軍籌進止及駐軍地巡撫持議多異同於是有特簡將軍總統之請公進次武宣疾已作猶力疾見官吏料簡軍書激厲將士如平時憂心內焚寢至綿惛遂以咸豐元年四月薨於軍年五十有五烏虜師克在和之義固公所日反覆於中而特不能掬肝膈以示人至於憊心罷精以死報國則伏波所稱馬革裹屍之義也遺疏入上嗟悼

優旨嘉愍甚至予祭葬給白金五百兩治喪諡文恭賜其母陳太夫人人

濩十兩子概桓令服闋後引見飾終之典可謂盛矣公在翰林五年一視學政典甲午四川鄉試分校乙未會試皆得士公儀表瑰瑋聲如洪鐘自其少時發言制行無少苟峻整篤實識量尤恢遠長遊四方益廓見聞嘗客陶文毅所典章奏公所削彙文毅無以易也既通籍受兩朝特達之知署豫臬時奉

宣宗手敕命毋失書生本色抵陝撫任諭以勉力認真勿負委任調江蘇疏謝手敕報曰朕見汝年富才明學優品正甚有厚望於汝汝當體朕用人之苦衷也及命兼司河務諭曰卿年力甚強勉爲之以副重寄逾年請述職

批劄云朕非不願與卿相晤顧公事繁雜難離本任可暫停其乞病也 手批云一俟痊愈卽來京朕切望之至卿當諒之其受 殊眷皆類此性至孝歲時祭祀哀慕不自勝宦遠方太夫人以春秋高恆不就養公廬思輒至不寐洎陳情得請喜得償所願不圖時事之棘惟艱惟瘁遽殞其身此公遺疏所以憾養之不終也公幼有異徵應童子試時外舅郭進士汪燦夢入公府見金冊列公姓名爵里物色之遂妻以女旣館選諸姊中有召紫姑神者戲問公終身官秩皆不爽末署云蒼梧凜節其後公卒薨於梧州蓋前定云所著芋香山館集若干卷子五杭官編修有學行早卒概候選道桓廩生江西布政使

呂文節公事略

呂公賢基字鶴田安徽旌德人贈公某邃於經學拔貢官教諭公生有至性飭倫紀秉正嫉邪惡言不入於耳道光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七年分校順天鄉試二十二年授御史疏言南河工料與其購於他處不如取給於葦蕩請飭所司董勸庶險工有恃而經費亦可省又請申禁各省加派勒捐之弊

俱從之遷給事中疏劾知州鄂雲夤緣投入揚威將軍奕經幕誑騙欺濫支軍餉又廣東劣幕余廷槐盤踞多年贖貨受賄與訓導黃培芳表裏爲奸藉團練乾沒軍餉且招募匪徒充數藐法滋事請飭嚴察究治如所請行二十三年轉掌印給事中丁父憂二十六年起補禮科給事中明年掌吏科印以河南旱災方籌辦賑恤疏請將江南捐輸米改撥豫省賑災允之二十八年巡視東城時江西安徽湖北水災 詔發帑賑恤公疏言辦賑之弊莫如造冊稽延定例水旱成災督撫疏報卽先給饑民一月口糧再查被災輕重分別給賑誠以飢寒待哺若必待查取戶口完竣則老弱轉徙已多應請敕下所司遵照定例一面查取戶口一面放賑無論極貧次貧均令先沾實惠俟冊籍已定卽於限內具題加賑其加賑日期務與初賑接續毋許閑斷至戶口或有開除續增隨時具報有任意延緩者嚴參庶有司不敢貽誤而愷澤得以旁流其辦賑急務數則一多設粥廠嚴杜剋扣攙和積弊一兼籌放錢糶米之法一展緩 恩詔宜急宣示一招商採買鄰省米穀接濟一收恤遺棄幼孩一收買耕牛疏入皆議

行尋 命稽察西倉三十年正月 文宗御極公應 詔陳言一懋 聖學
一正人心一育人才一恤民隱並請將江蘇浙江等省捐米例停止未幾遷鴻
臚寺卿咸豐元年擢工部左侍郎典浙江鄉試二年兼署刑部左侍郎時刑部
主事闕尙書恆春擬照舊章以京察一等筆帖式題陞侍郎書元欲以候補主
事題補意見不同有 旨詢各堂官所見與恆春書元孰同孰異公偕尙書周
祖培右侍郎陸應穀遵 旨奏覆應如恆春議經定郡王載銓會同吏部議奏
如所請公尋以粵匪河工度支漕運事事可危疏請下 詔求直言略言粵匪
滋事已二年命將出師尙無成效甚至圍攻省城大肆猖獗南河豐工未合龍
重運之阻滯災民之屯聚在在堪虞河工費四五百萬軍需費一千餘萬部臣
束手無措必致掎克朘削邦本愈搖臣愚以爲今日事勢譬之於病元氣血脈
枯竭已甚而外邪又熾若再諱疾忌醫愈難爲救惟有開通喉舌廣覓良方庶
可補救於萬一應請 特旨令大小臣工悉去忌諱一改泄沓之故習於時政
闕失有可補救者各抒所見盡言無隱以期集思廣益疏入得 旨申論各部

院大臣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政治得失民生利病有可補救者各據見聞直言無隱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九月署工部錢法堂事務充覆試閱卷大臣三年正月以粵匪稔亂命赴安徽會同蔣文慶周天爵辦理團練防勦事宜公奏請飭部撥帑備用並請帶員前往幫辦又奏所過地方如查有堪備教習團練之人請咨各疆吏遣赴安徽軍營以資差委均如所請行二月奏請飭給事中袁甲三廣東知府趙昉均赴安徽協理防勦允之尋偕署撫周天爵奏言團練防勦三事當分寄其任併致其力以圖之團練之事各就地方飭屬加意辦理激勸紳民殲除土匪防堵之事於江北沿江一帶擇精幹牧令稍假威權令其練本邑之兵團本鄉之勇因本地之糧以守本境之士各固藩籬永免徵調察其辦理之善者升銜加俸不遷其職俾得盡心固守勦賊之事專責之統兵大帥如大帥駐營去賊百餘里者立即逮問如此則各有責成無所庸其推諉疏入得旨嘉納時湖北敗匪由英山犯太湖分股竄出洪家埠奪船意圖東下旋竄踞安慶經官兵截勦復分股由清涼庵至十里館犯集賢

關各路兵勇接戰失利游擊賡音太伍登庸死之未幾由集賢關犯桐城邑紳馬三俊等率勇迎敵敗潰桐城陷時公方駐舒城誓死守或勸曰公無守土責又未轄一兵今賊鋒銳甚請退守以圖再舉公叱之曰吾奉天子命治鄉兵殺賊事不濟命也退將安之遂納鞞刀率父老登陴力禦未幾城陷公力竭死難僚屬及幕佐皆殉焉十一月巡撫江公忠源疏聞 諭曰呂賢基由翰林料道洊升京卿朕因其品學兼優超擢侍郎令其回籍督辦團練該侍郎年力正強方資倚畀乃以逆匪竄擾舒城捐軀盡節悼惜殊深可追贈尙書銜照尙書例賜卹其子編修呂錦文服闋後以侍讀陞用所有隨員幕友盡節姓名均查明請卹又 諭曰贈尙書銜侍郎呂賢基素懷忠義大節無虧可於舒城建立專祠以慰忠魂而光卹典並賞內庫銀三千兩交呂錦文祇領赴安徽扶柩回籍治喪尋 賜祭葬 予諡文節並入祀京師及本籍昭忠祠八年復入祀鄉賢祠公力崇正學行身植志不少苟詭隨者見之蹙然無所容在臺垣伉直敢言感時事至涕泣不食每入 對痛切瀝陳聲淚俱下 文宗屢爲動容

疏出天下傳誦何君桂珍著續理學正宗唐君鑑著學案小識公皆以進呈藉
爲正學之助有議其迂者毅然不爲止其出治團防也自知不返別母行痛哭
不能起烏虜公之志蓋夙定矣錦文現官侍讀兼襲騎都尉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五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六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臣

江忠烈公事略 第壯節公忠濟

公諱忠源字岷樵湖南新甯人爲諸生究心經世學不屑屑章句充道光丁酉拔貢是科舉於鄉甲辰大挑得教職新甯地接廣西民獠雜處多盜公察天下將亂倡行團練法以兵法部勒子弟是爲湖南團練之始丁未秋獠民雷再浩勾廣西賊爲亂鹽法道楊君炳堃總兵英君俊來縣合勦議徵兵公力止之自率鄉兵擣其巢再浩擒事定 賞藍翎以知縣用是爲公以鄉勇討賊之始戊申謁選發浙江權知秀水邑被水災公勸分設賑收棄孩蠲正賦民忘其災計擒劇盜十數人邑大治巡撫吳文節公文鎔待以國士補麗水會 文宗皇帝登極 詔中外各舉所知侍郎曾公國藩具疏薦有 旨召見吳公疏留辦海塘工閱四月工訖以父憂歸時廣西賊首洪秀全楊秀清等稔亂 朝命大

學士賽尙阿公出視師聞公知兵疏調軍前副都統烏蘭泰公忠勇負氣與他將多齟齬一見公深相倚重公募故所用鄉兵五百人使弟忠濬帥以來號楚勇是爲公以湖南鄉勇出境討賊之始始至敵衣槁項諸軍皆匿笑時賊氛惡甚官兵數萬莫敢撓公築壘逼賊營賊以其少且新集易與也急犯之公堅壁如不敢戰賊近塹始開壁馳之斬首數百烏公拊掌語人曰君等蔑視楚勇今何如侍衛開隆阿者善射奇中嘗射虎十數軍中號打虎將者也公長揖過之意謙公一日戰被圍矢且盡公登高阜望之曰必開公也怒馬馳救之並轡歸開公拜曰活開隆阿者君也遂握手飲極歡累功擢同知直隸州 賞花翎時賊萃永安官軍環之闕城北一面公與烏公請掘長壕聚殲之弗聽明年春以病歸賊果由北路犯桂林四總兵陣歿烏公以刀刺臂灑血盤水中呼將士共飲涕泣誓師援桂林公在新甯亦力疾起出私財增募千人與今直隸總督劉公長佑倍道赴援至則烏公中礮卒城圍逾月公進扼東岸之鷓鴣洲三戰皆捷四月朔桂林圍解擢知府賊趨全州公閉道敗之唐家司全州旣陷銳意趨

湖南公先諸軍扼富塘埔賊度不能越則悉載輜重舟中期水陸並下公伐樹塞河截賊蓑衣渡鑿戰兩晝夜逆舟拄樹不得前僞南王馮雲山中礮死盡獲其輜重賊遂東走道州初公慮東岸空虛白當事請分軍扼截弗許請躬率所部往又不許至是賊果由東岸竄湖南矣方賊之奪舟而下也天雨水漲由永州至衡州數日可達程總督喬采時駐衡聞警走長沙知府陶君恩培留之不可鮑提督起豹亦議去永州會聞蓑衣渡之捷人心稍固總督仍還衡郡及賊踞道州衆猶不滿萬公慮日久裹脅衆乃建議分防不如合勦遠堵不如近攻七月賊自藍山嘉禾犯桂陽旋陷郴州公上言後路追勦愈急前路攻陷愈多請仍申合勦議當事皆漫不省賊則益張公在郴州約總兵和春公由石子嶺潛師出賊前未至賊竄永興以萬衆留郴相牽制公策永興賊必由茶陵醴陵犯長沙乃倍道由衡州援省會賊已踞城南及小西門窟穴於民廛攻甚急南城外天心閣地勢高賊方柵其上公望見驚曰賊據此長沙危矣急帥所部爭之死傷二十人督戰益力賊退趨移壘壘去賊數十武共汲一井擊柝聲相聞

自是長沙止南門受敵賊巢背水面城當絕地雖後隊踵至無能爲矣會僞西王蕭朝貴中礮死賊數穿地道又先後爲副將鄧君紹良瞿君騰龍所拒氣少沮逾旬洪楊大股至勢燄復張公弟忠濟自郴尾之約公夾擊方戰賊伏叢冢閒挺矛刺公傷腓墜馬遇救免時新撫張公亮基至前巡撫駱公秉章與幫辦軍務前湖北巡撫羅公繞典均夙契公就詢方略公以官軍四面集惟河西一路虛請調重兵駐龍迴塘扼賊竄路期盡殲張公尤躉之而河西諸將遂巡莫敢前當是時賽公罷免新帥徐公廣縉久不至城內外巡撫三提督二總兵十莫相統攝謀用不成公憤甚躬赴湘潭力請於徐公不省賊卒由龍迴塘竄出掠舟西遁而東南大局隳矣十一月公追賊至臨資口屬巴陵土寇起檄公留勦事平而瀏陽匪渠周國虞之事起先是國虞等故與粵西賊共爲邪會衆萬餘人粵賊至卽起應之已復止當事始掩覆之至是將乘官軍之下爲亂湖南公出不意進討張示散脅從許自首免誅十二月十八日賊來犯設伏敗之斬首七百首免者萬餘人瀏陽平公時以援湖南功擢道員矣三年正月張公權

湖廣總督疏調公旋授湖北按察使時賊棄武昌東下公私埽地一切倚公辦
又平民之起爲賊者通城劉立簡崇陽陳百斗嘉魚熊開宇等有衆數千皆討
平之遂奉幫辦江南軍務之命公拜疏言軍事請嚴軍法撤提鎮汰弁兵明
賞罰戒浪戰察地勢嚴約束寬脅從凡五千餘言又疏請四川湖南北三省分
造戰船習水師令廣東籌款鑄礮是爲公籌畫東南大局之始疏入上嘉
納之四月公率軍東下廣濟賊宋關祐等抗糧爲亂戕守令聚衆數萬公就便
征之戰三捷斬首五百有奇生擒三百人釋其半令轉相解散詰旦賊大至又
敗之訊俘多卽釋歸者乃駢誅之五月至九江賊自皖江沂流上距城四十里
憚公威名不敢近改由彭蠡犯南昌時公奉命援鳳穎卽抗疏改道援江西
軍士方患暑疫汰之得人千三百以五月十六夜抵南昌凡三晝夜行五百里
賊不意公乍至驚曰來何速也章江門最受敵公自當之宿譙樓燕城外民舍
十八日賊舟蔽江至薄城礮擊之稍卻趨得勝門以門外民居阻雨未盡焚也
方賊至營兵四人將縋城走公立斬以徇曉夜躬巡礮碎從者首不爲動賊穴

地轟城公鑿隧道迎之三次藥發陷城八十餘丈公及弟忠濟力拒之賊死傷山積不能入 上頒賜玉翎管及挾拾各二時湖南援師先後集賊氣沮圖竄吉安臨江而安福泰和萬安寇復起公乃分軍樟樹鎮扼賊衝檄羅公澤南等勦泰和各屬平之時羅方以訓導援江西也八月二十二日圍解方公遣援時巡撫以下皆持不可公曰南昌兵逾萬留三千人不見多若泰和賊與南昌賊鉤連上下路絕此危道也已獲賊諜得其往來書果約急攻吉安如公言捷聞 天子加公二品服當是時公義聲震天下師及德安聞賊上犯公急往助守田家鎮以二千人渡江而令後至者閉道趨武昌備緩急時司防者武昌道徐君豐玉漢黃道張君汝瀛用戰艦扼江而南岸半壁山不設備公至訝之急揮兵據險賊已先我至水陸交訌師遂潰公至甫一日也徐張二公死之黃州漢陽陷惟武昌以公援應得全賊懼公躡其後尋引去初公以田鎮之失鑄四級至是奉 命巡撫安徽公疏請增兵萬人當一路又念行省新改廬州爲南北樞紐去稍遲賊且北竄遂以二千人先發而湖北巡撫崇綸強留公所遣

援軍公於是益孤矣抵六安適舒桐告陷士民遮道留公公病入城繕守備人心稍定廬州警報日夕至知府胡元煒具言城中軍實裕團丁可萬餘人請速往公乃留千人守六安自率數百人入城知府來謁公詢守具以方籌畫對糗糧軍火一無有公審其有異志擬誅之未果越二日賊大至團丁烏獸散公力疾登陴誓死守城周二十六里合主客兵裁三千賊仍用地雷轟大西門月城繼轟文昌門公親督楚勇殊死鬪殪賊數百人疏陳守禦狀 上特賞公霍

隆武巴圖魯名號賊自十一月十二日合圍公堅守逾月賊奪氣將遁矣有內奸以城中食乏軍火且盡告遂增闕隧道以十二月十七日昧爽併力攻逾時水西門城塌十餘丈公且戰且修築忽傳賊自南門緣梯入人聲鼎沸公知事不濟掣佩刀自刎左右持之一僕負公行公不可則嚙其肩及耳血淋漓僕創甚委公於地賊逼公轉戰至水關橋之古塘被七創奮投橋下死之同殉者同知鄒君漢勳參將馬君良勳自六安從公入城者也參將戴君文瀾縣丞艾君延輝自湖北來援乘閒入者也布政使劉君豫鈔池州知府陳君源克同知胡

君子雖副將松安君縣丞興福君皆死而知府竟降賊前以城中虛實告及置梯南門皆其勇目徐淮所爲也公困孤城時援師十餘壁皆不能前十二月十二日公弟忠濬自湖南募師來援與劉公長佑殊死戰不利及再戰而城陷矣後八日舊卒周昌發冒死入城負尸出面如生事聞 上震悼追贈總督賜祭葬 予諡忠烈封公三代如其官 命廬州及湖南江西各建專祠公性英烈與人交披瀝肝膽終始不渝同年生武岡曾如鑰暨湘鄉鄧鶴齡陝西鄒興愚先後客死京師貧不能返葬公皆身護其櫬歸治軍推赤心待人得其死力所過無秋毫犯每戰親陷陣踔厲風發誓不與賊俱生尤料敵如神能以至少擊至衆故所向有功居圍城每夕必巡城一周見士卒食苦輒呼匕箸取嘗之曰適巡城飢與君一共此味耳以故士卒感服無忍背者賊起嶺西峒蠻耳王師且十萬環視莫敢先公以書生倡勇敢軍氣爲一變其後楚軍輩出卒克金陵夷大亂皆公風聲所起也公建三省會勦議請治舟師扼上游今大學士曾公卒用此肅清江面成大功公存亡實關天下安危豈僅以一死激頑懦哉

初公計偕入都嘗過曾公語移時去曾公目送之曰平生未見如此人既而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自公死海內識與不識下及婦人孺子皆爲流涕祠祀徧江以北公旣薨之二年 上猶下前疏軍中其知公深矣五年援賊屯大蜀山上有公祠夜見列炬熒熒劍槊聲相摩賊驚遁祠得全喪歸柩尙在城別賊自東安犯新甯攻七晝夜敗去訊賊黨具言酣鬪時見藍旗軍突出遂不支藍旗者公部向所用旗時實無此軍也或謂公靈不昧雖死猶極賊云公年四十有二父上景歲貢生昆弟四公長次忠濬今任四川布政使次忠濟道員陣歿通城次忠淑累擢道員子二孝椿以忠濬子嗣孝棠遺腹生忠濟字汝舟幼從忠烈公學道光二十九年李沅發作亂公倡募鄉勇有復城功咸豐二年粵賊犯長沙佐忠烈守城戰甚力三年忠烈赴武昌以舊部千人屬君與劉君長佑留長沙勦土匪及忠烈勦賊通城時崇陽嘉魚賊蠡起忠烈兵單君與劉君倍道進援抵崇陽大破賊斬首逆陳北斗及餘黨數百人進攻通城賊數萬圍官軍數日忠烈拊君背曰非弟不能破此賊語未竟君挾雙刀

大呼躍出衆從之忠烈援枹鼓助戰衆殊死鬪賊大潰生擒渠魁張西園等二十餘人斬獲無算湖北土匪平及守江西賊轟城坍十餘丈君督壯士百餘囊土築之俄而城大圯築者悉陷君跳而免越二日地雷復發城坍八十餘丈賊譟而登君斬先登者二人賊乃退麾勇急築之復穿地道出城鑿濠城下引水注之賊所爲隧道盡廢省城獲全君先以功保通判加五品銜 賜孔雀翎至是圍解 詔擢知府尋以省母歸君弟忠淑奉檄勦賊通城兼督治團練會以疾請假巡撫駱公命君往代尋調赴永州堵勦粵寇敗賊於藍山再敗諸嘉禾又敗諸甯遠連復三城殺賊二千計 詔以道員用六年駐防岳州湖北巡撫胡文忠公請移勦通城至則召本地團勇千餘置營後助聲威出不意破賊四營賊遂悉銳來犯衆數萬四面圍官軍或勸君宜退叱斥之戰益力賊從後營攻入團勇驚散陣亂君立營門大呼殺賊手刃回顧者數人策馬奮斫力竭遂死之年三十有八時四月四日也是役營勇三千死幾盡無一降者事聞 贈按察使銜 予卹典同治元年 朝廷追念死事諸臣與忠烈公同膺 諭祭

特旨予諡曰壯節

塔忠武公事略

咸豐四年三月粵逆數萬人自金陵溯大江而上越安慶武昌再陷岳州過洞庭以戈船徧布臨資口等處知長沙有備遂由湘陰破甯鄉閩道襲湘潭湘潭居長沙上游百貨所輳賊掠舟萬計分黨溯流窺衡永當是時賊挾百勝之勢料官軍無能挫其鋒既得湘潭長沙不攻自困塔忠武公時方爲副將聞警投袂起帥所部兵勇會同水師血戰五晝夜大破賊殲斃溺斃燔斃數萬計時所部千三百人耳微此戰賊且溯湘源以達粵西老巢直下通金陵首尾一江相貫注大局將不可支烏虜公之功在社稷豈尋常一手一足之爲烈哉自時厥後公威名震天下由湘而岳而鄂所向克捷雖婦人孺子罔不知有公使天假公年平賊當較易顧以暴露行閱久積勞成疾賫志卒於軍此朝野官吏軍民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同聲一哭爲公悲且爲天下生民悲也公諱塔齊布字智亭姓托爾佳氏滿洲鑲黃旗人生而神識沈毅都統烏蘭泰公夙器之由火

器營護軍擢三等待衛咸豐元年發湖南以都司用二年秋賊犯長沙以守城
功擢游擊 賞藍翎署中軍參將時在籍侍郎曾公國藩奉 命督治鄉兵用
明戚繼光法訓練東伍每校閱公必短後衣躡屨帶刀侍曾公與語奇之試所
轄兵皆精練副將清德方忌公嗾提督將加摧辱曾公乃劾罷副將薦公忠勇
可大用且云塔齊布將來如出戰不力臣甘與同罪得 旨加副將銜三年勦
茶陵安仁土匪 賞換花翎記名以副將用四年二月率所部由平江進勦湖
北通城崇陽賊會官軍失利岳州賊乘勢上犯曾侍郎水師退保省河公隨有
湘潭之捷公之勦湘潭也始至次高嶺賊即奄至公手大旗麾軍士縱擊斬偽
先鋒元帥九人賊敗潰逐北數里至城下明日賊大出犯公伏兵山左右設礮
三重誘之及賊逼礮擊以百數賊大亂伏起夾擊之賊奪路走僵尸相枕籍遂
薄城闐殪悍賊數百公深入幾中伏跳而免麾兵鏖鬪大破之城北賊柵皆盡
其南則水師會勦焚賊舟數千并焚市廛使城外賊無所止火光燭天三日夜
浮尸蔽江下其時領水師者楊公岳斌彭公玉麟及褚觀察汝航夏同知鑾也

四月二日賊棄城夜遁凡六日湘潭平 詔加公總兵銜 賞喀屯巴圖魯名號 命署湖南提督未幾卽真先是提督鮑起豹以清德之譖屢斥辱公至是起豹罷公代其位軍民快之時敗賊猶駐岳州分黨陷常澧公馳抵新牆破土城三座舟師亦敗賊雷公湖又敗之道林磯公與羅忠節公澤南李忠武公續賓合軍攻岳州敗賊於高橋閨七月二日盡破賊壘賊棄城退踞城陵磯未幾賊舍舟登陸將據險爲營分三路來撲公亦分三路擊之賊抵死抗拒良久始敗潰追至擂鼓臺殲賊八百有奇公臨陣好匹馬衝鋒戒從者不必從從亦無能及者尤好單騎薄賊壘覘虛實賊屢馳之瀕危得免有天幸一日攜親卒四人進覘擂鼓臺突遇悍酋獠髯睥目直呼公名橫矛刺其馬欲擒公親卒黃明魁躍起刺酋墜馬酋回刺明魁傷右脇公親刃酋殪之獲賊旗視所署字知爲僞丞相曾天養天養驍桀爲賊魁自楊秀清以外皆爲之下伏誅後賊黨爲之茹齋六日者也賊旣失悍酋奪氣退踞武昌公與羅公自臨湘進勦長安驛羊樓峒佛嶺大沙坪等處戰屢捷復崇陽蒲圻咸甯又敗賊於官步橋及徐李埔

遂與羅公進屯江夏之紫坊初曾公在城陵磯約諸軍會紫坊至是召諸將議
攻取武昌策定議羅公帥師攻花園賊壘水師扼長江公從油坊嶺趨扼洪山
山在武昌城東北左近梁子湖右隔湯孫湖係絕地爲竄賊所必由時城賊恟
懼以八月二十三日啓東北門遁公扼而截之賊路斷迎斬黃衣賊目數名賊
崩奔悉趨山背復麾軍圍逼於沙湖塘角聞賊爭赴水死填尸幾滿中多幼孩
公見之大哭傳令拯救得二百有奇羣賊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分別誅釋
之武昌旣復進攻大冶戰於五里牌斬黃衣騎馬賊賊大奔燔賊壘二亡何賊
反鬪伏突起刺傷公坐馬左右兩軍合擊賊復大潰爭橋渡橋斷多墮水死生
擒百二十四人是日羅公有與國之捷於是兩軍會於與國籌進取羅公西擣
半壁山公東勦富池口十月二日戰軍山背克之屯其地距羅軍十餘里中隔
小河方造浮梁濟忽出賊千餘遏渡處別賊數千陣半壁山左右與羅公大戰
公隔河爲聲援賊大敗旣又由富池口沿岸而上冀襲我軍後公擊走之浮梁
成初五日田鎮賊渡江來犯公與羅公夾擊之殪賊四百餘溺斃半之是時賊

所設橫江鐵鎖在南岸者已斷而北岸猶未破十三日水師大戰公及羅公列陣半壁山護之燔逆舟數千北岸鐵鎖悉銷燬賊遁竄廣濟黃梅田鎮既克得旨賞穿黃馬褂予騎都尉世職二十日公及羅公渡江繞至蘄州及賊於蓮花橋遇伏我前隊稍卻公匹馬突陣手刃大旂賊追奔數十里遂復廣濟而黃梅爲賊必爭地悍酋秦曰綱陳玉成羅大綱併力守之以數萬賊分布小池口孔壠驛而立堅壘五於大河浦龍頭寨等處嚴密與田鎮埒十一月朔師次雙城驛賊數路來犯公與羅公併力擊之追奔十里破其五壘燹賊三千餘生擒九十餘越日進次夏新橋距城四里公與羅公登山望知北門可攻遂親進擣我兵肉薄而登多受創公頭被石擊流血被面督戰益厲卒克黃梅曾公疏陳戰狀有 詔戒公輕進公讀之感泣尋攻孔壠驛驛南通小池口東臨水賊於西南北築土城公從西南路進攻累肩爲梯卓矛而躍遂大破之賊悉竄小池口分黨奔湖口與九江相掎角爲死守計公遂與羅公渡江攻潯城十二月朔攻西南門不拔驍將童添雲死之會水師被賊襲喪失輜重而賊餉率從江北

接濟羅公從二套口渡江進攻小池口公率壯士二十人渡江督戰以衆寡不敵敗且戰且退公匹馬衝突爲諸營扞蔽有黃衣賊酋三人策馬來犯公以套馬竿圈一酋頸斬之且奪其馬餘賊皆靡公俟大隊沿江上單騎馳入鄉間馬陷泥淖中幾失道有田父夙耳公名留匿其家時除夕前一日也次日各軍以公未歸營洶洶失所倚有泣者夜三鼓鄉民忽送公渡江歸曾公羅公皆躍起跌而出握手相勞苦繼以泣公談笑自若曰飢甚速具飯啖我時合營皆驚喜歡聲如雷飯罷已元旦矣五年正月六日城賊出犯公擊斃二百有奇生禽二十有一公令暗伏地雷誘賊來撲而陷之果斃百餘賊其後戰屢捷而城終不下六月曾公與公約會於青山曾公謂宜移師東渡勦湖口及東流建德長驅直下公以攻具方備誓力破此城七月十八日傳令攻城忽患氣脫日中薨於軍年三十有九事聞 上震悼照將軍例 賜卹廕襲如例許入城治喪 賜祭葬 予諡忠武公長身火色居平粥粥若無能及臨陣奮拳切齒口角流白沫若欲生啖賊者所乘鐵驪絕有力湘潭之捷殪賊酋所得也每戰不令士

卒出已前他軍被圍或小卻必驟馬馳救背負火鎗一腰刀二手長矛及套馬竿各一技皆精絕無虛發每逼賊壘覘形勢比賊覺去已遠賊中驚以爲神而公雍容恬退未嘗一自詡也天性忠孝自擢提督於左臂涅忠心報國字左右嘗以海燕窩進公愀然曰吾母夫人在都不知能給朝夕否忍甘此耶深夜呼親卒與絮語家事每至泣下偏裨小校直入內幄白事不俟傳宣治軍紀律嚴秋毫無所犯與最下卒同甘苦德化令進莞席以士卒皆臥草上卻之及薨軍民逾時悲泣喪車過南昌所乘馬服鞍鞵隨行將入城忽滿身汗溼人謂公靈寶乘之云湖南江西及九江湘潭均奉旨建專祠公娶于氏生女一無子以弟子永承嗣其弟莽阿右先一年戰死獨流軍中

羅忠節公事略

本朝武功邁前古所用皆八旗暨東三省勁旅各直省綠旗兵嘉慶初平定川楚教匪始以鄉勇輔兵之不足然十裁二三耳迨粵逆起而楚勇湘勇名天下營兵或反爲世詬病此二百年來兵制之一變也楚勇始自江忠烈湘勇則自

羅忠節公始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湖南湘鄉人幼穎悟十歲能文家酷貧
溺苦於學夜無油把卷讀月下倦卽露宿達旦年十九喪母明年大父及兄嫂
歿二十九長次子及三子皆殤是歲爲道光乙未大旱饑疫作公罷試徒步歸
夜半斂門則其妻方以哭子喪明時飢甚索米爲炊無有也己亥補縣學生年
三十有三矣又八年始食廩餼公自少篤志正學好儒先性理書賀制軍長齡
唐太常鑑皆重之制軍延課其子咸豐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當事以公應二
年粵逆洪秀全等犯長沙縣令屬公練丁設防號湘勇明年侍郎曾公國藩奉
命督治團防適江西上猶土匪竄桂東檄公進勦行次衡山忽草市寇起衆
千餘公禽首逆劉積厚等二十餘人進擊桂東賊走之時粵寇圍南昌公帥湘
勇赴援既至土賊陷太和安福圍吉安公與劉公長佑往援勦賊解圍遁公追
至安福復縣城日夕賊大至敗之明日又至我軍鏖戰一當百斬馘無數敗賊
竄入湖南巡撫駱公秉章檄公回勦賊尋遁會永興土寇亂會侍郎檄公往勦
戰於油榨墟平之公初以湘勇三百破安福賊數千與李公續賓分帶中右營

共七百人至是增至千人屯衡州再平草市土寇斬首逆王大漢四年夏湘潭賊退公與提督塔忠武公會師東下六月攻岳州公以大橋路爲賊所必爭率所部扼橋守三戰皆捷殲賊千閏七月二日破高橋賊壘九賊退踞城陵磯公與塔公乘勝進擊連破賊營三賊宵遁是役也公獨當大橋一面功最偉云尋自臨湘進駐長安驛賊分四路來犯公令偃旂息鼓乘閒突起擊之賊大潰又破賊羊樓峒追至百花嶺再破之佛嶺進屯虎爪市連破桂口大沙坪賊壘復崇陽時武昌賊分黨由金牛入咸甯公擊走之追敗之官步橋又敗之金牛遂進駐江夏之紫坊始曾公約諸軍會紫坊及是召諸將至金口議攻武昌策公出所繪圖言紫坊出武昌有二道一洪山大路一沿江出花園當以重兵勦花園而分兵扼洪山防反竄諸將未決公請身任其難遂自攻花園而令塔公出洪山時花園悍賊萬餘築堅壘三一枕大江一瀕青林湖一跨長堤深溝堅柵列巨礮爲固八月二十一日官軍水陸進攻公直趨花園賊憑木城轟拒我軍伏地進分兵奪賊舟數十舟賊退營賊亦亂乘勢踰溝摩其壘同時並下翼日

攻鮎魚套賊營川勇卻公擊賊堤上隔溪不能救街口賊乘機出逼公奮擊敗之李公由江岸回援又大敗之賊竄洪山爲塔公所膊是夕棄城遁二十三日武漢城皆復距會議時七日耳鄂城之克實公本謀也九月師出金牛敗賊於沿埠頭克與國塔公復武昌大治遂規取田家鎮鎮居大江北岸與半壁山斜對爲上游門戶舊設防兵陷於賊賊更爲鐵鎖以截水師而用重兵屯半壁夾江以守十月朔公搗半壁山賊數路來犯公策馬衝陣賊敗奔江邊蹙之墮水死者千人初四日塔公造浮橋渡小河爲賊所遏賊自半壁傾巢出北岸賊渡江助戰者近萬人僞王坐將臺督戰龍旂黃蓋勢張甚時公所部僅二千六百人衆色沮有潛遁者李公飛騎追三卒回手刃之軍心乃定公令堅伏弗動度賊銳已竭突起急攻賊大潰悉奔半壁山而後路爲我軍所扼不得上皆觸石墜崖死凡數千水師亦蔽江下斷橫江鐵鎖燔賊舟四千餘艘火光夜照數十里水陸夾擊田鎮平尋渡江次菩提垵塔公已先至兩次伏賊起皆擊敗之擒斬千三百遂復廣濟十一月進軍雙城驛賊扼險而營一鼓登山平其壘抵黃

梅與塔公奪柵入縱火攻之賊竄城復遂進軍濁港遇悍賊解衣出戰堆積市肆閒公焚之斬馘千餘生擒數十餘賊退保孔壠驛賊酋羅大綱復從湖口率萬人至公分兵抄襲街口賊賊敗歸壘攻破之大綱逸去是役以五千人破賊二萬賊遂盡撤沿江各營併力守九江矣塔公渡江圍潯城公別勦盩山遏湖口上援之賊攻梅家洲賊壘不能下會水軍自湖口入彭蠡盡燔賊艘賊亦潛以小舟縱火襲我外江輜重船水師潰公回駐九江會對岸小池口有賊公與李公率勇千四百人進勦塔公往助之渡江賊大至刃旣接我前軍卻公急斂兵歸時十二月二十九日也五年正月北岸賊由黃梅廣濟上犯武昌復失會侍郎入南昌別賊由浮梁陷饒州及弋陽檄公往援勦時公所部分三營李公將左蔣君益禮將右公自將中營唐君訓方劉君希洛各率勇從之三月大戰五里亭克弋陽賊尋陷廣信公壁城西烏石山賊三路來犯公方築壘不爲動俟其疲乏乘之大獲翼日賊復大至見我軍不動亦不敢前相持兩時許忽起乘賊大敗之遂四面薄城賊啓東門遁初賊驟至民不及避殺戮甚慘公至不

三日復其城士民歡躍焚香遮道迎尋追賊至德興復其城賊趨景德鎮公引軍至賊遁未幾有義甯之役先是賊自崇通陷義甯江西大吏命都司吳錫光往援錫光故驍將至則全軍覆焉及是檄公進勦七月次梁口賊分兩路來拒我軍三伏以待之賊潰伏兵從山後出賊之抄我後者我軍反蹙其後斃賊六七百人越日進駐棋盤嶺以鰲嶺爲州城屏蔽急據之嶺距州七里左曰鳳凰山其右最高者曰雞鳴峯峯下卽西門擺百貨所輳也軍據此全城在目中矣十四日大戰以二千餘衆殪賊六七千賊奪氣閉城不出次日復戰又敗之盡焚江邊賊壘是夕賊棄城遁義甯旣克公上書會侍郎其略曰武昌居吳楚上游九江爲豫章門戶今皆爲賊據崇通等處羣盜出沒江西之義甯武甯湖南之平江臨湘均無安枕之日欲克九江必由武漢而下欲克武昌必由崇通而入曾公因奏派公回援武漢而以彭三元普承堯所部寶勇隸之九月進攻通城悍賊萬餘人見官軍至突出薄之公令軍士席地坐無譁待賊逼大呼奮擊斬賊將三人乃崩潰明日破城外三營奪門入克之尋進攻桂口令會攻通城

之李原濬何忠駿等率平江勇駐守而自率所部克崇陽尋以分兵攻梯木山有濠頭堡之敗公整軍再戰復大捷進攻蒲圻闕道出公安畷初戰不利殊死鬪肉薄登城卒克之遂復咸甯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而逆渠石達開自崇陽乘虛入義甯江西賊勢日棘矣十一月師抵紫坊與巡撫胡文忠公會合又會提督楊公岳斌於金口商進取策定議公率湘勇從東路壁洪山南岡胡公從中路壁城南隄上而令九溪營屯金口爲水師掎角時賊於武昌城外築堅壘十三高者與城埒公至方修壘胡公亦始至悍賊二萬從十字街出胡公擊卻之旋卻旋至如是者數公與李公潛師出賽湖隄分兩路繞抄胡公所部見湘勇至佯敗走賊追之旋反擊則公等已抄出堅壘北遂破十字街營盡殪追賊無脫者於是賊皆縋城入盡毀城東南賊壘公與諸將議曰西路八步街口爲我軍通江要路壘不破則軍糧無由達北路塘角爲賊通與冶要路壘不破則賊糧無由斷遂造浮橋於鮎魚套進攻八步街以奇兵逼望山門襲賊壘後立平之於是西路賊壘亦盡尋與胡公合力攻城並攻塘角賊營毀漢陽門外一

壘焚其船廠殲賊千城賊由竇出截我軍後路公與李公夾擊之又殺賊數百
環西北城賊壘皆盡公以仰攻不易誘賊出城戰設伏敗之殲賊千賊急以大
隊衝我伏兵公督兵橫截又獎七八百人是夜賊於望山門外葺石壘二高與
城等我軍二路蹋平之李公出窯灣截賊餉道賊七八千人由塘角沿湖下抄
其後公令劉君騰鴻等出洪山之東自率中營出洪山之西夾擊之殲賊千餘
賊自此閉城不復出六年正月公率中營移屯洪山絕頂後右各營仍壁南岡
爲掎角賊乘夜襲中營已摩壘矣我軍築石投之登者皆殪嗣是每夕輒至公
設伏痛殲斬首四百賊始不敢復襲營二月賊掘賽湖隄劉君騰鴻出勦之及
長虹橋遇伏力戰乃敗之公欲分軍扼窯灣賊出爭大戰於小龜山斬級六七
百遂以二營駐其地明日賊由武勝門出萬餘人與我軍力戰隄上殲賊數百
公追至城下繞城審視賊不敢出二十九日夜有大星隕於西北三月朔大霧
不辨咫尺次日城賊出公親搏戰走之已而賊窺我守壘兵少大舉來犯公追
賊至城下賊礮如雨中公右額裏創戰逾時歸而劇甚日夜危坐不寐越三日

病甚不能起語誦誦皆時事口占忠義祠楹聯使人書之忽開目索紙筆仰臥書曰亂極時站得定纔是有用之學初八日晨起汗出如瀋握胡文忠手曰武漢未克江西復危不能兩顧死何足惜恨事未了耳其與迪菴好爲之迪菴李忠武字也語畢而瞑年四十有九公貌樸氣沈究心濂洛之書通知世務期見諸施行在軍毅然以滅賊自任所部將弁皆其鄉黨信從者故所向有功前後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其臨陣以堅忍勝如其爲學或問制敵之道曰無他觀大學知止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烏虜此所由能以書生摧巨寇率生徒子弟數十人轉戰大江南北使湘勇之名遠出營兵上羞武夫之顏關其口而奪之氣而與忠烈江公同張大國楚也敷公初以團練敘訓導晉知縣平安福晉直隸州知州克岳州擢知府 賞戴孔雀翎武漢克復遷道員尋授浙江甯紹台道以田鎮戰功加按察使銜克廣濟黃梅 賞葉普鏗額巴圖魯名號凡勇號皆由外請此出 特恩異數也義甯之役加布政使銜死事狀上 優旨照巡撫陣亡例 賜卹父嘉旦 賞頭品頂戴子兆作兆升

均 賞舉人 詔湖南湖北江西各建專祠 賜祭葬 予諡忠節同治元年
詔湖南巡撫遣官卽家 賜祭一壇三年克復金陵 特旨加雲騎尉世職
所著小學韻語一卷詩文集八卷行於世周易附說讀孟子劄記西銘講義人
極衍義 皇輿要覽彙藏於家

李忠武公事略

公諱續賓字克惠號迪庵湖南湘鄉人沈毅寡言笑身長七尺膂力過人習騎
射能挽三石弓羅忠節公講學里中公折節受學依依不去咸豐三年忠節募
勇殺賊公奉父命往佐之所練鄉兵號湘勇從平桂東土匪未幾粵賊圍江西
行省侍郎曾公國藩檄忠節往援公佐謝君邦翰將右營邦翰邑諸生故忠節
弟子抵江西戰死公代將其營所稱湘右營者也會土寇陷太和安福圍吉安
遂同解吉安圍太和安福賊皆敗潰復馳勦永新事平議敘從九品師旋假歸
甫三日趨衡州勦賊油榨墟進復永興次郴州敘功進縣丞初公所部僅三百
六十人至是巡撫駱公秉章命增爲五百人明年駐衡州平常甯土匪時湘潭

賊敗竄曾公統水陸軍東下檄湘勇從六月抵岳州壁大橋時湘軍兩營才千人分防八路賊日夜來犯提督塔忠武公約會攻賊巢兵始交我軍小卻賊追騎大至公左右止數人戒曰毋走徐行陟山岡賊不敢逼已而我軍漸集公親搏戰斬大旂賊數人餘賊爭登山公曰是可取也手劍策馬大呼而進斬賊目一人奪其旂追北十餘里明日塔公至營指所部贊曰好勇好勇與公語良久嘆曰名將也公自隨羅忠節從軍循循弟子列退然若無所知人無有異之者至是始以知兵聞時官軍日與賊戰斬馘數千公與塔公曰連旬戰賊不得擄掠食且盡可乘機薄其壘明日遂進兵風雨驟至衆欲退公曰天助我也與塔公並轡督戰頃刻破數十壘岳州平擢知縣 賞戴藍翎八月同羅公克崇陽咸甯進規武昌二十一日破花園堅壘及鮎魚套賊營明日克武漢語在羅忠節傳公擢直隸州知州 賞花翎九月同克興國州擒僞進士胡萬智斬之十月進攻半壁山賊巢時南北兩岸賊無慮十萬鐵鎖橫江賊舟屬聚數十里塔公師抵富池口以賊阻浮橋不克濟湘勇及寶勇僅二千六百人軍士多失色

逃者三人公飛騎追還揮淚斬之軍心乃固逾日大戰殺賊數千豬其巢遂破
田家鎮擢知府 賞擊勇巴圖魯名號授安慶知府當是時公知兵之名震天
下初陸師分南北進勦楊制軍需勦北岸公隨塔公羅公勦南岸曾公督水師
循江下僞丞相羅大綱守廣濟黃梅設卡壘數十田鎮破後僞燕王秦曰綱檢
點陳玉成皆往附之勢張甚總督不能前塔羅兩公乃渡江北勦公率爲軍鋒
每攻壘與塔公逼賊壘十數丈席地坐礮彈如雨下談笑自若忽躍起曰進則
橫厲無前當者輒碎遂復廣濟及黃梅敗賊濯港再敗賊孔壠驛抵湖口敗賊
梅家洲知九江未可驟下從羅公移營盩山十二月水師陷入彭蠡湖外江失
利小池口賊勢復張湘軍退回九江公憤甚請於曾公自率千餘人以歲除前
一日渡江攻小池口僞城塔公亦率二十人偕往因衆寡懸殊戰不克比暮始
收隊而塔公獨未返公涕泣不食誓渡江再決死戰明日塔公竟覓舟返無恙
時除夕三鼓矣明年二月武昌復陷當賊之從江北上竄也公知北岸官軍不
能敵建議分南北兩軍夾江而勦令塔公益募勇三千合潯軍五千專勦南岸

別選大將率潯軍三千益募勇五千直趨漢口勦北岸南北各自爲戰一圖安慶一圖金陵庶大局克有濟曾公建其言將以北岸屬羅公以餉絀不果亡何曾公入江西饒廣告急檄湘軍援饒師抵章門則饒匪已陷弋陽三月偕羅公進勦敗賊大水橋復弋陽城賊趨陷廣信追擊之三日而城復移軍景德鎮會義甯州陷江省大震七月進攻義甯奪鰲嶺賊隘賊大創棄州城遁語均詳羅公傳得 旨記名以道員用八月同羅公回援武漢克通城崇陽而岳州警報忽至公分兵趨蒲圻之羊樓峒會李君杏春彭君三元戰死崇陽之濠頭堡衆議馳救公曰死者無及矣生者必來歸賊乘勝遠鬪利在速戰宜堅守以持之俟其疲乃可擊也明日賊至我軍憑壘固守比暮賊將休公揮衆突之賊大潰追北至蒲圻翼日復其城並復咸甯 詔加公鹽運使銜帥師趨武昌壁洪山十二月破塘角賊壘分壁小龜山六年二月與劉公騰鴻扼窯灣斬馘數千屢戰皆捷忽羅公中礮卒當是時軍中新失大帥人情洶洶賊乘機築壘保安門外礮子及五里墩大營湖北巡撫胡公林翼奏以公總督諸軍公涕泣受命遂

掃平保安門賊壘而江西瑞臨撫建等郡賊蔓延北及崇通蒲咸西及瑞昌皆陷賊乃分湘勇四千屬曾公國華劉公騰鴻等由咸甯進勦賊訶知之屢出城來犯公敗之賽湖隄又敗之小龜山雙鳳山秋七月僞翼王石達開率援賊大至城賊將應之公分兵駐魯家港防援賊遣壯士數百人執所奪黃旗誘城賊賊信爲援至出城夾擊伏起殲馘過半及援賊旣至禦之魯家港鏖戰三日城賊鑑前失疑懼不敢出援賊遂敗奔追至小龜山斬首八百別將與城賊鏖鬪賽湖隄公率師援之賊望其旂幟奔入城自是堅閉不出公募民夫開濠掘江水入湖爲長圍斷賊接濟賊益困十一月二十一日武昌復得 旨以按察使用尋分兵追勦克武昌渡江克黃州旋渡江克大冶興國遂直搗九江林啓榮者賊中最悍酋也前歲塔公圍攻時堅守弗下至是仍率衆死守夜無更柝望火城以內人聲寂然官軍潛薄之鎗礮應聲下七年正月公用攻武昌法闕濠困之賊出城阻截閱數月濠始成四月皖賊上犯號十萬犯蘄州及黃梅羅田公分兵援蘄州賊稍退六月賊傾巢上犯蘄黃告急賊於廣濟童司牌築壘伺

我軍公渡江勦平之八月破小池口僞城仍回九江先是四年秋賊奪江西戰艦沈塞湖口築壘石鐘山爲浮梁鐵鎖阻官軍隔岸梅家洲蓋僞城環巨礮我軍仰攻不利其年十二月水師陷入內湖曾公益治水軍章門檄彭公玉麟統之水軍復振至是袁吉瑞臨以次皆復衆議會勦九江公謂九江賊恃湖口相掎角不拔湖口九江不可得也乃定計水陸夾攻湖口九月八日公遣其弟續宜率馬步軍攻梅家洲僞城躬率師揚言勦宿松漏四下迂道八里江伏湖口後山士卒皆捫蘿上犁日彭公率戰舟攻湖口東游擊黃君翼升率戰舟攻梅家洲提督楊公岳斌夾擊下鐘山賊方悉銳拒公率師從山椒破空下賊大驚遂盡殲其衆湖口立復梅家洲賊棄城遁於是內外水師始會合乘勝復彭澤夷小姑狀僞城得 旨除浙江布政使返九江適臨江逸賊竄興國冒雪遣兵往援擊走之八年春水陸晝夜攻九江賊守益堅我軍穴城城崩爲礮石所墮至稍遲賊旋堵禦公令壯士數百人擁盾自蔽先夕伏城濠四月七日地雷復發勇自濠內奮呼登城城立復殄賊數萬無脫者啓榮死亂軍中礮其屍九

江平加巡撫銜 賞穿黃馬褂許專摺奏事方九江之破也公弟續宜率師攻麻城未合圍公以九江師益之躬請假歸省甫抵鄂而悍酋陳玉成由安慶糾潛太英霍賊分擾蘄黃警報日數至未幾賊閉道陷黃安續宜分兵馳援不下公聞警取道黃陂約夾擊敗賊黃安門外賊遁麻城賊亦不戰走乃還鄂時皖中糜爛奉 命越境勦皖 詔將軍都與阿總兵鮑超率馬步軍由宿松趨安慶公由英山趨太湖乃令續宜駐軍鄂渚自帥八千人啓行議者謂出境勦賊宜益兵爲四翼各三四人而自帥中軍五路並進公以魏餉難之會曾公奉 詔墨經起視師與公會於蘄州公遣將朱品隆唐義訓分千人爲之衛議者又謂宜調鄂中守礪勇以換留防九江彭澤之湘軍六千人隨同勦皖公以更調需時日卽率守礪勇以行抵太湖適署皖撫李君孟羣師潰廬州 諭公及都公改道援廬公與諸將議曰由太湖救廬凡數百里廬已陷師至緩不能濟急且太湖圍撤賊由豫北竄是腹背受敵也遂決計取太湖掃蕩桐舒等縣直趨廬州時咸豐八年八月也是月克楓香驛小池驛賊巢復太湖乘勝復潛山

遂進擣三河集三河集者廬州要害也賊築城傅以九壘用悍賊數萬守之三河破然後可進規廬州自克桐城後公令總兵趙克臣率六營守之又命副將謝永祜守舒城於是所部僅五千人九月二十八日抵三河十月二日破賊九壘斬馘數千計忽僞英王陳玉成自江浦六合率大隊來援僞侍王李世賢自廬州糾捻匪來援衆十萬連營金牛鎮白石山等處烽火互數十里諸將議退守桐城公曰軍事有進無退當死戰遂飛檄各防軍來援未至初九日援賊蝟集明日我軍迎擊至黎家渡突遇大隊賊天大霧賊用衆抄擊我軍相繼潰副將劉神山參將彭友勝游擊胡廷槐鄒玉堂杜廷光等先後戰死公傳令軍中嚴守牆壘無何各壘皆破運同丁銳義馳入湘右營誓同公死守或勸突圍出圖再振公曰軍興九年皆以退走損國威長寇志吾當縱橫血戰多殺一賊卽爲國多除一害且吾前後數百戰每出隊卽不望生還今日固必死有不願從死者請各爲計諸將士皆曰某等願從公死日暮賊攻益急公上馬開壁馳擊殺賊數百人夜二鼓總兵李續燾副將彭祥瑞率屬越壘衝出賊遂踞其壘

決河隄斷我軍去路公知事不可爲具衣冠望闕叩首取所奉廷旨及批摺焚之曰不可使宸翰辱賊手乃躍馬入賊陣身被重創見黃旗知爲賊渠曰此吾畢命處也馳入死之同知曾公國華知府何君忠駿知州王君揆一同知董君容方知縣楊君德閻從九品李君續藝張君溥萬皆殉焉道員孫君守信與丁君銳義猶激厲士卒死守中右營至十二日水火俱盡營陷皆死之是役也文武官弁死者數百人兵勇數千人而中右一營爲尤多云事聞上震悼手敕曰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忠靈不昧再生申甫以佐予也又詔曰李續賓當賊犯長沙時首倡團練自後赴援江西湖北安徽等省皆親歷行閒身先士卒七年中先後克復四十餘城大小六百戰所向無前一時諸將中無與倫比朕以其威望素著特命幫辦安徽軍務方冀肅清皖北淨掃狂氛乃因進圖廬郡先勦三河苦戰旬餘殺賊逾萬適江浦六合廬江逆黨大股來援以五千兵勇當十萬之賊將士傷亡從容赴義其忠勇義烈之氣雖死猶生實深悼惜其加贈總督卽照總督陣亡例賜卹入祀昭

忠祠其父登勝可給一品封典並賞銀五百兩子光久光令賞舉人服闋後送部引見並於湖北江西安徽湖南湘鄉各建專祠事蹟宣付史館以示朕褒恤蓋臣至意尋 賜祭葬 予諡忠武公崛起田閒以平賊自任選士以知恥奮勇樸誠敢戰爲上每臨陣安閒靜鎮不苟接刃尤能以少擊衆大小數百戰未嘗挫衄在軍號令嚴明所至百姓懽迎耕市不擾轉戰江鄂時所過州縣不見客不索供張廣坐中言不輕發他將多以氣節相高公默然深藏恆曰事由心定毋張皇性至孝克九江後乞假省親既不果乃爲迎養計其父以書報之曰軍事方殷兒當壹意報 國勿以我二人爲念公省書掩涕及拔營握胡公手痛哭曰吾無由復見父母也左右皆感泣軍中所餘廉俸不以寄家嘗資助曾公營中及彭公玉麟水師營曾公國荃吉安營約二萬兩而元度時駐軍貴溪餉罄盡公亦以五千金寄助焉與諸帥共事和衷商榷胡公撥撫標兵萬人隸公戲下皆心服樂爲之用其臨陣專以救敗爲務顧大局爲先遇賊則讓人禦其弱者而已當其悍者分軍則以強者予人而留弱者以自隸江楚兩軍每言

肯接帶弱兵臨陣救人者塔忠武後公一人而已公薨年四十一舒城難民覓其遺骸送霍山大營同治元年 詔湖南巡撫遣官卽家 賜祭三年克復金陵 賞二等輕車都尉第續宜字希庵以戰功累官至安徽巡撫卒諡勇毅

鄧忠武公事略

公諱紹良字臣若湖南乾州廳人父士儼以歲貢任平江訓導行誼稱一時公自幼以將略自許充屯弁補鳳凰廳把總道光二十二年從征崇陽身被數創裳甲盡赤以功擢千總晉守備李沅發爲亂新甯公帥五百人追賊深冲洞賊悉銳逆戰公擣戈直前所部從之賊辟易仍據險旅拒公命將士乘晦銜枚登山噪而馳賊驚潰不知所爲蹂踐死者無算遂生擒沅發檻送京師 賞揚勇巴圖魯名號換戴花翎擢都司二十九年粵賊洪秀全起金田屢敗官軍提督向公榮檄公往與爲掎角連敗賊索潭陶鄧墟賊竄潯州駐大黃江公麾兵渡對賊壘而軍別賊數萬自牛排嶺來會公引精騎五百橫衝其陣張左右翼繼之兩路賊皆敗咸豐元年夏公躡賊至象州之謝官村賊巢環左右皆山公選

壯騎奮而上鏖戰箐谷中奪其隘破走之乘勝追至永安州賊迎戰死鬪斬一
酋陣稍動遂大敗論功以游擊升用旋授楚雄協副將二年春賊由大洞竄桂
林公空壁追躡一日夜馳三百里屯西城賊百道攻城不下解圍去遂入楚踞
道州諸路賊俱響應勢大振連陷江華永明嘉禾桂陽據郴州公追及與諸軍
壁其三門相持月餘賊乃逸由永興徑犯長沙據城西南隅民舍爲窟穴日鑿
隧道達城下隱隱有鋤鑿聲巡撫張公亮甚急檄公入城往來策應九月二十
九日魁星樓側地雷發城圯十數丈賊蜂擁緣陴上公率敢死士躍而前礮洞
右臂血淋漓不少卻與賊搏戰移時殪先登悍賊百餘餘奪氣散走督兵累土
城復完賊知城堅不可下率全隊渡湘而西陷岳州直趨武昌公卷甲疾馳尾
賊三年春奉 旨擢壽春鎮總兵隨授江南提督赴鎮江勦賊屬援賊大至公
兵不滿千環顧無後應遂奔上疏自劾 詔褫職仍 命助攻金陵公率所部
由雨花臺直薄神策門斬獲甚衆 欽差大臣德興阿擬奏請公幫辦軍務向
公尼之授公五百人令援東壩公單騎直擣賊營瞋目大呼賊衆潰亂又遮敗

之采石嗣駐軍黃池賊引衆自蕪湖奄至公及其未定掩擊之斬馘無算追奔二十里 詔賞三品冠服並花翎 命赴徽州援至則選精兵伏要隘獨以數騎嘗敵賊易其少薄之陽北伏發賊敗走以次復婺源歙石埭蕪湖諸縣

上嘉其功復提督銜六年春 詔援揚州冒雨渡江率精銳薄城環攻六晝夜奮身先登及堞而墜者數四誓必拔卒引卒上克之 詔授浙江提督幫辦皖南軍務攻賊三叉河拔其柵會甯國陷倍道往援先部兵駐金珂橋扼賊旁竄大敗之東溪橋進次望牛墩毒其汲道賊以數千人來挑戰公堅壁不出俟近偪外壕乃縱擊之斬悍賊數百復潛師襲取七里崗遂薄城下毀羊馬牆賊棄城走旋進兵繁昌營老鴉山賊猝至顧一酋銳其躍馬刺之賊大潰追敗之何家灣公念甯國爲浙藩籬而涇尤皖南咽喉遂屯兵遏其衝相持至兩載賊死爭不能入尺寸八年春公進壁灣沚賊糾捻寇數萬復踞黃池公亟馳往出賊不意大破其衆又敗之蒲塘夏村聞賊從奎潭遁追蹙之施家渡時賊尙衆砦鴉山南分三道來攻公亦分三道應之賊大披靡會浙事急先後分兵赴援賊

乘虛突襲峨橋石桅不守灣汴腹背受敵援師至自金陵者復一戰潰賊騎四面陵騰之公具衣冠北面再拜舉火自燔其營死而浙遂不能支矣事聞

上軫悼 賜祭葬 命建專祠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 贈太子少保

予諡忠武 襄公三代如其官嗚呼自賊起粵西長驅而東穴有江左獨賴吾湖南下水軍輸糧糗舳艫銜江千里相望不絕用能乘機逐利收奪失土以成王誅克夷大難然當前嬰城時穴火發賊呼噪乘城非得公奮身獨蔽陷處抵擊之城其危矣保一隅遂全天下公之功其偉矣哉雖不幸賫志殞未獲成大功享有茅土而比年荷社稷之靈諸干城之力卒平僭亂草薶之無遺種公亦可以無憾矣公卒年五十有八子亨先襲世職敘光祿寺署正

胡文忠公事略

公姓胡氏諱林翼字貺生號潤芝湖南益陽人父達源嘉慶己卯一甲三名進士官少詹事公九歲省詹事公京師即授以儒先性理書而公少負才氣不甚措思也道光乙未舉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庚子分校會試其年

秋副文端公文慶典試江南因事降一級調用明年父憂歸服闋援例爲內閣中書捐升知府發貴州署安順府事道光之季寇亂漸萌嶺嶠以南駱越滇黔諸山中奸宄亡命狐噪梟嘯四出劫掠勾結營兵胥役爲黨羽無敢捕治安順宋普里部也當雲南驛路向有冒頂大五小五諸匪聚衆爲姦暴公廉得其狀延訪士紳寄以耳目偵知賊黨以歲除釀飲某所公親率健捕馳至其地獲著名渠魁余饒貴等其黨無一脫者在安順年餘先後擒巨盜三百有奇一郡肅然日坐堂皇訟牒至立與剖斷清積案至三百餘牘倡修義學十數區搜輯節孝八百餘人彙報請旌建總坊通衢稟裁書吏規費安順二百年有司詳報節孝自公始調署鎮遠府府境跨有撫沅所屬皆苗獠其台拱清江黃平皆盜藪勢尤橫公治之如安順盜幾盡歲饑開倉平糶清社倉之被侵蝕者奏檄帶兵勦黃平革夷山等處苗匪獲盜首保鵝等三百餘名悉平其寨以勦匪功 賞戴花翎會湖南新甯奸民李沅發爲亂奉檄赴黎平防堵事竣得 旨補缺後以道員用 文宗卽位 詔大臣舉司道以下可大任者雲貴總督吳文節

公文鎔貴州巡撫喬公用遷皆以公名應旋署思南府事咸豐元年補黎平府
府境毗連湖南粵西山深箐密盜出沒剽奪捕之輒越境竄公至日延紳民及
椎結左衽諸渠率賜以酒食詳詢民情地勢令相連爲堡擇立鄉正團長牌長
互相稽覈捕治諸不法者是時廣西賊大起永甯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界皆
賊公募壯勇扼隘防堵辦團練千五百餘寨建礮卡四百五十餘座連屯相望
上言督撫請環邊要隘築堡守禦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
以自衛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郡城故無儲積勸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自
後黎平疊被攻撲城卒不可拔皆公練勇儲粟力也三年秋甕安榔匪滋事以
抗糧爲名公以計解散脅從而誅其首犯劉瞎麼餘匪悉定先是粵逆出永安
犯桂林道郴桂茶攸犯長沙東下湖南巡撫張公亮基調公辦軍務黔撫以公
現辦黔匪關全省大局奏留之至是吳文節公由雲貴總督調任湖廣仍調公
帶勇來楚辦軍務而王御史發桂亦言公捕盜鉏奸饒膽識所練勇一可當十
請留楚帶勇勦賊四年春補貴東道公以黔勇千人行次通城而吳公已戰沒

黃州賊遂陷漢陽以舟師上犯陷岳州湘陰甯鄉徑趨湘潭湖南巡撫駱公秉章調公自平江通城回援省城會忠武公塔齊布及楊公岳斌彭公玉麟已破賊湘潭而安化土匪黃國旭等乘機抗糧爲亂檄公往捕計擒之而賊之敗於湘潭者悉所掠舟趨常德公以所部赴勦尋授四川按察使仍留辦防勦事是年今協揆曾公國藩大治水陸師東征公從下岳州巡撫駱公奏請免隨東下仍駐岳州搜勦崇陽通城餘匪調湖北按察使秋曾公復武漢破田家鎮進圍九江檄公會討公自咸甯蒲圻大冶興國東出瑞昌與羅忠節公澤南勦賊湖口之梅家洲五年春湖廣總督楊霽之師潰於廣濟賊悉衆上竄公請於曾公以所部千餘人回援武昌別以副將王國才一軍隸之未至漢陽失公先以軍營沌口檄國才軍由南岸趨武昌會授湖北布政使甫半日城陷國才至偵得城賊暗號卽夜遣驍將詐爲賊裝賺入城殺賊目數十城幾復天曙賊聚益衆公倉卒不能濟師乃令國才退營金口與彭公玉麟水師相倚扼賊使不得上犯旋奉 命署湖北巡撫時武昌三次淪陷公公私掃地赤立無可措手公以

謂不攻漢陽則荆襄梗塞不攻武昌則咸蒲崇通愈形滋蔓乃添募兵勇兼顧南北兩岸賊謀襲金口營斷官兵餉道公分兵爲三路設三伏親率大隊旋繞之殲賊七百餘生擒僞丞相陳大爲等五月賊分六路來撲公遣將分路追勦用伏兵抄襲賊尾賊敗退屯紙坊我軍進擣其壘忽南風大起礮齊發賊狂奔入城是役也擒斬千餘淹斃者無算官軍直逼小東門於紙坊金口掎角立營賊伏不出七月由金口渡江以火龍船毀賊浮橋水陸夾攻遂克漢鎮公親冒矢石奪大別山賊卡未克會別賊由漢川至焚漢口公軍已一月不得食至麥山飢潰不數日整軍復戰移營大軍山分駐新堤嘉魚其時水陸萬人多新募賊至常數萬見者奪氣公從容談笑雖挫而其氣彌厲州縣殘破餉源絕文移指撥多不時應爲書告鄰省求助情詞深痛人感其誠稍資濟之旋發其私家之穀濟軍食是年秋羅忠節公破賊江西之義甯州以武昌居天下衝長江險要所必爭上書曾公請赴援曾公以塔公舊部彭三元普承堯等軍佐之連克通城崇陽蒲圻咸甯公親會羅軍於蒲圻併力擊賊夷其壘因偕回金口與楊

公岳斌議水陸進攻策於是公率所部及普君承堯唐君訓方諸營由中路出省城之南駐營堤上羅公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留九谿營兵駐金口護水師以當西路敗賊於五里街再敗之賽湖堤復分兵攻漢陽敗賊於龜山尾湖堤等處其鮎魚套賊艘亦被擊沈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而督帥官公以吉林精騎合衆軍營北岸餉道日通軍勢亦日振六年三月羅公以攻賊受創卒時與賊相持急日夜搏戰不少休而軍中新失大帥公與故浙江布政使李忠武公續賓拊循而整飭之氣益壯先是悍賊石達開由崇陽入江西連陷瑞州臨江又南出吉安東趨撫州建昌江西郡縣無完土屢告急請援羅公一意規復武漢不暇應至是公念江西方棘而武昌猝不可復乃遣劉君騰鴻普君承堯出瑞州應援而令曾忠愍公國華統其軍軍糧並資給焉五月九江賊古隆賢領萬衆由葛店油房嶺後路援武昌約城賊舉火爲識夾攻我營公謀知之陽爲賊火城賊果出撲伏發奮殲殆盡乘援賊初至遣兵連夜薄之賊敗走七月石達開自金陵來援號十萬公分派水陸力戰都統舒保公領馬隊自江北來大

破之平魯家巷賊壘四毀東湖賊艘七十有奇燔賊巢八十餘處追逐百餘里會襄陽土匪起連陷樊城穀城光化竹山興山遂與川匪合陷宜昌公遣舒公及唐公合數營往平之有議撫者公不謂然而事亦遂定時武昌賊窘公先與李忠武於塘角窰灣洪山青山等處掘長濠固守其魯家巷花園五里墩石觜亦如之城賊不得出援賊不得入我軍安坐以待賊糧之盡遂以十一月克復省城殪賊萬計生擒僞檢點古文新等十四人先鋒悍賊八百餘並逆黨五千餘得 旨賞頭品頂戴實授巡撫遂分兵收復武黃各縣屬餘賊遁入九江北岸之小池口公計江楚唇齒相倚而九江扼長江之衝實江楚門戶九江一日不復江楚一日不得安枕乃令李忠武率全部圍之分兵駐黃梅廣濟蘄州閱以遏江北賊而公自駐武昌調度當是時官私廬舍焚毀幾盡諸事草創公一意振興裁通省浮勇以節糜費設武漢重兵以固根本慎選賢良與民休息設清查局查被賊後州縣倉庫錢糧交代設節義局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設軍需局籌備東征器械餉糈提綱維巨細畢舉尤以亂民之生由法度廢弛

吏敝民媮因循苟且以有今日不務討賊則亂之流不塞不務察吏則亂之源不清劾鎮道丞守以下數十人與屬吏更始禁應酬嚴奔競崇實黜華於是在官者稍稍推廉尙能知吏事矣其籌餉有三曰錢糧曰鹽課曰貨稅湖北漕政久敝官民交困道光中葉以還徵收常不及半公三次奏減章程民以是輸將足額湖南北自淮鹽阻絕率食川鹽公分置課鹽局於宜昌沙市又推行武穴老河口等處視向來額課過之仿劉晏用士人法設局各市鎮推收釐稅嚴杜中飽弊自是湖北兵與餉強天下七年悍賊陳玉成自皖北上犯蘄州諸營敗潰賊徑趨蘄水武昌大震公急渡江赴黃州收潰卒得數千人而賊衆十餘萬環巴河以東百餘壁互數十里時巴水大漲惟三台河有石橋可通公念賊渡河則勢蔓延急派千人斷橋扼河以守而潛師出迴龍山遏其上竄督諸軍合擊於孫家嘴馬家河等處賊大敗狂奔出境蘄廣肅清會將軍都興阿公及李忠武公亦連破黃宿之賊公視師九江定方略還省會提督楊公克小池口僞城次第收復湖口彭澤東流各縣九江勢遂孤塹長壕圍之八年四月李忠武

穴九江城發地雷破之磔僞貞天侯林啓榮等啓榮竊據四年餘塔忠武羅忠節屢攻不下至是乃悉獮薙無遺種 上嘉公調度有方加太子少保賊旋

由六霍商城陷羅田麻城黃安遣兵分道擊之復其城公以九江既復安慶在所必爭奏請數路進攻楊公以水師出江面都公由宿松望江逼安慶城爲圍師李忠武規復太湖潛山桐城與都公掎角會廬州失陷北路請援急忠武奉

旨催促遂分營留守舒桐自提五千人赴援軍次三河賊四面麴集力竭戰沒全軍陷焉公時丁母憂回籍都公以三河之敗由公去軍無調度請急起公視師總督官公亦疏請公聞 命痛哭起行徑次黃州時各軍退保黃梅人心

惶惶聞公至皆以手加額自壯九年二月進營上巴河整飭部伍謀大舉會石達開由南贛犯湖南掠郴桂而西趨寶慶號稱六十萬湖南告急公命李公績宜率所部往援而以都統舒公馬隊三百佐之又以水師二營佐湖南水師分扼諸河道寶慶圍速解公之力也已而協揆曾公由江西奉入川之 命總督官公奏請與公併力圖皖乃定四路進兵策曾公循江而下爲第一路多公與

鮑公超攻取潛山太湖爲第二路公出英山霍山爲第三路李公由松子關出
商城固始爲第四路議者以鄂撫應駐黃州不宜出境公謂我奪情起復不赴
前敵討賊則此出爲無名十月移營英山時太湖圍師方集逆首陳玉成來援
衆數十萬多公鮑公等悉力拒戰賊來日衆圍鮑公營數重聲息不通公調金
觀察國琛以八千人自松子關躡英山踰潛山之天堂橫出冒大雪憑高築壘
衷賊師而陣賊闖見之大懾而曾公亦自宿松遣師來會十年春合擊賊於小
池驛大破之遂復潛太命諸將分下會金陵師潰蘇常皆不守曾公授兩江總
督攜鮑公渡江次祁門謀經理徽甯爲規復蘇常之本乃以曾公國荃圍安慶
多公圍桐城李公駐青草壩爲兩軍援地廣軍分而將軍都公又奉 旨赴援
淮揚公悉力經畫問兵事曰惟我任問餉事曰於我取一無所諉於人十月多
公李公大破援賊於挂車河公忿安慶久不下自英山移營太湖就近部署度
賊援皖不利必謀深入腹地以牽動諸軍於潛桐舒霍山險建立碉卡守以民
兵命副將余際昌屯霍山防中路總兵成大吉屯羅田防北路戒以賊至勿浪

戰堅守待援十一年二月賊果合捻匪由六安霍山分路西犯成總兵破之松子關殲其魁龔瞎子霍山守者違節度戰敗軍潰賊取其旂幟陷黃州德安孝感隨州公策賊西竄意在解皖圍皖圍解則大勢全去墮賊計非宜乃定策遣李公回援而圍皖益急賊復分股回略蘄州蘄水黃梅廣濟以趨安慶約城賊夾擊精悍皆聚公檄成總兵下援曾公亦從南岸遣將破賊集賢關剷平赤岡嶺賊壘四座悍賊數千悉斬之磔逆首劉瑿林而援賊之由桐城來者又連爲多公所殪蓋安慶爲金陵屏障久陷賊中僞英王陳玉成據爲老巢室家在焉故救之不遺餘力及見我懷桐潛太之師皆屹然不動鄂疆雖暫被擾而黨分力弱兇悍被殲城中糧已垂盡勢大蹙適南岸賊復由武甯義甯內犯與國大冶南及崇通省城岌岌公病嘔血憊甚率師回援而皖圍終不解既抵省南岸賊聞風遁八月朔遂克安慶曾公以力主圍皖之議推公首功 詔加太子太保子騎都尉世職桐城廬江舒城以次攻下之而孝感德安黃州各郡縣賊亦先後擒斬楚境旋清而公則嘔血不止病不可爲已 文宗皇帝遺詔至公

攀慕悲泣病益劇遂以八月二十六日薨於武昌節署年五十遺疏入 優詔
悼惜追贈總督照總督例賜卹入祀賢良祠湖北及湖南原籍均建專祠子子
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未幾復奉 諭胡林翼戮力疆場勛勞懋著數
載以來恢復本境援勦鄰氛整軍經武以死勤事允宜亟予褒揚著宣付史館
以光簡冊胡子勛賞舉人一體會試用示朕篤念蓋臣至意尋 賜祭葬諡文
忠同治元年二月奉 旨賜祭一壇並 命原籍督撫遣官前往家祠 賜祭
公狀貌英偉目閃閃如巖下電威稜懾人聰強敏給事至應機立斷無留難苟
當理艱煩重大毅然自任不以例文拘束自言守鎮遠黎平諸劇郡捕治盜賊
爲民興利除害皆默自程課惟恐大吏聞有所牽掣清釐湖北漕糧議者以州
縣公私取給積弊且二百年不宜驟革公手自釐定以部定漕折爲率因其地
之肥磽缺之繁簡加重輕焉歲爲民閒省錢百四十餘萬緡爲庫項增銀四十
餘萬兩提存節省銀三十餘萬兩民與國兩利而爲州縣裁革陋規幾盡使有
以自給故亦無怨者籌辦鹽課釐稅皆自定章程所派官紳各視才地所宜時

加手書訓戒綜覈名實精力絕人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謂取民贍軍使商賈同仇敵愾卽以教忠使局員潔己奉公卽以興廉又時時戒飭屬吏俾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之情僞其治軍務明紀律尤加意將才曰爲統將必明大體知進退緩急機宜其次知陣法臨敵決勝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又曰兵之囂者無不罷將之貪者無不怯觀其將知其兵觀其兵亦知其將生平以天下爲己任乘機赴會斷行無疑援江西數千人援湖南萬人皆精兵時鄂中賊方逼餉且缺公一意調遣軍糧皆自任之卒收全功武昌始復卽規取九江九江復卽規安慶越境千餘里討賊制其死命督撫之以全力援勦鄰省自湖北始也圍九江賊由江由皖犯鄂者三圍安慶賊由皖由江由豫全力犯鄂州縣城陷者十餘公屹不爲動或遣將分援或躬親督勦從容肆應算無遺策其於闔屬事務大小各軍強弱以及鄰省之優劣高下燭照數計洞然於心而尤汲汲以獎拔人才爲事屬吏一行之善隨登薦牘手書褒美以寵異之士有志節才名潛伏不仕千里招致務盡其用嘗密薦才堪大任者十有六人多蒙

擢用又以興國布衣萬斛泉等砥礪廉隅不求仕進奏請獎勵 詔賞斛泉等七品冠服有差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公所特薦不盡相識也在武昌專意吏事懲貪惡任廉能吏治蒸蒸日上病急時猶引賢退不肖數人時論皆以爲允公自爲湖北巡撫念國家多難而身負重任益務繩檢其身較其尺寸毫釐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誠相與無粉飾周旋嘗曰吾於當世賢者可謂傾心以事矣而人終樂從曾公其至誠出於天性感人深故也然諸將弁在事者樂公之鼓舞振興天下士從公爲尤盛而其言不自足如此立寶善堂以延賢俊之至者察其材隨宜任使與人言虛中翁受苟可行必研窮其利害而竭盡其底蘊與所常共事文武諸公歷六七年之久披肝瀝膽無幾微閒隔遇事苦心調護俾人人有布衣昆弟之歡而自視歆然常若不足語及人才優劣喟然曰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顧吾才智不足有爲賢者終不我應耳庚申秋都城戒嚴急謀入衛會款議成 詔止其行 文宗升遐遠在木蘭

哀詔久未下公憂思旁皇中夜扶病起立翹望京師輒流涕病因是加篤然猶終日危坐考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顧左右嘆曰聞道苦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及行者多矣始曾公嘗奏胡某才勝臣百倍及上公死事狀謂其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功綜覈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嗚呼此豈今之人也哉所著讀史兵略若干卷奏疏文集若干卷家故有田數百畝自筮仕貴州誓先人墓不以官俸自益至是位巡撫將兵十年於家無尺寸之積詹事公會著弟子箴言公承其志爲箴言書院悉以家所藏書納其中使人加務實學建胡氏家學教其族之子弟故舊親戚仰給於公者歲常數十家嗣子子勛襲職騎都尉

何文貞公事略 畢剛毅公金科

公諱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戊戌進士選庶吉士年甫冠乞假歸娶士類榮之旋授編修督貴州學政擢侍講入直上書房公所學以宋儒爲宗柘城竇先生克勤著書明理學流派曰正宗公續之於朱陸異同辨最晰又以己意

增輯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手繪進 優詔納之廣西盜起數抗疏言軍事得失
論前大學士某前總督某誤國不宜發軍前疏留中天下想望風采咸豐四年
五月出爲徽甯池太廣兵備道時安慶久陷改省會廬州仍被踞巡撫福濟公
提督和春公軍廬屬之店埠公所治在江南沮於賊大府遂疏留江北檄公募
勇隨征餉無所出久之得二百餘人率以西至霍山號召鄉兵得三千有奇激
以忠義以十月二日破李兆受於霍城東追擊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曠李兆
受者故河南捻匪魁也有衆數萬至是爲公破又檄商城固始諸團丁扼歸路
而自率所部進追捻黨大魁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降散脅從萬計百姓懽呼
餽糗糧不絕先是大府檄公援廬江檄未至廬江陷竟劾公落職軍民皆不能
平會曾侍郎國藩督楚師克武漢大破賊田家鎮遂圍九江公通牒楚軍言戰
狀侍郎具疏於 朝副都御史袁公甲三時軍臨淮亦欲資公兵西與楚師會
公至蘄水矣爲地方吏所尼不得前居無何九江軍失利武昌再陷侍郎入江
西遂隔絕不相聞公孤軍轉戰瀟霍間五年正月克蘄水旋克英山殫悍曾田

金爵大府檄君駐英山然公任事八閱月支見銀三百兩不足供一夕炊民兵相從日多又益以兆受降卒無所得食初人日餉麵一斤遞殺至四之一猶弗給五月十一日師遂潰方兆受之降也公請糜以官秩大府難之至是絕糧意不能無缺望徒感公忠誠不忍背無何超江爲土人所殺兆受籲公拘其仇弗得益大恚則設位哭弔捻黨糜集於是皖豫諸帥爭以兆受反狀聞榜於衢購兆受頭千金兆受詣公自陳公推赤心拊慰之稍定矣會當道以密書由驛達公屬先發制之書爲兆受得兆受謂公賣己也遂以十一月三日伏兵戕公於英山之小南門焚其尸颺之從死者四十七人公正命時有白氣如疋練自屋瓦出逾時乃滅年三十有九後二年當事復招兆受降累擢江南提督而公之死無過問者公以書生提空名殺賊無餉無軍資無賞罰權而日與反側子居本萬萬無生理失廬江在奉檄前遽入公罪卒以一紙速之死蓋公在翰林劾權貴中外久及目及外任初謁大帥侃侃陳軍事若將爲之師者然以是積嫌公而公且死不之悟也禍所從來微矣哉同治三年秋江甯克復逆渠盡殲曾

公疏陳公率鄉團勦賊時飢餓艱危歷人閒未有之苦卒以機事不密爲叛人所戕天下冤之在己尤引以爲疚籲請加 恩旌卹得 旨俞行 賜祭葬 賜諡文貞 命建祠英山 予騎都尉世職其時同一疏得請加 卹者有升用游擊臨元鎮都司呼爾察巴圖魯畢公金科

畢公字應侯籍臨元文貞公鄉人也少入伍以征開化苗匪功敘藍翎外委粵賊起隨副將王君國才出師湖北敗賊天門丁司橋累擢都司 賞花翎咸豐四年冬曾公督師克武昌大破賊田家鎮檄公及國才隨忠武公塔齊布攻九江未下五年正月別賊犯武昌國才回援忠武才公留弗遣公驍健亞忠武能匹馬陷堅穿出敵陣之背戒從卒勿隨行人亦莫敢隨者羣賊率熟視不敢動十二月戰臨江樟樹鎮克之六年正月別將失利功弗竟曾公檄令防饒州五月大捷章田渡與主防者不相中公所部兵單爲所牽掣六月饒州陷公憤甚增募壯士決死戰未十日復饒州獲 賞勇號補臨元鎮都司以游擊升用時主者遷秩去公獨筦防務屢破賊殪其魁賊畏憚之婦孺皆德公倚爲固會皖

南賊大至踞景德鎮歲且暮士不宿飽忌公者復齧齧之期以破賊後給饗公憤鬱不自聊思更立奇功自震褻遂以七年正月元日率千人進攻越二日抵鎮阻水而陣犂旦率壯士十人濟時賊臥未起入市寂然公舉火未及烈搜勦後市伏賊起十人者亡其七傷者三公喋血鬪手格殺十數人賊不敢逼用火器環攻之及王家洲死焉年二十有五尸被殘閱十有八日前傷卒三人者始以公殮事聞 賜卹如例始公之赴饒也自以孤軍千人不足當一面踈請於曾公願留戲下弗遣曾公慰遣之許不久調回既而不果調公竟死曾公痛惜之爲勒碑紀其事至是以曾公請得加贈總兵銜 賜祭葬 予諡剛毅 詔立祠景德鎮

趙忠節公事略

烏虜自粵寇稱亂以來海以內死封疆死職死綏者僕指不能畢數若其以鄉紳毀家紓難率民兵登陣效死抗數千萬之賊血戰三年解圍者三殺賊萬計迨行省陷列郡盡淪於賊糧罄援絕猶死守孤城六閱月力竭被執幽繫經年

百折不可回卒罵賊以死若湖州趙忠節公者洵一代奇烈爲時所創見者已公諱景賢字竹生歸安人父炳言道光六年進士官刑部侍郎公少豪邁負奇氣不拘小節讀書慕古俠烈士喜任人所難有機權臨事輒能斷道光甲辰舉人以父子異籍被議黜入貲得復授宣平教諭改官內閣中書未赴丁父憂閉門讀禮鄉人未之奇也同郡徐中丞有壬獨器之曰君有應變才將爲國柱石慎自愛公亦以時事多故思得一當以自效咸豐三年賊陷江甯江浙震動詔舉行團練法公獨任其事輸重金爲衆倡得 旨加道銜以知府發甘肅用未幾甯國克復湖州得解嚴十年二月賊覆甯郡陷廣德直趨湖州公時在蘇州聞警馳歸與湖州守瑞春歸安令廖宗元烏程令李澍等籌守禦當是時士皆虛伍官無見錢計莫知所出公曰事急矣今市肆雖空百貨未盡徙也宜權取充軍實事成有以謝父老否亦免爲盜齎耳遂下令有不聽取者治以軍法不半日事粗集公曰未也今城外民廛如櫛賊至窟其中城將不能守乃縱火燔之江南援師至賊已圍攻西北城公部署既定納鞞刀乘城誓必死遂約援

兵夾擊斬賊數千圍三日而解時二月十七日也有 詔以道員用 賞額爾
德木巴圖魯名號賊由埭溪攻杭州越十日外城陷巡撫羅公遵殿死之將軍
瑞昌公死守滿城未下會提督張公玉良自金陵馳援過湖州公遣將引道復
杭州王壯愍公有齡繼爲巡撫壯愍夙知公才至是深相倚湖防事一以委公
乃益繕城隍備器械造戰艦築牛馬牆分勸各屬鄉鎮治團練閏三月遣將復
長興德清安吉孝豐武康五縣時蘇常迭警援軍皆調歸惟存新軍三千公悉
心校練且添募四月蘇州陷延及嘉興分兵駐南潯鎮以扼其衝未幾僞輔王
楊輔清自宜興溧陽太湖來犯衆十萬沿城大掠火光燭天刁斗聲聞數十里
公閉城堅守意氣自若會記名道蕭公翰慶自石埭來援轉戰賊境五百里將
至湖州馬躡被害所部敗散入郡城公拊而用之兵力稍厚時賊衆已圍五門
公親督隊開北門出血戰數晝夜斬馘多賊遁二次解圍得 旨以道員記名
簡用五月聞張公玉良攻嘉興公卽帥師出南潯進攻吳江之平望鎮躡賊十
數壘據守之思卽復蘇州成不世功僞英王陳玉成忽自太湖窺湖郡公急回

救賊反乘之師潰賊復踞平望并犯南潯鎮公再集民兵擊走之六月分兵克廣德州時杭州圍解敗賊仍竄湖屬十月省城再被圍公帥兵往援圍甫解入謁王壯愍忽湖防告急卽馳歸賊已至南門之峴山副將劉仁福者故與臺也自平湖潰歸通款於賊率廣勇二千自昌化來爲爲援兵謀入城內應公偵得實陽治具款之而止其兵城外陰簡精卒出令人束竹筋於腰爲識圍而盡殲之礫仁福於市竿其頭示賊賊爲奪氣解圍遁分擾西南各鄉鎮皆擊卻之十一月嘉興烏鎮之賊分途來擾雙林鎮等處王壯愍遣副將文端來助勦合民兵轉戰十餘日悉破其壘 詔以三次解圍功 賞按察使銜十一年正月遣兵再克長興有賊自宜興陸路來犯敗之會太湖之洞庭東西山失陷全湖皆賊有長興旣不能守而北路七十二漚港時被擾遂於大錢口添駐水師聯絡民兵通鐸道大小數十戰皆告捷五月大股賊來踞菱湖鎮公親督水師礮船分路夾擊大敗之奪賊船數百艘生擒數百人七月平望賊竄南潯鎮與石門賊兩路來犯皆走之九月賊來益衆乃督水陸出鏖戰五晝夜賊始敗退適太

湖賊又來犯夾浦連敗之回郡忽報杭州被圍賊營互六十里餉道絕遂親督水陸軍往援連破賊卡二十有奇終不能達城下洞庭東山賊偵公南向乘虛犯大錢口公急回顧且戰且退既至大敗之奪賊船二百餘艘始遁去而從逆之烏鎗船匪肆掠雙林鎮復遣兵聚殲之亡何杭州陷公歎曰湖郡成孤注矣惟當效死勿去以報國恩耳遂與在城文武紳民誓死守衆皆曰惟公命爲忠王李秀成遣二諜遺書招降公立斬之以書達上海呈江蘇巡撫轉奏始奉簡授福建督糧道之命時四面皆逼賊烽惟留大錢口一線路十二月二十七日大雪三晝夜冰厚數尺如平地礮艦膠不能動同治元年正月二日賊乘夜來犯大錢口遂爲賊踞自此內外隔絕餉道不能通矣賊屢受湖防之挫死傷山積恨次骨掘公父墓相戒勿近攻先是賊陷名城率用地道湖郡地勢低掘隧三尺卽見水技無所施又四面環大河雲梯衝車無所用惟築壘樹柵漸進逼爲坐困計二月朔公選死士三千誓解城圍由南北門出擊各壘十餘壘獲賊糧運入城自是賊糧不復屯近處而城內外水陸兵勇尙八千有奇男婦

十一萬餘口糧且盡越二日密奉飭赴福建新任及賞加布政使銜之恩命軍氣復爲一振蓋是時上甚惜公才寄諭垂詢江督曾公國藩密令輕裝赴任移其捍衛桑梓之力以固閩疆公感泣誓死益堅密寄帛書至上海報其叔炳麟有衆志成城守死善道之語且云使我家出一良臣不如出一忠臣公之志蓋素定矣自三月以後軍民羅雀掘鼠食草根樹皮皆盡公言笑如常時縣丞某欲通賊事露立擒斬之有搜掠者仍按軍法五月三日城陷公大呼曰死無憾死我十數萬軍民爲憾耳賊渠譚某擁至局公冠帶見賊喝曰速殺我毋殺軍民譚曰亦不殺汝公拔刀自刎爲所奪執之去僕陸二自刎死公被執至蘇幽諸獄邏禁甚嚴求死不可得賊凌辱脅降不屈李世賢復爲下士狀百計誘說不爲動遂有遣歸之意譚逆不可世賢赴江北時誠勿殺譚稍稍善視之公見輒詈罵一日攜常熟地圖以詢遽投之火二年三月賊自太倉敗歸揚言公將襲蘇譚逆懼十八日日晡招公飲酒半詰公曰汝通妖兵耶公曰我本官兵何謂通汝欲獻蘇州耶公曰蘇本大清土地何謂獻卽又曰汝死

期至矣公仰天大笑曰求之一年而不得今何幸也連舉數巨觥罵益厲譁逆
舉洋鎗對擊其胸而殞年四十有二賊具棺瘞之公身材不踰中人貌偉異口
可容拳大小百餘戰皆親冒矢石天性好殺嘗曰吾得殺人下酒乃快事耳所
俘賊皆浮白斬之後見曾公國藩解散歌始悟脅從皆獲免湖州既陷 廷旨
數詢公下落死事聞 優詔褒閔且曰趙景賢係在籍紳士無守土之責集團
禦侮每戰必捷迨至孤城困守糧餉軍火俱盡仍堅持數月力盡被執賊匪誘
脅百端矢志不移卒以身殉勁節孤忠可嘉可憫其改照巡撫陣亡例從優議
卹且賜諡於湖州建專祠其長子趙深彥一併附祀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以彰
忠盡次子趙濱彥潤彥滋彥添彥淶彥均俟及歲時送部引見尋 賜祭葬
予諡忠節公在繫作絕命詩四章有云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又云厚貌徒
爲爾孤忠矢靡他僞忠王本欲送公歸致書以漢壽亭侯歸漢爲言公斥其僞
不於倫且曰歸我者之爲知己不如殺我者之尤爲知己也初杭州既陷公知
事不可爲盡遺其家屬出而身居守深彥年甫十二寓湖南聞湖州失大慟服

毒死南撫爲奏請
旌卹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六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儒

孫夏峯先生事略子博雅 魏一鼇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一字鍾元直隸容城人晚講學蘇門之夏峯學者稱夏峯先生少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友以聖學相砥礪年十四謁楊尙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儲待外無救援當若何先生應聲曰效死勿去補庭忠愍公子也十七舉萬歷庚子鄉試居京師與左忠毅公光斗魏忠節公大中周忠介公順昌相尙以氣節丁內外艱喪葬一準古禮率兄弟廬墓凡六年學使李蕃以純孝疏旌其門家故貧日食常不繼嘗與鹿忠節論學自辰至日昃始得豆麪作羹怡然無不足之色自言從憂患困鬱中默識心性本原生平得力實在此天啓五年逆閹魏忠賢亂政大興鉤黨獄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先後被逮左公第光明魏公子學伊皆主鹿氏鹿忠節之父正世所稱鹿太公者也與

先生及新城張果中各出身營救當是時高陽孫文正公承宗以樞輔督師榆關鹿忠節以職方郎贊軍事初嘗約先生至軍中徧覽山海形勝孫公將疏請任以贊畫先生語茅元儀曰古未有將相不合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矣柰時不可何乃辭歸至是爲書抵孫公使季弟奇彥及正孫化麟齋以往書略曰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惟桑與梓固浮邱舊涖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興歌黃鳥昔盧次楸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布衣行哭燕市調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慮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激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楸之敢望某能無哭訴尙負慙於茂秦執事功德前無邃菴憐才扶世之感稍一引手且有出德涵上者況諸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於執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孫公得書具疏請入朝面陳機務忠賢大懼謂且與晉陽之甲夜遶御牀泣遂以嚴旨遏諸途尋誣左魏受熊經略賊

各榜追之左嘗督學三輔又治屯田有惠政先生與鹿太公及果中謀設匭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投匭者雲集得金數千齎入都而左魏已先斃杖下明年忠介公逮至擬賊五千先生復爲營畫得金數百而忠介復杖斃矣乃皆經紀其喪且按籍還金時邏校嚴急士大夫觸手糜爛容城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旛擊鼓衆皆爲先生危而忠賢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先生質行無不陰爲之地者以故卒免禍左魏遺骨藉以歸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謂先生及正果中也先生義聲震一世御史黃宗昌給事中王正志交薦之屢徵不起崇禎九年。大清兵薄容城先生率兄弟族黨入城與有司及薦紳分城守禦先生獨領西北隅雉堞久圯兵突至隨禦隨築鄰邑多陷而容城獨完巡撫張其平上其事詔優秩擢用會南都兵部尙書范公景文亦以贊畫軍務馳聘先生俱辭之時畿內盜賊數駭先生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五公山結茅雙峯戚族相依者數百家乃飭戎器待糗糧部署守禦又以其暇賦詩習禮絃歌聲相聞寇盜屏跡時以方田子春之在無終山焉 國朝順治初祭酒薛公所蘊

具疏讓官以許文正相擬遂有 旨以國子監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兵部侍郎劉公餘祐巡按御史柳寅東陳蜚交章薦皆堅臥不應自有明及 本朝前後十一徵不起天下士識與不識皆稱曰徵君晚歲渡河慕蘇門百泉之勝且爲康節魯齋講學地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遂移家築堂曰兼山讀易其中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成聚公卿持使節過衛源輒屏騶從以一見先生爲快而睢州湯文正公斌官嶺北道告養歸遂從受業凡十年始先生與鹿忠節講學以象山陽明爲宗晚更和通朱子之說其持身務自刻砥而與人無町畦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有惰容有問學者隨其高下淺深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上自公卿大夫及野人牧豎工商隸圉武夫悍卒壹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者山中花放鄰村爭置酒相邀咸知愛敬居夏峯二十五年卒年九十有二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也先主嘗語學者吾始自分與楊左諸賢同命及涉亂離犯死者數矣而終無恙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其學以慎獨爲宗而於

人倫日用閱體認夫理嘗言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乃終身行之不能盡者又言自七十以往每閱十年而功加密惟獨知之地不敢自欺無或懈而已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書經近旨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乘畿輔中州人物考取節錄孫文正公年譜乙丙紀事又著理學宗傳表周程張邵朱陸薛王及羅念庵顧涇陽爲十子別爲諸儒考附之蓋出獨見非依傍舊聞者比也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易州學者就故宅爲雙峯書院而容城與劉靜修楊忠愍同祀保定與孫文正鹿忠節並祀道光八年 詔從祀孔子廟庭弟奇彥順治中以貢生知武城縣有聲子六四子博雅最知名孫淦康熙壬戌進士官中書以孝聞博雅字君僑幼端重不苟嬉笑甲申後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徵君遷蘇門君獨留貧無以炊賒柿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徵君撫之喜作詩勞之母病不交睫不解襟帶者三旬餘及卒爲孺子泣三年不見齒徵君年漸高偕兄弟朝夕上食祝哽噎夜則更臥牀前候其欠伸未嘗頃刻離時從徵君游者日衆有數

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君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重聽諸弟子問難必藉君轉達反覆開示不厭徵君著書不下數百卷嘗數易稿皆君手書字體古健無一筆苟康熙八年 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啓朱以君名上之大府君以父年老力辭亡何徵君卒偕兄望雅弟韻雅廬墓三年哀毀骨立葬祭以禮君德器純粹與人交和易可親見人一善贊揚不去口人有過不顯言默然端坐閒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聳然多見省改問以時事似不甚別白至談古今成敗得失瞭若指掌也韻雅坐事被逮繫刑部獄凡五年將遠徙君具棗餼以從病致藥餌更周卹其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竭產供弟故交所贈遺皆拒不納同難有械繫者君以蹇驢讓之徒步烈日兩足皆腫嘗遇暴風雨失道幾溺死饑渴困頓遂病每假寐口中喃喃皆其弟事也頃之竟不起彌留猶張目曰吾弟免矣遂卒年五十有五不數日弟事漸解竟免流徙士大夫高其義稱文孝先生所著曰約齋集子漢有文名

魏君一鰲字蓮陸直隸新安人夏峯高第弟子也嘗宦山西官知州有惠政搜

訪隱逸折節下士及去官匹馬雙僮而已蓮陸與清苑高鏞范陽耿極等從徵君游最早遭時喪亂患難與共者餘三十年及徵君還蘇門蓮陸自山右歸率閒歲一至每至必數月留後構雪亭於夏峯爲徵君訂正年譜白雪盈山孤燈午夜上下古今視千秋如旦暮及門問答語蓮陸爲多所著曰雪亭夢語湯潛庵先生官京師時蓮陸嘗策蹇訪之見潛庵繩床破被數椽不蔽風雨慨然曰此猶見雪亭風味也因出夢語讀之屬潛庵爲之序初徵君命蓮陸輯北學編尋命潛庵輯洛學編潛庵嘗以雪亭比朱子之寒泉精舍云

黃梨洲先生事略 第宗炎 宗會

黃梨洲先生宗羲字太冲浙江餘姚人明御史忠端公尊素長子忠端爲楊左同志以劾魏闡死詔獄莊烈帝卽位先生年十九袖長錐入都訟冤至則逆闡已磔卽具疏請誅曹欽程李寶會庭鞫許顯純崔應元先生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被體又毆應元拔其鬚歸祭忠端神主前又錐殺牢卒葉咨顏仲文蓋忠端絕命二卒手也時欽程已入逆案實訴辨原疏非己出陰致三千金賄

先生求勿質先生發其事復於對簿時錐之獄竟偕諸忠子弟設祭獄門哭聲
達禁中莊烈帝歎曰忠義孤兒可念也先生歸益肆力於學經史百家無所不
窺憤科舉之學錮人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
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絳雲樓錢氏且建續鈔堂於南雷以
承東發之緒山陰劉忠正公倡道蕺山奉忠端遺命從之遊而是時越中承海
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石梁陶氏奭齡爲之魁姚江之緒大壤先生約吳越
中高材生力摧其說故蕺山弟子如祁忠敏公彪佳章給事正宸皆以名德重
而四友禦侮之助必首先先生蕺山之學專言心性而漳浦黃忠端公兼及象數
人比之程邵兩家先生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所學律歷諸書相質證第
宗炎宗會並負異才先生自教之有東浙三黃之目及周延儒再召謀翻逆案
起馬士英督鳳陽爲阮大鋮地於是南太學諸生作留都防亂公揭斥大鋮陳
公子貞慧沈徵君壽民吳秀才應箕沈上舍士柱共議東林子第推無錫顧杲
居首璫禍諸家推先生爲首餘以次列名戊寅秋七月事也壬午先生入都延

儒欲薦爲中書舍人力辭免偶遊市中聞鐸聲曰非吉聲也遂南下已而大
清兵果入塞甲申難作大鉞驟起南中案揭中姓氏得百四十人將盡殺之先
生同里有閹黨首劾劉忠正公及其三大弟子則祁章二公暨先生也先生與
杲並逮太夫人嘆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會大兵下南都先生得免跟
蹌歸浙東時忠正公已死節弟子多殉之而孫公嘉績熊公汝霖以一旅之師
畫江而守先生糾里中子弟數百人從之號世忠營請以布衣參軍事不許授
職方郎尋改御史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頒之浙東馬士英奔方國安營欲入
朝衆言其當誅熊公恐其挾國安爲患也好言慰之先生曰諸臣力不能殺耳
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桓但不謂其不當誅也熊公謝焉又遺書王之仁曰
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
守也叢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必不支何守之能爲聞者皆譏其言而不能用
惟熊公嘗再以所部西行下海鹽至是孫公以火攻營卒付先生與王正中合
軍得三千人正中者之仁從子也以忠義自奮先生深結之使之仁不得撓軍

事職方郎查繼佐軍亂先生定之挈以西遂渡海劄潭山陳太僕潛夫以軍同行議由海道入太湖招吳中豪傑抵乍浦約崇德義士孫奭等內應會 大兵纂嚴不得前而江上已潰公歸入四明山結寨自固餘兵尙五百人先生駐兵杖錫寺微服出訪監國戒部下善與山民結部下不盡遵節制山民畏禍潛蕪其寨部將茅翰汪涵死之先生無所歸捕檄累下攜子弟入剡中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授左副都御史亡何 大兵圍健跳城中危急置靴刀待命會蕩湖伯阮駿救至得免時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閒立致禍熊公以非命死劉公中藻以失援死錢公肅樂以憂死先生旣失兵日與吳尙書鍾巒坐舟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歷而已先生之從亡也太夫人尙居故里當事錄其家口先生曰方寸亂矣吾不能爲姜伯約也乃陳情變姓名閒行歸家是年監國自健跳至翁洲復召先生副馮侍郎京第乞師日本抵長埼不得請自是東遷西徙無甯居而浙中當事得名籍與海上有連者卽行獮薙先生於故國位在列卿江湖俠客多來投而馮侍郎等

結寨杜畧卽先生舊部風波鎮撼無虛日先生猶挾帛書欲招婺中鎮將南援時方捕諸寨之通海者山寨諸公相繼死第宗炎坐與馮侍郎交通刑有日矣先生以計脫之辛卯遣閑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甲午定西侯張名振閑使至被執又名捕先生丙申慈水寨主沈爾緒禍作亦以先生爲首其得不死皆有天幸先生氣不懾也其後海上傾覆先生無復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門畢力著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自言受學戴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患難後始多深造而追恨爲過時之學丁未復舉證人書院申戴山之緒已而之鄞之海甯巡撫張公以下皆請開講先生不得已應之先生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教學者必先窮經而求事實於諸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諸心則爲俗學蓋先生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象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術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來儒林所未有也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葉學士方藹擬疏薦陳庶常錫嘏曰是將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殺身也力止之會修明史徐學士元

文謂先生非可召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與化李公清同徵 詔督撫以禮敦遣先生固辭 朝廷知不可致 特詔浙中督撫抄先生著述關史事者送京師徐公延先生子百家及萬處士斯同萬明經言任纂修皆先生門人也先生以書報徐公且諧之曰昔聞首陽山二老託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當是時 聖祖表章儒術大臣多鉅人長德顧皆以不能致先生爲恨魏公象樞曰生平願見不得者三人夏峯梨洲二曲也湯公斌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庚午徐尙書乾學侍直 上訪及遺獻復以先生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疏薦老不能來 上曰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卽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公對以篤老無來意 上嘆息不置先生卒於康熙乙亥秋年八十有六初營生壙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無棺槨作葬制或問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身後無得違命蓋自以遭家國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三百年儒林之藪也易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象之非授書隨筆

一卷則閻徵君若璩問尙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衛璞所言之謬律
呂新義二卷則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試之因
廣其說者也又以蕺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解獨闕孟子乃疏爲孟子師說四卷
嘗欲重修宋史未就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贛州失事一
卷紹武爭立紀一卷四明山寨紀一卷海外痛哭紀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舟
山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又汰存錄一卷糾夏考功幸存
錄者也歷學則少有神悟及在海島古松流水布算箴箴嘗言句股之法乃周
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有授時歷注一卷大統歷推法
一卷授時歷假如一卷西歷回歷假如各一卷外尙有氣運算法句股圖說開
方命算測圖要義共若干卷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歷世驚爲絕學實先
生開之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劉
子行狀二卷詩歷四卷忠端祠神弦曲一卷後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
定爲南雷文約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則佐王之略顧先

生炎武見而嘆曰三代之治可復也思舊錄二卷中多庀史之文又選明文案廣之爲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閱明人文集二千餘家自言與十朝國史相首尾而別屬李徵君鄴嗣爲明詩案未成而李卒又輯宋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儒苑門戶又嘗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蘇呂二家之闕未成編卒又以蔡正甫之書不傳作今水經其餘四明山志台宕紀游匡廬游錄姚江文略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及自著年譜共若干卷先生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皋羽所處之境同也雖不赴徵車而史局大議必咨先生歷志出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遺書乞審正而後定嘗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朱檢討彝尊適有此議湯公斌出先生書示衆遂去之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開堂先生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者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所許止四明周囊雲一人第宗會晚年好佛爲反覆言其不可於二氏之學雖其有託而逃者猶不少寬焉晚年益好聚書所抄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歛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

曹氏最後則吳中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子百家字主一能世其學又從梅定九問推步法著勾股矩測解源二卷

宗炎字晦木世稱立谿先生崇禎中以明經貢太學學行與伯兄梨洲埒而累岸幾過之己卯秋試報罷與弟宗會約閉關盡讀天下之書而後出畫江之役步迎監國於蒿壩兄弟毀家率子弟僮僕荷戈婦女皆執爨以餉所謂世忠營也梨洲西下海昌先生乃留龕山治輜重事敗狂走入四明山爲馮侍郎京第參軍事奔走諸寨閒順治庚寅山寨軍殲被縛侍郎之嫂先生妻母也匿其家事發當論死梨洲還至鄭謀以計活之馮尙書子道濟故人也慨然任其責臨刑日晡矣道濟潛載死囚隨之亡何火忽滅暗中有突出負先生去者不知何許人也火至以囚代之冥行十里許始息肩則萬戶部履安白雲莊也負之者戶部子程也時諸遺民畢集解縛置酒忽管弦聲出隔岸先生掉小舟往因自取琴彈之曰廣陵散幸無恙侍郎故部尋復合先生仍左右之慈湖寨主沈爾緒又以孥寄丙申再遭名捕梨洲嘆曰死矣故人朱湛侯諸雅六力救之免遂

提藥籠遊海昌石門閒或以古篆爲人鐫石印或用李思訓趙伯駒畫法鬻之以自給浙西傳爲黃高士畫爭購之生平作詩幾萬首沉寃悽結晚稍頽唐於象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皆有神悟著周易象辭二十一卷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力闢先天太極圖說之非謂周易未經秦火不應獨禁其圖轉爲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陳搏而始出謂搏之圖書乃道家養生之術與元陳應潤說合謂周子太極圖說圖雜以仙真說冒以易道亦與朱竹垞毛西河所考略同晚年以石函錮所著述於其中語其子曰有急則埋之丙舍如其言子卒遂莫知所在宗會字澤望號縮齋學者稱石田先生所學同性尤狷介國變後隱於浮屠浪游名山以疾終生平讀書一再過不忘日必盡百頁有事則次日倍其常課自經史四部外釋道二藏未嘗不一周也詩文古澹而有根據所著曰

縮齋集

李二曲先生事略

李柏

王心敬

孫景烈

馮雲程

惠思誠

陸卿

先生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喬

年討賊信吾從監紀孫兆祿以行臨發抉一齒與其婦彭曰戰危事不捷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亡何督師死事信吾衛監紀不克亦死彭聞報欲身殉以子幼割淚撫之然無以爲生或謂彭曰可令兒傭取直以養或令給事縣庭彭不可令先生從師學修脯不具皆謝之彭曰經書固在何必師時先生年十六粗解文義母夫人日言忠孝節義事以督之母子相依或數日不舉火泊如也先生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家無書從人借讀自經史百家至二氏之書無不觀其論學曰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治亂視人心人心邪正視學術凡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而必自靜坐觀心始靜坐乃能知過知乃能悔悔乃能自新又言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及康齋敬軒涇野整庵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否則醇謹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異端無論言朱言陸皆於道未有得也於是關中士爭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橫渠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當事慕其名踵門求見力

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再至并不復見有鮑遺者雖十反亦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唯何甚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卽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何害當事請主關中書院先生嘗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已而深悔急去之陝撫白君欲薦諸朝哀籲得免督學許君孫荃議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關中利害在民者未嘗不爲當事力言也少墟高弟隱淪不爲世所知者言之當事表其墓以傳之初母夫人葬信吾之齒曰齒塚以待身後合葬先生累欲之襄城招魂以母老不敢遠出乙巳母夫人卒庚戌徒跣之襄城徧覓遺蛻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以血襄城令張允中出迎請適館不可乃亦爲之禱卒不得先生設招魂之祭狂號允中請立信吾祠且造塚故戰場以慰孝子心揚州守駱鍾麟前令蓋屋時師事先生者也聞先生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竟請南下謁道南書院以發顧高諸公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應之從者雲集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宜興晝夜不獲休忽靜中涕下如雨捶胸自詈曰不孝汝此行爲何

事竟喋喋於此閒尙爲有人心者乎雖得見高顧諸公書何益申旦不寐卽戒行時祠事且畢急詣襄城宿祠下夜分鬼聲大作悽愴悲涼蓋先生祝於父祠願以五千國殤魂同返關中故也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祀督師汪公監紀孫公配以信吾下設長筵徧及死事者先生伏地大哭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義林奉招魂之主取冢土而歸告於母墓附齒冢中更持服如初喪崑山顧甯人作襄城紀異詩傳寫徧海內癸丑陝督鄂善以隱逸薦先生誓死辭書八上皆以病爲解得 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先生遂稱廢疾長臥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真儒薦有 旨召對時詞科薦章徧海內先生獨被昌明絕學之目 中朝必欲致之大吏趣行益急先生固稱疾篤舁其牀至行省大吏親至榻前愆與先生絕粒六日至欲拔佩刀自刺於是諸官屬大駭得予假治疾先生嘆曰生我名者殺我身是皆生平洗心未密不能自晦之所致也當道知其不可屈姑置之自是荆扉反鎖不復與人接惟顧甯人至則款之已而 天子西巡將 召見命陝督傳 旨先生驚泣曰吾其死矣辭以

廢疾不至遣子慎言詣行在進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 御書關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先生學極博嘗著十三經糾繆廿一史糾繆及象數諸書既自以爲近於口耳之學不復示人惟以反身錄示學者晚年遷富平學者日至然或才士著書滿家先生竟扃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或出自市廛下戶先生察其心之不雜引而進之當是時北則孫先生夏峯南則黃先生梨洲西則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然夏峯自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爲石交其後孫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代後聲名益大梨洲爲忠端之子蕺山之高弟又從亡海上資望皆素高先生起自孤童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寒饑清苦中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倚天視二先生爲尤難云先生名顥字中孚自署曰二曲土室病夫陝西盩厔人子二慎言慎行慎言以門戶故出補諸生終不與科舉後以選拔貢太學亦不赴先生晚年因兵氛遷寓富平與富平李因篤郿縣李柏稱關中三李門人王心敬能傳其學因篤自有傳

柏字雪木少孤貧稍長讀小學曰道在是矣遂盡焚帖括而日誦古書家人強

之應試遂出走西踰沂南入棧道東登首陽拜夷齊墓復以母命就試補諸生
旋棄巾服入太白山讀書十年成大儒公卿多欲薦之度不獲行己志卒辭謝
昕夕謳吟拾山中槲葉書之門人都其集曰槲葉集山居力耕日食粥或半月
食無鹽意夷然不屑也嘗言古之人有七日不火食者有三旬九餐者有食木
子橡栗者有屑榆者有一日長坐者有十九年餐氈嚙雪者蓋有主於中不動
於外所謂不忘溝壑也其高寄絕俗類此年六十六卒子曰崧女適二曲子慎
言

心敬字爾緝號澧川鄂縣人少傳二曲之學二曲集二十二卷皆其所撫次也
少爲邑諸生歲試提學遇之不以禮發憤脫巾幘去遂出其籍雍正中 詔舉
賢良方正總督額忒倫年羹堯先後上章薦兩徵不起及羹堯爲大將軍復招
之卒謝不往羹堯敗出其門下者皆絀誤或禁錮終身澧川不與也朱高安督
學關中數造廬請益焉澧川學問淹通有康濟之志集中論選舉軍餉馬政區
田法圃田法井利說諸篇皆可坐言起行非空談心性者比子某以知縣入都

世宗見而嘉之口若儒子故自不凡乾隆元年蒲城進士某應廷試大學士鄂爾泰公問灋川安否進士素昧灋川不能對鄂公笑曰若不識關中儒者乃亦成進士耶秦中新除大吏來及皇華過境鄂公必寄聲候灋川動定其見重當世如此生平論學以明新止至善爲歸著有灋川集關學編灋川易說江漢書院講義及語錄

孫先生景烈者字西峯武功人也少舉於鄉爲商州教官勤於課士不受諸生一錢雍正中舉賢良方正乾隆己未成進士授檢討以言事忤旨放歸深自韜晦陳文恭撫陝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將以西峯應固辭主關中書院教生徒以克己復禮居平雖盛暑必肅衣冠韓城王文端杰其入室弟子也嘗曰先生冬不爐夏不扇如邵康節學行如薛文清爲關中學者宗有自來矣又郿縣馮先生雲程字海鷗號峪泉子生七歲而孤感奮自立嘗謂生平有友五人同邑則雪木李子整屋則名世趙子鄠縣則灋川王子晚得一人爲整屋司訓劉子又繼得瀟灑之友方白趙子二曲先生爲之傳又同時有整屋惠舍貞先

生思誠武進陸儻公先生卿鵠二曲皆爲之傳盛稱其學行云

顧亭林先生事略張詔 吳任臣

亭林先生初名絳字甯人江南崑山人乙酉改名炎武自署蔣山傭本生父同應有同祖弟曰同吉早世聘王氏未婚守志以先生爲之後母夫人最孝嘗斷指療姑疾崇禎九年旌於朝丁亥夏避兵常熟年六十矣謂先生曰我雖婦人然受 國恩矣遇變我必死之於是先生方應邑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吳其沆同里歸莊共起兵奉故鄖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允彝於吳中魯王監國授先生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脫母夫人聞兩京皆破遂不食卒遺命誠先生勿事二姓次年唐王起閩中以職方郎召先生欲赴之念母未葬不果次年幾豫吳兆勝之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賈游京口又游禾中次年之舊都謁孝陵癸丑再謁其冬又謁而圖焉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擒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壻復投里豪以

千金賄太守欲殺先生勢危甚有代乞援於錢牧齋者牧齋欲先生自稱門下乃許之其人知必不可而懼失援乃私自書刺與之先生急索刺還不得則列揭通衢自白牧齋亦笑曰甯人之卞也會故相路文貞振飛之子澤溥爲白其事於是先生浩然有去志至是五謁孝陵乃東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戊戌徧遊北畿出山海關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次年再謁又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入關中至榆林是歲浙中史禍作先生幸得脫甲辰四謁思陵畢墾田於雁門之北五台之東初先生之居東也其地溼不欲久留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經營創始使門人輩司之而身出游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京師萊之黃氏有奴告其主所作詩者多株連復以吳中陳濟生所輯忠義錄指爲先生作首之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先生聞之馳赴山東自請勘頌繫數月富平李因篤親至歷下解之獄白復如京師五謁思陵自是往還河北諸邊塞者凡十年丁

已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始先生徧觀四方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宏撰築室延之先生置田五十畝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能公賜履方任史事以書來招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懼而止戊午鴻詞科 詔下諸鉅公爭欲致之先生以死辭次年修明史又欲薦之貽書葉學士方藹誓以身殉始得免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徒以講學故待名遂招逼迫幾凶死名之爲累甚矣况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少讀宋史劉忠肅傳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卽終身謝絕應酬文字李二曲求爲其母傳至再三終謝之嘗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韓公起八代表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今猶未也其論學則曰諸君關

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然則君子爲學會禮何由近日講學家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鷄之不暇何問其餘尋以乙未春出關觀伊洛歷嵩少曰五嶽遊其四矣會年饑渡河至代北復還華下先生旣負用世之略不得一遂所至輒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隨寓卽饒足徐尙書乾學兄弟甥也未遇時先生振其乏至是鼎貴爲東南人士宗累書迎先生南歸請居以別業皆不至庚申其婦卒於崑山寄詩挽之而已康熙二十年卒於華陰年六十有九無子以從孫洪慎後高弟吳江潘耒刊布其遺書先生耿介絕俗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最與歸莊善少共遊復社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學歷觀廿一史明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說部以至公移邸鈔之屬有關民生利害者隨錄之又參以躬所聞見曰天下郡國利病書別一編曰肇域志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有音學五書李文貞光地謂自漢晉以來

所未有性喜金石文所至必躬自蒐訪有金石文字記晚益篤志六經謂經學
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言理學者乃墮於禪學而不自知故持論悉本朱子之
說而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甚峻有書曰下學指南其平時論學曰博學於文
曰行己有恥謂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
辭受取與之閒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其日知錄三十卷尤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粹言
皆具焉自言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而躋斯世於古治之隆而未敢爲近人
道也先生出游以馬二騾二載書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退卒詢曲折或與平
日所聞不合則卽旅舍中發書勘之或經行平原大野無足措意則馬上嘿誦
諸經註疏偶有遺忘卽又發書熟復之汪鈍翁嘗言經學修明者吾得顧子亭
林李子天生內行醇備者吾得魏子環極梁子曰緝先生廣之曰學究天人確
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己探賸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
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

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所著書又有左傳杜解補正九經誤字石經考吳韻補正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亭林詩文集及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皆行於世力臣名昭山陽人精六書貧而嗜古尤究心金石搜討靡遺嘗登焦山乘江潮歸壑入巖下仰讀瘞鶴銘證爲顧況書援據甚核後以龔廢而考證彌勤亭林音學五書力臣所寫定也任臣吳姓名志伊仁和人志行端慤博聞強識兼精天官樂律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儒授檢討承修明史歷志撰十國春秋百十四卷廣搜博引可稱淹貫又撰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託園詩文集諸書

王而農先生事略 兄介之 子敬

先生姓王氏諱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父朝聘副貢生以文學知名先生少負異才讀書十行俱下年逾冠與兄介之同舉崇禎壬午鄉試以道梗

未與計僭明年張獻忠陷衡州士類多污僞命其不屈者投之湘江先生走匿南嶽雙髻峯下賊執其父以爲質先生自引刀刺其肢體昇往易父賊見其重創也免之父子俱得脫十七年北京陷先生涕泣不食者數日明年王師下金陵唐桂二王相繼稱號督師何公騰蛟屯長沙堵公允錫駐常德兩公頗不相能先生憂之上書監軍章公曠請調和南北兩軍防潰變章公不能用諸鎮卒奔覆章公以憂死順治四年王師下湖南先生走桂林大學士瞿公式耜疏薦於桂王先生以父憂請終制服闋授行人是時桂王建國肇慶旋移駐武岡走靖州柳州大學士嚴公起恆皆從已復從至肇慶時朝端水火有吳黨楚黨之目主吳者爲朱天麟張孝起吳貞毓堵允錫王化澄諸人主楚者爲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袁彭年蒙正發諸人又其時李承棟新附於王朝政皆決於其子元允堡等五人附之吳黨目爲五虎嚴公居其閒不能有所匡正王在梧州貞毓等十四人合疏攻五虎下湘客等於獄將置之死先生走告嚴公曰諸臣棄墳墓捐妻子崎嶇從王而以黨人殺之則志士將解體誰與共危亡者嚴公

感其言蹠王舟力救貞毓等並惡之是時化澄已爲言者劾去貞毓等請召還
因與合攻嚴公先生亦三上疏劾化澄化澄恚甚必欲殺先生以救得免返桂
林復依瞿公尋聞母病閒道歸至則母已前卒其後瞿公殉節桂林嚴公被害
南甯先生知事愈不可爲遂決計老牖下已而緬甸亦覆沒先生益自晦匿浪
遊榔永漣邵閩所至人士慕從輒辭去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曰觀生
居晨夕杜門學者稱船山先生所著有周易內傳十二卷發例一卷周易大象
解一卷周易稗疏四卷周易考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尙書引
義六卷詩經稗疏四卷詩經考異一卷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
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博議二卷四書訓義三
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四書考異一卷讀四書大全說十卷說文廣義三卷讀
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張子正蒙注九卷思問錄內篇一卷外篇一卷侯
解一卷噩夢一卷黃書一卷識小錄一卷老子衍一卷莊子解三十三卷龍溪
夜話一卷愚鼓歌一卷相宗絡索一卷楚辭通釋十四卷薑齋文集十卷詩集

十卷詩餘三卷詩話二卷外集四卷夕堂永日八代文選十九卷共計三百二十四卷其著錄於四庫者曰周易稗疏考異尚書稗疏詩稗疏考異春秋稗疏凡六種存目於四庫者曰尚書引義春秋家說凡二種先生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其所作大學衍中庸衍皆力闢致良知之說以羽翼朱子而於正蒙一書尤有神契謂張子之學上承孔孟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惜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如文富司馬諸公張子以布衣貞隱無絲資其羽翼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節之數學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於是究觀天人

之故推本陰陽法象之原就正蒙精繹而暢衍之與自著思問錄二篇皆本隱之顯原始要終炳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樹道教辨上蔡象山姚江之誤或疑其言稍過然議論精嚴粹然皆軌於正也先生生當鼎革甲申後崎嶇嶺表發讜論攻儉邪備嘗艱險既知事不可爲乃退而著書竄伏窮山四十餘年一歲數徙其處故國之戚生死不忘康熙十八年吳逆僭號於衡僞僚有以勸進表相屬者先生曰亡國遺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被

楔賦吳逆平大吏聞而嘉之屬郡守魏粟帛請見先生以疾辭未幾卒葬大樂山之高節里自題墓碣曰明遺臣王某之墓當是時海內儒碩推容城蓋屋餘姚崑山先生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峯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媿黃顧兩君子然諸先生肥遯自甘聲望益熒雖薦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動容其著述易行於世惟先生竄身狴尚席棘飴荼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爲之表章歿後四十年其子啟抱遺書上之督學宜興潘太史宗洛因緣得入四庫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不傳道光庚子族孫世佺始刻行咸豐四年燬於兵燹同治二年會中丞國荃復捐俸重鋟焉 本朝經學家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人所言皆有根柢然有矜爲創獲不知爲先生所已言者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中曾論及之實未易一二數也兄介之字石子號石崖鄉舉後值國變遂隱居不出先先生卒著有周易本義質四卷詩經尊序十卷春秋四傳質十二卷子敵字虎止操履高潔博學有文名康熙朝貢生與邵陽車無咎補旃王元復能愚攸縣陳之騷桃文稱楚南四家又稱楚中三王謂虎

止與能愚及漢陽王戩伯穀也潘太史視學楚南延虎止入幕與宜與儲大文六雅善晚築湘西草堂著有蔗畦存稿笈雲草學者稱蔗畦先生

陸桴亭先生事略 葉敦良 威敬 江士韶

本朝諸儒恪守程朱家法者推二陸先生爲正宗二陸者一清獻公一桴亭先生也先生名世儀字道威江蘇太倉州人少卽篤志聖賢錢忠介公肅樂牧太倉時一見奇之曰他日必以魁儒名世劉念臺先生講道蕺山張受先采嘗約先生往受學先生卽赴之受先不果終身以爲憾時流寇日熾先生謂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士舉貢監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卽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皆有呼應今拘吏部法重以賄賂隨在充數是賣封疆也時不能用明亡嘗上書南都不見聽又嘗參人軍事旣解鑿地寬可十畝築亭其中高臥閉關謝客其自號桴亭以此風波旣定至四明哭忠介歸始應諸生之請講學東林已講於毗陵復歸講於里中當事者屢欲薦之力辭免葉敦良者字靜遠浙

之西安人戴山高第也千里貽書討論先生喜曰證人尙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先生少嘗從事養生之說有所得矣既而翻然悟乃亟棄之作格致篇以自考曰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敬天爲入德之門及讀薛文清書有云敬天當自敬心始乃歎曰先得我心哉先生教人先小學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以聖經八條目爲程主敦守禮法講明實用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朱子遺法也所著思辨錄九十四類前集曰小學曰大學曰立志曰居敬曰格致曰誠正曰修齊曰治平後集曰天道曰人道曰諸儒曰異學曰經子曰史籍自象緯律歷以至禮樂兵農刑政河漕鹽屯諸務以及歷代儒先之異同得失旁及異端莫不窮究其所以然而立論一歸醇正清獻公嘗序而刻之其景仰者至矣先生自序生平謂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間盡心體驗始知太極爲理兩儀爲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爲主氣爲輔條理判然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庵之言合便灑然覺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

察及人與物性同異處也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於朱子所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說則終以先入之言爲主以爲孟子論善止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之者性既而悟成之者性以前著不得性字既云成之者性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於是曠覽天人之原博觀萬物之際見夫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所同善爲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乃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日止就氣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尙未之能晰也於是又取宋五子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間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嘗八九也周子太極圖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形生質也神發氣也形生神發而五性具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可見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質矣先生不喜新會餘姚之學顧能洞見其得失之故而平心以論之尤足廢諸家紛爭之說其論白沙曰世人多以白沙爲禪宗

非也白沙曾皙之流其意主於灑脫閑曠以爲受用不屑苦思力索其靜中養出端倪之說亦本中庸然不言戒懼慎獨而惟詠歌舞蹈以養之則近於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意矣白沙與敬齋俱學於吳康齋本皆以居敬爲主故其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爲宗而敬齋則終身無所轉移是以有狂狷之分也究之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率略放達爲自然非也其論陽明曰陽明之學原自窮理讀書中來但才氣過高終屬聰明用事其言朱子格物之非謂嘗以庭前竹試之七日而病是則禪家參竹篋之法原非朱子格物之說陽明自誤會耳陽明意主簡易直捷以救支離之失故聰明者喜從之而一聞簡易直捷之說則每厭讀書窮理之繁動云一切放下而居敬之功弛矣故陽明在聖門狂者之流門人昧其苦心以負之耳其論整庵曰陽明講學在正德甲戌乙亥閒整庵困知記一書作於嘉靖戊子己丑之際整庵自謂年垂四十始志學正陽明講學時也其後致良知之說遍天下而整庵書始出然則非

陽明講學則整庵將以善人終其身而是書且不作朋友切磋之功其可少哉
陽明工力不逮整庵之半整庵才氣不逮陽明之半於整庵吾恨其聰明少於
陽明吾恨其聰明多其論陽明弟子曰姚江弟子必以緒山爲巨擘其序傳習
錄謂師亡未及三紀而微言日以沈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而多言有以病
之耶此蓋爲龍溪而發而救正王學末流之功甚大是不負陽明者緒山也終
背陽明之教者龍溪也又嘗語學者曰世有大儒決不別立宗旨譬之大醫國
手無方不備豈嘗沾沾然執一海上方而謂舍此更無方無藥哉今之談宗旨
者皆海上方也所著自思辨錄外有宗禮典禮折衷治通治鄉三約甲申臆儀
城守要略八陣法門先儒語錄集成明儒語錄集成禮衡易窺詩鑑書鑑春秋
考論讀史筆記考德錄諸書同州共學者曰盛先生敬江先生士韶

敬字宗傳號寒溪長桴亭先生一歲年十五遇桴亭一見卽甚相得與同學者
三年厭薄聲華不事舉子業後罹家阨流離播徙去稍遠至崇禎丙子始與桴
亭及陳子確庵江子藥園有講學之舉時絕學初興慮驚世駭俗深用韜秘四

人者風雨聯牀或橫經論難或卽事窮理反覆以求一是甚有商榷未定徹夜忘寢質明而後斷或未斷而復辨者旣而同志漸多旬月皆有常會會必講貫終日凡身心性命之奧天文地利河渠兵法之學太極陰陽鬼神之祕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蹟罔弗根究本末要於中正講論之樂嘗恨古人不及見之退則倣先儒讀書記之法各有所錄旬日不著錄卽互相糾以爲學問進退之別桴亭所著思辨錄皆十二年閒俛讀仰思有所見則疾書以自識其所得者也顧其所紀皆隨筆無倫次寒溪與藥園乃纂輯精要類分而書之

藥園名士韶字虞九其學以桴亭爲歸所纂思辨錄輯要寒溪旣序其體例藥園復序之其略曰自結繩以降太昊始之皇農諸聖人繼之而集諸聖之大成者有孔子漢唐以降濂溪始之洛閩諸大儒繼之而集諸儒之大成者有朱子然自朱子以後羣言淆亂莫知折衷其溺於詞章牽於訓詁者無論已自禪學盛而二氏標榜於是異學與正學爭自心宗盛而三教合一於是儒者與儒者爭浸淫至於末季所推儒門巨擘大約爲異端立赤幟耳或樹敵門外或操戈

室中其指似異其害實同也桴亭之爲是書無閒寒暑無閒窮達無閒治亂蓋十二年如一日皆爲衛道計耳則繼朱子而集大成者桴亭何多讓焉嗚呼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誦之習之或從而歌舞詠嘆之以是爲桴亭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疑之阻之或從而訕笑詬厲之以是爲桴亭罪而皆無容心也道存與存道亡與亡聽之天而已矣庶幾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俟天下萬世之知桴亭而能讀是書者

張楊園先生事略 何汝霖 凌克貞 吳嘉玲 陳梓 祝淦 沈磊

先生名履祥字考夫居桐鄉之楊園村學者稱楊園先生九歲喪父擗踊袒括如成人母夫人訓之成立嘗中酒母責之且諭曰孔孟亦是兩家無父兒止爲肯學好人便成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年十五補邑諸生恥入社讀小學近思錄有得作願學記渡江而東拜劉念臺先生門下聞甲申三月之變編素不食攜書篋步歸楊園隱約闔修益肆力程朱之書覺人譖獨體之說猶近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也澉湖何商隱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先生不敢任旣而館

語水主人以請復辭之後數年始毅然奮筆條分縷析直抉其所以然蓋自此書出而閑關錄困知記學部通辨皆所謂擇焉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棄諸生從先生遊資獨敏故所詣彌粹先生自亂後益杜門寡交病當世講學者騁口辯沽虛名故於來學之士未嘗受其拜一以友道處之與茗上凌渝安沈石長及商隱交最篤往復終身無閒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敬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以見志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於通鑑綱目朱子文集語類晨夕不去手旁及讀書居業二錄童蒙訓魯齋集皆有評本輯劉子粹言於師門有補救之力念臺之子伯繩輯先人遺書多折衷於先生時黃太冲方以紹述戴山鼓動天下先生曰此名士非純儒也痛先世殯宮以貧不能早葬燬於盜雖罪人旣得斬首祭墓和衣猶羸麻卒於康熙十三年年六十有四遺命以衰殮濮川布衣陳梓爲作傳輯年譜門人祝涇彙刻其全集目次凡十六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聞

見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先生恪守紫陽居敬窮理之訓實體諸人倫日用閒在前明爲薛胡之後勁在 本朝爲清獻之前茅身處草野日抱嫠憂荒江寂寞中惴惴念亂其心固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嘗言人自著衣至於解衣終日之閒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自解衣至於著衣終夜之閒所思所慮須知有多少邪妄有則改之此爲修身第一事又曰爲學自不欺始不欺自親長始於親長忍用其欺安往而不欺者又曰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舍朱從陸尊陳王訕薛胡固由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嚴亦緣百餘年來陽明之學大行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閒讀程朱書亦止本陸王之意指摘其短長而已此種習尙不變竊憂生心害政之禍未有艾也又曰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艱難則不敢妄取於人而禮讓與廉恥立禮讓與而世道可以復古矣故其所補農書皆得諸身試者何商隱名汝霖武原人凌渝安名克貞沈石長名磊皆烏程人吳嘉玲字佩葱一字岵瞻陳梓字古民祝淦字人齋海昌人

商隱嘗曰楊園學術至正言行無疵至其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尤莫知其所以然也凌先生曰楊園闢修一室而聞風者悅服覲德者心醉惟其誠耳陳古民曰先生純粹如敬軒而研窮精核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人齋祝氏既刻其遺書復擇粹語爲一編曰淑艾錄以示學者陸清獻公未獲與先生相接及見其遺書乃心折焉

張蒿庵先生事略 孫若羣

齊魯自伏生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爲諸經箋注號稱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特起爲人倫師表越六百年復有蒿庵張先生先生名爾岐字稷若濟陽人明季爲諸生入 本朝隱居求志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以篤志力行爲本性孝友服親喪三年號泣不輟殯葬皆遵古禮以沃產讓兩弟爲代納賦稅三十餘年及易簀猶屬子代納以終二弟之身爲其有廢疾也卒於康熙十六年年六十有六當是時孫鍾元講學蘇門黃梨洲標宗姚江皆出入白沙陽明間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

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以韋布躬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縞紵未通而風期合
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顧亭林亦時以康成泰山徂徠三
先生相勸先生閉戶著書所與游自亭林外惟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
李二曲王山史四人而已乾隆中 詔徵海內遺書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
當事進冊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吳江陸朗夫燿陳臬山
東建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額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其辨志
略曰人之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大異者習爲之也習之所以異志爲之也志
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
幸而爲道義者也志道義則每進而上志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
巨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閒而已人之所以孳孳而爲者志在故耳志之爲物往
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旣達則不可以返也旣成則不可以改也於是爲舜者
安享其爲舜爲蹠者縱自悔其爲蹠而已莫可致力矣所志者殊也世之誦周
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周孔之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

之與毋亦誦周孔而志不在周孔也志不在周孔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梁菽則梁菽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培壅之力各於所種以成效焉梁菽成則人賴以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生人憂樂之本矣且夫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求在我者也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是求無益於得也能審乎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可以定所志矣其中庸論略曰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束也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物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途也由禮而後喜怒哀樂皆可
以中節中節而後可以爲中庸故其言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

先之矣不然不汝強也極之彝倫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責無之或二也要之誠明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所以爲外也於是使愚不肖者知所歧而賢智者亦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鞭其後也盡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理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而孔子之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仁不得禮無以爲行并無以爲存也吾故斷以爲中庸必有所指而所指斷乎其爲禮也漢儒取以記禮爲得解矣先生所著有夏小正傳註一卷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儀禮考注訂誤一卷弟子職注一卷周易說略四卷春秋傳義四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三卷顧亭林嘗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又曰稷若所著儀禮鄭注句讀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書實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稱許也同時有孫先生若羣者淄川人也少勵品學言動皆有則鄉里稱小聖人早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侍郎克溥延之課子坐不易牀食不兼豆雖盛夏亦衣冠危坐

如見大賓侍郎知其二子應童子試時山左學使與侍郎交善將爲之地而不
知二子名屢欲問之憚其嚴終不敢發善評隲窮通壽夭皆能以文決之康熙
癸丑知交城縣事遣其子歸淄就昏去後見其近作時藝嘆曰吾子其不反矣
歸後竟卒治交多異政秩滿遷四川知州卒於官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八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名儒

陳確庵先生事略

先生諱瑚字言夏號確庵江蘇太倉人明季爲諸生與同里陸桴亭先生講明義理經濟之學桴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以證千聖心法先生由此用力深得要領著聖學入門書分小學爲六曰入孝曰出弟曰謹行曰信言曰親愛曰學文分大學爲六曰格致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平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卽大學之始而每日課程卽以敬怠善過自考又以全史浩繁難讀乃編爲四大部以政事人文別之政部分曹事部分代部分分類文部分體手書巨帙各數十略能背誦又旁通當世之務河漕農田水利兵法陣圖無不研貫暇則橫槊舞劍彎弓注矢擊刺妙天下崇禎壬午舉於鄉赴禮部試不第歸時婁江湮塞水旱洊至民大饑先生上當事救荒書其預

備之政四曰築圍岸開港浦廣樹藝豫積儲防挽之政四曰慎災嘗早奏報懲游惰勸節省補苴之政四曰通商勸分興役弭亂軫恤之政四曰招流亡緩征索審刑獄恤病囚又陳支吾三議其議食四條曰勸義助勤轉輸招商米優米肆議兵八條曰嚴保甲練鄉民設偵探勸習射練夫役練牙兵備城守之人備城守之器議信六條曰勵士節和大戶巡郊野安典肆清獄囚嚴督察又上巡撫王開江書一審勢二經費三役兵四實法皆精切可施行而時不能用自言其學如醫之治病求之於古猶治方藥也求之於今猶切脈也按脈以求病按病以定方按方以用藥故百發不爽然主人諱疾則良醫亦束手矣明亡後絕意仕進父病刺血書疏籲天乞身代父卒遺產悉讓之弟避兵行避不交人事嘗寓崑山之蔚村村田沮洳導里人築圍岸禦水用兵家束伍法不日而成至今賴之晚益困窶常至絕食終不肯干人嘗初冬驟寒客有重裘者知先生單袷欲解以贈竟夕不敢言退而曰乃知今世復有陳無己也康熙十四年卒年六十有三先生之學博大精深以經世自任其論學有曰國家之盛衰視人才

之消長人才之消長視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其論曰省敬怠曰君子莊敬曰強安肆曰偷小學不由乎敬則無以涵養乎本原而謹乎洒掃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不由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進修德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有內敬主一無適是也有外敬整齊嚴肅是也有靜時之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有一日之敬終日乾乾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閒不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己聖敬日躋緝熙敬止是也有物物之敬手容恭足容重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是也故容有善而未必敬者矣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其論理財曰管子富國之法大約籠山澤之利操輕重之權在上不在下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桑孔之徒師其意以爲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其合變何也管子霸道也可施之一國不可施之天下苟利吾國鄰國雖害不恤也爲天下則不然此有餘彼不足不足

者亦王土也此享其利彼受其弊弊者亦王民也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呂用之宋而亡其論申韓曰申韓刑名之學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蓋循名責實之謂今直以爲刑法之刑過矣所著書自聖學入門外有蔚村講規社學事宜開江築圍書菊窗隨筆荒政全書今不傳

高彙旃先生事略

高愈
嚴毅

顧樞

劉灼

吳慎

施璜

汪燧

張夏

高先生世泰字彙旃無錫人忠憲公攀龍從子也少侍忠憲講席篤守家學晚年以東林先緒爲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於梁溪與高紫超等講習其中祁州刁先生包往返論學尤莫逆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孝感熊文端出先生門下儀封張清恪平湖陸清獻亦常與東林講會歎人汪學聖者所學近禪旣至東林乃大悟前失其同鄉吳慎旃汪燧汪知默陳二典胡崩江佑朱宏輩方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學聖以問業東林志相得乃作紫陽通志錄紫超名愈忠憲公兄孫也十歲讀忠憲遺書卽知向學旣壯補諸生日誦遺經及先儒

語錄謹言行植身艱苦嘗言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事親孝父晉侯嗜酒食必具酒肉出就人飲每遣僮往候而已屏立路旁俟與主人別則趨而掖以歸以爲常先後居親喪不飲酒食肉不內寢丙尤皆前卒撫其孤子女爲之昏嫁晚年益窮困嘗餒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塔眺望意充然樂也張清恪撫蘇時延主東林書院講會以疾辭有司饋之人蔑不受平居體安氣和雖子弟未嘗訶譙終日危坐不欠伸盛暑不裸跣與人食不越簋下箸有忿爭者至其前輒愧悔縣人好以道學相詆謫獨至先生僉曰君子人也卒年七十有八生平於取與之介最嚴年七十時門弟子製冠爲壽猶卻之顧棟高嘗從先生遊說經娓娓忘倦所撰朱子小學注乾隆中尹學使會一以小學取士頒行其書又著周易偶存春秋經傳日抄春秋類春秋疑義儀禮喪服或問周禮疏義諸書東林爲高忠憲顧端文兩公講學地得諸君恪守遺規其緒言益不泯於世同縣顧樞字所止一字庸庵端文公憲成孫也明天啓中舉人少從忠憲講朱子之學入 國朝韜形遁迹不入城市不赴講會惟心體力行而已淹貫五經尤

深於周易尙書晚作易稿折衷至當嘗曰吾祖於易最精獨無著述小子可妄穿鑿乎於明儒服膺薛胡而謂陳王不免差失又謂端文主無欲忠憲主格物並直接宋儒其議論之醇正可知矣同時山陰劉念臺先生之子灼字伯繩亦以清介力學稱方念臺先生家居講學時諸弟子聞教未達多私於伯繩伯繩應機開譬聞者莫不灑然及先生死國難明唐魯二王皆遣使祭且蔭以官伯繩皆辭之曰父死敢因爲利旣葬杜門絕人事著禮經考次一書以竟父業有司或請見雖通家故舊亦峻拒之副使王爾祿故念臺門下士以金三百請刻公遺書不受語使者曰幸爲我辭大夫出處殊途無相強居葢山小樓二十年所與接惟史子虛憚仲升輩數人耳或勸舉講會不應臨卒戒其子曰若等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人譜者念臺所著書也所臥榻假之祁氏病革強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之榻門人私謚曰貞孝先生吳慎字徽仲歛諸生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盡心於宋五子書著書三十餘種其行世者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論學以敬爲主自號曰敬庵初遊梁谿時東林書院尙守

忠憲家法徽仲與其州人施虹玉無錫張秋紹等同受業高彙旃先生春秋釋奠畢升堂開講威儀秩然見者莫不歛容傾聽也已而歸歛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興起者衆施虹玉名璜休甯人少應郡試見鄉先生講學紫陽瞿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自力於躬行每會講先一日齋宿務設誠以感人教學者以九容養外九思養內已而遊梁谿事高先生將歸與高先生期某年月日當赴講及期高先生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高先生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如不信者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既虹玉挈其子僮囊至矣著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行於世汪燧字文儀居徽之金城里年十六卽手錄先儒書昕夕觀省既長篤於躬行一言動必秉成法所著書甚具一以洛閩爲宗其讀易質疑尤見推於時卒年七十有四張夏字秋紹無錫人隱居菰川之上孝友力學初受業馬文肅公世奇之門已而入東林書院其爲學先經後史博覽強記而歸本自治高先生旣歿推秋紹主講席湯文正公撫江蘇與秋紹論學躋之延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解義小學淪注及洛閩源

流錄年八十餘卒又嚴先生穀者字佩之號生軒亦無錫人家貧屏跡不出性孝友篤學好古經史百家靡不究尤潛心於易春秋嘗課其弟穀曰讀書以明道也吾自得高子遺書所學乃有歸宿既與同志講道東林高君彙旃推爲主席重修道南祠輯忠憲年譜高子節要東林書院志諸書學使慕其名貽以額曰力扶正學終不一報謁也著有生軒易說易同春秋論春秋集說尙書講義四書講義生軒存稿以布衣終

沈求如先生事略

史孝咸
王朝式

管宗聖

韓當

邵曾可

邵廷采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弟子徧天下後或不軌師說爲訛議於世而同邑傳其學者推徐曰仁愛錢緒山德洪胡今山瀚聞人邦正詮再傳而得沈先生國模國模字求如餘姚諸生少以明道爲己任嘗從蕺山劉子會講證人社歸闢姚江書院與史子虛管霞標輩申明良知之說其所學或以爲近禪而言行敦潔較然不欺其志故推醇儒明亡聞劉子絕粒死哭之慟已而講學益勤初山陰祁忠敏公彪佳與先生善忠敏以御史出按江東一日杖殺巨憨

數人會先生至欣然以告先生字祁曰世培亦曾聞曾子云哀矜弗喜乎忠敏後嘗語人吾每慮囚必念求如恐倉卒喜怒過當也順治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子虛名孝咸餘姚人繼求如先生主姚江書院嘗曰空談易對境難於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語精察而力行之其庶幾乎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醇潔之士多歸之卒年七十有八順治十六年也管霞標者名宗聖亦餘姚人爲人孝友忠亮彊氣自克言動必準於禮鄉人化之孫少保鑛始與霞標爲文字交旣從講聖學喟然嘆曰向嗜讀左國秦漢百家書先生爲我洗盡矣鑛世所稱月峯先生也自沈史歿後書院輟講垂十年而縣人韓仁父繼之仁父名當求如弟子也其學兼綜諸儒以名教經世兢兢儒佛之辨居貧未嘗向人稱貸每言立身必自節用始出陸梭山居家制用篇授學者曰能仿此亦自足用何更外求爲臨講必默對良久始發語聞者輒內媿汗下退而相語曰比從韓先生來不覺自失時又有邵曾可者字子唯性孝友愷悌少頗好書畫一日讀孟子至伯夷聖之清者也遂渙然釋去姚江書院之立也人頗迂笑之子唯厲色曰

不如是便虛度此生遂往學同儕請業者多辨難子唯獨默然竟日初以主敬爲學後專提致知師事子虛甚謹晨走十餘里叩牀下問疾不食而反月餘亦病同人推其誠篤卒年五十有一子唯生貞顯字鶴閑鶴閑生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魯學者稱念魯先生九歲讀史卽操槩爲徐達常遇春傳有法祖自外歸偶舉宋儒語語之念魯興曰其人安往邪願得而事之祖以爲有志卽爲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是時求如先生年八十矣歲必一再至書院爲諸生設講念魯立階下聽久之執卷請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求如嘆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自是從韓先生孔當受業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旣讀劉公念臺人譜曰善哉吾知學王氏學者所始事矣年二十爲縣學生恥爲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未嘗旁視居喪不作佛事營窀穸必誠必信一慟盡哀當是時書院諸先生相次歿念魯抱遺書於荒江斥海之濱守其師說不變然貧無以自存走嘉興課童子自給居數年有施博者與論學於放鶴洲念魯曰天泉四言陽明本無極之說儒也龍溪浸淫無生之

旨釋也不得以彼病此博肅拜曰博老矣惟吾子崇尚正學幸自愛齒吾李剛主貽書論明儒同異念魯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願學戴山其自信如此初宛平孫侍郎承澤孝感熊相國賜履先後以關王氏學爲己任朝野之士譁然從之念魯曰是不足與辨顧在力行耳嘗從同縣黃先生宗義問乾鑿度算法會稽董先生瑒受陣圖保定王先生正中學西歷施將軍瓊征臺灣遇念魯於西湖縱談沿海要害施奇之請與俱不赴閒遊鎮江與梁總兵化鳳講擊刺之法一月而盡之淮安從防河卒問河淮離合狀北訪黃河故道西走潼關喟然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奈何會邑人修復姚江書院用禮幣致之先一日戒衆厥明諸子及地方吏畢至釋菜於先賢如禮出卽講堂南向坐童子歌詩闋爲講易艮卦聞者肅然父老皆喜曰數十年今見此也尋遊京師商邱宋至鄞萬經欲招入一統志館念魯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十年卒年六十有四先生貌豐目有光紵袍布履門庭潔如居家必正坐酒酣談忠孝事人人感動平生篤於三黨養老姑終其身館陶家堰時鄰婦訕聲數出於柵聞邵

先生過輒止一年而改行鄉里童子遭於道必拱手立然俗士輒貌敬之而迂先生莫肯傳其學既倦遊無所遇私念師友淵源懼及身而斬也乃思託著述以自見以爲陽明扶世翼教作王子傳藪山功主慎忠清堅苦作劉子傳王學盛行務使合於矩準作王門弟子傳金鉉祁彪佳黃宗羲張兆鰲等奉教守師說作劉門弟子傳又作宋明遺民所知傳姚江書院傳及倪文正施忠愍諸傳門人刻其遺文爲思復堂集二十卷又姚江書院志略凡四卷

王朝式字金如山陰人亦求如弟子也嘗入證人社念臺先生主誠意君守致知曰學不從良知入必有誠非所誠之蔽念臺稱其志願大而骨力堅所成就未可量崇禎末浙中大饑金如倡賑粟全活甚衆時天下大亂將走四方求奇傑士謀治安戰守策不果行順治初卒年三十有八

刁蒙吉先生事略子再謙 王餘佑 張播

先生諱包字蒙吉晚號用六居士直隸祁州人父克俊樂道好施與學者稱貞惠先生先生生而穎異敦尚質行年二十有五舉明天啓丁卯鄉試以古文鳴

於京輔既再上春官不第遂棄舉子業力以斯文爲己任於城隅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日閉戶讀書其中無閒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屢滿戶外甲申國變設莊烈愍皇帝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服斬衰朝夕哭臨如禮僞命敦趣先生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 國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書反覆尋究積二十年不勌其學以謹言行爲要以程朱爲宗旨嘗謂君子守身之道三曰言語不苟曰取與不苟曰出處不苟尤篤好梁谿高忠憲之書曰不讀此幾虛過一生遂置主奉之如事貞惠禮偶有過舉必展謁悔謝曰某不肖甚愧吾父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先是貞惠卒三日勺水不入口母哭慰之始勉進一溢米鬚髮盡白杖而後起喪祭一準禮經既葬廬於中庭簷下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入內室每朔望忌辰悲號感行路年六十有七以居母憂毀悴致不起將卒時肅衣冠起坐命告辭貞惠及忠憲主問家事不答徐曰吾胷中無一事行矣遂瞑學者私謚文孝先生生平木訥似不能言及大義所在則正色而談上下皆傾聽州有大事不能決者必待先生

一言爲斷明季流賊犯州城先生毀家倡衆誓固守城得不破時有二璫主兵事探卒報賊勢張甚二璫怒其惑衆將斬之先生厲聲曰必殺彼請先殺包乃止二璫相謂曰使若居官者其不爲楊左乎賊旣去流民載道設屋聚養之病者給醫藥全活尤多有山左難婦七十餘人擇老成家入護以歸臨行入拜以重託家人皆感泣竭力衛送歷六府盡歸其家尤篤於故舊然諾不苟與東林諸君子及魏尙書環極爲神交各以所得相質證孫夏峯徵君遷蘇門道出祁州先生留講學於家者三月每晨起誦易一周輒垂簾靜坐以爲常所著易酌十二卷四書翼註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先生卒後無錫學者祀諸道南祠子再濂字靜之自爲諸生卽弛置科舉業從父友五公山人王餘佑及顏習齋元游手錄父遺書又貳之以質四方之學者平湖陸清獻公嘗與靜之書乞借鈔用六集斯文正統辨道錄諸書靜之年逾六十復手錄付諸子且誠之曰昔蔚州魏公持節巡京畿余以故人子獨被渥洽鄰邑人遂篋金而請事余掩耳走菑然若穢污之及吾體也汝曹

他日登仕籍若以官富家吾生不受其養死不享其祭惟先人遺書未刻者尙百餘萬言必約身而次第布之其後仲子承祖登康熙乙未進士累官至江西布政使果盡刻諸遺書行世

五公山人者字介祺保定新城人也父延善邑諸生尙氣誼當明末散萬金產結客有子三長餘恪季餘嚴山人其仲也出嗣世父建善令魯山會闖賊陷京師山人自魯山歸父率三子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討賊時容城孫徵君奇逢亦起兵共恢復雄新容三縣斬其僞官未幾賊敗大清師入山人父爲仇家所陷執赴京三子將從餘恪以山人後世父不可死揮餘嚴爲復仇計遂獨身赴難父子死燕市餘嚴歸率壯士入仇家殲其老稚三十口無孑遺名捕甚急會上官有知其枉者力爲解乃免於是山人奉魯山公隱易州之五公山少勵志行嘗受業於孫徵君學兵法國變後更從徵君講性命之學隱居教授不求聞達薦紳先生送送構講堂具安車幣迎受業從遊至數百人山人負文武才教人以忠孝務實學嘗彙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編十卷八陣圖一卷萬勝車

圖說一卷兵民經略圖一卷又湧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王崑繩李剛主
讀其遺書至撫卷太息曰此諸葛武鄉之流也卒年七十學者私謚文節先生
山人與刁蒙吉先生爲石交靜之遊其門最久語詳尹少宰北學編

同時有磁州張先生者名潛字尙若年十二爲諸生順治己丑進士壬辰選庶
吉士與湯文正公共砥礪爲聖賢之學性至孝聞母病卽乞養歸躬侍湯藥母
病遂瘥後連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葬皆如禮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轉之
命同人錯愕君怡然歸鍵戶讀書窮究身心性命之理萃古人格言懿行以勉
子弟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孫徵君往復論辨無虛日嘗曰真學問在行
誼若知而不行猶弗知也又曰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其所得可知矣年五
十有八卒著有澹甯集十卷

謝約齋先生事略 宋之威 甘肅 章懋 黃采 黃熙

謝先生文游字秋水號約齋江西南豐人 生當明季見天下方亂慨然有出世
志遂棄諸生入廣昌之香山閱佛書一日午坐忽如鳥飛出籠游太虛中自此

神氣洒然異常時既讀龍溪王氏書服之復讀王陽明書自信益篤遂與同邑李萼林邵睿明講陽明之學會於新城之神童峯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先生與爭辯累日爲所動取羅整庵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洛著大學中庸切己錄及講義數十篇發明張子主敬之旨以爲爲學之要畏天命一言盡之矣聖人一生戰兢惕厲曰顧諟天之明命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昊天且明出王游衍無非畏天命之心法也學者當常提此言注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稍有一念之私急當痛悔速自洗滌以無犯帝天之怒久之人欲淨盡上下同流樂天境地可得而臻也時甯都易堂九子星子警山七子俱以文章節槩名天下而先生獨反己闇修務求自得其程山十則亦以躬行實踐爲主警山宋之感過訪程山遂約易堂魏禧彭任會講旬餘於是諸子皆推讓程山謂其篤躬行識道本同縣甘京字健齋與先生爲友已而服之誠也遂師之康熙二十年先生病自爲墓志卒年六十有七所著又有初學先言大臣法則左傳濟變錄詩文集諸書

宋之盛字未有星子人少孤事兩兄如父崇禎己卯舉於鄉應禮部試不第歸結廬警山足不入城市以講學爲己任其學以明道爲宗識仁爲要於二氏微言奧旨皆能抉摘異同非若世之闢異論者舍精而攻其牾也與約齋交最篤晚讀胡敬齋居業錄持敬之功益密戊申五月卒同邑有查小蘇者亦弃諸生山居不出年九十而終

甘京字健齋南豐人初爲諸生後棄舉子業與同邑封濬曾曰都師事謝約齋值邑荒亂特請免荒稅蠲賦稅賑饑平寇鄉人賴之濬曰都均以學行爲鄉里所矜式

章慥字仲實南城人明諸生隱居華子岡灌園養母與程山論學有針芥之投程山每心折焉好讀史衡論精審發前人所未發著二十一史章觀集閱史偶談若干卷魏叔子稱其發微闡幽大有功於後學

黃采字亮工南城人孩提時大父訓以小學近思錄及聖賢事蹟輒忻然聽受稍長言動不苟師事程山篤志力學事父母純孝繼母周得狂易疾扶持三十

餘年如一日及卒亮工年邁矣仍哀慟盡禮居家以小學家禮倡引後進風俗爲一變與弟噉以學道相勸勉著有聖圖願學錄聖學彙編卒年八十有四子湘丙午舉人官信豐教諭旣歿豐人祠祀之

黃熙字維緝約齋同縣人順治中進士官臨川教諭乞養歸居父憂哀感行路蔬食三年母喪未葬鄰不戒於火延燎將及維緝撫棺大慟願身同燼俄風返火息約齋於並世人少許可獨引君爲入室弟子云

沈甸華先生事略姚宏任

沈先生字甸華其後改名昀字朗思浙江仁和人年十六受知黎學使元寬時山陰劉忠正公講學蕺山先生渡江往聽講而應先生潛齋和之甲申之變棄諸生刻苦自厲其學以誠敬爲宗以適於用爲主而力排二氏曰其精者傍吾儒其異者不可一日容也聞四方士有賢者輒書其姓氏冀得一見之然不肯妄交於取與尤介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爲常嘗絕粒數日取階前馬蘭草食之有聞之者餽米數斗不受固請則固辭時先生餓甚宛轉辭謝益困遂仆於

地其人皇賊去良久始甦笑曰其意良可感然適以困老夫耳嘗展蕺山墓徒步往來西陵里中子弟習知先生清節亦有好事者謀繼粟肉卒不敢前以先生必不受也潛齋嘆曰生平於辭受一節自謂不苟然視沈先生猶媿之以末世喪禮不講輯士喪禮說蒼萃先儒之論定其可行者以授弟子陸寅又輯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編言行錄居求編皆粹然儒者之言蕺山身後弟子爭其宗旨各有煩言先生曰道在躬行但騰口說非先師所望於吾曹也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何如先生曰心中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卒年六十有三無以爲殮潛齋經紀其喪不知所爲涕泣不食或問之則曰吾不敢輕受賻襚以玷先生也潛齋弟子姚敬恆趨問曰如某可以殮先生乎潛齋曰子篤行沈先生夙所許殆可也於是姚生遂殮先生葬之湖上子二毅中純中皆承家學敬恆名宏任錢塘人少孤母賢婦也敬恆不應科舉隱市廛其母偶見敬恆質絲銀色下劣愠甚曰汝亦爲此惡行乎敬恆長跪謝願得改行乃受學應先生曰誦大學一過一言一行服膺師說遇事必歸於忠厚潛齋不輕受人物惟

敬恆之魄不辭曰吾知其非不義中來也然敬恆不敢多有所將每時其乏而致之終其身不倦潛齋歿敬恆執喪如古師弟子之禮姚江黃先生晦木於人鮮可意者獨許敬恆曰是獨行傳中人也晚年以非罪陷縲紲憲使慮囚入獄敬恆方朗誦大學憲使異之入其室案上皆程朱書也與之坐語大驚卽日釋之然敬恆卒以貧死平生但事躬行不著書故鮮知者

應潛齋先生事略 凌嘉印 沈士則 秦雲爽

潛齋先生姓應氏諱撫謙字嗣寅仁和人也父尙倫故孝子先生生而有文在手爲八卦左耳重輪右目重瞳少卽以斯道爲己任偕同志虞峻民張伏生蔣與恆爲狷社取有所不爲也最後交沈朗思尤稱莫逆母病服勤數年母憐之曰吾爲若娶婦以助若先生終不肯入私室母卒除喪始成禮於遺經皆實踐而力行之終身無疾言遠色每倦而休則端坐瞑目寤則遊息徐行所居僅足蔽風雨簞瓢屢空恬如也一日見梁上白蛇墮地曰此兵象也奉親逃之山中旣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益盡力著書康熙戊午閣學李公天馥項

公景襄以博學鴻儒薦先生舉牀以告有司曰某非敢卻聘實病不能行耳或舉泰山孫明復嘗從石介請以成丞相之賢謂不必果於卻薦先生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乃免徵范忠貞公承謨繼撫浙又欲薦之先生遂稱廢疾海甯令許西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既而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報謁許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先生逡巡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足以長客氣也許嘿然不怡既出先生解維疾行曰使君好事必有束帛之將拒之且益其愠受之則非心所安也杭州守嵇君宗孟數式廬欲有所贈囁嚅未果及見所作无悶先生傳乃不敢言後以志局請先生辭之則請下榻郡齋數日以請益先生但一報謁而已同里姜御史圖南視齋歸於故舊皆有餽嘗再致先生不受偶遇諸塗方盛夏先生衣木棉衣蕉萃躑躅御史歸投以越葛二端曰雅知先生不受人絲粟然是炎炎者非自盜泉來也先生謝曰笥尚有絺綌昨偶感寒欲其汗耳竟還之先生坐臥小樓中一几一榻書冊外無長物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

酒忽扣門求聽講先生許之居三日不勝拘苦去使酒如故偶醉持刀欲擊人
洶洶莫能阻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浹背先生撫之曰
一朝之忿何至此盍歸乎其人俯首謝過去先生卒於康熙二十六年春秋六
十有九病革尙手輯周忠毅公傳未竟而卒生平不喜陸王之學其論性論太
極於程朱亦不盡同如論易謂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又謂伏羲之易
乾在上以天爲主得之不得有命非人之所能爲也先天之事也後天之易作
於文王離在上以心爲主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易凶爲吉所以立命也故所
著周易集解皆獨具心得之言他若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彙編古
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幼學蒙養編朱子集要潛齋集凡十餘種
各有精義又撰教養全書四十一卷分選舉學校職官田賦水利國計漕運治
河師役鹽法十考略仿文獻通考例而明代事實尤詳又有性理大中二十八
卷其論次陽明言行一卷附焉平湖陸清獻公爲之序謂當自爲一書不當附
性理後因表而出之曰王學考清獻嘗兩會先生於武林與論學術源流甚契

先生亦命二子訪清獻於西湖寓次其卒也清獻祭以文略言先生高風峻節可比許由陶潛然許雖高潔文采無聞陶之文采表著矣而耽於麴蘖不可以爲訓惟先生閱覽博物澹泊甯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爲足高視古今云先生歿後河陽趙公士麟儀封張公伯行刻其遺集行世門人凌嘉印字文衡沈士則字志可姚宏任字敬恆能傳其學時錢塘有秦定叟先生者諱雲爽字開地著紫陽大旨八卷專爲糾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而作也書分八門曰朱子初學曰論已發未發曰論涵養本源曰論居敬窮理曰論致知格物曰論性曰論心曰論太極而陽明之論亦閒載以資互證焉

胡石莊先生事略 陳大章 劉夢鵬

胡先生承諾字君信號石莊湖北天門人明崇禎末舉於鄉入國朝隱居不仕臥天門巾柘閒窮年誦讀書無所不窺而深自韜晦足不出庭戶生平無講學名而析理至精論事尤極平實著繹志六十一篇繹志者繹己所志也凡聖賢帝王名臣賢士與凡民之志業莫不兼綜條貫原本道德切近人情酌古而宜

今爲有體有用之學其目曰志學曰明道曰立德曰養心曰修身曰言行曰成
務曰辨惑曰聖王曰睿學曰至治曰治本曰任賢曰去邪曰大臣曰名臣曰諫
諍曰功蹟曰吏治曰選舉曰朋黨曰辨姦曰教化曰愛養曰租稅曰雜賦曰導
河曰勅法曰治盜曰三禮曰古制曰建置曰禮祥曰兵略曰軍政曰武備曰名
將曰興亡曰凡事曰立教曰論交曰人道曰出處曰取與曰慎動曰庸行曰父
兄曰宗族曰夫婦曰祀先曰奉身曰養生曰經學曰史學曰著述曰文章曰雜
說曰兼采曰尙論曰廣微曰自敘凡二十餘萬言先生自擬其書於徐幹中論
顏之推家訓然其精粹奧衍非二書所及也李君念慈序稱先生尙有續書說
若干卷與是書相表裏又稱有菊佳軒詩宏深博奧不屑爲新穎秀發以趨時
尙今皆不傳楚北學者後有陳大章劉夢鵬大章字仲夔黃岡人康熙二十七
年進士選庶吉士深於毛詩著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徵引旣衆可資博覽夢
鵬字雲翼蘄水人乾隆十六年進士官饒陽知縣著春秋義解十二卷大旨推
本公穀謂公穀屬辭比事義不詭於儒者其斥左氏也持論甚辨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八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九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儒

李闇章先生事略 党成 陶世徵

李先生諱生光字闇章山西絳州人未冠爲諸生聞辛聘君復元倡學河汾遂往受業質疑問難無虛日生平篤於躬行事親至孝聘君深重之甲申之變先生北向痛哭焚其青衿自號汾曲逸民構草堂日夕燕處其中讀書自得諸弟子羅列其下談經課藝外訓以二南大義程朱微言所成就者衆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編凡萬餘言衛道之力甚勇又著正氣猶存西山閣筆友于集諸書皆直寫胸臆以淺近語寓覺世牖民之意其處子吟曰東鄰有處子夙明烈女篇字人尙未嫁而乃失所天痛茲生命薄守貞期自全毀容絕膏沐矢志窮益堅愛人貴以德姑姊莫相憐侃辭謝媒妁何用口譏譏是可以見先生之志矣同州党先生成字憲公號冰壑其學以朱子爲宗以明理去私爲本生平不

求人知人卽知而樂道之終非其志也州守前後表宅里士大夫公舉純孝舉
實學州守贊其租庸先生皆若罔聞知魏敏果公屢遺書商學業說士於太守
袁公禮幣式閭敦請開講范彪西先生曾揚之於觀察張公郡守梁公先生聞
之皆遜謝意甚不懌時以古狷者推之其辨朱陸異同謂論者多以陸爲尊德
性朱爲道問學此言殊未然蓋朱子之道問學實以尊德性也陸氏則自錮其
德性矣何尊之可云陸子嘗曰不求本根馳心外物理豈在於外物乎此告子
義外之學也朱子曰本心物理原無內外以外物爲外者是告子義外之學也
卽此數語可以見二家之異同矣若粗論其同二家皆欲扶世教皆欲崇天理
去私欲其秉心似無大異者而實究其學宗則博文約禮者孔顏之家法屢見
於論語朱子得其正矣陸氏乃言六經皆我注腳又言不識一字管取堂堂作
大丈夫豈不偏哉先生之語氣和平而辨論精當類如此又陶先生世徵字視
庵亦絳州人與李閻章堯冰壑兩先生同學平生願學孔子嘗言一部論語皆
孔子精神所流露也至無行不與之語及諸弟子極意摹擬贊揚之語較尋常

答問尤爲親切從此想像其精神命脈之所存久之覺夫子之真面目躍然欲出恍若親承提命者然可謂極羹牆之慕矣

朱柏廬先生事略 顧培 潘天成 湯之鏞 金徽 王喆生

朱先生用純字致一江蘇崑山人父集璜明季諸生貢太學 大兵下江東城陷不屈死先生慕王哀攀柏之義自號曰柏廬隱居味道以諸生老其學確守程朱知行並進而一以主敬爲程長洲徐昭法與先生友屢以書問學辨析甚至居平精神純謚動止有常晨起謁家廟退卽莊誦孝經數手書其文教學者置義田修墓祭友愛諸弟白首無閒遇事變蘄然不撓自言看得天理熟當機立應如離弦之矢更不疑議更不矜張行所無事康熙十七年或欲以鴻博薦固辭乃免其後有司欲舉爲鄉飲賓亦弗應有來學者必先授以小學近思錄繼進之以四子書每歲孟春率諸弟子行釋奠先師禮禮畢講四子書進止肅恭誠意激發興起者甚衆已又患學者空言無實得復作較講語反躬自責言尤痛切其論學未嘗爭持異同曰知所當知行所當行可矣他非所暇也二十

七年卒年七十有二前歿之三日設先人位強起拜於堂曰吾可告無罪於先人矣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哉有愧訥集及大學中庸講義行於世所著治家格言尤膾炙人口云同時有顧昉滋者名培無錫人也少善病母憂其不壽命習長生家言頗得導引術年二十五從宜興湯先生之錡問業始幡然有志於學湯先生歿有弟子曰金敞先生築共學山居以延敞昕夕講習遵高子靜坐法以整齊嚴肅爲入德之方默識未發之中久之遂篤信性善之旨動靜語默無非學矣晚歲四方來學者益衆春秋大會山居行復七舊規有請益者教以默識其大原實體諸倫物七日期畢釋奠於先師習禮歌詩歲以爲常張清恪撫吳時詣東林講學頗疑靜坐之說先生往復千言暢高子之旨其言甚辨清恪不能難也年七十有九卒

又潘先生天成字錫疇號鐵廬溧陽人寄籍桐城爲安慶府學生幼與父母避仇相失年十五乞食尋親往來徽甯萬山中行且哭每至一村持叢大呼作鄉語觀者輒笑至江西界母金氏聞聲自巷中出遂相持哭迎父母歸傭販以養

備極艱苦亦從湯先生之錡遊稱高座弟子又請業於梅徵君文鼎遂爲績學之儒年七十四竟窮餓以死遺書鐵廬集五卷其門人荆溪許重炎傳其學謀葬之且刻其集得徵入四庫錡疇之學源出姚江以養心爲體以經世爲用出自寒門天性真摯品最高潔而精神堅苦足以維風俗而勵人心四庫書提要稱爲義理文章莫大乎是卒祀郡邑忠孝祠

之錡字世調至性純篤居親喪一循古禮就地寢苦事諸父如父於儒先書無不讀而以周子主靜之說爲宗以子臣弟友爲教當事延主東林延陵諸講席不就有詢朱陸異同者則曰顧力行何如耳多辨論何益其卒也整襟危坐而逝金敞字廓明靖江人好高顧遺書以聖人爲必可學師事湯世調長世調三歲執禮甚恭後居無錫與同志靜坐讀書興起者甚衆

王喆生字醇叔崑山人柏廬先生弟子也康熙壬戌進士官編修授職七月告養歸絕意仕進讀書敦行檢望日重兩任邑中清丈田畝事先後爲巡撫湯公斌宋公榮所推重表章前哲扶持桑梓皆不遺餘力著懿言日錄張清恪稱其

精深博大比之抑戒云

劉崑石先生事略 姜國霖 法坤宏

劉先生名原濬字崑石號直齋山東安邱人生五歲問身所從來父奇之十四歲而孤事母至孝遇難負母而逃卒免禍明末盜賊蠡起先生與其仲兄率鄉人壘而守閉婦女一室中約戰敗則火之及賊薄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鬪益力先生從之發數十矢矢盡仲兄麾之去先生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也卒斬首二獲馬六賊遁一鄉得全亂定經營土疆力耕致富已而盡推膏腴與仲兄分其餘爲長兄立後贍其亡姊家大購經史閉關讀書初閱養生家言喜之既讀宋儒語錄乃篤信朱子之學反覆推究四十餘年於明學薛文清於 本朝學陸清獻其餘不以爲是也嘗曰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識不知順天之則窮理之功也又曰讀書乃身上之用而人以爲紙上之用居官乃辛苦之時而人以爲快樂之時衰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爲養安之日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爲長進之

根皆可嘆也每五更起謁祠堂退居一室與諸弟子講論常至夜分月爲講會
興起者甚衆請於有司建朱子祠東郊春秋祀焉以喪祭禮廢俗自偷乃酌古
今之宜定爲品式祭必嚴齋戒泣事極虔仲兄疾籲天祈以身代兄卒七日中
止三食久之一邑皆化於禮又爲鄉人置義倉煮粥以食饑人嘗言人與我一
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年八十二有疾當祭朱子強起拜於庭悶絕良久始甦
康熙三十九年卒撰讀書日記六卷近思續錄四卷冷語三卷其冷語中詆劉
安世爲僉壬等於章惇邢恕則以其與伊川不協之故而未讀宋史盡言集也
繼先生而起者有濰縣姜雲一膠州法鏡野等皆以學行稱

雲一名國霖少有至性父遊京師病雲一往省則已歿無錢市棺以敝衣一襲
裹父尸身負之乞食而還族人醵金以葬母善怒怒則致疾雲一百計解之一
日怒甚雲一跪膝前作小兒嬉戲狀持母手撻其面母笑而罷自是不復怒時
雲一年五十矣師事昌樂周先生士宏士宏有高致嘗與雲一至莒樂其山水
家焉死卽葬於莒雲一築室其側家極貧七十外猶躬耕年饑率二日一食貌

轉腴莒人恐其餓死聞於官而遺之粟居常肅衣冠謹言語竟日危坐無頽容
人或非毀之至面諛夷然不爲動昌樂閭懷庭問雲一喜讀何書曰論語二十
篇終身味之不盡也自言年四十始能不以貧富撓其心五十始能不以死生
動其心云

鏡野姓法氏名坤宏曾祖若真康熙己未舉鴻博官布政使先生性恬靜不諧
俗遂自號迂齋少讀先儒書未厭也既得傳習錄大喜以爲如己意所出故其
學以陽明爲宗以不自欺爲本閭懷庭嘗辨之鏡野曰此無事口談也譬之飲
食得其甘者果其腹飫其精者澤其體徒謀謀然爲他人辨是非所謂舍靈龜
觀朵頤也乾隆六年舉人官大理評事卒年八十有七著春秋取義測及綱目
要略同時齊魯閩學者又有濰縣劉君以貴德州梁君鴻翥安邱張君貞益都
李君文藻壽光王君允中彬彬乎稱盛焉

白含貞先生事略 党湛 王化泰 張承烈 馬嗣煜

白先生奐彩字含貞號泊如陝西華州人出馮恭定公從吾之門明末與張太

乙武陸海諸君同講學後所與游則同州党兩一王思若張敦庵馬立若蒲城王省庵諸君以道誼相切磨党兩一先生名湛字子澄嘗言人生須作天地閒第一等事爲天地閒第一等人故自號兩一王省庵先生名化泰篤志理學與党兩一爲至交互相砥礪同時有周先生澹園究心濂洛關閩書立身行己大體卓然與白党諸先生並推關中學者又武功張先生承烈字爾晉初喜任俠三變而留心正學折節讀儒先書言動以之準繩尺寸毫髮不敢苟而同州馬先生嗣煜者字元昭號二岑以古學自任通判山東權守武定州敵兵來攻城陷死之李二曲先生謂關學自馮恭定公以後咸推二岑先生云

施愚山先生事略

愚山先生諱閏章字尙白安徽宣城人祖鴻猷明萬歷閒遊鄒忠介焦文端羅近溪三先生之門以理學顯稱中明先生父督篤孝友父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杖不能起旣葬奉木主寢室出告反面如事生輯父遺草必跪書遇諱日白衣冠號泣終其身母病禱九華山神願減算延母壽母後竟以八十終而督止二

十有七家法嚴重始婚夕客強以酒謝弗勝父以爲忤客目攝之卽跣謝父遣去則退而跪於寢門漏三下父入見之引其手曰孺子執禮過矣弟譽讀書陽羨會秋薦新穀與客會食烹池魚忽泣然曰吾弟出門時魚方二寸許今盈尺矣遂嗚咽廢箸兄弟閒自爲知己嘗恐年壽不齊月下相抱哭願世世爲兄弟先生少孤叔譽撫之成立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古文辭從沈徵君壽民遊金壇周儀部鑣異其文延之讀書其家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 天子大婚禮成上 皇太后徽號 詔赦天下公奉使廣西徧遊嶺西諸山水會永明王犯桂林殺定南王孔有德略地而東先生還至平樂將嬰城共守知府尹明廷曰公使臣無嬰城理揮之行抵家丁祖母艱服除補員外郎引經斷獄有疑必反覆推求曰如是則生者死者兩無憾也公餘與宋荔裳嚴顥亭丁飛濤張謙明趙錦帆周宿來諸君相唱和號燕臺七子當是時世祖方右文選尙書郎資望深者 御試高等乃得補授提學使者先生名第一擢山東提學僉事教士以通經學古爲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一變嘗葺孟

廟閔子廟伏生祠墓及孫明復石守道二祠其初至濟南也夢古衣冠丈夫揖而若有所屬者三次日遊藥山尋李滄溟墓墓蕪沒不封樹一豐碑無字仆草閒恍然悟夢境卽自爲文勒其上其應 御試也大學士劉公正宗實薦之後屬其同年孤子竟以文不入格黜劉公語人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秩滿遷湖西道參議時軍餉嚴迫屬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先生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垂涕泣諭之相率輸租恐後吉水有巨室依險自保邑令執之以叛聞先生察其枉令輸賦而遣之因徧歷穹山邃谷閒作彈子嶺大阮歎竹源阮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爲流涕曰施使君今之元道州也臨江城圯築輒潰先生禱於神越日城成會歲旱禱雨徒跣走南郭門外伏雪壇下呼天痛哭俄一人發狂叫號云某日雨及期雨果大至地多虎暴白晝噬人爲文告城隍神期三日得虎次日午郊外民居兩婦方舂虎突至婦以杵擲之應手斃患自是息暇日修景賢鷺洲兩書院祀王文成鄒忠介羅文恭日與諸生講學其中時屏騶從往來金牛石蓮諸洞訪前賢遺跡遊宴賦詩耆舊逸民皆出就之偶會

期有具牒請質者先生曰此講習地聽訟有官署令就坐講長幼有序極陳兄弟之恩且曰某少孤終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慕卽見鬪牆者亦心動以謂彼尙有同氣或猶可轉乖爲和也言下涕泣忽末坐二客相持大慟各出袖中牒燔之蓋兄弟訟產十年不決者曰吾小人今遇聖賢而不洗心者非人也遂讓所爭產爲祀田居亡何以裁缺歸士民醵金建龍岡書院留先生講學三日乃去父老遮道不可輿步而登舟爇香哭送者數千人所乘官舟輕不能渡湖民爭買石膏填之旣渡乏食賣舟而歸時叔譽年七十矣先生事叔如父有終焉之志部檄至引疾力辭里居十年 詔舉博學鴻儒相國李公蔚杜公立德馮公溥交薦之先生固辭叔父強之出 召試授侍講纂修明史是年叔譽卒先生哀毀成疾擬奔喪格於例居平忽忽不樂逾年典試河南稱得士張公伯行其一也請假省墓先就叔譽葬所哭奠三宿然後歸又二年轉侍讀先生素以文學飭吏治自入史館當著作之任朝士大夫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忠孝

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已遇羈人才士矢志無聊多方爲之延譽士以此益歸其門一日退朝端坐草馮恭定傳自午迄酉移案就簷隙草罷不能起左右掖之若形存者時子彥淳以咯血歸彥恪亦南還就試妾徐氏割股和藥以進焚香籲天曰主翁畜道德名滿天下縱必不起亦請延待其子一訣使竟死妾婦手目不瞑矣因長號三晝夜一夕白光如匹練自屋上落奇香起榻前先生忽甦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事也彥恪尋奔侍先是庚戌春彥恪夢神人按籍言司天下壽算叩先生壽以七十有八告至是從容言之先生遽曰吾少失母大母吳太恭人鞠之後太恭人疾不受治吾齋沐禱城隍神願減一紀延其壽人無知者次日同學楊薦臣來曰某夢入城隍廟見子跪階下手一紙哀請聞神曰準達天曹矣子豈有所求乎吾悚然不敢應是日太恭人竟不藥愈又十二年乃終以若所聞減一紀則今秋正限盡時也閏六月果卒年六十有六先生官湖西時叔譽往視先生跪迎之有不悅必冠服跪終日俟其解乃起自中明公歷世創義田不就先生積俸置田二百畝贍其族葺里中同

仁館又修復依仁齋於白門以推闡中明公理學之緒蒙師劉伯陽無子葬之
中明墓旁歲時分祀焉生平以友朋爲性命高淳邢孟貞江甯顧與治宛平楊
商賢皆文字交也邢顧歿皆經理其喪刻其遺集顧無子邢止一孫以屬高淳
令買田贍之商賢客死礪石志其墓嘗與同邑吳某赴禮部試吳有老母下第
先生已在第中相持泣一若與之俱擯者同年生李頌官粵東卒無子妻女流
落東萊爲責所迫將鬻女先生理其責而資送之後十五年遊苕霅閒廣陵宗
鶴問過訪詢之則頌女夫也大喜偕至其家李泣拜至不能仰視平樂守尹君
嬰城死其子三十未娶先生爲娶之嘗曰吾去平樂時放舟中流迴望尹君送
予還其前後伍伯忽獸走獨一舉眇眇隨決皆歿至今思之猶絕痛也應召試
時入都不通一刺於朝貴或尤之先生笑謝曰吾豈矯情哉所懼者官高一級
卽人品減一等耳先生嘗云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
傷天地之和時以爲各言所著有學餘集八十卷年譜四卷試院冰淵一卷詩
話雜著各二卷青原志略補輯十三卷行於世孫念曾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

詞科

曹厚庵先生事略 張貞生

先生姓曹氏名本榮字欣木又字厚庵湖北黃岡人幼讀陽明書好之探索至廢寢食常屏跡山中夜半月出坐達旦怡然有得順治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謁館師胡此庵講明善之旨先生曰何其言之似王文成也因與往復討論此庵曰子所言皆先儒之言非心悟獨得者於子何益先生由是益究心每深思不得輒泣下閱一年豁然大悟趨質此庵遙望見先生大喜曰子今大有得矣八年授祕書院編修應 詔上 聖學疏千餘言其略云今 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宜開張 聖聽修德勤學舉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業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詳明從此設誠致行君德旣修自能祈天永命有 詔嘉納十年擢贊善尋遷司業刊白鹿洞學規以教諸生明年轉中允又明年 世祖拔詞臣中品端學殖者充日講官先生與焉十三年晉祕書院侍講轉左庶子

兼侍讀日侍講幄論辨經義問無不對對無不盡尋與傅公以漸同奉 詔撰
易經通注九卷鎔鑄衆說詞理簡明爲說易家之圭臬先生素善病 上遣
御醫診視 御筆仿巨然畫 賜之 世祖一日讀孟子至人知之亦囂囂
顧先生曰自得無欲汝足當之矣十四年主順天鄉試充經筵講官坐失察同
考官不法事鑄五級明年九月 上諭吏部曰曹本榮侍講幄日久著有勤
勞其令復原級十八年補翰林院侍講學士改國史院侍讀學士康熙四年以
疾請回籍遷葬卒於揚州年四十有四先生家素貧在京師居黃岡會館布袍
菜食家人不勝其苦有同年生從客謂曰今詞臣供職一兩年卽假歸威冠蓋
出入烜赫爲親族交遊光寵子何自苦若是先生曰吾將以爲學也學貴澹泊
明志使吾學纔有成得致吾君於堯舜飢困非所惜也同年生譚鳳禎卒於京
邸先生爲之治喪其妾生子令室中婢乳之後成立魏敏果公爲賦古人交行
其學初從陽明入直悟心原繼加以踐履篤實之功著五大儒語錄及周張精
義王羅擇編居要錄切問錄諸書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行其卒

也蘇門孫徵君慟惜之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 清之際道在曹子其言不可易也病革時門下士計東在側猶諄諄語以窮理盡性之學且曰當知此道極簡易勿過求之苦且難殫之日起就沐浴正衣冠視日影方中危坐而逝行李蕭然囊無十金積賴門人賻贈歸其喪計東嘗問先生曰今天下幸而前有朱子後有王陽明使心性之學大明於世倘二子不能先後生則誰爲天地必不可無者先生悚然厲聲曰甯無王陽明不可無朱子其所得可知矣子宜溥由廢生舉博學鴻詞科召試授檢討同時有張篋山者亦官學士與先生同以理學名

篋山名貞生一字幹臣江西廬陵人順治十五年進士累官侍講學士爲司業時刻鄒南皋宋儒語略頗主良知之說後與魏敏果熊文端往來講學乃一宗考亭康熙九年議遣大臣巡方幹臣言察吏安民當責成督撫大臣巡方徒擾百姓無益坐出位言事降二秩尋乞病歸然卒罷巡方之令居京邸蓬蒿滿徑突無炊烟瀕行不能具裝故人餽贐皆弗受家居構我師祠又捐宅爲誠意書

院學宗朱子一以慎獨主敬爲歸嘗大書座右曰最危是人禽之界喫緊在義利一關著有庸書二十卷聖門戒律八條及玉山遺響集十四年以原官起補卒年五十有三嘗言學問經濟本非兩途然經濟有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卽志伊尹之志是也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爲有猷其實毒蒼生而誤國是者卽此自命經濟之人也論者以爲名言于世坤能傳其學著有恥言集

耿逸庵先生事略 張沐

先生名介字介石號逸庵河南登封人性清鯁篤於踐履順治八年進士由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時海疆未靖築石城以備盜興廉去貪革除苛政恩信大行康熙元年轉江西湖東道因裁缺改直隸大名道時方嚴旗下逃奴之令坐窩逃就繫者纍纍在官期年清二百餘獄不牽累無辜民感之母憂歸不復出詣蘇門受業於孫徵君執弟子禮甚堅篤志躬行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與睢州湯潛菴上蔡張仲誠先生往復辨難與復嵩陽書院士習蒸蒸丕變二十五年

以潛菴薦授少詹事入直上書房輔導 皇太子會潛菴爲執政所嫉倚撫萬
端先生引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先生詐疾因以傾潛菴尋予假歸復主書院
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潛菴疏稱其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蘖自矢居家淡
泊自甘蓋寶錄也所著有理學正經性理要旨中州道學編孝經易知敬恕堂
存稿仲誠姓張氏名沐號起菴順治十五年進士授內黃知縣其治以躬行爲
本重農桑敦教化裁革苛斂與民休息令家書爲善最樂於門注六論數言反
覆譬曉雖婦孺莫不憬然易慮也期望集諸生會講明倫堂俾自奮於學居五
年坐事免以薦起知四川資縣其治如內黃屢舉廉吏乞病歸從孫徵君遊與
湯潛菴耿逸菴二先生往來講學初潛菴自夏峯道內黃與先生語大悅遺書
徵君稱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及以薦入京潛菴與人書又稱仲誠腳踏實地
其學以主敬爲功治易有心得當代真儒也其推重如此尋主遊梁書院晚年
闢白龜園草宇土壁以受四方學者興起者甚衆學者稱上蔡夫子著圖書秘
典溯流史學鈔一隅解諸書

汪星溪先生事略

汪先生佑字啓我號星溪安徽休甯人十歲讀四子書至孔子作春秋孟子閑聖道章夜屢夢天日晦冥舉手捫之覺而詢諸師師曰此皆聖道之榛莽楊墨之流禍汝今所讀正人心息邪說孟子良爲此也稍長慕劉因氏所評周程張邵朱呂之說謂幸生朱子之鄉遂願私淑以終身焉篤好小學近思錄遵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法明崇禎末寇事棘先生憂之著平寇十六策思效伊川詣闕上書故事以時不可爲不果上遂隱居事親學日進友人楊景陶邀赴還古書院會講先生見所講多雜陸王之說乃與同人發明程朱正學會汪君覺斯倡復天泉書院講會先生見汪君所學甚正遂授以陳清瀾學部通辨互相考究嘗曰有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情之動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去惡爲良能擴而充之盡其才窮理盡性至於命斯爲大中至正斯爲至誠无妄乃陽明宗旨反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何耶顧端文有言釋氏三藏十三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其害可勝言哉紫陽書院正吾黨講學明

道之壇坫也乃與汪正叔江衛道汪月巖胡匏更吳敬庵汪石樵吳慎先汪括齋朱濟臣陳書始謝兼善諸君振興紫陽大會訂六邑同人歲以朱子生日行釋菜禮講學三日一遵白鹿洞遺規嚴斥歧趨循正軌此外若休城四孟會白嶽聖誕會各邑塾月講會皆不憚遠涉歷期必赴蓋先生自遜世以後視富貴如浮雲避勢利如蛇蝎格格不諧於俗者四十年而一時同人皆知崇尚正學則爲功多矣所著有詩傳闡要易傳闡要禮記問答禮記訂訛大樂嘉成四書闡要四書講錄五子近思錄四子近思翼明儒崇正錄明儒通考明儒性理彙編讀史筆記星溪文集日記家訓諸書而尤邃者明儒通考一書擇精而語詳高彙旃先生千里借鈔以爲得見此書雖瞑目而無憾云子鑑安貧讀書能嗣其家學

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九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名儒

范彪西先生事略 王端

范先生鎬鼎字彪西山西洪洞人康熙六年進士性孝友究心濂洛遺書闡明絳州辛復元全之學養母不仕河汾人士多從之受經十八年舉博學鴻詞科不出奉 溫旨賜御書山林雲鶴四字士類榮之家居立希賢書院置田以贍學者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迎 駕進理學備考三十四卷剏取辛氏全孫氏奇逢熊氏賜履張氏夏黃氏宗義諸家之說附以己意 上命留覽時陳文貞公廷敬扈從賦詩有曰歸來屬車上猶指少微星謂先生也陸清獻公嘗與先生書曰夙聞山右辛復元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恆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蓋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大有功於世道辱以見示不敢私於篋衍將攜以南歸徧告鄉後進俾知太行之西龍門之

東復有大儒出其闕王仲淹薛敬軒之遺風未墜相與討論而傳習之爲惠不亦多乎其推重如此所著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又繼其父芸茂作續垂棘編十九卷三晉詩選四十卷又王先生端字子方一字任庵翼城人生八歲而向學十二能爲文十六有志於聖道獨行獨勉二十四而粗見大略又二年病失明乃益厲於學耳聞而口誦之所詣日邃著有學思錄

張武承先生事略 陳法

張先生烈字武承順天大興人性至孝事繼母委曲承順無闕言康熙九年進士授中書十八年 召試鴻詞科授編修與修明史遷贊善先生少聰穎讀書目數行下及長專心理學篤守朱子之說毅然以衛道爲己任著王學質疑舉陽明傳習錄條析而辨難之凡爲卷五其一質心卽理也其二質格物致知也其三質知行合一也其四質與人問答也其五總論陽明之流弊至於誠淫邪遁也後附朱陸異同史法質疑二則讀史質疑五則其總論略曰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

表時行物生卽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窈窈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卽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卽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閒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而無餘卽使不悟而其持守講求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閒者固各有規矩可循而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流弊也堯舜言人心道心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教稼明倫恤刑熙績卽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於若有恆性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卽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文行忠信詩書執禮聞見擇識知人愛人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審其極俛焉日有孳孳弊而後已此聖門家法也學者循是而謹守之卽使不皆進於高妙要其恪遵往訓甯慎勿疏甯拘勿肆其敢於逞聰明恣議論略行檢者無有矣今詆學朱子

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以此垂教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任我驅使
讀書訓詁不足爲制度儀節不必謹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跡之粗但求
一念自信不妨肆行無忌而流弊不可言矣故專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
掩飾之題高可以陵蔑君子下亦開不肖者以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爲不肖也
并掩飾假借亦可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總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講習謹
守規矩實所不耐及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便也遂獨闢宗
旨舉聖賢經書皆欲以此強貫之直謂六經注我隨意驅駕何所不可此詖淫
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一字復竄入大學致知中遂盡翻朱子之
案又以朱攻朱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以晚爲中與當日情事迥不相
涉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豈非遁之又遁乎先生是
書陸清獻公嘗序而行之凡宗洛閩之學者皆奉爲圭臬而四庫書目稱集中
朱陸異同論不及賈董異同論爲持平王學質疑則未免煅鍊云所著尙有讀
易日鈔六卷卒年六十有四祀鄉賢同時有陳先生法字定齋安平人也由詞

林外歷郡守官至大名道爲政以教養爲先與利除弊力挽風氣之靡公牘文告皆手治情詞懇款既久人猶感誦之陳文恭公應 詔舉賢才嘗再疏舉先生生平力崇正學著明辨錄其論象山合乎禪宗曰自古聖賢教人不過使之循子臣弟友之常謹視聽言動之則而求之遺經以致其知反之身心以踐其實去其外誘之私充其本然之善如是而已故曰夫道若大路然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自達摩入而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自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後有改頭換面之伎倆於是好高欲速者希冀捷獲絕聖棄智定慮澄心以求之虛無曠眇之中惛惚閒偶有所見逐務爲獨得以爲道之妙不外乎此乃舉吾儒所謂一貫所謂仁所謂天理者皆以釋氏之本來面目當之蓋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昔楊慈湖有雙明閣之悟象山歎其一日千里詹子南靜坐瞑目半月操存一日下樓忽見此心澄瑩中立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且證其爲智仁勇證其爲萬善皆是物徐仲誠處槐堂一月問之云如鏡中觀花象山謂其善自述此皆禪家頓悟法其所謂反身者不過反觀內照其所謂萬物皆備者不

過鏡中影象而已至智仁勇三達德惟聖人能不思不勉下此皆不能無學問
思辨力行之功今乃瞑目安坐半月而遂可以全三德備萬善雖顏閔且不能
幾此非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邪慈湖在太學循禮齋嘗夜憶先訓默自
返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己王陽明在龍場晝夜默坐一夕大悟汗出踊躍若
狂陳白沙靜坐久之見心體隱然呈露錢緒山靜坐僧房凝神靜慮倏見此心
真體蔣道林靜坐寺中半年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羅念庵坐石蓮洞
中有悟汗下如雨灑然自得羅近溪一日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其
父亦起舞凡學之墮禪宗者無不有此頓悟之機聖學不如是也其辯致良知
曰昔者子思嘗言致良知矣曰其次致曲孟子嘗言致良知矣曰擴充四端朱
子嘗言致良知矣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皆由其
偏而致其全由其發見之微致之以至於不可勝用由其所從生致之以至於
其所終極所謂充其本然之善也而陽明之所謂致良知者則謂天性之真明
覺自然自有條理又曰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於事

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所謂良知者已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所謂致焉者毫不假借推致之力純任自然所謂萬法從一心流出者也夫以孔子生安之聖至七十而始從心不踰矩今欲概之人人不學不慮任天則之自然其不至猖狂而妄行者幾希矣至所著易箋辨來易錯綜之非謂先儒雖言卦變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實顛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爲坤以水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汨沒而易象自此亡矣又著有河干問答內心齋詩藁諸書

竇遜齋先生事略

自容城孫徵君遷河南中州士大夫多興於學及其門者潛菴湯公逸庵耿公爲最而聞二公之風而興起者復四三人竇遜齋先生其一也先生諱克勤字敏修一號靜庵河南柘城人父大任邑諸生爲學以不欺爲本性喜成就後學先生幼異敏讀書每過夜中父懼其瘁也止之乃以衣蔽戶牖篝燈默誦少長徧治諸經時徵君旣歿耿公講學於嵩陽往就之六年五至非父召不歸康熙

十一年舉於鄉見湯公於京師學益進湯公謂師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職也勸就教職得泌陽教諭乃仿朱子白鹿洞遺規分立五社長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每月五日集童子習禮儀令讀孝經小學稍長者爲解性理暇則齋居讀書饘粥不繼晏如也十七年成進士館選丁母憂服除授檢討尋告歸父趣之入朝踰年竟歸蓋痛母深不忍久離其父也於柘城東門外創立朱陽書院倡導正學時中州自夏峯嵩陽外惟朱陽之學者稱盛矣 聖祖皇

帝嘗命諸翰林作楷書先生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慎獨以進

上深器之其家居大府監司守令多重其行鄉邦疾苦多賴以更除枉撓者得直故其効也士友深慟知與不知莫不盡傷邑之頑人或匍匐赴弔哭盡哀而去先生素無疾方侍父食氣逆上有頃端坐而逝時康熙戊子閏月二十五日也年五十有六先生教行於家婦王氏執舅之喪年六十有四矣終祥禫不飲酒茹葷世稱其盡禮子三人次容莊容邃皆舉人能承其父學先生著理學正宗謂自孟子後歷漢唐之世無有登聖人堂奧者故溯道統正傳必以宋儒

爲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張朱爲歸他若南軒東萊及龜山豫章延平勉齋遞傳王何金許以及傳春秋之康侯集書傳之九峯凡有功聖道者皆詳列之而於元明則列魯齋敬軒取其最也又著孝經闡義事親庸言泌陽學條規尋樂堂家規等書皆行世柘城有專祠

勞麟書先生事略 桑調元 汪鑿

先生姓勞氏名史字麟書浙江餘姚人世爲農先生少就傅讀書及長躬耕養父母夜則披卷莊誦年十七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發憤以道自任舉動必依於禮讀朱子近思錄立起設香案北面稽首曰吾師在是矣常自刻責以謂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廢職卽膺嚴譴一墜家業卽窮無所歸可不慎哉讀易有疑不能晰輒仰天籲朱子曰夫子其牖我乎久之觸處洞然其論學以爲始於不妄語不妄動極諸至誠無息接後學委曲盡誠雖傭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爾職分務實做去終身不懈卽聖賢矣勿過自薄也聞者莫不爽然里中負販者近先生居不忍貨僞物芻兒牧童或折棄罽繳毀機穽

有鬪爭者就先生質往往置酒求解門人桑調元自錢唐來謁論學數日將別送之曰吾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行矣勉之居三年先生年五十九其年九月語門人汪鑒曰不過今月吾將去矣遂徧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教少者言所以學已令家人治木飭後事晦前一夕趣具湯沐浴更衣移榻正寢炳燭宴坐如平時旋就寢明晨撫之逝矣子廷鉞有學行能食貧居喪不受賻贈先生嘗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是實理深山窮谷中有真儒者出縱邈世不見知其神明亦必在孔子左右無疑也一夕調元夢先生從一大殿出執其手曰爾穉子踽踽欲適萬里程吾何能釋懷調元驚悟後十年入太學瞻大成殿如夢所見調元字伊佐號攷甫爲孝子天顯之子雍正十一年進士官工部主事引疾歸有別業在東皋闢餘山書屋以友教四方之士從者雲集爲人清鯁絕俗足跡遍五嶽晚主樂源書院益暢師說刻餘山遺書勞先生所著也所自著者曰攷甫集論語說躬行實踐錄鑒亦餘姚人嘗扶父櫬自雲南歸至漢江遇大風舟且覆鑒憑棺號哭誓身殉忽風回得泊沙岸乃免衆呼汪孝子爲人

矜尚志節既從勞先生學誠之曰英氣客氣也其學以鎔之先生之歿鑒實左右焉

李禮山先生事略 冉覲祖

先生名來章字禮山河南襄城人明恭靖公敏後也李氏自恭靖以來世以理學著稱先生爲肖雲先生曾孫生而穎異於書無所不窺年十五入邑庠工詩古文詞旣而一切棄去專心濂洛之書以興復先業爲己任從孫夏峯李二曲兩徵君游所業益進康熙乙卯舉於鄉復受業魏庸齋象樞之門庸齋有欲除妄念莫如立志之語因作書紳語略復與張潛菴竇靜菴張起菴三先生寓書往來剖析經旨其持論以不背先儒有益世用爲主嘗謂近思錄一書爲周孔真命脈學者不從此入手欲求近道難矣時孫徵君與耿誠齋諸君講學百泉先生與耿逸菴冉蟬菴講學嵩陽書院兩河相望一時稱極盛焉已主南陽書院作南陽學規及達天錄士習日上尋以母老謝歸葺紫雲書院讀書其中學者多自遠而至母歿後謁選知廣東連山縣先是排狻負險跳梁提督殷化行

討之反爲所乘調重兵會勦始就撫距先生泣任甫隔歲耳人多危之先生曰
猺雖異類亦有人性當推誠待之乃仿王文成遺意日延耆老問民疾苦招流
亡勸之開墾薄其賦復深入猺穴爲之置約延師以至誠相感動創連山書院
著學規日進縣人申教之而猺民之秀者亦知嚮學誦讀聲徹巖谷臺使者交
獎曰忠信篤敬蠻貊信可行矣己丑與行取薦牘有文翁化蜀之稱壬辰授兵
部主事監北新倉革運官餽遺差竣引疾歸田相國從典李侍郎先復王侍郎
企靖交章以實學可大用薦得 旨徵召以疾力辭遂不出嘗言欲爲聖賢須
自慎獨始著衾影錄卒年六十有八著書四十餘種其行世者曰禮山園文集
洛學編連陽八排猺風土記陳文恭撫豫時書以先生及夏峯潛菴逸菴靜菴
起菴合以張敬菴冉蟬菴爲中州八先生增祀許州七子祠并祀鄉賢冉蟬菴
先生名覲祖字永光中牟人也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不汲汲進取而潛心理
學殫精著述耿逸菴特延主嵩陽書院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圖以
示生徒問業者雲集辛未成進士選庶常授檢討尋乞假歸脩然寂處銳意實

學時張敬菴方闢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所著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二十種 朝廷遇有纂修或就其家採擇焉年八十有二卒

彭南昫先生事略 第甯求 孫紹升

先生諱定求字勤止一字南昫長洲人父璫字雲容號一菴順治十六年進士授廣東長甯知縣有惠政以廉直不爲太守所容被誣劾歸歸益力於學反本守約要於自得晚年得梁谿高顧二子書一以主敬爲宗署所居曰志矩齋中懸高子所書程子四箴手題其上曰師承儼在凝塵滿榻靜對穆如也先生幼承家學又嘗師事湯文正公康熙十二年舉於鄉十五年會試及 廷對皆第一官修撰性恬於榮利鯁直自遂處公卿大夫閒弗善也居三年乞假歸時一庵方家居講學先生跪請曰兒願得閉門讀書如童子入塾時庶少補前過乎於是齋居靜思研極性命久之慨然以道自任既入都奉職擢司業設教條正文體杜請託諸堂肅然以八旗子弟爲人材所自出宜豫教乃集孝經古義爲旁訓譯以國書頒諸教習以訓於官學生二十七年擢侍講復乞歸三十二年

父憂服闋補原官與同列不相中逾年引疾歸遂不復出其爲學以不欺爲本以踐行爲要初好宋五子近思錄已而徧讀先儒書輯其要爲儒門法語又以生平服教最切者尤在明七子作高望吟七章以見志七子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庵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榕壇黃子也時有作書極詆陽明者先生恫之以謂陽明實兼三不朽今謂良知之說近禪則良知兩言出孟子將并孟子病之乎程子云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又云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將并程子病之乎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寇盜而亡於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則必不敢縱盜戕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詆者顛倒黑白逞戈矛弄簧鼓一至於斯極也著陽明釋毀錄又以入德之方莫先主靜大本立而後達道行濂溪之蘊發於延平默坐澄心乃其要領東林復七其遺矩也而昧者非之杜方便之門長汗漫之習豈不謬哉作密證錄又以寡過之方莫備於易喜伊川易傳

兼採瞿塘來氏說旁通諸家纂周易集注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大吏稱先生學行首賜 御書命開局揚州與諸詞臣共校全唐詩時先生門人秉銓政謂銷假即可按俸遷除先生不應畢事還仍閉關謝客獨宿泳真洞中雞鳴起焚香靜坐日出謁先師及家廟以爲常觀花對酒有得輒發之於詩灑如也平生以獨善爲恥扶植善類獎勵名節棘棘不阿張清恪巡撫江蘇爲總督噶禮所誣獄久不決代者至先生率諸搢紳及諸生數百人具章白張公誣請以民情入告事雖不行天下猶知有清議未幾督伏罪張公再泣任先生絕口不道前事蔣侍郎恭棐爲外吏被訐頌繫維揚先生詣訊所爲吳民請留時忌者虎視弗顧也五十八年有疾自爲墓志焚香啜茗而逝年七十有五同堂弟甯求字文洽號瞻庭爲諸生從一庵講學里中康熙二十三年 賜進士及第第三人由編修歷侍講勤於其職母憂歸服除不起後以張尙書英韓侍郎莖薦召入都補侍讀直暢春苑逾年以勞卒家無餘財至醫居焉子啓豐號芝庭會試廷對皆第一官兵部尙書清苦力學事在各臣傳芝庭子尺木名紹升字允

初乾隆己丑進士能傳家學工古文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思赫然樹功烈後讀儒先書尤喜陸王之學及與吳縣汪摺大紳瑞金羅有高臺山同縣薛家鳳皆三游乃大閱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持戒甚嚴嘗與同志集貲爲近取堂施衣施棺恤癯放生鄉人多化之又拓先世義田千餘畝著有二林居集其解大學格物訓格爲度量本之倉頡篇最爲精確又作讀古本大學說深有裨於經傳然彭氏學兼朱陸識兼頓漸芝庭尺木之學頗入於禪大紳臺山皆三論學皆以見性爲宗意欲徹儒佛之樊而游大同之宇休甯戴東原蓋嘗遺書辨之云

李剛主先生事略 顏元 王源 劉齊 張自超 劉捷

李先生璠字剛主直隸蠡縣人父明性故明諸生學者私謚孝愨先生性篤孝其父春秋高日必五六食孝愨率其婦馬雞鳴起盥漱問安每食必手捧持之自奉糠覈不繼嘗侍疾數月衣不解帶居喪屏酒肉不入中門晨興必上冢號泣六年如一日雍正十年被旌保定故多儒者容城孫徵君奇逢講學蘇門閻

邗州刁孝廉包聚生徒里閭孝愨獨篤行卻講謂學貴實踐與同邑王法乾五公山人王餘佑相期爲有用之學晚乃得顏習齋習齋名元字渾然博野人明末其父戍遼東劬習齋貧無立錫地百計負其骨歸葬世以孝子目之其學主忍嗜慾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蓋目擊明季諸儒空談心性之失而力矯其弊也先生弱冠卽從習齋游躬耕善稼穡雖儉歲必有收而食必粢糲妻妾子婦執苦身之役舉康熙庚午鄉試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先生博學工文辭與慈溪姜宸英齊名又嘗爲其友治劇邑逾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閭明索二相國嘗延先生教其子不就安溪李公撫直隸薦其學行於天子固辭而不謝諸王交聘輒避而之他大興王源字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日程朱爲迂闊見先生大悅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方望溪苞訝之崑繩曰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先生嘗與望溪論習齋之學

望溪曰程朱未嘗不有事於此也但凡此乃道之法跡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先生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崑繩概不快意既葬二親遂漫游將求名山大壑以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居數年忽過望溪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望溪不與爭將行撫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望溪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湘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閔稱此轉其小焉者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所能信於程朱者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返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望溪出刑部獄先生往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先生立

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鏤板者削之過半望溪舉習齋存治存學
二編之未愜者告之先生隨更正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吾敢留之爲口
實哉習齋無子先生中歲遷博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望溪使子道希從先
生學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先生復三至望溪家一問其母疾再弔喪終則自計
衰頹恐不能更出就與言別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望溪
時窶且艱也初先生喪親服闋慨然曰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喪
復常讀樂章今古樂並亡當誰讀者旣聞毛西河檢討精於樂律且得其竟山
樂錄 皇言定聲錄二書卽束裝走三千里往受業凡三日盡得舊所傳五聲
二變四清七始九歌十二管并器色旋宮諸遺法且能正西河樂書訛謬二十
餘字西河大驚乃盡出所著俾論定今西河經史文集四百餘卷皆先生所編
輯也所自著曰恕谷集十三卷周易傳註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論語
傳註二卷大學中庸傳註各一卷傳註問一卷李氏學樂錄二卷大學辨業四
卷聖經學規二卷小學稽業五卷

崑繩一字或菴少喜任俠言兵從甯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勁尚氣於文章自謂左史昌黎外無北面者年四十始遊京師徐相國元文賓禮之諸公排纂文史必就質焉明史稿兵志其所作也或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尚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晚年與李剛主師事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學益堅曰吾所學及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既而爲汙漫遊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客死山陽生平內行篤修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卒之日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著有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或菴文集評訂孟子並春秋三卷行於世崑繩與方望溪交最篤同時論交者曰劉言潔張彝歎劉古塘望溪爲作四君子傳

言潔名齊無錫人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當是時崑山徐尙書以收召後進爲己任祭酒司業多出其門士有爲尙書所可者名輒重於太學由此傳鄉會猶歷階然惟言潔與其友三數人閉門修業孤立行己意躋而不悔久之此數

人遂爲清議所從出土之立名義者皆歸之雖布衣其重若與公卿相踰教習
期滿例當得知縣而某少宰起荒陬至大僚欲擅風雅之譽使人禮先焉謂往
見必爲選首君謝不往某銜之注籍州判某由是叢詬訕而言潔望益高或曰
將飛者縮翼言潔自此遠矣君聞卽日趣裝歸歸數年卒年四十七性沈毅與
人居終日溫溫人皆嚴憚之偃臥一室天下士常想見其風采與方百川同祀
鄉賢

張彝歎名自超高淳人少孤課耕奉其母研究經史一以躬行實踐爲本困諸
生幾三十年未嘗有愠色年近五十舉康熙癸未進士而不肯試爲吏性明決
所不爲衆莫能奪所欲爲雖困不以自悔也無子母疾篤時爲買妾命入側室
泣曰兒方寸亂矣雖入室不能合歡成子姓天果不絕張氏兒何患無子其後
終母喪數年妾終不孕衆乃歎其知命而不惑也歲連禳死者相籍君賤價斥
其田首捐二百金爲富人倡晚歲家日落取菽麥雜稗食之或遺以財終不
受鄉人有不善常畏其知徐文定撫浙時聘主書院後奉 召入都行至在平

無疾而卒著有春秋宗朱辨義

劉捷字古塘江甯諸生試必壓其儕名日起獨自謂所業弗善也發憤窮經史久之出所爲文衆弗善以進於有司則擯焉而君顧自喜貧甚母家給田數十畝盡以歸庶弟而覓食自活以名在天下諸大府常不遠數千里厚幣招之年羹堯巡撫四川固請與偕議加賦力爭而止遂以他故行曰其心神外我矣能守吾言以期月邪及督川陝復固請以往再三見浹日而歸張文端公鵬翮督學江南招入使院有故人夜詣君出千金爲其姻家請事君曰吾不意子以此等人視我其自遠方歸解裝嘗得數十百金戚族環至視其所急而分之隨手盡朝炊不繼晏如也兄輝祖字北固康熙庚午舉鄉試第一及辛卯君復爲省元以磨勘停科癸巳赴公車適望溪以南山集被逮盡室北上君曰吾義不可不偕行至京師已失試期後遂不復與試

張警庵先生事略 童能靈 李圖南 李成文

先生諱鵬翼字蜚子晚號警庵福建連城人幼知好學熟師教以作文取科第

心疑之十四歲熟讀四書大全忽悟曰心當在身內身當在心內弱冠籍郡庠尋食廩餼越三十年充歲貢質素弱初學導引攝生術五十後專用持敬寡欲之功神氣日固壽八十有三生值亂離十二歲明亡播遷飢饉而學不廢迨閩疆底定士務進取先生年已四十遭耿逆之變棄舉業乃返初志是時始見近思錄及朱子全集更十年始見薛文清讀書錄連城處萬山中無師承先生銳意問學而自治嚴整終日端坐雖跬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喪蔬食三年不外遊不內寢動必以禮嘗曰考亭易簣之年乃我下帷之始蓋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其老且耄也讀四子五經自識心得名說略輯濂洛關閩要言爲理學入門又爲後四書采歷代名臣爲將相諫三譜綜二十二史定史案考古今疆域九邊阨塞黃河原委著中華世統圖說當明季學術龐雜海內宿老如孫夏峯李中孚黃梨洲尙多濡染先生與當湖陸清獻公並時宗主程朱異地同心生平韜晦不自表襮儀封張清恪公撫閩蒐羅碩彥悔未及知先生漳浦蔡文勤公書醇學二字表其閩先生晚年喜與長江黃龍陽聲遊其及門

則黃建中劉偉克傳其業所居鄉曰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服先生之教也所著書尙有芝壇日讀小記皆切倫常日用之道與林赤章霞起及童玉鉉李岷峯董若水四先生友號曰四愚構四愚亭於冠豸山中先生結屋獨居山之深處讀書鼓琴自樂地故無水禱而得泉玉鉉修山志有二十四景先生爲之記耿逆僞將軍劉應麟欲聽琴攜先生至郡先生白衣抱琴不拜應麟知其難屈遽釋之砌三十餘年當事題入鄉賢祠同時入祀者有童寒泉先生

童先生諱能靈字龍傳晚號寒泉警菴同邑人也爲諸生好學守程朱家法不失尺寸乾隆丙辰薦博學鴻詞累舉優行皆以母老辭母年登九十兄弟白首同居居喪以禮化及鄉人學使者重之欲以優行貢成均仍不赴乙丑主漳州芝山書院閱七月以微疾端坐而逝前一夕與學博鄒君共飯出手書一帙皆身後事也年六十有三著有朱子爲學考專考朱子爲學次第其閒淺深疏密異同曲折逐年逐月纖悉畢具與陳氏通辨一書專論朱陸異同者稍有別云

又著理學疑問周易贖義樂律古義河洛太極辨微諸書皆從苦心力索得之雷翠庭先生稱其精神與古經傳相憑依所造深以邃嘗再遊武夷歸築室於邑之冠豸山翠庭嘗訪之孤館寒燈商訂舊學時北壁破風氣栗烈以草薦障之意怡然自樂也連城理學始自宋之邱起潛明之童東臬而警庵寒泉繼之力敦倫紀嚴辨朱陸異同張清恪撫閩時建文溪書院祀起潛東臬兩先生起潛蓋長汀楊淡軒高弟東臬則臨川吳康齋高弟也後增建五賢書院中祀宋五子而以警庵寒泉配焉

李先生簡庵者名圖南字開士亦連城人性端敏甫四齡成誦四子書能謹容節習舉業工詩古文既而歎曰吾學自有身心性命所宜急者可以虛名驚乎於是究心濂洛關閩書以反躬切己爲務居連峯點石諸山者久之嘗曰學者惟利名之念爲害最大越此庶可與共學弱冠餽諸生舉康熙庚子鄉試屢上公車不第未嘗不自得事父母以色養居喪盡禮平居恂恂若不勝衣遇不韙輒義形於色邑令杜某其父舊亦宰連城自爲生祠旣去民政祀朱子迨令至

欲復之衆莫敢言君毅然白太守爭之令怒甚索君素行無可瑕疵乃已家居讀書彈琴饜飧或不繼雍正九年吏部檄天下舉人需次縣令者先赴京學習政事君至觀政戶部隸湖廣司以母病亟歸歸而竟先母卒年五十七好讀易卒時自以未竟其業命子納易於懷以殮雷翠庭謂學聖人必自狷者始君庶足當之子成文字仲彭性介潔爲名諸生境極困授徒自給歲終以徒學未成引爲愧東修有半受者有全卻者其徒益感憤自勵嘗應舉以贐餽固辭或遺其家既而知之卽酬以古琴聞翠庭先生之喪徒步行二百里往弔不受祭而歸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一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名儒

朱湘陶先生事略 潘恬如 錢民 任德成

朱先生澤澣字湘陶號止泉江蘇寶應人少勤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即依次讀之閱數年而徧更博覽天文輿地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有志聖人之道讀朱子語類有心得反覆不厭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於言貌而所爲不覩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泛濫於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於是

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子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可知矣故知居敬窮理止是一事窮即窮其所存之心存即存其所窮之理非有二也平居齋肅如對神明遇喪祭一以朱子家禮爲法雍正六年 詔公卿各舉所知直隸總督劉公思恕欲薦先生命其弟造廬請弗應晚歲得脾疾然猶五更起盥沐觀書至夜分不倦誠其子曰聖

賢工夫正於困苦時驗之若稍縱弛便至墮落可不懼哉疾甚吟邵子詩別親友怡然而逝年六十七著有朱子聖學考略朱子誨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止泉文集嘗講道錫山通書關中皆闡明紫陽之學歿後學者祀之東林道南祠同時有潘恬如者字克先長洲諸生也其學切於內省聲光闡然以師道推重鄉里與彭南昫尤展成友康熙三十五年以疾終年八十先一日致書展成曰病甚弗起矣存吾順事歿吾寧到此覺真實受用也南昫歎其知命又錢子仁名民嘉定人早孤棄書學賈既長數爲鄉里所侮乃慨然有志於學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禱願爲聖人之徒其夕夢一丈夫告之曰道之不明由後儒之說亂之也子欲爲學屏去漢以後書其可既歸取四子書力究之時年已三十矣題所居曰存養廛宴坐其中反觀默識日有省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子仁從之論學又五年復往平湖見之清獻與語多不合訝之子仁曰公從朱子入民從尼父入耳嘗言聖學貴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

學後也末也卽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末可治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智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教初學卽責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滋甚又安得而誠乎且堯舜之智不能徧物況初學乎是未合乎孟子也又云今之學者不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田而芸人之田終亦必亡而已矣其篤於自信如此子仁卒於康熙中後七十餘年族子大昕爲之狀摺紳閤始有傳其學者又任先生德成字象元吳江諸生也篤於儒行奉朱子白鹿洞規因集自漢及明先正格言與洞規相發明者爲一編曰洞規大義居鄉勤施濟置社倉創鄉塾濬萬頃江達之太湖里中無水患年饑煮粥食餓者有偷兒夜入其室手量米一斛給之命無恐且誠曰此危道慎勿更爲其人叩頭負米去徧告其黨相戒勿竊任氏語頗聞於時而象元初未以語人也雍正初鄂文端公爲布政使舉君賢良方正固

辭乃已年八十得疾誠其子曰勤讀書勉爲善守此兩言足矣遂吟康節詩曰
俯仰天地閒浩然無所愧吟罷而逝乾隆三十七年也後 詔求天下遺書其
家以所著上之四庫館

徐青牧先生事略

先生諱世沐字爾瀚號青牧江蘇江陰人少孤奉母孝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
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自歎囿於舉子業如井蛙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己
反求務有益於身心其辨別異同務歸於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已其虛心
抑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也先生少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錫高彙旃
武進馬一庵諸先生往來論學無虛日關中李二曲南遊先生與深談久之二
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答曰先生行高而學未醇其不苟同多類此晚以子恪
選拔入都攜之行遂館焉閉戶讀書日有記注仇君滄柱見而驚歎賜言於衆
由是安溪李公當湖陸公亟與訂交先生所著四子書易詩書儀禮周禮春秋
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陰錄其大旨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

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斂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當湖手鈔其四書中精要語而爲之跋謂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表裏而自矢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計其爲當世大儒所傾服如此當湖以御史罷官先生亦旋里越二十五年乃卒年八十有三疾革召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端坐而逝克艱與先生同里共學繼之者則楊文定公名時也

向荆山先生事略 黃良輔 程登泰

向先生璿字荆山號惕齋浙江山陰人少攻舉子業年二十居母喪始觀性理書一日讀孟子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瞿然曰吾其遂甘爲禽獸乎切己悔過心不寧者數月乃從王行九請業行九者王文成公裔也方講良知之學先生及其門去而以書往復者數四益自信集里中十餘人爲輔仁會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皆有法先生服膺王學者六七年讀程朱書忽自疑偶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舍其故所學一以程朱爲宗確守小學近思錄諸書與學

者辨析異同其自省亦日密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躬便涉怨尤故其平居雖小過失刻責甚至日之所作夜必告天家貧或終日不舉火而手不釋書著志學錄四書記疑明其所得於程朱者雍正九年卒年五十門人黃良輔程登泰能傳其學良輔字序言登泰字魯望皆先生同縣人聞其論學有省遂受業焉始宗王學卒歸於程朱序言能文章善闡其師說魯望以待父病得咯血疾疾亟讀書不輟或止之則曰死命耳以學死不愈於徒死乎卒年二十有九序言後先生一年卒

李恆齋先生事略 唐鑑

李先生文炤字元朗號恆齋湖南善化人幼有奇慧知向學十歲適郡城其父攜往文廟告以羣賢配享從祀之故先生歎曰如此庶不枉一生十歲補弟子員博通經史舉康熙癸巳鄉試官穀城教諭與同里熊班若邵陵車補旃瀟山張石攻邵陽王醒齋諸同志共勉爲濂洛關閩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讀輒務究其蘊奧雖子史梵書亦必批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

以是不觀諸子之有醇有駁安知吾儒之醇乎其醇不審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帝德王猷之盡善盡美也性純孝躬行實踐篤於人倫以扶持世教爲任主講嶽麓書院數年從遊者衆悉訓以修己治人之學著周易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後錄三卷西銘拾遺後錄二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解一卷家禮拾遺三卷恆齋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未出者語類約編聖學淵源錄四書詳說楚辭集註拾遺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古文醇古詩的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其通書集解序曰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集微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感矣自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駕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詣建圖屬書弁冕羣言以傳之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焉推演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歎甚至未嘗究其顛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議太極之

非是大原可得而溼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宏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雜也朱子蓋深憫之不得已而作近思錄著性命之蘊而天下之言道者有所宗揭進修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克己之方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法以逮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閑邪說宗正說之歸莫不舉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子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四君子之道而不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奧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羣書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揆爲之哀集而次列之而又取其意之相類與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家之言至其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言以補之閒亦或附己意於其閒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嗚乎學者誠能遜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道不患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辭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推浪旋無以自拔而猶自矜衣鉢之傳者其小大之不同量爲何如也聊志

其概以自警云其語錄約編序曰大化之運元必歸貞道統之傳開必有會是故修和之盛司空告其成謨烈之垂家相成其德洙泗衍其傳命世發其蘊斯蓋卓然自立於一代而萬世共由之也秦灰既烈聖道中淪雖董韓孫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緒迨濂洛疊起而道統於是乎中興然合志者未免夷惠之偏及門者鮮有顏曾之匹而道術亦復爲天下裂矣藉六經以文奸言託三代以飾虐政蠱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尙縱橫之詭習揚嵇阮之餘波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學也恃履忠蹈信之資蔑知言窮理之學醇大而疵亦不細功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爲道岸以禪悟爲儒修肆淫詖邪遁之辭攻螟螣蠹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原務德業之崇廣九層之臺不積於累土千里之行不謹於舉步是胡氏之學也譏問學爲榛塞詆思辨爲陸沈聚精會神而以爲德性任性率意而以爲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託於渾厚立己之不固而流爲通融博學多聞而不知守約窮源之要是呂氏之學也卽器而謂之道卽物而謂之則

侈心於制度之末鑿知於文爲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與霸雜用枉己而思以直人詘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也神徂聖伏百喙爭鳴於是晦翁朱子獨與敬夫季通左驂右介攘剔之扶持之然後聖道大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從遊之士幾徧天下而訓誨諄懇提撕反覆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顧紀錄之多未免重複識見之悞未免舛訛敬軒薛子蓋屢以刪修詔後之人而未有承其志者竊不自揣擇其言之精粹者勒爲一編名之曰約至若四書五經太極通書西銘之說則前民固已裒集於傳註之下惟程張之書之發明者則附於近思之集解禮儀之辨晰者則附於家禮之拾遺故其所編者獨此而已其他文集則將入古文之選而獨取知舊門人之問答列於各傳之末焉嗚乎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無內無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乎然則讀是書者何異聆大成之再集也哉先生卒祀鄉賢祠

同縣唐先生鑑字鏡海陝西布政使仲冕子也嘉慶十四年進士由檢討授御

史劾武陵令顧烺圻貪劣狀一時稱快出知平樂府盡除陋規不以一錢自污創立猺疆義塾陋俗丕變遷江安糧道置蠹胥於法累遷江甯布政使入爲太常卿海疆事起疏劾總督琦善耆英等直聲震天下以老告歸咸豐元年

文宗下詔求賢 召赴闕奏對稱 旨辭以老不能任職 優詔加二品銜命回江南主書院講席矜式後學七年卒 特旨予謚生平力崇正學闢陽明不爲調停兩可之說著學案小識以示宗旨又著畿輔水利書 召對時曾以進呈 詔嘉納焉

王白田先生事略

王先生懋竑字予中江蘇寶應人世爲儒家叔父式丹以詩文名康熙四十二年賜進士第一人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卽自刻厲又與方先生望溪交篤志經史恥爲標榜之習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諸鉅公多物色之先生皆堅謝嘗云黃陶庵有言人止羨三年中之一人不知更有數十年數百年之人此語殊足念也時太倉王公常熟蔣公補

薦三人皆館選先生皆未一往適蔣公五十生辰或約往祝亦謝之有笑其拙者先生曰正欲爲天地閒留此一脈耳逾年改就安慶府教授重建培元書院以學行造士語學者曰人一號爲名士無足取矣雍正元年 世宗手諭蔡世遠王懋竑喬崇修均著調取來京先生應 召特授編修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敏公徐元夢公高安朱公軾皆負一時重望而先生尤邃於經術原原本本有叩卽應明年春以母憂去官 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費 諭以治喪畢卽來京不必俟服闋先生性最孝善病居喪哀毀踰禮明年入都謝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未六十也性耿介恬淡少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閒破書萬卷平生志願足於斯矣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要人雖素親厚未嘗以竿牘及之晚年校定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云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啓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

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啓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而啓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啓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樸著以求爻啓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變卦圖啓蒙詳之蓋一卦可變

爲六十四卦彖傳變卦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筮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讀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爲後人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亡而復得之由載於附錄似無可疑者然李公晦敘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尚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也語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歿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故不欲公言

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多不及察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廟爲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家事統於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廟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於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於禮乎後世封建旣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

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於祠堂一條云族人有親未盡者遷於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之支庶則禰并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於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此必非朱子書也同邑朱澤灃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主

靜之旨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專言靜則偏矣先生於諸史皆有考證實事求是不爲抑揚過當之論其考孟子書齊人伐燕事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潛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潛王時則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潛王非宣王也潛王初年兵強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道其實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潛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潛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潛王之歿更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而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先生撰述已刻者白田草堂集二十四卷朱子年譜及讀史記疑

若干卷晚年貧益甚布衣蔬食恬然安之有婚嫁事營辦苦不給誠其子曰此等處須撥去世俗見解放開眼界直以古人爲法若有一豪自歎則非矣疾革不亂作詩訓子曰人之立身惟孝與忠恕以授物慎以持躬讀書考古其益無窮守此不失先世遺風垂歿之言汝其敬從六子各書一紙給之整衣冠端坐逝乾隆十六年十月也年七十有四

孟瓶庵先生事略謝金鑾

先生諱超然字朝舉號瓶庵福建閩縣人乾隆二十四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遷吏部郎中三十年典試廣西三十三年分校順天試尋督學四川廉正不阿遇士有禮蜀人爲立去思碑使還以親老請急歸年甫四十二遂不出巡撫徐公嗣曾請主鰲峯書院書院勅自張清恪而蔡文勤爲之長相與講明正學其後繼之者惟林通政枝春張編修甄陶嚴憚有法先生立教以誠人人自奮於學論者謂不啻文勤主講時也性至孝侍父疾必躬扶掖執廁踰家居名刺不入公府周戚族攜孤弱助嫁娶殯葬雖空乏必應

嘗歎服徐陵我猶有車可賣之言有謗誣者僞券者久逋者輒置勿問其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修身立命之門嘗曰變化氣質當學呂成公刻意自責當學吳聘君又曰談性命則先儒之書已詳不如歸諸實踐博見聞則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其論明儒曰明講學家宗旨最繁王文成曰致良知其徒羅近溪易之曰赤子良心聶雙江曰歸寂季彭山曰主宰黃綰曰良止王心齋曰百姓日用耿天臺曰常知李見羅曰止修耿楚侗曰不容己唐一庵曰討真心胡廬山曰無念湛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諸家各有語錄不可勝紀要之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爲王氏之先驅而焦竑李贄之佛學卽聖學亦王氏之極弊也著喪禮輯略二卷以正閩俗喪葬之失傷不葬其親者惑形家言以速禍取孟子掩之誠是之語作誠是錄一卷記檢身實踐之要爲焚香錄一卷取周易復卦之義歸之損益二象爲求復錄四卷輯朱子粹語爲晚聞錄一卷輯古今殺戒語爲廣愛錄一卷訓子孫爲家誠錄二卷雜考經史識遺佚爲避暑錄一卷又使粵使蜀日記各一卷詩文集十二卷嘉慶二年卒年六十有七學

者祠祀之與同祀鄉賢者有謝先生退谷

謝先生退谷諱金鑾侯官人也乾隆丙午舉人官教諭其學以四子書爲綱五經爲輔未冠卽喜讀宋儒書比長交陳恥齋先生與語合遂畢力心性之說旣復求之易書詩周官禮記篤好胡東樵顧復初任荆溪方望溪四家之書謂其博通傳註而有所領悟折衷使學者可以修諸身而見諸用庶乎孔門之功臣矣其他考據家喜摭求古書鬪新博愈古愈廢之說則以爲愈佳將謂唐不如晉晉不如漢東漢又不如西漢宋以後則鄙夷弗屑已矣其於聖人之經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以訓詁名物象數矜考辨以語修己致用之方則無術焉謂之經學則可不足以語經術也若胡顧任方四家可謂經術也已又言聖人所以教人者曰忠信曰好學二者盡之矣蓋忠信則以日用實行爲憑而無虛空高遠之說好學則極倫常變態之迹而無信己執一之求故弟子大書特書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言聖人之教如此而已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然則好學不尤重歟吾於經術之言獨取胡顧任方四家

者以四家讀經皆汲汲於倫常日用而非訓詁鈔錄者也趙文恪督閩浙時疏請以先生及鄭教授兼才入祀鄉賢祠所著有泉漳治法蛤仔難紀略退谷文集

鄭慕斯先生事略

鄭先生文炳字慕斯福建莆田人少有志操長探性命之學作正學論要以洛閩爲歸父光春客遊四方音耗久絕先生將往尋而莫知所在問於母葉氏熟記其狀貌及離家年月以行展轉蹤迹至滇南旅寓忽相見號泣懇俱還不果父趣之歸未幾父卒復奔赴負骸歸葬子身跋涉萬餘里一笠一橐露宿草行徬徨江楚黔蜀閱屢濱於死人目爲孝子汪學使薇拔補弟子員張清恪撫閩重其學行選入鰲峯書院從蔡文勤學清恪調撫江蘇遣使聘之至講業年餘而歸雍正乾隆兩舉孝廉方正皆不就太守欽其品延主洞橋書院訓迪不倦倡修平海衛學建五賢祠年八十有六卒著周易要義明倫集性理廣義省心堂集諸書初先生之往尋父也娶婦吳氏裁數日及歸婦已死東昌守程鯤化

嘉其孝以女妻之子士仁有學行善事其親庚午舉人其後嗣皆守道能文鄉里咸曰鄭孝子家

伊用侯先生事略 子秉綬

閩南儒者世服朱子緒言雖親受業姚江之門如薛行人中離於紫陽不敢少悖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漳浦蔡文勤公益推而明之文勤授甯化副都御史雷公雷公授同邑光祿卿伊公其爲學以慎獨爲本其推行始於固窮迄於成仁取義故其道近而難至其事質重而光明伊先生諱朝棟字用侯先世自河南遷甯化由拔貢生舉乾隆二十四年鄉試越十年成進士補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擢御史給事中嘗奏對 純皇帝知其賢歷除光祿少卿通政司參議鴻臚卿大理少卿最後爲光祿卿將大用之矣病偏枯以乾隆五十七年乞休時長子秉綬官刑部主事 予告後遂養疴京師嘉慶元年扶掖以與千叟宴其後秉綬知惠州府就養至惠州當是時嶺南多姦民歸善博羅屢有爲逆者而提督標兵反與通大吏特諱言之也秉綬既以先事請誅亂民觸總督吉慶

之怒劾戍矣而亂黨遂起先生以謂予之屈可以不伸而嶺南官弁縱賊及兵與賊通之患不可不詰身嘗爲九卿義不得苟止具疏將以聞吉慶并劾先生落職聽勘於是亂益劇總督倉猝自裁勘者至奏先生言皆實秉綬故無罪

上乃褻雪其事起秉綬知揚州府先生從至揚州以嘉慶十二年八月卒年七十有九先生少湛靜眇耆好持身尤耿介歲饑食粥或欲周之而不能也自聞雷公之學益究心儒先書言動有桀獲先後居喪一用朱子家禮茹蔬三年哀感行路相國蔡文恭公嘗曰居貧實樂居喪實憂者吾見伊君而已文恭名新文勤公從子也方處極困時將會試而無資適族子以事繫縣持百金詣先生求一言不可已而事聞於縣縣令雅重先生竟釋族子先生亦竟不受金居郎舍二十年治事甚勤恪不求人知獄有不平必與同僚上官力爭之人或悅或否而不爲易諸城劉文正公最賢之欲薦舉而文正旋歿故自主事遷御史皆用積資自給事中以至爲卿皆特擢不由論薦 高宗嘗面諭曰福建理學之邦汝謹厚守繩尺朕所知也惜以疾未竟其用晚以秉綬官中事爲 國

一奮天下覩其丰采及先生卒而閩學之傳或幾乎息矣自少好讀書所著南窗叢書多發先儒疑義其爲詩尤有高韻逸氣曰賜硯齋集

秉綬字組似號墨卿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嘉慶三年以員外郎典試湖南其守惠州也下車問民族苦汰陋規抑豪強倡修學宮建豐湖書院課諸生有程法嘗修朝雲墓於蘇文忠祠沼中得德有鄰堂硯人謂文忠以貺賢守云陸豐甲子司奸民聚黨劫人限期勒贖遲則支解之乃請總督發兵速勦幕中客多阻之不聽總督因問策秉綬曰總兵錢夢虎素有威望同知袁樹悉其地民情如檄錢駐甲子而令袁曉諭父老使獻渠魁事當濟從之果送七人出未幾歸善博羅變動陸豐不乘隙起者誅此七人之力也尋以擒勦歸善奸民陳亞本事忤總督劾戍會新督倭什布至平反入告 仁宗以情事類劉清之於魁倫特免其罪旋有揚州之 命賑淮南災每邑置粥廠四銀米皆親給寢食爲廢北湖湯家泮盜藪也擒其魁數人餘黨解散一攝河庫道再權運使皆稱職父憂歸闕秋水園以奉母嘉慶二十年九月卒年六十二揚州士民祀之三賢祠

三賢者宋歐陽文忠蘇文忠 本朝王文簡皆揚州名宦也工詩尤善隸法好蓄古書畫頗究性命之學屏謝聲色每食必具蔬曰藉以清吾心耳其被劾也灑然若無事值坡公生日招宋芷灣輩設祀懸履笠小像共拜之賦詩飲酒極歡高士徐薌圃曰嗟乎如墨卿者豈復有世閒升沈得失之念在其意中哉所著曰留春草堂集

閻懷庭先生事略 韓夢周 滕綱 任瑗

閻先生循觀字伊蒿一字懷庭山東長樂人性穎敏讀書過目不忘年十八舉於鄉其學初好佛氏既讀宋儒書乃一奉程朱爲宗與濰縣韓理堂講學於程符山省身克己刻苦自立而諄諄致戒近名於河津之派爲近治經不立一家言而要歸於自得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授吏部主事當官議事務持大體覈功罪意所不可持之甚力公署會食率用四五簋先生獨自買麪餅食之同年生爲外官餽以金不受曰忝居議吏之地何敢辱君惠且不可以貧故累君也居二年引疾歸歸一月而卒年四十有五先生少孤及長每承祭哀慕累日其

父母墓卑溼值霖雨衆水交匯輒不食繞墓哭以是致羸疾議從墓旁濬渠洩其流數年而事不集久之卒遷葬焉益都李文藻曰當懷庭之遷葬也啓壙時恐水之敗其親之棺也恐敗其棺遂及其親之膚也窅窅乎其若欲以生殉親也若欲以身代親之體膚也旣見棺無恙依依乎若親之再生也若孺慕乎其側也及遷葬封穴皇皇乎如弗克見也如親之初歿也戚友持掖之始克終事焉著困勉齋私記西澗文集尙書讀記毛詩讀記春秋一得名人小傳行於世先生之學以克己爲主每發憤獨坐嗟咨涕洟或終夜不寐名其堂曰去惰爲三目以自詔曰存省勿忘躬行勿怠常業勿廢自言讀書程符山中杪秋薄暮落木有聲偶出行微雨沾袂意悽惻久之歸讀史記屈賈傳累欷流涕忽自省曰此非情之正也君子憂德不戚年修身不垢俗豈以外至累其心哉更取儀禮讀之時天宇漸霽日明左扉澹然見古人素位之意焉程符山在維縣西南先生與韓先生公復居山中師其邑人滕先生綱同學相善也綱字建三歲貢生隱居窮經不稱人過失雖貧甚一錢之餽苟無處莫能強之受母疾嘗一日

夜行五百里求藥療母病良已旁縣好學者多從之游先生與公復論學皆宗程朱斥陽明其言曰王氏書發明知行合一之旨最爲有味然由其說終任心而廢講習言雖高而非貞則也聖人之教人也使人賓賓焉於博文好古言行禮樂之閒至性命一貫非其時則弗語蓋多爲之方以服擾其聰明思慮之用及其久也內外馴習欲棄之而有不可得故能強立而不返其機之欲達然後發其本原使知夫道之極焉今義理未明持行未諳而驟使專事其心一念一時之至非不適適然自得也然過焉而易忘震焉而易變無所以馴習之故也吾聞聖人之道愚夫婦與能其說不過高孔孟及程朱是也王氏不然故竊以爲非貞則也其持論多類此

韓公復名夢周一字理堂濰人也少孤力學揭母不敬思無邪二語於齋壁跬步必以禮乾隆二十二年進士知來安縣始至懲蠹役斥淫祀勸農功訓民節儉逐黠商之以疏物網民者歲饑當賑大吏謂可已日一申狀卒得請勅江清書院已又立恤孤院地故產椿榭以爲薪先生止之曰是宜蠶手訂育蠶及種

樹法募沂兗工師教其民民用以饒嘗欲開黑水河以利圩田事成當爲百世利會鄉試奉檄爲同考官而縣有蝗災監司遂以捕蝗不力罷之歸講學程符山中凡二十有六年嘉慶四年卒年七十先生少讀諸儒書於朱陸以來學術之辨不得其是非及交淮安任先生瑗自謂釋然無疑生平律已嚴教士以恥求利達爲尙嘗言三代以上士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鶩於功利管晏之徒豔稱於世道德功名裂而爲二自是以降各以才力相尙漢唐君臣乘時建樹考之春秋治五霸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拯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跡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之不食則是顏曾劣於管晏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又曰戴東原謂程朱說性卽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卽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而爲此說孔孟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彼疏孟子字義并此句忽之何也如此荒謬直枉讀一世書耳嘗有

友人謁選吏部以爲貧而仕爲言先生規之曰足下之出處當問其義不義不當問其貧不貧若遂計較於此恐臨利害不能無畏顧將成患得失之鄙夫矣先生工古文表章名賢忠節皆有關於世道所著曰理堂集

任先生瑗字恕庵號東澗江蘇山陽人年十八棄舉子業講學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機旣而歎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乃取孔孟朱程之書潛玩力索久乃得於聖賢之要作反經說傳習錄辨以救姚江之失嘗佐父宗延守延平平順昌巨寇興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效其措施方略具見於遺書乾隆元年舉制科高安朱文端以先生薦比至而文端薨 廷試亦報罷自是遂決志不復出矣越三十九年

卒年八十有二有纂注朱子文類一百卷論語困知錄二卷中庸困知錄二卷續編補遺各一卷易學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通書測二卷讀經管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恐聞二卷反經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辨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史記筆

談各一卷六溪山房文彙五卷六有軒存彙二卷寒山吟漫錄四卷拊缶集二卷和陶一卷六有軒詩漫抄二卷嚙林一卷大學困知錄周易筆解如干卷

鄧慕濂先生事略 宋昌圖

鄧先生元昌字慕濂江西贛人也爲諸生有文名年踰冠得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遂棄舉子業朔望陳五經及宋儒書拜之每晨起跪讀通書太極圖說西銘三四遍乃起靜坐零都宋昌圖以通家子謁之先生喜曰吾小友也館之於家昕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考一日昌圖讀朱子或問首章先生過廡下聽之泣而拜慟不能起其子見之趨掖焉先生與昌圖相持而啼謂昌圖曰子年未二十負志趣願子勉卒之毋蹈吾所悔永爲朱子罪人先生有長兄瞽而頑大小事必稟而後行後母性瑣刻每怒先生必長跼請罪得解乃起後母弟早夭弟婦有子請於先生曰感兄公之德願留守待兒之有立也先生泣拜之自是遂不入處室挾其子與弟之子寢於堂課督之先生有田在城南秋熟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棄穗

者累累先生招之曰來吾教汝讀書能背誦書者吾與汝穀羣兒爭昵趨之始導以識字既使諷章句又以俚語譬曉之羣兒咸踊躍稱善既卒獲羣兒噪曰獲卒先生且歸柰何有泣者自是每秋獲羣兒則就學焉故城南人無少長智愚皆曰我鄧先生城南人見有衣冠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耶爭挽留渴進飲飢進食市井闕見先生至必肅立端拱俟其過乃敢列坐云乾隆三十年卒年六十八

姚鏡塘先生事略 潘諮 劉傳瑩

姚先生學壘字晉堂一字鏡塘浙江歸安人性靜介讀書能實體諸身乾隆己酉舉於鄉遭父喪能盡禮嘉慶丙辰進士官中書母不樂居京師乃歸侍母母不許期滿任則歸戊辰夏擬乞終養適奉 命主黔試歸道聞母訃痛不得躬養侍疾遂終身不以妻子自隨服闋獨行至京妻張有婦德著妾方氏年十七將遣侍京寓不許乃歸其父母方氏曰婦人從一者也吾有所從矣竟不嫁與張躬紡績以終先生獨居京師前後四十年若旅人之窶者衣食敝陋然冠服

未嘗不整其學以修己爲要每論事言必可行與潘布衣諸友善日求寡過以無玷古人從遊者常滿室人至其居蹙然病其貧日就之乃知其樂嘗曰吾視百物皆有真趣又曰人必內自定始可應物在官惟恐曠職而恬退不務進取其不歸者母遺命也累遷兵部郎中治部事必慎毋欺既病不就寢日正衣冠坐有問者必起揖道光丙戌十一月病篤握布衣手曰人生獨知之地鮮無愧者我生平竭蹶竟如此止君亦就衰矣盡所得爲俟年而已遂坐瞑年六十有一

潘布衣名諮字少白會稽人少卓犖讀古人書不事制舉業好獨遊天下奇山水足迹踰數萬里入蜀居青城大酉適晉居藐姑射在江介居龍眠九華嘗入峽時舟敗身僅免守令使人饋遺之不受也讀書姑射山時大吏欲識其面不能致則以計遇之留數日去與長民者言言愛人與里老言言耕鑿樹蓄與士人言言孝弟忠信遇名下士則告以實行爲首務尤兢兢義利之辨居惟一襍被日兩蔬食食有餘則以給人之困者自山西歸弟子贄以金皆不納有數人

潛與偕行資金爲其母壽抵越而後發不可返乃各取少許同抵家其母怒曰
汝見僧以如來像丐市者乎吾其爲像也乃謝而盡散之少好奇節喜苟難晚
年遊燕趙與姚鏡塘善惕然知人生學問未有毫末可有餘者雖聖人亦僅無
欠闕耳故其於庸言庸行惴惴若不足常欲使天下人咸務本節用治禮義以
稱國家教養之意無負天地所以生斯人之心間爲詩古文超曠絕俗居京師
上自公卿下至婦孺無不知有潘先生者然其所致力實不在聲聞閥也著古
文八卷詩五卷常語二卷桂林陳繼昌歙程恩澤等爲序而行之同時劉君傳
瑩字椒雲漢陽人道光十九年舉於鄉官國子學正初慕顧亭林閣百詩顧景
范諸先生考古務精博好爲詩古文辭尤究心輿地之學顧體羸善病病作輒
廢食又連喪婦或勸其少休君自苦彌甚志益高嘗曰世之困人者獨功利耳
文章考證家得其深者亦足以澹外慕而自足要不若義理之學自治其心性
超萬累之表而無所挫自是益反求諸身不以文學人自處所爲日記多痛自
繩檢二十八年夏告歸未數月卒年三十有一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一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二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經學

閻百詩先生事略李鎧 楊開沅 吳玉搢 宋鏗

先生幼口吃性頗鈍讀書千百過不能熟年十五冬夜讀書寒甚漏四下堅坐沈思心忽開自是穎悟絕人是歲補學官弟子一時名士如李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輩皆折輩行與交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其最精者謂漢藝文志言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稱二十四篇今

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耶又云古文傳自孔氏後惟鄭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傳自伏生後惟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書昧谷鄭作柳谷心腹腎腸鄭作憂腎陽劓劓劓鄭作臏宮劓劓劓與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經殘碑遺字見於洪适隸釋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書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饗國百年與今書之五十有九年異孔敘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以傳序爲次則與今文又不同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一家之學者也班孟堅言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許慎說文解字亦云其稱書孔氏今以史記說文與晚出書相較又甚不合安國注論語予小子履以爲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不云此出湯誥亦

不云與湯誥小異然則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湯誥蓋斷斷也其注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句於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尙書則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其詮釋相懸絕如此此豈一人之手筆乎又云古未有夷族之刑卽苗民之虐亦肉刑止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之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且三代上亦斷無此慘酷之刑也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司馬法言有虞氏戒於國中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羣后誓師之事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歸之三代之用兵以仁爲本如此安得有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之事旣讀陳琳檄吳文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乃知其時自有此等語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證也又云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巳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書法也洛誥稱

乙卯費誓兩稱甲戌此周公伯禽口中之詞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史家紀事之例乎又云書序益稷本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是一篇中多載后稷與契之言揚子雲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子雲親見古文故有此言晚出書析皋陶謨之半爲益稷則稷與契初無一言子雲豈鑿空者邪其辯孔傳之僞云三江入海未嘗入震澤孔謂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共入震澤者謬也金城郡昭帝所置安國卒於武帝時而傳稱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豈非後人作僞之證乎傳義多與王肅注同乃孔竊王非先有孔說而王取之也漢儒說六宗言人人殊魏明帝詔令王肅議肅乃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而僞傳已有之非孔竊王而何識者以爲知言康熙元年游京師龔尙書鼎孳爲之延譽由是知名十七年 召試鴻博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考異先生糾其謬數條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奈何喋喋言喪禮先生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諱喪服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

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說經之家可拾其餘唾乎徐尙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先生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敷服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曰書不過閻先生目訛謬百出合肥李公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示人及徐公奉勅修一統志開局洞庭東山先生相從最久徐公手輯其緒論曰閻氏碎金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少讀孟子疑滕定公薨使然友之鄒問孟子慮緩不及事及長親歷其地乃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相去僅百里故朝見孟子而暮卽反命也因撰四書釋地四卷釋地餘論若干篇又作孟子生卒年月考嘗言孔門從祀顏曾之外當廣爲十二哲德行三人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三人宰我子貢有若政事三人冉有季路公西華文學三人子夏子游子張以論語孟子證之確不可易又

謂先儒以大學傳出曾氏門人之手但見誠意章引曾子說謂古者弟子於師方稱子耳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百其一爲曾申餘皆曾參則是記禮者之通稱不必弟子謂其師也若謂大學止一引與它篇屢引者不同則禮器內則亦止一引豈二篇亦曾子門人作乎孟子七篇於孔門高弟或名之或字之而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也又言檀弓載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記者之妄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雖不可知然論語序其侍坐次於子路則必少於子路矣孔子年十七時子路南八歲點不過六七歲童子烏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乎又嘗舉朱子論語孟子集注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孫武丁至紂凡九世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非七邑不衣冠而處見說苑非家語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遷去魯司寇則適衛而非適齊滅夏后相則寒浞而非羿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顓臾近也非遠人之謂魯有少施氏則孟施當亦其氏不當以施爲語聲聞者皆服其精確

世宗皇帝在潛邸聞其

各手書延至京師握手賜坐呼先生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疾革請移就外留之不可乃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舁之出安穩如牀簣不覺其行也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卒年六十有九

世宗遣官經紀其喪

親製挽詩四章有三千里路爲予來之句復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僉謂非先生不能當也生平長於考證遇有疑義反覆窮究必得其解乃已嘗語弟子曰曩在徐尙書邸夜飲尙書云今晨直起居注

上問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處當時不能答予舉宋陳良時有使功不如使過論篇中言秦伯用孟明事但不知此語出何書耳越十五年讀唐書李靖傳高祖以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破開州蠻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果然矣謂卽出此也又越五年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注若秦穆公赦孟明而用之乃知全出於此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天性頗好罵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於李天生謂其杜撰

故事汪茗文謂其私造典禮劄記中多微文時賢如王阮亭魏叔子喬石林朱竹垞何義門皆不免譏評所服膺者曰黃太沖顧甯人然於明夷待訪錄指其訛謬者不一甯人出口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甯人虛己從之先生名若璩字百詩山西太原人五世祖居淮安後改歸原籍父修齡平生慎行檢以詩名母丁氏亦能詩文先生又著潛邱劄記六卷毛朱詩說一卷及日知錄補正喪服翼注博學掌錄宋劉攽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諸書詩有眷西堂諸集子泳官中書舍人有文名同時淮安學者有李鎧楊開沅吳玉搢皆山陽人鎧字公凱順治十八年進士官蓋平知縣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科授編修累官內閣學士著有史斷讀書雜述惺庵集王漁洋稱其爲有本之學開沅字用九康熙四十二年進士官編修受業南雷之門尤明於河漕之利害玉搢字山夫由廩貢官訓導著山陽志遺金石存說文引經考六書部敘考又著別雅五卷辨六書之假借深爲有功小學非俗儒剽竊所能爲也又有宋半塘者名鑑字元衡安邑人能傳潛邱之學以古文尙書疏證文詞稍曼衍乃重

輯尙書考辨四卷嘗曰經學不明小學不講也小學不講則形聲莫辨而訓詁無據矣乃采經史方言釋名玉篇廣韻水經注諸書爲說文解字疏詳贍辨博又益以附備借三門爲治經者之津筏半塘以乾隆戊辰進士令常山稍遷南雄通判子葆醇字芝山舉人官助教能世其家學

萬充宗先生事略子經 猶子言

萬先生斯大字充宗浙江鄞人始祖斌明初從龍得功斌子鐘世襲指揮又四傳至淮安總兵表以儒將私淑新建之學世稱鹿園先生又二世至福建總兵邦孚生戶部主事泰先生父也戶部八子皆受業梨洲先生之門稱高座弟子長子斯年字澹菴少爲錢忠介所深契避亂必載書行晝則偕老農雜作夜擁書集子弟講習成就者多第五子斯選字公擇躬行實踐爲同堂領袖嘗言朱儒自游楊後雖朱陸大賢不免夾染二氏至明儒尤甚其於諸儒書彈駁疵類至數千萬言梨洲以爲吳康齋之流所著曰白雲集第七子斯備字允誠李杲堂徵君鄴嗣女夫也與徵君唱和二十年相依如左右手著有深省堂集第八

子斯同自有傳先生其第六子生逢喪亂不事科舉業湛思諸經以爲非盡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亦無由悟傳注之失於是融會考證奉正朔以批閨位百注遂無堅城舉諸家聚訟條分而縷析之劃如也尤精春秋三禮排纂說禮之言較衛正叔爲尤博正叔無所折衷先生則批卻導窾言之了了爲書三百卷其別出者曰學禮質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二卷梨洲皆序而行之又輯春秋二百四十卷燬於火晚年復輯絕筆於昭公臨終曰吾魂魄猶彷彿與劉原父諸人論季武子立後一事其覃精如此浙東經術自深甯東發兩先生後明初黃南山楊鏡川能承其緒其後寢衰矣得梨洲及先生而一振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時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精確爲人剛毅嗜義若飢渴張公煌言死國難棄骨荒郊先生葬之南屏山乞梨洲誌墓春秋野祭效西臺之哭父友陸文虎符甬中所稱陸萬是也文虎無後兩世喪皆未葬先生葬其六棺嘗遊武林之玉龍山見張縉彥神主碎之觀者咸辟易李杲堂嘗言說經無雙名擅八龍昔有慈明今

見充宗其推服者至矣卒於康熙癸亥七月年五十有一外著有丁災甲陽草各一卷萬氏家譜十卷子經字授一別字九沙自幼孺染家學一切世俗之佔畢末由至前於是授經說數百萬言於父及諸父受明史紀傳三百卷及列代史表數十種於季父及其從兄言而又講性理於應徵士嗣寅求漢隸源流於鄭君谷口考地理箋釋於閻徵士百詩其學益奧博無涯涘以康熙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方先生苞時以南山集牽連下詔獄莫敢保出之者九沙奮然送狀西曹遂釋之舉朝高其義典試山西得孫公嘉淦一見推挹卒成魁儒又嘗識杭君世駿全君祖望於髫年以爲鄭漁仲之流世稱其有人倫鑑視學黔中還朝爲忌者所中有通州修城之役家旣罄蕭然如布衣時賣所作隸字得錢給朝夕乃增補充宗先生禮記集解凡數萬言以春秋定哀二公未畢續纂數萬言又取從兄言尙書說輯成一編以成萬氏經學又重修季野先生列代紀年及從兄言明史舉要以成萬氏史學雖蔬食不給而見義嘗必爲蒼水張公墓道將圯竭力修之歲必設祀墓故充宗先生所營葬者也會 詔舉鴻

詞科趙侍郎殿最薦之已而三禮館開李侍郎紱又欲薦使成其父書皆以老
不赴晚年家燬於火先世遺書皆燼焉年八十有三卒

言字貞一號管村少以古文名隨諸父在講社中最精博梨洲先生深器其文
謂能撫震川之古淡而加以剡源之色澤季野先生亦云使吾有爾筆班馬不
難到矣以副貢被 召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一書出爲五河知縣忤大吏論
死尋得免所著曰管村集

萬季野先生事略

萬先生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石園先生浙江鄞人戶部郎泰第八子生而異敏
讀書過目不忘八歲在客座中背誦楊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顧跡弛不馴戶
部閉之空室中先生竊視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冊讀之甚喜數日而盡又見經
學諸書皆盡之既出時時隨諸兄後聽其議論會家課先生欲豫焉諸兄笑曰
汝何知先生曰觀諸兄所爲易與耳因雜出經義目試之千言立就伯兄大驚
持之泣以告戶部曰幾失吾弟戶部亦愕然曰幾失吾子遂從梨洲先生遊爲

高第弟子與聞葢山劉氏之學以慎獨爲主以聖賢爲必可及時甬江有五經會先生年最少遇疑義輒片言析之嘗守先儒戒以謂無益之書不必觀無益之文不必作遂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於明代掌故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免明年修明史徐相國元文延至京師時史局中徵士例食七品俸稱纂修官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支俸許之諸纂修以稿至主者皆送先生覆審覽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葉有某事當補入某事當參校如言取至無爽者徐公罷繼之者張公玉書陳公廷敬王公鴻緒皆延請有加禮明史稿五百卷先生手定也先生病唐以後史官設局分修之失嘗曰昔遷固才旣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官修之史倉猝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辭史局而就館總裁所者惟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姦之跡昧晦而不明耳又嘗語方侍郎苞曰史之難爲久矣非論其世知其人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

矣吾少館某氏其家有列朝寶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從故家求遺書旁及郡志邑乘雜家志傳之文莫不網羅參互而要以寶錄爲指歸蓋寶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寶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寶錄者裁之子盍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吾死不恨矣蓋先生以遺民自居而卽任故國之史事以報故國其至京師特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其心事類元遺山其潔身非遺山所及也其後乾隆中大學士張公廷玉等奉 詔刊定明史皆以史稿爲本而加增損焉先生之志於是爲不負矣其初至京師也時議意其專長在史及徐尙書乾學居憂請先生纂讀禮通考自國卹及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乃知先生故深於經徐公因

請編成五禮之書二百餘卷當是時京師耆彥雲集各以所長自見而先生最
闇淡自王公以下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聽講者常數十人錄所聞共講
肄莫不呼曰萬先生而先生與人還往其自署祇曰布衣萬斯同未嘗有他稱
也故督師之姻人方居要津乞史館於督師少寬假先生屢數其罪以告之有
運餉官以棄運走道死其孫以賂乞入死事列先生斥之父友馮侍郎躋仲諸
子沒入勳衛家先生贖而歸之以康熙壬午夏卒於王尚書史局中年六十門
人私謚曰貞文先生於前史體例貫穿精熟指陳得失洞中肯綮劉知幾鄭樵
不能及也馬班史皆有表而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無關得失先生則
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而牽連以
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讀史不讀表非深於史者之所著補歷代史
表六十卷又紀元彙考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
遺事一卷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石鼓文考
二卷羣書疑辨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二卷周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

卷石園詩文集二十卷而明史稿及讀禮通考別爲書先生在京師攜書十數萬卷及卒旁無親屬編修錢名世以弟子爲喪主兼取其書去時論薄之

錢田閒先生事略方中通 方中履

錢先生澄之字欽光原名秉鐙安徽桐城人當明季弱冠時有御史某閹黨也巡按至皖威儀謁孔子廟諸生方出迎先生忽前攀車而攬其帷衆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溲溺已濺其衣矣先生徐正衣冠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幸脫於逆案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爲病狂而舍之先生由是名聞四方與雲閒陳臥子夏彝仲嘉善魏學渠交最深又嘗問易於黃石齋先生著田閒易學十二卷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言數頗詳蓋石齋之餘緒也後乃兼求義理大旨以朱子爲宗又著田閒詩學十二卷謂詩與尚書春秋相表裏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卽今輿記以考古之圖經而參以平生所親歷其書以小序首句爲主所採諸

儒論說自注疏集傳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各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云先生少以經濟自負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及歸自閩中遂杜足田闕課耕以自給年八十有二而終同縣方中通字位伯明檢討以智密之之次子也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與之爭然慎有僞說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善考證而習與李贄游好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惟密之先生崛起崇禎中博極羣書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 國朝亭林百詩錫鬯諸君相沿而起一掃懸擬之空談密之撰通雅十二卷窮源竟委詞必有徵中通承其家學以博綜稱著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其書有數原律衍幾何約珠算筆算籌算尺 并諸法復條列古九章名目引 御製數理精蘊推闡其義其幾何約及珠算等大抵裒集諸家之長而增損潤色勒爲一編又撰物理小識十二卷及浮山文集中通弟中履著古今釋疑十八卷雖不及通雅之精核然學有淵源故不爲舛陋也

馬宛斯先生事略 王爾齊

馬先生驥字驄御一字宛斯山東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謁選京邸以文望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除淮安推官多所平反裁缺改靈璧知縣蠲荒除弊均里甲歲省民力無算流亡復業卒於官士民奉祀名宦祠著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先生於左氏融會貫通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爲專門之學又撰繹史百六十卷纂錄開闢至秦末之事博引古籍疏通辨證雖牴牾閒亦不免而詞必有徵實非羅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紀所可及且史例六家古無此式與袁樞紀事本末均卓然特創自爲一家之體顧亭林讀是書歎曰必傳之作也康熙四十四年 上南巡垂問繹史一書 命張公玉書物色原板明年夏遣官至鄒平購板入內府後先生而起者有掖縣王止庵名爾膺字襄哉治經宗漢學嘗云鄭夾漈謂漢人窮經而經亡此言大非漢儒有家法七十子之微言大義賴漢以存窮經而經亡當在魏晉以後蓋荀虞之易亂於王弼馬鄭之書亡於僞孔氏賈服之春秋淆於杜元凱其幸存者毛鄭之詩何氏之公羊鄭氏之三禮耳窮經當以毛鄭何爲主然後博考諸儒擇其善而折衷

焉斯可矣學者以爲知言

毛西河先生事略陸邦烈

先生名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又名姓字初晴學者稱西河先生蕭山人生時母張夢番僧持度牒入門四歲母口授大學卽成誦乃授書使循所讀自認之一再週無不識者時以篇首后後厚三字形異音同爲問具語之卽欣然以解旣就塾讀論語集註至有子孝弟章愀然請罷讀問何故則曰性中止有仁曷嘗有孝弟此言不忍聞也師大奇之總角補諸生與伯兄萬齡齊名人呼小毛生華亭陳公子龍評爲才子之文會明亡哭學宮三日時山賊起先生竄身城南山與同縣沈禹錫包秉德蔡仲光爲四友築土室讀書其中順治三年王師下江南杭州不守山陰鄭秀才遵謙與餘姚熊給事汝霖孫副使嘉績上虞徐尙書人龍括閩左爲民兵截江抗王師會武甯侯王公之仁保定伯毛公有倫初以備倭軍甯波至是引軍西與民兵合號西陵軍共推魯王監國保定伯至蕭山移檄購大小毛生徐尙書薦授先生監軍推官力辭之當是時馬士

英奉故福王太后奔杭州竄方國安軍中號方馬軍與西陵軍相掎角先生謂保定曰方馬國賊也明公爲東南建義旗何可與二賊共事請絕之國安聞言大恨欲甘心焉幾被獲脫之龜山時保定弟有倣爲靖南將軍軍龜山也唐王建號福州黃公道周以蠟書招先生又辭之亡走山寺祝髮披緇匿坑中三師破江東戮留髮者先生以髡免歸母夫人泣曰吾向夢僧寄度牒生兒今竟然矣先是明季士林好爲社先生品目過嚴峻人多忌之至是選越郡詩會稽庶常王自超從賊中歸投以十詩選其四中有鄆城夜走及哭周介生赴西市作先生以右丞司戶評其篇庶常大恚謂誣其從賊乃聚諸出社者首先先生抗命今復抗試且以浮屠居士林翫壞名教罪當死讞者察其枉得不坐順治八年復諸生籍怨家猶洶洶布政使張某以從賊歸命爲今官構者讒先生張大恨屬提學仍黜其籍先生嘗效元人作詞曲自娛提學摘其語以爲訕謗謀許而殺之制府寃之置不問仇者憤不得雪適姻戚有負營丁責者忽攫先生於途責以代償擁而渡江鄰人追至西陵渡篡之還次日購道殣橫所篡處謂毛

生聚衆殺營兵籍捕四出乃變姓名爲王士方將出亡仲兄錫齡出周易泣授曰古賢處憂患必知易汝知此足矣先生跽受教乃避地靖江之海陵逾月渡淮飲故人所有客目攝之酒半牽之入旁舍勞問則故靖南將軍有倣也具言保定死武甯已殉節而已以亡軍倖免將要赴彭城值山陽令朱禹錫聞先生至款之而吏部郎張新標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先生倚醉扣槃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傳寫殆徧施愚山參議還自京師見之驚曰此必吾友毛生者也於是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作續哀江南賦萬餘言嘗登嵩山越數峯遠望悽愴不能上曰吾力衰矣傷哉貧且多難芒芒者安歸乎乃復之禹州寓故懷慶王邸之白雲樓作白雲樓歌未兩月都下伎館酒樓競傳唱仇者偵知之去之嵩山匿道士土室中苦無書夜起傍徨假寐而泣夢有告之者曰盍之嵩陽問之踰月過嵩陽廟市無書惟高笠僧貽書一帙則古本大學也先生憶夢心動叩所自來曰吾遼人也天啓末全家死於兵遂祝髮竄海濱少受學義州賀凌臺先生凌臺爲賀黃門欽之孫講學醫巫閭以大學古本授

予曰古學之失傳由不知本也大學不云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乎本該體用而統心意及家國天下必正心誠意而學乃有體必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學乃有用北宋祖陳搏之學講性命而略事爲則專內遺外不知有身南宋宗程頤之學就事物以求心性則登枝逐流并不知有本夫格物者絜量本末本諸身也致知者審度先後以身先之也中庸以誠意爲誠身孟子以存心爲養其大體是正心誠意無非身也先生受學心契之已而應湖西施參議之招設講鷺洲書院楚人楊洪才恥庵來講姚江之學使君雅不善姚江謂不宜舍事物求心性恥庵不之辨會午食使君曰不遷怒實難吾昨責官庖以闕供也今又責之直遷怒矣宜何以治之恥庵乃舉手肅四座曰若此者可仍求之事物否時四座聞然先生大悟卽下拜曰受教矣歸而惺然坐通夜不寐踰年客崇仁又客淮西留三年淮人有知小毛生者先生曰吾非小毛生乃毛姓也是時 赦屢下先生禍已解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先生入都馮文毅溥辟館相待而李文定天馥留先生主其家時應召者駢集馮公大會城東萬柳堂先生援

筆作萬柳堂賦推座客第一及試

聖祖方幸霸州攜諸卷親覽翼日下三

相國公閱

上忽問曰媧皇補天事信乎蓋先生卷中用此語也衆未對馮

公奏淮南子有之

上曰徒記事邪則楚詞列子早及之何止淮南第未知

傳信何如耳馮公復奏賦主鋪張古籍宜可用於是先生列上卷授檢討纂修

明史闕題得宏正兩朝紀傳具草二百餘篇時

聖祖精韻學剖晰精嚴關

中李檢討因篤與吳門顧處士炎武竭終身之力講音韻然卒狃於陸氏切韻

二百八部之說先生詘之嘗與檢討飲文定宅論韻不合李公曰吾少讀箕子

麥秀歌惡其無韻故凡遇論韻者吾必曰能押是則言敢請檢討未卽對先生

曰禾黍油油者尤也不與我好則蕭肴豪尤之通也好者尤三聲也有證乎曰

有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請益曰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

公曰善檢討笑曰韻有四聲未聞三聲也先生曰四聲起於齊周顛而沈約成

之古無有也古人自爲韻而多以平上去三聲韻互相通押謂之三聲不讀虞

廷賡歌有股肱起元首喜百工熙乎不讀蔓草詩有零露漙漙揚婉適我願彤

弓詩有受言藏中心貺一朝饗乎公與檢討乃大服先生著古今通韻十二卷
進呈 上幸南海子攜書行覽之稱善有 旨宣付史館并 勅禮部知
其事其後嶺南楊生進沈約原韻十六卷 上疑其僞特命取 皇史宬所
藏通韻本付閣臣參校以不合斥去 丹陛樂者黃門鼓吹曲也設筍簾於午
門旁太常典之而其曲多誤 上命更定之掌院陳公廷敬以列代樂章配
音樂議屬先生條上多所采用先生於音律有神悟二十三年 上諭羣臣
以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法先生遂極意搜討作 聖諭樂本解說 皇言定
聲錄及竟山樂錄思進之太常衆阻之三十八年 上復南巡先生進樂本
解說刻本 詔傳先生至行在 朝門獎勞并 勅改刻本訛字宣付專行時
蠶吾李堪走三千里受業凡三日盡得其五音二變四清七調九聲十二管并
器色旋宮之法先生大驚遂盡出所著令校輯焉時值 北郊定配位太常
卿徐元珙謂 南郊南向則 三祖配位固宜以東設西向爲一配西設
東向爲二配又東設西向爲三配其日月星辰諸配亦皆始東設而次西設何

則以崇左也至 北郊北向則向所爲左者今在右矣乃 三祖配位一如南郊始東設而次西設其山林川澤亦如之則在昭穆爲顛倒而在左右爲偏戾於禮不合疏上 詔學士徐公乾學韓公荻議覆 上實無改意而翰林官多各持一議李文定特召問先生先生曰 南郊尙左故南向而配先左此東設者南向之左也 北郊尙右故北向而配先右此東設者北向之右也曰此亦有言之者矣特以左右言則一左一右似乎有分而以東西言則一東也天下有南北異向而一東一西可同偏之禮乎曰有之在何經曰在曲禮禮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語未竟李公撫掌曰有是哉經之無所不備也然則仍舊貫而已矣議遂定先生尋乞病歸越三年 聖祖南巡謁禹陵先生迎 駕西陵渡 上遙見先生遣侍衛勞問比還送 駕 上駐馬問所苦復勞之去及 三巡江浙先生謁 行在年老矣 命起立勿跪且 賜御書一幅時 皇太子隨 駕亦賜書屏聯各一其蒙 恩遇如此先生嘗痛易學未明太史占筮見之大傳及春秋傳者並失傳而仲兄

有五易之說以移易爲文王孔子造卦象詞爲春秋史官立變解占所自始遂
推衍其義作仲氏易三十卷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書三卷河洛原舛編一
卷太極圖說遺義一卷易小帖八卷易韻四卷尙書廣聽錄五卷彛典補亡一
卷古文尙書冤詞八卷國風省篇一卷毛詩寫官記四卷詩札二卷詩傳詩說
駁義五卷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昏禮辨正一卷廟制折衷二卷大小宗通釋
二卷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喪禮吾說篇十卷春秋毛詩傳三十六卷春秋條
貫篇十一卷春秋屬辭比事記十卷春秋簡書刊誤二卷論語稽求篇七卷大
學證文四卷大學知本圖說一卷四書賸言四卷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皇
言定聲錄八卷竟山樂錄四卷大學問一卷孝經問一卷周禮問二卷明堂問
一卷學校問一卷郊社禘祫問一卷經問十八卷彤史拾遺六卷武宗外紀一
卷後鑿錄七卷蠻司合誌十五卷古今通韻十二卷後觀石錄二卷越語肯綮
錄二卷蕭山縣志刊誤三卷湘湖水利志三卷杭州志三詰三誤辨一卷杭州
治火議一卷詩話八卷詞話三卷天問補註一卷曾子問講義四卷韻學要指

十一卷策問一卷表一卷雜說十卷文一百三十三卷詩五十六卷合四百九十有八卷先生少負奇才說經長於辨駁多與宋儒鑿枘而雄辨足以濟之晚益樂易好獎借後進或疑其歷詆古人使氣難近及親炙乃爽然出意外侍史曼殊豔而工詩諸名士爲文張之晚歲悼亡忽忽不自得先生每作詩文必陳書滿前及伸紙疾書或反不用一字夫人陳氏性妒以曼殊故輒詈於人前曰公等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必獮祭乃成先生笑曰握筆一次展卷一回積久自能賅博婦言不足聽也嘗僦居屋三間左右度圖史寓眷屬而中爲客次先生日著書其閒筆不停揮請業者環坐問隨答井井無一誤夫人在室中時或詬詈先生復還詬之殆五官並用者始甯女士徐昭華讀瀨中集感歎願受業稱都講焉琉球使者過杭州以兼金購文集且求見先生其名動海外若此自明以來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先生開其先路其文縱橫博辨傲睨一世與其經說相表裏自成一格不可以繩尺求然議論獨到處卒不可廢詩次於文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隨人步趨者卒年八十

有五以兄子遠宗後康熙庚午進士弟子陸邦烈感唐王錫章大來等著錄者甚衆邦烈字又超平湖人嘗取先生經說所載哀爲聖門釋非錄五卷謂聖門口語未可盡非云

朱愚庵先生事略 陳啓源

朱諱鶴齡字長孺江蘇吳江人前明諸生性好學遺落世事晨夕一編行不識路途坐不知寒暑或謂之愚因以愚庵自號嘗箋注杜子美李義山詩故所作韻語頗出入二家入 國朝屏居著述與顧亭林友亭林以本原之學相勸始湛思覃力於諸經注疏及儒先語錄著有尙書埤傳禹貢長箋讀左日鈔詩經通義等書尙書斟酌於漢學宋學閒長箋作於胡朏明雖指之前不及朏明書而旁引曲證亦多創獲讀左瑕瑜並陳不及顧亭林惠定宇之密詩經參停於今古之閒於 國朝惟用陳啓源說蓋啓源實與參訂焉其邨廓衛三國禹貢三江震澤太湖嶧冢漢源諸辨多有裨於考證又著愚庵詩文集其書元裕之集後云裕之於元旣踐其土茹其毛卽無反詈之理乃今之詆訕不少避者若

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誑國人非徒悖也其愚亦甚矣其言蓋指 國初居心反覆之輩可謂知大義矣啓源字長發先生同縣人著毛詩稽古編自記謂閱時十四載彙凡三易乃成引據賅博疏證詳明爲唐以前專門之學

劉繼莊先生事略

劉繼莊者名獻廷字君賢順天大興人先世本吳人寓吳江者數十年卒焉其學主於經世自象緯律歷邊塞關要財賦軍政之屬旁及岐黃釋老家言無不窮究崑山徐尙書好士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先生遊其閒別有心得萬徵君季野於書無所不讀獨心折先生引參明史館事顧君景范黃君子鴻長於輿地亦引先生參一統志事先生謂諸公考古有餘而未切實用其論向來方輿書大抵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概未有聞當於疆域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制爲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七十二候多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臘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懸若此今世所傳七

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之中原不合則歷差爲之宜於南北諸方細考其氣候詳載之爲一則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皆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可次第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其論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劉石雲擾以訖金元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踏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竟廢三百年無過問者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鄭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六七鄭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擬取列史中關於水利農田

戰守者各詳考其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俾施行者有所考鏡又言通鑿綱目非朱子親筆故多迂而不切而關係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凡先生所撰著其運量皆非一人一時所能成故多未就也生平自謂於聲音之道別有所窺足窮造北之奧百世而不惑嘗作新韻譜自華嚴字母悟入而參之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又證以遼人林益長之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一人先生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得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先生之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三十二音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乃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皆可印證蓋是書多得之大荒以外囊括浩博學者或驟見而未能通也先生與梁質人王崑繩友所嚴事者曰梁溪顧昉滋衡陽王而農而尤心服者曰南昌彭躬

菴所自著曰廣陽雜記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二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三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經學

梅定九先生事略 孫文穆公穀成

先生諱文鼎字定九又字勿庵安徽宣城人年二十七與弟文鼎共習臺官交食法著天學駢枝六卷值天學書之難讀者必求其說至廢寢食疇人弟子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期與斯世共明之所著天算之書八十餘種讀元史授時法經數其法之善作元史天經補註二卷又以授時集古法大成然剝法五端外大率多因古術因參校古術七十餘家著古今天法通考七十餘卷授時以六術考古今冬至取魯獻公冬至證統天術之疏然依其本法步算與授時所得正同作春秋以來冬至考一卷元史西征庚午元術西征者謂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志訛太祖庚辰爲太宗不知太宗無庚辰也又訛上元爲庚子則於積年不合也考而正之作庚午元法考一卷

授時非諸古術所能比郭守敬所著法草乃法經立法之根拈其義之精微者作郭太史法草補註二卷立成傳寫魯魚不得其法不敢妄用作大統立成註二卷授時法於日纏盈縮月離遲疾並以垛積招差立算而九章諸書無此術從未有能言其故者作平定三差詳說一卷此發明古法者也唐九執法爲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聿利斯經皆九執之屬在元則有札馬魯丁西城萬年法在明則有馬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法西域天文書天順時貝琳所刻天文實用卽本此書作回回法補註三卷西域天文書補註二卷三十雜星考一卷表景生於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於地差而變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髀所言里差法卽西人之說所自出作周髀算經補註一卷渾蓋之器最便行測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西國日月以太陽行黃道三十三度爲一日作西國日月考一卷西術中有細草猶授時之有通軌也以天指大意彙括而注之作七政細草補註三卷新法有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書並逸作交食蒙求訂補二卷交食蒙求附說二卷監正楊光先日食圖以金環與食

甚時分爲二圖而各具時刻其誤非小作交食圖法訂誤一卷新法以黃道求赤道交食細草用儀象志表不如弧三角之親切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謂中西兩家之法求交食起復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爲言然東西南北惟日月行至午規而又近天頂則四方各正其位矣自非然者則黃道有斜正之殊而自虧至復經歷時刻展轉遷移弧度之勢頃刻易向且北極有高下而隨處所見必皆不同勢難施諸測驗今別立新法不用東西南北之號惟就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向以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下聯爲直線作十字橫線命之曰左右此四正向也曰上左上上右曰下左下右則四隅向也乃以定其受蝕之所在則舉目可見作交食管見一卷太陽之有日差猶月離交食之有加減時因表說含糊有誤作日差原理一卷火星最爲難算至地谷而始密解其立法之根作火緯本原圖說一卷訂火緯表記因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軌跡其度左轉若歲輪則仍右移作上三星軌跡成繞日圓象一卷天問略取黃緯不真而例表從之誤作黃

赤距緯圖辨一卷西人謂日月高度等其表景有長短以證日遠月近其說非是作太陰表影辨一卷新法帝星句陳經緯刊本互異作帝星句陳經緯考異一卷測帝星句陳二星爲定夜時之簡法作略晷真度一卷以上皆發明新法算書或正其誤或補其闕也康熙開明史開局天文志爲吳檢討任臣分修總裁爲湯公斌徐公乾學經嘉興徐善宛平劉獻廷常州楊文言各有增定後以屬黃先生宗羲又以屬先生先生摘其訛舛五十餘處以天草通軌補之作明史志擬彙三卷雖爲大統而作實以闡明授時之奧補元史之缺略其總目凡三曰法原曰立成曰推步又作天志贅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統實卽授時宜於元史闕載之事詳之以補其未備又回回法承用三百年法宜備書明鄭世子之天學袁黃之天法新書唐順之周述學之會通回法以庚午元法之例列之皆得附錄其西洋法方今見行然崇禎朝徐李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亦宜備載緣起康熙二十八年先生至京師見安溪李文貞公文貞謂曰天法至本朝大備經生家猶若望洋者無快論以發其意也宜略倣元趙友欽革象

新書體例作簡要之書俾人人得其門戶此學庶將大顯因作天學疑問三卷
四十一年文貞扈 駕南巡駐蹕德州有 旨取先生書文貞以天學疑問呈
求 聖誨奉 旨朕留心歷算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留覽後二日
召見文貞 聖祖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
帶回宮中細閱文貞因求 皇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 上肯之明年
駕復南巡於 行在發回原書中閱圈點塗抹及籤貼批語皆 上親筆也
文貞復請此書疵謬所在 諭曰無疵謬但算法未備未幾 聖祖西巡問
隱淪之士文貞以關中李顥河南張沐及先生三人對 上亦素知顥及先
生四十四年南巡狩文貞以撫臣扈從 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今焉在文
貞以尙在臣署對 上曰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面見文貞尋與先生伏迎
河干越晨俱 召對御舟中從容垂問凡三日 上謂文貞曰天象算法朕
最留心此學今鮮知者如文鼎實僅見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 賜御書扇
幅頒賚珍饌臨辭 特賜續學參微四大字越明年又 命其孫穀成入 內

廷學習五十二年十二月鼓成奉 上諭汝祖留心律歷多年可將律呂正義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錯處可指出夫古帝王有都俞吁咈四字後來遂止有都俞卽朋友之閒亦不喜人規勸此皆私意也汝等須極力克去則學問自然長進可併將此意寫與汝祖知之 恩遇爲古所未有也先生所著書柏鄉魏荔彤兼濟堂纂刻者凡二十九種鼓成謂編校不善別爲編次更名梅氏叢書輯要總二十五種六十二卷未刻者今失傳先生爲學甚勤李文貞命子鍾倫弟鼎徵及羣從皆執弟子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策景州魏廷珍河閒王之銳交河王蘭生皆以得與參校爲榮康熙六十年卒年八十有九 上聞命有司經紀其喪士論榮之先生家居營祠廟申宗禁梅氏無公庭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博戲者及卒皆弔哭失聲子以燕癸酉舉人鼓成以康熙五十二年 賜舉人明年 賜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供奉 內廷官至左都御史謚文穆蒙 聖祖授以借根方法知與古人立天元一術相同闡揚 聖學有明三百年所不能知者一旦復顯於世與修明史天志著增刪算法統宗

十一卷赤水遺珠一卷操縵卮言一卷文彙先生仲弟與兄共著步五星式六卷早卒文彙其季弟也著中西經星同異考一卷

薛儀甫先生事略 唐夢賚

薛先生鳳祚字儀甫山東淄川人嘗師事定興鹿忠節善繼容城孫徵君奇逢著聖學心傳發明認理尋樂之旨又講求天文地理實用初從魏文魁學天文順治中譯穆尼閣說爲天步真原先生謹守成法著天學會通十餘種梅定九天算書記所謂青州之學也其曰對數比例者卽西法之假數也曰中法四線者以西法六十分爲度不便於算改從古法以百分爲度表所列止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線其推步諸書曰太陽太陰諸行法原曰木火土三星經行法原曰交食法原曰歷年甲子曰求歲實曰五星高行曰交食表曰經星中星曰西域回回術曰西術表曰今西法選要曰今法表皆會中西以立法以順治十二年乙未冬至爲元諸應皆從此起算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爲歲實黃赤道交度有加減恆星歲行五十二秒與天步真原法

同梅定九謂其書詳於法而無快論以發其趣蓋其時新法初行中西文字輒轉相通故詞旨未能盡暢也先生又著兩河清彙詳究黃河運河北自昌平通州南至浙江等處河湖泉水諸目皆詳載之又記黃河職官夫役道里之數及歷代至本朝治河成績援據古今疏證頗明別爲海運一篇欲仿元運故道與漕河並行則祖邱瓊山舊說也同縣唐先生夢賚字濟武順治六年進士以檢討言事罷歸家居閉戶讀書著述甚富有銅鈔疏禁糶說備邊策皆留心經濟之書

王寅旭先生事略 談泰

王先生錫闡字寅旭吳江人博覽羣書守義樹節與張楊園講濂洛之學兼通中西天學先生生於明季當徐光啓等修新法時聚訟盈廷先生獨閉戶著書潛心測算遇天色晴霽輒登屋臥鴟吻閒仰觀景象竟夕不寐務求精符天象不屑屑於門戶之分著曉庵新法六卷考古之誤而存其是擇西說之長而去其短據依圭表改立法數雖私家撰述未見施行而爲術精妙識者莫不稱善

年五十五卒梅處士定九曰從來言交食者祇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寅旭以日月圓體分三百六十度而論其日食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推其法頗精確然則御製考成所采定九以上下左右算交食方向法蓋本於先生矣康熙以來梅學盛行王學尙微蓋先生無子傳其業者無人又其遺書知之者少持平而論先生精而核定九博而大各造其極難可軒輊而皆在薛鳳祚之上

談泰字階平江甯舉人官南匯訓導博覽勤學精於天算得梅氏算學之傳所著考證經史之書曰觀書雜識二十卷其算術之書有測量周徑正誤周髀經算四極南北遊法增補武成朔閏譜召誥月日譜歲次月建異同辨春秋歲次考三統術推三統術譜冬至權度紀略天官節次斗分辨分野辨操纒卮言正誤圓壺周徑積實祖沖之黼法辨黼內方非十尺辨喪服傳溢說王服經帶數等書又著古算書細草十餘種

陳泗源先生事略

陳先生厚耀字泗源江蘇泰州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官蘇州府教授學問淵博李文貞薦其通天文算法引見改內閣中書聖祖命試以算法繪三角形令求中線及問弧背尺寸先生具劄進稱旨命入直內廷授編修與梅文穆穀成同修書嘗召至御座旁教以幾何算法先生學益進上嘗問曰汝能測北極出地高下否對曰遇春秋二分用儀器測之可得高度若餘節氣又有加減之異然亦不準何也地上有朦氣之差以人目視之有升卑爲高映小爲大之異故以渾儀測之多不合惟在天度數則不差耳又問地周三百六十度依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二百里地周幾何徑幾何奏曰依周尺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圍三徑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奇上問地圓出何書對以周髀算經曾言之問何以見其圓也對曰職方外紀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市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爲圓且東西測影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圓形相合故益知其爲圓上稱善累遷司業左諭德以老疾致仕卒於家先生治春秋

尤究心天算嘗補杜預長歷爲春秋長歷十卷其凡有四一曰歷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左傳注疏春秋屬辭天元歷理歷法新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辭載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爲注疏所無又引大衍歷義春秋歷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歷以古法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歷正月朔日冬至前列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歷元三曰歷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歷存以古歷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歷則爲辛巳朔乃古歷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推次知之先生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

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歷相符故不復續載焉杜預書惟以干支遞排而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先生明於歷法故所推較預爲密蓋非惟補其闕佚並能正其譌舛於考證之學極爲有裨治春秋者不可少此編矣又撰春秋戰國異辭五十四卷通表二卷撫遺一卷春秋世族譜一卷鄒平馬宛斯驢爲繹史兼采三傳國語國策先生則皆摭於五書之外尤獨爲其難氏族一書與顧復初棟高大事表互證則春秋氏族之學幾乎備矣此外尙有禮記分類十七史正譌諸書今不傳

胡東樵先生事略 葉佩蓀 黃儀 顧祖禹

先生諱渭初名渭生字拙明浙江德清人曾祖友信明進士有文名世所稱思泉先生也父公角天啓中舉人先生年十二而孤母沈攜之避寇山谷閱十五爲縣學生試高等屢赴行省試不售乃入太學書館益都馮相國邸會開博學鴻詞科相國欲以先生應 詔堅辭不肯就羣公避嫌以相國子師莫敢先發及見薦牘無先生名則又大驚先生自是謝科舉專窮經義尤精輿地之學徐

尙書乾學奉 詔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延請黃儀子鴻顧祖禹景范閻若璩
百詩及先生分纂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書先生素習禹貢謂漢唐二孔氏宋
蔡氏於地理多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康成說庾仲初之言不可以釋禹貢浮於
淮泗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荷滎波既豬波當從鄭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
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溷而爲一乃博稽載籍及古今經解考其同異而折衷之
依經爲訓章別句從名曰禹貢雖指凡二十卷爲圖四十七篇於九州山川形
勢及古今郡國分合同異道里遠近夷險犁然若聚米而畫沙也漢唐以來河
道遷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爲民生國計所繫故於導河一章備考歷代決溢改
流之跡且爲圖以表之嘗謂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圖六十四
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其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
之矣若先後天之圖唐以前書絕無一字符驗而突出於宋初由邵子以及朱
子但取其數之巧合而不能指其授受所從來本義卷首九圖乃門人所依附
朱子當日未嘗堅主其說至河圖之象自古無傳後人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

於洪範五行九宮初不爲易而設作易圖明辨十卷又言洪範古聖所傳漢儒
專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害一洛書本文具在洪範宋儒
初爲黑白之點方員之體九十之位且謂洪範之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
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害二洪範原無錯簡後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
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服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
爲五福六極之傳害三作洪範正論五卷又作大學翼真七卷言經文此謂知
本二句當在止於信之下知本蓋知止之訛格物致知與至善釋在邦畿章內
本無闕文無待於補皆卓然有得非異趣以爲高者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
南巡先生撰平成頌并禹貢錐指獻諸 行在有 詔嘉獎 召至南書房直
廬 賜饌 賜御書詩扇並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儒者咸以爲榮
五十二年正月卒年八十有二從子會恩從先生學由進士及第官至刑部尙
書孫彥穎官編修彥昇進士由刑部主事改定陶知縣著春秋說四書近是叢
書要錄於樂律尤有心得著樂律表微八卷同郡葉佩蓀亦治古易不言圖書

著易守四十卷於易中三聖人所未言者不加一字故曰守

黃儀字子鴻常熟人精輿地之學謂班書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閒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繪圖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究每水各爲一圖凡郡邑建置沿革山川險易皆縷析而條分之與閩百詩顧景范同修一統志蒐討之力爲多

顧景范者名祖禹無錫人學者稱宛溪先生父柔謙字剛中精於史學著山居贅論一書景范沈敏有大略爲人奇貧而廉介樸厚不求名於時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著方輿紀要百二十卷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要古今用兵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跡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皆如目見而身履之其論之最精者謂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在彼爲散地而此爲要害者又謂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常不擇地甯都魏叔子推爲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書 欽定通鑑擊要於地理注中多加采錄焉

何義門先生事略沈彤 陳景雲 陳黃中

何先生焯字屺瞻晚號茶仙江蘇長洲人先世曾以義門旌學者稱義門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文才思橫溢天性最耿介廉於財視千金猶草芥屢炊未具不計也康熙二十四年充拔貢生時徐尙書乾學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後進其所善通顯立致先生亦及其門而慎自持遇不躓且相諍執尙書待之甚厚而爲忌者所構失歡至辨訟於大府祭酒之子妄人也先生積忤之爲所窘及祭酒受要人指劾睢州湯文正公舉朝憤之莫敢訟言其非獨慈谿姜西溟移文譏之先生亦上書請削門生籍天下快焉然先生卒以是潦倒場屋不得志最後爲安溪李文貞所知四十一年 聖祖南巡駐涿州文貞時撫直隸迎謁道左 上從容問野甯有遺賢乎文貞以何焯對遂 召試 命直南書房明年 賜舉人試禮部下第復 賜進士選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尋 命侍讀 皇八子允禩貝勒府兼武英殿纂修然忌者滋多散館置下等得 旨再教習三年明年外艱歸旋丁後母艱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集數種及從安

溪遊得成宏先輩宗傳復選歷科程墨海內五尺童子皆知其名晚歲益有見於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尙未脫盡詞科習氣而敢然自附於不賢識小之徒欲因文見道以探本於儒術蓋所得自此益遠矣五十二年再以文貞薦 召赴闕仍直武英殿明年授編修又明年 駕在熱河有構蜚語以聞者 上還京先生迎道左卽 命收繫盡籍其邸中書籍以進交學士蔣公廷錫等檢勘無狂謬語又草稿中有辭吳縣令餽金札 上覽之怒漸解且嘉其有守簡數條 命內侍詣獄詰責先生各據實奏辯反報僅坐免官還其書 命仍直武英殿方事之殷校尉縛先生馬上馳送獄家人惶怖先生眠食如平時振襟讀易聲出戶外旣出獄卽趨局校書如故時諸王皆右文朱邸所治冊府多資其校勘 世宗皇帝在潛邸亦以困學紀聞屬先生箋疏六十年病 詔賜醫藥六月九日卒年六十有二 上曰何焯修書勤學問好朕正欲用之不意驟歿殊可閔遂 詔復原官超贈侍讀學士 賜金給符傳歸喪 命有司存恤其孤先生蓄書數萬卷參互鉤稽如別黑白吳下多書估

先生訪講宋元舊槧及故家善本細讎正之丹黃積數十過始知近世之書脫漏訛謬讀者多沈迷於其中而不悟所校定兩漢書三國志考證尤精核乾隆五年侍郎方苞奏取其書付國子監爲新刊本所取正先生凡有評識必洞徹其表裏通核其時勢利病無一語無根據每讀書論世輒思爲用天下之具故精審絕倫若此書得晉唐人法 聖祖嘗命書四書章句集註奏 御嘉獎

命卽鈔板所著道古齋識小錄多刪取諸題識爲之最矜慎繫獄時門人某妄意中有忌諱語投諸火或謂爲所乾沒云先生與方望溪論文不甚合望溪最惡錢牧齋文先生頗右之謂自牧齋後更無人矣蓋少嘗學於邵僧彌僧彌出自虞山也然望溪有作必問其友曰義門見之否義門能糾吾文之短者如有言乞以告我先生歿後世或用兼金購所閱經史諸本估人多冒其蹟以求售於是何氏僞書頗雜出邑子蔣維鈞刻其讀書記五十八卷行於世先生事親孝謹推財產於兄弟待親故貧者咸有恩晚歲落官入直芻米僕賃不給其廉介自若也門人有才而貧者恆飲食於其家而教之著錄四百餘人知名者

三之一吳江沈彤陳景雲其最著也彤字冠雲一字果堂自少力學以窮經爲事實穿前人之異同折衷至當淹通三禮論者謂亞於惠天牧而醇於萬充宗爲人誠篤盡洗吳中名士習氣乾隆丙辰以諸生召試鴻詞科不遇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九品官以親老辭歸親歿三年中不茹葷不內寢織悉中禮其周官祿田考因歐陽文忠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辨者不過以攝官爲詞冠雲獨詳究周制分官爵公田祿田三篇據經起例旁求諸注乃適如經之所有其精密淹通於鄭賈注疏外可爲特出又撰儀禮小疏一卷取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喪服士喪禮爲之疏箋足訂舊義之訛又撰春秋左氏傳小疏尙書小疏各一卷其果堂集十二卷則多訂正經學之文其於禮經服制足補漢宋以來注疏家所未備又撰氣穴考略內經本論卒年六十有五景雲字少章年十七湯文正公撫吳試士拔第一補縣學生康熙中應順天試不遇館於藩邸三年辭歸時年四十以母老絕意宦遊後藩邸再遣使敦促漕師赫公命淮安守造廬延請皆堅謝不赴也凡經史子集地理制度下及

裨官家無不綜覽而尤深於史學溫公通鑑略能背誦前明三百年事能剖決其毫芒得失所著讀書紀聞十二卷綱目辨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誤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卷文選校正三卷通鑑胡注正誤二卷紀元考略二卷文集四卷篤於內行親喪每慟輒絕祭必涕泗沾衣外和內剛不因人熱晚歲名益高跡益晦終年杜門足不蹋城市朝齋暮鹽處之怡然也子黃中字和叔號東莊乾隆初應博學鴻詞科不遇乃縱遊南臨洞庭登衡嶽東浮錢唐入閩北馳驅燕齊河岱閒學益精爲海甯陳相國所知嘗上書相國論用人理財養兵數大事鑿鑿切利病無少諱會有詔求骨鯁魁壘之士如古馬周陽城者陳公欲以和叔應詔和叔辭焉初客湖南巡撫幕府土苗或小警巡撫欲興師勦之屬繕奏草和叔曰此召亂也撫而輯之其可弗聽和叔行已而苗叛用兵期年乃靖在京師最善山陰胡稚威稚威故奇士傲睨當世士鮮當意者顧獨爲和叔屈所著文必以見示輒爲發其鑿別其良未嘗不相視而笑也和叔卒年五十有九貧甚至不能庀喪具姻黨以金賻妻張氏固卻之

曰柰何以貧故傷夫子義遂鬻居以葬所著宋史彙一百七十卷新唐書刊誤三卷 國朝證法考三卷殿閣部院年表督撫年表各六卷詩文集四卷

惠天牧先生事略

惠先生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江蘇吳縣人父周惕字元龍少從徐俟齋遊復受業於堯峯康熙己未舉鴻詞科丁憂不與試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卒於官惠氏三世以經學著稱元龍其創始者也所著有易傳春秋三禮問及詩說其論詩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立論皆有依據先生生時元龍夢貴人來謁視其刺乃東里楊文貞公遂以文貞名名之弱冠爲諸生不就省試或問之則曰芻中無書焉用試爲於是奮志讀書不輟遂博通六藝凡九經經文國語戰國策楚詞史記漢書三國志皆能闇誦嘗與名流會坐中有客前請曰聞君熟於史漢試爲誦封禪書先生朗誦終篇

不失一字合坐皆歎服康熙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分校癸巳乙未會試 聖祖嘗問廷臣誰工作賦閣學蔣公廷錫以華亭王公頊齡仁和湯公右曾及先生名對其後湯公掌翰林院詞臣撰擬文字皆送先生改定乃進呈己亥正月 太皇太后升祔禮成 特命祭告炎帝陵舜陵故事祭告使臣學士以上皆開列先生以編修與焉異數也庚子主湖廣鄉試冬奉督學廣東之 命下車日焚香設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頒條教以通經爲先士能背誦五經背寫三禮左傳者諸生食廩餼童子青其衿嘗言漢蜀郡僻陋有蠻夷風文翁爲蜀守選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寬等東受七經還以教授其後司馬相如王褒嚴尊揚雄相繼而起文章冠天下漢之蜀猶今之粵也於是毅然以經學倡每試士扃門後卽危坐堂皇溫經史繞座背誦一字遺諸生大驚曰吾屬非人矣乃一淬於學 世宗御極復 命留任三年粵士爭棄兔園冊通經者愈多其爲文章郁郁莘莘比於江浙矣又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因

訪輿論得海陽進士翁廷資卽具疏題補韶州教授部議學臣向無題補屬吏例奉 旨惠士奇官聲好著照所請行後不爲例在任遷右中允超擢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任滿還都送行者如堵牆旣去粵人尸祝之設木主配食先賢潮州於昌黎祠惠州於東坡祠廣州於三賢祠每元旦及生辰諸生皆肅衣冠入拜其得士心如此丙午還 朝丁未五月奉 旨修理鎮江城以產盡停工罷官 高宗卽位有 旨調取來京引 見以講讀用所欠修城銀得寬免丁巳六月補侍讀時已垂老耳漸聾己未春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先生盛年兼治經史晚年尤邃於經學撰易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其論易曰易始於伏羲盛於文王大備於孔子而其說猶存於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氏本古文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易而空之而古學亡

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
其論春秋曰春秋三傳事莫詳於左氏論莫正於穀梁韓宣子見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然則春秋本周禮以記事也左氏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故記事
皆實而論或未公公羊不信國史惟篤信其師說師所未言則以意逆之故所
失常多要之左氏得諸國史公穀得之師承雖互有得失不可偏廢後世有王
通者好爲大言以欺人乃曰三傳作而春秋散於是啖助趙匡之徒爭攻三傳
以伸其異說夫春秋無左傳則二百四十年盲焉如坐闇室中矣公穀二家卽
七十子之徒所傳之大義也學者當信而好之擇善而從之若徒據孟子盡信
書不如無書之說力排而痛詆之吾恐三傳廢而春秋亦隨之而亡也其論周
禮曰禮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故古訓
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譌者故讀從之後世不學
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
借以爲況賈公彥於鄭注如飛矛扶蘇薄借棊之類皆不能疏所讀之字亦不

能疏輒曰從俗讀甚非不知蓋闕之義夫漢遠於周而唐又遠於漢宜其說之不能盡通也況宋以後乎周秦諸子其文雖不盡雅馴然皆可引爲禮經之證以其近古也幼時讀廿一史於天文樂律二志未盡通曉及官翰林因新法究推步之原著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限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期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揜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期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於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於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歷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揜日哉日高而月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

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揜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於外狀若金錢也又撰琴瑟理數考四卷其略云十二律黃鐘至小呂爲陽蕤賓至應鐘爲陰陽用正而陰用倍蕤賓長小呂短黃鐘中自古相傳之舊法也晉永嘉之亂有司失傳梁武帝始改舊法黃鐘長應鐘短小呂中由是陽正陰倍之法絕漢魏律遂小呂一均之下徵調黃鐘爲宮有小呂無蕤賓故假用小呂爲變徵黃鐘遂之黃鐘宮爲正宮小呂遂之黃鐘宮爲下宮徵最小而以爲宮故爲下宮隋鄭譯遂以黃鐘正宮當之擅去小呂用蕤賓以附會先儒宮濁羽清之說夫宮濁羽清者指下徵調而言譯改爲正宮是以歷代之樂皆患聲高隋唐以來惟奏黃鐘一均而旋宮之法廢矣古法盡亡獨存於琴瑟遂孔疏密取則琴暉琴之十二律起於中暉遂之七音生於宮孔黃鐘遂從宮孔黃鐘始一上一下終於蕤賓琴自中暉黃鐘始一左一右終於十暉小呂餘遂及琴放此書成惟嘉定王進士恪見而喜之餘皆莫能解也所著詩有紅豆齋小草詠史樂府及南中采蓴歸耕人海諸集晚年自號半農居士

學者稱紅豆先生子七人棟最知名自有傳

陳亦韓先生事略 蔡德晉

陳先生祖范字亦韓自號見復江蘇常熟人少習舉業有師法雍正元年黃侍郎叔琳典試江南所取皆一時名士先生與嘉定張公鵬紳宜興任公啓運當塗徐公文靖才尤高試文傳頌遍海內其秋試禮部中式同邑蔣文肅廷錫方爲大學士語之曰子有盛名登甲榜而某又在朝今歲大魁非子而誰先生默然趨出卽辦裝南下語人曰無使他日以我爲依附權門遂不與 殿試歸明年補行正科親朋皆勸赴 廷對先生曰吾少無溫飽之心徒自苦奚爲及今尙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矣於是傲屣華匯之濱鍵戶讀書弟子著錄者日衆閑與吟社諸老唱和月一讌集居數年有 詔天下設書院以教士諸大吏爭先延請爲師先生勉應之在蘇州紫陽書院三年訓課有法士子至今思之又主徐州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或一年或二年輒辭去曰士習難醇師道難立且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

久與其列爲汗顏耳乾隆十五年 天子崇尚經術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
經明行修之士秦文恭蕙田昌言曰不得陳某則此舉爲無光於是雅知先生
者交章列薦明年 上命閣部大臣於所舉中核其名實允孚者得四人先
生袁然居首其三人則無錫顧棟高金匱吳鼎介休梁錫璵也得 旨皆授國
子監司業先生與顧公以年老不任職卽家拜受 新命朝野咸以爲異數云
又三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九所撰述有經咫一卷廣薦時錄呈 御覽又文集
四卷詩集四卷掌錄二卷先生於學務求心得不喜馳騁其說與古人爭勝尤
恥勦襲成言爲己有蓋合於論語之君子儒焉其論易不取先天之學謂易本
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未求文字先觀圖象且帝出乎震一節方位
顯然以數往知來爲先天圖之注腳未免牽合儒者於經所無則信之於經所
明言則疑之何也論詩謂朱子不信小序是其慎處亦卽其師心自用處詩之
體格古今不同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闊絕指陳
時事譏切宮闈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之習上觀三百篇故於小

序覺其迂闊牽強而難信也謂論語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賢賢如關雎之淑女好逑車華之令德來教好德非好色故云易色也造端夫婦其理甚大若賢人之賢則交友一倫已括之矣又言世俗有非禮之禮三承重也繼嗣也葬服也古者人子有爲父後不爲父後之分漢時詔令尙云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爲後者承爵祿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爲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士大夫不世爵旣無重可傳而漫於喪訃立長孫承重之條遂駕名諸父之前禮果然乎哉古之爲人後者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子不皆立後其資財入宗子之家以宗子祭無後故也自宗法廢而收族之道亡資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以奉祭祀然風俗澆薄無資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絲粟之貽卽攘臂而爭此禮所稱爲人後者與傭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者也古之葬有常期過期而不能葬則主喪者不除服改葬則總者不可以無服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爲子者不能守未葬不除之禮卽吉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僞事其親也喪事有進無退

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用改葬之總事畢而除之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又與人論史記謂班孟堅譏子長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子長述其父說則然其所撰五帝本紀贊首推尙書列傳開端云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可謂之後六經乎列老子於申韓而進孔子爲世家稱老子不過云古之隱者而於孔子曰可謂至聖矣至聖之稱至今用爲廟號匹夫而躋世家卽世世襲封之兆也弟子七十餘人合爲一傳卽堂廡從祀之端也以孟荀表諸子又隱然以孟子爲主韓退之荀孟醇疵之辯子長已有先覺竊謂孔氏之道得子長而始定一尊雖從祀廟庭亦不爲過而班氏譏之不能不爲之白也同縣王侍御峻顧主事鎮孫主事夢達湯進士愈先後游其門皆知名又有蔡先生德晉者字仁錫無錫人也雍正四年舉人乾隆初楊文定公名時以大宗伯兼領成均薦仁錫經明行修授國子監學正遷工部司務生平覃精三禮著禮經本義十七卷禮傳本義二十卷通禮五十卷雖閉出新義然大旨悉衷諸古嘗謂橫渠以禮教人最得孔門博約之旨故其律身甚嚴出處辭受皆不苟與方侍郎苞李侍郎紱往

返論三禮其持論悉有根據

臧玉林先生事略 臧庸 臧禮堂

臧先生琳字玉林江蘇武進人康熙閒補縣學生其學謂不通訓詁無以明經治經當以漢唐注疏爲主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尙書集解百二十卷別白精審實事求是未嘗輕詆前哲至於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氏者尤能推見至隱闇百詩見其書歎其精確稱爲隱德君子先生元孫庸學於盧抱經學士學士校經典釋文見先生書多引其說庸字拜經初名鏞堂性沈默樸厚學術精審著拜經日記十二卷拜經堂文集四卷又嘗輯月令雜說一卷孝經考異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又輯子夏易傳一卷詩考異四卷韓詩遺說三卷訂譌一卷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一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堂國語注一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皆有補於遺經庸弟禮堂字和貴少溺苦於學家貧無僕役躬執爨以養父母父病瘡畏寒惡火和貴每夕

身温其被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母疾割股以進禱於神請減壽一紀以益母母愈而和貴竟天矣年止三十其初娶也懼婦不能孝其親作七言辭以教婦婦至使人抗聲誦俾立聽畢而後合昏朱文正公嘗稱其文行阮文達撫浙聘襄詒經精舍以持服避之許冠墨纓方入使院友于兄弟有過則諫必改乃已好許氏說文著說文引經考十三卷段君玉裁王君引文皆歎其精確又書錄傳記孝子孝婦孝孫諸節行凡數百卷尤有裨於倫紀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三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經學

顧震滄先生事略 吳鼎 梁錫璵

先生顧姓名棟高字震滄又字復初江蘇無錫人康熙六十年進士授內閣中書雍正中引見以奏對越次罷職乾隆十五年 特詔內外大臣薦舉經明行修之士明年於所舉中核其名實允孚者得四人則先生及陳公祖范吳公鼎梁公錫璵也得 旨皆授國子監司業先生以年老不任職辭遂 賜司業銜許其歸會 皇太后萬壽入京祝嘏 特賜召見 御製七律二章賜之二十二年 高宗南巡召見 行在 賜祭酒銜并 御書傳經耆碩四字二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一先生所學合宋元明諸儒門徑而一之援新安以入金谿爲調停之說著大儒粹語二十八卷又著春秋大事表百三十一篇條理詳明議論精核多發前人所未發毛詩類釋二十一卷采錄舊說發明經義至爲

謹嚴又尙書質疑二卷四庫書題要謂其多憑臆斷蓋先生窮經之功春秋爲最書則用力少也乾隆四十八年 詔修國史儒林傳首舉先生名謂如顧棟高輩豈可不爲表章館臣遂創儒林傳以先生爲始其見重如此吳先生鼎字尊彝金匱人乾隆九年舉人以薦舉經學授司業擢侍講學士降調侍講所著有易例舉要二卷十家易象集說九十卷袁宋俞琬元龍仁夫明來知德等十家易說以繼李鼎祚董楷之後其東筦學案則專攻陳建學部通辨作也其兄彝亦通經術深於易三禮梁先生錫璵字確軒山西介休人雍正二年舉人以經學薦 特旨授司業與吳先生同食俸視事不爲定員歷官祭酒少詹事膺薦時以所撰易經揆一呈 御覽與吳先生並蒙召對 高宗面諭曰汝等以經學保舉皆積學所致不似他途倖進朕是以用汝等教士又曰窮經爲讀書根本但窮經不徒在口耳在躬行實踐汝等能躬行實踐方可以教人皆頓首稱謝出尋有 旨吳鼎梁錫璵所著經學著派翰林中書官各二十人在武英殿各繕一部進呈官給筆札原書仍發還其令梁詩正劉統勳董其事稽古

之榮海內所希有也

徐位山先生事略

徐先生文靖字位山安徽當塗人雍正元年舉江南鄉試典試者爲黃侍郎叔琳試歸語人曰他人但以榜中有狀頭爲榮耳吾得三人曰任啓運陳祖范徐文靖其學皆博而醇今世大手筆也乾隆丙辰先生舉博學鴻詞科試未入格十七年復薦經學特授檢討生平考據經史講求實學著周易拾遺十四卷禹貢會箋十二卷山河兩戒考竹書統箋十二卷管城碩記三十卷其言易主程氏而於漢魏之說亦有發明其說禹貢因胡朏明所已言而更推所未至故較錐指益精密惟信山海經竹書紀年太過則好古之僻也管城碩記推原詩禮諸經旁及子史說部語必求當全謝山嘗服其考據精博乾隆初張詹事鵬翀嘗以管城碩記山河兩戒考進呈御覽先生耄年猶健低頭披叢書不輟年九十餘乃卒

江慎修先生事略 汪紱 金榜

江先生永字慎修安徽婺源人少就外傳見邱濬大學衍義補中多徵引周禮
卽求得周禮熟讀之爲諸生數十年健戶授徒束脩所入盡以購書遂博通古
今尤專心於十三經注疏自壯至老丹黃不去手嘗一遊京師 朝廷方開三
禮館方侍郎苞素精三禮聞先生名願一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
事爲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歎服吳編修紱於儀禮功頗深及交先生質以三
禮中疑義往復辯難歎曰先生非常人也會 詔舉經明行修之儒有薦先生
者方辭免休甯戴震少不譽於鄉曲先生獨重之引爲忘年交震之學得諸先
生爲多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
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
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
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柱歷辨歲實消長辨歷
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其禮書綱目八十八卷哀集經傳釐析篇章足
終朱子未竟之緒其近思錄集注十四卷病近本破碎仍還原書次第皆有關

學術之大者先生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於步算鐘律聲韻尤精其論歲實消長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勿論猶之步月行者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期定策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不必計也其論黃鐘之宮曰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鐘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黃鐘之宮者黃鐘半律後世所謂黃鐘清聲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鐘不在大絃而在第三絃合於古者黃鐘宮爲律本之意聲律自然古今不異也伶州鳩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鐘大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均之法雖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琴以小絃爲大聲大絃爲小聲雖詭辭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

法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絃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用全而居大絃也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亦如此其說易卦變曰卦變之義言人人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彖傳言來言下言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言往言上言進言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其論春秋軍制云儒者多稱井田廢而兵農始分考春秋之世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十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旣而作二軍作三軍作五軍旣舍二軍旋作六軍後爲四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旣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

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之於公若民之爲農者所出田稅自仍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巳至此近都之民爲兵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其論深衣之制曰後儒爲深衣圖考者數十家大率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譌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考玉藻篇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矣鄭氏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鄭注云鉤邊若今曲裾也其解論語攝齊升堂曰古者諸侯三朝外朝治朝皆有位而無堂古之朝儀甚簡日出視朝君與卿大夫士相揖而朝事畢君反乎路寢卿以下各就治事之所君召與圖事乃入內朝內朝有堂有寢孔子攝齊升堂謂內朝非治朝也路門爲君乘車出入之地故考工記云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治朝在路門外若治朝有堂礙於

車行矣禮記言雨露服失容則廢朝此亦治朝無堂之證先生於經傳制度名物考稽精審多類此先生未之辨明則其說具載方策中而人顧莫之見及指以示人則皆恍然自失而不啻其心所欲言蓋其義自漢儒修補以來歷魏晉唐宋元明二千餘年代加修闡有直至今日始明者非好學深思不能知其意也然先生闡述宋五子之書凡數十卷世皆未之見顧僅傳其考證之書世之尊先生者又豈足以盡先生哉先生論古韻謂考古音者昉於吳才老崑山顧氏援證極精博然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必按其呼等察其偏旁參以古音乃無遺恨歿後一年 詔修音韻述微秦尙書蕙田請於 朝令江南督臣檄取先生所著韻書三種進呈貯館以備采擇家故貧其居鄉嘗稱春秋傳豐年補助之義以語鄉人乃相與輸田輸穀爲義倉行之三十年鄉人不知有饑歲同縣有汪雙池先生者與齊名

汪先生名紱字燦人雙池其別字也初能言母江氏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教未嘗從師母歿父淹滯金陵泣往迎父父曰吾無家安

歸叱之返先生無以自活爲景德鎮畫盥傭且傭且讀旋館楓嶺浦城閱補邑
諸生父卒慟幾絕扶櫬而歸先生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及百氏九流及
壯盡焚之自後凡有述作皆從反身切己而出博極兩漢六代諸儒疏義而一
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其論格物也謂格訓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訓
如書言格於上下格於皇天格於上帝皆至到之義又如苗格祖考來格則
又來字之義也詩云有物有則上文致知致字爲推致之義甚明則格物爲窮
致物理亦甚明矣凡物雖在外而物之理本皆備於吾心但吾心之知虛而在
物之理實故欲推及吾心之知必須實從事物上逐一體驗蓋凡可學而知者
卽皆吾心所固有之知也而陸王家反疑其求之於外過矣先生所著有易經
詮義十五卷尙書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記章句
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解五卷樂經或
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讀讀書錄一卷讀困知
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先儒晤語一卷理學逢原十二卷山海經存九卷詩韻

析六卷物銓八卷芾略四卷琴譜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戊笈談兵及六壬數論若干卷大風集四卷詩文集十二卷先生著書博而用力專不求人知歿後門人余元遴傳其遺書董編修桂專表章之得稍稍行於世婺源居萬山中爲朱子故里流風餘澤所被士多治樸學不求仕進而江慎修及先生最著並祀鄉賢有專祠

金先生榜字蕊中一字檠齋歙人慎修先生弟子也乾隆三十七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性恬淡養疴讀書不復出治禮宗鄭康成博采舊聞摭秘擷要著禮箋十卷復刺取其大者數十事爲二卷寄朱文正公珪文正序之稱爲辭精義覈蕊中雖最尊康成之學然於鄭義所未衷者必糾舉之於鄭氏家法不敢誣也

任鈞臺先生事略

先生任姓諱啓運字翼聖江南宜興人居荆溪近古鈞臺世稱鈞臺先生生而穎異歲未周母許指壁閒字爲訓翼日復之對亦以指母喜日爲常六歲從大

父贊讀書大父志氣慷慨常舉古聖賢豪傑事相勸道及忠孝事則掀髯奮發或涕泗交頤九歲讀孟子終飲泣不食祖問故曰焉有讀無有乎爾二語不泣者乎祖指註云程朱去孟子千五百年得絕學於遺經今去朱子止五百年小子宜自勵漸次讀九經悉通貫大義嘗夢二龍蜿蜒飲硯池水覺而竊喜自負時從父大任經學爲吳中大師從請業授以中庸性天之學憬然悟其宗旨益篤志力學以聖賢爲必可爲年三十一始籍於校食廩餼吳中號多名士大都逐聲利志取科名先生獨抱遺經講習意夷然不屑也雍正元年舉鄉試尋應聘修江南通志十一年春 詔舉經學醇儒華亭張文敏公照尹順天以先生名聞於 朝會中禮部試卽應 詔試性理論稱 旨翼日 召對便殿問太極圖大旨先生言如泉湧若不知身在殿廷者 憲皇帝稱善授檢討入直上書房侍 純皇帝及和親王學一日 憲皇帝詢及內典對曰臣未之學也 帝曰朕知卿非堯舜之道不陳耳自是 恩禮加隆駸駸將大用矣 純皇帝御極仍命傅 皇子乾隆元年晉中允分校順天鄉試充日講起

居注官授侍講遷侍講學士擢左僉都御史宗人府丞充三禮館副總裁先生自通籍後閒歲必遷其官或一歲數遷然每優以輔導之重未嘗跬步離講席也既受命總裁三禮以爲生平志業所在幸得畢力於斯發凡起例編排無閒寒暑方侍郎苞李閣學紱宿望館中莫敢與抗時方分得周官李分得儀禮每有議論至齟齬不相下必折衷於先生得一言而兩家之論定嘗早朝

上顧其年老有寒色解貂裘 賜之令內持扶之出俄嬰末疾 賜醫藥存問無何竟不起 上聞之嗟悼彌日 賜內帑金以斂時乾隆九年七月日也

年七十有五先生忠孝性生事親克盡菽水歡有學使者以重幣來聘卻之曰吾館里閑時得定省豈忍以多金故遠離吾母耶告養時年已六十矣居父憂喪葬盡禮撫幼弟有恩官副憲時適河決淮南饑黎四出 詔出常平倉米賑之先生疏言直隸北境及山西等處土廣人稀宜乘時遷南民以墾北土募南土之明農者仿古力田科使爲田師相地勢高下畫疆畝時蓄泄道種菽則瘠土可轉爲沃土且溝渠浚則水有瀦蓄不至悉注於河而河亦易治矣在經筵

時成講義六十篇以進 上嘉納焉少博覽強記諸子百家靡不探討已以爲汎濫無益乃一意治經成禮記章句十卷以小戴禮四十九篇非聖人所手定漢儒前後損益篇次頗多混淆大學中庸朱子旣成章句則曲禮以下四十七篇皆可釐爲章句但所傳篇次悉遵唐孔穎達本非劉向馬融大小戴刪并之本其序列分錯初無義類可從爰仿鄭康成序儀禮例更其前後并爲四十二篇或刪其目而以文類并入則如郊特牲問喪等篇或補其文而以義類聯綴則如士相見義朝義等篇事以類次分畫較然凡有關倫紀之大而爲秦漢元明輕變易者必衆著其說以俟後之論禮者酌取焉又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禮三篇皆士禮因據三禮及他傳記之有關王禮者推之成肆獻裸饋食禮五篇曰祭統曰吉蠲曰朝踐曰正祭曰繹祭每篇各爲節次不得於經則求之注疏以補之較勉齋黃氏祭禮尤精密儀禮一經久成絕學先生研究鉤貫條理秩然可與鄭注相參不愧窮經之目又以考古者必知宮室之制而後行禮之方位節次可明因考古宮室制度成宮室考十三卷繼乃潛心學易發憤探

索恆徹夜不寐雍正庚戌九月六日忽神遊乾坤圖內身如委蛻逮見八卦劃
然開朗乃甦蓋越旬有七日矣至是成易學洗心傳九卷謂論語五十學易卽
河圖洛書中數讀易須先從圖書推究故首列圖象圖書以後太極兩儀四象
八卦先天後天與夫錯縱變雜共立十六圖而各系以說原本先儒閱以己意
推廣之以李鼎祚所集三十餘家爲宗每解一卦則合上下內外錯縱互變伏
見諸體以盡其變推之天時人事以廣其義繫辭文言則以本義爲宗而旁參
衆論說卦序卦則推本於先天後天圖陰陽形象動靜剛柔見聖人所以闡明
卦德卦位卦象之說雜卦傳孔子之序卦也此爲孔子之易逐節反對中具有
覺世牖民之義終之以夬者與文王終未濟同意初先生計偕入都時季冬初
先生居前室忽若電光閃爍同舍詫異迹之先生方偃臥帷中蓋頂光迸露也
其所得可知矣乾隆壬辰 詔開四庫館有 旨取所著入中祕其他四書約
旨孝經章句白虎通正譌女教經傳通纂家禮酌竹書證傳任氏世錄清芬堂
文集藏於家子翔登進士官吏部員外郎以經學世其家

全謝山先生事略 盛世佐

先生姓全氏名祖望字紹衣一字謝山浙江鄞縣人生有異稟書過目不忘年十四補弟子員應行省試以古文謁查初白編修編修許爲劉原父之傳充選貢入都上書方侍郎苞論喪禮或問侍郎大異之聲譽頓起尋舉順天鄉試出曹公一士門臨川李侍郎紱見其行卷歎曰此深甯東發後一人也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辭卽以是科成進士選庶吉士不與鴻博試時詞科尙未集臨川以問先生先生爲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以告會首輔張文和與臨川相惡又屢招先生不赴以此深嫉之二年散館先生列最下等以知縣候選方侍郎欲薦入三禮館辭之歸不復出初見江陰楊文定公公稱其博而勉以有用之學先生曰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尙譏之何敢言博公曰但見及此則進矣先生旣歸貧且病饔飧不給而好學益厲人有所覬皆峻辭屢主叢山端溪諸書院成就人材甚衆有閒益廣修扮社掌故桑海遺聞表章節義如不及重登范氏天一閣搜金石舊搨編爲碑目且鈔其秘書經揚州居馬氏會經堂成困學紀

聞三箋論者謂在百詩義門二家之上至湖上適杭堇浦以閏重三日修禊事
至者四十二人先生與焉遂訪方侍郎於湄園時方年八十矣猶七治儀禮戒
先生不當爲汗漫游陳勾山太僕再以書來速出山梁薊林少師擬特疏薦皆
力辭之貽詩以見志二十年七月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生負氣忤俗有節概
相傳爲錢忠介公肅樂後身其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穿在翰林與臨川
共借永樂大典讀之每日各盡二十冊時開明史館復爲書六通遺之南歸後
修南雷黃氏宋元儒學案七校水經注續選甬上耆舊詩撰丙辰公車徵士小
錄及詞科撫言先之以康熙己未百八十六徵士而接以乾隆丙辰書未卒業
在端州釋奠禮成祀白沙以下二十有一人從前未有之典也先後答弟子董
秉純張炳蔣學鏞盧鎬等所問經史錄爲經史問答凡十卷足啓後學卒後秉
純等裒其文爲鮒埼亭集又所著有漢書地里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同時浙
東學者有盛世佐字庸三秀水人舉人官龍里知縣撰儀禮集編四十卷彙衆
解而研辨之持論謹嚴無淺學空談輕排賈鄭之習又楊復儀禮圖久行世然

其說皆本注疏而時有并注疏之意失之者庸三一一是正其於諸家謬誤辨證尤詳

焦里堂先生事略

焦先生名循字里堂江蘇甘泉人世傳周易之學少穎異八歲客阮氏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氏奇之遂字以女年十七丁父及嫡母憂八閱月未嘗櫛沐食臥不離喪次哀毀甚阮文達元督學山東浙江旋奉撫浙之命先後招先生往遊乾隆辛酉舉於鄉壬戌復從阮公遊浙有勸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先生以生母病辭之母竟以是冬卒先生哀毀如初服除遂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樓曰雕菰有湖光山色之勝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庚辰七月卒年五十有八先生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勤成書其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同例

乃徧求說易之書讀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撰擬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恨病瘳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睽之噬膚卽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卽離之日昃豐之日中卽噬嗑之日中漸上之

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卽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入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卽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旣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共四十卷先生易學旣成隨筆記錄二十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復錄存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日錄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先生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咷密雲蹤跡甚顯蒺藜樽酒假借可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旣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歧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以己意折衷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凡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季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之法解經尙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尙

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僞也卽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自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尙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壻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摘其奸而發其覆者撰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蔽千萬世制禮之法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補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指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覺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先生游浙因阮文達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乃撰禹

賈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又仿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又錄當世通儒說尙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先生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餘復無次戴庶常句股割圓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詹事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嘗與詹事論七政諸輪詹事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先生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又謂康熙甲子歷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歷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

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寫作
加減乘除釋八卷先生與吳縣李尙之銳歙縣汪孝嬰萊商論算學是時李仁
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先生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尙
之尙之爲之疏通證明先生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
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削之故條分縷晰發揮無餘
蘊自李欒城郭邢臺之後爲此說者未知此妙也李欒城之學先生旣撰天元
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
讀者仍不能豁然嗣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
其義後命其子琥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
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琥琥乃得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算推
策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先生喜曰得此而演段可讀矣卽命
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以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先生善屬文最愛柳柳州謂唐
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先生爲雪之且曰田山蘊馮山

公王西莊三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生平於治經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表章先正作北湖小志六卷又掇拾揚州雜文舊事爲目錄一卷名曰足徵錄又成邗記六卷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成禮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文集手訂者曰雕菰樓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性誠樸敦孝友恬淡寡欲惟以著書爲事湖山自娛壯年卽名重海內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英煦齋家宰序其易學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子琥能讀書傳其學

惠松厓先生事略

惠先生棟字定宇號松厓侍讀學士士奇次子初爲吳江縣學生改歸元和籍幼承家學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釋道二藏靡不津逮臨川李公紱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嘗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

則四子皆自以遠不逮也及學士被讒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困甚遭兩喪不以貧廢禮中年課徒自給行義至高雖極困得財輒分與同氣未嘗輕事干謁陋巷屢空坦如也每得善本書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僞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總督尹文端繼善黃文襄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稱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五十後尤邃於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存其略於李氏集解中精犖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燦然復章矣書垂成而疾革遂闕革至未濟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篇孔氏正義據馬融陸續說以爻辭爲周公所作與鄭學異其所執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享岐山皆文王後事也先生獨辨之於明夷之五曰箕子當從古文作其字其古音亥亦作箕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莠茲荀爽據以爲說讀箕子爲莠茲其與亥子與茲

文異而音義同三統術云該闕於亥孳萌於子該亥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終於亥乾出於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云其子之明夷馬融俗儒不識七十子傳易之大義讀其爲箕蓋涉彖傳而譌五爲天位箕子臣也而當君位乖於易例甚矣謬種流傳北於西漢博士施讎讀其爲箕蜀人趙賓述孟氏之學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荖茲也賓據古義以難諸儒諸儒皆屈於是施讎梁邱賀皆嫉之孟喜與讎賀同事田王孫喜未貴而學獨高喜所傳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得自王孫而賀惡之謂無此事語聞於上宣帝遂以喜爲改師法中梁邱之僭也讎賀嫉喜而并及賓班固作喜傳亦用讎賀之單詞皆非實錄劉向別錄猶循孟學故馬融俗說荀爽獨知其非復用賓古義而晉人鄒湛以漫衍無經譏之蓋魏晉以後經師道喪王肅詆鄭氏而禘郊之義乖袁準毀蔡服而明堂之制亡鄒湛譏荀諝而周易之學晦郢書燕說一倡百和何尤乎後世之紛紜也於升之四曰文王爻辭皆據夏商之制春秋傳引夏書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禹貢冀州治梁及

岐爾雅云梁山晉望也諸侯三望天子四望梁山爲晉望梁岐皆冀州之望此所謂王謂夏后氏受命告祭非文王也其說乾之四德曰元者天之始說文元從一兀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生萬物乾之初九積善在下陽氣始生東方爲仁故云善之長陰陽交而後亨乾之九二當上升坤五爲天子故文言再言君德經凡言亨者皆謂乾坤交也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變坤化六爻皆正成兩既濟故云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和卽利正卽貞也經凡言利貞者皆爻當位或變之正或剛柔相易惟既濟一卦六爻皆正故云剛柔正而位當雜卦篇所謂既濟定也卦具四德者七乾坤變化而成兩既濟屯三爻變革四爻變皆成既濟隨三四易位成既濟无妄三四易位上爻又變而成既濟臨二升居五位三爻又變而成既濟故皆言元亨利貞也其論占筮之法曰易稱天下之動貞夫一故卦爻之動一則正兩則惑京氏筮法一爻變者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八晉公子得貞屯悔豫皆八乃三爻變不稱屯之豫而稱八穆姜遇艮之八乃五爻變不稱艮之隨而稱八所謂貞夫一也七者著之數八

者卦之數著圓而神卦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爲著之數未成卦也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大略謂說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時聖人法之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明堂有五室四堂室以祭天堂以布政王者承天統物各於其方以聽事謂之明堂月令今所傳月令是也古之聖人生有配天之德沒有配天之祭故太皞以下歷代稱禘太皞以木德炎帝以火德黃帝以土德少皞以金德顓頊以水德王者行大享之禮於明堂謂之禘祖宗其郊則行之南郊禘郊祖宗四大祭而總謂之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也鄭注大傳不王不禘及詩長發大禘箋皆云郊祀天是郊稱禘也周頌雖序云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謂文王是祖稱禘也劉歆云大禘則終王是宗稱禘也董子曰天地者先祖之所出也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四大祭皆蒙禘名禘禮上邈遠祖旁及毀廟下逮功臣聖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以接天而天神降地

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羣生成遂物無疵癘所謂
既濟定也先儒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有辟雍四門有太學穎容春秋釋例云
太廟有八名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
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
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盧植注禮記亦云明堂卽太廟與靈臺辟雍古法
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而晉時袁準著論非之昧於古制矣王者觀諸
侯或巡狩四岳則有方明方明者放乎明堂之制也亦謂之明堂荀子所謂築
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戰國時齊有泰山明堂卽方明也周書朝諸侯則於明
堂儀禮覲諸侯則設方明故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禮方明而覲公侯伯
子男六宗方明卽明堂六天之神鄭氏謂天之司盟非也自明堂之制不詳而
禘禮亦廢鄭氏知圜丘方澤之爲禘而不知爲明堂六帝王肅又誤據魯禘故
禘爲宗廟之祭無配天之事故魏明帝謂漢氏四百餘年廢無禘祀也禘行於
明堂明堂之法本於易中庸言至誠可以贊化育與天地參此明堂配天之義

也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與漢書不合可決其僞唐人詆鄭所傳爲張霸僞造者妄也今文太誓三篇其略見於太史公書史公從安國問故其載當可信唐人尊信晚出之太誓而以今文太誓爲僞亦非也於春秋有左傳補注六卷自序云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說末乃下以己意令學者審其異同杜元凱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閒與諸儒相違於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今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揜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而於古今文之同異辨之尤悉云其注秦穆姬屬賈君用唐尙書說以賈君爲申生妃令尹蔣艾獵用世本說爲叔敖之兄同盟於亳城北用服虔本證亳爲京之譌塹防門而守之廣里用續漢書及京相璠說以防門廣里爲地名吳句餘用服虔說以爲吳子餘祭萬者二人用吳仁傑說二人當爲二八臧文仲廢六關訓廢爲置讀如公羊廢其有聲者之廢皆前人所未及道也

又言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石經公羊末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云云僖公三十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今何本皆有之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本亦無之以此知何所注者顏氏本也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二年放於此乎隱三年登戾之桓十一年遷鄭焉而鄙留皆與何氏異與石經同蓋鄭所據者嚴氏本也又云應邵風俗通稱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勳謂受經於子夏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勳言穀梁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案孫卿齊湣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卿所著書言天子廟數及賻贈襚舍之義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諸侯相見仁者居守皆本穀梁說其言傳孫卿信矣隱元年傳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二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二十三年傳以

不教民戰是則棄其師今皆在論語中傳所載與儀禮二記合者尤多故鄭康成云穀梁善於經也其論論語曰宣尼言述而不作於魯論見之鄉黨一書半是禮經堯曰數章全書訓典論君臣則人言不廢譏無恆則南國有言於善人爲邦則曰誠哉是言於隱居行義則曰吾聞其語素絢唐棣逸詩可頌百官冢宰古典可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胥臣多聞之所述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此文王官人之所記也克己復禮左氏以爲古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以爲古語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周志之遺文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之遺言也推此言之聖人豈空作哉其論爾雅曰釋詁釋訓乃周公所作以教成王故詩稱古訓是式漢時謂之故訓又謂之詁訓詁訓者雅言也周之古訓仲山式之子之雅言門人記之俗儒不信爾雅而仲山之古訓夫子之雅言皆不存矣又撰九經古義二十二卷討論古字古音以博異聞正俗學益都李進士文藻見其書而善之爲鋟板粵中李與先生亦素不相識也論者謂宋元以來說經之書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

己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疎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閒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先生少時已好撰述有王文簡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焉又有後漢書補注十五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厓筆記二卷周易本義辨證五卷松厓文鈔二卷及諸史會最竹南漫錄諸書先生卒於乾隆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其弟子知名知名者江聲余蕭客自有傳

王西莊先生事略 弟鳴韶 金日追 費士璣

西莊先生諱鳴威字鳳階晚號西泚江蘇嘉定人少警穎爲諸生時巡撫陳文肅大受招入紫陽書院院長王侍御峻奇賞其才爲文鎔經鑄史泉湧風發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歸時沈文愨德潛以侍郎致仕海內英俊皆師之先生稱高第弟子又其時長洲吳泰來企晉上海趙文哲損之青浦王昶述庵及先生妹婿錢大昕曉徵皆以博學工詩文稱而羣推先生爲渠帥十九年以一甲二名進士 賜及第授編修公卿禮致之秦文恭蕙田方修五

禮通考屬以分修而尤見重於掌院學士蔣文恪溥二十一年大考翰詹名第一擢侍讀學士三十四年典福建鄉試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還朝坐濫用驛馬左遷光祿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久之遷居蘇州學者望風麇至有江左十二子苔岑諸集之刻聲氣益廣望益高而健戶讀書絕不與當事酬接家本寒素嘗藉賣文自給餘一介不取也偃仰自得者垂三十年嘉慶二年十一月卒於蘇州年七十有八先生爲詩少宗漢魏盛唐在都下見錢溥石蔣心餘輩喜宋詩往往效之後悔復操前說於明李崆峒何大復李于鱗王元美陳臥子及國朝王貽上朱錫鬯之詩服膺無闕大抵以才輔學粹然正始之音也古文不專一家於明初嗜王遵巖繼效歸熙甫擷經義之精奧而以委折疏達出之有耕養齋詩文集四十卷早歲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雲研精經學一以漢人爲師許鄭尤所墨守所著尙書後案三十卷專宗鄭康成注鄭注亡逸者采馬融王肅注補之孔傳雖僞其訓注非盡虛造者閒亦取焉又著軍賦考精深博洽比古今疑義而折衷之又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校勘本文補正

譌脫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能剖其異同證其舛誤其書博辨詳明與容齋伯厚相上下前人糾謬拾遺之作不屑沿襲摭摭也晚作蛾術編一百卷其目有十說錄說字說地說制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皆刻行於世弟鳴韶字鶴溪工詩畫爲古文以清簡爲工先生奇其才責以制舉業曰兄愛我良厚不知我名心素淡也補新陽縣學生時先生已入翰林鶴溪獨侍二親閉關絕塵事典衣購書額其堂曰逸野旁闕一室懸篋笠以見志嘗自作篋笠軒圖授徒講業以終著文十卷春秋三傳考十三經異義考祖德述聞竹窗瑣碎共若干卷先生次江左十二子詩以鶴溪居其一論者不以爲私先生嘗曰吾門下以金子璞園爲第一費子士璣次之璞園名曰追嘉定諸生讀書不求聞達十三經皆有校本而儀禮尤精著儀禮正訛十七卷士璣吳江人嘉慶戊午舉人治漢易

錢竹汀先生事略 第大昭 猶子塘 玷 侗

先生名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江蘇嘉定人年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

目乾隆十六年 高宗南巡獻賦 召試舉人以內閣中書用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考擢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大考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學士遷少詹事時 朝廷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先生咸充纂修官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京察三列一等典試河南之歲卽 命督學廣東踰年丁父憂歸初先生以侍讀學士 特命入直上書房授 皇十二子書每預 內廷錫宴賦詩稱 旨前後 賜賚有加 上深知其學行將大用而先生淡於榮利以識分知足爲懷慕邴曼容之爲人謂官至四品可休奉諱歸里後卽引疾不出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 垂詢先生里居狀廷臣寓書勸還朝皆婉言報謝歸田三十年歷主鍾山婁東紫陽書院而在紫陽至十有六年門下士積二千人其爲臺閣侍從發名成業者不可勝計九年十月卒於紫陽年七十有七卒之日尙與諸生講論少疲倚枕臥不逾時家人趨視則已瞑矣先生博極羣書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凡

經史文義音韻訓詁歷代典章制度官制氏族年齒古今地理沿革金石畫像
篆隸以及古九章算術迄今中西歷法無不洞晰其是非疑似少與王蘭泉及
妻兄王鳳喈同肄業紫陽書院負文名時吳江沈冠雲元和惠定宇方以經術
稱吳中先生益推而廣之錯縱貫串開拓心胷謂古人屬辭不外雙聲疊韻而
其秘寶具於三百篇中雙聲卽字母所由始初不傳自西域又謂康成讀易簡
之易與變易不易初無兩音又謂鄭注三禮並無麒麟皮冒鼓之說皆信而有
徵不獨可以伸鄭也官內閣時與同年生褚摺升吳荀叔講算學適西洋人蔣
友仁以地球圖說進奉 旨繙繹 詔先生與禮部尙書何公國宗同潤色何
公久領欽天監事精推步先生與論宣城梅氏及明季利瑪竇湯若望諸家之
學何公輒遜謝以爲不及又以 御製數理精蘊兼綜中西法悉心探覈曲暢
旁通絲是觀史則自太初三統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時盡能得其測算之法
故於各史朔閏薄蝕凌犯進退強弱之殊指掌立辨悉能抉摘而考定之時休
甯戴東原亦在朝列載故婺源江氏弟子江精西法恆曲護西人之短戴頗墨

守師說先生遺書辨之謂江氏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羅巴之說而引伸之其意頗不滿於宣城而吾益以見宣城學之高蓋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爲西人所用而已乃取算術二十四條演爲答問皆考核精詳各具神解更撰二十二史考異詳論四分三統以來諸家術數精確不刊尤嗜金石文字舉經史子集以證其異同同好如畢秋帆阮雲臺武虛谷黃小松孫淵如咸有記撰而先生熟於歷代官制損益地理沿革以暨遼金國語蒙古世系故其考據精審多出數公之外其論易先天後天之說曰說卦傳言震東方巽東南離南方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惟不見坤兌二方兌爲正秋則必正西方矣坤介離兌之間亦必位西南矣伏羲以來蓋已有之伏羲以木德王而傳稱帝出乎震是震東巽東南之位必出於伏羲不當別有方位也宋初方士始言先天圖而儒家尊信其說欲取以駕乎文王周公之上毋乃好奇而誣聖人乎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各自相對本無方位之可言後儒援天地定位四語傳會先天之說尤爲非是夫天高而尊地下而卑古今不易之位也地勢北高而南下君位北而南面

臣位南而北面信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顛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論孔壁書增多二十四篇康成既親見之何以不爲之注曰漢儒無無師之學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莫有能通之者孔安國始以今文讀之而成孔氏之學然安國非能自造也亦由先通伏生書古文今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闡闡惟文義不能相通者乃別爲之說以名其學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參考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融之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衛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在氏得劉子駿剏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爲逸篇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者皆止二十九篇已哉朱文公疑康成不解逸禮三十九篇予向亦未喻其故今因論古文逸篇而并悟及之論詩毛傳多轉音曰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如謀夫孔多

是用不集與猶咎爲韻韓詩集作就於音爲協毛公雖不破字而訓集爲就卽是讀如就音書顧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集作就吳越春秋子不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留是集有就音也如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傳訓鞏爲固卽轉從固音與下句後爲韻也又如匪且有且傳訓且爲此卽轉從此音與下句茲爲韻也顧亭林泥於一字祇有一音遂謂詩有無韻之句是不然矣溱洧之溱當作爲澮說文澮水出鄭國引詩澮與洧方渙渙兮是也今毛詩作溱者讀澮如溱以諧韻耳澮卽溱之轉音不可謂詩失韻亦不可據詩以疑說文也魯頌烝徒增增傳云增增衆也本爾雅釋訓文而小雅室家溱溱傳亦云溱溱衆也增溱聲相近轉增爲溱亦以諧韻與澮洧作溱洧同也論春秋曰孟子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愚嘗疑之將謂當時之亂賊懼乎則趙盾崔杼之倫史臣固已直筆書之不待春秋也將謂後代之亂賊懼乎則春秋以後亂賊仍不絕書於史策未見其能懼也孟子之言毋乃大而夸乎然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

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於翬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於公子慶父帥師伐餘邱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尹氏立王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公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尙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名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楚公子比之弑君棄疾成之而比獨主惡名者奸君位也而棄疾之惡終不可掩

故以相殺爲文著其罪同然比與棄疾皆楚靈之弟靈逐比而任棄疾卒死二人之手先書比奔晉又書棄疾帥師圍蔡明君之舅舅不可以愛憎爲予奪也衛孫甯出其君而以出奔爲文衍有失國之道也貶衍則嫌於獎剽故先書公孫剽來聘以見義公孫而干正統其罪不可掩也楚商臣蔡般之弑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弑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楚成之事與晉獻略同子孝則爲申生子不孝則爲商臣而晉亦尋有奚齊卓子之弑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書閻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臣不可專其私邑也楚子虔弑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君親出師久而不歸禍之不旋踵宜矣楚之強莫強於虔伐吳執慶封滅頓滅陳滅蔡史不絕書而無救於弑者無德而有功天所惡也宋襄公用鄫楚襄公用蔡世子皆特書之惡其不仁也且以徵二君之強死非不幸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

度以好戰而弑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弑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詬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慎也非怨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篡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見諸行事故爾故曰惟孟子能知春秋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曰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疑宋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閒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人第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鉤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尙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五百里其爲江

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錢塘江卽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此先生說經之大略也所著廿二史考異百卷通鑑注辨正二卷三統術衍三卷補元史氏族表三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元詩紀事五十卷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金石文字目錄八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餘錄三卷三史拾遺諸史拾遺各五卷洪文惠洪文敏陸放翁王伯厚王弁州年譜各一卷疑年錄恆言錄聲類地球圖說若干卷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皆行世先生學究天人秦文恭公輯五禮通考及奉勅修音韻述微皆延請相助與弟大昭以古學相切劘猶子曰塘曰埜曰侗等皆有著述能具其一體文學萃於一門其流澤可謂遠矣大昭字

晦之一字竹廬淹貫經史著書滿家刊行者惟後漢書補表八卷而已嘉慶初
舉孝廉方正 賜六品服塘字學淵號澆亭少與諸殿淪汪翊青王鶴谿王耿
仲相唱和爲西莊蘭泉所激賞顧不欲以詩名益肆力經史乾隆四十五年進
士官江甯府教授專務撰述於聲音文字律呂推步之學皆有神解著律呂古
義六卷辨秦助以漢尺爲周尺之非又有明算篇較度篇皆極精核又著史記
三書釋疑於律歷天官家言皆究其原本而以他書疏通證明之律書上九商
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數語注家皆不能究小司馬疑其數錯塘據淮南子太
元經證之始信其確不可易又以淮南天文訓一篇多周官馮相保章遺法作
補注三卷以闡其旨又作春秋古義以糾杜氏之謬其所作文曰述古編凡四
卷坵字獻之澆亭第也少穎敏精小學游京師朱簡河學士延爲上客乾隆甲
午副貢客關中畢中丞所與方子雲洪稚存孫淵如討論訓故輿地之學後官
乾州州判著詩音表車制考各一卷論語後錄五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
新輯注地理志十六卷工小篆不在李陽冰徐鉉下晚年右體偏枯左手作篆

尤精絕嘗注史記詳於郡縣沿革山川疆域陝督松筠公重其品學親至榻前問疾索未刊著述獻之以史記注付之且曰三十年精力盡於此書侗字同人弱冠舉於鄉能傳先生歷算之學先生撰四史朔閏考將成遽捐館舍侗覆加編次證以羣書數百種金石文字二千通緝闕釐補其非月朔而有干支可逆推者如各帝之生日聖節金之射柳及擊毬并御常武殿臨幸東宮元之廷試皆有一定日期又如僞齊劉豫用金正朔其朔可考計與金必同共增輯一千三百餘條至廢寢食乃獲成書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五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經學

朱竹君先生事略 李威

先生諱筠字東美一字竹君號筍河大興人文正公珪兄也年十三通七經十五與文正同補諸生貢文名順天尹蔣公炳招劉文定綸程文恭景伊錢文敏維城莊侍郎存與莊學士培因及先生兄弟飲試以崑田雙玉歌諸公激賞乾隆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二十六年分校會試丁父憂哀毀骨立先生素無宦情服闋欲徧遊天下名山已乞假矣 上召見文正詢家事曰翰林無定額汝兄當補官不比汝需缺也文正以告掌院索假呈歸曰兄實無疾恐 上再詰問不敢欺其強爲第起先生不答旣而驟然曰第敗我清興矣是年授贊善明年大考擢侍讀學士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戊子分校順天鄉試己丑分校會試庚寅典福建鄉試辛卯分校會試是年秋提督安徽學政安徽

11181211

故多樸學先生重刻許氏說文以詔學者謂爲學必先識字躬拜奠婺源江永汪紱之主祀之鄉賢以勸士先生初爲劉文正統勳所知以爲疏儻奇士及在安徽會

高宗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校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劉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爲政之要欲議寢之而金壇午文襄敏中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開矣館開凡十有三年而書成共存書三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有四卷其得自永樂大典者凡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本也先生又請倣照漢熹平唐開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

高宗手勅曰候朕緩緩酌辦未幾坐事左遷編修入四庫館纂修日下舊聞時文正薨金壇總裁館事尤重先生會以館書稿本往復辨析欲先生往就見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所無往見禮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忤金壇大憾一日見

上語及先生

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金壇默不得發第言朱筠辦書頗遲

上曰可令蔣賜榮趣之時

蔣方以舊侍郎直武英殿也尋督學福建至閩以經學六書訓士口講指畫無倦容某生爲攝令某坐以殺人鍛鍊成獄先生雪其冤士林頌之逾年上使文正代之歸數月遂卒年五十有三天性孝友博聞宏覽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諸史百家皆考證其是非同異古文法班馬而參以韓蘇詩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先生既久次望益重則大言翰林官以讀書立品爲職不宜修小禮曲意委順於達官貴勢顧篤好交遊一言之善稱道不容口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多因以得名陸君錫熊程君晉芳任君大椿皆其所取士而黃君景仁洪君亮吉輩則北面稱弟子戴君震汪君中兀傲不羣好雌黃人物在先生幕中獨無閒言孫君星衍以未見先生爲恨屬洪君爲紹願遙執弟子禮先生許之其督皖學也延名宿十二人司校閱聯鑣出國門賓從稱盛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連舉數十觥不亂談笑窮日夜酒酣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激揚清濁別邪正聞者悚然生平提唱風雅振拔單寒後進天下士歸之如市所居室曰椒花吟舫亂草不除雜花滿徑聚書至數萬卷金石文字千

種嘗對客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所欲言無不盡尤愛山水使車所至嘗再登黃山武夷峭壁不通樵徑必攀蘿造其巔題名鏤石而後返所著有筍河文集子錫庚字少白乾隆戊申舉人候選直隸州知州讀書好古精左氏春秋能世其學先生高弟自陸程任黃孫洪外有李威字畏吾龍溪人戊戌進士官廉州知府深於六書之學著說文解字定本十五卷

盧抱經先生事略 孫志祖 丁杰

先生諱文昭字詔弓號抱經其先自餘姚遷杭州父存心恩貢生 召試博學鴻詞有白雲詩文集母馮氏山公先生景女也公生而穎異濡染庭訓又漸涵於外王父之緒論長則桑先生調元壻而師之馮桑二公皆浙中懋學之士故其學具有本原乾隆戊午舉順天鄉試壬午考內閣中書壬申以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編修丁丑入直上書房由中允薦陞侍讀學士乙酉典廣東鄉試旋提督湖南學政戊子以學政言州縣吏不應杖辱生員左遷明年以繼母年高乞養歸先生好校書終身未嘗廢在館閣十餘年歸田後主講書院凡二十餘

年雖孳孳無怠味爽起緝閱點勘朱墨並作几閒闕無置茗盃處日且暝始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夜半而後卽安衽寒酷暑不稍閒宦俸脯修所入不治生產僅以購書聞有舊本必借鈔之有善說必謹錄之一策之閒分別逡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今抱經堂藏書數萬卷皆是也校讐之事自漢劉向揚雄後至 聖朝極盛公自以家居無補於國而以刊定之書惠學者亦足以餽益右文之治出所定經典釋文孟子音義逸周書買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荀卿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獨斷諸善本鏤板行世又苦鏤板難多則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如經典釋文例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以行世所自爲書有文集三十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六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廣雅注二卷皆能使學者覬正積非蓄疑渙釋先生治經有不可磨之論其言曰唐人之爲義疏也本單行不與經注合單行經注唐以後尙有善本自宋後附疏於經注而所附之經注非必孔賈諸人所據之本也則兩相鉏鋘矣南宋後又附經典釋文於注疏閒而陸氏所據之經注又非孔賈諸人

所據也則鉅鍔更多矣淺人必比而同之則彼此互改多失其真幸有改之不盡以滋其鉅鍔啓人考覈者故注疏釋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其讀書特識類此乾隆乙卯卒年七十有九平生事親孝謹喪繼母時年七十三矣居喪猶盡禮待弟韶音極友愛篤師友之誼而性尤伉直方壬申殿試時對策中力言直隸差徭之重 純皇帝爲動容飭總督方觀承申奏自劾士論偉之同縣孫志祖亦以著書爲事志祖字詒穀乾隆三十一年進士官御史所著讀書陞錄七卷考論經子雜家折衷精審不爲武斷之論家語疏證六卷證王肅之僞又著文選考異四卷文選注補正四卷補正姚之駟輯謝承後漢書五卷又歸安丁杰字升衢一字小疋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教授肆力經史旁及六書音韻算數長於校讐於胡氏禹貢錐指摘誤甚多四庫館開朱竹君戴東原皆延之助校勘所著書曰周易鄭注後定大戴禮記繹小西山房文集

邵二雲先生事略

邵先生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浙江餘姚人先生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

入海遂自號南江浙東自陽明以道學顯而功業風義兼之念臺忠謹著大節其弟子黎洲覃研經史博洽於文辭先生生其鄉私淑三先生故性質貞亮而經經緯史涉獵百家不懈而進於古乾隆三十年舉於鄉典試者爲錢少詹大昕得先生文謂非老宿不辨及來謁年裁踰冠叩其學淵博無涯淡少詹拊掌曰不負此行矣三十六年會試第一成進士 廷試二甲歸部銓選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時 高宗崇獎實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任之大學士劉公統勳首薦先生 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踰年授編修五十六年遷中允擢侍講轉侍讀歷左庶子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直文淵閣歷充咸安宮總裁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又爲國史館提調兼掌進擬文字典試廣西者一教習庶吉士者二生平至性過人執親喪哀毀骨立與人交始終如一未嘗以博雅自矜惟以非義干者不待語竟卽拂衣起人以是嚴憚之少多病左目微眚清羸如不勝衣而獨善讀書數行俱下寒暑舟車未嘗頃刻輟業於四庫七略無不研究而尤能推極本原實事求是在館時總裁問

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葉中百不失一咸訝以爲神蓋自元明以來儒者務爲空疏無益之學六書訓故屏斥不談於是儒術日晦雖閒有能讀書如楊慎朱謀瑋者非果於自用卽安於作僞立論往往不足依據迨本朝興而樸學始輩出顧處士炎武閻徵君若璩首爲之創然奧突未盡闢也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餘年魁儒鉅公接踵惠徵君棟戴庶常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開先生與戴君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於是士大夫始重經史之學言經學推戴君言史學推先生海內駸駸然趨實學矣然先生尤以浙東三先生爲宗每上下古今凡政治得失人才消長君子小人之元黃水火皆能抉其弊之所由始與害之所由終尤熟於前明掌故於朋黨奄禍及唐魯二王起兵始末口講手畫往往出正史之外每語一事輒亟稱三先生不置蓋其學之所本又心儀其人而欲取以爲法者也豈徒以旁通訓詁方名象數及草木蟲魚之多識謂足盡先生也哉先生於經深三傳及爾雅以宋邢昺爾雅義疏蕪淺遂別爲正義一書以郭景純爲宗而兼采舍人樊劉李孫諸家凡三四易稿始

定如以九府之梁山卽今衡山釋草纂菴莫菴卽今款東同人皆歎爲絕識又有孟子述義穀梁古注韓詩內傳考並足正趙岐范寧及王應麟之失而補其所遺嘗病宋史是非失實又久居山陰四明閱習聞三先生緒言初爲南都事略一編詞簡事增過正史遠甚嘗語人曰南宋諸傳最無理法其稿創於袁桷桷與史氏中外故於甬東諸人多鄉曲之私今讀南宋諸雜史及桷清容集始知其論之確也畢制軍沅撰續宋元通鑑先生爲刪補考定之制軍歎曰今之道原貢父也有方輿金石編目 皇朝大臣謚迹錄韜軒日記南江詩文稿等書所校官書如薛居正五代史則採自永樂大典中參以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并通鑑長編諸書辨證條繫悉符原書一百五十卷之數書成奏 御館臣請仿劉煦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宮至分校石經先生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亦較他經獨多爲文操筆立就奧衍淵懿學者宗之卒於嘉慶元年六月年五十有四

戴東原先生事略 段玉裁 龔麗正

戴先生震字東原休寧人生十歲始能言書過目不忘甫授大學章句問塾師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朱文公說也問文公何時人曰宋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人周宋相去幾何時曰幾二千年矣曰然則文公何以知其然塾師不能對自後讀書每字必求其義得許氏說文解字大好之遂盡通十三經注疏能全舉其辭嘗曰經以載道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學者當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某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爲之數十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宋儒譏訓詁之學而輕語言文字是猶度江河而棄舟楫也時婺源江先生永治經稱大師先生年二十以所學就正江先生驚異之齊侍郎召南見所作考工記圖曰奇書也年二十九補縣學生有族豪僣佔祖塋地訟之豪倚財結縣令欲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時紀編修昫王編修鳴盛錢編修大昕王中書昶朱編修筠皆甲戌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見先生皆擊節歎服遂館於紀氏作勾股割圓記

秦文恭蕙田延致之與講觀象授時之學五禮通考中全載其勾股割圓記以集古今算法之大全尋館王文肅安國家公子念孫從受學能得其傳南歸識惠先生棟於揚州時盧編修紹弓爲盧運使見會校刊大戴禮先生數指其譌遺書與任進士大椿論禮經舉康熙壬午鄉試是時秦文恭用江慎修及先生之說疏請刊正韻書薦先生與錢君大昕任其事 高宗以相沿已久未允也先生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於是作孟子疏證及原善論性諸篇嘗言朱子注大學開卷言虛靈不昧便涉異學其言以具衆理應萬事尤非理字之愜古人曰理解者尋其賤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言依夫天理卽所謂彼節者有閒也古聖賢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爲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爲理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爲理矣中庸注言性卽理也其可乎論語開卷言學以明善而復其初復其初出莊子絕非孟子以擴充言學之意也其持獨見多類此朱文

正珪雅善先生爲山西布政使時聘修汾州府及汾陽縣志先生正舊志之譌謂汾陽於漢爲茲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於此酈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而於謁泉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救事張守節李吉甫輩始指爲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皆非其實吉甫又謂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治不知魏晉之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最有法而猶有舛謬甚哉地理之難言也乾隆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全書館于文襄敏中以紀文達昉裘文達曰修之言薦先生於朝 上素聞其名遂以舉人特召充纂修官首校水經注別經於注正唐以來經注混淆之失 高廟褒嘉御製詩冠首蓋先生之受 主知深矣乙未會試不第 上命一體與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授庶吉士先生起自孤寒獨以文學爲 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

文疑義輒就咨訪先生爲考究顛末各得其意以去晨夕討論靡閒寒暑竟以積勞致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五時四十二年夏五月也先生所校定官書自水經注外曰周髀算經謂此古蓋天之法自漢迄元明皆主渾天明時歐羅巴入中國始稱別立新法其實皆出於周髀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曰孫子算經張邱建算經夏侯陽算經五曹算經海島算經五經算術九章算術皆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公所未見者先生悉心讎正 高宗皆製詩題卷首

刊行而古九數之學大顯矣曰儀禮釋宮儀禮識誤儀禮集釋項氏家說蒙齊中庸講義大戴禮揚子方言皆能正其闕誤所自著書曰原善三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勾股割圓記三卷策算一卷原象一卷考工記圖二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十卷文集十卷續天文略二卷水地記一卷方言疏證十三卷毛鄭詩考正四卷考正鄭氏詩譜一卷果溪詩經補注二卷大學補注一卷儀禮考正一卷歷問一卷古歷考二卷六書論三卷爾雅文字考十卷屈原賦注九卷孔戶部繼涵爲刊戴氏遺書弟子段君玉裁復刊之先生無他嗜好惟專力於讀

書雖詞義鉤棘難曉者一再讀之輒渙然冰釋旁觀驚爲宿悟要由精誠所致其學長於考辨每得一義初若創獲及參互考之確不可易後儒多言易亂於費直先生以漢書證之曰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章句其解經卽用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後人誤讀儒林傳輒咎費氏之改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軌注云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軒當爲軹軹謂兩轉或讀軒爲簪笄之笄先生辨之曰軒當讀如笄杜君改爲軹與輅內之軹二名混淆非也以轉釋軹端之軒亦非也軹者車輪軒者穀末轉者軸末後代字書并軒字無之矣祭軌字刊本多譌爲軌毛公釋詩云自轉以上爲軌說文軌從九車轍也軌從凡車式前也依詩意宜音范以韻考之又不合疑漢時軌軌二字相溷毛公殆誤併爲一歟其述明堂之制曰明堂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北堂曰

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入堂東北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實饋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四正之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二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得其解先生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目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

未卽位稱王故卒稱王子若先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勾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勾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勾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勾股法也又言治經宜自爾雅始如釋言挑充也六經無挑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挑古通用書光被四表漢書引作橫被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床廕也卽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其考證通悟類此者不可枚舉璿璣玉衡爲古觀天之器久失其傳先生神悟於二千年後令巧匠爲之且詳其制於原象篇所繪地圖尤精核 國朝言地理者有顧景范顧亭林閻百詩胡朏明黃子鴻趙東潛錢竹汀諸家然皆以郡國爲主而求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郡縣故精審能出其上歿後十餘年一日 高宗校刊石經命小璫問南書房諸臣戴震尙在否對曰已死 上歎息久之先是總督

方恪敏觀承聘先生修直畿河渠書百十一卷未成而恪敏薨囊藏周制軍元禮家嘉慶己巳吳江王履泰以貲爲通判得書攘爲己有刪其半益以乾隆己丑以後事實易名畿輔安瀾志進於朝仁宗謂此有用之書命武英殿刊行賞履泰同知發永定河試用先生嗣子仲孚攜原藁入都欲爲辨正不果亦可見先生經世述作身後猶見賞於朝廷云

段先生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東原高第弟子也年十三受知學使尹元孚先生爲諸生授以梁谿高愈所著小學遂究心焉乾隆庚辰舉人貴州玉屏知縣越三年改四川巫山知縣辛丑引疾歸遂不復出生平講求古義精小學著書滿家行世者有說文解字注尙書撰異毛詩傳小注詩經小學錄經韻樓文集其女夫曰龔麗正字闇齋仁和人嘉慶丙辰進士官郎中以懋堂爲師能傳其學著有國語韋昭注疏

孫淵如先生事略

先生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父勳舉人官河曲知縣大母許夢星墜於懷

舉以授其母金比旦遂生先生幼有異稟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全誦之
未冠補諸生與同里楊君芳燦洪君亮吉黃君景仁齊名袁君枚曰天下清才
多奇才少淵如天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先生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
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通其義錢少詹大昕主鍾山書院深器之會
陝西巡撫畢公沅招入幕府一時名宿踵至先生譽最高畢公撰關中勝蹟志
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及校刻惠徵君諸書皆先生手定乾隆五十一年朱
文正珪典試江南在都與彭文勤元瑞約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及搜遺
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拆卷得先生而汪實未就試明年 賜進士第
二人授編修充三通館校理五十四年散館試厲志賦用史記劄劄如畏語大
學士和珅疑爲別字置二等以部曹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和
珅知先生名欲令屈節一見先生不往曰吾寧得 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
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郎前此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當道卽得
之先生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爲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補刑部主事

總辦秋審先生掃室焚香爲諸名士燕集之所高麗使臣樸齊家人貢見先生所校古書特謁先生書問字堂額賦詩以贈五十八年遷員外郎次年扈蹕五臺逾年扈蹕天津會大風 御舟阻 上改御步輦至 行宮先生約同僚步行卅里赴宮門治事 特賜緞匹五十九年遷郎中阿文成胡莊敏二公皆器先生每有疑獄輒令依古義平議行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詣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罪應流先生謂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質證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先生曰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先生又言律文稱囚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輒名爲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囚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 勅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於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先生謂古者父在爲母亦期屈於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爲行服謂子無絕母理又引唐八座議凡父卒母嫁有心喪三

年之制子無絕道故也護嫁母出母均當與母同議滅鬪殺罪甲有馳車犯乙者已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馳驟車馬獲重罪介所知以兼金求免先生曰吾不受暮夜金也君罪止過失殺無爲人所誑甲慚謝去有孝子爲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父姊控部第實爲縣役逼斃請檢尸傷當道爲緩頰先生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持正類此六十年授兗沂曹濟道先生以濟陰湯陵在曹南其山西滎河縣湯陵雖列祀典實宋以來相沿之誤因徧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並考滎河之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未爲典要宜申大府改正後再官山左卒令曹縣令修葺湯陵廟屋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嘉慶元年曹南水漫灘潰決單縣地先生偕按察使康君基田築塞之鳩工集夫五日夜從上游築隄遏禦之溜歸中流不果橫決康語先生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決口能卽堵閉者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 國家帑金數百萬矣尋署按察使事以整肅吏治爲己任親問囚定爰書矜慎庶獄甲與乙有姻共飲乙醉墜火炕吐燒酒引火燄灼爛

至死甲醉臥不知讞者以甲奪壺斟酒有爭鬪形擬鬪殺罪先生曰甲主乙賓奪乙壺勸之飲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家妾也夫遠出主母惡之會僕婦死誣以謀毒讞者又實以姦夫言妾淫主婦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先生鞠婦以某日歸寧僕婦後二日以子殤與夫爭忿自盡出冤婦於獄囚有共毆人至死過堂呼冤者自言本縛夫途遇有衆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越數月邑令忽拘訊之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先生詰以衆中有相識者否答曰有舅氏某爲縣役在旁知狀密拘縣役詰之乃因姦殺人縣令回護聽其屬甥認罪始以鬪殺傷輕緩其死上官駁詰改擬傷重入情實囚知死乃不承先生誠縣官乃以失察處分枉人命吾爲若救止陰禍也

有詬詈婦女致死獄先生以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鞠得婦自與夫毆詈自經狀出其罪凡權臬七閱月平反數十百獄活死罪誣服者十餘人亦不以之罪縣官云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幕客誤之也山左風氣爲一變先生又以先儒伏生及鄭康成功在傳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立五經博士後大

吏奏請鄭議格而伏允行其議自先生發也維縣有武人犯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因賄通和珅門下屬託大府先生訪捕鞠之械和門來者於衢巡撫不便其所爲因奏言河防任重宜令回本任 上俞之時各屬感先生廉正卻陋規相率集貲餽贐皆不納是年江南豐工及山東曹工同時漫溢先生以無工處所得疏防咎大府請嚴議 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故事道員嚴議無

特旨予留者異數也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先生與濟東登萊二道各治二十里先生治中段廣深中程嚴於察弊不煩苛不染指畢工較上下段引河共省帑三十餘萬凡河工堵築決口須於將合龍時放引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隄未大塞而巡撫欲放引河康河督力止之不得既放水河盡填淤於是復抽溝而曹工遂不能合矣四年巡撫奏先生熟習刑名操守廉潔惟河務非所長請以守巡道留補得 俞旨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費先生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尙未合河督及巡撫亟奏合龍移先生任尋又奏稱合而復開開則分賠兩次壩工銀九萬兩當半屬後任司

事者并責諸先生先生亦任之曰吾無寸椽尺土然既兼河務不能不爲人受過也未幾母憂歸僑居金陵六年浙撫阮公元關詰經精舍於西湖聘先生及王侍郎昶迭主講席以經史疑義課士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請業者盈門未十年舍中士授魏科入館閣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先生淡於宦情服闋後游吳越數年終以河工償項故不得已再出有 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署登萊青道補山東督糧道山東衛河經臨清閘口夏秋水漲高於閘內之汶水卽閉閘謂之悶口糧艘阻滯先生知德州哨馬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合流入老黃河卽鉤盤鬲津故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以洩衛水異漲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兵五百口一口爲一戶增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例支道倉米七千八百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石支銀一兩糧價昔賤今貴折色不敷其半官兵日苦累而道倉支贖餘米歷年運交通倉需運費銀二千餘兩先生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不獨恤滿兵且省運費皆從之十二年署布政使事時侍

郎廣興奉使山東供張煩擾先生慎守庫帑獨無所餽後廣以賄敗豫東二行
省以支帑獲罪者衆先生不與焉十三年督運北上請 訓 仁宗溫諭移
時面奏乞假三月省迎老父於江南允之抵江寧糾族衆建孫子祠回任自剡
城取道費縣訪季桓子得犢羊井銘於縣署又訪曾哲南城葬處及澹臺子羽
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始先生之官山東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
今所傳在歷城者誤也曾檄縣令訪求遺墓迨嘉慶八年再泲東省以察賑按
行范縣會河溢不能詣墓所及官糧道忽夢浚井出古丈夫自稱閔子覺而異
之因出貲屬縣令唐晟訪廢墓申禁樵採修祠堂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
於縣之義城寺東皆爲文紀其事十六年引疾歸尋客揚州運署校刊全唐文
累主鍾山書院生平立身行事皆蹈儒術廉而不刻和而介屢以剛正不獲於
上官早歲文詞華麗繼乃沈潛經術博極羣書喜獎借後進所至士爭附之尤
好聚書聞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及古彝鼎書畫皆能窮竟源委文在
六朝漢魏閱不欲似唐宋八家嘗病古文尙書爲東晉梅賾所亂撰集古文尙

書馬鄭王注十卷及逸文三篇又爲尙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蓋積二十餘年而後成其專精如此又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倉頡篇三卷孔子集語四卷史記天官書考證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稿五卷岱南閣文稿五卷五松園文稿一卷平津館文稿二卷詩集若干卷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尙書考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議三十卷卒於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年六十有六配王恭人名采薇工詩善書有長離閣集

洪稚存先生事略 趙懷玉 莊忻 劉逢祿

洪先生亮吉字稚存陽湖人生六歲而孤家貧以副貢客公卿閒朱學士筠督學安徽先生從遊最久旋客浙江學使王文端杰幕中資館穀養母母卒時方按試處州第藹吉不敢赴詭言母疾甚趣之歸先生亟行距家二十里舍舟而

徒方渡橋遇賃僕之父仇三得家狀號踊失足落水中流數里汲者見髮颺水上攬之得人有識先生者舁至家久之乃甦以不及視含殮故遇忌日輒不食年四十五成乾隆庚戌進士 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明年充石經館收掌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譌俗白總裁欲更正之未能從也壬子分校順天鄉試闈中拜視學貴州之 命故事詞臣未散館無授學政者異數也在貴州疏言禮記宜以鄭康成注易陳灝爲部議所格教士以通經學古爲先黔士向學先生有力焉嘉慶元年入直上書房先生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先生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 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隨引藹吉之喪以古人有期功去官之義乞病歸其後座主朱文正珪有書起之復入都供職嘉慶己未教習庶吉士先生長身火色性超邁歌呼飲酒怡怡然每與至凡朋儕所爲皆掣亂之爲笑樂至論當世大事則目直視頸皆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會有與先生先後起官者文正公並譽之先生大怒以爲輕己遂邑邑不樂復乞病行有日矣時川陝賊未靖先生欲有所獻替顧

編檢例不奏事乃上書成親王暨當事大僚言時事冀其轉奏謂故貝子福康安所過繁費州縣吏以供億致虛帑藏故相和珅擅枋時達官清選多屈膝門下列官中外者四十餘人末復指斥 乘輿有羣小熒惑視朝稍晏語成親王以聞有 旨軍機大臣召問卽日覆奏落職交刑部治罪先生就逮西華門外都虞司羣議洶洶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其友趙中書懷玉見先生縲絏藉藁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先生笑字謂趙君曰味辛今見稚存死耶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 旨毋用刑先生聞宣感動大哭自引罪坐身列侍從用疑似語謗君父大不敬議斬立決奏上免死戍伊犁將軍某妄測 聖意奏請俟君至斃以法先發後聞得 旨嚴飭不行明年京師旱 詔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安南黎氏二臣忠於其主久繫獄請釋之又雨 上乃手詔赦先生是日沛然雨遂頒 諭言天人感應之理至捷誠臣工弗以言爲諱 御製得兩紀事詩有亮吉原書無違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實足啓沃朕心已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之注 仁宗之容直臣超越前古而先生諒節

寶能上格 天心云先生在戍所不及百日自獲罪至戍還文正公常調護之
既歸自號更生居士丁卯歲大祲有司勘不成災饑民剝樹皮以食先生力請
當道設賑局捐金爲之倡所全活數十萬計性嗜山水遊嵩華黃山皆躋絕壁
題名家居十餘年卒年六十有四其學無所不窺詩文有奇氣少與武進黃景
仁仲則齊名江左號洪黃仲則客死汾州千里奔其喪世有巨卿之目其後沈
研經術與同邑孫星衍季述論學相長人又稱孫洪云所著左傳詁十卷公羊
穀梁古義二卷比雅十二卷弟子職箋釋一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音四卷
乾隆府廳州縣圖五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
十六卷詩文集共六十四卷行於世趙君懷玉字億孫一字味辛武進人乾隆
庚子 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爲登州府同知好學深思書無所不讀工詩
古文著亦有生齋詩文集同時爲漢學者有莊君斝字虛庵乾隆戊子副榜官
知州深於聲音訓詁之學校刻淮南子爲之注又有劉君逢祿字申甫嘉慶丁
卯舉人淹通經傳皆先生同郡人

洪初堂先生事略 洪梧 程瑤田 汪龍 汪萊 羅永符 洪瑩

洪先生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人年十五爲諸生乾隆乙酉拔貢與兄樸同應
召試兄授中書而先生未遇梁文定公國治時督學安徽皆賞異之先生從
文定游至山西舉乾隆戊子鄉試丙申應天津 召試冠其伍授內閣中書少
與同郡戴東原金輔之交粹於經學因鄭康成易贊作述贊二卷又著明象未
成書其解周易詁訓本兩漢行文類先秦又撰四聲韻和表五卷示兒切語一
卷先是江先生慎修切字六百十有六是書增補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見溪
等字注於廣韻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齒唇五音蓋其書宗江戴二家之
說而加詳焉又著周易古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詩經釋典儀禮十七篇
書後春秋公羊傳例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許氏經義諸書留心
奇遁之術以其術犯造物忌病中舉所著火之惟新安大好紀麗久刊行先生
律身以正孝友著於鄉生平所學服膺戴氏戴氏作孟子字義疏證讀者不能
通其義先生稱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

明察於人倫庶物閱必自戴氏始也撰東原行狀載其與彭尺木書朱竹君謂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此先生上書論之詞甚辨第梧字桐生乾隆庚子召試舉人授中書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修官沂州知府博通古今工詞翰亦邃於經學同邑學者有程易疇汪蟄泉汪孝嬰羅子信洪賓華皆以經術名

易疇程姓名瑤田乾隆庚寅舉人太倉州學正著有通藝錄行世 蟄泉名龍乾隆丙午舉人著毛詩申成毛詩異義孝嬰名萊優貢生大學士祿康薦修國史天文志官石埭訓導十三經注疏能背誦如流水而又能心通其義有問者觸類旁通無窒礙尤善歷算通中西術著衡齋算學行於世子信名永符乾隆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善讀書通經史工詩古文時推疏儔奇士賓華名瑩爲初堂族子嘉慶己巳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授修撰恬於仕進五經各有撰述皆歎人

任子田先生事略

任

兆麟

李

惇

宋

綿初

秦恩復

黃承吉

許珩

任先生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蘇興化人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以通經聞著易象大意先生少工文詞既乃專究經史傳注乾隆三十四年二甲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三十八年修四庫全書充纂修官禮經哀輯爲多提要多出其手尋以郎中授御史五十四年卒年五十有二先生家貧盡色養讀書守道義素不欲以空言講學服官行己無媿古人所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著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繪一卷吳越備史注三十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集六卷先生初欲薈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卽類以求一類旣貫乃更求他類所著深衣釋繪諸篇皆博綜羣籍衷以己意或視爲爾雅廣疏實禮經別記之意學者能推其意廣所未盡以類窮之可以會經之全矣族弟兆麟嘗采獲百五十條爲字林考逸補正云兆麟字文田一字心齋震澤諸生舉孝廉方正嘗注夏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移主夫出火一條在三月又移時有見稊始收一條在五月又補入采芑雞始乳二條王西莊序以爲確當所著曰有竹居集時江北學者有李先生惇號孝臣高郵人治經通敏尤深

於詩及春秋三傳晚好歷算通宣城梅氏書與同郡劉端臨王懷祖汪容甫善力倡古學篤內行恂恂退讓遇友朋患難則執義不回久困諸生以高第將舉拔萃科試之前夕執友賈田祖死往經其喪遂罷試舉乾隆庚子進士注選知縣尋卒著歷代官制考考工車制考說文引書字異考左傳通釋杜氏長歷補渾天圖說羣經識小錄諸書又宋君綿初字守端亦高郵人乾隆丁酉拔貢官訓導邃經術尤長於說詩著韓詩內傳徵四卷子保字定之廩生精聲音訓詁之學又秦君恩復字敦夫一字澹生江都人乾隆丁未進士官編修讀書好古所居五笥仙館蓄書萬卷丹鉛不去手校刊陶宏景鬼谷子注盧重元列子注及隸韻諸書與人謙抑口不談學問是以世無知者又黃君承吉字春谷亦江都人嘉慶乙丑進士官知縣天資過人爲漢儒之學研究精微通歷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尤工詩古文能自出機杼空無依傍又儀徵許珩者字楚生能詩治經有心得著周禮獻疑七卷又汪君光熾字晉蕃儀徵諸生父棟進士官員外郎與惠定宇戴東原王述庵王西莊錢竹汀爲莫逆交晉蕃承庭訓夤聞諸老

宿緒論遂博通經史嘗辨惠氏易爻辰圖之謬又作蕘稗釋人服其精核又李君鍾泗字濱石甘泉人書一覽不忘治經精左氏春秋撰規規過一書抑劉申杜焦里堂見而歎服嘉慶六年舉人與晉蕃皆早世

孔驥軒先生事略 孔繼涵 郝懿行 鄭鴻磐 趙曾

先生諱廣森字衆仲又字撝約號驥軒孔子六十八代孫居曲阜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檢討年少入官翩翩華胄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耽著述裹足不與要人通謁告養歸不復出及居大母與父喪竟以毀卒時乾隆五十一年也年三十有五先生聰穎特達經史小學沈覽妙解少受經於戴東原所學在公羊春秋唐陸德明云魏晉以來公羊久成絕學先生沈深解剝著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於胡毋子都董仲舒何邵公條例師法不墜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無帝王之位又不得爲帝王之輔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之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魯道陵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

坐而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可漸更仁義可漸明政教可漸與一於春秋乎託之春秋之爲書也上通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道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旣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而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鳴於朝廷立於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公羊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其說皆絕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實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未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襄滕薛邾婁

儀父賤穀鄧而貴威郟非天子之黜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
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
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
之所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實本於不言
剽立以惡衍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曼姑擬皋
陶則與瞽瞍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於陽兩
傳文句之偶合哉晉唐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唯左氏不絕於講誦啖趙橫
興宋儒踵扇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訾毀
三傳率撫拾本例而膚引例不可通者以致其詰董生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
達詁春秋無達例夫唯有例而又有不囿於例者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
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記
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乎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
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

奔而曰來祭公使而曰來介葛盧朝而曰來齊仲孫外之而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於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於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於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於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所見也若是之屬有不勝僂指述者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乃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蔡仲之事蔡仲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退之意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弑豐儀之立仲循循無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至昭公復正厲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

疑者視聖人聖人以蔡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閒特殊異二子於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尙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蓋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嗷嗷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孔子之修春秋也至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皆假日月以明其變決其疑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日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勢分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趙汭一人哉推舉其概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刻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人入曹以其日也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隱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

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得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於殺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癸巳葬晉文公背殯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諼弑之跡亦日之而益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新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於衍而非衍夏五或無月十有二月或無冬疑於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所甚重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無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用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於未事而先貶既事而終絕則蹈名教之宏罪犯今古之極慙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若公子翬之媚桓弑隱公子招之脅君亂國充其惡可以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慮久已不範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

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弑君亂國早已放流之數殛之
又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罪人而且使之出師而且使之會諸侯之大
夫是則陳魯之君無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於瀕貶翬於伐鄭伐宋
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三軍而使四方豈惟決二
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勿謂公子招弟也而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疎者
弗良當絕其位親者不良但不當任之亦弗可失其貴此深中之深微中之微
也俗儒不知春秋病在不能探深窺微翬在所傳聞之世訟言貶之遂在所聞
之世唯一貶於其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不比
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
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
乎始終用致夫人弗曰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篡成風之舍貶會葬王弗稱天則
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公亦然故翬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
言乎罪大惡極足以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皆不概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顯

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徙義公子側之偃車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寧惟是又因是以知士句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伐許與吳伐郟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與戎則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也猶前之接後之踰而蔡之肸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要法也楚子虔哆哆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於春秋何則般之弑父易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恨於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廬伸其復讐之志凡義無常唯時所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虔也讐以其比在刺築館譏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爲大夫旣爲大夫

卽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於貶絕備矣而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瘳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敢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爲讐狩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吳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戍鄭虎牢於下乃可以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而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入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爲盟之法其假諱而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召陵高渚霍而於讓國公子三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亡國之諱亡也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子之恩子般

忍日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逮聞所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彰彰如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讀經三年顧云齊陳恆執其君寘於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圍棘取連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子惟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於註疏漢儒授受之旨藉可考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盲春秋漢議文證例等尙數十篇惜無存者解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訛率臆未能醇會傳臆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強殊鼻我於挾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夫大夫奔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辭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劭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異議可怪之論亦猶傳本未與輒拒父雋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

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於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通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決爲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母生董生旣皆此經先師雖義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爲略依胡母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字斷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蓋自有唐巨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殷侑之註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禩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鑽仰旣竭不知所裁先生又著大戴禮記補注十四卷詩聲類十三卷禮記卮言六卷經學卮言

六卷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又喜屬文工篆隸著儀鄭堂駢體文三卷江都汪中讀之歎爲絕手

孔君繼涵字荏谷驛軒之叔也乾隆辛巳進士官戶部郎中深於三禮校刻微波榭叢書同時有郝君懿行者字恂九樓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主事撰山海經注爲實事求是之學又濟甯許君鴻磐字漸達進士官江蘇同知深於輿地凌次仲亟稱之其雪帆雜著皆辨駁地理之設不在臆明景范下與萊陽趙君齊名趙君名曾字北嵐乾隆己酉舉人官知縣好金石文字及古錢治經深於三禮及古文尙書左氏春秋皆山左翹楚也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五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平江李元度次青墓

經學

周書昌先生事略桂馥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其先餘姚人也高祖始遷山東之歷城生而好學棄產營書凡積五萬卷見藏書家易散有感於釋道藏約桂君未谷築借書園祠祀漢經師伏生叔重諸先生聚書其中以招致來學與李君文藻同修歷城縣志朱學士筠稱其詳慎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特召修四庫書改庶吉士授編修典試貴州能得士與程君晉芳丁君杰邵君晉涵善嘗借館中書屬未谷爲四部考鈔胥數十人昕夕校治會禁借官書遂止先生之學淹博無涯洙於先正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稱張稷若自謂文拙不存藁亦不著書未谷名馥字冬卉曲阜人於書無不窺尤邃於金石六書之學少以優行貢成均交翁覃溪學士詣益進又與濟南周書昌友誘接後

進甚篤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知永平縣卒官年七十永平故填之邊邑君臥閣以治政簡甚因以其餘爲經生業嘗謂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日取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說文義證五十卷又繪許祭酒以下至二徐吾邱衍之屬爲說文統系圖題書室曰十二篆師精舍著禮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八卷詩集四卷

程絲莊先生事略

程先生延祚字啓生號絲莊先世本歙人遷江甯少好學十三經二十二史諸子百家書無不讀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第嗣章字南耕深於史先生獨好治經而於天文輿地食貨河渠兵農禮樂之事皆能竟委探源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生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爲之肅弱冠補諸生鄉試輒不利乾隆丙辰 召試鴻詞科有要人慕其名欲令出門下屬密友道意曰主我試必入選先生正色拒之竟不用自此不復應鄉舉惟閉戶窮經而已自王輔嗣注易盡掃圖緯之說宋元儒尊希夷河洛圖書及變互卦氣之說又或拘執

爰位陰陽乘承比應之體易學轉晦先生乃著易通及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作彖爻求是說六卷自成一家言少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尙書冤詞乃作冤冤詞以攻之又著晚書訂疑推拓其說別成尙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說二十卷魯論說四卷春秋識小錄三卷禮說二卷多能發前人未發之覆同時方君望溪鍾君厲暇皆感推之辛未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被薦入都復報罷自以家近青溪其出處與劉焯兄弟相類乃自號青溪居士云卒年七十七所著經學外有詩文各三十卷嘗言墨守宋學已非墨守漢學者尤非孟子不云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謂孫復疏經多背先儒非也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爲孫復其持論若此

崔東壁先生事略 陳履和

崔先生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大名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嘉慶元年授羅源知縣武弁多藉海寇邀功誣商船爲盜先生屢平反之於是奸徒控其擅釋巨盜臺使者故知先生得免議四年調上杭關稅向贏數千金先生悉解充緝盜

公費未幾投劾歸著書二十四種而考信錄一書尤生平心力所專注其上古考信錄二卷謂易傳僅溯至伏羲春秋傳僅溯至黃帝不應後人所知反詳於古人凡緯書所云十紀史記所云天皇地皇人皇皆妄也謂龍馬負圖出緯書乃方士之言謂庖羲非太皞神農非炎帝以五行配五帝乃陰陽家言謂楊墨欲高於儒者故稱述上古以求加於唐虞三代之上凡稱引上古多異端假託之言不可爲實事謂上古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有聖人出則天下尊之爲帝既沒則已焉自唐虞而後有禪自夏商而後有繼不可以後世之事例上古其唐虞考信錄四卷謂舜事統於堯古但有堯典今本割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始於齊代姚方興其謬有二謂堯非帝嚳子堯之德能協和萬邦故天下歸之非藉父兄之業謂歷數在躬非聖人之言聖人豈有置人事不言而以歷數爲據使後世聞干者藉爲口實乎謂舜以前未有州舜始設之故曰肇十有二州其後水患旣平乃併其三而爲九僞孔傳謂禹別九州之後舜改爲十二州者謬謂舜竄三苗於三危何以復命禹征之何以舜之德久不能格舞干羽而七旬

遂格此僞書采韓詩外傳而增飾之耳其夏商考信錄四卷謂彭蠡別一地非鄱陽彭蠡自在江北爲漢水所匯鄭樵以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爲衍文固謬朱子蔡傳不疑以鄱陽爲彭蠡之誤而反疑經爲誤亦非謂庭堅非皋陶當是兩人謂允征乃僞書羲和廢職黜之可也何必興師且羲和黨羿羿必助之仲康安能征之至六卿分掌六師甘誓所記甚明自周官始言司馬掌六師而僞書周官篇因之夏時必無是語也謂果盪舟非陸地行舟乃力能搖盪尋之舟而覆之也謂元鳥生商當從毛傳春分元鳥至祈於郊禘而生契不當從史記吞鳥卵之說謂湯誓言率割夏邑則知夏之政不行於諸侯言夏罪其如台則知桀不能囚湯湯固未嘗立桀之朝爲桀之臣也謂外丙仲壬當從孟子不當從僞孔傳削去外丙仲壬兩代程子胡氏之說皆謬謂祖甲乃武丁子非太甲當從馬鄭其豐鎬考信錄八卷謂夏商周未有號爲某公者公亶父相連成文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類也古公亶父猶言昔公亶父也謂太王流離播遷之不暇何暇謀商闕宮詩語夸誕僖公乞師於楚以伐齊而此

詩反謂荆舒是懲則翦商一語豈可信以爲實謂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時詩關雎取興河洲而岐陽距河絕遠況序但言后妃尙未指爲何王之后安得據一言而廢三家之說乎謂周自立國於岐與商無涉文王未嘗立於紂之朝所謂服事殷者不過玉帛皮馬卑禮以奉之耳非委贄而立於其朝也謂文王羨里之厄詩書不言論語孟子亦不言至易傳始言之易傳本非孔子所作是以汲冢周易有陰陽篇而無十翼卽所云大難亦未言爲何難謂武王牧野以前其事殷之心與文王不異孔子言周之德周者文武之統稱況上文所記者武王之言以爲論武而兼文則可若以爲專論文而不及武則上下文不相屬矣謂僞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不書月而反書時尙書有是文體乎又云惟戊午王次於河朔蒙日於時而反無月不特尙書卽春秋亦無此文體也謂周介戎狄之闕乃商政所不及至寢昌寢大又商所不能臣紂與文武原無君臣之分但爲名號正朔所存故論文武者但問其實爲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不伐商果君臣也則曹操雖不篡漢而罪與丕無殊非君臣也則武王雖

伐商而至德與文王不異謂雖有周親二句承周有大賚而言言周雖有親戚不敵善人故大賚之也上句周指武王下句周豈可指紂謂唐叔乃成王母弟周公之東也唐叔實往歸禾則成王非幼明矣蓋成王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後人但聞周公攝政遂誤以成王爲幼耳謂管蔡二叔以殷畔漢以前皆不言霍叔至晉皇甫謐始稱監殷有管蔡霍三叔而僞尙書采之謂微子之命難於措辭而語但通套其僞尤易明謂儀禮非周公之制古禮臣拜君於堂下雖君有命仍拜畢乃升今儀禮君辭之乃升成敗是拜上非拜下矣古者公之下不得復有公今儀禮諸侯之臣所謂諸公者是春秋之末大夫僭也覲禮大禮也聘禮小禮也今儀禮聘禮之詳反十倍於覲禮蓋周衰覲禮缺失而聘禮通行故也王穆后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今儀禮喪服篇爲妻期年果周公所制之禮叔向豈有不知何以所言喪服與儀禮迥異且十七篇多係士禮而文繁物奢已如此然則此書之作當在周末文勝之時周公所制必不如是謂周禮條理詳備然以爲周公所作亦非也書曰弼成

五服至於五千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今周禮封國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海內安得如許地而封之畿之耶古者建國必本大而末小今周禮天子之地僅四諸公而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賈誼所謂脰大如腰指大如股者是豈先王之法制乎孟子其實皆什一也公羊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今周禮乃云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是正賦之外無課於民者今周禮使不毛者無職事者出夫里之布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如郊祭地則如社今周禮云祭天南郊祭地北郊果爾則周公於洛何以一郊卽兼祭天地且南北郊亦不當同日春秋書郊凡九皆但書郊果有南北兩郊不應混而同之謂共和者因周召二相和衷共懽而稱之以爲共伯和者謬謂龍漈事荒誕不足信謂伯夷叔齊無扣馬諫伐紂事辟紂故餓餓故思養而歸於周論語但言餓於首陽不言餓死於首陽蓋戰國時楊墨橫議常非堯舜薄湯武以快其私毀堯則託諸

許由毀禹則託諸子高毀孔子則託諸老聃毀武王則託諸伯夷太史公尊黃老故好采異端雜說學者但當信論孟不當信史記其洙泗考信錄四卷餘錄三卷謂今論語非孔門論語之原本亦非漢初魯論之舊本齊論語章句多於魯論是齊魯互異也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刪而合之號張侯論然則今之論語乃張禹所更定也禹但知媚王氏以保富貴耳何足以知論語其不當刪而刪不當采而采蓋不少矣如公山佛肸兩章蓋戰國之士顧自便其私故誣聖人以自解而張禹誤采之夫佛肸叛乃趙襄子時事其時孔子已卒矣何往之有此誣聖之大者也謂孔子家語原書已佚今之家語乃魏晉閒人雜取子史中孔子事跡增益而成者謂孔子事見於異端雜說者人猶不信至世家及家語載之而人始信之矣至孔子年譜則又采之世家家語及諸雜說者其謬尤甚謂左傳言孔子相者相禮也非相國也史記誤以爲相國之相謂匡爲宋邑似畏匡過宋本一事匡人其如予何桓魋其如予何似一時一事之言記者小異耳謂孔子無刪詩書之事先儒以春秋爲託南面之權行黜陟之事其

說亦非蓋春秋所關者天下之治亂所正者天下之名分不可仍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春秋得孔子修之則善不待褒而自見惡不待貶而自明大義懷然功罪昭著故曰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謂孔子所謂一貫曾子以爲忠恕是卽忠恕也先儒釋之曰一理渾然此渾然者果何物乎從曾子之言則學者皆有所持循從宋儒之言則聖道反入於虛杳吾寧從曾子不敢從宋儒也謂南容非南宮敬叔以爲一人其誤有六語詳本書謂論語左邱明非作傳之左邱明作傳之左邱明未嘗親炙孔子劉歆謂親見夫子無所據其論語餘說一卷謂天下之理皆寓於事非聞見閱歷不能知故聖人教人多聞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至宋儒始好以窮理爲說以靜坐爲功以明心見性爲道然則聖人何爲教人多聞多見乎其孟子事實錄二卷謂孟子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當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旣敗之後蓋惠王三十七年始僭稱王惟旣稱王故孟子稱之曰王惟旣敗故有喪地之語謂後人疑孟子當尊周室不當勸齊梁行

王政不知周顯王時周已失國至東周西周君判爲兩國已降同諸侯是時民困已極孟子急欲救民故勉以王政保民之事此時而責以尊周是不識時勢而妄議也其三代正朔考一卷謂孔子修春秋以尊王室斷無改本朝正朔之理王正月卽周正月也謂三正並行於侯國列國自用其歷聖王不強使從己故周十二月卜偃謂之十月周三月絳老人謂之正月可見周用周正晉自用夏正也其三代經界考一卷謂聖王治天下惟期安民必不紛更以擾民夏貢殷助周徹各因其宜至諸侯之國各仍其舊公劉當夏殷之際而徹田爲糧可知夏殷貢助不盡行於天下也謂方田法田不盡方而算自方井田之制亦若是耳其禘祀通考一卷謂禘見於春秋者二閔二年言禘於莊公僖八年禘於太廟觀此則太廟羣廟皆有禘器非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禘見於左傳者三昭十五年將禘於武公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此三事皆禘羣廟非祭始祖所自出也禘見於論語者二所以不欲觀所以不答或問之故皆無明文禘見於王制禮運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祭義皆無祭始祖所自出之

說惟喪服小記及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亦無祭始祖所自出之說加始字於祖之上其誤始於趙匡謂國語多自相矛盾不足據卽據國語禘饗之文亦以其有功而祭非以其爲始祖所自出而祭也祭法一篇出於漢儒蓋襲國語之文其謬有三其讀風偶識四卷謂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三家之詩雖亡然見於漢人引述者有之與今詩序互異豈毛詩獨可信而齊魯韓皆不可信耶謂前人以詩序爲子夏毛公所作非有實據而衛宏作詩序則後漢書實有明文夫申公說詩疑者不傳衛宏在後何以每篇皆能悉其爲某人之事謂風雅南皆詩之體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不當言化自北而南其古文尙書辨僞二卷謂東漢以後杜林賈逵馬融鄭康成傳古文尙書皆止二十九篇史記所引尙書皆二十九篇之文並無今書二十五篇一語謂後人尊僞書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爲宋以來理學諸儒所宗也不知危微二語出荀子荀子凡引詩書皆稱詩云書云獨此稱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則知荀子所見秦火以前之尙書無危微二語也先生之學考據詳明如漢儒而

未嘗墨守舊說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嘗空談虛理而不核乎事之實山陽汪文端序稱其書爲古今不可無之書其功爲世儒不可及之功其心折如此先生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弟子陳履和雲南石屏舉人遇先生於京邸見考信錄卽執弟子禮先生歿爲刊其遺書

張皋文先生事略 董士錫

阮文達居館職時創立 國史儒林傳其序述前代師儒分合及 本朝理學經學諸儒源流甚晰而亟稱近世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與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皆爲專家絕學蓋自惠氏棟作周易述大旨遵虞翻補以鄭荀諸儒學者以未能專一少之漢人之易孟費諸家各有師承勢不能合張先生傳虞氏易卽傳漢孟氏易矣是以爲孤經絕學也先生名惠言字皋文江蘇武進人少孤貧年十四卽爲童子師舉乾隆丙午鄉試教習景山官學期滿例得引見闈母疾急歸遂居母憂嘉慶四年 睿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慎先生中式時大學士朱文正公以先生學行特奏選庶吉士充實錄纂修官蓋前後七試

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編修七年卒年四十二先生清羸鬚眉作青紺色面有風稜而性持和易至義之所在必達而後已鄉會試皆出文正之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先生斷斷以善相諍不敢隱文正言 天子當以寬大得民先生言 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閒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

天子當優有過大臣先生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壞 朝廷法惜全之當何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先生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於廣坐諍之文正不以爲忤也爲庶吉士時嘗奉 命詣盛京篆 列聖加尊號玉寶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寶不得磨治當事以爲然格於例不果奏又言翰林官乃 皇帝侍從奉

命篆 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於例不果奏先生歎曰天下事皆如是耶吾位卑能言之而已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

鼓文嘗曰少温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晉書篆勢是晉人語非漢中
郎語也少爲詞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禮
主鄭氏康成言易主虞氏翻所著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其虞氏易
序曰自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
同惟京氏爲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
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皆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年扶風馬
融作易傳授鄭康成康成作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
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惟翻傳孟氏學嘗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
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
貫穿比附離根散葉鬯茂條理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空言解易唐立之
學宮而漢儒之說微獨李鼎祚作集解頗採古易家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書
盡亡而宋道士陳搏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易之河圖洛書也河南邵
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破而易陰陽

之大義蓋盡晦矣 清興百年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孟京荀鄭虞氏古義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於已廢之後左右采獲十無二三其所述大抵宗禰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唐五代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摭拾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既承世學又具見馬鄭荀宋氏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又古書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十餘家惟鄭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之所傳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情爲消息二卷庶以探蹟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先生又撰虞氏易禮易事易候易言及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儀禮圖說文諧聲譜茗柯文集共數十卷生平修學立行敦禮自守嘗言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弟子從受易禮者十數甥董士錫字晉卿能傳其學

汪容甫先生事略 賈田祖

江德量

顧九苞

顧鳳毛

鍾襄

汪先生中字容甫江蘇江都人生七歲而孤家酷貧冬夜藉薪而臥旦供爨給以養親力不能就外傳母鄒授以小學四子書稍長傭書村塾中代學子爲文塾師大驚異久之就書賈借讀經史百家觸目成誦遂爲通人弱冠補諸生杭堇甫沈椒園皆賞異之學使朱竹君禮爲上客同時鄭炳也王德甫錢竹汀盧紹弓並爲延譽乾隆丁酉謝侍郎壻督學江蘇選充拔貢生每試別置一榜署名諸生前謂所取士曰若能受學於容甫業當益進又曰予之先容甫以爵也以學則北面事之矣先生以母老竟不朝考絕意仕進丙午朱文正以侍郎典試江南語人曰此行必得汪某爲選首不知其不與試也文正旋督學浙江先生往謁問及揚州文獻作廣陵對三千餘言文極奇偉畢尙書沅開府湖北禮先生入幕屬撰琴臺銘黃鶴樓記甫脫稿好事者爭傳誦之先生治經宗漢學謂國朝諸儒崛起接二千餘年墜緒若顧亭林閻百詩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足繼往開來經學自亭林始闡其端河洛圖書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闢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

成焉擬作六儒頌未成好金石碑版嘗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因署其堂曰問禮性伉直不信釋老陰陽神怪之說謂周禮天神地示人鬼今合而爲一如文昌天神也東嶽地示也先聖先師人鬼也天神地示世俗必求其人以實之豈不大愚乎尤惡淫祀見人邀福祠禱者輒罵之聞者掩耳走而先生自喜益甚於時彥不輕許可見負盛名者必譏彈其失或規之則曰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或且求吾罵焉不得耳事母至孝家無餽石儲而滄瀧必具侍母疾晝夜不交睫廁踰皆親滌焉晚歲嵯使全德耳其名延請鑒別書畫甲寅校四庫全書於浙江之文宗閣疾終西湖葛嶺僧舍年五十有一先生少工詩治古文不取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著述學內外篇及廣陵通典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子喜孫字孟慈嘉慶丁卯舉人能讀父書長於考據同時學者有賈君田祖江君德量顧君九苞鍾君襄皆與先生善

田祖字稻孫號禮耕高郵人廩膳生好學多所瞻涉喜左氏春秋未嘗去手旁行斜上朱墨爛然與陽湖洪稚存同里王懷祖李孝臣友善矜立名節猛志疾

邪蓋篤學力行之士也德量字成嘉一字秋吏儀徵人世父昱字賓谷江都諸生讀書好古爲聲音訓詁之學著有松泉集韻歧瀟湘聽雨錄諸書秋史少溺苦於學與汪容甫爲文字交所業益進乾隆庚辰一甲二名進士賜及第授編修改御史精於小學好藏碑版名書畫古錢著泉志三十卷又撰廣雅疏未成而卒九苞字文子與化人洽聞強記長於毛詩三禮母任氏子田侍御之祖姑也博通經史文子之學得諸母教爲多舉乾隆辛丑進士尋卒子鳳毛字超宗亦受經於祖母年十一通五經著有毛詩集解楚詞韻考入聲韻考乾隆甲辰聖駕南巡 召試列二等後舉戊申副榜早世鍾襄字啟崖甘泉人優貢生與阮文達元焦孝廉循善共討論經學實事求是君淡然無欲以讀書爲樂生平篤實敦善行嘗撰漢儒考較陸元朗所載增多十餘人文達爲刻考古錄四卷

凌次仲先生事略

凌先生廷堪字次仲安徽歙人六歲而孤家貧年十二棄書學賈偶讀唐詩選

本及詞綜遂能詩詞見者大異之二十餘始復讀書懼時過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之學復從翁覃溪阮文達遊於禮經用力最深不輟寒暑二十餘年於史則大事本末地理官制沿革及元史姓氏有問者從容置答如數家珍焉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出朱文正文端二公門例選知縣改甯國府教授便於養母治經也著禮經釋例十三卷謂儀禮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卽鄉飲酒之賓也侑卽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卽鄉飲酒之主人獻賓主人獻介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卽鄉飲酒之主人酬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卽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尸獻侑及受尸酢有籩豆牢俎七滫肉滫燔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尸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司徹獻尸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

酒但獻衆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觶於尸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觶於賓而已有司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酬賓之觶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觶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觶於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於士冠禮冠畢醴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於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覲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面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雁卽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卽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卽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面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卽私覲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衆介面卽聘賓之私覲畢介面衆介面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雁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既享未覲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償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

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裼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問卿則受幣於堂中西昏禮則受雁於楹閒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於士相見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饗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於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同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覲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玉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覲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於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

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先生又著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又著魏書音義未成先生雄於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文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復禮上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

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醢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悅摯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牖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卽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卽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是矣良金之在卅也非稟氏之模范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車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

金之爲量不必待模范也材之爲車不必待規矩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渺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下以禮爲學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醴而父子之親油然而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贄以至於既見還贄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禮中日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

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脰獻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生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

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掩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衆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於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乎天命民彝而出之卽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閒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

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卽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復禮下曰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妙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乎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

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渺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氣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渺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之互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說者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卽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歎時往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渺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

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耳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眇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眇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

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耶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先生此論與張蒿庵之中庸論皆古今絕識大有功於聖學者也其燕樂考原由燕樂以通古樂江君鄭堂謂其思通鬼神焉先生卒於嘉慶十四年年五十有五

余古農先生事略 江藩 汪元亮 袁廷禱 鈕樹玉

先生諱蕭客字仲林別字古農吳縣布衣也年十五通五經家貧不能蓄書有茗溪書賈徐姓借以左傳注疏讀而月還之徐訝其速曰熟讀矣徐試之背誦終卷無誤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十七史說文解字玉篇廣韻於是閉戶肄經史博覽羣書性癖古籍聞有異書必徒步往借以郭注爾雅用舊注而掩其名謂之攘善無恥乃採孫炎李巡舊注爲之釋書未成先成注雅別

鈔八卷專攻陸佃新義埤雅及羅願爾雅翼之誤兼及蔡卡毛詩名物解沈宗伯德潛見其書折節與交年逾冠以注雅別鈔就正於惠氏定宇定宇曰陸佃蔡卡乃安石新學人人知其非羅願非有宋大儒均不足辨也凡讀書撰著當務其大且遠者先生矍然遂執贄稱弟子焉吳縣朱文游藏書最富先生館其家得徧讀四部書又嘗閱道藏於元妙觀閱佛藏於南禪寺昕夕手一編弗輟致力力虧損或令坐暗室中目蒙藍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後目復明然讀書但能讀大字本而已方恪敏觀承延至保定修畿輔水利志遊京師與朱學士筠紀文達昫胡文恪高望善咸謂其學在深甯亭林之閒因目疾復作舉戴氏震自代遂南歸以經術教授鄉里閉目口授時江震滄孝廉筠亦以目疾授徒人並稱盲先生同郡以經義詩古文相論難者薛家三汪愛廬彭尺木汪竹香諸君上下其議論風發泉湧先生貌奇偉頂有二肉角疎眉大眼口侈多髯如軌革家懸魯谷子像同社中戲呼鬼谷子云卒年四十有七所著述甚多爾雅釋注雅別鈔及文選音義均悔其少作不以示人別撰文選雜題三十卷皇侃

論語義疏選音樓詩拾各若干卷其古經解鉤沈已採入四庫書弟子江藩字子屏甘泉人博聞強記心貫羣經纂國朝漢學師承記八卷使兩漢儒林家法之承授本朝經學之源流釐然可考又作宋學淵源記三卷分北學南學附記共若干人又取諸家撰述凡專精漢學者倣唐陸元朗經典釋文傳注姓氏之例作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於易取胡氏渭之易圖明辨惠氏士奇之易說惠氏棟之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及本義辨證洪氏榜之易述贊張氏惠言之虞氏義虞氏消息顧氏炎武之易音於書取閻氏若璩之古文尙書疏證胡氏渭之禹貢錐指惠氏棟之古文尙書考宋氏鑿之尙書考辨王氏鳴盛之尙書後案江氏聲之尙書集注音疏尙書經師系表於詩取惠氏周惕之詩說戴氏震之毛鄭詩考正顧氏炎武之詩本音錢氏坵之詩音表於三禮取沈氏彤之周官祿田考惠氏棟之禘祫說江氏永之周禮疑義舉要戴氏震之考工記圖任氏大椿之弁服釋例錢氏坵之車制考張氏爾歧之儀禮鄭注句讀沈氏彤之儀禮小疏江氏永之儀禮釋宮譜增注褚氏寅亮之儀禮管見金氏曰

追之儀禮正譌張氏惠言之儀禮圖凌氏廷堪之禮經釋例黃氏宗羲之深衣
考惠氏棟之明堂大道錄江氏永之深衣考誤禮記訓義擇言任氏大椿之深
衣釋例惠氏士奇之禮記說江氏永之禮經綱目金氏榜之禮箋於春秋取顧
氏炎武之左傳杜解補正馬氏驥之左傳事緯陳氏厚耀之春秋長歷春秋世
族譜惠氏棟之左傳補注沈氏彤之春秋左傳小疏江氏永之春秋地理考實
惠氏士奇之春秋說於論語孟子取閻氏若璩之四書釋地江氏永之鄉黨圖
考戴氏震之孟子字義疏證錢氏坵之論語後錄劉氏台拱之論語駢枝於諸
經總義取顧氏炎武之九經誤字惠氏棟之九經古義江氏永之羣經補義臧
氏琳之經義雜記余氏蕭客之古經解鈎沈武氏億之經讀考異義證劉氏台
拱之經傳小記於爾雅取邵氏晉涵之正義戴氏震之方言疏證江氏聲之釋
名疏證續釋名任氏大椿之小學鈎沈字林考逸桂氏馥之說文解字義證吳
氏玉搢之別雅於音韻取顧氏炎武之音學五書江氏永之古韻標準音學辨
微四聲切韻表戴氏震之聲韻考聲類表洪氏榜之四聲均和表示兒切語於

樂律取江氏永之律呂新論律呂闡微錢氏塘之律呂考文凌氏廷堪之燕樂考原皆專宗漢學凡言不關乎經義小學意不純乎漢儒古訓者皆不著錄亦可謂篤信謹守者矣又汪君元亮字竹香元和人少與同郡余古農薛香聞結詩社於城東睥睨餘子不可一世乾隆壬午與戴君東原同舉於鄉相親善乃究心經義及六書之學生平論學推東原及程易疇論詩文推古農從游者多掇科第去而君獨以著述終又袁君廷檣鈕君樹玉皆吳縣人廷檣字壽階家楓江有小園饒水石之勝又得先世所藏五硯爲樓弄之蓄書萬卷皆宋元槧刻及金石碑版法書名畫之屬又得徐健庵留植洞庭山之紅蕙種之名其室曰紅蕙山房與錢竹汀王西莊段懋堂王蘭泉諸公以經學相質證生平無書不窺尤精於小學樹玉字非石家洞庭山隱於賈博極羣書亦深小學著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說文新附考七卷

江良庭先生事略 顧廣圻 徐頴 褚寅亮

江先生諱聲字叔澣江蘇吳縣人少與兄筠同學不事帖括讀尚書怪古文與

今文不類又怪孔傳庸劣支離安國不應若此年三十五師事惠松崖徵君得讀所著古文尙書考及閻百詩古文疏證知古文及孔傳皆晉時人僞作乃集漢儒說以注二十九篇漢注不備則旁考他書精研故訓成尙書集注音疏十二卷附補誼九條識僞字一條尙書經師系表一卷凡經文注疏皆以古篆書之疑僞古文者始於宋之吳才老朱子以後吳草廬郝京山梅鷟皆未得其要領至本朝閻惠兩徵君乃能盡發其作僞之跡勦竊之原若刊正經文疏明古註則猶未之及也先生出而集大成焉其辨泰誓尤精核多閻惠二君所未及精於小學以許叔重說文解字爲宗說文所無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書筆札皆用古篆俗儒非笑之不顧也嘗著六書說一首自書勒石其說轉注以五百四十部爲建類一首以凡某之屬皆從某爲同意相受實前人所未發又恆星說一卷讀者燎如指掌喜爲北宋人小詞亦以篆書書之先生性耿介不慕榮利交遊中若王西莊畢秋帆王蘭泉皆重其品藻而先生未嘗以私干當事益重其人嘉慶元年 詔開孝廉方正科江蘇巡撫費文洛公

首舉先生 賜六品冠服卒年七十有八晚年因性不諧俗取良背之義自號
良庭學者稱良庭先生子鏐字貢廷名諸生孫沅字鐵君優貢生世傳其學第
子數十人元和顧廣圻長洲徐頴最知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菴邑諸生天資過
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歷算輿地之學靡不貫通又能爲詩古文詞及駢
體爲海內所推重頴字述卿嘉慶乙丑以第二人 賜進士及第官編修先生
老友中來往親密者自錢宮詹大昕外推褚部郎寅亮爲最

寅亮字摺升號鶴侶長洲人乾隆十六年 召試舉人由內閣中書遷刑部員
外郎與錢宮詹爲同年友深於經學從事禮經幾三十年嘗謂宋人說經好爲
新說棄古注如土苴惟儀禮一書爲樸學空談義理者不能措辭而晦庵勉齋
信齋又崇信之故鄭氏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與敖繼公撰集說雖云采
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臆專攻鄭氏學者苦注疏之難讀而喜
其平易乃盛行於世至說有不通每改竄經文以曲就其義蓋幾於無所忌憚
矣著儀禮管見四卷其說之最精者如鄉飲酒記北面者東上敖改東爲西駁

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則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駁之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勝觶於賓敖改觶爲觶駁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宰未主獻旣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觶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駁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位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緇冠敖改緇爲練駁之曰練冠之紕亦飾以緇故閔傳云練冠緇緣就其質言之曰練冠就其紕言之曰緇冠母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紕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醜酒敖以醜酒爲衍文駁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醜據下文普薦醜酒亦專言酒不及醜豈得妄解明齊爲醜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駁之曰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此相例乎先生精天文歷算

之術尤長於句股和較相求諸法作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著三統術衍先生校正刊本誤字少詹服其精審早年爲公羊何休之學撰公羊釋例三十卷謂三傳惟公羊爲漢學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制作訾議公羊者實違經旨又因何邵公言禮有殷制有時王之制與周禮不同作周禮公羊異義二卷又著十三經筆記十卷諸史筆記八卷諸子筆記二卷名家文集筆記七卷乾隆五十年卒

鄒叔勳先生事略

鄒先生漢勳字叔勳湖南新化人兄弟六人少秉庭訓皆以才稱而先生爲最年十五通左氏義佐伯氏纂左氏地圖說十六七佐伯氏纂博物隨鈔佐仲氏纂山經集譜諸書十八九纂六國春秋鄉居苦書少輒詣郡學借觀手錄口誦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之屬靡不研究而制舉業不循繩尺繁或千言簡不盈幅久困童子試道光十七年學使試以三江九江考異之拔補郡學生旋食廩餼亦先耳其名故也當先生孜孜爲學時人無知者惟同縣鄧顯鶴

湘皋深異之惜其羶縕里閤無繇出與名流結納以擴見聞招至甯鄉學舍同編蔡忠烈公遺集旋校刊王而農先生遺書數十種先生知名自此始湘皋修寶慶府志先生與焉所論述爲多郡守黃君宅中量移黔中招先生往至則爭相延致而貴陽大定興義安順諸郡志以次蒞事其中形勢說循吏傳皆洞中日後情事羅文僊繞典胡文忠林翼時方官黔深與契合先生居黔五載歸里而有邵陽之獄初族中有枉死者令不爲申理諸生某爭於縣庭先生隨衆往觀令并執而幽之將中以法湘皋力救之事得解是歲爲咸豐元年先生舉鄉試明年禮部試報罷東之淮上訪同郡魏源默深於高郵互出所著相參訂越歲賊陷江甯默深畀以遼史及尙書未定稿促其閒道歸長沙時南昌告警先生第漢章已隨江忠烈公援江西侍郎曾公國藩新募楚勇千人令江君忠淑偕先生率以往圍解敘勞以知縣用未幾忠烈擢安徽巡撫約先生相從遂同及於難先是省會移廬州賊由桐舒往犯忠烈道病至六安益劇所部勇僅開化鎮軍數百人倍道前進先生守大西門賊三爲燧道攻之城圯數丈登陴矣

先生力擊卻之忠烈專疏上其功有 詔褒獎以同知直隸州用 賞戴花翎
時援師營城外五里不得入而廬州守所部勇目徐淮久與賊通臘月十六夜
過半賊緣北城入詰旦忠烈投水自盡先生命酒左手執杯右手持劍大呼殺
賊賊至格鬪鬪斃賊數人賊怒刃中項血淋浪項偏折兩卒掖之前走數武死
之時年四十有九事聞 贈道銜 予卹廕祀廬州及湖南昭忠祠先生生時
母氏夢虎驚而寤少溺苦於學罔舍晝夜衣履垢敝不稍修飾兄弟互相師友
志在勵名節敦氣誼前後館穀所入不下數千金悉供購書周急之用家無甌
石儲弗計也所纂貴陽府志百十二卷大定府志六十卷興義府志二十四卷
安順府志五十卷皆刊行又學藝齋文集三十六卷詩詞十六卷讀書偶得三
十六卷穀梁傳例十四卷廣韻表十卷說文鱗聲簿十六卷夏小正義疏一卷
易象隱義二卷雜卦圖說一卷卦象推廣一卷六國春秋二十四卷韻項憲考
二卷帝繫詁一卷詩序去害釋滯發微四卷凡十四種藏於家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六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七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文苑

侯朝宗先生事略

明啓禎閑逆閣擅枋日戕賊善類一時才峻雄傑之士身不在位奮然以東都清議自持者曰四公子四公子者桐城方以智密之如皋冒襄辟疆宜興陳貞慧定生及商邱侯方域朝宗也而朝宗先生尤以文章著先生祖執蒲官太常卿父恂戶部尙書季父恪官祭酒皆以東林忤閣黨先後除名先生幼從父官京師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懷甯阮大鍼故魏閣義兒也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檄大鍼罪作留都防亂揭定生及貴池吳應箕次尾主之大鍼愧且恚然無可如何知先生與二人者相善也私念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屬其客來交權先生覺之謝客弗與通而大鍼家有伶一部能歌所演劇號燕子箋者會諸名士以試事集金陵先生置酒高會徵

阮伶大鉞心竊喜立遣伶往而令他奴詞之方度曲四座稱善奴走告大鉞心益喜已而抗聲論天下事語稍及大鉞遂戟手罵詈不絕大鉞乃大怒而恨三人者尤次骨甲申南都擁立大鉞驟枋用與大獄將盡殺黨人捕定生入獄次尾亡命先生夜出走渡楊子依鎮帥高傑得免先生豪邁不羈多大略少嘗與楊公廷樞夏公允彝醉登金山臨江悲歌指評當世人物而料事尤多奇中方尙書公之督師援汴也先生進曰大人受詔討賊廟堂議論牽制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之不應徵辦者而晉帥許定國師噪當斬以徇軍事辦威立疾馳渡河收中原土寨團結之衆以合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傳庭掎角並進則汴圍不救自解矣尙書叱曰此跋扈也小子多言趣遣歸道遇永城叛帥劉超挾之先生曰君所坐不過殺一御史柰何遽反今畿輔有警君率所部疾走勤王必可轉禍爲福卽不然亦湔洗惡名失此則身死名裂超不能從先生旣負才不試以明經累舉於鄉輒報罷順治辛卯列副榜初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爲詩古文倡韓歐學於舉世不爲之日嘗遊吳下將刻集集中

文未脫橐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順治十一年卒年三十有七方密之國變後以僧服終定生在南都被逮大鉞敗脫歸後與辟疆俱卒於家而次尾當王師下金陵謀起兵被執不屈死

魏叔子先生事略

兄際瑞 弟禮 彭士望 屏 曾燦 彭任 梁份

林時益

李騰蛟

邱維

甯都三魏伯曰祥字善伯改名際瑞季曰禮字和公而叔子先生禧尤著先生字冰叔號裕齋父兆鳳字天民以孝聞居喪哀毀如古禮家故饒於財好施與急人之難逾於己崇禎初薦舉徵辟皆不就學者稱之曰徵君先生負異稟年十一爲諸生甲申之變愍帝死社稷先生號慟日哭臨縣庭憤咤不欲生謀從曾給事應遴倡義兵不果乃棄諸生服隱居教授先生形骸修頽負才略善擘畫理勢事前決成敗懸策而後驗者十常八九方流賊之熾也承平久人不知亂且謂寇遠猝難及先生獨憂甚移家翠微峯峯距甯都四十里四面削起百餘丈中經圻自山根至頂若斧劈然緣圻鑿磴道梯而登因置閘爲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彭士望躬庵林時益確齋亦至皆與先生立談定交挈妻子來家

翠微世所稱易堂諸子也其後數年甯都被寇翠微峯獨完先生既謝諸生益肆力古文辭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摹畫淋漓年四十乃出遊涉江踰淮至吳越思益交天下奇士於吳門交徐枋金俊明西陵交汪胤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顧祖禹毘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池槁木皆遺民也當是時南豐謝文洊講學程山星子宋之盛講學警山弟子著錄者皆數十百人與易堂相應和論者謂西江自歐陽鄒魏宗陽明講性學陳艾依復社工帖括其聲力氣燄皆足動一時易堂起獨以古文實學爲歸風氣一振由先生爲之領袖云康熙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先生被徵以疾辭有司督催就道不得已昇疾至南昌就醫巡撫疑其詐以板扉昇至門先生絮被蒙頭臥稱疾篤乃放歸後二年赴揚州故人約卒於儀徵年五十有七其婦謝氏絕食十三日以身殉彭躬菴及其未死時執贄拜牀下奉爲女師易堂九子自三魏及躬菴確齋外曰李騰蛟咸齋邱維屏邦士彭任中叔曾燦青藜敦古友誼如骨肉子弟無恆父師高僧無可嘗至山中歎曰易

堂真氣天下無兩矣無可明檢討方公以智也凡戚友有難進之言或處人骨肉閒先生批卻導窾一言輒解其紛或訝之先生曰吾每遇難言事必積誠累時與其精神相貫注天然後言所著有文集日錄左傳經世諸書

伯子性敏善強記爲諸生於兵刑禮制律法皆能窮析原委遇難事剖決如流客潮鎮劉伯祿幕時大兵圍潮久不下主兵者怒約城下日盡屠之伯子力言於劉劉叩頭力請乃免范忠貞公撫浙禮爲上客凡蠲荒賑饑諸善政伯子宣力爲多康熙丁巳賊將劉大任踞贛當事議撫之大任揚言非魏善伯來吾不信也時伯子客總兵哲爾肯所遂遣之友人及諸弟皆勸弗往伯子慨然曰鄉邦之禍烈矣願拌此身圖之遂往甫入營官兵遽從東路急攻大任疑賣己曰先生來將爲賈林乎抑效酈食其也伯子無以應被拘留十月大任變計走降閩拔營日伯子遂遇害子世傑字與士邑諸生聞變徒跣往迎喪抵家拔佩刀自刎左右持之遂日夜椎骨哭死血結少腹下目上眴僂不能立呼號二十日而死年三十有三人比之何炯謝蘭云伯子著文集十卷雜俎五卷與士所著

曰梓室詩文集

季子少叔兄五歲父命叔子授以書咎罵皆樂受曰叔兄愛我也比弱冠更刻苦自勵學日進兩兄儼然以畏友待之既棄諸生乃益事遠遊歷閩粵渡海達瓊崖北抵燕京返轍夷門過洛陽南浮漢沔入秦關涉伊水經鳳滁道中足跡幾徧天下所至必交其賢豪尋訪窮巖遺佚之士嘗省故人於韓城往觀砥柱三門聞高士彭荆山居華山絕嶮直上四十里手鐵絙躡飛磴訪之高韓昌黎痛哭處十里性慷慨好義所得金輒隨手盡居翠微峯頂榜曰吾廬更以自號年六十六卒有詩古文集子世倣字昭士世儼字敬士皆有集能世其家

彭躬菴名士望一字樹廬南昌人少有雋才究心經濟學喜結客立義聲公卿間崇禎己卯父哲病且革閱邸鈔見漳浦黃公道周平臺召對語拊枕歎曰鐵漢也顧謂兒當師之躬菴治喪畢卽裹糧往謁時黃公已下詔獄爲傾身營救會太學生涂仲吉上疏訟公寃并下獄辭連躬菴禍幾不測黃公論戍事乃解尋參揚州軍幕未久辭歸在易堂中所學尤以躬行爲本名其文曰恥躬堂集

鄉人有死節者其子幼被掠傾橐贖之爲娶婦篤風義至老不衰卒年七十有四

林時益字確齋本明宗室名議濤與彭躬菴同里國初江淮閒數被兵兩人謀卜居躬菴與叔子一見定交極言金精諸山可爲嶺北耕種處乃變姓名攜家往先是父統鑽以崇禎丁丑進士令江夏卒官嘗支帑金數萬修城黠吏匿其籍確齋覩縷追憶條寫而目算之無纖毫爽攝印者驚以爲神然自是得嘔血疾比遷甯都已盡破其產結廬冠石傭田而耕非其力不食子楫孫門人吳正名任安世輩皆帶經負鉏歌聲出金石過者如觀古畫圖焉冠石宜茶確齋以意製之香味擬陽羨所謂林芥者也康熙七年 詔故明宗室子孫衆多有竄伏山林者悉歸田廬姓氏皆復舊而確齋寄籍甯都久不樂歸山居三十年卒工書喜爲詩晚好禪悅著冠石詩集五卷

李君騰蛟字力貞甯都人明季諸生與臨川陳際泰羅萬藻甯化李世熊同邑邱維屏爲文會晚入翠微於易堂中年最長諸子兄事之嚴敬毋敢數後別居

三巘峯以經學教授著周易贖言年六十卒

邱邦士名維屏三魏姊壻也性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弱冠爲諸生督學侯忠節公奇賞其文值變避亂翠微峯家故居甯都之河東多古松望之蒼藹無際邦士著書其下稱松下先生叔子嘗從之學古文邦士之學原本六經左國史漢旁及諸子百家顧獨有得於泰西之書心悟神解僧無可來易堂常與布算退語人曰此神人也青州翟世祺守饒州傲僻藐天下獨心折邦士七聘乃往北面事以師禮邦士主其署齋爲演易數偶乏紙卽用牌票紙背書之翟悉以錦軸裝潢其草藁青州馮相國欲邀一見邦士卒不往嘗絕炊婦令借米鄰家久不至覘之則方負手立池上看往來行人乃別措米炊召之食輒大啖亦不問米所由來也著有周易勦說及文集康熙己未卒年六十有六先是淮安閻再彭以帛侑書求邦士爲其妻銘墓未作也卒之日命家人取帛出曰以付叔子還淮安閻氏

曾君燦字青藜一字止山明給事中應遴仲子與兄毓並工詞章喜然諾方明

季多故思以功業自見折節下士士翕然歸之歲乙酉楊文正公廷麟竭力保
吉贛給事公以閩嶠山澤閒有衆十萬俾往撫之旣行而給事病卒贛亦破乃
解散去尋祝髮爲僧遨遊閩浙兩廣閒大母陳母温念燦成疾乃歸甯都以大
母命受室築六松草堂躬耕不出後乃入易堂少有詩名選海內名家詩二十
卷號過日集僑居吳下最久著止山集西崦草堂詩客遊燕市以卒

彭君任字中叔一字遜仕甯都諸生少與同邑温應搏友應搏死難時兵燹蒼
黃人莫敢畫行中叔獨往購其尸哭而殮之鼎革後結廬巖山名所居曰一草
亭足不履城市自入易堂後嘗一訪其友謝文洵甘京於南豐之程山未嘗再
他適也著禮記類編及草亭文集嘗論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於辨之不
明而在於行之不篤其持論最平卒年八十有四

梁質人者名份南豐人彭躬菴魏叔子高弟也少從兩先生講經世之學嘗隻
身遊數萬里西盡武威張掖南極黔滇徧歷燕趙秦晉齊魏之墟覽山川形勢
訪古今成敗得失遐荒軼事一發之於文方望溪王崑繩皆重之爲人樸摯強

毅退守窮約至老不少挫年八十有九卒著懷葛堂文集

宋荔裳先生事略

田雯
張篤慶

曹貞吉

顏光敏

王莘

徐夜

謝重輝

宋先生琬字玉叔號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監督蕪湖關潔己恤商歲額逾於舊遷吏部郎選人無滯抑之歎出爲隴西道值地震後修城垣瘞屍賑粥不遺餘力隨督隴西學政清慎公明稱得士歷永平兵備及甯紹台道駸駸嚮用矣族有不逞子以夙憾飛章告密被逮對簿西曹久之事得白流寓吳越居無何 天子察其冤起四川按察使會入覲留京師而吳逆叛成都失守妻子皆在蜀憂憤而卒性孝友虛懷下土工詩古文詞威名滿天下有南施北宋之目施謂愚山也所著有安雅堂集同時山左詩家自漁洋外有田山蘊曹實菴顏修來王秋史徐東癡謝方山張歷友

山蘊姓田氏名雯字紫綸德州人康熙三年進士授中書中書號丞相椽舊以貲郎充選有御史言機務重地宜用進士始開此例累遷工部郎中督江南學政力崇古學所取皆雄駿通偉之士風氣爲一振每按試從兩驢蒼頭二人隨

戒有司勿供張自市蔬菜十把脫粟三斗遠近稱之調湖廣督糧道遷光祿卿
巡撫江甯會秋兩積陰漕米色多變民艱輸納特疏以請得隨時交兌又請動
帑金大濬京口運河以省歲挑之費蘇常民皆德之並請減湖田稅免銅課俱
次第允行調撫貴州時苗狎獗粵督方議會勦公移書制府謂制苗之法犯
則治之否則防之而已無庸動衆勞民也議遂寢丁憂起補刑部右侍郎調戶
部以疾歸康熙中王漁洋負海內重名山蘊天資高邁記誦亦博負其縱橫排
奩之氣欲以奇麗駕漁洋而上之故詩文皆組織繁富煅鍊刻苦成一家言著
有古懽堂集長河集寶菴名貞吉字升六安邱人山蘊同年進士官禮部郎中
詩格遒鍊其黃山諸作極爲宋牧仲所推著有寶菴詩略修來名光敏字遜甫
曲阜人康熙六年進士官吏部郎中好讀書善鼓琴精騎射尤耽山水性孝友
勤於睦族年四十卒生平不信浮屠星命之說嘗言軀體猶炭神氣猶火也火
傳於炭然後能爲功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密室覆以灰則後燼然則
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所著曰樂園集兄光

猷光敷皆進士歷官中外有文名王秋史名萃歷城人康熙丙戌進士所居聖水泉元于欽所品七十二泉之第二十四也少有狂名王漁洋田山蘊賞其詩並奇其人有王黃葉之目所著曰二十四泉草堂集徐東癡名夜新城人年二十九棄諸生掘門土室絕跡城市有朱桃稚杜子春之風薦鴻詞科以老辭詩格清峭近韋左司孟東野謝方山名重輝德州人官刑部郎中有杏村詩漁洋稱其去膚存骨去枝葉存老幹真賞甚稀有之篋中以待元次山杜清碧其人定相賞於絃指之外其傾倒至矣歷友張姓名篤慶淄川人學殖淹博下筆千言諸老宿稱爲冠世才不虛也充選貢生廷試不遇歸隱崑崙山不復出杜門著書有八代詩選班范肪截五代史肪截兩漢高士贊等書詩以盛唐爲宗著有崑崙山房集

熊次侯先生事略 劉子壯 金德嘉 顧景星 張仁熙 劉醇驥

熊先生伯龍字次侯湖北漢陽人祖籍進賢晚自號鐘陵示不忘祖也少博學工文章順治六年 賜進士及第第二人由國史院編修累官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屢司文枋皆得士自少至老手一編不置在朝籍恂恂如儒生歷官二十年不妄交游不立崖岸易簪時惟以未得澤被生民爲憾其制舉文與同年生劉克猷修撰齊名雄渾雅健開 國初風氣天下號曰熊劉而先生古文尤工著有穀貽堂文集集中代言諸作尤樸茂有東京之遺特爲時文所掩耳克猷名子壯一字稚川黃岡人順治六年 廷對第一官修撰九歲失恃每念母輒爲孺子泣遂以岷思名其堂所著曰岷思堂集克猷生明季早負文名嘗夢登甲第出朱之弼門下偶見童子自塾歸甚穎儻訊之則朱姓之弼名訝曰吾豈當爲弟子耶及遭寇亂奔竄山崖水涘閒不獲與計偕入 國朝始大魁天下其時分校禮部試者果之弼也自熊劉後楚北文章家推金會公檢討爲最著

會公名德嘉號豫齋廣濟人五歲而孤事母孝以主敬存誠爲學康熙二十一年會試第一官檢討與修明史表章殉節諸臣分撰一統志於楚中郡邑考訂尤精核丁卯典貴州試所拔多名宿致仕二十年足跡不入城市益鍵戶著書

時同郡顧景星張仁熙劉醇驥沿王李餘習追摹秦漢訾震川會公獨守韓歐家法著有居業齋集續纂元明名臣言行錄卒年七十有八顧景星字黃公蘄州人記誦淹博才氣尤橫肆不羈詩文雄贍稱霸才著有白茆堂集又有讀史集論九卷暉池錄一百十八卷南渡集來耕集共七十三卷皆錄入四庫張仁熙字長人廣濟人諸生其論詩謂時弊雖深救之者輒變而加厲公安救歷下失之佻竟陵救公安陷於孱時以爲允宋牧仲通守黃州於雪堂築東齋延長人說詩著有藕灣集卒年八十有四醇驥字千里號廓菴亦廣濟人生而有文在手曰歷性方直以歲貢入都與魏敏果公講業極懽或勸之仕曰吾不任此也遂歸著有芝在堂集及學庸古本解諸書

汪堯峯先生事略 褚篆

先生名琬字茗文號鈍菴江蘇長洲人學者稱堯峯先生少孤讀書五行俱下順治十二年進士觀政通政司未幾假歸肆力古文辭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喪乃由南宋以上溯韓歐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尋補戶部

主事分司大通橋歲滿改刑部員外郎遷郎中坐江南奏銷事降兵馬司指揮復爲戶部主事公退無時不以古文自娛嘗與龔端毅鼎孳李文定天馥王文簡士禎陳文貞廷敬宋尙書犖劉戶部體仁董侍御文驥等以詩文相切磨陳公侍直禁廷 聖祖問今能爲古文者其誰輒舉先生以對先生因文見道務爲經世有用之學故歷官皆有名蹟可紀其爲刑部郎也河南民張潮兒以報母仇殺其族兄三春罪坐死 詔法司核議先生以潮兒母先爲三春所殺著復讎論引律文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凶人者杖六十又罪人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爲據他疑獄必引經附律務毋枉縱其降爲北城指揮也強直不渝所守某閣學欲并其鄰人居會鄰人母自經死閣學欲重其罪其門下生適以御史巡城屬先生文致先生卒白其誣閣學怒必欲置諸理先生力爭事乃解旗人與民爭縛民至司其黨數十人臥踞廳事官出岸然不動先生卒直民而紕旗人關壯繆廟祝爲人所殺無主名禱於神神告以夢鞫一瞽者得其情卒獲犯寘諸法道死者親爲收瘞奸民以假命噬人豪家奴恃勢脅良

善皆重筮之任滿且去北城民蒸香攜酒送者填溢衢巷達官呵殿至擠塞不得行問之曰民送兵馬司也兵馬司秩卑而職冗士大夫左遷類偃蹇不屑意前此未有得民心留去後思如先生者其再入戶部也王尚書宏祚夙重先生會姚總憲文然疏請夏稅以五六月秋糧以九十月下部察國儲果否足支一季餉先生集同官窮日夜會計得見銀二百四十萬兩以復於王公曰兵餉可無虞緩徵便遂輯書曰兵餉一覽既而廷議格不行書存篋衍中先生曰異日有爲緩徵之政者吾書可取視也議輸漕五米十銀爲官收官兌法而旗弁之橫息議裁吳三桂兵餉而強藩之勢阻其端皆先生發之權江甯西新倉上羨餘金若干無纖毫染指亡何病免歸結廬堯峯居九年益閉戶著書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陳文貞疏薦先生宋尙書德宜亦別爲疏同日以薦比試上親拔其文授編修與修明史先生以道德文章爲己任雖與一時賢士遊而流俗往往不悅其所爲深中者尤忌畏之在史館六十日選史藁百七十有五篇杜門稱疾逾年仍假歸所居堯峯擅山水之勝蕭然野服手一編矻矻

窮年曰吾老猶冀有所得也嘗語學者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文根抵六經出入廬陵震川閱於易書詩春秋三禮喪服咸有發明性下急不輕許可嘗與宋荔裳爭辯歸而恚曰吾奈何與彼同名然坦中無城府人有一言之善不難俛首至地生平淡於榮利難進易退自登仕籍前後閱居二十餘年泊然自樂也二十三年 聖祖南巡偕在籍諸臣迎

駕

上溫諭垂詢撤

御前餅餌賜之

諭巡撫湯斌曰編修汪琬文名

甚著居鄉不與聞外事朕深嘉之可特賜御書一軸

上嘗與近臣論本朝

文學砥行之儒首稱數先生其受

知如此卒年六十有七所著堯峯文集五

十卷同邑褚先生篆字蒼書爲諸生淬厲古學屏棄舉子業天爵自尊韓文懿

公以父執敬禮之康熙二十六年

聖祖南巡

召見於行在

命書箋二

幅 御書海鶴風姿額賜之時年九十六矣越歲卒著有海鶴堂集

王于一先生事略

陳宏緒

徐世溥

歐陽斌元

王先生猷定字于一號軫石江西南昌人選拔貢生父時熙明進士官太僕卿

天啓中名在東林先生工詩古文爲人倜儻自豪少時馳騁聲伎狗馬陸博神仙迂怪之事無所不好故產爲之傾晚寓浙中西湖僧舍爲文多鬱勃如殷雷未奮又如崩崖壓樹榦槎盤礴旁枝得隙突然干霄書法亦重一時自明季公安竟陵之說盛行文體日瑣碎先生與新建陳士業徐巨源歐陽憲萬輩均能獨開風氣所著曰四照堂文集

士業陳姓名宏緒號石莊父道亨明進士官兵部尙書楊忠烈漣以劾魏闡削籍公抗疏申救不納遂投劾歸卒贈太子少保謚清襄士業性警敏家集書萬卷晝夜講肄以任子薦授晉州牧時真定屬邑多被兵閹臣劉宇亮出督師欲移師入晉州士業拒不納遂被劾緹騎逮問士民哭闕下頌其保城功得釋謫湖州經歷署長興孝豐二縣事有惠政尋免歸入本朝屢薦不起移居章江輯宋遺民錄以見志著有石莊集恆山存橐寒衣集周易備考詩經尙書義等書

巨源名世溥姓徐氏父良彥明進士官宣大巡撫忤崔魏削籍戍清浪崇禎初

起大理卿遷工部侍郎巨源年十六補諸生時東鄉艾南英以文名與巨源約爲兄弟江左錢謙益姚希孟里中萬時華輩皆以杓斗歸之明南贛巡撫潘曾紘得祥符王維儉所修宋史屬巨源及晉江曾異撰重加更定巨源才雄氣盛一往自遂屢躓於鎖闥入 本朝遂絕意進取順治初溧陽相枋政欲修徵辟故事直指使親式其閭又作手書遣司理持禮幣往山中致之拒不納所著曰

榆溪集

歐陽憲萬名斌元幼奇慧讀書日十行下終身不忘爲諸生受知學使蔡忠襄懋德侯忠節峒曾二公皆禮以國士姜公曰廣楊公廷麟尤相推重稱爲奇才博學王景略之亞與樂平王綱南昌彭士望爲兄弟交講求經濟以學業相砥鏃嘗爲南左司馬呂公大器草疏劾馬士英二十四大罪又嘗佐督師史公可法幕府史公薦擢推官士英知呂疏出君手銜之擯弗用尋歸隱順治乙丑卒年四十四有文集十二卷

梅瞿山先生事略 梅庚 高詠 袁啓旭 朱書

梅先生清字潤公號瞿山安徽宣城人少讀書竟夜不寐既長英偉豁達以博雅稱順治十一年舉於鄉再赴會試不第卽絕意進取所至士爭推轂王尙書阮亭徐相國立齋尤傾服焉主盟騷壇最久後學多藉以振起康熙三十六年卒年七十有五先生所爲詩凡數變年壯氣盛叱咤成篇久之芟舊作過半而沈至之意見於巖棲旅食者爲多長洲宋君實穎序之以謂鏗鏘發金石幽渺感鬼神瀲灩乎調天然之律呂有天延閣前後集晚年編爲瞿山詩略共三十卷尤工書仿顏魯公楊少師畫有奇氣嘗寫黃山圖極煙雲變幻之趣墨松蒼雄險勁阮亭稱其山水入妙品松入神品更數十年後斷紈零素當不減蘇黃云宣城梅氏自北宋聖俞先生後世多名人有梅庚者生後於先生與齊名庚字藕長生三歲而孤家故貧母劉撫以成立資穎特能奮於學善八分書作畫曠逸有雅韻尤長於詩同邑施愚山一見稱賞引爲忘年交客京師公卿咸折節倒屣而性獯介不妄投一刺人益重之康熙二十年舉鄉試爲朱竹垞所得士後遊阮亭門屢困公車阮亭主禮闈仍被黜阮亭至作詩自訟尋知浙之

泰順縣以經術飾吏治邑苦歲修海船藕長莅任五年累不及民德之嘗作
修船謠人以比春陵行焉未幾引年歸其詩原本雅頌下逮漢魏三唐盡馳騁
之致卒不敢溢於法外時宣城又有高詠袁啓旭工詩而好遊同著聲都下詠
字阮懷號遺山幼有神童之目其學無所不窺詩名與愚山埒人號宣城體年
近六旬始貢太學與愚山同舉詞科授檢討未幾假歸詩近體極淡遠歌行奇
肆愚山稱其優入古人以兼工書畫世稱三絕有遺山堂若巖堂等集啓旭字
士旦其詩踔厲頓挫足抗衡古人弁其集者亦宋君實穎謂以秦風之悲壯兼
楚騷之哀怨前輩惟梅村先生可以方駕近則其年得其豐腴漢槎得其英概
其推挹如此以國子生終有中江紀年橐

又朱先生書字字綠宿松人也文章雅健尤熟於有明遺事抵掌論述不遺名
地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聲譽赫然公卿閒癸未進士官編修乞假歸築室
其邑之西山曰杜谿將著書以終老年五十一卒著有杜谿文橐

丁葑園先生事略

陸圻 柴紹炳 毛先舒 毛際可 孫治 張綱 孫
吳百朋 沈謙 虞黃吳

丁君名澎字飛濤號藥園浙江仁和人順治十二年進士官禮部郎中少有雋才與弟景鴻濬並稱三丁吳梅村贈詩有兄弟文章入選樓之句早歲有白燕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採撫以書衫袖婺州吳器之贈詩云恨無十五雙鬢女教唱君家白燕樓其爲時傾倒若此初與同里陸圻柴紹炳毛先舒孫治張綱孫吳百朋沈謙虞黃昊陳廷會諸君稱西冷十子通籍後與宋荔裳施愚山張譙明周釜山嚴灝亭趙錦帆酬唱日下又號燕臺七子後以事牽累謫居塞上者五年卜築東岡躬自飯牛吟嘯自若所作詩語多忠愛無怨誹之意其所養可知矣著有扶荔堂集

陸圻字麗京一字講山居錢塘少與弟培培咸以文章經世自任海內稱三陸又與陳君子龍等爲登樓社世號西陵體事親孝刲股療母病久而知醫莊鑪史禍作麗京與查繼佐范驥皆被株連事白歎曰今幸得不死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弟培進士官行人死甲申之難麗京親歿後棄家遠遊不知所終子寅往來萬里尋之數年卒不得竟以死時稱其孝麗京生平不言人過有語及者

輒曰我與汝姑自盡毋妄議他人爲著有威鳳堂集西陵新語詩禮二編柴紹炳字虎臣號省軒在西泠十子中文名最著持躬尤端謹有省軒集毛先舒字稚黃一字馳黃出陳臥子先生門又嘗從念臺劉子講學其詩音節瀏亮有七子餘風著聲韻叢說韻學通指韻白匡牀漢書聖學真語小匡文鈔思古堂集螺峯說錄東苑文鈔蕊雲晚唱諸集與西河鶴舫齊名時人謂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西河自有傳毛鶴舫名際可字會侯遂安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彰德府推官其學不及西河之博亦不至如西河之悍僻古文辨香南豐所著曰松皋全集

孫治字宇台錢塘人以著述稱於時其文如商彝周鼎剝蝕之餘光怪益露生平篤友誼陸驥武死以孤女託爲擇吳檢討任臣妻之又爲立嗣以甥女嫁焉吳錦雯宰南和客死往經紀其喪著有鑑菴集張綱孫字祖望改名丹錢塘人美鬚髯恬淡不樂交遊好爲詩古文詞喜山水窮幽躡險其詩悲涼沈遠有小雅之遺論詩謂少陵七律能用比興他人雖極工鍊不過賦耳所著曰秦亭集

吳百朋字錦雯舉人官南和知縣少奇敏讀書五行並下爲文數千言立就居官有異政歿後百姓建祠祀之著有樸菴集沈謙字去矜少穎慧工詩古文初喜溫李後乃循漢魏以窺盛唐其意貞而不濫其聲和而不流著東江草堂集虞黃昊字景明錢塘人康熙丙午舉人官教諭十歲卽善屬文嘗薄柳州乞巧文更作辭巧文識者知其遠到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七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八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文苑

計甫草先生事略 潘耒 徐鉉 吳兆騫

計先生東字甫草號改亭吳江人幼跳盪不羈父憂之先輩吳翮一見曰非常兒也尋受業張西銘之門年十五補諸生文譽日起以馬周陳亮自比遭世變不應科舉家居取十三經二十一史諸書盡讀之求義理指歸治亂得失之要下至權衡兵法陰陽占候之術靡不通曉弱冠著籌南五論上閣部史公公奇之其深明大略陳同甫莫能過也順治八年中乙榜貢太學十四年舉順天試名動長安三試春官不第江南奏銷案起挂名被黜益浪遊四方嘗自京師北走宣雲南歷洛漳邢魏東之濟兗徧覽各山川所至結交賢士大夫故其詩文日閱富務極其才力而後已在吳中與徐健菴汪堯峯尤西堂諸君狎主齊盟然內行修謹篤孝友重然諾友人吳兆騫流徙出關先生周恤其家以愛女字

其弱子有才子曰準早夭築思子亭以孝貞女宋氏合葬宋氏準聘妻年十三
未婚守志者也先生少負奇氣過鄴城尋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盡
斥橐中金爲修墓立石誌之曰明詩人謝榛墓固請當事禁樵牧又過順德憩
逆旅念歸震川昔嘗佐郡有廳記二篇求遺址不得乃入署旁廢圃中設瓣香
再拜流涕而去道旁觀者皆大笑以爲狂生至吳門稱門生於黃孝子向堅至
禾中金門寺上陶朱公書自稱世通家索其始祖計然七策以爲致富之方其
落拓自奇若此卒年五十有二逾歲 天子開鴻詞科而先生不及待矣所
著曰改亭集次子默字希深以詩文遊四方名滿日下同邑有潘次耕先生者
與齊名

潘次耕名耒號稼堂父凱列名復社兄樞章能文負氣節茗中史獄起蒙難死
先生資稟絕人有聖童之目從顧亭林徐俟齋戴耘野三先生遊故其學貫穿
淹洽無所不通旁及日歷算數宗乘道藏悉有神會詩古文尤精博無涯涘嘉
定陸翼王平湖陸稼書交口許爲淹洽康熙己未以布衣舉博學鴻詞官檢討

纂修明史充日講起居注官其時與館選者皆起家進士先生與朱竹垞嚴蓀友獨由布衣入選文又最有名凡館閣經進文字必出三布衣手同列忌之先生尤精敏敢言無稍遜避爲忌者所中坐降調以母憂歸遂不復出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復原官澤州陳文貞公欲薦起之先生曰止止吾分也賦老馬行以謝焉先生嘗應 詔陳言謂建言古無專責歷代雖設臺諫之官其實人得上書言事梅福以南昌尉言外戚柳伉以太常博士言程元振陳東以太學生攻六賊楊繼盛以部曹劾嚴嵩 本朝舊制京官並許條陳自康熙十年憲臣奏請停止凡非言官而建言爲越職言事例當降調夫人主明目達聰常懼有所壅蔽故宣導之使言今乃禁之使不得言豈感世事臣請除越職言事之禁俾大小臣工各得獻替進言之途廣則罔上行私之徒不得人人而把持結納之庶有所忌而不敢爲於此輩甚不便於國家甚便也其在外監司守令等官若大利大弊果係真知灼見者亦許條奏地方災荒督撫不肯題報者州縣官徑得上聞如此則民閒疾苦無所不周知矣更請許臺諫官得風聞言事

以作敢言之氣其大奸大貪不經糾彈別行發覺者請將言官一併處分有能奮擊奸回不畏彊禦者不次超擢庶紀綱振而萬事集矣湯文正公撫吳先生贈以文力言浮賦之害爲畫三策文正具疏瀝陳得酌減蓋用先生首策也先生初被徵以母老辭不獲命除官後復牒吏部以獨子終養請代題者三卒格於議逮居喪哀毀骨立兄違禍募金贖其姪篤師門之誼俟齋歿周卹其孤孫數十年如一日刻亭林日知錄並詩文集歷遊羅浮天台雁宕武夷黃海匡廬嵩嶽盡尋其勝各紀以詩文有遂初堂集三十九卷又因亭林音學五書爲類音八卷與次耕同時薦舉者爲同邑徐電發電發名鉉由國子生 召試詞科授檢討會當外轉遽乞歸後以原官起用不就卒年七十三生平好古博學弱冠天才駿發搖筆數千言龔芝麓尙書奇賞之尙書臨沒謂梁真定相國曰負才如徐君可使之不成名耶後卒與薦舉著南州草堂集三十卷嘗刻菊莊樂府朝鮮貢使仇元吉見之以餅金購去且貽以詩電發旣工倚聲輯詞苑叢談十二卷晚年續唐人孟棻本事詩皆取緣情綺靡之作時比諸洛陽紙貴焉

吳君兆騫字漢槎亦吳江人童時作膽賦累千餘言長繼復社主盟才名動一世順治丁酉領鄉薦以科場事中蜚語被斥流徙尚陽堡二十餘年作長白山賦有研京鍊都風力宋文恪徐健菴捐金贖之得歸著有秋笳集

黃忍菴先生事略

周鑿 王沐

顧湄 王懼升

許旭 吳環

王撰 崔華

王據 郁直

王昊 唐孫華

王揆

黃先生與堅字廷表江蘇太倉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康熙十八年 召試鴻

詞科授編修遷贊善著有忍菴集錢牧齋序其詩謂長安金陵雜感諸篇頓挫鉤鎖纏綿惻愴在韓致堯元裕之之間吳梅村祭酒嘗選婁東十子詩以先生爲冠十子者周子俶顧伊人許九日王異公王虹友王惟夏王端士王懌民王次谷也子俶名肇著有東岡集伊人名湄著水鄉集九日名旭著秋水集異公名撰著三餘集虹友名據著蘆中集惟夏名昊己未 召試以年老授官正字歸著有碩園集端士名揆順治乙未進士著有芝廬集懌民名怵次谷名曜升皆有集一時風流文采稱極盛焉而惟夏諸君又鳳洲司寇之後太原王氏昆季多才不啻過江王謝在十子中皆錚錚有聲又吳元朗者名璟梅村先生子

也工詩近體清穩尤稱雅音康熙戊辰進士與館選累遷給事中著有西齋集
同時同州以詩古文鳴者又有崔不雕郁東堂唐實君諸子

崔華字不雕順治丁酉舉人漁洋尚書極賞其詩有句云黃葉聲多酒不辭時
目爲崔黃葉與歷城王秋史並稱郁東堂名植字大本八歲應試作五倫論梅
村祭酒見而奇之既長研窮古學爲漁洋所賞識康熙己未以諸生舉鴻詞科
未應試卒詩宗盛唐不落元和以下唐實君名孫華與吳元朗爲同年進士官
吏部主事有東江詩鈔年九十餘乃卒

馬章民先生事略

鄒忠倚
王琛

孫承恩
錢棨

繆彤

陸肯堂

汪繹

王式丹

馬先生世俊字章民一字甸臣江蘇溧陽人順治十八年一甲一名進士賜
及第授修撰遷侍讀貢士對策多隨題敷衍先生獨侃侃直陳稱王者天下爲
家不宜示同異時論偉之何義門嘗云我朝殿撰前劉後韓公居其閒鼎足
而三先生工書畫有二右之目謂右軍右丞也初先生下第留京師落拓甚以
行卷謁龔芝麓尚書尚書奇賞之曰李矯真才子也歲暮贈白金八百明年乃

及第性樸素釋褐之日策蹇驢一老蒼頭攜宮袍隨其後士林傳爲佳話先生敏於詞翰著有匡菴集 國初吳中以大魁著望者自徐立齋彭南昫韓慕廬彭芝庭外無錫則鄒君忠倚常熟則孫君承恩汪君繹吳縣則繆君彤長洲則陸君肯堂王君世琛寶應則王君式丹皆以文章名通志竝列文苑而長洲錢君榮獨以三元起家

鄒君忠倚字于度順治己丑進士壬辰廷對第一授修撰詩古文皆春容靜細未幾卒官孫君承恩原名曙字扶桑文工六朝體詩學溫李順治戊戌 賜進士第一人授祕書院修撰數被顧問從幸南海子嘗 賜騎 御馬未幾卒

上大嗟惜 賜金歸葬繆君彤字歌起康熙丁未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遷侍講以艱歸淡於宦情閉門不干時事立三畏書院刊曹月川家規蔡虛齋密箴劉念臺人譜以教學者所造就甚多著有雙泉堂集陸肯堂字遠升才氣磊落自喜康熙乙丑會試殿試皆第一由修撰遷侍讀卒官 國朝連擢會狀者始黃岡劉克猷次則韓慕廬彭南昫而遠升及王樓村彭芝庭汪潤民繼之皆

吳產也世推科名盛事云繹字玉輪汪姓號東山康熙庚辰對策第一 賜及第授修撰年少擢高第各籍甚而謙退不矜蘊藉多風韻臚傳日馬上口占有句云浮生止辦十年官旋予告歸乙酉奉 命校全唐詩於揚州尋卒時以爲詩識所著曰秋影樓集王君式丹字方若號樓村康熙癸未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生平績學嗜古久躋名場近六十始登鄉薦通籍後淡於仕進未久移疾歸著有樓村集宋牧仲選刻江左十五子詩樓村其最也世琛字寶傳王文恪公整八世孫父銓字東發康熙庚午鄉舉官給事中敦氣誼重然諾工書善繪事爲時名人寶傳舉康熙壬辰進士臚唱第一人授修撰歷侍講督山東學政崇實學斥浮僞青齊文體爲一變累遷少詹事視學未竣以勞疾卒官工詩古文兼善書畫能世其家學

錢君榮字湘舫乾隆己亥鄉試領解額庚子會試冠其偶殿試以一甲一名進士 賜及第授修撰臚唱日 高宗御製詩紀事有國朝經百載春榜得三元之句丙午分校順天鄉試明年入直上書房己酉分校會試遷贊善甲寅充

廣東副考官明年遷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嘉慶二年擢庶子尋除侍讀學士
典試雲南 命提督學政拔擢公明士論翕服四年晉內閣學士仍留學政任
卒官自後繼先生爲三元者曰臨桂陳君繼昌

葉橫山先生事略 顧有孝 鈕琇 李重華 顧我鐸

葉先生燮字星期號已畦江蘇吳江人籍浙之嘉善康熙九年進士知寶應縣
修決堤免無名之稅出誣服殺人者直仇陷附逆而冀沒其田廬者以伉直不
容於上官不二年落職欣然曰吾與廉吏同登白簡榮於遷除矣時嘉定令陸
清獻公同被劾也既歸築室橫山下學者稱橫山先生著有已畦文集二十卷
詩集十卷其論文謂議論不蹈襲前人卓然自吾立方爲立言論詩曰生日新
曰深凡一切庸熟陳舊浮淺語須一掃空之所作詩意必鉤元語必獨造寧不
諧俗不肯隨俗於同時諸家外能拔戟自成一隊時吳中稱詩者多宗范陸究
所獵者范陸之皮毛耳先生著原詩內外篇四卷力排其非吳人士始多警警
之既歿乃爭從其說汪編修琬居堯峯說經經經與先生持論鑿柄門下士亦

互相詆謫汪劬先生曰吾向不滿汪氏文亦謂其名太高意氣太盛故麻列其
失以規之非謂其謬盭於聖人也且汪劬誰譏彈吾文者乃取向所摘汪文短
處悉燔之沈歸愚尙書少從受詩法守之不變王新城司寇嘗致書先生稱其
獨立起衰後見歸愚詩復稱賞之曰橫山門下尙有詩人其推重若此同時同
縣以詩文著稱者自甫草稼堂諸君外有顧茂倫鈕王樵李實君顧湘南諸君
顧有孝字茂倫吳江諸生居鈞雪灘以選詩爲事唐律及國朝近體詩皆有
選本名滿大江南北鈕琇字玉樵官知縣博雅多聞所著觚賸能舉見聞異詞
者折衷之可補正史之闕詩亦變風之遺著有臨野堂集李實君名重華雍正
甲辰進士官編修天賦儻才復得張匠門指授性好遊入巴蜀客山左留覽秦
關楚塞登臨憑弔詩益欻欻歷落得江山之助著有玉洲詩集其詩話二卷可
與昌穀談藝錄並傳顧湘南名我錡邑廩生鄂文端任江蘇布政時以古學試
士得五十三人湘南爲冠遂有南邦黎獻集之刻後開博學鴻詞科乃文端奏
請若爲湘南設也及詔下而湘南歿矣有才無命文端歎息彌襟所著曰湘

南詩集

陳元孝先生事略 屈大均 梁佩蘭 程可則

嶺南三家首陳先生元孝而屈翁山梁藥亭次之元孝名恭尹順德人父邦彥明季以閣部殉難事具明史時先生才十餘歲比長遂隱居不仕自號羅浮布衣與李元仲魏叔子季子彭躬菴諸君善皆遺民也工詩古文兼精書法未冠賦姑蘇懷古諸詩傾動一時名大起其詩清迥拔俗得唐賢三昧古體閒入選理一時習尙無所染著有獨漉堂集王漁洋趙秋谷二公至嶺南於廣州詩人尤推重先生其後杭堇甫來主講席題先生遺像傾服尤甚洪稚存論嶺南三家有句云尙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其推挹至矣翁山屈姓名大均番禺人著有翁山詩集子明洪字甘泉貢生官教諭亦以能詩聞梁藥亭名佩蘭字芝五南海人童時日記數千言通經史百家年二十六領順治十四年鄉試解額詩名已播海內康熙二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同榜均以前輩事之明年卽假歸周遊名山與海內諸名宿相酬唱漁洋竹垞及潘次耕皆推重之

著有六瑩堂集程先生可則字周量一字湟溱號石臞南海人也年輩在三家
前順治九年舉會試第一官內閣中書改內秘書院康熙己酉以主事分校順
天試累遷郎中出知桂林府著有海日堂集少與漁洋荔裳愚山西樵茗文及
沈繹堂曹顧菴稱海內八家其詩俊偉騰踔聲光熊熊亞於漁洋品在劉公猷
董玉虬之右稱魯衛者惟西樵云

趙秋谷先生事略 吳雯 馮廷樾 馮班

先生名執信字伸符號秋谷山東益都人穎悟絕倫九歲捉筆爲文有奇語里
中爲文社先生初不與通輒自攜紙筆入座衆以其幼也易之移晷立就數藝
乃大驚號爲聖童同里孫文定公廷銓奇其才命作海棠賦曰大器也以女孫
字之年十四爲諸生康熙十八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二十三年典試山
西遷右贊善充明史纂修官預修 大清會典會典體例多沿明舊理藩院摺
自 國朝分纂者皆遜謝先生拜國書取檔案附以文義典制釐然同局皆服
其才方先生通籍時 詔開鴻詞科當世所稱能詩者麀集輦下新城王尙書

久以詩古文雄長壇坫一時鴻生俊才多出門下先生掉臂其閒自樹一幟古詩自漢魏六朝至初唐諸大家各成韻調談藝者多忽不講與古法戾新城自負妙契先生著聲韻譜以發其秘所著談龍錄持論顯與新城齟齬而新城心折其才不以爲亢也同時如朱錫鬯吳天章陳元孝皆折輩行與之交先生天才駿厲視儕輩無足當意獨善德州馮大木廷樾所師承者常熟馮定遠班嘗曰吾生平師友皆在馮氏矣名曰高忌者亦日衆朝士某以詩集徧貽臺館先生甫展卷立還其使其人銜次骨錢塘洪昇昉思以詩詞遊公卿閒所演長生殿傳奇初成置酒高會名流畢集時尚在 國愷銜先生者因騰章入告徧及同會先生至考功獨任之在座者得薄譴而先生罷職既歸益放情詩酒所居因園依山構亭榭清泉秀石喬木各極天趣歸田時年未三十兩親俱無恙具甘旨承色笑者二十餘年性好遊嘗踰嶺南再陟嵩少五過吳閭寓維陽金陵久所至流連文讌乞詩文法書者盈至後進疑先生宿世人而先生與酬接諧狎無少忤徜徉林壑踰五十年卒於乾隆九年年八十有三同年生萊陽張庶

常罷歸以事爲有司所窘避地依先生及卒殯而歸之常熟仲生依先生十九年卒於館次爲論定其詩文擇地葬之其篤於故舊如此著鉛山堂文集六卷詩集十七卷詩餘雜著若干卷吳天章者名雯山西蒲州人也初隱居中條山之玉溪李義山故里也後遊京師未知名漁洋尙書見其詩奇賞之待漏朝房誦其句於葉詡菴閣學葉下直卽命駕造訪康熙己未舉鴻博馮相國溥以箠索詩天章大書二絕句應之其坦率如此卒以不遇不悔也遊燕趙齊魯吳越秦楚足跡半天下晚年買圃鄭谷之口有竹數百挺黃梅數十株橘三株中作草堂面雷首肘太華悠然自忘其老趙秋谷謂其詩才特超妙其鄉自元遺山後一人而已王尙書則謂漢魏以來二千年閒詩家號爲仙才者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耳 本朝作者如林獨以仙才許天章焉馮大木名廷榭康熙壬戌進士官中書性孤介不入大僚之門平生深契者惟秋谷朝士有得諸葛銅鼓者兩人各賦長歌諸名士皆閣筆漁洋欲哀兩人酬唱詩爲二妙集馮定遠名班號鈍吟所著定遠集其說詩力排嚴羽尤不取江西宗派而論事多達

物情論文能究古法秋谷於近代文章家多所訾訾獨折服定遠一見鈍吟雜錄卽歎爲至論至具朝服下拜嘗展其墓以私淑門人刺卽冢前焚之

孫豹人先生事略 王又旦 李念慈 張恂 王宏撰 李楷 屈復

關中人文自中孚雪木天生三季外推孫先生豹人先生名枝蔚三原人豹文其字也世爲大賈業鹽莢甲申之亂年二十有四散家財求壯士起義不果隻身走江都折節讀書遂以詩文名天下年六十舉鴻詞科時有奔競執政之門者先生恥焉求罷不允促入試不終幅而出會 特詔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老不任職事者授京銜以寵其行及格者八人先生與焉部議正字銜 聖祖少之予中書舍人初吏部集驗於庭獨臥不往旋被敦促乃逡巡入主爵者見其鬢眉皓白引使前曰君老矣先生正色曰未也我年四十時卽如此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必以爲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我爲老殊可怪也當事愕謝卒以老官之先生性伉直初以世亂好談兵家毀於賊自京師歸復居江都所著曰澗堂集從遊者皆有聲海內而王又旦最著又旦邵陽人字幼華

弱冠舉於鄉令潛江履畝定賦杜豪強侵占葺長堤柱漢水決嚙建傳經書院
築說詩臺豹人時居江都迎之受詩比入爲給事中詩名已與豹人埒疏陳湖
北堤工協濟之害令荆郢分界治堤以絕委卸典試廣東還過南海花山建議
於其地設縣治奪盜淵藪皆報可朱竹垞稱其詩能兼綜唐宋人之長年五十
一卒於官有黃湄詩集當是時關西之士恥效章句皆以通經學古爲尙其卓
然名家者涇陽則有李念慈張恂念慈字岷瞻嘗爲令薦博學鴻詞不第隱居
峪口山詩曰峪口山房集恂字穉恭一字壺山以進士爲江南推官善畫落筆
片紙值千錢與三李豹人黃湄輩往還酬答而名稍後惟華陰王宏撰朝邑李
楷與三李等齊名楷字叔則一字岸翁著河濱全集由舉人令寶應以直廢康
熙二年買撫軍漢復請董陝志宏撰尙爲諸生從叔則編摩叔則善古賦文樸
茂錢牧齋亟稱之著書百卷文名冠一時人稱河濱夫子宏撰字無異一字山
史與三李同時於叔則爲後進而叔則獨喜從山史遊山史讀書華山顧亭林
嘗主其家共建朱子祠於雲臺觀好易精圖象學者宗之得一言以爲重凡碑

版誌銘非三李則山史而山史工書法故尤多於三李焉又有屈復者字見心號悔翁蒲城人也年十九試童子第一忽棄去走京師學詩者多從之遊先生作客約不迎送不作寒暄語其論詩於興賦比之外專以寄託爲主謂陶之飲酒郭之遊仙謝之登山左之詠史彼自有所以傷心之故而借題發之未可刻舟而求劍也張尙書廷樞欲上章薦力辭不就乾隆元年楊尙書超曾舉應鴻詞科楊未見屈屈亦不報謝所著弱水集甚富無子妻死不再娶人以比林和靖云

邵青門先生事略

董以寧

郝祗謙

陳玉璫

儲欣

青門先生名長蘅字子湘江蘇武進人少稱奇童讀書目數行下十歲爲諸生試必高等應行省試輒不售乃棄舉子業益潛心六經三史及唐宋諸大家文鑽穴寢魄爬梳剔抉久之融釋貫串大放厥辭論者謂國朝布衣以文鳴者自商邱甯都外惟先生可鼎足立先生內行惇篤居親喪力行古禮嘗獨力扞始祖康節先生祠族子被略爲豪家奴捐金贖之性坦易與人交煦然以和意

所不可卽髯張面赤不能爲媵炯朝貴有物色之者非先焉不往也在都門與阮亭愚山健菴鈍翁其年竹垞西溟藕長諸公友聞人談登州海市之奇忽跨驢走二千里之海上登蓬萊閣望所謂三神山者然卒無所見復走京師友人強之入太學試吏部宋文恪德宜得其文驚曰今之震川也拔第一例授州同不就後客宋牧仲中丞所最久談道論文敦布衣昆弟之好嘗選有明何李王李四家詩矯牧齋偏駁之論而以程孟陽詩爲纖佻識者躓之尤愛武林湖山數往遊擬結廬放鶴亭側又欲營一舫載筆牀釣具浮家吳越閒所著曰青門集阮亭稱其文爲荆川後一人卒年六十有八同邑董文友鄒訐士陳椒峯工詩古文皆有名董名以甯字文友邑諸生少與鄒訐士齊名善詩文於歷象樂律方輿之惜多所發明晚年悉棄去專事窮經尤深於周易春秋著書滿家恤交遊重然諾弟子恆數百人所著曰正誼堂集訐士名祇謨號程村順治十五年進士性穎特書過目不忘事母以孝聞母教之極嚴先生卽以讀書娛其母上自經籍子史及大文宗乘百家之書古今人爵里姓氏世次年譜無不悉記

其於詩文乃益工甯都魏叔子兄弟治古文中程村一見歎曰今乃有如是文乎逢人輒稱道海內知有三魏者實自程村始也著有遠志齋集椒峯名玉璠字賡明康熙六年進士官中書著學文堂集少有大志凡經世之書莫不講求精熟爲詩文下筆千言旬日閒動至盈尺每讀書至夜分兩眸欲合輒用艾灼臂其苦學如此

又儲先生欣字同人宜與人少孤率兩弟苦讀博通經史早歲負東南文望年六十始領康熙庚午鄉薦一試禮部不遇遂杜門著書及門多達者選唐宋十家文風行海內乾隆中御選唐宋文醇蓋因其本而增益之也所著古文曰在陸葺堂集從子在文字禮執康熙丁未進士官編修雄文字汜雲康熙辛丑進士皆以文名禮執尤工制舉業大文字大雅康熙辛丑舉會試第一官庶吉士精輿地形勢之學著存研樓文集言方輿要隘者居多皆同人弟子也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八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九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文苑

彭羨門先生事略

倪燦 鴻績

汪霽 邵遠平

徐嘉炎 李來泰

沈珩

沈筠

方象瑛

陳

康熙十有七年

天子法古制取士

詔中外諸臣各舉博學之彥無論已

仕未仕徵詣闕月給太倉祿米明年三月朔 召試太和殿發題賦序詩各一

學士院散官紙光祿布席 賜宴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人皆入翰林而

以羨門先生為首選先生名孫通彭姓字駿孫浙江海鹽人順治己亥進士由

中書分校順天試至是以第一人授編修歷官吏部右侍郎兼掌院學士充經

筵講官時修明史久未成 特命為總裁 賜專勅異數也年七十致仕歸

御書松桂堂額 賜之遂以名其集先生少工詩與王漁洋尚書齊名時號彭

王南昌重建滕王閣落成名流競賦詩推先生作為冠嘗步遊蕭寺僧方製長

明燈請為賦先生諾之僧退煮茗以餉茗未熟而賦成其敏捷如此尤工詩餘

漁洋推爲近今詞人第一時兩浙耆宿與先生同舉詞科者自竹垞西河雅坪
外有倪君燦字闇公上元籍錢塘人康熙丁巳舉人 召試授檢討汪君霽字
朝采號東川平湖籍錢塘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行人 召試授編修官至戶部
侍郎徐君嘉炎字勝力號華隱秀水人由監生授檢討在史館中著作多不與
人同辛酉 王師收滇黔羣臣獻頌甚夥勝力獨做饒歌鼓吹曲自聖人出至
文德舞止凡二十四章每章因事立名與繆襲韋昭何承天輩相上下乙丑元
夕 上於南海子大放燈火使臣民縱觀羣臣皆有詩獨勝力作紅門花火
記皆稱 旨官內閣學士有抱經齋集二十卷沈君珩字昭子海甯人康熙甲
辰會試第一由中書 召試授編修假歸寓秀水之鴛湖時嘉興同知孫白恕
督修海船訪昭子於僧寺昭子引唐代轉運船場之利病見於眉山之論者以
爲說孫大稱善後水師平海寇如掃落葉賴曰恕所部檣櫓之助居多用昭子
言也所著有耿巖文選沈君筠字開平仁和人康熙己未進士以庶吉士 召
試授編修閱三年卒學博行修未究其用方君象瑛字渭仁遂安人康熙丁未

進士候選中行評博 召試授編修癸亥典四川鄉試乞假歸自號金門大隱
著健松齋集三十四卷陳君鴻績字子遜鄞人順治十四年舉人毛君芳升字
允大號乳雪遂安拔貢生 召試皆授檢討乳雪著古獲齋集邵君遠平字戒
三仁和人康熙甲辰進士選庶吉士官光祿少卿 召試授侍讀官少詹事兼
侍講學士著有戒菴詩集

同時李君來泰字石臺江西臨川人順治壬辰進士乙未督學江南所拔皆知
名士尋任蘇松常道歷官清慎能持大體以疾歸康熙己未 召試詞科授侍
講古文奧博不肯一語猶人詩獨以平正通達稱著有石臺集祀江南名宦

尤西堂先生事略 馮勛 范必英 錢中諧 曹禾

長洲尤先生侗字同人更字展成別字悔菴晚自號良齋以鄉貢除永平推官
坐撻旗丁降調少嘗爲遊戲之文順治戊戌王學士熙侍經筵 上偶談及
學士以先生文對 上立索覽學士以鈔本進復索刻本 上覽竟親加
批點歎爲真才子者再因問出身履歷爲太息久之他日又摘集中討蚤檄示

學士曰此奇文也問有副本否對曰無遂 命內府購之坊間不得已亥先生
入都使者跡至旅邸攜一冊去裝潢進呈 上大喜亡何有以所著讀離騷
樂府獻者 上亦讀而善之令梨園子弟播之管絃以比清平調云徐公元
文及第 上知爲先生門人從幸南海子 上忽駐馬問爾師尤侗年幾
何以何事降調當補何官垂詢再三復語木陳禪師曰士多有高才不遇者如
徐元文之師尤侗最工文僅以鄉貢入仕旋罷官豈非命耶木陳因言君相能
造命 上曰朕意亦然蓋有意召用之矣 世祖升遐先生自傷數奇康
熙戊午 召試博學鴻儒 聖祖親擢五十人悉入翰林纂修明史先生授
檢討年最長入院以齒序四十九人皆坐其下留史局三年分撰志傳三百篇
嘗偕諸儒臣進平蜀詩文 上見其名曰此老名士先生刻二語於堂楹曰
真才子 章皇天語老名士 今上玉音觀者榮之子珍壬戌成進士選
庶常先生乃告歸家居以詩文縑素請者戶外屢恆滿時同縣汪編修居堯峯
以古文自矜見俗子議文章者恆面斥之以是人多畏憚而樂先生之和易也

己卯 天子南巡先生獻 萬壽詩平朔頌 御書鶴栖堂三大字以 賜
時年八十有二矣癸未 車駕復幸吳 賜御書一幅卽家晉侍講明年六月
卒年八十有七是歲朱檢討彝尊偕徐侍讀倬謁見 皇太子於行殿令旨賜
坐謂曰老成易謝茲來又失一尤展成矣字而不名其見重如此所著西堂雜
俎良齋雜記鶴栖堂文集百餘卷與先生同縣且同舉詞科者有馮勛范必英
等勛字勉曾父六皆遭耿逆之亂客死閩中勉曾以布衣 召試授檢討纂修
明史卽請假歸入閩尋父櫬時亂甫平白骨縱橫失其處勉曾伏地慟哭忽有
老父告曰牆西有半寸釘者是也諦視題識宛然遂扶以歸必英字秋濤號伏
菴順治甲午拔貢丁酉舉於鄉 召試授檢討分纂明史畢卽謝病歸自號杜
圻山人居鄉廉靜足不履公府築萬卷樓藏書二十四櫝皆手自校訂工詩古
文詞好汲引後進弟子著錄者數百人又錢君中諧字宮聲吳縣人順治戊戌
進士 召試授編修以詩古文鳴曹君禾字頌嘉江陰人康熙甲辰進士選鴻
詞科官至祭酒與田綸霞宋牧仲汪季用顏修來王幼華謝千仞曹升六丁澹

汝葉井叔稱詩中十子

朱竹垞先生事略 嚴繩孫

康熙己未 詔開博學鴻詞科其時以布衣除檢討者凡四人富平李因篤天生無錫嚴繩孫孫友吳江潘耒次耕而其一則秀水朱彝尊竹垞也未幾李君告養歸三布衣均預纂修明史越二年 上命添設日講官知起居注則三布衣悉與焉而竹垞先生爲之魁先生爲明太傅文恪公國祚曾孫本生父茂曙學者稱安度先生先生有奇稟數歲時嘗見諸神物異怪狀不類人世及他人視之輒無有書過眼不遺一字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於古學凡天下有字之書無弗披覽以飢驅走四方南踰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衆經甌越所至叢祠荒塚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爲文章益奇旣入詞館日與諸名宿掉鞅文壇時王漁洋工詩而疏於文汪茗文工文而疏於詩閩百詩毛西河工考證而詩文皆次乘獨先生兼有諸公之勝所爲文雅潔淵懿根柢盤深其題跋諸作實跨劉敞黃伯思樓鑰之上詩牢籠萬有與

漁洋並峙爲南北二大宗論者謂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學博而才足以運之皆篤論也在史局屢奏記總裁官言體例悉從其議預修一統志多所釐訂典試江南爲文矢於神杜請託入直南書房爲忌者所中鐫一級罷尋復原官引疾歸 聖祖南巡 御書研經博物四大字以賜家居十有九年藏書八萬卷著述不倦四十八年十月卒年八十有一先生少貧值歲凶日午無炊煙而書聲琅琅出戶外比鄰王氏有老僕訝之叩門餉以豆粥先生以奉父而忍飢讀自若嘗集里中高材生周篋繆泳王翊沈進李繩遠良年符等爲詩課家餘一布袍每會則付質庫其婦以紡績出之後會復然客遊南北必囊載十三經廿一史自隨孫侍郎承澤過先生寓見插架書語人曰吾見客長安者爭馳逐聲利其不廢著述者秀水朱十一人而已比 召試相國馮公溥得其文歎曰奇才奇才先生嘗謂孔門弟子申黨薛邦不當以疑似妄爲廢斥鄭康成功在箋疏不當以程敏政一言罷從祀王文成道德功業文章具三不朽不得指爲異學皆有功名教之言所著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乾隆中

詔儒臣增輯

高宗賜詩題卷端又曝書亭文集八十卷明詩綜百卷瀛洲

道古錄五代史註禾錄各若干卷子昆田孫稻孫皆有集稻孫字稼翁舉乾隆丙辰鴻博能世其家而其二布衣者次耕坐浮躁降調孫友累遷中允以疾歸孫友當 召試日成省耕一詩賦序皆置不作文未盈卷爲 天子所特拔尤異數云

孫友名繩孫明刑部侍郎一鵬孫也六歲能作徑尺大字以詩古文擅名早棄諸生舉制科力辭不獲既入史館分纂隱逸傳容與蘊藉蓋多自道其志行云歸田後自號藕蕩漁人工書善繪事尤精畫鳳晚歲以詩文圖書請者槩不應暇輒掃地焚香而已卒年八十著秋水集二十卷子泓曾亦工詩畫

陳其年先生事略 吳綺 章漢功

先生姓陳氏諱維崧字其年號迦陵江蘇宜興人祖于廷明進士官侍郎忤魏忠賢削籍後起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以言事忤周延儒再削籍嘗從顧端文講學東林直聲動天下東林推服之忌者因指爲黨魁父貞慧字定生少用文

學著聞最善金壇周禮部鑣貴池吳秀才應箕相與掀髯抵掌下上其議論其於國家治亂中朝士大夫賢不肖無不根極始末纒纒數千言可聽諸名士慕其氣節皆師事少保公而與定生相親愛延儒本其邑人適家居欲釋故憾交歡少保父子且爲定生致通顯定生固拒之隙益深會忠賢義兒阮大鍼久痼謀起用諸名士數其罪爲文檄之大鍼恨次骨南都建號大鍼驟起用事將盡殺東林黨時少保前卒周禮部首被逮定生營救萬端乃併捕定生及應箕應箕亡定生出詣獄下鎮撫司禍且不測而劉儕者愍皇帝時舊錦衣也以片紙付馮鎮撫謂此東林後人勿撈掠以是得稍稍解未幾江南亡大鍼走死定生得脫歸而禮部已先被殺定生既歸廬少保公墓左凡十二年不入城尋卒有子五先生其長也少奇穎過目成誦十歲代少保作楊忠烈像贊少保奇賞之諸名士皆折輩行與交時吳門雲閒常潤大興文會先生入座索筆賦詩數十韻立就或時用六朝俳體作記序頃刻千言鉅麗無與比咸驚歎以爲神先生少清臞冠而于思鬢浸淫及顛準士大夫號陳髯由是陳髯之名滿天下年三

十始出雅遊龔芝麓尙書愛重髯尤甚唱酬無虛日性倜蕩視錢帛如土每出遊餽遺隨手盡垂橐而歸歸無資急命質衣物供用至無可質輒復遊率以爲常先生以詩古文詞爲海內推重吳梅村有江左三鳳凰之目謂先生及吳江吳漢槎雲閒彭古晉也常自中州入都偕朱竹垞合刻所著曰朱陳村詞流傳入禁中蒙 聖祖賜問客如皋主冒辟疆水繪園最久辟疆愛其才進聲伎適其意嘗有日者謂之曰君年過五十當入翰林康熙己未 召試鴻詞科由諸生授檢討纂修明史時年五十有四矣越四年卒於官易簣時吟斷句曰山鳥山花是故人振手作推敲勢而逝相傳爲善卷山中聽經猿再世云所著湖海樓詩文詞集共五十卷 國初以駢體名者推先生及吳園次其次則章豈績然園次才稍弱豈績欲以新巧勝二家又遁爲別調譬諸明代之詩先生導源庾信才力富健如李崆峒之學杜園次進步李義山如何大復之近中唐豈績純用宋格則公安竟陵之流亞也先生嘗曰吾胸中尙有駢體文千篇特未暇寫出耳汪堯峯曰唐以前不敢知自開寶後七百年無此等作矣堯峯固少

許可者也園次名綺號聽翁江都人貢生薦授中書舍人奉 詔譜椒山樂府
遷武選司員外郎蓋卽以椒山原官官之寵異至矣出守湖州多惠政廉得大
猾所在單舸擒而殲之歡聲動地凌忠節公未葬爲捐俸卜地葬焉湖人稱爲
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尙風節饒風雅也以失上官意罷歸貧無田宅購廢圃以
居凡索詩文者多以花木竹石爲潤筆資不數月成林因各種字林性好客與
諸名宿結春江花月社詩才富豔瓣香在玉溪樊川閒詩餘亦工所著曰林蕙
堂集又有宋金元詩選及嶺南風物記豈續名藻功浙江錢塘人康熙癸未進
士官庶吉士有思綺堂集

李天生先生事略

先生名因篤字子德號天生陝西富平人明季爲諸生見天下大亂走塞上訪
求奇傑士與殺賊報國無應者歸而鍵戶讀經史貫穿注疏負重名與蓋屋李
中孚友善崑山顧亭林至關中常主其家甲申乙酉閒與亭林冒鋒刃闖關至
燕京兩謁莊烈帝攢宮康熙己未薦博學鴻詞以母老辭秉鈞者聞其名必欲

致之大吏承風旨縣官敦促先生將固拒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檢討甫就職以母老且病具疏乞終養格於通政司先生自齋疏跪午門外三日遂得俞旨許歸養疏曰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采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獲奉

諭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詔赴京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床褥輾轉需人臣祇一弟因材從幼出繼臣叔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熒熒相依爲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己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至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推諉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膺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闥夙病增

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床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日禱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

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不之怨何及餅壘之恥奚償卽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 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宏錫類之仁推之士庶寧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途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旣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卽部臣推諉之語概指臣等三人而言非謂臣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謙陋而同時薦臣者皆 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教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陔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覲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並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 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

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 九重嚴邃情壅 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 命悚惶忝竊非分臣衡茅下土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

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思諗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有哀祈 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家無次丁聽其終養臣身為獨子與例正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端歸養母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

餘生統由再造臣母子銜環鏤骨永矢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各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論者謂 本朝兩大文章葉忠節公映榴絕命疏及先生陳情表皆令讀者油然生忠孝之心焉先生予告後奉母家居晨夕不離後遂不復出著有壽祺堂集其學以朱子爲宗時李中孚提唱良知晚年移家富平與

先生過從最密然各尊所聞不爲同異之說性樸直博學能彊記初入都南人多易之一日宴集論杜詩先生應口誦或曰偶然耳詰其他輒舉全部無所遺時阮亭堯峯主盟壇坫先生與抗禮蕭山毛大可亦李閣學所薦也北面稱弟子先生獨序齒稱之曰兄與大可論古韻不合大可強辯先生氣憤填膺不能答遂拔劍斫之大可駭走時傳以爲快顧亭林是先生而非大可亭林著音學五書先生與討論所著詩說亭林稱之曰毛鄭有嗣音矣其春秋說堯峯亦心折焉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先生走三千里入都泣訴當事脫其難

汪舟次先生事略 汪懋麟

汪先生楫字舟次江蘇江都人歲貢生署贛榆訓導康熙己未開詞科 召試中第授檢討與修明史言於總裁官先仿李燾長編凡詔諭奏議邸報彙輯之由是史材皆備二十二年充冊封琉球正使 賜一品服臨發條奏七事其一謂 本朝文教誕敷方 頒御書於封疆大吏宜併及海外屬國 聖祖允其請齋 宸翰以往比至宣 上威德國王及臣民咸大悅服瀕行例有餽遺

概卻不受國人建卻金亭志之歸撰使琉球錄詳載禮儀暨山川景物又因
論祭故王入其廟默識所立主兼得琉球世續圖參以明代事實爲中山沿革
志二卷又奏言琉球子弟願入國學 上允之久之出知河南府治績爲中
州最嘗置學田於嵩陽書院聘少詹事耿公介主講席士風丕變擢福建按察
使遷布政使居五年民戴其惠 內召入京途次得疾卒性伉直意氣偉然能
力學所作以古爲宗以清冷峭蒨爲致見者比之斬新花藥尤工書得楊少師
米海嶽之神著有悔齋詩文集觀海集時江都汪君懋麟詩名亦著與先生同
舉鴻詞科值居憂不與試懋麟字季角號蛟門康熙六年進士授內閣中書楚
人朱方旦恃邪法傾動公卿蛟門著辨道論力詆其妄後再論薦以刑部主事
入史館充纂修官一日禁中出宮箋百番命羣臣書擇其尤得二十四幅供
御屏用蛟門與焉所撰述最多吏才尤通敏城南武某以車一馬一販米於南
花園宿董之貴家之貴利其賞殺之以車載尸鞭馬曳之他去武父得尸於道
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訟諸官謂劉殺其子蛟門曰殺人而置其車馬於門非理

也乃微行縱其馬至之貴門跳躍悲鳴衝戶入卽令收之貴一訊而伏時驚以爲神無何坐事罷歸鍵關謝賓客晝治經夜讀史日有程課銳意成一家言歸三年遽卒彌留時命洗硯磨墨烹佳茗以進自言香沁心骨口占二絕大笑呼奇絕而逝性孝友敦內行文品峭刻摹介甫詩法韓蘇時出新意在都門與德州田山薑商邱宋牧仲等相唱和號十子受業王阮亭門而才氣縱橫視阮亭爲別格有百尺梧桐閣集二十卷

李漁村先生事略 龐壘 米漢雯 袁佑 崔如岳

李先生澄中字渭清別字漁村山東諸城人人生時父夢李攀龍入室少與劉子羽稱石交子羽見薛臣七子圖謂貌似于鱗先生亦嘗夢人授文一卷曰此汝作也醒憶之乃于鱗華山記也幼與羣兒戲輒坐忘其胸中時時見太古深山二境移時乃如故旣長工詩與青州楊笠雲吳江洪去蕪相唱和康熙己未以拔貢 召試旣至京擁書臥僧舍不謁朝貴授檢討與修明史嘗 召赴瀛臺泛舟賦白蓮詩稱 旨賜予稠疊相國真定梁公奇其才屬爲文操紙千言立

就梁公歎曰真青蓮也庚午典雲南試或以多金遮馬首先先生叱去之曰敢以此污我耶有李約山者自滇南學使幕歸與朱竹垞論滇中人材列所取知名士二十有二人署壁閒占先生取舍既試錄至其不與者裁三人耳竹垞臨風酌酒南向爲君得人壽累遷侍讀請告歸足跡不入公門遇事關民瘼乃侃侃直陳一以興利除害爲念卹其孀嫂孤姪爲外曾祖邱簡肅公立後置祭田坐是家益困茅屋數椽僅蔽風雨恬如也在史館十三年與龐公塏交最篤詩文格往往互似所著臥象山房集顧不類滄溟

塏字霽公號雲崖直隸任邱人康熙乙卯舉人七歲時父中蜚語被逮母每夕禱天隨泣拜不輟己未試鴻博授檢討時有明都御史某裔孫夜懷金求勿入魏黨傳力拒之未幾改內閣中書遷工部主事再晉郎中出守建甯府會浦城令以嚴苛激變邑人乘夜焚冊局殺冊書罷市君聞之曰緩則變成矣遂兼程赴浦立召紳士集明倫堂數浦令罪諭士民無得生亂查倉庫及未焚餘冊變遂定時制府惡民俗刁悍欲借浦城示威而浦令仇邑紳以結黨爲辭相傾陷

君曰彼令實甚吾可殺人媚人耶坐重辟一人流二人浦人立書院祀之九仙山後告歸兩親猶健在閉戶讀書其爲詩主於平正冲澹不求文飾有叢碧山房集

又米君漢雯字紫來宛平人明太僕少卿萬鍾孫順治辛丑進士歷知長葛建昌二縣康熙己未召試授編修典試雲南遷中允好學工詩兼善小令書畫承其家法時呼爲小米家蓄古硯太僕物也嘗渡江沈於水遣沒人求之弗得將解纜忽紅霞起水面光燭天舟人索之硯隨手出焉

袁佑字杜少號霽軒東明人少警敏下筆數千言以拔貢授中書舉詞科擢編修乞養歸闕小園奉母母疾革籲天乞減算益母壽竟愈年九十二乃終居喪盡禮服除終不食肉後遷中允典試浙江稱得士著有詩文集及詩禮疑義左史後議老子別注離騷荀揚文中子補注莊子注論杜詩注駁數十卷

崔如岳字岱齋一字青峙獲鹿人康熙己卯舉人已未召試授檢討詩古體蒼堅英拔絕句神似龍標嘉州著有坐嘯軒集

喬石林先生事略 邱象隨 李鎧 張鴻烈 鄧漢儀 吳嘉紀

喬先生萊字子靜號石林江蘇寶應人康熙六年進士授中書分校順天試乞養歸十七年 召試詞科授編修與修明史典廣西鄉試 上再試詞臣賞其文曰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遂遷左中允晉侍講轉侍讀充日講官知起居注 國朝漕運沿明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既失故道從安東入海清口日淤淮泗泛濫由洪澤以南諸河下注而治河使者又開減水壩洩之淮揚七州縣蕩析離居 天子覽臺臣奏濬海口以瀉積水遣使者相度還報可乃出帑金 命按察使于成龍董其役而河督靳輔上言海口高於雲梯關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因請築堤束水使高置二閘於邵伯鎮南高郵州城外泄洪澤盱眙天長之水俾入堤自車邏鎮築橫堤一道抵高郵自州城東築大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束所洩之水入海計需銀二百七十八萬有奇請先給帑而徐取償於田畝子粒綱鹽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疏入 詔下廷臣議多是河臣言適先生入直閣臣奏事畢 上顧問

先生以濬海口事宜先生直前奏河臣言非是 上悅曰此爾一人意見耶
對曰淮揚人所見皆與臣同翼日與給事中劉國勳等十人合疏言河臣議有
四不可行海口原有故道第令塞者通之淺者濬之俾積水得趨海斯已耳河
臣議開大河築長堤堤在內地者高丈六尺河寬百五十丈近海者堤高一丈
河寬百八十丈勢必毀村落壞廬舍掘冢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之
議先築圍堰用桔槔汲去堰內之水取土築堤不知臣鄉地卑原無乾土沉積
潦已久一旦取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雖成且易壞不可行二河臣欲
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於民間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潰而
南則邵伯以南皆爲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靡有孑遺卽當未潰之時潛水
於屋廬之上豈能安枕而臥乎不可行三至七州縣之田向沒於水今束河使
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入河卽不能歸海淹沒之田何由復出不可
行四議上 聖祖是其言議遂寢大學士梁公清標方長戶部歎曰江淮閒
可謂有人矣然河臣議實執政主之先生以是叢忌嫉未幾坐喜事罷歸歸治

廢圃曰縱棹園壘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讀易其中著易俟二十卷縣志二十卷詩文集十六卷先生家居孝弟謹事師友疏於財好周人急後進有一善誦之不去口其初建議也于公頗德之及出領河務恆以地方利弊相諮詢先生直言無隱終不干以私卒年五十有三同時江淮閒與先生同舉詞科者曰邱君象隨李君鎧張君鴻烈皆山陽人鎧傳別見

象隨字季貞號西軒順治乙未進士與兄象升齊名號二邱以拔貢生 召試授檢討遷洗馬性孝友以積俸建宗祠置義田有西山紀年集象升字曙戒順治十二年進士官大理寺丞有白雲草堂諸集鴻烈字毅文由廩生試授檢討康熙二十三年黃河漲發淮水倒灌淮南七州縣受害御史李時謙奏請疏浚淮揚下河以救七邑之民適 聖祖南巡發帑遣官督治毅文上疏言淮揚

水患關係運道民生淮安以南則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屬受害淮安以北則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甯沐陽安東海州八屬受害臺臣止知淮南七屬之害而不知淮北八屬之害其苦一也止知七屬之民田昔受決口

之水今受滾壩之水而不知八屬之民田在黃河岸以內者其苦尤甚也臣世籍淮南何忍不爲八屬生靈再請命於 聖主之前乎得 旨命河臣確勘議覆毅文工詩詞短章秀卓其絕句從樂府得來風韻尤絕同時有鄧漢儀者字孝威泰州人也己未 召試以年老授官正字歸孝威與國初諸老游洽聞廣見所選詩觀凡四集投贈稱感其度梅嶺詩爲漁洋尙書所激賞又吳君嘉紀字賓賢號野人亦泰州布衣居安豐場瀕於海苦吟無知者周櫟園侍郎感稱之由是陋軒之名與諸家埒漁洋亦絕重之所著曰陋軒集

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九

A table with 12 empty columns and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and the entir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rectangular frame. There is a small dark mark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table, approximately halfway down.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文苑

陸雅坪先生事略 兄子奎勳

陸先生棻字次友號雅坪浙江平湖人原名世枋幼時值 大兵南下收平湖父被執先生奔赴求代將軍馬某指扇上詩示之曰兒能誦此即救爾父先生朗誦曰收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此宋人贈曹武惠王詩也將軍不殺人即今之武惠矣將軍喜立釋其父挾與俱北欲子之將爲議婚以先問名於楊辭尋歸遂補諸生入國學試授中書康熙六年成進士官內秘書院典籍十八年舉鴻詞科中選授編修分纂明史遷贊善二十九年典福建試得士稱盛尋直南書房嘗 召至乾清宮暖閣出五臺山金蓮花限韻賦詩立就蒙優獎三十三年試翰詹諸臣於豐澤園 上親拔第一 諭曰連次詩文無出汝右者一歲七遷歷講讀庶子至內閣學士總管諸書局嘗在閣一日批紅

本七十有奇長至奏句決本請出矜疑二十餘人未幾告歸性簡易尤篤孝友伯兄南雄守世楷先卒撫孤姪如子族黨有寄金者沒遠徼其子歸還之封識如故年七十卒所著雅坪文集十卷詩集四十卷詞譜三卷兄子奎勳字聚侯號星坡世楷子也康熙六十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修明史撰擬制詔多稱旨以疾乞休主廣西秀峯書院勅立學規仿朱子白鹿洞遺法成就甚衆平生淡榮利不爲蘄岸峻絕之行而秉持不貳薄田未足供飭粥無戚戚容惟一意說經嘗言六經注我而後可以我注六經且合六經以注一經著有陸堂易學十卷得力在序卦一篇足該全易而以坤以藏之章爲歸藏象帝出乎震章爲連山象又言商之歸藏本於神農夏之連山本於黃帝人知畫卦重卦皆由伏羲不知黃帝始立著數及乾坤八卦之名至屯蒙諸卦名則堯舜始增序卦之錯綜則文王始定也詩學十二卷不取正變之說不特楚茨十詩斷爲成康盛世之音凡斯干無羊考室考牧均歸正雅淇澳楚邱緇衣蟋蟀均歸正風譏鄭氏詩譜時代舛錯不倫歐公強爲釐正猶多牽合周召二南以地不以人

王風乃時爲之非有意於貶其持論與明何楷詩世本古義相近且以爲不宗孔孟之傳第守毛鄭之學極詩之用不過三百而止是以有魯詩補亡之作今文尙書說三卷參蔡傳之疑闕所解惟伏生二十八篇而古文則置之用元吳澄書纂言例也戴禮緒言四卷能糾正漢人穿鑿附會之失春秋義存錄十二卷凡經傳子緯所載孔子之言盡援爲義力辨春秋非以一字褻貶能掃公穀拘例之失與宋儒深刻之論其疑胡傳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經解經之空談詩文自弱冠撰述已富後乃以餘事爲之有文集二十卷詩二十四卷

杜紫綸先生事略 潘高 許廷鏞 李果 咸錦 翁照 黃之雋

杜先生詔字紫綸江蘇無錫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官庶吉士著有雲川閣集先生以詩受知於 聖祖會試下第 特賜進士入詞館士林榮之逾年告養歸遂不復出晚與高僧結九龍三逸社有廬山東林之風嘗選唐詩叩彈集行世皆中晚名作故生平得力亦在大歷以下也當是時吳中詩人最著者曰潘南村許子遜李客山盛青樓翁朗夫南村名高字孟升金壇人其詩古淡生

新絕去雕飾而自然合度陳其年嘗寫其詩寄漁洋尙書盛稱之遂名於時金陵詩社賦秦淮曉渡詩諸名流咸集南村曰我年老才盡止絕句二十字衆皆斂手甚有袖詩不出者所著曰南村集許子遜名廷鏞長洲人康熙庚子舉人官武平知縣少英敏精刀槊徧遊四方交海內知名士在官有善政去後人益歌思之詩嚴於唐宋之界五言律七言絕句尤工高文良公每對客誦子遜佳句文良有作與子遜商榷必盡言無隱藝林兩賢之著有竹素園集李客山名果長洲布衣著有石閣集陳恪勤公之羈管京口也客山投詩造謁公遂與定交後大理李君欲任以鹽筴力卻之李君被罪諸任事者皆罹禍客山超然人服其有識詩格蒼老有一二字未安屢改不倦晚年文譽騫鬱過吳門者爭識其面幾以魯靈光目之盛青嶼名錦字廷堅吳縣諸生著青嶼詩鈔詩從大歷以下入手風格漸高至入蜀集沈雄頓挫直摩漁洋之壘以上窺少陵客京師王公以下多折節下之不耐冗雜歸沈歸愚歸田後時引爲同調翁朗夫名照江陰人國子生著有賜書堂詩文集朗夫有謙癖雖僕隸下人不衣冠不見事

上接下必以誠密文恭高文定兩相國先後以鴻博經學薦皆不遇晚與歸愚
相約耦耕結廬有日矣未幾卒友生爲位哭多失聲者詩識力俱高有虞伯生
老吏斷獄之目

同時黃先生之雋字石牧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編修著有唐堂集雲閒詩
自陳黃門振興後俱能不入歧趨自盧文子後又日就衰頹鮮所宗法矣唐堂
學殖富而才力又足驅使之故能自開生面仍不失正軌時推爲詩學中興

湯西涯先生事略 嚴沆 徐偉 李鄰嗣 汪文柏 沈用濟 方黎如

湯先生右曾字西涯浙江仁和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性伉直以文學重於時
與方望溪李穆堂諸公善由編修累官吏部侍郎兼掌院學士先生在諫垣所
條議甚衆而豫荒政釐邊儲緩燬鑄糾督撫監司養姦蠹民其語尤著薦紳閒
丙子典試貴州丙戌分校禮部試皆廉公號得人視學中州杜苞苴請託絲毫
不取之官中及貳吏部侃侃持正議忌者訕之 上最重其文學嘗索近詩

以所作文光果七言律進 御製詩賜之目爲詩公聞者驚羨著有懷清堂集

浙中詩派前推竹垞後推西涯竹垞學博故能變化西涯才大故能恢張後有作者莫能越兩家之外也兩浙詩人其年輩科目前於先生者有嚴子餐徐方虎李杲堂後於先生者有汪季青沈方舟皆越中魁宿云子餐名沆餘姚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戶部侍郎生平斂抑沖退雖踐九列不殊寒素有譏彈其詩者應時改定遠近稱爲德人方虎名倬德清人康熙癸丑進士官侍讀後家居特旨加禮部侍郎異數也著有蠶村集杲堂姓李氏名鄴嗣鄴人明諸生入國朝棄巾服日以著書爲務所著續世說中寓筆削予奪鄴人多師事之甬東詩社延杲堂定甲乙糊名易書一聯之賞遠近喧傳榮於九錫詩品刊落凡庸不肯一語猶人蓋浙人中獨開生面者汪季青名文柏桐鄉人官指揮使著有柯亭餘唱朱竹垞序其詩謂匪僅開宋元之奧窔直造唐人之室而躋其裁其推挹至此沈方舟名用濟錢塘人國子生母柴氏名靜儀著有凝香室詩鈔得性情風雅之正方舟秉母訓少以詩鳴足跡半天下至廣南與屈翁山梁藥亭定交所詣益進歷遊關塞客右北平最久詩皆燕趙聲入京師見重安世子

紅蘭主人名大著輦下一時名流幾莫與抗行然以詩質同人有一字一句未安輒從改削所絲完善無罅漏也著有方舟集

又方先生黎如字文翰浙東淳安人也邃於經學工古文於制舉藝尤獨闢畦町康熙乙未進士官知縣被議歸雍正八年議開博學鴻詞科方侍郎苞疏薦先生及南昌龔孝水纓歙縣余西麓華瑞嘉善柯南陔煜衆以爲宜有謂先生挂吏議例不得與其三人皆就耄徵之必不能至至亦不能入試者侍郎曰雖然使士知實至而名附無求而志自通於風教亦小補焉及檄下南陔已疾亟孝水病不能行至者惟西麓旣報罷執政欲用爲太學六館師兼纂一統志西麓以老辭而先生卒格於部議不入試所著曰集虛齋集

姜西溟先生事略嚴虞博

姜先生宸英字西溟一字湛園浙江慈谿人少工詩古文辭精書法爲諸生名澈九重 聖祖嘗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尙未仕耶三布衣者秀水朱彝尊無錫嚴繩孫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會

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公方藹韓公莖約聯名薦適葉公以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無及矣於是兩布衣皆入翰林先生不豫尋以薦纂修明史食七品俸仍許與試主試者爭欲得先生顧先生性疏縱醉後違科場式累被斥又嘗於謝表中用點竄堯典舜典語受卷官疑所出先生曰義山詩未讀耶受卷官怒竟擯之翁尙書叔元故人也雅重先生嘗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尙書官祭酒時余國柱方排睢州湯文正公尙書受指使劾睢州僞學遂擢少詹以睢州故兼詹事也先生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卽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尙書見之憮然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越日先生刊布之徧傳輦下尙書恨次骨始睢州典試浙中歎息語同事暗中摸索勿誤失姜君竟弗得自後每榜發無不以失先生爲恨者相國明珠長子性德甚才從先生學頗欲援以登朝相有幸僕曰安

三勢傾京外先生不少假借性德乘閒言曰家君遇先生厚然卒不得大有所助某以父子之親亦不能爲力者蓋有人焉願先生少假顏色則立諧先生大怒擲杯起絕弗與通於是時相子百計請罪先生始終執禮而安三知之恨甚時相遂與尙書比而尼先生徐尙書乾學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列獨先生與爲兄弟稱健菴罷官歸猶領一統志先生豫志事相從南歸於是構健菴者亦惡先生以故連蹇不得志康熙丁丑年七十矣試禮部卷復違格主者慕其名爲更正之成進士及廷對上問進呈十卷中有浙人姜宸英乎韓公菴審公書蹟奏曰第八卷當是上曰宸英績學能文至老不倦可置一甲爲天下讀書人勸遂以第三人賜及第授編修己卯副修撰李蟠典順天鄉試比揭榜爲御史鹿佑所糾蟠遣戍先生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牽連下吏舉朝知其無罪未置對遽病卒王尙書士禎曰某在西曹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愧死矣先生論文以爲周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莫盛於國策聞者頗駭之先生年長方望溪以倍見望溪文歎曰吾輩當讓此人出一頭地遂不

介而過望溪屬討論其文且曰吾自度尙有不止於是者以困於科舉業不能盡其才又嘗言吾老矣後會不可期吾自少嘗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志吾墓可錄者獨數事耳卽論常熟及拒時相子語也先生文雅健有北宋人意甯都魏叔子謂朝宗肆而不醇堯峯醇而不肆先生在醇肆之間時肆其論詩宗浣花而參之玉局以盡其變書法鍾王入神品著有江防總論海防總論各一卷葦閒詩集十卷湛園未定稿八卷札記二卷丁丑榜一甲第二人爲嚴君虞惇亦以文學著稱

虞惇字寶成號興菴江蘇常熟人九經三史幼卽成誦旣及第授編修館閣應奉文字多出其手己卯科場獄興寶成子姪皆中選而西溟及蟠皆其同年友用是里吏議鑄秩歸尋起大理寺副通倉盜米案有以私怨入人罪者寶成持不可乃已俄有內務府殺人移獄事實成先上書本寺卿歷指疑狀復出不意執其人訊之吐實讞始定累遷太僕少卿典試楚蜀皆稱得人卒於位著讀書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爲文陶鑄羣言與歐曾爲近江南人士刻其集以

繼震川蓋本同郡而震川官止太僕名位又相埒云

查初白先生事略 查昇 查嗣璫

先生初名嗣璫字夏重後更名慎行字悔餘晚號初白浙江海甯人性穎異五歲能詩十歲作武侯論同里范驤稱爲曠世才旣長游梨洲先生門所學益進深於經術邃於易於書無所不窺而生平癖好尤在詩及山水朋友其於進取榮利之途泊如也少受詩法於錢田閒爲諸生從黔撫楊公雍建出入牂牁夜郎及齊魯燕趙梁宋閒又嘗渡彭蠡過洞庭登匡廬五老峯探武夷九曲尋無諸尉佗遺蹟其詩益富而奇康熙癸酉舉順天鄉試以相國張公玉書李公光地先後奏薦壬午 特召直南書房癸未成進士尋授編修比歲 西巡賡歌載筆凡幽阻之區甌脫之境爲從古詩人所未歷者盪胸臆目悉於五七言發之每奏一篇 聖祖輒動容稱善 駕幸南海子捕魚 命羣臣賦詩先生詩有云笠簷篔簹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詞意稱 旨忽內侍宣召煙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別之與唐韓翃春城無處不飛花可同

作玉堂佳話也顧常懷引退志供奉七年卽告歸家居二十餘年嘯歌自適弟
嗣庭官侍郎坐訕謗伏法盡室赴詔獄 世廟知先生端謹無他尋放歸著

敬業堂集五十卷梨洲先生嘗以比陸放翁卒年七十有八所著別有周易玩
辭集解十二卷及經史正譌江南通志皆行世聲山學士名昇字仲章康熙戊
辰進士官少詹事書法得董文敏之神入直南書房 聖祖屢稱賞之時中

貴人有氣談者昕夕銜 命至君接之無加禮人服其品著有澹遠堂集嗣璉
字德尹亦初白弟也康熙庚辰進士官侍講著有查浦詩鈔

汪武曹先生事略

吳廷楨

張大受

顧嗣立

黃越

王步青

俞長

城

汪先生份字武曹江蘇長洲人年十四隨大父希汲任沂州牧大父以官逋繫
獄先生侍側讀書連日夜不輟獄吏奇之爲文辭氣雄邁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成進士選庶吉士以繼母憂歸築室城東隅家居近十年癸巳授編修甲午典
廣東鄉試辛丑冬 命督雲南學政未之官卒年六十有七當丁卯戊辰閒吳
中以文學知名者先生與常熟陶子師同邑何屺瞻稱最皆與桐城方望溪遊

時崑山徐司寇常熟翁司成方收召後進其所善名稱立起舉甲乙科若操券然三君皆吳人素遊其門而自矜重不求親昵子師成進士名冠其曹不與館選先生及屺瞻屢躓於舉場天下士益以此重之其後屺瞻交絕於兩家子師與翁亦忤惟先生無違言先生氣和而性伉直遊太學時嘗與益都趙秋谷會廣坐中趙年少負才名傲睨一世坐人或爲所陵不能堪君忽憤發面數其失趙雖交訐而氣爲之奪望溪初至京師見時輩言古文多稱錢牧齋嘗私語先生牧齋文穢惡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不可滌濯子師屺瞻皆不謂然先生亦訝之既老乃曰今而知望溪非過言也所訂四書大全唐宋八家文明以來時文皆行世著有遄喜齋集晚歲辨春秋書爵非褒書人非貶爲書三卷義多先儒所未發第鈞字右衡壬午舉人士鉉字文升工詩古文兼書法丁丑會試第一官至右中允從弟倓字安公弱冠文名藉甚辛未進士官編修同縣負文名者曰吳山掄張日容顧俠君而上元黃際飛尤與先生善

吳山掄名廷楨夙慧工文宋牧仲選其詩入江左十五子中康熙丙子舉順天

鄉試以寄籍黜己卯 聖祖南巡獻迎 鑾詩 上稱善 命登 御舟

賦詩 賜復舉人有 旨召入南薰殿癸未成進士累官左諭德戊子典試江

西李穆堂寶領解額尋纂修佩文韻府月令輯要教習庶吉士以勞卒官著有

南村集

張日容名大受父慶孫順治甲午舉人治精舍匠門溪上聚徒說經學者稱履
素先生日容弱冠卽能文韓慕廬極稱之康熙庚午鄉薦闈牘海內傳誦喜汲
引後進四方造門請業者無虛日有負之者弗與較且若弗知也已丑成進士

官檢討督學貴州卒於官著有匠門集

俠君名嗣立姓顧氏康熙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改中書以疾歸博學有才名尤
工詩闢秀野草堂集四方知名士觴詠其中輕財好施與家日貧而風流文雅
照映一時家有古酒器三大者受十三斤餘遞殺秀野署門曰凡酒客過門請
與三雅詰朝相見決雌雄蓋終其身無與抗者時目爲酒帝嘗箋註温飛卿韓
昌黎詩又有元詩選網羅浩博一一採自本書可謂一朝巨觀矣所自著曰秀

野集閩邱集

際飛黃姓名越未入庠序卽爲學使者所知名稱壓其長老康熙己丑成進士官編修居京師與方望溪汪武曹友以古誼相切劘逾年告歸閉特室潛心宋五子書而以餘力評選制舉文盛行於時自國初排纂四書義疏紬繹先儒之緒論爲世所宗者稼書岷瞻武曹外際飛其一也繼之者金壇王罕皆而已罕皆各步青一字已山雍正癸卯進士官編修

又俞君長城字桐川浙江桐鄉人康熙壬辰進士官編修工古文論古尤有識四書文獨闢畦町嘗選制藝百二十家始王荆公迄國初諸老每家各爲小序允爲大觀

周青士先生事略 王翊 范路 朱一是 沈進 李麟友 李良年

周先生箕字青士一字簞谷居嘉興梅會里少孤喪祭盡禮以孝稱遭亂棄舉子業受廩賣米有括故家遺書鬻於市者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箕筥斗斛權衡堆滿肆撥亂書讀之糠粃中有郡丞行署與先生鄰先生吟誦達旦

丞不能寐恚甚遣吏句攝將扶之有士夫解而免其爲詩超儻拔俗不襲前人
一語時同里王翊范路路弟子繆泳交賞君詩會朱竹垞移居市南而海甯朱
一是亦至里諸生沈進布衣李麟友皆與先生相唱和先生奉母孝膳必具酒
肉人有匱乏傾囊給之戴某鬻女於巨室及笄將以配僉僕君亟贖以金擇壻
嫁之采石估載米八百斛得直千金貯君笥估獨往硤石中道溺死君具棺殮
手書呼其子至還之歲潦率私錢散米以食餓者性好施生計日漸窘遂浪遊
不復問家人產嘗歲除泊舟亭皋山訪僧靈章遂入西湖又嘗元日攜子叟至
武康銅井山轉入徑山時已昏暮踏雪走二十里與叟相失遙見林莽中燈修
修就之則僧墨浪所居也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君曰吾行不失
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僧方煨芋魁因啗君圍爐話清靜理尋陟山巔徧歷七
十二精舍還又嘗獨行魏塘附船入三泖就九峯訪故人比及泖則已暝船人
促之登岸投僧廬拒之先生周步琉璃燈下覩壁間所鐫詩牋有已作指示寺
僧曰吾詩人非賊也乃炊飯止君宿詰旦自泖達九峯抵華亭訪高士吳騏王

光承之居兼旬乃返客京師未嘗投貴人一刺朝士願納交者非先焉不往徐健菴尚書好延攬海內士徐秀才善主其家先生嘗就善同臥起尚書欲見之終不可得其歸也某給事削三緘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笑卻之歸舟抵宿遷晨起挑頰水一笑而逝年六十五著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日記三卷

王翊字介人家故業染一手挾書一手數錢與布商菜傭相應答久之學益進遂以布衣稱詩天崇時詩歸盛行人沿竟陵派介人毅然獨尚唐音見賞於陳臥子先生一見擊節曰此今之高三十五也因爲之序所著曰秋槐堂集

范路字遵甫自蘭谿遷長水經亂賣藥於市有靈蘭館集

朱一是字近修崇禎壬午舉人兵後披緇衣授徒主文社著爲可堂集

沈進字山子嘉興縣學生早年詩尙清麗與青山同調鄉人目曰周沈晚編所作爲藍村集歸於冲澹性狷介喜寂靜故沈思刻意下筆有幽致又輯文言會粹行國錄袁溪文彙等書

李麟友字振公揚州學官自明次子也史公可法兵敗自明自縊學宮振公求父骨不得遂棄舉子業其詩恣肆激昂不落凡近著有醒齋吟草

李良年字武曾秀水人少與兄繩遠弟符齊名號三李武曾又與朱竹垞齊名人稱朱李以國子生 召試鴻博未遇徐健菴尙書開志局於洞庭西山聘主分修著有秋錦山房集

藍鹿洲先生事略 朱仕琇 黃任

藍先生鼎元字玉霖號鹿洲福建漳浦人少負不羈才工詩古文通達治體語經濟必曰諸葛武侯言文章必曰韓吏部受知張清恪公講洛閩之學篤於內行朱一貴反臺灣從兄廷珍以提督進討先生參軍事爲之謀主凡七日而平著書曰平臺紀略言善後策尤詳以選拔貢成均朱文端蔡文勤兩公奇其才方修歷代名臣傳屬先生具草以薦得 召見例赴吏部試同列皆跋踏循故事先生奮筆上五千言陳五事 世宗下其議多施行 特旨授普臨知縣諭樞臣曰以彼其才任道府綽有餘矣在官有惠政聽斷如神暇則與邑士

之秀者講明正學俗丕變未三年以忤監司削籍或勸其委蛇以紓禍先生曰
吾嘗涉大海歷澎臺出沒驚濤閒冒矢石采入窮箐觸惡瘴毒霧不稍懾今爲
命吏肯頰首媚監司哉遂坐官逋千七白金士民斂金代納留三年潮州守延
修府志制府禮爲上客事多諮訪而行代刻其古文二十四卷又輯所自治官
書爲鹿洲公案輯講學語爲棉陽學案閩中古文家自鹿洲後推朱梅崖詩家
推黃莘田稱最梅崖名士琇建甯人乾隆庚午鄉試領解額明年成進士選庶
吉士與同年生朱文正公珪及始興林穆菴明倫以古文相鏃礪名重京師梅
崖落落自如散館改知縣其落落如故尋改教授以歸與兄明經仕玠相唱和
爲樂其論文謂始當力抗周秦兩漢與荀屈揚馬諸子搏必伏而鹽其腦然後
導而匯之韓柳歐陽王曾姚虞以下若首受而尾逆也及晚而反覆遵巖震川
諸家心愈降而客氣盡於是奇辭奧旨不合道者尠矣所著文曰梅崖居士集
莘田姓黃氏名任永福人康熙壬午舉人官四會知縣以詩名天下享大年著
有香草齋集芬芳悱惻能移人情乾隆壬午重賦鹿鳴筵宴閩人士推魯靈光

焉

王九溪先生事略 郭燧 羅典 余廷燦 唐仲冕 唐鑑

王先生文清字廷鑑號九溪湖南甯鄉人少工文學舉雍正二年進士官岳州府教授母憂歸哀毀踰禮乾隆元年 召試博學鴻詞未入選以薦爲三禮律呂各館纂修官補內閣中書遷宗人府主事考授御史告養歸旋丁父憂年六十餘矣猶哭踊如孺子慕主嶽麓書院十餘年多所成就撰儀禮分節句讀以句讀爲主略爲箋註不欲其繁又周禮會要六卷亦約括注疏諸說疏通字義以便學者又著考古源流二百卷卒年九十有二祀鄉賢并祀嶽麓屈原祠郭先生燧字昆甫善化人少負文名貢成均胡宗緒襲參爲祭酒奇其文七試皆冠其偶襲參與方望溪善說士於望溪欲令往見先生曰某士也若趨謁公卿之門非噉名卽附勢何取焉卒不往望溪轉益重之乾隆九年舉鄉試第一著有羅洋詩文章及制藝行於世羅先生典字徽五號慎齋湘潭人乾隆十六年進士由編修官鴻臚少卿督四川學政盡革陋規以經學造士文體爲一變

諸生某爲縣令誣陷實之獄同學生爲公辯令遂以聚衆聞先生至立爲昭雪
任滿告養歸主講嶽麓二十有七年造就人才甚衆性剛而介任工科時值大
工作總役希冒銷賂以三千金拒勿納仍痛懲之按款核銷無少假嘉慶丁卯
重赴鹿鳴筵宴明年卒年九十著有凝園五經說及詩文集余先生廷燦字卿
叟號存吾長沙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檢討充三通館纂修以母老告養歸
家徒四壁立取與不苟母卒啜粥寢苦值暴雨入倚廬地沮洳家人藉以片板
麾去之先生學有本原於天文律歷句股六書之學俱能鉤元提要成一家言
與戴東原紀曉嵐相切磋所著詩古文尤醇茂有存吾文集卒年七十唐先生
仲冕字六枳號陶山善化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任荆溪知縣調吳縣擢知海
州調通州權松江及蘇州府所至勤求民瘼振興士氣興大利除大弊措理裕
如又以其暇修治古蹟接禮賢峻意趣超然軒冕外嘉慶五年由候補道擢按
察使晉陝西布政使三權陝西巡撫以疾歸僑居金陵卒年七十有五性孝友
自以其父官平陰貧甚母歿不能歸葬肥城之陶山因以陶山自號嘗結廬

墓側孜孜著述撰岱覽三十二卷擬輯湖南詩徵未就著有陶山文集吳門滄浪亭有五百名賢像石刻首吳泰伯終唐陶山其爲時推重如此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一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文苑

鄒小山先生事略黃勣敏公錢

先生名一桂字原襄號小山江蘇無錫人雍正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年典試廣西尋改御史十三年督貴州學政疏陳科場之弊乾隆七年轉給事中上命許容巡撫湖北疏言許容誣奏謝濟世奉旨奪職總督藩臬以下承審官皆罷斥不特湖南得見天日天下臣民罔弗額手稱慶此彰瘝之公吏治所由知戒也昨有旨仍命巡撫湖北中外聞之莫不驚駭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曉然於黜陟之所以然疏入上遂寢其事十一年秋賜宴瀛臺特命與焉遷大理少卿多所平反脫死罪二人再遷本寺卿疏言律載獄具全圖均有定式今司獄者多用非刑夫囚有應得之刑國家有常用之法法不當罪不可以爲法矧令其死非法之刑哉詔下所司察治十四年詔舉

經學以同邑顧棟高薦咸以爲得人遷內閣學士十七年充會試副考官明年以老告歸 御製詩寵行後三年詣闕恭祝 皇太后聖壽 賜杖 命與香山九老會又十年以祝 聖母八十壽加尙書銜俸再與九老會歸次東昌薨年八十有七先生歷官數十年挺挺直節家居屏跡不入官府時策杖尋佳山水飲酒賦詩工繪事得文待詔遺法官御史時朝貴有索畫者先生曰吾不能受人役不應然先生畫流傳頗多亦未嘗故自矜重也所著曰小山文集自先生後以書畫繼稱者推董文恭及黃勤敏二公

黃先生鉞字左君一字左田當塗人幼孤寄居外家補諸生爲朱文正公所激賞挈游京師自是奔走衣食無虛歲乾隆五十四年成進士觀政戶部尋告歸主書院十年 睿廟聞其名有 旨特召由主事超擢贊善入直南書房十年中官至禮部尙書屢典鄉試督學政者再晚年乞病歸人比之董華亭云先生工書善畫所進畫幅久邀 睿賞與富陽相國稱董黃二家內府名蹟均經其鑒定晚歲名益重屢作雜出有購得者轉求其自定真僞 予告後年九

十餘目失明自號盲左猶能作書既薨 帝悼惜 賜祭葬 予謚勤敏著
有西齋集

張南華先生事略 曹仁虎

張先生鵬翀字天扉號南華江蘇嘉定人雍正五年進士授檢討十三年充雲
南副考官遷侍講乾隆六年典河南鄉試遷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九年晉詹
事先生有宿慧詩才敏捷嘗應乾清宮 御試日未亭午諸臣方構思先生即
納卷 高廟天縱多能筆不停綴詞臣罕能廣和者至是心賞之尋進 萬
壽聖德詩百章經史法戒詩五十章又陳十慎箴皆稱 旨兼工畫捷如其詩
嘗繪春林淡靄圖題六絕句以進 上依韻 賜和先生即於宮門前疊韻
謝 恩繼進日長山靜畫扇 賜詩八章繼 命和望雲思雪意詩 宣上御
舟特 賜坐復 命隨輦入朝賦紀 恩詩四章復 命和澄海樓望海禁體
詩後屢 勅 御舟作畫 賜 御畫枇杷折枝及松竹雙清圖最後 賜御
書雙清閣額皆有詩恭紀其他進詩與諸臣同和者不下數百篇前後 賜賚

不勝紀十年乞假省墓 賜白金百兩 御製詩一章以寵其行舟抵臨清卒年五十有八 帝深惜焉先生性孝友敦門內行尤好山水事事灑落人呼漆園散仙有南華山房集三十卷同縣曹習菴學士名仁虎字殷來後先生三十年成乾隆辛巳進士少與王述菴吳企晉趙璞函諸君唱和所刻詩流傳海舶日本國使臣以餅金購之入詞館後每遇大典禮應奉文字皆出其手官至侍讀學士性至孝督學廣東聞母訃以毀卒著有宛委山房集

諸襄七先生事略 楊度汪 沈廷芳 夏之馨 徐士璠 周長發

諸先生錦字襄七號草廬浙江秀水人雍正甲辰進士由庶吉士改知縣就金華府教授乾隆丙辰 召試鴻詞科列高等授編修遷贊善少貧無買書貲聞吳下書賈甚愛客詣之留數日主人敬其好學謂曰觀君舉止欲竟此架上線裝書耶先生笑而領之後益博聞強識出李穆堂門下詩法山谷後山而志節傲然甘守寂寞足不履權貴門著有毛詩說饗禮補亡夏小正注及絳跗閣集其詩說以小序爲主序文惟用首句用蘇轍例不釋全經惟識所心得用劉敞

七經小傳例也同時 召試入詞館者自董甫句山次風外曰楊勛齋沈椒園
夏醴谷徐泉亭周蘭坡

勛齋楊姓名度汪無錫人由拔貢 召試授庶吉士改德興知縣少從其世父
綱章先生游及入詞垣益砥志於學著有雲逗樓詩集椒園名廷芳一字晚叔
仁和監生 召試除庶吉士授編修改御史以言事被黜乙丑起視漕山左擢
登萊道遷河南按察使乞養歸先生爲查聲山宮詹外孫受詩學於初白受古
文法於望溪尤究心經術嘗以監本十三經注疏多訛脫著十三經正字八十
一卷校勘極精核又著隱拙齋詩文集夏醴谷名之蓉字芙蓉高郵人雍正癸
丑進士丙辰 召試授檢討嘗典試福建督學廣東及湖南於治經外以古文
之學校士錄其尤爲汲古編解組後主鐘山麗正書院憐才訓士汲汲如不及
著有半舫齋詩鈔卒年八十有八泉亭姓徐氏名士璠仁和諸生 召試授庶
吉士改部曹出知瑞州府周蘭坡名長發號石帆會稽人雍正甲辰進士由庶
吉士改廣昌知縣丙辰 召試授檢討遷侍講學士在廣昌時久雨山水暴漲

城垂沒先生以黃紙書銜鈴以印朝服登城稽首哀籲願以一令保闔城婦子
雨霽水消得亡恙詩才敏捷不亞張南華嘗應制賦覺生寺大鐘歌稱旨
著有賜書堂集

杭堇甫先生事略厲鶚 符曾 汪沆

先生名世駿字大宗堇甫其別字也仁和人少負異才於學無所不貫所藏書
擁榻積几不下數萬卷枕藉其中目睇手纂幾忘晷夕與同里厲鶚陳兆崙汪
大坤梁啓心張燿龔鑑嚴遜諸名輩結讀書社舉雍正甲辰鄉試受聘爲福建
同考官乾隆元年召試鴻詞授編修校勘武英殿十三經二十四史纂修三
禮義疏先生博聞強記口如懸河時方望溪負重名先生獨侃侃與辨望溪亦
遜避之有先達以經說相質一覽曰某說見某書某集拾唾何爲學子有請益
者聞其所業以一經對則以經詰之復以一史對則以史詰之皆窮乃曰某於
西晉末十六國事差能詳耳先生曰汝知是時有慕容垂乎垂長若干尺得年
幾何其人慙沮去以此頗叢忌嫉改御史條上四事下吏議尋放還然高

廟仍納其言數十年來天下督撫漢人參半是四事已行其一也其論直省藩
庫宜有餘款存留以備不虞亦篤論然先生已削橐其語多不傳罷歸後杜門
奉母自號秦亭老民偕里中耆舊及方外友結南屏詩社後迎 駕湖上 賜
復原官性通脫不事修飾主粵秀安定兩書院最久好獎借後進自言吾經學
不如吳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而齊次風侍郎特嗜先生作
嘗集蘇詩及先生詩爲一卷題曰蘇杭集句著有禮例續禮記集說石經攷異
續方言史記攷異漢書疏證補晉書傳贊北齊書疏證經史質疑詞科掌錄榕
城詩話桂堂詩話兩浙經籍志續經籍攷道古堂詩文集晚年補金史特構補
史亭成書百餘卷嘗賦方鏡詩二十四首傳誦輦下和者自王公卿相至方外
閨秀幾及數千家

厲樊榭名鶚字大鴻錢塘人少孤貧僦居東園讀書不徹爲詩精深峭潔截斷
衆流於新城長水外自樹一幟湯少宰西崖最所激賞性耽閑靜愛山水康熙
庚子舉於鄉需次縣令將入都道經天津查蓮坡留之水西莊同撰周密絕妙

好詞箋遂不謁選乾隆初舉鴻博報罷南歸與鄉閭諸老酬唱客揚州有馬氏藏書最富延主其家盡探其祕牒大江南北主盟壇坫凡數十年尤工詩餘擅南宋諸家之勝著有東城雜記湖船錄秋林琴雅及樊榭山房集若干卷又仿計敏夫例爲宋詩紀事百卷撰遼史拾遺採撫羣書至三百餘種最稱博洽先生無子歿後四十餘年其粟主委榛莽中何春渚淇取歸送黃山谷祠灑掃一室供之王蘭泉侍郎屬同人於忌日薦酒脯焉符先生曾字幼魯樊榭同縣人由國子生試鴻博不遇後官郎中著有春鳧集其詩超妙絕俗如冰雪在口沁人齒牙汪先生沆字西灝號槐塘亦錢塘人少從樊榭受詩法博極羣書與幼魯同試詞科報罷客天津查氏水西莊南北稱詩者奉爲圭臬著湛華軒雜錄讀書日札新安紀程全閩采風錄蒙古氏族略識小錄泉亭瑣事汪氏文獻錄諸書

齊次風先生事略 陳兆崙

齊先生召南字次風號瓊臺晚號息園浙江天台人幼稱神童十二歲登巾子

山作詩識者卽以公輔器目之新城何端簡公世璠嘗稱於衆曰此我朝奇士當以王姚江一輩相待也雍正七年副貢乾隆元年舉鴻詞科授庶吉士修一統志及明鑑綱目授檢討充校勘經史官晉中允侍讀憂歸命在籍編纂陸續經進服除補原官修會典及續通考晉侍讀學士戊辰分校會試入直上書房大考翰詹名第一擢禮部侍郎高宗於甯古塔得古鏡先生具析原委并及款識上謂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西苑侍班御射十九矢皆中的上顧蔣尙書溥及先生曰不可無詩乃立進四章上卽俯和其韻尋充續通考副總裁兼修通禮十四年夏自圓明園歸墜馬觸巨石破腦上遣中官就視賜藥令蒙古醫治之病少定天語屢垂問尋請歸養母優旨慰留再三請乃報可抵家太夫人適患痰疾聞其至勿藥而愈主敷文書院十一年成就人才甚衆高宗兩次南巡俱迎駕又入都祝嘏賜賚有加族子周華以黨呂留良遣戍及歸刻其書呈巡撫熊學鵬誣列公十罪詔磔周華并逮先生入京部議籍產上僅落其職先生未遇時于

忠肅公嘗示夢云景泰帝易儲吾具疏力諫不從後人不知妄議今皇史宬中吾疏尙在子他日當出之以雪吾冤又曰子終身宜戒食牛救子命者牛也後修明史綱目親至史宬徧覽忠肅疏不可得而墜馬時蒙古醫以牛腦易髓則其語有徵先生卒後 朝廷輯四庫書邵學士晉涵習聞先生言復至皇史宬求疏亦不得得明通政使進本檔冊載景帝某年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此卽忠肅疏諫之明證也先生觀書目十行下一覽終身不忘應徵北上過某邑宰架上有異書八冊以借觀請許之詰旦將行以書進先生曰吾已閱訖矣主人未之信覆詢之則皆探喉出不一字差乃大驚服然自腦裂後亦不甚省記矣最精輿地之學謂酈注水經明於西北而闇於東南且域外諸水皆未詳因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又有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宋史目錄及賜硯堂詩文集若干卷目力勝人瞳極小而能遠視每登山見江船能辨舟中人物服色及壺觴杯斝之屬皆不爽夏樓萬松山中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於山跡而挖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後漸多

因以作譜尤異者一石具先生名字卒年六十有六同時應詞科起家者有陳星齋太僕與先生齊名

星齋名兆崙字句山錢塘人雍正八年進士觀政海疆非其好也益發爲詩歌以自灑濯及 召試入詞林洊登卿寺官至通政使入直上書房兼尹順天而意致蕭散有山澤閒儀京師士大夫奉爲文章宗匠嘗自言吾書法第一文次之所著曰紫竹山房集

劉海峯先生事略 方世舉 方貞觀

劉先生大櫬字耕南號海峯安徽桐城人生而好學工詩古文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見先生文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同里劉大櫬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峯然試輒不遇兩中順天副榜乾隆丙辰召試鴻博庚午舉經學皆報罷京朝官提督學政者率聘之校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爲歌詩自發其意晚官黟縣教諭又數年歸樅陽不復出卒年八十有三先生古文喜學莊子尤力追昌黎詩格亦高爲文名所掩著有海峯詩文集姚

姬傳實從其游世遂有桐城派之目同縣方先生世舉字扶南一字息翁博學篤行於書無所不窺性疏曠不求仕進好爲詩鎔鑄古今自開生面晚年注韓詩酷嗜其體薦舉鴻博固辭不就方恪敏撫浙以舊好招之亦不赴年八十餘精采不少減著有春及堂集與從弟南堂齊名南堂名世泰字貞觀以字行邑諸生孫文定薦舉鴻詞科不就以南山集牽累隸旗籍後放歸讀書數行並下詩格清醇深得唐賢微旨著有南堂詩鈔

胡稚威先生事略 周大樞 萬光泰 金農 陳撰 丁敬

胡先生天游字稚威號雲持榜姓方後始復姓山陰人少有異才書無所不窺雍正癸卯副貢生乾隆丙辰任尙書蘭枝薦舉博學鴻詞科才名冠一時時四方文士雲集每稠人廣座援筆輒數千言文成輿博見者嗟服以持服不與試丁巳補考鼻衄納卷出先生於文工四六得唐燕許二公之遺詩雄健有奇氣未嘗挾一刺于公卿一統志成當進 御鄂張兩相國屬表於齊檢討召南檢討推先生鄂文端驚歎其文欲招之檢討曰稚威奇士豈可招耶卒不至後文

端延爲三禮館纂修居京師十餘年四方求文者輦金幣踵門隨手輒盡諸公卿爭欲令出門下每試入棘闈策文至二千言論或數十字與常式格格不合復置順天乙榜乾隆十六年再舉經明行修梅總憲敷成訖之 上御別殿問今年經學中有胡天游何如衆未對大學士史公貽直奏天游夙學有名

上曰得毋奔競否史公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 上默然自後薦舉遂

無敢及之者而先生亦旣老矣與田侍郎懋有舊田家山西招之往修志太原卒年六十有三著石筍山房集嘗言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瑰意琦行離文章則其人皆死誠快論也先生有妹石蘭次景素次臥雲俱有雋才工詩時比之劉家三妹袁簡齋同應一召試獨心折先生嘗曰吾於稚威則師之矣於元木循初則友之矣其他某某則事我者也元木者周君大樞一字元牧稚威同縣人應鴻詞科不遇壬申舉於鄉官教諭著有居易堂彙幼工詩與稚威在江東詩社中最稱傑出尤與秀水萬光泰善以詩文相切磨果毅阿公延爲上客每公暇命講通鑑數則其雅度可想見云光泰字循初號

柘坡乾隆丙辰舉人穿穴六藝排比百家而尤精於周髀之學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之三歷呵靡喝利布算了了時稱絕才梁蕪林少師續修通考延循初董其事詞科報罷客津門查氏著轉注緒言漢音存正遂初堂類音辨諸書其詩文曰柘坡居士集同時以布衣舉鴻博未赴者有金先生農陳先生撰丁先生敬農字壽門一字冬心錢塘人嗜奇好古收金石文千卷足跡半天下詩格高簡有奇氣工畫梅閒寫佛像分隸獨絕一時著有冬心集撰字楞山號玉几鄞人砥行讀書瑒然古處詩冲逸高妙工書畫精賞鑑所居玉几山房搜藏最富著有繡鉢集敬字敬身號龍泓山人錢塘人隱市廛喜酒好金石文字穹崖絕壑手自摹搨證以志傳著武林金石錄工分隸精篆刻印章然非性命之契不能得一字也著有龍泓山館詩鈔

沈東甫先生事略 弟炳謙

乾隆丙辰之舉詞科也先後應召至者二百餘人而著書之多莫如歸安沈東甫先生篤志古學窮年著書其最精者有新舊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折衷二

史之異同而審定之而莫善於宰相世系表之正譌方鎮表之補列拜罷承襲諸節目全謝山謂可援王氏漢書藝文志之例孤行於世者也又撰九經辨字續蒙十二卷以正九經文字其一卷爲經典重文二卷爲經無重文三卷爲經典傳譌四五卷爲經典傳異六卷爲經典通借七八九卷爲先儒異讀十卷爲異音通義十一卷爲異音異義十二卷則注解傳述人也又有讀史四譜及唐詩金粉等書皆博而能精其自爲之書曰增默齋集先生與季弟幼牧並應召試人謂庶幾厚齋盤洲伯仲之風臨川李侍郎見其所著書驚喜曰不意近世尙有此人亟欲推挽之會左遷不竟其志先生兄弟亦放還未一年先生卒又六年嘉善錢侍郎陳羣以唐書奏進於朝有詔付書局時方令史館校勘唐書諸公得之大喜盡采之卷中論者謂先生生不得附劉向荀勗之徒審正七略中經之籍身後猶得邀採掇之餘以肩隨於應劭如淳薛瓚之後著錄四部俯視竇革董衡一輩亦可瞑目於九原矣先生名炳震字寅馭號東甫居歸安之竹墩卒年五十有九幼牧名炳謙

馬秋玉先生事略 馬曰璐 趙昇 趙信

馬先生曰瑄字秋玉一字嶰谷祁門人江都籍候選知州嗜學好結客與弟半
槎同以詩名家有叢書樓藏書甲大江南北四庫館開先生進書七百七十六
種 優詔褒嘉 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其園亭曰小玲瓏山館曰街南老屋
四方名士過邗上者觴詠無虛日時盧雅兩都轉提唱風雅全謝山符幼魯陳
楞山厲樊榭金壽門陶篁村陳授衣諸君來遊皆主馬氏結邗江吟社與昔之
圭塘玉山埭 高宗南巡 幸其園賜 御製詩海內榮之所著曰沙河逸
老集半槎名曰璐字佩兮國子生詩筆清削著有南齋集馬氏兄弟同薦博學
鴻詞科皆不就名重一時同時兄弟並應 召試者有浙中趙谷林意林昆仲
谷林名昱字功千原名殿昂仁和貢生性耽風雅築春草園有池館之勝異本
書數萬卷同時蔣繡谷吳尺鳧亦好藏書每得祕牒必互相校識有小山堂酬
唱集與揚州馬氏相應和其好客亦如之弟信字辰垣國子生意林其號也意
林從兄鐵巖與臨川李穆堂同官侍郎意林投以南宋雜事詩穆堂奇其才欲

以鴻博薦意林讓其兄谷林而亦爲趙通政之垣所舉報罷南歸與谷林溫經
研賦搜訪祕編時有二林之目卒後所藏書畫悉歸馬氏焉谷林著愛日堂集
意林有秀硯齋吟藁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一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ledger page with 13 vertical columns.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and the entire pag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re is no text or data on the page.

--	--	--	--	--	--	--	--	--	--	--	--	--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二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文苑

趙然乙先生事略汪越

趙先生青藜字然乙安徽涇人生而穎異九歲能文乾隆元年舉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改御史在臺五年有直聲能持大體不爲激切之語時沈侍郎德潛舉諫垣著望者爲五君子詠先生與焉章凡數十上如請清屯田以歸運丁請弛米禁以濟民食請仍耗羨歸公請與西北水利皆有關生民利病又劾總督高斌侍郎周學健奏開捐納謂此風一行將見言利之徒接踵起爲害甚大 上嘉其有見其合糾彭協揆維新奪情議尤侃侃十三年奉 命察賑山東還朝以耳疾乞休後 高宗南巡伏迓道左蒙 存問者再年八十餘卒先生兩典浙江一典湖南試所得多知名士生平以不欺爲本接人外和而內嚴不可以私干訓迪後學甚衆爲古文受義法於方侍郎苞風格似之侍

郎稱及門有所祈嚮而可信其操行之終不迷惟先生爲最詩自漢魏及宋元靡不畢貫獨宗工部晚乃歸於昌黎性喜遊往來黃山白嶽匡廬閒蕭然自適著有漱芳居文集十六卷詩集三十二卷其學尤長於史所作史論有特識著讀左管窺二卷於二百四十二年事實穿穴甚深先是先生同郡以史學稱者推南陵汪越越字季超康熙四十四年舉人所著詩古文詞冲淡典博後進咸則之有綠影草堂集毛詩集略諸書其讀史記十表病史家諸表可資考證而不可以誦讀學者往往不觀因排比舊文鉤稽微義使讀史者了然於心目父性嚴毅能曲得其歡心伯兄早世撫遺孤備至行社倉法於里中官給印籍而自謹其出入可爲後人法式焉

黃靜山先生事略 陳道 魯九舉 陳用光 吳嘉賓

黃先生永年字靜山號崧甫江西廣昌人少好學以文章自名雍正六年舉孝廉方正不就乾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矻矻治案牘於疑獄多所平反有廣東容謁私第闢者入刺弗識也及見伏地叩頭謝問其故曰某頃以某事陷冤

獄非公已入鬼錄矣徐出珠一盒獻之曰謝公大德先生變色曰我爲刑官據法出無辜職也何比於汝而乃污我爲客大慚遂巡去既公卿交章以御史薦宣城知縣段雲翮以迂謹失上官意會有築城之役委他官代治之雲翮故勤民民愛戴之訛傳雲翮被劾且受代相率罷市闕於府巡撫以變聞坐雲翮指使罪上以御史言命先生往鞫之但請以雲翮改教官諸囚並減死十年授平涼知府以親老辭改知鎮江歲餘改常州其爲政寬而有體尤盡心溝渠之利在常州濬德勝渠港漑田二十餘萬畝行部所至必咨訪高才尊禮有德事上官未嘗屈節黃制軍廷桂初至江南知府以下迎者俱道旁跪先生長揖而已後黃以閱武至常州供具頗約省黃弗善也以他事奏罷其官待讞於蘇州日閉門課文史焚香默坐泊如也十六年夏遘疾卒年五十有三巡撫雅公知其貧令屬官致賻子光理曰此豈先人志耶辭之喪歸費皆出門人陳道云初先生在京師與方望溪雷翠庭諸先生討論文學以志節自勵大學士鄂文端嘗與翠庭論當世人才翠庭稱先生之爲人文端以是識先生爲曹官時得

稍行其志者文端力也文端薨先生竟以黜死所著詩古文曰南莊類稿道字
紹洙號凝齋新城人乾隆戊辰進士不謁選後 詔舉經學亦固辭嘗以宋儒
之學啓迪後進置義倉義田以贍鄉族聚書教子孫多奮於科第者同時魯絜
非先生亦新城人也以文名

魯絜非名九皋原名仕驥爲人敦行誼謹於規矩嘗踰嶺至建甯謁朱先生梅
崖受古文之法又嘗渡江至懷甯問業於姚姬傳先生其文冲夷和易持論尤
中正里居授其學於子弟及鄉之雋才又授於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及姬傳
門用光凝齋先生孫也新城數十年中古文之學頗盛其源實自絜非始乾隆
辛卯成進士歸養十餘年畢力於學尤孜孜爲善於一鄉旣終養乃出就官知
山西之夏縣縣當孔道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舊分二十餘里以次出
錢供役曰里差吏因爲利民重困乃減其得已者而重禁侵蠹民大便之其見
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違不作長官威厲狀民益欣然聽其教居二年以
積勞致疾卒年六十三時五十九年三月也所著文曰山木居士集陳用光字

碩士凝齋次子陳州太守守詒之子嘉慶六年進士由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分校會試二校順天鄉試一典河南江南鄉試督福建浙江學政各一督浙學時以宋臣孫覲摧忠助邪奏罷其專祀訓諸生必本古儒先警戒之道篤於師友誼以千金五百金爲魯絜非姚姬傳兩師置祭田同年生孤女幼撫嫁之以學行重一時著有衲被錄太乙舟文集凡若干卷

同郡吳君嘉賓字子序南豐人少博覽能詞章道光壬午副貢入京師以文名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坐事牽連落職戍軍臺既歸益肆力於古咸豐乙卯丙辰閒治鄉兵殺賊 賞內閣中書加五品銜以餉無所出功弗竟從兄嘉言猶子昌籌均戰死同治甲子金陵竄賊擾江西君以鄉兵禦之寡衆不敵或勸之去堅不可遂死之全家及於難得 旨優卹君邃於經爲古文宗姬傳梅崖尤得震川法著有五經說四書說行世昌籌字伯俞未冠補諸生亦工古文

詞

袁簡齋先生事略 王文治

先生諱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袁氏世稱隨園先生年二十一省叔父於廣西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鉉一見奇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鴻詞科卽舉先生應 詔時海內徵士二百餘人惟先生最少及試報罷舉乾隆三年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以未爛清字改發江南爲知縣初試溧水調江浦沐陽再調江甯先生嘗言爲守令者當嚴束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其爲政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所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二年無犯湔雪之奸民皆斂迹方山谿洞外兩氓爭地無契券訟久莫能斷先生視案牘山積笑曰此左氏所云晉鄭之閒有隙地玉暢頓邱是也訟久則破家吾當爲若了之乃盡去舊牘別給符驗使各開墾升科聞者皆歎賞有賈人販布江行舟觸戰船溺一兵死衆兵縛控舟子兼及客先生心知過失殺無罪而累客必傾貲乃令乘風張帆作觸舟狀縱之去以埋葬錢發兵完案尹侍郎會一督學試江甯有兩騎衝其前麾且嫚罵稱某親王家奴他縣尹不

敢問先生立擒治則爲大將軍投書制府者也搜其篋得關節書十餘封悉焚之重杖遣去江甯將軍遣廝役來縣狂倨無狀先生立杖之十三年江南災銅井民運米至吳門以被劫告先生以荒政當弛刑召其魁詢之乃土人渴糶非劫也諭以情法追米還之其敏而能斷類此當是時尹文端爲總督最知先生才遇事得盡其能旣而引疾家居再起發陝西與黃制軍廷桂臭味差池上書萬餘言不省尋乞病歸先生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闢隨園江甯城西足跡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無虛日其園館水石幽深靚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詩文一言之美輒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先生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故隨園詩文集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重之海外琉球有來購其書者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享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先生者也

先生長身鶴立性通脫時有近於蕩佚處後進或藉口效尤然其生平於倫常骨肉之際天性最篤事母孝友于姊弟母年九十四乃終迎養寡姊年至九十妻亦白髮齊眉有三妹皆能詩一家之中怡怡如也嘗爲亡友沈凡民鳳司祭掃三十年如一日程編修晉芳死負五千金往弔焚其券且翼其孤其初涖溧水也迎養其父父疑子年少無吏才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父喜乃入官舍在江甯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市人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而先生以爲絕不足道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年八十有二文集中所述名臣狀誌傳聞時有譌舛然其逸事多足以裨益見聞酬贈諸詩尤能以才運情使筆如舌蓋先生長技也襄勤伯鄂容安公死事先生挽詩有云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傳文忠見而賞之語人曰我不識袁某何人乃能作此語

同時王先生文治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天下全侍講魁周編修煌嘗奉使琉球邀與俱往琉球人傳寶其翰墨歸舉乾隆三十五

進士以一甲第三人授編修壬午分校順天試癸未分校會試其年 御試
翰詹第一擢侍讀充日講官旋出爲臨安知府數年以屬吏事鐫級去任其後
當復職矣而先生厭吏事遂不復就官時袁簡齋壯年引退以詩鳴江浙聞先
生應之聲華與相上下 高宗南巡幸錢塘僧寺見先生所書碑大賞愛之
內廷臣有告之先生招使出者亦不應自續歸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
歌伶一部自隨其辨論音律窮極要眇客至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海內求書
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顧彌甚也然至客去樂散默
然禪定夜坐脅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
如此爲文尙瑰麗至老一歸平淡其詩與書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體嘗自
言吾詩與字皆禪理也嘉慶七年四月跌坐室中逝妻女子孫來訣不爲動容
問身後事不答所著曰夢樓詩集

寶東皋先生事略 趙佑

寶公光緒字元調號東皋山東諸城人幼有神童之目家貧貸書於人覽輒成

誦年十二讀文選卽操筆爲琅琊臺賦尋補弟子員乾隆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三年 御試翰詹閱卷者列先生四等故事大考置劣等降黜有差先生奉 特旨遷右中允生平被 上知自此始累遷侍讀學士 御試一等晉內閣學士督學河南憂歸起補副都御史督浙江學政還朝以爭秋讞事吏議鑄級 詔留任 命祭告南海所至卻餽遺尋授順天尹屏絕苞苴鉅猾吏齷權貴劾州縣之尤不職者時京縣爲蘭公第錫李公湖皆經公薦擢後官督撫有名居四年坐事免起通政司副使遷宗人府丞復視學浙江擢吏部右侍郎會 詔遣重臣清釐浙屬倉庫並有 旨問先生先生以實告且劾平陽令黃梅科斂病民狀爲梅所反噬大吏右之誣陷先生幾不測復侃侃論列上卒直先生還其官梅按治如律調禮部侍郎又出爲浙江學政晉左都御史 命充上書房總師傅凡 御製詩文輒 命先生閱因事納忠無違言六十年典會試以所錄首卷多語疵被勘議降四品銜予休先生立朝五十餘年揭揭然柴立無所附惟以誠悃結 主知嘗言學貴有用如昌黎折王庭湊陽

明平宸濠乃真學問故於書無所不窺而風節尤挺勁疊司文枋所取皆知名士每試牘闡藝出學者奉之如泰山北斗詩宗少陵古文法退之制藝如古傳註深得立言之旨工擘窠書望而知爲端人正士論詩謂淵源三百篇近人有賦而無比與此詩之所以衰也所著有省吾齋詩文集卒年七十有六同時趙鹿泉先生名佑字啓人仁和人後東皋先生十年成進士亦由編修歷官左都御史屢典文衡工品藻文望與東皋埒同以制舉業名天下著有清獻堂集

邵荀慈先生事略

王太岳

劉星煒

吳錫麒

曾煥

吳壽

乾隆中葉海內能爲東京六朝初唐之文者稱邵先生荀慈荀慈與其同歲生定與王芥子善芥子初亦好爲駢體文見荀慈作歎爲天授遂輟不作而規史漢及韓柳二君同年齒同官翰林同以文學相引重而又同放歸未幾芥子起用而荀慈則竟死矣荀慈名齊燾號叔山江蘇昭文人生之夕父夢明祭酒馮夢楨以名刺來謁寤而生先生幼異敏乾隆七年第進士其闈中文騰播輦下人皆口傳以熟後有效者輒弋獲時目爲邵體君聞之不爲忤也旣入詞館纂

修書局者再分校順天試者再嘗獻 東巡頌時稱爲班揚之亞羣公爭欲致之門下先生落落寡合年三十六卽罷歸乙酉 南巡 詔徵在籍詞臣試闕下以母老辭卒年五十有二先生意度夷曠章草入晉人室嚴冬喜脫屨擁爐坐客至倉卒覓履不得隨取躡之屨互異旁觀匿笑君覺之亦自笑也性愛才主毘陵書院好獎借後學有玉芝堂文集兄齊烈弟齊然乙丑同榜進士皆與館選季弟齊熊舉人授中書

王芥子名太岳字基平與荀慈同舉進士弱冠入翰林世共推其文學而獨有志於經世之務由編修累官雲南布政使左遷司業在西安留心水利著涇渠志在雲南閱銅政之弊於是旁搜博訊補救釐剔厥功甚偉滇人祀之七賢祠詩古文字卓然名家氣格高簡著有清虛山房集同時與荀慈同爲駢儷之文者有武進劉圃三錢塘吳穀人南城曾賓谷吳山尊嘗選四六合隨園雅存淵如舉軒爲八家與荀慈並列焉

圃三名星煒字映榆乾隆十三年進士官兵部侍郎著有思補堂集

穀人名錫麒字聖徵乾隆四十年進士由編修官至祭酒浙中詩派自竹垞初
白後大宗太鴻起而振之及兩公殂謝嗣音者尠先生詩境超妙爲朱查杭厲
之後勁旣工駢體兼善倚聲試律體尤能獨開生面館閣風氣爲一變名重中
外所著有正味齋集高麗使臣出餅金爭購廠肆爲之一空

賓谷名煥字庶蕃乾隆四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由員外郎超授兩淮
運使遷湖南按察使進廣東布政使巡撫貴州乞養歸道光二年授兩淮鹽政
以五品京卿內召卒年七十有二著賞雨茅屋集撰江西詩徵九十四卷賓谷
任都轉時闢題襟館於邗上公暇與賓從賦詩爲樂敦盤稱盛其詩清轉華妙
文擅六朝初唐之勝晚年尤多健作山尊所選蓋未盡其美云

山尊名彝字及之號抑菴安徽全椒人嘉慶四年進士官侍講學士少爲朱文
正公所激賞謂合邱遲任昉爲一手駢體文沈博絕麗詩以孟韓皮陸爲宗五
言長古尤足推倒一世歸田後主講揚州書院最久著有夕葵書屋集

翁覃溪先生事略

先生名方綱字正三號覃溪順天大興人年十二補府學生十五登鄉薦二十成進士選庶吉士是爲乾隆十七年壬申尋授編修典江西鄉試二十七年典湖北鄉試越二年督廣東學政凡三任前後八年四十四年典江南鄉試擢司業遷洗馬四十八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五十一年督江西學政五十五年扈蹕山東擢內閣學士明年命督山東學政嘉慶元年正月賜千叟宴先生與焉賜尙方珍物十三種四年左遷鴻臚卿十二年重預鹿鳴筵宴得旨賜三品銜十九年重預瓊林宴賜二品卿銜時年八十二矣又四年卒先生精心汲古宏覽多聞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挾摘精審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幾欲駕洪文惠而上之詩宗韓杜蘇黃多至六千餘篇其論詩謂漁洋拈神韻二字固爲超妙但其弊恐流爲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蓋欲以實救虛也所爲詩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中雖瓣香在少陵東坡初不以一家執也蓋真能以學爲詩者歟書初法平原繼學率更隸仿史晨韓勅諸碑嘗鈎摹舊帖數十本海

內求書碑版者畢歸之嘗得宋槧蘇詩施顧注本因以寶蘇名其室自爲補注好宏獎後進一篇之美稱道不去口晚歲罷官家居歸然爲海內魯靈光著有精義考補復初齋全集等書 本朝耆舊重賦鹿鳴者多矣若重宴瓊林則惟乾隆辛未黃侍郎叔琳庚辰史文靖公貽直庚戌嵇文恭公璜繼之者先生自先生以後惟咸豐壬子潘文恭公世恩而已

蔣心餘先生事略子知廉 知讓 楊垕 汪軻 吳嵩梁 樂鈞

蔣先生士銓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其先爲錢氏自浙江長興遷江西之鉛山始姓蔣父堅字適園有奇節類東漢獨行之士先生生四歲母鍾授以四子書及唐人詩斷竹箴爲波磔點畫攢簇成字教之鍾號甘荼老人著有柴車倦游集先生十一歲父縛之馬背遊太行讀鳳臺王氏藏書冠而歸補縣學生學使金公德瑛以孤鳳凰稱之先生天稟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天馬怒馳超塵絕跡乾隆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在官八年乞假養母歷主穀山崇文安定三書院灑然有終焉之志初入京師時才名藉

甚裘文達以先生與彭文勤並薦及文勤 召見 高宗屢問蔣某何在文
勤以母老對 上賜文勤詩兼及先生有江右兩名士之目先生感 主知
母服除入都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先生秀眉長身風神散朗如魏晉閒
人而激揚風義甄拔寒畯有古烈士風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紀之淒愴激楚
使人雪涕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少假借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趨人急
若鷙鳥之發恩繆寡耆艾無所靳在藪山時力言於大府借帑修治三江閘曰
事雖非山長責然食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焉有駱生者負鹽課客死先生
連夜作十三札飛遞嶺南俾其孀孤扶六櫬得歸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而最
擅長莫如詩古詩勝近體七言尤勝蒼蒼莽莽不主故常高麗使臣嘗餉墨四
笏求其樂府以歸卒年六十一是夕無雲而雷者三相傳其生時亦然著忠雅
堂文集十六卷詩集三十卷銅絃詞二卷填詞九種子知廉字修隅由拔貢署
臨清州同遇秋潦爲災有 詔賑濟知廉親履勘乘小舸霜行草宿者三旬得
水腫疾吟五言絕句四章而卒年四十蓋以死勤其事也有弗如堂詩集次子

知讓字師退 召試舉人官唐縣令有妙吉祥詩集皆得先生家法同時與先生至交以詩唱和者曰楊屋汪軻後先生而起者曰吳嵩梁樂鈞

屋字子載本天全六番招討宣慰使孫雍正初改土歸流安置江西遂爲南昌人九歲以詩名與汪君軻相伯仲時稱兩才子軻字魚亭武甯人優貢生少從邑明經盛謨雲巢遊雲巢治古文有聲魚亭獨好爲詩古體追漢魏近體師太白襄陽皆尙高格凌廉訪璫彭方伯家屏皆才之金學使德瑛拔冠其曹省試屢不售新城陳進士道招與諸子共學從入都輒自放於酒酒酣罵座目張炬與人爭辨抵案碎壺不肯屈已而痛哭呼死友趙山南不置客不能堪皆避去陳氏資之入貲爲吉水訓導卒於任著魚亭詩鈔凡二千餘首心餘先生弱冠時因子載以交魚亭三人相親如昆弟出入必偕患苦相與卹子載嘗舉於鄉應禮部試訖不第心餘尤推服其詩早卒未竟其用

吳嵩梁字蘭雪東鄉人以諸生應乾隆甲辰 召試不遇逾年舉於鄉以貲爲國子監博士改內閣中書詩才與黃仲則埒弱冠入都王述菴翁覃溪法梧門

諸公咸稱之自是徧交海內名流酬唱無虛日袁簡齋最自負亦心折其詩所著香蘇山館集傳播外夷朝鮮吏曹判書金魯敬以梅花一龕供奉之稱爲詩佛日本賈人斥四金購其詩扇其名重若此樂鈞初名宮譜字元淑號蓮裳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著青芝山館詩集與吳蘭雪同爲翁覃溪弟子同以才名邀遊王侯公卿閑晚歲吳名盛於樂然吳詩應酬投贈外心較多不若青芝多內心也

陸耳山先生事略 嚴長明 吳泰來 趙文哲 程晉芳

乾隆中 詔開四庫全書館校永樂大典又廣求天下遺書存書至萬餘種其時總其事者一爲紀先生曉嵐一陸先生耳山也陸先生名錫熊字健男江蘇上海人生有萬夫之稟彊識博聞乾隆二十六年進士明年 車駕南巡獻賦行在 召試列一等 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初奉 命編通鑑輯覽繼爲四庫全書總纂官遷宗人府主事累遷刑部郎中三十八年以所撰提要稱 旨特擢侍讀遷庶子晉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直文淵閣四十二年 孝

聖憲皇后崩凡大祭殷奠上 尊謚典禮嚴重應奉文字閣臣屬先生撰進均被 旨嘉賞歷除光祿太常卿終副都御史典浙江山西廣東鄉試各一分校會試二提督福建學政一先生以文學受特達之知自四庫全書通鑑輯覽外若契丹國志勝朝殉節諸臣錄唐桂二王本末河源紀略歷代職官表考奉勅編輯者又二百餘卷每書成降 旨褒敘或 賜文綺筆硯之屬奏進表文多出其手 上覽而益善之 特召預重華宮小宴聯句並 賜書畫及如意等物五十七年春因盛京所藏四庫書多脫誤奏請自往覆校比至而病卒 上悼惜之先生自以蒙 恩遇逾常格不當以詞臣自畫晚年益覃心經濟學嘗取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合以 本朝會典凡食貨農田鹽漕兵刑諸大政皆審其因革利弊口講手繕之未就而卒其後有 欽定皇朝通典通考諸書由先生發其端也其同歲 召試得官者曰嚴冬友吳企晉趙損之程魚門皆彬彬著作之選有盛名

冬友嚴姓諱長明一字道甫江甯人幼有奇慧年十一李穆堂典試江南見之

隨舉子夏命對卽應聲曰亥唐李大奇之謂方望溪曰國器也可善視之遂受業望溪門尋假館揚州馬氏盡讀其藏書乾隆二十七年車駕南巡以諸生獻賦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君在軍機凡七年通古今工於奏牘劉文正公最奇其才戶部奏天下雜項錢糧名目繁多請去其名併入地丁徵收君曰雜項旣經折色卽爲正供若併去其名目他日吏忘之謂其物官所需必且再徵是重民困也文正曰善乃奏寢之大金川逆命大學士溫福公往督師招君從行固辭退有咎君者君曰是將敗沒若之何從之人頗甚君言軍卒潰隨往者皆盡辛卯會試文正爲考官值軍機事有當關白君搥鼓入闈得見旣出同考官朱學士筠曰甚哉冬友不自就試而屑屑治吏事爲文正曰士亦視有益於世否耳卽試成進士何足貴當是時軍機有數大案賴君在直任其勞獲成議而雲南糧道羅源浩以分償屬吏虧銀不完將論死去限期才十日君袖疏稟入請文正奏寬之羅得出獄然君固不識羅也擢內閣侍讀嘗扈蹕木蘭大雪中失橐駝并所裝物越日有牽駝至且謝罪者則改軍機吏坐

事遺戍者也問何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止公一人問旣竊何復還曰
恐公寒耳勞而遣之君治事衆中獨勤辦然以是頗見疾憂歸遂乞病築室三
楹曰歸求草堂藏書二萬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日哦其中閒遊秦中大梁居畢
中丞所爲司奏牘撰西安漢中二府志遊太華終南詩文益奇縱還主廬陽書
院乾隆五十二年卒年五十有七君於書無不讀或舉問無不能對歷充通鑑
輯覽一統志熱河志平定準噶爾方略纂修官其自爲之書曰歸求草堂詩文
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問淮南天文太
陰解文選課讀文選聲類尊聞錄獻徵餘錄知白齋金石類籤金石文字跋尾
石經考異漢金石例五岳貞珉考五陵金石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素靈
發伏墨緣小錄南宋鑑奇觚類聚八表停雲錄養生家言懷袖集吳諧志凡二
十種子觀晉皆以讀書世其家

吳君企晉名泰來號竹嶼長洲人也少由副榜選校官襟期蕭曠愛松滋山水
句留竟歲尋病免歸大父吉安太守銓歸築遂初園於木瀆饒水石之勝父用

儀購書數萬卷藏其中君寢饋其閒凡十餘年乾隆庚辰成進士 召試 賜
內閣中書而君自少無宦情壯益甚遂不赴補同年生畢中丞沅招主關中書
院攜家往後又偕至開封年六十餘卒著有淨名軒集

損之姓趙氏諱文哲號璞函上海人乾隆壬午 上幸江南進詩 召試

賜舉人授中書直軍機處劉文正公統勳文定公綸皆嗟異其才坐與紀學士
昫王比部昶泄漏兩淮鹽運使盧見曾事奪官會尙書阿桂公以副將軍總督
雲貴請以君及王君掌書記 詔許之尋從果毅公阿里袞進征緬甸降之方

撤兵而大小金川不靖 詔尙書溫福代阿公帥師入蜀進勦君在溫公墓以
功復原官晉主事癸巳六月師潰於木果木溫公死之君與其難 贈光祿少

卿 賜祭葬入祀昭忠祠著有姸雅堂媿隅等集君於文無所不工尤以詩詞
名天下在軍中所見殊方絕徼可驚可愕狀一發之於詩尤瑰瑋絕特性機警
善析人情物態代作奏記文字各愜所欲言以是見重諸公閒其死事也天下
惜之

魚門程姓晉芳其名載園其自號也歎人業蹉於淮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君獨好儒術罄其貲購書五萬卷窮日夜討論之 天子南巡君獻賦行在 召試第一 賜舉人授中書年四十餘矣尋舉進士授吏部主事四庫館開以薦爲纂修官書成擢編修分校會試稱得士君性嗜學見長几闕案輒心開展卷其上百事不理又好周戚里求者應不求或強施之鹽務日折閱付會計於家奴被侵蝕了不勘詰以故逋負山積勢不支乞假赴陝將謀諸畢中丞爲歸老計抵關中一月卒年六十有七君秀眉方頤髯飄飄左右拂與人言惟恐傷之遇文學人懌然意下延譽不容口京師爲之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其聲華之盛如此著周易知旨尙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如干卷勉行齋文十卷載園詩三十卷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二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2 empty columns and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columns are of equal width and are completely blank. There is a small black mark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table, approximately halfway down.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三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文苑

趙甌北先生事略 鄭燮

趙先生翼字耘松號甌北江蘇陽湖人生三歲日能識字數十二歲學爲文一日成七藝人皆奇之乾隆十五年舉順天鄉試才名動輦下劉文正延至家纂修宮史以明通榜授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傳文忠汪文端咸倚重焉每扈從行在或伏地草奏下筆千言應奉文非先生莫辦二十六年成進士進呈一甲第一而韓城王文端杰居第三 純皇帝謂自國朝以來陝西未有以第一人舉者遂與文端互易而先生之才固已 心識之矣先是庚辰科大魁爲畢君沅次諸君重光皆軍機中書也忌者因爲蜚語 上聞比先生應廷試劉文正文定兩公又以軍機大臣充讀卷官先生慮其以嫌擯也乃變易書法作歐陽率更體既首選文定微疑之以語文正文正笑曰趙君書吾能辨之此必

非也既揭曉乃歎曰能者固不可測耶遂以編修任撰文修通鑑輯覽壬午分校順天試癸未丙戌分校會試皆得士尋授鎮安知府地居廣西極邊民醇訟簡而倉穀出入吏緣爲奸先生痛革其弊鎮民悅服每出巡村民輒舁入其村謂我公至矣進酒食如家人父子所至皆如之初鎮民與安南民入雲南土富州爲奸事發捕獲百餘人而其魁農付奉顧逸去前守坐罷官已而付奉死安南獲其子并其尸驗之信總督李侍堯疑其爲前守地也斥之先生申辯李怒而劾之適官軍進勦緬甸 詔先生赴滇贊畫軍事乃追劾疏還明年返鎮會李調兩廣乃示意監司欲先生稍折節而移之守廣州自助先生不可遂以他屬而適奉 特旨調廣州監司乃服先生之有守也在廣州獲海盜百有八人按律皆當死先生詳讞辟三十八人餘遣戍辛卯擢貴西道坐他獄降秩用遂乞養歸丁未臺灣林爽文作亂李公赴閩治軍事道過常州邀先生偕往時兵將雲集謂不日且蕩平先生請李公密調粵兵爲備旣而總兵郝壯猷敗遁游擊鄭嵩戰死賊勢大振而粵兵四千適至人心始安已乃籌海運增雇直給衣

裝奏輒報可李公夙以綜核爲政先生濟以寬大事平先生力居多始先生贊
畫滇軍傅文忠爲經略擬大軍由戛鳩江進征緬甸而命提督五福由普洱進
先生曰戛鳩普洱按圖相距不過三寸實則四千里而遙兩軍聲息不相聞進
退維谷此危道也去歲明將軍不返由不得猛密路消息耳文忠瞿然問計安
出先生曰大兵欲渡戛鳩江則偏師宜由蠻暮老官屯夾江下造舟通往來庶
兩軍可以互應從之其後渡戛鳩之兵遭瘴多病而阿文成所統江東岸一軍
獨完遂具舟迎文忠於猛養渡江而歸又敗賊於蠻暮老官屯得歲事焉臺灣
之役鎮臣柴大紀守城半年以易子析骸入告而督臣尙未渡臺 上得鎮
臣奏憐臺民死守而大兵不時至飛諭鎮臣以兵護遺民內渡 命督臣拆閱
仍封發李公以示先生先生曰某目昏願於帳外就明視之遂失所在閱二時
始至李公怒先生曰明公尙欲封發耶柴總兵久欲內渡畏國法故不敢一棄
城則鹿耳門爲賊所有全臺休矣且以快艇追敗兵澎湖其可守乎大兵至無
路可入則東南從此不可問宜封還此 旨某已代繕摺矣李公悟從之翼午

接追還前旨之 諭及批摺回李公膺殊賞而大將軍福康安續至遂得由鹿耳門進兵破賊皆先生策也臺灣既定李公欲奏起先生時年六十一矣固辭因遊武夷徧歷浙東山水一發之於詩先生固善詩自少遊館閣與諸名流相酬唱歸田後主安定書院日與朋遊故舊賦詩爲笑樂其詩與袁簡齋蔣心餘齊名江督費公淳漕督蔣公兆奎皆門下士也每過存先生咨詢風土言不及私兩公益欽重之嘉慶庚午重赴鹿鳴筵宴得 旨賞三品服又四年卒年八十有八先生家居數十年手不釋卷著廿一史劄記三十六卷 皇朝武功紀盛四卷陔餘叢考四十三卷甌北詩集五十三卷簷曝雜記六卷十家詩話十二卷

同時鄭先生燮字克柔興化人板橋其號也爲人疏宕灑脫而天性極厚乾隆元年進士官知縣有惠政以歲饑爲民請賑忤大吏罷歸工畫蘭竹書法以隸楷行三體相參古秀獨絕詩近香山放翁有鄭虔三絕之目詞猶勝於詩弔古據懷激昂慷慨與集中家書數篇皆不可磨滅文字所著曰板橋詩鈔

姚姬傳先生事略

吳定鈞衡

姚瑩

劉開

吳德旋

梅曾亮

管同

戴

先生名彝字姬傳一字夢穀世爲桐城姚氏端恪公文然元孫也少家貧體羸多病而嗜學世父範學者稱薑塢先生與同里方亭川葉花南劉海峯善諸子中獨愛先生令受業亭川尤喜親海峯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爲戲薑塢嘗問其志曰義理考證文章闕一不可遂以經學授先生而別受古文法於海峯乾隆二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三十三年充山東副考官擢員外郎逾年充湖南副考官明年分校會試改擢刑部郎中四庫館開劉文正公朱竹君學士咸薦先生遂爲纂修官時非翰林與纂修者八人先生及程魚門任幼植爲尤著于文襄雅重先生欲令出門下謝不往三十九年書成當議遷官文正以御史薦記名矣會文正薨先生乃乞養歸梁階平相國屬所親語先生曰若出吾當特薦先生婉謝之當是時學者多尙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詆爲空疏掊擊不遺餘力先生獨反覆辨論嘗言讀書者求有益於吾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罕見者爲功其玩

物不尤甚耶瀕行翁覃溪學士來乞言先生曰諸君皆欲讀人閒未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先生嘗見國家右文之治遠軼前代而洛閩義理之學尤有關於世道人心不可誣也顧學不博不足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遠孤生俗儒守其陋說屏傳註不觀固可厭薄而矯之者乃專以考訂名物象數爲實學於身心性命之說則詆爲空疏無據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氣放蔑理法以講學爲迂是皆不免於偏蔽思所以正之則必破門戶敦實踐倡明道義維持雅正乃著九經說以通義理考訂之郵撰古今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選五七言詩以明振雅祛俗之旨集中贈錢獻之序與魯賓之論文諸書皆其宗旨所在也歸里後主梅花鍾山紫陽敬敷諸講席凡四十年所至士以得及門爲幸與人言終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有來問必竭意告之汲引才儁如不及雖學術與先生異趣者見之皆親服錢塘袁簡齋負詞章好非毀宋儒先生遺之書曰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爲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

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訕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行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爲天之所惡乎紀文達撰四庫書目錄頗詆宋儒先生直斥其妄貌清臞神采秀越澹榮利有超世之志王蘭泉稱其藹然孝弟有儒者氣象而文名尤重天下禮恭親王薨遺教必得姚某爲家傳新城魯絜非以文名江右始受學建甯朱梅崖梅崖於當世之文少許可獨心折先生絜非乃渡江造訪使諸甥陳用光等問業焉自望溪方氏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推文家正軌劉海峯繼之先生親問法於海峯然自以所得爲文不盡用海峯法也論者謂望溪之文質恆以理勝海峯以才勝學或不及先生則理與文兼至三君皆籍桐城故世或稱桐城派云嘉慶十五年先生與陽湖趙公翼重赴鹿鳴筵宴 詔加四品銜二十年九月卒於鐘山年八十有五著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注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書錄四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今體詩鈔十六卷先生主試及分校得士皆稱盛錢御史澧孔檢討廣森其最

也在揚州與歎吳殿麟居最久有所作以示殿麟殿麟所不可輒竄易至數四必得當乃已殿麟名定海峯弟子也嘗語陳君用光曰先生虛懷善取於爲文尙如其爲學可知矣從孫瑩字石甫薑塢先生曾孫也嘉慶戊辰進士官福建知縣洊擢臺灣道道光二十二年坐夷務被誣陷逮下詔獄凡十有二日而事白以同知發四川由蓬州牧累遷湖南按察使卒於官工詩古文留心經世學遇事激昂奮發銳欲有所爲著東槎紀略五卷康輶紀行十六卷寸陰叢錄四卷識小錄八卷東溟文集二十六卷詩集二十卷

同邑劉君開字明東號孟塗諸生幼孤年十四以書謁姬傳先生先生大奇之曰此子必以古文名世望溪海峯之墜緒其復振乎遂從姬傳遊爲人脫略不羈與人言無不盡家貧客公卿閒藉脩脯以爲養試輒不利客死亳州年四十一妻倪氏以身殉姚石甫爲合刻其遺詩三十二卷文十卷駢體文二卷當嘉道間傳惜抱先生古文法者有吳仲倫梅伯言管異之諸君而邑子戴存莊其一也仲倫名德旋宜與人諸生以古文鳴與惲子居呂月滄以文相砥鏃詩亦

高澹絕俗有初月樓集伯言名曾亮上元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戶部郎中古文
紹姬傳之緒詩天機清妙皆爲同人推服己酉秋告歸主揚州書院金陵亂後
依楊至堂河帥河帥爲刻其柏規山房集異之名同梅先生同縣人道光乙酉
舉人著有異之詩文鈔存莊名鈞衡號蓉洲道光己酉舉人自謂生望溪海峯
姬傳之鄉不敢不以古文自任與同邑蘇原子惇元重訂望溪文集增集外文
十之四爲功於方氏甚鉅咸豐癸丑避寇北行卒於臨淮年未四十所著曰蓉
洲集

張紫峴先生事略 張九鍊 張九鏗 張九鐸

張先生九鉞字度西號紫峴湖南湘潭人父垣河曲知縣無子禱南嶽而生先
生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文十二補弟子員初由選拔中副榜乾隆二十七年舉
順天鄉試先生得名最早年十三登采石磯賦長歌人呼太白後身其再入都
也值西師奏捷 朝廷行郊勞禮方恪敏公觀承總督畿輔築郊勞臺先生爲
賦樂歌大書其上復爲良鄉居民賈戶作凱旋榜帖千餘紙一夕立就才名動

一時二十九年以知縣發江西初攝南豐補峽江調南昌母艱服闋知廣東之始與保昌海陽三縣坐盜案鐫級歸在官講求農田水利荒政不少懈攝南豐時歲歉請平糶部例大縣存七糶三先生驟半之上官嚴檄切責幕僚以爲病先生曰積貯民命也吾能墨守舊制坐視民餓死耶倉米絀則勸邑紳捐助牒買鄰境米麩至全活者多南昌西北濱彭蠡秋潦爲災先生力請賑親履勘散給晝夜駐墟上凡六閱月動帑十二萬有奇邑人建生祠祀之豫章諸水循城下勢甚急潦則衝齧爲患城內有湖恆汜濫唐觀察使韋丹築捍江堤疏爲斗門以洩內外水曰十門九津宋時開長溝螿以甌石曰豫章溝明甯藩奪民地爲苑園溝盡塞後爲豪猾所踞水患益鉅先生屢請疏濬新城陳君守訓願捐私財修復先生喜曰此百世利也而豪猾輩百口阻撓當事幾搖動先生以十二利九便議抗爭於臺使者卒賴其力成鉅工在保昌時有希大吏愾爲民蠹者先生擒治之同官惴惴先生不爲動旣罷職徧遊嵩洛偃鞏開舉生平磊落抑塞之氣一洩之於詩先生詩文宏博浩瀚縱其力之所至而一軌於正畢制

軍沉重其名迎至節署集各流爲東坡生日修祀酒再巡先生援筆爲長歌四座歎服著陶園文集八卷詩集二十二卷詩餘二卷歷代詩話四卷峽江志偃師志鞏縣志永甯志晉南隨筆若干卷俱棐行先生七歲遊南嶽昆盧洞寺寺僧以其貌類先師出句曰心通白藕先生應聲曰舌湧青蓮僧大駭言其師示寂時留此句云有對者卽其後身因鳴鐘集衆膜拜焉卒年八十有三易簪時口占有前身南嶽一枯僧之句蓋昭合云同堂第九鍵字石園乾隆辛酉舉人官隆平知縣亦工詩著漱石園詩集九鑑字橘洲丁巳進士官至川東道性忼直嘗發夔州守某侵蝕關稅狀尋引疾歸築園曰退谷著有退谷詩鈔詩在諸張中能拔戟自成一隊九鐔字竹南號蓉湖乾隆己酉進士官編修著有笙雅堂集其詩春容名貴尤邃於經學於羣經多所辨證

鐵冶亭先生事略 夢麟 李錯 朱孝純

國家文治軼前古 列朝御製如日月之經天朱邸親藩類皆揚風扞雅至八旗士大夫能詩者尤衆特未有薈萃一編以導揚美盛者嘉慶中鐵冶亭先

生手輯八旗詩上溯崇德至乾隆六十年止得詩數百家表上之 詔錫嘉名
曰熙朝雅頌集 睿廟親爲製序洵足彰右文之 盛治矣先生名鐵保字

冶亭號梅菴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由編修官至兩江總督少與
百菊溪制軍法時帆學士並稱三才子館選後偕其弟闡峯並以詩名菊溪稱
其詩如王子晉向月吹笙聲在雲外至其氣韻宏深如河流之發源天上其推
挹至此所著曰梅菴集尤工書法北人論書者以劉石菴相國翁覃溪閣學與
先生鼎足而三生平敬賢禮士推人倫冰鑒爲鄂文端後一人長白詩家年輩
在先生前者有夢文子侍郎李爲青山人朱子穎都轉

夢麟字文子蒙古人乾隆十年進士官至工部侍郎工詩樂府宗漢人五言古
宗三謝七言古詩宗杜韓皆能具體一時臺閣中無出其右者惜早世未竟其
才李鏞字鐵君號爲青山人隸漢軍本勳臣後當得官不就其婦翁爲太傅索
額圖嘗索氏枋用時聲勢隆赫山人遠避之盡以先世產業屬二昆偕其配隱
於盤山買田爲峯下構草舍雜山吐以耕其尤貧者授之田而無所取蔬材果

寶與衆共賢聲遠聞嗜茗飲遇山谷幽邃處輒埽葉煮泉竟日忘返見者曰此
李山人茶煙也嘗舉鴻詞科未遇既老歲一至京師然一二日卽歸人罕見其
面詩古奧峭削自關門徑高者胎源杜陵次亦近孟東野著有含中集及尙史
稟朱孝純字子穎漢軍旗人父倫瀚官副都統工詩子穎由進士官知縣累擢
泰安知府再遷兩淮鹽運使其詩才力雄放姚姬傳王夢樓咸推服之著有寶
扇樓詩集

秦小峴先生事略管世銘 路德

秦先生瀛字凌滄一字小峴號邃菴江蘇無錫人高祖松齡康熙中舉鴻詞科
官諭德先生負異稟讀書能兼人爲詩古文千言立就乾隆丙申 高宗巡
幸山東以舉人獻賦行在列一等 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擢侍讀遷郎中癸
丑授溫處道擢浙江按察使調湖南壬戌引疾歸嘉慶九年補廣東按察使擢
浙江布政使入 覲乞內用補光祿少卿遷太常卿尹順天府擢刑部侍郎左
遷光祿卿擢左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尋 命爲副都御史遷內閣

學士晉兵部右侍郎調刑部以目疾乞歸卒年七十有九先生少以文名而勇於任事且勤其職直樞垣雖不爲和珅所喜仍以簡缺道府薦其特畀以繁劇者 純皇帝知公深也在溫處時除永嘉數十年以生監充莊長之弊民旣免役而賦亦無逋提刑浙江甯紹台大水歲饑甚有司匿不請賑公力言於巡撫乃得請及調湖南先一年衡州歉收有司匿不報至是陝西奏撥兵米其派及湖南者衡州與焉公言災傷如是柰何不議賑而議餉力請於撫軍得截留他縣兵米而減價平糶民乃定提刑廣東擒治亂民梁修平而以功讓總督治吳鍛喜之結黨於順德者撫黎民之爲亂於瓊州者懲賭博之號稱白鴿標者在浙江平反定海難民蔡長興十二人之非盜兩上書巡撫得釋又海盜江文五誣其族與某通實則某嘗首文五於縣有縣牘可證巡撫旣以入告而卒聽公言以釋某人尤以爲難又嘗促水師提督援定海普陀之盜警巡撫難之而總督卒用公策以戢盜其貳司寇屢有平反而糧船運丁盜米事發有謂用藥置米中米立溢者公試之不驗以入告則 仁宗已手試其藥不驗知其枉

曰益器公蓋知公之仁恕耿直能任事也生平於詩文皆力追古作者而能有所自得少爲齊次風杭堇甫所知既得舉見重於寶東皋居京師與姚姬傳王惕甫魯山木陳碩士以文字相質證著小硯山人集三十六卷己未詞科錄十卷無錫金匱縣志四十卷淮海公年譜六卷

同州管君世銘字緘若號韞山武進人乾隆戊戌進士由戶部主事充軍機章京累遷郎中授御史君會試出于公敏中門于好士所援引或數年陟卿貳君未嘗獨求見于公卒和珅寢用事君憂憤形詞色和珅微聞之而阿文成方倚公如右臂莫能中傷既擢御史構疏彙未成得旨留軍機君自言愧負此官文成慰之曰報稱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見耶蓋期君大用不欲君以擊奸獲譴也嘉慶己未朝廷行大賞罰君已先一年卒矣君工制舉文居京師從游之士凡數百多發名成業以去尤精詩古文深於經術特爲時文所掩耳著有韞山堂詩文集行世自韞山後以制舉業課士稱極盛者推關中路先生德字潤生盤屋人少工詩古文嘉慶二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部主事入直軍機

處遷郎中以目眚歸主關中各書院數年後目忽明弟子著錄二三千人每抉摘疵類排俗體必極言其所以然風氣一變其評騭改竄皆閉目口授侍書者腕欲脫而汨汨不能休秦士掇甲乙科者皆其及門或私淑弟子也著有檀花館集及仁在堂十數種

法時帆先生事略 王芭孫 何道生

先生名法式善字開文號時帆原名運昌奉 旨改今名蒙古正黃旗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侍讀自登仕版卽以研求文獻宏獎風流爲己任在詞館著清祕述聞槐廳筆記在成均著備遺錄其未刻者尙多皆有資於掌故所居在厚載門北明西涯李文正公畏吾村舊址也背城面市一畝之宮有詩龕及梧門書屋藏書數萬卷閒以法書名畫時竹數百本寒聲疏影脩然如在巖壑閒生平以詩文爲性命士有一藝之長莫不被其容接主壇坫幾三十年人以爲西涯後身不愧也其爲詩質而不臞清而能綺論詩用漁洋三昧之說主王孟韋柳尤工五言與王鐵夫交最善嘗自刻詠物詩一種鐵夫偶弗之善遂止不

行其莫逆如此所著曰存素堂稟

鐵夫王姓名芭孫字念豐一字惕甫嘗欲買田築室於楞伽山又號楞伽山人
江蘇長洲人也乾隆五十三年 召試舉人官華亭教諭客京師館董文恭家
六年客睿邸又六年中閒往來梁文定王文端劉文清彭文勤諸家爲諸公代
削草居淀園每歲出關居熱河雖未挂朝籍而 朝廷有大典禮文章之事未
嘗不操筆與其閒性簡傲不肯從諛一介不苟取遇公卿若平交或病其狂實
狷也其詩癯然以瘦戛然以清與法時帆張船山何蘭士諸君相唱和爲南北
時望所推尤工書婦曹氏字墨琴能詩以翰墨聞有十三行臨本行世鐵夫論
古文謂必極其才而後可以裁於法必無所不有而後可以爲大家自非馳騫
於東京六朝沈博絕麗之塗則無以極其才而所謂法者徒法而已以徒法而
語於文犬羊之鞞耳宋以後歐曾虞范數公之文非不古也以視韓柳則其氣
質之厚薄材境之廣狹區以別矣蓋韓柳皆嘗從事於東京六朝韓有六朝之
學一掃而空之融其液而遺其滓遂以夔絕千古柳有其學而不能空然亦與

韓爲輔望溪方氏宗法昌黎心獨不愜於柳亦由方氏所涉於東京六朝者淺故不足以知之今雖謂歐曾數公之文勝於柳可也使歐曾數公執筆爲柳氏之文吾知諸公謝不能也所著曰淵雅堂集墨琴之寫韻軒集附焉

何蘭士名道生字立之山西靈石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與兄元琅同時爲部曹相代爲御史蘭士官至九江府知府有方雪齋集其詩疏爽雄健出入昌黎劍南閒尤善鐵夫有所譏彈輒應時改定山右自澤州相國以來若蓮洋居士清妙則有餘排募則不及也元琅字硯農進士以詩文鳴著有硯農集

惲子居先生事略 李兆洛 湯貽汾

先生姓惲氏諱敬字子居號簡堂江蘇武進人幼負異才持論好出獨見長老皆驚異焉舉乾隆四十八年鄉試充官學教習居京師與同州張惠言皋文友商權經義治古文五十九年授富陽知縣銳欲以能自効矯然不肯隨羣輩俯仰大吏憚其風節欲裁抑之令督解黔餉先生曰王事也怡然就道返役調江山縣父憂去官嘉慶五年補江西新喻縣新喻吏素橫黠先生痛懲之人疑其

治過猛也已乃進其士之秀異者與講論文藝士民懷德懽威俗大變十年調
瑞金縣諸生楊儀招倚富逼姦佃戶女事發願進重金求脫罪峻拒之至以萬
金相啗先生曰吾自作令以來苞苴未嘗及門今若此吾豈有遺行耶卒論如
律舉卓異十七年守南昌府吳城同知逾年以奸民誣告家奴得贓失察罷先
生爲人負氣矜尚名節所至輒與上官忤上官以其才高每優容之而忌者益
衆旣免官士大夫之賢者咸惋惜先生一不以綴意益務爲文自壯張皋文之
殉京師也先生聞之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不多作者以有
皋文在也今皋文死吾當併力爲之先是皋文與湯文端金釗講宋儒之學時
先生方究心於黃梨洲之明儒學案有所見輒筆記之未及與皋文辨論往復
也及是始致書湯公其略曰濂洛關閩之說至明而變至 本朝康熙闕而復
其變也多歧其復也多仍多歧之說足以眩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
之說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於市以奔走天下之
人故自乾隆以來多懸置之懸置者非也揭竿於市者亦非也且如彼此之相

晉前後之相搏益非也夫所謂濂洛關閩者其是耶其揆之聖人猶有非是者耶其變之仍之者是非其孰多耶蓋先生嘗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所不讀又兼通禪理皋文嘗稱其亦狂亦狷亦隘亦不恭其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班孟堅陳承祚而先生自謂吾文皆自司馬子長出子長以下無北面者卒於嘉慶二十二年年六十有一著大雲山房文集八卷書事二卷其治獄別有子居決事四卷同縣李君兆洛字申耆嘉慶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官鳳臺知縣工詩古文精考證著書甚富尤精輿地之學罷官後主講暨陽諸書院成就人才甚衆著有養一齋文集又湯君貽汾字雨生亦武進人祖若父殉節臺灣襲雲騎尉官至樂清副將工詩善畫視曹景宗李思訓有其過之居金陵葺精舍焚香鼓琴脩然出塵外海內名宿皆從其遊著有畫梅樓詩集成豐三年粵逆陷江甯作絕命詞死之事聞 賜祭葬諡貞愍

舒鐵雲先生事略 王曼 孫源湘

舒先生位字立人號鐵雲直隸大興人祖大成康熙壬辰進士官檢討先生幼承家學工詩古文丰神散朗如魏晉閒人逾冠舉乾隆五十三年鄉試屢試禮部不第客黔西王觀察朝梧所會狝苗反威勤侯勒保檄觀察從征先生爲治文書侯大賞異之數召至軍中與計事侯移督四川邀先生同行以母老辭旣歸貧無以養仍幕遊近地歲歸省母母壽至八十八而終先生年已五十以毀卒距母喪兩月餘耳生之夕母沈夢一僧執桂花自峨眉來故小字犀禪云當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歸愚守宗法隨園主性靈先生以奇博閎恣之才橫絕一世法時帆祭酒嘗以先生及王曇仲瞿孫源湘子瀟並稱爲三君作三君詠云龍么妹者貴州土司龍躍妹也勒侯征狝苗檄調土兵適躍病命么妹帥兵馳抵軍門妹年十八長身白皙結束上馬出入矢石閒所戰必捷秦良玉不是過也事平侯爲么妹執柯將以歸先生先生婉辭之復爲詩紀其事時傳爲佳話先生所著曰瓶水齋詩集身後揚州巴光誥爲梓以行世曇字仲瞿一名良士浙江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好游俠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馬如飛慷

慨悲歌不可一世著有煙霞萬古樓集寶東皋評所撰西楚霸王廟碑曰二千
年來無此手筆矣吳侍郎省欽仲瞿座師也館和珅家時和方怙勢仲瞿三上
書於侍郎請劾和珅書具存集中張南山嘗曰漢有建安七子唐初有四家余
欲選王仲則詩王仲瞿文合刻之題曰乾隆二仲孫子瀟名源湘江蘇昭文人
嘉慶十年進士官編修有天真閣集年十五隨父任出山海關登醫巫閭援筆
賦詩已有驚人句丙辰會試下第歸途與舒鐵雲王仲瞿兩孝廉同行三人者
才相若唱和無閒詩名若鼎足焉子瀟詩沈鬱不及船山卻無其叫囂敏贍不
及隨園卻無其遊戲婦席氏名佩蘭亦工詩著有長真閣彙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文苑

張船山先生事略 彭端淑 李調元

船山先生張姓問陶名字仲治四川遂寧人相國文端公鵬翮曾孫也生於山東之館陶幼有異稟工詩有青蓮再世之目其存詩自十五歲始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成進士尋授檢討 詔選翰詹三十人各書扇五柄又選十二人分書養心殿屏幅先生皆與焉庚申秋分校順天鄉試明年教習庶吉士乙丑改御史巡視南城己巳分校會試未幾改吏部郎中明年七月授萊州知府與上官齟齬鬱鬱不自得逾年病免歸時年四十九罷官後僑寓吳門顏所居曰樂天隨鄰屋時往來大江南北未幾卒於客舍先生狀似猿自號蜀山老猿亦稱老船其詩生氣湧出沈鬱空靈於從前諸名家外又闢一境其寶雞題壁十八首指陳軍事得老杜諸將之遺傳誦殆徧書法險勁畫近徐青藤不經意處皆

有天趣其婦亦能詩有句云修到人閒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先生和之有
夜窗同夢筆生花句佳話也著有船山詩草 國朝二百年來蜀中詩人以船
山爲最有彭樂齋者以詩古文名蜀中年輩在船山前名相埒樂齋詩近體不
及船山五古蒼健沈鬱有杜意論者謂在船山之右云樂齋彭姓名端淑丹棱
人雍正十一年進士官吏部澹無好也獨肆力爲古文詞自文選司郎中出爲
肇羅道未幾歸主錦江書院有白鶴堂詩文集其詩質實厚重不爲鞞悅之習
文亦如之又李君調元字雨村號墨莊絳州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潼商道
著有童山詩集雨村詩話藏書數萬卷愛才若渴嘗輯函海一書多至二百餘
種表彰楊升菴著作爲多又選刻朝鮮四家詩四家者李書九洛瑞柳得恭惠
風樸齊家次修李德懋懋官也而樸齊家之名尤著

黃仲則先生事略 楊芳燦

楊揆

黃君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江蘇武進人生四歲而孤八歲試爲文援筆立就
爲諸生冠其儕君風儀玉立慕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人多以爲狂

未冠遇洪稚存逆旅中始共學爲詩同游邵編修齊燕門下旋客湖南提刑王君太岳所是時君已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沂洞庭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大樹下牧豎口者皆以爲異人自湖南歸詩益奇肆後稍變其體爲王李高岑又出入北宋諸家卒其所詣與青蓮爲近大興朱竹君督學安徽延君及稚存入幕三月上巳會於采石之太白樓授簡賦詩者十數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徧眎坐客客爲之閣筆居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編修虎文於徽州追之已不及矣嘗自憾其詩無幽并豪士氣遂遊京師翁學士方綱紀學士昫王廉訪昶馮吉士敏昌皆奇君與定交他貴人招之不往也乙未 高廟東巡 召試入二等在武英殿書簽例得主簿入賞爲縣丞先是陝撫畢公沅奇君才厚資之至是爲債家所迫復抱病踰太行出雁門將復遊陝次解州卒於河東運使沈君業富官署年三十有五畢公厚賻之稚存奔其喪所著曰兩當山房集同時楊君蓉裳名芳燦無錫人母顧夢五色雀集庭樹而生君詩文少卽華瞻學使彭文

勤大異之字以兄女由拔貢應廷試得知縣補甘肅之伏羌回民田五爲亂起石峯堡縣民馬稱驥應之未發君先期募鄉勇設防會馬映龍以賊謀告君立捕殺稱驥賊遽至與映龍等登陣守五日圍解映龍稱驥甥也君治縣温温若不任事者坐堂皇訊事罷卽手一編就几讀人笑之而其應變敏決乃若是初蘇四十三之亂獄詞連伏羌人大恐君力請於提刑得未減及石峯堡事平賊首張文慶子泰憾映龍洩其謀曰映龍故與吾父通其助守城欲於五日後獻城也阿文成逮映龍至靜甯君曰映龍果欲獻城曷爲以謀告且伏羌無兵勇皆烏合衆亦無俟五日後力始竭文成悟立出之獄君以功擢知鹽州嘗單騎諭散奪米飢民請借口糧設粥廠以安衆大府才之君顧不樂外吏入賞爲員外郎居戶部與修會典公餘擁書縱讀益務記覽爲詞章詩出入義山昌谷間而自成其體又工儷體文驚才絕豔世謂盈川復生嘗曰色不欲其耀氣不欲其縱沈博奧衍斯儷體之能事也守伏羌時王蘭泉廉使統師長武嘉其偉節賦詩飛達圍城君立和之并上伏羌紀事百韻其整暇如此丁母憂貧甚鬻書

以歸主衢杭及關中書院數年入蜀修四川通志主錦江書院弟揆知安縣往
省之卒於其署年六十有三著有吟翠軒初稟揆字荔裳乾隆庚子 召試舉
人少擅風雅與其兄蓉裳齊名由中書從嘉勇福公征衛藏所歷熊耳山星宿
海諸勝異境天開詩格與之俱進累官四川布政使著有藤華吟館集

黎二樵先生事略

張錦芳
丹書

馮敏昌

溫汝适

趙希璜

胡亦常

黃

嶺南自三家後風雅寥寥繼起者爲張太史錦芳馮戶部敏昌溫侍郎汝适趙
大令希璜而必以黎二樵先生爲冠先生名簡字簡民號二樵順德人十歲能
詩峻拔新峭李南澗令潮陽一見奇之曰必傳之作也乾隆己酉充選貢生父
憂未赴廷試足跡不逾嶺海詩各日起鉅公來粵者咸折節下之性好山水屢
入朱明洞天窮其幽勝朋儕罕當意者惟與德清許周生無錫孫平叔友所居
曰百花村亭曰衆香閣曰藥煙生平擅詩書畫三絕其詩由山谷入杜而取鍊
於大謝取勁於昌黎取幽於長吉取豔於玉溪取僻於閩仙取瘦於東野鍾鑿
鍛鍊自成一家言書得晉人意畫直造元四家堂奧著有五百四峯草堂詩鈔

藥煙閣詞鈔芙蓉亭樂府注莊等書

張君錦芳字榮夫號藥房順德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編修初以優貢入都錢竹汀紀曉嵐見之目爲奇士性孝友淹貫羣籍通說文分隸得漢人法兼工繪事而於詩所詣尤深與欽州馮敏昌同縣胡亦常稱嶺南三子又與黎簡黃丹書呂堅號嶺南四家著有逃虛閣詩鈔南雪軒文鈔馮君敏昌字伯求號魚山欽州人乾隆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改戶部主事生平徧遊五嶽凡名山巨川煙雲變滅波濤起伏之狀盤礴胸次一發之於詩其詩由昌黎山谷以上追李杜又穿穴諸家自關面目所著羅浮草堂集巋然爲嶺南一大宗溫君汝适號箕坡順德人乾隆四十九年進士由編修直上書房累官兵部右侍郎歷典廣西四川山東鄉試督陝甘學政其詩詞氣和平肖其人品著攜雪齋詩文鈔及曲江年譜咫聞錄韻學紀聞日下紀游等書趙君希璜字渭川長甯人乾隆己亥舉人官安陽知縣著有四百三十二峯草堂詩少讀書羅浮山噓吸雲烟灑淪肌骨詩絕無塵俗氣又書爲黃仲則刻全集風義尤篤胡君亦常字同謙一

字彖甫順德人年二十五卽以詩鳴舉乾隆辛卯鄉試早逝著賜書樓集黃君丹書字虛舟順德人天姿秀穎書過目不忘學使李調元拔之充優貢廷試歸築聽雨樓隱居養親乾隆乙卯舉於鄉下第朝貴爭延之不就嘗曰貧與富交則損名賤與貴交則損節朱文正公撫粵時尤加器重工書善畫與其詩並稱三絕詩出入唐宋於蘇尤近呂君堅字介卿號石帆番禺人歲貢生有遲刪集入嶺南四家詩鈔

宋芷灣先生事略 張維屏

宋先生湘字煥襄號芷灣廣東嘉應人九歲見諸伯叔爲文會卽取片紙學爲文下筆有奇氣乾隆壬子舉鄉試第一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丁卯典四川試戊辰典貴州試癸酉授曲靖府知府所屬馬龍州地瘠民貧先生捐俸購木棉教婦女紡績尋署廣南府城內地高飲水艱爲度地鑿東西二塘權迤西道所屬大饑爲捐俸賑恤署永昌府練鄉兵除暴郡有書院久廢先生興復之捐廉千七百兩有奇灣甸者所屬土州也土知州某死無嗣有景在東者

遠族也乘間奪其印專殺自恣不附己者死如是五六年當事怯不敢發賊謀襲土職招匪黨千餘將攻保山縣先生慮爲前明二莽續普除之商之營不濟請諸鎮帥又不濟賊偵知益猖獗民夷皆赴愬先生曰爾等能爲我殺賊乎衆曰能先生曰果爾芻糧我任之患難我同之遂懸重賞練鄉兵殺賊民夷踊躍於是江有防隘有備又以計散其黨羽賊懼宵遁擄其巢大索七日獲在東斬之自捐軍需銀八千兩不費公家斗粟邊陲以靖郡人建生祠祀之道光五年遷湖北糧道明年卒年七十有一先生襟抱豪邁下筆具倜儻雄奇之槩詩磊磊落落從真性情全涌而出自成一家言著有不易居齋集豐湖漫草燕臺滇蹄諸集性伉爽見人一藝之工稱譽不容口與番禺張子樹稱莫逆嘗索觀已刻詩良久掀髯笑曰一唱三嘆入人心脾我不如子哀樂無端飛行絕迹子不如我

子樹姓張氏名維屏一字南山父炳文嘉慶辛酉舉人官四會訓導事節母以孝聞南山舉道光二年進士官黃梅知縣遇大水小舟勘災急溜衝去得樹免

於溺輿歌有官要救民神救官之句調廣濟漕務非折色規費無所出先生曰
理不直則氣不壯吾寧舍官以伸氣引疾去汪文端語人曰縣官不願收漕世
所罕見也外艱歸援例改同知權南康知府公暇至白鹿洞與諸生講藝建蘇
李二公祠於廬山祀太白東坡未幾罷郡歸少負才名以風雅飾吏治爲蔣礪
堂翁覃溪馮魚山吳山尊及芷灣先生所激賞與楊春譚康侯香山黃子實稱
粵東三子性愛松自號松心子既歸寓居花埭閉戶著書自號珠海老漁有聽
松廬文鈔詩話及松心日錄松軒隨筆老漁閒話諸書行世而所輯 國朝詩
人徵略尤有功于文獻云

鮑覺生先生事略 程恩澤

鮑先生桂星字雙五一字覺生安徽歙人八歲能詩文十五補諸生嘉慶己未
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 御試高等遷中允每撰進奉文字輒拜文綺之 賜
甲子典試河南遂督河南學政擢洗馬晉侍讀戊辰典試山西庚午擢侍講學
士督湖北學政遷少詹事癸未晉詹事除內閣學士既受代聞林清之變疏陳

十事馳入京 仁宗亟稱之且曰已次第施行矣丙戌擢工部右侍郎充武英殿總裁條奏武英殿事劾提調及副管不職狀提調撫先生平日語中之遂落職令閉門思過越五年復官編修 宣宗卽位以編修 召對 諭之曰汝所劾者朕今褫其職矣既由侍講擢通政司副使 上召見復 諭曰欲爾習練諸事也甲申擢詹事 召對詢年齒甚悉明年卒於位先生邃於文學質厚性直有明斷才敢任事少從吳澹泉定學詩古文因以溯劉海峯後師姚姬傳於爲詩力守師說姬傳稱之曰是能合唐宋之體而自成一家者也著進奉文鈔二卷詩八卷詠史懷人詩十卷又嘗用司空表聖說輯唐詩品八十五卷同縣程春海侍郎稍晚出與齊名

程先生恩澤字雲芬春海其號也父昌期乾隆庚子進士官侍讀學士春海幼穎異毀齒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剖析疑義同縣曹文敏公金輔之殿撰皆語學士曰此子非凡才也嘉慶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道光元年 命直南書房 諭曰汝父蘭翹先生朕昔年最敬其品學汝之聲名朕亦知之宜

更勵素行同列皆榮之旋奉 勅校刻養正書屋集是年典四川鄉試遷中允校刻 御製詩文初集三年督貴州學政擢侍講再遷侍講學士六年調湖南學政回京遷祭酒母憂服闋仍直南書房十二年典試廣東時以候補祭酒未與開列異數也是年冬 命在上書房行走課惠親王讀王敬禮師傅詩古文書法皆日有進甚相益 上與王論先生爲人有和而不同之目十三年擢內閣學士明年授工部右侍郎調戶部十七年充經筵講官卒於位遺疏入

上嗟悼久之 詔優卹 賞其子德威爲舉人先生學識超時俗六藝九流皆深思而得其意工篆法熟精許氏學督學貴州時勸士民育蠶其利大行於民又重刻岳珂五經以訓士及奉 詔纂修春秋左氏傳推本賈服不專守杜氏一家言所著述惟國策地名考二十卷已定本餘多未成書不自料其年不永也詩文雄深博雅於金石書畫考訂尤精審嘗謂近人治算法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約修復古儀器所撰國策地名考謂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縣亦非古河陽縣蒲坂非舜都乃衛蒲邑

以嘗入秦仍歸故謂之蒲坂諸條皆確不可易阮文達校毛詩有板其聲謂板當作馥其訛久在六朝已然先生曰詩必芬孝祀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毛詩兩見形聲不謬於六書尤確證也卒年五十有三

許周生先生事略

許君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江德清人父祖京乾隆戊子省元己丑進士官廣東布政使先生生有異質九歲能屬文劉文正公謂他日必爲名儒費文恪公譚古愚中丞皆異其才王侍郎昶作積卿字說贈之嘉慶己未成進士授兵部主事是科得人最盛幾與康熙己未乾隆丙辰兩詞科相埒朱文正曰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棻等兼之者其許生宗彥乎先生性孝友不忍離其親觀政兩月卽假歸體素羸兩執親喪哀毀過情氣彌弱遂絕意進取顏其齋曰鑑止水以見志杜門著書垂二十年先是君以葬親故隆冬周歷穹山感寒疾戊寅冬益劇至臘月不能穀食日飲水食瓜果神明不亂力疾爲汪家禧楊鳳苞嚴元照作三文學合傳已爲絕筆詩坐而逝年五

十有一生平寡嗜好惟喜購異書不惜重值於書無所不窺旁及道藏釋典名物象數必躋其奧而後已獨不取考訂以爲無裨實學尤精天文得西洋推步秘法自製渾金球別具神解所著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詩八卷集多說經之文其學說能持漢宋儒者之平其周廟祧考世室考能發韋元成劉歆鄭康成王肅所未能明其他如日行諸解能辨王寅旭戴震之誤禮論治論諸篇皆獨具神識未經前人道及阮文達目爲通儒而陳恭甫謂足躡梨洲而跨董甫蓋非阿好云配梁氏字楚生相國文莊公孫女少司空教書女工詩著有古春軒詩鈔

鄧湘皋先生事略 歐陽輅 魏源 湯鵬

鄧先生顯鶴字子立一字湘皋湖南新化人八歲能詩舉嘉慶甲子鄉試屢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博究羣書足跡半天下凡海內薦紳大夫才俊士多慕與爲友晚授甯鄉訓導尋乞病歸時因事至長沙治旁舍舍客造請詩文者日相踵悉能副其所求歸然稱楚南文獻者垂三十年先生嗜善其天性自幼時

聞長老稱述鄉邦巨人長德輒欣然聽之比其長也搜討楚故尤不遺餘力楚南值鼎革之際其毅然殉白刃蹈溝壑者不可勝數迨殊世久遠尺牋寸楮多隨水火劫奪以佚若滅若沒委同草莽 國朝風教日盛士尤爭以文術志節相高往往抱幽守獨至老死且窖其書牖下不求名於時先生網羅散失每得殘縑斷簡如獲異珍驚喜狂拜不自己所纂沅湘耆舊集千七百人詩萬五千六百八十首各爲小傳以詩存人復搜刻蔡忠烈遺集王船山遺書增輯周聖楷楚寶重修寶慶府志編校歐陽文公主齋集重訂周子全書至議建會城前後五忠祠及邵州前後五忠祠尤欲舉貞臣烈士爲邦人勸俾各動其忠義之心用意尤深且遠焉先生內行醇篤事其兄顯鵬極友愛嘗作聽雨圖及南村耦耕圖以見志撫兄子勤於己子尤篤風義喜振拔孤寒所爲古文詳贍演迤壹意表章先哲凡予奪失實者必力爲昭雪時以比全謝山之鮎埼亭集其爲詩也覃精竭慮與同里歐陽礪東切劘辨析不少假咸豐元年八月卒年七十有五郡人祀之邵州十先生祠著南村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資江

耆舊集六十四卷沅湘耆舊集二百卷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正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易述八卷次子琮字小奉以拔貢舉於鄉詩文皆有家法纂沅湘耆舊集前編極精審後先生一月以毀卒

歐陽礪東初名紹洛易名輅字念祖博學多通書過目不忘少孤貧非其力不食有梁伯鸞徐孺子風乾隆甲寅舉人屢試春官不遇南走粵北爲薊代之遊與法時帆錢斐山曾賓谷諸人唱和其湮鬱剛介嚴凝之氣一寓於詩其詩初從義山窺少陵憂而爲昌黎澁而爲東坡晚乃跌宕昭彰自出一隊然不多作嘗言作詩當自寫胸中之天不期而與古人合陶文毅嘗刻其詩集於吳中湘皋之輯耆舊集也 本朝二百年閱其稱詩老者惟張陶園及礪東二先生云同郡魏先生源字默深邵陽人嘉慶癸酉拔貢己卯及道光辛巳兩中副榜壬午舉順天鄉試冠南籍試卷進呈 宣廟手批嘉賞名藉甚入賞爲內閣中書改知州甲辰第進士發江蘇以知州用權東臺興化縣事己酉大水河帥將

啓聞先生力爭不能得則躬赴制府擊鼓陸制軍建瀛聞報立往勘始得免啓
七州縣士民皆德之未幾補高郵州坐驛遞遲誤免尋以緝獲梟匪功經袁副
憲甲三奏復其官咸豐六年卒先生文筆奧衍熟於掌故尤悉心時務精輿地
之學其論河務謂宜改復北行故道咸豐五年銅瓦廂之決河復北流由大清
河入海適與所論相合蓋猶及見之云所著有曾子章句二卷 聖武記十四
卷海國圖志六十卷詩古微十卷書古微十卷公羊微十卷春秋繁露注十二
卷清夜齋文集二十卷選 皇朝經世文編及論學文選如干卷方先生之舉
京兆也文譽翹起典會試者爭欲羅致之得一卷文筆絕類先生揭曉則同年
生益陽湯海秋也海秋名鵬豪於文道光癸未進士所爲制舉藝列市肆中士
擬取科第者相踵而君於是時已專力爲詩歌古文詩凡三千餘首初由禮部
主事直軍機處遷戶部員外郎晉御史意氣踔厲所慕惟李文饒張太岳一流
於是勇言事未逾月章三上以劾宗室尙書某被議罷御史仍回戶部循資遷
郎中屢校禮部試英夷擾海疆求通市君已黜不得建言猶條上夷務三十事

乞尙書轉奏皆 報聞其後米利堅求改關市約有奏中不可許者數事人以是服其精非空言無實者比也君既負才不試則益務著書以自暴白於天下所作浮邱子立一意爲幹幹分爲支支之中又有支焉則支復爲幹支幹相演以遞於無窮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僞凡九十餘篇最四十餘萬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閱浮邱子乎而其友魏默深則曰是書可傳也甲辰七月卒年四十有四

陳章侯先生事略 崔子忠 羅聘

陳先生洪綬字章侯浙江諸暨人年四歲就塾婦翁家翁方治室以粉堊壁先生累案登其上畫漢前將軍關侯像長十尺餘拱而立翁見之大驚下拜遂以室奉侯旣長師事劉念臺先生講性命之學已而縱酒挾妓自放頭面或經月不沐客有求畫者雖罄折足恭勿與至酒閒召妓輒自索筆墨小夫稚子無弗應也嘗客杭州友人招飲西湖先生赴之遇他舟徑登其席坐上座飲主人徐察之知爲章侯也亟稱其畫先生大駭曰子與我不相識也拂袖去崇禎壬午

充國子監生明年還里既遭亂混跡浮屠閑自稱老遲亦稱悔遲亦稱老遲縱酒挾妓如故語及身世亂離輒慟哭不已後數年以疾卒先生能詩爲畫名所掩著有寶綸堂集時有崔青蚓者與齊名京師號南陳北崔

崔先生名子忠字開予一名丹別字青蚓明末補順天府學生負才名尤善畫董尙書其昌異之謂非近代所有也益自重凡以金帛請者概不應有友人官吏部屬選人以千金爲壽先生投之地曰乃以選人金污我耶史忠正公家居過其舍見先生方絕食乃留所騎馬徒步歸先生售馬得十數金呼其友與痛飲曰此酒自史道鄰來非盜泉也一日而金盡絕食如故好讀書通大戴禮發爲詩古文奧博奇崛非近世所有流賊陷京師先生出奔鬱鬱不自得會人有觸其意者走入土室中匿不出遂餓而死先生二女皆善畫而章侯妾胡淨畫亦能畫花卉云

羅君聘字遜夫號兩峯歙縣布衣寓江都爲金冬心弟子畫入高格尤喜畫鬼有鬼趣圖爲時所重詩亦超然物外重寧寺爲
純廟祝釐地畫壁至今存

蓋嵯商持數百金倩兩峯所作也王述庵謂其畫大阿羅漢及摩訶薩像足與陳章侯崔青蚓相上下洵不誣云

王石谷先生事略 黃鼎

國初畫家有三王之稱三王者太常卿時敏字煙客廉州太守鑑字元照而其
一爲石谷先生其後又稱二王謂先生與麓臺侍郎原祁也先生名翬字石谷
別號耕煙宋忠臣堅之後世爲常熟人童時無嗜好常引荻畫壁作山水卽生
動會廉州過虞山於壁間見小幅驚喜甚問誰作知爲王氏子年甫冠也歸語
太常具舟迎之館於西田盡出唐以後名畫俾坐臥游泳其中盡得古人祕奧
而一以靈心運之垂二十年遂成大家先是館西田時倣古入神品廉州推服
曰此非吾弟子也三百年罕覩此人矣而一時耆宿若錢牧齋吳梅村周櫟園
王阮亭宋漫堂諸公爭作詩古文張之推爲大家無異辭有 詔徵召以布衣
供奉 內廷嘗繪 南巡圖天下能手駢集成逡巡莫敢下筆先生至口講指
畫咫尺千里令衆分繪而已總其成圖成 上覽之稱善欲授官以不能任

職辭出都日公卿祖餞多賦詩贈行先生篤孝友慎交遊尤敦風義太常廉州
歿歲必省其墓乞畫者必擇人而與否則巧取豪奪不能得晚歲煙雲供養外
吟風弄月終其身康熙丁酉卒年八十有六武進惲壽平少寫山水見先生畫
歎曰吾讓子爲一人矣遂專工花卉稱絕藝同縣有黃尊古先生者稍晚出名
與先生齊

尊古名鼎號曠亭世居常熟之唐墅鎮生平好遊覽嘗之齊魯登岱歷燕趙韓
魏入秦登太行終南太華諸山又出塞垣數千里經于闐近身毒國乃還後居
黃山游匡廬羅浮九疑陟嵩衡升峩嶠巔攀岷山窮長江之源已乃入天台雁
蕩武夷諸勝凡詭奇怪偉之狀一寄之於畫論者謂石谷看盡古今名畫下筆
具有淵源尊古看盡九州山水下筆具有生氣並稱大家焉尊古客京師時有
故相延之與均禮然見其傾軋者多恐將及難堅辭去及故相罹禍時尊古在
粵中走六千餘里入都相與哭別晚歲有制府係舊識具書幣招往秦中既至
聞其縱恣無度遂策馬還竟不往見途中惟寫終南雲氣武功太白諸圖以壯

行色聞者高之性孝友獨力葬大父母父母兄子貧無歸分產給之養姊妹之寡者四方餽遺隨手盡不爲後日毫髮計少從邱高士嶼雪學畫後師麓臺然每與人言必曰我邱先生弟子也卒於雍正八年年七十有一

鄧完白先生事略

先生姓鄧氏字石如其名以恭避 仁宗廟諱故遂以字行而更字頑伯安

徽淮甯人居皖公山下又號完白山人少讀書好刻石仿漢人印篆甚工弱冠孤露印以刻石遊性廉介無所合客壽州適梁大令巘主壽春書院以工李邕書名天下先生爲其門下生刻印又以小篆書諸生箠梁見之歎曰此子未諳古法耳其筆勢渾驚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獨步一時矣因爲治裝而致之江甯梅孝廉鏐孝廉爲文穆公季子梅氏自北宋以來爲江左甲族弄藏甚富文穆又受 聖祖殊遇得內府珍祕尤多秦漢以來金石善本備在焉先生旣得縱觀推索其意窮雅俗之分好石鼓文李斯嶧山碑太山刻石漢開母石闕燉煌太守碑蘇建國山碑及皇象天發神讖碑李陽冰城隍廟碑三墳記臨摹

各百本又苦篆體不備手寫說文解字二十本復旁搜三代鐘鼎及秦漢瓦當碑額以縱其勢博其趣窮日夜忘寒暑五年篆書成乃學漢分臨史晨前後碑華山碑白石神君張遷等碑各五十本三年分書成嘗自謂吾篆未及陽冰而分不減梁鵠蓋篤論也先生客梅氏八年學既成徧遊各山水仍以書刻自給遊黃山至歙鬻篆於賈肆武進張編修惠言方授經金修撰榜家編修故深究秦篆見先生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上蔡真跡修撰驚問語以故遂冒雨偕詣先生於古寺修撰延爲上客金氏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聯及懸額修撰精心寫作蓋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也及見先生書卽鳩工斲其額而石楹旣豎不便磨治乃架屋而臥楹屬先生書之刻成乃重建其傾服至此編修從先生受篆法一年修撰稱之於曹文敏公文壇文敏屬先生作四體千文橫卷一日而成文敏歎絕具白金五百爲壽未幾文敏入都強之同往先生獨戴草笠鞞芒屨策驢後文敏三日行文敏次山東相值於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先生策蹇過轅門門者呵止之文敏遙見先生趨延入讓上座徧贊於

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爲國朝第一諸公乃大驚爲具車從先生卒辭不肯同行時都中工書者推劉文清而鑒別則推陸副憲錫熊見先生書皆大驚踵門求識面且曰千數百年無此作矣先生遂留都門未幾文清左遷副憲暴卒而翁閣學方剛夙擅篆分以先生不至其門乃力詆之耳食者和其說先生尋出都文敏爲治裝致之於畢制軍沅時吳中知名士多集節署裘馬都麗先生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留之不可乃爲置田宅爲終老計後文敏病篤語其子曰吾卽逝鄧山人必有挽聯至卽以勒吾墓華表及專祠前楹足矣涇人包世臣慎伯推先生篆書爲神品嘉定錢坫獻之自負其篆爲直接少溫與慎伯同遊焦山見壁間篆書曰此非少溫不能作而楮墨似百年物世間豈有此人耶此人在吾不復搦管矣旣知爲先生二十年前作乃撫其不合六書處以相詆陽湖錢伯坳魯斯故服先生篆分推爲絕業復見其行草歎曰楊少師神境也遂因慎伯見先生及與論運腕法不合助獻之詆先生甚力而陽湖李兆洛申耆獨以慎伯所推爲當先生卒於嘉慶十年年六十六

有三子傳密能承其學申耆藏先生各體書爲勒石以傳之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四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五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遺逸

徐侯齋先生事略 戴易 巢鳴威 沈慶生

先生姓徐氏名枋字昭法江蘇長洲人侯齋其別字也父忠節公汧崇禎戊辰進士官諭德南都立遷少詹事屢疏詆馬阮爲所齟乞病歸乙酉六月蘇州破正衣冠投虎邱新塘橋下死之事具明史先生弱冠舉崇禎壬午鄉試忠節公將徇國先生號泣欲從死忠節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長爲農夫以沒世可也自是隱居終其身足不入城市初避地汾湖已遷蘆區遷金墅往來靈巖支硎閒終於澗上草堂地當天平山麓後人就草堂立祠祀焉先生與宣城沈壽民嘉興巢鳴威稱海內三遺民性峻潔鍵戶不與人接書法孫過庭畫宗巨然閒法倪黃自署秦餘山人海內得其遺墨爭寶之蔡制軍毓榮慕其名具書幣屬其友人通意卻之湯文正撫吳屏騶從徒步造門者再卒不見嘆息而返所往來

惟壽民及萊陽姜寶節崑山朱用純同里楊无咎山陰戴易甯都魏禧門弟子
吳江潘耒暨南嶽僧洪儲數人而已黃岡杜濬於並世人獨重先生及壽民自
愧不如先生耐寒飢不納人一絲一粟惟洪儲時急而周之曰此世外清淨食
也嘗絕糧數日黃九煙造之出畫簞俾鬻於市無售者則曰此黃九煙詩畫也
乃得銀數錢歸而先生及九煙皆怒以爲洩九煙名趣返其值先生豢一驢甚
馴通人意日用閒有所需則以所作書畫卷置籠於驢背驅之驢獨行及城闔
而止不闕出一步見者爭趣之曰高士驢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
備而納諸籠以爲常康熙三十三年卒年七十有三遺命不受弔商邱宋榮時
撫吳以不得一致賻襚於先生爲憾所著居易堂集二十卷文辭健拔意在扶
值世教無一諛墓酬應之作又有二十一史文彙通鑑記事類聚讀史稗語讀
史雜鈔建元同文錄管見等書子文止文行有父風早卒戴易字南枝山陰人
少從劉念臺先生學游吳門年七十餘矣與先生一見相得稱老友先生歿僅
一孫饒粥不繼謀葬諸祖塋不獲南枝曰吾爲侯齋任此事相度經年得地於

鄧尉之西真如塢謂潘耒曰地在梅花深處與高士宜第索直三十金耒先以十金成券會有黃山之游南枝募於人無應者迺矢願賣字以給之南枝故善八分書非其人不可得至是榜於門每幅銀一錢貲遂集又相旁地并買之南枝貧無隔宿炊冬月常衣絺其質字也銖積寸縑不妄費一錢一蒼頭飢不能忍輒逃去己則寄食僧舍中語及徐先生必流涕云巢鳴盛字端明號崆峒幼孤事母至孝崇禎丙子舉於鄉甲申明亡母亦歿卽築室於墓顏其草堂曰永思閣曰止閣而自號止園三十七年跬步不離墓次康熙十九年卒年七十侯齋爲定私諡曰貞孝先生洪儲字退翁興化李氏子出家住靈巖最久南都覆吳越興義旅退公實左右之辛卯被逮諸義士爭救之久而免好事如故或戒之曰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國也侯齋先生曰每歲三月十九日退翁必素服焚香北嚮揮涕拜蓋二十八年如一日耳退公嗣法弟子滿天下其最曰正志故大學士嘉魚熊公開元也初入山執爨事退公一見輒知爲非常人其次曰宣城沈慶生故監司壽嶽子壽嶽死國事慶生抱王哀之痛遂祝髮事退公後

居姚江名大瓠

沈耕巖先生事略

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世爲宣城人性孤峭不妄言笑爲文好深湛之思江右艾千子至宛陵盛稱之一時聲華之盛江上二沈遂與吳中二張埒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及先生不以各位爲甲乙也明崇禎丙子詔行保舉法巡撫張國維以先生應詔時流寇躡中原特起楊嗣昌於苦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逍遙司馬堂先生伏闕上疏謂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金革奪情乃陋儒之曲說卽嗣昌迫於君命亦應躬歷戎行枕戈衽革而乃支吾旦夕安坐京師軍旅之寄一付諸文燦以招撫爲上策天下有不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賊而可懾賊者乎將來釀禍誤國嗣昌之肉其不足食矣疏爲通政所格再上留中不報黃忠端公道周歎曰此何等事朝臣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媿死矣於是臺臣何楷錢增林蘭友詞臣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忠端有廷辨之事皆先生發其端也先生上書報罷遂

棄經生業與周鹿溪鏢掩關求佐王之學從游者數百人無何而黨禍作阮大
鍼者魏閻義兒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士冀復起先生於劾嗣昌疏中及之
於是顧杲吳應箕等推先生之意作留都防亂揭以攻之大鍼恨甚及得志按
揭中姓名將盡戮之而以先生爲首先先生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遂匿跡
深山採藜藿以自食有知而餉之者皆峻卻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
明操郡守朱元錫致十金辭不獲度置壁中三年未嘗一發視也溧陽陳名夏
雅善先生旣入相將特疏薦之遣使寓書先生不發函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
已先生遺書曰龔勝謝枋得智非不若皋羽所南也而卒殞軀者由多此物色
耳今之薦僕者直欲死僕也溧陽歎息止自是避人愈堅足不履城市者三十
年當事或邀之及半道望望然去康熙乙卯五月卒年六十九疾革命門人劉
堯枝施閏章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此身還父母此學還孔孟語畢而瞑生平
重然諾友人周梅骨死海外子幼先生渡海葬之鹿溪之沒也藐孤爲逋負所
逼先生鬻田以償始有完卵與黃梨洲交最篤別四十餘年矣臨歿爲書永訣

去易簣十有三日耳遺集若干卷閑道錄若干卷

汪魏美先生事略

汪先生諱颯字魏美浙江錢塘人少孤貧力學與人落落寡諧人號曰汪冷舉崇禎己卯鄉試與同縣陸公培齊名太守錢君以女妻之初盛飾入門先生誠之乃屏侍婢以疏布躬操作明亡遂棄科舉姻黨欲強之試禮部出千金賂其妻俾勸駕妻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屑此金也嗣因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谷始反錢塘僑寓北郭外室如懸磬處之晏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目先生其一也當事皆重之監司盧高尤下士一日遇先生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先生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悵然不知應者卽先生也盧嘗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約置酒湖船以世外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相得甚歡惟先生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終排牆遁去先生不入城市有司或以俸金爲壽不得卻埋之里貴人請墓銘饋百金拒弗納始居孤山遷大慈菴又遷寶名院匡牀布被外殘書數卷鍵戶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跡

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瀟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畫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康熙丁酉黃先生梨洲遇之於孤山頗講龍溪調息法各賦詩三章明年同至葛仙祠又明年笑魯菴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布被一先生與梨洲兩背相摩得少煖氣明日梨洲入雲居訪仁菴先生矢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魏叔子自江西來訪先生謝弗見叔子留書曰魏美足下吾甯都魏禧也欲與子握手一痛哭耳足下以尋常游客拒之則可謂失人先生省書大驚一見若平生歡臨別執手涕下先生嘗從愚菴和尚究出世法叔子曰君事愚菴謹豈有意爲其弟子耶先生曰吾甚敬愚菴然今之志士多爲釋氏牽去此吾所以不肯也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有八臨歿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起視日影曰可矣書五言詩一章投筆就寢而逝詩曰大化無停晷道術久殊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

郭些菴先生事略 陶汝霖 郭金臺

些菴先生姓郭氏名都賢字天門湖南益陽人父諱以鄉貢知開縣夙有志於道學從吉州鄒先生守益游最久先生幼穎異天啓二年進士授行人嘗冊封閩藩七年分校順天鄉試得史可法等六人歷官員外郎出爲四川參議督江西學政分守嶺北道崇禎十五年巡撫江西黜貪墨獎循吏汲汲如不及時張獻忠已逼境賊騎充斥先生晝夜繕守禦兵餉無措乃大會屬僚凡官司一應供給皆捐以助餉左良玉屯兵九江驕蹇觀望先生惡其淫掠檄歸之而自募士兵爲戍語見明史良玉傳會有尼之者遂乞病棄官入廬山逾年北京陷悲憤不食南都建號史公開閩揚州薦授南京操江辭不赴桂王立肇慶以兵部尙書召而先生已祝髮爲僧矣先是洪承疇坐事落職先生奏請起用至是承疇入 本朝經略西南以故舊謁先生於山中旣得見餽以金不受奏攜其子監軍亦堅辭先生見承疇時故作目眊狀承疇驚問何時得目疾先生曰始吾識公時目故有疾洪默然甯都魏禧先生撫江西時所得士也禧嘗上書曰先生抱道履德二十年閒所著述之文與所交游造就之士必有偉論奇人足以

振天下之聾聵開後世之太平者其推重如此論者謂先生門下史忠正之節義經濟魏叔子之文章得一已足不朽可想見師友淵源之盛矣先生篤至性哀樂過人嚴而介風骨嶄然博學強識工詩文書法瘦硬兼善繪事寫竹尤入妙人得其片紙隻字爭珍弄之祝髮後號頑石又號些菴茹苦無定居初依熊魚山開元尹洞庭民興於嘉魚住梅熟菴已流寓沔陽築補山堂前後十九年歸結草廬桃花江復以詩累客死江甯承天寺有女名純貞許字黔國公沐氏國變後音問梗絕遂終於家純貞能詩自署曰郭貞女先生所著有衡嶽集止菴集秋聲吟西山片石集破草鞵集補山堂集些菴雜著等書時有陶密菴者與齊名

陶先生汝彛字仲調一字燮友甯鄉人也少奇慧甫龔應童子試督學徐亮生驚喜得異才拔冠湖南數郡崇禎九年充拔貢生會上幸太學羣臣請復高皇積分法祭酒顧九疇奏薦先生才莊烈帝特賜第一詔題名勒石太學除五品官不拜乞留監肄業癸酉舉於鄉兩中會試副榜南渡後由翰林待詔改職方

郎任監軍復授檢討南都獲先生薙髮滄山號忍頭陀生平內行篤父歿哀慕終身事母曲盡孝養處族黨多厚德嘗爲人雪奇冤冒險難活千餘人然不自言也詩古文有奇氣書法險勁名動海內有楚陶三絕之目所與遊皆天下名士而與些菴先生尤篤著有廣西涯樂府噫古集寄雲樓集謁玉堂集嘉樹堂集若干卷些菴爲序之有生同里長同學出處患難同時同志之語楚南遺獻以此菴密菴兩先生爲最著云

同時郭金臺字幼隗湘潭人本姓陳氏恪勤公之祖也年十二遭家難匿中表郭氏得脫郭初無子遂子之生而狀貌奇偉見者目爲異人弱冠有聲譽序居家孝友淵默至慷慨談天下事議論風生諸監司郡縣旌幣踵至吉藩延至邸館置醴賦詩常爲倒屣崇禎己卯壬午兩中副榜會舉行積分法屢薦不起例授官亦不就隆武南渡登鄉舉督師何公騰蛟巡撫堵公允錫先後論薦授職方郎中再起監司僉事皆以母老辭時獻賊既陷湖湘闖賊潰卒復相繼蹂躪縣百里無人烟乃請於督師命偏裨練鄉兵爲守禦全活以萬計晚歸隱衡山

著書授徒口不談世事惟論列當時殉難諸人輒歔歔流涕及卒自題其阡曰
遺民郭金臺之墓

何仲淵先生事略

先生名宏仁字仲淵浙江山陰人陶文簡公望齡甥也幼習外家教復從念臺
劉忠正公游明崇禎丁丑進士官建平令有異政歲久旱大江以南飛蝗食禾
殆盡獨不入建平界未幾以憂去蝗遽入北鄉民益神之尋任高要縣興水利
清關榷方銳欲有所施設復以父艱歸隨遭甲申之亂浙東事起強以御史召
不得已就職建白數萬言或行或不行而事勢已不可支矣丙戌五月江上師
潰公棄官至剡之白峯自恨不及從亡作詩投崖而絕久之復甦土人守之得
不死隨披薙從方外游入陶介山事山主雲藏禪師隨衆樵汲晝夜作苦同事
者爲先生難之先生曰吾視出沒風濤閱瞬息生死者何如而敢言勞苦哉然
先生猶謂去人境不遠復瓢笠往來縉雲義烏諸山與樵翁衲子侶行歌獨哭
從此遊益遠入山益深崎嶇崖壑醴鹽並絕所過皆留詩紀歲月遇高僧郭蓮

峯徵君李秘霞結塵外之交館留崇聖寺藜牀風雨三人者相對嘿語終日人不測其所以居數月而病作先是己丑四月先生謂李徵君曰居此久幸稍安顧此中常有戚戚者行別子飛錫白雲之鄉耳今留一函與家人訣遲其來則示之至是病困令出所緘書讀之曰吾茹荼齋志忝厥所生毀傷莫贖於國爲不忠於家爲不孝死後勿棺殮我當暴野三日以彰不忠之罪三日後火化入塔勿祔葬先隴以彰不孝之罪讀竟而絕推先生之心蓋無日不以爲可悲而得死之足樂也然其家仍返葬會稽玉几之祖阡以先生本非出世者從初志也癸未進士余公增遠者字若水志節士亂後躬耕山中自匿跡不與人接先生之葬玉几山也公子拜求其題主余公卽許諾至期以舟迎之來不赴頃之自棹一小艇徑詣墓側取舊衣冠拜墓上事訖下山賓主不交一辭主人使客延之懇留飲則舟中已度粥一盂羹菜一豆取啜畢急解維去會葬者百餘人皆目送歎息謂非先生高節余公且不易致云

李因仲諱天植學者稱蜃園先生浙江平湖人先世多隱德崇禎癸酉舉於鄉性蕭散自得視世事泊如也嘗曰無欲則心清心清則識朗識朗則力堅時時以誨學者癸未子諸生觀卒先生自以有隱慝痛自刻責遂絕意仕進改名確字潛夫國變後家具蕩然遂與妻別隱陳山絕跡不入城市訓山中童子自給自署曰邨學究石頭陀居山十年有僧開堂以避喧始返其蜃園賣文自食不足則與其妻爲樓簾竹筥以佐之好事者約月供薪米力辭不受有司慕其高往訪之輒踰垣避所著詩文皆弔甲申以來殉節者蜃園者乍浦勝地可望見海市者也又十年家益困不復能有其園寄身僧舍戚友贖蜃園歸之始復與妻居時年七十矣子震亦棄諸生非義一介不取二老相對時絕食則歎曰吾生本贅耳待盡而已有餽食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楊王孫之葬何必棺也又十年蜃園僅存二楹兩耳聾又苦下墜終日仰臥客至以粉版書相問會魏叔子來自江西造其廬先生視姓字則強起張目視之泣叔子亦泣時方絕糧叔子探囊得銀半兩贈之五反不受固以請曰此非盜跖物也始納之

買米爲炊共食而別叔子屬周布衣箕曹侍郎溶糾同志爲之繼粟且謀其身
後事吳門徐昭法聞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聽其以餓死可也已而先生果堅
拒未幾卒叔子聞之曰吾淺之乎爲丈夫已乍浦有鄭嬰垣者孤介絕俗與先
生稱金石交先二年凍死雪中至是先生以餓死臨歿曰吾無愧於老友矣時
康熙十一年也年八十有二葬牛橋所著蜃園集佚惟續修乍浦九山志世有
傳本又有劉騰菴者名永錫字欽爾魏縣人亦先生友也崇禎丙子舉人授長
洲教諭署崇明縣事庭無留獄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有大吏造其廬欲強之
出騰菴袒裼疾視曰我中州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
誰不知我乃以此相逼將謂我畏死邪取壁上劍將自刎門人抱持之得解尋
移居陽城湖之濱率妻女織席以食累日不舉火有遺之粟者非其人不受老
奴從魏縣來勸之歸曰室廬故在也騰菴曰吾非不欲歸奉君命來此君亡義
不可歸耳乃命其子偕老奴歸時歲荒得食愈艱雜糠粃作食妻病不能下咽
竟餓死一女許字同邑某氏子某氏宦於粵音問阻絕十餘年至是請於父曰

兒不辰遭家國之變翁家存亡不可知留此身以累大人無爲也遂自經死而其子之歸中途亦死於盜是日凶問適至賸菴旣無家乃買破船一往來江湖閒時從諸遺老遊嘗泛舟中流鼓枻而歌曰白日墮兮野荒荒逐鷁雁兮侶半牛羊壯士何心兮歸故鄉風水蕩激歌聲伊鬱聞者哀之錢牧齋念其窮招之往賸菴曰彼爲黨魁受主眷枚卜時天子以伊傅期待今豈忘之邪卒不往後數年以窮餓死友人陸元泓葬諸虎邱之山塘元泓字秋玉常熟人以志節自勵無家圖已像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

邵得魯先生事略張廷賓

邵先生名以貫字得魯餘姚人性狷潔明季石梁陶文覺公之學盛行姚中沈求如史子虛其高第也顧頗參以禪悟先生亦從之遊獨講求有用之學歲饑糾同志爲義倉桑梓德之已而國難作先生欲死之以母老不果遂祝髮爲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巖者故鄞廣文張廷賓亦姚產而沈史講會中人也先生依之苦身持力不與人接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物色得之曰異

人也遣其二弟從之遊周公囊雲亦以僧服居白坑時時過從尋以省母返居潭上園黃忠端公仲子澤望志節夙與先生近至是來居園中夜共讀謝皋羽遊錄而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峯峯有吾兩人履齒於是始徧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多邏卒而二公冠服奇古頗遭詰難顧不以爲苦亡何入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竹梧桐甚盛有雞犬聲趣就之茅舍一椽中有幅巾者出問客何來則語之以里宅笑曰吾亦姚人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爲石屋山僕故孫公碩膚監軍陳從之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遂與人世絕因相顧歎曰是真桃源矣澤望嘗曰得魯自甲申後輔頰閒無日不有淚痕其稍開口笑者則遊山耳未幾澤望卒先生無所向自是益卜急棄家投四明山之楊菴時尙有一妾先生去亦爲尼菴中每日晨昏各上堂禮佛此外雖茗粥不相通久之皆卒於菴先生詩文甚富散佚無存者

余若水先生事略 周齊會

余先生諱增遠字謙貞一字若水會稽人明崇禎癸未進士除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凌轢郡縣更先生投牒棄官歸畫江之役補禮部主事遷郎中事去逃之山中郡縣逼之出見乃輿疾城南以死拒久之事得解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驚甲承漏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臥榻之下牛宮雞堞無下足處晨則秉耒出與老農雜作未嘗因其貴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爲海防道欲與話舊先生以疾辭天錫披帷直入先生擁衾不起曰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出門未數武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望見之歎息去冬夏一阜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先生慨世路偪仄遂疑荀卿性惡之說爲確至欲著論以非孟康熙己酉十月卒年六十有五蓋二十有四年不出城南一步也疾革黃先生梨洲造其榻前欲爲切脈先生笑曰某祈死二十年以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梨洲泫然而別同時有周唯一先生者名齊曾字思沂鄞人先生同年進士也知廣東順德縣事變社倉爲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又做西北弓箭社法修僕區沈命之術盜一發無脫者國變後

棄官歸遯入剡源盡去其髮爲髮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
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閒王天錫求見拒之曰咫尺清輝舉目有
山河之異不願見也爲詩文機鋒電激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
兀然有所不可與若水先生無二也梨洲嘗倣葉水心誌陳同甫王道甫之例
爲兩先生合誌其墓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五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六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遺逸

惲遜菴先生事略 子壽平

先生諱日初字仲升號遜菴武進人也舉崇禎六年鄉試副榜久留京師十六年應詔上備邊五策不報知時事不可爲乃歸攜書三千卷隱天台山中三年而兩京亡唐王立福州魯王亦監國紹興吏部侍郎姜垓薦先生知兵魯王遣使聘之先生意以監國爲不然固辭不起 大清兵下浙避走福州福州破走廣州廣州復破乃祝髮爲浮圖曰明壘已復至建陽是時 大兵席卷浙閩粵三行省唐王被執死魯王亦敗走海外湖廣何騰蛟江西楊廷麟等皆前後破滅而明遺臣民尙擁殘旅遙奉永明王金壇人王祈聚衆入建甯屬縣多響應於是建陽士民數百人噪於先生之門固請不得至建甯見王祈非初志也先生曰建甯入閩門戶能守則諸郡安然不扼仙霞關建甯終不守也欲取仙霞

宜先取浦城乃遣長子楨隨副將謝南雲先趨浦城失利皆死而御史徐雲兵連入數州縣銳甚先生說令夜襲浦城自督兵繼進會大雷雨人馬衝泥淖行不能速將至城下已黎明軍遂潰 大清總督陳錦李率泰統重兵來圍建甯永明王使兵部尚書揭重熙赴援先生上書揭公請逕取浦城斷仙霞嶺餉道徐與圍中諸將夾擊之揭公至邵武不能進建甯遂破王祈力戰死先生收散卒走廣信尋入封禁山中數月糧盡喟然曰天下事壞散已數十年不可救正然莊烈帝殉社稷薄海茹痛小臣愚妄謂卽此可延天命今迺至此徒毒百姓何益遂散衆獨行歸常州久之張煌言與鄭成功軍薄江甯敗走訛傳張公弟鳳翼乃先生門人從師匿縣官將收捕先生色如常曰吾當死久矣旣而事解卒年七十有八康熙十七年戊午也先生少與楊廷樞錢禧交爲文章縱麗於百氏無所不窺尤喜宋儒書及從劉念臺先生遊學益進嘗上書申救念臺義聲震天下丙戌以後累至山陰哭祭爲之行狀近十萬言晚歲不得已歸常州仍服浮圖服而言學者多宗之無錫高世泰忠憲公從子也重葺東林書院先

生與同志習禮其閒知常州府路鍾泰屢求見不納去官後與一見言中庸要領喜而去曰不圖今日得聆大儒緒論也次子桓在建甯被掠而不知所終三子格憚格字壽平後以字行改字正叔自號東園草衣生又曰白雲外史既老稱南田老人陳錦破建甯時年才十三被掠錦無子其妻愛其聰穎子之後從錦遊杭之靈隱寺遇遜菴於塗遜菴因與寺主諦暉謀俟錦妻入寺給言此子宜出家不然且死錦妻故佞佛留之寺中泣而去自是始得歸以父兄忠於明不應舉惟攻古文詞其於畫天性也山水學王蒙既與常熟王翬交曰君獨步矣吾不爲第二手遂兼用徐熙黃荃法畫花鳥自爲題識書之世稱南田三絕宋尙書犖曰南田畫吾暗中摸索能辨之王太常時敏遣使招至以方出遊不時至至則太常已病草喜甚榻前一握手而逝家甚貧風雨常閉門餓然非其人

不與畫視百金猶土芥也所居甌香館倡酬皆一時名宿卒年五十四著有南田集

祁奕喜先生事略 魏耕

先生諱班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山陰人祁忠敏公次子也忠敏諱彪佳明蘇松巡撫少從劉忠正公游南都破死節明史列傳有子二長理孫以大功兄弟次其行稱祁五公子而呼先生爲六公子初忠敏夫人商氏嘗夢老衲入室生公子美姿容白如瓠而雙足重趼頗惡劣日能行數百里又時時喜跌跏娶朱氏故少師忠定公燮元女孫也忠敏靖節之月東江兵起恩卹諸忠而忠敏贈兵部尙書祁氏羣從之長曰鴻孫故嘗與忠敏同受業蕺山至是將兵江上思以申忠敏之志而先生兄弟罄家餉之事去先生之婦翁戒曰勿更從事於焦原矣不聽祁氏自夷度先生以來藏書甲江南其諸子尤豪喜結客講求食經四方簪履麇集及先生兄弟以故國喬木自任屠沽負販之流兼收並蓄家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柳車踵至登其堂複壁大隧莫能詰也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當爲亳社計桑榆先生兄弟則與之誓天稱莫逆耕之談兵也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不飲禮法之士莫之許先生獨以忠義故曲奉之時其至則盛陳越酒呼若耶溪娃以侑觴又發淡生堂王遁劍術諸書供採

擇又徧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稚張宗道輩以疏附之或告變於浙之幕府刊章四道捕耕有首者曰茗上乃其婦家山陰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嘯聚大帥急發兵果得之縛先生兄弟去既讞兄弟爭承祁氏客謀曰二人併命不更慘乎乃納賂而宥其兄先生遺戍遼左其後理孫竟以痛弟鬱鬱死而祁氏家爲之破然君子則曰是不愧忠敏子也當是時禁網尙疏甯古塔將軍得賂則弛約束康熙丁巳先生脫身遁歸里社中漸物色之乃祝髮於吳之堯峯尋主毗陵馬鞍山寺所稱呪林明大師者也好議論古今不談佛法每及先朝則掩面哭然終莫有知之者癸丑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堂曰我將西歸入暮端坐逝發其篋有東行風俗記紫芝軒集且得其遺教欲歸紉乃知爲山陰祁六公子自關外來者遂得返葬先生性好竒其東歸也留一妾焉披緇時亦累東游東人或與談禪受其法稱弟子嘗曰甯古塔蘑菇天下第一吾妾所居籬下出者又爲甯古塔第一令人思之不置東人至今誦其風流婦朱最工詩其來歸也與君姑商夫人奴張氏小姑湘君時相唱和商夫人字冢婦曰楚纓字介

婦曰趙璧以志閨門之盛先生被難朱尙盛年孤燈緝帳數十年未嘗一出廳屏自先生兄弟歿淡生堂書屋散論者謂江東文獻大厄運也

沈斯菴先生事略 張士櫛

烏虜滄桑改革之際貞臣遺老有託而逃者衆矣而蹤迹莫奇於四明沈先生先生名光文字文開一字斯菴鄞人也少以明經貢太學乙酉豫於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丙戌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務晉工部郎戊子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建號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卿辛卯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招徠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先生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支先生遂留閩思卜居於泉州之海口浮家泛宅忽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時鄭成功尙未至而臺灣爲荷蘭所據先生從之受一廛以居極旅人之困弗恤也遂與中土音耗絕海上亦無知先生生死者辛丑成功克臺灣知先生在大喜以客禮見時海上諸遺老多依成功入臺亦以得見先生爲喜握手相勞苦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贍之亡何成功卒子錦嗣頗改父

之臣與政軍亦日削先生作賦有所諷或讒之幾至不測乃變服爲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羅漢門山中以居或以好言解之於錦得免山旁有伽溜灣者番社也先生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歎曰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耳而卒不克命也夫已而錦卒諸鄭復禮先生如故癸丑 王師下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先生亦老矣閩督姚啓聖招之先生辭姚公貽書問訊曰管甯無恙因許遣人送先生歸鄞會姚公卒不果而諸羅令李麟光賢者也爲粟肉之繼旬日一候門下時耆宿已盡而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弈丹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等結詩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尋卒於諸羅葬焉後人遂居臺蕃衍成族先生居臺三十餘年日見鄭氏三世盛衰前此諸公述作多佚於兵燹惟先生得保天年於承平後海東文獻推爲初祖所著花木雜記臺灣賦東海賦檮賦桐花賦古今體詩志臺灣者皆取資焉邑子全謝山嘗令遊臺者訪先生文集竟得之以歸凡十卷錄入甬上耆舊詩烏庫先生依依故國與蔡子英

之在漢北同然以子英之才豈無述作卒委棄於絕域識者惜焉先生靈光歸然得以其集重見於世爲臺人破荒亦少慰虞淵之恨矣同時有張先生士柳者惠安人崇禎癸酉副榜明亡遜跡臺灣居東安坊杜門不出日以書史自娛辟穀三年惟食茶果壽至九十九乃終

陸周明先生事略

先生姓陸氏名字燁字周明浙之鄞人也父世科明大理卿先生少與錢忠介公肅樂共學忼慨有大志忠介江上之師先生實左右之祥與航海風帆浪楫得棲遲金鰲牡蠣閑皆一時遺臣烈士出死力奉之以終賸水殘山之局雖側踵焦原糜軀湛族不計也方事之殷餘姚黃先生梨洲昆弟亦嘗戮力共事先生嘗偕其客十數人過梨洲與共計畫客皆四方知名士梨洲亦閒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賓死友每食咄嗟立辦仰視天俛畫地耿耿者未嘗一日忘其後梨洲知事不濟自屏於窮山先生亦不相聞問然喜事乃益甚江湖閒多傳其姓名以爲異人康熙癸卯先生爲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先生竟得脫

歸未至寓而卒先生既以好事罄其家產室中所有惟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計聞家人掃除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篤菴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懸首於甬之城闕先生思收瘞之每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頓首而去者迹之走入破屋先生曰子何人對曰吾漁人也先生曰子必有異無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先生相與流涕共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子雲者故嘗與先生共學又錢忠介部將也失勢家居會端陽競渡遊人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嬰至梟頭所問守卒曰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今日邪拔刀擊之繩絕墮地先生及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先生以身蔽明山抬頭雜稠人而去先生得頭祀之書室蓋十有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春明始瘞之昔李固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屍不肯去欒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生故吏故冒死不

復顧先生於司馬非有是也徒感其忠義遂不惜捍當世之文網豈不尤賢乎哉始先生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直先生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歸震川嘗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苟生兩漢時卽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先生視之尋常瑣節耳先生卒後梨洲先生誌墓石其文固不後震川也先生有子二女適同邑萬斯大

周德林先生事略

周先生諱元懋字柱礎別字德林鄞縣人尙書文穆公應賓猶子也以文穆任累官南京屯部郎中權揚關奉使蜀中歸出知貴州思南府母憂未赴任而國難作先生跌宕自喜初欲以文章發名成業及受門資之寵非其好也都御史廖大亨曰門資豈足屈人在人自主耳李衛公非起家任子者乎唐中葉宰相無其匹矣先生乃大喜魯王建國東江先生服未闋錢忠介公招之固辭不出而破家輸餉無少吝丙戌六月家人自江上告失守先生慟哭自沈於水以救得甦乃祝髮入灌頂山中先生故善飲至是益縱酒又不喜獨酌呼山僧不問

其能飲與否強斟之夜以達旦山僧爲所苦皆逃匿則呼樵者與飲樵者以日暮長跪乞去固持之尋亦逃先生無與共則斟其侍者已而侍者醉臥乃呼月酌之月落呼雲酌之灌頂去先生家且百里酒不時至又穹山難覓酒徒乃返其城西枝隱軒每晨起輒呼子弟飲子弟去則呼他人或其人他去則呼酒極之於所往斟之不遇則執途之人斟之於是環所居浮石十里閱望見先生者相率引避不得已乃獨酌先生既積飲且病勸止酒者無算輒張目不答或叱去之惟江湖俠客以事投止者雖酣醉時輒蹶然起接之無失詞罄所有輸之惟恐後也以是盡毀其家庚寅嘔血不可止竟卒年四十妻俞亦以毀卒前太常博士王公玉書哭之曰德林兀然狂放於麴蘖閒箕踞叫號俾晝作夜幾不知身在何世身外有何天地舍此且不知吾身置於何所昔人詩云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德林爛然長醉蓋期於無復醒時以自全也先生不死於水而死於酒其宋皇甫東生之流歟浮石周氏國變後披緇者三人通城佯狂以死所謂顛和尚者也順德苦身持力畢生不入城市所謂苦和尚者也而先生獨

以醉和尚稱

傅青主先生事略

陽曲傅先生山字青竹改字青主別署公之宅亦曰朱衣道人又字喬廬六歲啖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飯少與孫公傳庭共學讀書過目成誦明季天下將亂諸號爲搢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少媵娶提學袁公繼咸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閹黨也先生約同學曹良直等詣通政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闕陳情時巡撫吳公姓亦直袁竟得雪先生以此名聞天下馬文忠世奇爲作傳以謂裴瑜魏劭復出旣曹公任兵科先生貽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曹公懷然卽疏劾首輔周延儒錦衣衛駱養性直聲震一時先生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見諸實用時蔡忠襄懋德撫晉寇已亟講學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公言非可起而行者也甲申國變夢天帝錫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士穴養母明年袁公自九江羈燕邸以難中詩遺先生曰不敢愧友生也

先生省書慟哭曰嗚呼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牽連被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謂不若速死爲安而其仰視天俯畫地者未嘗一日止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仁義禮樂卽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濟者亦遺民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彎彊躍駿之骨而以佔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篆隸書畫弱冠學晉唐人不能肖得松雪墨蹟稍習之遂亂真矣已乃愧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輒苦其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日親於是復學顏太師謂書甯拙毋巧甯醜毋媚甯支離毋輕滑甯真率毋安排君子謂先生非止言書也趙秋谷推先生書爲本朝第一顧深自愛惜不輕爲人寫母喪貴官致賻作數行謝之貴者喜曰此一字千金也吾求之三年矣先生旣絕世事而家

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子曰眉字壽髦能養志每日樵山中置書擔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問郎君安在先生曰少需之且至矣俄有負薪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敘中州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慚於郎君先生喜苦酒自稱老藥禪眉乃自稱小藥禪或時出遊眉與子共挽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乃行否則予杖故先生家學大河以北莫有窺其藩者嘗批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康熙戊午詔舉博學鴻儒給事中李宗孔以先生薦時年七十有四矣眉已前卒固辭不可乃稱疾有司令役夫舁其牀以行二孫侍將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馮相國溥首過之公卿畢至先生臥牀不具迎送禮魏公象樞乃以其老病上聞 詔免試放還山先生與杜徵君越尤篤老 命各加中書舍人以寵之馮公乃詣先生曰 恩命逾常格其強入一謝先生不可馮公令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涔涔下馮公強掖之使謝則仆

於地魏公進曰止止是卽謝矣翼日歸相國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歎曰今而後其脫然無累哉旣而曰使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自京師歸大吏咸造廬請謁先生自稱曰民冬夏著一布衣帽以氈或曰君非舍人乎不應也及卒以朱衣黃冠殮所著霜紅齋集十二卷眉詩附焉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墮崩巖僕大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娑終日出欣然忘食其嗜奇如此顧甯人嘗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

張白雲先生事略

張先生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死國難先生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足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行相高惟吳中徐昭法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尙有楮墨流傳人聞先生則躬樵汲

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方處士仲舒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己市二甕下棺則併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槨疾革聞而歎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槨未能易也吾忍乎顧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乾隆初 詔修三禮求遺書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寫之久之未就書遂無傳者

李向若先生事略 補法

先生名灌字向若陝西郃陽人幼警敏讀書日盡數千言明崇禎癸酉舉人甲申之難痛哭北上與呂孝廉得璜約同死王事渡河如晉其父以書止之乃不果棄家東渡至角北寺遂薙髮爲僧放浪太華黃河關入山采藥或累歲不知所向或黃冠緇衣行哭都市識者曰此必李子向若也跡之果然已翩然遁矣國初徵書累下皆引疾不起行蹤奇誕多寄跡僧房梵宇與田夫牧豎伍又自

結茅菴於河澗終歲屢空晏如也性至孝負經濟才博極祕緯詩文清雄奇宕自成一家與人言閎衍浩渺一歸本於忠孝長吏求一見不可得晚歲於乳羅山鑿石室以居得田數十畝名小桃花源居數月遁去嘗遊華山至落雁峯方移目有異人飛空而至與語久之且曰要知未來但觀已往語似有道者先生卒雲中郭君匡廬爲題碣曰逸民李向若先生之墓路徵君振飛書也同時甯柏岩者名滋字季騰自號甯鳩山人與先生同邑少補諸生性古執木強言動不苟邑賢令范公器之招入西河書院日與講學論文雅好古工考證發明四禮於喪祭尤篤國變後盡室入山家臥虎岡之北谷爲土室終歲尸居其中閒或登梁山臨清泉鳴琴寤歌非其人卽避去足跡不入城市者垂五十年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六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2 empty columns and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and the entir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frame. There is a small black mark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table, approximately halfway down.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七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遺逸

夏叔直先生事略 郭履巽

夏先生汝弼字叔直號蓮峯一號蓮冠道人湖南衡陽人也生有異稟明季爲諸生剛介負氣鼎革後佯狂高蹈無定蹤歲丁亥衡湘兵亂忽有稱蓮冠道人者攜一童子囊琴至湘鄉之車架山僦僧樓而止焉日就古木鳴泉閒藉危石彈琴舒嘯已登白石峯銅梁山觀瀑布輒數日不返問其姓字不對人亦莫能測也邑士蕭常賡見而識之延至家或歌或哭與語及時事卽閉目不答居月餘辭去莫知所往後聞其挈家入九疑山絕粒死先生與王船山交最摯有遺詩曰車架山同夕堂作夕堂船山自號也船山集中與先生唱和詩尤多車架山在湘鄉西南九十里其對峙者曰白石峯先生嘗與船山同遊峯巔爲之記其略曰夫以是峯之特立出於羣山之表而其上蒼蒼無窮者且如彼是果有

所謂天耶抑無所復名之而姑謂之天耶天者果有所憫與則亦宜有所不憫者存何居乎其必憫之荒遠而始以爲大乎則吾未知其定有天焉者否也於是兩人者選石而坐不能去不能留歌無聲言無謂相視久之不得名其故曰已晚矣乃遵所登之路而返讀者謂不減楚騷天問云同縣有郭季林先生者名履躔崇禎壬午舉人國變後隱居石獅嶺下足不入城市竹塢藥欄日吟嘯其中自樂所著涉園草王船山南牕漫記中盛稱之今不傳

唐汲庵先生事略 瞿龍躍

唐先生訪字周之號汲庵湖南武陵人以桂林籍中崇禎壬午鄉試第一瞿忠宣公式相見所對五策詫爲異人永明時特疏奏授庶吉士掌制誥備顧問上六代中興法戒書奉敕入楚南聯絡勳鎮既知事不可爲乃痛哭祝髮築食苦庵以終號食苦和尚自爲之記其略云和尚早遭荼苦十歲遭父冤中遭刑已伸復蹶今蹶已甚和尚所遭尙未有艾也和尙三遊燕四入雒一過秦再歷吳越晉趙閩粵乃反楚賦帝京記華山訪侯嬴豫讓墓弔姑蘇之臺問五湖之棹

漁舟不返屈宋同歸每入名山喜獨遊夜遊雨遊雷遊雪遊石喜蠶僧喜瘦喜
然炬夜坐大石上喜臥佛閣反鎖鬼叩門飢鼠竄瓦喜與古人遇牽其裾平反
其獄不受古人欺和尚喜築庵凡遇山水佳處誅茅葺竹負土洗石扶石起對
立如人與揖與談語與默坐然後置庵庵成居十餘日卽厭棄別徙如前庵前
高竹數本短竹百數十本庵側水高二尺來自二溪至庵合去復分野草無算
白鴨一足跛庵後峻嶺無人跡有木客有大猿時似老翁咳窮奇獮獍魑魍殺
獲猩猩狒拂元兔白麕之屬無算和尚每早起白飯二盂苦茶十二椀酒無算
詩或一二首或數十首喜怒笑罵發狂無聊往來唱和益無算和尚以有明萬
歷四十五年丁巳十月朔二日生行年三十又一歲又八十八日爲戊子元旦
築食苦庵成乃告母兄及妻妾暨友人自今以往呼我食苦和尚以戊子元旦
始元旦後六十九日寒食前一日記又瞿天門先生者名龍躍汲菴同縣人也
崇禎時拔貢性嗜遊兀傲自喜鼎革後常出亡不歸所至有題詠自鐫絕壁上
納橐瓢中自號一杓行脚道人詩有奇氣多棘塞之音與汲庵相近

張命士先生事略 申涵光 殷岳

張先生蓋字覆輿一字命士直隸永年人少敦氣節以能詩聞工草書甲申之變謝去學官弟子悲吟侘傺遂成狂疾嘗遊齊晉楚豫閒歸自閉土室中飲酒獨酌醉輒痛哭雖妻子不得見惟同里申涵光雞澤殷岳至則延入土室談甚洽其爲詩哀憤過情恆自毀其稿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死涵光輯其遺稿僅得百篇其五言詩尤高簡力詣古人涵光字和孟一字憑盟父節愍公佳允死國難事詳明史憑盟少以詩名河朔閒與殷岳張蓋稱畿南三才子以理學訓其兩弟皆能立身揚名明亡後絕意進取晚年名益高著有聰山集荆園小語諸書岳字宗山雞澤舉人父太白明末官陝西副使忤和嗣昌坐法死獄中宗山上疏爲父乞骸骨比歸而京師陷遂入西山與其弟淵謀舉義事洩淵被害宗山匿憑盟家得免順治初吏部按舊籍除知睢甯縣甫之任憑盟勸之歸慨然曰吾豈肯以一官易吾友哉遂投劾歸與憑盟晨夕唱和相樂也其能詩自魏晉以下屏不觀尤不喜律詩所作惟古體莽莽

然肖其爲人

李元仲先生事略

先生姓李勝國諸生也福建甯化人名世熊字元仲自號寒支子少豪宕不羈自經史子集及秦漢唐宋近代百家無所不覽獨好韓非屈原韓愈之書故其爲文沈深峭刻奧博離奇如悲如憤如哭如笑雖非盛世和平之音蓋自稱其所遇也當天啓崇禎閒金甌未缺若預知有甲申以後事者每論古今興亡儒生出處及江南北利害備兵屯田水利諸大政輒慷慨歎歎倦倦有所屬望爲諸生時九試冠同列典閩試者爭欲物色李生爲重竟不可得我 朝定鼎閩中尙擁唐王未歸命故大學士黃公道周何公楷並薦先生徵拜翰林博士辭不赴嘗上書劉念臺先生悲憤時事及念臺靖節走福州請褒卹時問其孤孀丁亥 王師入閩序應歲貢辭自是杜門居絕迹塵市有齟齬於郡帥者帥遣某生移書逼入郡先生復之曰天下人無官者十九豈盡高尚來書謂不出山慮有不測禍夫死生有命豈遂懸於要津且某年四十八矣諸葛瘁躬之日僅

少一年文山盡節之辰已多一歲何能抑情違性重取羞辱哉時蜚語騰沸先生矢死不爲動疑謗亦釋先生旣以文章氣節著一時各大震辛卯壬辰閔建昌潰賊黃希孕剽掠過甯化有卒摘先生園中二橘希孕立鞭之駐馬園側視卒盡過乃行粵寇至燔民屋火及先生園其魁劉大勝遣卒撲救曰奈何壞李公居當是時雖盜賊亦知有寒支先生矣先生積壘塊胸中每放浪山水以寫其牢騷不平之概嘗詣西江交魏叔子彭躬庵諸君相與泛彭蠡登廬山絕頂追維闖賊橫行時事太息流涕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乙卯耿精忠反遣僞使敦聘先生嚴拒之自春徂冬堅臥不起乃得免先生自國變後山居四十餘年鄉人宗之有爲不善者曰無使李公知也晚自號媿庵顏其齋曰但月所著寒支集甯化縣志錢神志史感物感本行錄經正錄各如干卷年八十有五卒於家

董月函先生事略

董先生名說字兩若號侯庵又字月函浙江烏程人前明尙書份曾孫也負異才年十七爲諸生撰夕惕篇以自厲嘗受三易之學於石齋黃子國變後祝髮

爲僧號南潛從繼起大師受佛戒盡焚其少作繼起者興化理宏儲退翁也本李氏父嘉兆恥與賊自成同姓命之曰吾祖臯陶爲大理氏所由出也其復氏理退翁遭國變出家浙東起事諸亡命者多主之爲畫策連染幾及禍於是徒衆皆走而先生獨從不去先生所與共事繼起者爲檠庵大瓢檠庵者明大學士嘉魚熊公開元大瓢者宣城沈公麟生其父壽嶽以故監司死節者也先生雖遁於僧顧癖嗜文字老益篤相與賞析者若江夏黃周星九烟吳徐枋昭法金俊民孝章顧苓云美吳江顧有孝茂倫徐崧松之烏程韓曾駒人穀嘉興巢鳴盛端明桐鄉張履祥考夫皆遺老遁世无悶而皆與先生善先生所著書有易發八卷河圖挂版詩律表各一卷周禮緯律呂攷歲差攷分野發六書發甲申野語補船長語夢史殘雪錄掃葉錄西荒詩拂烟集豐草庵寶雲諸集凡三十餘種合題曰補樵書補樵亦先生自號也先生往來潯溪堯峯閒不常住持述退翁之言欲其無所繫而道行教立也其詩清淡荒遠草書尤奇逸其首陽詠曰草笠古鬢眉首陽一樵子擔柴入都城閒話青峯裏云有兩男兒飢死西

山趾白髮齊太公淚滴青蘋水還顧召公言采薇人已矣讀者可以知其寄託
焉

芮巖尹先生事略 湯泰亨 戴笠 徐白

芮先生城字巖尹江蘇溧陽人少負異才博極羣書文行爲一時冠陳名夏馬
世俊皆師事之及明亡棄諸生躬耕窮山中高隱杜門足不履城市者四十年
名夏以大學士歸鄉求一見卒不可得貽書候問亦不發視曰山澤之臞一與
貴人接便喪所守矣時人目爲真隱順治十七年海寇犯江甯重先生名禮聘
之先生峻謝不往所著有易象傳解四詩正言禮記通識綱目分注拾遺滄浪
吟等書與同縣湯泰亨善析疑問義無虛日泰亨亦高士隱白盤山歲遇君親
子卯日輒屏食堅臥不起年八十五自知死期別親友手題墓志沐浴而逝又
有戴先生笠徐先生白皆吳江人同以高逸著笠字耘野明諸生國變後入秀
峯山爲僧旋反初服隱居朱家港教授生徒土屋三間炊煙有時絕而編纂不
輟潘檢討耒實出其門白字介白亦棄諸生隱震巖山之上沙種蔬藝果拮据

以自給詩畫蕭疏無俗韻故舊至掃葉烹泉而已三十年未嘗出山一步也

李筠叟先生事略

李先生魁春字元英晚號筠叟長洲人故明諸生與潛忠先生許玉重以舅甥爲莫逆交當是時流寇披猖中原板蕩先生與潛忠論古今節義事皆裂髮豎恨不能以諸生效死曷場闕甲申之變莊烈帝凶問至北向號哭家人知其有死志日夕環守不得死後聞潛忠死嘆曰玉重死我何顏獨生既生而無以妥玉重魄我益滋戾乃收其骨葬白公堤畔撫卹其家福王南渡與同學白當路贈翰林典籍私謚曰潛忠不負同志也先生死志未遂故身雖存而心實等於死方袍角巾屏跡郊野時直指李某按吳重先生名微服過訪相見道姓名知前進士赫然爲達官者也直指示勸駕意先生曰昔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稱盡美能全孤竹之潔揚子雲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今鴻已冥矣弋人猶不忘篡耶願全薛方逢萌之節拜賜實多否則有死而已且君子愛人以德既已自誤又復誤人知公不爲也直指慚謝去繼以高隱鴻儒額相贈先生笑

而裂之遂甯李石如先生寶令長洲棄官後僑寓吳門往來無閒時沈君欽圻亦棄諸生與劉剩庵學博及先生善三人者或終日相對默坐或慷慨歌泣外人莫能測也先生愛佳山水一瓢一杖逍遙林壑間喜種竹方曲屏障悉畫竹名其齋曰竹隱蓋別有寄託非山濤王戎意也生平纂述甚富鼎革後委諸燼今存春秋三傳訂疑行於世卒於康熙丁巳年八十

陳狂農先生事略 弟觀

陳先生名南箕字狂農江西安福人舉崇禎丙子副榜甲申之變欲以身殉國不果遂棄妻子入歐公山山界江楚閒懸崖峭壁人跡所不到先生與弟觀偕隱其中二十餘年幾與人世隔性奇癖厭俗嘗不語有所欲則弟視其顧盼指畫輒喻意閒有來訪者與之言不應拱揖而已或貽以書不發視卽焚之偶有題詠亦未嘗存稿衣垢敝不澣濯糜粥不充恬如也觀字二止丙子舉人偕兄隱兄劬慟甚仍獨處萬山中手一編不輟人罕見其面邑令張召南心慕之凌晨徒步往訪以一役自隨入門闔無人問奚僮以深入窮巖對召南喟然曰固

知爾主不我見也但得一登堂足矣先生弱冠時卽與弟同營墓域爲左右穴
中通以櫺冀死後得時相見暇則攜書挈壺讀且飲於穴中其曠達如此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七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2 empty columns and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columns are of equal width and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The entire table is enclosed within a thick black rectangular frame.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八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遺逸

鄧起西先生事略

先生名大臨字起西一號丹邱常熟人曾祖黻明嘉靖中舉於鄉以母老不上春官及母服除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真孝廉先生幼孤稍長能力學受業江陰黃介子繁祺之門順治乙酉江陰城堅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先生募兵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先生職納橐餽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園中草授先生坐化而逝當事戮其尸先生號泣守喪贖其首並棺殮送歸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先生自師死後徧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歲辛丑餘姚黃太沖先生讀書雙瀑院先生忽造訪雙瀑在萬山中人跡殆絕太沖問子何以知之笑不答問其所

自曰甬東視其行勝作道士裝曰吾已竄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偕至武林先生上玉皇山去甲辰太沖至虞山先生以精舍館之道侶數人曰張雪崖顧石賓皆遺民也隨訪熊先生魚山於烏目李先生膚公於赤岸皆先生導之比太沖返棹先生送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揮涕別後遂獨游名山卒佗僚而死論者謂桑海之交逃於禪者多矣黃冠中絕少先生在元門苦身持力心耿耿者未嘗一日下可謂無愧師門矣崑山顧景范嘗爲作傳太沖志其墓而銘之以比西漢楊匡云

張蒼巒先生事略 弟若仲

張先生若化字兩玉號蒼巒福建漳浦之丹山人弱冠師事黃忠端公得聞明誠之學崇禎丙子舉於鄉兩上公車不第而弟若仲以庚辰捷南宮因留京師時忠端公以言事下北寺獄先生微服雜廝役中時時進獄問起居左右之燕都陷唐王入閩徵拜御史數月乞歸事父母以志養食貧茹苦嘗搗柏葉代園蔬諸孫嘗之喀喀不下咽先生茹而甘之山居四十年足不及城市未嘗以姓

名通有司勵志獨行不標講學名疾惡守義懷不可犯雖骨肉至親不少假而
惻隱所周悉力於人者不少靳時值兵荒盜賊蜂起羣相戒曰慎勿犯張公廬
終其身盜不入境鄉人多依以避難丹山在羣山中巉巖阻絕日夕雲霧往來
茅茨數椽上漏下溼豺虎交橫時曳杖陟徜徉泉石間嘯歌自得年六十六
正襟危坐無疾而終子士楷能繼父志隱居不仕潛心性命之學稱儒宗焉

若仲字聲玉號次巒其學以不欺爲本一嘖笑不苟作止語默持以敬若性成
焉崇禎丙子與兄蒼巒同舉於鄉庚辰成進士例選州牧性廉靜不願任煩劇
改授益府長史居官清儉簡貴益藩敬禮之以母病乞休歸母歿廬墓三年鼎
革後山居五十年清修獨善藝圃一區菓蔬薯蕷度給賓祭餘悉種梅竹栽時
灌溉身自爲之時簞箬牽犢飯隴畝與野夫雜處晚歲益務爲敦篤飲人以和
遇鄉里有爭訟勸之以誠久而化焉邑濱海有蝗起羣飛蔽天觸禾稼草木葉
噉立盡民多聚泣或泥首禳之獨先生所居數里外無蝗患里賴以安時康熙
二十九年也丁卯秋夜風雨大作所居屋盡拔先生獨寢地上黎明人視之毛

髮爲悚年八十四以壽終鄉人稱其兄弟爲丹山二先生同祀鄉賢祠

夏元真先生事略 李孔昭 張翼星 杜越

夏先生道一字元真直隸大名人明崇禎中舉人性高潔兩上春官不第輒隱居自放甲申後絕意仕進率子躬耕削迹不入城市食不給每操斤斧作紡車自鬻或攜婦績線易薪米市人利其精細爭購之口不言值得錢入懷袖輒短衣行歌旁若無人家居自爲詩文寫赫蹏紙寸許有窺之者卽投之水火諸子皆不令讀書鞭牛負薪而已同時畿輔間以高逸著者曰李潛夫孔昭張三明翼星杜紫峯越孔昭字潛夫荊州人性孤峭前崇禎癸未進士見時事日非不赴廷對以所給牌坊銀百二十兩留助軍需去隱盤山甲申都城陷白衣冠哭田間者三載入 本朝貞隱不出會 詔求遺賢巡撫列名以薦得 旨召用謝不赴事母至孝嘗割股愈母疾妻王氏於荊州城陷時殉節義不再娶平居教授生徒所成就者衆及卒門人私謚安節先生翼星姓張氏字三明左衛人崇禎末舉人精理學尤長於易家貧不仕隱於卜肆日獲百錢以自給衣履常

不完盛夏猶峨冠氎笠晏如也從弟元錫官總制屢迎不一往有所遺擇其小且劣者受之其孤介類此杜越字君異號紫峯容城人邑諸生爲同郡鹿忠節公高第與孫夏峯徵君友互相砥礪學成不求聞達毅然以繼往開來爲任家貧布衣蔬食授徒自給一時才俊士無近遠咸師事之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宏詞科有薦先生者徵至都以老疾乞歸

杜茶村先生事略 弟芥

杜先生濬字于皇號茶村湖北黃岡人明季爲諸生避亂居金陵少儻嘗欲赫然著奇節旣不得有所試遂刻意爲詩以此聞天下然不欲以詩人自名也於並世人獨重宣城沈眉生吳中徐昭法自媿不如其在金陵與方君仲舒善旦晚過從非甚兩疾風無間仲舒望溪先生父也金陵爲冠蓋輻輳之衝諸公貴人求詩名者踵至先生多謝絕錢牧齋嘗造訪至閉門不與通惟故舊或守土吏徒步到門則偶接焉門內爲竹關先生午睡或治事則外鍵之關外設坐約客至視鍵閉則坐而待不得叩關雖大府至亦然及功令有排門之役有司

注籍優免先生曰是吾所服也躬雜廝與夜巡綽衆莫能止嗜茗飲嘗言吾有絕糧無絕茶既有花冢因拾殘茗聚封之謂之茶邱年七十有七卒於揚州喪歸故人謀卜兆于世濟曰吾有親而以葬事辱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亡何世濟亦卒又數年陳公滄洲來守金陵始葬諸蔣山北梅花村先生詩最富世所傳不及十一手定者四十七冊吳梅村嘗云吾五言律得茶村焦山詩而始進閣百詩於時賢多所訾警獨許先生五律稱爲詩聖已刻者曰變雅堂集弟芥字蒼略號些山明季諸生與兄茶村避亂同居金陵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衆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自同於衆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偶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每日中不得食兒女啼號客至無酒漿意色閒無幾微不自適者行於途嘗避人不中道與人言雖兒童廝與惟恐或傷之也後茶村七年卒年亦七十有七有些山集

王倫表先生事略

王先生大經字倫表江蘇東臺人好學勵名節明季嘗應童子試鼎革後授徒養親不復出康熙閒巡鹽御史魏雙鳳見先生文曰當世軼才也薦諸朝辭不起會詔舉博學鴻詞科太僕卿郝君浴將薦先生力辭乃得免嘗爲巢父許由論曰天下何爲而亂也王子曰亂生於求求生於欲多所欲則多所求強者求之以兵戈弱者求之以色笑人求之以智力詐僞物求之以爪牙角毒於是其有敗倫壞紀寡廉鮮恥傷類圯族剝膚橫噬伏屍流血之事而天下乃馴至於大亂堯舜治亂之聖人也其爲道孜孜皇皇已飢已溺誠恐天下後世有急功利驚聲華者必藉口堯舜以陰濟其欲而明騁其求天於是生許由巢父使與堯舜並世而處有堯舜而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天下安然各得其所欲各遂其所求而天下之亂以治有許由巢父而一無所欲一無所求使天下之貪者廉躁者靜競者讓澹焉各懷一無欲無求之意以去泰去甚而天下之亂又以治然則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孔子之贊堯舜也曰巍巍不與曰蕩

蕩無名彼堯舜者絕不以天下介其中而不翦不斲監門臣虜堯舜之心曠然
一巢許之心也其所異特用耳雖然堯舜以有用爲用而許由巢父以無用爲
用終不可謂堯舜有巢許之心巢許遂無堯舜之用也是故堯舜巢許者皆治
亂之聖人也嗟乎大庭栗陸之世其民物穆穆老死不相往來人人皆許由
巢父也自世道漸降大樸漸漓而嗜欲日開營求日甚膺時邁會者乘便邀利
而無真事功授徒講學者希榮稽古而無真學術砥飭高行者世味實深而無
真名節則皆巢許之罪人也不觀南陽之臥龍乎澹泊明志甯靜致遠方其躬
耕隴畝若將終身及應聘而出卒能輔昭烈定漢室稱王佐才繼而託孤寄命
鞠躬盡瘁推古今臣節第一嗚呼孔明天下奇才吾不難其才而難其用才之
心然則孔明者有巢許之心而出爲堯舜之用者也使無其心縱有才亦不可
用國家尙何賴有才臣哉故吾謂學堯舜者必先自學巢許始先生所著有周
易釋箋毛詩備攷三禮折衷四書逢源錄史論字書正譌醫學集要諸書皆佚
惟文集八卷存又嘗輯泰州中十場志十卷重修靖江縣志十八卷卒年七十

二

吳野翁先生事略

先生姓吳氏名光字與巖武進人十齡喪母哀毀如成人幾滅性比就傅日誦數千言有文名久之厭帖括究心經濟務爲有用之學所論著自成一家言甲申之變慟哭求死不得取所擬時務策並雜著火之自是絕意人事結廬於瀟東僻壤日閉門讀易倦則徐步隴畝與田夫畚叟較量晴雨話桑麻嗒焉自放於山水間大吏物色之堅謝弗出作野翁傳以見志其略曰野翁無姓氏問其年亦不記甲子性不喜城市雖居城市胸中自謂有邱壑也故自號曰野翁翁爲人少可而多怪落落然寡諧然實平易近情雖樵夫牧豎未嘗有所忤少讀書得古人大意晚年一切束高閣編茅插籬廬於中田桑柘間將終身焉不復問人間世亦不復知有人間世或訝其作苦翁笑曰吾自樂此不疲也暇則把壺自傾不覺歌呼烏烏而翁更未嘗以詩酒問世所最適意者荆扉晝掩抱膝靜坐曰吾今日猶能置身羲皇以上也標技野鹿庶未遠乎旣自號野翁人亦

稱之曰野翁野翁云先生所著有弄丸吟一卷大學格致辨一卷論孟合參一卷中庸說一卷讀書錄鈔二卷五願齋文集耕娛集遂初集野翁記共若干卷而易粕十箋兼窮象數義理所得尤深與整屋李二曲先生善二曲爲作傳以比吳康齋所述之龍潭老人焉

陳逸子先生事略 朱之宣 李嘗之

陳先生名五篋字逸子湖南攸縣人父來學兄弟罵賊死甚烈逸子終身痛之性兀傲意所不可雖貴人必面折其非少補弟子員國變後痛君親之難遂祝髮號南雲行腳一號衲拾殘錢受之宗伯吳梅村宮詹與先生結方外交相唱和工詩廣致書畫古玩嘗遊吳越行笈一肩瓶鉢外皆經史書籍意氣抗慨有古俠士風其胸中浩浩落落嬉笑怒罵皆別有故人莫能測也年五十五卒於西泠湘潭王山長爲之傳同時有朱子昭者與齊名

子昭名之宣湘陰人少有學行負氣節鼎革後隱於樵自號斫柴行者戊子義師之役楚人多與其謀事後因之成大獄湖湘遺老株連繫累者三百餘人子

昭與焉獄數年始解集中有釋繫奉別陶密庵年丈詩指其事也

李先生嘗之字百艱湖南平江人家天岳山之麓明季爲諸生入本朝棄巾服躬耕讀書生負異才有智略兼精壬遁術綏遠將軍蔡毓榮耳其名敦聘入幕府削平黔滇先生謀居多功成擬奏授官力辭歸見親知貧窶者立解裝周之隨手盡遂徧遊衡岳九疑武當天台武夷諸名山居武夷最久與高僧遺老結方外交工詩古文書得晉人神韻人爭寶之著有百艱詩文集及布帆集破草鞵等集

八大山人事略

八大山人者逸其名故明宗室也爲諸生世居南昌弱冠遭國變棄家遁奉新山中祝髮爲僧住山二十年從學者常百餘人臨川令胡君亦堂聞其名延之官舍年餘意忽忽不自得遂發狂疾忽大笑忽痛哭竟日一夕裂其浮屠服焚之還走會城獨身伴狂市肆閒嘗戴布帽曳長領袍履穿踵決拂袖踟躕行市中兒隨觀譁笑人莫識也其姪某留止其家久之疾良已山人工書法行楷學

大令魯公狂草頗怪偉亦喜畫水墨芭蕉怪石花竹及蘆雁汀鷺條然無俗韻人爭寶之飲酒不能盡二升然喜飲貧士或市人屠沽邀之飲輒往往飲輒醉醉後墨瀋淋漓不甚自愛惜數住城外僧舍雜僧爭鬪之索畫至牽袂捉衿不拒也士友餽遺之亦不辭然貴顯人欲以數金易一石不可得或持綾絹至直受之舉懷素語謂將以爲韞以故貴顯人求山人書畫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購之一日忽大書啞字署其門自是對人不交一言然善笑而喜飲益甚或招之飲則縮項撫掌笑聲啞啞然又喜爲藏鉤拇陣之戲賭酒勝則笑啞啞數負則拳勝者背笑愈啞啞不可止醉則往往泣下邵青門客南昌見山人於北蘭寺握手熟視大笑夜宿寺中翦燭談索筆書几上相酬答山人有詩數卷藏篋中秘不令人見題跋尤古雅間雜以幽澀語不盡可解嘗與北蘭寺僧澹公數札不減晉人語也山人面微赭豐下而少髭初爲僧號雪箇更號曰人屋曰驢漢最後號八大山人云山人負重名世多知之然竟無知山人者山人胸次汨淖鬱結別有不能自解之故如巨石窒泉溼絮之遏火無可如何乃忽狂忽

瘖隱約玩世假令山人遇方鳳謝翱吳思齊輩其搯琴痛哭當何如也而世乃目之曰狂士曰高人淺之乎知山人矣悲夫

一壺先生事略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蓋前明遺老若雪庵和尚補鍋匠之流亞也衣破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常往來登萊間愛勞山之勝居數載去久之復來莫可得而跡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卽留宿其家間一讀書輒欷歔流涕而罷不能竟讀也與卽墨黃生萊陽李生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主其家然先生對兩生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策蹇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深溪一人獨坐樹下心異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下馬與先生共飲醉別去先生蹤跡旣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卽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視其容貌蕉萃神氣愴恍異前時

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卽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自經死時年垂七十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八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九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循良

駱挺生太守事略 崔宗泰

駱君鍾麟字挺生號蓮浦浙江臨安人順治四年中進士副榜官吉州學正遷陝西整屋知縣爲政先教化臨事裁決如流察微洞隱若家至戶覲人畏之如神渭水決壞城郭廬舍君齋沐臨禱請以身當其衝河卒他徙每春秋大會明倫堂進諸生迪以仁義忠信之道增刪藍田呂氏士約頒諸學舍朔望詣里社講 聖諭十六條訪耆年有德孝弟著聞者召使見與均禮歲時勞以粟肉立社學擇民間子弟授以小學孝經飭保伍修社倉百廢具舉民有爭訟後悔願寢事者令兩造得自言慰遣之所案治卽豪右居閒莫能奪俗多錮婢女至老不嫁君下令禁止里婦有拒姦自裁者爲具棺殮葬率僚屬爲文祭之李中孚先生縣人也君數造其廬事以師禮攝興平鄂兩縣俱就理興平豪右分四門

爲部黨健鬪訟持吏短長前令不能制君按治主者黨皆散擢兵馬司指揮歷
西安同知遷常州知府常州繇賦重科條繁吏緣爲姦前官屢以積逋去君
立法鉤校清積逋吏受成事而已漕運官常歲餽金三千君曰利若金如吾民
何卻之諸漕卒皆斂手奉法擗延陵書院迎李先生於整屋講學其中率諸僚
屬及薦紳學士北面聽講問爲治之要李先生曰天下之治亂在人心人心之
邪正在學術公能大明此學人心正風俗移治道畢矣君書其言名曰匡時要
務終身誦之已而靖江江陰無錫諸有司爭迎李先生會講明倫堂李先生爲
發明性善之旨格物致知之說遠近士蒸蒸向風吏治亦丕變康熙九年大水
發倉廩勸富人出粟賑民無流亡明年夏復旱君蔬食葛衣草屨步禱二旬不
雨則詣獄長跪責躬籲天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言太守不德累吾民涕淚并
下雨大至尋丁母憂去官數千人號哭乞留不可至罷市旣歸連遭父喪勞毀
卒年五十有三士民咸爲位尸祝之繼君而起者有崔太守宗泰遼東人由松
江郡丞遷守常州性明察嚴毅有幹略始至會征閩大軍十餘萬駐郡牧馬數

旬人情恒擾君先期儲侍供張立辦嘗令獄囚丸泥數斛左右莫解忽將軍馳騎郊外索彈丸君立取以應其纖悉豫備皆此類也有游騎十人入村落逐婦女二人溺河死君聞之夜叩營門白將軍戮一人貫七人耳鞭隊伍長十餘人一軍肅然又時單騎按行城外遇小有剽放遣隸傳呼曰崔太守來則皆引避去然有求輒應將卒亦以是德君令甲郡漕以推官監兌時推官懦而衛弁橫甚君以法繩之卒聚而譁會兵備道缺臺檄君攝理并令監兌弁惶恐謝君實其罪命急兌漕無病民竟事無譁者未幾左遷去民奔號罷市願詣闕請留者萬人不得後再過毘陵父老爭餽蔬米隻雞君慰謝之爲受一二皆泣叩頭去論者以駱君治行類黃霸而君比之趙廣漢張敞云

白林九刺史事略

白君登明字林九遼東蓋平人隸漢軍鑲白旗順治二年以貢生受柘城令禽諸盜渠按以法設條教勸民耕讀致最遷知江南太倉州釐賦稅除耗羨雪諸冤獄時海墘民居因亂蕩析君召民開墾復成聚落十年海寇犯劉河堡闖入

內地君備禦甚力寇遁十六年夏海寇破鎮江犯江甯敗走急攻崇明火礮聲
三晝夜不絕巡撫蔣國柱治兵策應欲先遣一人往以師期告莫敢前君乃駕
一艘夜半渡緱城入衆知援兵將至守益力寇遂遁州有劉河久塞君按劉河
北支有朱涇者宋范文正新塘遺迹在焉請於院司開鑿五十里巡按李森先
知其能令大開劉河六十里復故道於是震澤東北諸水並得入海居民賴之
崇明民田舊有加征蘆課銀萬三千餘兩力請於院司以免有大吏按州索賄
弗予先是寇棘時需餉無出以雲南協餉應之卒爲大吏所糾落職州人列治
狀上院司乞爲申請弗得遂立祠生祀之坐廢二十餘年會臺灣用兵許入貲
贖註誤福建總督姚公啓聖巡撫吳公興祚素知君代爲入貲復任高郵州值
湖決築清水隄君設法授食禁吏胥剋減役人踴躍隄成命曰永安歲荒請蠲
賑勸富民分食明年復大水再請蠲賑溺者拯之病者拊之以勞疾卒官高郵
人醵金以殮哭聲震野太倉人聞之亦巷哭設祭於生祠康熙二十六年入祀
各宦祠其鄉鎮諸民各肖像立生祠凡四處

宋其在刺史事略

宋君必達字其在湖北黃州人順治八年進士知甯都時經寇亂民多遷徙地不治乃語蠲逋以來之貸以牛穀甫二歲田盡闢縣瀕河夏雨水暴漲城且沒君禱於神水落乃按故道濬之自是無水患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自福建出攻江西羣盜多響應甯都故有二城南民北兵君曰古有團練保甲義勇弓弩社民皆可兵也王文成破宸濠嘗用之矣遂以其法訓練得義勇八千及盜前鋒薄城下營將劉某邀君計事曰人衆食乏奈何君曰人臣之義有死無二賊本烏合掩其始至可一鼓破也劉遂率所部進少卻君以義勇橫擊之盜奔已復率衆來攻君嬰城守會援軍至圍解或謂巡撫縣砦堡多從賊請擊之巡撫已發兵君刺血上書爭之乃止事定尋以誑誤去道出豫章爲盜所得脅之降大罵不屈繫旬餘夜半有甯都民數十人持兵逾垣入擁以去得脫既歸里時江督董衛國已移鎮湖廣見之歎曰是死守孤城者邪吾爲若咨部還故職且以軍功敘君遜謝再三既而語人曰故吏如棄婦忍自媒乎褐衣蔬食終其身

甯都民歲時祀之

趙天羽給諫事略

趙君吉士字天羽安徽休甯人寄籍杭州補諸生順治八年舉鄉試康熙七年選山西交城知縣縣北有交山者巖谷阻邃與靜樂永甯所隸諸山相屬袤延八百里自明季爲盜窟順治二年巡撫馬國柱招降諸賊渠盜稍戢五年禁民間養馬交山故產馬千總路時運奉檄巡山索有馬者金不訾土人憤之殺時運以作亂於是靜樂永甯諸盜並起巡撫祝世昌遣兵三千討之殲其渠且盡而大同總兵姜瓖反撤兵去餘盜復熾六年春交山盜與瓖黨姜建雄合兵破交城文水汾州清源徐溝太谷數州縣官兵敗之復諸州縣瓖誅建雄走餘盜匿山中招納亡命與靜樂永甯諸盜相糾結潛出劫掠日滋蔓官兵不能制君性忼慨喜立事又沈深善謀其將之官也或問若何靖盜君曰百年逋寇猝難盡除其必先撫後勦乎不先撫無以攜其黨不終勦無以絕其根到官日輿從甚盛及旬山民投撫者數一人人給一示令招徠其黨大閱於南門外分鄉營

兵列左右士民願與校者聽得技優者百人賞錢萬退而喜曰民可用也其年饑錄山中貧民七十人完廨舍使家人與雜處日狎詢羣盜陰事悉白遂申警備集鄉大夫於明倫堂諭以城守不嚴俾家出一丁與民均役分夕巡每夕得百二十人設城總督之怠者罰城中肅然遂行保甲團練法十家爲甲設牌遞輪輪者爲甲長十甲爲保保有練總百家以上聯爲鄉鄉有督有犯法者甲長告練總練總告鄉督達於縣匿者連坐不入甲者以姦民論法旣行鄰盜相戒毋入交境交賦額二萬二千山賦居大半率抗官不償有河北都賦倍諸都是年旱雨雹傷麥豆君從數十騎入河北都道險始易輿而騎已而步行山中聞官至出餅酒爲供君爲陳朝廷威德當力耕保妻子慎勿爲盜取族滅聞者竦息日暮宿土窖中有告訐者平其曲直時左右給侍多賊黨君若弗知明日復深入陰察地勢險易與民情順逆至木欒審把總蘇成民率兵迎之乃偕出就輿歸是歲山中民無逋賦者交山饒材木異時居民歲采伐設廠山口通商販康熙初爲文水民所訟禁不得立廠商人多趨文水山民重困益去爲盜君

白大吏復聽民立廠交易如故不一月流民復業者數百家是年八月充鄉試同考官而蘇家崖礦盜起衆至二千君還縣或請急發兵捕之君曰此饑民逐利非有劫殺人罪也吾當計散之但發票數紙令廣買糧草賊謂官兵且大舉尋散去捕得數人置之法未幾交山賊楊芳林芳清等劫汾陽劉氏傷數人火其居官兵至乃卻九年正月君入山勸農有惠崇德者故從姜瓖反瓖敗亡命至是跪馬前自首願效死君好語撫之爲易名重生明日至惠家莊宿重生家詢二楊所在得實又明日大饗山中民命二卒立禽二楊至杖二十繫之而密遣數卒從閒道械二楊入城時山民數百皆賊黨愕視不知所爲徐命酒徧飲山中民度二楊行既遠乃整伍出山去及暮行八十里賊渠任國鉉鍾斗等糾衆尾君聲言欲奪二楊君整伍反賊懼還走入山頃之有陝西叛弁黃某部衆二百餘入葫蘆川與任國鉉鍾斗合葫蘆川者有東西兩川四山環之最險隘賊分踞其中黃弁至共劫汾陽朱氏羊萬頭日殺羊饗衆圖起事君欲以計閒之遣山民持書一函時其會飲付斗國鉉黃弁得書先發視則大驚遽起立大

馬斗國鉉率衆馳馬西出山去先是君請於太原副將朱龍調守備祖光顯率兵三百屯交城東關至是將入山搜盜城中父老請緩師先往說之時國鉉已失黃弁則恐率屬千餘詣縣自訴無反狀願就撫乃罷兵還太原靜樂李宗威者踞周洪山爲盜主畜兵馬糧草甚盛九年春遣其黨趙應龍等劫清源溫氏遇教官李開秀殺之君聞令練總率鄉兵要其歸困之馬鞍山已而逸去復劫汾陽劉氏爲官兵所敗於是君購賊葫蘆川獲三人訊之得應龍劫汾陽狀乃遣惠重生入山說國鉉等謂官兵且勦葫蘆川若能得趙應龍以獻者可脫罪國鉉信之致書李宗威給應龍至縛之付重生詣縣獄應龍恨爲宅盜所賣乃盡發諸盜陰謀謂欲靖盜非先除宗威不可且爲君畫計君乃械應龍赴太原而自往勦宗威期甯武協兵三百自北入而太原協兵聲言自東入令把總蘇成甫率兵自南入駐兵惠家莊君繼之別遣重生往說國鉉等俾毋動羣盜見官兵勢盛皆兇懼又聞所購止宗威率自保莫爲用宗威窮感挾數十騎西南走成甫追及之縛以獻宗威既禽賊黨益渙兩葫蘆賊日夜爲備且謀劫縣城

君乃從容治文書行鄉飲酒禮與諸僚友登山燕飲泛舟城南湖爲歡樂賊備少弛以城中民多爲賊耳目禁不得入山兩葫蘆去縣治百六十里近葫蘆口三十里有廢堡曰靖安崇禎閒築以屯兵者也順治初廢君言於大吏復之十年秋鳩工興築會總督奉 廷旨以交山盜屢發宜酌調官兵勦殺淨盡君至太原言於上官曰交山有名劇盜不過十餘人其它率烏合一聞勦殺淨盡之語竊恐山中向化之民畏罪自疑反甘爲賊用今靖安堡初復但請協兵三百統以守備以駐防爲名刻期入山賊可一戰禽也從之冬十月君自太原偕守備姚順率兵至縣期十三日進屯初八日大閱明日大享賓夜半席未散君起上馬出南門則姚順蘇成甫已統兵集門外矣既會師令疾驅之未五鼓行四十里至水泉灘飲犒畢始語順等曰此行也奉 詔討交山賊非爲駐防來少遲且得罪遂令百總王國振率騎兵五十步兵百由西冶川進襲東葫蘆蘇成甫統兵二百襲西葫蘆君偕順率兵四百進駐東坡底語順等曰賊謂吾由堡進兵近堡以東必設備今由閒道得至此此地爲兩葫蘆要道據此則東西之

援絕矣國鉉等初聞姚順克期進堡各戒嚴計分其黨僞就撫以餌順及期遣賊至堡迎順既至寂然賊大驚疾走還大呼官兵入山矣兩葫蘆賊聞兵至皆走上三座崖三座崖者居兩葫蘆中閉勢陡削賊傳語山中民官兵至且屠山急上崖可免從之者千餘人君帥兵進前鋒報曰滿山皆盜君令安營止宿明日令人至崖下語崖上人曰官謂汝等皆良民毋爲賊脅官且按戶稽丁不在者卽以賊論至日中衆稍稍去及暮在者約二百餘人君曰此真賊矣然賊踞險吾兵仰攻必多傷賊乏食且走禽之易矣乃分兵爲四要賊去路君收軍駐橫嶺已而崖上賊果走伏兵起禽獲頗衆君復益兵進獨石河入爛團山而永甯盜馮養成知葫蘆賊勢不敵糾衆來援官兵大敗之餘賊多逃入鄰境君馳報太原府發諸縣兵夾勦而已收兵駐獨石縱諸降賊質其妻子俾捕宅盜以自贖已而宅盜先後俱就獲生得者二十二人其餘或降或自剄入山旬有六日交山盜悉平乃召山中民始終不作賊者三十七家賚以羊酒立爲約正其素不與徭役者千四百三十家編其籍入都圖自後交山無賊患初君患山中

路深阻命山中民都具一圖圖列山溝徑遂鱗比爲大圖日召山中父老詢其曲折注圖閱以次及永甯靜樂所隸諸山較若指掌每得賊善遇之詰以諸賊去來蹤跡益悉以故所向輒得賊其在上官前預設方略無不酬而太原知府周令樹策君必能辦賊上官深倚之未嘗拘以文法卒能成功居官廉軍中賞賚悉出私財班師日鄉大夫斂金五百爲犒卻之治交城五年百廢具舉論平賊功徵入爲戶部主事以母憂歸服除補故官復以父喪歸再起爲戶部主事二十五年擢戶科給事中有忌者劾君父子異籍下吏議被黜旋補國子監丞四十五年卒官年八十交城祀之名宦祠著有文集及寄園寄所寄諸書

李伯若明府事略

李君名疇字伯若湖北孝感人順治九年以貢生知將樂縣始至拜龜山先生於書院新其祠刻先生遺書召諸生肄業院中嘗曰禮讓不與國何由理每朔望率僚佐詣觀化亭爲縣人講鄉約春秋行鄉飲酒禮時至邨落問民所疾苦牧豎婦女皆環集導之以善肫然如家人期月縣人悉向化境內無賊盜訟

庭稀鞭扑聲初至官與家人約曰在官俸金外皆贓也不可以絲毫累我官廨有桂二株方花開君指之曰此亦官物也擅折者必治之自是家人不敢簪桂花嘗出郭省斂從僕摘道傍一橘顧見之責曰豈可壞法自汝始立下馬杖之命償其直居三年上官有索餽者無以應遂去官歸縣中人數萬焚香攤馬首行至境上皆號哭返家繪像以祀之君性和易未嘗厲聲色與僮僕語款款惟恐傷其意家居時策蹇驢過戚友家飲酒微醉嬉笑而返宅前有柳數株時坐其下與田父角樗蒲爲樂及卒貧不能具棺戚友醵金以殮子孫累日不舉火至采藜藿以食云

任千之寺丞事略

任君辰旦字千之浙江蕭山人順治十三年進士康熙初授上海知縣清苦自勵敏於聽斷月必書所行事告城隍神有疑獄禱於神神輒以夢告以意推驗悉得實民家失火方大風君至拜伏泥中祝曰天欲吾長是方耶請滅火不然吾有謝去耳頃之風愈甚而火遽熄異時縣徵漕追逮纍纍敲扑無虛日君削

木爲版有應逮者書其姓名使都亭長召之卽應期至於是爭先輸納嘗詣倉隸人曳筮者徒手至呼杖則寄筮中途酒家知其不常用也吳淞江黃龍浦爲入海要道去浦口三里先建閘資蓄泄尋圯巡撫慕天顏檄縣修治故事修閘必築壩竭水費不貲君募浙匠倣浙地爲梁法度基廣狹約丈尺伐石識石甲乙下之水使善泅者厝之悉中程卽故址疊石爲門廣左右護隄東水就閘十月而工成民不病役上海沒水田六千餘畝賦額未除輸者率破家前官屢勘虛實貿亂至是以慕公請得 旨覆勘君喜曰是吾志也日往來泥沙中蓬首垢足按魚鱗舊冊履畝丈量釐其荒者閏二月悉白費皆自辦俸不足銀釧棉布償之籍上得減除額征有差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放還故官復以良吏薦入爲工科給事中論事切直改大理寺丞母憂歸以前廷推事註誤落職老於家

楊匡齋太守事略

楊朝正字匡齋漢軍鑲白旗人由侍衛出知東昌府旣至訪民間利病銳意興

革臨清舊有額外銀米稅君白巡撫聞於 朝減歸正賦東昌濬河向有額夫率憚役求免至是改爲均役有訟者輒自剖決未嘗委屬吏民憚其嚴明獄事日損月朔望宣講 上諭春秋徧歷郊野課農桑歲暮訪高年者賚之其賢者尤尊異焉東阿教諭王璜事繼母孝歲荒救飢民數百監生崔允璧建橋通濟開設兩渡船君請於布政司並旌其門民有蠲金治道者置酒勞之由是人爭向義府治西南地窪下遇大雨泛溢五六十里溺者衆君自蠲金八百兩擲大石橋三治道六十丈益增隄禦水患息康熙二十四年旱君宿齋戒除壇與妻磨麥爲麪作供具然香籲天曰若知府有罪願身受譴無累百姓伏壇前自子及亥大雨徧四境明年復旱發倉平糶復蠲金煮粥以食餓人王璜崔允璧等各蠲米數百石爲助民得不害卒祀名宦祠子宗仁仕至湖廣總督宗義至河南巡撫語在名臣傳

陸蔚文明府事略

陸君在新字蔚文江南長洲人爲人磊落尙氣節刻苦自厲順治初爲諸生躬

耕彭山之下雞鳴起然薪爲燭屬文畢仰天而嘯向晨荷鋤出暮歸讀書康熙
五年 詔以策論取士君故以經濟自豪遂得舉尋除松江教授教諸生以質
行爲先具以金贄者卻之用不足知府魯君時分俸助之湯文正公爲巡撫察
其廉勤以卓異薦是歲江南七府一州諸長吏被薦者獨君一人人以此服湯
公知人也 詔賜蟒服遷廬陵知縣單車就道始至誓於城隍神不以一錢自
污晨起設香案令贊禮生誦戒石銘四句已跪而聽之四拜起然後治事以爲
常錢穀耗羨革除殆盡傍水設五倉便民輸納建問苦亭於衙西朔望坐亭中
訪求民隱時裹糧攜供具歷山谷閱勞苦百姓軫其災患而導之於善修學校
進諸生考論德藝如爲教官時設四門義學刻孝經小學頒行之二十六年江
水泛溢民多溺者君急出錢募民船往救身爲倡率出入洪濤中全活無算君
之始受事也前官虧帑盈萬大吏謂曰第受之我等行相助君以爲信受之已
而奏銷無所抵憂甚遂得咯血疾臨終北向謝 恩手書教條示民反寢而卒
初君將赴官子孔奐在京師蹙然曰吾父此行必殉是官矣亟從之君數諭使

還涕泣請留乃止卒之日惟孔奐在嚮書數篋以殮廬陵人爲罷市三日會哭者萬餘人孔奐猶以前事被羈閱五年始以喪歸而生產盡沒爲官物矣廬陵合辭請於官祀吉州名宦祠長洲人亦以鄉賢祀之

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九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循良

張牖如通守事略

張君名燠字牖如江蘇長洲人以官學教習需次縣令選河南登封縣爲人耐清苦練世故愷悌積中見義勃發登封自明季遭寇亂入本朝比歲不登民多失業君至誓於嶽神革除私斂招流亡督之耕種相土宜分種木棉及諸果實莅官甫五月大修學宮會諸生明倫堂深言萬物一體之義以爲在天曰元在人曰仁天人混合生化細縕誠能廓推蔽障蕩乎無垠覺性周流恫瘼乃身達天之要於是焉存矣故其爲政一以敬恕爲基期於使民各得其所復嵩陽書院延耿先生介爲之師導諸生以程朱之學自縣治達郊鄙立學舍二十一所課諸童子以時巡閱正句讀導以揖讓進退之禮月再集民讀法置善惡簿爲勸懲閒策蹇驢歷民舍問所苦恤其勞獨有小爭訟輒從阡陌閱決之進父

老子弟教以孝弟忠信廉恥禮義之節聞者莫不灑然易慮也縣西境有呂店者俗好訟難治君察里長張文約者善士也舉爲鄉約禮遇之俾行化導俗爲一變及文約將終語其子曰張公厚我謂我好入又能勸人作好入也爾其勉之甲長申爾瑞負稅且受杖路拾遺金二兩視其封則輸稅金也疾走衙前俟失金者反之君聞詰爾瑞曰爾旣拾遺盍充稅可免責而乃反入爲對曰小人安命甯受責終不敢利人之財君曰義哉此奇男子也舉爲鄉約旌其門其後有王進寶魏光大秦瓚者皆拾遺金而反失者焉高鵬舉死妻孟氏年少舅欲彊嫁之孟氏哭夫墓將自縊君微行遇之問其故勸還家給之銀布免其徭歲時存問敕其舅養之終身縣故多衙胥時獄訟日昃姦僞無所容諸胥稍稍自引去其在者更番執事退則操耒耜爲農氓以在官無所得錢也開尊嶺二百里復古轆轤路建古賢令祠修鄆公墓繕以垣歲三月率民致祭鄆公名廷誨崇禎末爲登封令守城抗賊死者也歲飢煮粥以賑復移粟四鄉分給老弱仍輸麥數百石俾及時種焉康熙二十一年自春徂夏不雨君囚服繫頸暴日中

拜表引罪步登少室東峽冒夜行達旦汲泉水反嶽廟叩頭呼籲慘切俄而雨
大注山有虎鄉長郭九合者將赴縣輸稅夜夢父告曰爾有虎厄明當避之時
方緩征且過限九合念不往是負張公也路出金星廟果一虎當道九合叱曰
畜生我不懼死獨慮違張公限耳虎俯首避道俄大吼向山南逝自此境內無
虎患在官五年民知向方生聚日盛家設位旦夕尸祝大書官清民樂於門耿
先生稱之曰年來嵩穎閒別一世界矣其程張二子晉城雲巖之匹亞乎二十
二年以卓異薦遷廣西南甯通判去之日民遮道痛哭旣去立四祠於四鄉肖
像以祀榜曰天下清官第一至南甯未幾乞歸旋遭母喪服除赴京師卒旅館
年五十有六

董任庵都憲事略

董君宏毅字士超號任庵奉天人隸漢軍正紅旗康熙甲寅由監督授奉新知
縣時耿逆倡亂閩中新昌甯州所在盜蜂起十月新昌賊大至君集兵弁約曰
吾雖文吏今賊臨城下當冒矢石與諸君共生死乃戎服率臧獲二十餘人各

挽強弩登敵樓把總胡來朝率營兵武舉王顯先領鄉勇防禦甚固時賊衆新集利速戰君堅守圍數日不得下民情洶洶君意城內必有應賊者夜半下偵之老僕楊天爵執火從至儒學門有飛刀來斫者君大驚辟易走天爵揮刃斷賊左臂賊怒隻手鬪天爵益奮君繞學宮踰後垣出刺賊背天爵斬之賊失內應有退心十一月朔君出民兵與賊前鋒戰發一矢斃僞左將軍某賊潰追奔數里斬馘亡算擒賊將六人還初賊之至也僕盧大成私計曰城破主人必殉柰何斬忠臣嗣乃陰變服爲道士負君幼子國瑛遁塗遇賊欲殺之卒以黃冠免同時安義靖安皆陷賊惟奉新勦殺聲最著無何賊復合靖安甯州諸盜掠及縣境君捍禦益力乙卯冬賊衆萬餘來犯君與分巡道李世昌領兵大破賊於寒瀟嶺招降僞參將劉應連等七十九人賊兵六百六十九人安集流亡男婦萬四百餘人一城安堵如故時兵荒後民苦輸餉君力請蠲豁民困始蘇越五年以循良擢莊浪同知去之日民間號泣走送聲震數十里繪董公殺賊圖以獻既歷官四十餘年仕至左都御史卒年八十有二祀奉新名宦祠

劉衍泗明府事略

劉君繼聖字衍泗山東濰人以歲貢生授廣崇訓導遷蠡縣教諭正己率人士習丕變遷知湖廣慈利縣初滇賊反慈利被兵尤劇賊既平人民彫敝君以寬爲政不輕用刑與民語常呼爲兒有罪人被杖而呼君蹙然曰兒再忍一板慈利人皆相傳戒毋犯法戚我爺也尋病癱將告上官求去民聞擁使者數輩皆不許往乃使其子僞他適者竟得告慈利民數萬詣上官乞留上官遣人視之實病乃謝罷民民謁君流涕爲吮癱曰信也柰何時流亡新集方編審戶口民請君畢是役乃行慮代者之擾也及行費不給慈利民人出一錢以饋之凡數萬康熙四十三年卒於家

衛慎之太守事略

衛君立鼎字慎之山西陽城人康熙中官盧龍知縣地當兩京孔道驛使旁午君悉自營辦一不以擾民先是縣中徵糧勺杪以下皆用升合量徵草以銀代仍買草民閱而低昂其直君令輸戶合奇零統歸斗斛及額而止納草者不用

代民甚便之會

聖祖命魏敏果公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內至盧龍

已治具不食但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吾亦飲令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之君引經準律敏果大稱善格文清公爲直隸巡撫以事至其縣謂之曰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自苦耳今自苦而百姓樂非苦中之樂乎疏薦盧龍治行第一靈壽令陸君隴其次之內遷戶部郎中秩滿選福建知府以年老致仕歸

遲簡堂明府事略

遲君維坤字簡堂漢軍正白旗人康熙中任山東聊城知縣月以三八日召諸生課文禮其賢者能者問政事得失歲以三七月巡行畎畝視田之荒易加賞罰焉額征冊有逋稅八百兩以問吏故無田主歲雜取他戶代之君言於大吏以新墾荒地補稅額代者悉免故事縣有役按戶徵夫吏因緣爲姦君令履畝出錢二改爲僱役上官下其法於他州縣御史嚴有犯必痛治之縣常多賊陰倚捕役爲主君杖殺其桀黠者一人賊皆遠竄設櫃徵銀令納者自投其中耗

羨無所取官府興作必如直給工匠錢又人與之食買器物一從市價商民頌之卒祀名宦祠

張鈞齋太守事略

張君克凝字偉公自號鈞齋山西聞喜人敦質行邃於經學康熙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有獄連執政族人諸司莫敢任君請獨任之內務府以其人出使爲辭君鈞提益急牒問奉使何地歸何期至再三不答力請於長官謂宜入告事雖格聞者肅然尋出守廣西平樂府猺獞雜居盜不可詰君至浹月以信義服苗酋獲巨盜二人繫其一宥其一責令偵緝終君任盜不敢窺改知潮州府屬縣賊蜂起或稱明裔聚衆千餘人君聞卽日馳至其地命吏士速據白葉祁山設疑兵嚴守而張軍聲賊不敢偪會夜半大風起簡健卒二百斫其營呼曰大兵至矣城中鼓譟出兵以助之賊奔祁山要擊之斬巨魁三人衆敗散乞降巡撫將上其功君曰此盜耳而稱明裔與大獄株連多轉恐生變乃以盜案結潮有大豪戕親迎者於路而奪其妻拒捕經年君微行迹

而得之獄成當大辟監司銜大府命爲之請且曰稍遼緩之當以黃金四百鎰潛至君家君曰吾官可罷獄不可鬻也卒寘諸法或假親王命以開礦大府不敢詰君縛執之其人出龍牌衆色然駭君命繫之獄以牌申大府情旣得立杖殺之丁父憂遂不出或勸之曰吾性拘幸而得歸畏途可復卽乎年七十有六卒於家子在堪有學行能立名義從方望溪先生遊

王慎夫廉訪事略

王君諱縉字慎夫河南睢州人少警敏年十六補弟子員康熙丙寅起家東明知縣未一年母憂歸庚午補獲鹿縣尋入爲戶部員外郎遷郎中己卯授江南糧儲道辛巳晉江蘇按察使以疾告歸其在東明也縣錢糧多欺隱居民流亡君至易甲長法大戶用其族長催之於是兼併不行流亡者復業縣分四十里里養馬一匹以備官用民苦其累君勒石禁之賈五雲梁進者盜魁也君至諭之曰吾知若名素矣五雲汝爲練總進汝爲保長邑有盜汝緝不用命卽斃汝盜自是絕跡有馮化者句迷人誣其鄰某君密令鄰匿他所別令一人踞堂下

召逃者謂曰汝識某可執以出逃實不識也見一人踞堂下執之衆皆譁逃技窮乃曰馮化給我衆中有欲遁者君曰必化也追之果然重杖遣之安某客於外繼妻高氏與前妻之女在室高通於劉某忌女圖并亂之女不從共戕女以滅口君曰高母道已絕應照故殺妻前夫之子律論斬庶足戒爲繼母而淫兇者巡撫肆其議具題報可著爲例東明距睢州百八十里君奉謹歸縣人赴睢弔奠白衣冠數千人城巷填塞觀者嘆異獲鹿爲山陝衝衢君治驛有法民不知有供億苦時有陝西寡婦兵還京頗驛騷井陘令巽慳巡撫檄君併料理兵戢不譁歲歉出穀以活飢人值編審戶口鱗次而訊里長不得上下爲姦利在戶部時吏弊不得行尙書陳公廷敬倚任之特薦其才其爲糧道也所屬舊有倉規銀鉅萬並虐取之民監司利其入百姓疾苦弗問歲遣一役馳一檄塞巡漕故事而已君至皆謝絕轉漕時扁舟巡察懲其濫收者宜與僻處萬山中一夕忽至百姓訝曰吾民不見糧道四十年矣今乃飛至耶因號曰飛糧道道庫歲收銀八十五萬兩爲修船及弁丁運費前運丁預支行糧例扣月息丁益困

君悉除之丁立碑頌德仲雍墓在虞山久不修城隍廟瀆祀者衆演劇享神歲糜金錢數萬君曰教化監司責也乃葺墓而封閉廟門其遷按察使也十五衛四十九幫官丁咸請留不遂去之日泣且拜以送與其鄉先正湯文正公撫蘇內召時略同胥門外有坊曰民不能忘爲湯公建也民鑄公姓氏於其次蓋公少學於湯公公深契之其政事有本末非偶然者爲按察時宿州某生攜妻子授徒某氏家其妻臨產妻兄之女來眎數日妻子皆中毒死館人曰若與妻兄有隙乎曰有之曰是矣必令其女致毒也生控於州女不勝刑遂誣服獄具君疑之問館中來往者何人女曰止一十二歲某徒耳召而曲誘之曰師扶我急因致砒麪中生之妻兄乃得釋無錫民某與攻皮之匠毆已而匠死有僧故與某仇證爲傷重致死令據僧言擬抵君察鬪毆月日在保辜限外因詰曰傷久何得不醫具言醫矣檢所用方則匠死傷寒耳僧乃伏罪所平反多類此癸未

聖祖南巡君力疾迎覲 上顧巡撫宋公犖云朕聞王繻督糧儲時甚好隨遣太醫臨視賜藥一器次日 賜御詩一幅 溫旨再下教以調攝甚備

君叩謝感泣謂臣受 國恩今疾無以圖報塞 上因書世恩堂額 賜之
尋告歸家居十有八年集州士爲文課延處士田先生蘭芳主之士風日盛又
設祭田百五十畝以羨餘助昏葬及饗艱者卒年六十有八子澄思舉人澄慧
癸未進士官郎中

劉孜子方伯事略 陳玉鑿

劉君諱榮字孜子山東諸城人父必顯官戶部員外郎乞歸遂不出君年十一
補諸生康熙二十四年登進士三十四年出知長沙縣居官廉惠見義奮發尤
善應變時城中誤傳將裁兵撫標千餘人皆震恐環轅門而噪君謁巡撫出爲
好語解之卽令齊赴縣倉預給三月糧示必無裁意衆乃帖然居三年遷知甯
羌州是歲關中大饑君至餓莩滿野而州倉無見糧卽入府謁監司丁珩請假
廳倉粟以活州民許之府州相距三百里募州民能運斗粟者予之三升不十
日而三千粟盡入州倉悉以賑明年春復詣府監司謂曰吾欲依君法以賑一
府而洋縣地廣人衆今年老思以累君君曰方春民困已急必欲見委者請假

以重權乃可監司卽授以檄役數十人從君卽持檄發粟從水運令役持檄分調數縣丞簿而已單騎至洋先徧歷郊野驗戶口多寡已入城語洋令曰吾發官粟至此必春貸秋還倘秋不熟我兩人可代任之縱以此破家所獲多矣令曰諾遂分遣丞簿按戶發粟數日而畢將去闔縣老穉持香擁馬首塞路越三日乃得行及秋洋民曰劉爺活我我忍負劉爺乎爭赴廳倉納粟贏故額百石甯羌民貧多逋稅遂聽民便蜜粟筍蕨悉充稅而自賣家中田代之輸下車之日居民僅七家期年而輻輳矣一日出郭見山多檟樹宜蠶乃募里中善蠶者載繭種數萬至教民蠶繭成復教之織州人利之名曰劉公綢其後桂林陳文恭爲陝撫請下其法於他州縣由是陝人之蠶者益衆立義學購買人載書賣之親爲正句讀釋其大義甯羌士始有得第者四十年遷甯夏中路同知未行丁母憂負債不能歸致書其弟令亟賣所遺田弟曰兄田已去大半所餘瘠土直幾何吾不忍袖手視乃益以己田擇其腴者易金致兄所甯羌人聞之爭輸金爲助君示以家書曰吾田已去矣無及也乃止居三年服闋 召見授平陽

知府四十八年九卿奉 詔舉才守具足者知府中舉君及陳公鵬年以對卽擢君天津道副使累遷四川布政使每治事暇喜讀宋儒書曰吾晚讀此等書轉益有味五十七年有疾語諸子曰吾夜誦屯之三爻易象告我矣爲我具奏乞休勿誤國事居數日移榻中堂就寢而逝年六十二子統勳孫墉官皆至大學士語在名臣傳

又陳君玉鑿山東歷城人進士乾隆三年任遵義知府郡故多榭樹以不中屋材第供薪爨君出巡見之曰吾得以利吾民矣乃遣人歸歷城取山蠶繭種且以蠶師來行抵沅湘蛹出不克就六年復遣人往取期歲前到蛹得不出明年治繭於郡治側西小邱大獲乃遣蠶師分教四鄉授以種且給工作費民爭趨若取異寶至八年秋民間所獲繭至八百萬自是郡善養蠶而遵紬之名遂與吳綾蜀錦爭價乾隆十三年正安州吏目徐君階平亦自浙江購繭種來教民蠶至今皆食其利云

陶子師刺史事略

陶君元淳字子師江南常熟人爲諸生能文章有經世志性抗慨喜立事以名節自厲康熙二十三年舉順天試二十七年會試主者定第一策陳會推之弊語侵執政稍抑之及殿試論西北賦輕而役重東南役均而賦重願減浮額之糧罷無益之費閱者怪其言慧置二甲部選瓊州昌化令三十三年到官定賦役均糧以畝均役以糧罷徭差革雜征自坊里供帳始度隙地剏立墟市大招流亡勸開墾予以牛穀不起征縣故與黎爲界舊設土舍制其出入官吏因緣爲姦以規物產至是撤去揭榜山崗有寃者得詣縣陳訴一權量定法度黎民樂業時步行村落問民疾苦煦嫗如家人縣故有田四百餘頃沒水且百年君具陳始末請免賦上官難之君因撰昌化浮糧考上之後布政使魯君許爲上請而君遽卒不果行莅昌化之明年攝知崖州游擊余虎縱屬爲暴守備黃鎮中用非刑殺人索黎人獻納無厭君至得訴詞百遂列六款上余虎以百金媿卻之因造蜚語聞於總督下瓊州總兵平之君申牘曰私揭不應發審鎮臣不應侵官卒不往方鞠鎮中獄鎮中令甲士百人帶刀突入左右駭遽欲走君

怒叱曰守備反耶吾奉命治事而敢令甲士劫持是無上官也無上官是無天子也非反而何鎮中氣懾疾揮去獄成鎮中得罪崖人爲語曰雖有余虎不敵陶公一怒而總督滋不悅坐君檢驗失實援救免尋以大計當黜會巡撫蕭公永藻新受事惜其去爲言於總督留之每以事至府總兵輒戒其下曰陶昌化至矣無生事在官日市韭一束饗餼常不繼喜接諸生講論率至三鼓尋以禱雨病寒泄寢劇三十七年九月卒年五十三喪歸渡海遇瓊士赴省試者百人護柩行莫敢先過陽春有悍卒爭渡諸生並譁曰此吾師也誰敢先者卒懼而竄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2 empty columns and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columns are of equal width and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The top and bottom borders are significantly thicker than the side borders. There is a small dark mark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table, approximately halfway down.

1964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一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循良

莊復齋副使事略

復齋莊君爲安溪李文貞公門下士舉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授山東濰縣令母就養卒於塗歸而廬墓三年自是不忍一日離其父父既卒隱居教授若將終焉乾隆元年楊文定公以大宗伯掌成均薦授國子助教相國西林鄂公海甯陳公嘗問士於方望溪望溪首言君次某某非禮先焉不可得而見也海甯徧往拜西林使人達意至再三君曰吾往見是慕勢也相國何取焉將命者以告西林瞿然曰吾非安坐而相招也顧吾非公事未嘗出內城恐時人以爲疑吾平生惡市交莊君以老諸生視我則不妨顧我矣君始入見志相得然卒未嘗再往君自助教遷吏部主事每執橐與長官爭是非或齟齬僭僭直陳無懼色其舉進士出余府丞旬謝御史濟世門二君夙以抗直著聲君能繼其武權貴

多陰憚之六年有薦君學行宜居言路者引見 上意甚相屬越日 命赴湖廣以同知用補德安同知逾月擢知徐州府蘇松道汪某以危法中沛令某督撫具白簡矣命君補牒公牒稱沛令不侮鰥寡不畏疆禦汪聞悛而止果毅公訥親巡江南勢烜赫監司皆鞞袴跪迎君獨長揖訥責問曰非敢惜此膝於公柰會典所無何訥默然徐仍歲水災君至相川澤諮耆民請廣開上游水道以洩異漲且告石林可危狀未及措注而石林決沛縣城將隕民逃竄君立起駕輕舸行告父老太守來與爾民同難爾民將安往親率衆堵築七日夜城完在徐三年兩遇大荒勤賑事寢食皆廢九年遷淮海道副使嘗巡所屬邑僕隸數人從皆自飲其馬邑令犒之則跪辭曰公視奴輩如兒子不告而受不安告必命辭是仍虛君惠也強之皆指心誓先是大府巡屬矜嚴若神及去庫爲之虧公至平易近人無角尖耗淮海承屢覆後凋敝不異於徐公嘗曰吾聞古循吏精誠能反風滅火每對遺民中心愧畏夢寐中猶標辟呼嗟也海州有鹽河蓄水通商運雖異漲非徧告大府監司不敢開洩及得請則田禾已不可救矣

君陳於制府定議遇水漲守土吏先開洩而後報聞十年冬巡視災賑臘盡始回徐十一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一君諱亨陽字復齋福建靖南人學行爲賢大夫所重泰安趙公國麟撫閩請主鰲峯書院以持父喪辭家居來學者歲以百計在太學六堂之士多宗之九年京察 詔大僚各舉一人自代李閣學清植舉君公論大服其卒也士民罔不痛惜著有秋水堂集河防算法書妻戴氏事舅姑以孝聞

陳莘學少卿事略

陳君汝咸字莘學浙江鄞人父錫嘏以通經有名於時官編修君幼從父學康熙三十年會試第一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知漳浦縣縣中賦役故責戶長爲主辦黠者緣爲姦利君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計產爲清供自立徵戶糧多者爲戶長以次輪催由是吏無追呼民無逋稅均保甲以三百家爲一保第其口多寡籍以供役五年一編丁而役法平民有被訟者肖紙爲隸立期限令訟者自召之一訊卽決閩俗信鬼而賤醫病者占藥服之往往致死君爲分別病

證示以經驗方調諸藥以與病者全活甚衆月以初三十八日萃諸生於明倫堂講五經性理綱目諸書試以古今文詩賦擇其賢者才者爲義學師以教於鄉里屏天主及無爲諸異教改其堂爲育嬰堂斥城東淫祠鞭其像而毀之漳浦瀕海多盜君設方略禽獲甚衆上官以南靖盜未靖移君治之縣民列狀請留不得數百人者環而守乃夜以兩騎疾走出門縣民覺追送十里許號泣而歸歸則構祠城北門名曰月湖書院歲時祀之治南靖一年擢刑部主事晉御史論海防事宜多見采納五十一年海賊陳尙義遣黨赴兵部請就撫君素知尙義爲賊魁請身入海撫之廷議御史近臣不宜輕入海乃令郎中雅奇率君所薦阮生蔡生同往遂降尙義及其黨百餘人海患以平以左都御史趙恭毅薦擢通政司參議累遷鴻臚少卿奉 詔賑饑甘肅路見餓孳遂不御酒肉散私錢數十千給飢民疾馳至平涼發倉以賑積勞卒年五十有七

佟信侯刺史事略

佟君國瓏字信侯遼東人以祖從龍入關隸漢軍爲世族康熙三十年君由筆

帖式授山東文登知縣文俗故愚悍或勸君尙嚴峻君曰爲政在誠心愛民興利除害化導之而已嚴峻非邑之福也副將某暱一妓日遣營兵爲役又剋蝕軍餉合營衷甲大譟夜半斬關出屯東郭君聞變披衣出家人止之不聽吏役皆股栗莫敢從君乃單騎陟山巔厲聲曰吾與軍民同疾苦有冤當訴我何妄動至此衆猶洶洶君當礮立曰吾不忍見爾曹族誅請先試若礮衆色動曰公廉明軍何敢犯然事已至此奈何君力任保全再三覈其故得實狀疾遣吏縛妓至扶於旗鼓之間衆泣拜而散副將尋被劾去輿論快之癸未大饑奸民所在騷動將不測公率數十人徧詣村墟曉諭捕弊凶渠旋給賑民賴以安事竣得首列薦章云邑豪宋某兄弟三鄰婦貸其錢不能償息豪殺之君廉得其實而吏役得豪金皆巧爲揜覆尋倩人持千金賂君君大怒笞其人立覆驗得重傷然無確證忽有小婢倚門君鞠之得實狀遂寘三人於法一邑肅然邑故濱海閩商泊舟島嶼間副將林某縛數十人指爲寇君訊之皆釋乃更捕真盜四十餘人殺之海置救謫而商船繼至者皆德君丁亥

聖祖南巡君二次扈

從受 優賚辛卯擢澤州知州屬歲稔大發常平倉穀借民秋成剋期輸還無
爽者又爲減耗羨革陋規省徭役平物價民情大悅時太原守挾威勢能傾軋
人君獨與之抗太守乃陰嗾某驛丞誣揭君坐罷任州民譁然鳴鐘鼓罷市欲
詣闕留時康熙五十二年六月事也旣而得 旨留原任州民歡躍會平陽民
變略如君宰文登時撫軍檄君往撫許以兵從君曰兵行是速亂也請單騎往
旣至民皆額手曰修公至吾屬無慮矣乃入城撫諭安堵如故州城圯捐俸千
金爲倡集僚屬紳民議修築凡兩年工竣民感其德立生祠君禁之不能止也
君去六七十年春秋俎豆弗衰庚子引疾去州民攀號聲震郊野亡何以舊屬
高平令虧帑被逮責償萬餘金君故廉貧無所出先是君在州辦軍需數年未
嘗尺寸擾民民感次骨至是憤泣公捐五千金投州庫君復竭蹶斥舊產越五
年始得完項歸自是布衣蔬食終其身恬如也乾隆三年卒子四人皆爲顯官

夏存齋明府事略

夏君熙澤字爲霖號存齋江西新建人父鞠莊以進士任刑部主事曾講學於

易堂程山之閒歿時君方七歲家貧饘粥不繼母督之學或乏膏油則危坐默誦年十七奉母命遊學京師從韓慕廬孫莪山諸先生遊見聞益廣時高文良公官庶常舅氏周翁託爲擇壻晤先生喜而訂交告舅氏以女字焉康熙三十九年成進士同考官靜庵竇公更進以身心之學兼博覽史書求實用謁選得廣東增城縣時邑大水田疇成巨浸旣受事報水災開倉發粟按行村落散米數千石更勸富民捐貸民以不困秋大熟民相率輸倉至冬缺二百餘石吏請追比君弗忍代還之聽訟之暇振興學校購書籍聘名師聚邑人子弟教之邑介海區有靈山複嶺層嶂僻徑逶迤潛通七邑爲諸盜逋逃藪鄰封追捕急咸嘯聚剽掠禽人民索金帛粟米出僞牒邀贖君與同城武弁計曰俟報上官往返經旬日賊糧足守險益難奪出不意攻之兵法也我領敢死士先君繼之合隊夾攻賊穴可速破武弁唯唯君戎服佩刀糾衆夜發武弁逡巡山口乃分鄉兵爲二隊直擣其巢賊聞鼓礮聲不辨衆寡奔散過半追殺十餘賊生擒其魁男女擄者悉解縛奪歸當是時武弁恐形其短不以白上官上官亦諱言用兵

功抑不敘君素以清介自持凡上官胥吏婪索絕不一應百計中傷之旋以監
弊盜犯過多被劾罷時弊者十二人臬獄四府獄三皆歸獄於縣增城老幼咸
嘆息泣下歸葺老屋居寡嫂及二兄僦數椽自居淡飯黃齋讀書不輟閒出遊
蕭然獨往歷名山川訪異人畸士至老不倦年七十餘終於家

沈覲如明府事略

沈君光榮字覲如漢軍正白旗人以歲貢試授筆帖式康熙四十年出知河南
河內縣專務德化月朔望集城中居民宣講 上諭翼日單騎歷郊野召鄉民
徧告之往復懇到聞者莫不感動徵科不用敲扑設盒酒花帛召諸里老令逋
課者跪堂前斟酒進他里長之畢輸者飲之爲簪花被帛鼓吹導出中門由是
輸者畢至有李家窪者地斥鹵多逋君爲引溝渠開稻田招流民復業給以牛
穀種改名藏富村遂成沃土民有訟令兩造要而來立剖決遺胥攝事按日給
錢絲粟不得擾民時出俸錢行諸利益事夏設茶衢路冬施棉衣病者藥之死
而裸露者棺之二年去任士民懷其德祀名宦祠

陸麟度觀察事略

陸君諱師字麟度浙江歸安人少負文名究心先儒書講求實用康熙四十年進士授河南新安知縣下車修學校集諸生說經談藝童子能應縣官試者免其徭民興於學鹽使者下縣取鹽犯四十人君曰律以人鹽並獲爲真法今勘犯止二人何濫爲縣境響馬賊季國玉者爲患久君廉得弊之杖下築菜根亭後圍拔其蔬以遺僚屬曰不可不知此味也父憂歸旣成行忽前途塵起六七騎挾弓刀驅牛車載婦女三十餘人稱某將軍家自歸德買來饑民君叱止之令官還婦女於其家白將軍收其騎卒或謂君已解職胡開罪將軍爲君曰吾一日未出境能以饑民婦女媚將軍耶服除補江蘇儀徵縣縣彫疲又淮鹽所匯奸民窟其中君一反前政每日晨起判爭訟有神明稱盜自引民某爲黨君突至某家見敗器物滿道言有凶人食此不償直因而鬪毆公詰其人狀與盜肖事遂白春徵先勸富戶輸旣徵卽以解秋則減其耗令自封投櫃城內外數火或言有祟公移牒城隍神欲毀廟示罰火遽熄每不兩步禱輒應疫起出俸

錢購醫藥施民故事上官往來驛夫臨時取給鋪戶倉卒滋擾君一切革去但令鋪戶日賦一錢歸驛不勞而事辦有吏以私事銜知府命來索船君曰知府至吾當腰笏引舟若吏也胡爲者并其名紙抵之地揚州五屬饑督撫下知府各以五千金糴穀借賑符既下具舟車往則虛而歸君知知府意欲縣官藉補所虧帑也親往力爭卒得請於是五縣皆買穀以賑始至卻鹽商例餽商固請君曰然則吾以給公用耳乃立印簿登其入修學宮作明倫堂具鐘鼓尊彝樂舞祭器濬泮池植之桃李又以其餘建倉廩潔治囹圄爲別屋以居女犯縣故有文信國公祠新其宇質庫相沿書票有月無日勿論久近必取一月息君辭其歲餽令視他處月讓五日旌吳節婦門修孝婦祠以敦女教縣稅領之稅大使惟豬稅隸於縣歲贏千金君除之渡江船人多載重常易溺君爲定其程度以時察之凡所釐剔彰瘴視新安之治尤詳課最奉行取部檄至民男女空一縣奔號上官請留弗得則闔城門塞牙署不聽去既去乃寫像尸祝之比入對

聖祖溫諭有加試制舉文一首取第一授驗封司主事遷員外郎掌選有

要人求官君力持不可尋奉 命督視山東礦務條上開採無益疏罷其役還擢御史又 命巡河讞獄均稱 旨未幾河督陳恪勤公奏請以君爲充沂曹道有 旨趣之行已得疾不起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也年五十六君性孝友以儒者自命好讀書再充鄉會試同考官皆得士居儀徵築江寒草堂延邑士及過客之有文者居京師與方望溪苞儲中子在文何義門焯友善尤契張清恪公清恪過訪必手自叩門君能辨其聲云兄弟子皆少孤撫之如所生養同年生遺孤字以弟女卒成其名著巢雲書屋采碧山堂玉屏山樵諸集祀兗州新安儀徵名宦祠

張天申明府事略

張君士琦字天申江南嘉定人早歲舉於鄉以文學知名大學士徐公元文引入史館與修明史康熙四十一年選江西永新知縣前令故貪縱征斂橫出君至革除溢征銀三千餘兩米二千餘石捕逐豪右懲諸姦胥遇平民輒與溫語不輕箠一人月置酒召諸生攷論德藝士民翕然居三年大饑君發倉以賑不

足出私錢佐之縣西礮山有三邨者俗驍悍屢險阻爲盜前令時糾衆數百劫掠至縣城令犒以酒食散遣之而已君至爲設練長嚴約束至是復聚衆疆糴官粟格鬪有傷者君禽其渠餘黨逸去遂列狀白大吏請設兵西鄙爲鎮壓計或言長官諱盜久矣今遽以盜聞如吏議何曰拚一官絕吾民後患吾甘之矣已而部議下君果以誑誤去縣民聞其將去樹大旗城中央及四門以集衆集者數千人負土塞縣衙城門不啓罷市者半月相率詣南昌請大吏乞留君不省會 聖祖南巡復集衆詣蘇州具章欲上不得達竟罷職新令至以君前發倉粟貧民未盡償不聽去民間設櫃釀金輸者畢集遂盡償之比歸錢送者塞衢巷或追至百里不絕五十八年復游京師得疾卒年五十六

陳密山方伯事略

陳君德榮字廷彥號密山直隸安州人祖泐字半千順治庚子舉人從孫徵君講學河漳義俠著州部當明末盜起流離相屬於道收養難婦數十人事定送歸又遍收塗閔棄兒哺之全活者衆大名史某以事繫於官拯之出一日攜女

爲謝正色辭之父鶴齡字鳴九康熙甲子舉人爲學宗陽明及鹿忠節而加以實踐父卒故舊巧奪其產弗與爭高陽李相國爵常延至京師一日念母卽謝歸官正定教諭從學者數百人君少負文名與博野尹元孚爲檢身制事之學逾冠登康熙五十一年進士出趙恭毅徐文定門皆器君榜下充武英殿纂修時陳恪勤掌殿中修書事嘗語方公望溪後進中有爲有守者以君稱首初授湖北枝江令鄰省大府卽思得君守巖州劇郡旣典郡卽思得君爲監司故論薦者如爭其以黔西州服闋引見 世宗卽命赴貴陽以牧守用其守大定以江西巡撫薦遂命補道府皆前此所罕見也君服官二十餘年勳績尤著於滇黔其爲政急民之病如其私而務以殖其衣食爲本在枝江修百里洲隄除解餉入川雜派攝饒九道剔潯陽大孤兩關錮弊辨誣獄出無辜者七人未數月經略張廣泗以貴州按察使保奏方是時羣苗交煽軍旅四出古州姑盧朱洪文叛案非君莫能定也逾年攝布政使黔地多山岨少穀兵餉半移調於鄰省民尤貧瘠君奏給工本築壩堰引山泉以治水田貴筑貴陽開州威甯餘慶

施秉閔不數年報墾升科者三萬六千餘畝遂課種桑募蠶師教民蠶出署內所登繭於大興寺縑絲織作使民豔其利開野蠶山場百餘所比戶機杼聲相聞又以其閒大修城郭壇廟學舍廣置栖流所以收行旅之病者益囚食方冬寒恤老疾嫠孤之無依者躬課諸生開以立志爲己之學立義學二十四所於苗疆其始至貴陽也署威甯府事踰年威甯改州大定改府會烏蒙土司謀叛東川鎮雄附之威甯爲夷獫出入要綰地仍令馳赴威甯督州牧完守君至見城西陴頽舉步可踰乃聚民閒米桶實土石層累丈餘然後比次甃築墉堞屹然羣夷縱火牛光燭天君言笑自如日夜爲戰守計賊不敢偪會總兵哈元生兵至賊敗遁鄂文端總制滇黔君其所舉任也常以此自詡其知人方威甯危急時公慮賊兵趨大理屬州牧陳嘉會分守大理執其手曰吾死此分也但遺老母憂齋志重泉矣及君陳臬於黔苗疆初定當事遽與屯以蹙扼之將吏多以刻急見能謂此異類勦絕不足惜丁巳正月望省城大火君入見張經略曰天意如此宜修省羣苗亦人類也毋恣戮經略大爲感動申戒承事者未幾遷

江南布政使徐鳳水災流民爭趨金陵君竭俸賜編棚蓋席以栖災黎重建陽明書院以實學開羣士其卒也官吏士民皆兩泣生平孝友任恤仁於故舊僚友懿行不可備書第憲華雍正甲辰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子策乾隆丙辰進士筠筌皆舉人

周子振太守事略

周君諱中鉉字子振浙江山陰人康熙中起家崇明縣丞累權六合宜興上海諸縣事有惠政後九年遷知華亭縣民有被誣殺人久繫獄君立出之而坐其實殺人者提標兵庇盜前令莫敢問君捕治伏法威愛信一時後三年秋澤海水大上漂數縣君具衣糗材樁救卹之又爲請賑弛租全活甚衆明年以催科不及格罷縣民無萬數遮言上官聞於朝得復職時高安朱公以總憲泣修海塘知君賢一以事付之塘成丁內艱民復籲留而憲皇帝先已擢君松江知府及是予假治喪還視府事明年朝議濬淞婁諸水以君攝太倉州董其役方築壩淞江一再潰與千總陸君晝夜凌險指麾倉卒覆其舟旣亡而築合

是爲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九日君年四十有九 賜祭葬 贈太僕少卿當君
令華亭時奉賢猶隸境內其後析爲縣君適爲知府至是民懷其澤奉君爲奉
賢縣城隍之神歲時祈報著靈異長洲王芑孫爲廟碑紀其事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一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二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循良

施筠瞻明府事略

施君昭庭字筠瞻一字寄篁江蘇吳縣人康熙五十四年進士知江西萬載縣萬載地險僻山嶺繚互有客民自閩粵來居之累數十年積三萬餘人曰棚民溫尚貴者臺灣逸盜也其黨亦散處山中爲拳勇師與棚民往來雍正元年閩中移捕盜黨急尚貴度不免謀爲變始君之至也以棚民爲慮縣人易廉野富而才君厚禮之使交於棚民而偵其所爲於是廉野大積粟貸棚民還不取息或免償如是者數年棚民大悅棚民之材者嚴林生等數從廉野遊由是盡得山中要領尚貴將舉事召棚民林生遽告廉野聞於君君集勇敢三百人卽以林生統之爲要約以待而棚民多受廉野恩不忍往然往者猶數百人尚貴有衆二千大掠山村聞時三月十三日也君謂林生曰賊易破也然吾慮賊或擾

旁近縣旁近縣無備必使向萬載破之必矣會得賊諜四人厚撫之使告尙貴曰萬載人盡逃城虛可唾手得也賊遂決意向萬載則又張疑兵伏諸境中時鳴鼓譟樹大旗見旂或連繫數十馬相踉嘶或蒸草若炊烟賊欲由徑攻我後疑不敢入遂由官道來而棚民多受林生計使趨捷者數十人分曹持刃挺伏叢棘中賊過突躍出大呼擊賊賊驚走輒追殺之伏數發賊疑駭欲卻則又懼棚民之躡其後也於是濡被爲盾以進君望見笑曰彼已懾矣則使火鎗二十餘迭擊之一戰獲尙貴尙貴起二日而敗又二日而撫營兵至初棚民嘗入市欺市人人積畏之尙貴叛道路洶洶指棚民君謂林生曰撫營兵至必搜山吾負棚民奈何則又曰吾以免死帖與諸降者汝及今趣棚民具不從賊結狀來其免乎兵至果搜山如君計不戮一人而巡撫初到官聞警張其事入奏既見君申文不合使請於總督查弼納欲改追之君曰吾不忍迫棚民使叛而殺之以爲功也不可改巡撫乃檄君謂棚民匿盜已久又從亂罪皆死今雖赦之必驅歸本籍君乃使人徧諭棚民無恐而請於督撫曰棚民者閩粵之貧人耳

來居山中種麻自給惟其貧苦以席爲屋故曰棚民非刀手老瓜賊之比也歷年多生齒日衆與居民閒有爭訐皆細故不足深懲今日之亂由臺灣逸盜不關棚民而探賊動止離賊黨羽誘賊就縛悉賴棚民力請覈戶口編保甲列齊民泯其主客之形寬其衣食之路長治久安爲計便查公許之巡撫尋亦悟悉如君策棚民乃安事聞 世宗臨朝諭九卿曰知縣以數年心力辦賊巡撫到官幾日豈得有其功耶獨下總督疏交部議敘以主事知州用君尋引疾歸後十餘年卒於家

葉維一太守事略

葉君新字維一浙江金華人少補府學生已復冒順天籍入學康熙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聞蠶吾李剛主傳顏習齋之學往受業焉立日譜稽核功過尤嚴義利之辨雍正五年以知縣試用四川既至權華陽尋補仁壽民或與鄰縣爭地界當會勘鄉保因閩人以賄請君怒悉下之獄勘畢歸各按其罪由是吏民悉斂手奉法八年攝嘉定州州故有沒水田多逋稅君視曠土可耕者召民墾

關以新科抵稅額通稅悉免仁壽奉 中旨采木匠人倚官爲暴民弗堪糾衆
相抗縣令以變告君馳至訊匠頭及首先糾衆者一人並治之餘數百人釋不
問上官才之有疑獄輒令往勘多所平反十二年遷知邛州乾隆元年再遷夔
州同知權龍安及成都知府又攝瀘州瀘俗好訟初至案牘委積君日坐堂皇
訟者至立剖決誣罔者悉杖之旬餘獄事大減及百日遂無留獄七年權順慶
知府遷雅州母憂歸服除授江西建昌府以簡靜爲治先教化而後刑罰修旰
江書院招引文學之士復南城黃孝子祠以厲民俗十三年南豐令報縣民饒
令德謀反請窮治令德好拳勇令以風聞遣役往偵誤探其讎謂謀反有據遂
逮令德令德適他往乃逮其弟繫縣獄令德歸自詣縣縣訊以重刑遂誣服雜
引親故及鄰里爲同謀令遽移檄追捕君得報集諸囚親鞠時株連者已七十
餘人言人人殊君大疑詰縣役捕令德弟狀役言初至令德家獲一篋疑有金
寶匿之及發視無所有則棄之野令聞意篋有反迹訊以刑遂妄稱發篋得簿
劄毀之矣令謂實然遂逼令德俾誣服也君於是盡釋七十餘人錄具命隨往

南昌戒之曰有一逋者吾代汝死矣及至七十餘人則皆在謁巡撫具道所以巡撫愕不信於是集才能吏令會勘空雜治諸所牽引卒無據然不可卒解先是巡撫得報時遽上奏奏下 命兩江總督委官卽讞君爲一一剖解得白所全活三百許人十七年調贛州府贛縣民搶奪拒捕君依故例擬發邊遠充軍時新例已改本條爲斬決院司欲以改例擬君謂事在例前宜從故例爭之不得復以甯都民獄事與同官持異同不得直遂謝事閉門候代上官慰諭再三不從乃以任性被議免歸家居十餘年卒

葉映庭觀察事略

葉君士寬字映庭江蘇長洲人博學工詩文旁及象緯輿圖句股六書之學尤通達政體康熙五十九年舉人知山西定襄縣八年遷沁州知州其爲政善知民隱滌煩苛遇事不假手胥吏事辦而民不擾權潞安知府除諸稅之無名者復四門集以便商人民大懷畏歷權平陽太原治行爲山西最十二年大計以薦入朝 上賜蟒服擢紹興知府乾隆二年移知金華晉杭嘉湖道調金衢

嚴及甯紹台道始終不出兩浙云其治紹興也有惰民格士而殺之衆士譁將罷試君在三江聞信飛騎至數言剖解試如初浙西風潮大作海塘陷君往堵築三月而工完在金華時東陽縣饑求賑者呼號集城門以萬計君曰按冊施賑是賑冊非賑民也單騎往諭之召飢者前立注其名於冊而撻其二人民乃定二人者一婦人先以訟至官服華服至是易敝衣求賑君識之褫其敝衣內華服如故一男子容甚澤飲以阜茨湯嘔出酒肉衆驚服冒賑者多散去洺金華三年多惠政既去郡人思之爲立生祠歲遇君生日輒張燈合樂以祀君其前在沁州亦然有武人自沁來過君祠適遇君生日祭獻者至擁馬首不得行時君去沁已數年矣其爲杭嘉湖道也嚴保甲守望之令盜賊屏息及移金衢嚴衢州地勢高西安龍游諸縣築壩蓄水以溉田商人入山伐木私開壩行水日涸乃嚴其禁民稱便初君洺嘉湖時桐鄉豪家訐訟有以金饋者君急置之法獄未具卽調金衢繼事者果以贓敗事連巡撫坐死總督德公委君推鞠君言巡撫實未受贓覆治之得金數千於用事者之家巡撫獲減罪八年移甯

紹台道釐關政修戰艦親巡外洋難險遠必至紹興水蕭山諸暨民多挾衆詣縣求食巡撫聞而惡之不欲賑君往視還白巡撫曰某來時災民飢欲死何忍見其悉填溝壑耶言訖痛哭巡撫心動聞於朝遂得賑君嘗言待飢而賑所活幾何本計其在修水利乎議復紹之鑑湖甯之廣德湖大興灌溉之利會去官乃止著浙東水利書冀後有行之者也十二年父憂歸遂不出君在浙每加意書院以作人爲己任家居屢集諸生校試文藝興起者衆平居孝友之德著聞鄉里卒年六十有七

翁藜野刺史事略

翁君運標字晉公號藜野浙江餘姚人父瀛廩貢生康熙壬申以妻兄鄔某官粵西恭城令赴其約夜泊祁陽之新塘失所在舟人大索不得報其家并返其行篋局鎖未動失其鑰時君甫三歲兄運槐八歲招魂葬父又三年母亦卒君茹苦力學兄年十三時歷楚粵豫章尋父不得以病歸雍正元年君舉進士悲不得父骨誓往尋卜於漢壽亭侯廟有誰知意外得生還之句三卜而三兆焉

乃與兄徧走湖南萬山中刺臂血作疏禱於神更兩歲無所遇乃榜一舟曰餘姚翁某尋父溯洄衡永閱又半載一日泊新塘遇土人鄭海還者言三十年前其弟海生失足溺水格敗葦得不死視葦閒有已溺屍身佩小鑰囊因瘞之白沙洲存鑰囊爲識乃遣急足證鑰於家以啓篋牝牡脗合囊故君姊昔年手製以奉父者也始悟生還之讖實應鄭氏兄弟名遂號泣啓攢扶櫬歸仍於前瘞處留封樹焉時雍正丁未八月也人競稱翁氏兩孝子云君初授桐柏知縣多惠政桐人爲建生祠乾隆癸亥知武陵縣左道莫少康蠱里民將成大獄君捕少康寘之法被誘者皆得釋有兄弟爭田者親勘之坐田野中忽自掩涕訟者驚問曰吾兄弟日相依及來武陵吾兄已不及見矣今見汝兄弟偶思吾兄故悲耳語未終訟者亦感泣以其田互讓乃中分之又有兄弟爭產者其兄父養子也父歿弟少分以瘠田使別居兄不平以狀白中有亡父嗜酒得疾語君怒其暴親過也答之仍斥其弟割腴田以畀兄又有子竊人金指爲父所匿者拘其父至反覆鞠詰終不加以刑或問之曰以子證父脫有誣天性之恩絕矣姑

俟之後廉得其實果黑夜爲他人攫其竊金去而其子誤以爲父也唐氏子聘張氏女貧不能娶張鬻其女唐知而訟之君察張亦貧甚鬻女金久耗矣乃出貲贖其女召唐氏子婚焉邑有衡州人業織者其鄉有重囚亡命來主其家家人不知也已大府檄下大索之囚已先逸矣君第令業織者導之往跡而得之竟得不連坐亦未受一笞鄧康二姓爭湖洲之利鬪殺不已積訟數十年君勘其地曉譬再三終不服會大雨至二姓請少避君曰汝輩爲一塊土世世懼重法不顧予何愛此身爲植立雨中逾時堅不去二姓感動乃親爲劃界訟自是息且相好邑東長樂村洽江互長堤每夏秋水漲直齧堤址田廬皆沒巨浸中舊築石匱衛之水勢稍殺年久匱將圯民深患之渡江而南有德山石塔明提學董公其昌所議建也亦就圯形家言頗以爲病附郭向無書院君勤於課士每就僧舍設講席輒用顰顛於是大集邑人士疇咨與創不數月而三大工次第告成人稱其堤曰翁公堤塔曰翁公塔書院曰翁公書院焉歲乙丑大旱君閱郡志邑北有龍門洞去城百二十里唐劉夢得禱雨處乃覓導者草笠芒屨

炷香步拜窮晝夜至其地洞邃而口狹縫而下以瓶貯水蹒跚歸就北郊設壇日跪烈日中膝盡腫邑人哭籲君歸君泣不可凡七日大雨歲則大熟邑人繪龍門禱雨圖爲詩歌紀其事大吏知其賢交章薦擢知道州道州路通郴桂山徑仄峭壁峙千仞下臨深溪行旅危之君割俸倡捐鑿險八十餘里成坦途歲大疫爲文告城隍神自請罰無傷百姓並購方藥躬行村落閱一一審視或以傳染爲慮曰我爲此邦父母子弟病忍不一顧耶時永郡死亡甚多州境獨得全活年六十以勞瘁卒官州人立祠祀之與武陵並請祀名宦君之令武陵也卽白沙洲建祠父墓前額曰永思並建啓鑰亭買田數十畝令鄭氏世董之丁卯遷道州過祠展墓哀感路人視祁陽紳民如故舊子孫注籍善化多達者嘉慶間族孫元圻任湖南布政使葺其墓祠

蔣省齋郡丞事略

蔣君名祝字廣三號省齋浙江仁和人雍正元年進士選庶吉士出朱文端孫文定二公門散館授行人司行人聞父疾乞養歸文端公屬同修歷代名臣傳

父服除以知州發直隸用署樂亭縣事釐積案千餘尋知晉州擢永昌府同知引疾歸卒年八十有三君之在晉州也與農桑濬河渠嚴保甲事無不舉州民白某習邪教君曰不治則滋蔓蔓而圖之難矣遣數十人縛以來實之獄使人勸諭之白悔泣卒爲良民州俗悍喜鬪倣古方製所謂三黃寶蜡丸創重者醫之輒不死民得免抵全活多州瀕滹沱河歲葺堤君於堤上徧植柳數年柳成陰民呼蔣公柳制府方恪敏公薦於朝引見賜朝衣一襲會報蝻災君自都門旋治所禱八蜡廟蝗皆南去其飛蔽河士民爭爲詩歌紀之勒諸石永昌有土司頗亂法君單騎入苗洞曉以大義苗人戢會別種苗蠢動境內卒帖然他郡民來避難君厚撫之賊退而民不忍去嘗攝永昌守事爲置義倉或曰攝守乃不憚勞如是君曰苟利於民奚問攝爲會夏旱民賴倉穀得不飢乃大服銅廠有羨餘攝守時悉以歸公大府入覲嘗舉君以對上稱真廉吏云君旣歸家居有直隸雲南民數十送衣物數事至仁和縣庭曰蔣公去官時不受饋遺吾儕戴其德請以歸諸其家浙中大吏異之爲作圖紀其事

朱完一明府事略

朱君宏仁字完一直隸清豐人雍正元年進士五年知山東昌樂縣時田文鏡爲總督吏治尙嚴急而君持大體多善政其折獄務察情實不輕答人人無不各得其意以去催科吏未嘗至里舍歲終稅不滿出俸銀充之異時商民歲出官使錢悉罷免耗羨銀三分去一鄉士大夫閒有餽遺無所受父老有獻瓜菜者受之坐之堂下賜以食問歲豐歉及民間所疾苦又時出循行鄉社民有娶婦生子者勞以壺酒在官四年民大和悅以誑誤去官民間爲立生祠久之復以事過縣民相率持一錢飯滿盂逆諸境數十里不絕也

龔明水大令事略

龔君諱鑑字齡上又字明水錢塘人早喪母事父極孝父失明君侍左右如嬰兒雍正初以拔貢就選入籍世宗見而才之時新析揚之江都爲甘泉以君知縣事縣境邵伯埭受高寶諸湖水地卑下君建議當於農隙運土築高埂沿堤爲防堤上卽植桑以興蠶事其西界地高浹旬不雨田卽龜坼每一里宜

鑿塘蓄水如是則境內高下之田俱無患大吏肆之然不能行而邵伯埭下有芒稻河閘洩水尤要雍正癸丑水溢君冒雨親至其地呼閘官洩之閘官以鹽漕爲言持不可會制府嵇公以視河至君直陳之厲聲呵閘官嵇公動色卽啓閘且立斥閘官又用君言以鹽漕二船過湖需水不過六尺若過六尺卽啓閘無得以鹽漕藉口實多蓄水爲民田患自是閘水疏通然君終以築埭開塘二事未得施行爲憾

世宗晚習禪悅僧明慧者曾與內廷法會出住西湖聖因寺干謁遍大江南北一日以書幣關白於君君杖其使而遣之制府驟聞頗咎君良久嘆曰強項令當如是矣吾媿之而其事竟流傳上聞

上召明慧還京錮不許復出當是時甘泉令吏聲雄於天下邗溝故脂膏地吏罕以節操自持君卓然自矢有故侍郎子舊嘗館君於京師至是以里人入謁有所屬君拒之又有同城官爲制府所昵令伺察屬吏者方有挾而請君亦拒之又有巨室延飲先期自運使太守以下皆固要君同往君又拒之平居益自刻苦終歲無一絲一粟足稱長物喪偶不再娶而惠政時及於民每歲晏江都之鰥寡孤

獨多求入甘泉部中以君有以卹之也居六年憂歸尋卒年四十有六君於經學最深著毛詩疏說八卷皆簿書之暇所得也其論春秋滕子來朝正胡傳之失論周禮舞師鼓人應屬司徒辨采芑詩鉦人伐鼓非互文辨禹貢五服正蔡傳之誤皆獨有心得多先儒所未發其詩文曰龔甘泉集

童心樸太守事略

童君華字心樸浙江山陰人年十二補諸生長習名法家言佐郡邑爲治雍正初入貲當得知縣時方纂大清律例大學士朱文端薦其才世宗召見

命察賑直隸時樂亭盧龍兩縣報饑口不實君倍增其數怡賢親王方與文端治營田水利至永平問君灤河形勢君條對甚晰王器之尋補平山縣災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擢知真定府權按察使事以前發粟事部議免官

特詔原之五年怡賢親王奏以君理京南局水利君度真定府城外得泉十八疏爲渠溉田六百畝先後營田共三百五十頃以北人不食稻請官發錢買水田穀運通倉省漕費而民得市稷黍以爲食王具以聞從之未幾移知蘇州

其爲治精勤廉幹發奸摘伏如神事有不可持之甚力當是時有 詔清查康熙五十一年以來江蘇負課千二百餘萬巡撫督責急速捕追比無虛日君固請寬之巡撫怒曰汝敢逆 旨耶君曰華非逆 旨乃遵 旨也 皇上知

有積欠不命嚴追命清查者正欲清其來歷查其委曲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應徵或不應徵使了然分曉然後奏請以俟 聖裁此 詔書意也今奉

行者絕不顧名思義徒以十五年積欠竭竭然求完納於一時是暴征非清查也曰汝欲云何曰限華三月當部居別白分牒以報巡撫默然從其請乃量釋獄繫者千餘人次第造冊請轉奏未幾 世宗風聞江南清查不善下 詔

嚴飭如君言巡撫嘗訪僧與民婦姦製一枷兩人荷以徇君聞卽破枷出之而詣巡撫曰犯姦者枷律也兩人共荷之非政體也且臬簿非尊官所宜問今縱之矣巡撫謝之而心弗悅浙江總督李衛嘗募人於蘇無文牒君不與李怒爲蜚語以 聞 世宗召見責以沽名干譽對曰臣竭力爲國近乎沽名實心

爲民近乎干譽命往陝西以知府用署肅州佐經略鄂文端屯田肅州鑿通九

家窰五山引水穿渠溉田萬畝復以忤巡撫被劾罷官歸數年卒年六十六家
居嘗建宗祠置義田二百畝起屋數所以居族人又寫義冢二區費金數千兩
所著書有請田太湖濱議九家窰屯工記銅政條議多切於事實合詩文集計
共十餘卷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二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三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循良

王皋謨太守事略

王君時翔字皋謨江蘇鎮洋人明相國文肅公族孫也爲諸生博學能文章雍正六年州人沈起元官興化知府奉 詔當薦士以君應引 見 授福建晉江知縣時 世宗以閩中吏治頽廢遣使按視倉庫盡更諸守令新至者頗尙操切晉江民好訟前官以擊斷爲治而訟益繁君至曰此吾赤子也忍以賊盜視乎縱解苛政坐堂皇响响作家人語曲直旣判呼兩造前令釋忿相對揖罷去由是訟者日衰觀風整俗使劉君按泉州委君鞠疑獄二十餘事輒報可語人曰晉江長者決獄又何精敏也題廉慎勤平四字以章之尋爲知府所嫉調政和晉江民爭乞留不得縣有平糶米六千石代者以虧耗不受衆譁曰爺飲此間一杯水安所得錢補耗米請各出錢買米納價如額十日而事集治政

和斃劇盜懲訟靈引諸生講學縣有虎患移牒城隍神驅之尋調甌甯擢漳州府同知駐南勝南勝山箐深奧民族居崗中鬪者輒百千爲黨手兵械抗官吏莫敢詰有賴唱者其黨犯法捕治糾衆奪之與諸賴萬人匿險自固君馳檄示以利害親入山山中人聞君至夾道跪賴唱族長率諸賴迎謁君謂曰汝諸賴萬人柰何庇一賴而以死殉之其爲我縛唱以來卽無事矣諸賴皆感動唯而退唱不得已自縛出遂繫以還治唱罪自是崗民帖然歲除繫囚數人許暫甯家已而如期悉詣獄瀨子阮民葉揚煽亂君謂緩之可一紙定矣或張其事聞於大吏遂奉檄入山勦之事平意不自得乃乞歸乾隆元年以薦起蒲州同知治永樂未幾特詔遷成都知府以廉率屬爲政持大體善審機要錢價騰布政使榜平其直市人皆譁君方請假謂成都華陽二令曰市直當順民情抑之錢益閉不出矣二令言於布政使撤其榜錢價尋平總督欲徙涼州駐防兵於成都議拓滿洲城當奪民居二千家君考故牘請於布政使曰成都滿洲城故容駐防兵三千見兵一千五百尙虛其半但出駐兵所侵地足矣毋庸拓也乃

止已而涼兵亦不果徙七年江南湖廣災巡撫奏請運蜀米四十萬石濟之
報可已而湖廣急米委屬吏領運而江南獨無巡撫檄州縣餽運舳舻蔽江商
賈不通成都薪炭俱絕君謂江南運可緩而徒病蜀甚無謂力言於巡撫請獨
運楚而聽商人自運江南則公私兩便巡撫怒不聽江運卒行吏民重困在官
屢雪疑獄闔府稱神明九年卒於官疾亟召成都華陽二令入內問獄事口爲
定讞而瞑年七十

牛階平大令事略

牛君運震字階平號空山山東滋陽人生十歲能文十六補諸生雍正十六年
成進士乾隆元年 召試博學鴻詞不遇尋授甘肅泰安知縣開九渠溉田萬
畝縣北玉鐘山崩塞河水溢壞民居君督濬四日夜而水通流民獲安堵縣聚
曰西固去治二百餘里村民輸糧苦運費多積逋君單騎往諭問所苦民請以
銀代君許之自是無梗化者先是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爲盜前令弗能
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斃之獄具其三人者將解府君鞠得其

情昭雪之又白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冤前令當其陶父子謀殺罪上官檄君覆治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罪其陶因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官泰安八載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設隴川書院於署東通其門日與諸生講習民始知學嘗雩雨九龍山立應又牒城隍神爲民勘祟病者卽愈人以爲勤政之感兼攝徽縣其治如泰安建杜工部祠於溧亭川吳珩廟於仙人關皆置祀田徵多虎患君募壯士殺虎二十有六道始通及自徽縣歸泰安遇白額虎當道人馬股栗君叱之虎帖耳去或爲馴虎圖傳其事未幾調平番縣縣之五道峴苦饑蠲粟二百石賑之民感其惠人輸一錢製衣銘德君受衣返幣固原兵變圍提督戟門且肆掠督撫咸至平涼飛檄招君問方略君請勿以兵往但遙屯城外爲聲援而自入城令縛首亂者出獄具斬三人監候四人餘予杖徒有差上官才之或反以此忌君乃撫前受萬民衣事劾免其官平番民涕泣攀轅留主皋蘭書院教學得士心及歸有走千里送至灞橋始別者君性開朗有斷制署中不延幕客事雖鈎棘輒辦治在官不問生產旣罷無愠色與同歲生胡天游論

古最相得著有經義史論數十卷卒年五十三

李立之太守事略

李君大本字立之山東安邱人雍正十三年舉鄉試乾隆九年選湖北棗陽縣改湖南之益陽居官自奉極約勤於吏事識大體所規爲多遠略益人不知蠶君教之樹桑後賴其利號李公桑縣多山有里豪謀開礦以利啗君君叱去之因爲上官陳開礦之害請立碑申禁從之明年調長沙考績爲湖南最十六年遷寶慶理峒同知其所隸通水崗有苗僧行賈臨桂知縣田志隆見之意其爲賊黨吳方曙方曙者從馬朝柱謀反時方繪圖懸購者也僧畏刑誣服又訊朝柱所在妄言在崗中志隆以告巡撫立上奏帥兵出命君從行君曰僧言真僞不可知大兵率至苗必駭且生變請潛訪之果在以兵禽之未晚也旣而白僧言實妄巡撫疑未釋復欲率兵往君力諫乃已後 廷訊苗僧果誣如君言橫嶺崗苗乏食籲官求粟君多方賑之復請於上官曰橫嶺崗自逆渠授首安插餘苗因惡其人故薄其產每口授田才三十積得米無多崗田稍腴者又盡與

堡卒極惡者方畀苗民歲入不足男則斫柴易米女則剝蕨爲粉給口食年來生齒日繁材木竭米價益昂飢餓愁歎深可憐憫恐不可坐視而不爲之所也見有入官苗田一千三百四十八畝舊募漢民佃種出租供饗姦良不一屢經淘汰請視苗民家貧丁衆者稽實書簿有漢佃應除者卽以書簿之丁次第受種出租如故則苗民得食而餉亦無虧此補救之一端也議上上官不許後巡撫陳文恭見之曰此識時務之言也將因北覲陳其事會遷兩廣總督遂寢二十一年君遷知長沙府以病足告歸卒於家

周梅圃觀察事略

周君名克開字乾三號梅圃湖南長沙人乾隆十二年舉人授隴西知縣調甯朔爲人明曉事理耐勤苦敢任繁劇甯朔屬甯夏府並河有三渠曰漢來唐延大清皆引河水入渠以灌民田唐延渠行地多沙易漫君治渠使狹而深又頗改其水道渠行得安而渠有暗洞以洩淫水故旱潦皆賴焉延渠暗洞壞渠水不行上官從甯夏令議填暗洞而竭唐渠入漢渠以利甯夏民而甯朔病矣君

力請修復之夏民以爲農事近新水將至不可待君約以五日了之乃取故渠廢闡之石晝夜督工五日而暗洞復兩縣皆利大清河者鑿自康熙年長三十餘里久而石門首尾皆壞民失其利君修復之皆用日少而成功速以卓異薦擢固原州再遷知都勻府調貴陽府在都勻嘗從總督吳達善侍郎錢維城治貴州苗民爲逆事獲其首從鞠之君謂錢侍郎用法有失當者固爭不爲下在貴陽亦以強直忤巡撫宮兆麟二公始皆憾而卒以重君旋以公累解職引

見復授蒲州知府調太原府大清積獄修復風峪口堤堰障山潦而導入汾始君在甯夏治渠作閘民謂之周公閘及是堤堰成民亦於堤上作周公祠云擢贛南道權布政使事坐王錫侯字貫案被議 高宗素知君賢發江南以同

知用會 南巡君迎 駕 命知九江府擢浙江糧儲道當是時王亶望爲浙江巡撫吏徵糧皆毒民以奉上官君聞素疾之至浙身自誓不取絲毫潤請於巡撫約與之同心巡撫姑應曰善而厭君甚無術以去之也反奏譽君才優糧儲常事易治今海塘方急請令移治於是調杭嘉湖海防道會改建海岸石塘

總督欲徙柴塘近數百丈以避潮君曰海不與河同徙而讓之潮益侵無益也力爭乃止以督工勞疾卒官乾隆四十九年也年六十一君涖官皆有名績善治獄多所平反禮儒生斥私錢興書院性尤廉劬後家無餘貲而王亶望卒以貪敗世言苟受君言豈徒國利亦其家之安也故天下稱廉吏者必曰周梅圃云

鄧虞揮太守事略

鄧君諱夢琴字虞揮江西浮梁人乾隆十七年進士授四川綦江知縣縣人相沿呼大府胥吏爲老上司橫甚君察其尤者先予杖後申請治罪遂俱斂跡貴州遵義有巨盜亡命過縣君遣捕人跡至二千里外之萬縣獲之以能署江津江津民宋志聰與楊在位爭博負在位毆之仆死置尸黃君相之門前令比君相殺人罪已瘐死矣君鈎距得獄情讞之前令因推事官巧請於按察使掎其獄君力爭按察使遂怒此初獄也而前令在江津事多率爾民周景康盜樹爲樹主斫顛左旋以他事與周秉魯爭傷腹下乃死前令以比樹主君請復診之

腹下傷重罪當比秉魯而按察使挾前怒欲如前令比以傾君此繼獄也當是時前令已因宋志聰獄去官君復持此獄甚急於是諸黨按察使有氣力者爲蜚語以爲君好排人人已墜坑井尙下石按察使雖知君直而必洩前怒幸其言君勢危甚會定遠民譚學海被殺不得主名縣攝民六人答服之至府皆不承君奉府檄廉知諸偷鄧理瑤等實殺人一訊獄具此最後獄也君白府分功定遠定遠得免議諸大府乃信君非排人者適按察使權布政司事周景康獄乃得如君讞憂歸十二年授陝西洵陽縣洵陽處萬山中流民賃山課稼不立期限遂多訟君期以五年民安之山南州縣地日墾大府歲檄升科君言流民開荒食數年之利不可使失所他徙 國家賦額已定徒飽吏胥耳終君去洵陽不報升科尋署岐山調寶雞寶雞臨棧道轄陳倉東河二驛冠蓋旁午驛馬多疲損前令以給里民需其值曰領馬有急復摟私馬應官曰里馬君令領馬者悉交見馬驛遂充非大差不撥里馬逆回田五作亂陷通渭君斷仙靈谷石道爲守計復料丁壯登陴賊以不至旋擢商州知州署西安府擢知漢中府因

事鐫級大府以教匪方熾奏留君尋以病乞休時年七十五矣後重赴甲子科鹿鳴筵宴卒於嘉慶十三年年八十有六少時以小學近思錄洛學編爲宗後從座主蔡文恭公遊窺閩中道學源流終身守師說嘗曰聽訟末也雖然有本焉古之人先治己之好惡矣至聽訟則察人之好惡爲好惡夫天下固有得其辭而失其意者豈有舍其辭而得其意者哉當官難於慎守官難於正求其難焉可也所著有楸亭詩文集

李澹成大令事略

李君名炯字澹成江蘇元和人少孤母教之成立乾隆十七年進士授廣東茂名知縣以慈惠爲政自奉薄嘗題其堂柱云窮秀才做官何必十分受用活菩薩出世總憑一點良心士民誦之每聽訟平心察理未嘗用一暴刑縣有重獄株連二十餘人君按驗多縱釋所羈候才一二人而已縣境黃塘瀕水居民多死者水退請上官發棺銀收殮有續報者太守難其請君捐俸益之其生者爲起竹屋煮粥以食之初紹興沈生以刑名術佐君頗通賄君謝遣之及是客府

衙構君於太守遂以不勝任勒罷改教官去之日士民執香送者踵錯於道作德政歌用金書彩旗爲導有瞽者百餘人製布袍獻君服而見之瞽曰貧不能得錦袍恐不得公意君曰服之矣瞽前捫君衣果布也則皆大喜羅拜去舟過梅棗鎮商民張彩棚設樂餞君三爵後獻百金爲壽君卻之已而舁君徧歷鎮中曰公去矣俾鎮人一識公旣歸遂不出卜居靈巖山下野服脩然以山水自樂卒年七十一縣役李棟者嘗詐取鄉人牛君痛杖之責償其牛及君將去任棟數來候起居君曰得無怨我乎棟曰身自犯法敢怨公烏虜觀棟之於君足以概其餘矣

朱梓廬明府事略

朱君休度字介斐號梓廬浙江秀水人乾隆十八年舉人授山西廣靈知縣初涖任值大荒疫民流亡過半前任虧官銀數千君安撫招徠補其耗久乃復其故丁糧歸地善政也縣之丁糧未歸者半災後或丁絕糧存或地在人亡或自外歸占耕他人之田或未歸而他人不敢耕其田君乃親履勘奠其居而勸之

耕一年而荒者墾三年而土無曠於是丁糧地糧歲無逋負尤善決獄大吏知之遇難事輒使之聽孟縣郭添保賣妻張及其子女詰朝婦手刃二幼而自剄察婚書主者伯氏趙嫁者嫠婦張也訊而知張爲劉劉氏趙爲郝永福夫爲劉杞子其嫁也多媒屢易宿跡涉詭異當詣驗時婦猶未絕目郭作聲曰販販乃訊其妹及長女知婦以夫出飢欲死易姓改嫁旣嫁疑郭爲販賣人忿甚且恐子女俱辱不如俱死無他情讞定數月夫歸求見君君語之狀並及其家中某某事劉杞子涕泣曰小人愆歸期事至此勿怨他人矣稽首去大同馮良純兄爲里長以催繳料草笞恚而死良純伺令短控於部凡十三事郡守拘之倔強不受命檄君鞠之至則俯首聽郡虞其再赴部也屬君守之歲除君乃縱之歸適大吏欲提問郡指索不可得以讓君君遣一僕往良純卽出曰我不難逸去第不忍負朱公耳縣民薛某偕其妹觀劇其友目送之薛怒刃傷其左乳死逮訊自謂罪必死大言曰早欲殺之殺人者死無悔也越日復問曰爾善拳擊乎百不失一乎曰無之君曰然則一刀何以卽死也曰刃時不料其卽死曰不料

其卽死胡不再刃曰小人見其血不止心惕息何忍再刃也律誤殺罪弗死者云早欲殺之則爲故殺雖不死且論絞決而薛實誤殺乃減等君常曰律則一耳然南方案多情重法輕北方案多情輕法重稍忽之失其情矣能無慎乎以是終任不枉殺一人君性慈惠待人以誠人不忍欺又周知民情聞有訴曲直者折以數語輒皆悅服去數年閑園園一空暇乃考縣之壺泉爲周禮之嘔夷川而鄆道元以濊水當之者誤也於是築文昌閣巽妙軒於壺山之上縣廨無吏舍亦增置之自及門堂皆新之而弗及臥室居廣靈七年薦卓異君不樂仕進嘉慶元年引疾歸邑人懇留不得乞君壺山垂釣小像勒諸石追錢出境者數千人君卒後二十年邑人請祀名宦祠君深經術工詩年八十有一精於數學死葬皆預定時日如其言著有學海觀瀾錄皇本論語經疏考異小木子詩集等書

汪龍莊大令事略

汪君名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浙江蕭山人父楷官河南淇縣典史君年十一而

孤繼母王生母徐教之成立世稱汪氏兩節母君才識開敏十七補縣學生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其治疑難紛淆一覽得要領尤善治獄侷境揣形多所全活以其略讀書乾隆三十一年成進士授湖南甯遠知縣縣雜俗積逋而健訟前令被訐去攝者務姑息莠民益伺閒爲挾持地流丐強橫勢洶洶君下車卽掩捕其尤而驅餘黨出境徵賦期迫君爲文告諭民剴切誠至讀之慙且感相戒無負好官不逾月而賦額足治事廉平尤善色聽剖條發蘊不爽錙銖及其援据比傅律之所窮通以經術所決獄詞皆曲當人藉藉頌神明而君益歆然按事畢輒問堂下觀者曰允乎僉曰允矣遇罪人當予杖輒呼之前曰若律不可逭然若受父母膚體奈何行不肖虧辱之再三語罪人泣君亦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免卒改行爲善良延見紳耆問民間疾苦所語皆籍記之教民廣種植導以興禮讓惜廉恥誠昏禮煩費而民知儉禁喪禮用酒而民知哀俗丕變歲復屢稔乃復行鄉飲酒賓興禮建節孝祠行保甲政聲大播他邑有訟聞移君鞠之則皆喜甯遠例食淮鹽直數倍於粵鹽民多食粵私大府遣

營弁偵捕人情惶擾君爲帖白上官請改淮引爲粵引久之未報君引例張示零鹽不及十斤者聽偵弁謂君故縱私聞於總督君復揭辨謂縣官當綏靖地方張示諭民勢非得已揭上總督畢公沅尤嘉賞立弛零鹽禁時偉其議稱莽知縣云官甯遠未及四年以足疾請告時大吏已疏調君善化疑君規避劾免歸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輿不得行君歸里值西江塘圯關數邑水利巡撫長麟公先後遣官勸君董其事不獲辭初估工費錢二萬八千九百緡用君議增工倍而省錢六千三百緡工用堅實爲永利君渡江一謝巡撫歸而閉戶讀書不問外事嘉慶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君應固辭免君少尙志節老而愈厲持論挺特不可屈而從善如轉圜性至孝痛父早歿兩母茹苦鞠孤撰父母行狀乞天下能文章者表之得傳志銘誄賦詩數千百篇彙爲雙節堂贈言集六十二卷自以孤子所繫甚重故於守身之義懷懷自防終其身罔敢隕越官私一介不取而不以所守自矜有譽之者君怫然曰爲淑女寔修而稱其不淫可乎所交多老宿以道誼文章相切劘尤邃於史著有元史本證五十卷讀

史掌錄十二卷史姓韻編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略七十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名錄四十卷龍莊四六
彙二卷紀年獨吟草各一卷題衫集三卷辛辛草四卷岫雲初筆二卷楚中雜
詠四卷歸廬晚彙六卷汪氏追遠錄八卷越女表微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庸訓
六卷過眼錄二卷詒穀燕談三卷其尤著者學治臆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言
吏治者多宗之阮文達撫浙及豫皆刻行其書下有司俾爲法式嘉慶十二年
卒年七十有八子繼芳丙午舉人四子繼培乙丑進士吏部主事

劉寄庵明府事略

劉君名大紳字寄庵雲南甯州人工詩古文而根本於忠孝廉節乾隆四十八
年由進士知山東新城縣有異政以朱子小學誨諸生約以朝夕講貫身體力
行庶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以不虛負此生士習爲一變歷甲辰乙巳丙午三
歲大旱荒君極力拯卹全活者多量移曹縣代者至縣民詣大吏請留弗許適
臺使者琅公過境縣民數千人遮道留君長山者鄰邑也亦代新城乞留遂得

留三月及泣曹則乙巳丙午年災傷更甚新城也方務與民休息而河使者檄修趙王河工段數百丈日役萬夫兩月而始竣無逃亡及疾病者又檄辦河工稽料三百萬君以時方收穫請暫緩河員訴於使者督責益急將按以罪因請爲十日限縣民爭先往納未十日爲三百萬之數足矣嘗出巡鄉曲間有於馬後言穀賤銀貴開徵期迫者君顧語之曰俟穀得價再輸未遲也語聞於大吏怒謂曹縣令徑緩征矣急遽能吏往代征至則新賦已如期完因議征乙巳丙午逋欠計四五萬兩有奇聲言不足數卽以他人易君民大恐晝夜輸將不數日得三萬餘兩能吏由此膺上考戊申君以病自勘君之初至曹也與上官有違言投劾去曹人聞之環署泣留且相率走訴大吏趾交錯於道適大吏有事於泰山見而諭止之以是得不去至是乃於元日密自申文不假手書吏迫得請而縣人始知之雖乞留者踵至無如何也甫歸而賂攤之令至乃出山再至山東補文登縣未行而新城方修城城工棘手人爭避之新城人請於大吏願得君修城君能辭大吏不能辭新城人也工竣方議重興正蒙書院以錦秋湖

荒爲膏火田蓋前泣新城時會議此舉旱災未暇及也亡何忽以曹縣任內事與同官並削籍遣戍兩縣人於是斂緩請贖得放歸其後大臣有以君列薦者有旨送部引見仍發山東以知縣用權福山兩月值大雨水以七分災報大吏準五分五分則不成災矣民間素戴君無怨者君復乞病弗許命署青州同知尋升署武定同知固閑曹也會登萊蝗起大吏委君督捕又黃河水溢自漕運河至大清河爲沿河郡邑害委君查災賑君皆竭力任事實惠能及民後一年乙丑乃告養歸君平易近民民情固結不可解請留矣代贖矣意殊未已其始以病歸也東人留醫治幾二年爲君壽爲君母壽如在任時也歸則送及汴梁城留數日乃別去有送至樊城者其繼以贖歸也延留爲壽者如初歸有送至漢陽者最後以養歸則有送及周家口者其得民心如此歸後百制軍延主五華書院成就後學甚衆卒祀新城名宦祠

李許齋方伯事略

李君廣芸字生甫號許齋江蘇嘉定人父夢璵乾隆壬戌進士官江西直隸州

君少從辛楣先生學通六書蒼雅三禮善屬文孝於繼母勵名節爲時所稱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知浙江孝豐縣調德清平湖嘉慶三年九卿中有密薦君者特旨問巡撫阮公元元以守潔才優爲浙中第一良吏奏引 見遷處州同知調嘉興八年奏署台州府 手詔批此人可用尋擢嘉興府十六年母服闋補汀州府十九年調漳州尋擢汀漳龍道明年遷福建按察使晉布政使君性廉正敝衣疏食任監司無異寒儒自縣令至藩臬所在有惠政能得民心其治平湖也以陸清獻會官嘉定而已以嘉定人官平湖首謁其詞一以清獻爲法除姦訓士邑中稱神明其守嘉興也正己率屬莫敢以苞苴進生辰令節閉門卻掃而已五年金處二郡災有 詔賑金華民苦無錢處州苦無米價皆貴君以萬金易錢載至金華人加賑錢百民益安而錢價頓平復以萬金買米於温州輓轆轉運米亦賤十年嘉興水災君奉檄減糶復設粥廠全活數十萬人及涖漳州俗獷悍多械鬪號難治君召父老問有隙胡不懲之官皆曰一涉公門需訟費且讞結不以時是非尤失實君曰某在此有踵前弊者父老共唾之如

不來愬而仍鬪則亂民也誓以兵除之毋嘗試毋恃賄脫皆唯唯退然不知操何道以治也既而民有鬪者立調營兵往捕治焚其居鬪者大懼乃日坐堂皇重門洞開許愬者直入命役與俱召所當治者限時日不至則杖役至則立平遣之卽案前書讞詞無一錢費民皆懽呼曰李公活我終君任三年無鬪者漳屬九龍嶺多盜公下所屬嚴捕擒其魁十數商旅坦行故事獲盜當甄敘公悉以歸屬吏不自居也會龍溪歸德堡某姓械鬪令黃某懦不能治朱履中者內狡而外樸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謁君詢曰和平亦械鬪乎曰有之擒之必以兵乎曰長吏平日不擾民遇有應捕主名命里長縛以來無或忤也君視之愿人也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泣事新民未季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任治無所得費帑金七百既訖事與朱分任之數月遷汀漳龍道尋擢兩司遂左遷朱教職會朱虧鹽課五千抵以他款數相當代者張均不聽抵漳守畢所諧昔納朱賄而今苛督之朱窮且憤揭督撫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密以聞君遷藩司未一月遽解任矣君之在漳也嘗監造戰船不如

式大吏令重修君已去任家人稱貸於朱以蔽事君不知也質訊時朱撫前二事指爲贓家人自承稱貸事有之而君愷不知總督桐城汪志伊益疑之必欲窮其獄歲除鞠至漏盡乃罷正月四日復促君對簿君不肯誣服總督謂獄不成將罪承讞者君恐爲獄吏所挫辱越十有四日夜縊死貧不能殮家無以爲炊士民數千人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不絕事聞上遣重臣出按其獄乃抵履中等罪督撫皆罷斥閩士民公呈於使者捐貲建李公遺愛祠得旨俞行且諭日期民直道之公也又殊書使者奏牘中曰良吏阮文達公爲君傳遂以良吏署其端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三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四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循良

張蒔塘明府事略

張君名吉安字迪安號蒔塘江蘇吳縣人乾隆六十年舉人大挑以知縣發浙江署象山縣象山踞定海上游海盜由閩擾浙必由縣境之南大佛山而入沿海奸民多以米及淡水火藥濟盜且爲嚮導君蒞任卽嚴水米出洋之禁盜漸窮蹙不敢犯象山旋署新城邑去水遠倉設行省民以折色輸官官購米兌軍多浮取君平其折價民力以紓庚申署永康夏蛟水猝發山石大如屋隨流下平地水深丈許田廬蕩然君速往勘搭棚廠俾資棲止其被水阻隔不能出者以舟載餅粥遍飼之具狀請賑同官以偏災向不查辦爲言君不顧上游果扼之災黎大譁幾激變君力爭於大府得給賑及修補費且展賑如例是年處州旱麗水尤甚以君能卹民也命之往下車步禱雨立至轉歉爲豐麗水多山地

險而道遠念赴愬者多廢時失事就山寺讞結之民既得直又不苦期會癸亥春奉急檄至行省命署浦江縣浦江壘被水不逞之徒勾衆搶富民伐墓樹鄰邑多煽動君白大府曰聚衆肆掠非法無以止奸民衆聚以饑非米無以安良民良民安則奸民氣散請運兵米所餘往散給許之民知君已請米勢漸解擒治首惡論如律歲獲有秋是年冬補餘姚甲子春雨傷禾米價騰涌君既請糶倉穀又請於臺使者官運川米五千石民食以足明年復被水鄰邑煮賑者廠專設縣城擁擠傷亡日數輩君分鄉設廠別男女官帑外勸富民協濟迄撤廠無枉死者邑多名區次第修復之以工作代賑尋乞養歸道光己丑正月卒祀永康名宦並醮建專祀麗水民祀之遺愛祠餘姚民奉粟主於洞霄宮之一庵卽君所修建以祀蘇文忠公者也君素優於學尤嗜坡公詩歿而配食論者以爲宜

史倬雲刺史事略

史君諱紹登字倬雲江蘇溧陽人祖貽直官大學士諡文靖父奕瓌山西按察

使君以順天鄉試挑騰錄敘布政司經歷發雲南乾隆六十年署文山縣事雲南鹽歸官辦苛刑抑配民不堪命君泣任卽弛其禁釋獄中逋課者數百人閱三載配鹽之五十七州縣一日同變乃改商辦以寬民依文山式也未幾苗匪起貴州距文山尙數郡君策其必至念鎮兵不可恃乃集吏卒健者得三百人親教以打鑢期三十步外取人能命中教甫成黔匪竄鄰境之邱北又潛結文山各寨獍獠約分途起君謂不救邱北則文山獍獠必不靖遂親帥三百人往人授刀一握鐵鑢三十枚既至當者輒仆收復卡汛以十數廓清邱北而雲貴總督勒保勦苗失利被圍於貴州之黃草坪月餘雲南巡撫江蘭檄君往援君帥壯勇馳至賊圍十數重內外不相聞君迎陣以鑢擊之皆靡賊死如積一日遂奔潰君念圍雖解而賊衆尙數萬若入城慰謁總督賊去且遠爲後患甚鉅遂追奔三四百里仗七接殲賊過半乃返黃草坪先是圍解後三日黔鎮以兵至總督德之甚比君上謁總督曰若文官亦遠來看我耶君陳解圍狀總督怒曰圍果若解何不入城一見我君曰入謁則賊不可盡請遣官至城外及七次

接仗處驗賊尸係鏢傷者文山民壯所奮擊也若刃傷請伏冒功法總督初欲重責君覆劾得實乃已而巡撫聞君與總督辨大懼遂飭君自備經費不入軍需報銷以是虧帑至二萬尋兼署蒙自縣距文山三百里交趾賊目儂福連句粵匪賀成猿等萬餘竄入文山境君匹馬馳一晝夜入文山城領民壯出勦生擒首從二百人碉卡悉復總督奏擢雲州知州仍留署文山事默酬解圍功也嘉慶三年文山大水君發倉粟救民不待報明年初彭齡來爲巡撫性好察開化故有總兵官當蒙自變時土人榜通衢曰總兵守城知縣打仗總兵銜之初公詢總兵曰聞史令不要錢果否總兵曰小錢卻不要初公遂以虧帑劾君士民聞之刊章臚君文武政績題曰天理良心設醮邑廟釀金至三萬初公聞之甚悔以旣完虧奏留任仍餘七千金率簪珥指鑲之屬無可返乃立案貯庫爲公項後任欲乾沒之士民請於上臺建開陽書院焉七年署維西通判廳民恆乍縲爲亂巢險固不可攻君廉得巢後巖壁斗絕阻大溪水急如箭君以篋爲大絙募善泅者繫長繩於腰繩尾續大絙旣渡溪引絙繫巖樹對岸急引如竿

橋繩套箠圈圈下繫小板可坐君先上板以手攀繩接登巖頂壯士三百從之出賊不意大驚亂擒馘淨盡事平拜花翎之 賜九年卒官年五十君能乘生馬手未攀鞍身已上每宴客輒以鑣賭酒下堂坐使善鑣者環擊之鑣皆入君掌莫能傷常以至少擊至衆每戰未嘗敗身無傷痕所教三百人亦無陣亡者自川楚軍興滿漢文武因緣至封圻膺顯爵者以數十百計迹其功能皆遠出君下以浮沈下吏故知者少云

蓋碧軒太守事略

蓋君諱方泌字季源亦字碧軒山東蒲臺人以拔貢州判陝西嘉慶三年署商州州同治在商州東百里曰龍駒寨寨之東抵河南南之武關爲湖北路四通縮商賈輸寫之會又多林莽山徑易憑匿時川楚教匪亂賊屢由武關入陝西寨君至地如洗賊酋張漢潮復擁衆至乃置藥麪中誘賊劫食多死遂西走官軍乘之漢潮由是不振然且揚言必報若君集衆謀曰賊雖去必復東若等逃亦死守不得耕種亦坐餓死我文官也無兵若能爲吾兵當全活爾命衆議三

日而後復曰生死惟命乃築堡聚糧據見戶三丁抽一得人三千無丁者以財
佐軍餉親教之戰辰集午散曰無廢農事四年賊屯山陽鎮安將東走河南迎
擊敗之又擊賊於鐵峪埔逐賊入林中矛折賊已近君奪矛以斃賊時賊據山
上而伏其半於溝乃分兵翳伏奪據其東山上數乘懈擊之殺傷過當賊宵遁
卒不得東後賊由雒南東逸君馳至分水嶺闕道出賊前而伏賊錯愕迎戰遂
敗殺賊數百人鄉兵各由是大振自武關至竹林關鄉兵皆請隸龍駒寨五年
知州困於賊君馳百九十里援之賊驚曰龍駒寨鄉兵至矣則皆遁是時賊屯
商州西及雒南山陽各萬餘人欲東走君勒鄉兵二萬人列三大營以待賊不
敢前已聞楊忠武公以兵自商州至卽前擊賊東西夾攻賊大敗幾殲是役枕
戈而寢者五十日游擊某誣以事解職大吏直其謾得留任賊遂相戒無入商
州八年賊平授整屋知縣君在商州六年賊出入陝西久無所得銳欲窺河南
狼奔豨突君眇然以一文吏不憑一城藉一餉起千百農家子於逃亡餓羸之
餘抗堅悍滑習之賊於必爭之衝摧鋒守堅賊死突不能入平地牢困山谷卒

以就殲厥功偉矣在整屋猶時時入山搜賊巡撫方勤襄公奏 賞藍翎及生
獲甯陝倡亂者四十餘人擢甯陝同知 仁宗召見問商州事甚悉授順慶
知府改成都府十八年岐郿有賊入川以鄉勇屯川陝要隘賊知爲統龍駒寨
鄉兵者也卽遁歸陝就滅母憂歸服除授延平知府改臺灣府兩攝臺灣道事
道光三年以病歸君始在陝繼在川皆以知兵重然精吏事重民命其在整屋
賊甫定卽捐俸賑饑旌死節婦及河灘馬廠鹽法皆區畫久遠計始至順慶大
吏聞渠縣民叛屬以兵君曰此作會人衆客主相驚疑訛言橫興非叛也請無
用兵捕十二人而變息始至閩以三十金賞捕得周永和乃總督命鎮將欲以
兵取者也在臺灣所讞四獄皆千百聚羣稍激則變君一以理論民輸其誠蔽
罪如法彰義饑捕劫者七十人寘之法天乃兩民呼爲太守兩君卒於道光十
八年年七十有一

劉簾舫觀察事略

劉君銜字簾舫江西南豐人嘉慶五年副榜補官學教習十八年以知縣發廣

東尋補四會縣憂歸道光三年授四川墊江縣調梁山及巴縣七年遷絲州直隸州明年擢保甯府調成都十年擢開歸陳許道十一年以疾乞休楊撫軍國楨上其治行且曰臣蜀人能言其治蜀狀請優之以風有位 特旨予假兩月卒不痊遂歸君自少究心吏治喜讀律爲牧令不設門丁日坐堂皇決獄至數十慮蠹胥之壅蔽也懸鉦於堂以待愬者君聞鉦聲立出剖斷民呼劉青天嘗曰牧令親民官也官狃於安肆不自親其民致丁役痞隔以售奸官與民乃日遠欲矯其弊惟官須自做四字耳乃設長案於堂皇之東西案各分數格大書吏戶禮兵刑工等曹字樣又設粉版如其數各書曰某房送進其在西案者曰發某房有公牘命吏自送於案格壓以版旁設小磬吏擊之立收入核治其發出者亦各置案格中役呼某吏至捧而出不經閹人手積弊一清出勘命獄僉從吏役止六人寘飯行囊中淪以水自啖之絲粟不擾民訟者至立給以牒命交某里正轉攝所訟之人限日至至則鳴鉦一訊卽決非重獄不遣役勾攝懼擾也每決事必親書判語令兩造各讀一過不識字者使吏朗誦之皆翕服以

去凡訟牒不輕準理準則必訊訊必決以和息請者不許所判或誤立即更正不怙前任牧令十餘年無一獄上訴亦無翻異者獄情旣得左證雖未具輒予決遣省株累始至巴縣前令未決者千餘獄以移君及君去任惟一舉子請咨試禮部咨未卽至以告受代者此外無一事也巴役七千人君至無所得食退散者六千八百有奇存者百餘人耳在官食指數百日用不過六百錢苟逾額必節縮數日之食以補之視百姓如家人視百姓事如己事獄辭無大小皆手治之爲書勸僚屬尤懇摯動人嘗言圖治在恤民貧恤貧在保富保富在除弊除弊在於禁棍役誣擾受愬時先訊始訟者窮其辭則誣罔杜矣每始泣任訟者月數百人久之不過數人或月餘無訟牒鄰邑民爭來就質辭不獲已受其訴有爭執數十年不決一訊卽罷訟者始獨爲其難繼實大簡易也著有庸吏庸言讀律心得庸吏餘談蜀僚問答諸書足爲天下後世法子良駒由編修官至鹽運使

李皋言明府事略

李君毓昌字皋言山東卽墨人嘉慶十三年進士發江南以知縣用總督鐵保使勘核山陽縣賑事君親行鄉曲句稽戶口廉得山陽令王伸漢浮開飢戶冒賑狀具清冊將揭知府山陽令患之賂以重金不爲動則謀竊其冊使僕包祥與君僕李祥顧祥馬連升謀不可得復於山陽令曰是無可奈何計惟死之耳君飲於山陽令廨夜歸而渴李祥以藥置湯中進君既寢苦腹痛起包祥急從後持其頸君張目咤之曰若何爲李祥曰吾等不能事君矣馬連升解己所繫帶縊之嘉慶十四年六月七日也山陽令以自縊牒淮安守王穀穀遣役驗之還報曰尸口有血也穀怒杖驗者遂以自縊狀上其族叔李太清與沈某來迎喪沈某檢視其書籍有殘彙半紙曰山陽冒賑以利啗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負天子蓋復總督書彙諸僕毀而未盡者也喪歸君婦感異夢啓棺面如生沈某以銀鍼鍼之鍼黑太清遂走京師訴於都察院上命逮王穀王伸漢暨衆僕來刑部會訊命山東按察使朱錫爵驗君尸骨盡黑蓋受毒未至死先以縊死也天子震怒斬包祥寘顧祥馬連升極刑押李祥至君墓所剖

心祭穀伸漢各伏法總督已下皆貶謫有差贈君知府銜封其墓 仁宗自

爲愍忠詩三十韻命勒其墓上君卒年三十餘無子 詔爲立後嗣子希佐

賞舉人太清亦 賞武舉君柩之歸也縣吏荆某少習君暮出門見輿馬僉從

甚盛有偉丈夫坐輿中則君也下而與執手甚歡某訝曰聞君死久矣今胡爲
者君曰吾死而爲城隍神於樓霞某月日吾家當開棺則得吾死狀矣君爲吏
良苦盍從我行遂不見某趨至君家君婦方痛哭乃決計開棺後數日荆某卒

彭兩峯戶部事略

彭君永思字位存號兩峯湖南長沙人嘉慶十四年進士以知縣卽用發雲南
署高明州事洎任三月結宿案八百有奇有疑獄閱十餘年者一讞輒定尋補
楚雄縣精於治獄狀入立判紙尾并判以某日訊非左證不具不以役喚也一
訊必與決曰鄉民曠工廢業稍稽延其害與鬻獄等凡攀輿納狀卽口訴者亦
立致研詰或令夾輿行且行且問且斷案結而人不知出必以筆研隨每就田
隴閒決事始至投訟牒者麇集其後月不過三四紙矣界哨民爭差役不均數

十年無定讞兵備道過境至闕而環其驛館得君判遂著爲例每聽訟必霽色和顏使各畢其說徐出一言斷之皆折服鞫重囚輒屏左右低聲細詰使囚忘其爲官雖數日不承不加刑然卒莫能遁也尤善治盜儔窟穴皆知之所勘問雖黠盜莫敢枝梧退或爲謾語曰爺幾曾作賊來某官解餉至省會破鞫得一石失銀二百兩適君至繫羸卒屬治之君察石有蟻窩非道塗物可無向卒求也因以手量石問曰石輕於銀爾羸負銀左右輕重必均幾日曾歇否卒悟曰某日出某店卽歇君曰吾歸途當察之歸載石輿中途遇石相類者輒取之計已十數矣皆不甚類至某店從屋後得石絕類乃暗置袖中縱羸夫歸呼店主及某官從者曰今日但看我審石取十數石令自比較皆曰不類徐出袖中石示之曰類乎則曰類君笑曰此石何以出爾屋後也乃頓服蓋店主與某官從者實同盜銀其精審多類此遇事擔當有氣力遇不韙必力爭總督嘗有批劄君面誦其謨請繳還在嵩明巡撫同與公過境廉從苛索甚厲君用好言慰反肆詈君持鎖入必欲得而答之同公爲起謝迤西道行部至驛家奴橫恣竟

繫之於柱某巡道子過縣索夫馬君曰例不應與其子猶張甚君白太守包君曰來日此子不出城必鎖其奴痛與杖尋遁去永昌守與夫毆大理諸生某於境君請飭赴質夫故守鄉人袒之不使出翼晨令肩其寵姬前行君馳馬追及城外叱役縛夫別飭卒舁輿太守亦無如何凡大府涉境必相戒無擾彭知縣五侯神者不知所起淫祀也邑民與豫章商爭祀鬪訟數十年君令兩造舁神像至取筆判神背曰爾像不滅訟端不絕立毀之兩造相顧聘貽而散楚雄城外某寺停棺百餘久暴露君督役往瘞一日而盡時久旱雨忽大至大姚令某報稱烏龍口奸民嘯聚數千將爲亂太守包君夜召君問計君察啓詞涉張皇請乘其始聚選幹役僞與賊親者以虛言啗喝散其黨密白副將某率兵疾馳日行百八十里入洞掩捕之獲七十人君承鞠誅一人徒三人而已初君權大姚篆旣受代邑有逆案君聞之驚曰必某村某姓也已而果然同官訝之君曰曾至鄉見某狀兇很呼至誠之略無忤容以其無惡跡也姑置之然未嘗忘也君任楚雄五年凡三權大姚四權廣通兩權南安州知醫遇獄囚及貧民病輒

親診之多所全活大計舉卓異君厭外吏入貲爲戶部員外郎勤其職道光三年父憂歸遂不復出卒年七十有四子申甫孫樹森皆舉於鄉

俞陶泉都轉事略

俞君德淵字陶泉甘肅平羅人嘉慶二十二年進士由庶吉士改江蘇荆溪知縣有聲林公則徐賀公長齡咸器之調長洲縣甚得民心遷徐州府同知道光八年海運告竣巡撫陶公澍奏擢常州府調江甯當是時兩淮鹽法大壞十年冬宣宗命尙書王公鼎侍郎寶興公赴江南與總督議改鹽法先是陶公撫蘇時稔知兩淮積弊嘗極論之上頗有意興革乃召還總督蔣公而以

陶公代時使臣議罷官商鹽歸場竈科稅以君有心計使與議君具議數千言大悖謂鹽歸場竈其法有三一曰歸竈丁以按鋤起科然其中難行者有三一在竈丁之逋欠一在鋤鑊之私煎一在災祲之藉口二曰歸官場以給單收稅然難行者亦有三一在額數之難定一在稽察之難周一在官吏之難恃三曰歸場商以認繳納課然難行者亦有三一在疲商之鑊充一在殷戶之規避一

在垣外之私售以上三法共有九難如就三者兼權之則招商認繳一條猶爲彼善於此苟得其人或可講求盡善顧事難圖始果欲行之則宜先定章程清竈僉商改官易制諸事非行之三年不能就緒此三年中額課未可常懸也場鹽未可停售也各岸食鹽未可久缺也然則新舊接替之時非熟思審處何能變通以盡利乎至兩淮捆鹽之夫淮北則永豐向有萬餘人淮南則老虎涇不下數萬人皆無賴遊民百餘年來以此爲世業一旦失所此數萬衆將安往乎其患又不止私梟拒捕已也議上陶公深然之乃與王寶二公定計不歸場竈仍用官商如故惟奏罷鹽政裁浮費減窩價凡積弊皆除之陶公舉君超授兩淮鹽運使在任五年正課無缺運費遂充揚州俗華侈君力崇儉樸妻子常衣布素風俗一變郡中至無優劇旣精會計又知人善任使諸滯岸商憚往運輒遣官代之每運恆有贏利盡以充庫無私取官中所入雖少必別貯之曰此官銀也官錢也吾不敢以私遇朋友急難則傾囊仗之有大僚某罷歸逋官錢屬君償之或曰是其家不貧毋庸也君曰旣許之矣可食言乎卒償之同官某將

謁省爲賁緣君偶與藩使者言及異日大悔之曰庸知其必以是來乎吾媿此友矣君居官恪謹吏白事不衣冠不見威暑讞獄坐堂皇汗浹竟日常有所推鞠瘡忽作舉體震掉事未竟不休也始至荆溪遮訴者百十輩逾年鞠訴者又易名來控君一見卽識之羣驚爲神兩淮本脂膏地吏多以財結權貴人及四方遊客又以其餘贍寒畯取聲譽皆商資也君謹守筭鑰失望者多絕不爲避怨計受陶公知遇而持法無可阿當塗黃左田尙書家居有子中民以場大使需次淮上陶公屬與優差君曰優差以待有功中民無功不可得陶公曰吾已許之矣君曰以德淵辭可也堅不予陶公益賢之林公於時彥少所推許獨稱君曰體用兼賅表裏如一十五年冬陶公入覲薦公大可用上亦嘉之將晉用而君卒荆溪長洲江甯士民聞之皆流涕請祀各屬名宦祠

石瑤辰郡丞事略

君諱家紹字瑤辰一字民傭姓石氏山西翼城人以拔貢教諭壺關實心課士學使者稱爲真教官道光二年成進士知江西龍南縣調上饒再調南昌歷署

大庾新城新建擢銅鼓營同知署饒州贛州二府事己亥五月卒於贛州官舍年四十有八君和夷坦白口呐呐若不能辭而以情度物折獄常得其真在龍南發奸摘伏有神明稱在南昌連年水患饑民聞省會散賑聚附郭之沙井上官委君及新建令辦賑務始散米令饑民自爨已而來者蝟集瀕河地幾莫能容且人衆慮滋事於是改散錢令得錢各返鄉里候截留漕米濟各鄉閱兩旬饑民數萬漸散去而水患愈棘君請於上官開倉平糶其力不任糶者復分廠煮粥以賑之主者循例備三千人食而就食者五萬扶老攜幼攘臂喧爭洶洶不可止大吏不知所爲或曰急檄石令及君至往諭曰食少人多叱嗟不能辦汝等其速散詰朝來斷不使有一饑民無粥噉也則皆曰石爹爹不欺人我輩無多事遂散去爹爹者江西民呼父也君所泣皆得民心無識與不識皆以爹呼之云先是惶遽時大府遣官開諭者數矣然皆若罔聞及君至片言解其素行足以感人也然君自視常歆然有頌其政蹟者君曰僕縮符十二載自問無一事盡心可對士民者慚憾而已違知其他首縣最煩劇君治之裕如理訟必

細心勤鞠至夜分不輟性好聚書藏至七萬卷有暇卽手一編事母孝視聽無形聲事上官以敬然是非可否惟義是視不苟爲媿嬰嘗自記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則民賊也父母吾不能民賊也則吾不敢吾其爲民傭者乎因自號曰民傭嗚呼父母之保抱其子蓋曰爲傭而不自知也是則君所以自處者矣旣卒官五縣人皆請祀名宦南昌民尤德君釀金建專祠於百花洲恆沙寺之右久而奉嘗不衰

張翰風明府事略

君諱琦字翰風號宛鄰江蘇陽湖人道光三年以舉人發山東權鄒平縣事山東吏倚錢漕耗羨爲生歲祲則無所入而供億不能減故相率諱災是歲鄒平旱君以臘底視事見田皆龜坼麥未種卽具牒報災以秋冬無雨不能種麥告明年正月四日親赴行省呈牒布政司面言狀時布政使爲朱公桂楨言於巡撫破成例入奏因鄒平得緩征者十六州縣未幾調署章邱縣章邱民好訟月收訟牒至二千餘紙院司道府五署吏皆章邱人多走書請託掎摭短長無虛

日君泣任歲餘五署內無一紙至而結正新舊事二千有奇亦無一案翻異控及會垣五署者民失物誤訟於長山縣歸獄於君君曰汝失物地大樹北抑大樹南也曰大樹北君曰若是則我界也民愕然曰誠鄒平耶卽不欲以數匹布煩父母官持牒竟去忽鄒平民亦來赴愬君謝遣之則號咷曰自父母去鄒平民受屈者多矣知父母不能越境理事也私念此情得白諸父母前卽不啻伸雪耳聞者皆爲泣下已而民以瑞穀接踵來獻有至四穗五穗者君曰去秋今春大旱無禾麥陽氣伏抑得暑雨潤發地力足故生長倍常耳皆謝遣之然他邑同被旱者卒不聞有此也乙酉補館陶會天旱風霾三日夜對面不見物沙塵壓麥苗皆死飢民聚掠之案已積十餘起君虔禱龍王廟得大雨乃嚴捕倡掠者又勘得富民閉糶居奇狀分別按治民大服因請普賞口糧人兩月館陶故褊小君所造應賑戶口冊視鄰近大邑數且倍大吏呵之忽奉 詔責問歲饑狀甚切乃按臨災區災民迎訴賑弊無不至惟館陶得實始劾罷尤玩視者數人而厚慰君旣而鄰邑蝗起蔽天日毗連館陶處若或界之無一歧闌入者

先是君在章邱蝗自東府來及界退館陶人聞之而未信也至是皆咤爲異事及秋大雨雹積尺許皆在不耕之地君治館陶七載歲屢豐無牙角耗閭閻殷富成都會焉士有訟者閱其詞不直則曰課汝文不至訟乃至耶試責以文不中程後乃決事士訟遂稀其仁術兼濟類如此縣向無良醫民多天枉見病者君卽診之然終以入署爲艱乃設惠民局命族子賜司其事貧者並給藥疑難甚則以質君全活亡算癸巳三月十二日卒官年七十是日味爽南關居民見鼓吹幢蓋導君行於彩雲中爭傳君爲館陶城隍神公爲政以近民爲主用法恕而執之堅其理訟也不待兩造畢集卽決遣之以其辭質後至者莫或狡飾不承也遇大疑獄亦不過再訊故事日簡而民不擾御胥役至嚴驛騷小民者論如法然籌其生計必均必一無怨者每去官餞送者逾萬及卒賴賻贈以歸其喪君少工詩古文及分隸與兄編修惠言齊名稱毗陵二張尤精輿地之學於山川阨塞形勝及古今沿革戰守成敗得失之故上下數千年如指掌著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十二卷古詩錄十二卷文集若干卷子曜孫舉人官

漢黃德道

白秋齋協戎事略

君姓白氏諱雲上字秋齋河南河內人乾隆庚午武舉明年成進士由侍衛任江南都司尹文端公爲總督奉 旨裁汰江甯京口駐防文端以旗人藉錢糧爲生稍不公輒起物議召君至密室諭曰江甯吾自爲之京口事以委若君取進止文端曰年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汰之母弊混君出三日復進見文端曰若尙未行耶對曰某已畢事敬繳令問裁汰幾何君呈冊籍曰皆不當汰文端曰豈無一人在六十五以上十五以下者耶君跪曰十有其四某皆增損其年齒以稱中堂意是以得不汰文端怒君曰請得畢其詞我 朝幅員萬里歲賦所入豈不能贍此數旗人耶旗人不注四民籍汰之則強者爲盜賊老弱丐徒而已京口當衝途外藩貢使皆假道旗婦章服殊民人沿街乞丐恐有傷國體爲外夷所笑文端手扶君起指其座曰此席當屬君矣遂上疏切論罷其議君擢揚州游擊有通州奸人告海外沙民謀逆狀文端檄君先率所部往君

具文乞病假五日文端莫喻其意親帥兵抵六閘君忽上謁文端曰故未病耶對曰某何病某度沙民必無他以兵行必驚擾故單騎往察仇怨所自起召其父老諭令指親串之任內地者傳集訊驗取結狀三百紙並帶曉事數十人馳迎中堂耳文端握君手曰吾固知君能了此事也卽集衆諭遣之置告者於法江防揚糧兩河廳故事皆派柴戶輸工料歲賠累以萬計君白文端裁革徐淮揚三府民料積困以紓天大旱向例武職不禱雨君素服至龍王廟長跪階石上凡三晝夜旣大雨而階石遂有兩膝暈民以爲至誠能穿金石也累遷漕標中軍副將引疾去官僑寓揚州卒揚民請入名宦祠旣得 旨男婦爭進香楮迎主者至萬餘人爲傳誌歌訟者不下數百首君工詩善草書在官緝捕救災愛民戢士美政不可殫述嘗曰官樂則民苦官苦則民樂以吾一人之苦易數十萬人之樂吾獨不樂乎陳文恭公督兩江時尤重君手書敦勉諄諄若師弟子然其見重於名賢若此子守廉庚戌進士官知縣有廉直聲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四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五

平江李元度次青集

孝義

趙孝子事略閔孝子

趙孝子希乾字仲易江西南豐人父師高嘗從豐城李見羅先生游著有浩然集九邊屯田議等書早卒孝子依大母母以生年十七母抱病月餘日夜禱神祈身代不愈往問吉凶於日者答言無生理往卜於市占者復言不吉孝子踟躕不去曰何以救吾母占者惡其煩數胸孝子而嘻曰危矣剖心其可救乎聞者皆怪之孝子心識日者言歸見母病益危篤作疏告神書遺言付仲父及弟封識之時日光斜射牀席寂無一人孝子取笥中薙髮小刀坐牀上剖胸深寸許以手入取其心不可得忽風聲震颯衝其戶孝子驚疑以爲有人至四顧周章急反刀剗其胸肉置几上復取腸出斷數寸蓋人驚則心上忡腸盤旋滿胸腹云孝子置腸肉釜上悶絕於牀弟妹出見釜上物以謂孝子割股也烹而進

之母再視孝子血淋漓胸腹閉氣垂絕始知其割心城邑喧傳聞於令令親往視之命醫調治母子病不數日母病愈孝子亦漸進食飲唯胸前腸出不得納每日子午閉腸端瀝濡濡下月餘胸肉合終身矢從胸上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常人明學使者侯忠節公峒曾聞其事拔充博士弟子員尋選補壬午恩貢甲申後奉母避亂山中貧甚賣卜以爲養又十餘年母壽八十餘乃卒孝子高準大耳頰而長天性渾樸客或求觀其胸下腸解衣示之兩乳正中閉腸突出寸許色鮮紅如血以帶繫竹筩懸於項及臂承其糞日必洗且換至再三蓋三十餘年矣母終未十年孝子亦卒年六十有一同時浙西有閔孝子者事與此類

閔孝子佚其名湖州之南鎮人性粗獷力耕未嘗讀書而事父孝父爲老諸生年七十二病且革戚里咸勸治後事孝子不聽一日父病霍然起又數日受杖屨矣人莫測所由旬日孝子呻吟牀第閒狀甚苦妻數叩之不答晨起見其捫心難堪狀疑之伺其寐發所捫處見創則大驚孝子不能諱曰常聞人言親病

不可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飢粥噉之可治也予不忍父病不救禱於神引刀刺胸出心割片許適夜半父呼飲納湯中以進不意父果霍然當刺胸時不甚楚割畢創卽斂如未刺時今始不能忍然祕之勿以成吾父也妻大驚白之醫醫曰嘻顧安所得藥妻泣請不已妾出藥塗之去言必死詰朝藥忽迸落創痕已失所在矣事聞於 朝康熙甲辰被 旌 詔下之日惟其父拱立閭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則已先二日遁去

黃孝子事略 顧廷琦 劉龍光

黃孝子名向堅字端木江蘇吳縣人父孔昭舉明崇禎癸酉鄉試官雲南大姚令鼎革後阻兵不得歸孝子子身往尋之以家事付其妻曰此行不見父母決不歸也族黨皆阻之不顧旣出門遇客之舊往滇者詢之告以道里之遠山川之阻戈鋌之擾狼虎之暴與盜賊剽掠猺獞番鬼之險惡復阻之卒奮然往一蓋一笠披零丁帖越關數百重將及滇滇人訝其形容衣服不類欲加刃時兵戈未靖疑爲閒諜也告以實痛哭如嬰兒衆乃釋之至白鹽井遇父母及從弟

向嚴俱無恙喜極哭失聲蠻獠皆爲感動踰一年得歸歸時途中與弟親扶籃
舉怡怡如也始順治八年十二月訖十年六月往返二萬六千餘里吳人作樂
府以傳其事而吳江潘檢討未至投刺自稱弟子同時孝子又得二人焉曰顧
廷琦曰劉龍光

顧孝子廷琦字珮堅長洲諸生也父繩詒崇禎庚午舉人知蜀之仁壽縣張獻
忠破成都不屈死天下既定孝子步入蜀黧面赤踝前後歷四寒暑始得扶櫬
歸中閬川水暴漲幾死絕粒數日幾死遇盜劫幾死臨穹崖絕巘墜深淵幾死
而卒不死不死而卒扶櫬以歸天相之也方孝子之成都時山川猶存城郭易
位無有知瘞種處者呼號路側誓不欲生由遵義民訪之殷繼周黃珪由繼周
珪訪之文運由文運訪之曾大禮始得諸龍腦橋側廬墓數月往返六萬四千
餘里抵里門鬢髮白矣事詳孝子自撰入蜀記

劉孝子龍光者字蓼蕭亦長洲諸生父廷諤官明益王府長史國初道梗孝子
始以省試歸兵後不知父母存沒日夕涕泣家故貧徒步往建昌時益府舊人

無在者禱於張令公之神夢中若有告以石澆者然不知所謂久之遇一女僧云石澆爲閩粵交界處今官道阻兵由閒道往七日可達孝子乃冒死穿藤峽一綫天踰白石嶺高萬仞蟻旋而上血漬雙足過山麓得微徑俯視山下有村村中板屋三楹流泉泱泱鳴石上孝子心動謂得毋卽石澆乎叩其戶則母管孺人出焉喜極而哭問父所在先二年卒矣又大哭問殯何地則在板屋中又哭村民聞哭皆來觀曰吾鄉舊名見娘村宋孝子王龍山見母處也今遇子又一孝子矣乃涕泣奉母扶櫬歸孝養十餘年母沒以哭母得心疾終其身

錢孝子事略 劉獻煜 劉德濂

錢孝子名美恭浙之紹興人父士驩明季由舉人授雲南陽宗知縣有子三孝子其季也八歲時庶母與仲兄之官孝子及伯兄侍母留故鄉未幾明亡滇南道梗伯兄亦卒順治戊戌滇方內附孝子欲往尋親母弗許康熙癸卯秋復請母曰空囊能行萬里乎孝子曰此不可意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行由江西抵廣東病幾殆留六閱月至南甯瘴氣方惡留月餘至廣南又病瘧力疾行山

徑十步九頓抵蒙自宿土城旅店竟夕不寐悲吟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問之告以故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擢知嵩明州乙未五月卒官葬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舉兩子兵燹後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矣孝子聞言五內崩裂至通海問南山無知者痛哭於路左觀者訝之爭問故有老人曰我爲闕氏兄應乾錢公乙酉所取士也有童姓者君家舊僕盍詢之至則僕適他往其婦滇人也詰問再三愕然曰此豈浙來小主耶有頃僕歸不復識詳告之乃相持哭叩其始末一如楊姓言尋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詰旦探庶母幼弟居敝廬困甚時甲辰十一月五日也謀歸父骨無貲寄跡僧寮復流寓嵩明自乙巳至戊申展轉丐貸乃藉張臬使之力得偕仲兄負骨歸兩弟及庶母留滇是年九月十五日抵家蓋往返六年矣好事者演傳奇曰尋親記觀者皆爲泣下

同時有劉孝子者名獻煜字台凝陝西華陰人也父濯翼崇禎閒司訓武昌偕其妻及幼子以往而孝子留家視墳墓流賊擾楚豫閒道絕失音耗十餘年順

治初孝子徒步求父母楚中時寇亂垂定燒火猶數舉紆迴險隘出入鋒刃閒屢濱死乃達訪舊時僕役流亡都盡日夜哭泣遇人輒諏詢莫有知劉教官者一日哀號山徑中一老人聞之曰劉教官夫婦死久矣其子爲盜掠去孝子籲老人導之至瘞所發之見輒焉朱書記姓名鄉貫皆合猶濯翼所自書也孝子乃得負其父母骸骨歸肩肉爲枯者數寸孝子彊直自遂爲邑諸生嘗以言語忤學師置劣行法當除名提學道田君厥茂集多士問狀衆以其事對田乃喟然嘆曰是則孝子宜旌矣遂得釋而孝子自是不復應試晚而講樹藝爲小圃讀易其中從容朝夕有忤之者置弗校年八十餘卒

又涿州劉孝子名德濱國子生父源汴明季官鴻臚寺鳴贊流賊破京師按京朝官及選人籍名索諸薦紳榜掠之號曰追賊或立斃或賂而免或受其賂而又殺之方是時源汴名亦在索中孝子匿源汴他所而身自詣賊曰劉鳴贊卽我是也賊拷責數百孝子默無言久之度父已遠去乃奮起叱咤罵賊賊怒杖殺之而源汴竟行遜沒齒不出蓋身不罹刑辱名不污賊黨一時士大夫類莫

能及云

顏孝子事略

顏孝子伯璟字士瑩山東曲阜人復聖六十六世孫也性孝友補四氏學生員父允紹明季官河閒知府敵兵至城孤乏援力不支朝服北向拜闔室自焚死孝子與弟伯玠時家兗州兵亦至城將陷兵民皆竄孝子體肥不能走伯玠手掖之以行步益窘孝子曰同死無益弟急去猶可活也伯玠不肯釋孝子給弟他顧躍下城伯玠俯視痛哭矢及其身而卒孝子仆地傷左足夜乃甦爲邏卒所得見其修髯偉貌不敢害昇以告其帥孝子見帥不爲屈帥驚異問之則顏子後也遂延之坐留帳前有被掠者偶語曰昨見城中婦女十數輩邏卒驅以走中一婦不肯行卒反刃擊其臂臂折猶罵不已卒殺之牆下有媪過之指曰此顏氏婦也孝子曰得非吾婦朱氏乎告其帥迹之果然蓋刃傷已四日矣驗其息猶未絕載之還復活帥謂孝子曰而日念而父然兗州破時河閒陷已一月矣孝子聞之長號力請於帥護之出軍壘蹒跚走河閒時盜賊充斥白刃塞

於前積日不能得食每被執輒忼慨與語輒得釋卒達河閼哭其父甚哀路人皆哭方其父之自焚也幼子伯珣甫六歲僕呂有年抱之出火負而走道中流矢死伯珣匿民閒顧得免孝子既拾父遺骸復訪得其弟與俱還倪文正公元璐河閼公座主也至是道經河閼爲文以祭曰父忠子孝是吾師矣由是孝子之名聞一時生平坦易而家法嚴以肅友愛季弟同居無間言訓子孫以經義鼓琴賦詩自娛恆自言壽止六十一果驗子光猷官編修光敏進士官吏部郎中皆有文名性亦孝執親喪辟踊盡哀淚與血俱四方觀禮者有顏丁善居喪之目

陳孝子事略賀上林 何士閼

陳孝子名嘉謨字我師江蘇興化人邑諸生順治初父宏道爲怨家所誣繫府獄獄卒絕其橐餼孝子乞一見父不許知羣小計必殺之乃痛哭於城隍神作血書懷之出自沈於河是夜蒼頭守舍候孝子不歸忽聞哭聲自外至扣門甚急啓視無人心怪之及明兩淮運使白某得一函啓視則嘉謨訟冤血書也運

使大驚適蒼頭亦來訴求其尸七日出自鈔關河屹立風浪中髮皆上指遂出宏道於獄收葬孝子而抵誣告者罪後十餘年有賀孝子事

賀孝子上林丹陽人父天敘以事忤令繫獄將殺之孝子年十八謀脫父不得聞巡撫將至涉江湖淮迎舟大呼騶從呵之不得前憤極遂投河髮沒數寸復躍起大呼巡撫令急救之已死檢其衣得一紙則白父冤狀也巡撫按部具得令不法狀黜之釋天敘於獄鄉人爲立賀孝子祠又何君士閔者安徽南陵人也有族人滿盜破其祖母冢以葬親孝子訟之官三年不得直會巡撫檄兩縣令會勘滿健訟事仍未白士閔大慟觸碑腦裂而死令義之勒滿起棺治其罪葬士閔題曰義士何士閔之墓

曹孝子事略 張維德 張振祚 薛文 薛化禮

曹孝子超安徽和州諸生有學行順治十六年海寇鄭成功犯江甯掠及州境孝子奉親出避猝遇寇兵欲戕其父母孝子號泣請代寇閔而釋之家貧力供甘旨以養居喪負土作墳家有紫薇一株父手植也久枯孝子每對之哀慟忽

復發花時人以爲孝感康熙四十二年 旌孝子以身代親死事與張孝子維德致相類維德合肥人明崇禎乙亥流寇入境執其父將見殺孝子年甫十五歲延頸就刃求代父賊義而釋之越順治丙申父卒哀毀骨立廬墓側三年又張孝子振祚廬江人也父宏任攜祭知四川嘉定州崇禎壬午流賊逼城孝子奉父命領數騎突出求援城尋陷孝子還見父被害觸石死時弟振祺以應試回籍阻絕無音耗及順治甲午聞信奔赴至保甯阻寇不得前巡撫李國英拔署梓潼縣三年道始通卽辭官尋母遇之峨眉縣年七十餘矣奉以歸

和州薛氏二孝子者兄文弟化禮陳橋洲農家者傭也有母老矣乃傭力以養而留一以侍母迭相代傭者出其一人潔治茅屋坐母中央絮絮語移日日將盱傭者荷擔自村外來白粲一甌酒一壺市脯或生肉用楊柳貫魚輒以至至則鬻烹跪進兄若弟跳舞歌謠以侑食歲以爲常或天寒凍冽則負母出曝於戶外一人前後爲侏儻爛斑卽當作態以博母笑鄰兒大譁孝子不屑意徐徐負母逕入戶去久之母益篤老病且死殯葬皆竭誠信毀不能出戶傭主蹤跡

至其家二人則骨立不能起哭益哀向鄰人索粥糜糞活之數日兄弟竟俱死時康熙四十二年也知州事何偉表其閭又四十四年學使朱筠祔其主於何公祠且爲之記

趙孝子事略

趙孝子名萬全浙江會稽人父應麟爲儒而貧託教授出遊四方時孝子甫周晬應麟出無所遇久客益困明亡天下亂阻兵不得歸轉徙他鄉以沒棄其家二十年矣孝子幼數從母問父何忘返今安在母持之泣且曰兒知憶而父寧使父得歸卒撫爾乎孝子則大痛年十九請於母曰兒已長願往尋父幸必奉父還衆止之不可遂獨行求父度淮南北歷燕齊穿楚豫秦隴所值雖傭保負販浮屠術師流丐之倫皆潛察無敢忽慮其父之或遁於是也周行五六年日不再食憊甚柴立如植鰮然終已不遇心疑父已死遇髑髏之委溝壑者輒瀝血漉之堅不入乃捨去復謳號於塗初孝子將出懼己不審父狀則張牘書應麟名及鄉里年歲容貌揭於背以行久之抵馬邑馬邑故山西邊兵後人烟凋

喪孝子旁皇無所告張又義者縣人也聞之太息曰嗚呼是豈趙君兒耶亟走視問其籍故會稽誦所書牘曰是矣吾幸識而翁翁客遊無所寄食窮歸我嘗爲我授書甚適吾哀其旅死也槨而封之高不及馬腹手表之木今且拱孝子聞言擗地慟奔之窀所號而仆絕復蘇者數乃負骨歸冀少慰其母馬邑人爭來聚觀皆泣下少留之不可旣歸服斬衰躬鑿塊築墓時時哀號復託教授供其母極艱且勤母亡得合葬廬冢上三年康熙己巳孝子卒後四十餘年守土吏上其事於 朝 詔祠之廟且 賜金俾冢石而 旌其門

王孝子事略

王孝子原直隸文安人也父珣當明季苦歲荒役重不能支辭其妻曰我去則追呼不及門孀婦孤兒庶可安也遂逃去不復返時孝子方在抱稍長從羣兒學有嘲其無父者歸問母得其故而悲之曰我當求父母曰兒幼不能也孝子慧甚及長設酒肆多作裨屨諸行色所需物遇遠客至則資而厚款之不受值問所欲曰吾父姓某名某貌若何亡出有年矣倘所寄寓若道途邂逅者客幸

爲兒迹訪相告生死不忘酬也居久之無所得既娶婦乃復辭母覓父去母泣留曰年遠父存亡不可知且若父吐耳流落何處誰知名者無爲父子相繼作羈鬼使我無依孝子痛哭曰不得父兒不歸也幸有婦侍母母勿以兒爲念遂行足迹半天下日乞食充腹跣步重趼至見骨南北去來積十餘年無倦色一日渡海至田橫島假寐神祠中夢至一寺當午僧炊莎食之味苦以細肉爲湯和之乃甘尋驚寤遇一老父曰孺子憊甚何爲者孝子以情愬且語之夢老父曰試爲子占之午者正南位也莎根附子泥肉和之附子膾也求之南方父子其會乎孝子喜拜謝遂南踰洛漳向洛汝而行所歷寺皆遍已而至輝縣之帶山有寺曰夢覺孝子心動曰吾夢豈至是徵耶天雨雪寒甚臥寺門外有僧見之詰知其尋父也憐之導見其師與之食師曰子何貫曰文安曰吾徒舊有文安人者盍出與敘鄉井乎及相問姓名卽其父也乃相抱持慟哭父猶未肯卽歸曰吾棄家久矣無顏復返孝子牽衣哭不止寺僧皆感動勸其父曰若不歸子必死子死妻媳必繼死奈何忍滅一家親也於是相將還里門夫妻子母復

衆鄉人嗟歎父子並登大壽比孫而顯貴科名繁盛迄今稱右族焉

耿孝子事略 耿極 耿光 耿於彝 耿輔

耿孝子名燿河南太康人邑諸生少從兄光學事之如父凡出入起居必諮稟而後行光嘗與之財孝子曰家有長兄我無用此爲也崇禎壬午李自成陷太康孝子率弟炳肩輿昇母避河朔貿市以供甘旨母病孝子朝出經營暮歸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母沒扶柩渡河將殯於祖塋會鎮帥高傑兵作亂道梗塞孝子從刀山血海中挽車以葬不怵也時定興耿權與弟極以孝友稱炳嘗慕其爲人訂爲兄弟分宅以居且贈田四頃其義譜有云性地成宗心源爲譜孫夏峯徵君聞而義之爲作三耿合傳云光字伯明邑諸生事繼母孝教諸弟嚴家世業農父應科好施與七世同居子姓百餘口置圓几二外則男子以次共食內則婦女以次共食額其堂曰效藝嘗赴省試拾遺金數百於旅舍俟其人歸之嘗言行事當以聖賢爲法始無悔事立心當求鬼神可鑒始無愧心其刻志勵行如此子於彝有學行光卒未葬值流賊屠太康居民逃竄於彝獨抱父

柩號泣不去賊大至休之曰汝獨不畏死耶推墮城下傷腰脅幾死越三日賊退踉蹌歸家以土掩柩而後去時歲大禳人相食邑令餽穀四十斛悉推其餘以賑貧人督家僮廣種菜明春菜發任人刈取所全活無算年八十二無疾而終耿氏以孝友名世子姓守其家法中州稱禮讓者以耿氏稱首又有耿孝子輔者虞城人邑諸生早喪父奉母避亂開封會流寇決河灌城輔倚浮木負母渡水逃獲免後居母喪哀毀骨立縞衣粗食終其身以子惇貴贈給事中與於葬並祀鄉賢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五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六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孝義

劉孝子事略子青藜 王珽 李恂 劉星 郭培壙

劉孝子恩廣河南襄城人當明季寇亂父漢臣被執孝子方十歲號哭奔赴父已被害慟哭收父屍賊怒截其耳鼻不肯去賊憐而釋之負父屍以歸兄弟同居終身無閒言有姊少寡迎歸撫其二子給以田產母歿哀毀嘔血遂以卒寢門外產芝三本人咸謂純孝所感云子青藜康熙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性敏好學博極羣書十歲遭父喪哀毀嘔血成疾後母患疽目不交睫衣不解帶者七閱月淡於仕進請急家居不復出母數促之終不忍離膝下生平清介自守及母卒囊無一錢邑令致賻始克殮父子並祀鄉賢

同時王孝子珽祥符人性純孝年八歲侍祖父疾母氏刲股以療翁孝子十指忽痛甚趨問母知其故卒飲泣不言以成母孝與子符震同舉康熙甲子鄉試

乙丑成進士部檄至依依不忍離膝下父母督之不得已入都一夕夢中忽驚悸恍惚母氏刲股時情狀急馳歸母疾已大漸人以為誠孝所感服闋父促令就銓得新會令會裁缺即告養歸絕意仕進所學一宗程朱淹貫經史尤邃於易祀鄉賢又同郡李孝子恂尉氏人家貧以木工營生父患痺痿孝子事之惟謹遇歲歉不能養乃乞食於市歸以啖父後得賑穀一石慮不可長繼日舂升許供父而以糠粃自咽及父病劇夜中鄰人猶聞孝子撫摩嗟泣聲遲明則孝子已抱父足死矣其父亦一慟而絕鄉人重其孝為葬之雍正十一年 旌又

有劉孝子星者祥符人也為諸生有學行年十三喪父哀毀逾常母病刲左股以進疾遂瘳生平雖盛暑未嘗袒裼恐人見其創痕也後以子士聰貴贈給事中又郭孝子培壩新鄉人也邑諸生性至孝母沒廬墓三年晨夕哀號塋外舊有先世祠一夕失火孝子抱木主冒火出倉卒中遺生母像復衝入烈焰中檢得之身幾殞性尤廉介取與無所苟有藥買止宿其家遺金百兩孝子追還之

雍正六年 旌

顏孝子事略 顧鼈

顏孝子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順治初有怨家周昌者乘亂偕其黨十餘人誘宏仁閉空舍中殺之而棄其首已顏氏得道旁尸驗之良是屢購其首無有也及物色殺者主名知爲昌連控諸官不得直時孝子年甫十三痛其父被殺嘗與兄孟和取析薪斧出礪之復束藁草如人形書昌姓名其上以試斧如是者數矣鄰里知者數易之以謂此穉子戲耳卽昌聞之頗心動然亦未暇備也逾三年孝子懷斧竊告其母曰兒將往復父仇母大駭搖手止之曰昌無籍有膂力汝弱小何能爲慎勿自速死也孝子奮衣出門不顧是日值昌市中孝子陰尾之行昌不知也行稍前遽自後揮斧中昌首流血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會其母趨孟和走視弟孟和趨至昌已死兄弟相率號於衆請偕詣官首罪衆如其言旣至縣庭孝子與孟和爭自承殺人官不能決衆從旁分別言之始下孝子於獄其母蒲伏往視之且哭且撫其背詬曰駭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顧欲以父子兩命易人一命耶孝子怡然曰父仇得復死不憾其明

年巡按御史錄囚遂釋孝子而周昌前所與共殺宏仁者十餘人先後皆病死臨死時皆言顏泰如守我徧體青赤色若有擊之者或又言泰如幸緩我泰如者宏仁別字也不期年十餘人無一在者而孝子兄弟無恙

顧孝子鼈亦吳縣人也年二歲時父仲常爲其仇金瑞甫所殺鼈稍長知父死狀卽淬一刀挾以出入金亦避之順治辛丑鼈年十八遇金於胥口拔刃刺之金躍入水鼈從之連刺不死金逸去挾重貲誣鼈以盜兵備王紀郡丞劉瑞訊得實卒誅瑞甫

吳孝子事略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江西新城人性敏善屬文弱冠補諸生第一屢試輒高等父道隆病久之痺不能起前後血並下醫藥十餘年罔效康熙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沐焚香告天地刺血書疏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代父死大華山者撫州崇仁縣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聲錚然或忽狂病

自道生平隱慝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急不欲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二人十八日孝子入廟默禱焚疏訖同寮人邀遊著棋峯路經捨身崖孝子忽越次前行至崖所歛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爲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趨買棺往就殯自山頂至崖下路紆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云吳秀才投崖死者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衆走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特卻疾且延年更授治痢瘡驅瘟咒并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遂馳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垂絕孝子急書一篆焚服之室中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喑曰是何藥耶疾大愈孝子徒步往返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彊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無疾終焉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數爲人解

訟鬪旣感神應益自修人病苦者恆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爲名

朱孝子事略

孝子姓朱名壽命江西餘干團湖村人康熙乙卯遭亂與母李相失孝子日夜泣不欲生如是者數年一夕夢若有神語云汝母無恙籍正藍旗下孝子益痛哭遍拜其戚族鄰里且與訣曰壽命苟不見母不生還矣短衣芒屨背黃袱足脛赤露匍匐三千餘里走京師至則行乞市中或遺以餅餌則自食遺以銀錢則紉衣縫中竟日忍餓不敢費一錢爲贖母計也蹤跡久之果得母所在如夢中語而旗人故邀重購拒孝子孝子曰踰其門外雙膝爲腫遇母生日持肉麪一盂跽進母伺母食畢然後起邵遠平學士時官京師義而贖之旣出無所依因留學士家母性卞急小不如意則詬詈不休甚則捽而批其頰孝子益嬉笑謝曰恐傷母手後數月得便舟奉母歸餘干孝子體羸面黃不知書故其語質每對人言在母腹時日啜母血三合何忍不報蓋其天性也

楊孝子事略 蕭日璜

孝子名文蔚浙江上虞人父榮明諸生康熙丁未父年八十有七病孝子走廁
膾嘗其糞甘號於天請身代不得父竟死越十年母病痢中死法醫者凡數輩
皆辭去孝子獨念父危死不救今復爾生男何爲也世已無鍼灸技豈湯醴亦
告絕乃闔戶刲左臂以其肉雜薄汁瀝之三瀆三進母病霍然已時丙辰九月
二十一日也方孝子將刲臂束臂以兩麻令肉墳起然後迫噬之而脫之以刃
故創甚鉅骨露凡百二十日始合創人不知也戊午邑令廉其事告諸臺使者
將旌之孝子再拜泣辭固強之泣愈甚乃題其門曰以身壽母孝子爲人謙而
和輕財好義不以俠烈名人以孝稱之必變色踧踖每月吉輒禱城隍神願減
年益母壽然祕不令諸兄知若惟恐以獨行傷兄意者同時有蕭孝子者江都
人也諱曰璜母朱氏病且殆孝子刲脅割肝使婦虞氏和藥進母母病愈而孝
子死孝子既喪虞氏謂母初愈不當使聞增悲慟乃匿語姑曰日璜出耳殯孝
子他室奠則衰絰而哭入則常服而奉進食飲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
終孝子事在康熙時墓在梅花嶺東邑人祠於墓側轉運使朱孝純至修其祠

字爲立碑而銘之

張孝子事略 郭居鼎 江大賓

張孝子燾小字洪居福建連江人生有至性父震公挈家避亂於邑東之岱堡順治十三年海寇陷堡張氏一門殲焉獨震公以他適免孝子時年七歲被掠往龍巖旣鬻之廈門稍長傭於清漳震公謂其已死也康熙十年孝子年二十餘思念其父母每遇佳辰輒兩泣或夢中號哭不止顧忘其鄉邑及父名字因爲傭時人謂其語音似連江而彷彿憶天貞者父名也遂奔連江越數日無所嚮哭於途或問父何名泣曰忘之矣此闕毋乃有張天貞耶願見其人於是震公聞之曰天貞吾亡弟彼焉得識之急走視遇於南關叩其詳大喜攜與歸呼其母出曰吾兒洪居不死今歸矣孝子熟視母良久曰非吾母也震公曰果非爾母也母亦斃於賊矣此爾繼母耳孝子搶地大哭自是事繼母如所生念母死於賊賊仇未復慟不欲生更持服三年每哭失聲鄉里賢之雍正七年旌同時有郭君居鼎者海澄人由歲貢歷官戶部郎中幼失怙恃哀慕終其身兄

居昌因亂相失跋涉相尋凡二年行數千里遇於贛挈以歸分產共之邑五都海塘決漂室廬亡算捐千金與築邑人立石紀焉雍正初入祀鄉賢又江孝子大賓泰甯人生數月父遊學京師轉徙山陝閒落魄不歸孝子稍長痛不見父誓不欲生俄聞父在漢中遂辭母往尋貧且病長途孤影瀕死者數矣抵漢中不宿旅舍席荒郊蔓草中號泣周詢久之竟得父扶以歸父年七十矣又數年卒於家有以尋父狀問者孝子輒諱之不欲以孝名

鄭孝子事略 吳國肇 何履旭 李威山 林開登

鄭孝子江字若庵福建侯官人慷慨有至性母葉病將革孝子剖股和羹以進母霍然起曰兒創無恙乎適神告我病將立瘳順治五年大饑穀數斛可易田十數畝孝子謂其妻陳氏曰美田宅易得也乘人之急而利之不義擁餘粟而坐視無告不仁且遠計子孫何如近憐兄弟氏曰善乃以穀分贍宗族塾師劉慶開妻歿爲翼其孤里中有周九者重困官役父子三人將仰藥孝子排戶入贈金力救其死有販豕者被竊喪其貲窘甚走投河孝子資以金如其亡數得

不死聞者義之又吳孝子國擊何孝子履旭皆閩籍並割股療親病而李孝子
盛山林孝子開登則並以割肝救母聞

國擊福清人父鼎臣官永定訓導病篤孝子割左股作羹以進未愈羹右股遂
痊越三年父沒海寇逼城孝子負母竄母病孝子自割如前病亦愈履旭字君
章福清人父其達早世奉節母葉氏竭力色養母疾篤倉皇籲禱一夕夢神授
藥手按其股乃焚香告天割股和藥以進母尋愈待兄弟極友愛著有心鳴集
盛山姓李氏羅源人也母鄭邁重疾孝子禱於神割肝作羹以進母竟卒孝子
亦卒雍正六年事聞得 旨割肝療疾事雖不經而其迫切救母之心實難得
而可憫其 予旌而同時林孝子割肝救母年纔十四其事爲尤奇林字亮中
各開登福清人

謝孝子事略陳開運 賴用賢 李人鳳 李人彪 余萬春 鄧成珠

謝孝子獻恂福建甯化人事親至孝嫡母雷氏無出父客外再娶王氏生孝子
父旋卒孝子扶生母歸里奉嫡母雷克盡子道雷臥病孝子割股和藥以進病

立愈順治中邑令何鳳岐表其門爲請旌焉時有陳賴李余諸孝子皆閩產並以卓行聞而鄧成珠者家貧至傭力以食亦以純孝著

陳孝子開運字而鈞清流人父病割股以進兄弟八人友愛無閒言縣令賈漢儒請旌其門同邑諸生賴用賢字鴻遠侍母痼疾十年躬調湯藥衣不解帶母歿苦寢柩側哀毀骨立五世同居人稱陳賴云李孝子人鳳字亦凡長汀諸生嘗爲其祖母舐癰居父喪不食七日弟人彪亦割股療親病時稱一門兩孝子余孝子名萬春清流人邑諸生母病割股調藥母卒哀慟以頭觸柱絕而復甦苦次歎粥茹素三年如一日鄧孝子成珠者泰甯人也家故貧父早卒傭於廖氏距家數里日乞米一合昧旦趨送母所疾趨反供主役亡何母目盲不能炊乃負母依主家旁舍朝夕手自飯之久而主有微言孝子曰某自減餐奉母不敢重累主人也晨昏弗懈便溺必親者五年母卒日夜長號聞者皆流涕葬畢辭主人不知所之

沈孝子事略

沈孝子萬育字和卿江蘇常熟人鼎革時避亂負母周氏行於野遇盜奪其糶母固不與盜怒將殺之孝子泣而求代並得免鄰人失火延母寢母疾方劇不可以變孝子號痛呼天天反風火以息母年八十餘疾危篤醫皆言法不可治孝子割股以進弗瘳夢緋衣神告曰疾非五藥所能治也醫凌某在雙林速致之凌至以針達之霍然愈孝子性好義屢建橋梁施棺槨以成母志卒於康熙四十九年年九十有四臨終惟呼父母子六皆爲諸生其二登鄉薦孫淑官編修嘗乞方侍郎苞誌其墓侍郎之言曰嘗怪書傳所紀以孝感鬼神而得異徵者大抵皆獨行之士而聖賢則無之蓋聖賢之學至於知命而不惑雖事父母亦盡其心與力之當然而止耳獨行之士悲憂感發若焦若熬常欲殉以身命故精氣之積而鬼神爲之通理或然也學者以爲知言雍正四年 旌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七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孝義

王孝子事略

王孝子恩榮字仁庵山東蓬萊人也爲人原款而深挺造次不能以文自達縣小吏尹奇強性險猾頗以巫醫之術有寵於官孝子父永泰因實產與角口被毆中要害立死時孝子甫九歲祖母劉氏年高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傷痛自縊孝子母劉氏健婦也瘞其姑藁厝永泰棺於市僦屋其旁居之大書曰殺爾父者誰也泣血三年病甚呼孝子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喪易此海枯石爛存此志恨不可忘也孺子識之孝子游羅大事家盡落依舅以居厲志讀書稍長補諸生誓於父柩前尋仇以斧自隨其舅患之誘使居長山島中禁勿令出且告之曰孺子志誠善但殺人者死國法也爾父之鬼餒矣孝子流涕聽命每晝取史記伍子胥白公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夜靜焚

香長跪告天絮語達旦時或困倦假寐輒連聲驚厭大呼怨家在此年二十八舉子辭於舅曰可矣遂行踰月忽遇奇強於道揮斧急擊稍遠不中乃投以石仆地道旁人爭抱持之得免奇強諱不言裹足不出一日偶獨立門首又爲孝子所見直前斫中其首帽厚偏引至耳扶傷脫走其家奔訴於官時已年遠吏胥案牘無可證孝子出母故所弄銀陳之訟庭硃批爛然旁以血書鈴之縣令嘆曰至性人也吾欲尼爾則傷終天之恨欲聽爾則違累赦之條周禮調人之法具在各爲趨避已耳孝子於是噉然而哭縣令亦哭堂廉內外觀者盡哭孝子既再舉不得奇強亦遠遁棲霞相隔八年適蓬萊人有患病者力延奇強禱治奇強亦以事久稍安入城過一小巷四顧無人方裹衷閱孝子突出扼之奇強皇窘伏地乞哀孝子曰吾父遲爾久矣遽劈其腦腦裂以足連蹴其心而絕於時見者驚出不意相率前擁孝子孝子笑曰豈有白日殺人乃畏死者遂自繫赴縣會奇強家訟當日永泰故自縊非毆死縣令欲開棺驗視孝子曰某已有子矣甯抵死不忍再暴父骸叩頭出血縣令惻然乃爲博稽於介衆皆曰孝

予言是遂具牒法司法司議曰古律無復仇之文然查今律有擅殺行凶人者予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不論是未嘗不教人復仇也孝子父死之年尙未成童其後疊殺不遂雖非卽猶卽也觀其視死如飴激烈之氣有足嘉者相應特予開釋復其諸生卽以原存埋葬銀還給尹氏以章其孝且將具題請旌孝子之舅聞之見有司曰孺子求見其父母耳夫人遭奇禍以要旌門式閭之榮又何忍矣法司嘆曰汝亦賢者也遂止而祀其母氏於祠時康熙四十八年也其時莅孝子事者撫軍則中吳蔣公陳錫提學則北平黃侍講叔琳及滇南李觀察發甲云

謝孝子事略 王全

謝孝子萬程河南唐縣人妻李氏楚人也事親孝父儀爲諸生食餼屢困場屋司農旣裁餼廩益屢空孝子夫婦耕織供滫瀡無闕儀老且死不克殮夫婦號泣擗踊里巷哀之然力不能助也孝子目其妻泣若有言不忍李氏知之請自鬻以營葬具目其子俊娃泣時俊娃生甫五閱月不忍戀遂行里巷哀而記之

曰康熙某年七月二十日孝子謝萬程驚其妻葬父鄰村董官店王全者先有子七歲遭寇掠遺唐縣道中有翁嫗養而子之義不得返全乃議置妾以二十四金買李氏氏歸焉泣而請曰妾生士家知詩禮翁死不得已鬻身以葬願早夜供織紉全妾節君德益洪遠必昌厥嗣全故知萬程夫婦孝至是感其誠惻然許之明年全子所養之家其翁嫗皆死得歸全兄大有故與弟積忤誣爲逃人也愬於兵備使者詞連李氏時南陽郡丞漢陽張三異循吏也有異政遠近戴之奉檄按其事全偕其子至曰非逃人吾子也向掠今歸耳詢少婦何人全備述其事詢李氏涕泣自陳具言全節狀且請召萬程察之萬程至具言所以驚其妻者張公歎曰古有傭身以葬親者世傳至孝汝若此可謂孝矣乃答大有而畀全金賞萬程幣示於衆曰康熙某年七月二十日孝子謝萬程夫婦完聚如初且旌其門曰節孝雙奇於是里巷無遠近咸贈孝子金與粟好事者至演之爲傳奇論者謂子克孝婦他適而完節以歸其去而復返也歲月日時無易是有天焉而張公化民訓俗及王全之完人節義爲皆不可及云

蕭氏兩孝子事略

蕭孝子啓聖弟鳳騰江西樂安縣雲蓋鄉人也當父喪日兄七齡弟裁四齡卽克盡哀禮如成人時逆藩倡亂母氏負抱兩孤避賊山谷暮陷虎穴中虎瞋之啓聖乃身蔽母泣告曰請噉我毋傷母及幼弟俄而虎竟去寇平啓聖年漸長念母勤苦乃廢書偕弟力田以爲養母以家學弗繼爲憂鳳騰於是復就學刻苦下帷燈焰熏帳中至黝黑不可辨後雖終於諸生而母意未嘗以爲歉也兩孝子當母恚則請荆受杖病則籲天祈身代母旣歿兩孝子負土成墳三年廬其側祭日優聞愾見如慕如疑事之若生時其相友也自幼至白首怡怡然於妻子無所私姒胡氏娣曾氏居室禮讓內外雍肅數十年如一日鄉人以爲難啓聖年四十無子鳳騰歷雨雪涉險阻爲求側室旣而生男側室卒曾氏減次子乳乳之兄嗣由是得續兩孝子聞母言父平生欲修葺遠祖蕭儀忠諫坊貧不能舉齋志歿康熙庚子啓聖兄弟力新之竟克成親隱願云兩孝子歿後其家五世未嘗析爨和順之氣油油然鍾於一門

王孝子事略 劉必泰 邱永彰 胡士宏

王孝子麟瑞福建南靖人邑諸生八歲喪母能盡哀事繼母如所生母病渴思食青梅孝子繞樹呼號絕食三日是夜梅忽華旋結實摘以奉母病立愈父歿廬墓三年突遇虎虎卻避之聞者異焉里人劉陞遺金數百拾而還之俾得完娶雍正元年舉孝廉方正以薦授永平知府歷四川道監察御史同時有劉孝子必泰字闔人莆田人也郡廩生六歲哭母幾喪明父疾露頂焚香乞以身代父偶思石鱗魚伏月不可得孝子夜馳深山中行百里叩瑞雲宮乞神助果獲魚以奉父後父歿廬於墓側每大風雨輒繞墓哀號事兄如父兄歿夜臥柩旁哭聲震四鄰時稱其孝友又邱孝子永彰者龍溪人弱冠喪父事母至孝母歿廬墓哀號每風雨聲益悲鄉人化之初以貧不克葬父數仰天泣血一夕廟筭供母得金泥中乃克營父冢人謂孝思所格云雍正七年 詔旌其門又會稽有胡孝子者名士宏字大生父患痼疾侍湯藥惟謹衣不解帶者十五年雪夜父渴思食梨時城門已扃孝子繞城隍號泣忽遇一軍士指負堞一舍引之去

得梨以歸詰旦往謝堞下不復有舍惟漢前將軍關侯廟在焉始悟爲神所使也父歿營葬東湖躬負土石建隄植木人呼孝子隄

黃孝子事略子商衡

黃孝子名農字古處江蘇元和人父袁縣學生有孝行生子二長庭次卽孝子孝子年十餘母吳有疾臥牀三載孝子奉湯藥惟謹已復病利方大暑扶掖轉側手除穢溺閱數十晝夜不懈母卒號慟絕復蘇者數旣殮坐臥不離柩側獨居輒喃喃共母語夢中時作歡笑聲旣覺則大哭如是者逾年葬而歸伏地哭不能起父方教授於外攜入館久之啓其枕漬淚若膏貌瞿然視初喪不異也已而父遷館距家數里孝子念父五日一往省父止之乃私伺門外遇館童出問安否曰安則欣然去或曰否卽趨而進問所苦裴哀不忍去衣服器用時其寒暑輒具以往父歸左右侍無頃刻離旣成婚依依若孺子一夕鼓三下忽心悸蹶起謂妻曰吾父其有恙乎方嚴冬不及旦疾馳至館父果得暴疾鼻以歸疾甚時父年五十一術者言明年數當盡會除夕孝子書黃紙十餘願減算二

十年益父元日徧詣諸神祠焚之是夕寐覺喜曰神許我矣已而父果以七十二歲終而孝子以三十二卒孝子事兄篤友愛兄舉鄉試留都門家事孝子悉自任兩人同歲舉子嫂病乏乳命妻兼乳之兒亦不辨其誰母也平生與人恭謹犯者弗校歲饑減食食里中餓者母忘日必省墓涕泣遇時物雖微必薦疾篤與父訣哽咽而沒先時枕邊置銀一裹及是啓視遂以含蓋不欲以累父也後數年父患心痛呼號罔措一夕恍惚見孝子問何以來曰來侍疾耳手摩父胸病良已孝子卒於康熙二十一年至乾隆五年巡撫徐公士林揚於朝以孝子旌妻金氏年十七歸孝子孝子將終語婦曰吾去侍吾母矣汝善相吾兄嫂事吾父待孤之有立也勉之時孤方四歲遺腹女才七月婦痛夫死孝欲身殉者數矣憶夫言而止家故貧事翁極謹洗滌縫綴胥自任不以委家婦一夕所居室震盪有聲急挈兒女出而屋毀或勸入娼室曰伯在不可遂露坐達旦翼日召匠新之不慎一夕風雨方寐若或促之起立披衣抱兒女走而牆忽崩牀几盡敗裂趨竈觚以免終不入娼室也翁既終兒女婚嫁畢節婦以夫亡

日設祭拜且哭曰吾二十餘年戰栗自持恐負夫付託之重今幸畢吾事遂長齋奉佛終其身雍正二年卒年六十有七其年得力學砥行陳恪勤公知蘇州拔實第一以諸生終少刻苦夜寢刻香繫鐵錘下承銅盤香盡錘墜擊盤鏗然有聲卽驚覺起讀好先儒語錄推行戢山人極圖說貫以論語學庸及橫渠紫陽之緒言曰困學錄父孝母節建坊後擇日奉主人祠遽得疾強起拜送尋卒

胡孝子事略

海陽有孝子曰胡君諱隆字景初代本素封至其父振卿而家落孝子爲奉養計弱冠走京師謀筮仕父卒奔歸營葬哀禮交盡後入貲爲寶泉局大使久之改江南涇縣丞以母老不果就養數乞身上官留之及母訃至孝子哀毀骨立歸見母柩則僵地大慟每一慟輒死復生無何以父墓地勢下思再卜穴合葬之啓父攢見積水蓄壙奮迅躍入穴抱棺長號與土工昇以上其日天寒風虐舉體皆冰孝子不知也旣開新穴孝子布苫由其下臥數夜驗有溫氣乃合葬

時在仲冬中旬孝子年六十有四矣葬後結廬墓側親負土築墳面繫手數家
明年歲歉掘野蔬合糜粥啖之而負土不休去其居平定村十里許三年中不
一至也服除補浙之奉化丞權鎮海知縣先是丞涇時嘗攝其縣事又嘗攝旌
德盱眙二縣事所至皆有仁恩士民戴之涇邑久旱步禱烈日中行七十里至
岑樓潭有蜥蜴三游水面貯以竹筒攜之行不數里震霆大作四境雨露足邑
人呼胡公雨鎮海蝗蟲爲災田野厚積數寸孝子齋三日牒告城隍神蟲頓滅
咸謂仁人之感冥漠如呼吸通也孝子有弟五入仕籍後自傷不得事父則致
孝於其母視母意所向以厚諸弟爲吏餘三十年矣其卒也至無屋以居平生
敦古誼專趨人之急其施於人者皆本原所推暨也長子文伯雍正四年以訓
導引見奏對稱旨特擢禹州知州曠典也孝子時方引疾得家書猶伏榻北
向稽首謝云

林氏兩孝子事略 黃學朱

林孝子長貴閩之福清人父宗正弟長廣皆以晒鹽爲業宗正以他事入城至

星橋遇海潮暴至溺以死孝子聞之奔救不及仰天長號投橋下死之長廣繼至繞岸痛哭亦自沈時雍正九年七月十七日也孝子卒時年二十有六第二十有四里老感其孝莫不流涕相與收三尸殮焉聞於官同知張良弼捐俸卹其家各大吏助葬金有差明年得 旨旌門先是順治間土寇陳德容作亂有黃義士學朱者甌甯諸生孝子同郡人也與弟俱被執度不能兩全乃給賊曰家有薄產釋吾弟歸以其直贖我何如賊疑之後遣學朱學朱曰我秀才也質重於弟賊遂釋其弟歸實無業可售也未幾學朱竟被害聞者哀之

李孝子事略

李孝子名維煌字裕光江蘇寶山人也生十歲而孤方父疾時日夕籲天進湯藥必親嘗及父歿哀慕逾常兒終三年不離柩次人呼小孝子家貧無以養母乃棄舉子業任門戶力求甘脆奉母而自食藜藿母偵知之呼與共食遂長齋淡食以慰母焉母得喉閉疾醫莫能療孝子復籲天三晝夜母夢道者授以鍼曰以汝子故爲汝治之汗浹背而愈又嘗患背創醫言當用艾灸孝子恐母不

勝痛先自試果大痛乃止夜稽顙北辰願減算以益母尋亦獲愈雍正十年七月海上颶風大作孝子所居江灣距海不二十里水至屋將圯孝子負母匿几下俄鄰屋俱毀而孝子室獨全有弟爲叔父後幼多疾廢業孝子輒分財與之弟沒字其孤迎叔母共養焉孝子事母未嘗一息離其從兄錫泰巡撫廣西欲招孝子往孝子曰吾安能一日離吾母哉遂謝之先是孝子喪父逾年又遭祖喪兩世孤露不能葬嘗布衣屏居不與筵會人或勸之輒流涕曰禮不葬不釋經吾有痛於中也及卜地葬隆冬盛冰雪手運灰土僵臥垂絕煨火灌以湯乃甦體素羸竟以是病將卒屬二子善事祖母奉母手大慟瞪目而絕孝子歿於乾隆五年又十五年得 旌建坊江灣里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七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八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孝義

黃孝子事略

孝子名洪元江蘇丹陽人父國相以武斷豪於里中有虞庠者好持吏短長夤緣告訐與國相同里不相能遂發國相陰事欲致之罪國相行賄得不坐庠反以誣受杖乃僞引謝具酒食交懽而私遣惡少年訶國相會國相被酒夜行從其後摔項反接之負以石沈諸河里人皆心知庠所爲也莫敢問時孝子與弟某皆幼其後稍長頗聞之乃哭告母曰殺吾父者虞庠也母急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及矣孝子每號慟母輒呵禁之於是中夜飲泣至旦且椎床曰死耳母亦泣曰汝父未葬我老矣俟我死則聽汝孝子始受命兄弟共適市數市利斧藏之庠頗自疑更好言慰孝子曰孺子未婚吾壻汝孝子陽謝曰公我丈人行也得爲公壻幸甚退而切齒曰賊奴欲以而女易吾父耶久之母死旣合葬兄弟

哭拜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訣遂懷斧往來迹庠未得閒
吳俗春社必陳優戲里人觀者環集初國相亦以社時被酒遇害至是又直社
孝子見庠在社所馳歸呼其弟各挾斧往殺庠庠方上坐觀優意甚自適也孝
子直入肩擠之字謂庠曰逸羣我送汝死庠起笑曰孺子醉耶乃瞋目答曰將
醉汝血援斧斫庠應手仆衆驚二子橫斧揮衆大呼曰去去毋嘗我刃也皆卻
立不敢動兩斧並下庠遂死於是四顧拱手謝曰某無禮倉猝乃驚父老復兄
弟挾斧緩步出翌日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頌繫孝子於獄康熙十一
年四月某日也後一年上官竟脫孝子罪云

盧孝子事略

浙之東有盧孝子焉名必陞字家臣號玉茗世居山陰祖名極生子五長芳字
南江孝子本生父也次茂字懷江無子以孝子嗣孝子始生時祖母張病甚本
生母朱氏禱天求代是夕夢神益算并賜以孫及覺而生孝子少時知孝敬有
異敏九歲南江病思得鬻蜺炙孝子潛攜一筐採諸沙口爲風潮所沒得漁者

救以竹筏筐終不釋手而鬻蜚滿其中甲申之難流賊未殄懷江負俠氣嘗仗劍獨行不知所往孝子奔覓諸暨山中晝循林箐隱夜則崎嶇匍伏而行失道投僻路伏屍枕籍驚跣疾奔兩足爲沙石所啣血縷縷漬地行跡皆赤遇一僧憐之挾與俱遇虎匿高樹大呼山神救我虎竟去閱數月得奉父以歸壬子土寇竊發懷江陷賊營孝子匍匐探其穴贖以金不應繞岸哭三晝夜不絕聲賊感動爲引至父前時賊首欲得懷江降脅以刃不從斬所俘者以示又不從賊怒拔刀環向刃欲下者數矣孝子冒刃叩頭流血大呼丐命忽狂風四起大雨如注舟幾覆凶渠震駭乃得釋賊黨皆嘆曰真孝子也孝子旣奉父生還逆知賊必追己也卽遣人馳報祖母盡室以行明日賊果追之不及遂至九墩大索縱火而去懷江旣被重傷病日臻孝子亦改面失音恐貽父憂雖嘔血弗以告日夜侍臥側以兩手摹患處懷江歎曰人摹我痛痛在我身汝摹我痛痛如在汝身先是孝子出繼時懷江有女忌分其貲百計傾之孝子處之泰然至是奉母徐氏命往雲間舟過石門盜擊之垂死盜曰汝死毋我讐我奉某命來也孝

子佯死盜縛而投之水中遇救得免或勸訟之官孝子曰吾自出繼以來蒙吾母恩育十有餘年母止此一女不忍以女故傷母心上書白母自謝不謹被盜不及其他母大感悟以康熙丙戌七月卒年七十有四妻李氏亦以賢孝稱雍正二年浙撫李公衛請旌於朝 詔發帑金建坊入祀忠孝祠漳浦蔡文勤公表其墓

周孝子事略 潘德馨

周孝子士晉字康侯江蘇嘉定人生有至性母病久傾家療之貲盡醫言惟得人乳可再生時家已罄無力雇乳媪孝子謀於妻李氏即棄其九月兒以乳乳母三月而母病痊問兒安在詭以殤對自後妻不復妊無幾微懊悔心越十二年有僧爲殷氏子推命怪其生年月日與周氏兒同詰之則得諸道旁者也是兩家通往來父子復合而其母是時猶健在得還其孫人以爲孝感所致潘孝子者亦嘉定人名德馨字式周父曰文彬兄德輝長孝子十餘歲嘗割股愈親疾孝子聞其事而善之幼習爲賈而好讀孝經曰我知所以事親矣天性

純摯不忍離父母側雍正四年母氏程病壘醫藥不效乃禱於城隍神願減己年益母遂割左肱肉和藥以進母夢神告曰以汝子孝感增汝壽一紀病立愈後果如夢中言邑中競稱潘孝子孝子居父喪時以哭泣傷脅咯血數年乃止兩目失明者數月平生在三親前怡色婉容卽有所怒見父母則轉爲喜叱咤不及犬馬父母歿後孝事祖母至百齡友愛羣弟篤行好施與皆其精誠之所推也

施孝子事略 楊嘉禎

施孝子聖揆江西新喻人十歲喪母擗踊絕食父慰諭之得不減性終喪盡禮如成人事父雖貧必覓甘脔奉膳視聽無形聲父病篤籲天夜禱叩頭流血絕復甦越日父竟瘳久之父歿廬墓三年有白鶴飛繞悲鳴與哭聲相應和又繪二親遺象每食必薦出告反面年至七十餘事之如生蓋終身孺慕云雍正八年詔旌其門同時宜春楊孝子嘉禎邑諸生有學行順治丙戌春父文威避兵山塘兵將至孝子從閒道渡水報父水湍急被溺流至深處滅頂矣猶躍出

水面曰速走速走遂溺死

劉孝子事略

劉孝子炳字耀南長洲人幼喪父事大父盡孝家貧資束修以養及歿鬻宅以葬母中年而嫠孝子奉旨甘必腆出遇時果輒懷歸客至設草具對食而母常飫珍饌母嘗夏日犯腹疾思食野鷺索諸市不得孝子徬徨無措忽弋人持以至熟而進之疾遂愈嘗客華亭縣署未幾卽辭歸曰吾忍以升斗粟離膝下耶後以事滯鄰邑心痛急返則母病兩日矣日則蓬垢侍湯藥夜對北斗呼籲願以身代比歿慟絕復蘇旣葬日匍匐往墓哭三年如一日自母歿春秋祭祀輒涕泣過市上遇時果爲母素嗜者卽涕泣不能止忌辰悲號若初喪每獨居歎曰吾母苦節未彰其何以爲子乾隆五年得旌如制是年孝子無疾卒

任孝子事略 從子裕德

任孝子遇亨字華宇江蘇崑山人居千墩里生有至性膂力過人國初澱湖盜錢大起四出擄掠爲害孝子負父逃避盜劫其父去孝子呼天竟一夕至黎明

忽奮躍持刀突入盜藪負父出身被重創腸出腹旋遇神醫得不死乃扶父至嘉定羅店以老時稱任孝子云從子裕德亦以孝行被旌

裕德字厚齋幼有至性篤於孝弟垂髫時其兄裕章失父意將予大杖孝子號泣求解得免兄亦感悔焉有土惡某積怨於其父乘閒突持刃割之孝子年十一急以身蔽父兩手直奪其刃厲氣正辭曉以禍福惡亦感動擲刃去父患痢三冬弗痊孝子晝夜扶掖巾帶廁踰皆躬滌濯之冰肌裂膚血淋漓弗恤也父歿哀毀骨立三年如一日事母能色養病劇孝子籲天禱願以身代母病尋瘳兄老無藉凡養生送死皆躬自任之又析己產畀其子與己子均乾隆十九年巡撫莊公有恭題旌得旨建孝子坊入祀縣學忠孝祠

劉孝子事略

劉孝子鎰字兼萬江西豐城人三歲失怙母鄒氏年十八矢志撫孤事姑余氏極勞瘁孝子稍長卽能盡孝養祖母卒孝子廬墓三年遇雷雨輒跽墓前曰鎰在此毋怖有古孝子風父棺厝象鼻山乾隆壬戌山水暴發壞廬舍孝子夜半

馳救棺已漂泛孝子抱棺順流數十里至白馬寨觸筏乃止孝子躬耕養母母久臥病思鮮魚孝子踏雪遠求之歸遇虎人立而嗥孝子叱之曰爾食我母將不食魚耶虎搖尾去鄰火將及母寢孝子自外歸突烈燄中以重衾負母出得亡恙而孝子頭面焦灼幾斃其瘕可數也母彌留日以廬墓爲戒孝子枕塊三年泣不輟懸兩世像於堂出告反面享祀皆盡誠乾隆己巳爲母請旌得旨建坊待遺腹弟思銘極友愛教之成立爲邑諸生性仁惠凡母所憐恤者竭力濟之丙戌以孝子被旌拜命日尙爲孺子泣云

曹孝子事略

曹孝子名起鳳字士元先世自徽州遷崑山父子文賈於蜀歲寄金錢歸俄而耗絕孝子年十六矣有蜀客來問之曰噫死矣問死何地弗知也孝子大慟絕而蘇將往求其骨貧不能行長洲潘爲縉義士也贈孝子百金將行其叔父尼之願自往金盡無所獲而歸孝子旣壯每念父輒憤痛欲絕潘君復贈金四十兩遂行道河南歷陝西走成都南抵滇界西達金川書牒於背逢人輒哭訴無

知者逾年反成都禱於諸葛武侯廟神示所向遂東行道險踵血流失道七日無人蹤及西陽積雪盈尺不能前踣土穴中兩日有項生許生過之聽羣鴉繞穴鳴卽之見僵尸焉而氣微屬視背牒咤曰孝子孝子掖之歸飲以湯問故止孝子宿進酒肉弗食曰誓不見父棺不食此矣其夕夢經荒原一老父與數人坐林下見孝子至拍手笑曰月邊古蕉中鹿兩壬申可食肉覺而識之一日隨兩生出行過荒原如夢所見白楊下有棺纍纍然孝子心動泣不止兩生問故語之夢兩生曰有徽人胡某者居此久盍往問之胡沈思良久曰噫信頗記十年前鄉人曹氏客死殯於是所以所遺牙牌納棺中其殆是乎然非白之官莫驗也遂由巡檢白知州飭里長察驗棺皆有主名而其一獨無啓棺見骨孝子瀝血驗之沒骨棺有牙牌文曰蕉鹿孝子大號曰是矣月邊古胡也蕉中鹿牌也何疑焉遂收骨行時乾隆十四年也項生許生爲設祭祭畢以鮫肉食孝子曰向子不食肉者未見父棺也今則旣見矣憶與子遇穴中日在壬申今六十有一日而又值壬申夢悉驗矣豈非天哉孝子再拜謝兩生交餽之贐乃負骨歸

道湖南過洞庭風作兩日不得度同舟者疑之且大索孝子恐禱於洞庭君明日風止遂得度既歸其後母見牙牌而哭曰嗟乎此我鎖匙牌也爾父出門時取鎖及牌去不見此二十餘年矣復取棺以殮而納牙牌焉孝子性鯁直謹取與治家有法度既老月必再三詣冢上灌所植樹蓑裏久之然後去四十九年卒年七十有二子五人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八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九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孝義

汪孝子事略 汪一崧 王品璋

汪孝子一元字兆初江都人縣學生父良澤病孝子方省試出第一場聞之不反次疾行窮晝夜數百里歸視父父已卒大慟咯血家貧躬畚土起墳力竭矣明年又遭母喬喪遂以毀卒年四十有二孝子之毀也號天地而不歸通幽明而一視仁孝達於性初禮經其後起者已孝子既歿妻鄒氏煩擱苛苑教成其子中鬱爲通儒卽容甫先生也孫喜孫亦有學行記曰毀不滅身爲無後也聖教之愛人也汪氏死孝後乃克昌天心之祐善可知矣孝子通算學嘗以今法逆推朔閏中節至乾隆十四年四月止焉孝子竟以是月卒其所謂通於神明者歟從兄一崧年十七剔肱肉起母潘危疾道光初同時被旌坊其鄉稱汪氏二孝子

又王孝子品璋海昌人家貧服賈於吳門道光十二年聞母病徒步歸侍湯藥惟謹越七日母歿庀喪具晝夜長號旬日骨立旁觀者憂之而孝子不覺也孝子蒲伏如侍母側夢魂如與母言明年春正月八日夜將半呼家人言曰吾將奉母往矣問何往曰歸位逾時卒距母喪未百日也年四十五兄某傳其事

張孝子事略 蔡應泰 楊璞 劉芳

乾隆二十六年秋伊洛水溢破外堤灌偃師城洶洶有聲民皆避水奎星樓上張孝子者名大觀奉母亦登焉無何水撼急樓傾衆皆溺孝子左手爲石柱所戕臂及腕皆折血漂波赤不斷如縷不顧入奔濤求母有孫號救孝子叱之去望母警露水中得之負出水有大樹橫偃衢口孝子曳其斷手獨以右手舉母騎樹枝上復泅而覓食食母母撫其斷手泣伴慰母曰兒手雖折幸不創母自愛毋憂水退負母歸家猶屏當衣食是夕創重竟死

蔡孝子應泰縣人也母柩在堂水且至以繩縛母柩旋繞數十匝令固束兩大帶爲纜水至妻子號救不應疏負母柩轉洪濤中柩與手若兩翼飛瞬息八十

里抵鞏縣神堤灘神堤灘者北邙山尾也山橫洛口遏黃河衝河漲倒灌洛流
灤洄灘上樞忽爲沙擁村民異之以長鉤引至岸舁之上孝子亦無恙天將暮
聞鄰村喧救兩人趨視則其妻若子也衆嗟歎曰神感也釀錢送之歸

楊孝子璞亦偃師人莊農也與其弟某奉母居第饒於財孝子貧且懦水至第
以筏載其妻逃北山母呼之不應竟去孝子怒棄其妻子襁母於背將浮水趨
北窰水勢奔驟若有擊之者旋躍大溜中山上人望之如龜鼉漫漬不沈亦抵
神堤灘村民救之登岸頃之有婦人抱子漂而下母遙望忽號曰吾婦與孫也
救之果然翼日歸而其弟乘桴將抵北山下大樹崩壓筏夫婦俱溺死先是村
民夜聞空中神語明日當速救孝子母民驚起各具舟及長竿巨繩以俟以是
得俱生母壽九十餘無疾終

康熙己巳洛水溢有劉孝子芳者永甯人也父爲巨浪所漂疾流如矢孝子追
哭里許躍入水援之父恍惚聞人語云急抱吾馬足可渡父如其言比達洲則
所抱者孝子脛也父子俱獲免知縣修賦偉嘉之率鄉民環拜其廬表曰孝子

村具牒大府采其事入通志事在三孝子前

常孝子事略 史印曾

孝子姓常名裕綸山西徐溝人年四歲孤家故織晉無汙歲資母戴氏鍼衽以供食孝子侍側愉愉然不刻離既長以武舉授鎮海衛千總督漕者多風波危以故勿克迎養乾隆二十八年孝子畢官事還鎮人見孝子連日喜色溢眉宇異常時訶之乃其母已來也未一載母卒孝子雞斯徒跣不納勺飲將大殮攀棺號阿母不止聲盡血湧腸裂而卒距母亡裁三日年五十有一論者謂禮稱毀不危身又曰五十不毀然梟魚立哭而死孔子與之孝子年五十矣豈不知留其身以慰母於地下哉乃情極而禮忘焉非得已也同時有史孝子印曾字綬紫溧陽人父汝杰官潞安同知孝子幼隨任事父及母謝氏甚謹父解官歸母病孝子奉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骨柴立如枯腊母歿呼搶不欲生長號擗踊嘔血數升而死

范孝子事略 朱有合

范孝子仲光湖南桂陽人農家子也天性過人其父母命之學年十八父遽危疾醫禱窮潛刲兩肱家莫知見其慘黯無人色竊危之父竟死孝子宛轉泣誓神支離不自克如欲無生者其母憇失孝子踰兩月召其同學者數輩強掖之館所孝子重戚母忍涕習所業手掣縮艱上下人靜輒絮泣其曹疑之陽與語持而禮其臂則左右各去肉倍寸赭如握孝子哭其曹皆哭人始知孝子割肱也免喪試補弟子員舉一子終以毀故病咳血年二十五遽歿妻何氏爲孝子守義撫孤克有立

同時朱孝子有合亦桂陽人居井頭宋孝女明旌靖一姑故宅也姑幼遭家難爲貞女撫周歲族弟雲伯後其父母苦汲掘宅隙得泉因井之後坊其井曰義井宅其宅曰井頭云孝子爲雲伯十六世孫父元載母范氏有兄三人年十四刲股愈母病二十喪父以艱食與其叔分耕營內母從伯仲居井頭井頭去營內六里而近孝子且耕且奉母宵必定母寢僕僕道途應晷刻終母之身弗衰母卒年七十有八孝子免喪後視瞿瞿恆中夜涕泣晚起家倍愴咽痛其父弗

逮也孝子妻胡氏弗戒於火面焦爛胡盛年尙無子或勸納妾泫然曰是與吾共事吾母者忍負諸後胡爲孝子舉四男相孝子昌其家孝子以居遠伯仲艱數見見必極歡別慘淚如嬰孩然孝子款樸無緣飾見人語煦煦人易之聞其事則肅然起敬嘉慶丙子丁丑閱修邑志僉謂孝子宜有述孝子斷斷執不可涕盈眶當是時孝子老矣習孝子者重傷孝子志事乃已孝子壽七十有七而終妻後孝子十三年卒孝子身後族春秋祭其先自靖一姑上下咸頌孝子長生昨永世勿替

奚孝子事略

奚孝子名緝營字聖輝江蘇寶山人父士本字秀林以孝行 旌門自其未旌之先鄉里無不知有奚孝子者秀林歿而聖輝又以孝聞鄉里稱奚孝子與昔無異也孝子幼入塾從師講論語至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輒箴箴隕涕師大奇之曰非是父不生是子成童時母沈遘疾醫云難治孝子潛割臂肉作湯以進母果瘳踰數年母病革夜偕妻朱氏向北斗稽顙乞減算以代母旣歿孝子常

宿父所秀林年七十餘冬月惡寒孝子夜抱父足達旦父歿後或勸以入粟求仕則曰吾父以貧廢學布衣終其身吾敢納粟希冠帶乎兩弟早卒撫遺孤如所生女兄嫁某氏貧不能自存同堂妹適某氏早寡皆依孝子以活分宅居之而婚嫁其子女皆承秀林之志也其它創義學平糶施榷多可紀者子增慶能亢其宗寶山令李君元奮田君聯芳皆題額贈之而錢詹事大昕爲作傳以比南史會稽郭世通父子云

鄧孝子事略

鄧孝子觀灝江西萍鄉人幼有至性隨父悔安宦京師受詩至蓼莪輒廢書泣人異之稍長隨父監司中州職防河孝子聞河務輒其要領父遷四川按

察使坐巡鹽舊案被逮籍沒論死賴上恩矜緩繫刑部獄三載孝子隻身

左右之會族兄某至孝子謀丐貸納贖父慮其無濟也漕督楊勤愨公諗孝子父官吏部時甚清介不至以貪敗爲孝子謀者屢矣乃徧走齊鄭燕趙嘗夜墮叢莽中狐鬼噪嘯相逼一僕劉章阻勿行弗顧遇獵火出焉閉關入都訴於步

軍統領果毅阿公公叱曰爾擅入禁地不畏死耶命繫暗室孝子度父無生理誓身殉哭晝夜不絕聲一武弁守之聞哭詢其故義而釋之他日復伺聞訴於忠勇傅公及阿公馬前傅公語阿公曰孺子冒死救親可憫也宜上請阿公亦惻然二公取其辭入奏得 旨鄧某情可原準贖傅公遣飛騎爲孝子賀蓋深重之也納緩入父獲免先是母卒於家迨見父始得知奉父生還畢母葬越二年父旅殯南陽復匍匐歸其喪哀感行路其慘瘁備嘗如此他行誼皆甚摯而孝尤篤遠近稱鄧孝子云

潘孝子事略

潘孝子名瑁錢唐潘隆子也隆妻丁氏生女珠姑久之乃生孝子故先有養子於家隆嘗之海甯養子耽飲不戒於火倉卒中丁氏挈一篋令孝子負之先行孝子及門回視失母委篋復入適家人自火出望見孝子遙止之曰後垣不可穴主母已不救矣但聞孝子言母若不保我何以生爲竟冒火入從母及珠姑死初家人在火中見主母爲煙燄所阻欲掖珠姑行珠姑揮之曰汝男子何可

拉我我惟有從我母死耳於是珠姑亦死火熄撥灰燼孝子與母妹三尸相環結雖燬猶隱隱可辨識時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望日也孝子年裁十五性穎異素有奇童之目其殉親與明孝童郭金科事相類珠姑早適范以賢孝聞時歸甯遂及於難孝子死後其聘妻王氏同邑人世居江干長孝子二歲聞訃未婚守志送孝子葬畢卽歸潘氏懼葬地隘後將不能同穴跪請於舅曰翁如拓數弓地婦死有依矣從之事舅以孝聞撫嗣子克延其祀

龐孝子事略

長洲虎邱山塘有龐孝子者名佑字申甫早喪母與父同寢晨夕依依相憐也以是終身不再娶父年六十餘病蠱便溺閉隆醫治莫能效左右愕視計無出孝子私跪中庭默禱三晝夜忽水道通患頓釋親黨交慶謂必有陰相孝子者既乃稍稍聞知實孝子吮哺所致云又八年父卒哭踊盡哀不處內僭昆弟經營窀穸無失禮既葬父家事一粟兄命不析產弟卒撫其孤孤亡又撫髮穉四人教養成立償兄逋負以千計襄戚屬中之不克葬者推解周急承父志一如

親在時性嚴介不苟取與有賣珠嫗過孝子家遺金珠一篋嫗歸暴病死物主
向嫗家索金珠不得訟之官責鬻產以償孝子跡知之還其篋封識宛然訟得
解謝以金不受里人嘖嘖稱道之

國朝先正事略卷五十九

國朝先正事略卷六十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孝義

湯孝子事略

湯孝子名淵字渭泉常熟唐墅鎮人八歲失怙家窶甚無由入蒙塾母茅氏紡織度日君見輒淚下少長業負販供菽水勸母暫休母曰休不且餒死耶君大慟益竭蹶紆母勤會客至母擎茗椀立屏背呼遞出君惶恐跪地受自傷貧不能具僕婢痛自責幾無所容年垂三十始娶袁氏逾年生一子而妻遽亡或諷使繼室孝子曰吾已有子何忍分養母之力以養婦竟以繆終母歿柴毀骨立哀號動路人其後家稍裕然嚴冬風雪覆被衾不肯置褥曰吾親昔無之吾敢求溫年五十有八卒先期命市棺仍視殯母之費雖力足辦勿增也生平事兄若父同居至老侍杖履尤恪嘗助宗黨之艱葬者每遇窮獨量贖之然深自晦迹目不識字而拾道旁遺字最勤其天性然也子若孫並循謹守家風許進士

朝何明經忠相皆爲作傳而朱侍講琿誌其墓

黃孝子事略

黃孝子古愚名則有湖南邵陽人生四歲喪母家故貧母孫氏劬苦撫育稍長
遣就外傳人或諷以儒冠多誤莫能濟飢寒母曰吾忍死不欲吾兒廢學正冀
其能濟吾窮耳言已淚兩落孝子聞之大痛奮於學所詣日益進試輒屈其曹
偶逾冠授徒里中資修脯養母然以戀母故終其身所館不出二十里外館中
奉膳稍豐卽終席不下箸夏無帳主人以進命撤之曰吾母無此頑軀甘受蚊
噉弗忍蔽也值嚴寒又製棉衣進固卻之或責以矯廉則泣曰家貧無以煖母
乃忍享此奇溫耶聞者大感動當時纂修寶慶府志招孝子與楊孝廉大瀨入
志館兩人居同室一夕風大作雪盈尺許已就枕矣忽披衣起繞室長吁楊君
問故答曰思吾老母耳卽夕冒雪馳三十里歸旣抵家母大喜曰吾思兒正切
也是時母年近九十孝子齒亦逾六十矣有司上其狀請 旌得 旨俞允而
孝子母苦節置吏先已彙奏於是節母孝子同被 旌 命下日邦人咨嗟歎

羨有泣者無何節母歿孝子亦繼逝蓋以毀終也孝子性好吟幼讀宋人詩銳志學之每一詩成狂跳疾呼索人朗誦人或竊笑其旁弗省也貌蒼古類深山老衲所遭極窮惡而自守益堅不少貶又喜施與在志局三年嘗節薪水資購絮衣棉被貽其戚族之窶者子紹賢亦能詩早卒有九品遺藁附孝子詩集後

胡孝子事略 潘周岱

胡孝子名其愛安徽桐城人生不識詩書傭力以養母母陳氏中歲邁罷瘡之疾長臥牀褥孝子常左右之自臥起至飲食溺便皆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爲也家無升斗儲每晨起爲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媪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媪辭叩則行數里外遙致其拜焉夜必歸歸則取母巾幘自浣滌孝子衣履皆垢敝而時致肥鮮供母出傭遇肉食卽不食而請歸以遺母同列見其然多分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村鄰有伶優之劇孝子必負母出觀爲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母欲往宗親里鄰家亦如之孝子以貧故遂不娶養母終其身母

病三十年奉之如一日也乾隆二十七年母卒負土成墳卽墳旁掛片席以居明年以毀卒

同時潘孝子周岱涇縣茂林都人家貧世業竹工孝子幼隨父執藝輒身先煩溽而遺父以易且逸者在家侍饗煢必父母食然後食工餘兼力農晝夜弗懈歲卽歉奉甘旨外俾弟食踰於己而自率妻子咽糟糠父創足不良於行每出傭孝子負而往返積有年父老罷廢獨赴工遇酒肉時蔬則懷歸燂溫以進父母疾左右侍養無須臾離澣裳濯滌廁踰恆憂思涕泣母家銅山山下泉清冽殊常品母病篤夜半思飲孝子急挈瓶而奔嚮曙已返蓋四十餘里矣居喪旦暮悲號行路皆墮淚先後廬墓各三年墓舍枕林麓有巨蛇憩苦塊旁不爲懾當盛暑蚊蠅交嚙未嘗遽揮扇旣除服夕必至墓所爇香燃燈雨雪罔閒者二十餘年終其身如一日遇他適預語其妻加冥鏹以奠妻吳氏亦敬戒無違命平時立木主於室供具如生存將出彌蚤起獻湯茗畢乃行歸復如之伏臘祭祀依依孺慕或失聲貌樸誠臨事纖毫無所苟道光元年以孝子被旌

高孝子事略

高孝子啓燮浙江山陰人性仁孝授室後猶常臥親側母患背疽醫不治孝子泣吮之數日愈又念母肢體傷痛乃傅藥於手朝夕按摩數年乃得痊而孝子雙目爲藥氣薰灸遂瞽更三載竟復明居親喪終制不近內斷葷酒父墓在村畔金鷄山日一往視風雨無稍閒兩弟幼孤藉以成立終身共爨從兄某卒濟南倉大使孝子歸其骨爲娶子婦延嗣凡族子貧者皆賴以授室初胡某貸百金旣選寶應主簿孝子偶過之胡欲以重息貸金以償孝子乃焚券去郡大饑孝子盡出所儲粟以賑不給賣衣飾又不給乃變產以濟所全活亡算平居施棺藥以爲常蓋錫類之仁也有司請旌其門舉鄉飲大賓人皆稱高孝子而名卒年六十有八後昆振振然爲浙東華族云

朱孝子事略

青浦朱孝子名修來字懷遠號愛林居邑之金澤鎮父紹辰早世母郭氏守志撫孤家貧甚孝子八歲入塾日起先擷野薺盈筐和飢粥食之以爲常聞師講

孝經至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卽終身誦述不衰自塾歸母授一錢俾易餅餌代
午餐仍剖半遺母或無錢則忍飢讀越二年母患鼻衄頗劇醫言瀰蘆根飲可
愈孝子急向鎮東白蕩灘掘之得數幹方嚴寒冰滑失足墮風浪中飄泊踰數
刻幾死遇救蘇裹敗絮送歸微息僅存猶堅握蘆根不釋燂湯沃殭手血漉漉
殷盆中蓋冰稜所割也亡何值歲稔益艱食遂備買肆受值備饗飧每日適市
必糴升米挈水二三甕乃行雖風雨必再省視見母無恙則喜稍違豫卽憂形
於色夜俟母睡熟始安枕歲時有魚肉暨鮓餌攜歸獻母弗敢私顧母性嚴正
炊烟卽不繼母許稱貸君奉命惟謹在肆力作倍勤無纖毫苟他人有饋則辭
惟主者於常值外例勞酒資日賦錢五盡投敝篋中嘗痛母節未顯背若負芒
貯爲異日請 旌地累積餘四十年竟獲額有司請諸 朝建坊如例時母已
前卒以未獲親睹爲憾輒嗚咽流涕營生壙依父母塋側謂生不能養死得侍
晨昏也生平動循禮法孺慕終身遠近稱孝無閒言孫德基曾孫啓華皆爲名
諸生道光丁亥學使辛侍郎從益按郡爲給額表其閭

吳孝義事略 蕭良昌

吳孝義名紹先字伯宗山西稷山人少讀書略解文義十六歲父母皆亡有二弟季年十一與從兄偶出遂絕蹤又數年仲以博塞失負逃伯宗負販以迹之南出襄洛西歷劍州東至黑龍江積十有六年卒同時而得之初遇季於京師爲高氏僕高感其義許之歸時已微聞仲在甯古塔乃留季而自往求仲且與季別曰吾得仲則偕返否則併吾之妻子屬弟矣舊都郊關出入有禁限伯宗率以計達至則仲果在甯古塔豪家以情請乃冒公人入軍府訟軍吏庇豪欲威懾伯宗以應對失儀唾其面血淋漓伯宗辭愈強直且言還京將籲闡吏懼卒白大帥持其弟以歸時仲冬沍寒夜經大臥磯行者皆墮指伯宗與弟相推挽顧而曰此中人未有如吾樂者也比入塞爪甲脫爛無存者至京師待季偕行知其事者爭傳說公卿閒相國陳文貞公贈詩七十韻李文貞公爲書事多就而體貌之伯宗赧然大無以自容衣敝履穿或贈遺終不受有與同寓舍者聞其哭失聲就視之則讀論語父母之年章也伯宗事在康熙三十年後六十

年有湖南蕭孝義事

蕭君名良昌湖南邵陽人生有至性事兩親至孝兄弟四君其季也析居最早已伯仲歿各遺一子叔兄僅一子忽攜之遠出不知所之方是時家貧甚諸孤煢煢無所衣食君極憂之地固產漆居民以所產買之他省君少習是業稍獲利或勸之娶君泣曰吾兩兄死遺孤無以自存吾忍遽言娶耶乃悉召諸子復同產率之貿荆襄閒其後家漸裕乃始娶婦是時父健在事之最謹能先意承志嘗除夕家人團宴父舉觴屬君曰兒能撫存孤姪吾心滋慰顧安得汝叔兄父子一見爲慊君跪白曰兒誓往覓朝正四日遽束裝孑身出時兄音問久梗或傳其在滇君至滇歷訪數郡縣無所值凡離家六閱月徒步萬餘里貲將盡矣窮途哭泣目盡腫見者咸嗟歎不已一日薄暮抵村塾塾師朱翁亦邵人告以故朱翁止之宿且爲筮之曰賀君明日卽相見矣君大喜其夕復夢兩舟相磨戛自以爲兄弟相遇之兆益復大喜鷄初鳴卽別朱翁行天明至一村落遇有曉汲者熟視卽其兄子也君見兄相持大哭亟偕歸與同居父心大慰復舉

觴屬君曰兒真孝子吾死且瞑目矣君勤苦成家育諸子如己子家門嚴肅婦女絕口不敢言析居事年八十有餘卒之前歲始爲諸子析產厚予兄子田宅而令己子少受諸子固辭則曰若曹佐我成家甚劬苦吾子勞逸旣殊受產可無別耶卒令少受兩子亦怡然從之

李孝義事略 黃成富 陳福 譙衿

李君長茂字齡侯福建海澄人四世同居男女千指共爨而食無閒言建大小宗祠置蒸嘗田以奉祭祀著家規十法十戒以示子孫立義學以訓族人之貧不能延師者每歲必捐居積以助族人之不能婚娶者子五福順治己丑進士官刑部侍郎兄弟八人備極友愛暇輒以詩歌吟諷相勸誠人以爲有江州陳氏風時有黃君成富者連江農家子也六世同居男女六十餘口雍睦無閒子弟各執其業每出作田閒衆婦俱往留一婦視家臥兒於筐飢則乳之不問其爲誰兒也懸衣於桁出則脫之入則衣之垢則澣之不問其誰衣也遇客至供具飲食家長主之家中不聞一言又永春陳福者世居西溪以耕讀爲業兄弟

同居至福已十二世家建二堂以別男女飲食家範整肅簡儉世立一人督家政婚娶葬祭量力辦治子孫世守醕樸未嘗一至有司之庭地方吏禮獎並免其徭役焉

譙君名衿湖南沅江人邑諸生自明正德時至衿凡七世同居積二百餘年喪祭無失禮親支百十九人衿以祖命主家政每食男女異席終事無譁會鄰家火起衿兄弟先入祠堂抱神主避火火隨息家蓄耕牛每出入亦以齒先後在牧地行列不亂作家訓二十條子孫咸遵守之雍正十年 詔旌其門 御書世篤仁風額 賜之

吳孝義事略

吳君鴻錫字允康福建晉江人生七歲而海寇亂父萬佑避兵浙江適兵部郎中滿洲噶尼希奉 命來造戰艦延萬佑於幕未幾卒噶公挈君歸京師將子之君請呼以伯曰父一而已噶公大奇之曰七歲兒能辨此耶噶公清宦家漸困君稍長助任芻牧精勤勇猛芻恆有餘市書冊弓矢私習之又市酒果就能

者質焉數年遂通滿漢文精騎射會噶公校射方怒拙射者君徐進三發皆中噶公益奇之康熙癸亥從兄雲鱗以平臺灣功授參將引見入都因就噶公乞君歸噶喜遽諾之君泣曰我未可以歸也我七歲育於公今我壯而公老矣三公子皆成立我乃可歸耳噶公聞言持君大慟遂不果行鎮國公海清噶公壻也高其義遂隸公府佐領俾久居旗下以成君志明年噶公卒夫人以哀毀得狂易疾長子和順甫七歲次和鼎六歲和鱗五歲君獨力治喪事盡禮然噶公新喪諸族豪悍僕眈眈欲蠶食其家君信行素孚又材且武諭以義懾以威衆莫敢侮家故不及中人君精心計權子母業日以饒延良師課噶公三子食飲必親饋業稍進則頓首謝師感之益盡力又親教三子國書稍長並爲娶名族女君尤謹於禮冠帶終日司梱以婦人歲時慶祝君盛衣冠率家人入執事事畢親率以出內外肅然和順年十六有忌之者擢爲護軍將困苦之每番直君佩刀從直夜則露坐終夕人莫敢加害顧念非通仕籍末由免役而噶公故交惟大學士阿爾泰公稱長者可以義動乃率三子日候公門外公得其情果

惻然問諸子習國書乎曰皆習孰最優曰和順阿公許以中書用旣而首輔索額圖欲用其族子君卽爲書言和順孤苦狀伺索公出蹠上之索大怒擲書去君蹠其門五晝夜水漿不入於口困垂斃索大驚撫之曰世乃有義烈如子者乎吾用順矣就試果得中書乙亥 聖祖親征厄魯特君謂順曰 國家有事正臣子效命之秋亦子發跡地也遂治裝從征隨大將軍費襄壯公由西路進君結束從行數日家中宵小攘歟蠶起急使人追君還君泣謂順曰吾不得偕行矣雖然戰陣無勇非孝也子必勉之怒馬抵家宵小亡匿訖無事而順亦立功擢禮部主事有約順會飲者以博具佐觴政君知其匪人也拔刀衝座執其人將殺之刀觸席鏗然其人叩頭乞命使摔而去引順歸或問人可殺乎君正色曰殺人不過死耳吾已許噶公撫諸孤而坐視其溺於燕朋誠生不如死吾死而諸孤知勉則死賢於生矣順自是不復與燕會癸未山東大饑 詔遣官往賑和順在行君曰此仁人君子盡心時也從以往分賑武城廩未發君預以私錢市米因逐戶稽冊先量給之念民居有僻遠不能至縣者度四鄉適中

地得南魯集爲散賑所又懼民飢久不勝任負日爲蒸餅萬計人給其二然飢腸驟飽有致斃者或言先飲蘿蔔湯則無害亟具湯日活民無算武城十萬家得實漑皇仁者君佐順力也事竣歸縣人泣送者數千有送至京者順奉命收密雲關稅君曰負販小民不可取其稅儻額不及以家財足之可也民大悅競趨之額亦無歎和彛習舉業遇鄉試君述先德勸課恆涕泗交頤猶懼其怠也穴其几貫鐵索自繫以守之彛驚謝請脫繫不許讀益力遂中式彛弟和麟年十六卽攜赴永定河效力河故名無定水怒土疏潰壞無常君爲親督畚揭隄成而水驟漲君晝夜守視增卑培薄直隸巡撫于清端公夜出視隄遙見有拜於隄泣籲河神者召詢之則君也于公歎異脫襲衣贈之是歲隄壞者多麟所占獨不壞敘功補筆帖式累遷刑部郎中比君卒三子去纓席地婦皆披髮去璫如居父母喪葬之日皆徒步扶匭至塋哀毀過節蓋君所以感之者深矣初君以噶公育己恩矢扶其孤不得歸卽京受室念父母邱墓南望輒隕涕追寫父母像遇忌辰及歲時伏臘率妻子哭奠竟日檢篋得父遺衣冠就噶公

墓相近地招魂葬之每歲除設奠終夕徘徊兩墓間或勸之歸曰吾幼孤不遠
養義不當受家人之養也生平善治生而自奉嗇受人之施一飯必報其施於
人者雖千金不言惠也歿之日取朋友稱貸約盡焚之持躬嚴整見者皆敬憚
在武城賑荒時有舊家子落魄工諧媚屢進謁和順談笑傾其座人惟君在則
汗流氣塞終席不能出一語其幾於寬而栗者與君卒於康熙己丑年五十有
八子世久官親軍校常德丁未進士官郎中君卒後安溪李侍講清植爲之傳
私謚孝義先生而臨川李侍郎紱表其墓

國朝先正事略卷六十